民國史料筆記叢刊

花隨人聖盦摭憶

黄濬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民國史料筆記叢刊

花隨人聖盦摭憶

黄　濬



上海書店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出版説明

《花隨人聖盦摭憶》是民國時期頗受學人重視的一部筆記掌故巨帙，出於黄濬之手。

黄濬，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字秋岳，又稱哲維，别號壺舟，室名花隨人聖盦，生於清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一説一八九一）。其人十七歲自京師大學堂譯學館畢業，授七品京官，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入民國後，歷任北京政府陸軍、交通、財政等閣部參、僉、秘書及國務院參議。北洋集團覆滅後，蟄居數年，復於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應召往南京任行政院秘書，以文才倍受蔣介石等要人賞識，逐漸提拔至地位僅次於秘書長的簡任級機要秘書。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以通敵罪伏法。

黄濬是晚清名家陳衍（石遺）最得意的弟子之一，才氣横溢，詩工尤深，所作被孫雄選入《四朝詩史》，名列汪國垣撰《光宣詩壇點將録》，遂得藉此才名揄揚，同權宦顯要、前輩名公周旋唱和，多所來往。《花隨人聖盦摭憶》的撰述根底和史料價值，主要在此。該書以記述晚清及民初的史事掌故與人物軼聞爲主，兼發評議或考證。所據資料，除雜采時人文集、筆記、日記、書札、公牘、密電以及有關的一些外國人著述外，亦多本人親自經歷和目睹耳聞者，不僅内容豐富多采，議論頗有見地，而且行文也以承轉委婉、生動流暢見稱。瞿兑之推重該書謂『與夫交游踪迹，盛衰離合，議論酬答，性情好尚，而一時政教風俗之輪廓亦顯然如繪畫之畢呈』，倫比洪邁之《容齋隨筆》，確非諛詞。但歷史也常常以呼應和巧合來嘲弄人，黄

濬的負名與下場，就是典型的一例。《花隨人聖盦摭憶》最初連載於《中央周報》，結集出書後，作者又在《學海》上續刊補篇。時當華北危機日亟，爲此，他專門寫了一篇關於『漢奸』的考據，詳徵博引，論列自元朝以來日本『早慣於勾買無耻施技刺探』中國情報的史實，并痛下結論：『可知吾國與外族戰争，恒爲奸細敗事，今日當先爲炯鑒！』然而正是這個高喊反奸防諜的同一人，恰恰是全面抗戰爆發後第一號漢奸大案的主角，又豈是讀者所能逆料的。

鄭逸梅先生對《花隨人聖盦摭憶》的文史價值評估較高，曾提出『不以人廢言』的意見（《民國筆記概觀》）。基於向學人提供資料的考慮，上海書店出版社曾於一九八三年重印本書，并對原本一些明顯的錯訛做了訂正。又因該書記事都不標題，所以特地約請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吴德鐸先生爲全書另編條目，標明頁碼，以便讀者檢索。惟時隔多年，脱銷已久。本社現有『民國史料筆記叢刊』之輯，是書以其價值論，自當入選，爲減輕讀者負擔起見，特據原版縮印，編入『叢刊』。

上海書店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八月

序

哲維黃君嘗以抽豪之暇撰爲花隨人聖盦摭憶逐條刊登雜誌閱時旣久積成二巨帙郵達於余余乃稍糾其筆誤數處並志所疑於眉端適友人孔君方居天津急欲索閱遂轉付焉哲維旣聞余有所訂正馳書促孔君還寄南中因循月餘軍興而哲維驟被獨柳之禍孔君關河轉徙私竊驚怛以爲秣陵追答永成虛願矣不意孔君耿耿夙諾聞變仍貽書屬所親從故居中檢出此二帙匄余還付其家片羽之珍幾失而復得荏苒數年世變未艾其家乃謀印行以永其傳且以余有此一段因緣畀余讐校且督爲序其事烏乎哲維瓌才照世中道霣蹶非所及料區區隨筆之作固不足引重然即此已略窺其懷抱寄託與夫交游蹤跡盛衰離合議論酬答性情好尚而一時政教風俗之輪廓亦顯然如繪畫之畢呈所謂明乎得失之迹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非與求之於古蓋容齋洪氏之倫也碧血千年陳根屢易英英神理如在目前不得從容互相賞析烏乎傷已昭陽協洽重三日兌之書於燕都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目録

補篇

花隨人聖盦摭憶

侯官黃濬

居北都日久，旦夕所摭拾縈憶者，多爲燕市故實，比年頗聞北平當宁，甚知修飾壇廟宮觀，以致游客，獨未聞有修葺東西黃寺者，蓋黃寺在安定門北郊，淪爲營舍 已久矣，光緒三十二年曾往遊，及今猶憶其梗概，兩黃寺以西黃寺爲尤弘敞，考西黃寺，清雍正元年因喀爾喀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四十九旗扎薩克及土貝勒貝子之請，乃鑄像建寺，乾隆三十六年再修，寺中有樓，仿烏斯藏式爲之，凡八十一間，霧閣雲窗，屈曲相通，天咫偶聞載，「乾隆時，聞班禪將入朝，詔仿西藏布達刺式建此，既至，日居於上，飲食湢浴，不在平地，樓上正中爲臥室，錦薦厚半尺許，陳設眩目，雜七寶爲之，樓有御座，蒙以龍袱，金銀佛像若干軀，富麗爲諸寺冠」，今樓已頹圮，其毀也，實爲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入京之役，當時聯軍駐兵此寺，樓上寶器，掠取一空，蓋八十年前，歐軍紀律至壞，不止焚掠圓明園之爲酷也。

歐軍多有紀律弛壞，行爲殘酷者，至庚子猶然，余以庚子後年餘至北都，都人士猶縷言各國軍紀優劣狀，大抵日軍最嚴，俄軍最弛，衆說所同，圓明園一役，雖在東方美術文化史上爲巨創，然發蹤指示有人，勾結剽掠有人，猶可說也，若黃寺清淨化城彫刻諸佛像，一一皆爲槍所擊損，則又何說，清淨化城者，乾隆時後藏班禪之瘞地，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後藏班禪額爾德尼第三世羅卜藏丹巴爾伊什入覲，駐錫西黃寺，天咫偶聞載「班禪來朝，駐達賴廟，王公卿士往問道者，頷之而已，時達天和尚方卓錫於賢良寺，亦往問訊，與之參證，班禪極折服之，達歸，明日遣人盤餐饋之，堆作塔形，班禪見之大驚，自知不得復返矣，未幾入寂，遺命留葬京師，詔建塔於此，賜名清淨化城」案震在庭此條微誤，班禪

三世卒於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癸未，其骸骨焚而歸葬於西藏，衣缽則藏於清淨化城中，清淨化城爲西藏式之塔，其作風與印度相似，惟塔頂爲穹窿狀，與印度相反，頂爲螺旋形，共十三層，塔以銅鈕結頂，塔之下，以八角石基承之，周圍雕刻精緻，皆班禪生死情狀，初剃度時攘異端護法教之事跡，余見時已多爲聯軍所毀，今別此寺，垂三十年，未知所毀隳，又作何狀也。

杜詩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以奕喻世事，自古已然，嘗謂世事如奕者，其始環文楸旁觀，爭欲對局，殆可十餘輩，日長人倦，飛邊打刦，最後對奕者不過兩人，用智角才，久之，又必有一人推枰而起矣，或問奕術，有答云，穩冷狠三字，按此三字，實政術，非止奕技也，抑此三字亦有所本，某筆記（偶忘其名）載有清晚年，有某太史者，爲某相國館賓，以相國力，得入清秘堂，京察一等，出守大郡，常語友人曰，居官要訣，惟穩冷狠三字，友人徐曰，其如別有三字不能兼顧何，曰，何也，曰，君親民也，太史慍甚，而無如之何，按此語亦自未盡確，穩冷狠是手段，與君親民之顧否，可不相涉，但如清季牧民之官，則大半不顧君親民耳，就奕技言，能穩冷狠者易勝，繇三字本與政術相通，易代之際，興廢無常，故詩人託喻於奕者殊多，錢牧齋集中，有前後觀棋絕句若干首，皆隱指時事，余因推論牧齋爲人，殆絕有心計，於穩冷狠三者，皆頗有得，其晚節自隳亦在此，相傳牧齋宴客，杜茶村居上坐，伶人爨演垓下之戰，牧齋索詩，茶村援筆立書曰，年少當筵意氣新，楚歌楚舞不勝情，八千子弟封侯去，只有虞兮不負心，牧齋爲之憮然，茶村所諷固當，然牧齋雖降清，實不忘故國，且頗爲延平及二張陰相策應，以事不成，又習於穩冷，故不能出以慷慨耳，洪北江所謂山上蘼蕪時感泣，息夫人勝夏王姬，恕論，亦覈論也，筆至此，有問，近年名人，有足稱穩冷狠者乎，余以爲此三字袁項城足以當之，顧項城於冷字，實欠工夫，不必追溯洪憲故事，即就于晦若（式枚）嘲袁之浣溪沙言，已信而可徵，晦若詞云，頓足搥胸哭鈍初，裝腔作勢罵施愚，可憐跑壞阮忠樞，包辦殺人洪述祖，閉門立憲李家駒，算來總統是

區區，其狀哀布置張皇之態可掬，是不能安於冷，宜其終敗也，（晦若於袁交本甚厚，辛亥後居青島，袁屢招不至，袁任以參政，于復書不就，書首稱慰庭四兄大人，末又別附數行，有云，封題是官樣文字，自應從同，函是平日私交，不敢改二十餘年布衣之舊，按袁餽于四百元，于覆函外加一封，書大總統鈞啓，內附小封，則書慰庭四兄也。）

北都西畿，山名石經者，凡二，一爲小山，自阜成門出八里莊，望戒台翠微間，翁蔚參差，介處其隩者是，山一名石景，峙於渾河旁，其大不如華不注，而金閣寺踞其巔，寺壁嵌石經，故以此名，山麓河水湍急，然濟河必於斯，則以鐵縆亘兩岸，渡者捉索撐篙以達，余數游戒壇，道皆出是間，舟次望渾河上游，萬山騰沓回抱，峯巔斜日輝映松際，光景絕奇，舊有詩云，石景山頭落日赭，扁舟鐵索桑乾下，僕夫亂流競千喧，迎面衆峯勒奔馬，云云，蓋寫西望之景物也，癸亥九月三十日，曾一登金閣寺絕頂，有絕句云，青山如幕裹河聲，窈窕秋原十里明，欲擲積哀人境外，當頭落日尚峥嶸，窈窕句是寫東望之狀，山雖不高而西負羣嶂，東瞰薊郊，氣象殊勝，尤宜於斜日，南來三載，每過金山崑山，皆觸念石經山之暮色也，一爲大山，在涿州雲居寺側，一名白帶山，余昔自房山返途，以騎南行二十餘里至此，盤桓兼日，致此山藏石經累數千方，著錄於圖誌者至夥，自隋迄遼，各有寫補，工作瑰異，甲於寰中，山巒秀抱，若有紫氣，雲居則水木翁蔚，清溪白楊，曖然窈遠，余來時方逢急雨，入寺泉聲濺濺，而禪房花木，端妍無比，敷席一晌，塵妄並釋，既夕雨霽，月出東山，松杉影地，鐘梵乍闋，夜光如銀，鳴玉繞階，歌吟徽和，眞水晶淨域也，石經山諸洞，世雖傳自南嶽慧思大師弟子靜琬法師所鑿，實亦非一人之力，志稱石經山洞凡七，傳爲七龍所穿，說固荒怪，而隋圖經稱「智泉寺僧靜琬，見白帶山有石室，遂發心書經十二部刊石爲碑」云云，是石室實在靜琬以前，或遠爲石器時代所遺，特「摩四壁以寫經，又取方石別更摩寫，藏諸室內，每一室滿，即以石塞門，鐵固之，」則係琬導其始，自隋以來千年間，衆沙門之宏作耳，余登山時，六洞皆錮，獨雷音洞縱闢，後以清人謝振定游記對校，知當時雷音洞亦啓，惟謝記又稱，明初

邑令强啓之，版溢不可復位置，乃別闢一小洞庋之，董思翁題爲寶藏洞，是石經有第八洞，今已不可尋，余游石經山之次年，春游大工探杏花，徐森玉言石經山洞中妙法蓮華經諸石，爲京兆尹劉某檄知事索若干方去，將以鬻於東人，駝以北行，余歸審事碻，亟爲言於當局，止之，傳聞端陶齋督直時，石經已取二方，其後日本亦重價購得其二，以千載龍象大力，僅而得成之工作，國家不知寶惜，官府又從而刦奪之，事之可歎，無逾於此，余游迄今，又十餘年，上方懃題諸山，迭爲變兵地匪窟，事雖稍定，未知存毀幾何，曩有長歌紀游，中有云，創原大業逮貞觀，涅槃經始完彫鐫，礱磨方石錮以鐵，鎚鑿廿井嚴爲穿，祠堂五代踵將作。佛力所向無至堅，云云，皆紀實，末又有云，衆生已在瞋恚窟，孰發龍藏消寃怨，袈裟變白度不遠，文字刊落言無詮，云云，及今重思之，殆亦將成紀實矣。

淸乾隆間江西巡撫國泰，與藩司于某，同演長生殿，國飾玉環，于飾明皇，于念堂屬不敢盡情嘲媟，國莊容責于曰，在官言官，在戲言戲，苟非應有盡有，則戲之精神不出，此事久傳爲笑談，然國泰寥寥數語，卻是藝人正論，惜其忘却本分耳，假令國泰能如其言，在官言官，處處盡責，則以餘暇登場，庸何傷，抑更進言之，假令在官言官，又焉有餘暇演戲耶，惟在官言官，在戲言戲，此理相通，抑亦相類，趙撝叔章安雜記中，有一節云「官場如戲場，以相似也，然相似而不同，戲有脚色，脚色有生旦淨丑，戲有曲，曲有南北，曲以外有梆子，有二簧，有西皮，崑曲則依舊法，有高腔，吾越又有亂談，戲目，則如八義千忠，正也，西游記封神榜幻也，最下有花鼓，嫖院，過關，打扛，餘也，餘者，天地必有此段事，不在多，不可無，如厭粱肉者，偶得蔬菜，亦覺淸絕，終日正衣冠坐堂皇，偶入私室，更褻服，登揚假寐，亦覺快意，故觀戲者，點戲者，唱戲者，皆取樂之以綴景，極熱鬧極悲極樂之間，雜以談笑，令人意舒，若令終日演戲脚色盡取丑，丑爲之主，而生旦淨類，皆附丑戲，戲不唱曲惟取諢，丑之諢，常也，淨亦能諢者，乃並生旦而亦使諢，非不知諢難，則諢而愈厭，唱戲者所不願爲，點戲者或未之知，然而戲臺之下，觀者且千百人，合千百人屬目之地，

竟令淨丑科諢終日，不惟終日，且窮日窮年爲之不已，則從古無此戲也，來閱日觀戲，頗悟不同之故，因記之」撝叔此文殊妙，鼓生旦亦使諢數語，尤刻且悲，非祗言閱戲也，章安雜記，迺抄本未刻，故錄之。

北居累二十餘年，晚近十載，幾於無一句不涉足西山昆湖者，故所得詩獨多，比見石遺先生詩話，稱余游西山詩，殆如樊榭之於西湖，過譽良不敢承，然余頗信所作，視近賢中以西山詩名之竹坡侍郎（寶廷）當能別出蹊徑，竹坡晚年隱於西山，所作以五言古詩爲夥，余則謂今日之西山，已不純宜於古體，蓋光景常新，非深入淺出之句法，不能畢肖，五言詩自陶韋以還，寫景者無慮萬數，號爲清微澹遠，而字法意境，易涉雷同也，竹坡當日以直諫名天下，厥後朝局變，亦以納江山船妓案自汚，遂棄官入山，貧病以死，滿州敦禮臣（崇）所著芸窗瑣記，言 竹坡被議後，自爲詩曰，江浙衡文眼界寬，兩番攜妓入長安，微臣好色原天性，祇愛蛾眉不愛官，此詩世所不傳，竹坡門生，如太夷石遺，執友如弢老，皆未嘗爲余言及，今考兩番攜妓者，第一次爲癸酉典浙試事，李蒓客日記中，言其買一船妓，吳人所謂花蒲鞋頭船娘，入都時，別由水程至潞河，及由京以車親迎之，則船人俱杳然矣，據此則第一番攜妓，未嘗入長安也，蒓客與當時四諫，張簣齋（佩綸）寶竹坡（廷）陳弢庵（寶琛）鄧鐵香（承修）皆不睦，蓋蒓客本不滿於李高陽一系者，故竹坡此案，越縵堂日記中醜詆之，曾孟樸孽海花中，所引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兩句，實有此事，以吾所聞，此詩即蒓客所作，今全詩，載越縵堂日記三十九冊中。

前記石景山斜陽，彌戀光景，比數過潤州，每逢落日，因復抒說之。『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此唐人之咏斜陽，北方高原之斜陽也。『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此宋人之咏斜陽咏南方江國之斜陽也。斜陽，自以在小山在江國者爲尤勝。樂遊原之斜陽，名於漢唐者，正以爲小阜四敞，有園亭其上也，觀西京雜記及杜詩，可知。因此，悟凡小山完完，有樓觀參差林木蔽虧其顛者，皆宜於斜陽。石景山以適如斯狀，故斜陽特奇麗。

若潤州之金焦，則既爲山原，又臨江水，既有煙柳，又有樓臺，其尤宜於斜陽也，固矣。東坡金山詩：『山僧苦留看落日。』此猶爲江上之斜陽。近散原蒼虬竝有車過鎮江看落日之作，又有詩云，『金焦於我豈有私，每過常看斜陽好』云云，此皆遠玩小山之斜陽。十餘年前冒鶴亭榷鎮江，余有詩寄之，中有二句云：『斷腸煙柳正斜陽，一角飛甍過北固，』正取稼軒詞意以寫之。顧其時余實僅見煙柳之斜陽，未嘗登北固。如坡公之留金山看落日也。今年重九前二日，始以日暮登臨北固，一攬斯勝，遂有長詩。起句，『多景樓頭看落日，江山意態淸秋出，』五六句『斷霞只擁焦山靑，北望濛濛雲水一』者，皆紀實語。至若車次所見之彌天煙柳，雖無斜陽掩映，其蒼涼意境故常在。今秋余車過鎮江，有感於淸遒凋謝，曾和白石惜紅衣一詞，起云，『曳柳驚秋，曾陰替日，晚蟬無力，望裏嵯峨，樓臺自金碧，殘粧鏡浦，應慣見鷗邊羈客』，此皆特狀暮景，謂雖層陰替日，而自有危闌腸斷、之意也。若純特狀落日者，余頗以李易安之『落日鎔金，暮雲合璧，人在何處』爲佳，鎔金句易，合璧思奇，接以人在何處，便有悠然惘然之意，宜劉須溪張叔夏輩之折服此詞也。

老杜詩，咏月，咏雨，皆絕勝。咏斜陽者不多，然『絕壁過雲開錦繡，』此中有斜陽在，眞傑句也。鄭谷夕陽詩，亦平常。起云：『夕陽秋更好，』卻是實言。秋江蘆雪，得斜照更佳。古人咏此，皆片詞隻句，其長言作揣者，余甚喜俞恪士丈西溪一詩。詩云『西溪暝煙送歸客，艇子落湖風獵獵，蘆花淺白夕陽紫，要從雁背分顏色，頹雲掠霞沒山脚，一角秋光幻金碧，欲暝不暝天從容，疑雨疑晴我蕭瑟，憶看君山元氣中，滄波一逝各成翁，請將今日西湖影，寫入生平雲夢胸，』丈此詩蓋和散原翁者。乙卯丈在北都時，數爲社集，南歸後，聞每作詩，腦必痛，故不恆作。余以己未春至西湖俞莊，去丈歸道山，才旬日也。

吾國雖以舊邦著於世界，然大建築物，除長城外，鮮能保全，以殿宇廨舍，率用木材，故也。然吾國都會公私宇舍，不

盡以荒而圮，其毁之亦尤力，殆亦世界所寡有。吾友楊千里常爲余言洛陽，謂昔人之經營，殆由一瓦一木始，以迄於名園祗道，莫不殫精極力。其後之毁隳，亦自名園祗道，以迄於一瓦一木，莫不使爲灰塵。故今日之洛陽，彌望塵埃而已，其言絕可悲。試考有史垂三千餘年，而國中名都之有宮殿者，今止餘北平一城。開封宋宮，止餘龍亭。金陵明宮，止餘東西華門。泱泱大邦，重基傑構，所留遺後世者，大抵皆爲荒煙蔓草，此非爲剗除封建思想，直以自襮吾族破壞力之特偉。此習不革，何以自全於悠久哉。究之，吾國哲人所垂訓者，何莫非以因爲創，其所以每經大亂，一切文物卽蕩然無存者，類皆以民間教學兩失之故，但知毁廓，以申怨毒，而不悟已成之結構，皆爲國寶。相習成風，視爲固然，易代之際，始勇於破壞。抑知每經大亂一度，民失教養者愈衆，後者之學識，未必遽逾於前，所形於建築者，則已必遜於前。延陵季子游於晉曰：『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顧亭林云『予見天下州之爲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宋以後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兩賢所言，已成古今通例。以吾論之，末季制置，必苟簡於盛時，夫苟與簡，未有能成大業者，此實關全民族之氣運，亦卽全民族心思才力之所表現，非細故也。二十年來，圓明園故址，文礎雕欄，暨於山石，（中有艮嶽之遺）爲豪强攫取略盡。瞿兌之常言，京城道上，常見大車曳宮殿木材花石而過，不知所往，因舉元遺山癸巳五月三日北渡詩：『廣掠幾何君莫問，大船渾載汴京來』，與吳梅村「易餅市中金殿瓦，換魚江上孝陵柴，」謂爲同一沈痛。余則謂，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廢者可痛而非可痛。以殫力美義之作，而悉供苟簡塗附焉，若興者悉如斯，迺眞可痛者耳。

劇中所謂花面者，以采鈎臉，謂之臉譜，由來已遠。蘭陵王狄武襄面具兩故事，皆其祖也，姚茫父（華）嘗語余，最喜鈎臉，常入劇場臺後偷觀，謂頭臉與手筆相迎相縱，如書譜所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其言甚妙。茫父辛亥與余同曹郵司，其後常與師曾相過從，物化亦六七年，晚年畫漸進，而余篋中所藏君畫止餘一幅。君嘗言，繪畫與面具，展轉相師。

六朝及隋唐造像，石刻所畫伽藍像，又唐高昌壁畫殘紙伽藍像，皆與面具相近，不過面具更雄厚而已。今劇場牽去面具，而用鈎臉。蓋宋元古劇，上場人但舞蹈表情，其歌辭皆坐場人之職，如今日本能樂，而弋腔接腔，猶其遺意。今日神鬼諸戲，戴面具皆不歌，亦可見也。自上場人連歌並舞，則面具不適，以面具後有啣枚，不便出腔，故也。鈎臉既與繪畫之施，以漸採入。綴玉軒藏有臉譜，考是明末，亦有清初者，洵不如今鈎臉之美。北京伶工錢金福，鈎臉為時所稱，實曾受故畫家陳阜民之指點，阜民清季為理藩院吏員，汰吏之後，日以窘促，遂貧死，此阜民所自述者。芷父曾得其所繪臉譜數紙，但寫大略，意態俱足。蒙古王塔旺布理甲拉，亦善為之。又古器物中有饕餮形，於吉金古玉多見之，往往雜諸變化，一形而具數觀，最與面具鈎臉相似，以此為最古之淵源，決然可信。而今海西人所講求之圖案，中土所謂花紋者，其術至與面具鈎臉脗合，亦嘗採中土古器物以益之，皆以一形具數觀為美，芷父至為賦以張之。實則此寥寥數言，已能深發其秘也。

北平為游覽區之議，五六年來，時繭吾耳。庫儲不給，以勢度之，必不能遽有成就。然林苑居室，能有人實之，且夕除芟，稍加髹飾，亦可苟完。至於大建築物之修繕，余意不必定以宮殿壇廟為限，累朝掌故，多屬於僧寮，一松一石，每有佳話，浮屠幢塔，所繫尤弘。銘字體勢，刋泐月日之外，營造作風，更足供鑒別，余前記清淨化城之塔，為西藏式，其作風與印度相似，然平市尚有五塔寺，乃純為印度作風，不可不知也。正覺寺在西直門外農事試驗場之西，明永樂年間，為印度高僧板的達建，初名大眞覺寺，後有浮圖五，故俗呼為五塔寺。英人 Bushell 氏所著中國美術(Chinese Art)卷上建築篇，敘其建築史頗詳。今據戴嶽譯本錄之於下，『……五塔寺，在北京城西，明永樂時仿印度之伽耶山寺而建者也。(按佛國記，「佛初得道，在摩伽陀國伽耶山寺，」後因就其地建塔以紀念之，)斯時有印度高僧名板的達者，來遊中國，至北京，謁見明帝，呈金佛五軀，及金剛寶座規式，金剛寶座者，印度人紀念釋迦得道處所建之寺名也。

其寺久已荒蕪，近日英人復修葺之，煥然一新，板的達呈貢之金剛寶座，卽此寺舊日之雛形，帝見而嘉異之，因詔封板的達爲大國師，賚以金印，建寺居之，賜名眞覺寺，乃就元人之舊寺改建者也。又詔準中印度式，建寶座五，以供佛像」此述五塔源流，視明孫國敉燕都游覽志，劉侗帝京景物略所記尤詳。考順天府志寺院門，稱寺大殿五楹，後爲金剛寶塔，塔後殿五楹，塔院東爲行殿，清乾隆廿六年重修。余以辛酉三月探海棠於極樂寺之國花堂，因訪正覺寺遺址，至則殿宇悉圮，僅餘五塔與金剛寶座而已。金剛寶座，高五丈，以石爲之，磴級於壁，左右蝸旋而上，頂爲平台，上列五塔，中置五佛，塔高二丈餘，以中央者爲最高。塔刻梵佛，梵字，梵華，梵寶，備極精美莊嚴，寶座週圍，浮雕小佛像無數，層層相因，但此五佛法相，其刻花雕砌，純爲印度作風。據明成化御製碑稱，「其丈尺規矩與中印度之寶座無以異」可知此寶座之構造及雕刻，咸仿伽耶山寺無疑。余周歷諦視，知壁間之級，已梗塞不通，而石塔巍巍，猶倚天耀日。自英人此書播布，歐美人士來觀斯塔者甚夥，皆以爲有世界宗敎藝術上之價值。辛酉迄今，又十餘年，未知官中有人修葺及此否？寺與極樂寺鄰。極樂寺海棠，清初有盛名，漁洋竹垞所嘗觴詠，文酒游賞之地，每形於詩歌。近聞海棠已補種成林，顧咫尺間震旦天竺藝術宗敎交通之瑰跡，迺惛然縱其頹圮，殆亦文字之習，中人至深，附庸風雅，輕而易舉，而眞實之美藝，或非久惰之民性所喜歟？

因談極樂寺，而憶明李西涯之墓，卽在寺之國花堂。南北相對，則爲王文敬之墓。錢西湄詩所謂『李文正對王文敬，千古興亡兩墓門』是也。西涯墓，初無知之者，翁覃溪法梧門始覓得之。翁法各有詩，存集中。往歲湖南京官，於文正生日，例有公祭，民國後此典亦廢。吾國史例，承平則修墓祭掃，亂離則發冢取物，史冊所紀，古人大墳高冢，殆無不被掘者。近七八年，北方發冢之風尤盛，昨晨讀報，則姚廣孝墓又被掘，西涯終屬文人，或能以酸儒標舉之故，而得免暴露耶。然邇來南方，又盛倡修墓之議，二三文人，尤致力焉，冒鶴亭前既覓得河東君墳，其後居京，又數祭杜茶邨墓，

常於酒座，歷數其訪求名墓事，同人戲稱以上墓專家。鶴亭比修志粵中，若聞姚大師墓被發，當大嗟歎，安得使歷薊郊，一慰纍纍之幽宮哉。余則謂發塚摸金，固當科罪，修墳題詠，亦止增掌故。時至今日，國內地上之建築物，既多就荒殘，有關藝術之皿物攷證，終當遍於地下求之，如日人在高麗樂浪所發古墓，有關秦漢史跡至宏，是其一例。假令國力稍充，土地之徵用更繁，上爲田，爲路，而下爲隧，百年之間，其事可必。其時墓地，當別有章制，今之所謂上墓專家，將益爲他年談古撫掌之資，又可信也。

前談斜陽，舉陳仁先『金焦于我豈有私，每過常逢夕陽好』句，後檢蒼虬閣詩，是乙卯秋所作者也。仁先別有次治薌觀落日詩五首，第一首，言西山落日，第二首言海中落日，第三首則言金焦落日，其云『江山第一區，夕陽萬古綺，雲水合空明，晃蕩千翠紫』者，即東坡『微風萬頃鞾紋細，斷霞半天魚尾赤』之觀也。第四首之，『下界氣空濛，回光生暮紫，孤行青冥中，風雷旋不止，呼吸萬星躔，如海納衆水，何者爲坤輿，微塵一黑子，』第五首之『太行何高高，塵寰失秀綺，我數乘飛車，側度千嶺紫，聞君觀落日，立馬井關止，獨見天下脊，俯視衣帶水，一線走金蛇，絕倒龍門子，天風一裴回，迴盪九萬里，纈眼射寒光，太古雪不圮，雲幻兩三峯，全晉作旖旎，禹力不到處，金輪下無底，』一者酷肖今日乘飛機觀落日情況。其實言井陘斜陽，但造句極用力，遂似翔空俯瞰者。前記恪士丈西溪夕陽詩，仁先同遊，亦有詩，所謂『落日千峯橫紫翠，中流一葉在虛空』者是。又伯嚴丈游西溪，見水草蔓延，土人呼爲革命草，因入詠，詳散原精舍詩自註。余謂革命草可對寄生虫，亦可對斷腸花，以皆西溪故實，因連類記之。

邵翼如先生近以所著人鑑通義見示，中言及曾文正相人事。案文正用人，不止相其貌。舊傳文正在安慶時，有鄉人某來投，樸訥謹厚，將試以事矣，一日共飯，飯有秕，某除之而後食，文正熟視之，飯後，奕既，令支應備數十金爲贐。某大駭，浼文正表弟叩其故。文正曰：『某家赤貧，且初作客，去秕而食，甯其素耶，吾恐其見異思遷，故遣之。』案此與

五代時高彥符唐闕史，述河南尹鄭瀚與姪孫共食蒸餅，其姪去皮而後食，瀚大怒，以其棄者自盡食之，揖拜賓閫，贈五縑而遣之，事絕相似。古人觀微杜漸之嚴，蓋如此。

近人論政，漸主專家各治其事之議，此實砭時要義。蓋亂甚則皂隸化爲侯王，從其善者言之，固爲草野奮興，剗除階級。而從其不善者言，天下紛紛，皆欲爲治人者，而不樂爲被治者。實際長於勞力者，未必擅於勞心，今之販賣蘇俄學說者，其表面若必使田間耶許之流，咸居政地。抑豈知吾國之病，病在人民什九失學。夫不學何以臨民？無專家治事，何以繕民之生？在昔史冊，固有泗上亭長皇覺寺僧之勃興。然南面爲王，則可，使爲牧令治事，恐必僨其職矣。故養成多量專家，乃爲救時良策。考專家之選，不必遠言四科，或徵於周禮，即瞿曇之教，亦儼有若今日各專其科之大學。予居北方久，就所知雍和宮內容，即其例也。雍和宮喇嘛，向分四學，曰天文學，曰祈禱學，曰講經學，曰醫學，分隸四殿，以研究之。每學各有經典，文字不能相通，故始入某學，終身不能遷也。此種學制，爲雍和宮喇嘛所特有，茲更分述之。甲，參尼特殿，此殿本爲堪布所掌。（堪布，喇嘛教掌教之一，）有教師喇嘛一人，（下列三殿同）專司講授一切經典。乙，溫度孫殿，此殿爲研究一切祕密經咒及祈禱儀式，世人注意之歡喜佛，有一部份即在此殿。丙，扎甯阿殿，此殿專研究天文氣象數理之學，往年並出曆書一冊，以與欽天監曆書參較，民二時尚出書，以後徒具名而已。丁，額木奇殿，此殿專研習內外科醫學及割治手術，爲一般僧侶診療之用。觀此可知專科各治其事之風，即印藏教徒，數百年前，已深知其利，蓋與歐洲習尚，亦夙相近矣。

攷雍和宮，本額爾哥叭派（即黃教）喇嘛之中心，各殿所供奉偶像，除一般喇嘛所崇奉者外，更有教祖宗喀巴高踞殿中。然「豨叭」祕教之歡喜佛，亦燦然具陳於溫度孫等殿中。宗喀巴號稱改革喇嘛教者，乃彼派中心之雍和宮，亦帶有「豨叭」祕教色彩，亦一怪事也。又攷豨叭教之起源，在西曆七一四年，約當天寶初，西藏王璣爾孫惕安時代，有北印度

烏仗那之僧侶，散汰拉嗚希塔，及巴突馬散摩叭都者，齎陀羅尼祕密修法至西藏，始傳猺叭派之祕教。此教，偶像多作羅剎變相，及擁抱猥褻狀，女神牡牛合體狀，蓋爲密宗之支流也。

雍和宮佛像，除常人所注意之「歡喜佛」外，尚有二事可紀者，一爲後殿萬福閣之邁達拉佛，一爲法輪殿中之能仁寂默（即釋迦牟尼）也。邁達拉佛，即來日降生之佛，高五丈五尺許，係獨木雕成，爲北平第一大佛像，大佛胸前，舊有大朝珠，長三丈有奇，重二百餘斤，每球圓徑三寸許，凡百八枚，係乾隆宮窰紫色寶料製成，原懸於胸前，清宣宗見之，以其質重，乃易以木質者，今此物已藏於庫，邁達拉，度即彌勒一音之轉，以經言來日降生者，爲彌勒佛也。能仁寂默雕像，高尺餘，乾隆十年西藏郡王頗羅鼐所進，奉旨供奉於法輪殿中，亦殊有歷史價值，此皆言整理舊都文物所不可不知者。雍和宮今殘毀已甚，予數過其地，地鄰國子監，俱爲燕京勝蹟。憶與叔雍同游，予有詩云：『儒佛平分夾苑牆，密宗演揲說荒唐，衆生今日無遮甚，不用天花作道場，』蓋爲世游雍和宮率談歡喜佛者作也。以今日都會之舞茵燈樹，沉酣萬態，若區區西來變相，若元史之演揲兒者，宜爲五陵少年所樂道，而或猶以爲不足者矣。

蒼虬閣詩，有一絕句云：『徒快恩讐淺者爲，自甘猊醢亦堪悲，重來馬廠同車地，何處刑天第八師。』此爲丁巳復辟作。第一句言段與張勳不協，故興兵討張，馬廠爲第八師駐屯地，段誓師於此，其時第八師長爲李長泰。蒼虬爲主復辟者，故用山海經刑天與帝爭神事。然復辟之役，張勳敗績，則孰爲被刑之刑天，後之箋詩者，宜有疑詞也。其實此詩，太黯露，殊可不必存。夫今言國事者，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本可不必強爲畫一。但平心論之，國事敗壞，由於清季朝政昏謬，則爲不可辯之事實。種因悠久，陸續獲果，至今未已。二三遺老，猶欲戴此一姓，而不肯蔽以誤民之辜，亦太昧昧矣。余以光緒二十八年至北京，時大創初復，而朝中百事乖弛，可知那拉氏了無悔心。其時報章雜誌，大半敢言朝政。牽祇敘述事實，不加以月旦，而庸昏之態，已自可掬。此種揭櫫，與海內人心向背，至有關係。今舉是年報章所

載數事，亦可供掌故之舊聞也。一爲王病山侍御乃徵劾瞿子玖尙書事，報載云「王摺既上，太后見之甚怒，諭曰，此無他，不過我所用之人總不好，將立召侍御入對，時某相在側，因言御史妄劾人，固極可恨，惟政府事極繁重，誠恐不免疏忽之虞，奴才與其事諸臣，惟有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以息衆謗而對聖明，云云。太后乃已。越日，宴見，太后復提及王乃徵事，某相曰，御史參劾政府，此亦無怪，連上數封奏，則今年炭敬，使多收數分，不憂無度歲貲矣。太后大笑，然猶深惡王不已。」按，某相未知何人，爲病山開脫數語，自極巧宦之能，亦見用心之苦。然從政體政制言，已絕無是非刑賞之準鵠。且可見賄賂之公行也。下有一節云，「某侍御前劾某尙書，內有兩事，一爲正陽門內東棋盤街路東官廳後邊，有方地一區，界連美國兵房，本未劃入使館界內，去年美人曾照會蹕路工程處，請將該地闢爲花園，准許中外人民遊覽，蓋恐洩溺汚穢之氣，踵脫之地，必更加甚也。其時陳夔龍任局，揚言我但能辦蹕路，不管交涉。其後美人言之於外部，外部不答。美人以爲中國已棄此地，乃於周圍樹以木柵，圈作操場。一爲兵部街工部街兩處道路，亦不在使館界內。前經英使照會外部，請將此道修治，外部日久不覆。於是英人越界代修，既修之後，不准中國車馬行走。此二事原屬細微，但外部似此顢頇，更何能辦理他事。詎王相（文韶）某日到署，傳集丞參以下各官，謂本署公事，外間從何得知，此必本署有人洩漏，必須查究，某君對曰，本署中人，未必有心洩漏，且洩漏者必不自認，況本署不言，而洋人能言之，外國報紙能言之，此事恐難查究。王相曰，果能認眞查究，必有頭緒。某君復曰，非但此事難查，即本署所辦交涉，既名交涉，斷斷不能秘密，現在各國互相猜忌，公事愈形棘手，似不如明白宣佈，轉可彼此瞭然，免致誤會也。王相曰，總當處處謹愼，於是各官諾諾而退。」按所紀若實，則今美國兵營與瑞金大樓相對之地，應非使館保衛界矣。所敍經過，確爲當日辦理外交情形，顢頇可恥。以余所知，十年前之政府，猶有此習，外人函商辦法，稍涉難題，率置不復。及其怒而自取，反瞠然無詞。嗚乎，誦宋人『客至怕談遼左事』之詞，而歎國人皆一邱之貉，勿謂不相及也

。一爲李蓮英侄得優差事，報云「李總管蓮英之猶子，有分戶部者，到部即得著稿優差。此差有辦十餘年而尚難得者，緣榮中堂叮囑再四，謂李亂後甚苦，此次其侄輩捐官，出于老佛爺見憐賞給捐欵銀兩，實不能與尋常納捐同日語也。」嗚乎，壬寅至今，不過三十餘年，太平誰致亂爲誰，耳聞眼見爲君說矣。夫君以國爲市，以民爲醢，彰彰若此，孰爲刑天，又更何必費詞耶。

前記寶竹坡自劾事，引越縵堂日記所載詩。頃憶此聯，有作「宗室一家名士草」者，以竹坡詩集，曾自署宗室一家草也。此較八旗句勝，以草字較有着落。竹坡所納妾，名檀香。是爲光緒壬午年，竹坡年四十三歲。其自劾附片中有云奴才以直言事朝廷，屢蒙恩眷，他人有罪則言之，己有罪，則不言，何以爲直，」等語。孟樸孽海花所據，當係蒓客所記，上說當亦孟樸所知，暇當馳札詢之。

孟樸近爲賽金花事，在滬報有談話甚詳，想筆硯正自多暇。其實如傅彩雲者，何足辯證。鶴亭言，況夔笙舊與彩雲自命甚暱，願載筆爲傳。彩雲漫諾之。夔笙一夕具紙筆，造粧閣，首詢身世，已自十問答二，又據孽海花，叩以阿福事，則色然報以白眼曰，「瞎說八道●」夫欲從老妓口中徵其往事，而又期爲信史，此誠天下之書癡。夔笙已極癡矣。近人乃不信孟樸所述，而反欲徵於彩雲，輒詢以洪文卿與下堂事，則其癡與不曉事，蓋不讓前輩也。

國中花時討春最勝之地，以余所知所見，以舊都暘台山之杏花爲最。連塍漫谷，三四十萬株，亘可二十餘里。李拔可謂日本熱海櫻花以外，此爲第二，非誇詞也。山有大覺寺，在萬花中。其側四宜堂，玉蘭二株，碩然特盛，甲於北方。余以甲子春一游，有青山如浪繡成堆一詩，恨不盡侔色揣稱之能事。詠玉蘭詩起四語云：「空山幽居人，亭亭白玉帔，倚天妙明光，照徹十方地。」又有云「瑤臺眞傾城，繡谷吏旁侍」。皆極言玉蘭花光之欲壓羣杏也。四宜堂夜坐一律，則頗愜心，詩云「花光滿院夕難陰。唯有松杉轉法音。浮世暗憐泉響急。古懷長指月痕深。千春暫過聊敷榻。八院孤存又布金。

可待汀洲呼傳叟。結茅同入董公林。」寺本爲金章宗之清水院，八院之僅存者，傳叟，謂沅叔年丈也。乙丑冬歸里，碧栖丈極喜此詩，尤歎花光句爲絕妙，，實則亦祇拾眼前勝景，但非親歷者不知耳。甲子後，余客江南，迨北歸索居，始以庚午淸明後三日再至。花已爛漫，故有「絕豔似憐前度意，繁枝猶待後游人。」之句，蓋極惓於前游也。辛未淸明決再游。黎明，大風，驅車犯塵埃而行，過靑龍橋越紅山口，西北望黑龍潭白家疃溫泉周家巷，抵北安河村，凡行七刻。至山麓，風已稍戢。亟入寺，則玉蘭怒開，玉色亭立，有倚天照海之概。方丈供素食甚嘉，遂覓輿穿杏叢出入澗坂，抵金仙庵。庵殊荒寂，古松三五，背巖而立，泉水淙淙有聲，徘徊久之。告輿夫曰，詣消債寺。輿夫仰面指前峯，曰在是，不四里，至矣。乃行，甫里許，絕谷崩崖，蹊路幾斷，樵徑不盈尺，不得已，步行，陟降百十次，披榛莽，數息，始登鷲峯，又不得已越牆入。寺新歸吾友林斐成，榜曰鷲峯山莊，樓臺聳峙，高扼勝地，而下極幽窈，絕壁如斧削，，松柏倒掛，藤蔓穿護，陰陰乎不見日，崖著三五杏花，蕭森中有逸致，地高風峭，不久留。園丁告余，斐成遲於秀峯寺，乃下山入寺，觀軒前一松鬱蟠半畝，絕可愛，日景已斜，穿杏林歸，北山之杏皆方蓓蕾，南枝則已盡放，更十餘日，碧桃數百樹可盛開，若較杏花，則渺乎小矣。茲行得絕句四，今附錄之。「靑山似識看花人。爲障風沙勒好春。一色錦屏三十里。先生未信是長貧。一院花光舊有詩。賞音詞客逝多時。九仙山下辛夷雪。濺淚還應憶故枝。遺跡金仙話大遼。潭身松臂對嶕嶢。披榛未笑輿夫紿。政爲中年試脚腰。劈取蒼巖貯一庵。踰垣狂客詫幽探。由來靈窟中如礪。避世何須問北南。」鷲峯峭而奧，登陟既畢，忽有避兵之思，遂發於詠歎也。是歲閏踐老後三日往游，花猶極盛，有好花挨過幾番風之句。散釋語余，寺之玉蘭，實非玉蘭，亦非木筆辛夷，殆爲曼陀羅花，語特雅妙，惜乏左證。再來江南忽忽三載，今春常和淸眞法曲獻仙音以寄探杏之憶，南中非無花國，杭州超山之梅，南京太平門外之桃，皆稱盛一方，要恐不足敵此耳。

十二年前，吾鄉江叔海先生居晉祠時，翊雲兄以晉祠照片及詩詞之類，裒印一帙見貽，余報以一詩，並寄東叔海先生，中二聯云，「想拓涼亭臨碧玉，更聞橫合竢安車，白亭舊築應驂靳，顧怪前蹤欠揭櫫」，白亭者，宣統庚戌叔海先生在洛陽伊闕，因白傅游址建亭，名之以白，余曾寄題一詩者也。余初頗謂亭林久客幷州，晉祠必有顧之題詠，故詩中云爾，前歲沅叔丈招賞海棠，偶與叔海先生談，知亭林與晉祠所涉甚尠，非闕不錄也。攷晉祠之名，當年實專屬於唐叔虞祠，唐太宗晉祠銘，所謂「惟神誕靈周室，降德酆都，」者是也。水經注，「昔智伯之遏晉水以灌晉陽，其川上溯，後人踵其遺跡，蓄以爲沼，沼西際山枕水，有唐叔虞祠，」元和郡縣志，晉祠一名王祠，周唐叔虞祠也，是蓋翦桐頒土之始基，以崇德報功者。酈元以爲是智伯遏水灌晉陽之遺沼，此說雖古，不知何據。川雖上溯，誠足爲沼，然設無泉源，沼不自活，按朱竹垞游晉祠記云：「晉祠者唐叔虞之祠也，在太原縣西南八里，其曰汾東王，曰興安王者，歷代之封號也，祠南向，其西崇山蔽虧，山下有聖母廟東向，水從堂下出，經祠前，又西南有泉曰難老，合流分注於溝澮之下，溉田千頃，山海經所云懸甕之山，晉水出焉，是也，水流會於汾，地卑於祠數丈，詩云彼汾沮洳，是也。」據此則晉祠之泉，乃晉水所導源，而非智伯決水以後始有之沼也，明矣。今日晉祠之名，殆綜合周圍名勝之總稱，而唐叔虞祠則嚀爲唐叔祠也。叔海先生所居，名爲難老別莊，難老者，泉名也，水經注，稱祠南有難老善利二泉，水大旱不涸，隆冬不凍，溉田百餘頃，又有泉出祠下曰滴瀝泉，瀦爲晉澤者，是也。酈注此三十七字，唯全祖望本有之。晉祠水最有名，太白詩，「時時出向城西曲，晉祠流水如碧玉。」自後詠晉祠水者，皆稱碧玉。而令狐楚不到晉祠三十年一詩中，所謂泉聲自昔鏗寒玉者，乃無人拾用矣。然叔海先生亦爲余言碧玉之名至佳且切，勝於寒玉也，又難老二字，見於詩經，而魏都賦云，溫泉毖涌而自浪，華清蕩邪而難老，是難老二字，亦可借用於華清矣。

陸放翁詩，『十月江南未擁爐，飛蠅擾擾莫嫌渠，細看豈是堅牢物，付與清霜爲掃除』，此自爲譏世之作，然江南之遲寒

多蠅，從茲可見。放翁盍嘗歷梁益，故以十月末擁爐爲言，若江南人，則固習之矣。此與少游宿金山詩。「十月不寒如晚秋」，皆可證宋時江南氣候，亦正如此。今日南部之寒，大半在古曆十二月後，尤以春寒爲劇，所謂如越兵之來也。北部之寒，以舊都爲準言，則當以大寒節前冬至後爲最。每歲新曆元晨，什九皆冰雪沍途，及舊春廠肆既開，則風轉微融，故所謂耶蘇降生馬槽之日，戶外罔不奇寒，此北部之冬候一常例也。十餘年前，偶以新曆歲除，涉足析津，寓歐人旅邸，覩中外貴游舞蹈，酣嬉之盛。忽爲詩云『高館張燈炫夕光，嚴風不動夜來粧，穩團珠袚飄烟細，半袒金訶溺粉涼，世事久輸胡舞樂，春盤又見衆雛忙，誰知執轡交衢外，忍盡嚴更幾遍霜。』此詩極爲觀權所賞，傳之時人，其實了無新語，但爾時甚憫風雪中之御者耳。比來江表，觀租界中舞抱狂歡，歲除尤甚。而租界外，號爲通都大邑，撫摩歐俗，汲汲唯恐不及，習俗中人，恐未易譬解，但室中人，正不念環其外者，皆凍死骨也。考古人最重冬至，不論豆粥黍糕薦雁服貂之典，且如易通卦驗云：『冬至之始，人主與羣臣左右縱樂五日，天下之衆，亦家家縱樂五日，爲迎日至之禮。』此尤足表昔人至日之盛。今者雲物不殊，黃口少年，已鮮能辨何謂長至者。假使告以冬至後三日，例值聖誕節，必矍然以喜，冬至之名，將倖託耶穌以存。喜者何？喜其將有詞以縱歡而已。因念閉關之日，大率力田苦讀，歲時伏臘，餞酒相存問，其爲歡常若有餘。今日國與國競，百年積弱久廢之後，遂使神州數萬里，匱乏不能自生，儳儳顧影，每忘逢辰之樂。即少年之爲樂，亦常苦不足。寒燈回念，層冰峨峨，正不知當以何願力超此刼也。

江南春寒，非能劇於北地也，禦寒之具，南不如北。舊都冬日長晴，明窗負暄，廣場冰戲，皆是一樂。不必言黨帳羊羔，已足使陶穀爽然自失。考溜冰之戲，導源最遠，初民游牧，朔方荒迥，履冰爲嬉，何所不有，特不收史乘耳。後苑冰戲，始見於宋史，又不詳其制。二十年間，此風日甚，男女躡利屣，廻翔澤腹，故是習勞敏事之助。視錦幄團春，袒裼屢舞者，有裨實多。然余觀吾族舊習，似怯於踏冰，而以乘橇爲便。此自士大夫儒緩之風，猶之車騎輿服皆有志，而未

嘗有弘獎著屐急足者也。冰橇，俗稱冰牀，晚俗呼為拖牀，並冰字亦去之，以北人習於此，但舉拖為名。古人呼為凌牀，見江鄰幾雜志，則甚雅馴，今後恐無知者。沈存中筆談『信安滄京之間，挽車者衣葦褌，冬月作小牀，冰上拽之，謂之凌床』，葦褌之名尤新，蓋縛草加於袴上，草中虛，能藏熱也。倚晴閣雜抄『明時積水潭，嘗有好事者，連十餘牀，攜榼鑑酒具，鋪氍毹其上，轟飲冰凌中』，此則為貴游豪舉。清制，西苑門內，有冰床，為王大臣設，床甚華美，如綠呢車箱，行絕駛。清高宗臘日詩『破臘風光日日新，曲池凝玉淨無塵，不知待渡霜華冷，暖坐冰床過玉津』，即言此事。鼎革後，液池易為官府，乘床待渡，嘗之已屢，及今思之，始覺可入隨筆也。遷都以來，官府再易為公園。因記二十年臘月，祭任公於快雪堂畢，余獨自北海子冰上，徐步直出瀛臺。天已垂暮，沍寒沈陰，踽踽然，遠望西山，近眺瓊島，黯黮無色，百感上心。有東印昆詩，所謂『不雪西山亦黯然』，所謂『憂生我正涉冰川，』皆紀實也。南中更歲，但有苦雨，呵手記此，誦彊邨高陽臺『虛堂冰雪凌兢甚，怕過時春不歸來，最無聊，照取吳霜，婪尾深杯』，眞有愁深酒淺之歎。友生數督責余，謂何不記政聞，余謝不能，謂近事民所具瞻，且多不復省憶也。一昨從人假得一卷書，題為『三十年來燕京瑣錄，』署為習菴漫筆。習菴，不知誰某，所言有異於鑿壁虛造者，意必南人，久客燕市者。雖間有隨俗雌黃，而采輯略備，疑此君或友朋中人，聊為之考訂數事。其言：袁世凱戊戌曾護理直隸總督，似誤。袁未嘗護榮祿之直督也。言袁至津以兵備道胡燏棻之介，得謁李鴻藻者，亦有誤。袁謁李高陽，實許筠庵應騤為介也。言唐紹儀由六國飯店，乘人力車至麻線胡同，予車夫以鈔票五元，事有誤。唐予車夫以銀幣一，彼時京師皆用銀票，以兩計，未嘗有五元鈔也。唐畀車夫一元，其時衆已大駭異。言袁世凱再出盛宣懷主之甚力，則大誤。力主召袁者，載洵也。盛與載澤，皆不以為然。及聞旨將下，盛謁載濤於軍諮府，盛年已七十餘，平日喘息甚劇，須兩人夾扶之，是日盛馬車至府門下，猶兩僕掖之，及上樓，揮肱去僕，危梯健步，見載濤，屈膝乞賜放歸，濤允為言，宣懷始頓首謝，下樓時，顏盡赤。蓋袁入京，

而盛先數日南行，議者謂盛不行，必及於禍，兩人久相阨，斷無主之甚力之說也。言趙秉鈞來歷不明，事却甚確，趙自言不詳父母姓氏，幼蓋被人販鬻者，其未到津前，嘗為河南典史。言王闓運介袁世凱於周媽曰，此袁甲三大人之四孫公子也，大謬。湘綺耄而未昏，久涉官幕，豈有知為總統，而倚老揶揄之理。余見湘綺雖遲，而以此徵於其及門諸君，亦言絕無其事也。所攷訂止於此，其後有言近人事數十則，縱有謬誤，亦不復繩墨，以違余所自戒者。

文字學術，隨世俱變，有不可挽者。今人所治之學，所讀之書，與前數十年皆大異，故欲求昔日之學術文章，不易得，亦不必得。必欲執古而病今，傎也。有昔日駢儷聲律典故之苛細，物極終當反之，今日之語體文大行，此自為不可爭之趨勢。繇白話，而大衆語，而左行書，而提倡寫別字，皆亦勢所必至。不必詬，亦不必爭。使其能自存，能致用，則自甚善，雖欲毀之不可得。使其不能自存，則終必有折衷之一日。散釋為余盛詆提倡書別字者，余笑謂，若欲提倡別字，至少須先識字，若不識字，別字將無所用。能識字，已大佳，先生何奢責焉。因思文筆之途，各有其美，學者就所愛憎品第，質言之則可。欲泐為教條，正須仔細。兩都二京之賦，固不必教人學步，必詬為死氣，亦恐不能。遞降而言，詞曲一道，門殊戶別。晚近王靜庵『人間詞話』，陳義絕高，宋詞自白石以下，皆致不滿。二十餘年前，刋於國粹學報，余讀之覺極精闢，而隘處疑必有流弊。及適之為文學史，旨在推行國語，排斥用典，理所固然，而於疏影暗香二詞，詆為『不成東西』，似先輸靜庵之我見，而倍為鹵莽。貽誤後生，良非淺鮮。靜庵所舉隔與不隔之義雖精，然須知不隔者，僅為畢篇之品粹，即清眞，亦不能首首皆如『葉上初陽乾宿雨』也。況謂所謂隔者，亦有造句之別裁，本非隔乎。至於暗香二詞之工力，非此短札，所能細論。龍榆生為余言，靜庵先生，老年深悔少作，惜未覩其晚稿也。又近人言詩咸主如白傅之作，老嫗都解。其實白詩在今日，承學之士，亦未必都解之。山谷在宋詩中，號為奧衍。然吾聞贛州昔有清音班，七八人坐唱，絲竹咸備，頗類蘇州之灘簧，但不唱土風，說時事。其唱張公百忍圖劇，道白有『母慈家人肥，女慈

男亞紳』，二語。又唱鄧伯道劇，道白有『能與貧人共年穀，自有明月生蚌胎』，及『萬卷藏書宜子弟，十年樹木長風烟』。又某劇道白，有『蓋世功名棊一局，藏山文字紙千張』皆山谷句。度必昔年西江通人所指授，寖播成口頭禪，可知詩語以習見故，聞者自覺其淺，固不必皆需俚言別字，然後詡為通俗也。

林畏廬晚年自署踐卓翁，踐卓之義，衆皆莫解。久乃知先生民國初元以北大教席事，與教育次長董恂士鴻禕迕，大怒，踐卓者，踐董卓也，董卓者，恂士也。此眞匪夷所思。又徐仲可署所居為天蘇閣，亦莫詳取義，比闓夏吷庵言，徐先生以為女子以蘇州而天足者為美，故曰，天蘇，此尤想入非非矣。

比見南北報紙數紀賽金花事，大率拙滯可笑。獨劉半農所為傳記，余未及見，半農今已化去，見亦無從質之。其所作大抵徵於賽之口述，恐未可據為信史。庚子至今，才三十餘年，耳聞眼見，說之可憑者不少，迺使老妓自言其遭際，其必為所愛者諱可知，執筆時毋乃過勇耶？但樊山後彩雲曲，所述儀鸞殿火，瓦德西裸抱賽穿窗出云云，余嘗叩之樊翁，亦僅得之傳說。若瓦賽跨馬并遨，略無顧忌，則衆所共知。瓦歸國後，卒不得志，云亦緣此事。樊曲中又以李師師詹溜灂足擬賽，亦不倫。師師聲價鳥弈，百倍過之，身侍道君，晚遭國變，所謂檀板一聲雙淚落，無人知是李師師者，蓋其淪落亦倍甚，故所言所遭，有足紀者。賽雖流落江湖，其初衣食溫足，樊山作此曲時，賽正逾中年，其後又兩嫁兩出。余癸丑九月在滬，觴座見之，記其幟名為『賽寓』，其時不止河山依然，抑且門巷如故，焉可與東京亡後之李師師相擬乎？又金鑾瑣記中有一詩云，蜂狂蝶浪亂宮儀，妖孽天生此夏姬，鐵面丹心驄馬使，飛符驅逐出京師。原注云，『賽金花傳彩雲，戶部尚書楊立山暱之，莊王妒甚，使拳匪誣殺之，彩雲下處，京朝官車馬雲集，實天生一夏姬也，城南弟惡之，巡城時遞解彩雲回蘇』。按此詩擬賽於夏姬，則年齒身世，尤不侔矣。而事實亦大謬：立山所眷口袋底名妓，名綠柔，殺之者載瀾，非莊王也。由此可見咫尺間事，猶易傳訛，矧文筆故實之比附乎？惟樊山在辛壬間必有感聯軍入京，故

落筆時易涉想及於金兵之陷汴梁。而晚清士大夫皆歸怨於那拉氏，故於女寵穢亂宮闈，特倍爲詬責，此則論詩論世者，所當知耳。

金鑾瑣記，爲珠巖叟高樹所撰，全書計有絕句一百三十首，所詠皆爲庚子以還，淸季之京朝掌故，綴以小注，足資取證。其有關拳亂者，茲錄數首：「禍國殃民喚奈何，閹門納賄進鑾坡，他年編輯奸臣傳，開卷惟君笑語多」。注云，剛毅由粵撫入京祝太后壽，獻各國大小金銀錢於李閹，約計千餘元，全球略備，無一雷同，大得閹歡心，遂爲太后寵任，其人不學無術。語多可笑。又云「八十高年徐太師，偉言俚語信偏痴，誰言避砲猩紅染，妄說無根豫席之」。注云：瞎叟豫師言，樊教主以婦女猩紅染額，砲不能中，徐相信之，豫師字席之。又云：「學守程朱數十年，正容莊論坐經筵，退朝演說陰門陣，四座生徒亦粲然」。注云：徐相素講程朱理學，在經筵教大阿哥，退朝招各翰林演說陰門陣，蓋聞豫瞎之言樊教主制教民婦陰，列陰門陣，以禦槍砲云，樊實無其事。又云「八卦由來屬太陰，肉屏風下陣雲深，何時玄女傳兵法，欲訪靑州張翰林」。注云：徐蔭軒相國傳見翰林，黃石蓀往，遇山東張翰林，曰「東交民巷及西什庫洋人，使婦女赤體圍繞，以禦槍砲」，聞者皆匿笑，蔭老信之。又云「涿鹿回車草奏箋，娉婷深得相公憐，百人慘戮稱遭劫，酷吏心腸鐵石堅」。注云，刑部尙書趙舒翹，爲剛毅所保薦，極博剛之歡心，剛命往涿州察視團匪，密約入京，回京言團匪甚忠義，剛大悅，團匪亦蜂擁至，日以禁洋爲事，城外良民老幼男女，將近百人，團匪誣以白蓮敎，殺之於菜市，舒翹不救，但言刼數而已。又云，「西庫圍攻計妙哉，佛門子弟是奇才，龍刀一柄經全部，函請神僧下五台」，注云：尙書啓秀，函請五台山僧普淨來京，攻西什庫敎堂，僧言關帝降神附其身，攜靑龍刀一柄，春秋一部，騎赤兎馬往攻，入陣便中砲亡，惟馬逃歸。又云「何人樞府語譊譊，舌作秦腔嗓韻高，甘爲權奸作奴隸，伯珪聲大莫放驕」，注云，到軍機畫稿，聞有大聲爭論者，問舒拉何人？對曰，趙大人與王中堂抬槓，（抬槓北方諺語槓者訌之訛）趙怒吼如雷，王聲細

如女子，我問剛相不調停耶？對剛中堂笑於旁，若甚快意，噫，趙舒翹倚剛毅勢，遂呵王相若此。又云「殿上咆哮起立怒，端王氣燄已薰天，至尊手挽臣衣袖，僞說臣將御袖牽」。注云，庚子秋召見臣工，皇上泣曰，圍攻使署，大啟兵端，朕一身不足惜，如宗社何，如太后何，如天下臣民何，命許景澄跪近前，曰，汝見外洋有此等事否，以手攬許袖而泣，端王起而咆哮曰：許景澄汝拉皇上衣袖何爲，許曰：是皇上拉臣袖，皇上聞之，即釋手。又云：「伏弢束甲臥雕鞍，巷口居民不許看，聞道前軍藏大帥，低頭騎馬渡桑乾」，注云，儀鸞殿見外國公使，董福祥立殿下，大吼曰，我不怕洋人，及敗逃，狼狽乃如此。又云「明明狂寇似黃巾，竟說中興好義民，誦罷新詩忙避亂，短衣負担出城闉」，注云：拳匪爲太后李閹所主張，此名士作詩頌美，蓋作熱夢，名士楚人，向山人誦所作頌揚團匪詩，山人曰：聯軍已入城，尚不知耶，乃短衣負担遁出京城。又云：「戰敗僞將戰勝傳，破城尚說水門穿，佞臣自古言多誑，菌作青芝鴞作鸞」，注云，某侍御崇奉團匪，每戰敗捏報戰勝，洋兵攻入內城，出示云，教民穿水門入，已打退。又云「佩符習咒羽林郎，紅錦纏腰入未央，誰把干戈作兒戲，六街都唱小秦王」。注云：非端王不至大亂如此。又云：「六龍西幸入秦關，爲問鸞輿幾日還，誤國已同韓侂胄，漫言風節似文山」。注云，崇文山信奉團匪，所取字有玷文信國。又云「八國聯軍將入都，少年幕府勝孫吳，席前借箸眞奇策，恨不洋街一旦屠」，注云：團匪設幕府於景運門內外，凡諂附李閹與端剛者，爭往充幕僚，有年少某部郎，所獻皆屠滅東交民巷之策。按上詩皆不佳，而所注今日儼成史料，故甄錄之。觀其記趙舒翹與王文韶爭論事，此君蓋是小軍機，此節所言或可信，至云剛毅得用，由於獻李蓮英各國幣樣，則恐摭拾之談。以疏遯曹司，雖則身偪近，未必深審權禁交結之情僞也。言徐董剛趙之腐執迂謬，則皆確。讀者未可輕易忽過，以此輩不第不學無術，且含有民族劣性之舉例。余彌悲吾民泰半失學，或食古不化，此曹謬解，至今未已也。

故宮珍物，近有盜藏之糾，信否雖未可知，而夥頤法器，自爲後世所不可再得者。蓋清代諸主，多好貨，往往縱令滿洲

大吏搜括，囊橐充牣，則舉而籍沒之，名若懲貪，實則假手，故內府所收，冠於歷代。又自革命以還，舊日巧藝名工，以進御爲業者，已日少，眼前事物，若瓷繡紙墨之屬，質料亦已非故。繇是以言，淸宮所藏，匪特空前，抑且絕後，其爲寶，宜也。其量旣多，品類自不盡純，贋造尤數見不鮮。又御府鑒定，亦非無訛，往往有遜於今日專家攷訂者。友人鄭君穎孫，以音樂名，曩示余以宋廣窯琴照片，故宮物也。言琴質至佳。後數月，余游景陽宮，得覩此琴，淵淵寶器，信爲異物，惟淸高宗舊題爲瓷琴，近北平郭世五君，則攷定爲宋廣窯沙胎，非瓷。郭記云：其爲器也，象制中程，修短合度，胎骨畢露，其質紫沙，徽中有文，塡以白泑，維軫與足，悉皆白玉爲之。龍池之中，有銘曰『維沙陶瓦，制從鴻濛，鳶飛魚躍，爲歌南風』，前述其制，後言其用也。鳳沼之內，則題『修身理性』四字，蓋用琴操序語。字作秦篆，深雕而罩以薄泑，其色月白，極晶瑩澄澈之致，意者泑本周身，或以不盡平勻，或以滑不宜指，初以琴面磨治，寖淫遂及全體，觀於臨岳之下，餘泑微存，自是明證。審其制作沙質而瓷泑，以指扣之，聲如瓦缶，在宋惟廣窯製器如此，他窯則否。間嘗歷覽前代官私圖籍。於匋瓷之器，其辨未嚴，故督瓷之官，說瓷之作，概蒙匋名，品目鑒別，遂易淆亂。究之，匋始古初，厥後精進爲瓷，其別在骨，而不在泑，匋骨爲土，土之用隨在可資。瓷骨則採石製泥而成，產地有定，以質辨之，二者逈異。至於廣窯沙胎，是又別出於匋瓷之外者。攷廣窯之設，始於南宋，在粵之陽江，以其地不毓瓷質，而特產紫沙，故製器即用作胎，泑仿鈞窯月白，俗因名之曰沙鈞。昔人未嘗細審，往往稱之爲瓷，御製詩於是琴目爲宋瓷，蓋沿舊稱，弗深攷耳。又云。埏埴之難，工作之巧，千百年未必能得一二，南宋至今數百年，僅存此器，不可謂非曠代之寶也。郭君昔爲項城庶務司，精鑒別，尤長瓷器，景德鎭之洪憲瓷，即郭君監燒，今居北平，自設工廠燒瓷，蓋好古而有力者，其所交福開森君，故蒼梧關伯珩，連平顏韻伯，皆余友生，博雅富收藏，其門客能文字者亦有之，故其記精審如此，而昔日所謂宸題御覽之不可盡信者，亦於此可見一端也。

因記廣窯琴事，而憶及鈞窯。鈞窯，此書作均窰，近日歐人最尙之。前兩年見歐人精印中國瓷器一書，五彩爛然，註釋煩冗，知外人致力於華瓷至深。考鈞窯，產於河南禹州。項子京瓷器圖譜，原刻難致，今所見者，多作瓷鼎瓷鐙之屬。瓷質不厚，周身純作玫瑰紫，或茄皮紫，並不雜以雨過天青色。曩見武英殿有玻璃罩，列盤盌五件，周身純作紫色，即係此類。器底露胎處，並不敷芝蔴醬泑，僅露黃褐色，胎骨上偶灑二三泑點，以示非磨底之證。至於近代所寶貴之花盆連渣斗，鼓釘洗等，青紫相間，芝蔴醬底，並綴號碼者，皆爲粗物，故瓷質亦特厚。光緒初葉，樂亭劉氏極豪侈，飼貓犬飯盆，悉用鈞窯，取其質厚。不易損，海王村商人有以賤值得之者。彼時內府鈞窯花盆內，亦不過稱三文一棵之六月菊，絕無寶貴意。曾不二十年，以歐人最重此瓷。騰漲至萬金以上，識者云更二十年，鈞窯恐將絕迹於國中矣。

敬天事鬼，初民所同，時至今日，宇宙之謎，其儵昧不可知者蓋寡，而我國以閉關既久，民久失學，儒訓無傳，遂猶有佞禱之風，可哀孰甚。舊京十二三年前，有悟善社之設，其顓愚侈誕，不可殫述，使稍進者，葉名琛義和團之事，不難復見，斯實政海之枝聞，寒窗記之。兼資嗢噱。嘉善既失閣揆，鬱鬱不自聊，乃與江宇澄共創悟善社。於香花壇坫之外，益以師弟受傳，又益以君臣封爵，又益以員司銓選，儼然一內閣也。所謂孚佑帝君，爲呂洞賓，又稱純陽祖師，蓋主判者。達官貴人，一時雨聚，各頒法號。江號慧濟，錢之號與魚玄機同。日將昃，嘉善則到壇治公，其奔走左右治事，有參議司長以迄科長之名，文移簽判，雜遝幽明，錢江顧而樂之。聶憲藩者，聶士成之子，方爲衞戍。一日詣壇問其父死後狀，士成以力戰八國聯軍死於八里台者，於是乩以忠臣之後，賜座賜酒，言士成天爵尊榮已儕關岳楊令公楊椒山之列，乩判數十字，首言『子欲見令先令公乎』，中稱令先令公者三四。不知令公之稱，郭子儀趙普皆以官中書令，故得呼此，楊業有此稱，則稗官妄以擬於汾陽，聶士成官止提督，追贈宮保，清無中書令，何來斯名乎？夏用卿丈（同龢）爲戊戌狀元，詣叩，乩則盛稱『小羅學道謂三十年才消受狀元二字』。又言『子資質純美，又與我同出身，當與慧眞同

看待也』，蓋世傳呂岩爲兩榜進士，故欲以進士出身自榮，不知夏乃狀元，當言賜進士及第也。姚姬傳桐城古文家，降壇稱姚仙，文文山稱文大帝，甚至西洋亞里士多德，亦來臨，稱曰亞仙，則與張效坤妄同名矣。柳仙者，小說所云洞賓之徒，武劇蟠桃會中，綠臉綠髮者是。號爲宏教眞人，代宣玉皇上帝批准呂巖及悟善社之詞曰，『據奏已悉，准予立案，仍仰該帝爵力行勸誘，務廣上天愛育黎元之至意，天道無親，爵祿無常，惟有德有惠者得之，欽此』蓋雜仿前淸民國詔令體爲之，其不學無術，不堪作僞類如此。此皆不足奇，最奇且可笑者，爲此社將墮時事。陸閏生(宗輿)亦社員之一。擁金最多，社之主者(時嘉善已歿)涎之，於是剌取陸陰事若干，俟其匐伏時，乩忽震怒，大詬責之，陸初惶駭，已而言須責于心若干下，於是衆皆跪爲代請，乩固不許，陸哀求不應，已甚慍矣，繼言若欲免掌責，須納金若干萬，陸聞言大怒，一躍而起，繡墊掀騰，香燈亂落，大聲疾呼曰『假的假的』，一時蹌踉而散，聞者皆爲捧腹。若斯之事，皆彰彰在人耳目間，國將亡，聽於神，北政府之必亡，即此瑣瑣，已可預決。抑舊日士夫，其心目中所縈踞者，不外科名迷信，與夫長官呼諾之榮，稍失意便頹苶無狀，於是借徑鬼神，而一抒其慾焉，此其爲毒深入而廣種，觸處可見，以失學至是之民，迺欲奮空拳以僥倖圖存，世上豈有倖事哉？因憶去年旱災未作時，余適有莫干山之役，西湖方有佛事，車中客滿，相識者或以爲詣靈隱。余有二詩紀遊，其一詩，後半云，車人怪我踽吳越，問訊梵會疑相從。餘杭故是山水窟，沃土倍功繇力作。鄭渠翟陂久不修。北國磽旱誰當尤，會稽竹箭今尙遒。愼勿佞禱教民偷。謂雖沃土猶當力作，不當如中原水利久廢之易旱也。至於佞禱之風，初視若私人之事，實則教民以偷，如上紀悟善社種種，皆苟偸一念之演變，不可不愼也已。

前錄金鑾瑣記數詩，近知即瀘縣高蔚然侍御作。侍御名樹，曾爲軍機章京，余所肌測趙舒翹與王夔石爭議事，不謬。其記賽金花事，有「城南弟惡之遞解彩雲回蘇」，所謂城南弟者，其弟枏也。當作澂南，枏之字也。亦爲給事中。光緒末

年，喬茂軒（樹枬）爲學部左丞，與高氏兄弟皆爲蜀人官於京師者。或爲聯云。『茂老併吞雙御史』。以喬之名，適奄有二高之名也。對云『輔翁顚倒一中堂』，輔翁謂孟慶榮時爲學部右丞，而榮慶適以協辦大學士長學部，孟之名，倒讀之，即爲榮華卿之名。此聯妙相綰合，一時傳誦，樓衡爲余言之。蔚然先生年逾八十，化去不久。

崑山顧氏，躬察郡國，謂天下州郡爲唐舊治者，城郭必寬廣，街道必正直，余前已摭其言。記十歲至漳州，相傳龍溪縣大堂，宋所建也，雄敞袤深，至今猶憶其狀。則宋之制置，亦自遠逾於今。非徒古人用心摯，規模遠，材用亦必碩長。憶此衙廨，柱棟皆累數丈。及其後北居，值正陽門樓毀，陳玉蒼丈方監修，所運梁木，其稍偉者，皆自南洋求致，心知國之產木，若蜀若閩，菁華略盡矣。然亭林之稱唐抑宋，說自不誣。余嘗以爲吾族有史以來，武功文物，當以有唐爲極軌。唐之武功文物，當以開元爲極盛。過是，則盈而昃矣。後此不可知，宋若明，制度材力，皆視唐相去遠甚。史冊與章，以及詩文稗記，可資證吾說者，無慮千百，嘗欲窮年殫力，一一申述，或泐爲專論，卒卒未能也。今姑約言之。開元郅治，繇於貞觀創始之弘，中更武韋，皆止宮闈穢亂，而海宇乂安。金輪尤英明，唐書故多貶詞，未可盡信。及玄宗初政，姚宋爲相，突厥默啜授首，奚契丹內附，自西域以暨遼東，郡縣斥堠相連，海南番舶輻湊，廣州羣夷雜居。觀關中崑崙奴之多，景教廟宇，且建於洛陽，可知聲教包容之廣，至於藝文制作，咸有令才，營造之風既盛，下逮林木牧畜，皆極蕃繁，至今志乘詩賦，班然可考。史稱開元『賦役寬平，刑罰淸省，百姓富庶』。此十二字雖僅括大略，而從范陽變起中原久不知兵觀之，則可見承平之日久。從虞永興書蒭賣縈卿一字，得麻一斗，鶴口一字得銅硯一枚，房村一字，得芋千頭，及鄉村以胡絹半尺買魚肉無數，觀之，益可見物價之賤。故知盛唐之盛，實爲有史吾族之光。天寶亂後，凌夷殆千年。北宋雖緣飾汴洛，而燕雲已失，物力亦隤。明政最弛，享年二百，鮮足稱者。雖異族之有淸，康熙一朝，號稱極治，日本全輯爲『康熙大帝』一書以紀之，而觀於中原關洛水利林木之未盡修，則可知視開元相去尙遠。前日大寒，

晨窗呵凍，偶寫王摩詰山中與裴迪秀才書，輒念唐時藍田灞水之景物，未知今日何若？其言「村墟夜舂與疎鐘相間」則人煙稠集。其言『草木蔓發，白鷗矯翼，露濕青皋，麥隴朝雊』，則品彙繁庶。今日終南之阿，豈有是乎？關之東西黃塵漲天，村落曠絕，居民僅野，歲不患河則災旱。蓋一千年間，異姓遞陵，西北之與東南，文質相去，已日以殊，百年以內，濱江海諸省，受歐漸之文明，尤騰絕奢侈，與內地隔若霄壤。年來數聞農村破產之聲，抑豈知黃炎故都，農村之敝，固已久乎？蓋吾國昔日區別四民，讀書知理者，唯士一途。士之呫嗶者，非周秦六經，即馬班兩史。其腦中所縈憶者，多中古以上事蹟，其所濡觸者，卻爲現代之物華。日溺於近，而心馳於古，於唐以後政治社會盛衰遞嬗之迹，百舉俱廢之緜，反昧昧然。故一旦受侮發憤，欲刺取吾國固有長技，侈舉與西歐對峙者，率皆墟墓簡策間言，去秋虎城楊君於酒次爲余言，年前邂逅一老儒，聞楊爲陝人，則大喜，堅欲訂游阿房宮之約，告以阿房燬已久，則曰，固知之，然必有遺址可尋。蓋其所臆想者，猶以阿房與圓明園等視。余敢斷言，國人幸而知書識字，其見解如此老儒者，不可數計，此皆泥古昧今者之過。然泥古者，豈祇此等事。昔趙元昊據夏，其地東臨河，西至玉門，南臨蕭關，北控大漠，四傳有祚二百餘載，亭林謂其以『區區之地，能垂久若此者，豈非以天下之勢，恆在西北，邊塞阻險，受敵一面，雖中才亦足自保』。西夏，即今甯夏，孰能阻險？孰能自存？稍留心時勢者，必共知之。友人王契璋，新自甘甯兩省歸，爲言其地方瘠荒狀，與江表懸絕，間有一二水木豐饒者，亦不足相補，是亭林舊說，亦未可泥信。夫立國之術，要在平均敷設，不限於方隅。亭林言天下大勢恒在西北，史書具詔，固赫然不誣。而晉隋以來，國之財富與望族，其大半已遷在江南，宋以後尤甚。不用東南，不足以奔走天下，其理亦昭昭矣。余所尤悲者，顧氏所謂『魚鹽穀粟布帛絲絮之饒，商賈百工技藝之衆，陂塘堤堰畊屯種植之宜』，以稱江南，譽爲『揚一益二』者。今則以天時人事與夫外侮內憂之亟，將一掃之。江表如此，他夫何言。神州數萬方里，儼然不敢言必可自存。此余欲述盛唐之盛，而睊睊然自歎其亦無殊於墟墓簡量

策問言也。雖然，不知廢興繇遠之原，施政者將不易得變革損益之術，更無從求平均敷設之理。夫不言平均敷設，不足以救國，此則余欲今後書瑣言記佚事者，因類會通，以古鑑今之微意，故不辭拖沓，說之如此。

金陵舊時某寺有一僧，具密行。狄平子言，此僧殊自晦，無人知之，然每剃頭時，但聞刀口作聲，必有一舍利隨聲而落。又聞，楊仁山居金陵時，某寺有舍利，郭松林及陳松生（曾劼剛之妹壻）與楊各以髮引之，陳楊咸牽綴，郭屢引終不起，僉云，其戰功高，殺孽亦重也。按舍利之說，莫盛於唐，而尚書故實記李抱眞焚僧集金帛事，云，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云云，則舍利之眞僞，不辯自明。李抱眞與郭松林皆名將而不佞佛者，可紀也。然湘淮宿將，晚年窮無復之，入道逃禪者，何可勝數。袁玨生丈昔爲言，嘗與竇沈堪遊南京，至燕子磯三台洞，遇一道者，癯骨疎髯，貌至沈肅，操湘鄉音，已而審爲曾忠襄舊部，積功至專閫，姓成名自元，緣事隱此，沈堪泚筆記於壁間。袁丈游時，逮今已十四年，不知此道者尚存否？

比讀上海報，云佛教居士林，將鑄一巨鐘，凡二萬餘斤，欲懸之九華山峯顚，撞之可聲聞百里，不久將蕆事。吾因之憶及北平覺生寺之華嚴鐘，其形制瑰特，視報所記近人擬造者，尤突過之。覺生寺，在德勝門外七里，曾家莊，雍正十一年建，孟歲時祈雨處也。寺有樓高五丈，上圓下方，四面皆窗，後有旋梯，左升右降，鐘懸於中，久旱則擊之。鐘於明嘉靖間懸於西直門外萬壽寺，後言者謂京城白虎方，不宜有金聲，乃移鐘臥於地。至乾隆八年，始移置此寺，自是遂爲祈雨典物。鐘鑄於明永樂間，（見燕都遊覽志帝京景物略）其尺度重量，各書所載不同。燕邸紀聞，稱「鐘徑丈有四尺長丈五尺」，長安客話，「鐘徑丈二」。吾友漢陽周退舟（貞亮）君，嘗以繩度之。據云，「徑布帛尺一丈四尺，連上懸及紐共長布帛尺二丈一尺六寸，除上懸及紐，長亦不下一丈八尺」，此爲實地所測度，極可信也。至其重量，燕都紀聞謂「八萬七千斤」亦有謂八萬四千斤者，此則難得其實。若能審其厚幾許，併以算術求之，當可得。吾意，重

當不及此數。鐘上遍鑄華嚴經文，字徑四分，內外皆滿。帝京景物略載，「文皇鑄大銅鐘，內外書華嚴經八十一卷銑于間書金剛般若三十二卷」，春明夢餘錄，「萬壽寺鐘，內外書華嚴經八十一卷，名曰華嚴鐘」，是鐘以華嚴名，其爲文皇所鑄無疑。至書經文者，據各書所載，則爲沈度。（度字民則明史有傳）度以工書爲成祖所賞，此鐘出其手，亦可謂功德不朽。至鐘樓建築宏偉，支架奇妙，歷二百三十餘年毫無傾陊之迹，則居士林諸居士所宜取法也。自清季祈雨之典廢，北平人至一聞其聲而不可得，僅於每歲正月初一日起，開廟半月，供人觀覽。前歲寺中駐兵失愼，頗有燬失，幸鐘樓未殃及。余十年間，兩至玆寺，有四絕句紀之。憶有「西來今日聲聞寂，特地鯨鏗可是難」之句，卽言久不聞有撞鐘者。殿前廣庭，一松絕奇，余詩所謂「恨渠託命歸蕭寺，不向西山補臥龍」者是，比則聞已燬且稿矣。九華，爲皖江名山，去秣陵非遙，假使海上諸檀越宏願且就者，維舟青陽，遙眺九子，必有霜天鞺鞳之奇，甚企望之。

舊京書來，吾宗晦聞化去，年當在六十外，與周印昆（大烈）之歿：俱爲深足嗟惜者。君節概亮潔，其詩亦如之。昔年余數過爟花兄弟所居四印齋，屢遇君，憶諸貞壯北居時，亦與之最相稔，頗見其緣情之作。貞壯詩出入晚唐盛宋，君則致力宛陵後山至深，筆極剛峭，晚年始多爲五言古體，取徑大謝。嘗寄余數葉新詩，悉橫行鉛字，蓋其校中授課時所印。北都公園，靜穆明瑟，朋儕中有長日澆茗聚坐之者，晦聞亦其一也。嘗命余寫扇，余亦乞之。憶爲余書箑上有一詩，特闕一字，此爲恆人寫扇，所不嘗覯者，故可掇入筆記。晦聞此詩題云，立秋日園坐得句欲寄贈某君未果，姑存吾詩。詩云，□君有書未暇讀，乃復奔走豪牽間。廿年交誼我不道，異日相求嗟莫還。（自注鼙鼓詩義）集林暝雀朝飛失，出谷秋根壁立閑。蹤跡各殊老俱至，可憐衰草滿江山。晦聞此詩，不知其手定蒹葭樓詩曾收入否？其題中園坐，卽言公園之茗坐也。

余八齡里居，僦法海寺街何家。記廣除之西，老梅一株，高五六丈，大合抱，花時光直過粉牆，及今思之，覺宋人以屑

玉峨峨詠此花者，爲不謬。北居三十年，中或南行，雖不值花時，亦未嘗不憶萼綠仙人也。丁巳入杭州，於嘉興道中，匆匆見一樹，斜枝極勝，遂有絕句云：『入越穿吳總爲春。水邊初見玉精神，勞生休索南枝笑，輸與鴛湖繫纜人』。蓋久別則易歡於所遘。後於孤山蘇文忠公祠牆角，覩一本透骨紅，甚古豔，余西湖詩，所謂『苔枝五百年，頹骨瑩玉膚』者是，今此梅已不可見。後游無錫梅園，園新成，梅皆拱把，殊以稚且密爲病。有黿頭渚一詩，起四句云：『梅園插梅如插籬。橫枝周立形蹩跜。具區仙人意閟之。浮空擲翠縈雙眉』。實致此意。亦繇少時心目中所憶者，唯有虯幹高花，故疑今見者之委瑣也。其後畏廬先生數爲余言超山梅花之勝，云，今日香雪海之名當屬是，出所爲記示余，此情忽然十年。去春聞超山寺僧新戕於盜，寺半燼，驚蟄後遂後杭州往遊。車過臨平，蒼烟欲合，道傍花已雜得數叢，意大悅，謂當與暘臺之杏媲麗。及抵寺門，花方盛開，然迥非大覺花光之浩博。宋梅一樹，繞以石闌，其奇崛逋峭狀，殆不如幼時所見故鄉之花也。徘徊林中久之，淵翠壓枝，松篁浮動，暗香相襲，自有清寒曠妙之致，此則南方溪谷春姿，異於北方者也。歸宿湖上，翌晨更詣靈峯尋梅，迎門三五株，酣紅當稱茲游之最。余有七詩，以放翁『中有萬斛江南愁』句爲韻。其後衆異有二古體詩，余併次其韻，述超山寺僧被盜，茲事世所習知，不具錄。既返南京，偶發篋，則林記罨拓具在，急取再讀，乃知余游所見者限於前山，而花悉在後山，且當以舟游，且當以一二日從容上下攬賞，今錄畏廬記與跋於下，以爲再游之劵。記云：『夏容伯同聲，嗜古士也，隱於棲谿。余與陳吉士高歗桐，買舟訪之，約尋梅於超山。由谿上，易小舟，循淺瀨，至超山之北，沿岸已見梅花。里許遵陸，至香海樓，觀宋梅，梅身半枯，側立水次，古幹詰屈，苔蟠其身，齒齒作鱗甲，年久苔色幻爲銅青，旁列十餘樹，容伯言皆明產也。景物淒黯，無可紀，余索然將返。容伯導余過唐玉潛祠下，花乃大盛，縱橫交糾，玉雪一色，步武高下，沿梅得徑，遠馥林麓，近偃陂陁，叢芥積縞，彌滿山谷，纔四里，始出梅窩。陰松列隊，下聞谿聲，余乘船已停瀨上矣。余以步，船人以水路盡，適相值也。是晚仍歸棲谿。

遲明，復以小舟繞出山南，山南之花，益多於山北，野水古木，渺淊滯翳，小徑岐出爲八九道，抵梅而盡。至乾元觀，觀所謂水洞者，潭水淸洌，怪石怒起水上，水附壁而止，石狀豁開，陰綠慘淡，石脈直接旱洞，旱洞居觀右偏，三十三級及洞口，深窈沈黑，中有風水蕩擊之聲，同游陳寄湖元概兄弟爇菅入，不竟洞而出。潭之右偏，鐫海雲洞三大字，宋趙淸獻筆也。尋丁西軒父子石象，已剝落，詩碣猶隱隱可讀，容伯飯余觀中，余舉觴太息，以生平所見梅花，咸不如此之多且盛也。容伯言，冬雪霽後，花益奇麗，過於西溪，然西溪余兩至，均失梅候，今但作超山梅花記，一寄容伯，一寄余友陳壽慈於福州，壽慈亦嗜梅者也。『林紓記』。跋云：『成此記後十年，歡桐卒。更十二年，吉士病廢亦卒於京師。張公綬章合諸同志以書來，索余記，以香海樓新修，將鐫斯文於壁間，然尙未知吉士之已逝也。尋郭春榆來言，塘西人將祀吉士於香海樓，以吉士宰仁和有惠政，塘西，其所治也。嗚呼，老友林迪臣太守葬孤山矣，今復祠吉士於斯樓，浙西父老人士醇厚之風，足令人感涕也，今夏余來游聖湖，幷赴西台弔鄉人謝臯羽，惜容伯已逝，且超山非梅候，故不至。重違張公雅意，姑以醜劣之書，聽之鐫石。辛酉夏四月閩縣林紓附識』。此記石刻，余游時未之見。大抵梅花可別爲二，閩粵古梅，累數十尺，柯幹鐵色者，極可賞，然不易得羣生。其漫野千萬樹，如煙如海者，則鄉人資種以爲利，若斯之梅，不易得眞態。故宋人稱梅，率以野生者爲美，所謂「竹外一枝斜更好」，所謂『但夢想一枝瀟灑，黃昏斜照水』者，皆節取其傾斜照映之致也。陳吉士名希賢，曾知仁和縣，有惠政，塘栖河流，陳所疏鑿，超山有今日，唯陳之賜，故祀於祠，朋輩爲作超山遺愛圖，李拔可詩最佳，蓋去年事。又吳倉碩葬超山梅花中，建宋梅亭者，周夢坡，亦已捐館。離超山不遠，臨平安隱寺，云有唐梅，邵潭秋有詩，余未之見。

世論中原彫瘵，輒歎異族憑陵，吾前舉盛唐之治，爲吾族張目，亦此旨也。然夷考舊史，入冠中國之異族，破壞焚掠極酷者，實不甚多。若拓跋魏，若遼，金，以及滿淸，皆有所建設。蒙古雖甚暴，而其後亦多創造。記余所見瞿兌之讀書

日札，有云：『宋人胸次淺隘，一切建置，皆不能規模遠大。讀范石湖攬轡錄，可見其一覩金源文物，驚羨形於詞色，不啻藩使之入上都。元代諸帝，盡力於文化事業，氣魄尤爲雄偉。大都制作，超軼前朝，迥非南方諸城可比。又可於馬可波羅游記，彷彿得之。今日中國精完之城邑，僅有北京，而北京之所以有此風格，乃自遼金元諸代承襲而來，異族帝王有造於中國如此，關心中國文化者，不可不知此盛衰起伏之迹』。其言殊鞭辟有識。余則謂殘毀文化最力者，實爲國中盜賊。且如關洛文物，蕩掃之者，黃巢朱温以降，羣盜如毛。三百年間，闖獻之後，不久又有川陝教匪，不久又有回亂捻匪，以曁於白狼與諸軍閥之爭，焚斮洗蕩，馴成今日之狀，故國之不强，文化之不振，未可概罪於異族也。而其大原，在於民之失學，與不得其養。燒山伐木，日斮其材實，造成飢旱盜賊，相牽俱盡矣。雖曰盜賊亦是人民，但其摽掠之狂旣煽，則當以病態論，不可不勇於治療也。言及治賊，因觸及吾國軍旅中有養匪之惡習。遠者不具論，近如咸同時湘中諸將領，行軍卽有一祕訣，平日以奮勇臨陣爲口頭禪，不論勝敗，皆張皇賊勢，蓋利則益顯其功高，不利亦可稍從末減。防務亦有一祕訣，平日好談要隘，某處堵截，某處接應，兵分而力弱，勝不可恃，敗亦可以自解，謂我方鏖戰於此，而缺漏者乃在彼，並謂賊衆吾寡，防不勝防矣。此皆見之當時之書牘者。同治二年二月杭州克復，李世賢汪海洋走皖贛之交，浙軍奏報殘衆逸出，不過數千人。而贛將席寶田聲言强寇且八九萬，曾文正沈文肅據以上聞，左文襄滋不悅。後江甯平，幼主眞王洪福，由城缺走廣德，而文正奏稱逸出僅六七百人，沿途追殺殆盡，然洪福固在，文襄力詆江南軍，意似謂餘氛猶熾，以報東門之役，文正滋不悅。洪福又由湖州走贛，贛軍謂浙防玩忽，且追論及原始縱寇之人，於是又以文襄詆江南軍者詆浙軍，而幷及於曾忠襄。投巇抵隙，互相責難，無非欲藉賊勢以自重，掠功於己，委過於人，蓋以官術而施之軍中，雖名臣不免。故同治之不足言中興，與晚淸之終亡，可由是而決，橫覩數千年間，祖宗雖豐於締造，子孫尤勇於破除，唐以後，外族雖暴，猶有經營，吾族迺幷長駕遠馭之規模亦無之。四海愈困窮，愈怨嗟。相斫相

傾軋。盜賊不除，建置愈趨苟簡，此誠今後所痛自繕治，而先事革心之急務也。吾非好爲深刻之談，又非欲以瑣言牽引及於軍國。昔顏之推有言『學者貴能博聞，郡國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飲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尋得其原本』，夫欲根尋原本，則引繩批根，乃不能不申論及玆。當知洛陽宮殿何以化爲烽？當時金谷園有澗有竹，何以今日夷爲平地？以及山何以多童？江湖何以日淤淺？其因莫不纍然相屬。杜牧華淸宮詩：『一千年際會，三萬里農桑』。竹莊詩話譏爲伶優之語，抑豈知萬里農桑，乃誠開元郅治之左證，而唐以後之蕩然不復，乃實在秕政自生之盜賊乎？

前憶覺生寺松，因而兼憶及磨盤松，則幷憶丁闇公（傳靖）矣。闇公初過從在民國二年之寒山社集，亡何，有同學章君，持其友人所爲衝冠怒傳奇求余索樊山翁題。隔夜樊山題一長歌見示，又告余，闇公昔有滄桑豔傳奇，亦言吳三桂陳圓圓事，子見之否？余唯唯。其後與闇公同官殆十年，至相得，常以文字之責轉求其代。其爲人訥然，蕭然，美須髯，諳近代掌故，能爲陳其年王仲瞿之駢文，尤工七言詩。闇公之歿，去今殆七八年。夏蔚如（仁虎）言：闇公前一日殉於北都，蔚如方自南京來，止於天津，途遇闇公，立談良久，初不知其已死，其事絕可怪，或時日舛，記憶誤也。舊都多古松，如報國寺松，戒台寺松，慈恩寺松，皆見於詩文載記者，而阜成門外又有磨盤松一株，高不逾五六尺，樹幹臥地，犖枝糾結，如盤著地，如團鳳方翥。往歲闇公有記磨盤松一文，其遺集，余未之見，錄此文，非唯傳松也。記云，「去年成澹庵告余，阜成門外有古松，屢訪不得。今年初夏，鼓興再訪，得之。松在阜成門外，偏北半里許，其地似人家墳園，土人呼爲磨盤松，高不過五六尺，樹身臥地，屈曲盤拏，如古藤之糾結，倘舒而直之，約可五六丈，樹頂上可坐數人，想黃山所謂蒲團松，亦不過如是，洵奇物也。京師有名之松，皆見紀載，此獨闕如，殆以生長曠野，無園墅名跡之依附，遂無人品題。吾想其地，或本低窪，後來積土高過樹腰，今所見者，皆樹之頂。否則樹未甚巨時，爲風吹倒，後來即據地盤曲而生，計其年，極少亦在前明。松本難長，屈則更難，常松芽春夏間，長幾及尺，然後放針，此則新芽極

短，針已全綠，且隔年之針多枯瘁。蓋根本屈曲，木性不能條達，計一年所增，不過一寸，以五丈計之，已五百年矣。余齋有松，出土不及一尺，即折而橫出，縱橫約六七尺，每年新針，亦蔥蒨，及秋則漸減蒼翠，亦以木曲之故，況此樹盤屈至數丈耶。松旁多雜樹 環繞遠觀不見姿態，必宜删除。數尺之外，荒塚纍纍，雖有力者，亦難以建築園圃，謂宜於附近搆一小菴，令僧主之。而松之四周，則以短垣護之，俾郊外又增一名跡，惜今之守土者，未暇及此也。」閻公此文之成，度在甲子乙丑間，以文中所舉成澹菴，（多祿）先閻公卒也。閻公未嘗買宅，僦西城八旗舊貴人家，亭樹陰翳，花木扶疏，記中所云余齋者，即指此。澹菴一字竹山，吉林人，自有園在燕都西城，晴爽宜月，甲子月當頭夕，竹山觴余於園，志畬丈閻公并在，使今日再得北游，殆不能辨門巷，酒爐雖在，撾策無從，悲夫。

晦聞蒹葭樓詩中，有清明謁袁督師墓一詩，袁墓在舊都廣東義園，明史載崇煥為廣東東莞人，終清代，粵中名士，數為祭掃，余曾與慶公一至，其後又嘗尋夕照寺壁畫，再過之。晦聞詩有云，『當年和議豈得已，蓋欲以暇營錦中。收拾散亡計恢復，肘腋之患除文龍』。此為督師表忠，狀心事如繪，立言固應爾也。然督師之功罪是非，迄無定論。余曾見盛京清內府所藏老檔，皆滿文細字，徐東海重金倩人譯出，中有袁崇煥投降全檔，與降書原文，觀其文義經過，似非偽降，否則清之反間計耳。惜覩此譯文時，未暇錄出。晦聞此詩，末云，『誰令丹堊蝕風雨，乃請廟饗為迎逢。援唐宗姓祀李耳，希宋濮議躋歐公。時流無恥可足道，於公不啻筳撞鐘』。蓋有所諷。案此詩作於丙辰，為民國五年，袁氏正稱帝，其時有東莞邑人某，上書言，東莞之袁，與項城之袁，為一宗。而為之讖曰，殺袁者清，滅清者袁。袁按譜雖心知其非，而不明斥。當時袁將改元，羣下議年號，僉思綰合洪武，於有洪憲憲武之擬稱，蓋利用思明覆清之心理，故於尊袁通譜之諛詞，亦樂聞之。晦聞詩，直發其覆矣。然袁督師相傳非東莞人，說亦有本。十年前，桂人陳長曾為文考證，文云：『前明督師袁崇煥里居，史傳所載，紛紜其說。明史本傳，則謂袁為廣東之東莞人，廣西通志，則又謂廣西之平南人

，其實袁乃廣西之藤縣人也。據吾邑藤縣所志所載，袁督師崇煥事略中，有鄉先正袁督師者，藤縣太平鄉白馬村人也，諱崇煥，字元素，其先東莞人，父子鵬，遊西江，過藤，慕白馬山川之勝，遂卜居焉。兄弟三人，次崇燦，季崇煜，督師其長也，云云，幷錄袁督師詩一首，其一爲南還別友曰。『慷慨同仇日，間關百戰時。功高明主眷，心苦後人知。』二，爲與諸將遊海島曰，『榮華我已如莊夢，忠憤人將謂杞憂，』二句。是督師之爲藤人，殊鑿鑿有據，且吾邑白馬村，猶有袁督師故居遺蹟，其父子鵬公墓，在白馬村南，形如犁頭，故鄉人呼曰犁頭山，山爲砂石所築，相傳督師久客不歸，老母念子心切，信陰陽家言，謂築土厭之，可使之返，不謂督師竟以是罹禍。又吾邑何壽謙先生遊京師，入聖廟，見歷朝進士題名碑云，袁督師爲明萬歷四十七年三甲第三十名進士，下鐫廣西藤縣人云，是袁督師之爲藤縣人，抑無疑義矣。』陳記如此，是東莞本爲原籍，舊日兩廣一家，袁即爲藤縣人，亦可葬廣東園地，此不足深辯。憶丙辰舊歷三月三日，適爲清明，瘿公事闇兄弟，以上巳清明不易得，約石遺師晦聞寀平及余修禊於壩河。壩河者，大通河也，俗謂二閘。飯既而往，北地春寒，柳未稊，但有白鳧掠舟，沿流直至明某公主園寢，歸各有詩紀之。晦聞亦有詩，今其集次於謁袁墓詩前。憶爾日泛舟歸已晡，則謁袁墓必在辰巳之頃，晦聞必與瘿庵偕往也。筆及此，因歎爲詩家作鄭箋，是大難事。詩人隨文各有比諷，使典記聞，自謂了了，或肊謂茲事朋輩已習知，不須詳記，抑知時過境遷，所寫當前光景，同游所憶，或已模糊，若皮裏陽秋，豈可不須詮釋乎？箋詩之難如此，注史可知，更百十年，世上諗袁崇煥之名者，恐必不多，又何暇問其爲廣東廣西人耶。

南京有顧樓街，相傳即顧橫波之眉樓舊地，曩有茶樓榜一聯云：淚海成桑，如此江山柰何帝。眉樓話茗，無多風月可憐人。此民國二三年事，蓋有以易代之感，託喻於弘光也。陳伯嚴丈曾言之，鶴亭亦於酒座述及，今已不復見，亦不知何人作。板橋雜記，顧媚傳『橫波歸龔芝麓爲亞妻，其元配童氏，受明兩封孺人，龔官大宗伯，童居合肥，不肯隨宦，

且曰，我兩受明封，以後本朝恩典，讓顧太太可也」。案世說新語賢媛篇注引王隱晉書，言賈充後妻郭槐，謂刊定律令，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竝，李謂賈前妻李婉，時猶在，襲顧事與此，何其酷類。

近頃西俗東漸，國人爭棄綾羅緞錦，崇短衣革履，而江浙絲業，掃地以盡。玆事固有可議，顧習尚中人，孰能返之。且自古習俗，無能囿於一隅一族者。吾國中種種舊俗，皆緜兼併包蓄而成。即如今之服飾，衆皆知爲清制，清亡而服制不改，他日即改，亦斷無返於有明之寬博者，其他各事，罔不如此。蓋此泱泱數萬里之神州，有史以來，其迎新納異，雜糅衆俗，飆轉豹變，初無一日之息。前乎此者，一切如是，後乎此者，其飆轉豹變，必別開生面，創鑄瑰異，亦一切皆如是，小儒拘墟，哆口張目，固絕無遏止之術也。余前所標擧吾族郅治之盛唐，其含納西俗，奄有衆長，尤不勝縷述，故蔚爲吾史之光。緜是而言，凡一民族苟能瀏磨自强者，文治武功之柄，由我運之，至於藝文器皿，正須開關延敵，敵且潰而銘於我。苟國自不振，則雖日夜訑訑然拒人，人且斬關而進矣。吾今即以服制言之，世有俗儒，不第鄙夷西服，且甚憎滿俗之左衽，而歆想古衣冠。抑豈知近古服制，早已雜用胡俗，王靜庵著有胡服考，述之最詳。晉以來，惠文冠，具帶履鞾，上褶下袴，隋以後，彌趨窄小，此風已數百年。蓋由於戰術變更，車戰易爲騎戰，故不得不然。唐代法服，尤參戎狄之制，長安胡人雜居，劉肅新語「尹伊判謂，胡着漢帽，漢着胡帽」，可爲貞觀初長安漢人已行胡帽之證。新唐書載，太宗子承乾，使戶奴數十百人，習音學胡人，椎髻，剪綵爲舞衣，尋橦跳劍，鼓鞞聲通晝夜不絕。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選貌類胡者，被以羊裘，辮髮，五人建一落，張氈舍，造五狼頭纛分戟爲陣繫旛旗，設穹廬自居，使諸郎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今考貞觀五年，突厥平，從溫彥博議，移其族類數千家入居長安，承乾之好突厥言突厥服，必爲此輩所化。舊唐書輿服志云，「武德貞觀之時，宮人騎馬者，依齊隋舊制，多著羃䍦，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窺之，王公之家亦用此制。永徽之後，皆用帷帽，拖裙到頸，漸爲淺露，尋下敕禁斷，初雖暫息，旋又復舊，

咸亨二年，又下勅曰，百官家口，咸預士流，至於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比來多著帷帽，遂棄羃䍦，曾不乘車，別坐檐子，遞相倣效，浸成風俗，過爲輕率，深失禮容。前者已令漸改，如聞猶未止息，又命婦朝謁，或將馳駕車，既入禁門，有虧肅敬，此並乖於儀式，理須禁斷。自今以後，勿使更然。則天之後，帷帽大行，羃䍦漸息。中宗即位，宮禁寬弛，公私婦人，無復羃䍦之制。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妝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家，又相倣效，帷帽之制，絕不行用。俄又露髻馳騁，或有著丈夫衣服鞾衫，而尊卑內外，斯一貫矣。」按羃䍦，見吐谷渾傳。帷帽，制如席帽，事物原始『帷帽創於隋代永徽中，拖裙及頸，今世士人，往往用皁紗全幅，綴於油帽，或氈笠之前，以障風塵，爲遠行之服，蓋本於此。』近日出土之唐代陶俑，有一種女俑，卽戴之。陶俑中，亦數有胡帽，幷有着拆襟外衣鞠靴者，唐代法服，有六合鞾，可從日本正倉院徵之。而德人勒柯克，在高昌所發見壁畫，有大帽披，殆即羃䍦也。此自爲士耳其波斯之風，其後流傳損益，至於史稱『太常樂尙胡曲，貴人御饌，盡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可知朝廷之袞裳冠帶，雖遵禾禮經，而坊巷閭閻，則各從時尙。又如靴，本戎服，長鞠尤爲軍戎通服，北齊全用長鞠，誠爲胡羯之制。趙宋初，沿舊制，改用韈履，其後復改用靴，以黑革爲之，則亦胡俗。宋建隆四年，范質與禮官議，袴褶制度，先儒無說，惟開元有之，此亦是胡服盛於盛唐流沿成俗之證。晚近詩人，多用司馬溫公深衣故事，其實深衣古禮，非宋制。溫公衣深衣，正是其泥古處。聞見錄『司馬溫公，依禮記作深衣，間幅巾縉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康節曰，先生亦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爲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溫公歎其言合理。』此事絕可爲談資。溫公雖好古，而以皮匣貯深衣隨行，則不唯取便，亦近時矣。康節之言，誠爲通儒名論，本是今人，何爲古服，溫公能知其合理，故是賢者。吾嘗推康節之說，以爲今日急務，迺在如何爲今人？如何使古國存於今時？至於外俗之漸，從史乘觀之，唐以前，西域道通，故中亞諸國，乃至羅馬之俗，由此道而輸來。宋以後，西道梗於西夏，其時海道已

通，觀泉州極盛於宋，蒲壽庚勢力之足以傾國，可知新俗之至，以東南當其衝。至於今日，吾國地雖博大，西北人文地力，皆以蕪廢而漸衰。東南數省，依然爲新潮日夜盪摩之一角。但使吾民繕知立德，有以自充其力，勿使良產美制，捲地蕩然，則終可求得瑰異之境界。泥守無益，亦不可能也。

讀晦聞甲子中秋詩『雲意深陰失月明。始知兵氣滿秋城。十年北客唯傷亂，雙柝南街不斷聲。』覺舊時光景，黯然在眼前。是歲奉與直戰於山海關，吳子玉來居四照堂，閭巷咸有肅殺之氣。中秋夜，雲影森沉無月，居者皆極難爲懷。余亦有一詩云『年時愁對月淒清。視此夢夢愜我生。收影山河荒戰氣，捲簾兒女怯商聲。也知皎潔情常在，便恐高寒夢不成。撫事蹯徵坡老說，直應萬里共陰晴。』末用東坡詩『嘗聞此宵月，萬里同陰晴』說，即使燕錄所紀東坡述海賈語也。越十有二日，瘦公歿，余與宰平視其殯於法源寺，余亦有詩哭之云『淒風黯日共禪關。眞歎彌天戢一棺。亂世才人餘固疾，衰時高義在伶官。修名自殉終何預，後死相哀恐未闌。欲過士龍談往夢，秋蟲瓦屋助悲酸。』晦聞詩尤高抗不忍卒讀，翻紙悵觸，今日宣南一流並盡矣。

因憶中秋之月，而話元夜之月。前四五年，舊日歌者琴雪芳，殁於南中，訊至舊都，方當始春。李散釋爲浣溪沙寄意，四十二字中，須括琴雪芳馬冋冋六字，邵次公邵伯絅向仲堅及余皆有和作，今更不省記矣。其歲元夕，明月如晝，而六街闃然。余有和散釋元夕詩云，『中酒心情不更春。孤行唯有月華親。相逢遙夜絃如訴，可奈多憂句亦貧。埋照分當塡筆塚，蹋歌夢倘見燈輪。鶯花韋杜年年少，却望城南共愴神。』蓋散釋原詩，實隱悼惜琴孃，道及城南歌讌之盛也。或問燈輪故事？案唐張說十五日夜御前口號蹋歌辭，有『西域燈輪千影合，東華金闕萬重開』之句。張鷟朝野僉載云『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於京師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衣以錦綺，飾以金玉，燃五萬燈，簇簇如花樹。』又云『妙簡長安萬年少女婦千餘人，衣服花釵媚子亦稱是，於燈輪下踏歌三日夜，歡樂之極未始有之，』燈輪，亦是西域流

傳入長安之燈彩，琴孃姓馬，同人，故撦撏此典。昨翻曆歷，又將元夜，舊事如煙，尺波如電，寫帷月色，祇增怮怛，政當泯滅意根，使不復生憶，斯為佳耳。

方春花開，遊無錫者多，客言，惠泉山頗肖北都之玉泉山，余謂此言誠是。北都宮苑，稍有名之構築，皆摹仿江南勝地，金元已然，康乾兩朝尤刻意倣求。今即以玉泉山言，故為金章宗芙蓉殿，康熙十九年建靜明園，舊有十六景，第十曰，玉峯塔影，蓋即仿惠山之塔作。今玉峯塔已圮，可登者，曰妙高塔，燕都附郭塔之可登者，獨此而已。玉泉非徒以塔名，若澄照洞，資生洞，伏魔洞，華巖洞，皆可翫。華巖洞石刻佛像，尤有名。而高水湖裂帛湖，則泉流所匯，可以泛小舟，掬水以飲，視太湖雖逈殊大小，亦頗不易得。石遺室舊有記云『山袤廣不一里，峻不越百丈，合礉礐研崔嵬而成，然其趾，濫泉，汎泉，洪纖錯出，絕有力，如川之至。渟數小塍，以瀉於外，有清純皇帝垣以為靜明園者也，揭㯮泉上，曰，天下第一，相傳衡諸中冷惠山諸泉容積等，而重量逾之，當日品泉之法，蓋以此，山顛標一白塔，旁近二小塔，亭館寥寥，蔭以栝柏楡柳之屬而已。余以為山水之勝，猶文字也，能者各有所以表著，而獨至為難。京西戒壇以松，潭柘龍王潭以水，獅子窩秘魔崖以紅葉，此山則燕都水脈所發軔，有遠到之境焉。詩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又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吾獨為斯泉誦之矣。』老人此記，作於甲寅重陽前二日，蓋亦為登高往。以玉泉山登高詩言，弢菴先生乙卯秋登妙高塔一律，最佳，詩云，倫冊豫了登高債，思舊來尋酌水盟。垂暮猶淩孤塔迥，無麈能涴水泉清。離宮樹石餘王氣，絕島風濤有戰聲。地下故人應見念，憂危今日自承平。蓋光緒初年，弢老曾與張贊齋賓竹坡為登高之會，故詩中有思舊語。絕島戰聲，則指日本方取膠州，與德軍戰也。余遊玉泉山最數，無過巳未至癸亥五年間。九日必山游，幾無不小憩玉泉者。所作古近體詩，累七八首，記有兩律，可資追憶。一曰，孤策淩秋意可哀。衝風鬢袂對徘徊。山餘龍氣鬱相枕，河挾雁聲時一來。酩酊已憐天共醉，蒼茫終恨世無才。平生獨往何曾悔，却為幽花首重迴。則登塔之

作也。一日，飆館沈陰黯有霜，妙高殘塔屹相望。規摹傑構思全盛，盪伏寒濤赴下方。入世瓠尊聊一泛，及秋荷鍤悉無光。哀時微意誰能會，細馬紅妝爾許狂。則泛舟之作也。詩中各有本事，規摹句，即謂玉泉之竹爐山房，仿惠山而作，事見志乘。余意，學步者，或不止竹爐山房，若玉泉之與惠泉，豐碑垂泐，斤斤然爭天下第一之品題，抑其小者。拔可玉泉詩云，爭墩出天語，氣壓吳兒慄，殆爲惠泉鳴其不平歟？顧余以爲，昔李衛公居洛，猶日飲惠山泉，後以僧允躬言，昊天寺井水重量相若，始以爲代。然則使惠泉永擅第一之名，調水之符，勢必日夜相屬，而常郡差徭苦矣。以第一泉名奉之燕京，抑江南之幸也。其重量相若，大抵合質相近，此不足爲品第甲乙之證，近人已甚明之矣。

無錫昔以泉名，今則以梅花桃花著，討春者，多先及之。繼此則南京太平門之桃花亦有名。北方游者，多言杏花丁香之美，實則櫻桃花亦至麗，西山迤北，有一地名黑石溝，夾澗皆櫻桃花，蒙密十餘里，世自不知耳。常人游覽，必言西湖，西湖以梅名，而桃亦勝。明末時，蘇白二隄，夾道種植桃柳，二三月間，柳葉桃花，游人闐塞。歲月既多，桃皆合抱，行其下者，枝葉扶疏，漏下月光，碎如殘雪，淸人張岱陶菴夢憶，以爲向言斷橋殘雪，或言月影也。其時人爭豔賞，明錢塘高濂，以爲桃花妙境，其趣有六：其一，在曉烟初破，霞彩映紅，微露輕勻，風姿瀟灑，若美人初起，嬌怯新妝。其二，明月浮花，影籠香霧，色態嫣然，夜容芳潤，若美人步月，豐致幽閑。其三，夕陽在山，紅影花豔，酣春力倦，嫵媚不勝，若美人微醉，風度羞澀。其四，細雨溼花，粉容紅膩，鮮潔華滋，色更芳潤，若美人浴罷，暖豔融酥。其五，高燒庭燎，把酒看花，瓣影紅綃，爭妍弄色，若美人晚裝，容冶波俏。其六，花事將闌，殘紅零落，辭條未脫，半落半留，若美人病怯，鉛華消減。六者惟眞賞者得之。近日堤上桃花已不多，然致此境，亦非難事。梅桃杏皆有實可資爲利，但有實之桃，或不宜於夾堤種之耳。江南水國，隨地宜花，若有司謀以景物徠游客，亦不必限於聖湖也。

前撫論唐代所受納西來習尙，引及舊唐書稱，『貴人御饌，盡供胡食』。所謂胡食之種類，可於慧琳之一切經音義見之。

一切經音義卷三十七陀羅尼集第十二釋䴺麮云『此油餅，本是胡食，中國效之，微有改變，所以近代亦有此名，諸儒隨意製字，元無正體，未知孰是，胡食者，卽饆饠燒餅胡餅搭納等是』攷漢魏以來，胡食卽已行於中國，至唐最盛。安史之亂，玄宗西幸。至咸陽集賢宮，無可果腹，亦以胡餅充飢。通鑑玄宗紀云，日向中，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胡三省注曰，胡餅，今之蒸餅，高似孫曰，胡餅言以胡麻着之也。崔鴻前趙錄，石虎諱胡，改胡餅曰麻餅。緗素雜記曰，有躅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易其名曰，爐餅，以爲胡人所啗，故曰胡餅也，是胡餅可名麻餅，亦曰爐餅，淸異錄云，湯悅逢士人於驛舍，士人揖食，其中一物，是爐餅，各五事，細味之，餡料互不同，以問士人，嘆曰，此五福餅也。是胡餅亦著餡。唐代長安盛行此餅，日本僧圓仁求法巡禮行記曰『開成六年正月六日，立春，命賜胡餅寺粥，時行胡餅，俗家皆然』此種胡餅，疑係西域各國常食，或近今日之燒餅。今攷唐代燒餅，與今日不同。唐代燒餅，不著胡麻。齊民要術，有作燒餅法云，「麵一斗，羊肉二斤，葱白一合，豉汁及鹽，熬令熟，炙之，麵當令起」，唐代作燒餅法，與賈氏所云，當不相遠。慧琳所釋之䴺麮，據日本古典全集和名類聚鈔，作䴺飳，音部斗，亦作䴺飳，謂爲油煎餅，考齊民要術記，餢飳作法云『盤水中浸劑，於漆盤背上，水作者省脂，亦得十日軟，然久停則堅。乾劑於腕上手挽作，勿著勃入，脂浮出，卽急翻，以杖周正之，但任其起，勿刺令穿，熟，乃出之，一面白，一面赤，輪緣亦赤軟而可愛，久停亦不堅。若待熟始翻，杖刺作孔者，洩其潤氣，堅硬不好。法須甕盛，濕布蓋口，則常有潤澤，甚佳，任意所便，滑而且美』，此種油煎餅，聞日本至今尚有，可知西來胡食流布之廣。資暇錄述饆饠之得名云，畢羅者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今字從食非也，唐語林亦載之。近日人桑原騭藏考隋唐來華之西人，謂安國西百餘里有畢國，其人常至中土貿易，疑所謂饆饠者，因其來自畢國等地，因以爲名。慧琳所謂，諸儒隨意製字，了無正體，是也。楊愼云『集韻，饆饠，脩食也，按小說，唐宰相有櫻筍廚，食之精者，有櫻桃饆饠，今北人呼爲波波，南人訛爲磨磨』，青箱雜記，亦謂餅一

名饆饠。北方有所謂波波者，今俗書作餑餑，卽此。唐代長安有專售饆饠之畢羅店，一在東市，一在長興里，俱見續酉陽雜俎。唐代賣饆饠，亦以斤計，唯中置蒜，以較今北方之餑餑，以甜者爲多似不同。但滿洲餑餑，著葱肉作餡者，猶有之。若書作波波，殆無人能曉。以上皆爲一切經音義所言胡食之分別考證，於此所當詳辯者：胡餅之名，實非唐代始自西域輸入，三輔決錄，趙岐避難至北海，於市中販胡餅，是漢已有之。卽謂決錄出後人手，而晉書稱，王羲之獨坦腹東床嚙胡餅，神色自若，是晉已有之。故胡餅由西來，臆測當在漢班超通西域時，惜缺左證。而余更以爲今日市上油煎之餅餌，大半源皆西來，至我族舊有之餅，則以湯煮或蒸者爲多。釋名，餅，并也，溲麥麵使合併也。崔實四民月令，立秋日食煮餅及水溲餅。漢書百官表，少府屬有湯官，主餅餌買餅，是皆煮湯作餅者。若晉書載何曾奢豪累世，蒸餅上不作十字不食。及柳氏舊聞載：唐玄宗食，俎有羊臂臑，太子割，餘污漫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啖之，皆是蒸餅。故能以之拭刃，蓋甚軟也。水滸傳所言武大賣炊餅，度是齊民要術之餢𩜁，所謂發酵使麵，輕高浮起，炊之，賈公彥以爲起膠餅。由是可知凡蒸炊煮屬，皆是中國舊法，西域唯有牛羊，得水惟艱，故多用油煎也。瑣瑣記此，亦足見盛唐文物，所涵蓄流被者至遠。更百十年，吾儕食前方丈所見者，其製品源流，殆必奄雜東西，無能根究矣。

晦聞晚年說亭林詩，未竟稿而歿。亭林詩，蒼涼悲健，於杜最得其骨。晦聞詩，以七律爲尤工，婉約淸堅，一唱三歎，其後漸入漢魏，又說曹家父子詩，觀其重關篇詠失逕事，雜入杜韓長吉飛卿，又甚似柳子厚古東門行。蓋由宋追唐，故於亭林爲近。不唯以明詩爲己任，有慕於崐山之節概也。年前見報端有譔亭林考者，言而不詳，晦聞所箋何若，余未之見。今雜述一二瑣聞，以佐談亭林者。明末蓋有兩顧亭林，花村談往，中有古玩致禍一則云，萬歷末年，婁東有一白定鑪，下足微損，鄉村老媼，佛前供養，偶有覓古者，一金易之，則爲拂拭，碾去損處，錦襲以藏，售雲間大收藏家顧亭林，得四十金，亭林又售董宗伯，價已翔至百二十金。此亭林，在崐山先生之前。又學者多以爲亭林先生，節概甚高，

必巖巖不可近。記舊閱某筆記云，亭林先生居家，喜布衣，寸絲不上身。著音學五書時，詩本音卷二稿，再爲鼠嚙，先生再爲謄錄，毫無慍意。有勸先生擲瓦倒壁，一盡其類者，則可免如許憎厭。先生曰，鼠嚙我稿，實勉我也，不然好好擱置，我豈肯五易其稿哉。此自先生解嘲之言，然亦可見其量恢然，且樂於執筆也。

叔章招飲，壁間有湘綺手書詩屛四，皆金陵公讌之作。蓋以制齋之招，光緒三十四年，復客江表。數詩皆純宗選體，而贈曾岳崧（紀壽）一首，特慕健斬截可喜。湘綺重來北都，余得詣從，不過四五見，以楊哲子之介，見貽數詩，今亦張之壁上。初來時，道階上人，以法源寺丁香盛開，爲延湘綺及楊惺五等，殆百餘人，皆海內文人，宴集既，爲餞春圖，人各賦詩，余亦有二絕句，中以檢討稱湘綺，從其清季所賜官也。湘綺有叙，短而雋，言咸豐末年居肅順幕事，及同治中輿，凡三段，此序慶公錄入庸言報詩文選中，世多見者。翌年籌安會興，湘綺以儒林耆望，委官歸里，亦在被派勸進之列，士議頗致呰警。其實湘綺終始玩世不恭，何嘗有心勸進。其上袁書，余幸有一稿，錄之，箋云：「近聞伏闕上書，勸進不啻萬人，竊讀漢語記，有云，代漢者當塗高，漢謂漢族，當塗高，即謂元首也。又明讖云，終有異人自楚歸，項城，即楚故邑也。其應在公。厯數如此，人事如彼，當決不決，危於積薪，伏願速定大計，默運淵衷，勿諉過於邦交，勿撓情於偏論。」案此箋名爲勸進，乃援纖緯童謠，其釋當塗高代漢，語氣支離，隱以曹操況袁，至漢以後史書如海，獨引劉基燒餅歌，其爲玩弄項城可知。當時不獲罪，幸也，而顧以爲勸進乎？湘綺八十餘，白髮鬖鬖無幾，猶著小辮，世多譏袁以俳優蓄湘綺，余則以爲湘綺心目中，亦未嘗不以沐猴而冠視項城也。湘綺早年游俠，晚殊頹唐，至民國三年，已八十三四，扶持須人，自難以太炎任公之行動責之，其立身本末，亦各不相同也。太炎先生初來燕京，極受禮遇，及後錮於錢糧胡同路北之某家花園，任看管者，陸建章也。其始尙居寓所，有衛兵四人，一日太炎乘間出門，留書與陸，卒爲衛士追回，其書云：『朗齋足下，入都三月，勞君護視，余本光復前驅，中華民國，由我創造，不忍其覆亡，故

入都相視耳。邇來觀察所及，天之所壞，不可支也，余亦倦於從事，又迫歲寒，閒居讀書，宜就溫暖，數日內當往青島，與都人士斷絕往來，望傳語衛兵，勞苦相謝。』此書陸以呈袁，一笑置之，遂移禁錢糧胡同矣。至任公先生於帝制時，間關脫險，事詳其集中，時袁以參政羈縻之，任公瀕行，猶留一辭呈，蓋防袁窮追，欲以放洋語，塞赴滇之疑也。呈詞亦極諷刺，其文云：『比覺百脈僨張，頭目為眩，外強中乾，而方劑屢易，冬行春令，則癘疫將興，偶緣用藥之偏，遂失養生之主。默審陰邪內閉，災沴環攻，風寒中而自知，長夜憂而不寐。計非澄心收攝，屏絕諸緣，未易復元，恐將束手，查美洲各屬，氣候溫和，宜於營衛，茲擬即日放洋，擇地休養。』云云。袁始大怒，終迺笑曰，卓如只會耍筆桿耳。其實袁亦無法追尋，祇能彊顏笑也。

因憶湘綺，而憶及法源寺，北平城中古剎之巨擘也。所涵藏環迹至多，不可無述。寺為唐代之憫忠寺，貞觀十九年，太宗為征遼陣亡將士所建。其地為唐代幽州鎮城之東南隅，子城東門之東也。按唐幽州其址半在金城之西部，金展其南，元拓其東北，明縮其北，而復其南。寺經此變遷，昔限於城外，今則被圍入外城內西部。舊有東西塼塔，高可十丈，據文維簡塞北事實，稱為安祿山史思明所建，元延納金臺集，有題雙塔寺詩云，『安史開元日，千金搆塔基，世尊甯有妄，大道自無私。寶鐸游絲罥，銅輪碧蘚滋。停驂指遺跡，含憤立多時。』寺中又有高閣，明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閣乃李匡威所建，唐諺『憫忠高閣，去天一握』亦可見其高矣。久圮，遺址亦不可考。此寺自唐貞觀建後，歷經宋遼金元明清，直至現代，迭罹變故，迄無替絕，正統二年內侍宋文毅等募貲重修，英宗敕改為崇福寺，寺中有明正統重建崇福禪寺碑。崇禎七年，僧德修重建，復稱憫忠寺，有重修憫忠寺碑。清雍正十一年世宗重修，賜額為法源寺，有清世宗御製法源寺碑，今名所由來也。寺中存留之唐遼金明清五朝碑刻石幢甚多，如唐宋師倫重藏舍利記碑等，最著名者凡二十一方。殿宇崇宏，花木叢雜，尤以丁香為有名。山門之內，宋柏環植，鼓樓後有唐松一株，古雅如畫，天王殿右有唐槐

一株，二門之內，則皆丁香，玉雪數百株，間以紫色者，庭東尤盛。廣庭中爲重臺，登視則星攢玉粲，花穎畢見，每歲花時，舊京士夫率於此識賞，前述湘綺賞春，在民國四年，其後四月，率有小集。憶印度詩哲泰戈爾來京，正暮春花時，北京佛化青年會爲復舉一賞花會，任公宗孟志摩皆預焉。寺中藏關於佛教名物甚夥。不記丁卯或戊辰，王書衡傅沅叔丈鄧壽遐及余等，爲方丈延宴，商開釋迦文佛二千九百五十年佛誕大會，展覽所藏經典法物。當時人所注目者，爲佛牙二枚，長及四寸，寬約寸許，其質類石。寺僧云，此乃西域番僧所供奉於清皇室者，後由清室送寺供養云。人類中固絕無此巨牙，卽佛號稱丈六金身，亦絕無生此巨牙之理。考宋劉昌詩蘆浦筆記，有記佛牙一則，稱：『四明圖經，載昌國縣九峯山吉祥院，有辟支佛牙一枚，長四寸闊一寸，舍利綴滿，乃建炎初給事中黃龜年所施，竊計之，人長五尺，兩牙不能半寸，今一牙長四寸，上下相合，必倍之，則佛須身長八丈，方能容八寸之牙，常聞佛號丈六金身，此乃五倍，恐無是理，黃給事何自得之，而信之，而施之耶？世有趙鳳，必能驗其爲眞僞，而斧之矣。』觀此，可知宋時吉祥院之佛牙，與今法源寺之佛牙，大小相同，則末代闍黎假託如出一律，此物由來已久，寺僧所云由清室送來供養，決然可信。又五印度中有貝多樹，以南印度產者爲最佳，其葉可裁爲紙，用以寫經，所謂貝葉經者是。寺中藏有此經，寬寸許，長尺餘，爲緬甸字，錫蘭文，其葉頗粗厚，一切經音義謂：『葉粗厚，不如多羅樹葉白淨細好，』信然。此外有菩提葉漆書心經一卷，按菩提樹，爲常綠亞喬木，多產於粵東，高二丈餘，葉卵形，端甚長，花隱於花托中，實圓，質堅不朽，可作念珠。此卷葉質極薄，細筋如絲，廣東新語謂其葉霏微蕩漾，比於紗縠，觀此益信，書法極工細，不類漆書，其餘如隋人寫經手卷，清乾隆時心誠和尚刺血書楞嚴經全部，趙子昂金書觀音普門品小冊，黃山谷書金剛經拓本，清質親王書四十二章經冊葉，及明清大藏，孔有德刊本大藏，皆有名。至佛像彫塑外，以畫像爲最，如吳道子繪之眞武像，唐人繪之水陸畫像，元人之三大士像，明恭嘉皇后繪之水陸像，及裕親王之水陸像。水陸像者，爲超度水陸羣生而作，其中有十法

界業，十法界者，爲一佛像，二菩薩像，三緣覺像，四羅漢像，五天王像，六人像，七修羅像，八畜生像，九餓鬼像，十地獄像。寺中諸本，以吾所觀，以唐人及五代本爲最佳，繪影窮形，曲盡藝妙。又如明萬歷之五彩瓶，紀年鐘，饕餮文方壺，雷紋百乳壺，雲文蟠鳳鼎，文徵明山水直條，錢維臣山水冊頁，高其佩指畫扇面，李三畏火繪山水直幅，郎世寧花鳥屛，皆佳。余之瑣述法源寺不覺詞費者，以舊都方日言整理古跡，而梵宮琳宇，所蘊藏文藝之品最多，毀瘞盜賣亦最甚。近十年間，不知何如？因念南京寺觀，於古最多，經亂後能尙存，存者能如法源寺之完好者，殆絕不可得。開三台洞附近，有靜海寺，極衰敝，是三寶太監鄭和舟中遇風發願所修者，今已廢爲雜居及警察廨所。洪武二十年，遷寶公函於鷄鳴寺，別敕修靈谷，號爲天下第一叢林，僧房如藏經數，殿舍尺寸，視海內寺宇，宏侈皆過之，而今存無二三。他更何言者。當時寺觀，實擅建築種植收藏三者之盛，物爲公有，重以信仰大法，又加以戒律護持，故能久存。今僧寺之宏且好者，各省皆有之，余記此，乃欲使後此言保存文化者，共思護惜之方也。

南居洊歷歲時，不特舊都春燈廠肆，百足追懷，即瑣物亦有足記者。憶北方稱壺盧者有二，以竹嘯綴於鴿尾上謂之壺盧，又謂之筲子，凡鴿市皆有售。燕京歲時記中，幷載其名稱。壺盧有大小之分，筲子有三聯五聯十三星十一眼雙筲截口衆星捧月之別，此種筲子，綴於鴿尾上，當盤旋之際，響徹雲霄，五音咸備，殊可悅耳。又冬月貯養聒聒兒之器，亦曰壺盧。爲瓠瓜所製者，當結實之初，斲木範其形，鐫以各種花紋，納瓠於其中，及成熟時，方圓大小，自成一器，奇巧能奪天工，陳舊者尤爲樸雅，以紫潤堅厚者爲上，價亦不貲。西淸筆記卷二云，『葫盧器，康熙間始爲之，瓶盤杯碗之屬，無所不有，陽文花鳥題字，俱極淸朗，不假人力。其法於葫盧生後，造器模包其外，漸成漸滿，遂成器形，然數千百中，僅成一二，完好者最難得，嘗見一方硯匣工緻平整，承蓋處四面脗合，良工所製，獨遜其能，』此爲壺盧器，則較飼養聒聒兒者，尤爲精美也。

前記于晦若致函袁慰廷封面書法，頃又憶一事。余壽平（誠格）爲湖南巡撫，到任未逾月，而武昌起義。譚組菴時以諮議局事至京師，甫歸湘未久，旦進謁，余輒拱手稱大都督，蓋其時黎宋卿已推爲鄂軍都督，余逆知湘之人望屬譚，故預稱之。九月一日，湘事起，余奉其父遁，焦某懸賞千金購其頭，余逃至安慶，浼朱家寶爲代奏，而身走滬，號爲遺老。既而與書組菴，略言：『到湘月餘，自問無開罪湘人處，家中財物，乃多遺失，民軍舉動，固如是乎？』又言『湖南財政極困難，龍硯仙身當其局，以今視昔，抑又何如？』」函面大書，中華民國湘軍都督翰林院譚大人。組菴得書，登一廣告於長沙日報曰，『余壽屏君鑒，財物悉封存府中，毫無遺失，請派妥員來領，湘都督譚延闓白。』此封函題頗與于函肖，然于函猶謬爲恭敬，余書則顯爲調侃，異時並可入唱噱錄也。

弢庵先生，以今年驚蟄前一日逝於舊都，年八十八矣。老成人漸盡，輒有靈光忽穨之歎。散釋近以事北歸，先生尚屢詢余何以不來？散釋因申余請，乞書，輒言，必爲之。因言，今年腕力衰，前日爲人書一中堂覺憊甚。然猶健飲啖，健談，舊歷元日，尚爲詩，有『蟄坏欲動身滋耄』之句，而上元後，驟患肺炎，遂不起。先生爲同治七年進士，光緒初，與張簣齋（佩綸）寶竹坡（廷）鄧鐵香（承脩）號爲四諫，以直言風節聲於天下。又與張孝達（之洞）黃漱蘭（體芳）輩，號爲清流，蓋皆爲高陽李文正公之羽翼也。先後典學廿蒞江西，而江西得士尤盛。陳散原，（三立）朱艾卿，（益藩）皆所得士。既拜會辦南洋軍務之命，與南洋大臣曾沅浦，（國荃）議事不合，會以丁艱歸，遂居鄉不出，垂三十年。營聽水齋於鼓山，而所居螺江，有滄趣樓，故海內稱聽水翁，或稱滄趣老人。聽水齋，在鼓山靈源洞下，絕壑谽谺中貯一齋，泉石奇覓，余曾兩過之。滄趣樓，則面隔江尚幹鄉之方山，五峯插天，摺疊如雲屏，廉悍過於匡廬五老，然尚未若其方廣巖所營之聽水第二齋，幽潭怪石，密竹參天，面對百丈飛瀑之爲尤勝也。那拉后既歿，始重召爲禮部侍郎，則南皮之力，南皮臨終遺摺，實先生手定，事見蒼虬閣詩。已而有毓慶宮行走之旨，辛亥拜山西巡撫，未行，而革命軍興，遂居北平天津

，以迄今日。近人但稱爲清室太傅，狀貌恂恂，而未知六十年前，此老固踔厲風發，朝中目爲清流黨魁也。滄趣樓詩，謹嚴精密，屬詞使事，罔不銖兩悉稱。其感春及落花詩，尤馳誦一世。然先生嘗語余，其得力實在陸務觀，此恐爲謙詞。其字則早學山谷，晚參誠懸小歐，六七十所作最精，八十五後，則有老態。記先生七十初筵，有貽壽詩者，中二語云：新篇謝客應爭席，細草涪翁愈逼眞，此一聯，眞知言也。生平愛惜其詩，字斟句酌，不肯付梓，其門人南豐趙聲伯，（世駿）工書，能作逸少黃庭及褚河南體，一時稱最。嘗從容致請，欲乞詩稿，書以剞劂，如林鹿原書漁洋山人詩事，先生卒未許，聲伯旋歿，世以爲憾事。先生曾祖望坡尙書，祖弼夫方伯，四世皆有題名。其同懷弟仲勉太姻丈，（寶瑨）少先生一歲，前年歿於里，年八十五，先生哭之慟。曾書二絕句見示，題爲『太夷來書，引後村惠州弟哀詩，及注語，并示近作「殘年況味今參透，只是生離死別忙」之句，寄答二絕』。詩云：『凌寒雙竹倏中分。轉自裁哀釋主塵。廢樂故非緣阿萬，十年絲竹幾曾聞』。『殘年如客讓先歸。少待黃泉有見時。歲歲相望艱一面，儘將死別當生離』。此詩，首用謝公爲弟萬喪輟樂事，而先生自辛亥後未嘗聽劇，故云。其第二詩，則尤沈痛，是年春，散原翁八十生日，先生寄以一詩，並寫以寄余。詩云：『平生相許後凋松。投老匡山第幾峯。見早至今思曲突，夢清特地省聞鐘。眞源忠孝吾猶敬，餘事詩文世所宗。五十年來彭蠡月，可能重照兩龍鍾』。此詩海內稱傳其佳，抑豈知其佳處，乃在無一句無着落。後七句諗二陳者多知之，首句似虛而實。蓋翁爲光緒初年先生典試江右所親拔士，其試題，則爲「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故首句意實雙關。散原是年春，尙居廬山，冬始北行，耄年師弟，猶得懽聚者又一年有餘。北書昨來，言翁病癃閉時作，久戒絕篇章，然今日殆不能無沈泉之詠矣。

河北，明爲北直隸，以別於江南之南直隸。清既都北京，直隸遂存其一。晚清始有南北洋大臣之制，南洋大臣始於曾忠襄，世稱九帥，即前記與陳弢庵不合者。弢老二十一歲成進士，會辦南洋時，不過三十餘，而曾已六十餘，嚄唶宿將，

故輕談兵之文士也。北洋，則始於合肥李文忠。北洋大臣，例兼直隸總督，褎然爲疆吏之首行，設行署於天津，以就近轄海軍。一昨客自津沽來，爲言督署一瑣事，合肥督直時，有獻雙鶴者，豢之署中，其種佳，故祿亦厚，每月鶴俸，爲二百元，飼豢糧料皆在內。自文忠以迄於民國之李景林，咸仍其舊。以四十年計，鶴俸當爲九萬六千金矣。及褚玉璞督直，乃殺其雌者而烹之，鶴老，其肉有毒，褚之兵士，食而死者七八人，故其雄者獲存。客言，雄鶴羽毛輪囷，視常鶴加倍，時亦能褵褷而舞，近年俸減其八九，獨立無羣，天津詞流，聞而哀之，社集以此命題，作者八九人，楊味雲林子有皆有詞。是寶北洋行署之軼聞，世嘲羨鶴，今乃親見之。方叔章因言，南京督署一瑣事，曾文正初督江南時，有一乳媪自湘來，及文正移直，以此媪薦於馬新貽，及文正再來，薨於任，此媪始終在署，繇代理者以至李文忠，及曾忠襄督兩江歸，始挈此媪返湘。以一傭婦歷事制府凡四五任，亦可紀者，叔章蓋聞之於曾氏云。

前說胡餅，以爲油煎者，其源皆繇於西域。近翻宋耐得翁都城紀勝，覺吾說幸未謬。都城紀勝，食店節云，「如酪面亦只後市街賣酥賀家一分，每個五百貫，以新樣油餅兩枚，夾而食之，此北食也」。案「北食」，及「新樣油餅」當即爲慧琳所釋之⿰麥豈⿰麥走。以其後出，故曰新樣。紀勝又言，豬胰胡餅，自中興以來只東京臟三家一分，每夜在太平坊巷口，此則新出之胡餅，以其用豬胰，或非回紇食品也。又言，小兒戲劇糖果，如打嬌惜蝦鬚糖宜娘打鞦韆稠餳之類，據此則今日街上飾鑼吹糖之業，其源已古。其云打嬌惜，疑卽水滸宋江打婆惜之說，度爲爾時中瓦勾闌相沿傳播之事，在南宋時已演爲戲劇也。其記碾茶一則，是今日上海茶館講理之俗所本，江南有此俗，蓋已久矣。又余去歲觀滬上之工部局樂隊，譜奏北平胡同交響曲，以舊都市聲，編爲樂曲，聞者歎美。考都城紀勝載：「叫聲，自京師起撰，因市井諸色歌吟賣物之聲，採合宮調而成也」。是古人製樂，亦嘗採閭巷謳吟之聲，但國樂複音，視歐西爲少耳。因憶歐陽公問東坡，聽琴詩以何爲最，坡舉韓退之聽穎師琴詩，歐陽公以爲然，旣而云是聽琵琶詩。此言殊有理，蓋琵琶後出，所摹收之音，視琴

爲複雜。由此更悟古人樂器所彈調子，大率摹取日常所聞無量聲音，而詩人詠歌，却稱絃中高低疾徐，何者肖何音，自香山退之宛陵東坡山谷，作琴琵琶詩，皆舉若干譬詞，抑豈知此兩者，固輾轉相師乎？攷琵琶亦西來，樂器釋名，已言琵琶爲胡中馬上所鼓，傳元琵琶賦序，言爲漢送烏孫公主馬上所作，度必是烏孫樂器。唐太宗平高昌，得其樂部，遂制十部樂。所謂十部者，燕樂，清樂，西涼，天竺，高麗，龜茲，安國，疏勒，高昌，康國，是也。十部中，復分爲坐立二部，其樂器，皆以琵琶爲主。樂工若米嘉榮，子米和郎，曹保，保子曹善才，善才子綱，今人皆攷定爲米國或婆羅門人。與曹綱同時之裴神符，亦攷爲疏勒人。然則唐以後所傳較繁之樂器，皆參雜西域，吾族之古樂，果皆病於單音畸形，不如西來之完美也。

滄趣老人，當光緒初年在京朝時，既與高陽善，故與高陽不愜者，若翁，若潘，皆忌其才，李蒓客越縵堂日記數詆滄趣，亦緣此，而滄趣亦有鵑聲滿耳句，不慊於常熟。考滄趣之感春四律，作於光緒乙未中日和議成時，其一云『一春無日可開眉。未及飛紅已暗悲。雨甚猶思吹笛驗，風來始悔樹幡遲。蜂衙撩亂聲無準，鳥使逡巡事可知。輸卻玉麈三萬斛，天公不語對枯棋。』三四句，言冒昧主戰，一敗塗地，實毫無把握也。五句，言臺諫及各衙門爭和議，亦空言而已。六句，言初派張蔭桓邵曰濂議和，日人不接待，改派李鴻章，以全權大臣赴馬關媾和，遲遲不行。七八句則言賠欵二百兆，德宗與主戰樞臣，坐視此局全輸耳。其二云『阿母歡娛衆女狂。十年養就滿庭芳。誰知綠怨紅啼景，便在鶯歌燕舞場。處處鳳樓勞剪綵，聲聲羯鼓促傳觴。可憐買盡西園醉，贏得嘉辰一斷腸』。此首，言孝欽太后以海軍經費浪用諸建頤和園與諸娛樂之事。是年適六旬壽辰，當大慶賀，以戰事敗衂而罷。其三云『倚天照海倏成空。脆薄原知不耐風。忍見化萍隨柳絮，倘因集蓼毖桃蟲，一場蝶夢誰真覺，滿耳鵑聲恐未終。若倚桔槔事澆灌，綠陰涕泣種花翁』。此首言，海軍告熸，末聯言，北洋枉學許多機器製造，付諸一擲而已。六句，言翁同龢以南人作相也。其四云『北勝南强較去留。

淚波直注海東頭。槐柯夢短殊多事，花檻春移不自由。從此路迷漁父棹，可無人墜石家樓。故林好在煩珍護，莫再飄搖斷送休』。首聯言，俄德法三國，代爭已失之遼南，而移禍於割臺也。三句言，臺撫唐景崧，自立民主國，僅數日而已。四句言李經方充割臺使，在艦中定約簽字。此四詩，盛爲人傳誦，其後屢議刊稿，屢删屢輟，異日集中，不知存錄之否？老人曾以詩旨告於石遺先生，爲錄入詩話中，余計此詩，去今已四十年，固不妨爲作鄭箋，以資傳信也。滄趣作感春詩後，十八年，壬子，又作落花詩，仍用前韵，今憶而並錄之。其一云『樓臺風日似年時。茵溷相憐等此悲。著地可應愁蹋損，尋春已是恨來遲，繁華自懺三生業，衰謝難酬一顧知，豈獨漢宮寒食感，滿城何限事如棋』。其二云『癡蜂冶蝶太猖狂。朱替靈脩惜衆芳。本意陰晴容養豔，那知風雨趣收場。昨宵秉燭方張樂，隔院飛英已命觴。油幕錦幡竟何用，空枝斜照百回腸』。其三云『生滅原知色即空，眼看傾國付東風。驚回綺夢憎啼鳥，罥入情絲奈網虫。雨裏羅衾寒不耐，春闌金縷曲方終。返生香豈人間有，除奏通明問碧翁』。其四云，『流水前溪去不留，餘香駘蕩碧池頭，燕銜魚唼寧相厚，泥污苔遮各有由。委蛻大難求淨土，傷心況是近高樓。庇根枝葉絲來重，長夏陰成可小休』。此四詩亦有本事，先生未嘗詳述其寓意。以余測之，大抵皆爲哀清亡之作，自慨身世，以及洵濤擅權行樂，項城移國，隆裕晏駕之類。其後十餘年，又有後落花四詩，則言晚近事，亦用前韵，今不具錄。

報載麒麟門外，發見荊公墓，考其地望，雖與志乘及清波雜志所載不符。然志稱『安石三涖江甯，卜居鍾山，子姓兄弟，多著籍焉』。今覩報稱，金子堰北，姓王者數十家，尙有家譜，則或有可信處。此墓卽不爲荊公，亦當爲其子姓兄弟者。元豐七年，荊公引病，奏乞以住宅爲寺，有旨賜名報甯，旣而疾愈，稅城中屋以居，不復別造。報甯，卽半山寺也。明太祖都金陵，宮圍在城之東北隅，跨接鍾阜，公墓地望，當在孝陵及宮苑之間。凡經始陵圍，士庶墳冢，例當夷平。以誌公功德，始得旨遷葬。荊公墓，在南宋雖爲時人所敬。（南渡後，士大夫自金陵來，恆問上荊公墓否？）而元兵南

侵，易國百年，後起清議，詬公甚力，其未必如寳誌之得易地，理有固然。前兩年，冒鶴亭主此說尤力。然假令明初王族有人，先期徙半山之墓於麒麟門外，亦非不可能也。荆公於治平三年乞分司於江寧居住，至熙寧七年，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九年以使相再鎭金陵，元豐元年，食觀使祿居鍾山，自是居金陵者十年，以元祐元年四月薨。其與此地緣法相悅，居處流連，旣已如是。宋以來千餘年，言詠金陵歌詩，無能出公右者。若使佳城無恙，銘碣可徵，所欣獲者，豈唯故蹟。予嘗愛誦公寄蔡氏女子詩，所謂『建業東郭，望城西堠，千嶂承宇，百泉遶霤』。以爲文字之美，或逾山川。及讀公示蔡卞詩，『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囿。鑿池溝吾廬，碧水寒可漱。溝西雇丁壯，擔土爲培塿』。知當時公宅必引泉遶堦除間，故有百泉遶霤語，疑即宅後謝公墩之泉流也。謝公墩今雖在，而謝公所築土山無可徵。按丹陽記，『晉太傅謝安，舊隱會稽東山，築此象之，無巖石，故謂土山，有林木臺觀娛游之所，安就帝請朝中賢士子姪親屬會土山。』又謝安傳『土山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是土山爲建康附郭讌游之阜，殆近似咸京之樂游原，今已不可見其遺構。荆公游土山詩，『定林瞰土山，近乃在眉睫』是定林寺與土山相近。今紫金山附近，勝蹟呈豁殊夥，獨不聞有訪定林者。予讀楊誠齋游定林寺詩，『鍾山已在萬山深，更過鍾山入定林。穿盡松杉行盡石，一菴猶隔白雲岑』。是定林當在鍾山外。考定林有上下二寺，上寺舊基，在鍾山應潮井後，宋元嘉十六年禪師竺法秀造。下寺初建於元嘉元年，其後宋乾道間，僧善鑑重建，在寳公塔西北。又考寳誌之墓塔，原在東麓　獨龍岡玩珠峯前，梁天監十三年冬造。下定林寺在其西北，則約當今孝陵西後紅門外地。以孝陵形勢考之，定林與荆公墓，當幷在圈入之內，老陵昔年木皆合抱，咸豐癸丑後，濯濯如也，定林，今更無論矣。誠齋訪定林詩，似由山之東阿取徑而西，　故彌覺深迥，與由朝陽門東出者不同。但宋時城小於今日，今中山門附近之岡阜，皆古人所謂萬山之列。荆公詩，獨龍岡畔第三峯，路轉山迴翠幾重，可見昔人到蔣山寺，(即今明孝陵)山路之如何曲折也。宋城小於今之證甚多，最淺明者，荆公捨宅爲寺後，築第於白下門外，去城七里

，去蔣山亦七里，是宋舊城去山約十四里也。荊公稅城中之屋，李壁注云：「今江寗縣治後，廢惠民藥局，其地卽公城中所稅之宅，」案淸江甯縣署，沿明之舊，爲宋東南佳麗樓故址，在今銀作坊。若宋之江寗縣治何在？則不可復識也。（按近有識南京古蹟者，以謝公之土山，强指卽爲今城東之謝公墩，旣援沈約郊居賦，而輒揣言土山其地與半山寺相當，羌無確據，眞訛傳也。不悟定林與土山相距至近，荊公眉睫之言可證。而定林與半山寺相去殊遠，半山卽報甯寺，卽荊公故宅。至謝公墩，雖舊傳冶城亦有此名，然宋以來，稱謝公墩，皆指報寗寺後之一堆石。荊公我屋公墩在眼中句，及李鴈湖親至其地註，證據甚明。豈有謝公之土山，若卽是謝公墩？荊公近在屋後，而不知之乎？又別費千百字，爲游土山詩乎？矧今謝公墩，石甚磽确，絕非壘土成，其上又絕無餘地或基址，可以盛建臺觀。況自來詠金陵古蹟，土山與謝公墩，皆明明析爲二地，未容以肊牽合傳會。若校以荊公登土山詩，扶憊遠陟，呼鞍馬以兩騾挾而登，遠眺秦淮廣流，乃如容一艓者。再引證以定林眉睫語，理想遠近中之土山，當在今孝陵附近吳王山諸岡之南，或尙在其南，以舊志言，土山在上元縣南三十里也。）

荊公寄蔡氏女子詩二首，茂密悱惻，千古雄文。西淸詩話，『元豐中，王文公在金陵，東坡自黃北遷，日與公游，盡論古昔文字，又以近製示坡。坡云，若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自屈宋沒，曠千餘年，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公曰，若非子瞻見諛，自負亦如此，然未嘗與俗子道也』。觀此可知昔賢推挹之精，縞夜二句，誠未爲人道過。方春野色，莫若桃李花，石遺室詩話稱：『少陵詩喜說桃花，昌黎荊公詩喜說李花，殆以桃花經日經雨皆色褪不紅。一望成林時，不如李花之鮮白奪目。所以少陵之愛桃花，亦在深紅間淺紅時，余作法源寺丁香詩，所謂昌黎半山總愛李，愛其縞色天不晡也。』老人此論，闡發自無遺蘊。昌黎詠李花．至云『獨繞百匝至日斜』。又以玉枝霜葩，縞裙練帨擬之，其狀穠李之穠，可謂十分著力。而北宋後申論此說者，已有楊誠齋。誠齋有讀退之李花詩，其序云『桃李歲歲同時竝開，而退

之有花不見桃惟見李之句，殊不可解。因晚登碧落堂，望隔江，桃皆暗而李獨明，乃悟其妙，蓋炫書縞夜云』。誠齋此序，不唯言昌黎，且徵及荊公詩矣。而予更有進者，義山李花詩『自明無月夜，强笑欲風天』，此十字，凝情切響，體物入微，亦何減韓王乎？

驚蟄後三日，偶值休沐，復游招隱竹林，因至焦山。見定慧寺枯木堂前，辛夷花盛開，此樹枯而復華，堂所由命名也。辛夷玉光頎頎，別有倚天照海之概，與炫書縞夜者，又不相同。憶去年在靈峯寺，見一樹茂絕，欲以花時來觀，今又蹉跎過矣。於焦山見鬼母揭鉢圖，筆墨精細。考鬼母，即鬼子母，內典所載，事跡繁多，音譯爲訶利底。揭鉢事，出北魏曇曜所譯雜寶藏經，經云：『鬼子母者，是老鬼神王般闍迦妻，有子一萬，皆有大力士之力。其最小子，名嬪伽羅。此鬼子母，兇妖暴虐，殺人兒子以自噉食，人民患之，仰告世尊。世尊爾時，即取其子嬪伽羅，盛著鉢底。時鬼子母周遍天下，七日之中，推求不得，愁憂懊惱，傳聞他言，云佛世尊，有一切智，即至佛所，問兒所在，時佛答言，汝有萬子，唯失一子，何故苦惱愁憂，而推覓耶？世間人民，或有一子，或五三子，而汝殺害。鬼子母白佛言，我今若得嬪伽羅者，終更不殺世人之子。佛即使鬼子母見嬪伽羅於鉢下，盡其神力，不能得取，還求於佛。佛言，汝今若能受三歸五戒，盡壽不殺，當還汝子。鬼子母即如佛勑，受於三歸，以及五戒，受持已訖，即還其子』。此即揭鉢之緣來。鬼子母，梁以來，又作九子母，又作九子魔，皆一音之轉。考九子母者，別是吾國舊日神話。屈原天問『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王逸注，女歧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也。漢書成帝紀：『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師古注，引應劭曰，畫堂，畫九子母，或云即女歧也。此自爲秦漢以上舊傳說。楚辭九子，隱指九星，故屈原以入天問，史記天官書，索隱引宋均曰『屬後宮場，故得兼子，子必九者，取尾有九星也』。九子母，古殆言九星之神，以其兼子，屬於後宮，故畫壁以爲螽斯之兆。又列女傳『魯九子之母，號爲母師』。應劭所言畫堂，今雖不可見，以理揆之，非女歧，即母師。或云母女篆形近

，歧師音韻通，殆二而一者，此容可信，而必非印度之訶利底，則可斷言。復考，佛說鬼子母經，雜寶藏經，諸天傳，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西域記，法苑珠林，皆作鬼子母，不作九子母。唯荊楚歲時記，始作九子母神，推想魏晉以後，佛法大興，柯利帝神話，流行中國，鵲巢鳩居，殊源而合流，遂以有子一萬食人子之神，而變爲九子且主求嗣之神矣。因記揭缽圖，瑣瑣論之如此。近日寰球棣通，衆說鄠合，學者往往執末以揣本，類此考據者 甚多。吾嘗聞有歐西漢學家，考定孔子爲日耳曼人，固不獨有堅持墨翟之爲黑種者也。

淮南彭孫貽客舍偶聞一帙，順德李芍農侍郎，（文田），注之。所記康熙初年滿人互相擠軋之狀，歷歷如繪。其自敘曰『客長安，見貴游接席，必屏人趣膝良久，人不聞，須臾廣坐，寒暄而已。徵以道上所聞，唯唯謝勿知。廷有大事，卿寺臺省，集禁門，其中自有主者，羣公晝亦一而退，咸喏喏。議更置大吏，冢宰不得聞。有所調發，司馬不知。羣公優游無事，日置酒從容，諸小臣相聚博弈，連晨夕，或達旦，失朝會，始以病告。當事亦不問，以是聞甚希。然時時游於酒人豪士間，抵掌譚世事，無所諱。突梯者，又姑妄言之，足以新人聽，雖多耳食，徵其實，亦十得五六，』云云。語甚悲痛。其寫官僚積習，至今猶有生動之狀。嘗謂有清一代，開國時滿大臣互相擠軋，而漢大臣新進，兢兢業業，奉公守法，康乾諸主輒利用之，以成大業。及晚清同光以來，則漢大臣互相齮齕，而滿大臣驕奢宴樂，騃不知事，宮闈亦相阨，以速其亡。蓋宦途未有不相擠者，特視爲何如人。愚者，譬如擔夫爭道，智者則擊轂僨車矣。試以晚清言，曾文正見扼於祁文端，徵肅順左右之，幾不能成功，是一例。曾氏兄弟，與左文襄沈文肅交惡，雖無大影響，亦是一例。光緒初葉。帝后兩黨交鬨，而李高陽與翁常熟交惡，其終也，促成中日甲午之戰，所關於國運者甚大。當時高陽常熟陰相扼，而合肥李文忠居外，其時有言文忠有異心者，旨令常熟密查，覆奏，李鴻章心實無他，事見宋芸子詩自註。其後翁力主戰，李欲格之，不能。不可戰而戰，所失倍甚。前錄陳伯潛感春詩，即可見高陽一系之微詞。當時朝中名士，前一輩清流

，若張孝達張繩庵等，皆與高陽善。而稍後進者，若張季直沈子培，則與常熟善。其分野，可於越縵堂日記等書見之。而南皮受常熟之阨　爲最甚。廣雅堂詩集，送同年翁仲淵殿撰從尊甫藥房先生出塞一首，下有文襄自註：『藥房先生在詔獄時，余兩次入獄省視之，錄此詩，以見余與翁氏分誼不淺。後來叔平相國，一意傾陷，僅免於死，不亞奇章之於贊皇，此等孽緣，不可解也。』五十九字，敍述昭晰。常熟之厄南皮，予所聞，南皮在光緒中葉，已有入軍機議，翁持不可，其後廣東報銷一案，亦翁核駁，外此　則不能知。此自註五十九字，乃南皮晚年自加，幕府有勸其刪去，南皮執不可。此事居張幕者，若王司直許溯伊皆深知之。其後又有過張繩庵宅四詩，末詩二句『知有衞公精爽在，可能示夢儆令狐』令狐，亦指常熟也。然至宣統初，南皮入軍機，年七十餘，則亦躬遘黨爭，而化爲調停者。集中有新舊一絕句云，『門戶都忘薪膽事，調停頭白范純仁』，是其證也。其絕筆詩前一首讀宋史詩，南人不相宋家傳一絕，則爲有感於滿人排漢之作。絕筆詩，『君民末世自乖離』則有感於津浦路某案。君民，或改爲君臣，非也。南皮歿，汪袞甫輓以一聯云，匡時頭白調停策，絕筆心傷諷諭詩，極爲時人稱誦，蓋即檃括此二詩大意，嗚呼！以臥薪嘗膽之時，而猶亟爲分門別戶之計，讀南皮新舊一詩者，眞歎客舍偶聞，所述滿人互相擠軋，猶爲承平餘暇之事也。

客或叩予以廣雅過張繩庵宅詩，衞公夢儆令狐之出處。案此典蓋有二說。唐書，李德裕傳：德裕旣歿，見夢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我歸葬，綯語其子滈，滈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旣夕又夢，綯懼曰，衞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白於帝，得以喪還。此一說也。李詞甚哀，無所謂儆。南部新書：唐咸通中，令狐綯嘗夢李德裕訴云，吾獲罪先朝，過亦非大，已得請於帝矣。子方持衡柄，誠爲吾請，俾窮荒孤骨，得歸葬洛陽，斯無恨矣。他日令狐率同列上奏，懿宗允納，卒獲歸葬，此一說，語意稍雄特，南皮所採者，當爲此條。考此詩，南皮在南京作，繩庵宅，爲侯府，卽今日之立法院。又攷畿輔先哲傳，張佩綸傳，光緒二十一年，攜家居金陵，卜居靑溪之西，閉門卻掃，以著書自娛，二十九年卒。繩

庵直隸豐潤人，豐潤南皮，皆在津沽附近，故首詩有北望鄉關海氣昏之句，廣雅以光緒三十年甲辰，奉命來江寧議事，繩庵歿已一年，尚未歸葬，故用夢徵令狐，隸事可謂精切，且隱指執政皆其憾。蓋光緒初年之四諫，及清流，議論風生，封事剴切，久爲西朝所不滿。四諫中。寶竹坡最知幾，故亟以納妓自劾，實求免也。陳弢庵以內閣學士，拜會辦南洋軍務之命，亦宮中彊委以兵事，欲入以罪，曾陳丁艱歸，其後卒以薦徐延旭唐炯案降五級。張繩庵則最不幸，以書生典兵，甲申馬江之敗，身名俱裂矣。識者謂微中法一役，繩庵亦不能獨免，推西后積憾清流之心，說蓋可信。其得獨免者，南皮一人而已。故稍後梁任公作清議報新民叢報，詆南皮迎合宦術甚工，其言亦非無所見。吾讀廣雅詩，亦覺其時有口是心非處。南皮詩最佳者，絕句，純學王荊公。其弔袁爽秋詩：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清奇是雅音。雙井半山今一手，傷哉斜日廣陵琴。其尊荊公甚至。然其集乃再三標言非難臨川，旣有學術一詩：自注云：二十年來，都下經學講公羊，文章講龔定菴，經論講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後風氣也，遂有今日，傷哉！又金陵雜詩，老備瞿呥一首，又有非荊公詩一首，皆顯然不肯認此法乳者。細求其故，殆由於南皮先曾保康梁，爲之延譽甚力，及戊戌變起，乃亟亟印勸學篇以自明。任公時著『大政治家王安石』一書，南皮則亟詆之，吟詠之不足，又躬自注釋，以明其宗尚正大。此中矯揉，皆爲逢迎西后，正爲自全之一念驅使之。今觀其詩，晚年諸絕句，實宗北宋，尤學半山，豈可諱乎？惟非荊公一詩，或別有所指，而雜詩中惠卿雖敗惇京壽句，亦必非正面訶斥，度亦陰指朝局也。予聞南皮詩寓諷者甚多，其讀史絕句中，李商隱一詩，聞爲詆梁節庵之作。詩云：芙蕖霧夕樂新知。牛李裴回史有詞。未卜郎君行馬貴，後賢應笑義山癡。此蓋有恨節庵爲端陶齋運動湖廣總督。義山漫成詩，霧夕詠芙蕖，何郎得意初。南皮於此，著新知二字，卽言梁與端新相結納。牛李裴回，用舊唐書義山爲王茂元從事事。末二句，則言勿以結新知爲可恃，後來將不爲其子所重視，即用令狐楚卒令狐綯惡李義山背恩事。此說甚可信，節庵欲爲陶齋營謀事，爲南皮所知，還鄂後，對梁禮遇殊薄，節庵慚沮，求幕府緩頰

，久之始已。其幕府今尚有存者，言當年南皮仕宦之熱中，歷歷可徵。然南皮究爲書生，究存老輩風度，晚入軍機後，西后既歿，即力主起用滄趣，集中如過張繩庵宅，拜寶竹坡墓諸詩，皆甚敦氣類。所惜者，急於仕宦，不肯引繩批根，直論政治崩壞之本原。欲結宮掖之恩知，不惜訴人以利已。晚清有言，李合肥開目而臥，（言一切瞭然，但辦不動。）張南皮閉目而奔，言其心知當維新，而一切懵然，不知所以爲新也。殆近之矣。

屬筆竟，纕蘅出示所藏梁節庵陳弢菴與南皮書札兩巨帙，其有裨予之載記不少，眞絕妙史材也。節庵一箋云，『比聞公傷悼不已，敬念無旣，（旁注云，斷斷不可如此，憂能傷人，況涕泣乎？）今思一排遣之法：長素健談，可以終日相對，計每日午後案牘少淸，早飯共食，使之發揮中西之學，近時士夫之論，使人心開，蘇卿遺札，檢之淒然，覩知若此，何況明公。然已判幽明，悼惜何益，尚乞放懷。鼎芬向編有師友遺詩，現擬請玉叔將江柳二詩鈔付入集，以存其人。（旁注云：拜加數語，敍其生平，）壺公前輩左右，鼎芬頓首。又一箋云『長素於世俗應酬，全不理會，不必區區於招飲，鼎芬亦可先道脩意與近事，渠必樂從，如可行，今日先辦，或欲聞禪理，兼約禮卿使之各樹一義，粲花妙論，人人解頤，連日皆如此，康蒯二子，深相契合，兩賓相對，可以釋憂，比中弢病苦，鼎芬忙苦，此舉可支五日，五日之後，中弢可愈，鼎芬卷可少淸，便能接續矣。尚書足下，鼎芬頓首。』此兩箋是當時南皮延重康長素之鐵證，而節庵居間尤力。首箋中所言蓋南皮之喪其長孫，次箋則竝言蒯禮卿及黃仲弢也。陳弢庵一箋云『達公前輩執事，匆匆出都，遂闊音問，晉陽新政，四海所瞻，公之勤勞，亦已至矣。（中略）去國半年，時局略異，少農罷政，庶子掌臺，舉錯如斯，方惜公與丹公不即柄用。更生乃忽自汙，以快讒慝，令人憤懣欲死，譴責固所應得，然其數年來忠讜之言，隱裨朝局，亦中外所知也，當不爲一眚所掩。旣不蒙曲宥，若久于廢棄，恐亦難饜人心。侍與之同年，蹤跡又密，欲論其事，則涉阿好黨護之嫌，望微言輕，亦恐難回天聽。閱鈔後，彷徨數晝夜矣，公能爲大局一言乎？在渠疎野之性，棄官如屣，方且慎

而不悔也。(下略)，手此敬問興居，不盡百一，侍賓琛頓首，二月十二日，袁州試院。』弢老此箋，蓋爲竹坡自劾而發，竹坡既革職，意求南皮疏爲之復官也。更生者，劉向之字，以比竹坡，言同姓之直臣也。南皮時任山西巡撫，弢庵則江西學政，錄此以爲當時清流相惜氣類之一證。他札夥頤，以不涉上述事，不爲具錄。

明太祖營孝陵徙誌公塔，別建靈谷，既自爲記矣，而其後傳說甚多，崇禎間張岱陶菴夢憶，尤恢詭。其言云：『鍾山上有雲氣，浮浮冉冉，紅紫間之，人言王氣，龍蛻藏焉。明太祖與劉誠意徐中山湯東甌定寢穴，各誌其處，藏袖中，三人合，穴遂定。門左有孫權墓，請徙，太祖曰，孫權亦是好漢子，留他守門。及開藏，下爲梁誌公和尚塔，眞身不壞，指爪繞身數匝，軍士舉之不起，太祖親禮之，許以金棺銀槨，莊田三百六十，奉香火，舁靈谷寺，塔之。今寺僧數千人，日食一莊田焉。陵寢定，閉外羨，人不及知。所見者，門三，饗殿一，寢殿一，後山蒼莽而已，壬午七月朱兆宣薄太常，中元祭期，岱觀之。饗殿深穆，暖閣去殿三尺，黃龍幔幔之。列二交椅，褥以黃錦，孔雀翎織正面龍，甚華重。席地以氈，走其上，必去舄，輕趾，稍咳，內侍輒叱曰，莫驚駕。近閣下一座，稍前爲碽妃，是成祖生母。成祖生，孝慈皇后粧爲己子，事甚祕。再下東西列四十六席，或坐或否。祭品極簡陋，硃紅木簋，木壺，木酒罇，甚麤樸　簋中肉止三斤，粉一鋏，黍數粒，東瓜湯一甌而已。暖閣上一几，陳小銅罏一，小筯瓶二，杯棬二。下大几一，陳太牢一少牢一而已。他祭或不同，岱所見如是。先祭一日，太常官屬開犧牲所中門，導之鼓樂旗幟，牛羊出，龍袱蓋之，函宰割所，以四索縛牛蹄，太常官屬，至牛正面立，太常官屬朝牲揖，揖未起，而牛頭已入燖所，燖已，舁至饗殿。次日五鼓，魏國至，主祀，太常官屬不隨班，侍立饗殿上，祀畢，牛羊已腐臭不堪聞矣。平常日進二膳，亦魏國陪祀，日必至之。戊寅，岱寓鷲峯寺，有言孝陵上黑氣一股冲入牛斗，百有餘日矣，岱夜起視見之，自是流賊猖獗，處處告警，壬午，朱成國與王應華奉勅修陵，木枯三百年者，盡出爲薪，發根，隧其下數丈，識者謂爲傷地脈洩王氣。今果有甲申之變，則寸斬應

華，亦不足贖也。孝陵玉食二百八十二年，今歲清明，乃遂不得一盂麥飯，思之哽咽。」案此節自中元祭以下度皆紀實，末則遺民怨思，託於告氣之說也。唯完穴及祭誌公事，不知何所據？其言陵寢定，閉外羨，人不及知，則必事實。明祖多猜好殺，故其自營幽宮，必極詭祕。舊志，御座案左朱匣中藏石龜，昂頭曳尾，至咸豐癸丑亂始亡，此龜。度爲厭勝物，而世人所傳太祖實葬朝天宮之說，亦非無因，光緒間，蓋有浚朝天宮前河道見壙中鐵緪懸硃棺者。證以全謝山從朝天宮謁孝陵詩，鍾阜衣冠是與非，及嗣孫底事學曹丕之句，是明淸以來早有此傳聞。其最可疑者，洪武末年，重修天慶觀，改爲朝天宮，敕百官朝賀及謁陵，皆先習儀，迄明一代謁朝天宮者，其禮節與陵陛享祀無異。殆爲預謀藏蛻之計，而孝陵寶城之封閉，忽促深邃，無從窺其隧道，斯亦益使後人有疑冢之疑也。

今日衢路，率以紅色爲危險標識，非紅色爲危險色也。以其色鮮明，入人眼簾，渥然而丹，易於認辨。然吾國古昔恒以紅色爲無事之象徵，不獨吉慶用大紅，卽旗幟之純赤色，亦往往爲無事之一象，如(旃)是。考說文七篇上，㫃部，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衆，从㫃丹聲。周禮曰，通帛爲旃，或从亶，作旜。釋名，釋兵云，通帛爲旃，旃戰也，戰戰恭己而已，通以赤色爲之，無文采，三孤所建，象無事也。旃何以象無事？殆取其純色耀目，主文明之祥，爲吉徵，故爲事。旃爲純色者？周禮，春官司常云，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旃，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鄭注云，通帛爲大赤，从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司常又云，孤卿建旜，鄭注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敎而已。爾雅釋天云，因章曰旃，左傳僖二十八年疏引孫炎注云，因其繒色以爲旗章，不畫之。綜合經傳及注家之說，旃从丹聲，蓋卽以聲爲義。說文五篇下丹部云，丹，巴越之赤石也，旃之制以大赤，故字從丹聲。鄭君云，九旗之帛皆用絳，說文，絳訓大赤，則九旗皆赤，而旃受義於丹者，以常交日月，旗畫交

龍，旗畫熊虎，旟畫鳥隼，旐畫龜蛇，而旂則不畫。物以素帛飾側，旜旌以五采注旄，而旂則不以他色爲飾。又考周禮春官巾車云，建大赤以朝，鄭注云，大赤，九旗之通帛。大赤之色，在紅，爲最深色。有慓怒奮揚之義。漢以火德王，當紅，故有赤伏之符。自漢以後，五德讖緯之說不復用，而國人恆以漢自相稱吾族，則今日國旗之尙紅，固其志也。按古人稱赤，稱朱，不常稱紅。紅字漢人多作女紅或功字解。然論語已言，紅紫不以爲褻服，吾意此即古已重視紅色之明徵也已。

滄趣之歿，士林悼惜。近見一士在國聞周報爲談陳弢庵一文，大體無舛，唯有數小訛字，聊於此訂正，以當郵箋。其舉張繩庵挽陳母聯，周公瑾三字，當作孫伯符，蓋伯符小於公瑾也。陳即以丁內艱：由會辦南洋軍務歸里，薦唐徐降五級之譴，在丁艱後。其舉贈陳三立詩首句，亦誤，檢周報之采風錄便知。哭竹坡詩，隆寒渴葬，皆事實，竹坡歿於十二月，貧甚，幾於無以爲殮。豐潤充軍後，陳有一詩寄之，所謂東坡飲啖想平安者，亦極沈摯。又予前舉滄趣落花詩，原題爲落花和遜敏齋主人韵，遜敏齋者，載澤也。其實爲自步感春前韵，陳晚年彌謹愼，不欲自明。其第四首，流水前溪去不留一詩，王靜庵最愛之，爲人書於扇頭，而未註爲弢老作。未幾，王自沈於昆明湖，此詩卽紛傳爲靜庵作，以中有委蛻大難求淨土句，近於蓄念投湖也。已而報端有人又言爲李義山詩，尤可噱。弢老與門人談及此事，有淄澠莫辨之語，此則本爲以訛傳訛無須自明者耳。

前述廣雅堂過張繩庵宅詩，已言其爲今立法院。張詩第三首：『憑誰江國件潛夫。對撫髯龍入畫圖。憐汝支離經六代，此心應爲主人枯』。自註『宅有六朝栝兩株』。此栝至今猶存，前年往觀，邵翼如張默君伉儷爲予言，此樹孜定爲樅，因有美樅堂新牓。予案今立法院地名侯府，侯府者，清靖逆侯張勇之府也。府即此園，其由張侯以至於張繩庵，沿革亦有足紀者。考白下瑣言：張侯府在大中橋裏府巷內，蓋前明襄國公故府，今桐城劉氏賃居之，侯諱勇，康熙間以征三藩功封侯世襲。又考張繩庵澗于集書牘卷六，復陳弢庵閣部箋：『日內擬遷李氏試館，亦非可久居者，館之前巷，有一廢園

，頗多舊樹，侍規爲隱遯地，索價頗昂，力不能辦，近屋主以訟累歸桐城，或可典出，能僦之，雖非入山深處，較可遠市避囂。』又復張楚寶觀察箋：『檢原劵，劉買此屋在嘉慶十二年，所謂安園者，非劉家之新榜，乃章氏之舊題也。章亦桐城人，署劵之星齋名維極，其父淮樹偏兵(攀桂)購此園以奉太夫人，故名安園。存齋嫁鶴詞云：隨園山瘦稻粱稀，爭及安園飲啄肥者，此也。淮樹雄於財，晚躭聲伎，兼持戒律，守京口，與禹公習。後居金陵，時與禹卿及子才惜抱共游讌，所謂松山館以松名，有伎名芝者居之。秋桐軒，以桐名，有妾名鳳者居之。齋榜出澹罍探花，皆藏嬌之金屋，何關劉氏祖芬。淮以嘉慶八年示寂，十年卜葬，十二年子孫卽售屋還鄉，劉氏並冒其園館之名而有之。惜抱重過章氏故宅詩，所謂門頻耑采迎新主，室有披緇就法王。重到西園苔徑綠，春風猶舞舊垂楊。絕不云屋歸同邑劉氏者，以劉非雅士，即鄉先生亦不欲挂諸簡端耳。』又復陳弢庵閣部箋云：『或云此園，卽丁仲容檜亭遺址，無書可證，而爲張靖逆襲侯宗仁廢第，則確有可憑。張之夫人高遠芬能詩，惜篋中無之。如尊處有丁之雙檜亭集，高之紅雪軒集，可以寄假否?』繩庵此三箋，俱可寶。惜弢老復箋，未之見。嚴範孫注廣雅詩，於金陵古蹟，不甚灼知，遂馳書詢敎育廳長胡家祺，問以五松園是否卽今侯府?胡報書，於五松園沿革引白下瑣言，於侯府一節，答云，至侯府乃安園故址，待徵錄，安園在義直巷，本吳逆家人薛秉所造，後爲靖逆侯張勇子宗仁第宅，園基宏敞，栝樹三四株亦古秀云云。考繩庵乃範老之師，而嚴注不徵澗于書牘，殆偶未檢及。丁仲容名復，元人，晚僑居金陵。假使丁之遺址，薛之造園，兩說皆可信。則元明之間，尚有數百年，未審第宅屬於何人?予嘗以詢於柳君翼謀，亦不能有更進於此之攷證矣。

安園歸於繩庵後，名馴鷗園，亦稱鷗園。陳弢庵有過馴鷗園留別仲昭一詩云：「及身不相就，失君還自來。軒窗積塵土，一一爲我開。撐胸鬱梁棟，吐地成樓臺。委蛻等一寄。遑知華屋哀。牡丹正向闌，紅白香作堆。留慰遲暮眼，識君殷勤哉。欲行見遺容，悄然重徘徊。交期安足道，悼此曠世才。」按此爲光緒二十九年弢老聞繩庵之喪，自閩來弔之時所作

，皮是頹行之詩，故爾沈痛。按清流中以張繩庵爲最風厲。南皮雖與繩庵弢庵善，然南皮惟上條陳言時務，與張陳專事抨擊者不同，故官運殊佳。張陳各外簡會辦後被謫，繩庵償師，負謗最甚。傳聞豐潤南皮，晚年頗有違言。南皮移督兩江時，以繩庵適寓江寗，夙爲西后所嫉，與之往還，懼失歡西朝，不與往還，又失故人之誼。乃陰諷繩庵移居蘇州，繩庵大怒，謂我一失職閒居之人，何至並南京亦不許我住耶？其後聞南皮又使人先容，微服往訪，至於相對痛哭。此事弢老時已有所聞，故繩庵之歿，特千里唁之。南皮時督鄂，聞弢老至寗，要約其游廬山，而弢老自言吾爲弔喪來，非游山也，謝不往。今廣雅堂詩，有題云：江行望廬山約陳伯潛游不至，是此事也。故知弢老與二張之交，尤厚繩庵，至與南皮，晚年始彌沆瀣。豐潤澗于集刻成，弢老爲序，中有云：『其一身之升沈榮悴，實爲人才消長國運隆替所繫。』或以爲斯言近於過阿所好。然以予所知，光宣朝局之變遷，與所謂清流黨之興替，殊有關。蓋同治末年，大亂初夷，羣有致治之望，其時柄政者爲李高陽及恭邸，而清流實隱佐之。未幾，常熟繼起，佐常熟者，亦爲後起之名士，盛伯熙文芸閣王可莊丁叔衡張季直等是。而黃漱蘭之公子仲弢先生，素不慊於繩庵，亦親常熟，亡何，伯熙遂首攻恭邸高陽，朝局始變。清流毀於甲申，而常熟一流，則毀於甲午。此十年間，朝中識字人相率並盡，留者無幾。中更戊戌，誅貶更甚，一任滿人顢頇，遂有庚子之役。由庚子至辛亥，則項城與親貴之時代矣。而始終深惡諸名士者，則那拉后一人也。故自直聲奮發之四諫，從容就義之袁許，戊戌變政之六君子，以暨於號召革命之張季直湯蟄仙，其中主張有絕相背馳者，殊途同歸，皆爲西后所切齒，終身不復尙用有氣節有智識之士人，卒以斷送滿清三百年之天下。吾人歷溯當時讀書人言論思想，逐漸傾向之痕迹，而歎古今史蹟，皆可作如是觀，不止光宣之局爲然。但就清末三十餘年間一小段落言，張繩庵之敢言，與其被謫之因果，則於政局良爲有關，弢老之序所云，固亦自成片段也。伯熙晚頗自悔發難，故集中删去諸疏。南皮過伯熙宅詩，『密國文章冠北燕。西亭博雅萬珠船，不知有意還無意，遺稿曾無奏一篇。』即言此事。當時清流雖推重

高陽，而殊無黨魁之崇戴。緪庵澗于集中，伯潛舟中同宿詩『神仙李郭原無黨，』即言清流非有黨援，此說自可信。吾友晚讀先生，近貽予一書，亦言此事。其背相匡益處，尤可感。書如下：『大著花隨人聖盦摭憶，紀太傅師事，文筆軒翥。感春四詩，詁義特確。落花四詩，則獨以數語括之，豈有所不欲詳者在耶？文中言師與高陽關係，一云：皆文正羽翼，一云；既與高陽善，而若翁若潘，皆忌其才，越縵堂日記屢詆滄趣，皆由於此。此似皆沿歷來之傳說，而未及爲之糾正也。去歲弟同舊都，侍師談，偶及此事，師爲語甚詳，曾於拙著綴佚中，筆而藏之，茲撮其要，以告足下。師自言，生平謁文正僅二次，一，通籍後以年家子修謁，一，武英殿成書，其時文正總裁，師爲總纂，例得獎敍。師攜摺謁文正力辭。自此之外，則皆僚屬例見，未嘗私謁。然文正則絕愛重師，一日師病，張曉帆中丞趨視，先過文正，文正聞師病，喟然曰，正士今無幾人，而羸弱如此，若國家元氣何？敦屬曉帆道意，師愈，亦未報謁也。晚近纂修清史文正傳 爲新城王晉卿先生當筆，中有文正値軍機時，張之洞陳寶琛昕夕過從之語，師見之，曰『君傳質實，惟此二語，則稍失考，當時與文正常過從者，爲二張，文襄與簣齋也。二君於文正，或爲戚屬，或爲前後輩，誼不能自遠，若某則修謁之時，蓋稀，』觀於師言，足知師於當時軍機王大臣，皆有不著形迹之意，言官自重，義固如是也。至翁與師是否忌才，弟未及知，未敢斷定。若潘，則與師亦年家，且屬師弟，亦極愛重師，其言論頗見當時於拙著綴佚中，皆聞之師者，越縵日記，其所以詆師者，類爲名士結習，未必全由於翁潘，以事屬纖瑣，不欲見諸筆墨，以存忠厚。兄述作足以傳後，故敢以師所諍於新城者奉諗，以存師之眞。』予報以一箋云：『承惠示甚感，復以所聞於弢老者見告，敎匡之賜，逾於百城矣。當於下期刊載，以質當世。唯私意，弢老雖自言於高陽無私交，而氣類相援引，則必有之。羽翼之稱，本異暱附，似無礙也。吳縣忌才，此說昔聞已疑之，弢老尙有懷潘詩，今當如示訂正。但吳縣老而婞婀，比於常熟，亦未必力助清流。由今追論，弢老與文襄同官庶子時，卽翁潘亦服其敢言，如李三順一案，松禪日記，猶歎稱張陳封事，其後，則難

言矣。在弢自言，自必羣而不黨，若後人載筆，祇能略辨涓涇，滄趣之於光緒初年朝局，其分野何屬，似未能脫高陽二張之範圍也。至如細析之，則文襄晚與賓齋未盡訢合，弢老與文襄亦有不苟同者，若盛伯熙王忍庵與張陳趨向各異，又不勝縷舉矣。最繁複者社會，最不可信者人事之情僞，涉及政治或文學，則歧而又歧。此中消息至微，記事者僅得其輪廓耳。若弟之拉雜隨記，信今尙未可能，矧敢言傳後乎？幸兄之亮我而不吝教也。』晚讀述所聞於弢老，故極翔實。予箋，則僅言執筆隨想攟拾，但求朱紫不謬耳。百年之後，或亦得備史料，故並錄之。

惠山泉，陸竟陵品爲第二，予前論玉泉次第，或疑有以惠泉爲第一之訛，案此說良不足憑，訛又何傷。陸品以廬山谷簾泉爲第一，黃山谷輒疑爲誤書，劉伯芻以揚子江水爲第一，李秀卿以揚子江南零泉爲第七，此皆昔人以意爲之。清高宗堅奪谷簾，以與玉泉，其意固在於壓惠山，觀竹罏山房諸勝，摹肖蘇常，如恐不及，其歆愛江南，固躍然可覩也。玉泉與惠泉孰勝，正自難言。而北都之昆明湖與南都之玄武湖亦有可提挈並論者。予前年南游雜詩，中有一絕云，天遣鍾山壓後湖。龍蟠氣勢甕山無。爲言樹木如名節，亂後林巒萘爾疎。蓋言鍾山之在玄武湖，遠遜於甕山之在昆明湖，特病樹少耳，若昆明與甕山相映發者，實繇於人力營造者爲多，不止十年樹木之功也。然甕山佳處，厥在後山，而非在前山之萬壽山排雲殿。予客燕都垂三十年，晚近牓歲不探西山，每泛昆明湖，亦未嘗不作後山之游。掉一舟，沿港詣諸趣園，水石明瑟，荇藻可數，仰視則槐柳松栝，連陰蔽霄，深夐罔極，時見斷崖舊洞，橋岸參差，金碧崩絕，幽禽偶嚀，眞勝境也。十五年乙丑春將南行，復游昆湖，舟入後山，望岸上桃花已謝，野鳧三五，探首驚避，憮然有作，詩云：離宮每歲看花人。今日來遲過盡春。病樹前頭行自念，明漪絕底復相親。只應花見承平日，賸與鷗商去住身。頭白船郎水天話，寂寥爲爾共沾巾。旣南歸，碧柄丈見而喜之，密圈細批，謂爲情文交至，濃摯中有曠閒之境。後四年，再泛舟昆湖，爲鶴亭衆異誦之，亦謂病樹句最勝。實則花見承平，鷗商去住，皆紀當前之一念，而船郎閒話，亦是紀實，湖舟搖櫓者，

悉是壯夫，唯有一司舵是白頭阿監，能言慈禧故事。己巳夏數往游，又有二詩云。雨後昆湖瀲瀲青。西山一邏當南屏。我來亦挾紅衣伴，只恨晚鐘無處聽。每歲湖游愛後山。扁舟今許雨中還。四圍松栝碧相瞰，幾葥芰荷玉自攀。皆有本事。考甕山之名甚舊，明王嘉謨記稱：西山有甕山焉，純盧土，中多杏栟榆柳之屬，余嘗游其間，其南岩若洞而圮者，一樵人曰，此少高仙室也云云。按萬壽山今猶多杏栟榆柳，其西南隄外有一小山，果樹尤多。余昔嘗探之，舟人告余，謂有蛇穴居，不可近也。南岩若洞而圮者，今度已爲頤和園之石洞矣。山所以名甕者？記云：山麓魁然而大凹而秀者，甕之屬也，因鑿之，得石甕一，倍於常甕，華蟲雕鑿不可辨，中有物數十種，父老悉攜以去，置甕山西，因爲讖曰『石甕徙，貧帝里，』嘉靖初記，甕不知所存。按，此甕度是昔時遼金或元宮室陳列之一。今團城之玉甕，亦其一種。石質如碔砆屬，記元宮法物，有酒樽酒甕等等，石甕倘亦其遺歟？李東陽記云：『西湖方十數里，有山趾其涯曰甕山，其寺曰圓靜寺，左田右湖。』則今日登衆香界者，下視平疇，依然此景。由山之東麓上景福閣，附近環坡，皆種丁香。花時來游，輒徘徊不忍去。其尤別有會心者。登山翫花，每於樹隙遠見平湖，水光如黛，使襟抱一豁，旋生浩渺之思。予在民國十年，奉直方戰時，郊壘如雲，獨來此看花。有二絕句云：獨來寂寞行宮地，悵望蒼茫鬥將辰。只有湖波知我恨，遠從木杪送行人。其二云：念亂憂生每自哀。強攜殘笑看池臺。樂農軒畔丁香雪，一日須看一萬回，樂農軒即在景福門下，稍迤西，折入後山，則兩行松栝，一逕蕭森，愈入愈勝矣。石甕記，雖述甕山之緣來，而殊不叙風景。其後半段，則言燕都故俗，頗足補舊聞，今附錄之。(上略)『夫幽薊，馬四足，可當中人之產，棗栗千子，可食數口，蔬百畦，可當五帛。相思桃李芳實雜遝，屯軍日夜織作，純綠輕縠，薰燧丹綠，則天下之沃饒也。弘治以後，外戚邊臣，都公卿之右，握兵席寵，氣勢炎炎，世祿者爲之役，則武斷鄉里。都人以軍爲美，幕郊而居，屋相比也。又謹事上，時時餽食，有所制，無所爭，吏懾於主者不敢問，則世臣富。世宗慨然求治，破去煩擘，法令日新，民莫之式，於是文武奉法，利害

一切公之於下，加以求仙探補異好奇珍之絡繹，則商賈重，雖商外攝府賈，內贏雜賈，疽食奄人，他之，即竹木之場，陶冶之技，亦富千室。及至隆慶，所好靡靡矣。於是奸人之雄，習刀筆，觀時變，其言曰：所謂富者，豈守子母錢而日爲愚也，禍且立至，故不如求百倍之利。乃鮮衣怒馬以交於貴人，倚憑則高如靑雲，接趨則汚如溝染，已而睚則挾之，怨則箝之，刎頸託於非類，千金轉於片言，風扇波流，無復綱紀，其勢斯極，乃今不無少變矣。說者曰，帝里侈，是未見天成之豪麗，宣洪之淸泰也。曩者，燕市屋樓觀，重樓連鈴，貴人造佛寺，渴泉飛山，佛身純金，七寶鎏渥。中人燕享，水陸畢殫，后軒美人，曳縞紬，秣陵之縠，均於中單，秀水機杼，不藉而靡。少年日夜歌吹，東西樂部。倡家樓閣通天，乳煎鏤蛤，冬果春蔬，棄之如遺，賞賜動以千計，三正元會醧樂，燈火輿若連山，狀於六鰲，生花舞鳥，閉機其中，舉火樹者万万計。荊揚估船，日夜集於大市。而今安有之？衣文之巧，日變日儉，故有屋設而寡堅黑，伎者，或改而市矣。元夕寥寥數人行，少年博具，數錢而攤，司空召商，具五刑，泥首號哭，家立破敗。四方異味日至，物價翔踊，器更狹楕，轉傚他方，賈者日夜心計，市魁大姦，其迹藁藁，則何以稱也。夫財通物富，美名也，逋之于不可知，變之於不可繼，豈石甕之爲乎？且以爲誕也。」此文敍北都當明時已有衰盛菀枯之區別。中葉最盛，晚則凋敝矣，所述外戚大賈貴人樂部倡家燈火之狀，于於淸末，猶髣髴見之。其後遷都，迭有兵亂，所謂，「元夕寥寥數人行」其冷落之狀，晚近亦如親見之。讀此文，輒歎國中都市，古今興衰，代謝之狀，不甚相遠，（開國時政治淸明，賦稅薄，故工商盛。末葉政治腐暗，賦稅愈重，社會經濟愈衰落，農村都市皆凋殘矣，明淸兩朝，北京之幾度衰盛皆由此，故曰不甚相遠。）唯此後颷輪再轉，則不知當作何世？經行廢苑，容與湖舟，皆有重見刧灰之惘惘一念也已。

侯府之爲安園，鴟園，其沿革固已瞭然。至若云安園有關於紅樓夢，世人乍聞之，必將瞠目而譁。顧斯說緣來，實鑿然可據。浙人吳君伯迂，淹雅，富收藏，所居署爲萬華齋。其家傳有閱紅樓夢筆記一巨冊，爲其鄉前輩周松靄先生手書原

本。筆述井井，總題爲閱紅樓夢筆記，內分紅樓夢評例，約評，若干種，下署海昌黍谷居士周春松靄甫著，原文近數萬言，不能具錄，今錄其弁首一節如下：『乾隆庚戌秋，楊畹耕語余云，雁隅以重價購鈔本兩部，一爲石頭記八十回，一爲紅樓夢一百二十回，微有異同，愛不忍釋手，監臨省試，必攜帶入闈，閩中傳爲佳話，時始聞紅樓夢之名，而未得見也。壬子冬，知吳門坊間已開雕矣，茲君買以新刻本來，方閱其全。相傳此書爲納蘭太傅而作，余細觀之，乃知非納蘭太傅，而敍金陵張侯家事也。憶少時，見爵秩便覽，江寗有一等侯張謙，上元縣人。癸亥甲子間，余讀書家塾，聽父老談張侯事，雖不能盡記，約略與此書相符，然總不敢臆斷。再證以曝書亭集，池北偶談，江南通志，隨園詩話，張侯行述諸書，遂決其無疑矣。案靖逆襄壯侯勇，長子恪定侯雲翼，幼子寗國府知府雲翰，此寗國榮國之名，所由起也。襄壯祖籍遼左，父通，流寓洋縣，既貴，遷於長安，恪定開閫雲間，復移家金陵，遂占籍焉。其曰，代善者，卽恪定之子宗仁也。由孝廉官中翰，襲侯十年，結客好施，廢家貲百萬而卒。其曰，史太君者，卽宗仁妻高氏也，建昌太守琦女，能詩，有紅雪軒集。宗仁在時，預埋三十萬於後園，交其子謙，方得襲爵。其曰林如海者，卽曹雪芹之父楝亭也。楝亭名寅，字子淸，號荔軒，滿州人，官江寗織造，四任巡鹽，曹則何以廋詞曰林？蓋曹本作𣍘，與林並爲雙木，作者於張字曰掛弓，顯而易見。於林字曰雙木，隱而難知也、嗟乎！賈假甄眞，鏡花水月，本不必求其人以實之，但此書以雙玉爲關鍵，若不溯二姓之源流，又焉知作者之命意乎？故特詳書之，庶使將來閱紅樓夢者，有所攷信云。甲寅中元日黍谷居士記，賈雨村者，張鳴鈞也，浙江烏程人，康熙乙未科，官至順天府尹而罷，首章明云雨村湖州人，且鳴鈞先曾褫職，亦復正合，此書以雨村開場，後來又被包勇痛罵，乃紅樓夢中最著眼之人，十月望日又記』考周先生爲海鹽人，字芚兮，號松靄，晚號黍谷居士，乾隆間進士，官岑溪知縣，潛心著述，四部七略，靡不瀏覽，有海昌勝覽松靄遺書等。此文中之庚戌，是乾隆五十五年，壬子，是五十七年，甲寅，則五十九年也。松靄作此時，紅樓夢始行世，上距康熙不及百年

，故所云決然有可信者。蓋筆證具存，爲史料之最上選，而以比較同時之人，言同時之事，其近得眞相，又遠過於三百年後之摸索擬議。以予所知，晚近紅學大師，無過子民先生及適之，適之考證，尤博且精，惜此絕佳材料，乃未得寓目，不可謂非憾事也。然就周記而言，今日適之所考曹楝亭云云，不但無礙，更可互相闡明。蓋小說家言，往往有兩三層根據，而皆未可刻舟求劍。紅樓夢之根據，必有絕對爲楝亭家事者，亦必有張侯家事者，此說殆最持平。周氏紈評中，尚有數節可采者。一云：『錢竹汀宮詹云，金陵張侯故宅，近年已爲章攀桂所買，章曾任江蘇道員。』又一云：『李紈，爲李守中女，按李廷樞，字守中，江甯人，順治丁亥進士，官翰林，然宮裁必非守中女，或曾孫女耳。究之，總是半眞半假，悟此方可閱此書。』又一云：『趙嬤嬤對鳳姐說，賈府在姑蘇揚州監造海船，修理海塘舊話，正爲松江提督時事，鳳姐云，我們王府裏，也預備過一次，蓋爲王新命而言，案王新命潼川人，官至總督。』右三節中，第一節，章攀桂，即安園之繇來，已詳前筆。後兩節，確否不可知，要可備一說。而以半眞半假讀此書之一語，尤爲破的。蓋自來釋紅樓者，多病於拘泥文義，不知數百萬言之小說，所影射者，決不止一人一事也。周先生能知此書半眞半假，則其見解旣高，言紅樓屬於張侯家事，度其耳目聞見，必有相當範圍可信，惜未爲條舉耳。予意，張曹兩家，當爲戚串，兩家故事，康乾間，江南士夫咸能道之，故周於童時，卽飫聞各說。若使適之得見此手寫稿，必可平添許多强有力之材料。又曹之楝亭圖，凡四大卷，禹之鼎等畫，姜宸英等題，此物有人質於吾友張伯駒家，亦紅學一珍祕，適之亦惜未見之，吳君聞久作舊都寓公，此稿或猶存北地也。

予前言淸流盡於甲申者，始於諫臣悉外放爲三會辦，終於濫保唐炯徐延旭一案。其時馬江敗後，中法議和，朝士切齒於張繩庵，而盛伯熙王可莊兄弟亦然。伯熙陳奏法事，力詆用人之非，王旭莊切責張繩庵，謂其舉措乖張，與之絕交，張則揭發及於黃仲弢，謂爲伯熙主謀。終之張繩庵謫貶塞外，朝局一變，僉謂甲申一役，乃張佩綸之罪，非戰之罪，況迷

僨張，而有甲午之役，及今平情而論，西后久惡清流，故使書生典戎，以速其敗，中法之不敵，張等固不能辭職責，而其實何能盡以咎張。盈廷交謫，同類相殘，適爲爲西后所快。其後甲午常熟主戰，何嘗不蹈簣齋之轍，特其潰決者愈大，個人之罪謗愈小耳。余昨覓得旭莊與繩庵絕交書，一時意氣斷斷，若不並立，實皆爲人所賣，隔靴搔痒，賢者勇於相責，而無遠識，良可嘆息。王書云：『前聞越南北甯失守，由於徐某調度乖方，兩次走訪，擬請吾丈以徒採虛聲貽誤大局自請議處，惜未得面譚。繼思吾丈見理素明，再同事諸君子，亦必有見及此者，以致遲遲未達左右。頃在小帆處晤安兄，談及法人已索償兵費二千餘萬，不勝駭異，回寓又聞太原淪陷。唐徐拏問。尙惜未明發諭旨，不足以昭赫怒，而振軍心也。吾丈志識迥越恆流，邇來破格兼官，受恩不可謂不厚，竊謂今日夷務，與吾丈所以自處，均有勢難自止者，擬一以聲罪致討，布告中外，一以薦舉失人，自請罷斥，時局或有轉機。吾丈雖濫保匪人，前此不免訾議，尙可告無罪於後世。倘與朝局一同隱忍，夷患固不可收拾，吾丈亦無以自立。某謬附故交，又復長承敎益，故敢以古誼責備賢者，如謂所見大謬，即以此紙爲絕交書，可也。』此書詞氣赫然，繩庵若無所逃罪者。繩庵復書云：『承以古誼相勗，感佩無似，鄙人籌算三月，而山西北甯太原，以次淪陷，罪何可逭，分應罷斥，正不在誤保徐唐也。水師火器，與伯潛三年前所瀝陳者，至今全未虞備，而貿然出師，實中兵家之忌。此時琴軒出關，將爲何人，勇在何處，槍礮子藥，由何省應付，不此之務，而遽欲以明詔聲罪致討，恐徒爲法人索兵費確證耳。鄙人怨家甚多，不患無人彈劾，此事終難補救，亦不患鄙人不去，今日身在局中，不肯劾他人以自解，亦何必自劾以爲人解，要之出處進退，承敎有素，當不至有乖於義耳。絕交與否，聽之中散。』兩書相較，吾人甯謂水師火器未備貿然出師云云，爲近於事實也。至於仲弢與繩庵之際，以予所聞，由於其父漱蘭先生極佩服繩庵，有所作必就正，仲弢則不以爲然，後與伯熙等別樹一幟。若謂奏疏皆其主謀，則亦未必。張既疑黃，黃貽書數千言抗辯，且揭其狡飾，此書後爲南皮切勸，始燬其稿，然尙有抄存者。同光同時名士

，今尚有存者，言及此公案，猶各不相讓。夜起前數年有一詩云：『豐潤當年氣屬天。荷戈一去甲申年。名流正有人微歎，轉覺王家伯仲賢』。即指此事。意袒王可莊兄弟，謂張繩庵氣燄過大。弢老見此詩大不懌。屢斥其非。而夜起最近輓弢詩，猶及之，有『石交惟賞齋，極口爲論辯。』及『何至抑忍盦，相輕意殊褊。』等句。忍盦即可莊，爲弢老之妹壻，可見當年爭持之烈，至今印象猶深刻。其實是非功罪，兩成陳迹，後此恐亦無作此等議論之人，故錄存兩書，以識清流盡於甲申之內幕，亦可見彼時外交軍事失敗後，朝士所切責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

南皮手札叢稿一帙，纕蘅所藏者。首頁是詩稿，晚年在京師作之絕句，『食陶栥』『哀舊』『道路』『長安』『學術』『此日足可惜』凡六題，詩並已刊集中。唯食陶栥一首，原自注名曰陶栥，上有廣和居三字，後以墨鉤去，第五頁，是兩聯詩鐘，燒鴨嵌第一字，詩云，『燒仍不盡香山飽，鴨豈能言魯望譜』。又云，『燒指學迷韓愈表，鴨頭殘字右軍書。』下自註，右軍有鴨頭丸帖，此兩聯亦尋常，首聯差勝。後有黃仲弢爲擬致許竹筠袁爽秋樊雲門王廉生函稿，是仲弢手書，南皮塗改，皆庚子拳變時，致書此數人於京師乞其詳告者。其附牋云：『再前奉高密相公復電，言至痛切，憤恨無極。惟其中尚多未盡之詞，自肇事至今，內間祕密宗旨，兵事曲折情形，務懇詳悉示我，其有關重要者，請速用密碼繙好，付原差至保定電發，以便早得聞知，洞又啟。』此附牋所稱高密相公者，榮祿也。榮字仲華，漢高密侯鄧禹，亦字仲華，故稱榮爲高密相公也。另有致喬茂軒廿少南王弢甫書，亦是仲弢手書稿，其後有手書電稿十餘通，則係甲申中法之戰，致李合肥曾沅浦張幼樵何小宋及陳伯潛者，皆言法人謀臺灣，及粵軍援閩諸事。中有上總理衙門一電，敷陳戰略，頗足資攷鏡。此紙云：『總署，密且，聞法又圖臺，此中國之利也。即有窺擾，內地不驚，一。土人頗强，兵食足用，二。瘴熱崎嶇，主利客否，三。非戰無策，軍民幷力，四。法雖增兵大舉，斷不能深入全臺，鈍兵久留，數月必困，外兵援閩，勢有不及，敵注臺則閩解，他海口亦紓矣。擬請速敕劉督辦設法，誘之怒之，優旨懸賞，激厲軍民，力戰固守，能使

敵寇留於臺，即以為功。昔鄭成功逐荷蘭，乃臺能勝夷證據，前旨洵出奇牽制之策，此或是困敵之方，遵旨再陳，請代奏。通州電宜速接至京，彩服期宜否，之洞肅，敬。』此電開端密且二字者，在今日當作且密，清時以密碼記號，放在密字下也。所陳以臺灣誘法之策，今日自不必批評，虧他想出二百餘年前鄭成功逐荷蘭之古典，當時皆以法夷英夷，猶是二百餘年前之嗬囒紅夷也。號稱通達時務者，不過如此。試思法國以何理由，肯注全力於臺灣，而不侵內地乎？策略與人情相遠矣。又按南皮此電有云，非戰無策軍民并力四。與上載王旭莊致張繩庵書，聲罪致討布告中外云云，同為主戰論者，用知吾國名流，不拘何派別，自古及今，一遇夷侮，皆為主戰論。可惜（將為何人，仍在何處，槍礮子藥由何省應付」之言，必待馬江敗後之張佩綸，始肯形諸筆墨耳。甚矣，名流之不好談準備也。

南皮手稿有一箋似是疏中之附片原稿，今錄全文如下：『竊查鄂省每年冬間，督撫向有貢品，此次自當循舊備辦。惟例貢品物，只係相沿舊式，竊念關中地氣高寒，兩宮宵旰憂勞，服御所需，或有未備，玆謹於例貢之外，賫呈天生野朮兩種，以備宮廷頤養葆和益壽之需。歷代史鑑名臣奏議文集，以及有關治道之書十二種，以供萬幾餘暇，考覽古今之用。并服食所需，陝省罕有各物十四種，藉申芹曝之忱。派湖北候補知州英勳，齎赴行在呈進，仰懇俯賜賞收，除例貢另行具摺恭進外，臣等謹合詞奏陳伏祈云云。』攷廣雅堂詩集紀恩詩十五首中，第三首，敢道滹沱麥飯香，臣慚倉卒帝難忘，下有自注，述西幸在陝時湖北貢品，豐足濟用，此詩與附片所述，即係一事。附片係庚子所上，紀恩詩則癸卯入覲作。意南皮當時必選那拉后喜御之日用物品進貢，故大博歡心，事隔四五年，尚於召見時述之。當時所云，陝省罕有之物十四種，不知原單為何物，度必漢口上海採辦者，故曰豐足經用也。

比日學人，致力於東西交通史料者頗多。良以國史舊製，近於自夸，前人懵於大地實情，侈然自尊，故不足怪。今日西人攷古史學者，取材日益完備，援發舊籍，以證歐亞貫連之蹟，固學術界盛業也。曩在故宮見文獻部樂壽堂，陳列康熙

朝諭西洋人諭旨一道，似是內閣所擬，經清聖祖硃筆刪改者。此案爲天主教徒傳教史上一大事，歐史言之綦詳，中國史則僅留此數種史蹟而已。攷天主教入華時，於祀天敬孔二事，即有爭論。龍華民等以爲異端，利瑪竇以爲非異端，後兩派訟於羅馬教廷。一七〇四年，教王格勒門第十一擇龍議，立禁約七條，幷派主教多羅使中國，申明此旨，清聖祖大不懌，以不准傳教抵制之。至是久居中國深通漢學之西洋人，乃請教廷收回成命，一七一〇年後，交議仍如原案。一七一五年後，派主教嘉樂使中國，重申此項禁約，嘉樂以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抵京，此論西洋人，即康熙未見嘉樂前，特召見在京之西洋人，告以應付嘉樂之法也。原件云，『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上召西洋人蘇霖，白晉，巴多明，穆敬遠，戴進賢，嚴嘉樂，麥大成，倪天爵，湯尙賢，雷孝思，馮秉正，馬國賢，費隱，羅懷忠，安泰，徐茂盛，張安多，殷弘緒，至乾清宮西暖閣，上面諭：爾西洋人，自利瑪竇到中國，二百餘年，幷無貪淫邪亂，無非修道，平安無事，未犯中國法度。自西洋人航海九萬里之遙者，爲情願效力，朕因軫念遠人，俯垂矜恤，以示中華帝王，不分內外，使爾等各獻其長，出入禁庭，曲賜優容致意。爾等所行之教，與中國毫無損益，即爾等去留，亦無關涉，因自多羅來時，誤聽教下閻當，不通文理，妄誕議論。若本人略通中國文章道理，亦爲可恕。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識丁，如何輕論中國理義之是非。即如以天爲物，不可敬天，譬如上表謝恩，必稱皇帝陛下階下等語，又如遇御座，無不趨蹌起敬，總是敬君之心，隨處皆然。若以陛下爲階下，座位爲工匠所造，怠忽可乎？中國敬天，亦是此意。若依閻當之論，必當呼天主之名，方是爲敬，甚悖於中國敬天之意。據爾集西洋人修道起意，原爲以靈魂歸依天主，所以苦持終身，爲靈魂永遠之事。中國供神主，乃是人子思念父母養育，譬如幼雛物類，其母若殞，亦必呼號數日者，思其親也。況人爲萬物之靈，自然誠動於中，形於外也。即爾等修道之人，倘父母有變，亦自哀慟，倘置之不問，即不如物類矣，又何足與較量中國敬孔子乎。聖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倫，垂教萬世，使人知親上敬長之大道，此至能先師之所應尊應敬

也。爾西洋人，亦有聖人，因其行事可法，所以敬重。多羅閣當等，知識甚淺，何足言天，何知尊聖。前多羅來，俱是聽教下無賴妄說之小人，以致顛倒是非，壞爾等大事。今爾教主差使臣來京請安謝恩。倘問及爾等行教之事，爾衆人公同答應：中國行教俱遵利瑪竇規矩，皇上深知，歷有年所，況爾今來上表請皇上安，謝皇上愛育西人之重恩，并無別事，汝若有言，汝當啓奏皇上，我等不能應對。爾等不可各出己見，妄自應答，又致紊亂是非，各應凜遵，爲此特諭。」

孜此上諭中，西洋人多供職內廷，其中如白晉，費隱，雷孝思，麥大成，湯尙賢，馮秉正等，則曾派往各省測繪輿圖。穆敬遠，則雍正初與於阿其那塞思黑之獄。戴進賢則乾隆初與修靈臺儀象志。羅懷忠以醫名。馮秉正殷弘緒有漢文著述多種，此事陳援庵考證甚詳。別有嘉樂攜來教王禁約譯本，聞亦陳列樂壽堂，予未之見。援庵疑此諭旨中有不可解者，筆意有譌誤，不知當時滿中書票擬之諭旨，大率如此，即康熙硃批亦非盡通順，所謂東華錄清史乃幾經儒臣潤色而成，若此諭旨正是初稿，且當時不以入史，故存其眞也。宗教威嚴，今日行將隨科學之發明，漸就衰替，同瞻舊聞，同成陳迹。唯其中理論有足見東西思想根本之不同者，就其相異者而言，雖謂至今猶留納鑿競爭之根荄，可也。

王可莊先生(仁堪)，以光緒丁丑狀元，出知鎭江蘇州府，惠政流傳，前所述與張蕢齋絕交書之旭莊先生，(仁東)即其弟。王氏昆仲，在光緒初年，繼武清流，有直聲盛名，昨覩其與南皮一書，雖尋常箋候，而所言已多關故實，書法尤茂密。牋云：『壺公前輩大人坐下，午節得電，並蒙厚賜，百務匆促，乃未裁謝，愧汗，愧汗。都門淫潦，屋壁皆頹，同人惟蓮生仲弢住屋未漏。敝居六十餘間，幾無片席乾處，修葺牆宇，整比書帖，近始復舊。東弟濕疾生癬，纏綿月許日，秋爽始能出戶，鄙人拙於肆應，遂無刻暇矣。蘇齋圖，乃長樂初家物，價不少讓，已爲他人購去。昨於廠肆，得萬季野先生明史稿本，惜有殘缺，略校明史，多不同處，只儒林文苑兩門，萬本多出列傳，幾及百篇，姓名不見明史附傳者，且四十人，與蓮生爭購，書賈益復居奇，故爲價甚昂也。前月始見雪城諸君光復之論，山東劉侍御(即劾文芸閣者)疏

論此事，謂一劾一舉，無兩是之理，疏上留中，劉意不平，或謂劉曰，君疏再發，豈非三是耶，劉亦一笑。臺北越石，以煤礦包給洋人，邸眷大衰，前數日有密諭，召張蓉軒，張不肯就，故處分特致革留。夾袋人才，搜索及於此公，何其窮耶？，小合肥以洋債自媒，既得倭使，遂改債約，小人技倆，雖復可恨，然未始非國家之福。宮中飼蠶，南北海隙地，來歲悉種桑田，慈聖每膳後自覓桑秧，出地甫寸許，以綵旂標識之，中官分段司其灌溉，槁死，或為麋鹿踐食，輒鞭之，綵旗高下彌漫林皋間，而中官望之，咸蹙頞也，中元北海放燈，以紅綠紙翦花若葉，粘木片，插短燭，翌晨入直，醉紙淚蠟，拍浮水面。苑內火車路，以數十人牽挽之，若冰床然，兩宮出入，多乘東洋小車，製如滬上，惟黃幄朱輪耳。菜市口洋樓，發銀六十萬，不用內府，交總署監修，大約一切陳設器具，皆要洋式，耳聞目見，殊非好氣象，涉筆偶及，千萬付丙，防申報傳刻，聞者不免解體，不獨守溫樹之戒也。鄂中礦務奚似，便中幸示數行，手此奉布，敬請台安，順賀秋禧，諸惟垂察不備，晚生堃謹啟。」此書不署年月日，予所攷定，必為光緒十六年庚寅所作。其證有三：一，為書中稱都門淫潦屋壁皆頹等語，案庚寅夏，北京大雨，綿延四十餘日，城內各市巷，水深二三尺至七八尺不等，永定河漫廬溝橋，水至永定門。又水纏順治門不能開，牽出象坊二象，以鼻拽之，與嘉慶十三年光緒十九年之雨，同為北都三大水災。二，為書中台北越石，指劉勤肅公銘傳，攷劉省三為臺灣巡撫，至光緒十七年辛卯二月，以病免?此書必庚寅作，爾時劉猶撫臺也。三，為書中小合肥，指李經方，攷清史稿德宗紀，光緒十六年七月癸巳派道員李經方充出使日本大臣。此書稱其既得倭使，遂改債約，則作書時至早亦在七月杪，觀有秋爽語，或竟至八月初，證以四十餘日之雨，修葺牆宇，整比書帖，自當延至秋間也。綜斯以觀，王作書之年月，當無疑義。蘇齋圖之收藏者，長樂初，當當是長善，容續攷。此圖為陳弢庵所得，弢老又以贈南皮，其後又以李爵畫，從張君立易歸之，去可莊先生之歿已久矣。其稱劉銘傳邸眷大衰，此邸字指禮邸。始盛伯熙攻恭邸高陽，黜出軍機，今考十六年軍機大臣之首列為禮親王世鐸也。雪城，

即王秉恩雪澄。李伯行，當時羣以小合肥呼之。其時朝士皆反對合肥，尤鄙言洋務，出使外國，幾為朝官所不齒。吾鄉羅稷臣豐祿為出使英國大臣，於外交界負盛名。其喪歸里，卞寶第為總督，佯語藩縣司道，問羅豐祿為何如人，羣知卞意，答以不知，故延宴闔城文武，不許往弔。此皆其時輕視使節之一證。而庚寅辛卯間，正常熟一系柄國之時，合肥極不得志，李經方為日本駙馬等謠，所由起也。宮中飼蠶地，在今北海之東偏，別有綠垣。蠶市口之洋樓，度即西苑之海宴樓，今名居仁堂，在春耦齋後。金息侯之清后外傳，稱光緒十五年增葺西苑，當即指此。其時士大夫聞建洋樓，皆蹙頞太息，雖近固執，然那拉后之淫侈土木，不知圖治，朝政日非，所謂殊非好氣象者，亦自為事實，此箋友人戴亮集所藏，蓋前歲新以賤價得之者。春夜無俚，偶拾所知為註釋，居然連紙，惟萬氏明史稿尚存否？當馳書以訊王家羣仲也。

明沈德符敝帚齋餘談，記京師有李近樓者，幼以瞽廢，遂專心琵琶，其聲能以一人兼數人，以一音兼數音，嘗作八尼僧修佛事，經唄鼓鈸笙簫之屬，無不并奏，酷似其聲，老稚高下，曲盡其妙，又不雜以男音，一時推為絕技。不意遜清季歲，京師又有瞽者王玉峯，亦以三弦作諸聲，并能度崑黃各曲，生旦淨丑，鑼鼓弦索，樂聲歌聲齊作，皆能各盡其妙，了了不爽。尤神者，則作西洋軍樂銅鼓聲，喇叭聲，維肖維妙，又間以士卒之步伐聲，槍聲，馬聲，聽之歷歷，尤酷似西人之兵操，幾忘其出於三弦也。王故已二十年，聞頗有人能傚其藝，然終遜其精。予於音學非所諳，以理度之，必心手嫻熟，以弦為聲帶，故能作衆音。然人人皆有聲帶，顧引喉發音，不能同時併發，若聊齋所紀口技者，則以三弦代聲帶，不尤難乎？故友人劉天華，半農之弟，留學西洋，專攻音樂，博淹東西樂器，予嘗聆其提琴諸作，皆絕妙，但亦不能如玉峯三弦發音之複雜。蓋治科學者，有一定之原理原則，而吾國人雖不諳定理，但練習久之，得心應手，自成絕藝，亦暗與科學原則吻合，所謂經驗也。

黃石齋有論書卷子，是居島圖時隨意所書，考其年月，爲崇禎七年甲戌。首節云：『作書是學問中第七八乘事，切勿以此關心。王逸少品格在茂弘安石之間，爲雅好臨池，聲實俱掩。余素不喜此業，只謂釣弋餘能，少賤所鄙，投壺騎射，反非所宜，若使心手餘閒，不妨旁及。趙松雪身爲宗藩，希榮索虜，特以書畫，邀價藝林。後生少年，進取不高，往往以是眕炙前哲，猶循五鼎以啜殘羹，入閭門而懸苴屨也。余自歸山來，作書不逮往時，而泛應益衆，猶君山之笛，安道之琴，時時不拒耳。然自是著述意倦，講論期疎，風日氣調，筆研具在，屢致及之，似有波瀾。每遇敗素惡楮，邏列當前，潑墨塗鴉，眞爲市朝之撻。又自古儒流，筆墨所存，皆可垂訓。如右軍樂毅論，周府君碑，顏魯公坐位帖，尙有意義可尋，其餘悠悠，豈可傳播。去年曾得一帖，極是佳本，入手便臨子敬洛神右軍曹娥，至十數帖，甚無要緊，何常見刀劍窗几，璽蹟神銘，留至今日。近來子弟，間有雅好，祇求標題，不辨法意，間譚法意，不尋文義，雖把筆握管，俯仰可觀，而身心有何干涉。某廷試時，亦常竭力守規，刳心墨矩，撤榜之後，閣中尋卷，全篇之中，分爲數段，或亦嗜痂以文義見私，大約風塵，何關出處。人讀書先要問他所學，次要定他所志何志，然後淵瀾經史，波及百氏。如寫字畫絹，乃鴻都小生，孟浪所爲，豈宜以此溷於長者。必不得已，如今日新詩初成，抑如曩時長篇間就，倩手無人，濫草難讀，筆精墨良，值於几案，如逢山水，時重游之耳。雅尙之倫，便當尋其意義，別其體況，安能闇然含計腐毫，與梁鵠皇象之儔，比驪齊轍乎。老大人着些子清課，便與孩子一般，學問人著些子伎倆，便與工匠無別。然就此中有可別人入道處，亦不妨閒說一番，正是遇小物時，通得大路也。』其言眞鞭辟近裏，予每誦之，輒悅然自失。予不工書，而頗嗜之，憶九歲時，先君敎予懸腕作擘窠大字，其後讀書漳州，晨起臨池，凡六寒暑。自入校庠，此事遂廢，二十以後，塵俗鞅掌，平生所能，而無一稱意者，不止學書一事也。性好博觀，躭覽帖跡，頗觕識其理，竊以爲自館閣書體一出，而字大變，變之爲優爲劣，於古固不易言，今後更無專治此道者，亦不必言矣。然古今書體，清代爲一鴻溝，自爲定論。

石齋書法，實掩華亭，觀其論斷若此，信非董鬼之鄉愿可比。近來沈寐叟，晚年全得力於此，學人所共知也。趙撝叔書，入能品，而其論書亦甚精。王志盦年丈，舊藏撝叔手寫章安雜記，中有一節，卽論館閣體書，其言似淺實深。略云：古人書爭，今人書讓，至館閣體書，則讓之極矣。古人於一字，上下左右，筆畫不均平，有增減，有疏密。增減者，斟盈酌虛，裒多益寡，人事也。疏密者，一貴一賤，一貧一富，一強一弱，一內一外，各安其分，而不相雜，天道也。能斟酌裒益不相雜，其理爲讓，而用在爭，人不知爲爭也。今必排字如算子，令不得疏密，必律字無破體，令不得增減，不惟此，卽一字中亦不得疏密，上下左右筆畫不均平，反取排擠爲安置，務遷就爲調停。」亦非深知近世字書之敝，不能作此警語。今日館閣書已亡，而以墨以穎書者，亦行將淘汰。夜窗執筆，偶憶黃趙此兩節語，皆世間不恆觀者，錄之以告知者。且欲以告學人，今日作書，已是第七八十乘事矣。

繆蓺風上南皮一書，纕衡昨以見示，楷法端整，用粉紅羅紋箋，恪守翰苑後輩規矩也。書云：『夫子大人函丈，前肅蕪緘，諒登籤室，辰維崇勛式煥，懋祉增綏，沛嘉澍於荊南，序臻夏長，迓綸雲於闕北，澤被春恆，鈴閣翹瞻，甇軒昌飫，受業時乖運蹇，計無復之，祇有歸耕一途，猶可苟全性命，第自遭寇難，生計毫無，奔走卅年，一廛未卜，不能不圖館穀以爲饘粥之需，仰懇夫子大人憫其窮途，賜以末席，效趨承於左右，藉報答於涓埃，而衰病之餘，性靈日退，枯腸難索，禿筆已還，不敢希席上之珍，但免作溝中之瘠而已。受業之開罪徐掌院也，因儒林等五傳，奏派受業與譚叔裕總辦，徐太無學術，又堅愎自是，硬交紀大奎方東樹入儒林，受業等兩人，恐爲清議所鄙，力持不肯，屬有讒人交構其間，遂固結而不可解，此次入都，撰文舊缺不派，慶典不派，會典館潘文勤索之於前，翁尚書索之於後，允而不派，京察不能不列一等，致語平常，以致不能記名，掌院例不閱大攷卷，忽特旨命之覆閱，業已拆封，恩怨易辨，受業卷初列二等，因一訛字，改置三等之首，亦可以已矣，徐一見大喜，謂非置四等不可，翁尚書再四挽救，置三等倒第四名，奪俸

兩年，徐尚以爲未快也，深仇宿怨，爲之下者，不亦難乎，現擬收拾圖書，提攜細弱，午節前後，航海而南，趨敏崇階，而聆訓誨，雜事數則附呈，手箋祗肅敬請鈞安，伏維垂鑒，受業繆荃孫謹啟。』此書所述與徐桐齟齬甚詳，纕衡以柳翼謀爲藝風先生弟子，今春復屬爲跋，翼謀援翁文恭葉緣督兩家日記，張貰齋澗于書牘以證之，爬梳源流，瞭若導川矣。今並錄之，柳跋云：『纕衡同年，檢贈藝風師上張文襄書，中述甲午大考事，屬爲題記。按翁文恭日記，甲午三月廿六日，翰詹大考，實到二百零六人，賦題，水火金木土穀，以九功之德皆可歌也爲韻，論題，書貞觀政要于屏風，詩題，楊柳共春旗一色，得林字，七言八韵，閱大考卷，崐岡，孫毓汶，孫家鼐，陳學棻，志鋭，王文錦，李端棻，龍湛霖，徐會澧，梁仲衡，廿八日奉派覆看大考卷，張之萬，徐相，及臣龢，發下卷二百零八本，禮邸孫毓汶傳旨細看，除第一及另束五本毋動外，餘皆可動。（諭按第一即文芸閣未試即預定者也）有頃，奏事太監文德興，傳旨如前，並云在上書房當差者，可酌提前，廿九日閱至巳正，粗畢，請蔭老寫奏片清單訖，遵旨改定三卷，擬改後者二卷，擬改前者一卷，三等末廿名重排定，未初遞上，二刻許發，于清單擬改前者，上硃筆著卽列入一等末，正摺傳旨依議，遂與青老定三等後數十名，皆脫字出韵塗改者，請軍機章京二人寫名單名次，簽重粘一過，余等一手經理，申正二刻始畢。張蕡齋澗于集書牘五，致王廉生太史：聞大考之信，弟意閣下當列高等，及芸閣寄晦若一單，竟屏置三等十八，意極沮悶，幸月朔得電復，知聖人藻鑑，拔置前茅，（諭按此卽翁記移前一卷列入一等末之事，並可知翁等未覆閱時，文芸閣已詳知名次，告知津幕。）繆小山何以由三等之前，抑置榜後，豈風聞竟入天聽耶？（此語不知何指）記是兄之房師，不至改官否，均祈密示。葉緣督日記：甲午三月廿八日，聞大考前列，喧傳一等五人，道希，佩鶴，伯揆，戴鴻慈，陳兆文，詠春在二等前列，蔚若穎芝皆二等，卽往蒿隱處觀全單，余與屺懷、韶臣、建霞、小山、禮卿、子封、蔚庭、皆三等，子獻四等，四月初一日，至鳳石處，見大考全單，南皮東海常熟覆閱後，廉生由三等擢至一等末，筱珊以題中錯一字，與陳雨杉

同移榜尾，初八日大考，宣旨，道希、佩鶴、伯揆得學士，其餘轉坊階有差，三等後三十名皆罰俸，四等第一罰俸四年，第二改官內閣。丙申八月廿八日，夏閏枝來述，筱珊因與掌院爭紀慎齋入儒林，大考爲所中傷，日前接見同署諸君，昌言不諱，丁酉九月三十日，補撰儒林紀大奎傳一首，東海相國之意也，大奎從邵子先天入手，？闡明良知，亦不攻朱學，又旁涉二氏術數，疑龍撼龍諸說，其學頗不純，東海師初以屬筱珊，不允，致齟齬，余不能卻，卽此媿吾友矣。綜三書所述，以證師札，蓋東海抑之，雖虞山不能爲力，卒之，徐以袒庇拳匪不保其終，葉雖勉撰紀大奎傳後，仍附循吏傳，一時軒輊，于紀無加，于師亦無所損，第可備修史故實，故詳摭之，以爲談故之助云，乙亥春二月柳詒徵識于盋山陶風樓。』案翼謀此跋，翔實該洽，予又何加。藝風自茲嶔崎汇表，著述彌宏，名實不第無損。而乖戾執拗之徐蔭軒，師事大師兄，日誦太上感應篇，榜革嚴範孫等門籍，卒肇庚子之亂，身後論定，正爲庸妄。故此一㕔公案，固不煩再爲繹考。唯文道希上結主知，先審名次，於此又得一確證。予亦又得一搦見，以爲南皮癸卯入京時，有讀史絕句四首，其第四首，張孝祥，正爲文道希作。詩云：射策高科命意差。金杯勸酒顫宮花，斜陽宮柳傷心後，僅得詞場一作家。此詩第一句，卽指文道希大考第一事。案畢沅續通鑑卷一百三十，紹興二十四年三月，帝御射殿，策試正奏名進士，策問，諸生以師友之淵源，志所欣慕，行何脩而無僞，心何治而克誠，進張孝祥爲第一。以擬德宗預定文爲第一，可謂工切。第二句，用能改齋漫錄，張孝祥知潭州誦至金盃酒宮花顫，其頭自爲搖動一節，案金盃酒，君王勸，此陳濟翁蓦山溪詞，以喻文受德宗特知，幾於金杯勸酒，而又以潭州妓坐之事，影喻文不自檢點。末二句，乍觀其意，似云稼軒以後，僅有于湖。而不知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句，爲壽皇所大不懌，正言德宗因此案而卒釀宮掖之變，傷心之極，所換得者，僅雲起軒一卷詞耳。文詞固晚清作家也。道希以甲辰八月二十四日，卒於萍鄉，南皮此詩，則前一年作，道希必不及見。又考王壬秋日記：光緒二十年四月十八日，大考單。第一、卽閏面也，實爲可笑，此人必革，第一例不善終也。亦指此

事。文以闒闟誤書作閭面事世所知。湘綺援信俗傳，謂大考第一必不善終，後卒如其言。道希以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二月十七日，爲楊崇伊所參，永遠革職，驅逐出京，湘綺度必撫掌稱驗，而不知文以新進勾結妃侍，獵得高科，取非其道，又處帝后猜忌之際，其取禍被譴，宜也，何關於第一必不善終之俗讖乎？

文道希革職驅逐一事，實爲戊戌政變之先聲，當時帝后齟齬中一大公案也。由今觀之，德宗必挫，事機之危，瞭然有數，惜當時袞袞諸公，熟視無覩耳。考翁文恭日記『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楊崇伊參文廷式摺呈慈覽，發下，永革驅逐，楊彈文與內監文姓結爲兄弟，又聞前發黑龍江之太監王有，聞得興，均就地正法，聞卽楊摺所謂文姓者也。上年有奏事中官文德興者，攬權納賄，久矣，打四十，發打牲烏喇。聞有私看封奏干預政事語，蓋慈聖所定也。又聞昨有太監寇萬才者，戮於市，或曰，上封事，或曰，盜庫，未得其詳也。』松禪此記，於寇連材，筆誤作萬才，當日已知其罪爲上封事，則亦可見得訊之早。考連材事，與道希事，頗有關連。那拉后之杖瑾珍二妃，在乙未十月，而逐道希斃連才，則相去不過三閱月，今節舉近人筆記言二事，以見大凡。野史云：初珍妃聰慧得上心，幼時讀書家中，江西文廷式爲之師，頗通文史，廷式以庚寅第二人及第，妃屢爲上道之，甲午大考翰詹，上手廷式卷，授閱卷大臣，拔置第一，擢侍讀學士，充日講官，遼東事急，廷式合朝臣聯銜上疏，請起恭親王主軍國事，太后素不喜恭王所爲，上力請而用之，內監或搆蜚語，譖妃干預外廷事，太后怒杖之，四三所，僅通飲食，妃兄禮部侍郎志銳，謫烏里雅蘇臺，上由是悒悒寡懽，又考；寇連才，直隸昌平州人也，年十五，以奄入宮事西后，爲梳頭房太監，甚見親愛，舉凡西后室內會計，皆使掌之，少長，見西后所行者多淫縱事，屢次幾諫，西后以其少而賤，不以爲意，惟呵斥之而已，亦不加罪，已而爲奏事處太監一年餘，復爲西后會計房太監。乙未十月，西后杖瑾珍二妃，蓄志廢立，日逼德宗爲樗蒱戲，又給鴉片烟具，勸德宗吸之，而別令太監李蓮英，及內務府人員，在外廷肆其謠言，稱德宗之失德，以爲廢立地步，又將大興工木，修圓明園，

以縱娛樂，連材大憂之，日夕皺眉，如醉如癡，諸內侍以爲病狂。丙申二月初十日，晨起，西后方垂帳臥，連材則流涕長跪榻前，西后揭帳，叱問何故，連材哭曰：國危至此，老佛爺即不爲祖宗天下計，獨不自爲計乎，何忍更縱游樂生內變也。西后以爲狂，叱之去。連材乃請假五日，歸訣其父母兄弟，出其所記宮中事一册，授之弟，還宮，則分所蓄與小璫，至十五日，乃上一摺，凡十條：一請太后勿攬政權，歸政皇上，二請勿修圓明園，以幽皇上，其餘數條，言者不甚了了，大率皆人之不敢開口言者。最奇者，末一條，言皇上今尙無子嗣，請擇天下之賢者，立爲皇太子，效堯舜之事，其言雖不經，然皆自其心中忠誠所發，蓋不顧死生利害而言之者也。書既上，西后震怒，召而責之曰，汝之摺，汝所自爲乎，抑受人指使乎，連材曰，奴才所自爲也，西后命背誦其詞一遍，無甚舛，西后曰，本朝成例，內監有言事者，斬，汝知之乎，連材曰，知之，奴才若懼死，則不上摺也，於是命囚之於內務府愼刑司，十七日移交刑部，命處斬，越日遂有驅逐文廷式出都之事，連材不甚識字，所上摺中之字體多錯誤訛奪云。同時有王四者，亦西后梳頭房太監，以附德宗，發往軍臺。又有聞古廷者，德宗之內侍，本爲貢士，雅好文學，甚忠於德宗，爲西后所忌，發往寗古塔，旋殺之。丙申二月，御史楊崇伊劾文廷式疏中，謂廷式私通內侍聯爲兄弟，卽此人也，崇伊蓋誤以聞爲文云。合兩事觀之，南皮之斜陽煙柳傷心後即指珍妃被杖。松禪日記之疑鬪德與者，亦可恍然矣。以予所聞，道希被革出於那拉后授意，其時后與帝不相容，已如水火，道希在當日，則於外交內政，已極有主張。葉緣督日記：光緒二十年九月八日，道希木齋約赴謝公祠，議聯銜奏阻疑議，及邀英人助順，又道希主稿，請聯英德以拒日，此可見常熟一系，當日之政策。又某筆記載：德宗戇直，上書房總師傅翁同龢亦頻以民間疾苦外交之事誘勉德宗，德宗常言，我不能爲亡國之君，語侵慈禧，而廢立之說興焉。時坤宮與德宗弗睦，頻以讒間達慈禧，故事機益迫，甲午淸兵潰，軍艦被擄，吳大澂魏光燾督師關外，劉坤一督師關內，李鴻章議約多損失，幾定約焉。翰林學士文廷式，習聞宮中諸事，知內憂外患交乘，國將覆，往見坤一

，請力爭約欵。坤一未會意，謂弱國無權利可言，廷式請屏左右，以廢立之說相告，且謂宮中蓄謀久，榮祿以疆臣督兵將不應恫之，慈禧有所作，每詢疆臣等意思若何，是宮中滋忌者疆臣，疆臣資高負宿望者今惟君，某知爭約必不成，俾內廷因斷斷爭約，知廢立之難實行，則曲突徙薪之效見焉，坤一屬廷式代起草，而廢立之謀以止。據此，道希爲德宗謀不爲不忠，從權應變不爲不智，西后必去之心，已躍然愈急，論者乃以大考通關節事，幷誣其才，非知言也。大抵清流黨以後，所謂名士，意氣皆淩厲無前，前之張繩庵以此遭忌，後之文芸閣亦然。王湘綺所以恨間面者，以與芸閣有違言故，攷王日記『光緒十三年五月七日，文廷式道溪來約會談，至則已出游矣，與長者期，約而不信，未必自知其非也。又光緒十四年三月二十日，重伯會文道溪召星海陳伯嚴羅順孫飲啖，重伯言，文道溪無禮，衆皆不然之，未知何如也，陳子澥來言，文以余言彼與醇王倡和，疑其譏已，故盛氣相淩，則余戲謔之過，談中其隱 故耳。』是王之憾文，亦在其盛氣淩人也。

庚子七月，都城陷，珍妃爲那拉后令總管崔閹以氈裹投於井，其事絕悽慘。朱彊邨王幼遐，所爲庚子落葉詞，皆紀此事。八國聯軍入京，日本軍守宮門，紀律甚嚴，宮人乃出妃屍於井，淺葬於京西田村。以予所聞，珍妃初得罪之由，實不勝太監婪索，奔訴那拉后，太監恨之，因悉舉發魯伯陽等事，以有乙未十月之譴。攷翁文恭日記『光緒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太后召見樞臣於儀鸞殿，次及宮闈事，謂瑾珍二妃，有祈請干預事，降爲貴人，臣再請緩辦，不允。是日上未在坐，因請問上知之否，論云，皇帝意正爾。次日上語及昨事，意極坦坦，又次日，太后論及二妃，語極多，謂種種驕縱，肆無忌憚，因及珍位下內監高萬枝，諸多不法，若再審問，恐興大獄，於政體有傷，應交內務府撲殺之。即寫懿旨交辦。』事勢昭昭如此，而道希猶效忠孱主，必待踰春遭譴始行，見幾不亦晚乎？然予又聞某公言：當時前之松禪道希以及後之長素任公等，皆明知德宗必無幸，欲竭天下豪傑力，一與那拉氏搏耳，非不知不敵，乃知其不可而爲之。揆以諸

賢當時，皆少年盛氣，理或然也。

予前言楊莘伯之劾文道希，由於內廷授意者，或疑未盡然，蓋以道希以與梁節庵關係，受舊日道學者之掊擊，又以結納內官遭后黨之嫉，其時滿廷皆忌厭新黨者，不必西朝授意，而後發難也。然楊之黨后專劾附德宗者，傳聞線索有所自，實鑿然可徵。葉緣督日記，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政局全翻，發難者仍楊侍御也，並聞先商王廖兩樞臣，皆不敢發，復赴津與榮中堂定策，其摺係由慶邸遞入，據此，則楊又爲戊戌政變之急先鋒，與榮祿弈劻勾結之狀，歷歷如繪。

前記侯府爲張侯故第，因憶周松靄先生有紅樓夢迺張侯暨曹楝亭家事之說，爲撮周氏筆記之序，以質於世。比見報章，有謂予主張此說者，實則予僅舉發此一段故事，俾知乾隆末年，讀紅樓夢者有此推測而已。此書所擬肖諷刺者，必不止一家一事，憶昔人有言其闡易理者，又有言其闡金丹大道者，與近有言其闡種族大義者，皆冥心夐造，羌無左證，起雪芹於九地，想亦瞠然，不特淺陋如予，莫能有一詞之贊也。上月適之南來，談及茲事，適之爲言松靄清乾嘉間名儒，著有杜詩雙聲疊韵考，又知周序中所舉一爲八十回，一爲一百二十回，因詢周作序年月，予告以爲乾隆五十九年，適之謂，此說信矣，非乾隆末年，不能見此百廿回之本也。惜周稿非予物，不獲出以相證，因告適之以藏主姓名，此物度尚存北平，嗣憶篋中尚摘抄有周評若干則，今悉暴之，以供談紅學者之研究。松靄先生原評，有云：新正閉戶不拜年，粗閱此書一過，元旦起，初三日午後畢，時從盧抱經學士借十三經注疏攷證，約望後即寄還，緣急於攷證此書，無間圈點也。又有云：看紅樓夢，有不可缺者二，就二者之中，通官話京腔尚易，諳文獻典故尤難。倘十二釵冊，十三燈謎，中秋即景聯句，及一切從姓氏上着想處，全不理會，非但辜負作者之苦心，且何以異於市井之看小說者乎，一笑，乙卯正月初四日。又有云：黛玉二字，未詳其義，或云卽碧玉之別，蓋取偷嫁汝南之意，恐未必然。案香山詠新柳云，須敎碧玉羞眉黛，莫與紅桃作麴塵，此黛玉二字之所本也。我聞柳敬亭本姓曹，曹既可爲柳，又可爲林，此皆作者觸手生姿，筆

端狡獪耳。又有云：此書曹雪芹所作，而開卷似依托寶玉，蓋爲點出自己姓名地步也，曹雪芹三字旣點之後，便非復寶玉口吻矣。又有云：林如海，即曹楝亭，案楝亭非科甲出身，由通政使出差外任，此曰探花者，假也，曰蘭臺寺大夫者，眞也，書中半眞半假，往往如此，漢時蘭臺令史，主章奏。又有云：雨村授應天府，仍南京舊名，亦半眞半假，下仿此。又有云：白玉爲堂金作馬，金馬暗用張騫故事。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案阿房宮下可以建五丈旗，隱語高也，高氏旗籍，故云，住不下金陵。又有云：十二釵冊，多作隱語，有象形，有會意，有假借，而指事絕少，是在靈敏能猜也。若此處一差，則全書皆不可解矣，可見書貴善讀，即稗官小說，莫不皆然，而況於經史子集哉。今略詳其大概如後，金陵十二釵，又副冊，第一晴雯，第二襲人，副冊第一香菱，正冊第一林黛玉，薛寶釵，然曹字說文作𣍘，乃兩株枯木，上懸一圍玉帶之象，不可眞認爲雙木林也。第二元春，第三史太君，案放風箏者，高也，大海者，渤海也，史太君本不在十二金釵之列，然借以點湘雲之姓，不可誤認探春，第四史湘雲，第五妙玉，第六迎春，第七惜春，第八鳳姐，案詩中一從二令三人木句，蓋二令冷也，人木體也，人從月從也，三字借用成句而已，第九巧姐，第十李紈，第十一鴛鴦，第十三秦可卿。又有云；袁簡齋云，大觀園卽余之隨園，此老善於欺人，愚未深信。又有云：燈謎兒，寶釵鐘檀鑄梓一層層，余擬猜紙鳶。第三句雖是半天風雨過，暗藏高字。寶玉天上人間兩渺茫，擬猜紙鳶之帶風箏者，黛玉騄駬何勞縛紫繩，擬猜走馬燈，至薛小妹懷古燈謎十首，第一赤壁懷古，擬猜走馬燈之用戰艦水操者內徒留姓載空舟，暗藏曹字。第二交阯懷古，擬猜喇叭，末句鋏笛無煩說子房，暗藏張字。第三鍾山懷古，擬猜肉，第四淮陰懷古，擬猜兎，第五，廣陵懷古，擬猜簫，第六桃葉渡懷古，擬猜團扇，第七青塚懷古，擬猜枇杷，第八馬嵬懷古，擬猜楊妃，冠子白芍藥，第九蒲東寺懷古，擬猜骰子，第十梅花館懷古，擬猜秋牡丹。新正無事試爲一猜，當日大家所猜，皆不是的，恐我所猜，亦未必是也，安得起諸美人而問之。又有云：如今兄弟，又自爲曹唐再世了，唐詩人不少，而獨及堯

實，可見往者之姓曹矣。又有云：湘黛中秋聯句，著書者多寓深意，如爭餅嘲黃髮，分瓜笑綠媛，爭餅用高少逸事，見唐書高元裕傳，分瓜二字，本段成式戲高侍御詩。綠媛二字未知何本，觀此聯但用高姓事，則史之爲高，明矣。此明明說老太太分曹爭一令借點曹字，骰彩紅成點，傳花鼓濫喧，六博分曹，說骰子，暗點曹字。傳花事用南卓羯鼓錄，參玉溪句，又暗點高字，所以黛玉稱好也。寶婺情孤潔，逗出寶字，所謂景中情也。藥催雲兎搗，人向廣寒奔，藥催一聯使事無迹，犯斗邀牛女，乘槎訪帝孫，犯斗乘槎又藏張字。吁，天下閱紅樓夢者，俗人與金瓶梅一例，仍爲導淫之書，能論其文筆之若何，已屬難得，然亦究歸於癡人說夢耳。試問此中秋夜即景聯句，誰作鄭箋者乎，蓋此書每於姓氏上着意，作者又長於隱語廋詞，各處變換，極其巧妙，不可不知。又有云：南韶道張小姐欲與寶玉說親，案南韶道張韶美，陝西武功縣人，捐班。又有云：蘅蕪慶生辰，鴛鴦於行令時戲對寶玉說：這教做張敞畫眉，明明白白說張侯家事。又有云：兩次看冊，前後照應，至冊中有個好像林字，便非眞林字矣，此參活句，又見圖上隱隱有個放風箏的人兒，余益信放風箏之非實事，所謂像形而兼會意，不過點高氏之姓也。又跋云：余作此記成以示兪子秉淵，亦以爲確指張侯家事。翼日即集古作歌一首題之，包括全書，頗爲剪綃蕃錦之巧，因錄存於此。詩有云：金陵自昔擅繁華，況是通侯閥閱家，晝戟東南開甲第，朱輪朝暮遇香車云云。詩長不具錄。案周先生評中，亦有頭巾氣，亦有望文生義處，然以去雪芹才數十年之人，有此手稿，故是極强有力之資料也。

洪北江外家紀聞，甌香館，爲顥若字啓宸從舅氏宅中臨溪小築。惲南田居士，貧時，常賃居之，故所作書畫，多署甌香館，余幼時曾於外祖父亂書帙中，得南田居士乞米帖，今尙存，字彷褚河南，古秀入骨，故世傳南田三絕云云。據此，則甌香館幷非南田所自有，近人江浦陳亮伯譔匋雅，謂館名甌香，是甄香(甌是香瓷)非香茶，殆未必然。乞米帖，可與雅宜山人借銀劵幷傳，惜未得見。北江外家姓趙氏是甌香館　實趙家軒牓也。

因談甌爲香瓷，而憶及近有友人詢予以宜興瓷源流者。案宜興壺，始於供春，光大於時大彬，益昌於陳曼生，而供春其法又實傳自金沙寺僧。考許次紓茶疏，張岱陶菴夢憶，陳貞慧秋園雜佩諸書，皆言而未詳，卽徐喈鳳宜興縣志，于琨重修常州府志，亦未精博。言之較全者，當以桃溪客語爲最。客語云：陽羨瓷壺，自明季始盛，上者至於金玉等價，百餘年來，名輩旣盡，時工所製率粗俗不雅，或塗以丹黃，無一可入淸玩者。夷考古來名手，其姓氏尚可指數，如金沙寺僧，（不知其名）供春，董翰，（號後溪）趙良，（亦作梁）元暢，（或作袁錫）時朋，（亦作鵬）及子大彬，（號少山）李養心，（字茂林）及子仲芳，徐士衡，（字友泉）歐正春，邵文金文銀，蔣時英，（字伯葵）陳田卿，信卿，閔賢，（字魯生）陳光甫，陳仲美，沈士良，（字君用）邵蓋，周後谿，陳俊卿，周季山，陳挺生，承雲從，沈君盛，陳辰，（字共之）徐令香，項眞，（字不損嘉興人諸生）沈字澈，竝勝國名手。至其品類，則有若龍蛋，印方，雲雷螭斝，漢瓶，僧帽提梁，卣，苦節君扇面，方廬席，方誥，實圓珠，美人肩，西子乳，束腰菱花，平肩蓮子，合菊花芝蘭竹節，橄欖，六方冬瓜，段分蕉，蟬翼柄，雲索耳，番象鼻，鯊魚皮，天鷄篆珥，海棠香合，鸚鵡螺杯，葵花茶洗，仿古花罇，棋花鑪，十錦杯，等等。大都炫奇爭勝，各有擅場，姑舉其十一耳，又周樹臺陽百咏注，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矣。聞之陶家云，僧閑靜有致，習與陶缸甕者處，摶其細土，加以澄練，捏築爲胎，規而圓之，刳使中空，踵傳口，柄蓋的，附陶穴燒成，人遂傳用。又云供春，學憲吳頤山家僮也，頤山讀書金沙寺中，春給使之暇，竊仿老僧心匠，亦淘細土，摶坯茶匙穴中，指掠內外，指螺紋隱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尚現節腠，視以辨眞，今傳世者，栗色闇闇如古金鐵，敦龐周正，允稱神明垂則矣。世以其龔姓，亦書爲龔春。又考五石瓠云，宜興砂壺翃於吳氏之僕曰供春，乃久而有名，人稱龔春，其弟子所製更工，聲聞益廣，京口談長益爲之作傳。今案周樹臺陽百咏注云，臺灣人茗皆自瓷，必先以手嗅其香，最重供春小壺，供春者，吳頤山家婢名，製宜興茶壺者，或作龔春者誤，一具用之數十年，則値金一笏。周高起

曰，供春，人皆證爲龔春，予於吳問卿家見大彬所仿，則刻供春二字，足折聚訟云。吳騫云，頤山名仕，字克學，宜興人，正德甲戌進士，以提學副使擢四川參政，供春實頤山家僮，而周系曰靑衣，或以爲婢，並誤，今不從之。蓄以上諸說，供春之本源，已釐然可見。至時大彬，號少山，或陶土，或雜砂，諸欵具足，諸土色亦具足，不務妍媚，而朴雅堅栗，妙不可思。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壺，後游婁東，聞陳眉公與瑯琊太原諸公品茶試茶之論，乃作小壺，几案有一具，生人閒遠之思，前後諸名家，並不能及，遂於陶人標大雅之遺，擅空羣之目。今考張燕昌陽羨陶說云，先府君性嗜茶，所購茶具皆極精，嘗得時大彬小壺、如菱花八角，側有欵字，府君云壺製之妙，即一蓋可驗，試隨手合上，舉之能吸起全壺，所見黃元吉沈鰲雎錫壺亦如是，陳鳴遠便不能到此，旣以贈一方外，事在小子未生以前，迄今五十餘年，猶珍藏無恙也，予以先人手澤所存，每欲繪圖勒石記其事，未果也。又考陳鱣松硯齋隨筆云，客耕武原，見茗壺一於倪氏六十四硯齋，底有銘曰，「一杯淸茗可沁詩脾，大彬」凡十字，其製朴而雅，砂質溫潤，色如猪肝，其蓋雖不能翕起全壺，然以手撥之，則不能動，始知名下無虛士也，旣手摹其圖，復系以詩云。至陳曼生壺源流，則考前塵夢影錄云，陳曼生司馬（鴻壽）在嘉慶年間，官荊溪宰。適有良工楊彭年，善製砂壺，捌爲揑嘴，不用模子，雖隨意製成，亦有天然之致，一門眷屬，並工此技，曼生爲之題其居曰阿曼陀室，並畫十八壺式與之。其壺銘，皆幕中友如江聽香，高爽泉，郭頻伽，查梅史所作，亦有曼生自爲之者，銘字須乘泥半乾時，用竹刀刻就，然後上火，雙欵則倩幕中精於奏刀者，加意鐫成，若尋常貽人之壺，每器只二百四十文，加工者値須三倍。越卅年，上海瞿子冶（應紹）欲燒砂壺，倩鄧符生至陽羨監造，子冶善蘭竹，有詩書畫三絕之稱。符生則善篆隸，所製雖不逮曼壺，然留傳不多，市中亦以之居奇。又考畊研田齋筆記云，宜興素產砂壺，製作精巧，儲大柄後，傳人特少，曼生作宰是邑，公餘之暇，辨別砂質，創製新樣，幷自製銘鐫句，人稱爲曼生壺，俾工人楊大鵬之名遠近著聞，刻錫亦佳。今案儲大柄，顯係時大彬之訛。楊匠之名，亦誤。彭年

弟寶年，技亦精，子晉稱其一門眷屬並工此技，不虛也。又按唐陶山先生，亦嘗仿古製茗壺，吳槎客有詩贈之，此在陳曼生前，而人無知之者。宜興今爲江浙孔道，車憩陽羨者，輒就買茶壺，而宜壺雖名天下，百年來尠新手名製，故特詳之，以勸陶工。

予嘗謂，國之將興，或其地將盛者，樹木必蒼蔚鬱蔥。反是則否。以人類社會之習慣言之，所謂都會山林，咸必以林木繁殖爲處之中心，童山磽土，殆無氣象可言。又嘗戲謂當易孟子之言爲「所謂故國者，非有世臣之謂也，有喬木之謂也」，以爲喬木之於人國，或尤甚於世臣。今日國勢陵夷至此，林木摧剝，殆爲一因，蓋我國形勢，以西北爲始基，而今日西北以開闢甚早，林木斬伐已盡，山原裸露，土壤乾燥，平日減少蒸發水量，雨季則易成水災，頁岩剝奪，表土過薄，不宜於種植，幷不宜於居住，災荒稠疊，國力以頹，此實彰明較著之事實也。近見西人述此事者，咸云，中國北部昔日森林。面積廣大，至今摧殘殆盡，如山西省府之案卷所載，晉東平原縣一帶，原有森林，又據縣志記述，太原之西北兩方，亦有大面積林木，久居山西之老者，猶憶及昔日省中森林，較今日爲多。馬哥波羅遊記中，述及由西行三日之路程，即有蒼鬱之森林，今已蕩然無存。陝西北部楡林縣附近，發現沙丘自西北移來，覆沒良田，如沙漠之南移，其勢日甚一日，未可忽視之。又云山中居民春季乾燥之時，縱火焚山，相連無際，旅行幾阻於途中，二日之內，不見天日。據村人告曰，焚山之意，在使草木生長彌旺，但以意忖之，乃在阻止根株萌蘗，長成樹木，蓋深山運搬艱難，大材反不若叢枝傾草之易於背負。又云，登山而望秦嶺之東南西三面，山坡均已荒廢，既無森林，復不見散生樹木，如人之薙髮者然。予每讀茲類記載，輒爲愴傷；以歐人調查，皆謂北部摧殘森林之方法，雖屬簡單，但其效率至大。第一步砍伐綿鑿之林，可怪者，平原中需木至殷，而山中砍伐極不合度，殘留幹高，而樹梢或棄置或焚之，甚至聽其自行腐爛，此蓋山中賴驢力運輸，費用過大，而政府又無保護森林之法令之所致。又有云，中國歷史悠久，人口昌盛，沿河有限之沃土，不

足維持生活，故森林之摧殘，已歷長久，不可勝用之材木，以人民目前急需，與個人無度之貪慾，今乃不可復得云云。

予前記舊京正陽門建城樓，求木於南洋，已知蜀閩贛浙，大木已盡。夫內地固不必論，以松漠邊境言，今日亦非昔比。考朔方昔有方千餘里之大松林，五代史四夷附錄，引胡嶠陷虜記云：『自上京去四十里，至眞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而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案遼之上京臨潢府，即所謂靑城。胡嶠望見之松林，自當指阿爾科沁部或巴西村部之西部一帶而言。據遼史太宗記，所謂『天顯七年十二月丁巳狩駐蹕平地松林』之語，可知又西喇木倫河之上源地方，亦有松林。北口三廳志載元白挺續潢雅十詩之一云，『灤水薪巨松，童山八百里，世莫奚超勇，惆悵度易水。（註云取松煤於灤陽，即上都，去上都二百里，即古松林千里，其大十圍，居人薪之，將八百里也）。』此可見元代平地松林，猶延長至於上都。（即今多倫諾爾東北二百里之處）元王渾中堂事記云，『二十八日己丑飯新桓州，未刻扈從鑾駕入開平府，蓋龍飛之地，歲丙辰始建都城，龍岡蟠其陰，灤水經其陽，四山拱衛，佳氣葱鬱，東北不十里，有大松林，異鳥羣集。』開平府，即指上都，位於其東十里之大松林，或指平地松林之西南端。綜合上舉數事，所謂平地松林，當指自札魯特部之西，烏珠穆沁部之東，西南延長至多倫諾爾附近，胡嶠所望見者，與潢水上源者遼主田獵之地，皆不過此大松林之一部而已。此松林之廣大，觀契丹國志卷首所附之地圖，有松林數千里，元袁桷松林行：『陰陰松林八百里，昔日相傳爲界趾，』又方輿紀要直隸篇云，『平地松林在臨潢西，即千里松林，』皆可證明。此松林往昔雖鬱鬱蔽天，然後人移住濫伐，迄今已多成童山，今闕惟西喇木倫河之上流庫康屯一百里之間，猶見松林繁茂，沿其上源南岸，漸爲沙丘，荒寒可歎。此僅舉內蒙與河北之近境，其摧殘已若此，西北之流沙，蔽障沒城，又不俟再言矣。又以金陵言，陸放翁入蜀記，載『晨至鍾山道林眞覺大師塔焚香，塔在太平興國寺上，寶公所葬也。塔中金銅寶公像，有銘在其膺，蓋王文公守金陵時所作，僧言古像取入東都啓聖院，祖宗時每有祈禱，啓聖及此塔皆設道場，攷之信然。

塔西南有小軒曰，木末，其下皆大松，髯甲夭矯，如蛟龍，往往數百年物。木末，蓋後人取文公詩木末北山雲冉冉之句，名之，建康志謂公自命此名，非也。』此蓋明孝陵未建時定林及寶公塔之狀況，今則大松夭矯，已無一存，不特宋松無存，即明時靈谷寺，號稱五里松，今又何所見者。於此可歎一國興廢之繇，不獨爲山川惜。因念晦聞昔有詩云，到此不無林木歎，士夫名節獨尋常，蓋爲舊京公園數百株古柏作，而寄慨遙深。抑孰知林木與名節，今日皆爲難覯者乎？

那拉后之殺珍妃，其時聯軍已入城，四野傳烽，九衢喋血，而於烟塵羅蔽，萬衆倉皇中，龍樓鳳陛，乃有老婦豺心，權璫助虐，至今想象，晦冥號厲，宛轉蛾眉之狀，眞帝王家末路孽冤。若播之管絃，固亦一驚心慘劇也。珍妃死狀，今可徵者，唯有景善之庚子日記。記稱：『二十一日，文年告予，老佛寅時即起，只睡一個時辰耳，忽忽裝飾，穿一藍布衣服，如鄉間農婦，蓋太后先預備者，梳一漢頭，此太后生平第一次也。太后曰，『誰料今天到這樣地步？』用三輛平常騾車，帶進宮中，車夫亦無官帽，妃嬪等皆於三點半鐘齊集，太后先下一諭，此刻一人不令隨行。珍妃向與太后反對者，此時亦隨衆來集，膽敢進言於太后，謂皇帝應該留京。太后不發一言，立卽大聲謂太監曰，『把他扔在井裏去。』皇帝哀痛已極，跪下，懇求。太后怒曰，『起來，這不是講情的時候，讓他就死罷，好懲戒那不孝的孩子們，並教那鴟梟，看看他到羽毛豐滿的時候，就啄他母的眼睛。』李蓮英等，遂將珍妃推於甯壽宮外之大井中，皇帝怨憤之極，至於戰慄。』此段所記，揆情斟理，皆必甚可信。珍妃幽廢已久，那拉后易服欲逃際，未必遽記及之。迺妃挺身言帝當留京，則一刹那間，乙未之案，戊戌之案，怨妬驚忿，併湊而燃，陰機動矣。故妃之死，自在發言之不擇時，然爾時戎馬崩騰，間不容髮，妃若不言，又安可得也。所惜者，那拉后神志未昏（致景善日記亦言，當此危急之時，唯老佛一人，心神不亂，指揮一切。）若使稍瞀亂，或從妃言，則西后逃後，帝與珍妃留京，此局必大有可觀。景善爲載瀾之師，曾爲內

務府大臣，記中之文年，即當時內務府大臣，每日入直，蓋可以灼知宮中事者，故自可信。其後二十七年十一月，以「隨扈不及殉難宮中」八字追贈皇貴妃，則皆以此掩世人耳目。記清末某筆記有云：推妃墜井，乃內監崔某意，西后且云，予獨言遭亂莫如死，非必死珍妃，乃予一言，崔遽墮之井，予見崔輒怦怦然，乃黜革之，時宮中見鬼故爲此言云云，尤爲事後之飾詞，或畏鬼之曲說。蓋妃之死，全在帝當留京一言，此語含意義至多，故后必死之也。又案故宮於十九年五月，曾於周刊中，特出珍妃專號，其照片洵罕覯，而文字敍述，終恨疏短。其傳略，即采清史稿原文，既嫌過簡。後僅錄百鍊盦談故一即。於近人歌詠所舉者，祗朱彊村聲聲慢等三闋，李希聖湘妃一首，曾重伯落葉十二首，亦嫌太少。以予所知，王病山(乃徵)落葉七律四首，李孟符(岳瑞)無題八首之第二首，王半塘庚子秋詞乙卷，調寄漁歌子，范肯堂庚子秋題隻賢妃所書屏翰二字七律一首，惲薇孫(毓鼎)金井一葉落五律一首，吳綱齋清宮詞趙家姊妹共承恩一首，其中託詞寓諷，率指茲事。即鄭叔問楊柳枝詞，『雨洗風梳碧可憐。秋涼猶咽五更蟬。誰家殘月滄波苑，夜夜漁燈網碎鈿。』一首，蓋亦庚子秋傷時諷事，有感於此也。至文道希，爲珍妃之受業師，挽詞雖不敢作，而歌以當哭，必有異於他人者。今考其集中，落花八詩，皆爲茲事作。如，華表鶴歸猶彷彿，木門燕啄自逶迤。如，愁絕更無天可寄，恨深纔信海能塡。銅仙熱淚銷磨盡，況感西風落葉蟬。如，有情湖畔三生石，無用樓東十斛珠。如月缺尙應憐顧兎，雲深何處覓青鸞。備極沈痛。又擬古宮詞二十四首，前十二首，均敍景仁宮事，由授讀內廷以至被幽墮井種種俱全，可當珍妃一部小傳讀。後十二首，雖咏頤和園及西苑瑣事，而亦有縈憶及者。如云：晝省高才四十年。暗將明德起居編。獨憐批盡三千牘，一卷研神記不傳。等皆是。其詞中寄意者如滿江紅之簪素柰，歌黃竹。又如憶舊游庚子八月咏秋雁之『天遠無消息，問誰裁尺帛，寄與青冥。遙想橫汾簫鼓，蘭菊尙芳馨。念奴嬌之『聞說太液波翻，舊時馳道，一片青青麥。翠羽明璫飄泊盡，何況落紅狼藉』。咸可謂此中有傷心語。甄錄均未及。又以半塘及彊邨金明池詠扇子湖荷花，指爲諷此事，細瓶

詞意，卻似未盡然。本來文人比興，論定最難。吾人所舉，亦嫌挂漏，但既敍抉此題，闕略過多，畢竟有憾。專號後刊『宮人中語』四則，敍稱爲『本院得諸舊宮監及白頭宮女之口』。計舊宮監唐冠卿言二則，白姓宮女言一則，劉姓宮女言一則。案此等口述材料，須分別觀之，太監宮女學識皆中人以下，平日奔走給事，趨奉顏色，伺察隱微，必有見聞獨到處。至政治上進退刑賞之緣來，或變起倉皇加膝墜淵之心事，則決非彼輩所知。況世人心目中，僉以爲椒房阿監，必深諳內事，例相叩質，彼亦決不肯諉爲不知，於是粉飾過甚之詞，什必七八，此皆辨別史料者所當知也。大抵所言關於平日者，多可信。如言德宗與隆裕感情日劣，隆裕之妬珍妃，唐白兩人言皆同，情理事實，皆釐然可見。劉女言：珍妃照片，乃光緒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之間所照，所着衣服，長袍爲洋粉色，背心爲月白鑲寬邊，乃光緒二十一年最時髦裝束，係於宮中另做者，珍妃每早於慈禧前請安畢，即回景仁宮，任意裝束，竝攝取各種姿式，此像則於南海所照云云，皆必可信者。至臨難情形，則言各殊。白言：『入井前一夕，慈禧倘召妃朝見，謂現今江山已失大半，皆汝所致，吾必令汝死，妃憤曰，隨便辦好了。』唐監則言：『聞珍妃至，請安畢，幷祝老祖宗吉祥。后曰，現在還成話麼？義和拳搗亂，洋人進京，怎麼辦呢！繼語音漸微，囔囔莫辨，忽聞大聲曰，我們娘兒跳井吧！妃哭求恩典，且云，未犯重大的罪名。后曰，不管有無罪名，難道留我們遭洋人毒手麼？你先下去，我也下去，妃叩首哀懇，旋聞后呼玉桂，桂謂妃曰，請主兒遵旨吧！妃曰，汝何亦逼迫我耶？桂曰，主兒下去，我還下去呢！妃怒曰，汝不配。忽聞后疾呼曰，把他扔下去吧！遂有掙扭之聲，繼而砰然一響，想珍妃已墜井矣。』唐此段言，繪聲繪影，如目擊者，而與白言已相迕刺。但故宮附注，白姓宮女，曾侍珍妃，惟於珍妃在南海被責後，卽爲慈禧逐出，則庚子墜井之變，白何由知之。唐言縱較近似，而既自稱僅爲屬垣之耳，前後終成揣摩，退一步言，事事屬實，而殿上囔囔之語，亦莫能辨。以予意度之，所謂請帝留京者，殆盡在此囔囔數語中，其談話非極中后之怒，極有筋力者，后不致決心了之，故終以景善記中言，爲可憑也，妃被

禁爲鍾粹宮後北三所壽藥房，窘辱備至。死後，那拉后追封爲神，又夢妃搤其喉，盡腫，因設神位祀之，推妃入寧壽宮井者，爲崔玉桂，此皆北都舊人所習聞者。

繆荃孫風雲自在龕筆記載：『康熙間俄羅斯進貢，聖祖諭曰，外藩朝貢，雖屬盛事，恐傳至後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總之，中國安甯，則外釁不作，當以培養元氣爲根本。又諭曰，島國互市廣東，百年後必爲中國之患。』案此節若刊除文飾之辭，質言之，卽康熙已知中國來日必困於外患，淸代三百年基業實奠於康熙一朝，日本治史學者，至泐爲康熙大帝一書，以紀其盛，帝之見解，固應有獨到處。唯康熙已知來日必有外患，而以爲只須中國自强，則外釁不作，此卽所謂自立自强，自求充實之主張也。同治時，胡文忠望見江中小火輪行駛如飛，忽吐血暈倒，其後曾文正李文忠沈文肅等，皆主張派員留學，設廠製械，斯咸見於科學能力之偉大，欲急起力追，冀直從物質方面補救，此有類於近人揭櫫造船救國設廠救國之主張也。淸德宗賜康有爲手敕云：『朕惟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朽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此則以爲救中國之第一步，必須從制度與人才上著眼，卽所謂變更組織與賢能政府之主張也。三者，實爲一事，不自强無外交可言，卽亦無禦侮可言，故充實力量，是一開篇概論，其應設廠造船，以及變制用賢，則皆充實之各種步驟也。不幸昔人往往各執一端，而硜硜相責難，舊日名士淸流，尤以爲只須有兵，便可撻伐，修私德，便可不勞而治，從我之言，如此如此，便可富强。當日朝士與合肥相水火，迂謬者，不必論，明通者，亦往往看不淸事實與理論之差別，道德與科學之分野，各是其是。致熱心者由發憤至於怨悱，至於謾罵，其始公私不分，後則由救國而至於興獄相斫，由自立而至拳匪仇外。吾人橫覽同光間之公私筆牘，求一始終明達條暢，洞知大勢之議論，殆未易多覯，惟餘郭筠仙等一二人而已。若就當日筆記中求之，則私室放言，或猶有一二中的者，如文芸閣之聞塵偶記，中間卽有極精切者，今迻錄十節，如下：其一云：『甲乙之間，事變至繁，和議成後，一年以來，漸皆復舊，所稍異者，

南城賃屋之價，不致太昂，各衙門團拜之戲，或有不舉而已。其謀差事，求京察者，則紛紛擾擾，無異昔時也。案此言人心玩愒也。其二云：『和議既成，舉國爭言洋務，請開鐵路者 有之，請練洋操者 有之，請設陸軍學堂水師學堂者亦有之，其興利之法，則或言銀行，或言郵政，或請設商店，或請設商務大臣，諸人非必無見，諸說亦多可行，然天時人事，則猶有所待也。』案此意言，非德宗親政，則西后無意行之，行亦無補。其三云：『中國人心，至是紛紛欲舊邦新命矣，乃英使歐格訥瀕行告恭邸曰，中國若再不改行新政，吾數年後來，不見此國矣。德前使巴德蘭來告樞廷諸臣曰，中國敗衂不可危，既和之後，翫時愒日，乃可危，是促各國分裂中國也。當時聞之者，亦頗驚心，旬日以後，泄沓如故，嗚呼，天禍中國，祖伊之告，乃出敵人，吾輩於何逃責耶。』案此可見彼時英德等國之期望，與覘國者之忠言。當時瓜分之說甚盛，英德智者，皆不願有此事，以促國際紛爭，皆甚願中國變法自強，故督責綦切。德宗戊戌之變政，西后庚子之仇外，其動機皆在此。其四云：『德使升科語人云，中國此時，又急急置船購械，此吾德國所願，然中國有船而無駕駛之人，有礮而無教習之人，不知費息借之金錢，辦此無益之廢鐵，果何謂也。箴砭切至，足以悚愧。』案此言真是當頭棒喝，不謀自立，而購外貨謂可救國者，視此。其五云：『凡督撫條陳電達總署者，總署或奏或不奏，或改易字句而後奏，悉由王大臣一二人主之，餘雖同事，不敢過問也。李穆門員外，(舜賓)嘗告余云，閩督譚鍾麟，電請以兵船遊弋海面，署台灣撫唐景崧，請派戰船擾日本海邊，此兩電，五六月到京，迄今九月，上竟未之見也，類此者甚多，專擅之弊，前古所未有也。』案此可見晚清朦蔽之習，但此兩電，主張極平常，或有意留中耳。其六云，『電報既設，而兵事則利人而害已，海軍既搠，而將士則背國而降敵，設一廠則貪官蠧吏窟宅其中，行一政則奸官猾商敗壞於後，積數千年之弊，非真見本源者，未見言蕩滌也，合數十國之長，非真知大體者，未易言挹注也，補苴苟且，尚不足支旦夕，又況從而剝裂毀壞之哉。』其七云：『台灣既割，舉國遂諱言台灣二字，劉銘傳卒特旨予卹，而不正言其官爲前台灣巡

撫，不知票擬諸臣，果何所用心也。」案，割台遂諱言臺，是國人惡習，其八云。『劉永福棄臺而遁，終身之名，一朝而敗，時論惜之。然較唐景崧之攜鉅貲內渡，而猶欺人以貧窶者，尙勝一籌，臺境淪胥，致命之士，不見一人，而仗節死義者，乃平日之商賈庶民也。』其九云：『劉永福旣逃之後，有士人簡大度者，尙與倭人數戰，其事未詳，俟他日訪諸臺人，當爲補錄，以繼劉獻廷之記鄭氏也。』其十云：『積百年之力，挫折天下之廉恥，殫數世之心，消磨天下之志氣，拱手以俟他人，勢所必至矣。國初禁立社，禁學會，又多明故閹黨之所定，如馮銓劉正宗輩，皆是也，人才不振，夫何責焉。』以上所言，皆至今可誦。

景善之遇至酷，聯軍入城時，已七十八歲，爲其子所弒，其子又殺人，旋爲英軍槍斃，闔家先已殉難，書籍珍玩，盡入外兵手，日記一殘帙，爲英人所得，今未詳藏於私家抑圖書館，國中所見者，從英文譯出，大致度未失原意，唯原書載景善死於七月二十一夜，而二十一日之事，已記及之，似其死期，當略後一二日，否則二十一之事，卽述文年之言，不能走筆詳悉如是也。景善爲都統桂順之子，端王瀾公，皆其弟子，曾親見咸豐庚申之役，故於外軍入城不甚致怖，又不以拳匪爲然，不意其遘家禍也。其日記必可信，以仁和王文勤(文韶)家書證之，可見。文勤家書中一節云：『二十日早，本宅喜雀胡同一帶，砲聲尤甚，砲子如雨下，忽傳天安門及西長安門，已經失守，然不能得眞消息，我在直宿未歸，禁門已閉，不得出入，至二十一日早七下鐘，我坐小轎進內，始知兩宮已於黎明出城矣。我上日(卽二十日)共召見五次，至亥刻見面，僅剛趙二人，太后云：『只剩你等三人在此，其餘均各回家，舍我母子二人不管，你三人務須隨扈同行，』幷諭我云，『汝年紀太大，尙要吃辛苦，我心不安，汝可隨後趕來，剛趙二人素能騎馬，務必隨駕同行等諭，』我覆奏，『臣必趕來，』皇上亦云『汝必要來』云云，至夜半見面，猶說不卽走，豈知甫及天明，兩宮已倉猝出宮，狼狽情形，不堪言狀，兩宮均便衣與庶民一樣。』勘以景善日記云：『二十日下午五鐘，通州陷，洋兵將至京，今日召見軍機五

次於甯壽宮，老佛將避往張家口，申時，瀾公匆匆入宮，不俟通報，呼曰，『老佛，洋鬼子來了，』剛毅隨至，言有兵一大隊，駐紮天壇附近，太后曰『恐怕是我們的回勇，從甘肅來的，』剛毅曰，『不是，是外國鬼子，請老佛即刻出走，不然他們就要來殺了，』夜半復召見軍機，惟剛毅趙舒翹王文韶三人在前，老佛曰，『他們到那里去了，想都跑回家去了，丟下我們母子不管，無論有什麼事，你們三人必要跟隨我走。』又謂王文韶曰，你年紀太大了，我不忍叫你受此辛苦，你隨後趕來罷。』又謂剛毅趙舒翹曰，『你們兩會騎馬，應該隨我走，沿路照顧，一刻也不能離開。』王文韶答曰『臣當儘力趕上。』皇帝忽若驚醒，謂王曰，『是的，你總快快儘力趕上罷。』兩宮究於何時離宮，則予不甚清悉，此時榮祿正極力收集軍隊，不及入見。』可知二十夜召見三大臣，及德宗曾說一句話之情形，皆如出一轍。德宗自戊戌後，不多說話，故每發言必為臣下所注意。其對文勤言，汝必要來，』頗有獨戀戀於較明白之漢人意，悽怨之心如掬。又宮庭事，漢人雖官尚侍，非留心刺探，不能知。若滿人官內務府者，則逐日言動，皆備詳之，向來如此，故景善日記，能言當日內庭事，亦不足為奇也。

幾道先生，化去倏逾十年，每憶麈談，輒滋涕淚，先生於予最厚，夜燈娓娓，窮研人天，晚年將歸，忽贈二詩有云，皇天容老眼，看爾著先鞭。見集中，霜髩江南，深慚期許矣。何紱甫(遂)歐戰時奉令觀戰歐陸，歸出紀念冊，乞先生題詩，得口號絕句，近紱甫以此詩示石遺先生，今竝錄之。其一云，太息春秋無義戰，羣雄何苦自相殘，歐洲三百年科學，盡作歐禽食肉看。自註云戰時公法，徒虛語耳。甲寅歐戰以來，利器極殺人之能事，皆所得於科學者也。孟子曰，率鳥獸以食人，非是謂歟?其二云：汰弱存强亦不能，可憐橫草盡飛騰。十年生聚談何易，徧選丁男作射弸，自註云：德之言兵者，以戰為進化之大具，謂可汰弱存强，顧於事適得其反。其三云：洄漩螺艇指潛淵。突兀奇肱上九天。長礮扶搖三百里，更看綠氣墜飛鳶。自註云：自有潛艇，而海戰之術一變，又以飛車，而陸戰之術亦一變，礮之遠者及三百里外，

而絳氣火氣諸毒機，其殺劇於火器益進彌厲，況夫其未有艾耶？其四云：牛女中間出大星。天公如喚世人醒。三千萬衆膏原野，可是耶穌欲現形。自註云：本年陽歷六月一日，有新星現於牛女之分，光芒煥發，過於一等星，此自輓近星學家言之，固若無與於人事也，而其所以異者，獨見於此時而已。四年苦戰，死傷總數，逾三千萬，宗教家用其書之默示錄語，疑世界乃近末日，抑救主有復臨之機。此自人心亂極思治，其然，豈其然歟？天道悶遠，然地球等八行星，爲太陽系，不得謂其不相關，自哈雷彗星幾壞地球而不果，嗣是革命共產思潮流行全球，間以歐戰，安知非彗星戾氣所感動耶？其五云：由來愛國說男兒。權利紛爭總禍基。爲憶人弓人得語，奈何煮豆亦燃萁。自註云：自愛國之說興，而種族之爭彌烈，今之歐戰，其結果也。英有看護婦，名迦維勒者，在比，扶裹創夷，雖仇敵不歧視，嗣緣英俘之逃，以嫌疑被法，臨命，告監者曰，吾有一語，煩告人間，監者問何語？則曰，愛國愛國一言，殊未足以增進人道也，語已，受槍而死。夫愛國之義，發源於私，誠不足以增進人道，然彼之相爲屠戮者，猶以種族異耳，顧同種並化之中，獨以予奪奮虐，此眞百喙無以自解者矣。先生此五詩，不收集中，度是隨筆所書，自不留稿。歐戰至今，已二十年，彌天殺機，又勃勃垂發，使先生猶在者，覩此烈火奔洪，衆生同盡，正不知如何悲憫也。先生博學通識，瀟灑自喜，歸國始治學，而至老矻矻終年，手不釋卷，非近日學生所及。予輓以二詩，有云；瀛海九州看轍遍，滄江一臥恨歸遲。憾其不早歸，以有洪憲之强污也。又有云：雍容辯囿標天演，斟酌譔觴（借用）迄夜分。太息少年終喜謗，譯林誰策導河勳，言其氣度淵淵，喜爲長夜談，其沒時，已里居，南北軍閥，方擁兵相鬨，學校少年，土苴前輩，更無稱述其老學之輝光也，一代才人，奄忽如斯，可爲扼腕。今案先生第五詩注中，似亦竝隱刺當時國中連兵相殘之武夫也。又先生溺好文字，而不憚屢改。丹黃塗乙，次第井然，予所藏手稿數通。皆如此。狄平子平等閣詩話，載其哭林畯谷五言排律，與石遺室詩話所載者，迥不相同。由三十二韵，改爲二十四韵，詞句亦彌鍊飭。予所見前輩虛心問學，殆無逾先生者矣。

吾友丁在君，素不刻意鑒藏，一昨過之，案上忽有裝潢尺牘，迺爲郭筠仙致丁雨生手書，凡四通，皆撫粵時作。玉池人品書法，照耀一代，書中所言，亦可供史料，亟假抄得之。四書次序，疑有顚倒，今錄其一，其中有憾於左文襄者，以資攷鏡。書云：雨生仁兄大人閣下，昨呈一函，想蒙賜鑒，弟於子美少銘兩軍門，望之至殷，約之至夙，意謂賊勢西竄，此軍必由粵境跟追，早屬惠潮道張壽泉，儲峙軍食，以俟其至，并妥爲迎護照料，嗣接段小湖信，言須粵中公牘，以定行止，即星夜具咨移之，另專足賫信往迎，前後三輩，軍米及支應委員，亦已早抵潮州，忽聞左帥有奏調此軍北剿捻逆之信，又以一書與左帥，辨證得失，請仍由潮州進發，各函均未達覽，得小湖廿六日廈門回信，美帥已前赴上海，銘帥亦旦夕行矣。此軍自初奉派援閩，鄙人即決計邀其赴粵，初以分軍爲請，繼以便道入粵爲期，始終不得一望見其麾節，眞非意想所及。左帥會江浙各軍入閩剿賊，仍假蘇軍之力，數千里浮海轉戰，一收廓清之功，由閩達粵，比鄰相接，而迫以浮海南歸，竟以朝命督之，若惟恐其一入粵境，使此賊速了者，竟莫測其所以用心，而前後具報軍情，隨時咨報，獨此一節，隱祕爲之，至今未一咨示摺稿，尤使人念之茫然。省城相距過遠，一切無所聞，李星衢近在咫尺，坐視此軍之去，漠然不以爲意，處功名之地，君子之所甚難，自古然也。粵軍精悍能戰，將弁亦多佳者，而苦於積習太深，紀綱法度，一切廢弛，公亦當能知其詳。鄭林兩軍，先後挫衄，傷亡奔潰，尚待招集，卓軍移駐興甯，遂至一散而歸，省垣亦不相過問，此時所恃，一不知兵之督辦，一無紀律之方軍，恐難遽以澄清責之。小湖謂粵事急，此軍仍可復來，此所不敢以請於伯帥者，特以私商之閣下，求賜酌畫，如小湖之議，尚屬可行，再以上達於伯帥。筱翁委員來粵迎致此軍，日昨始赴潮州，左帥此舉，辜數省之望，遺累無窮，深所不解。手此敬請勛安，即乞復示一一，愚弟嵩燾頓首，六月初八日燈下」案此書爲同治四年乙丑所作，考三年甲子，筠仙雖已撫粵，其時六月金陵始下，冬間汀州始告警，與書中所言情形不符。四年，左宗棠旣就閩浙總督任，以蔣益澧護巡撫，增調王德榜軍至閩，三月、江蘇軍郭松林來會師，太

平軍棄漳州，出大埔，五月進攻永定，李世賢汪海洋屢敗，宗棠進屯漳州，躡之武平，於是李汪竄廣東之鎮平。筠仙作此書，正粵境吃緊之時也。書中子美少銘兩軍門者，郭松林，字子美，湘之湘潭人，楊鼎勳，字少銘，四川華陽人，此兩軍奉命援閩而文襄不欲令其入粵。蓋文襄與筠仙仇隙至深，欲孤其勢，促其行，未幾筠仙卒罷去，文襄以其親信蔣益澧代郭撫粵，於是始使康國器關鎮平兩軍入粵剿追，此實文襄褊隘處，筠仙終身憾之，宜也。丁雨生(日昌)時佐李文忠幕，爲上海道，書中伯帥，即文忠，同治三年六月封一等伯爵。筱翁者，李瀚章字筱荃，是年方爲湖南巡撫。四書皆養知書屋文集所不載，此箋對文襄尤憤然不平，可知當時左所以扼郭甚烈。予始頗疑筠仙右曾文正，故文襄忮之。嗣聞方叔章談，左郭隙末之繇，迺以同治三年，湘陰文廟忽產靈芝，是年郭筠仙拜廣東巡撫之命，而七月左文襄以功封一等恪靖伯，筠仙之弟意城，致書其兄，謂文廟產芝，殆吾家之祥，蓋戲詞也。左聞之大不懌，謂湘陰果有祥瑞，亦爲吾封爵故，何預郭家事乎？乃以千金延周荇農(壽昌)侍郎，爲瑞芝頌，稱述左之功德，今文襄集中，猶載謝周荇農書，即此事。文襄意終不釋，復致書筠仙讓之，往返相稽，以茲小故，寖成大郄。又考朱克敬暝庵雜識：『駱文忠公秉章巡撫湖南時，左宗棠爲幕客，頗見信用，將吏多忌之，會秉章劾治總兵樊燮，樊疑左所爲，訴於京師，事下總督，總督先入蜚語，遣官逮宗棠，期必至，宗棠懼辱，託應禮部試，入都，總督諷知之，密奏左宗棠潛身入都，營謀脫罪，請敕步軍統領，訪擒送鄂，時郭嵩燾直南書房，上召入問左宗棠何如人，曰，有才，肯任事，上曰，何不理於人口，對曰，性剛且疾惡，上曰，向嘗召之，奈何不至，嵩燾曰，左宗棠非求官者，若皇上有意驅策之，當不敢辭難。上頷之，會大理寺卿潘祖蔭，亦疏言方今之勢，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上意益解，宗棠至襄陽，遇嵩燾南歸，言事已解，胡林翼亦遣人追留，乃更就林翼於松滋，至則曾國藩已先在，相見悲喜、明日有旨寄曾國藩，問左宗棠勝何任，國藩奏，宗棠剛明耐苦，可大用，上乃授宗棠太常寺卿，督兵浙江，初駱秉章疏辨宗棠無罪，上諭有劣幕把持之語，或署

左門曰，欽加労幕銜幫辦湖南巡撫左公館，及閩浙平，而謗者譽矣。』朱記此事甚翔實，欲逮左者，卽官文，而爲左首辯護者，實筠仙也。又按清史稿左宗棠列傳，稱：『同里郭嵩燾，官編脩，一日文宗召問，若識舉人左宗棠乎？何久不出也，年幾何矣，過此精力已衰，汝可爲書諭吾意，當及時出，爲吾辦賊。林翼聞而喜曰，夢卜夐求，時至矣。』又按郭嵩燾傳：『初毛鴻賓督粵，事皆決於幕僚徐灝，瑞麟繼至，灝益橫，嵩燾銜之，上疏論軍情數誤，劾逐灝，並自請罷斥。事下左宗棠，宗棠言其迹近負氣，被訶責，左郭本姻家，宗棠先厄於官文，罪不測，嵩燾爲求解肅順，並言於同列潘祖蔭，白無他，始獲免，至是宗棠竟不爲疏辨。嵩燾念事皆緣督撫同城所誤，逾歲解職。』合上二節，與朱記參觀，左郭交情離合始末，大致可見。及光緒十年，文襄視師福建，先期便道返里，筠仙時已乞退家居，文襄年已七十三，清晨衣冠詣其門，請見，筠仙固辭不得，久之，始出見。文襄頓首，稱老哥，述往事，深自引罪，再三謝，筠仙爲留一飯而別，竟不答拜。文襄旋卒於閩，而筠仙卒於光緒十七年，年亦七十四。然其晚年別成自序一文，於左無怨詞，蓋左郭之爭，左曲而郭直，故左終引謝，而筠仙於遁其解組，畢生快快也。郭函中之方軍，爲方耀，字照軒。

郭筠仙自序，有單行本，不附養知書屋集內。一昨胡子靖先生（元倓）出示所藏筠仙荔灣話別圖，及自序殘稿，合裝一冊，綜考玉池老人事蹟者，眞當視爲鴻寶矣。荔灣話別圖，爲筠仙去粵之祖筵，自陳蘭甫以下，湘粵名流凡數十人，今題字人存者，唯散原先生一人而已。丁雨生時亦返粵，圖末有二詩，丁詩云：暫抛簪笏遂登臨。領略風光各淺深。病眼看花原似霧，閒雲出岫本無心。巢痕尙記談溫樹，歸計依然戴鬱林。欲舉離觴倍惆悵，未能去後卜晴陰，蒼茫白塔聳平蕪。前盡西樵後海珠。嶺外名山無泰華，古來遊屐有韓蘇。諸公等是萍浮水（王少鶴何白英吳子登諸君皆寓公也）未老先愁雪染鬚。（座中皆年長而日昌鬚髮皆白）記取鵷鸞向臺閣，野塘仍憶白鷗無。跋云『筠仙憲台乞假將歸，邀同王少鶴太常何白英觀察吳子登太史陳蘭甫學博古樵明府，遊荔灣，話別。日昌病新起，得陪雅集，賦呈述懷，』錄此，以與在君所

藏郭致丁札相印證。自序殘稿，可甄錄者，云：（上闕，皆言粵東政事廢弛云云）鄙人到任後，營辦數月，次第皆與添設，無敢滋事者。潮州距省太遠，久成化外，不敢率意經營，直至張壽荃署潮州道，始以任之，其時汪海洋大股，已由漳州竄近粵邊，軍情緊迫，左文襄知潮州釐捐之少，而不知潮州開辦之獨遲。壽荃因言，潮州紳民可以順道而不可强制，但邀允准，陸續皆可增加，賊勢方急，而與紳商相持，此危道也，文襄不察事理，不究情勢，用其鋪張詭變之情，使朝廷耳目全蔽，以枉鄙人之志事，其言誣，其心亦太酷矣，非得丁雨生急力為我解說，稍自寬譬，幾無復性命之存矣，所謂去粵又絕朋友之倫，是矣。故事，糧道庫無儲款，而漕折銀兩，積存庫儲亦數十萬，洋人入城以後，括取無遺，而糧庫存無歲儲，遂委為荊棘矣。吾為設籌餉局，令糧道郭毓六司之，凡新設之沙田捐房捐船捐，應領於經費者，仍歸藩司主持，其不領於經費，及諸罰款，始入此庫。兩年中，月餉遇有短乏，即取給此庫，以備支放，迨潮州平，仍積存二百餘萬，資遣卓方二鎮營，動逾百萬，而吾不及與聞矣。往在胡文忠營，聞公言，天下糜爛，豈能安坐而事禮讓，當以吾一身任天下之謗，但得軍餉稍給，吾身有何顧惜，每舉以告左文襄，為文忠悲之，亦自意文襄於嵩燾在粵籌餉情形，亦能知其節要，不謂文襄蓄意攘奪此席，畀之蔣君，舉數年所得之功效，悉數誣衊，以恣其排牴，乃使區區勉求自盡之實，終無能一白之朝廷，嗚乎，抑可酷也。（下略）此節筠仙自攄痛憤，所述甚詳。冊後有柳翼謀今春一跋，引據詳確，今並錄之。柳跋云：『耐庵先生過陶風樓，出眎荔灣話別圖，及玉池老人自序殘稿，屬為詳跋。詒徵按，左郭二公隙末，緣閩粵餉事，左公龕定粵境，郭公不能盡副左公之求，左公以平生雅故，數詒書誚讓，比蔣薌泉代郭，郭尤憾左之奪其位，畀所私，按之諸公書疏，可以得其顛末。陶風樓藏郭公致曾文正公書，有曰：左君在漳州，初拜督辦三省軍務之命，合廣東督撫而幷傾之，其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之所謂將者，督撫是也，廣東軍務方與，諸事廢弛，必得李某任兩廣總督，蔣某任廣東巡撫，方能望有起色，其後兩保，皆以便言之。都門言朝廷疑子文不任畺事，以太

沖求之甚堅，不得已應之，蔣君幕友言左函錄寄摺稿，蔣大喜，即日刊刻廣東巡撫封條，以必得爲期，此兩保，皆交通左君幕府吳夏諸公贊成之，摺稿皆私寄蔣，鄙人未見及也。最後一摺，直謂廣東軍務，專以騙餉爲事，毫無籌畫，臣駐軍大埔，距潮郡爲近，詢問潮州釐捐，每年僅得三萬，以潮州之富饒，使果辦理得法，每月當不止三萬，就潮州一處論之，廣東釐捐，辦理不善，大概可知，非得蔣某經理，萬不能有補益，請飭蔣某前赴廣東辦理軍務，兼籌軍餉，此摺尤爲喪心病狂，蓋以瑞君一書相搆，肆其淫誣，並潮郡情形亦顛倒以濟其說，前後兩摺稿，所在有之，公豈未及見耶。（詒按此兩摺，文襄集未載）鄙人致憾左君，又非徒以其相傾也，乃在事前無端之陵藉，與事後無窮之推宕。如此兩摺之排擠，而曰實未劾及鄙人者，猶其羞惡之良所發端，規以自解而已，於義無害也。而必多方誣及鄙人春間致筱荃一書，盛稱蔣君功德，以爲非鄙人所敢望，人皆以爲笑。吾謂左君之服膺蔣君，宜也。所不可解者，左爲浙撫，蔣爲浙藩也，朝夕與處，又用其力，克服一省城，四府城，十餘縣，非惟沒其功，又摧折之，辱詈之，蔣君屢致鄙人書，深懷怨懟，已而左爲閩督，相距二千里，漳州一保，乃遂信之之深如此。蔣君至廣東，爲鄙人言，生平受左君挫折至多，始則相與爭勝，繼乃一力周旋之，不論其信否。其赴閩也，定浙餉每月二十萬，供給年餘之久，皆以每月十二日起解，未嘗一日後期，安得而不保我。即蔣君所言觀之，左君之前後矛盾，輕重失倫，居心果何等也。阮公甚感左君相待之厚，枉書亦略及之，豈知其爲心之私哉。粵中使者至其營十餘輩，每見必呼賤名而詬之，且言歸語而撫，放賊入粵者，乃渠親家，賊至閩，我赴閩剿辦，今又赴粵剿辦，汝撫知之否。昨赴岳州，聞吳退庵在左君營，終日詬公，兼及鄙人，舉以詢之南屏，南屏云，退庵言，在營日兩食，與左君同席，未嘗一飯忘公，動至狂詬，其于鄙人，似尚從末減。吾謂左君豪傑，惟曾公始足當一詬，我豈惟不受其詬，正當反詬之。左君之詬曾公，以怨報德，我則直討有罪耳。公與解釋舊嫌，以濟公家之急，此盛德事也，附會左君，以咎鄙人，則過矣。左君曰，吾未嘗相傾，彼罪自應逐耳，公亦曰，左君未嘗相傾

，汝罪自應逐耳，是知燕之當伐，而不悟伐燕而取之者，齊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霞兄疑鄙人性褊，多與左君較量，復書云：蓮池大師道已成，或問大師亦動心否，應曰，佗無所動心，惟聞放榜不自持耳，蓋以應舉被逐而逃于佛者也，鄙人亦惟惡聞左君之名，疑公之斷斯獄也，未得其允，謹鈔錄全案附呈，以備處斷，其于左君之兇橫，亦可略得其梗概，幷求一告之阮公。其憤懣之情，幾于傾筐倒篋而出，顧曾文正復書，則以詼諧出之。(見曾集)有云：接五月惠書，敬承一切，其謂左公竭力傾公，鄙人雖未見摺稿，而路人皆已知之，不才豈故疑之，其謂鄙人附會左公以咎公，則又似汪鈍翁私造典故，而不察於事理之實也。左公之朝夕詬詈鄙人，蓋亦粗聞一二，然使朝夕以詬詈答之，則素拙于口而鈍於辯，終亦處於不勝之勢，故以不詬不詈不見不聞不生不滅之法處之，其不勝也差同，而平日則心差閒而口差逸耳。年來精力日積，畏暑特甚，雖公牘最要之件，瀏覽不及什一，輒已棄去，即賀棄諛頌之尤美者，略觀數語，一笑置之，故有告以詈吾之事者，亦但聞其緒，不令竟其語也。合兩書觀之，二公之意量自見，又左文襄集載，丙寅答郭公書有曰，粵東吏治軍事玩愒粉飾，與同治三年之閩，無以異，代爲憂之，閣下力圖振作，而才不副其志，又不能得人爲輔，徒于事前諉過，事後彌縫，何益之有，生平惟知曾侯李伯及胡文忠而已，以阿好之故，幷欲儕我於曾李之列，於不佞生平志行，若無所闚，而但以强目之，何其不達之甚也，又曰平生好過慮，于密友前言無不盡，屢以此見忤曾侯，茲復以此犯嚴威，極知狂謬，然鄙懷如此，亦不敢有所隱匿，但使閣下稍垂察納，早爲區處，勿使我言之倖而中，則所願畢矣，因忠而憤，以直而亢，知我罪我，聽之而已。平亭此一段公案，又宜合兩造之詞衡之，耐公以爲何如?乙亥春二月柳詒徵謹識，」冀謀爲金陵學人弁冕，主盋山圖書館，收藏考證，左右逢源，所裨於史學非淺，不止摭拾聞見，吮墨自悅如予者，覩君長跋，輒有屠門得雋之樂也。柳跋中所錄郭書中之吳退庵爲南屏之弟，霞兄，即劉霞仙。

左文襄氣矜之隆，一時將帥，莫之與京，郭筠仙爲力相揚抗之人，而與之郄嫌終身，他無論矣。總督陝甘時，與吾鄉林

歐齋先生（壽圖）亦相牴牾，卒以籌餉不力，劾歐齋去職。相傳林於左素不滿，左以諸葛自命，嘗署爲老亮，一日公宴，坐中有言某事者，左翊其先見之明，掀髯大笑曰，此諸葛之所以爲亮也。無何，某事失機，歐齋戲易其詞嘲曰，此諸葛之所以爲諸也。（諸意叶猪，文襄甚肥，材官謂其滿腹燕窩魚翅故事，即其腹甚皤之證。）文襄聞之深憾，遂撫事去之，此與其去郭筠仙由於瑞芝之細事相類。今考歐齋集中，高將軍歌，末三句云：一生謹愼諸葛君。綸巾羽扇信軼羣。胡爲殺我高將軍。自註云：『高王兩提督，爲文襄二健將，賴以平閩賊寇於粵之嘉應州者，高軍門西征，爲部下所戕，文襄素以諸葛自命，常署曰老亮，故詩云然，高名連陞。』其不滿左處可見。憶昔行云：『備胡未久悵移師，北征孤憤攄臣甫，二句，下自注云『宮保左公，移師征捻，余策捻必踏冰北竄，請於北山口築圍，左公不應，捻竟由此逸去，驚擾畿輔，饋糧歎中有云，『不見官兵，乃見賊兵。官兵畏死，汝安得生。生無二三死八九。走報大營逢使酒。中訴未終撞玉斗。昔有蕭何今媿否？』皆極憤懣。與江都史繩之（念祖）復程伯宇書，所云：『嗟乎，幸僕筆拙目短，不足準古證今，以報足下之命，不然，將歷考其糜爛之失，而追錄其傾覆拙鈍之由，曲述其遁飾之隱，屠戮之虐，搜括羅織之苛，使九邊泣血之聲，千里暴骨之慘狀，一旦而畢呈於足下之前，亦足下之所不忍聞也，足下乃謂僕之西行，可以有爲乎。昔者顏子將之衞，請於夫子，夫子曰，嘻，若殆往而刑耳，僕雖不敏，獨不懼死於暴人之前乎？（中略）甘肅僻處天西，風氣朴僿，士人僅知帖括，與兵十餘年，未有能著一書以述攻戰之蹟者，文襄持節西征，又極力牢籠士大夫，結其懽心，使不持異議，故竟無一人能發其驕愎粉飾之情狀。』可相印證。蓋文襄平定西域之績略，皆不徹底，肅州之戰且大敗，與文正殆不可竝論，史箋中謂文襄極力牢籠士大夫結其歡心云云，所謂士大夫指王壬秋周荇農吳子儁（觀禮）輩。吳之圭盦詩中，所述陳文襄事亦甚多，皆隱其詞。光緒庚辰辛巳間，文襄入軍機，旋不安其位，出督兩江，其所以不安之繇，近人某筆記，謂文忠主張召左，以使知樞垣辦事之難，左入京後，果大苦，諸臣頗侮弄之，左顧此則失彼，舉端不能竟委。而

薛叔耘庸庵筆記謂：李相上覆陳海防事宜一疏，時適文襄在關外奉召將至，恭邸及李高陽協揆，以事關重大，靜俟文襄至乃議之，文襄每展閱一葉，因海防之事，而遞及西陲之事，自譽措施之妙　不容口，幾忘爲議此摺者，甚至拍案大笑，聲震旁室，明日復閱一葉，則復如此，樞廷諸公，始尙勉强酬答，繼皆支頤欲臥，然因此散値稍晚，諸公幷厭苦之，凡半月尙未閱畢，恭邸惡其喧聒，命章京藏之，文襄亦不問云云。似皆止述其麤豪莽拙之狀，未足爲其失敗之眞因。子儁與陳弢庵先生交厚，聞弢老言：圭盦集中冢婦篇，小姑歎，二詩，皆言文襄入樞府受沈文定陰擠事。沈爲宛平人，原籍吳江，由山西巡撫入爲軍機，極得西后信任。吳之小姑歎中有云，事事承母命，處處蒙人憐，深潭不見底，柔莛故爲妍。皆狀文定之柔媚深婉。文襄以粗才當之，故不必顯相排斥，而時以難題襮露其短，自不能久也。文襄所親文士，子儁以外，若王湘綺及鄧保之（繹），皆頗爲文襄張目。文襄對外主戰，甲申之役，文襄即主戰者，今淸史稿左傳，稱其廩廩向敵，士論於此翕附之。蓋當光緒初年，郭筠仙通達大勢，而被詬爲媚外。李文忠始終持重，不欲啟釁，而謗爲漢奸。文襄好爲大言，自命通暢戎機，惜不及見甲午之役，一試其身手也。大抵文襄忠耿有餘，深沈不足，喜諛惡諫，使氣恃功，賢者之過，殆爲定論。

郭筠仙以外交能手自負，嘗自謂七百年來所無，屢形於楮墨。其與龍皥臣書稱：「自南宋以來，控御狄夷之道，絕於天下者　七百餘年，老朽不才，直欲目空古人，非直當世之不足與議而已。」與李文忠書，亦有類此語，其涵負可見。當時伊犁亂事，左主用兵，筠仙自倫敦致書李文忠，有云「經國者務籌久遠，主兵者惟取進攻，是以棄地之議，不能出之將帥也。」又有云「與其含胡懸宕，以生其戎心，莫如明與定約，畫疆分界，可保數十年之安，」又有云「兵者，末也，各種創制，皆立國之本也。」又有云「倫敦募兵之法，皆先使讀書，通知兵法，而後入選，遣醫士相其血脈臟氣筋骨堅强，而後教之跳躍，次第盡槍礮技藝之能事，乃編入伍，其根底厚矣，此豈中國所能行者。」此書中又主張裁釐金，肯說實

訴，皆極大膽深識。又筠仙頗推許沈文肅，今觀其與文肅一書，中言外交應付之術，在筠仙蓋卑之無甚高論者，然由今觀之，已極鞭辟近裏。今摘一段如下：「竊論今時辦理洋務，一曰求制勝之術，其大本大原之處，不敢遽言也。稍清理其節目，以求所以自立，塗飾一時耳目，固亦有乘機立斷之方，有循序漸進之略，期之三年五年，以達數十年之久，吾曹心力猶及爲之，然非有力求振興之資，震盪昭蘇，擴充積累，終亦無濟。二曰，了事。一切政教風俗，皆不敢言變更，而苟幸一時之無事，則所以了事之方，熟思而審處之，勤求而力行之，亦迫不容緩矣。其大要亦有三，分別功過，以爲用人之程，討論得失，以爲制事之準，熟覽中外情勢，以爲應付之方，如是而後可與言了事。三曰，敷衍。事至而不暇深求其理，物來而不及逆制其萌，幾於坐困矣，如是，則且隨宜敷衍。然而情僞利病之間，緩急輕重之勢，稍有不明，則愈敷衍而愈至坐困，所謂敷衍者，審事以處之，度情以應之，使無求逞而已，非待召釁啟侮，陵轢要挾，而後與言敷衍也。嵩燾於是三者，亦常勉行之，而勉言之，自謂有效矣，而擠排緣於所暱，詬辱積於盈廷，必使其志事傾毀無餘而後已。」筠仙此段分三層，步步遞降，而步步都有求己之辦法，洵非彼時高談以夷制夷者 所可比。今日所當韋佩也。更考甲申中法之役，筠仙之主張如何？養知書屋集卷十二致李伯相一書，正言此事。其中有云：「越法之爭，事經數變，而所處愈難，及今與議，方之去秋疏陳時，其難不啻百倍。然與其徵兵轉餉以從危，曷若豫探其情 而發其覆，以理持之。孫子曰：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故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又曰知己知彼，法人之意在通商，而我必迫之使出於戰，是無算也。彼發兵萬五千人，軍伍器械，備具於平日，而用兵之費，動至數百千萬，取給不窮，今欲悉索敝賦，召募無業游食之民，以與相持，是不知彼也。用兵三十餘年，聚而爲勇，散而爲盜，蔓延天下，隱患方深，重以水旱頻仍，吏治媮敝，盜賊滿野，民不聊生，而於是時急開邊釁，募勇以資防堵，曠日踰時，而耗敝不可支矣。幸而得解，旋募而旋散之， 所募之勇，游蕩無所歸，乘饑困之民以逞，是導亂也，其弊又坐於不知己。其精微者 不敢言，略

言其粗者，則亦岌岌無自立之勢矣。」又有云「聞諸人言，樞府以滇督擐甲厲兵，而粵督處之泰然，數有訾議，是以屬中堂以專征之任。又述京師議論，所以屬之中堂，仍以議和。非求戰也。其意若以爲中堂專主和者，天下大事，壞敗決裂，皆坐無識，誠不意辦理洋務五十年，士大夫所見，終止於是，可慨也。要知天下大計，豈能聽諸無識之一二人，顚倒迷惑，而不一疏理其節目，條議其得失，務定諸任事之初，以求無悔於後，審量樞府之意，非必樂出於戰，正坐南宋以來，以戰爲名高，有所蔽而不悟耳。伏乞中堂定計於事先，無竢其敝，而始求補救之術。以滇事任之滇督，檄粵兵且無出關，專務保疆自固，揭法人之隱，正名通商，先爲朝廷解其惑，函告法國公使，俾相就會議，達觀昭曠之外，坦然以誠相喻，外間知洋務者稍優於京師，皆知以戰爲不宜，較南宋時議論固稍異矣，正不必樞府主戰者之果爲名高也。」此二節前論當戰而不可戰之理由，知彼知己，信皆洞澈。後論本問題非和與戰之謂，當直接與法談判，使當時能用郭言，則何至有馬江之敗，亦不至有割越之辱矣。又考淸史稿郭嵩燾傳稱：「嵩燾雖家居，然頗關心君國，朝鮮亂作，法越衅開，皆有所論列。逮馬江敗，恭親王奕訢等去位，言路持政府益亟，嵩燾獨憂之，嘗言宋以來士夫好名，致誤人家國事，託攘外美名，圖不次峻擢，洎事任屬，變故興，遷就倉皇，周章失措，生心害政，莫斯爲甚。疏傳於外，時議咸斥之。及庚子禍作，其言始大驗，而嵩燾已前十年卒矣。」此與兩書可相發明，其時號稱主持淸議者，皆奮臂爭斥筠仙，臺官劾筠仙，世皆以爲敢言。及今固不必論，而爾時積非成是，所刼持所煽動者，中傷於國家於社會者，其損失已不可以數量計。聞筠仙晚年家居長沙，力主中國當亟辦火車輪船電報三事，長沙人士，皆目笑腹誹，不與往來。李文忠欲以招商局事屬筠仙，筠仙亦以揚子江通航，鋭力自任。其友朱禹田（朱菊尊之父）以諸生起家，營商致富百萬，筠仙欲託其任航局，集衆貲，迺衣冠親詣朱門三次，朱卒不爲助，文忠不得已，乃以委盛宣懷。筠仙自英倫歸，習體育操演諸式，湘

人請以爲打洋拳，謗者四起。筠仙亦憤極，其復姚彥嘉書言：「士大夫語及洋人，則大憾。見洋人機器，所以致富強，則益憾。獨於洋煙，甘心吸嗜。」可謂痛哭流涕道之矣。筠仙集，復曾沅浦一書，極言左文襄伊犁一役，侈然主戰，一念務名之私，貽害天下。而後數年致彭剛直一書，論中法之役，亦盛言，恪靖全不一考求應付之策。今不具錄，錄其平心靜氣之言，可以爲後世法者，以見其眞。筠仙使英爲劉錫鴻所傾軋，本集及傳皆詳之，筠仙自是一代通人，集中可錄之言甚多。閒嘗語人，近日書坊，喜槩括名人言論事蹟爲一小冊子，而不知括舉郭筠仙。亦猶盛相提倡明人小品文字，而不知翻印蕭伯玉之春浮園日記游記也。

筠仙集中有戒壇記，甚崛強，初夏讀之，使人神王。憶民國四年乙卯三月，春城花事方盛，日與石甫夔公相過從，適潘若海自滬至，約游戒壇潭柘，予諾之。及期大雨如注，以爲必不果行，高臥加已始起，而夔若二人竟發。夔以予之失約，恚且誚，歸寄詩三首，其末云：最憐蹇步黃夫子，悵望蒼厓失此行。復盛述西山雨景之美，花事之盛，予啞然遜謝，報以二詩，其次章云，曾聞潭柘海棠樹，檐外高枝錦樣誇。僥倖精藍容託命，移根終歎洛陽花。蓋潭柘海棠高數丈，倚天豔絕，而其時沈雨人數招予翫所得邯鄲道上某寺之牡丹，意雅不善其所爲，以爲移根，非所以愛花也。及庚申游戒壇潭柘，而弱庵已歿，行時深秋，由翠微山麓，乘筍將而南，過石景山，踰渾河，及馬鞍山麓。夕陽在樹，柿葉殷紅，山容橫紫，如置身畫中。遙望極樂峯，如一老人負天特立，愈近則愈碧，不可仰視。其巔有庵，即極樂洞，素壁板扉，位於危嵐絕頂，若白眼之下窺者，予詩所謂『昨從千崖底，入望舌已撟。負天一青幛，素壁烱雙瞭。』者，蓋記實也。戒壇者，浮屠受戒之地，凡大叢林多有之，而以萬壽寺爲最。此山爲鵝頭祖師所開，而寺則唐武德五年所建，壇則遼清甯間僧法均所建，歷代修葺極勤，故其宏侈甲於寰中，清晨徧歷殿宇，夙聞戒壇以松名，出就長廊，撫抄龍鱗，僧人歷舉其

名，又言蓮花松離此極遠，活動松則槁死久矣。松隙望渾河如練，浮光下界，峯雄殿壯，迴合陰森，余戒壇七言古詩中，所謂『龍蛇假塞列天仗，鈴鐸湧動摩神穹』者，猶恨未能狀其偉絕。寺經光緒十七年恭邸重修，故恭邸後人溥心畬弟兄，避地是間。壁間多伶人題名，則西山梵宇之所習見。濤園先生游戒壇詩，最有名，中云：弔古咨嗟活動相，向人彷彿虬髯狀。强胡且試弩末手，宮裝猶見內家様。自注云『德軍官與恭邸小王子校射，』按此小王子，當卽心畬叔明兄弟，其後有二句云，上方僧設賢王供，粉壁伶寫旗亭唱，卽言供恭邸神位，及諸伶題名也。濤園最服膺玉池老人筆墨，蓋猶可見文肅與筠仙之交誼。今先錄筠仙記如下，以爲印證。郭記云：『度羅睺嶺而南，山峻削，沙石頳黝相間，折徑斜險，稍透而西，有峯嶢然離立衆表，馬鞍山也。望戒壇當山坳，北達獅子巖，繚曲盤鬱，若隱若見，出入高下，取徑焉。又西，極樂峯益奇峭。明如幻律師說法爲戒壇。左右多古木，壇外數武白果松一本，高七八丈，九幹相糾結，寺僧名之九龍松。其右毘盧千佛閣，松栝林立，尤奇者，活動松樛枝交重，蔭垂一堀，橫盤如龍，引其一枝，旁俱動搖，如廡天風，蒼陰猗移，波濤自盪。余笑以爲戒壇怪特，於松尤勝，自餘無取乎爾。寺僧超塵進曰，人亦有怪特若吾石山僧者，豈願見乎？乃道余上毘盧閣，閣半接木爲飛橋，達山南麓，一淨室，有僧披髮繞肩三匝，敝衣不襪，貌獰惡，獨坐一榻，一高足杌，度諸經說十餘事，以手導客坐，問之年，立五指以對，而左右指火毀其四，禿且盡，兩臂然炬百數十，焦臘可辨。超塵言其里居，故長安市上石工也，三十五六時入某寺爲僧，所師僧死，守墖三年，遂蓄髮，忽立戒，戒不語，十年矣。初不知書，漸通文字，能誦經，其靜極慧生者與？夫佛氏之說，斷情欲，外形骸生死，謂之堅忍，爲有不能忍於心而忍之者也。然指，蓄髮，不語言，何爲者乎？非有迫之而有誘之，强伏其心，以讎傷其肢體，甚哉愚也。而惟用其愚，强固不可動搖，乃使其心澹然泊然，無役於體膚，無營於寢處，無所爲而爲，其難不少餒焉。吾儒之爲道也易矣，而流蕩以失所歸，抑何多也。是游也，旣睹諸松之奇，又得是僧焉，孰謂京師之大，堅强傀特，伏一世而無所爲者

，獨在是山間哉。」案篔仙此記，乃由潭柘至戒壇者，故度羅睺嶺。記中所述活動松，光緒中已燬，故最可實，予游時毘盧閣尙好，而飛橋已不見，若行僧亦久恒化矣。戒壇松詩，以陳仁先爲最奇崛，有七古兩首，皆雄邁相匹。玉池此記，亦偉稱其景。陳詩有云，『未窮山源見山骨，磊砢稱意數十松。惜哉神物一先化，蟠際冥漠無由蹤。』亦言活動松已死。記與詩相去約在四十年間，他時誌燕都故實，當掎摭及之，以見活動松存毀之前後。予辛未夏，再至戒壇，松列依然，壇墄不改，而雄深狀，似不及初來時，至今追憶庚申秋之游，薄暮入寺，秋陰雲海萬象峨峨之概，猶縈夢中也。

前記珍妃事，引景善日記，妃稱帝當留京一語，友輩或有以爲疑。按當時德宗實欲留京，與妃意訢合，在當時不失爲一策，則無可疑。曩慶公旣爲庚子國變記，酬鳴又爲書後一篇，有云：『憶扈從某官云，西后自出險，恒語侍臣云，吾不意乃爲帝笑。至太原，帝稍發舒，一日召載漪剛毅痛呵，欲正其罪，西后曰，我先發，敵將更要其重者，帝曰論國法，彼罪不赦，烏論敵如何，漪等頹亟稽，時王文韶同入，西后曰，王文韶老臣，更事久，且帝所信，爾意謂何，文韶知旨，婉解之，帝退猶聞咨嗟聲，漪等出，步猶慄慄也。未幾剛毅恚而死，已定議再西，帝尤憤，抵潼關，帝云，我能往，寇奚不能，卽入蜀，無益，太后老，宜避西安，朕擬獨歸，否則兵不解，禍終及之，西后以下，咸相顧有難色，顧無以折帝辭，會晚而罷。翌晨，乃聞扈從士嘈雜戒行，聲礮，駕竟西矣，帝首途，淚猶溢目也。』又新城王晉卿先生所序王小航述德宗遺事，第七節云：『太后之將奔也，皇上求之曰，無須出走，外人皆友邦，其兵來討拳匪，對我國家，非有惡意，臣請自往東交民巷，向各國使臣面談，必無事矣，太后不許，上還宮，著朝服，欲自赴使館，小閹奔告太后，太后自來，命褫去朝服，僅留一洋布衫，嚴禁出戶，旋卽牽連出狩矣。』又第九節云：『駐蹕太原多日，上仍求獨歸議和，太后及諸臣堅持不放，其實是時早歸，賠款之數可少，而外人所索保險之各種條件，皆可因倚賴聖明，而無須提出，公論昭然，懷愍徽欽之禍，萬萬不容擬議，其理至顯，而諸人因識見腐陋，不知此者 十之九，明知而佯爲不知者 十之

一，則爲太后榮王岑諸人也，時岑幕中有張鳴岐者，年少銳敏，力勸奉皇上回京，收此大功，岑詞窮而不語。」此兩書所記皆同，大抵淸之亡，雖有多因，而那拉氏實一力成之。牝晨專恣，帝后相讐，光緒中葉以後，一切政潮皆爲此事，西后以其姪女爲德宗后，即以箝之，德宗遂惡后而與珍妃謀，終德宗之身，雖迭受淩辱，中猶倔強，故西后彌留時，隆裕與崔玉桂等遂有先置帝於死地之必要。此一段因果相乘，亦事勢有必然者。按德宗之非善終，戊申以來，世皆疑之，顧莫得左證，近日私家記乘迭出，旁證見聞，此事迺七八可信，當別詳之。王小航（照）雜事詩一本，皆述德宗軼事，邇別有輯其注單行者，即上述之德宗遺事，其記珍妃事，與諸說稍有不同，今附錄之。德宗遺事第六節云「外兵逼京，太后將奔，先命諸閹擲珍妃井中，諸閹皆不敢行，二總管崔玉貴曰，都是鬆小子，看我去，於是玉貴拉珍妃赴井口，珍妃跪地，求一見老佛爺之面而死，玉貴曰，沒那些說的，一脚踢之入井，又下以石，辛丑回鑾後，上始知之，惟懸妃之舊帳於密室，不時徘徊帳前欷泣而已。」按王言珍妃死前未嘗見西后，及德宗辛丑始知妃死，與各家說及宮監口述，皆不符，又無左證以自圓之，良有肊測之嫌。唯崔玉貴之凶悍，與德宗之悽戀，則於茲可見衆口所同。異時有做陳鴻之傳長恨者，或可別備一故實也。（按夔公撰國變記，以湘鄉李亦元之日記爲藍本，民元二間夔晨起訪友，午後必涉足歌場，夜九時以後，始兀坐撰筆記，至二時始休，引證浩博，而語皆有本原。酬鳴是當時朋輩所署筆名，未憶爲何人，度是惲薇孫麥孺博陳翼牟章曼仙之流，倉卒不可考矣。）

繆藝風說龔定庵云，己丑，龔卷落王中丞（植）房，閱頭場第三篇，以爲怪，笑不可遏，隔房溫平叔侍郎聞之，索其卷，閱曰，此浙江卷，必龔定庵也，性喜罵，如不薦，罵必甚，不如薦之，王薦而得雋，揭曉日，人問其房師，龔大咍，曰，實稀奇，乃無名小卒王植也，王後聞之，怨慍曰，依汝言，薦矣，中矣，而仍不免罵，奈何？按此與李蒓客事絕相似。蒓客出吾鄉林賀庾先生門，考越縵堂日記第三十四冊荀學齋日記集上云，「光緒六年庚辰四月十三日晨，敦夫出闈，

知余卷在林編修紹年房，初不知所謂，以問其鄉人陳編修秀瑩，陳君力贊之，猶不信，更質之錢辛伯，辛伯謂通場無此卷，始請陳君代擬評語，呈薦於翁尚書，尚書大喜，廿五六日，即以次三藝發刻，本中高魁，後以景尚書取本房一卷作元，乃置第十九名，既翁尚書欲以余卷束榜，始置一百名，而仍刻入闈墨，意別有在也，王益吾在闈中，見余首場及五場，卽決爲余作，辛伯亦以爲然，塡榜時，兩君及敦夫汝翼營企之甚，甫塡十餘名，益吾卽出告外收掌官，先取墨卷視之，知爲余書，亟入語敦夫，共以欣然，下午謁房師，送贄銀八兩，門茶九千，又記，五月十七日送房師林編修卷格價廿四金，編修固讓，作書與之，迺受，』蒓客此日記，雖非如定庵之罵，然『初不知所謂』五字，自夸亦已甚矣。予聞蒓客之中式，陳芸敏實力主之，日記所言非誣，而蒓客亦循例謁林公，稱老師，不失禮，其後某日造謁，贊老諄勸之曰，賢契學問雖佳，而字殊欹斜，恐朝殿考差，尚須努力。蒓客唯唯，退則大詬，遂久不通問。及贊老以直諫忤西后意，謫雲南昭通府，聲名動天下，蒓客大歎服，亟進謁，致慰餞，執弟子禮甚恭，此與定庵又大異也。龔李皆浙人，皆喜罵，皆不工楷書，藝風述龔事，又稱龔補中書，考差，先君問徐星伯先生，定庵如得差，所取必異人，星伯先生曰，定庵不能作小楷，斷斷不得，如其夫人與考，則可望矣，蓋頡雲夫人有書名也，此亦如蒓客不工楷，蓋有淸三百年，名士以不能作楷書湮沒終身者，不可勝道也。

蒓客集中與人書及日記，數以貲郎自況，蓋未得進士前，先捐得部曹，孽海花中所記，李保安寺街寓所，門榜一聯，保安寺街藏書三萬卷，戶部員外補缺一千年，蓋事實也。按捐納得官，而以漢之貲郎自稱，實微有不類，考漢書，張釋之傳，以訾爲騎郎，蘇林曰，雇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注貲五百萬，得爲常侍郎，師古曰，如說，是也，司馬相如傳云，以訾爲郎，訾讀與貲同，貲，財也，以家財多，得拜爲郎也。又按景帝二年詔曰，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宦，無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訾算四，得，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此卽所謂以貲多得爲郎

也。武帝始令吏人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入財得補郎，釋之爲郎，在文帝時，相如爲郎，在景帝時，其非入錢穀賣官，明矣。賣官賣爵，又是二事，漢初有賣爵令，自公士至徹侯二十級，本沿秦制。武帝時始官爵並賣，卜式以入財超拜中郎，賜爵左庶長，左庶長，乃武帝新令，食貨志所謂令民得買爵，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之第十級也。武功爵凡十一級，式以數入財得拜第十級爵，又如新令賞官，故又超拜中郎，言超者，以入財穀補郎至六百石，而中郎比二千石也。黃霸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傳郎謁者，亦武帝新令，故沈欽韓謂霸由武功爵補官，由此言之，以貲非納粟入財之比。又按陸放翁老學庵筆記云，漢人入仕有以貲爲郎，司馬相如張釋之是也，有入錢入穀，賞以官者，卜式黃霸是也。入錢，則今買官之類，以貲則非也。𥿄客以捐班目爲貲郎，恐失覈實，貲郎之性質，殆與清末資政院有納稅多額之議員相類。今日捐納之風已革，亦無敢以資產階級自命者，此名詞殆成廣陵散矣。又考捐官之例，所以迎合國人熱官倖進之心理，亦爲昔時君主籌欵之良法。清康熙初年，削平三藩之財源，幾胥視此。繆藝風雲自在龕筆記云：『十三年三藩之變，至二十年平定，八年之中，徵兵轉餉，日昃不遑，內有兩事，一舉鴻博科，開一朝文學之盛，一開捐輸例，啟天下倖進之門，捐輸之開，在軍餉浩煩，點金乏術之時，計臣不得已而及此，豈知遂爲一朝之秕政哉。自閩滇二廣用兵，始開捐納之例，初猶經戶部斟酌，不至過濫，其後陝西賑荒出塞運餽等事，則漸泛濫矣。商人巴某等，初捐即補知府，言官論之，因革去，其後于振甲爲運餽都統，則不由戶部及九卿集議，徑移吏部銓補，於是僉事方面，顯官亦在捐納之列，初任即得補，不惟知府，後左都御史張鵬翮疏言州縣守令教職，捐納冗濫，九卿集議，遂欲通改佐貳等官，王文簡公士禎，時爲戶部侍郎，謂諸公曰，朝庭不可失大信於天下，已往可弗論，但當愼之於將來耳，衆以爲然。』但當時有識者已深知其非，陸清獻三魚堂日記，『近來捐納之例，不但當爲朝廷惜官，且當爲朝廷惜人，大凡富貴之人，以勤厚起家，往往多忠厚誠樸之子，豈非朝廷之良民善衆乎。若欲獎其急公，加以散秩，可也，今不問能否而官之，所謂未能操刀

而使割也，及其僨事，不能不以刑罰隨之，是獎之者適所以害之也。』清獻『獎之者，適所以害之』一語，甚痛切，嗚呼，今日社會，說及前清捐官之例，鮮不笑爲惡政，抑豈知集貲之法，獎之適所以害之者，又豈徒捐輸之一途哉？

郭筠仙於咸豐間，在京師，一日詣陳子鶴(孚恩)尚書處，適有客數人在座，談洋務，一意主戰，筠仙笑曰，洋務一辦便了，必與言戰，終無了期，聞者默然。頃之，客散，陳引筠仙至僻處告曰，適言洋務不戰易了，一戰便不能了，其言至有理，我能會其意，然不可公言之，以招人指摘。筠仙記此事於自序中，而稱『予不能用其言而心感之。』案此雖小節，亦可見子鶴涉世之深，於吾國社會揣摩之透，但此卽是國人最大病痛，蓋明知其不可戰而不敢不言戰，發言公廷，與議論私室，截然不同，此非咸同之際爲然，至今恐尚爾也。筠仙自序中有二節，均關外交史料者，今迻錄之，以見當時侃侃不阿之概，兼可爲外交官之鑑。其一云：『遣使駐紮西洋，發端自嵩燾，距今十餘年，所以遣使之意，當時詎無知者。西洋之通使，專爲修好，處理尋常交涉事件，遇有辨爭疑難，別遣使任之，爲事有從違，卽榮辱繫焉，公使終年駐紮，恐難以相處也。是以遣使盡人能任之。國家辦理洋務，從不一審求通知洋務之人，顛倒迷誤，多生事端，獨於遣使，珍重揀擇，所謂本末俱失者也。當初遣使時，廷臣皆視此爲大辱，李子和制使，馮展雲學使，正言切論，以阻其行，嵩燾答言，數萬里程途，遜而不任，更有艱鉅，誰與任之。沈文定公，常稱嵩燾在西洋處辦事件，皆極妥善，不知所處辦者，本皆易了之事，不足言勞，皆恃見理稍明，常以數語定議，不至多費唇舌，凡見以爲難者，皆不知洋務者也。』其二云：『在倫敦時，接某君書，極口詆斥倭人，其言略近理，不如劉錫鴻之狂悖，而見解正同。因爲諸隨員言，某議論見量如此，必貽誤國家，復書痛戒之，略言吾輩奉使海外，委曲以通和好，富鄭公所謂主憂臣辱，正今日之事也，務一切細心體察，究知所以爲利病得失，苟利於國，仿而行之，否則置之，一存薄視慢侮之心，動作議論，必有不能適宜者，非奉命出使之旨也。某復書陳謝，而仍以意氣自負。吾於某之使日本，某之使俄，皆豫憂之。於日本之擾琉球，法人

之擾越南，皆深究其情事，推明其利病，以求所以處置之法，陳奏至於再四，一爲京師議論所持，茫然莫知所處，士大夫之罵，肇始南宋時，由來亦久矣。」筠仙此二節，皆極詳密，第一節言當時應與各國通好，不當閉關自大，而清時始辦外交，皆使親貴及宰輔管理之，此輩皆顛倒迷誤者，不正其根本，而徒恃出外之公使，又何能補救。第二節，尤切直，序中出使日本之某，殆指許鈐身，出使俄國之某，則指崇厚也。其言「苟利於國，仿而行之，否者置之，一存薄視慢侮之心，動作議論，必有不能適宜者，」此數語即言外交須純以國家爲重，而不能一任個人之愛憎，誠當書紳。蓋當日中國尚非積弱，當日外交，亦非難辦，患在以虛憍輕侮之氣臨之，絕不肯如日本當年之忍辱師法，力圖自強，徒知今日戰法，明日戰日，一敗再敗，國力士氣，逐漸澌盡，以成進退維谷萬刼相尋之局。予之稱道筠仙，正非爲不戰論者張目，乃欲彰此明白人，使知當日能採其言，不一味胡塗者，則今日決不至若斯之困頓也。抑古稱立言知人論世三者，皆至難，能知立言者之身與世，始能知言，後人師前人之言，亦非借以自掩，使筠仙生於今日者，未知所言何如？然當日事勢，若有如筠仙者數輩，或差可省每下愈況之戮辱。今日以理言，國人當每人皆如筠仙之洞達大勢，縱如是者，其能挽救與否？尙不可必，則世實爲之也。故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

恢台之夏，行將炎人，天邊趙盾，赫赫可畏。詞流下筆，往往於茲，襲用結夏坐夏者。案僧夏之夏，非作暑解。考翻譯名義集，引西域記云，「印度僧徒，依佛聖敎，坐雨安居，或前三月，或後三月，前三月當此從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後三月當此從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前代譯經律者，或云坐夏，或云坐臘，」是此夏，與臘同義，卽作年解。證以南部新書：道士杜義回心求願爲僧，敕賜三十夏臘，以其乍入清流，須居下位，苟賜虛臘，則頓爲老成：兩說竝符。而黃梨洲別有結夏之釋，其金石要例，引因話錄云，「釋氏結夏，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爲其人，解夏之後，將本身驗於蠟人，輕則爲妄想耗其氣血，故爲塔銘，書僧臘若干，世壽若干，今作伏臘之臘，失其義矣，」按伏臘與夏，同爲紀

時，唐時譯文，正用此意，猶詩詞中之幾秋幾霜，僧臘，即僧夏，作伏臘解未必爲失義也。若詮釋作及夏而製蠟人，既出夏而驗之，則斯夏字始如本義。然當夏不易結蠟，故以從作年解爲是。

清德宗之非令終，當戊申十月，已有此傳說，蓋西后與帝一生相厄，而帝畢竟先后一日而殂，天下無此巧事也。當時羣疑滿腹，而事無左證，其所以使衆且疑且信之繇，則以德宗臥病已久，而醫者僉斷其不起，事理所趨，一若德宗之死，勢所必至，西后之死，轉出意外者。其實德宗正坐西后暴病，遂益趣其先死，此則純爲累年之利害與恩怨，宮中府中，皆必須先死德宗也。當時后黨之魁，內爲隆裕，外爲項城，二者始終握大權，噤衆口，故雖易代，亦無人爲此孱主鳴冤。迨至民國十年後，故宮易主，項城勢力亦漸盡，私家筆記間出，宮女太監，亦能道之，事實始漸露。王小航雜詠中，德宗遺事云：『袁世凱入軍機，每日與太后宮進奉賞賜，使命往來，交錯於道，崔玉貴更爲小德張介紹於袁，小德張，隆裕宮之太監首領也。三十四年夏秋之交，太后病即篤，又令太醫日以皇上脈案示中外，開方進藥，上從來未飲一口，已視爲習慣之具文。（原注下均同：當日江侍御春霖向李侍御浚言曰，皇上知防毒，彼輩無能爲，豈料彼輩之用意，不在於方藥中置毒哉。）其前歲肅王曾謂余曰，我所編練之消防隊，操演軍械，無異正式軍隊，以救火爲名，實爲遇有緩急保護皇上也。至是余自保定來，題及前話，謂倘至探得太后病不能起之日，王爺即可帶消防隊入南海子，擁護皇上入升正殿，召見大臣，誰敢不應。若待太后已死，恐落後手矣，王曰不先見旨意，不能入宮，我朝規制，我等親藩較異姓大臣更加嚴厲，錯走一步，便是死罪。余曰，太后未死，那得降旨，王曰，無法，余曰，不冒險，恐不濟事，王曰，天下事不是冒險可以成的，你冒險曾冒到刑部監裏去，中何用來？余扼腕回保定，又百餘日而大變釀成，清運實終矣。（家必自毀，國必自伐，所謂自作孽，不可活也。）又云：隆裕自甲午以前，即不禮皇上，雖年節亦無虛文，十五六年中皆然。上崩之數日前，隆裕奉太后命，以侍疾來守寢宮，（是時崔玉貴反告假出宮，小德張之名尙微，人不注意也。）上既

崩，隆裕仍守牀畔，直至奉移乾清宮大殮後，始離去，赴太后宮，太后已不能語，承嗣兼祧之事，問諸他人始知之。自上崩至奉移大殮，親王大臣，以至介弟，無一人揭視聖容者，君臣大禮，蓋如是之肅也。吾聞南齋翰林譚君，及內侍教師田際雲，皆言前二日尙見皇上步遊水濱，證以他友所聞，亦大概如是。昔穆宗之以瘍崩也，尙殺內監五人，此則元公負扆，休休有容，粉飾太平，足光史冊，雖有南董，無所用其直矣。』小航此言，大致不謬，繹此似德宗之死，死於隆裕之手者。案惲薇孫(毓鼎)崇陵傳信錄云：『十月初十日，上率百僚晨賀太后萬壽，起居注官應侍班，先集於來薰風門外，上步行自南海來，入德昌門，門罅未闔，侍班官窺見上正扶閹肩，以兩足起落作勢，舒筋骨，爲拜跪計。須臾，忽奉懿旨，皇帝臥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禮，輟侍班，上聞之大慟。時太后病洩瀉數日矣，有譖上者，謂帝聞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爾死。十六日，尙書溥良自東陵覆命，直隸提學使傅增湘陛辭，太后就上於瀛臺，猶召二臣入見，數語而退，太后神殊憊，上天顏黯澹。十八日慶親王奕劻，奉太后命往普陀峪視壽宮，二十一日始返命，或曰有意出之。十九日禁門增兵衛，譏出入，伺察非常，諸奄出東華門淨髮，昌言駕崩矣。次日寂無聞，午後傳宮中教養醇王監國之諭，二十一日皇后始省上於寢宮，不知何時氣絕矣，哭而出，奔告太后，長歎而已。』據此，西后既發毒語，云我不能先爾死，則德宗之死，似又在西后前二日，又似西后命內監死之者，譖之之人，度是隆裕崔玉貴之流。蓋從惲記之諸奄昌言駕崩矣一語，可知德宗之命早繫於諸奄手，西后與隆裕之意，欲何時了之，皆可，固不必問出於何人手也。其時朝野，皆疑西后與項城及隆裕諸奄合謀戕德宗，予意項城未必預此事，隆裕諸奄足矣。英人濮蘭德所著之慈禧外紀一書，頗爲西后張目者，其中述及此事，亦可相證發。今節錄之：『皇帝賓天之情形，及其得病之由，外間無從知其詳，此事亦與其他諸祕密事，皆埋藏於李蓮英及其親信小監之腦中，即北京滿漢諸大臣，亦言人人殊，關於太后及皇帝同時相繼賓天，各持一說，互相矛盾。然欲考查其眞相者，亦非無線索之可尋。日處憂危之域之皇帝，若一旦得以總攬大權，

其必爲彼李蓮英輩所不利，固一定之勢也。且當時頤和園中深密之計劃，或尚有爲太后所不知者，亦意中之事。太后之所以不知者，蓋當時諸人以爲太后將先皇帝而薨，故不得不密爲布置，此乃東方歷史中之特別情形也。據目擊當時情形者論之，此或亦理勢之所有，然欲搜求其確據，處處相合，則極不易也。下所記載，乃由兩大臣所陳述，一滿人，一漢人，皆當時在朝者，其所言大概與較可信任之報紙所載相合，此等報紙所載，亦由官場中傳出也。吾等皆收存之。然此最大之疑案，終莫能明，或此同時賓天之事實出於天然之巧合，亦未可定也。但言者又云：聞之於太后親信之侍從，謂皇帝賓天之後，太后聞之，不但不悲愁，而反有安心之狀。』此段匣劍帷燈，彌極深刻，雖力言最大疑案終莫能明，而其明蓋如鏡也。清社久屋，德宗順受全歸與否，更不足辯。傳後之史，例必以事證爲憑，故此祕將長此終古。抑古之專制宮闈類此之事至多，正不必引爲詫也。

光緒十三年冬，西后爲德宗選后，在體和殿，召備選之各大臣小女進內，依次排立，與選者五人，首列那拉氏，都督桂祥女，慈禧之姪女也。（卽隆裕）次爲江西巡撫德馨之二女，末列爲禮部左侍郎長敍之二女。（卽珍妃姊妹）當時太后上坐，德宗侍立，榮壽固倫公主，及福晉命婦立於座後，前設小長棹一，上置鑲玉如意一柄，紅繡花荷包二對，爲定選證物（清例，選后中者，以如意予之。選妃中者，以荷包予之。）西后手指諸女語德宗曰，皇帝誰堪中選，汝自裁之，合意者卽授以如意可也。言時，卽將如意授與德宗。德宗對曰，此大事當由皇爸爸主之。（據宮監謂，當時稱謂如此。）子臣不能自主。太后堅令其自選，德宗乃持如意趨德馨女前，方欲授之。太后大聲曰，皇帝，並以口暗示其首列者，（卽慈禧姪女，）德宗愕然，旣乃悟其意，不得已乃將如意授其姪女焉。太后以德宗意在德氏女，卽選入妃嬪，亦必有奪寵之憂，遂不容其續選，匆匆命公主各授荷包一對與末列二女，此珍妃姊妹之所以獲選也。嗣後德宗偏寵珍妃，與隆裕感情日惡，其端實肇於此。以上皆宮監唐冠卿所言，蓋深知內事者，其人至今或尚存也。庚子拳匪時守西陵貝子奕謨，告逃難

西陵之齊令辰曰，我有兩語，賅括十年之事，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和，因母子不和而載漪謀篡。謨貝子爲淸宣宗胞姪，其言如此，合上宮監言觀之，晚淸宮廷之內幕，可以概見。淸之當亡，固有必然。而其演於外者，爲新舊之爭，和戰之爭。釁於內者，爲夫妻之釁，母子之釁，此四者，庶可以賅之矣。（戊申袁項城之被放，爲監國之載灃兄弟，借此逐之，以便攬權，非翻戊戌舊案也。楊叔嶠之子，不知其隱，亟取德宗賜其父密詔，上書求雪寃，隆裕執不可，其始終憾德宗之情可見。）

前記戒壇，因憶及潭柘。北方游者，率二寺並舉，然戒壇位山半，以殿宇勝，以松勝，潭柘則居釜底，以泉勝，以山門勝。予昔從戒壇往，絕羅喉嶺，羣山童禿險惡，及岫雲寺，則曲邃森沉，衆木蔽虧，雜鳥猶飛，秋陰如幂，心神爲頓豁。昔人稱潭柘以一培塿當羣山心，九峯扆而立焉，志所謂老柘美竹者烏有矣，而兩殿鴟工絕，則金元故物也。寺後故有龍潭，今甃爲池，而其支委尙闊，泉走崖壁間，聲甚怒。予詩云，端扆九峯朝帝樹，鳴階一水肖龍泓。言寺僧引泉繞階，頗似杭之龍井，潭柘，古之柘樹千章雖無存者，而銀杏兩株，其高拏雲。淸高宗題稱樹生康熙初，至乾隆初，復生其一，後兩者合抱爲一，以爲愛新覺羅家之瑞，夙有帝王樹之稱也。山門之修紆窈窕，予所見舍靈隱外，無其匹。其後游鼓山湧泉寺，亦甚愛其山門，故有一詩云，一徑松風引磬音。寺門端似岫雲深。年來可惜魁梧盡，只遣龍孫細細吟。謂鼓山老松漸盡，唯代以叢竹耳。予以爲凡寺之勝，多在山門，後見翁虬閣游元墓聖恩寺詩，靑山爲屏爲輔佐，參天柏湧金剛座。從來寺好在山門，夷叔片言眞道破。則知解人所見盡同。既而思之，山門之佳，端在林木，凡以樹勝者，易於爲曲折。今日靈隱山門固不惡，然古昔樹木之美，當倍蓰之。攷西村十記載：『度洪春橋，見蒼松夾路，大皆連抱，而高或百尺，依依如人立道傍，肩摩武接，或拱或揖，自此至靈隱三天竺，不間他族，上則枝鬣偃蹇，下則石甃夷潔，雨不沾衣，土不塗足，每風自山頂下，則龍鳳飛舞，翺翔霄漢，濤鼓籟鳴，淙錚鏗鍧，響應山谷，如聆廣樂於洞庭之野也

。」今日又那可見此。憶予十五齡，就諸老爲詩社，題爲萬松金闕圖，每夢想南宋宮苑之盛。宋故宮卽今杭州之鳳凰山，所謂萬松，九里松等，今悉不可覩其彷彿。吾友許昂若（寶駒），邇出示所爲隨筆，其記西湖古木云：『父老相傳太平天國之役，與清軍相持於錢塘江上游，柴木之來源既阻，軍民悉就地取材，以供燒燃，湖上材木，遂如春蠶之蝕葉，垂垂以盡，迄今百年，猶未能恢復也。惟我家安巢別墅，在三台山麓，對門數十丈而遙，壠頭有古木一株，高百丈，銳上豐下，隆然如佛塔，其下爲遜清顯宦塋墓，曾禁樵採，而歷刼僅存者，滄桑幾閱，殆如魯殿靈光。』昂若此記，翔售可備史料。蓋世事日新，建造毀壞皆日烈，長林豐木，愈可寶也。又憶濤園潭柘絕句云，松陰中著一亭開。捫腹逍遙散步還。五月行人不知暑。拖棉帶夾聽潺潺。仲夏誦之，輒有涼意。樊山和之云，潭柘開畔瑩水光，戒壇袒臂受松涼。西山更比西湖好，終古仙鄉在帝鄉。則微嫌淸而不切。潭柘雖以泉勝，然非開畔卽有水光者。因憶樊山甚以絕句自負，民國初年間予數詣談，一日出示中秋前一夕兩絕句，其一云，玉水殘荷葉葉鳴，鳳城一夕雨連明。連昌約略無多柳，第一難禁是此聲。石遺先生錄入詩話，而連昌訛刋作建昌，蓋樊作迺取張叔夏月下笛詞入詩也。樊山告予，此首意在惓懷故宮，時隆裕尙擁幼帝，居禁城，故自喜用張詞而彌有味。隆裕乃步武西后，以覆淸社，樊亦非每事託爲遺老者，聊以寄孤兒寡婦之哀矜而已。然樊翁之絕句，實較古體爲佳。將歿前一年，獨游崇效寺，有絕句殆二十首，感愴南皮舊游，甚有風神，屬予及書衡年丈纕蘅和之。予念翁已八十五，生平不作感傷語，此詩獨以凄婉勝，恐非佳朕。不久果逝。是年三月，纕蘅以前一年春游雜詩，乞予題二絕句，其二云：樊叟聯吟十八年。𥨊花感舊最淸妍。重來若補澆紅宴，地下傷春定惘然。卽指此事。樊和濤園潭柘絕句，又有云：一別西山歲幾周。龐公妻子勸淸游。何當賃取金燈院，紅葉林邊住一秋。翁雖作斯語，晚近十年，實未嘗一游。因歎師友山水，與光景樂事，皆一逝不可再逢。夏夜甚念西山逭暑之趣，復念沈樊諸老，次第皆盡，時事崩騰萬變，後茲殆不易有山游賦詩之樂。執筆悵然，不自覺其詞費也。

濤之亡，自當以那拉后爲首功。其殘忍酷妬，奢驕褊很，諸惡德俱備，才亦足以濟之，屢謀廢立，雖不敢行，然先弑慈安，繼摧光緒，胆力福命，皆過於雉曌矣。予前談文道希，因而談及珍妃致死之前後，妃固死於后手，然若謂壹如德宗珍妃之意，即可以不亡，亦爲過論。珍妃得寵，即出賣差缺，魯伯陽一案，是其顯例，使其得志，未必有以逾西后也。珍妃於庚子臨難時，言帝當留京，此亦可作兩種看法，深言之，欲圖變政，淺言之，則冀脫西后絆挾帝以自重耳。且帝留京之語，迺爲妃嬪暱帝者所恒言。當英法聯軍之役，西后方爲貴妃，文宗出奔熱河，西后乃力主帝當留京，與珍妃如出一轍，謂非宮中婦寺遇變時必有之議論。不可得也。今撮舉前此西后言，與後此珍妃言，相印證，可見歷史事實宛成對耦，而際遇不同，後來菀枯遂若霄壤，亦所謂有幸有不幸。吳柳堂罔極篇中記咸豐庚申事，云；『庚申七月，自慈親得病起，五六日間，即傳夷人已到海口，所有內外一切章奏，概不發鈔，以致訛言四起，人心惶惑，然猶未移徙也。時皇上方病，聞警擬狩北方，懿貴妃與僧王不可，且謂洋人必不得入京。『此懿貴妃，即那拉氏，後來庚子時挾帝西奔之慈禧也。又一節云；『初七日，我軍與夷兵戰於齊化門外，我軍馬隊在前，且均係蒙古馬兵，并未打過仗，一聞夷人槍砲，一齊跑回，將步隊衝散，自相踐踏，我兵遂潰。夷人偪近城邊。先是親王及御前諸公，屢勸聖駕出巡，聖意頗以爲善，但格於二三老成，并在朝交章勸止，故有并無出巡之旨，且明降諭旨，有能殺賊立功，立見賜賞等語，故人人皆以爲出巡之舉，已中止矣。初八日早，聞齊化門外接仗失利之報，聖駕倉皇北巡，隨行王公大臣，皆狼狽莫可名狀，若有數十萬夷兵在後追及者，然其實夷人。此時尚遠，園中毫無警報，不知如何如此舉動？當皇上之將行也，貴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鎮懾一切，聖駕若行，則恐宗廟無主，恐爲夷人踏毁。昔周室東遷，天子蒙塵，永爲後世之羞，今若遽棄京城而去，辱莫甚焉。』據此，則當時懿妃所主帝當留京之理由，視後來珍妃尤堂皇而詳切，後又有一節云：『有御史某上奏，言奸人熒惑帝聽，倉皇北狩，棄宗廟人民於不顧。以致淪陷於夷，請速回鑾，云云。自初間起，日日聞得與夷換

和約未成，或由恭邸不肯出見，或因夷人所說難進，總未定局，居民愈覺不安。初六日，英夷來照會云，我國太無禮，致將伊國人虐死五人，索賠銀五十萬兩，適俄夷亦來照會云：聞得夷人索賠五十萬金，伊願說合，令我們少賠，恭邸以此事，即使說合，亦不過少十萬八萬，又承俄國一大人情矣，隨託言已許不能復改諭之。俄夷又來照會云；既已許賠五十萬，自不必說，惟英國焚燒園亭，伊亦願賠一百萬兩，前索二百萬，減去一百萬，只需一百萬，便了事矣，恭邸答應，於初九日送去銀五十萬兩，是時夷人所添十六條，無一不從者，當事者惟求其退兵，無一敢駁回，於是夷人大笑中國太無人矣，嗚乎，尚忍言哉，尚忍言哉。懿貴妃聞恭王與洋人和，深以爲恥，勸帝再開釁端。會帝病危，不願離熱河，於是報復之議遂寢矣。」末段數言，則知那拉氏在彼時不但主張帝當留，且當留而力戰。一可見其仇外之心理，早伏庚子之禍機，二可見其於當時之國力，實不甚了了，徒知報仇，而不肯細察原因比較力量。此處卻與德宗珍妃不同。德宗非必甚明，然至少已知國力不如人，不應戰而應留以講理，使珍妃留京之策得行，則與當年那拉后留文宗之結果，必當大異也。嗚乎，唯爾時不當戰而戰，其終也所貽於國家民族者，適爲後來之當戰而不能戰。夫至當戰而不能戰，則其痛苦，甯能量計。溯而言之，假使咸同光宣以來，稍有明白算盤，早知不如人而自媿奮，十年教養，十年生聚，則今日又何至如是。由今言之，那拉后之昏悍，士大夫議論之檮昧，愈當永爲炯鑒，正不能以頌其復仇二字，掩其愚闇之貽戚也。記此節 竟爲之掩卷三歎。

柳堂之罔極篇，實記其母歿於園城事，其原本與慈禧外紀重譯者，有詳略之不同，蓋柳堂敍及西后爲懿貴妃時弄權專擅處，後來皆删去也。其敍英法聯軍入北京事，廷議之不定，民心之悲憤，軍隊之潰敗，皆可爲歎惋。當時唯恭王留京任和議，而懿貴妃尚自熱河傳詔，欲殺英使巴夏禮，危迫間，廟堂之主張，矛盾至此。與諫官及民間，但知痛恨夷人者正同。上下交謫，其對全局絕無貫徹理解，尤可哀也。當時英法聯軍入京焚掠，士論激昂，十人而九皆主戰，固不俟言。

戰事亦非不出力，科爾沁僧王，於已未防天津海口，且擊敗兩國兵船，甚自豪。郭筠仙自序中。記此時僧王事云：『科爾沁僧親王，辦理天津海防，回京度歲，一日在朝房就詢嵩燾，東豫捻匪，天津海防，二者辦理孰宜？答言，捻匪腹心之患，辦理一日有一日之功。洋人以通商爲義，當講求應付之方，不當與稱兵。海防無功可言，無效可紀，不宜任。僧邸默然。其後至天津有所匡益，必蒙駁斥，至於上說帖一十有七次，大致以爲今時意在狃擊，苟欲擊之，必先自循理，循理而勝，保無後患，循理而敗，亦不至於有悔，爲畫數策，終不能用。其後官江蘇糧道，崇地山宮保，遣知州黃惠連持普魯斯和約至上海互換，天津與舊相識，一日過談及僧王，惠連言，僧王於嵩燾咨嗟歎息．欽若神明，驚問其故，曰北塘潰敗，諸軍盡散，惠連探知僧王沿邊趨永平府，徒步追從之，衣履盡失，每過一縣，得銀二三兩，充旅食，出古北口，見僧邸立營處，寥寥數百人，幕府隨員無一留者，乃告護衛通報，僧王聞即趨出，見惠連，問曰，何爲狼狽至此，遂大笑，呼左右，速命水與澡洗，即時送具衣履靴帽，並銀二百兩，連發使速之。因上謁，僧王見即問曰：翰林郭君，去歲從吾，吾愧無以對之，其初擊洋人，人皆歌頌，獨力爭以爲不可，其後礟石如雨之中，無肯來營者，又獨渠一人馳至，見利不趨，見難不避，天下安有此人，吾深愧當時之不能相察也。』觀此可知郭筠仙當時上說帖至十七次，所言度皆當時人不欲聞者，及僧王敗後，始念及之。而筠仙亦非絕不主戰者，但云：『今時意在狃擊，苟欲擊之，必先自循理：循理而勝，保無後患，循理而敗，亦不至於有悔』，三十三字而已。所謂理者，即對於任何事件，其本末是非，彼此情勢，須絕對瞭然，然後蹈正義以行之。不揣本而齊末，徒知效韓亡後之博浪椎，以相狃擊。豈知韓亡後之狃擊，乃循理而不悔者，韓未亡，而凡事皆但如博浪椎，則無益而又害之矣。柳堂在當時尙爲明白人，觀其罔極篇末語，忠憤如畫。然吾人雖服吳之忠憤，而尤惜未覩郭之十七說帖，作何語也。

金焦二山，昔皆在江心，世所知也。金山今移在南岸，離江日遠，曩讀廣雅堂詩，金山觀東坡玉帶歌，欲訪中泠桑田改

。紫金浮玉成陸海。南皮此詩，光緒十六年作，至今已四十六年，時金山已登陸，是桑田之改，約在咸同之交。今考光緒金山志卷一，金山河一節下云：『咸豐初，金山尚在江心，非舟楫不濟。至三年，髮逆竄踞鎮城，統兵督剿者，爲江蘇巡撫長白吉勇烈公，大營紮詐輪岡。而金山之上游，爲簰灣鎮，有商遺木簰無算，賊擄得，順流下，放塞山南江面，屯賊于上。因在山巔，築極高瞭樓，凡營中動息皆見。公患之，募壯士，夜使由水登山焚樓，一面派兵擊簰上屯賊，火發賊殲，圍得合，而簰未去。簰既阻溜，山南淤積日甚，至同治初，沙方漲與山連，而西南之長山五洲諸山水發，向由便民河東注出江者，復在漲沙刷成港道，初止由山之西金山寺前入江，後前署兩江總督安徽巡撫歸安沈公秉成觀察常鎮時，以由山南而山東，有水漕一線，爲山水過盛傷洩而成，亦因而開之，始有金山河之名，而分東西兩口焉。然山水本可借以刷淤，分則力衰，于是停愈易，塞愈速，漲愈甚，雖屢經濬，夏秋尚通舟楫，至春冬褰裳可涉，而山則宛在灘中，去江濱且百餘丈矣。』此節於河所以淤，江所以北徙，山所以上南岸，言之綦詳。匪惟地勢變遷，實亦人事演成，水利不脩，實其總因。又考卷十八薛書常中泠泉辨云：『幼讀潘次耕中泠泉記，及所述取泉之法，心焉嚮之，比官吳中，而金山燬于兵，昔在江心，今則屹然立南岸矣，同治己巳捧檄來修江天寺』云云。又考曾文正求闕齋日記，同治乙丑，過鎮江，金山已在南岸。是同治初年，山已上岸。又攷善化瞿元霖蘇常日記『咸豐七年　臘月十九日，循江至金山，嚮在江中今可舁而至也，』此則咸豐初山尚未盡漸陸之證。又攷王祭酒年譜卷下第六十一葉云：『余昔讀唐人詩，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知山在江中。而通鑑長編言，金兀朮至金山，爲宋韓世忠狙擊，卒乘馬逃去，以爲必史氏記載之誤。後讀東坡遊金山詩，有中泠南畔石磐陀之句，竊疑山何以在南畔，不喻其解。迨廿餘歲過之，見山特立江中，可證唐詩不誣。後三十年，視學江蘇，聞江日北徙，山日南徙，瓜州傍岸地，常坍於水，有至里餘者，頗悟東坡詩恉。歸里二十年，聞山偪近南岸矣，因是推知北宋時，山必已在南畔，逈異唐時。至宋金交戰，山愈近南岸，與今日同，故兀朮

乘馬登山，而韓王得以邀擊之也。詩文之有關繫如此。」按王應生此記，可謂讀書有間，但若謂宋紹興間金山曾成陸地，則恐不盡然。攷北宋時，金山固在江心，東坡少游等詩可據。南宋時，亦莫不然。放翁之入蜀記，作於乾道六年，去蘄王兀朮之戰，才三十餘年。今攷陸記：『六月二十五日云：（上略）是晚欲出江，舟人辭以潮不應，遂宿江口，（此蓋由鎮江欲往金山）二十六日，五鼓發船，是日舟人始伐鼓，遂游金山，登玉鑑堂，妙高臺，皆窮極壯麗，非昔比。玉鑑，蓋取蘇儀甫詩云：僧於玉鑑光中坐，客踏金鼇背上行。儀甫果終於翰苑，當時以爲詩讖。新作寺門亦甚雄。翟耆年伯壽篆額。然門乃不可泊舟，凡至寺中者，皆由雄跨閣。長老寶印言，舊額仁宗皇帝御書飛白，張之，則風波洶湧，蛟鼉出沒，遂藏之寺閣，今不復存矣。印住山近十年，興造皆其力，寺有兩塔，本曾子宣丞相用西府俸所建，以薦其先者，政和中寺爲神霄宮，道士乃去塔上相輪而屋之，謂之鬱羅霄臺。至是五十餘年，印始復爲塔，且增飾之，工尚未畢，山絕頂有吞海亭，取氣吞巨海之意，登望尤勝。每北使來聘，例延至此亭烹茶。金山與焦山相望，皆名藍，每爭雄長，焦山舊有吸江亭，最爲佳處，故此名吞海，以勝之，可笑也。夜風水薄船，鏜鞳有聲。二十七日留金山，極涼冷，印老言蜀中梁山軍鷩鷙，爲天下第一。二十八日，夙興，觀日出江中，天水皆赤，眞偉觀也。因登雄跨閣，觀二島，左曰鶻山，舊傳有栖鶻，今無有。曰雲根島，皆特起不附山，俗謂之郭璞墓。奉使金國起居郎范至能至山，遣人相召，食於玉鑑堂，至能名成大，與聖政所同官，相別八年，今借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侍讀，爲金國祈請使云。午間過瓜洲，江平如鏡，舟中望金山，樓觀重複，尤爲鉅麗。中流風雷大作，電影騰掣，止在江面，去舟才丈餘，急繫纜，俄而開霽，遂至瓜洲。自到京口無蚊，是夜蚊多，始復設幮。二十九日，泊瓜洲，天氣澄爽，南望京口月觀甘露寺水府廟，皆至近。金山尤近，可辨人眉目也。然江不可橫絕，放舟稍西，乃能達，故渡者皆遲回久之，舟人以帆弊，往姑蘇買帆，是日方至，兩日間閣往來渡者，無慮千人，大抵多軍人也。夜觀金山塔燈。』以上皆放翁所記，由江口登船伐鼓游金山，則山

之在中央可見。神霄宮至鬱羅霄臺之間，凡五十餘年，未言山之濱陸，則其形勢未有變動可見。尤當注意者，泊船瓜洲，望金山尤近，至於可辨人眉目，則金山不幾於較近於北岸乎？唯中有門乃不可泊舟一語，不知爲功令所禁，抑以沙淺不得泊，頗有疑問。所可斷言者，金山在南宋時，絕無如今日之儼爲陸地，而今日金山南遷，殆或爲有揚子以來之剏局。麋生所疑兀朮乘馬逃歸，以理揣之，但有浮橋或淺灘，馬皆可渡，不必山之連屬於岸也。今日江水閒日仍北徙，揚州一帶地又日坍，南岸沙洲增漲未已，則來日成陸海者，恐不止金山。而當時木筏之阻溜，與沈秉成之誤鑿金山河，一念疏忽，遂使千古名勝，永永改觀矣。凡事將畢也鉅，於此可驗。又可見吾國水利林政，久久不修，積千百年之頹廢，足以使山崩川竭，膏沃成墟，民族衰亡，固不第一二名勝之易地已也。江南向有童謠云，打馬上金山，丹陽作戰場。同治間，此言皆驗。以予所見，非謠之能驗，水利林政之不脩，不止此二三事也，必政治之大本先壞，而其末流，可使山川形勝，盛者爲衰，所包孕者，災荒兵燹皆是，作戰場，亦其一也。試觀放翁入蜀記，可知南宋之金山香海亭，實爲彼時之迎賓館，渡江者大半皆軍人一語，是當日淮水已成邊戍之事勢，此種變遷，何啻金山之成陸乎？

近日國與國間之紛爭，平亭之術，有所謂中立地帶，或書爲中立區者，此制導源蓋甚古，卽所謂甌脫也。或疑甌脫乃境上斥堠之室，非指棄地，此說誠是。然棄地亦非眞棄之，迺故棄之，以設甌脫耳。故轉注甌脫爲中立地帶，義自可通。案史記匈奴傳云：『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莫能至也，吾欲有之。』索隱注甌脫云：『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然繹史記文意，則甌脫旣置於匈奴東胡間，是敵國互相窺伺彼此動靜之設備，不可專訓爲窺伺漢人之處甚明。所謂棄地千餘里，位置今雖不明，然匈奴東胡間有興安嶺，連亘南北，則呼爲甌脫之土室，必布於此山脈之左右無疑。又考兩敵國之間，置空地以杜糾紛，古今皆然，秦漢之際，中國與箕子朝鮮，亦用甌脫制。史記朝鮮傳云：『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

嘗略屬眞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修復遼東故塞，至沮水爲界，屬燕。又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魋結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眞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是也。據此可知全燕時，依浿水即鴨綠江南之山脈，築鄣塞以爲燕與朝鮮之界，此形勢迄秦無改。迨漢承秦後，一統天下，以鄣塞絕遠，防守不易，故修復遼東故塞，更以浿水爲與朝鮮之界，自此河以南，至於燕之鄣塞，其間地域放棄爲空地，此空地，即漢與朝鮮間之中立地帶也。又案清初尙以鴨綠豆滿二江左右爲間曠地，蓋當三四百年前，白山黑水間，邊徼曠絕，非兵力所能控，故仍用甌脫制，以策萬全，豈知陵夷至今，此制幾於復施於榆塞，而欲與萊因但澤相仿耶?大抵，甌脫宜於林木山巒河流，雖曠隔而猶得相窺伺者。至如西部之流沙戈壁，以及西伯利亞之荒原，天然阻絕，雖欲設甌脫亦有所不能也。

吳柳堂，晚與陳弢庵友善。當時弢老以翰林官都中，數與柳堂及吳圭盦張幼樵輩，爲扶鸞之戲，臨壇者爲乾隆間詩人吳企晉泰來，吳詩署淨名軒，後所謂淨名社是也。今觀其贈柳堂二十韻詩，有云，乾坤雙淚眼，鐵石一儒冠。可見柳堂風節。又有云，道心娛白石，噩夢到青鑾。杜宇三春雨，蒼梧一夕瀾。出山非小草，不死是猗蘭。則直隱括到柳堂之尸諫矣。蕢齋家有圍爐話別圖，蓋同治末年柳堂謫歸時，同人所作，其後民國初年，弢老題一七言古詩，極沈鬱頓挫，句中雜有小註，多關掌故，今備錄之。竝加箋釋，以見本末。詩云：侍御席藁爭失刑。一斥歸臥蘭山陘。當年廷議孰主者，斫伐直木新發硎。寗期再出殉龍馭，秦良衛史公所型。同時四諫接踵起，欲挽清渭澄濁涇。嘵嘵牖戶及未雨，綱紀之正先朝廷。角弓翩反局一變，竄謫流散隨春星。忌醫廿載藥籠盡，疾亟永命尊豨苓。抱薪止沸國卒斬，騷魂九死誰能瞑。我交侍御恨已晚，衰涕猶爲同宗零。談詩說鬼再寒暑，廋語謂踏田盤青。張侯居廬更歎逝，攤卷百感鰈鰈醒。薊祠既成次故宅，去後猶往餘風螢。橫街每過輒掩袂，矧對遺墨憑精靈。黃童死孝骨早朽，肯念桑海吾伶仃。藏書掠徧獨脫此，

呵護無亦闢冥冥。長言追記慰明發，永寶手澤揚餘馨。弢老於當年二句下，自注云：『廷議成祿罪名，疏稿已具，醇賢親王後至，袖一稿，以牽合天時刺聽朝政請讜言者，衆愕然，某君奮筆署奏曰，王爺大，中堂小，我從王爺，遂以上，于通政凌辰，王理少家璧，疏爭不得。』案成祿滿人，爲烏魯木齊提督，誣民爲逆，擊殺多人，虛飾勝狀，爲左文襄所劾，柳堂纖陳其罪，有可斬者十，不可緩者五，尋逮問，讞上，論斬，廷臣請改監候，柳堂大憤，復疏爭，有請斬成祿以謝甘民，再斬臣以謝成祿語，成祿夙有宮中之援，柳堂疏上，穆宗大怒，謂吳可讀欺負我，大哭，醇王遂排衆議，罪柳堂，弢老詩注所云，蓋事實也。注中奮筆署奏之某君，指刑部尙書桑春榮，王家璧雖疏爭不得，而當時穆宗年幼暴怒，非要吳腦袋不可，原旨斬立決，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十三堂官皆畫諾，獨家璧不肯，柳堂因此改流，家璧鄂人，字孝鳳。甯期二句，言光緒五年穆宗奉安惠陵，柳堂自請隨赴襄禮，還次薊州，宿廢寺自縊，未絕，仰藥死，於懷中得遺疏，請爲穆宗立嗣事，故曰秦良衛史也。四諫，即淸流黨，以光緒初年始盛。案四諫究爲何人，其說不一，昔聞張蕢齋實竹坡陳弢庵鄧鐵香爲四諫，而近人紅柳龕詩話　則云：『同治中文襄與竹坡侍郎張幼樵副憲黃漱蘭通政同官禁苑以敢諫稱，時謂四諫，』似此則南皮在內。但考南皮壽黃漱蘭詩，四諫榮名冠翰林。拜竹坡墓詩，翰苑猶傳四諫風。若已身在四諫之列，似不便以此標榜。準之　弢老詩同時四諫接踵起，揆其意亦必謙言不在此內。大抵四諫之名，原比擬宋之歐余王蔡，說本不一，亦不必定指何人也。角弓至騷魂六句，詞意俱沈痛。衰涕句，言吳圭盦先逝，故曰同宗。談詩說鬼，即指淨名乩壇事。庾語句，弢老自注云：『侍御以初元起廢，丁丑夏間即相過從，詩孫記爲戊寅，誤矣。其挽圭庵聯云，是國家有用人，君不長年我偏壽。爲親朋輒作惡，別猶難遣死何堪。圭庵蓋已謁假而病作也。侍御死之前，嘗語人將游盤山，故其上陵不歸，家人猶疑在田盤也。』繹此，似何詩孫先有一記題於圖上。薊祠，言薊州柳堂有祠。故宅橫樹，謂柳堂故宅在南橫街，仿楊椒山故宅例，以祠柳堂，門前有匾額。黃童句，自注云；『卷中有陶樓再同父子題作。』

言黃彭年及子國瑾題詞，國瑾以憂卒也。菁齋藏書，被兵掠盡，此卷幸存，仲昭為菁齋子，故收句云爾。弢老此詩，蓋刻意之作，不獨為柳堂，亦為菁齋，其云，一斥歸臥蘭山陘者，柳堂甘肅臯蘭人。先以刑部主事遭憂去，主講蘭山書院，及成祿案，鐫三級，歸又主講蘭山也。

柳堂於劾成祿案前，尙有一疏，極為時傳誦者，則請免外國使臣之跪拜也。考淸代西洋使者來華，行拜跪禮與否，久為一問題。歐洲各國來使，皆抗議用拜跪禮，而廷臣例必與爭。當乾隆五十七年，英國正使馬戛爾尼來華，要求通商之時，吾國循例插以旗曰，英國進貢船，覲見時，循例使叩頭，馬戛爾尼深慮以小節，妨其所企，於八月十日覲淸高宗於萬樹園幄次，行拜跪禮。陳康祺郎潛紀聞，記玆事云，「乾隆癸丑，西洋英咭唎國使，當引對，自陳不習拜跪，强之，止屈一膝，及至殿上，不覺雙跪俯伏，故管侍御韞山堂詩，有一到殿廷齊膝地，天威能使萬心降，之句。」觀此，可知當時士大夫心理，皆以為西洋人瞻對天威，本可屈膝，而所以辦不到者，乃純為通商衙門之不諳前事。如是理論，雖經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之役，皆不能悟。及穆宗親政，此事遂廷爭彌烈。今節錄柳堂原摺如下：「竊自各國使臣齎呈國書請覲以來，諸臣會議，初則爭以見與不見，繼又爭以跪拜與不跪拜，相持不決，近半年矣。臣竊與二三同志小臣妄言，此何大事，而直舉國紛紛若是乎。孟子曰，君子於禽獸何擇，各國之主，由各國之臣民廢置如奕棋，此臣所聞也。其在京者，出門時婦人前行，或乘轎，男子為之執役，步行在後，此臣所見也。觀其條約，無慮數十，幾近萬言，問有一語述及親親尊賢，國之九經否？曰，無有也。問有一字道及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否？曰，無有也。不過曰某項有利、某項於中國亦有利，以利自處，而又以利誘中國，彼本不知仁義禮智信為何物，而我必欲其率五常之性。彼本不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為何事，而我必欲其强行五倫之禮，是猶聚犬馬羊豕於一堂，而令其舞蹈揚塵也。然則即得其一跪一拜，豈足為朝廷榮，即任其不跪不拜，亦豈為朝廷辱。而議者之意，則以為必須如此鄭重再四而後允，則彼將曰，中國於此

等小事，尙不肯輕以我與，則事有大於此者，更無望矣，於是要求無已之心，自此而遂息，則我之勢尊，而彼之勢屈。臣愚以爲我之尊自若也，不因彼之尊，而我始尊也。彼之不屈自若也，不因我之屈之，而彼即屈也，彼窺見我所重在跪拜，而忌在不跪拜，所畏在用兵，則常增吾所重，益吾所忌，而示我所畏，蓋我之勢一弱，彼計無施而不可。臣聞各國往來文移，所進表章，有如許幺麼鬼怪，不知何物某皇某帝，竟與我皇上並列矣。諸臣不彼之恥，而恥此乎？前歲俄夷，由伊犁而入新疆，自東而南而西，包中國一萬餘里，創千古外夷入中國未有之局，其措置甚大，其處心積慮甚深甚毒，諸臣不彼之慮，而慮此乎？諸臣以爲各國不從中國禮節，即足爲中國羞，而臣以爲各國若從中國禮節，更足爲中國害。自古國家大局，時與勢兩者而已，度吾時未可與爭，勢未可與校，則當別求吾自強之道，而暫行吾權宜之計。昔子貢問政，孔子告以足兵足食民信，迨子貢兩以不得已而請去，孔子曰去兵，又曰去食，聖賢謀人家國，動出萬全，斷無鹵莽從事之理，去之云者，平時必有一番經濟作用，成竹早已在胸，並非直至不得已，而始倉皇失措，出此束手無策語也。此事諸臣於初議，即應權其輕重，外審之彼，內揆之己，度其事可以一爭，吾力又能爭，雖小事亦不可許，爭之必得而後已。若預料吾時事必不能爭，而其事又不足以爭，則急宜占以先著。於許其進見時，不俟彼啟齒，一併慨然許以代爲奏請皇上免其行吾中國跪拜禮，並不曾輕假彼以名器，亦不致稍示我以單弱，豈不光明正大，夷夏凜然。乃始則沾沾於一見，旣無以善於其前，繼則斤斤於跪拜，又無以持於其後，終以爲人挾制，無一不俯首而從。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是犯四惡之所屛也，是蹈昔日津門辦理夷務諸臣之覆轍也。』觀此可知同治間，皇帝見不見各公使，尙成一問題，不止拜跪一端也。吳摺所言，今日閱之，必有失笑目爲迂妄者。其實柳堂乃一極明白人，摺中扼要語，如云：自古國家大局時與勢二者而已，度吾時未可與爭，勢未可與校，則當別求吾自強之道，而暫行吾權宜之計，一段。所云：聖賢謀人家國，動出萬全，斷無鹵莽從事，所云：若預料吾時事必不能爭，而其事又不足與爭，則急宜占以先着，

皆極洞徹果決。其前半段以禽獸夭魔鬼恠比況夷狄，力斥各國，以尊皇帝云云，乃從來吾國之論調。庚子前尤甚，苟不如是措詞，必被人詬爲媚外賣國。如郭筠仙言『西洋立國本末兼資其君民上下同心一力以求所以自立』云云，（見自序），當時莫不詈爲喪心病狂。必如柳堂之說，外國皆無九經四維，方稍覺得痛快。此殆爲四千年獨立自尊所貽之結習，予嘗疑吾國之不易進步，多受挫辱，皆正坐此。以明知其非如此，而必以虛驕傲慢之言，方能取容於社會，則此社會，迺爲麻木好僞者也。柳堂之摺，當時外人見之皆不以爲異，而稱美『出於正直無私之吳可讀侍御，』此自爲柳堂人格淸白之所感映，而英人濮蘭德評此摺，於稱歎柳堂外，又云『中國人之思想，不徵之於事實，隨意構造，令人奇異。』此殆指摺上半段所舉各國現狀而言。總之，輕蔑仇視，自欺欺人，不合邏輯之言論，當別具一賬，終食其報。而柳堂之眞意，乃極明達，亦無可掩。

柳堂尸諫，當時震駭一世，今日天澤之義，已不復存，立儲之爭，更無足論，然其篤信忠之一義，視死如歸，實所難能。鄰邦日本，今猶時見此種以死守節之士，良繇所受於吾國經義之感格特深，不能不謂爲東方民族之美德也。柳堂臨命時，有訣兒書，其中平易切實語不少，今具錄之：『吾兒之桓知之，爾聞信切不可驚惶過戚，致闔家大小受驚。爾母已老，爾婦又少，三孫更幼小可憐，爾須緩緩告知，言我已死得其所，不必以輕生爲憂。我家譜自前明始遷祖以來，三百載椒房之親，二百年耕讀之家，十八代忠厚之澤，七十歲淸白之身。我少好游蕩，作狎邪遊，然從無疑我大節之有虧者。故同鄉及兩書院及門諸子，至今猶願我主講席，我以先皇帝奉安有期，故昨年左爵相聘書兩來不就者，原以待今日也。我自廿四歲鄉薦以後，即束身自愛，及入官後，更不敢妄爲，每覽史書內忠孝節義，輒不禁感嘆羨慕，對友朋言時事。合以古人情形，時或歌哭欲起舞，不能自已。故於先皇賓天時，即擬就一摺，欲由都察院呈進，彼時已以此身置之度外，嗣因一契友見之，勸其不必以被罪之臣，又復冒昧，且摺中援引近時情事，未盡確實，故留以有待。今不及待矣，廿

心以死，自踐前日心中所言，以全畢生忠愛之忱，並非因數年被人誣謗而然。爾見此信後，不過來薊州東至三十里之馬仲橋三心義廟內，周老道，卽知我死葬處所，我已託周老道，買一棺木，裏用瀝青，我衣冠已齊全，囑其將靴底皮掌割去，卽於彼處買一塊地，埋我於惠陵左近，豈不遠勝於家中塋地。況爾祖父，祖母，已有爾二叔埋於墓下，不必需我歸於先塋也。此墳地自葬爾祖後，爾二叔以家務不能承担，於咸豐九年，自栽於京師宅中，今我又因國家大事而亡，人必以爲此地不祥，我豈信此等俗說者。爾必以爲不可不扶柩而旋，只將我出京時所照小像，到家中畫全，以此作古來衣冠之葬，亦可，何必定移柩數千里外，所費不少。爾見信後，如朝廷以我爲妄言，加以重罪，斷無聖明之世，罪及我妻孥之理，爾可速卽向通家，或有可通挪之處，卽行拼湊出京，沿途只好託鉢而回，萬萬不可逗留都中，又爲爾父惹風波也。我最恨爾多言口快，自今以來，只可痛改痛忍，人對爾言爾父忠，爾並不可言不忠，人對爾言爾父直，爾並不可言不直，馬援誡姪王昶誡子二書，不可不熟讀。爾母幼時爲武世家小姐，爲爾外祖父母所最憐，自到我家，替我孝養爾祖父母，賢名久播於我里，不過隨我未曾受用榮富，今已年老，又只有爾一人，爾姊已歿，爾妹又不在面前，爾必好好奉侍同家。爾姊夫妹夫處，替我問好。再祖遺薄田數畝全賴爾二叔三叔把守，爾父無力焉，不惟無力，而且有破費處，爾能體我心，將此全讓於爾兩弟，我亦知爾必不能學古人，即如我鄉曹熙堂太守分家，儻可難得，家有大小，處置則一也。尤望爾三弟兄永遠同居，更佳更佳。爾婦亦係舊家女，頗知大理。告知爾婦，家中弟兄，全在婦女調和。我記得吾鄉鐵紹裘觀察，遺我善書內，有一婦人以死猪假作死屍，輾轉感動其夫，仍與其弟和美者，此婦乃大英雄手段，豈敢望於爾婦，只時時化導爾婦，明於家務人，必能見聽也。三小孫要緊，不及復見矣，書至此淚下，擱筆逾時矣。我所帶四十餘兩，除薊州賢牧伯令周老道置辦我棺木葬地外，所餘我已儘數送與周老道，爾到薊州時，先謁見州主賢伯，我已函託矣。爾到三義廟，可再從優給與壓驚錢，歸京後俟我事已定，朝廷查辦後，總以速速出京爲要。東和處我欠京錢四百千，

數十年交好不可累他生意，可以還清，以全始終。爾初當大事，必然手忙脚亂，要知我之一死，固不敢必朝廷作何處置，然自問此心，可以不愧。君子論是非可否，不計禍福利害，爾又何必過爲憂慮乎？張香濤先生，幼樵，並安圃前，均致候，想如前時聚談時，不可得矣，可勝感歎。到家即去見湘陰爵相，爵相雖待我不終，然亦離間誣謗使然，無怪其然，而知己之感，耿耿在心，爾可爲請爵相安，必不令爾無噉飯處所也。吾鄉親友，並素所拖累，不及一一作札。老娘娘並徐姑娘，可極力周全　爲是。爾岳父前致意，伊女爲我生三孫，乃我家大功臣，至於爲人，則在自立，不可靠人，丈人在則可，丈人歿則不可，爾妹夫處，我在則可靠我，死則不可專靠，爾姊夫處亦然。速速起程出京，速速起程回家，速，速，速，速，速，尚有許多未盡事宜，不能細記，緣時有限不及也。」此書可箋處甚多，如云，左爵相聘書兩來，可見文襄牢籠士大夫之處。而後又稱待我不終，則可見文襄與人易於隙末。其稱數年來被人誣謗云云，不知何事，度是成祿一案之餘波。其言家中全在婦女調和，則大家庭之格言。其稱少好作狎邪遊，則與胡詠芝同，其不自諱飾又足多也。吳柳堂疏免外使拜跪，事在同治初，其時語氣內已恭而外尚侈。乃不及三十年，庚子之役，清廷遣醇王載灃赴德謝罪，而德皇威廉第二，要求載灃行拜跪禮。柳堂疏中所云聚犬馬羊豕於一堂，而令其舞蹈揚塵者，轉瞬間外人亦以此施於滿清，事之可哀，何過於是。雖以再三哀求獲免，而已喧騰中外，今錄載灃原電以證之，電爲光緒辛丑八月所發者，灃即後爲攝政王，革命後，猶時偕所眷日臨茶園觀劇，十餘年不衰，北都人士咸嘗見之。電云：『前接嘯樞電，相機因應，並示折中，仰見周密，欣有遵依，十四德皇停止禮節後，遣來朝車提督禮官，俱未撤回，察其動靜，似有挽回之機，因與蔭昌李希德等，再四籌維，命蔭昌用德文信，致賡音泰，婉商外部，以跪禮我國萬難應允，於德既無所取，更與兩國體面，大有相關，作爲出自灃意，懇請德皇寬免，一面又與駐巴在爾艾領事面商，或將此意由灃備函徑達外部，託其先爲代通消息。復於十八晚面命呂使趕回德京設法接辦，十九呂回後，接嘯電，亦即轉電呂，命其照示，再與外部

切商。旋於廿申，據艾領事來稱，頃得外部電，命詢王爺何時起身，以速爲宜，我皇必見，跪禮已免，遞書只帶蔭昌一人，餘在別殿伺候等語。當晚復接呂同電云，德皇六號出巡，現據外部大司員云，王爺前來，德皇必見，事有轉機云云，據以上各情，事已挽回。但爲時甚迫，灃未敢稍涉拘泥，趕即於十一鐘時令該國來接各官，備車前往，二十一三時到坡思丹，德皇又遣朝車並頭等提督接灃等，均至舊皇宮居住，供應優渥。隨商定次日進見，並送故德后花圈禮節，二十二巳刻，親至故德后墓，如禮，十二時復遣朝車提督迎至新行宮，灃隨帶蔭昌進見內殿，遞書宣讀頌詞，張翼六人在外殿侍立，禮成，德皇遣馬隊送歸舊行宮，兩時德皇親來答拜，意極殷勤，坐談良久，並命備舟車游覽哈芳湖孔雀島，二十三早看操，午後仍至新行宮，進見德皇，並留多在柏林居住，看各廠院，又面屬前赴丹西會晤亨利親王，看其水師，灃未便拂命，現擬見德后後，卽赴柏林，另住客寓，所有一切均賴國家鴻福，俱臻妥協，堪慰宸念，祈代奏。』電中所云優渥殷勤鴻福者，皆謝罪時之創鉅痛深至哀大恥也。英人濮蘭德慈禧外紀述此事，以爲德皇所以允不必用拜跪禮者，乃『遲疑多日，卒迫於中國向來外交拖延忍耐之手段而讓步。』與載灃電中，懇請德皇寬免一句，恰相輝映。濮氏又云：『至於京中官僚，見和局已成，危險已過，遂以爲復睹太平，立忘前此畏懼之心，故態復萌，一切卑鄙嬉樂之象，又如往日矣。從各種方面，皆可察見此等現象。至後來脩訂商約之時，尤爲顯見，足以證明吾人之定評，此定評乃數年前一在北京之英國代表所指出者，其言曰；此類人毫不講情理，若恐懼之則事事屈服矣。』其所以誚晚淸者，其冷酷於此可見。前淸所以屢挫者，乃爲先倨傲自大，而後卑屈。凡事不中理，鮮不失敗，抑躬自薄而厚責於人，一遇彊梁，尤無不敗也。前記柳堂請免外使拜跪一節，曾憶及管韞山咏馬爾嘎尼覲淸高宗行跪拜禮絕句。今憶及管韞山之卒，實爲和珅所毒，管大言欲劾和珅，故亟殺之，見姚椿書管侍御唐詩選後。因憶淸代類此之事至多，文芸閣聞塵偶記云：『包愼伯藝舟雙楫言，陸副都錫熊以憂卒。潘文恭宰輔編年錄，言大學士于敏中以冬卒。(陳湖甫京卿師亦言于文襄之卒用程方進故事)紀文達小說，載仲永檀之死爲張

得天所毒。余金熙朝新語載管世銘之死，爲和珅私黨所毒。近時杜文正之死，亦有是言，其餘尙有可指數者，士大夫之禍，或爲人羅織，或自蹈愆尤，或暗觸機關，或獨持正論，伊古已然。而後世彌深戒懼者也（湯文正之死或云被毒於明珠也。）又云乾隆間曾來殷學士仁虎，文望甚著，其死也，亦有謂以他故自盡者，攷之尙未得其故，姑記於此。又云林文忠之死，世並言廣東伍氏毒之。琦善之死也，或云知前敵戰敗，知治軍無狀，致干嚴譴，倉卒自盡也。』予按林文忠公之歿，世傳廣東之十三行，賄人毒之。而于敏中之歿，則淸高宗預賜以陀羅經被，于喩意亟服毒自盡也。

陳仲恂出示王志一冊，湘綺此書，二十餘年前，已從友人處瀏覽，今所見者，後有雷君飛鵬一跋，疏擧湘綺已刋未刋著述至詳，王志尙有續四卷，又道咸以來所見錄若干卷，此兩書惜皆未刋，所蘊藏者，必尙多也。此書下卷論詩文者，已爲晦聞甄入國粹學報，上卷論學之外，間有記掌故述時事者，以『論時事答陳復心問』末條言庚子北京拳變者，最爲迂闊。蓋是年湘綺居長沙，於拳變之由來，宮廷之積郄，王公之昏縱，疆吏之用意，皆不甚了了，仍一秉其輕視夷務之心理，其中有云『通商本不必戰，則不成和。棄燕暗得上策，無所用戰。』此二語尤可笑。湘綺之意，諸夷意求通商，故本不必與之戰，不知庚子之役，圍館殺使，下諭與各國宣戰，非道咸間五口通商之比也。湘綺於上節明言『宛平非可都之地，便令夷國據有燕地，於我形勢亦無所損，』故曰：棄燕暗得上策。於爾時情勢，及全國地形，皆不肯攷求，此誠可見彼時學者對於國事主張之一斑，亦緣湘綺於咸豐末即出都，久不諗朝政，遨遊諸帥間，倨傲自大，故有此奇論也。然其他各節，記湘淮各將帥，逸事自有可信者在。如論道咸以來事，其一云：「曾侯始起，由穆鶴舫，大用自肅豫庭，皆世所詆訾者。其昵之，由祁倭兩文端，皆時所宗敬者。胡文忠得行其志，內有文孔修主之，直以典試同罪後俱起用，極力爲之道地，文亦穆黨，贊成大功，因公濟私，殆有天意。李少荃平生服事翁二銘，於曾蔑如也，後爲翁叔平所排，至與大獄，欲致之死，先議鐵路，扼頑關口，李失計不敢出一言，賴張香濤陵空搆虛，翁乃倉皇出走，然日本之役，李

雖幸免，而名敗莫贖矣。余嘗誚之：君推崇翁二銘過曾滌生，顛倒是非，故其子以此報，李但笑不答也。世上恩讎，皆有冥數，初非身所自主也。』其二云：『駱文忠以淸鑒收盛名，時謂中興功臣，皆所拔用，與余亦有知譽之雅，然皆非其本旨也。湖南空虛，萬事不辦，曾侍郎獨力治軍，不惟不助之，反多方以扼之，官士承旨，視曾軍如土寇。其用左郎中，由張石卿移交，待之同胥吏，白事不爲起，見必垂手侍立，余嘗面誚之。劉霞仙出幕藩司，見輒齟齬，凡事皆主於楊重雅，侈然自大，垂拱仰成，則其所長也。江南底平，嚴受庵書抵曾侯，以爲當推功駱公，聽遠者不審如此，曾以語余，相爲笑歎。又世皆言左由曾薦，當密寄問曾時，曾覆奏，左未能當一面，恭王違衆用之。李在軍中不見知，常發憤觖望，後以沅浦俊臣俱辭避，李乃自請行，非曾意也。此條惜不使郭筠仙見之。』其三云『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大臣不貴廉也。能守法立法，無不廉者。道光末，穆相最爲貪黷，其門生勞文毅遷寧道，入見，臨別餽五十金，穆辭不受，云：汝官不及此，再入則可送矣。當時非陛見人員，無由謁軍機也。其後肅相受浙藩餽亦止五十金，轉以贈余。同治以後，府道州縣皆得見政府，初遺百金，後乃千萬輦賂，近廿年遂至三五十萬，以多相誇，故余詩云：夸名徇權利，昔聞順與彰。牧守空候門，魚睨上高堂。奈何當塗客，斗酒博伊涼，言招權納賄，亦有老成典型也。』其四云：『詩北山，十二或，寫亡國之臣，有此十二種。道光末大亂將興，封疆大臣，不知叫號，程晴峯治防衡州，黎樾喬渡嶺訪之，盛陳兵勢，問其方略，程但笑不答，黎因言，今零桂空虛，何以待寇，程微哂曰，辦防只能如此矣，四哥豈別有辦法耶，黎失對而退。及寇圍長沙，羅文僖主防練，城中人士，就行轅策戰守，半日罷議。所親私問羅，今計將何從，羅笑曰，羣麻雀嘴喳喳，我總沒聽他。塞相至湘潭，梯而入，徐仲紳代之，留潭七日不進，時議以爲不相逼，得大臣體。當時從容養度如此，至曾滌公必折節下士，急迫求助，駱相猶甚惡之，其後乃力言求材，而又有翁康之事矣。』此四節俱近事實，雖微雜以愛憎，而不失之遠，且特有語妙。第一節言曾文正大用由於肅順，此言世多知者，其時湘綺正居肅幕，或

正藉其力。倭仁祁寯藻，皆深忌曾文正，倭以理學名臣自命，而特錮蔽後進。文忠欲派員出洋，且使部曹咸習西學，倭力沮之。蓋當時講宋學者，一不喜更張，二不用新進，三凡稍有才氣聲光者，皆黜之，其不用曾者，亦坐此。言李文忠視曾蔑如，亦可信。蓋曾李路數各別，文正成名早歿，合肥於身後崇之，以示淵源耳。言駱文忠侈然自大垂拱仰成，及左非由於曾存，揆於先後事實皆合。言道咸間賄賂始行，雖以穆彰阿肅順之貪，於外省人員，皆只數十金，亦可信。迺以光緒中年孫毓汶等受餽祇百金，可見其層次之遞進，湘綺所云近年遂至三五十萬者，指光緒之末年李蓮英等用事之市價也。末段尤妙，湘綺本功名策略之士，好爲奇計，故對於程晴峯羅文僖等之痲木不仁，既深誚之。而對於後來自己無辦法，而亟言求材，呌號慘慘者，亦不以爲然。蓋糊塗固不可，搶攘亦不宜也。

予頗疑曾文正爲一極深沈有心術之人，性毗陰柔，實師黄老。而左文襄則爲陽剛，好大言出奇計之人，但麁豪耳。兩人賦性　絕不同，故不易訢合。然兩人皆非效愚忠於滿清者，記日本某君作清史，謂左文襄始曾以策干洪秀全，不用，縋城遁去，此說理蓋可信。駱秉章實糊塗不能用左，觀其幾爲樊燮所搆　可見。曾文正以侍郎歸湘，目擊清政大壞，吏貪民困，宮闈昏暗，初不意能救其亡也。觀其討粵匪檄，絕不言忠君之義，開篇即言『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又云：『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又云『無廟不焚，無像不滅，』其文中純著筆於『孔孟人倫之隱痛，上下神祇被辱之憾，』兩點，是卽文正極狡獪處。故湘軍之興，乃集儒生農夫，爲自衛而戰也。文正晚年惟恐功高被清廷所誅，故極謹愼小心，求自免而已。文襄好邊功，稍驕蹇，非遇西后之奸雄，牢籠優禮，殆將不終。此兩人皆不苟結宮廷　王公太監，稍存書生本色。李文忠則好結內援，宦術深矣。曾左本非爲世受清恩而戰，而一時謬號爲中興，上下交侈，益促滿人之昏瞶驕逸，不數十年清社以斬，宜哉。至王壬秋，本爲一跅弛之才，且有帝王思想，嘗以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日旰君勤，君無戲言，等語，入於日記中。又嘗勸曾文正革清

命，兩人促膝密談，及王去，曾之材官入視，滿案皆以指蘸茶書一妄字，蓋文正畏禍，不敢也。使湘綺稍後數十年生，必一革命黨無疑。又曾左交情晚疏，湘綺日記有云：『季高方踞百尺樓，余何從攀談，』又云：『夜過滌丈，談家事，及修好左季丈事，滌有恨於季，重視季也。季名望遠不及滌，唯當優容之，故余為季言甚力，正所以為滌也。此隙起於李次青劉霞仙，而李劉晚共背曾，可為慨然。』此可見湘綺調停之論。

湘綺玩世不恭，是其本色。其初肅順極傾倒之，欲結為異姓兄弟，湘綺已諾而嚴正基貽書勸之，乃止。其日記中有云：『偶談司馬長卿卓文君事，念司馬良史，而載奔女，何可以垂教，此乃史公欲為古今女子一開奇局，使皆能自拔耳。』在光緒四年，已發如許解放女子之議論，可見其平日主張。其在成都尊經書院山長時，侍之已有羅嫗，始言其為貞節孝婦，後羅忽嫁其僕蘇彬，光緒五年十二月二日記云『夜寢甚適，羅氏侍也，十四日云『遣蘇彬上岸，余臥與羅婦談，蘇彬已還船，余未知也。』其通脫可想，所暱者從其日記考之，有金嫗，湛嫗，狐嫗，周嫗，房嫗，而房周尤久，周即世所傳之周媽也。其光緒二十五年五月四日日記云：『房嫗勞困，鼾於臥側，余避入內，坐未定，外報幹將軍來，披衣出迎，方與嫗話，若早一刻，直入臥內，有可觀也。柳下煦入懷之女，毛傳以為避嫌之不審，余則審矣。』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記云：『晨未起，房嫗怨怒，請死，莊子所不能治，乃以孔子門內治法治之，房嫗非可云恩，正所謂怨，怨近不孫之女小耳。業已養之，因而恩之，又家長之一法。』九月十六日云：『周嫗欲教其子而力不制，乃借助於回紇，遂成大亂，先請余勿問，既亂亦不能問矣，好用計者，自弊，所傷甚多，余閔默久之，無良策也，李少荃所云，婦女不可共事者已，終日不怡。』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云：『周嫗多心，疑我厭之，反以言挾我，余但笑而已。臧武仲要君，卒以自奔，智計不可過用，此嫗亦殊不可量，鄭詹類也。後之人將多求於汝，則奈之何，然近今大臣，殊無此廉恥，余但取其力疾從公而已，安能鬥智，然自喜善用人，能得其死力。』宣統三年八月二十六日記云『周嫗酣臥不起，自往喚之，

亦不醒，如慈禧遇李蓮英，無如何也。』奇文昵語，皆可噴飯。前清末年，賞翰林院檢討時，湘綺有一聯云，愧無齒錄稱前輩，喜與牙科步後塵。一時稱絕，蓋徐景文新成牙科進士也。又民國元年湘綺生日，忽著朝珠補褂紅帽，延宴賓客，譚組庵方爲都督，詣之，莊語謂之曰，清既亡矣，先生何事服此，時組庵適衣西裝，湘綺執袂曰，我與汝穿的都是外國衣服，相與閧堂一笑，徐仲可康居筆記敍此事，不知即組庵也。

昨見晦聞爲張孟劬五十作一詩云，相看百歲到中年。子有文章且更賢。甲厤可從修史得，癸尊能助晉觴妍。北來我爲留稱祝，上壽天將與靜便。如此春江復相別，滄波無盡各悠然。此詩集中不載，蓋癸亥所作，末二語，自擅勝場。

前記吳柳堂劾成祿，清穆宗欲殺之，賴王家壁力持不可 而免，可見爾時對於法猶知尊重。我國舊日雖無司法獨立之名詞，然自皋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㴠訓垂遠，張釋之廷尉天下之平一言，漢文終爲折服。相沿以來，世之於法，謂爲國法，君之法，祖宗之法，自非昏嚚，莫敢壞之，其一切條文成例，尤相傳爲憲章，其骫法濫刑者，必末世也。清代故事，凡死刑必三法司全堂畫諾，缺一押，即不得繕奏，故王家璧得憑此以救柳堂。當時西后雖已垂簾，尚未敢遽亂刑紀。至光緒五年，西后遣閹赴太平湖之舊醇王府，凡閹人出入，例由旁門，不得由正門，值日護軍依例阻之，閹恃勢用武，護軍不讓，閹歸告西后，謂護軍毆罵。時西后在病中，遣人請慈安太后臨其宮，哭訴被人欺侮，謂不殺此護軍，則妹不願復活，慈安憐而允之，立交刑部，並面諭兼南書房行走之刑部尚書潘祖蔭必擬以斬立決，時論大譁。右庶子張之洞，左庶子陳寶琛，疏力爭之，祖蔭到署，傳旨訊得實情，護軍無罪。秋審處坐辦四員，提調四員，皆選自各司，最精於法律者也。（時刑署中有八大聖人之稱）同謂交部，即應依法，倘太后必欲殺之，則自殺之耳，本部不敢與聞。祖蔭尚正直，即以司官之言 覆奏。慈安轉告西后，乃大怒，力疾召見祖蔭，斥其無良心，潑辣哭叫，捶牀村罵。祖蔭回署，對司官痛哭，於是曲法擬流。自是閹人携帶他人，隨意出入，概無門禁。迨慈安歿後，則刑部一聽宮中嗾使。光緒

二十九年，湖南沈北山（藎），原字漁溪，入獄。時在夜半，宮中傳出片紙，天未明而沈已碎屍，其明年王照入獄，卽居沈之屋，粉牆有黑紫暈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濺也，獄卒爲王言，夜半有官來，遵太后傳諭，就獄中杖斃，令獄吏以病死報，沈體極壯，羣杖交下，偏身傷折，久不死，連繫兩三點鐘，氣始絕，小航曾以入方家園紀事詩註。而其後精衛先生，被逮入北獄時，有一獄卒，嘗爲述沈事。歎息言曰，彼亦一鐵漢也，當被捕時，老佛爺本欲卽殺之，萬壽在邇，乃命杖死，行刑官宣讀時，彼面不變色，但曰，『請快些了事。』于是亂杖交下，骨折肉潰，流血滿地，氣猶未絕，呼曰，『這樣不得了的，把我掐住罷。』于是裂其衣幅，塞口鼻及穀道，再杖始絕云云。精衛先生，近爲予言之，彌嘆其壯烈。而沈在北京被捕時，章太炎方在上海獄中，有詩曰，『不見沈生久，江湖知隱淪，蕭蕭悲壯士，今在易京門。』末云，『中陰應待我，南北幾新墳。』語甚沈雄，亦稱沈之壯烈也。

精衛先生居北京獄中可二年，時時就獄卒，得聞數十年來軼事，曾雜見於南社詩話。比語予，所聞字字實錄，出自獄卒之口，質俚無粉飾，較之文人作史尤爲可信。今舉數節如下：一云：有老獄卒劉一鳴者，戊戌政變時，曾看守譚嗣同等六人。其言曰：譚在獄中，意氣自若，終日繞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牆作書，問何爲，笑曰，作詩耳。可惜劉不文，不然可爲之筆錄，必不止望門投止思張儉一絕而已也。林旭美秀如處子，在獄中時時作微笑。康廣仁，則以頭撞壁，痛哭失聲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來承當。林聞哭，尤笑不可仰。既而傳呼提犯人出監，康知將受刑，哭更甚。劉光第曾在刑部，習故事，慰之曰，此乃提審，非就刑，毋哭。既而牽自西角門出，劉知故事，縛赴市曹處斬者，始出西角門，乃大愕。既而駡曰，未提審，未定罪，卽殺頭耶？何昏憒乃爾。同死者尙有楊深秀，楊銳，無所聞。惟此四人，一歌，一笑，一哭，一詈，殊相映成趣。又云：刑部獄舍分兩種，一爲普通監，一爲官監，普通監，陰濕凶穢，甚於豕牢，官監則有種種，其最上者，客廳書室寢室及廚皆備，無異大逆旅也。專制君王，喜怒不測，其大臣往往朝列廊廟

，而夕投囹圄者。亦有縛赴市曹，而臨時赦免，倚畀如故者。相傳雍正時有工部郎中李恭直者，以事繫獄，為獄卒所侮辱，既而時釋，旋遷刑部郎中，管獄，擣撫諸獄卒以毛細事，痛杖之，每日杖十餘人，有杖斃者。獄卒既經此次懲創，咸有戒心，對於犯官，大都伺候維謹。犯官有予以賂金者，且屈膝謝賞，口稱大人高陞焉。故犯官入獄，惟患無錢，錢多則居處適意，直如家中。最豪侈者，為淮軍諸將葉志超龔照嶼等，以甲午戰敗，喪師辱國，拿交刑部治罪，一被斬，一繫獄中，至庚子聯軍入京，始乘亂逃出。獄卒為言，其在獄中時，放縱邪僻，實駭人聽聞。初入獄時，賂獄中上下逾萬金，自管獄郎中以下，皆感恩知己，每食，席前方丈，輒以餕餘犒普通監諸囚。其尤可駭者，家中侍妾八人，輪流至獄中當夕，稍不如意，輒加以鞭撻，凡分三等，最輕者自執鞭條撻之，較重者褫下裳，笞其臀。最重者，裸而反接，令馬弁以馬鞭撻之。獄囚每聞婦人哭號聲，輒動色相告，曰：龔大人生氣，打姨太太了。其荒謬有如此者。又云：庚子之役，尚書徐用儀，侍郎許景澄，太常卿袁昶，以直言被殺，世所稱三忠也。徐已年老，就戮時，昏不知人。許慘默無聲，惟袁意氣慷慨，將赴市曹時，跪聽詔旨畢，起立受縛。故事三品以上，以紅色絲線為縲絏。袁忽慨然曰，死亦好，省得看見洋人打進京城。監斬官徐承煜，大學士徐桐之子也，聞而呵曰，你想洋人打進京城嗎?袁大怒，目光如炬，詈曰，你兩父子，把中國害透了，狗一樣東西，還敢詈我。徐亦怒詈曰，快些拉出去，宰了他。袁曰，哼!我死得很痛快的，你們將來死得連一隻老鼠都不如。獄卒聽者，面無人色，蓋以前犯官，皆俯首受戮，未聞有作如許激烈語者也。其後聯軍破城時，徐承煜以保宗全家為請，迫其父自縊，旋亦伏誅。臨刑時輾轉不肯受刃，就地作十數滾，斯眞鼠子之不若矣。又云：內務府總管大臣立山，家鉅富，下獄時攜金葉百餘叠，令獄卒報消息，每一報，輒給以金一葉。最後報至，已飭提犯人立山出監，立探衣囊出丹紅一小塊，納口中，提者未至，已氣絕矣。聞是鶴頂紅。又云：賽金花曾繫女監，管獄郎中某，設盛筵款之，酒酣令作歌，賽金花辭以不可，乃娓娓作淸譚，某語人，此為一生最得意事。刑部司

員來探望賽金花者，踵趾相接，有主事某，洪鈞之門人也，一見屈膝請安，口稱師母，賽金花亦爲之赧然。案，末段呼賽爲師母者，必奚落之詞，非有感激於洪文卿也。

沈漁溪下獄時，予憶周松孫先生（景濤），一日爲予言，刑部遞來有『四美具』之稱。文官，武將，名士，美人，備矣。意謂王之春，蘇元春，沈藎，賽金花也。先生時官刑曹，述四人事綦詳，惜不能悉追記。漁溪時任報業，告密陷之者，爲滇人吳某，漁溪之摯友也。原官翰林院侍講，因案褫革，賣友之後，西后爲之開復原官，而士論薄之，終不得志。及民國七八年間，龍濟光居北方時，吳某易名，爲龍之諮議，未幾病歿。聞友人言，吳臨終時，忽欠伸披頰，若與人格拒狀。乃大呼曰，沈漁溪來尋某甲，我非某甲，乃某乙。蓋自稱新名，冀以晦其舊名也。鬼神之說，雖不科學，而其懷慚負咎已久，將死時心理昏亂，不覺自揭其私，則亦爲科學所必有也。

幽冥夢幻，皆緣錯覺，吾國前此述夢說鬼之文字綦夥，若別作一種小品文章讀之，茶餘酒後，撫掌醒目，固亦大佳，蟄雲近作寒碧簃瑣談，專言鬼怪，亦袁子才新齊諧李文石燃犀錄之流亞，中有一節云：王湘綺跅弛不羈，晚年猶風趣，一日譚某訪之，適櫻桃花盛開，邀登樓共賞，樓中棐几，置周禮一帙，譚曰，君近日常讀經邪?王笑曰，此周媽所讀也。周媽者，王所狎傭婦，相傳爲笑。王自云：有二異夢，年十八時，夢二青衣女童，引登一樓，絕鉅麗，樓上先有女道士，年皆四五十許，相迎慰勞，惘然坐對。其一笑曰，姊不復憶耶，出一紅帖相示，文字朗然，頓悟爲其舊居之所，對窗有一大龕，青帳交垂，欲就偃息，二人交手壓帳云：不可啓，俄下梯，驚覺，又五十歲，忽夢登樓，一垂髮女子携小兒臥帳中，案上殘燭熒然，香篆未燼，仿彿卻步，其人已醒，嬰兒不復見，女乃自請薦枕，驚其盛年，辭以既老，女斂容曰，君自入世緣，夙修墮矣，妾來與君調坎兌，正情性，非有他也，聞語悚然，悽感頓悟，狀湘綺輾轉之思，頗曲折。憶郭筠仙自序中，亦有記夢一則云：『生平有最奇異之夢境，丁巳戊午之交，官京師，供職史館，讀聖祖實錄，以不

及生其時爲私憾。嘗論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當國朝極盛時，上有聖明之君，美惡是非，鑒別分明，無從掩飾。但能勉力供職，朝廷皆能辨之。然雍正乾隆時，人才奮興，各舉其志，或稍拂朝廷意旨，立蒙譴責，多不及申辨，惟聖祖曲意陶成，期使人人輸寫其心意，而賢者有以自達，爲之思慕無窮，自是三夢聖祖，或召對，或扈從在途，夢中惟沈吟詠歎聖量之宏。其後入直南齋，舉以語治貝勒，治貝勒因問所夢聖祖作何形狀，答言，西湖見聖祖，御容闊大，與夢中全別，長面瘦削，白鬚，長六七寸。治貝勒擊節曰，君所見眞聖祖也，往年見聖祖御容，良如君所謂闊大者，後奉旨承脩奉天太廟工程，請見聖祖御容，瘦削多鬚，正如君所夢，蓋晚年御容如此，君豈曾歷聖祖朝之舊臣耶？思慕所結，通之夢寐，自信非偶然也。】篛仙此夢之繇來，自爲史館讀聖祖實錄以生不及時爲憾，因而幻爲夢思。質言之，篛仙於清代諸帝，獨許康熙，而其用世之志，累受讒謗挫折，故思得一明君以自效，與湘綺自負於女色有異稟者、不同。一則涉想帷房，一則瞻懷殿陛，日之所思，夜則成夢，豈不信哉。

鼻烟來自中亞細亞，蓋波斯阿拉伯之風尙，傳入吾國甚早，其後乃由東而復西。若鼻烟壺之製，則吾國特工，磁玉繪飾，窮極巧麗，不能不謂爲美術也。藏壺之風，以北都最盛，兒女英雄傳說部中言，侍衛相示烟壺，所述良不妄。八旗貴家，恒以此競夸，近年袁珏生丈，及邵伯絅，皆有文字，爲壺專述。前此則趙撝叔有勇盧閒詰一書，被收入仰視千七百鶴齋叢書中，北海鄭叔問先生，（文焯）於此道亦行家，曾手批勇盧閒詰書眉若干條，於鼻烟與烟壺之珍祕，極有闡發。今撮舉七節，以見舊日審美製器之隱微，與太平時代之習尙掌故，後此數十年，恐漸成廣陵散，卽言亦無人能喻矣。鄭批：「其一云：西洋新製，以舊煙釀成油，入新煙，便作酸味，但入鼻則燥，別有異氣臭，實損鼻功德也。一薰一蕕，知味蓋寡。（酸味也節，上欄。）其二云：凡藏煙，佳質經久，微含燥氣，當即密置近體單衣一袋內，三日必回原味，此經驗者。昔人善藏者，謂遇煙乾，則以新發菉豆芽一二莖插入即潤，此不宜南方卑濕之地，鼻選家當愼之。又凡置藥物

，皆宜近人，日以佩帶裏衣，夜以密藏臥榻，蓋懷袖枕席間，時得人氣，即煙壺瓷玉之屬，亦藉以涵泳精華，醞釀膏澤，萬物人爲貴，惟精氣感物至神爾。（識欵品類節上欄）其三云：辛，勒，袁，皆製壺人姓，未詳其名字里貫。近廿年又有揚州新料，色式與前工無小異，亦有精纏叠采，間能亂眞，但其雕紋不鑿，且乏寶光，識者自能辨之。舊製玻璃料壺，腹寬而皮薄，壺口與足，皆精緻合度，所鏤花紋隱起處，能以手爪甲掐之，使不墮。以壺置案水中，輕能自浮，此其微妙，非後作所得混也。一物之微，良工心苦，孰謂奇技，必遜泰西耶？（沈豫節欄上），其四云：京城東四牌樓鐵獅子胡同，是當時袁家造烟壺之所，同治初，有居人，掘得寶料甚多（沈豫節欄外）其五云：密蠟，近有關東人能僞造，器中亦具物象，如昆蟲之屬甚多，質柔而疏。多以扣脂合成，拈一蟲豸和入，瘞地經年，鑄以祕藥，成器後眎之，蟲蠕蠕然，宛在其中，惟易剝蝕耳。（玉之屬節，上欄）其六云：海鹽陳氏，妃穪如藏有石濤和尚鼻煙壺一具，乃貝多樹子製成者。色蒼黝，微紫，體圓，徑寸許。腹本空空，背刻石濤小象，幷銘云，貝子西藏栽，西方僧帶來，紋銀二十兩，石濤和尚買，欵渤弟子程鳴。背刻『松門題，幷刻」。松門舊屬新城王阮亭詩弟子，丹青超逸，與石溪石濤翰交契最篤。道濟爲勝國楚藩後，以書畫逃禪，名迹自足千古。當康熙初，始聞鼻功德，即有濟勝具，亦足多已。余從陳氏易得，極裔祕之，且賦天香一曲紀事，鶴語，丁巳仲冬，又剔紅　蓋雕漆之類。（木之屬節，上欄。）其七云：燒料及瓷瓶，底有古月香篆文，固足名貴。余見瓶內底足，有淺刻朱文，乾隆年製，或古月軒篆，則尤奇絕，不知如何游刃於其中，剜棘鏤塵，不是過也。又去：昔班孟堅謂孝宣之世，正于器械工巧，元成以來，尟能及之。余謂本朝雍乾兩朝，所造名物，工妙寡雙。迄今垂二百年，內窯精瓷，海西估客，每以重金，購求一器，比歲流傳海外者　盆夥，其國人至開盛會以賞之。吾中華無保存古物之律，慮神州國粹有限之菁華，將悉爲異域之寶，吁！可慨也已。」案大鶴山人所批　甚多，此所摭者，不及什一。末節所言，尤慨當以慷，今日悉已大驗矣。

淸代野記二卷，署爲梁溪坐觀老人，所言晚淸軼聞，頗具本末。傳作者，爲桐城張遜先祖翼。其中勝保事類記一則，尤纚然可觀，是非亦尙不謬。勝保以咸豐庚申，曾與英法聯軍戰於通州附近之八里橋而勝，時在僧王大敗之後，淸文宗獎以忠勇性成赤心報國，故始終以八里橋一役，及此八字自誇，以誤終身，而及刑僇。其實是役 亦無關全局，不過勝保特驍悍，肯拚命耳。苗沛霖與勝保特厚，勝就逮次日，苗率所部返皖北而叛，皖豫之交，響應者大小千六百餘寨，勝之部下，附苗近四十萬，苗本受太平天國之封爲秦王，及降勝保再反，若與張宗禹任柱等合力北趨，則淸之亡可待，乃逗留蒙城，卒爲僧格林沁所蹶，鳳陽諸生之策略，究不可恃哉。苗先以團練恣睢江淮，勝保撫之，保擢布政使銜四川川北道，而拜勝爲師，比故宮淸理軍機處檔案，得勝苗往來書札數通，蓋當時附摺隨呈備案者，據云，爲同治元年勝保爲沛霖乞恩免罪時錄以進呈，今攷淸史稿：苗沛霖心實叵測，曾國藩官文李續宜袁甲三皆主剿，獨勝保主撫，則此函之激勉苗者，宜其請之特重也。勝函云：

「雨三賢友足下，僕於夏間將直東土匪剿盡後，即擬率得勝之師振旅而南，便與足下會晤，詎意旻天不弔，我文宗顯皇帝龍馭上賓，僕受知遇厚恩，攀從未得，因瀝疏懇赴行在，叩謁梓宮，其時載垣端華肅順等擅權用事，紊亂朝綱，僕方欲積慮深思，剪除禍亂，未及南行，此不能遂來之故也。直東餘孽，復伺僕北上之隙，勾結捻匪，乘間煽亂，僕又重整旗鼓，申命師徒，大張撻伐，此又不能即來之故也。現在內患已去，而教匪遺醜，業已次第剿除，殄滅殆盡，祇餘曹單土捻，獨復跳梁，一經大兵進剿，勢若摧枯，無難立盡，所不易平者 皖事耳。僕受命在身，責無旁貸，自當相機辦理，竭力圖維，而皖中軍事，每接當道來書，輒鰓鰓然以足下爲慮，不期午帥張皇入告，激怒朝廷，僕稔知足下之寃，深咎午帥之謬，而已無及。然亦足下之率衆圍城，多行不義，有以致之。僕念足下爲國出力，亦既有年，僕之提拔成全足下至於今日，亦非易事，不忍坐視足下淪於滅亡，現又具摺力陳，代白足下心事，仰求恩命，曲予矜全，當可特邀曠典

。但目今遍天下之人，異口同聲，無不指苗練爲口實者。獨僕一人，力排衆論，事前既稱足下之忠，至今猶辨足下之枉，僕之待足下，可爲至矣。而足下又何以仰副僕期許之殷，知遇之厚，爲僕揚眉吐氣，俾有以謝天下之人乎？足下又何忍甘自暴棄，爲天下人所笑乎？來書每言欲報僕之恩，今所以報僕者安在？僕於小陽月內整旅南行，經赴潁州，相見不遠，足下究竟如何辦理，何以善自爲計，亦宜及早審定，特先馳書奉告，即望詳覆爲要。手此即頌近佳，立盼回音，不一』苗沛霖覆勝保信稿（附賫寶器賞軍論及感懷詩）云。『七月十九日接到師帥手書，並路票一張，且與游戎王金奎面晤，知老師用心無所不至。此刻由淮，將賊趕至河北，又驅至淝北，今春三四月間以二萬五千人解潁州圍，復破潁上縣，及五六月間，以五萬人深入賊巢，幾乎不能保全，茲幸借師帥聲威，肅清河北淝南一帶，因缺糧息兵，又兼陰雨，營中日久日長，病者大半，故移營展溝以東，以清後路旅道，至所獲捻首，及捻逆所掠之民女，並交於楚師蔣道，而正陽請楚師設關，壽州請楚師守城，已悉稟貴營務處矣。（此處旁註：「功之奏與不奏，賊之勾與不勾，憑他）。我軍萬不缺理於人　而忍受權臣之氣者，爲受先皇大恩，以顧大局。但罵奸臣之性，生萬不能改，竟非此不能報先皇，非此不能對天下後世，夫權奸謀害，動以勾粵逆爲詞，豈知壽州官勾長毛，生焉能禁，百姓不留二毛，而生一已恪遵先皇，天口可表，中外皆知，百折不回，惟此可以不愧我老師，不待獲狗逆而後明之也。今臨淮既已換人，馬撫又聞臨任，局勢較前大變，生暫候月餘，茲特着方金鏞來面聆機宜，現在老師大營，未知定所，生將家事安置妥後，俟鏞回時，即行前來，肅此敬覆，恭請師安，附賫寶器賞軍論一章，感懷一首，恭程哂政，門生苗沛霖頓首謹稟』。後附：賫寶器賞軍論原文云：『起兵八載，身經百戰，亦手空空，能騙中原十數萬强寇，併生擒巨犯首逆百餘名，非諸弟兄効死力，焉能至此。於是蒙各大憲專摺保奏十二次，官居二品，雖與國家無大勤勞，而於地方，稍有裨益。及嘆夷犯闕，人心思亂，余命途多乖，適值年玉田劉蘭馨陣亡，徐立壯孫家泰內變，大局崩裂，又出壽州挾官勾捻之奇案，余無可如何，任本地人各

逃生路，而自爲引咎，皂服待罪，以謝天下。雖遭權奸之忌，亦一已激烈有過，罪又何辭。而粵逆乘間，遂以幣帛僞冠，封王贈女，百端奉承，余惟置之度外。明知身干重咎，每遇佳節，總與先皇守禮，此天下所共知者也。然斯時既爲朝廷罪人，焉能復出打賊，如馮婦打虎，爲士所笑。無如勝宮保來皖，重見天日，迫於義不容辭，古人所謂士爲知己者用，爲知己者死也。遂於二月初八日，由正陽揮淚興師，兵機甚順，解潁州圍，破潁上縣，戰江口，敗姜逆，並生擒狗逆僞英王。由是驅兵直入捻巢，從板橋剿至展溝，無日不戰，每戰皆捷，乃全股捻逆，復於五月初九日絕我江口糧道，一共十日，余親食麥粒，將士之苦，自不必言。我軍奮力破賊頭營一座，羣賊驚潰，糧路復通，而大股賊又集於北面，險戰數次，尚未掃除，牛洪郭明棟李錦堂三賊圩，雖經困牢，亦尚未下，時值炎天，我弟兄之苦，想先皇當爲鑒之。統五萬人之衆，無一文錢之賞，即千古神手，焉能使士卒用命，况余自毀藍服，破產起兵以來，毫無所蓄，諸弟兄所共知。惟本年剿匪所得金玉寶器，余存之何用，茲於六月初八日出賣江口集，任軍民人等買出，變錢以賞將士，併恤受傷與陣亡者之家屬，庶諸弟兄愈奮早滅大寇，報皇家以安地方，則余所實獲者多矣。並望諸弟兄置物議而弗問，專心打賊，使壞我營之事者，自爲羞死，永不許與奸官爭較。但余負性徑直，未得手及奸官之頭，剖腹扒心，以祀先皇，是所抱恨者耳。但俟三賊圩破後，息兵造一草人，面書奸官勾賊誤國害民八字，披心射三箭，銃三鎗，舉火而焚之，稍除心蹈之恨。今皇恩既已免罪，余惟清夜引咎，諸弟兄亦宜自責，凡遇明理之官，尊而敬之，愼勿再起風波，有礙公務，而累地方，是余之苦衷，不能盡言者也。特此直陳，遠近咸知，祈鑒愚忱，革員沛手稿」。附詩有序，序云壬戌中元節後二日，恭遇文宗顯皇帝週年忌辰，因登下蔡西郊里許之大孤堆，對硤石，造菴遵制守禮，追念皇恩，涓埃未報，俯觀梓里，水火誰援，對此茫茫，百端交集，有數牧童，從旁環視而笑，因慨然而成長句一章，詩云：長淮鼓浪壯千秋。硤石雙峯聳上游。江左元凶仍負固，中原偉績賴誰收。近瞻故里熱腸斷，遙憶先皇血淚收。牧豎不知情與事，蚩蚩向我笑無休。淮

上孤臣恭記。案苗函與詩皆所以表忠，故特上呈。勝爲滿洲鑲藍旗人，雖淫奢驕悍，而能屬文，草奏皆自任之。苗則以諸生事爭戰，其文墨亦不假手他人，故兩者皆足著錄也。

李蒓客文中，好用貲郎，前已記之。蒓客有一札致潘伯寅，附呈蘿菴小志，潘以其中詆傷友朋者勸其節去，蒓客又作一書報潘云：『承示志中宜刪一節，具承風義，勉我古賢，刻狀虺豺，誠汙簡牘，當如來旨，即事芟除。但弟與二周，憾深創鉅，迹其射影，直可滅宗，固交道之必無，亦士林所僅見，遠近同憤，道俗羞稱。弟初以家難頻仍，屢試被放，不自揣量，思効明時，二豎遂因之生心，賣人設計，甘言苦口，變亂是非，致違親棄家，入貲自汙。二豎乘其便利，爲季得官，乃得包藏禍謀，從臾北上，攫肥棄瘠，中道背言。弟上負老親，下慚鄉里，進退無據，出處都非。至庚申之冬，老母知慈侚阻吏銓，時寇氛逼江，越中危甚，衰親弱弟，猶于蒼黃之中，鬻田數十，得四百金，將謀寄都，而季𠩆公肆無良，敓數以去。老母痛恨逆豎，兼念遠人，積憂成疾，京師識與不識，無不驚歎，而叔雲洋洋自得，若爲不聞，弟猶強與周旋，未遽棄絕。迨今夏五月，叔雲忽得重貲，儼然安富，弟適纏災疾，宛轉簀牀，連函呼救，深拒不應，延至秋初，乃始投書告絕，此弟與二周之始末也。嗚呼，銅臭司徒，名士所恥，貲郎徼末，尤不足言。然弟既已破產爲之，便不得不視爲性命，而二周鬼蜮百變，畢力擠排，使之生爲慤隸，歿爲轉屍，書生之魂，羞歸舊壤，窮人之影，難見天日，近得家書，病親崎嶇兵火之中，猶諄諄以不肖官事爲念，弟所以痛心疾首，思食二豎之肉者。弟雖無似。幼承義方，一行一言，傷人是戒，乃至朋友，尤冀保全，若此所爲，自絕人理，仇關家世，非僅一身，自恨力強手孱，不能白刃相報，聊因執事亟教，故略及一二而已。』此書斷斷如此，幾疑爲不共戴天之仇，後乃知起釁，亦關於貲郎。書中之季𠩆者季況也。易爲惡名，以快意也。叔雲者，畇叔也，顛倒諧音，以避詆也。蒓客初與祥符周星譽沭人，周星詒季況，周星譽畇叔，同里王星諴平子，結言社於浙中，周爲祥符望族，高門名士，既相結納，各以言之偏旁爲名，蒓客之原名爲

星簪，與周氏亦有戚誼，昀叔見蒓客之局促鄉里，勸其入貲爲員外郎，蒓客從之，斥金託季況爲之上兌，時季況方捐同知，知閩之丞缺，有一小花樣者 可補，貲不足，乃移蒓客金以足之，僅爲蒓客捐雙月之候選員外，蒓客不知也，貿然入京，欲到部，格於例，不可，乃大困，怨季況甚，書中所云中道背言，出處都非 云云皆指此事。蒓客既困於京，乃居昀叔寓中，昀叔爲之游揚於翁潘，又薦其教授周相國祖培邸中，由是知名京師。及會稽趙撝叔入京，昀叔亦以薦於潘伯寅，潘嗜金石而厭詞章，撝叔大得意，蒓客嫉且怒，斥之爲天水妄子，而與昀叔日惡。又常貸錢於昀叔，數靳不與，遂痛詈之。傳節子以禮常言：季況既得汀州同知，既以前挪蒓客之金付予，使還蒓客，予語季況云，彼已以行路難之詩詈若，若可不還矣。季況但笑而已。蒓客生平善罵，與王平子亦有隙，徐鐵孫榮守紹興，試邑童，文題爲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詩題李郭同舟，得舟字。蒓客提比，有胡天胡帝之容，宜喜宜嗔之面二句，極自負，謂必獲首選。榜出乃次於平子，大詈之。平子亦詬之，謂爾用隱士舟 謬，我但知有孝廉船也。平子得案首時，母病亟，提學將按臨 而母卒，其父令平子匿喪應試，將及第，蒓客爲平子作傳，亦述及之，蓋揚其隱慝以報。讀越縵堂日記等，見其罵人處，多如牛毛，若以其申申之詞，謂爲必有深仇固恨者，是不知其癖好如是也。

逭暑之術，近代貴以冷氣調節之，計後此必當盛行，而物質生產兩落人後之吾國，未必遂有力遍設也。去夏酷熱，劍丞飲於滬之都城餐廳，歸作苦熱行，起句云，廣堂冷氣收炎暑。坐久吾忘日方午。即言冷氣也。後半段云：人生苦熱甚苦寒，物力奢豪利非溥。貧家對竈或同溫，富家始得盤冰貯。人爲巧思攝冰室，試問幾家能辦取。街頭入夜萬人夢，惟盼一涼天賜與，發揮遂無遺蘊。未言申江暑夜，居人多就弄夜眠也。實則海壖故非甚熱，內地爲大陸氣候，尤歊炎不易得寐。如西湖，雖夏不宜，蚊多蒸溽，俗稱六月游湖如銷金鍋煮雞子，信語不誣，或疑杭熱如是，南宋何以建都，爾時貴游，何以銷夏。予案吾國舊日宮廷銷暑，固亦不惡。「乾淳歲時記載：禁中避暑，多御復古選德等殿，及翠寒堂納涼，

長松修竹，濃翠蔽日，層巒奇岫，靜窈縈深，寒瀑飛空下注，大池可十畝，池中紅白菡萏萬柄，蓋園丁以瓦盎別種，分列水底，時易新者，庶幾美觀。又置茉莉，素馨，建蘭，麝香藤，朱槿，玉桂，紅蕉，闍婆，薝蔔，等南花數百盆於廣庭，鼓以風輪，清芬滿殿，御座兩旁，各設金盆數架，積雪如山，紗廚後先，皆懸挂伽蘭木眞蠟龍涎等香珠百餘，蔗漿金盌，珍果玉壺，初不知人間有塵暑也，聞洪景盧學士，嘗賜對於翠寒堂，當三伏中，身體戰栗，不可久立，上問故，笑遣中貴人以北綾半臂賜之，則境界可想見矣。又記都人避暑一則云：六月六日，顯應觀崔府君誕辰，自東都時，廟食已盛，是日都人士女駢集炷香，已而燈舟泛湖，爲避暑之游。時物則新荔枝，軍庭李，二物產閩，奉化項里之楊梅，聚錦園之秀蓮新藕，蜜筒甜瓜，椒核枇杷，紫菱，碧芡，來禽，金桃，蜜漬元昌梅，木瓜，豆兒水，荔枝膏，金橘水，糰麻飲，芥辣，白醪，涼水冰雪爽口之物。關撲：香囊：畫扇，涎花：珠珮：而茉莉爲最盛。初出之時，其價甚昂：婦女簇帶多至七種：所直數十劵：不過供一晌之娛耳。蓋入夏則游船不復入裏湖：多占蒲深柳密寬涼之地：披襟釣水：月上始還。或好事者：則敞大舫設蘄簟：攤枕取涼：櫛髮快浴，惟取適意，或留宿湖心竟夕而歸。」上述二者，皆記湖山消暑之樂，伏中思之神爽。惟寒瀑飛空下注，及廣庭鼓以風輪，不知用何機括？唐語林載唐明皇涼殿事與此絕肖。蓋其法亦來自西域者。唐都關中與宋都東京臨安，皆在腹地，故盛講銷暑之法。近六七百年，國都皆在北京，舊曆六七月：適爲北方雨季，北地本早涼，盛熱，則皇帝或幸熱河避暑山莊，故未聞涼殿之踵製。然涼棚冰碗，猶推北地第一，則固物力所萃也。

盆景，近世咸稱日本特工，實則吾國早有之，其導源在北宋末。「吳風錄云：宋朱勔創以花石進媚，建節鉞，役夫賜郎官，至今吳中富豪，競以湖石築峙奇峯陰洞，鑿峭嵌空，爲妙絕。下戶亦飾小小盆島爲玩。是此風實受花石綱之賜，南宋時中日交通已繁，此業或於是時傳播，未可知也。五石瓠云，今人以盆盎間樹石爲玩，長者屈而短之，大者削而約之

，或盈寸而結果實，或咫尺而蓄蟲魚，概稱盆景，元人謂之些子景。姑蘇志云：虎邱人善於盆中植奇花異卉，盤松古梅，置之几案，清雅可愛，謂之盆景。顧祿虎邱志紀盤松云，繩約其枝，盤結作虬龍狀，久之遂若天成，高有五六尺，低二三尺，凡剔牙羅松皆然。又虎阜志盤檜云：盤檜亦以人工盤結如松，每一本上，其枝屈曲作五六層者　勝。」以上皆盆景見於著錄者。國人未嘗無發明，不肯踵一改良，久之，遂甘落人後，非徒此類瑣事已也。

十年前，予歸里，重游石鼓山，陟大頂峯，觀天風海濤亭，曾賦詩紀遊，用十賄全韵，中有氣吞海若百勢較日觀倍二句，倉卒發積，心似記此二語是前人已道者，而未憶得出何詩，去年再繙廣雅堂詩集，乃省予句，實出南皮之彭剛直公輓詩天降江神尊氣吞海若倍二語也。南皮最推服彭剛直，其督粵時，剛直奉旨防海，南皮於輓詩中，手註云「虎門壘爲廣州前敵，黃埔爲次敵，前粵督以淮軍守黃埔，以水師提督率粵軍守虎門，提督怨之，以致粵淮交惡。公於虎門外，沙角大角二山，築礮臺自督湘軍守之，粵淮兩軍皆愧服，聽指揮無異詞矣。」觀南皮此註，剛直所以得盛名奏上功者，在於身先士卒。又措置公平也。剛直巡江防海，其姓名極著於婦孺之口，然其少年寒苦堅忍之迹，尤有足述者。考剛直，以嘉慶二十一年生于梁園鎮巡檢司署，岐嶷穎悟，盼睞有威。年十餘，從父還查江。有田百畝，爲親族所乾沒，反以供養責償所舉債，故無所寄止，僦屋以居，父卒，益困。奪田者思反覆，則或虐其孤。剛直母王氏山陰儒家女，閉戶戒備，一不與校，弟玉麒，甫數歲，一日偶行田壟間，禾中有人突起，擠之幾墮水，俄聚無賴登門呌呼，反責數其不敬，於是族人共憤，怒責奪田者，歸其田十分之二，及屋一椽，令母子居之。奪田者，刼於公義，而怨益甚，日夜伺隙侵辱孤子。王氏召兩子泣告曰，此鄉不可居，若等皆男子，當遠出避禍，努力自立，成人而後相見。剛直是時年十六，讀書已通文義，以母命遂入城居石鼓書院，從諸老生問經義，學詩，習書，諸生以其聰悟勤學，稍稍異之，因與游諸名家貴公孫子間，縕袍敝冠，介然自守，辭氣清雅，風采秀儁，未嘗有飢寒之歎，城中聞之，欣然願交焉。然書院課額少，膏火銀超

等者，不足給日食，初學孤生，尚無緣得之。乃投協標，充書識，例補馬兵，得支月餉，彙試書院，月可得餘錢三四千，迎母至城中，母子復相守。而弟已從賈客遠服賈，久不聞消息，貧薄單寒，人所不堪，母子怡然安之，猶以爲出水火而履天衢也。衡州知府高人鑑，以藻裁自許，一日詣協鎮，適剛直送文書稿未及收，鎮協入內，具衣冠，知府視几下有文字，取視之，問何人所草，對曰營書彭玉麐也。知府曰，此字體奇秀，當大貴，且有功名，即召至客坐，見之益大喜，語之曰，可時入吾署中。遂執贄爲弟子，知府親課之如嚴師，繩摘紕謬，不少假借，然評語輒獎借，每有他日柱石名臣之譽，及當府試，衆以爲必第一，乃置第十，越日縣令告之曰，太守以子名位未可量，不欲其速化也。學院試，竟黜，明年學使陳壇取附學生員，賞其文目爲國士，而名字大聞于郡縣，協將令爲子師，即臨桂麻維緒，後以鄉舉官湖南知縣，有才名者也。道光末，新甯愚民李沅發，爲亡命猺民所脅，稱亂，破城步，戕官，大發兵捕討，徵衡州協標。剛直荷槍徒步從行，營中識爲彭玉麐，協將見之，呼曰，彭公何不騎，對曰，方往殺賊，安敢自逸，協將悚然。言于谷總兵，軍中事往往詢之。自新甯靖州越境至貴州廣西邊，遇寇下温，敗之，軍屯開泰，奉檄至桂林，軍府總兵以所乘馬借之，遣二兵從，道雨，從兵病瘴不能行，單騎度萬厓山，至軍中，復從戰金峯嶺，寇散走。擒李沅發，上功總督，見銜名列生員，以爲武生，特拔補臨武營外委，賞藍翎。鎮將欲爲聲叙，更請保奬訓導，剛直辭以年幼學淺，不堪人師，且效力有日，凱旋侍母，爲幸多矣，遂還衡陽。清泉楊江子春，有典舖，在耒陽，值歲荒亂，商旅不能自保，請往經理，至則散錢振饑貧，貸困戹，不責其券息，費緡錢千數，不待請報，衆以告子春，子春曰，錢已用，可復還耶？遂不復問。其後郴桂陷寇，耒陽土寇蠢動，日夜思刧掠，然過典舖門，輒曰，此嘗施惠吾輩，不可掠也，以此竟從容收貲本還報主家。論者謂：彭一貧生，爲人司出納，視其財若己有，放散無所顧慮，子春最謹于財，當其時未必知後當收其報，而無幾微吝惜之意，絕不問其出入，皆可謂豪傑人也。剛直在耒陽，見坊市無賴聚積，多謀不逞，知必亂，陰條列姦宄渠

魁數十名，請縣密捕，縣令不能用，渠黨頗有知，謀伺其出窘辱之。剛直在營，稍習拳棒，恆縛行纏中，置鐵尺，以二健兒護前後，一日遇少年，摩肩過，排之不動，反推少年，顛數步外。又嘗詣縣門，無賴呼譟從之，僅而脫去。是時曾文正以侍郎治兵衡湘，博求奇士，衡陽常豫儀安薦彭玉麟有胆略可倚任，因勸剛直謁文正。剛直時居母喪，未踰年，意不欲出。文正亦居母喪，遣謂曰，鄉里藉藉，父子且不相保，能長守丘墓乎，剛直感奮，遂入軍，檄佐陸營，自此三十八年，諸將帥或官或罷，或先亡逝，唯剛直旦夕軍中，未嘗一日息，亦未嘗一日官也。上所述，泰半皆為外間所未嘗知，而湘綺為剛直行狀皆詳及之。其弟玉麒，自幼相失，後在江西為船戶，剛直已貴，或有告玉麒曰，新任欽差名彭玉麐，得毋汝兄耶？玉麒姑往詣謁，兄弟始復相見，事亦具見於行狀中。

崑三出示家藏剛直致文肅公函稿，一巨帙，密行小字，箋紙五色相間，可見前輩實事好文之風。案沈文肅與彭剛直，皆同治初名臣中，尤砥礪廉隅，切直果斷，見義不稍讓者。故相得益彰。今錄其一書與文肅論江海防者如下，文肅時為兩江總督，南洋大臣，彭則巡閱長江。函云：「幼丹仁兄大人閣下，前月初十日，肅佈一函，尚未及發，恐大旆乘輪舟東下之速，付驛防展轉有誤故也。昨徽處奉密旨，飭同心合力，籌辦江海防務，知我兄分任南洋事務，則肩荷愈重矣。洋務言防海，防江則軍務也。尤須得人相助為理，尤須得經理過軍務而有才能者相助為理，始有濟耳，否則無地無人才，不諳軍務，用之非徒無益已也。何也？議論多而成功或少，成功少則糜經費，議論多則易為搖惑，非身歷軍務多年，識不卓而論不確，非身歷軍務而曾經利害，識不透而論多歧。非人才。勿言也，同是人才，而用之不當，與無人才同。其矣，辦大事之難得人也。不得人，則主政者多受累。而事不行。得人 則主政者獲益 而事多濟。我公艱鉅素任，當以為然也。弟不才，不能知人，廿餘年江上奔馳，獨往獨來，一手經理，加以秉賦氣弱，以此喫暗虧，老來受病日深，職是之故，屢承賜函，亦言杜躬非昔，實以熱血滿腔精神心力用過之故，今仔肩愈重，首以得人相助為理，此是第一義工

夫。次再請求治軍政武備各務。恭讀此次密諭，有應需幫辦大員，准奏候簡用，既大員准奏派，而司道有才能足供差遣委用者，亦可奏調，茲有兩人焉，皆尊處素所深知可信用者，似宜奏調奏留。前江西粮道段起，已出都，仍歸坐補原缺，雖調過臺灣，此時似可奏留兩江委用。雲南迤南道蔡錦青，已出都，須回任，請假回籍省墓，經岑中丞奏留廣東籌餉，似可奏調來兩江委用。此兩君，皆剛健篤實而有輝光，久經戰陣，有胆有識，堪爲我兄指臂之助。似可信用，可否之處，乞鴻裁酌之。正修函間，頃接四月廿四日還雲，辱蒙綺注殷拳，用深銘感，承示臺事得手，剿撫兼施，最得要領。惡者痛剿，良者自易就撫，勞苦功高，敬佩無旣。不卜何日交卸東來，以遂大江南北人民之望。弟約厚庵宮保，於江西湖口會面，商議長江一切事宜，昨接彼濟寧舟次來信，須月底方能到金陵，大約交秋始可到湖口，弟俟晤商後，卽行上巡鄂北荊襄一帶，沿途羈滯，料理公事，恐須秋暮冬初，乃能歸我衡陽舊廬，彈指流光，瞬息又是來春下駛時候，明歲荷花生日，當必暢領教益於六朝山色中也。手此專請台安，統祈心照，不盡欲言，弟麐頓首。六月初二日，再者長江防務，在金陵下游，不在上游。凡禦侮，須在大門外，一入大門，則我家乃亂，不能自主，況不守大門外，而僅守房門，捨廳堂不顧，其能勝乎？弟於下游江面情形，往來留心較熟，故去年聞臺事，受李雨帥所託，代爲擇要隘請修築礮台者三處，第一重門，乃江陰鵝鼻嘴（在江南）劉聞沙以下，十圩（在江北）一帶。第二重門，乃圌山關南北兩岸，第三重，乃焦山象山都天廟南北兩岸。並江中（卽焦山）一處。至於烏龍山一隘，已是金陵廳堂，其南北兩岸之礮台，不過聊備以壯省垣人民之胆耳。至於下關砲台，則房門臥榻矣。焦山南北兩岸刻已築成，以弟力爭始就，而圌山關南北岸，尙未肯築，江陰鵝鼻嘴砲台已成，而北岸觀望羈延，弟再三請之，始動工，而復中止。從來關大門必須兩扇，只關一邊，又何必關耶？且金陵用兵，而糧餉均須仰賴北岸，揚州鹽務所在裏下河，各州縣出米穀，豈南岸獨重，而北岸不重乎？實以諸當道均在南岸，不在北岸，故朝令夕改，昨是今非，議論多而成功少也。將以爲省節經費，然有不應修築處，偏又修

築，想亦別有會心，未可知也。弟昔爲局外幫閒之人，何必反客作主，只好聽之。今乃奉旨有專責，未便如昔之不管理也。昨極力言江陰北岸十圩一帶要修，趁此夏日天長，一工可當兩工，須趕緊不宜搖惑遲疑，已函達金陵諸君去矣。不卜能趕修否？我公自必乘輪舟而東，定必由吳淞口上海一帶查閱，而後入江，懇躬親由江陰南北兩岸察看而上，則鴻才卓著，當有定見也。又及。又密啟者，長江水師，於八年歸標後，以久經戰陣之老哨官老兵勇，而不數載敗壞者。實提督黃翼升任信中軍副將周國興蒙弊作惡（老哨勇多革去）以壞之也。周乃黃之乾兒，參革後旋丁艱，黃復商李雨帥，復使周國興充當留防水師營官，歸督標，不歸長江管轄，以遂其私。現駐紮金陵城河，此人面善心惡，狡詐百出，不可留用也。因歸督標，統領者制軍也，弟與長江提督未便干與故也，黃翼升僞爲君子，實眞小人，深堪痛恨，不可交也。又及。再密啟者，金陵籌防局，除桂道身歷戎行，頗能事外，餘雖經軍營保舉者，而實未歷身艱險，似知兵而實門外漢。趙道亦頗能事，（乃少荃內弟）但不知其底蘊，至於陸師統領章合才，（一大軍）久於戎行，能戰能守，營規肅整，餘則萬化林（兩營）宋國久（兩營）亦久於戰陣。吳長慶頗能幹事，乃少荃中堂親兵分防於此。乃客兵也。江陰砲台乃其修築，其餘統領，尚有數軍，均未見實効，惟嫌金陵陸軍統領多，恐一旦有事調度，不得歸畫一，誤事耳，謹以奉告」考彭公此書，有極警策語。如論議論多而成功少一段，語甚精卓。又如云『凡禦侮非在大門外，一入大門，則我家乃亂，不能自主，況不守大門外，而僅守房門，捨廳堂不顧，其能勝乎？』誠一針見血之談，可見五十年前言江防者，已不主張以都邑內地爲要塞也。有極堪爲史料者，如昔人常以彭與楊載福黃翼升同論爲江防人才，觀此書言『黃翼升僞爲君子，實眞小人，深堪痛恨，』則可見黃之品格。函末諄諄，以一旦有事，恐調度不得畫一爲慮，可見老成謀國慮患之深，戒備之夙。若使剛直生於今日，視此澒洞顛連，正不知如何悲憤也。

繆小山雲自在堪筆記，所述康熙時諸漢臣相訐相軋事至詳，而未言所本。後乃知小山所本，爲李榕村日記。榕村日記

無刋行者，淸史館有抄本，繆所錄中，有一段極饒意義者，爲：「李光地與施琅語，縱談及海上順治十六年攻南京事，李云，當時若海寇不圍城池，揚帆直上，天下岌岌乎殆哉。施笑曰，直前，是矣，請問君何往？從何處而前？予無以應。移時又促之，云 從何處往前？李曰，或從江淮，或趨山東，奈何？施曰，此便大壞，何言之，直前，縱一路無阻，即抵京師，本朝兵勢尚强，決一死鬥，兵家用所長，不用所短，海寇之陸戰，其所短者，計所有不過萬人，能以不習陸戰之萬人，而敵精於陸戰之數十萬人乎，不過一霎時，便可無噍類矣，試看漢高祖唐太宗，明太祖，那樣謀臣猛將，亦無不顧形勢而徑前者也。須有一定算計，先有安身處，漸漸再行去。李爽然自失，曰然則奈何？施曰，不顧南京，直取荊襄，以其聲威，揚帆直過，決無與敵者。彼閉城不出，吾置之不論，彼若通款，與一空箚 羈縻之，遇小船則燬之，遇大船則帶之，有領兵降者，以我兵分配彼兵，散與各將而用之，得了荊襄，呼召滇粵三逆藩，與之連結，搖動江以南，以撓官軍，則禍甚於今日矣。施所見如此，眞是梟雄。」案施琅，即小說施公案中施世綸之父。平臺灣破鄭成功者。而鄭成功，於順治十六年，率舟師直溯揚子江，歷江陰鎭江，攻南京，爲梁化鳳禦於儀鳳門而潰。此節施琅評鄭成功戰略之失敗，極中肯要，可知施實一健者，非僥倖成名。觀其議論，與後來彭雪琴禦侮須在大門外一段語相表裏。當時三藩各懷異志，若成功兵力能達上游，則事勢正未可料，至少江以南，當別爲一國矣。偶因彭剛直之論江防，憶而錄之，以爲論史之一助。又時人議論，必謂可惜以施之梟雄何不助鄭而助淸，必大昧於民族意識。案此等事後追評，直可勿道。吾儕所當鑑法者，爲當時康熙能駕御施琅。始終不疑，即是淸朝有二百餘年國祚處。由來世事，莫不有成敗興衰，互爲倚伏。唯主之者，能信賢使能。久而不渝，則必終底於成。反之，舉一事，歷一險，羣疑滿腹，衆謗漂山，使負責者須避席自明，或數易其位，則恐終底於敗矣。

吾國幅員遼廣，大陸氣候，與海洋氣候，以及高原沙漠，莫不兼而有之，故同歲竝時，北服毳棉，南御絺葛，乃爲恆覯

之事。即以本部氣候，適處溫度，號爲得中，然江南夏秋最熱。而薊北此時轉多涼風，則以北方雨季在七月也。予居燕都三十年。冬夏游騁，靡遠弗屆。南遷伏日，恆思西山避暑之勝，猶有餘味。薊之山，東唯田盤，西唯大房，舍此外，本無足道。然以七百年王者所宅，物力較豐，山林結構，亦得人工爲多。西山當夏而清涼，高明爽塏，既不蒸溽，雖有蟲豸，亦不爲大害。蚊蚋尤少，此一樂也。西山病在少泉。既夏大雨時行，山洪數發，時或礌破數壑，日亦涓涓連澗，此二樂也。昆湖西接翠微，軒檻如林，匪惟浮瓜沈李，百物雜陳，即深入麻峪馬鞍上方諸山，琳宮亦皆宏深豁爽，此三樂也。自議者不以居北控遼爲重，凌夷至今。夫復何言。舊京百事，轉眼成陳迹。錄夢華胥，行如昔人之憶汴京耳。最憶甲子六月盛雨中，車出西郊，望香山掛瀑如練，予方賃屋大悲寺，故過門不入 而心喜之。有詩，中有：香山蟾蜍峯，雲絮幕其首。經過撒鐸地，遠聽衆瀑吼。樓臺出萬柏，石氣繞之走 者是，蓋以東坡催詩走羣龍爲韵，賦五詩，末詠秘魔山厓奔泉之勝。翌歲乙丑六月，大雨，爲償前遊，決意驅車往香山。出西直門，見高梁堰水已平堤，沿路樹如沐，畦間玉蜀黍盡偃水際，過頤和園，始有積潦，車行絕駛，不爲阻也。青龍橋以西，光景頓異，暮色既合，峯峯深碧，近望紅山口，已沒雲裏，西眺香山，雲脚如繭，直覆山腰，蔚藍間曳以溟濛霧縠，意其方雨。車過靜明園舊門，越橋而西，直對香山，道始深濘，行不二三里，望前車沒泥際，顛簸起落，皆可二三尺，輪轉愈速，若巨舟入海，受浪而舞，後者見之，撟舌大駭，乃下車而步，步又甚苦，道旁溝水濺濺，中則深泥，其可著足者，寬不過數寸，相石傍柳，僅而得渡，可數里，道少夷，乃復上車，抵宮門已深黑矣。園門池水受泉而鳴，柏香馥郁，同行者六人，皆肩輿上十八盤，天雖窈黑，猶可辨樹色，望香山北嶺，所謂鬼見愁者，雲已盡裹其顛。輿夫言，今日雨已五六次，山頂方霧，迤南磴道已爲水壞不能行，盤道既盡，漸攀漸高，下視壑中樹隙，青翠迴合，時露星火，頗似潭柘龍潭下眺時也。所居雨香館，澗泉交霤，屋後復出泉如沸，予與同游者，坐廊下，二更風起，雲氣四合，移燈入室，但聞浪浪之聲，不辨爲風，爲雨

，爲泉。翌日雨止，北下經芙蓉坪觀泉，穿林陟陂，皆得水趣。歸見及門李生（瀞），方以杖導屋後新泉，決土爲渠，引之入澗。予詩有云：嚴寶新泉漱漱鳴。一池倚曉不辭盈。憐渠定向秋來涸，忍睡來聽留石聲。又云，決去泉聲亦一奇。可應泉脈有窮時。導河積石非無願，未許支祁聖得知。皆一晌支頤所得也。丁卯後寂居舊都，又五六年，困頓蕭戚，不常爲山游，而已巳夏雨連旬，猶時爲小詩自遣。有云，鳥雲含雨又趨西。湖水高粱岸與齊。自是故都人意惡，晴鳩不敢出林啼。又云，捧土何能塞衆流。漂殘壖麥恐無秋。商羊欲舞焦明出，傳語乖龍可少休。皆斯時作也。又有，將雨園林晴夕陰避風山鵲動歸心一絕，則爲公園遇雨之作。北部多鴉少鵲，獨公園多山喜鵲，頑雲西起，風聲颯然，則山鵲四匿矣。又有：瀋月池頭千竹聲。雨聲還雜水聲清。兒時愛雨閒滋味，百度追摹總不成。則憶兒時讀書玉尺山房，極愛池傍叢竹雨聲也。又有：宣南夢味廿年中。浩蕩街泥幾度逢。今日小車還犯雨，長街不見白燈籠。則言舊京宣武城南酤肆，率備白紙燈籠以送客，自清季後漸絕跡，然無馬路處，每雨街泥三尺，猶甚思得此也。是歲連雨得十餘絕句，蓋燕市邸居，遇雨即閉門，尋常夏夕，必擁被，雨則重袷薄棉，久熱得涼，容易得句，不似南中皇皇終日，但覺趙盾之可畏也。

崑三見示郭筠仙與文肅公書札一巨軸，皆外間所未常見，而養知書屋集所未常刋者，眞同光間佳史料也。茲甄錄數書，皆光緒元年筠仙出使英國前後所作者，一函云，『幼丹尚書同年大人閣下，除日奉讀賜書，並蒙寵頒炭資，深感勲懃垂注之盛心，眷德勤施，至周以渥，服膺曷已。敬譜履端篤祜，播閩宣猷，伏增祝禱。嵩燾一官逶迤，自度洋務粗有所見，思稍盡斡旋之力。竊以爲控御之方，在去猜嫌之見，而以禮自守，以制其鴟張之氣，求因應之宜，而力爭先着，以杜其要挾之心。傳曰，凡事豫則立，而與外人相接，理不壯卽氣不充。京師士大夫務爲虛憍，横生議論，不一考求事理，視前二十年之見解，無以易也，方見各口通商十六，內達漢江，洋人實綰其利權。沿海機器局及學館，洋人實司其訓課

。謂宜視彼所長而效法之，視彼之足爲吾利病者，而求所以禦之，一切內自恧焉 而引以爲恥，未嘗不可及時圖功，故曰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殆未易一一爲今時士大夫言也。滇案本易理處，徒爲議論所持，濡延至今。倭人近與朝鮮搆難，其蓄謀已久，理處較難，而所以自處之道，固有未盡者。租界免釐，爲患甚鉅，赫總稅司議上數萬言，通中外籌之，大致合華商與洋商捐稅爲一例，合各國通商條約爲一例，合各口商務政務及詞訟爲一例，而析分此三者，疏陳其利病，各爲四議。上者不能行，則行其次者，其論甚精，所見亦至深遠，然行之不得當，則利在外人，而國家適承其敝。鄙意外而通商各省，內而駐京各國公使，均應知照會議，其間亦儘有各國不願行者，必俟詢謀僉同，而後酌擇其可行之，此尤宜及早會商者。滇案或有牴牾，則前者貿然允之，今者又將貿然行之，鄙人所不敢知也。彼土人才，實勝中國，爲能養之而使盡其學，用之而使盡其職也。武穴之煤廠，與國之鐵礦，肇始湖北，爲天下倡，近始具奏，喜慰無量，而覩鄂撫分解海防經費一咨，宣述盛意，以北洋方造辦兵船，推以與之，廓然昭示大公，而又切當情事，使防海紛紜之議，至今乃有歸宿處，斯爲明通公溥之量，無愧古之賢者，爲之額手稱慶，禹生撫閩，峴莊督粵，殆亦沿海一時之盛矣。手肅申謝，敬敂崇安，無任馳仰，嵩燾頓啓。正月初十日』二函云『幼丹尚書同年大人閣下，天津奉呈一函，謂由上海信局寄上，較爲便速，舟次吳淞，奉九月初五日賜書，敬領一是。承示氣喘一節，年老氣衰，不任煩勞，稍有拂意，氣即因之上逆。嵩燾近十年，老態已是如此，似未宜以喘論。禹生中丞近亦以病乞退，此皆爲國柱石，肩任煩鉅，精力又方强，處榮觀而心超然。嵩燾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萬里，自京師士大夫，下及鄉里父老，相與痛詆之，更不復以人數，英使且以謝過爲辭，陵逼百端，衰年顚沛，乃至此極，公將何以教之？默察天下人心，洋患恐未有已也。黎蒓齋刺史，意圖考究洋務，慨然請行，乃以參贊一席處之，催其迅速來滬，乞公速覓代者，以憑交卸啟行。小樵能於數日內至滬，爲佳，一經開行，則虛此一番奔馳矣。極念之，敬請台安，嵩燾頓啟，十月初五夜』。三函云『幼丹尚書同年大人閣下，

領讀二月杪賜書，敬知前上各函，均達鈞覽，欣慰無似，承示道躬尚能起應繁劇，國家柱石，天與維持，尤深頂祝。嵩燾行年六十矣，本以羸病之軀，假塞數萬里，自問無一可者，其於國事絲毫無補，則固在人意計中也。近有禁止洋烟一疏，允為當今要務，其辦法層節，尤有其扼要者，尚待補陳，但得朝廷一意示禁，即亦無難辦理耳。圜法至江浙一毀無餘，通官民行使洋錢，使洋商得操其奇贏，以罔市利，至今且百年，而不知所變。計至倫敦，始知其利權一操之國家，南至澳大利洲，東至香港，行用銀洋銅洋，一由其國家頒發，無能作偽者，其立法善矣，而其本原尤在鼓鑄之精，乃議由上海設立洋銀局，略仿洋圓形色，而易其花樣，編列字號，暫時頒行江浙兩省，每圓中水四分，稍有攙和，準其更換，歸招商局承辦，以招商局一切仿用西法，諸事為有條理，不至滋生巧偽，并薦一製造洋銀機器之洋商，與唐景星酌議曾函告合肥伯相，由南北洋主持，果能行之有常，度數十年以後，必可徧及天下，而為利亦鉅矣。上海格致書院，告成兩年，嵩燾曾一往觀，僅得一樓，亦不甚宏敞，頗疑其無謂。倫敦博物院，所在有之，分門別類，羣聚考求，為學問所從出，新奇繁富，窮於思議。其地博物院頗推行其法於中國，新式機器，皆樂運往。得密思盤一書，詳言之，初謂房屋當由上海建造，慨然許之，及與會談，乃知其運置物事，不能計利，所計利者，在估房屋，費二萬磅，一切均由承辦，以非嵩燾本意，不敢置議，謹將其來函鈔上，并抄寄合淝伯相一分，聽候酌示辦理，喀什噶爾，為雅谷刊襲据，各國皆與定約，聽從立國，中國不能知也。近有使者田賚爾德來倫敦，數於公會見之，其人絕魁梧，亦有能名，英人頗引重之，亦派使前往，嵩燾乃据新報所言，一加詰問，至今未接覆文，似聞頗難於作答，有暫停遣之議，而頗急思為中國調處，數遣人陳說此義，嵩燾以為無徑棄地之理，問以調處之法，亦尚未有端緒也。俄土交兵，戰事方長，而俄人志在兼併，無歲不拓土開疆，可畏之甚，鎮江一案，本易理處，無故發回准單，恐又成拖延之勢。孫琴西學問文章，一時無兩，其在官廬心民事，所見到處，卓立不回，不減古人。惟於洋務，直隔數十重烟瘴。自南宋以來七百年，憒憒至今，（北

宋以前，議論行事絕異。)琴西讀書愈多，此種錮蔽亦愈深，無如何也。手此敬請台安，嵩燾敬啓，五月十二日。」四函云『幼丹尚書同年大人閣下，近月凡四奉書，蓋其怨鬱之氣，無可陳訴，時一爲公發之。又南北洋交涉，各國事務，與公使時有連，所陳論一二，大者不敢不以上達，近得何金壽參案，其詆毀乃益加烈，朝廷一一見之施行，由李蘭生從中主持之，故副使劉錫鴻，近月鴟張愈甚，直謂蔑視國家制度，而取效洋人，是爲無君。初聞駭愕，繼乃知其與何金壽遙相應和，以圖傾軋，滅絕人理，固已久矣。久之，其門人劉和伯始具述其在京師，受命李蘭生，令相攻揭。其出京一切，(劉雲生亦經以告知參贊)皆未擕備，惟擕備摺件，亦出李蘭生之意。劉君語言狂悖矜張，誠知其不知信，此由其熱中强很，微窺李蘭生意旨，以爲朝廷之意固然，是以京師奉旨之日，立時畔異，至是始知其蓄謀之狡且深也。李蘭生當國二十年，日思比附人言，以取重名於時。於劉君何責，而嵩燾乃獨爲詬毀之歸，舉世皆清我獨濁，衆人皆醒我獨醉，以身之汶汶，受物之察察，公於此將哀之乎，抑笑之乎?劉君爲嵩燾所提挈，遠適七萬里，與同性命，而一意立異樹敵，攻擊不遺餘力，竟不意天地間，有此一種厲氣，鬼嗥於室，狐嘯於梁，自非萬分蹇運，何以遇此。祇好竭力求退，於劉君搆陷情形，亦不能不自明，謹將摺稿一通，錄呈台覽。數月爲禁止洋烟，及建造上海博物院，頗力以自任，今當一同懺除，求得遯之上九而筮之矣。敬請台安，年愚弟嵩燾頓啟，九月初三日。」此四函皆極可讀。一函中所云控御之方，在去猜嫌之見，而以禮自守一段，實爲言外交者之祕鑰。蓋中國未嘗無講外交之人才，而『去猜嫌之見』五字最難。當時國人見解，恒以爲各國皆日夜協以謀我，而累次敗衄之餘，又皆具人爲刀俎我爲魚肉之悲。於是雖迫不獲已，彊顏與異族周旋，心中實日夜猜之嫌之。此種心理，甲申甲午兩役，愈經挫折，怨毒之心愈甚。至庚子，則公然降諭與列國宣戰。雖曰妖后昏臨，實亦舉國對外人積蓄猜嫌之潛意識，一旦暴發也。筠仙所謂『去猜嫌之見而以禮自守』之義，彼時上下皆未能領會，而筠仙猶恐其以禮自守之說，或有流弊，故其下文又曰：『一切內自咎，而引以爲恥，未嘗不可及時圖

功，故曰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其言，蓋完全以自己反省，自己充實，爲唯一之外交制勝策。惜乎當時朝士之不足語此也。筠仙於中日爭端，已見其微，其判斷曰：『蓄謀較久，理處較難，而所以自處之道，固有未盡者。』此等敏銳公平之言，至今可爲龜鑑。其第二函，是將出使英倫所發，其中言『以老病之身，奔走七萬里，自京師士大夫下及鄉里父老相與痛詆之，更不復以人數，英使且以謝過爲辭，凌迫百端。』其悲憤可想。蓋英使館繙繹官馬嘉禮被戕於雲南，即第一函所言之滇案，而筠仙適於此時與許鈐身出使英國，故英人目爲謝罪。當時大家方極詆各國爲夷，深憾其諸役，乘勝陵迫，又以各國每藉題要挾，誅求不已，方引以爲深仇大敵。如馬嘉禮一案，朝士皆以爲細事，不應有所要求。對外同仇，幾於露及相向，而筠仙乃盛言各國之富强禮義，欲以壇坫周旋。夫以國恥方殷之時，凡司外交者，殆無不受人重謗，筠仙不過其中之一例耳。其第三函，是在倫敦所作，爭喀什噶爾之失地，是何等縝密忠誠，末段言，孫琴西一節，殆琴西亦隨衆口作謗傷者。第四函，則直抉劉錫鴻傾陷筠仙之緣來，謂出於李高陽之授意。此節以今度之，必皆確可信。劉錫鴻所以陷筠仙之理由，即所謂『蔑視國家制度而取效洋人是爲無君，』劉之理由，卽李高陽之理由。而筠仙最受傷之議論，即爲第一函中所言，『彼土人才，實勝中國，爲能養之而使盡其學，用之而使盡其職也。』筠仙此言，彰明抬高西洋，謂其勝中國，此乃中國士大夫最不服氣處。蓋一時上下見解，方以爲除却大礮輪船，中國不如外國，不得不低頭以求，其餘皆是我勝於彼，而何來此昌言媚外，無君無父之人，竟謂外人能養人才盡其學盡其職，是非所謂漢奸乎？，於是雖以李高陽之老成，亦不得不主持羅織筠仙矣。夫自尊固是健德，愛國亦屬人情，而彼時號爲士大夫者，務爲虛憍，橫生議論，不一考求事理，專事攻掊異己。日夜詈仇諸外夷，若不共戴天，孰與往來，即詆爲漢奸，而於反躬自毖之道，始終不措意。愈淩夷，愈衰弱，愈糊塗，愈失敗，讀筠仙諸書，憫其志節，哀其逢時不淑，誠不勝掩卷歎嗟也。

與筠仙同時之彭雪琴，亦三湘名臣也。其對於外侮之見解，亦可於致沈文肅一書中見之。簡單質直，異於筠仙之論，而爲衆人所樂聞。前曾錄彭數書，今此札，攷其時日，與上錄郭札，似稍前。文肅以元年督兩江，以五年卒於任，剛直卒於十六年，皆不及見甲午之役。而此書言防日本，侵長江，即是光緒元年，日本搆釁台灣番社一案。其時中日已有小齟齬，而此書則必二年春正月所作也。書云『幼丹仁兄大人閣下，駒光易逝，馬齒又加，柏酒椒盤，已更新歲。頃奉客臘二十八日手敎，並抄件，領悉種切。彼雖小國，而狡獪最甚，前代之患，所以深也。推之各夷，皆羊犬之性，得寸思尺，誠如來示。斷無人進一步，我退一步，退到無可復退，又將如何處之，實至論至理。爲今之計，只有拚死，赤手空拳從事，以報効我輩爲國萬分之一之心，即使決裂，亦氣數使然。茲有商酌者，長江砲台，均未操習，雖有若無，彼族兵船堅利如飛，無非以智以巧，彼以智來，我以愚應，彼以巧來，我以拙應，即愚拙之計，必須趕急預備。密中籌防，以免臨時倉卒，徒手豈眞能搏虎耶？非商客大架木簰 不爲功。懇我公密商諸湯小秋觀察，轉密商諸棉花堤大衆木客，盡其簰，書斷碼價，各登簿子，仍重價僱定該簰工水手，不動聲色若平時，放賣簰一樣，以大半放泊於江陰砲台鵝鼻嘴之上，一半放泊於焦山左近，再籌木簰，泊於五龍山黃天蕩近口左右，萬不可下五龍山口，總以在礮台上游爲度。事急，則攔江使其活輪爲死輪，以便我水陸圍攻，一面懇我密探該國果來的耗，飛賜示知，於弟當扶疾星夜出江，一面派定輪船一隻，在鎭江下游，候弟登輪舟，上駛下駛，往來調度策應，決一死戰，以報朝廷。所有泊簰處，密派各砲台將官，暗爲護衛。如果用動其木簰，照價歸銀，如無事不用動其木簰，亦必按月賞火食。如全不用其木簰，則如天之福，悉歸還各木客，自行生理，此防江急救上游之愚（下游則聽天）而且拙之計也。然彼族甚多，我水陸兩軍，未能分別其輪船，既彼此用兵，難免不玉石俱焚，使各夷類藉口。應懇尊處密擬一公文，俟探該國果來，急飛知上海九江漢口各夷輪舟，在上游者，飛速出海，在海外者，不得入江，庶幾保全各不生事之國，俟兵事竣，再准各國入江。否則誤傷玉石俱焚，

不得藉口，此乃江上用兵第一要者。一則我先以禮義信知照各夷，日後長江倭族來時，我兵難分玉石，有焚燒彼輪者，不得藉口開釁端也。一則先行阻死各夷輪，不能暗助倭族之力。一則各夷恐長江用兵，只有倭國，而彼不在事各國，未必坐視不理，肯擔誤生意，或不致肆行決裂，亦未可知也。此不才開誠佈公之見，然否，我公酌之，不妨會銜飭各關道，轉行照會各國領事，先使聞之，凡事宜先立脚跟也。弟左偏痲木，前函奉聞，今尚如故，而春來各舊症不免亦第舉發，斷不以疾辭犬馬勞也。果有事，則不才得其所矣。惟木簰之事，如果爲然，即求密辦否則作罷論。軍行以火藥炮子爲先，宜急措辦，小宋制軍到此，於敝處一日在城，兩日即行，於富陽度歲，悤悤手此復請大安，統祈心照，不盡欲言，弟廖頓首，新正三日。再者，長江調度，俟有尊處的實示知，弟始調度，否則此時恐若叢張皇搖惑人心也。木簰用時，須聯合先於南北兩岸泊之，庶易合龍，其聯絡之法，必須詢之老簰工，而敝處不諳，亦求小秋觀察密詢各商客，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如應用錨犁椿橛，亦必先爲籌備，庶用神速，弟以病手，近日心緒惡劣，字句草率，恕之，又及。』此函開口便言，『各夷皆羊犬之性，得寸思尺，誠如來示，斷無人進一步，我退一步，退到無可復退，又將如何處之？』蓋文肅之言，而剛直引申爲犬羊之性．又稱爲至論至理也。此說自在情理中，古今自衛其家國者，無不責我之輕諾，而懼敵之婪求。故文肅剛直，所以憂國者，不爲謬。唯於此有三者，殆不可不先知。其一，當知退一步進一步者，乃弱昧之果 而非其因，不自去其弱昧，雖切齒疾呼，終恐不能不退也。其二，是否各夷皆犬羊之性？而獨我爲禮義之邦？似宜痛自反省。第三，在光緒元二年以來，人人皆抱各夷犬羊之性得寸思尺之懼，而不肯如郭筠仙之所請『內自毖而引以爲恥』。若寸尺尋丈之逼迫不已，六十年來，恐久已不存。而猶榾然得至今日，抑六十年後之士大夫智識，視六十年前進步幾何，此則可爲歎息也。剛直此書，忠憤之氣，溢於行間，卽筠仙致李少荃定伊犁事書之將帥必主進取者。蓋當時人議論雖絕不同，而謀國之忠，則賢者莫不相諒，剛直職在守江，不可退而拚死之義，自是正論。正與筠仙求所以

禦之之義，其軌則一。至剛直書中謀以木篺禦輪船之策，此屬當時之見解，可不必置說矣。

前年銷暑，數至棉鞋營之鑑園。鑑園者，吳鑑泉（學廉）所營，即廣雅堂詩之寂園。廣雅詩起云，厥初一瓜廬，蕞爾青溪髮。十年三過門，附益成名園。拔可稱此廿字 殊佳，蓋能紀實者。園臨秦淮，在復成橋大中橋之間，溪面最寬，近挹鍾山，備得爽趣。園故多柳朱藤桃竹李梅杏，雜花數百樹，蓊鬱樓榭間，不見天日。及二十年大水，樹木盡病死，然瀕河拊檻，猶占溪山最勝處，不第宜於納涼也。大中橋，本名大忠橋，以黃石齋盡命處得名，予前歲五月將盡，夜飲鑑園，歸途月色甚美，賦二詩，其第二詩云，青溪宜斜陽，龍尾翠崪屼。更宜良夜酒，酹此鍾山月。二橋盈且廣，堤柳肖予髮，橋旁大忠亭，昔址久蕪沒。永懷蝸若翁，全節對殘笏。結援走榑桑，延祀踵蠻粵。沈酣文字海，睥睨生死窟。爲之知不可，其志故勃勃。哀哉吾鄉彥，九畹誰衰歇。石城多陰雨，狐鼠付埋搰，夜深莫悲歌，抗聲動棲鶻。即詠歎石齋也。石齋不特爲一代完人，即其才藝，亦後所罕覩，其論書予前曾甄錄片段，篋中舊尙錄淸初某先生文集，記漳浦軼事一文，甚奇崛可喜，錄時忘其名，今複布之，於憶及出處者，幸以見告。文曰：『秋日過吳駿公先生，時伏枕語，次及漳浦，歎曰，吾登朝見諸名流，如錢牧齋陳臥子夏彝仲，才甚，可窺其跡，惟漳浦吾不能測，時在京邸，嘗攜榼四器迭飲，先生僅一童，常不襦，劇論深夕，或出白麵一甌，不加籩也。室無長物，書纔數帙，選宮僚，楊伯祥被命，上章推讓，先生疏謝非其任。所注洪範四函，函各二帙，先正文夾注，字大如指，楮博八寸，修尺有二寸，并手書雜引經史百氏之言，條原析委，從容几上，三月辦此，稿本亦雅潔，稍塗乙句字耳。既廷杵脫獄，謫江右，幕而南，吾適遊西湖返棹，馮元颺赴少司馬之命，同泊塘栖，忽傳福建黃太史至，意爲先生也，同舟道覓，果見小舫，冪以席，吾兩人登其首，蹲席外，蓋舟輕，不可竚足，少司馬語其童以名，先生大喜，延謝櫜饘，四拜訖，前被杖雙股猶作楚，吾兩人各坐一橫木，先生坐板上，即寢處也，逃近況四五語，即極言時事幹濟，發危救傾，娓娓不止，吾兩人欲少致慰藉，無可著語。

注易二帙，云得之羑里，蓬籠蹋蹻，見襆被外，硯一，筆三四，餘無毫纖，其童挹河水瀹茗，坐久之，紹興司理陳臥子，湖州司理陳達情，俱以門人至，獨身入舟語，中夜而別。明日先生遺畫相勗。今思之，廉直學行，著人耳目，元輔所不專望者，而先生自視直尋常人。無介詞，無傑色，暇輒弈，吾不善弈，先生强之曰，第饒吾下子。又能繪人物，善分書，遇山水，日策杖數十里，不告疲，實未見其挾冊洛誦也。聞徵時緣樹啖松實累日，父覓以歸，編蓬爲室，置天下書，穴通飲食，三年，出應試，戊午乙榜，天啟辛酉聯雋，意其學少年得力。噫！以朱雲耿育之戇，以京房翼奉之奧，以仲舒劉向之文，曾不得一端名之，殆神人也。吳先生叙竟，起坐，曰，足下嘐嘐道古，如才學直節，兼至幷詣，求之當前，曾幾人哉？予舌撟不能下，歸書之燭下。』此是梅村口述石齋逸事，視世所傳顧媚縱體入懷逸聞，尤新穎可喜。石齋生當亂世，而堅苦卓絕如此，觀其對客，便談時事幹濟，憂危救傾，可知其意在救亡，故自言學書是第七八乘事，今所傳忠端手蹟，視爲瓌寶者，正非忠端所自寶也。暇輒弈，且鬬人對弈，即是其休養自娛處，蓋人生亦不能無以自樂，古人唯以棋消遣，所以活潑心機，今人但知賭與舞耳。鑑園近接河房，夏夜俯數燈船，有談顧橫波事者，因憶及石齋。輒錄此文，以爲談助。

沈文肅公，本杭州人，遷閩凡五世。其字幼丹者，以尊人字丹林也。故文肅長子，字丹孫。濤園，爲烏石山文肅公祠園名，今世以屬於文肅第四子愛蒼先生，以愛蒼先生斥貲購故許友濤園，以祀其先，故人稱之。其集亦署曰濤園集。集中有哀餘皇一詩，蓋爲海軍作，沈摯頓挫，歌以當哭矣。詩有引，今幷錄之。哀餘皇引云：『光緒乙亥，台灣番社事起，先子奉詔視師，勒兵相持，數月，日人情見勢絀，願繳營壘軍械，作價四十萬元，就款。言路騰謗，以爲縱敵，先子不爲動。師旋，遵旨復陳練兵籌餉製械儲材遊學持久六事，請飭各省合籌，每年四百萬金，分解南北洋，計日治海軍，期以十年成三大枝，彼時遊學者，亦藝成而歸，製船駕船，不患無人矣。又恐緩不及事，請四百萬儘解北洋，先成一軍，

再謀南洋。蓋處心積慮，並日兼程，猶恐失之。嗣北洋銜言官之請，挪海軍欵濟晉振，先子以爲大憾，奏請前欵仍分解南北，力疾遺學生出洋，監造鎭遠定遠二鐵艦，而先子病遂不起。易簀前夕，命瑜慶就榻前，口授遺疏。先是日本夷琉球爲沖繩縣。庶子王先謙疏請伐日本，廷旨飭議，未及復奏。至是，遂言天下事多壞於因循，但糾因循之弊，至於鹵莽，則其禍更烈於因循。日本自台灣歸後，君臣上下，早作夜思，其意安在，不可謂非勁敵，而我之船械軍實，無改於前，冒昧一試，後悔方長，願皇上以生安之質，躬困勉之學，所謂州來在吳，猶在楚也。疏入，廷旨促辦海軍。合肥亦悟北洋海軍權輿於此，而出使大臣李鳳苞，請廢船政，謂製船不如買船，而巳私其居間之利。後希中旨者，又挪海軍欵辦頤和園工程。甲申一挫，甲午再挫，統帥不能軍，閩子弟從之，死亡殆盡，無更番之代，犄角之勢，專一之權，以至於一蹶不可復振。淮楚貴人，居恒軒眉扼腕曰，閩將不可用，海軍難辦，噫！眞閩將之不可用耶？抑用閩將者之非其人耶？纍纍國殤，猶有鬼神，此焉可誣？而今日之淮楚陸軍何如乎？是可哀矣。吳公子光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長歌當哭，遂以哀餘皇名篇。詩云，城濮之兆報在邲，會稽巳作姑蘇地。或思或縱勢則懸，後事之師宜可記。昔年東渡主伐謀，嚴部高壘窮措置。情見勢絀不戰屈，轉以持重騰清議。鐵船橫海不敢忘，明恥教戰陳六事。軍儲四百餉南北，幷力無功感盡瘁。宋人告急譬鞭長，白面書生臣請試。欲矯因循病鹵莽，易簀諫書今在笥。蓄艾遺言勤九重，因以爲功宜可嗣。誰知一擧罷珠崖，東敗造舟無噍類。行人之利致連檣，將作大匠成虛位。子弟河山盡國殤，帥也不才以師棄。卽令淮楚尙冰炭，公卿有黨終兒戲。水犀說與張吾軍，餘皇未還晨不寐。州來在吳猶在楚，寢苦勿忘告軍吏。」濤園此詩引，俱可作史料。海軍始議於同治五年丙寅，而六年丁卯，沈文肅以前江西巡撫丁艱居鄉，爲船政總理，濤園引中首及光緒元年乙亥中日台灣番社之役者，以明中日糾紛之端也。是役文肅不主戰，而終許日和，當時諫官已騰謗，以爲縱敵，已可見士議之糊塗。蓋當年所謂兵船者，祗有惠吉萬年淸湄雲伏波等自造船不過十餘艘，最大者爲船政

局收買德國之帆船名建威，實不堪戰。廣東向英國訂購之 兵船名安瀾，與船政自造大雅運船，皆在臺灣安平旂後遭風沉沒。臺灣之役日司令爲西鄉從道，帶兵三千，由狠喬登岸，文肅以淮軍七千人拒之，另調海關某洋員在澎湖操演海軍，八閱月，事即了。元年文肅調督兩江，是年冬，文肅以船政法員日意格回國之便，派學生劉步蟾林泰曾魏瀚陳兆翺陳季同隨赴英法游歷，幷訂辦七百五十匹鐵脇船一隻，卽後名威遠者也。文肅遺摺所言：『天下事多壞於因循，但糾因循而至於鹵莽，則禍更烈，』其言十倍沉痛，觀其下文數語，則甲申甲午兩役，無改於前，而冒昧一試，已悉在文肅料中。又按晉省大饑，朝士議提海軍欵以濟之，文肅大不以爲然，貽書李合肥爭之，謂『國家安危所繫，葆楨老病不及見，必爲我公異日之悔。』蓋所見甚遠，老成之言可爲嗟念。濤園引中稱：『統帥不能軍，閩子弟從之。』指甲申之役，副將張成不諳兵法，勒令各船拋錨聚泊，法人遞戰書於張成，達之何如璋，何如璋祕而不宣。及甲午之役，定遠鎭遠兩艦，請購配克虜伯十生快砲十二尊，以備制敵，部議以孝欽太后六十祝嘏用欵多，力不逮，駁之。及龔照嶼等違命不守旗順後路等事類也。兩役閩人將弁殉難者近千人，甲申役中，福星管帶陳英林森高騰雲，甲午役中劉步蟾林泰曾等死事尤壯烈，引中所謂『纍纍國殤猶有鬼神此焉可誣』也。嗚呼！『州來在吳猶在楚，寢苦勿忘告軍吏』，當時少數識者，猶相儆以憂勤惕厲之氣象，今安在乎？夫以慈禧奢而悍，朝士之闒而惰，海軍不亡於甲午，亦必全覆於庚子，殆無倖免之理。然左沈諸賢高掌遠蹠積銖累寸之功，必不可沒，記此以見秦非無人也。

嚴幾道，以同治十年辛未，在船政畢業，被派至建威艦練習，南至星加坡檳榔嶼各口岸，光緒二年丙子，始派赴英國。今考瘉壄堂詩集，送沈濤園備兵淮揚四詩，第三詩云，尙憶垂髫十五時。一篇大孝論能奇。下有自注云：『同治丙寅，侯官文肅公，開船廠招子弟肄業，試題大孝終身慕父母，不肖適丁外艱，成論數百言以進，公見之，置冠其曹』。據此幾道以丙寅入學，如是則海軍實際在丁卯前已成立矣。中表沚滋鑾君，撰海軍大事記，幾道爲作序，今節錄之：『不佞

年十有五，則應募為海軍生，當是時馬江船司空，草創未就，借城南定光寺為學舍，同學僅百人，學旁行書算，其中晨夜伊吼之聲，與梵唄相答，距今五十餘年，當時同學略盡，屈指殆無一二存者，回首前塵，塔影山光，時猶呈現於吾夢寐間也。已而移居馬江之後，學堂卒業，旋登建威颿船揚武輪船為實習，北踰遼渤，東環日本，南暨馬來息叨呂宋，中間又被檄赴台灣之背旂萊蘇澳，咸與繪圖以歸。最後乃遊英之海軍大學，返國年廿七八。合肥李文忠公，方治海軍，設學於天津之東製造局，不佞於其中主督課者，前後二十年。庚子排外禍作，清朝羣貴。以祖宗三百年社稷，為之孤注，迨城下盟成，水師學堂，去不復收，蓋至是不佞與海軍始告脫離，而年鬢亦垂垂老矣。軍中將校，大率非同硯席，即吾生徒，甲申法越，甲午日韓，之二役，海軍學生，為國死綏者殆半。（中略）顧三十年前，曾與總稅務司赫德談燕，赫告予曰，海軍之於人國，猶樹之有花，必其根幹支條，堅實繁茂，而與風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後花見焉，由花而實，樹之年壽，亦以彌長，今之貴國海軍，其不滿於吾子之意者衆矣，然必當於根本求之，徒苛於海軍，未見其益也。今日政體雖異，然迥思赫言，猶足使吾國民與當路者。憬然於海軍盛衰之故也，乃為牽連記之』。案赫德所告幾道者，其言深切明著，蓋國家一切根本，自在政治教育，此而不良，海陸軍何有焉？予前所謂海軍不熸於甲午，亦必盡於庚子，當時中外有識者，殆早知之矣。

散釋前以心畬所摹水繪圖歌童徐紫雲象屬題，為書二絕句云：地老天荒一甲申。金甌換得紫雲身。（郎以甲申生）可憐逋髮慵眸際，只憶江淹傳裏人。金臺淚盡夢成痕。一鏡華顛意尚溫。摹得輕衫天水碧，豈徒惆悵舊王孫。案，冒巢民徵君家歌童紫雲，與陳迦陵一段公案，世所習知者，祗努力作藁砧模樣一詞，及漁洋芝麓諸詩，鈕玉樵觚賸一記事而已。近日鶴亭表揚先德，兼輯及雲郎小史，始畢詳其首尾。攷玉樵所記云：其年未遇時，遊廣陵，冒巢民延致梅花別墅，有童名紫雲者，儇麗善歌，令其執役書堂，生一見神移，適墅梅盛開，生偕紫雲徘徊於暗香疏影間，巢民見之，佯怒，縛

紫雲，將加以杖，生徬徨無計，得冒母片言方解，時薄暮，乃長跪門外，啟門者曰，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雲郎，然必得先生詠梅絕句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郎侍左右也，生大喜，攝衣而回，篝燈濡墨，苦吟達曙，百詠既就，亟書送巢民，巢民讀之擊節，笑遣雲郎。今案小史云：紫雲姓徐，一字九青，又字曼殊，檢討初見徵君時，為崇禎己卯，隨定生先生應制南都，才十五歲，徵君哭陳太史詩，所謂見君剛覆髮也。至順治丁酉，復於南都再見徵君，始訂水繪讀書之約，以明年戊戌十一月七日至，恰適徵君母馬恭人生日，檢討留別冒巢民先生詩，憶我過如皋，太母正懸帨，是為戊戌冬也。又云：阿雲年十五，姣好立屏際。笑問客何方，橫波漾清麗。由戊戌逆推十五年，知紫雲生於甲申矣。紫雲既歸檢討，隨歸宜興，又曾隨侍至京師，其後先檢討七年歿，蓋康熙乙卯也。小史又云：雲郎出浴圖，為五琅陳鵠畫，橫一尺五寸，縱七寸，雲烏可三寸許，著水碧衫，支頤坐石上，右置洞簫一，逋髮鬖鬖，臉際輕紅，星眸慵睇，神情駘宕，若有所思。雍正間為吳青原所得，後以贈金標亭，乾隆間有一摹本，為羅兩峯畫，陳曼生手錄題詠，原圖歸端午橋。兩峯摹本，則余少時在番禺葉蘭臺師處見之云云。今日心畬所臨寫者，蓋為鶴亭託人所摹羅本。原本為冊頁，今引為直幅。圖中樹石之屬，則心畬所增也。心畬為恭忠親王之孫，名溥儒，鼎革之後，居戒壇十年，博學，工繪事，山水能兼南北宗之勝，松石人物，幷駸駸入古，今日江以南，恐舍大千湖帆外，無能過之矣。

金陵銷夏，夙稱秦淮燈船，其實今之秦淮，惟有復成橋側一里許，差有勝趣，其餘了不足觀。凡談游衍之樂者，必知雖小事亦皆繫於史蹟與地勢之盛衰。南京名勝，六朝久成陳迹，南唐遺構，至南宋亦盡，故言南京者，當斷自有明為始。而秦淮燈船，亦起於明。湖秦淮燈船之前身，則西湖燈船也。故從全部歷史論之，秦淮燈船，與西湖燈船，實為興衰倚伏，互為消長，質言之，即宋與明之迭代也。考　湖船唐時已有之，極盛於宋，南宋之西湖畫船，皆華嚴雅靜，誇奇競

好，而都人密約幽期，會龍賽社，乃至貴遊要人經營囑托，大賈豪民買笑百金，無不在焉。日滲金錢無數，故杭諺有銷金鍋兒之號。其時湖中大小船隻，不下數百，大者約二十餘丈，可容百人，小者長數丈，可容二三十人，皆奇巧打造，雕欄棟，行運平穩，如坐平地，無論何時，常有遊人賃假，舟中所須器物，一一畢備，但朝出登舟而飲，暮則徑歸，不勞餘力，惟支費錢耳。豪家富宅，多自造採蓮船，用青布幕撑起，容一二客坐，裝飾尤精緻。更有賈秋壑府車船，船棚中無人撑駕，但用車輪脚踏而行，其速如飛。明時遊船，比宋差小，而檻牖敞豁，便於倚眺。明黃玠詩，有湖水碧於玉，湖船深似家之語。至清代，而大船抵宋之小船，所謂玻璃窗大船者，長可四五丈，有大紅小呢門帘，其中舖設華麗，點綴精工，船中更包酒菜，另有伙食船隻隨傍而行。道光咸豐間，西湖中最大之船，不過三四十隻，其餘之船名撑搖兒，可容四五十人，此爲搭船。自湧金門搭至聖因寺前，往回均錢五文，小划船客坐四五人，船價亦然，以後則船愈小。今日殆絕不見大船矣。南宋湖舫之盛，可證者，爲馬哥波羅遊記卷二第七十七章，行在大城再紀，中有一節云，「在余所至之湖中，供遊覽用之大小遊艇甚衆，可載十人十五人，有二十人不等，長十五步，至二十步，底平幅廣，航行甚穩，有欲與婦女或朋輩同遊者，可雇湖艇一艘，船中桌椅及其他筵宴應用之具，一律齊備，篷頂平坦，舟人立其上，湖水深不過兩步，是以一篙容與，任意東西，篷內及內部其他各處，俱繪以悅目之顏色，船窗圓形可以啓閉，故湖船緩進時，游客亦可據案眺賞兩岸景物也。游湖較陸行爲勝，容與船上，全城在望，宮殿寺院園囿，以及陂陀間參天喬木，秀麗風物，俱入眼底。而市民一日之事既畢，午後輒約家中婦女，或平康女子，或則泛舟湖上，玩此美景，或則馳車城中，游目六街繁華。」可見當時湖舫之聲勢。至秦淮燈船，則恰盛於明，西湖船漸以小，秦淮船漸以大。明末，杜于皇作秦淮燈船歌，傳誦一時，令人想見明季河舫之盛。張岱陶庵夢憶云：『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際，便淫冶。房直甚貴，而寓之者無虛日，畫船簫鼓，去去來來，周折其間。河房之外，家有露臺綺疏，竹簾紗幔，夏月浴罷，露臺雜坐，兩岸鼓

中，茉莉風起，動兒女香甚，女客團扇輕紈，緩鬟傾髻，軟媚著人，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塡溢看之。好事者集小篷船百十艇，篷上挂羊角燈，如聯珠，船首尾相銜，有連至十餘艇者，船如燭龍火蜃，屈曲連蜷，蟠委旋折，水火激射。』，戴名世憂菴集云：『秦淮五月之燈船最擅名，余往見詞人之詩歌樂府，所以稱美之者甚至。及僑寓秦淮數載，常得見之，然亦無奇者，其船或十餘，少亦有四五，船之兩旁，各懸琉璃燈數十，燈或皆一色，船尾置一大鼓，船頂露以白絹，船中凡一二十人兩旁列坐，各執絲竹奏之，鼓人擊鼓　節之。涼棚者，秦淮小舟之名也，是時涼棚無算，來游觀者，各集賓客數人賃涼棚，飲酒，隨燈船上下，兩岸河房　皆張燈，簾櫳紗窗之間，紅妝隱躍，此沿古時承平之習，父老謂其衰減於曩日，已不啻數倍矣。』曾文正於同治初，力謀恢復河舫之盛，嘗自乘畫船綴燈八十餘盞，商民燈多者，亦與相若，見求闕齋日記。自文正督兩江以來，迄前清末年，流風餘韻，猶及於民國十四五年。此五十年間，秦淮燈船，皆略可觀，連艫如山，歌呼行炙，皆在大船，實非行舟，乃水上架屋也。近十年來，淘汰略盡矣。迴觀西湖艇子亦日小，蓋此十年，當另畫入一時期，而宋與明西湖與秦淮舊式游宴之樂，當以淸亡爲一結束關鍵。匪唯湖與淮之燈船，一切舊事物，莫不以此時爲結束關鍵也。

近見有談翁李之隙者，纚然可觀。此自爲甲午至戊戌之間一大公案，直關士氣與國運之興衰，非止談掌故也。予前述常熟與南皮之隙，南皮至於終身憾之。然常熟之扼合肥，其時南皮亦未嘗援李以抑翁。相傳辛丑和約時，南皮嘗力爭，合肥誚之曰，『香濤作官數十年，猶是書生之見耳。』語爲南皮所聞，忿然曰：『少荃議和二三次，遂以前輩自居乎？』時人以此二十八字，匹伎天成，傳爲絕對。今日姑不論李張兩語，孰爲中肯。先考中日戰後立於翁李之外，別立一幟之張文襄，爾時究何所主張，拔可尊人次玉先生，甲午之役，適在南皮兩江幕府　任文案，濤園先生，則總文案也。拔可家藏其先人手錄爾時南皮與各方面往來密電一帙，及今觀之，俱爲掌故，而翔實珍祕，又爲官中所或闕者。其時　南皮所自

命之幹濟，於茲具見，亟假錄其中密電數通，借以爲平亭茲事之助。李冊中一電爲：天津胡雲楣致其弟芸臺電。旁注，四月初四日到，按此乙未四月也。電云：『和議現待許使覆電，夔帥雖奉廷寄，昨到唐山與劉帥會議，大致以外事紛起，未曾道及戰事確有把握否？若一經毀約，盛燕兩京，能保得住否？請兩帥一決。明係難題目，津帥已遜謝不遑，劉帥曾翻案，頗難自圓其說，香帥電奏底稿，痛切已極，兄於二十日亦上稟商辦，軍務處不置可否，樞譯一無担當，時事難望轉機，可嘆，棻頓首』。二電爲台撫唐來電，初六日到，按此臺灣巡撫唐薇卿景崧也。電云：『來示法願阻台，若奏入，恐入間不肯商辦，此時聞俄阻遼，已大慰，誰復顧台，乞公速電王星使，密告法俄德，一併阻台，不然恐台爲英得。倭得台，三國不措意，英得台　則權勢偏重，俄法必忌，故須使三國知之，蓋歸人保護，不如爲人阻止之　爲妙，且英未必眞允保護，仍無補於大局，批約不知展限否，公有聞，祈示，景崧』三電爲唐撫又電，初七到，電云：『頃粤撫轉示北洋電，稱內外力爭，上意動，將廢約。十四日後，畿輔可危云。際此一線轉機，崧又歷陳割地之非。台未失而割，各國將援而索地，尤不可。京師之重，重在皇上，巡幸而出。彼無恫喝，必不力攻，卽所以保京師，公言較重，及此回天，一鬆將恐必有變矣，崧叩。』四電爲天津偵探委員汪喬年來電，初八到，電云：『和議事，廷臣交劾，上問計峴帥，復奏，有三戰必克語，現上意不允和，喬年稟』。五電，爲南皮致巴黎王欽差，初八丑發，電云：『接總署初七來電，奉旨，張之洞電奏等因，請卽遵旨，速赴外部切懇法力阻倭佔台灣，相機籌商。昨接閣下冬江兩電，均照錄電奏，幷請旨卽派閣下切託外部，力阻倭佔台遼，幷探其所欲，許以厚謝，一面暫宕，力託各國展限換約等語，幷將撫台電稱台民將變，現已聚衆鬨撫署，戕中軍，欲刼留唐撫，及軍械割地各激變各情形瀝奏。此次奉旨內將來電所言各節商辦等語。自係包括懇阻台，恐民變，探所欲，許厚謝，託展限，四層在內。所謂切實商辦者，必須肯用兵力脅倭，方爲切實，祈速商速復。聞上意已動，將廢約，結援尤要，若翻約而無援，則更可危矣，之洞』六電爲　各督撫聯銜電，電云：『

奏云傳聞十四日烟台換約，此舉一定，實關大局安危，各國現正商辦，有已有辦法者，有未得確音者，但有强國出爲排解，總可挽回幾分，伏懇宸衷務加審愼，迅飭總署使臣，力懇各國切商倭人，展限數旬，停戰議約，以便詳加斟酌。縱容數旬，各國必有眞實情形，彼此交忌，必然相爭，庶可因時變通，相機補救。此時懇各國助戰則難，懇各國展期則易，若倉卒換約，各國皆歸責於我，豈不多樹數敵，鑄成大錯，悔不可追，謹合詞籲請惶悚迫切，請代奏。之洞寶泉繼洵德馨秉衡景崧聯桂』按此兩江張之洞，閩浙邊寶泉，鄂撫譚繼洵，贛撫德馨，魯撫李秉衡，臺撫唐景崧，桂撫張聯桂，合奏者。七電，爲使法王欽差來電，十三到，按是王之春。電云：『奉旨後偕龔赴外部，據云與地歸不便居功，現雖連合西班牙，正議保台，鬮新約批准以後難辦云，業已電署請旨，再籌辦法，前庚電包括四事，龔不令繙譯，言意藉推卸，殊與上不忍棄置台民之意不合，生靈百萬，係在我師一人，祈商台撫仍亦激變情形設法，則法可著手，乞轉唐。再，事急矣，外部所欲擬即預籌，或可補救，一面令慶開導，乞示遵之。春叩』八爲武昌譚護督來電，十四未刻到，電云：『烝電悉，審公聯銜電奏，展期換約，深中鄙意，頃惲道得其弟祖祁電稱，曾奏上動宸聽，和約展期，俄法均助我云云，大局冀可挽回。惟念彼所挾者，偪處燕京，必有以破其所挾，庶無他慮，西幸雖經敝處陳及，前接公電，亦云非定計西幸不可，此時若得公會同各疆臣合詞籲請，則上意可堅，大局幸甚，展期一節，如未得有確音，可否一再聯銜電陳，仍祈卓裁。繼洵』九電爲南皮致巴黎龔欽差王欽差，十三發，按龔爲心銘，電云：『急，俄已爭回全遼，望見法外部，激切與言，英船已有在台者，若稍遲，則法落後著矣。洞』十電爲天津汪喬年來電，十五申到，電云『今日烟台換約，中日使者已集，本早俄德法駐使臣突告總署，俄廷已與倭言，勿得取奉天地，換約日期可展緩七天　等語。相傳電伍聯轉告伊東，候旨再換，伊東忿欲立時回國，伍電相覆奏，午後奉旨趕緊互換，頃伊籐來電，又云照議暫停換約，經相電奏，未奉旨。現倭船均回國，俄艦六法艦德艦均在烟台，又訪聞俄要奉天，法要台灣，德謂賠欵，有向該國息借　等因，似此

紛紛，干戈未已，奈何，喬年稟』。十一電爲，湖北譚制台來電，十七未到，電云：「銑電，知展期將已辦妥，乃爲伊東恫惕迫挾，功敗垂成，眞堪恨歎，公卓見有何斡旋之法。俄法德各國，聞日來有動作否？湘省士民公憤，無不願出死力爭之，其如鑄成大錯何，繼洵。」十二電爲台撫來電，十七戌到，電云：『法輪無論到否，台民決不讓台，請派員入都叩閽，固無聊之想，亦應有之義，茲派姚道文棟入都，竊思公既統籌全局，姚道應否趨謁，請授機關，再行北上，抑毋庸謁，乞示，崧』。此十二電，乃予從李冊中百十電間摘錄而得，觀此自可知當時南皮所以自命，翹然於翁李之外者，乃爲阻止簽訂和約俾得運動法人，阻日得臺而已。此事從今日論之，其策良楛，固不值剖析，而可慨歎者，吾國彼時外交方針，已不知求己，但思求人。觀胡芸楣電，可知彼時樞譯（卽軍機大臣總理衙門之簡稱）之全不肯担當責任，劉坤一主戰，而胡電稱不能自圓其說，其言三戰必克，亦是不可不有此言耳。唐薇卿號稱力守臺灣，其後自稱伯理璽天德，而觀其電，亦不過主以臺與英與法，其他滿腔歎恨，而不能有辦法者，更不必說。盈廷之訟，其勢仍不能不取決於合肥。夫戰敗而不欲和，事勢固不可得，言和則又詆爲賣國。合肥之處境，亦太窘矣。卽此觀之，南皮之主張亦已昭然，其所以有異於『書生之見』者，又安在耶？

南皮之詆合肥，以議和，常熟之與合肥爭，亦以和戰主張不同之故。細考之亦有不同，南皮之忿然作色，乃恨合肥藐視之，而常熟則蓄意與合肥立異，欲以主戰相窘，此沈文肅所謂糾因循之弊而至於鹵莽也。蓋欲言戰，必須夙夜經營，如文肅之初刱海軍時之深識，否則不自揣其力量，未有不以國家爲孤注者。唯古今弱國，自處於和戰最難，人有恒言，寧爲玉碎，勿爲瓦全，此蓋爲個人而發，所謂南八男兒，死則死耳，若秉國成者，似未可以國爲玉斗撞碎以洩憤。而此等軍國大事，大半各有理由，各有長短，言於廷者，筆於書者，一及此事，師友也，恩怨也，門戶也，無不借此以揚其燄，可以亘百十年，爭詰不休。例如，南宋亡千年矣，而宋與金之和戰，時人猶有引以爲辯者。予嘗讀長洲宋虞廷樂府餘論

，中有一則，竊以爲可謂天下之公言，不特可釋宋人之爭，並可借作翁李之隙，下一定論。雖言詞章，實可通於治理。樂府餘論云：『南宋詞人，繫情舊京，凡言歸路，言家山，言故國，皆恨中原隔絕，此周公謹氏絕妙好詞所由選也。公謹生宋之末造，見韓侂胄函首，知恢復非易言，故所選以張于湖爲首，以于湖不附和議，而早知恢復之難，不似辛稼軒輩，率意輕言，後復自悔也。宋史張孝祥傳曰，渡江初，大議惟和戰，張浚主復讎，湯思退主秦檜之說，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門　而兩持其說，議者惜之。按孝祥登第，思退爲考官，然以策不攻程氏專門之學，高宗親擢爲第一，則非爲思退所知也。本傳又言，張浚自蜀還朝，薦孝祥赴行在，孝祥既素爲湯思退所知、及受浚薦，思退不悅，孝祥入對，乃陳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且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遺無窮禍，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復言用才之路太狹，乞博采識度之士，以備緩急之用，上嘉之。按大臣異論，人材路塞，俱非朝廷所以自治，孝祥所陳，可謂知恢復之本計也，傳乃謂兩持其說，何見之淺也。故北宋之初，未嘗不和，由自治有策。南宋之末，未嘗不言戰，以自治無策。于湖念奴嬌詞云，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亦惜朝廷難與暢陳此理也。慶元黨禁云，嘉泰四年辛棄疾入見，陳用兵之利，乞付之元老大臣，侂胄大喜，遂決意開邊，則稼軒先以韓爲可倚。後有書江西造口壁一詞，鶴林玉露言，山深聞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則固悔其輕言。然稼軒之情，可謂忠義激發矣。如韓者，欲以蟲負山，而致傾覆，玉津之事，不聞與公義之悲者，以其本心人，不學無術，乃以國事付之，其喪敗又何足惜哉。』此節中，所謂『北宋之初，未嘗不和，由自治有策。南宋之末，未嘗不言戰，以自治無策。』此即最扼要最持平之論。尤以『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二語，張于湖之特識，千古皎然。蓋大家若不同心戮力，則借和戰二字，可以遺下無窮禍根。釋氏更深言，『不學無術，乃以國事付之，喪敗又何足惜，』其揚抑之處，亦至切至當。惜乎松禪老人，讀詞不熟，昧於鄉先生之緒論，不爲清廷立自治之策，而徒以觝排合肥爲能事也。

劄臺之議，當時士大夫反對至烈，各種議論 皆有之。文芸閣聞塵偶記中，有二小節皆關甲午事，其一云『棄臺之議，定於甲午，不待使者旣行，而已知之，特昧者尙不信耳，漢棄珠崖，豈容後人藉口乎。』其二云，戊子己丑以來，京師愛著薄底鞾，達官貴人尤尙之，其名曰跑得快，至甲午之亂，滿城遷避爲之一空，竟符其讖，此服妖也。』芸閣當時自爲反對合肥者，故言棄臺定於甲午，意若謂與日人夙有默契，此說尤無實據，恐未必然。而當時自有此一種傳說，則無可疑也。跑得快之讖，與宋人說部之『錯到底』，若出一轍。國人喜言服妖童謠之說，以隱指時事，其實此讖，何止應於甲午乎？

夏日偶翻茗柯集目，見有書山東河工事一文，初以爲言治河者，今歲，河大水爲菑，亟索得之，乃書和尙太守事者，與舒鐵雲瓶水齋集之歌詩，可相表裏，茗柯文云：『嘉慶二年，河決曹州，山東巡撫伊江阿臨塞之。伊江阿好佛，其客王先生者，故僧也，曰明心，聚徒京師之廣慧寺，詿誤士大夫，有司杖而逐之，蓄髮養妻子，伊江阿師事之謹，王先生入則以佛家言聳惑巡撫，出則招納權賄，傾動州縣。官吏之奔走巡撫者，爭事王先生，河工調發薪芻夫役之官，非王先生言，不用也。不稱意，張目曰，奴敢爾，吾撤汝矣，其橫如此。內閣侍讀學士蔣予蒲，王先生廣慧寺之徒也，以母憂去官，遊於山東，伊江阿延之幕中，相得甚，奏請留視河工，有旨許之，巡撫擇良日，築壇於公館之左，僧道士遶壇誦經者數十人，巡撫日再至，蔣學士王先生從，及壇，蔣學士北面拜，巡撫亦北面拜，王先生冠毘盧冠，加沙偏袒，升壇坐，學士巡撫立壇下，誦經畢，乃去，如是者數月。河屢塞，輒復決，其明年正月，王先生曰，隄所以不固，是其下有孽龍，吾以法鎭之，某日當合龍，速具埽。巡撫曰，諾，先期一日，埽具，役夫數百人維埽以須，巡撫至，王先生佛衣冠，手鐵長數寸，臨決處，唄音誦經呪良久，投鐵於河，又誦又投，三投舉手賀曰，龍鎭矣，巡撫合掌曰，如先生言。明日水大甚，巡撫命下埽，衆皆諫，不許，埽下，數百人皆死，居數日，王先生又至投鐵者又三，埽又下，死者又數

百人，隗卒不合。張惠言曰，余居江甯，輒聞山東河工事，未審，及來京師，雜詢之多目擊者，嗚呼！佛氏之中人至此極者，書其事使來者有所儆焉。』文止此，皋文下有附跋云：王先生旣蓄髮，名樹勳，以貲入待選通判，本揚州人，或曰，常州之宜興人。當其爲僧時，故有妻子也。僧號嘿然者，亦其未爲僧時號。伊江阿謫戍伊犁，王先生送之戍所，聞其將歸謁選云。皋文此文，嫉之甚矣，而言之不詳。度文成時，樹勳尙未敗。案北平之廣慧寺僧，聲氣最廣，明心爲僧，喜賂貴人閹者，刺探陰私，於大庭揚之。翰苑達官列其門下者　無算，高安朱文正，亦折節下之。於是以一緇衣，挾氣干事，不意爲和珅所忌，摭事下之獄，明心以重金賂刑部司官吉倫，議罪未減，勒令蓄髮還俗，樹勳遂流落江湖間。茗柯此文，殆即言此時事也。後值川楚教匪起，松筠督師武昌。樹勳遂走謁之，旣相見，樹勳語多中意旨，松乃命易服爲道士裝，留軍中。會有某寨，踞險以守，聞松率大軍至，將就降，樹勳乘間說往使受撫，引爲己功，松遂獎以官。然猶懼前獄之未竟也，領虛職而已。踰數年，獄事漸寢，樹勳亦以積功官知府，補襄陽。淸制，知府補官，須引見，樹勳始再入京師，雖舊知者，不知其卽廣慧寺僧也。而樹勳仍縱恣自言　通於醫，裘馬赫弈，日驅車於權要之門。刑部尙書金光悌，有子病劇，延樹勳往治，金本貪娼，樹勳廉知其事，又出其故技以禍福相怵，金駭然，至長跪請命，其事旣聞於外，樹勳復大言以實之，都市之間，譁傳以爲笑談。御史石承藻乃奏劾之，連前獄，訊之得實，因褫職遣戍黑龍江。金以先死　得免。其他因案牽涉者，黜降有差。案皋文歿於嘉慶七年壬戌，而王樹勳之敗，在嘉慶十六七年，此文亦可謂見微燭隱矣。

曾劼剛輩行後於郭筠仙，而奉使歐洲，實與筠仙同時；筠仙以通曉洋務自負，亦負天下重謗，劼剛則賴有其老世丈先任其謗，得以差全其名，抑亦文正公之門蔭也。然文正公以再造元勳，而辦理天津敎案，受上下之陵轢詆毀，幾於不能自存，匪唯弱國外交之不易辦，而吾國士大夫愚闇忮剋，好借外患以傾其所仇，尤不樂成全人之有豐功令名，病之中於民族

生心害政者至深，更於此等處可見。劼剛之績略行事，具見其本集暨其日記中，倘有「中國先睡後醒論」一文，乃以英文刋於西報，劼剛使英時所作，當時傳誦歐洲；而文集中不載之。光緒初年滬上有顏詠經與袁竹一譯爲中文，惜其文字拖沓，爲八股所累，詞不達意。今夏賓客得之以遺予，繹閱再三，審其爲國家宣傳之作，即表示爾時之外交方針，其最扼要一段云：「竊以天下所經歷之災難，固屬不少，然一國之難，惟一國自知其從來，而自能專主。大凡國家遇有災難，固須承當，苟能隨時措置，更能遇機會而即取爲用，則大幸矣。中國目前所最應整頓者如下數事，一、善處寄居外國之華民。一、申明中國統屬藩國之權。一、重修和約，以合堂堂中國之國體。夫寄居外國之華民，屢受陵侮，非獨致辱於外邦，兼且遺笑於中國，蓋中國不卹其民，致受此困，近日已簡欽使查閱情節，據實回奏，望諸國曲體中朝顧卹其民之意，嗣後一例寬待，寬待華民，不特合乎萬國公法，亦合乎以善待人之道。至中國管轄藩屬，法本妥善，乃近日西洲每垂涎亞洲以至藩屬之事，西國屢有違言，而中國已失外藩數國，今決欲鑒察藩國之所爲，不任其私自專主，幷且設法照顧保護，俾餘國不被侵蝕，現已欽派大臣往高麗西藏新疆經理其事，藉以維持大局，後有侵奪該藩屬土地或有干預其內政者，中國必視此國爲欲與我棄玉帛而事干戈矣。凡國之敗於敵，其敗易忘，敗後另生之牽制及一切遺害則難忘。譬人身受杖擊，其痛易忘，被帶常常紮緊而所受之痛則難忘。中國道光年間一戰之夙怨，久已消釋，至戰後所立和約未能平允，則其怨難消，蓋所立之和約，係中國勉强設立，中間有傷自主之體統，今不能不設法改訂。比如咸豐六年間歐洲諸大國與俄國訂立和約，其中黑海一條礙俄之體統，隨於同治十年在倫敦商酌廢去。中國亦必如是，所云有傷體統即通商各口租界一條，曁今不及備載諸事。若此者，却奪中國地主之權，不能置之不問，今擬於第三次十年換約之期，將此數條廢去重立，以免後患。夫他國已有似此而貽後患者，即埃及國可證，蓋該國事權概在他國之掌握，而地主轉難聞問也。竊以更改此條或有難處，中國亦非不知，然此次決當力任其難，以免將來或任更難之事。亞洲之諸國，彼此常存

嫉妬，甚有過於歐洲之忌亞洲者。亞洲諸國有同患之情，不應嫉心相視，自宜協力同心，務將與西國一切交接基於國誼而立之國約，非基於敗衂而立之和約。以上所云三事，中國決派欽使分詣諸國往復妥議，必不隱忍不問。第事體重大，其整頓也自不免多延時日，然此一世界，固非將近終窮，太陽又非行盡軌道之圈數，爲時尚永，中國盡爲國之職分，正可以暇日行之，而無事亟迫也。』原文至此終，茲所節者爲最後一段，其所云三事。換今日常見之名詞言之：一、中國絕對保護外人生命財產，各國亦宜平等保護華僑。二、中國對於各屬地邊境有絕對之治權及宗主權。三、廢除不平等條約　是也。文首述外人疑中國將亡，實則中國乃暫時之鼾睡，今且已醒，於是引李合肥經營海軍及恭王輔政爲證；此即代表一國者應有之聲明。蓋爾時出使各國者，除郭曾數人外，皆闒茸無識，遺矢於床唾痰於案之輩，幷此文亦不知作也。嗣有南海何啓三水胡禮垣二人，以曾論過於側重外交，不言亟革內政，以爲本末倒置，爲文數千言書後，其說亦甚通，且頗具革命思想。但不知劼剛爾時之地位及外交官應有之詞令耳。然觀文中，劼剛所注意者，爲高麗新疆西藏。且云：「亞洲之諸國彼此常存嫉妬，甚有過於歐洲之忌亞洲者，亞洲諸國有同患之情，不應嫉心相視。」其注重之方隅，今日輿圖或變色　而尚不止；或名存而實若亡；其所憂相嫉之邦，今日已儼爲寇讐，不自懺改，行爲世界燎原之燄，則劼剛外交之識力，固自不亞於玉池老人也。

物價漲落，吾國向無專書，近人治經濟學者日多，數見雜誌報章，鉤稽前此某時代之物價，以供言社會經濟及財政學者之旁證。茲事頗難，以須從典志及筆記家書下暨小說中求之，古人羞言市物之價，且視爲末務也。史書祇紀治亂，但舉米或肉至貴或至賤者而言，文最簡約。元以後稍稍易考，然尚當從法令旁求反證而後得之；例如元婚禮貢舉考至元聘禮云：『至元八年二月據中書省奏定民間嫁娶婚姻聘財等事，仰遍行諸路照會一體施行，婚姻聘財表裏頭面諸物在內，幷以寶鈔爲財，以財畜折充者，聽君和同不拘此例，品官一品二品五伯貫，三品四伯貫，四品五品三伯貫，六品七品二伯

貫，八品九品一伯二十貫，庶人上戶一伯貫，中戶五十貫，下戶三十貫；筵會高下男家爲主品官，不過四味，庶人上戶中戶不過三味，下戶不過二味。』觀此可知元代以法令規定嫁娶用度，其限制之嚴可想，官民尊卑懸絕又可想。其云一二品五伯貫者，實際必不止此，其云下戶三十貫者，時或不及，然可見彼時生活之約略標準。此猶晚清勒方錡家書中云：『曾文正公有四女二子，子娶婦祇許用百金，女出嫁祇許用二百金，任兩江總督時，封侯拜相矣，嫁第四女亦不多用一金也。』可見同治初，嫁娶限以一二百金爲用者，雖儉決非不中禮，亦可約略知爾時生活之標準；蓋若近日之物價，以相國總督之地位，兒娶婦用金百爲不可能也。明人喜爲小品文字，故述物價時漸多，如陳舜系亂離見聞錄曰：『予生萬歷四十六年時，丁昇平四方樂利，又家海內魚米之鄉，斗米錢二十文，魚錢一二，檳榔十顆錢二文，柴十束錢一文，斤肉隻鴨錢六七文，斗鹽三百文。』此則縷述物價，然猶限於日用。至述婚嫁筵席者，如益都縣志有明知縣趙行志崇儉約規一篇云：『今約凡大小會皆二位一卓，每卓前冬春餅子四盒，夏秋果四椀，菜碟四個，案碟四個，大會肉菜九椀，麵飯二道，米飯二道，小會肉菜五椀，麵飯二道，米飯一道，每卓攢盒一個，每格上用一品，此外小飯小椀與夫燕窩天花羊肚猴頭鵝鴨俱不用，家中即有餘蓄，亦不許多加一椀，以防漸增，家人一湯一飯但飽而止，或每家人折錢十文亦可，惟官席遠客方設獨卓，果肴各加五品，其肴席五牲之類，俱不必用，若間常偶會，每卓四人，四面攢坐，即八人攢坐亦可，小菜四碟，每人米麵飯各一器。』清初龔煒巢林筆談：『清河與太原聯姻，兩家皆貴而贍，其記順治三年嫁費，會親十席六色，付庖銀五錢七分，蓋其時兌錢一千，只須銀四錢一分耳，而猪羊鷄鴨甚賤，準以今之錢價，斤不過一二分有奇，他物稱是，席之所以易辦也。』則詳敍食物之價，幷說明筵席品數，雖甚儉，而視元時止許二三味，已覺有進無損。唯龍記稱銀四錢一分，易制錢一千，則幷及幣價，顧此只是清初幣值，至乾隆中葉，約當巳丑庚寅間，則錢價已漲，此可從汪煇祖病榻夢痕錄述錢幣一段中見之。汪時居浙；原文云：『讀邸鈔京師每小錢五文，直制錢一文，蓋於行

使之間寓禁止之權，浙省尙未通行，官非不禁，而民間小錢愈熾，每番銀一元直制錢一千七八九十文，市肆交易竟有作一千一百三四十至七八十者，杭州尤甚，銀價因之日減，蓋錢肆易錢價無一定，自鵝眼以至制錢凡數等，雜小錢者曰時錢，其稍淨者曰鄉貨錢，純制錢者曰典錢，以銀易錢，相錢議價，錢既參錯，用者不便，乃計所易之錢折受番銀，故番銀之價昂於庫銀。余年四十幾以前，尙無番銀之名，有商人自閩粤攜回者號稱洋錢，市中不甚行也。唯聘婚者取其飾觀，酌用無多，價略與市銀相等，今錢法不能盡一，而使番銀之用廣於庫銀，小錢之利數倍制錢，不知其流安極；番銀又稱洋錢，名亦不一，曰雙柱，曰倭婆，曰三工，曰四工，曰小潔，曰小花，曰大戳，曰爛版，曰蘇版，價亦大有低昂，作僞滋起，甚至物所罕見，輒以洋名，陶之銅胎爲洋甆，髹之塡金者爲洋漆，松之針小木矮者爲洋松，菊之瓣大色黑者爲洋菊，以及洋燭，洋錦，洋綺，洋布，洋銅，洋米之類，不可僂指，其價皆視直省土產較昂，毋亦鄭聲亂雅之弊歟？』

汪此文，兌之稱其服飾及錢幣之變遷最有價值。予讀之信然，惟番銀入中國甚早，所謂『文爲人頭；幕爲騎馬，文爲王面，幕爲夫人面，』已見漢書西域傳。而後漢書西域傳，已稱『大秦國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蓋羅馬之金幣，以及希臘之銀錢，當時已由大夏傳入中國，至今山西尙有窖藏當時亞力山大東征時之銀幣，可知爾時流行有相當之廣遠。至墨西哥之銀元等入廣東 亦甚早。宋代廣州番舶司，雖有輸入金銀幣，折直以外，以玩好視之，明馬歡瀛涯勝覽謂，蕃人殷富者多，其買賣交易，皆用中國歷代銅錢，馬書殆指南洋之荷蘭或西班牙人，當時猶以銅錢爲主；迨明季及順康間，粤中通商，已反客爲主，多用番銀，至乾隆中則侵入內地矣。汪文中述年四十以前尙無番銀者，乃康熙雍正間番銀尙未遍行江浙也。當時物價仍以銅錢爲本位，如周荇農思益堂日札云：『嘉慶時民間宴客用四冰盤兩椀，稱極腆，惟婚典則用一椀蟶乾席。道光四五年間改用海參席，八九年間加四小椀果菜十二盤，如古所謂餖飣者，雖宴常客亦用之，後更改用魚翅席，小椀者八，盤者十六，無所謂冰盤者矣。近年更有用燕窩席，三湯四割，較官饌尤精腆者，春酌設綵觴

宴客席更豐，一日糜費率二十萬錢，諸舊家知事體者尙不然。』周所謂二十萬錢，咸豐兩年湘中錢價，卽市上所謂二百弔錢，彼時合銀約百餘兩，合番銀亦百七八十元。所謂綵觴，卽演戲，聞叔章言：咸豐初年湘之演戲，約須六十弔錢，若以今時之二百弔折合現洋，則不過五六十元，此則錢價之日落，而未可據爲標準也。周所舉爲素封之日趨於侈者。其自奉儉且述家常狀態者，可舉者，如郭筠仙自序云：『自少貧賤，常刻苦自勵，衣服飲食不敢踰量，（中略）館辰州，鱔魚斤三十文，兼爲去刺，僕人以十五錢購得鱔絲半斤，食而甘之，遂告僕人：以後勿復爲此，答曰：此其價極廉。予曰：誠然，然於義有三不可。湘陰鱔魚貴於肉價，時父母具在，每食必具肉而鱔魚歲不過一再食，而未有去骨者，我一人之享用，何爲獨優，頃食此爲增內疚，其不可一也。下略』觀此可知道咸間湘西鱔魚價，又可知肉價，斤尙不及三十文也。近年記物價者，如筠連曾小魯之尊人次乾先生，有宣統辛亥與民國十四年乙丑之物價備資比較表一篇，迺專較論此事者，文曰：『昔者辛亥也，今者乙丑九月也，皆以制錢計，銅幣一枚合制錢十文；物價之以升計者，米昔六十今六百；苞穀昔三十今四百，以斤（凡斤皆十六兩）計者，麥麵昔二三十今四百，園麻昔七八十今九百，煤昔一文零一二今八塊，昔六十今六百，火酒（苞穀所釀）昔四十今七百，桐油昔五十今六百，菜油昔七八十今五百，麥醋昔上等三文，普通一二文，薭椒昔七八十今六七百，（七星椒一千文）紅糖昔三四十今五百，糖霜昔八九十今一千，牛肉昔四十八今四百四十，豬肉，曰和身滾昔七十四，曰淨肉今七百四十，曰帶頭今六百四十，雞昔四十八今六百。以二斤作一斤計者，豬蹄豬頭依豬肉價；鋤及其他鐵器昔九百今一千二百。以兩計者，豬油昔一百二十，今一千，芝麻油昔十五六今一百四五十，毛尖茶昔五六十今一百五六十，鴉片昔一千四五百今一千七八百，旱煙出金堂什方者昔二百，今二千四百，出本縣者昔七八十今八九百，水煙（重八錢）昔十六今一百。以件計者，白布（重二十四兩）昔七百今七千，豬腸肝豬肚肺昔三百或不及，今依猪肉價，豬腦昔十六今四十，鴨昔一二百今一千，雞蛋昔四今四十，皮蛋昔十今九十。以二件作一件計者，

豬腰昔二十四今二百四十。以數根計者小葱昔五六根一文，今三根二文，蒜苗昔二三根一文，今一根五六文。以擔計者昔三文，今縣城中央二十六七遠四五十。（以上物價）工資之以月計者，耕種昔八九百今七八千，女傭昔七八百今二千。（若計日今二百文）以日計者，縫工昔八十今九百，女縫工昔四五十今六七百，泥瓦匠昔六十今七百，木匠昔八十今八百，其他小工昔四十今三百。以次計者理髮昔二十四（小孩八文或十二）今二百。（以上工資）至於銀價，昔之每兩易制錢一千五六百，今五十二千，今昔相同者制錢一千文，扣底錢六文，銅圓百枚扣一枚，學正且云：夏日米昂，故物工價貢因以騰貴，今米價減半，而物價工資既貴不復賤矣。市屋賃資較昔增至四五倍，學正所言若此，然易地皆然，不甚相遠，非篤連一邑若是也。』案會此文，亦以錢爲單位，乙丑至今又十年，物價愈騰踊，財力愈枯竭，海上極少數之豪家，奢侈揮霍，殆爲前史所無，中流人士，則欲望如前之下氓徜徉飲啖於魚米之鄉者，已絕不可得！農民更相率困槁矣，拉雜記此。每念國力有限，而人事不臧，所造之刼未有紀極，不知來日大難之當作何狀也。

偶遣予倩，云：方導演桃花扇，問是云亭傳奇邪？答云自製本事耳。前代逸聞雖極可喜，以服飾儀從制度等皆不易仿，故鮮能演爲電影。憶前見日本有演水滸林冲事者，雖刻意雄傑，終隔一塵，尙古之難，如是。記七八年前受綴玉之託，爲翻桃花扇傳奇，易崑爲亂，己成提綱至三本而止，此劇描寫興亡，極有足觀，惜北伶庸頹，配比難得佳材，恐亦不能副其沈痛。其卷末餘韻一齣，寫老贊禮及蘇崑山柳敬亭三人以結束全書者，中有數語云：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識時務的俊傑從三年前已出山去了，謔而近虐，然在當時確有此情景。猶憶有詩刺諸生應順治丙戌鄉試者云：聖朝特旨試賢良，一隊夷齊下首陽，家裏安排新雀帽，腹中打點舊文章，當年深自慚周粟，今日幡思吃國糧，非是一朝忽改節，西山薇蕨已精光，則云亭非無感而然矣。憶李蒓客題扇頭李香君小影詩云：粉本南朝絕可憐，扇頭璧月尙嬋娟，淸流何與人間事，花下長翻燕子箋，傾城一笑太情多，十斛明珠奈若何，畢竟秀才空嫁與，輸他一品顧橫波。秋柳情深大道王，掌中猶

見舞時粧，只憐曲裏桃花扇，唐突當年鄭妥娘。頗楚楚可誦；因憶漁洋諸絕句，鋪敍秦淮風景寄慨興亡，自是出色當行。而當時極稱其秋柳四律，夫以詩言秋柳，不及冶春諸作，而諸老盛譽，或必有故；考漁洋詠秋柳，在濟南明湖北渚亭，而首聯卽謂云；殘照西風白下門，則此詩明是詠明末事，其得名殆卽以其有寓意。瘦公曩從其鄉人朱聘三假得手錄曲阜鄭鴻舊注，鴻稱生長新城，聞於漁洋後人號秋峯者，自堪傳信。今撮錄兩首，以與云亭傳奇相表裏。鴻原註云：娟娟涼露欲爲霜，萬縷千條拂玉塘，（此指宏光君臣也。自建位南都，嬉娛顧影，已不勝衰象矣。）浦裏青荷中婦鏡，（馬阮諸人豈勝棟梁，所謂持荷作鏡也。）江干黃竹女兒箱，（宏光詔選民間美女入內庭，校尉入民家大恣搜索，遠近驚皇，朝議婚而暮嫁，或自溺焉，民間少女一空，江干黃竹，滋可憐矣。）空憐板渚隨堤水（宏光自河南失守奔淮慶，轉徙淮上，馬士英徐宏基等迎立南都，未及一年而喪滅，板渚之水依然，而滄桑已變矣。）不見瑯琊大道王，（古詩云瑯琊復瑯琊大道王晉元帝以瑯琊王陟位，與宏光同都建業，而興亡殊轍，復聞大道之歎耶。）若過洛陽風景地，含情重問永豐坊，（洛陽爲福恭王分封地，李自成陷洛陽獲福恭王常洵，臠割之，勺其血雜鹿以食，曰福祿酒，宏光不思討賊復仇，而荒淫無道，宜其失國也。）東風作絮糝春衣，太息蕭條景物非，（明末諸臣柔媚闒茸，國危無足恃者，大好家居，纖兒日事擅壞，殘山賸水，祇益喟然耳。）扶荔宮中花事盡，（宮闕園亭一時灰燼，花木寧有幸耶。）靈和殿裏昔人稀，（南都君臣國亡共盡，遺老亦不可復歸矣。）相逢南鴈皆愁侶，（南都失守而唐王改元隆武於福州，魯王監國於紹興，永明王改元永歷於肇慶，皆不久淪滅，故言南鴈皆愁侶也。）好語西烏莫夜飛，（西烏莫夜飛，言鄭成功李定國輩奮其螳臂，皆不能久持也。）往日風流問枚叔，梁園回首素心違，（梁園指侯朝宗，侯生從史可法軍中，有所建議，惜其不用也。）案瘦公於鄭注外，又援據甚博，而石遺先生嘗聞南皮言：山東巡撫署爲明濟南王故宮，秋柳爲故王作，不知廣雅所據何書也。又云：南雁實指南中遺老，西烏則指亭林，風流枚叔，回首違心，指錢牧齋，則皆說得通，皆不知所本。其實卽爲桃花

風下一正面註脚，已頗不易，況爲詩人作鄭箋耶？總之，明亡已近三百年，其可歌可泣者，亦唯有讀書識字之酸寒能言而識之。江南之龍蟠虎踞頑山賸水，又焉知有弘光遺恨者。況今日戲劇電影，皆唯取其通俗相習，如西人之拜金唯知汎愛，如適裸形之國，更數十年，所謂詩與傳奇詞曲，皆如手工業寖成絕響矣。區區訓詁，爲東塘阮亭以意逆志，政自不易覓解人，而爲今之能人所笑也。

前記曾劼剛事，因撫及文正天津教案受謗。頃見劼剛日記中有一節云：『觀近來時勢，見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時須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層，竟須拚得將聲名看得不要緊，方能替國家保全大局。即如天津一案，臣的父親先臣曾國藩，在保定動身，正是臥病之時，即寫了遺囑，分付家裏人，安排將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覺事務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於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時京城士大夫罵者頗多，臣父親引咎自責，寄朋友的信，常寫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八字，正是拚卻聲名以顧大局，其實當時事勢，捨曾國藩之所辦更無辦法。』此段雖爲子述父志之言，亦字字切實。天津之案，敎堂燬，殺各國教士二十一人，使非文正化大爲小，則庚子之禍，不旋踵即作矣。當時士大夫既不肯以殺外人爲非，亦不公然主戰，但以詆毀文正之主和爲能。朱克敬著暝庵雜識，亦撫拾傳聞，其後郭意城爲之簽正云：『天津教案條，曾文正辦理此案，明知必遭時俗指斥，而考之事實，準之情理，勢不得不出於此。事外論人，原多任意高下，及至中外交涉，則是非曲直，尤不能適得其平，此則敍述，似但沿世俗之論，未盡合當日情事。』意城此簽，視劼剛所記，尤爲持平。當時唯有郭筠仙兄弟，深知外交之窾要，羣衆謂爲夷務者，意城但書爲中外交涉，措詞中已可見其明白。其稱文正辦理此案，明知必遭罵，而勢不得不出此，可見文正衡量利害得失之愼，其忍辱處，正純爲國家計。及其後甲午庚子諸役，一味叫囂隳突者，自樹高名，而動以亡國之責，箝異已之口者，相去乃不可以道里計。夫亡國之懼，豈不怵惕心目，然當道咸之間，外人已有疑中國必亡者，劼剛中國先睡後醒論中有一節云：『國與人無異，人有幼年，壯年，老年，一

息待盡之年，國亦有之。歐洲之遽謂中國即一陵夷衰微終至敗亡之國，蓋彼見中國古所疏鑿之洪流巨川，四通八達者，今多湮塞。昔所傳金石土木之工，堅緻鉅麗，今日祗存遺跡，剝落損壞，無復完美，且作法多有失傳者。中國古昔之盛，與近今之衰，判若霄壤，遂疑中國精力業已消鑠殆盡，將近末造，難支他國爭勝之勢。道光十九年有英國著名之使臣，深知中國之時事，及古今之典籍，一時未能或之先者。其言以爲，中國雖疆圉廣闊，外無異國蠶食，內無土寇鴟張，然其中實有潰敗決裂之象，不過略遲而已。予或不應出此言，不妨姑存其說，其意見如是，而彼時意見相同者，不乏其人，大抵歐洲皆以道光末年爲中國危險之時，苟易新君新政，略有缺失，即恐災害並至，縱使幸而無事，終多變故之迭生。」蓋當時覘國者，已極爲中國危，所謂潰敗決裂者，已不能不謂爲知微之論。然道光以來，中國雖大亂而未嘗亡，所以不亡之理由，正在於別有曾左李沈諸賢，明白而剛强者，力爲支柱之。試觀文正立了遺囑，打算將性命不要，是如何勇毅。到了天津，知事勢不得不如此，便拚卻聲名，以顧大局，是如何聰明。當時闇昧者，雖一意攻擊，而朝野猶有信任不疑使得畢其志業者。有如此肯爲國犧牲之人，國自不易亡。及其後不修內政，但知昌言撻伐，而禍變愈深，蓋明白人愈少，則國始易亡也。嗚乎，繇來國之可憂者，初不在於劼剛所引西人之言：『異國蠶食，土寇鴟張，』之時，而在於其中『實有潰敗決裂之象，』其故可深長思矣。

前記和尚太守王樹勳事，秋宵無俚。兒輩詢出賣風雲雷雨出處，因又憶石濂和尚事，此實視明心爲偉大，且有關於外交也。攷東南各省，與歐洲通商自粵始，其奏許通洋舶，立十三行，便中外人貿易者，則在清康熙中兩廣總督吳留村興祚，而吳未督粵，石濂已私與洋舶通貿易，故粵之通商，石濂爲之魁，石濂名大汕，本蘇人，徐氏子，幼無行，爲畫師沈朗倩外嬖。沈以畫名於時，石濂亦師其技，龔芝麓一見，大激賞之，遂棄沈而從龔，言者仍以色事。後流轉入粵，自稱浪覺師，居粵西門外長壽院，不薙髮，不誦經，室中不置鐘磬瓶缽。好大言，專結納，又嘗至安南走交趾，以祈雨立驗

眩其國人，大書榜揭於市曰，出賣風雲雷雨，於是裒貲脩長壽院，粵人安南人輦金助之，院成，窮極土木，結構壯麗，梁上書大越國建造字，以欺安南人。所行益不檢，明僮妖倡，相徵逐，其所以媚事諸貴人者，一以多金，一以擅作祕戲圖，寖乃與外舶通，遣其徒衆運售貨物於海外，名聞京師，雖王公貴族，亦無不稱石濂，嘗占飛來寺田七千畝，寺僧咸不敢與之訟。石濂既富，乃思以文字緣飾之，於是謀與諸名士遊，竊其所作，攘爲已有，不得者，餌以金，無何離六堂集刻成，爲揄揚者，謂爲唐之貫休齊己，宋之參寥蜜殊，復見於今。又自念爲僧必富通梵筴禪悅，乃請人著一書，言五燈會元之誤，一時名士樂爲代筆，蓋酬金較豐於鬻文。予聞當時粵屈翁山梁藥亭皆與石濂交，故離六堂集，多竄入翁山詩，後翁山與石濂相失，致書詰其偷詩，又作花怪篇醜詆之。按花怪篇，舊刻翁山文尚載之，則可見石濂之狂妄。石濂亦取翁山軍中草，謂其中有違礙，將以出首，翁山怒，始與絕。不數年，石濂卒爲名士所劾治，發難者，則潘稼堂也。初潘通籍後，久耳石濂名，晚歲游粵，姑往拜之，瞰其虛實。石濂不知潘之名，相見殊落落，不以時答謁，稼堂怫然，以書斥之，石濂崛強不相下，潘遂舉石濂少時無行，及私通洋船與一切交通隱祕事，又摘所刻五燈會元正誤內之悖謬語，作救狂砭語一卷，刻而播之。又兩致書，盛相折辱，石濂昧昧，仍不禮，後納人言，謂刻書在於索詐。稼堂既去粵，歸途遇吳留村之廣東按察使任，乃以救狂砭語贈吳，面數石濂之過惡，吳納之，甫涖官，即親詣長壽院逮治，院中鐘表象牙以暨鴉片之屬，堆積如山，優伎列屋居，以禪房爲窟穴，一時皆籍沒入官。留村將置石濂於重典，而營救者衆，卒減輕其罪，遞解繫吳，下獄終其身。今人所稱出賣風雲雷雨者，實石濂事，然以一髡徒。騰踔顯赫至此，又先得風氣之先，與歐人交接，享用奢侈，亦足豪矣。夫以淫媒微賤之質，而工心計，善攫取，坐致鉅富厚名者，今日海上，比比皆是，文人墨客，受厚糈供奔走　亦如之。石濂之所爲，宜開山爲祖師矣。何物潘稼堂，敢瀆視和障，自疏錢神，豈江東名士，曩日尚有氣骨耶？

捕石濂之吳留村，字伯成，其先本浙之山陰人，中順治五年進士，時年十七，其明年即選江西萍鄉縣知縣，遷山西大甯縣知縣，陞山東沂州府知府，以事鐫級，左補江南無錫縣者十三年。有奸人持制府札，立取庫金三千兩，留村疑之，詰以數語，其人伏罪，乃告之曰，爾等是極聰明人，故能作此伎倆，若落他人手，立斬矣，雖然看汝狀貌，尚有出息，乃畀以百金，縱之去。後數年，吳解餉由海道至廈門，忽逢盜刦，已而盡還之，盜過船叩頭謝罪曰，公大恩人也，詢之，即前所持札取庫金者，今投臺灣鄭氏矣。由是其人獻密計，爲內應，將以報吳。時閩浙總督爲姚啟聖，與吳同鄉，商所以破臺之法，康熙十五年冬，鄭氏亡，姚以吳上聞，特擢福建按察使，旋陞兩廣總督，奏通洋船立十三行，實開廣東繁盛之基，與近世革命史通商史有關之人也。傳留村居官，殊清介，兩廣督卸任歸京師，與無錫秦諭德，遇於瓜洲，脫粟枯魚，酸寒相對，諭德曰，貧乃至此乎？明日，留村告秦曰，適有餽米數十石者，不憂餒矣。然予讀毛西河詞話中有一則云：『端州有時製雕漆屏風，功作精巧，貴重一時，然其概不過兩邊緣飾，多鏤刻名人詩畫而已。吳制府獨創作三摺屏，每開一摺，則兩摺隱於其中，一摺垂簾觀劇，一摺山水人物，其左開一摺，凡筆墨格研書畫棋爐，以及提壺酒琖陸博樗蒱之屬，無不畢具，如應用某物，即開某格子，探取而出，外俱以隔扇掩之，其欵式悉仿博古圖製，一望燦然。時予郡諸名士如呂紘績，宋岸舫，吳伯憩，金雪岫輩，皆朝夕聚其處。有一客新至，怨公希見，且未經治具，作水調歌頭以嘲之，其詞曰，與客每隔座，不過一幃褰，何用連環九疊，八面費雕鐫，不是湘山十二，中有洞天福地，一醉幾千年。銀船幷螺盌，總貯石屏間。公得詞大慙，遽加禮謝過。公諱興祚字伯成，即當世稱留村先生者也。』據此，則留村於屏風之微，尚獨出心裁，似非儉約者。又傳留村無錫縣落職，途次遇良王，杖策進謁，立授同知箚付。後貴，始終修僚屬禮甚恭，王建邸，奉旨天下督撫資助，留村初無獻納，王怪之，及邸成，留村進簾榻古玩諸物，價逾萬金，設之庭寮，無不合度，蓋豫令人丈量製辦者。觀此，則吳似爲幹吏之才，而非必爲清官，以予測之，廣東彼時物質伎巧

，已得風氣之先，留村豪侈善於應付周濟，而不居積私財，殆其終於淸貧之故歟。

石濂欲首告屈翁山，事雖不成，而翁山卻終罹文字之獄，續有雨花臺衣冠塚一案。翁山本爲遺民，雨花臺衣冠塚，爲其依傍望祭之私，初非指斥滿洲，又身後先遭戮屍之禍，亦過酷矣。此案淸宮藏檔甚多，今錄高晉一摺，可見大略，亦爲南京掌故，增一談助。高晉摺云，『兩江總督臣高晉謹奏，爲遵旨訪查覆奏事，竊臣上冬在潘家屯工次，接准廷寄欽奉上諭，因屈大均文內，有雨花臺葬衣冠之事，命臣確訪其處，卽行刨毀，並奉欽發密封一件到臣，當經臣密札江寧藩司閔鶚元，先詣該處查驗碑碣，得有確據，即密記看守，俟臣事畢回省親往驗明刨毀，並將遵辦緣由恭摺奏明在案，嗣臣於十二月回署，據該司稟稱，先委明妥教官，以購訪碑版爲名，傳集多識舊聞之紳士，並問雨花臺附近僧寺道院，密加訪問，該司又親詣該處上下前後周圍履勘，將所有坟冢碑記，及仆臥殘碑，逐一洗刷查驗，分別標識，並無屈大均衣冠碑冢。臣恐該司查察，尙有未周，隨即率同在城司道府縣，親詣其處，勘得雨花臺在西南山岡，木末亭在東南山岡，兩岡相距半里，中間山坳，係屬街道，居民稠密，兩岡坡上有寺院幾處，舊時坟冢，或有隱埋在內，臣卽傳集老僧老道，細加查問，據稱衣冠碑冢，實屬罕見稀聞，况雨花臺木末亭係名勝之區，山寮梵宇，酒肆茶坊，爲游人雜沓之所，如果實有其事，斷無不互相傳播，人人共知，豈敢隱匿不報，自取罪戾。臣又於兩岡山坎 及山坡之下，逐細查勘，凡有碑之坟，均經藩司用石灰標記查看字跡，實無屈大均衣冠墓碑。臣查逆犯屈大均，乃罪大惡極之人，其生前忽而爲儒，忽而爲道，忽而還俗，形蹤詭秘，居心叵測，其死後屍骸，久經粵省刨出剉戮，乃於惡逆經過之地，輒敢虛營狡窟，冀附游魂，實屬天理難容，神人共憤。此冢歷今百有餘年查無蹤跡，或被雷火轟擊，剷削除根，或被犬豕蹦踩，灰飛影滅，甚或此等狡猾之徒，掉弄筆墨，僞飾虛詞，均未可定，但屈大均從前往來江寧，究在何寺爲僧，年遠無從根究，除現在一面移咨署兩廣督臣德保傳問屈稔湞等錄供咨覆究查，一面仍委妥員再加密訪，俟得有實據，驗明刨毀，另行覆奏外。理

合先將奉到欽發密封恭繳，並將查勘情形，繕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雨花臺近在咫尺，邇來久無人談翁山衣冠碑塚矣。假令有好事者，一爲假築，或亦爲望古懷賢之點綴歟？

劼剛駐英時，有與駐英之日本公使談話一則云：「歐羅巴洲諸國幅員皆不甚廣，所以能强盛者，同心一志，以禦外侮，得古人合從之意。中華與日本，皆在亞洲，輔車依倚，脣齒毗連。中華之富庶，日本之自强，皆歐洲之所敬畏也。是宜官民輯睦，沆瀣一氣，中華財產足以沾潤於東鄰，日本兵力足以屏蔽於東海，邦交旣固，外患可泯，蓋不獨通商之利而已。」此言爲東亞兩民族思之，誠通人之論。而累經頓挫，不特此願望不易覯逢，旣歐陸合從，亦垂裂矣。予意曾文正公雖未嘗以外交名，而其對合肥所言力主一「誠」字，自是脚踏實地辦法，稍後淸流黨起，鋒芒凌厲，已雜以縱橫捭闔之談。南皮於中日戰後，力主用法用俄以箝日本，予前所錄諸電中可見之。此等外交慣技，弱國行之，未必有效，即效亦別種禍根。而南皮自命，似欲突過湘鄉父子。光緒戊申，南皮管理學部，其時尚書爲榮慶，字華卿，某日在學部置酒宴南皮，華卿逢迎之曰，三儒業已從祀，聞外間亦將以曾文正公請矣，謂顧黃王三儒從祀文廟，出南皮所請也。不意南皮作色曰，曾國藩亦將入文廟乎？吾以爲將從祀武廟。坐間愕然，南皮曰，天津教案，曾國藩至戮十六人以悅法人，是時德兵已入巴黎。曾國藩尚如此，豈非須祀武廟乎？案南皮早達，當時士大夫詬罵文正，南皮必亦在內，故垂老無意間猶流露謗詞，實則同治初，遠東電報未通，德兵入巴黎，文正固未能知。進一步言之，天津教案，雖以法爲對手，各國皆有人，不速了，糾葛益甚。文正旣抱此身殉事之心，宗旨在早了以儆未來，卽使其知普魯士大軍滅法，亦未必改方針，此所謂誠也。南皮喜謗前輩，迹其所爲，隨機應變，旦晚不同，以作官趨炎之術，行於外交，視湘鄉，瞠然遠矣。

文芸閣在乙未前，初不滿於劉峴莊，其札記云，「劉坤一駐山海關，一日謠言日兵至，坤一懼而三徙，其怯謬如此，舉國望湘軍若歲，至是乃知其不足恃。魏光燾，李光久，能戰而後敗，則猶差勝於淮軍也。」又一節云：「劉坤一治兵旣

無效，而營求回任之心至亟，內則恭親王榮祿主之，然上意殊不謂然也。乃遣江蘇候補道丁葆元入都，糧臺以報銷餘款濟之，遂得要領。余告李高陽，高陽以爲事所必無，不數日而回任之旨下，高陽又謂余曰，汝前所言之事，乃眞實語也，丁者何名？信有神通耶？余曰，非某知之，有門人籍甯波者，言四恆（寧波人，在京師開銀號者，有恆順恆豐等共四家，交通賄賂，人皆信之，故名。）前月已出票，故敢告也。高陽曰，上終惡之，故於其保薦之人，咸諭毋庸記名，至戊戌七月，遵旨保舉人才，復以丁葆元名列上云。』

又一節云：『甲午之秋，神機營出兵，有遇於盧溝橋者，見其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則十一二齡之童子也。餘多衣裾不周，蹲踞道旁，不願前進，遇之者口占一詩，有相逢須下海，（京師呼鬚爲下海，海字疑頷之轉音。）此去莫登山之句。蓋兵出防山海關，故借點山海二字云。』皆極不滿峴莊者。其後南來，峴莊爲兩江督，則頗通問矣。然其記四恒出票事不謬，此四莊，在當時政界，實有潛力，與前門外諸金店，稍相低昂。予所不解者，彼時清流名士，既深知湘淮軍以及神機營之不足恃，顧乃張皇求勝，而不肯自求革新，先從根本爲籌備。於政治，則但知責備私人，見斯下矣。其實劉峴莊雖非甚清高，而其後，已漸算爲明白人。庚子夏，那拉后命義和團攻駐京各使館，端王等字諭各直省大吏，先殺外人僑居內地者。峴莊先奉旨，而祕不宣，乃嚴檄水陸防營，保護外人，違者以軍法從事。江蘇提督楊金龍，亦得密詔，復奉剛毅私書，屬其駐師吳淞，專擊列國兵艦商船，及各教堂，金龍立率所部移屯吳淞。峴莊聞之大怒，別飭俞統領持令箭往，諭之曰，楊金龍不遵令，可持其頭來。楊始如命撤兵回防，乃大哭，覆書剛毅云：『劉坤一身任封疆，不保國而保外人，眞漢奸也。』剛毅持其書示其友人，皆讚歎以爲忠臣語。先是剛毅奉拉后命，自江南搜括歸，那拉后令剛毅密保將才，剛毅奏曰，江南武員，唯有楊金龍，可稱古之名將。后問，能比何人？剛答可比古人黃天霸。后爲莞然，反稱剛率直不欺。滿人不學如剛毅者甚衆，加以愚而好自用，剛嘗改瘐死爲瘦斃，改逐北爲逐比，此輩居以鈞衡之地，責以平章軍國，其覆餗可必，然何必責剛毅，楊金龍何嘗是滿人耶？又吾人亦不必誚剛書別字，本來讀書能文與從政原爲二事，剛毅不學

，固可哂，庚子五月之諭旨，有云『與其苟且圖存，同歸於盡，何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彼恃戰力，我恃人心。』為軍機章京連某所擬，固漢人且翰林也。『以文理言，比瘦艷逐比，自勝一籌，如此高文，又有何補？顧此等議論，邇又屢聞之。或謂終不能言其無道理，則亦神州運會使然，寧為游夏，不敢贊一詞矣。又案，劉峴莊後半世，手眼聲名，俱稍勝者，聞皆幕僚之力。案幕僚之制，近於專家治事。未可厚非。緇衣之咏好賢，即如言今日能延聘專家之長官也。

坊肆近取三國志，水滸，說岳等八九種，彙印小册，頗便於攜觀。然吾國小說。佳者不止此數，揭此行將失彼。其實明清小說，有甚佳者，而間有敍述床第，近人謂為穢褻，什九删芟，大失其眞。他不必言，昔日原刊流布，而俗不加漓。今日之俗，尚幾於觸處橫陳，舊小說又何能尸其咎？塗改遷就，徒見拘墟而已。秋夜偶為兒輩檢舉三國說岳所述事，為之考證史籍，示以出處，戔戔小言，亦自有味，擇尤者，彙存之。讀三國志演義者，多喜言武侯制作木牛流馬，演義中

又載其廣狹尺寸，此皆有所本。考北堂書鈔引蒲元別傳，元與諸葛亮牒云，元等輒率雅意，作一木牛，廉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載一歲之糧云云。今演義載之，不言為蒲元奉武侯意製，又輒言其宛然如眞，又言扭轉其舌，即不能行，此則不明事物，故神其說。予案木牛非象牛，流馬更非類馬，名以馬牛者，取其能運輸耳。古今事物考云，諸葛亮作木牛流馬，木牛即今小車，前有轅者。流馬，即今獨推者。民間謂之江州車子，疑亮之創，始作於江州，當時云然，故後人以為名也。獨醒雜志云，江鄉有一等車，隻輪兩臂，以一人推之，隨所欲運，別以竹為部，載兩旁，束之以繩，幾能勝三人之力，登高度險，亦覺穩捷，雖羊腸之路可行。夢溪筆談，信安滄景之間，行人以獨輪小車，馬鞍蒙之以乘，謂之木馬。九朝野記，永樂中曾有造木牛流馬行數步而止，棗林雜俎，成化二十一年，戶部左侍郎隆慶李衡，總督陝西邊備，兼理荒政，發廩賑飢，作木牛，可水耕，可山耕，可陸耕，一日可耕三四畝，作木牛圖布之。據此，則木牛流馬，即是小車。流馬之為獨輪小車，世所稱羊角車，已無疑義。木牛之制，前有轅，雖不詳，以李衡用木牛之名，

而可水耕陸耕測之，必是東坡所謂踴躍滑汰者。蓋劍閣山路，不可方轂，故武侯以獨輪小車之類運輸。皆曰馬牛，如秧馬兒，何嘗是馬，至檐前之鉄馬，更無涉於象形，尤可見命名時之觀念。今乃刻舟求之，謂木牛流馬之制不傳，而孰知獨輪車固仍流行南北耶？又演義有武侯彈琴退仲達一回，世人稱爲空城計，演劇者盛相稱播。考蜀志，諸葛亮傳注，引郭沖條亮五事，其三事云，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並兵東下，亮唯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逼，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跡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幕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宣帝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甲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爲恨。案此說，裴松之疑其非實，而於事理可能，陽平所餘萬人，亦非空城也。演義又載曹嵩本姓夏侯，爲曹騰養子，此說亦具有本原。攷魏志文帝傳注，引孫盛魏氏春秋評，文帝幸鄴東城門爲夏侯惇發哀云，『在禮，天子哭同姓於宗廟門外，哭於城門，失其所也』。以夏侯爲曹同姓，是其一證。又吳志大帝傳注引魏略，權與周浩書，云『今子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爲可上連綴宗室，若夏侯氏，』以夏侯宗室同列，是又一證也。說岳傳，謂內使齎著金字牌，遞到尚書省劄子，案金牌召岳，已具見紀載，世或以爲金字牌，乃專爲尚書省遞劄之用，此則不知其制。夢溪筆談云『驛傳舊有三等，曰步遞，馬遞，急脚遞，急脚遞，最遽，日行四百里，唯軍興則用之，熙甯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遞，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黃金字，光明眩目，過如飛電，望之者無不避路，日行五百餘里，有軍前機速處分，則自御前發下，三省樞密院莫得與也。』據此，則金字牌殆高宗親發，不能盡出自秦檜也。近人攷證說部者，至多且詳，予今所談，不過隨意掎摭一二星宿，實不足概其全，其中尤以三國演義所援據傳聞，尤爲浩博，惜不暇條求出處耳。

人類於習見事物，多忽略不求其本原，居舊京日久，見推獨輪車者，隨俗謼爲手車，固未暇考其爲流馬之遺製也。如今俗，吉凶慶弔，戚友率以綢緞幛爲贈，此風不知始自何時，王元吉梧溪集，有紅帳奉送朱知事太夫人詩一首，以壽詩書紅帳，度爲後人壽帳之祖，蓋由屏而幛，由壽文壽詩，而省略至四字，皆由複雜近於簡便之一理。李文忠歿於賢良寺，張南皮憾其誚爲『書生之見』，不撰輓聯，用白布大書一奠字嵌於幛中，繇是奠幛益盛行，斯亦簡而又簡矣。又今俗以茶敬客，比戶皆然，此風似明始然。古人初不好飲茶，尤非家家所飲，太平御覽引世說，晉司徒長史王濛好飲茶，人至輒命飲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是古人不常飲茶之證。然須知古人所謂茶，本有二種，爾雅木檟苦茶，郭注樹似梔子，冬生葉可煮飲，郭又謂今呼早采者爲茶，晚取者爲茶，兩物實一，蓋古人摘兩次耳。古稱烹茶，蓋皆煮之極釅，故有細乳等稱，謂茶上浮白沫。茶煮成，又或以鹽薑等物點之，其繁瑣苦口可想，飯餘消食則可，以之敬賓，勢所不能。後人以沸水澆之，清香易辨，遂成風俗。此雖瑣末，亦可見社會事物，由繁變簡之一例也。

秋風漸有涼意，頗思爲湖游，幷憶西溪。考西溪不通西湖，地實在北，或云以西子得名，即若耶溪，吾殊未能詳。交蘆菴，在河渚，視秦亭法華諸山尤深邃。菴有程松門西溪卜居圖，爲樊榭作。又有戴文節交蘆菴圖，華秋岳西溪圖等，交蘆菴額，董香光書。樊榭栗主則在菴右小閣，樊榭納姬之夕，正當中秋，泛舟溪流，明月初上，故名月上，姓實朱氏也。主爲何蝯叟所書，不知何人，更取樊榭夫人蔣氏補祀之，眞刻舟求劍，多事之舉。杭堇浦之妻妾三人，又附祀於左龕，則尤多事，堇浦在清初諸名士中，爲最有遺行者，不應復忝樊榭之列。記程松門題卜居圖詩云，小住西溪第幾灣。蟹莊魚舍鷺鷥灘。扁舟他日來相訪，十頃蘆花作雪看。是蘆花作雪之景，已累數百年，故至今談秋雪者，必數西溪也。自交蘆菴出，舟行至風木菴，在神仙宮山麓。杭丁氏兄弟廬墓處。聯曰，家藏八千卷，門對七二峯。丁氏兄弟，爲西湖中興元勛，其八千卷樓，爲同光間國中四大藏書家之一，今歸江南圖書館，劍丞有詩云，『浙中盛藏書，丁陸名並峙。陸

書㝍外國，恥等百城徙。丁書入江南，其事差堪喜，子孫享食報，手澤固未萎。青青墓門樹，『沄沄西溪水。一卷今復存，丹青非甚侈。湖山窮幽秀，游屐能過此。松竹映源深，樊榭不專美。』以幽秀稱西溪，信不謬。西溪水深碧，宜浣，兩岸桑柿交陰，溪上弓橋以十數，誠湖山最佳處。丙寅春余過滬西，訪陳散原丈，又過譚大武家，聞方繪新圖，寫陳俞諸詩，藏之西溪。彈指又十年，比亦未暇詢瓶齋以西溪圖卷也。

憶民國三年，任公先生寓北京前細瓦廠，予一日造談，謂吾國文字學術中名詞至夥，若無一詞典以彙之，予意假定當以字典筆畫分部爲綱，而以各科學各事類爲目，循是以求，當可得若干萬千名詞。淺言之，即以玉篇廣韵說文乃至康熙字典之方法爲總經，以事類統編淵鑑類函之方法，吾國之舊職業，更加以現代各科學，條分縷析爲細緯。有形繪圖，無形詮義，如此綱維，必粗有可觀。蓋世事日新，讀書方法，前後判若霄壤。新舊名詞，非專治某學者稍越其閾，殆皆不能索解。故以後研求古籍者，自非恃辭典不爲功。又吾國治專門職業者，往往於固有之名，猝不能索得，或依俗稱，或別撰新名，或譯音代之。若有辭典，分別專科，歷疏專名，則今古東西之名詞，或皆有會通之可能。前例：如『求牛』，若非有辭典，後來者絕不知其出於周禮。又如『浮子』，若非曾讀雞肋編，絕不知其爲釣絲一半間繫荻之專名。後例如：學建築者，未必皆知營造法式中所載之各種古名，與近百年來各地之俗名，抑與東西各國之通名，孰相符合。若非辭典，殆難一以貫之。國家若肯出力辦此，徵求若干學者，分別彙求泐一專書，每歲增益修改，其於承學之士，所裨非淺。

任公聞言深悅，明日與予兩長箋，條言此事 惜予志而未逮。任公之兩書，不記庋雜何處，前數年在君索任公書，竟無法得之。稍後辭源辭典等日出，蕪廢如予，固唯有服作者之淹通，而衡以心目中所擬者，則似挂一而漏萬也。又記戊午任公居團城時，一日嚴寒，坐沁香亭中，望液池波欲成冰，大風作浪有聲，任公方辭職，歎曰，求去亦何所謂，世事興衰，大勢略定，何人爲之，皆不甚相遠。予因譬解，極言史蹟皆由人爲，非武侯猶必不能四十年，王猛死苻堅覆且加速

。往史不必論，且如前清，假使世宗不立，或竟爲允禩黨所得者，允禟允禩皆親信歐洲人，當時傳教之穆經遠等，實爲羽翼，允禟等皆通西文，能作書札。而世宗則親信蒙古喇嘛，故雍正旣勝，遂利用喇嘛之導輔，以次成乾隆拓邊設藩之弘規。然因頑固迷信之累積，卒成故步自封，而極於庚子義和團諸役，遺毒至今不已。反之，假令允禟等得志。諸西洋傳教士等嚮用，天主教固得早盛，而以智識新銳，或易與西洋文化接近，在初期未必有奄有蒙藏之武功，其終也，或早肇海通之事勢，甚或可使全國早成現代化。歷史之嬗變雖有極難料者。事視人爲，則必可信。歐人覘吾國者謂腐敗之基，在乾隆中葉，而那拉氏一手促其祚之終，古之所謂政與人存。一言喪邦，皆鑿然不爽，安得言何人爲之皆不甚相遠乎？任公亦極以爲是。後十年，戊辰，先生歿，仲策告予，先生不自意其病遂不起也，榻間告兒輩：吾垂老多病，而未了著述夥頤，計唯有使予筆述之。予次年會葬先生詩，所謂，『病中數見念，要約共削牘。自慚下方燈，何益秋陽暴。定文吾豈敢，流沫許細讀。』即感歎茲言。涼夕追思，落筆猶凄然如復見秋堂坐對時也。

歐陽公作文，務從簡古，世所傳逸馬殺犬於道之例，誠字簡而意賅。然文章之道，繁簡因時，有損一字而失其義者，有損一字而失其美者。例如新唐書狄仁傑傳，武后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雙陸不勝，何以爲無子，讀書每不得解。及觀雲谷雜記引狄仁傑家傳云，雙陸輸者，蓋宮中無子也。又引唐國史補，亦云宮中無子之象。然後知歐公將宮中二字節去。按雙陸譜云，雙陸局率以六爲限，其法，左右皆十二路，號曰梁，白黑各十五馬，用骰子二，如其采行。白馬自右歸左，黑馬自左歸右，以前一梁爲門，後六梁爲宮，馬歸梁，謂之入宮，宮中有子，則勝，無子，則不勝。觀此，則仁傑與方慶之對，當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歐公節宮中二字，是所謂損一字而失其義者。又容齋五筆，舉數例，謂楊虞卿兄弟恃李宗閔勢，爲人所奔向，當時爲之語曰，欲入舉場，先向蘇張，蘇張尙可，三楊殺我。新書減去先字。李德裕賜河北三鎭詔曰，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

勢，新書減去欲字。於文字之姿勢，及解譬，皆減色，是所謂損一字而失其美者。劉貢父所嘲歐九不讀書，殆指此類事矣。

予舊有觀潮詩中二句云，坐遣橫流供衆狎，自酬初度傲秋旻。觀權極用嗟賞，荏苒秋期，母難日忽然百感，輒追記十年前情事，聊自省谿。觀潮昔在錢唐，今在海甯，予以丙寅八月十九晨往，舟行小河中，夾岸蘆葭雜樹，風景宜人，而炎歊不可耐，汗流浹背。旣抵江濱，士女駢集喧闐，棚下客十之四五，爲歐美人，而蒼蠅羣集，嘬肌肉作奇痛。二時許，潮來，狀如天際白虹，瞬息排山而至，神光離合，奇處可謂枚乘之言不虛。而平常處，則頗疑文人墨客悉爲江上舟子所笑也。因臆想東坡所謂夜潮留向月中看者，乃眞能看潮者之言，若今日海寧之潮市，則恐聊存其名。但細思之，古人亦不盡欺我。白樂天詩云『早潮常落晚潮來，一月周流亦十迴，不獨光陰朝復暮，杭州老去被潮催，』則杭州之潮，唐時亦狎視之。南宋建都臨安觀潮，始爲帝京景物之一，考志稱於候潮門外觀潮，都人自八月十一日起，已有觀者，至十六十八日傾城而出，車馬紛紛，十八九日爲極盛，廿日則稍稀矣。潮來時，吳兒善泅者數百，皆披髮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爭先鼓勇，泝迎而上，出沒於鯨波萬仞中，騰身百變，而旗尾略不沾濕，以此誇能，而豪民貴宦，爭賞銀綵，江干上下十餘里間，珠翠羅綺溢目，飲食百物皆倍蓰常時，租賃看幕，雖席地不容閒也。十八日大將軍出浙江亭，校閱海軍，自廟子頭，直至六和塔，家家樓屋，盡爲貴戚租賃作看位，觀操，艨艟數百，於潮未來時下水，展旗打鼓，分列兩岸，倏爾黃煙四起，水礮轟震，聲如崩山，及功成　鳴鑼，則一舸無遺，僅有敵船爲火所焚，隨波而逝。如此觀潮，或稍有新意，逮明代，每歲八月十八日，士女猶雲集於開化寺六和塔以觀潮，清雍正乾隆以後，江流變遷，龕赭間淤爲陸地，杭潮始移爲海寧。拔可言，唐少川嘗主以海寧爲國都，使果踐其言，則踵事增華，安知不呼爲首善之壯觀耶。

一代之風尚與衰，肇端至遠，而造因甚微。讀書論世，政貴窮源竟委，前記清之衰遲，與雍正自殘骨肉有關，天主教與

喇嘛之競爭，其終也可使東西洋之交通，吾國進化之步驟，同受影響。前既略發其凡，近讀乾隆間英使馬爾嘎尼覲見記，其間亦不少資料，足以表明乾隆間歐洲人在清廷者勢力日絀，蒙古喇嘛勢力日增，爲吾說之左証。蓋清至乾隆末年，政治已壞，識者早知其必大亂。潢池寇攘，舊儒眼光，僅謂爲滿清一姓之興亡所關，抑豈知每經一大亂，實卽使國力愈凋傷，民智愈退步。試繙史冊較之，神州炎胄之事蹟，纍纍皆創痍，求其間有三四百年之生聚休息，殆絕不可得。吾族今日之不競，豈能諉之於天乎。然迹其間撥亂之才，亦相踵俱出，淵源倚伏，殆甚遼遠。例如金田之役，繇於嘉道秕政所激成。而二三老輩所以牖成培助曾左諸人者，亦正在此時。湘軍雖起自曾左，而砥礪賢才，則始自賀耦耕(長齡)陶文毅林文忠等，相與提倡。耦耕刊經世文編一書，魏默深所輯，三湘學人，誦習成風，士皆有用世之志。左季高羅羅山等所由興起，而左之讀書，皆賀同里長書院時所資助。胡文忠爲陶文毅之壻，曾文正亦敬事耦耕，而文毅言左文襄之才於林文忠，文忠自兩廣督交卸，特紆道長沙訪左。時文襄尙爲舉人，文忠於嶽麓傾談竟曉，許爲異日濟時之才，訂交而別。事見文襄年譜。於此皆可見老成誘掖，豪俊景從，兩皆難能可貴。其納交初心，未必便爲撥亂計，按之事實，卻可謂匡濟之儲，黨援之雅也。沈濤園有爲沈子培跋林文忠公手札一長文，末有云：『先祖癸巳會試，道出吳門，問文忠向物色尺牘人才，今得其人否？文忠云，聞湖北藩署書啟李君，嘗從陶雲汀宮保處知其人，詞翰爲天下第一，前歲託人以千金聘之，已辭館入都會試，得館選矣。所謂李君者，卽湘陰李文恭公星沅，時方爲孝廉，後代公爲欽差大臣，督辦廣西軍務，亦卒於軍者也。』此亦爲文忠廣求氣類之一事。蓋亂之將作，必有奇貪至瞶之朝臣，而社會中同時亦必有砥礪志行之奇士，當邪沴潰爲沈疴之時，卽醫師手儲刀圭之日，而國之所賴以爲國者，亦正需此倚伏之一縷生機耳。然古人雖結合，而非公開，且無縝密條理足以永之。故偶然湊泊，事幸以成，其不相湊泊者，國亦終於不救，如南宋之淪於胡元，卽其時志節才能之士，不能湊泊成爲風氣也，夫撥亂反正之人才，而有待於自然湊泊，則國運之顛危可知，以視近

代東西各國勠力於教育，所以整齊民志，誨導新知，使才人繩繩不斷，不遺餘力者，以古方今，瞠然莫及，人才懸絕，國力亦如之，亦理勢所必然。今日之事，故非尙賢尙公，力開風氣，不足以救亡，旣知之，卽當求而行之，尤未可如歐陽公之以人事諉爲天命也。

所謂風尙，肇端尤微，晉尙淸談，史皆言由於魏之何王輩，然吾觀東漢末已啓種種怪僻之風氣。如戴良爲後漢逸民，史稱其爲戴子高之曾孫，而御覽五九八，引戴良失父零丁曰：敬白諸君行路者，敢告重罪自爲禍，積惡致災天困我，今月七日失阿爹，念此酷毒可痛傷，當以重幣用相償，請爲諸君說事狀，我父軀體與衆異，脊背傴僂如胾，唇吻參差不相値，此其庶形何能備，請重陳其面與目，鴟頭鵠顴猳狗喙，眼淚鼻涕相追逐，吻中含納無齒牙，食不能嚼左右蹉，口似西域口駱駝，請復重陳其形骸，爲人雖長甚細才，面目芒蒼如死灰，眼眶白陷如羹桮。案後漢書逸民傳，戴良字叔鸞，汝南愼陽人，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而哭，而二人俱有毀容。良才旣高達，而議論尙奇，多駭俗。據此則直似阮籍矣。良父蓋早卒者，然父狀卽醜，何至以鴟鵠駝狗爲喻，又案良傳，良之曾祖遵字子高，平帝時爲侍御史，王莽篡位，辭歸鄉里，又藝文類聚六，引應璩與曹操牋，昔漢光武與戴子高有撫塵之好，又孔融許潁人士優劣論，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帝共揖於道中。考戴子高稱爲關東大俠，宜其子孫通脫無忌也。又北海品第汝潁人士，而文舉本身爲人，政恐涉於疏放，遠啓魏晉之風。如所傳曹丕娶甄氏，而融告曹操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征烏桓，而融遺書云，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愼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竝案也。此皆謔而虐，極類阮嵇。其薦禰衡表中稱路粹爲異才，而建安十三年操欲殺融，乃使路粹枉狀奏之，則粹有負矣。今致粹奏云，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今又言，若遭饑饉而父不肖，寧贍活餘人。此等議論，未必操欲誅融，故爲造語，觀意林引傅子云『漢末有管

秋陽者，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雪，糧絶，謂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之，得糧達舍，後遇赦無罪，此人可謂善士乎？孔文舉曰，管秋陽，愛先人遺體，食伴無嫌也。荀侍中難曰，秋陽貪生殺生，豈不罪也。文舉曰，此伴非會友也，若管仲啖鮑叔，賈禹食王陽，此則不可，向所殺者，猶鳥獸而能言也，今有犬齧一狸，狸齧一鸚鵡，何足怪也。』則融本自有此怪異主張。史稱孔文舉，於時英雄特傑，譬諸物類，猶衆星之有北辰，百穀之有黍稷，天下莫不屬目，可知其譽望之隆，故豫州以北海知世間有劉備爲喜。而其後又稱其『發辭偏宕，多致乖忤，』而劉彥和亦稱『孔融孝廉但談嘲戲，』可知其偏宕嘲戲云者，正上述二事之類。一世高名，而所開風氣，乃祇竹林之流，好爲大言駭俗者，豈可不深思其流弊耶？

晚近考試制中，有口試之制，驗其口齒是否伶俐，此制古稱『身言，』由來已久。明吏部舊有身言奏事二道，云是太祖所遺，其詞至堪發噱。其一云：『後面跪的是午門坐更將軍來奏，昨夜二更一點，有鑰匙四把，遞出。當時遞進，引來奏知。』其一云『監察御史臣某人，欽蒙差往浙江等處公幹，事完回還復命，臣有題本進奏，本文冊送科。』此二道表，每遇考選之日，吏部大堂，設高皇帝神牌，注授科者念前一道，注道者念後一道，其詞要有節奏容止，以觀其小心靖恭。自崇禎臨軒策士，兼召對策問，此制遂廢，其實召對，亦是口試之一種也。

舊京壽安山退谷，今爲吾友周養庵所有，花木水石，幽好茂美，曩每歲春游必及之，十九年庚午，九日大雪，又二日弢老自津沽來，與鶴亭同游壽安，有詩云，香山祇作雪山看。延目晴嵐入壽安。臥佛閱人殊未倦，退翁專壑可勝寒。前游如夢承平舊，宿約頻移命嘯難。猶及殘年見巖檜，風林況尚有餘丹。弢老自注云『曩與壺公偶齋貫齋再同尋得退谷於榛莽中，石罅古檜，前游未及見，相傳明季即許大』。據此，則孫北海之退谷、至清季已荒。客座曾再叩弢老，知前游在光緒初年，乃以吳穀人西山游記爲藍本，初游爲戒壇潭柘，至壽安之游，則其次也。始覓得退谷時，一片荒烟蔓草，水

源頭之名，亦無知者，視今養庵所經營，盛衰之跡，抑何速也。孫北海有退谷記，今節錄之，退翁記云，『京西之山，爲太行第八陘，自西南蜿蜒而來，近京列爲香山諸峯，乃層層東北轉，至水源頭一澗最深、退谷在焉。後有高嶺障之，而臥佛寺及黑門諸剎，環蔽其前，岡阜迴合，竹樹深蔚，幽人之宮也。水源頭兩山相夾，小徑如綫，亂水淙淙，深入數里，有石洞三，傍鑿龍頭，水噴其口，又前數十武，土臺突兀，石獸甚鉅，蹲踞臺下，相傳爲金章宗清水院，此其一也。水分二支，一至退谷之傍，伏流地中，至玉泉山復出，昔有人注油水中，玉泉水面皆油也。一支至退谷亭前，引灌谷前花竹，谷口甚狹，喬木蔭之，有碣曰退谷，谷中小亭翼然，曰退翁，亭前水可流觴，東上則石門巍然，曰煙霞窟，入則平臺，南望萬木森森，小房數楹，則爲退翁書屋，一榻，一爐，一瘿樽，書數十卷，蕭然行脚也。谷之後，高嶺峨峨，攝衣而上，爲古塋，塋垣之外，有臺可憩，茂松蔽之，不見其下。谷之東，則隆敎寺，寺門舊在退谷上，移置石門之東，殿供大士像，歲久漫漶，寺僧秋月募善知識繕飾之，境地深邃，可供趺跏。谷之前爲蒔植花竹之圃，中有僧家，別院養牡丹數百本，石樓孤峙，面面皆花，北望退谷掩映翠樾中，如懸董巨妙畫在閣之壁。谷口外，沿泉東行，皆石壁也，大石一方，上建觀音閣，再東則臥佛寺，傍谷入寺，娑羅古樹，大可數圍，柯幹參天，瞿曇酣臥殿上。亂後寺廢，香火久斷矣，寺門白塔高矗，大松兩行擁之，香翠撲人衣裾。』退翁記大致如上，惜過簡略，所謂竹樹深蔚者，今退谷已無此景，入壽安山二三里，夾道皆童赭，童山少樹，即國中近日數見之景物也。北海與梅村同年，故梅村有退谷歌，稍後王貽上朱竹垞皆有詩，可知淸初退谷猶甚盛。退谷之荒廢，當在嘉道後。梅村詩雖不佳，但有中使喚鷹羽林尋鹿之句，以上文『此地當入甘泉中』案之，似當時香山一帶，爲帝者苑囿巨璫墳墓所在，靜明靜宜兩園夾峙，壽安山正在其內，故士大夫皆憚於涉足，荒蕪乃勢所必至。今養庵所營別業，有石檜書屋等，補種雜樹，馴養野鶴，更廣買附近寺產，招徠累年，儼成武陵溪矣。水源頭，夏秋間山洪遞作，奔湍極有力，別業門前一小橋，幾於歲歲爲水所圮。憶甲子歲雨後

往游，即不得渡，當時有一小詩云：谷鳥噪暮碧，駛流有餘清。退翁棲隱地，遺此塋與崢。我來迷前躅，橋崩石髓橫。老蔓纏高屋，是中惟鶴聲。駕言漱寒石，鶴亦隨我行。苦氣累百尺，上與夕景爭。歸途念周侯，書巢無世情。此詩石遺先生亟稱之，命意雖不及儲光羲，而頗肖石門文字禪，下揖鍾譚，或無媿色。今秋予役北平，又逢餐庵酒次，知壽安山志尚未刊成，而於水源頭規一亭，蓋出沅叔年丈之力，因並記之，又北地雖早寒，而九日無觀雪者，唯庚午獨爾。憶是歲九日前一夕，纔蘅招集廣和居，謀以旦登江亭，翌晨大風雪，不果往，予有一詩紀之。中有云，夜午忽驚千樹白，夢同想象一亭明。又云，寂寞舊京餘二老，忍寒肯爲主詩盟。謂坐有樊山翁及柯鳳孫先生，皆八十餘。今陳樊柯三老皆歸道山，廣和居亦久閉，朋輩猶時誦予一亭之句，而尺波電逝，勝會不常，清秋凭闌，唯有悵想。比者舊京益淪邊塞，居人意興蕭索，匪惟冒雪入壽安，即江亭登高，亦恐吟人無此豪舉也。

舊日服官，皆言忠於朝廷，或效忠皇上，鮮言國家者，蓋古昔帝者家天下，不欲臣下於君之外言國，又吾國係來大一統，不知有他國也。明末梨洲船山諸儒，痛心胡禍，稍申君與國之辨。清網一密，諸說闃然。清末能知世界大勢怵心亡國者，郭筠仙之外，唯曾劼剛。劼剛議論中，已大膽以國家爲一單位，不復斤斤於『聖清』『我皇上』之習說。如倫敦復陳俊臣中丞書云：『此次不振，則吾華永無自強之日，思之憤歎。』其復邵筱村李香嚴函，語氣並同。倫敦再致李傅相函云：『西藏與蒙古同，乃中國之屬地，非屬國也。』其詞皆極明確。可徵劼剛實有國家思想。文正之起湘軍，非爲一姓效忠而戰，前已論之，劼剛似甚得乃翁心法。但文正父子雖心病清廷，或不爲拘墟之議，却絕無革命之意，晚年尤兢兢自保。世所傳思雲館上梁文，工匠頌云，兩江總督太細哩，要到南京做皇帝，乃湘鄉土人鄙俚無知之詞，非出曾氏兄弟意也。劼剛以三十八歲出使英法，四十調使俄，四十六歲而頤下鬑鬑，五十歿，則光緒十六年庚寅也。其元配賀，乃耦耕女，此與前述文正景仰耦耕，可作一証。繼娶劉霞仙女，光緒十三年回國，劉夫人攜歸絨織衣袴線織衣邊等，是

爲近代毛織物入國之始。事皆見崇德老人自訂年譜。

劼剛日記中，有記馬眉叔條陳一段，按甲午歲，京曹羣詆李文忠爲大漢奸，眉叔爲小漢奸，今不妨一讀眉叔之議論。惠敏出使日記云，『初八日抵天津，泊舟登岸，至官亭中，與司道出迎者，如冠九年丈，丁樂山鄭一峯鄭玉軒一談，拜李相，談極久，並謁文正公祠，行禮，未正，至吳楚公所寓焉，飯後李相來談，極久。冒雨回紅船，閱郭筠仙丈致李相函，及諸鈔件。有郎中馬建忠者，李相派至法國學院講求學術。其上書略云，五月下旬，乃政治學院考期，對策八條，第一問，爲萬國公法，都凡一千八百葉，歷來各國交涉與兵疑案存焉。第二問，爲各類條約，論各國通商譯信電報鐵路權量錢幣佃漁監犯及領事交涉各事。第三問，爲各國商例，論商會匯票之所得持信，於以知近今百年西人之富，不專在機器之創興，而其要領，專在保護商會，善法美政，昭然可舉，是以鐵路電線汽機礦務，成本至鉅，要之以信，不患其衆擎不舉也。金銀有限，而用欵無窮，以楮代幣，約之以信，而一錢可得數百錢之用也。第四問，爲各國外交專論，公使外部密扎要函，而後知普之稱雄，俄之一統，與夫俄土之宿怨，英法之代興，其故可覼縷而陳也。第五問，爲英美法三國政術治化之異同，上下相維之道，利弊何如，英能持久而不變，美則不變而多弊，法則屢變而屢壞，其故何在？第六問，爲普比瑞奥四國政術治化，普之鯨吞各邦，瑞之聯絡各部，比爲局外之國，奥爲新蹶之後，措置庶務，孰爲得失？第七問，爲各國吏治異同，或爲君主，或爲民主，或爲君民共主之國，其定法執法審法之權，分而任之，不責於一身，權不相侵，故其政事綱舉目張，粲然可觀，催科不由長官，墨吏無所逞其欲，罪名定於鄉老，酷吏無所舞其文，人人有自立之權，即人人有自愛之意。第八問，爲賦稅之科則，國債之多少？西國賦稅十倍於中華，而民無怨者，國債貸之於民，而民不疑，其故安在？此八條者，考試對策凡三日，其書策不下二十本，策問細目，蓋百許條，逐一詳對，俱得學師優奬，刊之新報，謂能洞隱燭微，提綱挈領，非徒鑽故紙者可比。近日工課稍寬，間至炫奇會遊覽，四方來

巴黎者轂擊肩摩，多於平日數倍，但炫奇會陳各國新得之法，令人細玩，會終標獎，其最優者，原以激勵智謀之士，然砲之有前膛後膛，孰優孰劣，彈之貯棉藥火藥，何利何弊，附船之鐵甲，有橫直之分，然海之電鐙，有動靜之別，水雷則有拖帶激射浮沉之不一，礮壘則有連環犄角重罩之不同，均無定論，是軍法之無新奇者，煤瘴之伏礦中，無定法可免，眞空以助升降，無善述可行，此礦務之猶有憾事也，機織之布，敏捷而不耐久，機壓之呢，耐久而不光滑，機紡之綢，價廉而無寶光，此紡織猶待考求也。下至印書釀酒農具，大抵皆仿奥美二國炫奇會之舊式，幷未創有新製，至於電線傳聲，與電報印聲，徒駭見聞，究無大益。惟英太子之珠鑽玩好，法世家之金石古皿，獨闢新奇，乃前此所未見，然此不過誇陳設之精，供遊觀之樂，以奢靡相矜而已，豈開會本意者。但法人設此會，意不在炫奇，在鋪張，蓋法戰敗賠欵後，幾難復振，近則力講富强，特設此會，以誇富於外人。有論中國賽會之物，掛一漏萬，中華以絲茶爲大宗，而各省所出之綢，未見鋪陳，各山所產之茶，未見羅列，至磁器之不古，顧繡之不精，無一可取，他如農具人物，類同要物，堂堂中國，竟不及日本島族，豈日本之管會，乃其士人，而中華則委西人之咎乎？此巴黎炫奇會大略也。忠在歐一載，初到之時，以爲歐洲各國富强，專在製造之精，兵紀之嚴。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講富者以護商會爲本，求强者以得民心爲要，護商會而賦稅可加，則帑藏自足，得民心則忠愛倍切，而敵愾可期，他如學校建而智士日多，議院立而下情可達，其製造軍旅水師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於是以爲各國之政，盡善盡美矣。及入政治院聽講，又與其士大夫反覆質證，而後知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論，爲不謬也。英有君主，又有上下議院，似乎政皆從出，不知君主徒事簽押，上下議院徒托空談，而政柄操之首相，與二三樞密大臣，遇有難事，即以議院爲藉口。美之監國，由民自舉，似乎公而無私矣，乃每逢選舉之時，賄賂公行，更一監國，則更一番人物，凡所官者，皆其黨羽，欲治得乎？法爲民主之國，似入官者不由世族矣，不知互爲朋比，除智能傑出之士，如默耶諸君，苟非族類，而欲得一優差，補一美缺，戛戛乎其難

之。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忠思於各國政事，彙爲一編，名曰聞政錄，首曰開財源，二曰厚民生，三曰裕國用，四曰端吏治，五曰廣言路，六曰嚴考試，七曰講軍政，而終之以聯邦交，現已稍有所集，但恨少無所學，每有辭不達意之苦。然忠惟自錄其所聞，以上無負中堂栽培，下無虛西人敎誨，敢云立說也哉。聞建忠年纔二十有六，精通法文，而華文函啓，亦頗通暢，洵英材也，爰取原函，稍爲潤飾，而錄存之。』覩眉叔議論乃殊不滿英美法政制，其所判斷如何？另是一事。而可歎息者，卽京曹所呼之小漢奸，本人却幷不滿意於外國，此等處正自哭笑不得。又可知京曹風氣，凡稍通外國情事者，一遇事變，略當其衝，卽被呼爲漢奸，此等習慣，由來已久。

關於緝捕漢奸，文芸閣聞塵偶記中，亦有一節云，『甲午之役，有奏請緝奸細者，言其人住南城外羊肉胡同，謝姓。廷寄命給事中唐椿森，（尙有滿給事不記其名）緝之，唐至，飭兵役勿遽，先檢其來往書札，則琉球遺臣求援於中朝者，流寓京師十二年矣，每歲皆有表文，而總督不爲達，其旅費則琉球遺民傾助，間有奏致其舊君，則間關由粵漁船轉達，流離瑣尾，備極可憐。至是方作函牘，冀中朝之大捷，而中山之復國也。唐據實奏聞，始免捕送刑部，此事如稍鹵莽，則含寃者莫可詰矣。唐君字暉庭，廣西宣化人，余會試房師。』芸閣所記如是，可知卽指名奸細者，鑑別正自不易，尤不可遽以辣手爲快。

前記盆景，知此風創於宋末，蓋花石綱一役之遺也。近閱徐仲可康居筆記云：『宣統辛亥孟春，遊虎邱，過花傭朱經葆，自言遠祖爲宋之大官，珂目笑之。一日檢閱乾隆虎邱志，始知爲朱勔之裔，志引元和縣志云，郡中人家園林欲栽培花果，編蕢竹屏草籬者，非虎邱人不爲功。相傳宋朱勔，以花石綱誤國，子孫屛斥，不與四民之列，因業種花，今其遺風也。又引吳風錄云，朱勔子孫居虎邱之麓，以種藝壘山爲業，遊於公卿之門，俗呼爲花園子，歲時擔花鬻於城市。又淸沈德潛過虎邱花衖偶作詩云，綠水園中路，由來朱勔家。子孫遭衆譴，竄伏業栽花。艮岳久成劫，山塘轉鬬華。可能存

隙地，留與種桑麻。』據此，則朱勔子孫均在矣。然元和縣志所云，亦不全確，朱勔蓋本非士族。雲麓漫抄，『朱勔之父朱沖，吳之常賣人。方言，以微細物博易於鄉市，自唱曰常賣。一日至虎邱，主僧聽其聲，甚驚，出視之，延之設茶，語以他日必貴，自是主僧頗周給之，』觀此，則朱本是虎邱叫賣什物之小販，其遭際乃分外事，亦意外事。金兵陷汴，勔敗，則子孫復歸故鄉，以勔創花石綱，工於園藝，其族子弟必因而有經驗，故業堆石蒔花耳，所謂屛斥，所謂衆譴，恐皆追加之詞。今艮嶽諸石，尙有存於北海瓊島者，玲瓏剔透，信出精鑒。又鐵圍山叢談載，『艮嶽陽華門，夾道荔枝八十餘株，當前椰實一株，每召儒臣游覽，則一璫執荔枝簿，立石亭下，內使一人宣旨，人各賜若干，於是主者乃對簿按樹以分賜，朱銷而奏審焉。吾一日偶侍從魯公入時許，共嘗椰實一，小璫登梯就摘而剖之，諸璫人荔枝二枚，於是大璫梁師成者，盡愕然，吾笑而顧之曰，諸人久飫矣，且饒吾一路。蓋是時羣璫多尙文字，妄相慕仰，咸以吾未始得嘗故也。語此一事，令人愴悵。』以荔枝椰樹，而能植於汴梁，使之結實，其於樹藝之術，必大有發明。由此可證上林西京諸賦，所羅舉動植品類，漢苑中亦必皆有之，不第爾時陝西河南氣候或有不同，且豢養種植，必有專術，可以推定。朱勔與花石綱，雖皆不足爲訓，若生於今日，用所長，舍所短，未必非截擧之園藝專家也。

楊惺吾先生工書，其險勁有味處，得魯公爭坐位之髓。晚年至北京，予求得一短幅，腕力似病木强，不久先生果下世，然視華陽顧印伯先生，辛壬間數獲陪吟集，而未嘗丐其一字者，爲有墨緣矣。去年忽覯惺老書一手卷，迺錄元李泂廬山遊記，筆極秀拔，神彩生動，以仲鳴新於匡山營精舍，慫恿易得之，竝爲題兩詩，識其顚末。而李泂楊書作李洞，案李洞唐人，即鑄金祀島之李才江。元無李洞，必泂之誤。考泂，滕州人，字漑之，泰定初除翰林待制，天歷初授奎章閣承制學士，經世大典，泂所修也。走叩吳藹林，信然，藹林云，江西省志，及舊廬山志，皆訛作洞，前年編新志始校正，收其遊記。然則一字之訛，未可爲鄰蘇老人責。予閱惺老作書，喜用鷄毛筆，光緒中，黃岡筆工吳德元製鷄毛筆，極工

。宜都自謂書以逸勝，又自謂腕弱與山谷同，鷄毛豐而柔，以柔濟柔，轉可救其不足。羅田周伯晋，故張南皮門下士，嘗以雞毫獻之，南皮大喜，謝以一詩云：古人貴硬筆，刻畫等錐印。取材穎與鬚，剛健生神駿。宣城傳散卓，能使少師困。今人矜柔毛，因難乃得順。墨采常有餘，曼綏藏堅韌。新意縛雞毦，三錢非鄙吝。盤辟尤如意，得自弋陽郡。芥羽殺餘怒，草甝涵朝潤。毫齊力亦齊，馬服忘其迅。刷勒無不可，繭栗至徑寸。細筋自露鋒，豐肌轉成韻。萬物無剛柔，善役隨所運。投筆揩眼花，忘我椎指鈍。』按伯晋名錫恩，癸未進士，而南皮又嘗以黃州鷄毛筆，課經心書院，取江東洪子東德栫第一。今氍楊書，露鋒成韵處，或亦鷄毫所作也。按濟確類書：『嶺外少兎，以鷄雉毛作筆，亦妙，即蘇長公所謂三錢鷄毛筆也。』按東坡跋脊深書云：『此卷實用三錢買鷄毛筆書，』，雖意輕之，然東坡確已用鷄毫。廣雅詩字皆師法長公，故有三錢非鄙吝語。

因話鷄毫筆，而雜憶筆之諸說。友人姚芒父謂兎毫始於思翁，今以羊毫爲常，此蓋指明清以來，柔毫之沿革。考史記稱，蒙恬取中山兎爲筆，是兎毫最古。右軍書蘭亭序，用鼠鬚筆，遒媚勁健，蓋硬毫也。唐書，歐陽通書亞於父，以貍毛爲筆，覆以兎毫，此似用兼毫矣。然自右軍以鼠鬚書蘭亭，後世最重鼠鬚，蔡君謨爲永叔書集古目錄序，歐以鼠鬚栗尾筆爲贈。山谷諸葛筆詩，宣城變樣蹲鷄距，諸葛名家捋鼠鬚，是其明證。至猩猩毛筆，乃變相取新。王隱筆銘，豈其作筆，必兎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鹿毫蓋難禿者，予喜用之。舊都筆工有名李福壽者，製狼毫，被以鹿毛，最耐使，但使字瘦耳。

芒父於筆之舊制，頗有創論，其說謂：『兎毫未興，則用剛毫，有毫無毫，亦別剛柔，有毫者柔，無毫者剛，故雖剛毫，亦稱柔翰，要皆謂之筆，沿秦名也。柔筆之制，蓋與紙並興，而剛筆所施，適於竹帛。秦謂之筆者，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本說文。筆於文从竹从聿，聿所以書也。書畫二字，皆以聿，則楚語最先最廣。聿从聿一聲，聿，

手之疌巧也。从𠂇持巾，彐手也。予謂聿非持巾，乃持个在聿之前，所以書也。个未成名，故不爲文。聿訓手之巧疌，於誼爲事，从又持个，於六書爲象事。剛筆之制，有漆筆，用之於漆書，有刻筆，用之於書契。漆筆，予見之吳大澂古玉圖考一百十三，璊玉二具說曰，是玉四方而錐首，相傳以爲漆筆。又曰父乚角文有𢎘字，陳壽卿曰，肘有懸聿，猶後世之橐筆。又吳大澂輯說文古籀補，收聿貝父辛卣，肀與父乚角文意同，漆筆之可考者如此。刻筆，他無可證，惟以聿从聿，聿从又持个，繹之，个當是刻筆，制如个形。說文古籀補，又收聿貝，父辛觶𦘒，釋爲聿，說云，古聿字象手執个，个不律也。古玉圖考一百十三，又云，竊疑古之不律，旁有兩懸鍼，惜不得見耳。是吳亦以筆爲不律，卽謂筆也。个之爲刻筆也，其說如何？夫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結繩之術，利用柔克，體物寫狀，從心所欲，無不宜也。及易爲書契，則利用剛克。規矩未立，方圓異度，方易爲切，圓難爲周，刻畫之時，無所取則，刻筆銳出，耑必有枝，有所規畫，立錐以求中，攲枝以取廓，於事疌巧，故文从又持个爲个，謂手之疌巧，个無成名，附箸於聿，逮於名立，則書爲聿，聿之用在耑，於耑識之。聿，从隶一聲，予謂从隶从一，一卽其識，與及朱同意，非聲，或亦聲耳。石器之後，易之以金个者，刻筆，以金爲之，式猶錐形，故今語筆曰毛錐，尙沿古式，而加之形容。古刻筆有枝，以便規畫，習之既久，雖無規而自圓。予嘗習古文籀篆，作爲規形，以漸而適，古今無異，故益練達，乃去旁枝，因傳四方錐首之製，今語持筆，猶曰操觚，其遺語也。（陸機文賦：或操觚以率爾，注，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予謂觚不必簡，當謂筆，如古玉圖考四方錐首之式，操觚，揮翰，搦管，執筆，古今文章所敍，語皆相類。）是以古筆二式，有枝無枝異焉。二式之中，不知幾變，惟旁枝錐首，與四方錐首傳。而四方錐首，已入漆書之世。予見商遺龜版，上刻文纖穎，猶是刻畫，則漆書之作，必當姬周，離漆書簡，尤省而速，猶作法帖右行之書，其筆頭彷彿可想，不過受筆之地，剛柔異質，其所濡筆，濃淡殊科，中外源流變遷不同，要是古代遺製，可互證也。神州石刻古蹟，周前

不傳，正緣刻筆不能巨製，漆書纔作，稍便塗飾。壇山四字，（吉日癸巳）岐陽十鼓，所以冠冕石文，而世傳岣嶁禹蹟，紅崖殷刻，（紅崖刻石，在貴州永寗，舊說以爲殷高宗，獨山莫友芝爲潘氏賦詩，以爲禹蹟。）以筆之沿革校之，未見其然也。由此以言，則刻筆用人決然無疑。』芒父此說，謂刻筆遠在漆書之前，極有思致。惜除遂齋旁有兩懸針一語以外，無他確證。予今秋于役舊京，福開森君堅邀觀所藏古物。獲見首如錐而四方之筆，蓋以銅製，非玉爲之，福謂此爲最古矣。予意亦然，若錐首四方漆筆以前，尚有如木之刻筆，則其時冶鐵之工業必發達，以漆書時代推之，夏商時，鐵工未盛，未必每筆必鑄附兩旁枝，因以爲規也。予意古人刻字，例如刻龜片甲骨，皆只用刀，或用如錐之筆。而刻字之刀，殆即削屬。刀與削，今雖不易覩，然予案宋張世南游宦紀聞稱：『己丑秋孟，訪一親舊，出示古物數種，皆所未見。一刀長可七八寸，微彎，背之中有細齒如鋸，末有環，予退而考諸傳記，乃知其爲削。考工記，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此所以微彎也。鄭氏謂之書刀，以滅青削槧，如仲尼作春秋筆削是也。蕭曹皆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用簡牒，皆以刀筆自隨，鄭氏又謂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刀，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如此是刀與削分爲二物也。鄭氏曰，及，刀劍之屬，削，今之書刀，孔安國曰，亦刀亦及，削。少儀曰，刀卻授拊，鄭氏曰，穎環也，拊把也，釋名曰，刀到也，其末曰鋒，若鋒刺之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然則直而本環者，刀也，曲而本不環者，削也。予所謂有齒如鋸者，王釋名所謂若鋒刺之利者，但其本有環，又不可以名之以削，古人製作精微，必有所本，更俟請教於博洽君子也』。案此，則削之製大略可得而言，其云若鋒刺之利者，實彫刻之用，初似無旁加兩針之繁複也。

由筆而及墨，芒父於此，亦主古用石墨之說。其言曰：刻畫既成，必施采飾，使其顯著，則用拂拭，因於聿而飾之，說文，聿，聿飾也，从聿从彡，予謂色采所以飾之也，故聿．燕謂之弗，弗與拂同。所施采飾爲朱爲墨，殆不可定，案，

說文墨，書墨也，意是用墨於文，墨从土，从黑，王筠句讀曰，赤之古文，烾，從炎土，墨從黑，篆文烾土者，蓋鍾氏染羽，由赤入黑，又疑石墨自古有之也。桂馥義證，則謂古者漆書之後，皆用石墨以書，大戴禮所謂，石墨相著則黑是也。又顧炎武說，今人謂石炭爲墨，桂氏按，水經注冰井臺，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然難盡，亦謂之石炭，是知石炭石墨一物也，有精麤爾。予謂刻筆之書谿，漆筆之書隆，漆書旣能，墨書代行，仍爲隆書，雖與刻筆之塡墨爲谿書，所用不同，而石墨之與刻筆，常隨書契並興，不在漆書後也。石炭今語曰煤，亦曰烏金，顧氏石炭爲墨氏之說，未詳也。煤字晚出，惟呂覽任數有云，煤炱入甑中，注，謂煙塵也。此煤字之始見載籍者。其後燒松取煤，以代石墨，因謂墨爲煤，漢尙書　令僕丞郎月賜隃糜墨。糜，墨，或即一字之段。後世又轉以煤名石炭而與墨異稱矣。今日本語，猶曰石炭，不謂煤也。歐洲製筆，有以木爲表，以鉛爲裏者，譯曰鉛筆，予詢之日本學者，亦云鉛之質，石炭也。然則石炭爲墨，無古今中外之殊，其取材之同有如此者。茫父此說，不如未谷之簡明。未谷舉石墨事　最詳。說文義證，卷四十四，纍字下，云『戴延之西征記，石墨山北五十里，山多墨，可以書。顧徽廣州記，懷化郡掘塹，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寫書。潯陽記，廬山有石墨，可書。輿地志，上洛山有石墨可書。寰宇記，虔州贛縣上洛山，有石墨，可書。元和志，壽安縣石墨山，在縣西南三里，山石如墨，可以書。又云，黟縣有墨嶺，出墨石。寰宇記，黟縣墨嶺山，嶺有穴，中有墨石，軟膩，土人取爲墨，色碧甚鮮明，可以記文字。又有石墨井，昔人采墨之所。輟耕錄，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楊愼曰，魏都賦黑井鹽池，玄液素滋，注，鄴西高陵，西伯楊城西有黑井，今在彰德府南郭村，井產石墨，可以書。陸士龍與兄書云，三台上有曹公石墨數十斤，云，燒此復消，可用，然煙中人，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二螺，即此物也。又宜陽縣，有石墨山，汧陽縣有石墨洞，贛縣與國縣上洛山皆產石墨。廣東始興縣小溪中，亦產石墨，婦女取以畫眉，名畫眉石。按古者漆書之後，皆用石墨以書，大戴禮所謂石墨相

著則黑是也，漢以松煙桐煤旣盛，故石墨遂湮廢，并其名，人亦罕知之。』下文卽茫父所引者，不具錄。觀此，石墨，卽今之煤，或含煤之土，其質稍軟，可以研汁作書者。古人或笵黑土作墨，懷化郡掘塹所得者，或卽製造之石墨。其質硬者，古則謂之石炭，實卽一物。亭林石炭爲墨之說，試與陸雲與兄書對較，甚顯易曉。而茫父謂爲未詳，抑又何也。

又憶張菅齋，以馬江之敗，謫戍察哈爾，有和東坡石炭兩詩，幷序。序云，石炭，卽今所燒之煤，注家引漢地志，隋王邵論，陸游老學庵筆記，頗詳備矣，余更以水經注，豫章記，及宋人雜著證之，石炭卽煤無疑。竊意說文無煤字，炭从岸省聲，卽是石炭。許訓燒木餘，乃引申義。史漢紀，竇廣國至宜陽，爲主入山作炭，岸崩盡壓臥者，少君獨脫，此卽北方取煤，穴山被壓，非燒栗薪也。周禮掌炭之炭物，鄭注謂山澤之農所出，亦不專指木炭。後世專以伐薪所爲者謂之炭，而石穴轉假㚸煤字名之，失其義矣。坡公以石炭冶鐵作兵，犀利勝常，形諸篇什，至今日而石炭之用繫於軍國，誰謂文忠僅詩人哉。余辛巳之冬，嘗和此篇，及謫塞上，石炭出察罕者，直昂　臭惡，鑛且告竭，乃復續一詩，前章覬復中國治廾之利，後章深慨邊方食用之艱，亦庶幾杜陵負薪，白傅賣炭云爾。第一首云，雷斧擊崖臀股斷。防風骨節顱項骭。海國機心鑿竅開，怒艦飛車恣睥換。厚坤富媪蘊陰陽，預耩鮫龍鑪底炭。擅升黑玉甖有文，澒積靑金焰不散。西北家家足炊爨，周後廾圖請傳看。歐冶辟燭亟物色，折蘭盧侯斬銳悍。炎炎火山石可樵（水經㶟水下火山出石炭火之熱同樵炭）錚錚鐵山戈乃鍛。漆身黧面人作勞，何苦獠奴求阿段（今治廾皆用泰西爲廾人，故云。）又第二首，君不見塞南童土樵采斷。樵子號寒衣至骭。方筐拾得馬通歸，流人覶取名香換。我覯廣莫山宛延，上者金銀下瑞炭。單于不知利有孔，但逐水草牛羊散。土人然石火風腥，夜氣神苗更誰看。五千山槃雜代貉，莫笑巖頑與石悍。人居未稠地寶閟，誰遷程卓業冶鍛。鵓鳩斑斑胡桃文，貴官燒木論條段。案東坡石炭詩，乃是元豐元年得於徐州西南之白土鎭者，今不知尙有煤礦

否？而察哈爾之煤礦，固隨地可得，二詩飽滿精悍，正可想見簣齋之爲人。阿段，雖用杜詩，而杜本用北史蠻獠傳語，獠無氏族之別，惟以長幼次第呼之，男呼阿段，女呼阿等，正是條段等第之意也。

前所采拔可尊人次玉先生在南皮兩江督幕中錄藏光緒甲午乙未間中東戰役諸電，卽南皮唐薇卿力謀聯法保臺者。冊後尚錄其時散原老人自武昌致南皮一電，以馬關和約簽定，請籲奏誅合肥以謝天下，此電南皮未作復。當時士議憤騰，主此說至多，散老今年八十三，是時年裁四十一，與丁叔雅，譚復生，吳彥復號四公子，風采踔發，物望所歸。故其時右銘先生雖開藩直隸，而散老忠憤所迫，不遑顧慮，輒敢以危言勸南皮也。予初未諳散老此電命意，故甄錄不敢遽及。近讀散原精舍文存中，自爲其尊人右銘先生行狀，有云：『馬關定約，和議成，府君痛哭曰，無以爲國矣，歷疏利害得失，言甚痛。』觀此，則對和約之不滿，義甯橋梓，固一以貫之。行狀又言：『其時李公鴻章，自日本使還，留天津，羣謂且復總督任。府君憤不往見，曰，李公朝抵任，吾夕挂冠去矣。人或爲李公解，府君曰，勛舊大臣如李公，首當其難，極知不堪戰，當投闕瀝血自陳，爭以死生去就，如是 十可七八回聖聽，今猥塞責望謗議，舉中國之大，宗社之重，懸孤注，戲付一擲，大臣均休戚，所自處寧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蓋未暇爲李公罪矣，卒不往。』得此一段，不啻衆爲散老之電下一註解，蓋義甯父子，對合肥之責難，不在於不當和而和，而在於不當戰而戰，以合肥之地位，於國力軍力知之綦審，明燭其不堪一戰，而上迫於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刦於書生貪功之高調，忍以國家爲孤注，用塞羣昏之口，不能以死生爭，義甯之責，雖今起合肥於九京，亦無以自解也。信繇斯說，則散原當日之憤激，自在意中，固卓然可存。原電云：『讀銑電愈出愈奇，國無可爲矣，猶欲明公聯合各督撫數人，力請先誅合肥，再圖補救，以伸中國之憤，以盡一日之心，局外哀鳴，伏維賜察。三立。』按散老此電，乙未五月十七日由武昌發，戌刻至江甯者。

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亂世爲臣之難尤甚。苟非硜硜以一死自明，則當外患內訌交煎之際，誠有跼天蹐地之苦痛。

合肥甲午之役，處境雖至逆，然其時固握大柄，冠百僚，視曾文正當年孤軍轉戰時爲稍有餘地矣。故右銘先生之言，合肥當悚然汗下；至文正當時初不爲朝廷所信，又不能置身事外，進退維谷，實處常人萬不能堪之境。咸豐三年十二月文正力陳船砲未備，不能下援，廷諭則云『現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執己見，則太覺遲緩，朕知汝向能激發天良，故特命赴援，以濟燃眉，今觀汝奏，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汝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時漫自矜詡，以爲無出己之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於天下，着設法趕緊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擔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文正至此覆奏則惟有曰：『臣自維才智淺薄，惟有愚誠不敢避死而已。至於成敗利鈍，一無可恃。皇上若遽責臣以成效，則臣惶悚無地，與其將來毫無功績，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時據實陳明，受畏葸不前之罪。伏乞聖慈垂鑒，憐臣之進退兩難，誡臣以敬慎，不遽責臣以成效，臣自當殫竭血誠，不敢妄自矜詡，亦不敢稍涉退縮。』以自己起鄉兵轉戰數省之人，而當年却以平時漫自矜詡等語誚之，此等遭際，眞視昭烈之魚水君臣有如天上！咸豐七年六月，文正瀝陳辦事艱難，仍懇終制一疏，有云：『臣未奉有統兵之旨……大小不足以相維，權位不足以相轄，去年會籌江西軍務，偶欲補一千把之缺，必婉商巡撫請其酌補，其隸九江鎭標者猶須商之總兵，雖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權反不如提鎭！此一端也。臣辦理軍務，處處與地方官相交涉，文武僚屬大率視臣爲客，視本管上司爲主，賓主既已歧視，呼應斷難靈通，……臣身爲客官，職在軍旅，於勸捐擾民之事，則職分所得爲。於吏治學額減漕豁免諸務，則不敢越俎代謀。縱欲出一愷惻詳明之告示，以儆官邪　而慰民望，而身非大吏，州縣未必奉行，百姓亦終難見信，此一端也。臣前後奉援鄂皖籌備航砲肅清江面諸諭旨，皆係接奉廷寄，未經明降諭旨，外間時有譏議，或謂臣係自請出征，不應支領官餉；或謂臣未奉明詔，不應稱欽差字樣；或謂臣曾經革職，不應專摺奏事；臣低首茹歎，但求集事，雖被侮辱而不辭，迄今歲月太久，關防之更換太多，往往疑爲僞造，釀成事端。……此外文員

之激，武官之銜，皆由督撫轉交臣營，常遲久而不到，軍中之事貴取信如金石，迅速如風霆，而臣則勢有不能，此一端也。」此疏數十年後讀之，猶爲扼腕，忠而見疑，信而被謗，上之授權不專，則下必到處荊棘。此等處，予嘗竊疑唯文正之學養能忍受之，以底於成功；若合肥遇之，恐不能堪。蓋合肥晚年所遇，乃外間士大夫之責言，官府之信任則殊深篤，故私謂李之不如曾，正在此等處。曾未嘗得君，而能自成大業，李如此得君，而於不堪一戰之實情，不能以力迴斡，吾甯同於義甯之諍議也。然爲臣之難，於此可見。不絀於此，亦必扼於彼，記文正諸疏，以爲用人而疑之者告。

散原有四公子之目；而右銘先生則亦嘗有三君子之目，家風甚似東漢之太邱也。初先生庚申會試落第，留京師三歲，得交四方雋雅之士，於易佩紳羅亨奎尤以道義經濟相切摩，時稱三君子。會咸豐北狩，先生條防守六事，上樞府，適當道憂通州倉米爲寇掠，驟無所爲計，先生曰：設傳駝吏運前明于忠肅成法也，由是旦夕畢移輦下，一日飲酒樓遙見圓明園火光，因搥案大哭，盡驚其坐人，時易維約南還將湘軍，遂歸湖南，易以前受駱秉章檄，募千人號果健營，防來鳳龍山間，羅副之，遂與先生俱扼次岩塘；石達開率衆號十萬來犯，死守累月，糧且盡；先生獨身間走澧州永順以募餉。永順守張修府故儒吏，延見右銘先生風雪中，見其單袷衣，乃取狐裘覆之，先生卻曰，軍士凍餧久矣；我何忍獨取㬉爲，張爲流涕，趣召父老輸銀米濟軍，得即持去，守益堅；石不得逞，引去。於是果健營之名　聞東南；其乞師狀與退之書南霽雲事相類。又適得賢太守以成其奇俠之行。又可見當時名公鉅卿，皆躬歷戎行，以磨練志節，其有成就，良非偶然。

前記楊惺吾書元李洄廬山記事，因憶昔人以洄名者無多。宋有蘇召叟亦名洄，其金陵雜感二百首絕句，爲自來流寓白下歌詩之鉅製，尋常談建康掌故者，率未知之；其詩以眺憑風景抒寫性眞爲主，紀故實卻不多；今撮錄其中有關文物舊事者，得二十六首，雖祇什之一，然其雋妙處，迥非元明以來金陵懷古飣餖堆砌者，所能夢見。蘇爲山陰人，有袷然閣集，與後村最善，予所抄者如下，『玉麟堂下雨絲絲，過了春風一半時，行到水鄉應底事，黃鶯飛上杏花枝。朱雀街頭觀

闞紅，角門東畔好春風，人家一樣垂楊柳，種了宮牆自不同。小小遊車四面紅，美人花貌映玲瓏，隨車更有郎行馬，款入鍾山十里松。蒿鑰深深待駕臨，府藏戈甲庫藏金，規恢畫餅翻成辦，辜負先皇一片心。南位之南下曲街，畫羅窗戶隔紅梅，方方丈石平如掌，曾是官家拜斗來。小小規模似禁中，分明夏禹欲卑宮，白頭官吏知年幾，猶指屏風說孝宗。伯玉文章一世雄，買碑人去更無蹤，欲尋水館風亭處，只在西門折柳東。蘼蕪澗邊春草青，桃葉渡頭江水生，女郎到此歌一曲，不盡今來古往情。石頭城上更高層，與客攜壺試一登，屈曲江流學秦篆，春風應似李陽冰。四望庭中四望花，青春那屬外人家，中間更着垂垂柳，自倚東風待翠華。龍光寺裏只孤僧，玄武湖如掌樣平，更上雞籠山上望，一間茅屋晉諸陵。謝公遺冢尚坡陀，絲竹中年好若何，亦到舊時攜妓處，野人行饁婦行歌。白石橋邊白字碑，康王神道定爲誰，路旁借問無人識，自洒村醪酹蘚龜。青骨標靈爾許奇，翩翩白馬去何之，廟門貼在烟雲上，此是江東第一祠。白日相思可奈何，青春三月已無多，桃花風急鯉魚老，獨上臺城聽踏歌。青漆樓亭制作奇，當時純不用琉璃，東昏幸自嗤梁武，不道東昏更可嗤。臨春何在只桑麻，法室叢篁間杏花，舊日此間同泰寺，曾將龍袞換袈裟。元帥中軍展將旗，軍中新刺好男兒。風雲陣法秋毫識，前日兵興使不知。縛屋牽牛旋旋歸，淮邊綠野盡耕犁，弓刀武備何曾識，只是當初田舍兒。州衙三面接秦淮，臨水朱門一半開，却是浙中無此意！江鷗飛舞入城來。潮水縈迴御水通，垂楊照影綠茸茸，天生此地非疏鑿，未必錢塘似此中。一萬强人犯海陵，可憐談笑陷官兵，張韓劉岳今何在，塞上將軍總有名。多少橫屍壘似樓，官人早晚解江頭，淮南已似無聊甚，行到江東剗地愁。城南二里楚江陵，吳帝名爲石首城，如今土塢無青草，笑殺當時何必爭。東門草色綠匆匆，遊女行尋郎馬蹤，雞魚不到吳大帝，籤卜爭求梁寶公。小蓋高肩翼蔽無，鍾山寺裏換籃輿，相逢舉止無羞澀，一段風流似上都。』詩中之玉麟堂，朱雀街，角門，宮牆，皆言南唐宮闕之遺址；青漆樓亭，則六朝遺製；元帥淮邊等，則言宋之防金也，其小小遊車四面紅一首，東門草色綠匆匆一首，小蓋高車翼蔽無一首，皆可見南宋

時士女遊鍾山靈谷一邏之盛況。南宋以淮上爲邊垣，今江蘇境內皆金人兵馬出沒之區，故秦淮尙極荒寒。爾時淮通江，故有江鷗入城之景，而以金陵與「浙中」「錢塘」「上都」之臨安相挈較也。

憶乙丑南歸，冬十二月將爲百洞山青芝寺之遊。舟至瑨頭，以輿行至百洞山。山之名聞之已夙，曩在京時，石遺老人寄示重修青芝寺記，中有云：『山一而洞百，其勝可知，去歲讀龍先生集，所爲文熟於首郡形勝，自臺江至海百餘里，左右繚繞之山川島嶼，如指諸掌，顧未詳青芝，惟詩中有憩泉，定光，石室，星窩，懸星洞，猿公巖，天路，玉蜍諸絕句，不甚顯於世，然讀葉臺山青芝詩序，則云，孟溪之上，爲中峯，巖洞奇絕，去廷尉董公居不數里，鮮有遊者，公芟蕪刋阻，名勝始出，可與吾邑福廬相伯仲，是茲山賴董公而闢，更賴葉公而傳。』心焉好之，董公者，明之董應舉也。余既定日游青芝，先期假得崇相集，攷其大略，輿抵山阿，仰望青碧無際，纍纍者皆石也。雖有樹皆不逾尋，其石大者數十丈，小者數尺，蹲者，聳者，各極其勝。時方隆冬，石色濃翠可掬，與朔方之童山赭石大異，余所游山皆危峯絕澗，脈絡分明，茲山則皆不爾。輿行漸進漸險，寺在其腹，樓外梅花數本方盛開，雜以叢竹，憑欄俯望，江光如練，沙鳥風帆，一一在目，蓋青芝微社同人所新葺，出寺游所謂百洞者，僅得四五洞，導者言山有百洞，非盡人所能入，其呀然奧深者不過十餘，其完好者，不過六七，以百洞名，舉其成數而已，余所游者，爲蝙蝠洞，落星洞，虎洞等，以蝙蝠洞爲最大，壁有葉臺山題句；蓋其讀書處，憶余所游北方諸山，若上方山之雲水洞，戒壇之觀音洞，皆深以數十百步計，秦山之朝陽洞，則僅具其名，西湖諸山之洞，亦與翠微之寶珠洞，石鼓之白雲洞相似，視雲水洞相去甚遠，百洞山之諸洞，則皆大石相支撐，三五大石之隙，虛而庨若便呼爲洞，石皆修廣魁梧，其旁累或鑱之爲石級，由甲洞入乙洞，委曲相連，如入複室，各洞皆石壁峭立，上露天光，淨好可憩，略無鍾乳，亦鮮化石，是茲山之所獨也。觀天門及三蟾蜍石，略肖其狀，虎洞最遠，洞外有樓三楹，頗雅飭，僧指一石謂是伏虎洞名所取義，然余攷崇相集，明季 救有虎，董公親

見獵者殪之，洞或以此名歟？由虎洞下山，已薄暮，山色江光，蒼然四合，樵歌漁唱，迢遞互答，此景平生不能忘也。茲游得一詩云：『青芝俯江干，戴石別成趣，鳴泉絕無硐，一碧不須樹，我來臺山後，百洞恐非故，巖腰有何好，樓栖由此附，繞樹植梅竹，江國入指顧，雙崖障其東，危徑即天路，玉蜍辭望舒，化石佇寒露，其阿蝙蝠洞，磴仄窘余步，窺天眞坐井，靜與太古遇，此云最勝處，驗取壁題句，星窩石尋常，虎洞遠奔赴，山僧指磊隗，妄狀脊與跗，吾稽崇相集，射生詩自註，山君氣已索，遺說傳屢誤，坐令草間迹，幺點付狐兎，郭君今再來，爲我語姁姁，寺新僧反蠢，歎息陵谷暮，蒼煙遂四合，歸棹更洄泝。』石遺先生極稱此詩，今秋九日同游祖堂山，車次尚舉首四句也。

亮集示所藏梁節庵與楊叔嶠二札。梁髯達後，作書多寥寥數語，牋紙絕精，旁槧某簃某室，筆致疏俊，僅足玩賞而已。此則委婉長言，差資攷鏡，蓋其失意時所作也。第一札云：『鈍叔三兄坐下，病起曾致書爲謝，幷有肖巖一函，又前者有三弟一書致上左右，想都察及。月初返山居，擾可莊衙齋一月矣。旋聞二弟逗留海上未發，適親串來問疾，遂同赴滬料理，二弟前赴山東，昨甫啓輪，三弟電來，說二十自粵行，因復少待，自茲吾兄弟三人，遂天各一方，家人亦都分散，求如往時團聚不可得，人生有幾，能不傷心！次棠與我書，言待一二年後，仇彼者漸去，便回家變賣產業，復將數世坆墓，用土培厚，然後攜家遠行，弟所遭頗相同云。三弟離省過久，非我初意，亦由家中久居，一時遷動不易，故遲遲耳。太邱已交卸，王之春來矣，何以不得山西巡撫，專發牢騷，殆交情不逮胡聘之耶。三弟讀書太少，久居武昌不宜，同鄉中口舌尤可畏，歸後得一外差，尤妙，惜太邱離任，恐不易言。（往與之春周旋數年，未嘗食彼一飯，干彼一事，三弟即得差使，亦是南皮義寧交情，與之春無涉也。）月內仍回海西廬，今年度歲於此。君與伯嚴捐欵未見寄來，盼之至，天寒，珍重千萬，伯嚴同候，鼎芬頓十月二十一日』第二札云：『岳州書院講席，有賢太守爲主人，發端自南皮，數書勸行，若足下，若陳公子，江湖漂泊，當代大賢君子殷拳於鼎芬者如是，此舉眞當光明磊落四字，揆之初願，亦所欣

爲。惟病後體氣自虧，非若昔者，於接見生徒，講書論學諸事，均恐延誤，無益太守之政教，有乖來學之盛心，不可一也。鼎芬無意於世久矣，往者廣雅一席，特以南皮高誼，遂忘鄙陋，爲之年餘，究亦何補於學子，自前年浮海，日與世違，由茲以往，方欲愈深愈密，無知我姓名者，保遺體之清白，存此身於亂世，若復玷講席，重與冠裳，非我初心，媿予夙夜，君素愛我，當亦鑒之，不可二也。乙酉迄今七年矣，一書未成，三十已過，前三年則悴於院事，近者以兩弟宦事，費盡心力，今均有成，以後歲月寬閒，正欲尋諷故書，刋落人事，若使日對數十學子，自待轉輕，有違孟子之訓，不可三也。君爲謀之忠，發言之誠，每展手札，彌用敬佩，鼎芬亦深知親友之惠，不可久邀，講席自食其力，事至明順，然心之於事，先已不親，勉强爲之，定滋疚恨，與其素餐於講舍，不若傳食於親朋，籌思再四，仍發函粵中，爲明年薪火之計，講學之事，至爲煩重，今志在謀食，厥旨已非，不可四也。私計李瀚章年七十一矣，一二年後，可以得謚贈官，屆期當遄返故鄉，覓一靜處，設館授徒，爲終老之計，此生便欲與官場隔絕，故萬萬不可爲院長耳。君知我有素，死塡溝壑，固意中事，昔亭林以游爲隱，茲意大佳，實心慕之，此時但恨無腰纏，無健僕，否則將西出嘉峪關謁左文襄祠，北至伯都訥，爲次棠祭墓，豈非壯游乎，區區之意，乞委婉代陳於南皮之前，無任翹禱，謹謝，叔嶠三兄，鼎芬頓」纕蘅跋云：叔嶠丈別字鈍叔，故友朋書問亦稱叔子，節庵先生以言事罷官，讀書焦山海西庵，故書中有今年回庵度歲之語。余藏節老致叔丈遺札，亦有數通，皆寄自海西庵者，想見兩賢投分之篤，余過京口詩之一云：梁髯大隱海西庵，蜀客衡寒恣夜談，觸我同車思舊痛，舍人墓草已毿毿。即詠此事。纕蘅又自註云：節老集中有酬楊三舍人山中雪夜見訪詩，予按此二札，紙墨筆意皆頗相似，第一札所云「太邱交卸，王之春繼之，」此指陳右銘先生任湖北布政使事。考右銘兩任湖北布政使，一在光緒十六年庚寅，一在光緒十九年癸巳，此當爲庚寅。第二札以『乙酉迄今七年』句及李瀚章督粵考之，必爲十七年辛卯所作。其言乙酉者，光緒十一年六月節庵先以編修劾合肥，至是有旨追論誣謗大臣嚴議降五級，

遂放浪江湖讀書焦山，適王可莊守鎮江，節庵大喜，有詩：帝命詞臣守潤州，聲名諤諤出時流，云云是也。梁讀書爲海西庵，遺迹具存，今不復贅。其第一札中所言王之春，節庵直舉其名，似輕視之，此節頗可談。王之春字爵棠，湖南衡山人，彭剛直所識拔者。相傳王以微秩滯粵，剛直蒞廣州，初不識王，剛直生日例不稱觴，屬僚以手版致祝而已。是歲不知如何，王屬入幕僚中，遞帖庭參，彭見之，大訶詬，已而悔之，念其微官又同鄉里，當衆折辱，良自慚，次日特過所居謝之，王踉蹌迎談，頗稱意，且謂其相貌奇偉必貴，遂薦之南皮，不數年顯達矣。又傳王微時業木匠，及漸貴，湘人好事者以賦嘲之，中警句云：『帖包門第，繩匠胡同，帽兒戴綠，頂子緋紅，門前帶馬之人，新交格老，座上吹牛之客，舊好梅公。』帖包門第者，王自謂爲船山後人，船山遺訓子孫不許仕清爲官，但許爲胥役如執帖包奔走之輩，故曰帖包門第。格老者，余誠格，梅公者，陳梅生，綜此觀之，王當爲便黠之暴發官僚，故名士鄙之，節庵數語可以想見也。至第二札中之李瀚章，即合肥之兄，世稱李大先生，節庵以劾合肥降官，度必深憾於李氏，故不願回粵。次棠者，于蔭霖字。計節庵自乙酉鐫秩，沉滯十七年，至庚子始簡武昌遺缺知府。命下之日，大喜，曾作一聯云『遠追二千石餘規，我輩當如漢吏。恩起十七年廢籍，斯人恐誤蒼生。』下聯語氣自佳。又節庵知武昌府時，其夫人曾來視之，節庵衣冠迎於舟次，住署中三日而去，世所傳『零落雨中花，舊夢難尋棲鳳宅。綢繆天下事，壯心銷盡食魚齋。』一聯，即是時所作也。

節庵何以劾合肥，相傳順德李若農侍郎（文田）精子平風鑑，有奇驗，且謂節庵壽只二十有七，節庵大怖，問禳之之術，曰：必有非常之厄乃可，節庵歸閉門草疏，劾李鴻章十可殺，其舅張某力阻，不可，意謂疏上必遣戍，乃竟鐫五級，二十七歲亦無恙，此說流播已久，存之而已。然若農風裁峻整，初不以命相爲趨避，在當時清流中主持正論，尤爲德宗羽翼。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冬歿。文道希記其事云：『李若農侍郎文田，學問賅洽，晚節尤特立不苟，將死語不及私，惟諄諄

以朝局為慮，見汪長二侍郎被黜時，病已篤矣。猶喘息言曰：吾病死不足惜，但某相國與某宦者朝夕聚集，密謀欲翻朝局，吾親家某侍郎亦與其謀，可若何，不越日卒，故余輓聯，以魯連蹈海杞婦崩城擬之，沈子培刑部輓聯，以威公濩盡萇叔亦孤擬之，皆所謂知其深者也。』按汪長兩侍郎被黜事，指乙未長麟汪鳴鑾召見言及宮闈，立即革職一案也。若農相楊蓮府（士驤）必至一品。相王文勤（文韶）拜直督後。必入相，且生還鄉。皆奇驗。然吾又聞石遺老人言，節庵劾合肥摺，原係易實甫戲擬，以示節庵，喜而攫為己有，又言節庵夫人氏龔，來視節庵，是其署按察使時事。

右銘先生蓋嘗入文正幕府，且曾調停文正與沈文肅之爭。散原集中先君行狀，未詳及茲事，朱克敬暝庵雜識，乃詳之。克敬字香蓀，以盲於視，故號暝庵，初不為官，而長於文牘，皋蘭籍，久居於湘，於同時曾左郭諸公皆至相稔，所言殊有根據，雜識卷四云：『曾國藩移軍安慶時，與江西巡撫沈葆楨約釐捐均歸大營，有事則分兵向救，旣而江西寇四起，曾軍益東，葆楨懼救不時至，上疏請留釐金養兵，詔許之』。藩疑葆楨賣己，絕不與通，葆楨以書謝，亦不答，會陳右銘游江南，聞之往見國藩，從容言曰：舟行遇風，柁者篙者槳者頓足叫罵，父子兄弟若不相容，須臾風定舟泊，置酒慰勞，歡若平時，甚矣小人喜怒之無常也。國藩曰：向之詬，懼舟之覆，非有私也。舟泊而好，又何疑焉，右銘曰：然曩者公與沈公之爭，亦懼兩江之覆耳；今兩江已定，而兩公之意不釋，豈所見不及船人哉？國藩大笑，即日手書付沈，為朋友如初。』而行狀中乃詳平亭沈文肅與席寶田之爭，及得洪福事，亦足補國史之闕。行狀云：『曾文正公大治兵，用兩江總督屯安慶，府君稔曾公命世偉人，又幕府盛招致天下賢士，遂往游，曾公引為上客，喜過望曰：海內奇士也。幕僚亦爭交懽，相引重，李公鴻裔專幕職，尤挾府君得代己，府君雅欲親戰事，謝去，就席公寶田江西軍，道彭澤鄱陽間，飢民連數縣，振者牽應故事，勢且益斃；府君惻然，就逆旅齋沐起草，馳書巡撫沈文肅公陳其狀，幷類及江西政要所關，凡數事，中言振而不能活，猶弗振，活而不能久，猶弗活。沈公感悟，大發帑全濟無算。其時江西為寇衝，蔓延郡縣，餘

軍多觀望，獨得席公軍支拄四應，席公自府君至，累用奇策決勝，然寇方蟻集，勢盛，而席公軍單，沈公席公又頗乖隔不相能，每軍牘往還，席公輒取抵地曰：吾死此文法吏矣。府君笑曰：沈公賢者，坐不知公耳。因謁沈公極陳席公沈毅，必能用智略平寇，勝艱鉅，明公當開布腹心，席必爲盡死，不則席敗，大局危，公安所措足乎？沈公以爲然，立增席公五營，遺書披誠相拊慰，自是沈公席公深相結，卒以殲寇，竟大功。僞幼王洪福瑱之竄閩也。府君度其時日曰：我間道疾趨廣昌石城間，宜可獲，席公移軍窮晝夜追之，至楊家牌巨嶺，會暮，軍憊極，前鋒植旗山下，士卒皆臥地，席公怒，命斬前鋒，於是復起追，嚮明，嶺盡，遂虜福瑱還。府君語人曰：吾雖臆決幸中，然非席公堅忍用將士死力，福瑱終不可得，席公於用兵，天授也。』此段極寫陳之謀略，席之戰功，沈之推誠，與朱暝庵寫文正之豁達，皆極相似。然席之獲洪，厥後曾沈又因以起釁，此則釐捐以後之事，右銘所不能調停，暝庵所未記也。洪福瑱當作洪福，瑱字，爲眞王二字之印文，說見王湘綺湘軍志。

曩客滬上治新聞業，延況蕙風先生主副刊，夜深。娓娓談藝甚懽。先生著述夥頤，散見雜誌報紙者尤多，今不知已輯而彙存否？其陳圓圓事輯，已刊曲石叢書中。其後李印泉陳圓圓事輯續，庶幾粲然略備，予覽篇末，則民國五年爲同學章君鴻遠求樊山翁題衝冠怒傳奇一長歌附焉。當時丁闇公實先成滄桑豔傳奇，事在光緒末年，而翁獨爲章君作此詩，亦會逢其適耳。幾道先生記亦題三絕句，有賣國新猷見哭庭 云云，然兩傳奇之前，尚有商山鴛影傳奇，此見於長沙楊蓬海(恩壽)詞餘叢話，叢話云：『嘉慶間蘇州鄭生，客游滇，春日踏青商山訪圓圓墓不得，崩榛荒葛中，忽迷歸路，俄而落照西沈，暮煙籠樹，遙望前途，似有人家，思往借宿，至則朱門洞開，玉瑱金鋪，儼然王侯第宅，乃使閽者轉達，良久而出，導入東廂，爲設食，尊酒貳簋，亦極精潔；飯已，有老嫗出問，客操吳音是何鄉貫，具告之，少頃，嫗秉燭而出，肅客登堂，有女子容色絕代，羽服霓裳，如女冠裝束，降階而迎曰：妾邢氏，瘞香地下，百有餘年，時移物換，邱

隴就平，念君是妾同鄉，有小詩十首求爲傳播；因命侍女取詩付鄭。其末章曰：鴛鴦化盡魚鱗瓦，難覓當年竺落宮，鄭問竺落之義，曰：竺落皇笳天爲十八色界天之一，載在道經，妾舊時所居宮名也。取翠玉笛一枝以贈，幷吟一詩曰；歎息滄桑易變遷，西郊風雨自年年，感君弔我商山下，冷落平原舊墓田。遂命送鄭出，時東方微明，向之第宅俱無所見，惟四面隱隱若有垣墉，諦視之，則深枝掩映而已。然袖中玉笛故在，視其詩箋，則多年敗紙，觸手欲腐，墨色亦闇淡，迥非人世之物，鄭以幽會荒唐，刻圓圓遺詩託諸箕筆，東海劉古山傳會作商山鸞影傳奇云。』按此說荒唐，自爲文人弄筆之狡獪，今考商山鸞影，亦無鴛鴦化盡魚鱗瓦兩句，歎息滄桑一詩卻有之，感君作諸君；平原舊墓田作何曾有墓田；字句小有不同。楊咸豐時人，此節況李兩輯皆未及。錄之以爲談圓圓遺事之一助。

竺落皇笳之天，在文詞中自爲豔僻可摘，此必有人偶翻道藏，見而識之，託之箕筆；然扶箕之事，有絕不可解者，予素不信其有靈，民國初元，於北京貫家胡同舅氏春榆先生邸中，盩雲表兄喜爲此，一日降神，予思有以難之，因請賦十二生肖詩，以孫袁黎三人爲咏，箕盤運筆颯然，頃刻成七言古詩十二句，句隱一生肖，以四句詠一人，今尚記其起兩句云：飲河故事君休嗤，望氣早有仙吏知，其末句爲長弓短箭空支離，書成，衆茫然，請示出處，答長弓短箭騎豬酣戰見北齊書，蓋寓猪字也。此典雖扶者未嘗知之，而箕忽自得，豈非竺落宮之類乎？按箕俗皆作乩，不知始於古人，以籮箕插一竹箸，令若纍，擧扶而旋之，少須即自動，甚或不扶而大旋不止，東坡樂府少年遊序云：黃之僑人郭氏每歲正月迎紫姑神，以箕爲腹，箸爲口，畫灰盤中，爲詩敏捷立成云云，即指此。予五六歲猶嘗見之。自宋以後，寖假而以木之杈枒，下削杙著筆降神，亦名爲扶箕，此則製器之進步，去本義稍遠。至乩字則後起之名也。

前談陳圓圓遺事及於商山鸞影。按商山鸞影，實不足觀，淺薄文人所僞託者。然箕詩幷序出世蓋甚早，嘉慶初，滇中即有刋本，見陳雲伯頤道堂詩自注：商山者寺之名也。況夔笙圓圓事輯．曾徵引南昌劉健庭鬬錄，此書記圓圓事最翔實，今

刊入豫章叢書中。然北平尙傳有殘鈔本，爲倫哲如所藏，予未嘗見，據馬夷初所記抄本，自卷五起卷六止，其後有平南紀略，陳圓圓始末，商山鷙影各一篇，則商山鷙影之傳抄本甚久，於此尤可證。而庭聞錄卷一乞師逐寇至第四開藩專制，夷初皆未考證，稍足憾，然其中有一事可錄，庭聞錄卷五第九頁云：『大任之降康王，則孫旭爲之也。旭湖州人，少而機警，稍知書，入武學中某科武舉。耿精忠反，總督姚啓聖募士入閩，旭往應募，貌旣偉，又有口才，啓聖悅之，旭請召某山寇，寇受撫偕旭至縣，縣令以賓待之，縣有捕役素恨旭，白令曰：旭所招盜，名在捕中有年矣；縣牘具在，公今以爲禮，爲所欺，令按故牘良然，於是執旭及盜，鞫訊具服，解赴浙省臬司獄，時軍務旁午，囚多淹禁，旭與解役私相結，久之移旭還縣，出北新關，遂與解役逸，凡七日而至建昌府，詣樂燦軍，燦、耿之大帥也。奉耿令寇江西，旭改名爲王懷明，自言聚衆應義師，不幸而敗，燦及參軍周發祥信之，爲具衣冠，署僞職，燦敗，發祥以殘卒千人歸，大任求幕客，發祥以旭應，一見相契，遂用事，權傾一軍，大兵圍城，簡王安王皆招降，大任猶豫，時康王偕姚啓聖經略閩事，旭欲大任就啓聖，諸招降者阻不允。贛州折爾肯遣魏祥來招，祥字善伯，寗都人，負易堂重名，旭忌其才，恐大任爲所動，則奪閩約，構祥於大任，大任入其言，怒曰：二王招我，我且未許，折爾肯何人，乃欲以藩臬爲餌耶？命旭收祥，榜掠慘毒，發祥爭之不得，竟殺祥。旭日說大任入閩，大任亦以諸招降者前已皆不允，非閩不可就，遂從旭言，降於閩，旭以招降功議敍，當以道員用，給假歸里，一門血屬死無子遺，廬舍亦焚燬一空，旭自傷，薙髮爲僧，號諦灰，住持浙江靈隱寺，雍正三年以募化入閩死。』按此節極足資證發，按世但知姚啓聖說降項大任，繇此節言，則大任實先納孫旭之言，而孫旭卽爲諦暉，尤可補諸家筆書所未及。諦暉作諦灰，義亦長。袁子才新齊諧記石揆諦暉一則，言諦暉收惲壽平爲徒，及與石揆遞主靈隱，事非無稽，惟袁記諦暉再主靈隱，壽至百餘歲，而此言諦暉，雍正三年以募化入閩死，未知孰合，或劉錄所知，卽諦暉與石揆爭負氣出走時，而傳聞已道死於閩耶？

繙吾國史事者，皆知近百年間之興衰治亂，與湖南人士相關咸極深切。前此湘軍，曾胡左郭之功業學識，世所共曉。後則譚復生唐佛塵黃克强蔡松坡輩，其言動足以左右四十年來之朝野，尤灼然可徵。湘軍之導源，由於賀耦耕陶文毅林文忠，前已詳之。然湖南至光緒初年風氣尙極閉塞，前記郭筠仙受窘諸節，可以見之。湖南之煥然濯新，實自陳右銘撫湘始。當時勇於改革，天下靡然從風，右銘先生與江建霞黃公度梁任公等入湘，併力啟發，一時外論以比於日本變法之薩摩長門諸藩，可見聲勢之烏奕。而散原翁於右銘先生之撫湘，其行狀中尤以畢力詳之，匪唯敍政績，記識力，其上下四周所盪摩影動者，實與二十年間之思想變故有關，信可錄也。散原文集中，先君行狀中一節云：「詔授湖南巡撫，府君故官湖南久，習知其利病，而功績聲聞昭赫耳目間，爲士民所信愛，尤與其縉紳先生相慕嚮，平居嘗語人曰：昔廉頗思用趙人，吾於湘人猶是也。府君蓋以國勢不振極矣！非掃敝政，興起人材，與天下更始，無以圖存。陰念湖南據東南上游，號天下勝兵處，其士人率果敢負氣可用，又土地奧衍，煤鐵五金之產畢具，營一隅爲天下倡，立富强根基，足備非常之變，亦使國家他日有所憑恃，故聞得湖南，竊喜自慰；而湖南人聞巡撫得府君，亦皆喜。是時湖南旱饑，赤地且千里，朝廷以爲憂，趣府君赴任，勿入覲，遂取海道入長沙。蓋湖南所被災州縣二十餘，瀏陽醴陵衡山最鉅，府君先傳電諸行省大吏，乞互助，旬日遂復電，有助金五六十萬，府君用是稍得藉手矣。首大振三縣，瀏陽伏匪倚災數倡亂，用縣人歐陽君中鵠領振，得無事。初府君甫視事，即嚴禁販米出境，令亡何，米舟逾千艘聚岳州譁變且竄出，府君以米禁大係安危，遣某總兵持符亟遮之，誡立誅其首梗令者。由是悉挽而上，人心大定，凡府君所設方計，得次第振活都百數十萬人。當是時非府君爲巡撫，湖南幾大亂。府君承困敝之後，綱紀放弛，吏益雜進，貪虐竊偷之風相煽，而公私儲藏既耗竭，萬事壞廢待理，方不可勝數；府君以謂其要者在董吏治，闢利原，其大者在變士習，開民智，敕軍政，公官權。于是察劾府縣以下昏墨不職二十餘人，而代以幹良者，復劾顯僚豪幕最有氣勢者二人，桃源令貪暴無人理，上其罪至遣戍

，羣吏懍然，遂改觀。既設鑛務局，別其目曰官辦，商辦，官商合辦；又設官錢局，鑄錢局，鑄洋圓局，以朱公昌琳領之，朱公七十餘，負幹略，行賈致鉅富，以義俠聞四方，老謝客，獨勉為府君出。又通電竿接鄂至湘潭，以張君祖同領之。又濬城北河使舟有所泊，且興高利，仍以朱公領之。而時務學堂，算學堂，湘報館，南學會，武備學堂，製造公司之屬，以次畢設。又設保衛局，附遷善所，以鹽法道黃君遵憲領之。又屬黃君改設課吏館，草定章程。又選擇赴日本學校生五十人待發。其他蠶桑局工商局，水利公司，輪舟公司，以及丈勘沅江漲地數十萬畝，皆已萌芽發其端。由是規模粗定。當是時江君標為學政，徐君仁鑄繼之，黃君遵憲來任鹽法道署按察使，皆以變法開新治為己任。其士紳負才有志意者復慷慨奮發，迭起相應和，風氣幾大變，外人至引日本薩摩長門諸藩以相比；湖南之治稱天下，而謠諑首禍亦始此。先是府君既銳興庶務，競自强，類為湘人耳目所未習，不便者遂附令搆煽，疑謗漸興，其士大夫復各挾黨擠排，假名義相勝，尋復有周漢事。周漢者，官至道員，甯鄉人，積以張揭帖攻泰西教煽亂，為湖廣總督落其職，而海內多獎謂忠義，尤為鄉人所信重，至是復刋帖布鄉縣，府君方痛膠州事，大懼，傳燬其帖，周漢歐傳吏益橫，府君乃排衆議下之獄，愀然曰：非此無以全大局，亦無以曲全周漢，世竟用此爭齮齕府君矣。後復以學堂敎習與主事康有為有連，愈益造作蜚語，怪幻不可究詰，徒以上意方嚮用府君，噤不得發。二十四年八月康梁難作，皇太后訓政，彈章遂蠭起，會朝廷所誅四章京，而府君所荐楊銳劉光第在其列，詔坐府君濫保匪人，遂斥廢，既去官，言者中傷周內猶不絕，於是府君所立法，次第寢罷，凡累年所腐心焦思，廢眠忘餐，艱苦曲折經營締造者，蕩然俱盡，獨鑛務已取優利，得不廢，保衛局僅立數月有奇效，市巷私沿其法，編丁役自衛，然非其初矣。府君學宗張朱，兼治永嘉葉氏姚江王氏說，師友交游多當代賢傑，最服膺曾文正公及沈文肅公；兩公以茶釐事交惡，用府君言，得俱解，與郭公嵩燾尤契厚，郭公方言洋務，負海內重謗，獨府君推為孤忠閎識，殆無其比，及巡撫湖南，郭公已前卒，遇設施或牴牾，輒自傷曰：郭公在，不至是也。

』散原此節，卽以文言，亦極精采，時在戊戌後，故不敢言延梁任公主時務學堂，其實此事所關尤大。歐陽中鵠字節吾，湘之名士，官至廣西按察使，予倩之尊人。朱昌琳卽朱雨田，前記郭筠仙欲辦招商局，衣冠求其協助，卽此公也。

行狀中敍曾沈爭釐捐事，只一二句，視瞑庵雜識所記，固失之太簡。然朱記亦甚略，考文正文牘以涉此事者最爲憤激。當咸豐之末，文正自皖東征，議辦江西厘金以充東征軍餉，復撥江西漕折以充徽甯兩防之餉；逮同治初年，又因各軍逃亡過多，奏撥九江洋稅三萬以淸積欠，沈文肅撫贛，乃先後罷之，最後請將江西牙厘悉歸本省經收，文正乃不能復忍矣。其力爭此事之疏，詞氣激烈，生平所未有，中有云：『臣忝督兩江，又綰兵符，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財，臣皆得奏明提用，卽丁漕洋稅三者，一一分提濟用，亦不爲過，何況厘金奏定之欵，尤爲分內應籌之餉，不得目爲協餉，更不得稱爲隔省代謀，如江西以臣爲代謀之客，則何處是臣應籌餉之地！……沈葆楨於臣處軍餉，論分論情，皆應和衷熟商，元年八九月間臣軍疾疫大作，而忠逆大舉援救金陵，沈葆楨乃於是時截留漕折銀四萬，旣不函商，又不咨商，實屬不近人情，二年潯關洋稅一案，關道蔡錦靑分撥萬五千兩解至臣營，沈葆楨乃大怒，嚴札申飭蔡錦靑，幷移咨詰問臣處，但有峻厲之詞，絕無婉商之語。此次截留厘金，亦幷未函商咨商一次，……或臣明於責沈葆楨，而闇於自責。臣例可節制江西，或因此而生挾權之咎，臣曾保奏沈葆楨數次，或因此而生市德之咎，然臣閱世已深，素以挾權市德爲可羞。卽如漕折一案，臣曾函商一次，咨商一次。洋稅一案，臣接撫臣峻詞詰問之咨，曾經密函婉復。茲特鈔呈御覽，以明臣不敢有挾權市德之意；自此二案外，臣之公牘私函在江西者極多，其中如有挾權市德措詞失當者，請旨飭下沈葆楨多鈔數件進呈。』又覆吳竹如書云：『戶部疏中言湖北每月協我五萬，湖南月協二萬五千，江西月協三萬云云，實則四川兩廣三省，四年以來並無協我絲毫之欵，江西除厘金亦別無月解之欵，去年潯關解到一月洋稅萬五千金，因沈中丞盛怒已退還矣。不知戶部何故疑我得此巨欵，弟嘗謂用事日久，恐人疑我兵柄過重，利權太廣。』此寥寥數行，憤激之心盡吐。大抵謀

國重臣，往往最感掣肘者爲用財，史例甚多，此其尤著者耳。

曾文正公晚年辦天津教案，備受無識之謗譏，前已錄劫剛日記中語，其實公之心事方針，坦白精粹，如同治九年奏報中有云：『今中國輪船甫經修造，尚不盡如洋人兵船之式，洋槍洋砲，甫經操練，亦不能及洋人技藝之精，至若召募水軍出海操演，此時尚未議及。苟欲捍禦外侮，徐圖自强，自非內外臣工各有臥薪嘗胆之志，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艱鉅，畏縮不爲，俟諸後人，則後人又將託詞以俟後人，且永無自强之一日。』此言眞可謂明白了當者也。所惜前清昏庸孱亂，絕無一二十年之臥薪嘗胆耳。尤可太息者，同光君臣昏庸孱亂，驕奢淫逸，一二十年之後，自謂海軍可以出海，遂欲報仇策效，輕易言戰，甲申甲午兩役，斲傷元氣，茶靡人心，眞誤國之尤，而文正之言，愈可信爲篤論。又文正之外交智識，與謀國之忠，於覆吳竹莊李文忠兩書，尤可備見。覆吳箋云：『辦理洋務，小事不妨放鬆，大事之必不可從者，乃可出死力與之苦爭。當康熙全盛之時，而天主教已盛行中國，自京師至外省名城，幾於無處無天主堂，以今日比之康熙時，則傳教一事猶爲患之小者，故鄙意不欲過於糾纏，正欲留全力以爭持大事耳。』覆李箋云：『承示馭夷之法，以羈縻爲上，誠爲至理名言。自宋以來，君子好痛詆和局，而輕言戰爭，至今清議未改此態，有識者雖知戰不可恃，然不敢一意主和，蓋恐羣情懈弛，無復隱圖自强之志，鄙人今歲所以大蒙譏詬而在己亦悔憾者 此也。』觀此兩箋，可知文正之心事正在於留全力以爭持大事，與隱圖自强兩點。而一繙清末史迹，所見者皆只以全力內爭 與隱圖自殺，然則文正之論，未嘗謬，其謬者，乃在清廷上下不知『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也。

文正覆文忠箋云：自宋以來君子好痛詆和局 而輕言戰爭，此蓋指南宋韓侂胄柄國後之風尙。其實宋以後之君子議論，皆爲黨與門戶而發，非眞言和戰也。北宋積憾於遼，於是聯金滅遼自以爲復九世之仇，不知遼亡宋亦隨之，此等史跡，最可作殷鑒。吾儕讀史正似覆棋。善弈者須算至七八著之後，方可制勝，覩目前之殺著，震憤失措，必無以應異時之變

能。後人覆棋應知前人之失算也。宋人言戰者後世皆歌頌岳武穆。其實幾人能眞知之。世但盛傳武穆有『與諸君痛飲黃龍』語，以爲武穆言戰必一往無前。不知此爲激厲將士之詞，黃龍府本爲契丹所置，遼稱黃龍府路，今遼寧開源以北及吉林全境內蒙古東北境皆屬之，武穆戰略，何嘗眞思深入。昔張魏公浚出督，陛辭之日，與高宗約曰，臣當先驅淸道，望陛下六龍夙駕，約至汴京作上元，武穆聞之曰，相公得非睡語乎？於是魏公憾之終身。夫武穆逆料張浚不能克汴，則自家直擣黃龍，正是對士卒不得不發之壯語。唯從武穆鄙薄魏公之見識測之，武穆戰略測算必較優，且甚穩健近情理。必若武穆之知彼，庶可言戰矣。

武穆之能戰，以予所觀，似尤長於守。三朝北盟會編，最不滿武穆者，朱仙鎮戰後即班師，而會編獨稱武穆郾城傳令回軍，軍士應時南嚮，轍亂旗靡，飛望之口呿，歎曰，豈非天乎！云云。世雖不滿此紀載，然大捷後回兵，亦容有張極而弛之象，無損於破虜之威名也。唯又記『岳飛駐鎭江府，知泗州劉綱詣行府稟議，綱曰，泗在淮河之北，城郭不固，無兵無食，如有緩急，守乎？棄乎？飛徐曰，此是潤州，更有何名，綱曰，京口，飛再問之，曰，丹徒，飛三問之，曰，南徐，飛曰，只此是矣。綱退大歎服曰，岳鵬舉果有過人。』此則極言堅守之意，其用意又極是斬釘截鐵。由武穆之知兵觀之，愈可証直擣黃龍，適爲一時豪語。王船山之論茲事曰：『岳鵬舉郾城之捷，太行義社，兩河豪傑，衛相晉汾，皆期日與兵，以會北討，秦檜矯詔班師 而事不成，然則檜不中沮，率此競起之衆，可以長驅河朔乎？曰，所可望者，鵬舉屢勝之兵，及劉錡韓世忠二吳之相爲犄角耳。』又曰，『棄其所不爭，攻其所不可禦，東收徐兗，西收關隴，以環拱汴洛而固存之，支之百年，以待興王之起，不使完顏氏歸死於蔡州，以導蒙古之毒，四海猶有冀也。然抑止此而已矣，如曰，因朱仙之捷，乘勝渡河，復漢唐區宇，不數年而九宇廓淸，見彈而求鴞炙，不亦誕乎？』船山此兩節議論，皆極精到。武穆當時之戰略，不知能如船山之所擬否？然充其量，亦不過如是，則固謀國論世之所同。船山生丁明季，志切

攘夷，然其論史，力斥童貫借金亡遼之非策，力斥王黼挑狡虜之非策，其言有曰，『處於有餘之地，而後可以自立，可以自立，而後可以禦人。』有曰，『應之不速 而激其忿怒，應之速 而增其狎侮。』（言宋對女眞）皆極深切，可爲龜鑑，無遺民詭激借杯澆磊之習，衡湘學人，信未可料哉。

曾文正自言欲著挺經，世多知之，此其剛處。自作墓銘曰，『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蓋晚年受盡謗毀困難，始悟以柔道行之之語，此其柔處，挺經之解釋，如劼剛之壻吳永庚子西狩叢談中所述李合肥對吳口述故事云；『我老師（文正）的祕傳心法，有十九條挺經，這眞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寶訣，我試講一條與你聽。一家子有老翁，請了貴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間就吩咐兒子前往市上備辦肴蔬果品，日已過巳，尚未還家，老翁心慌意急，親至村口，看望見離家不遠，兒子挑着菜擔，在水塍上與一個京貨擔子對着，彼此不肯讓，就釘住不得過。老翁趕上前婉語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請你往水田裏稍避一步，待他過來，你老哥也可以過去，豈不兩便麽？其人曰，你敎我下水，怎麽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裏，恐怕擔子浸着濕壞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長，可以不致於沾水，因爲這個理由，所以請你避讓的。其人曰，你這擔內，不過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濕，也還可以將就用的，我擔中都是京廣貴貨，萬一着水，便一文不値，這担子身分不同，安能敎我讓避。老翁見抵說不過，乃挺身就近曰，來來，然則如此辦理，待我老頭兒下了水田，你老哥將貨担交付給我，我頂在頭上，請你空身從我兒旁邊岔過，再將担子奉還，何如？當即俯身解襪脫履，其人見老翁如此，作意不過，曰，既老丈如此費事，我就下了水田，讓爾担過去，當即下田避讓。他只挺了一挺，一塲競爭，就此消解，這便是挺經中開宗明義的第一條。』據此，則挺經之剛，亦是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之義，雖剛實柔。唯老翁肯具俯身解韈之決心，則亦不失挺身負責之剛也。

吾國史冊所紀，重臣鮮能大行其志，不得於君固無論，得君愈專，則謗者愈衆，如王荆公張江陵之類，幾於聚天下士大

夫爭毀之，務令墮其志業爲快，蓋緣無識而熱中者衆，故任重者必須忍辱，其不得於君，或悟而不察其負謗受辱之由，則爲臣者更終無以自全。嘗謂吾國所以不能强盛，不能與現代國家絜較，即坐名爲士大夫，實際無識挾私者居其八九。，輕於訶詈攘奪之故。此劣性不革，國終恐無以活也。文正之挺經，所述老翁願頂貨担之喻，正是滿腹牢騷，至剛之道，以至柔之術行之，其吞氣忍聲，不知幾許？考文正不止晚年以主和受厚謗，咸豐七年，在江西軍中丁外艱，聞訃奏報後，卽奔喪回籍，朝議頗不以爲然，左文襄在駱文忠幕中，肆口詆諆，一時譁然和之，其實文正若奪情視事，其受謗必更有甚。文正有鑒於此，故處處善用其剛以柔全之，用維全局，否則禍福成敗固不可知矣。當時挾其貴勢深忌漢人獨專威柄者　有之。比肩事主　不甘聽命者　有之。嫉公名譽獨盛者　有之。賞罰任使之際，不盡如人意，因而觖望者　尤有之。故文正於節制江浙四省節制直魯豫三省之命，皆屬疏力辭，始終不肯拜命。同治四年九月，又有節制楚北之諭，文正疏陳，有云；『湖廣督臣官文，久厯戎行，老成持重，資格在臣之先，名位居臣之右，所有湖北防務及越境勦賊諸軍，久經官文派定，乃以臣分居節制之名，縱官文不稍存芥蔕，而駭中外之聽聞，滋將士之疑貳，所關實非淺鮮。天下至大，事變方殷，決非一手一足所能維持，伏懇朝廷廣收羣策，不因用一二人而沮衆臣之氣』。觀此疏，苦心巽語，令人憮然。夫事實上非用此一人，不能收拾此局，而文正乃曰，『不因用一二人而沮衆臣之氣』，此其量與識爲何如？其中心苦痛爲何如？然即此可知晚清『衆臣之氣』，實皆虛憍　昏瞶，不足以救中興之晌　而必覆其宗社也。

開國與亡國之時勢皆相似，而氣象則迥殊。所謂時勢相似者，殷憂多難，險巇萬端，紂以甲子亡，周以甲子興　是也。所謂氣象迥殊，則頗難言。要而論之，延攬人才唯恐不及，有公諍而無私讎，嚴於律大官而寬於卹小民，此三者庶幾仁厚開基矣。叔末三者適得其反，自不俟言，以予所觀，近代賢者有此氣象者，唯曾文正公具體而微。嘗從文正戚屬家，獲觀文正遺象，隆準而目有稜，自是沈摯之才。然其幕府招致賢豪特多，其不自恃不自滿可知。其與左沈，皆極不相下

，或形於筆舌，而絕無傾軋陷害之私。尤以其開放秦淮燈船一事，深得治要。予幼讀史記，初不審曹參不擾獄市之旨。涉歷久之，始歎曹相國此舉，眞是漢家開國規模。獄市者，古人以爲下流駔儈，揆其實訓，迺如今日恒言，中下層社會游衍拘聚所在者，皆不必以察察爲明也。文正茲事與曹參爲政暗合，歐陽伯元所述文正逸事，中紀此節云：『當時江甯府知府　涂朗軒，名宗瀛，爲理學名臣。方秦淮畫舫恢復舊觀也，涂進謁文正，力請出示禁止，謂不爾，恐將滋事，文正笑曰，待我領略其趣味，然後禁止未晚也。一夕公微服，邀鍾山書院山長李小湖至，同泛小舟入秦淮，見畫舫蔽河，笙歌盈耳，紅樓走馬，翠黛歛蛾，簾捲珍珠，梁飾玳瑁，文正顧而樂甚，遊至達旦，飲于河干，天明入署，傳涂至曰，君言開放秦淮，恐滋事端，我昨夕同李小翁遊至通宵，但聞歌舞之聲，初無滋擾之事，且養活細民不少，似可無容禁止矣，涂唯唯而退。』此是何等胸襟，何等見識。蓋政治之精意，即在養活細民四字，在國家未有養活細民較大之計畫，或議而未舉時，於可以養活細民之猥俗，正不妨存之。爲政者須有輕重緩急之分，凡急其所緩者，適見其不廣，不廣之病，不止於擾獄市，而擾獄市，乃其尤拙隘者耳。

古人凡當一方面者，無不妙選幕僚，其作用有二，一則，如今所謂專家治事，一則羅致有聲名氣節能力之才人，資其見識以救匡疏失，豐其俸養，勿使去而爲患。即論歷代開國用人，其意義何莫非如是。文正幕府人材濟濟，有三聖七賢之目，三聖，謂吳竹如涂朗軒諸人，七賢，謂鄧彌之莫子偲諸人。故文正詩句　有云，幕府山頭對碧天，英英羣彥滿樽前，李文忠當時有將進酒體古風一什，敘述佐幕人物之盛，詩云，南豐老人應壽昌。說經舌粲蓮花香。往往談兵驚四座，却行傷足怨迷陽。吾宗文雅兼武略，浙東爭誦小諸葛。侒佛仍持蘇晉齋，凌雲未解相如渴。詩家許渾殊翩翩，苦吟欲度飯顆前。更有王郎歌斫劍，瀉地湧出百斛泉。滿堂豪翰濟時彥，得上龍門價不賤。牡丹時節金帶圍，定有五色雲中見。短主簿，髯參軍，縱橫筆陣風運斤。爲公折簡訪倪迂。添寫江樓雅集圖。案文忠此詩，吾宗句，指李次青元度。許渾句，

指許仙屏振禕。王郎句，謂王壬秋闓運。詩不甚佳，自非文忠所長。文正幕客，亦當未止此數，三聖七賢，亦有爲時詬誚，如李眉生所嘲『此心終不動只想見中堂』者。實皆不足爲病，蓋文正延攬羅致之衷，固與古人延賢治國之大計相合。以彼網羅之亟，度量之寬，而才人若錢江王韜輩，尙未及致之。錢上與王策十四條於太平軍，天王用之以取金陵，再用錢謀，以覆敗江南大營。王上書忠王，獻取上海策，李若用之，事未可知。人才處囊，正不易見短長，一旦激使走險，或過使投敵國，則得失禍福，相去甚遠。以范文正之賢，失一張元，而西夏爲宋禍數十年，此其彰明較著者，讀史至末造，恆見朝士相擠相斥，異己者日盡，勢亦日孤，然後知文正廣攬人才，信猶得開國氣象之遺意矣。

江關車次，偶攜小本水經注重讀之，覺酈道元所知，詳北略南，而今河北山西境尤詳。聖水條所指大防嶺石穴即今房山之雲水洞。予曾一探其勝，雪窗默記昔遊，北望燕雲，彌懷惆悵。初癸甲間，一日從容叩滄趣老人，北方遊山，以何爲最，老人曰，唯盤與房耳。予謹誌此言，後六七年，始遊房山，今又近二十年，信筆追摹，緯以滄趣詩，不知所述尙吻合否。房山又作防山，大房大防上方，實則一也。涿鹿記稱：房山爲幽燕奧室，方輿紀要亦云，房山志又稱：峻而且闊，宛然如室，他書所記，大率如此，實皆紀上方山入口處，絕壁重重宛轉，若房室之狀。向來記房山者，如曹能始，阮旻錫，皆不甚佳。曹云，沿壁至山麓，巉巖兩壁，中開一線爲道，盤旋五里至石梯云云，僅略能言其勢，至景物與其曲折，非能詳者，以詩狀之，則尤難矣。滄趣老人游上方山至兜率寺示默園宰平一詩，第三韻以下云，峯迴澗束林翠合，森壁留罅穿天光。折盤開闔路幾絕，數武一換山陰陽。豈無飛流與爭道，上有欄楯臨洸洋。石梯歷級三百盡，複磴稍坦雲屏張。石遺師評云，此詩最警句，在數武一換山陰陽一韻。此山之特別即在此，古人詩文之言山水者，以能寫重沓曲折處見工。柳州游記云，舟行若窮，忽又無際，王右丞詩云：隨山將萬轉，趨途無百里，又云：遙愛雲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淸流轉，偶與前山通。此言港汊之轉折也。又云：分野中峯變，陰晴衆壑殊。此極言終南山之大，而峯巒重疊也

。老人此作，峯迴澗東兩聯，言既至接引寺入山，則兩邊皆峭壁插天，中通一道，寬不數武，窪其半如溝，山泉占之，壁數武一轉，如是者兩三里，乃上石磴約三百級，鐵楝界之，旁則飛流爭道矣。合柳州右丞語意，鎔鑄而成，誠極作色揣稱之巧。予初未覩此詩，曾有初入房山五古，中有云：翠岑從天來，遠觀疑路無。漸窮擘蒼蒼，松石磐且麄。又云：微徑據蜿蜒，衆壑皆北趨。迴看銜尾輿，若緣九曲珠，一轉一絕壁，肅與人間殊，峭碧聳山骨，縟綠敷山膚。千尋竦長戟，兩澗刓謫觚。陰陰墮蘿春，邈邈餘禽呼。仰睇秋旻色，臆想必日晡。云云，及覩老人此詩，始歎末學詞費，至雲梯庵，爲上方門戶，阮記云：前登兜率門，兩峯壁立，中砌石級，鐵鎖高垂，凡三轉至毗盧頂。曹記云：石梯僅容半趾，高數百磴，左右絙長百尺，陟者緣之，梯盡處折而東北，可一里，入山門。兩記不述，與今狀不甚相遠。唯細繹能始所記，似當時未始築庵，蓋上方七十二庵，殘毀過泰半，存者亦非其舊，石級今亦不止容半趾，清季所踵修也。滄趣詩所謂欄楯臨洸洋，即指雲梯庵。由梯下瞰，陡落百尺，兩崖削碧，導者言，夏雨時，梯半以上皆雲，環梯皆懸瀑。老人游上方時，巳七十餘，而濟勝之具不衰，其歸自上方寄贊虞侍郎詩，有云，雲梯猿引猶能上，陰洞蛇行幸免創，雲梯峭絕行必猿引，固巳信矣。陰洞蛇行，則言游雲水洞也。洞不獨爲房山之勝，實域內殊觀。道元注及之，可知魏前巳有名。隋唐著錄，亦數及之，胡詹記云：吾人篝火深入，行五六日，莫究其源，但見仙鼠晝飛，穎鱗時現。胡爲唐人，初述若此，考石倉記云，前進至十三洞，路尙不窮，然則胡記之游者，必不止歷十三洞。今惜洞徑荒塞，可游祗至九洞，而冥行擿塗，鐘乳如玉，仙靈生動之狀，猶如石倉所云，三百年間，殊無易轍。曹云『山下有洞如城，僧依洞爲窟，第一洞猶隱隱見影，二洞即黯黑無光，三洞是一小竇，圓可三四尺，深五六尺，入三洞倏高廣，燎炬不見頂，旁有一潭，抵九洞無路，有穴如井，霧氣蓊塞，履滑衣濕，不易前進，至十三洞路尙不窮云，大抵一曲爲一洞，三洞約六七里，洞中之石，玉白鏡瑩，其境之最者，曰蓮華山，片片如青蓮瓣，曰龍虎，宛肖其狀，曰長眉祖師，儼然道者衣冠，曰石榻，層

層筆立，曰石鐘鼓，叩作鐘鼓聲，又其最者，曰須彌山，曰雲山，曰萬花樓，山之上有重樓焉，以花如靈芝，數萬朵，曰仙人橋，跨清溪而渡，曰十八羅漢，爲修短欹正各狀貌，曰接引旛，從頂倒懸，縹緲若拂，出洞之後，依然天光，迥若隔世』。按所狀字字皆紀實，洞中石皆白鐘乳結成，故呈佤形異狀，最奇者爲石幔，燃炬上燭，其窅窔襞積，儼然羅帳，而其袤廣數畝，下庇百人，則尤足異。予游以辛酉四月，蛇行蜷曲，，捫石壁滑不留手，或有蟲豸蠕動，亦了不知憚，九洞之後，果見穴如井，導者言名『鷂子翻身』，既入則頗肖地室，十八羅漢形狀畢肖，高據洞顛，羅漢之後，導者言尚有路，以昔有游者失足後，遂無繼者，余游亦止此，與曹記同。又一人則言路窮，水聲潺潺有溪阻前，不可復進，意其語確也。辰初入洞，加午始出，冥想仙鄉，若夢初覺。初欲殫精紀咏，後僅成五言古詩一，殊未自愜，憶滄趣老人由摘星陀入雲水洞一詩，中有云，乍探洞口怯深黝，作氣聯臂賢吾朋。俯僂扶服僅得度，手據足抵吾猶能，稍前一罅側身過，以火照壁龍對騰。穹窿仰視不見頂，列炬十數終凌兢。雪山欲墮塔斷臥，鬼佛尋丈疑有憑。咄哉扣石備衆響，小語輙作洪聲膺。云云，狀難狀之景，語語以千錘百鍊出之，愜心貴當，蔑以復加。最高峯名摘星陀，予游時組斷道壞不果上。比年以來南國游蹤，盛稱黃山鴈宕天台廬山，其雄奇固夙聞於域中。燕既不爲都，世亦不復道東盤西房之名。盤山昔以松名，比年松盡劇夷，雲罩寺亦荒。舊京之西，則大行北陘，重山如萬馬，絕滹沱以趨鴈門，中以房最大，餘亦擅邱壑之美，考幽幷山水者，必當首及之。予上方游既，以騎至雲居懋題，所謂石經山者，前記已詳。心畬居上方久，其作畫筆意，非徒師法馬夏，實亦得山居之助。甚欲乞其作上方詩夢圖，以紀游蹤，卒卒未暇，何時復得北行，當寫詩以求浣筆也。

文正幕僚之盛，雖耀稱一代，而用人之術，亦頗可觀。李文忠爲文正所拔，而共飯稍遲，即遭裁抑，嘲笑同來，勸誡隨之，其於玉成大才，不稍姑息，王湘綺謂合肥初不得志於文正，或良有以，蓋合肥後來勳業，文正未必燭照數計之，而

「薪盡火傳築室忝爲門生長」之輓詞，亦事後之自夸，非必實錄也。唯文忠雖爲幕客，却是門生，故抑之就範，半亦師門迪導宜然。至尋常幕僚，則禮貌有加，世所稱金眉生莫子偲諸君，及文正敬禮儒生諸事，皆可見其虛懷。然亦有用權術者：水窗春囈云：『辛酉祁門軍中，賊氛日逼，勢甚急，時李肅毅（鴻章）已回江西寓所，幕府僅一程尙齋，奄奄無生氣，時對予曰，『死在一堆何如』，衆委員亦將行李置舟中，爲逃避計，文正一日忽傳令曰，『賊勢如此，有欲暫歸者，支付三月薪水，事平 仍來營，吾不介意，』衆聞之感且愧，人心遂固。』此正黃老擒縱之術，文正所甚擅也。又古來待遇幕僚之術，亦相去殊絕。予最喜標舉淸波雜志所載：『歐陽公爲西京留守推官，事錢思公。一日，羣游嵩山，取潁陽路歸，暮抵龍門，雪作，」處石樓望都城次，忽烟靄中有車馬渡伊水者，旣至，乃思公遣廚傳歌妓，且致俾從容勝賞毋遽歸之意。思公旣貶漢東，王文康公晦叔爲代，一日，訝幕客多游，責曰，君等自比寇萊公何如，萊公尙坐奢縱取禍。衆不敢對。歐公取手板起立曰，以某論之，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四座偉之，是時文康年已高，爲之動。』觀此節，錢思公之逾格優禮賓僚，古人類此甚多。求之後來，唯有畢秋帆有此豪舉，然亦微病太過，偶一爲之，無傷也。王文康責幕客多游，度必有挾伎飮酒，故以寇萊公爲言。萊公聲色特盛，蠟淚成堆，同時已傳爲口實。故極以雖有勳業，亦不可惑溺爲誡，自是正論。然不悟少年豪氣，小德出入，乃私人之常事，而治亂政本，皆在於爲上者不從大端着想。即如耄而不知休，所貽誤於國家者，又何啻什百倍於冶遊乎？歐陽文忠手板極言，想見少年之意氣縱橫，又可見文康率躬非甚正直，若曾文正之持令箭索李眉生於秦淮燈舫中，而教以勿揭人之虛聲，勿奪人衣食之世故語，有思公之愛士，而特教以知方，近文康之誡言，而不察於細行，若斯之人，其陶鎔材質者，抑甚寬而廣矣。淸季俶擾，久無養客之風，號稱禮羅人才者，非等於縛而飼之，卽疏逖闊絕，文正之事業，所以不可及者，殆在是歟？

幕客之制，由來已久，古稱天子有諍臣，大將軍有揖客，文帝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武帝曰，吾

久不聞汲黯之言，又復妄發，成帝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三事相似，賈汲之流，雖臣實幕也。此風蓋起於春秋，盛於戰國。七國之時，士可以立談致卿相，而合從連橫之樞，皆在於說客。幕客與士人之權，至斯已極，及秦起始熸。予嘗謂幕客，卽士人之得志者，不得志者，卽黌膠之太學生也。史稱范滂等非訐時政，太學生爭慕之，申屠蟠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遠迹梁碭之間，居二年，滂等罹黨錮，或死，或刑，蟠獨免。申屠於盛衰倚伏之迹，蓋思之熟矣。吾國教育未普及，故有士之階級，世所謂讀書人者，或有三君八俊之號，名爲黨錮，或方讀書，而已慕訐議政事，黌膠捲堂。治世，仕宦不能盡容，散而爲幕爲賓客。亂世則挾策走四方，爲張元錢江之流。其實皆一也。在今日之名稱，曰智識階級，曰名流，學者，以及所謂愛國運動者，皆括而同之。其始皆憤時訐政，其終皆以奪取政權爲的。吾人生年至促，所讀之史，所覩之迹，嘗未有能脫此範圍者，吾意更數十年，此風當少變矣。若在一宇宙間，一光年內，此等社會現象之起滅，直一剎那事。思及此每悔歎讀書識字，眞贅疣大患也。

世但知畏廬先生，以譯巴黎茶花女遺事始得名，不知啟導之者，魏季渚先生(瀚)也。季渚先生瑰迹耆年，近人所無，時主馬江船政局工程處，與畏廬狎，一日季渚告以法國小說甚佳，欲使譯之，畏廬謝不能，再三強，乃曰：須請我遊石鼓山乃可。鼓山者，閩江濱海之大山，昔人所艱於一至者也。季渚慨諾，買舟導游，載王子仁先生並往，強使口授，而林筆譯之。譯成，林署冷紅生，子仁署王曉齋，以初問世，不敢用眞姓名，書出而衆譁悅，畏廬亦欣欣得趣，其後始更譯黑奴籲天錄矣。事在光緒丙申丁酉間，高夢旦先生有閩中新樂府書後，略及而未詳，予蓋聞之於季渚先生哲嗣子京云。高書後云：「甲午(一八九四)之役我師敗於日本，國人紛紛言變法，言救國，時表兄魏季子先生，主馬江船政局工程處，余館其家，爲課諸子，仲兄子益先生王子仁先生，歐游東歸，任職船局，過從甚密，伯兄嘯桐先生，林畏廬先生，

亦時就游讌，往往亘數日夜，或買舟作鼓山方廣游，每議論中外事，慨歎不能自已，畏廬先生以爲轉移風氣，莫如蒙養，因就論議所得發爲詩歌，俄頃輒就，季子先生爲出貲印行，名曰閩中新樂府，（畏廬子仁二兄合譯，巴黎茶花女遺事，亦在是時，署名冷紅生及王曉齋，）迄今三十年，散失殆盡，姪女君珈，獨有一冊，珍同拱璧，因爲記其本末如此。」閩中新樂府，予尚記其版本行數，此書己酉庚戌尚在北京寓中，其後不知如何佚去。予最記戊戌年，畏廬先生僦居東街老屋前進，一夕三鼓，先生排闥入後廳，大呼先君起，詫語哽咽，聲震屋瓦，予惶駭屏氣，久之，始知得六君子就義之訊，扼腕流涕，不能自已也。

畏廬先生閩中新樂府，夢旦丈始以示適之，乃著錄於晨報，得三四篇，未饜讀者之望也。今錄其渴睡漢關上虎二篇，以實吾札，渴睡漢，原註，諷外交勿尚意氣也。『渴睡漢，何時醒。王道不外衷人情。九經敍目有柔遠，加之禮貌庸何損。縱是國仇仇在心，上下一力敦根本。奈何大老官，一談外國先衝冠。西人投刺接見晚，儒臣風度求深穩。西人報禮加謾詞，又有大量能容之。所得不償失。易明之理暗如漆。我聞西人外交禮數多。一涉國事爭分毫。華人只爭身分大。鑄鐵爲牖界中外。挑釁無非在自高，自高不計公家害。我笑富鄭公，區區爭獻納。若果趙家能自強，汴梁豈受金人踏。須知勾踐能復仇，驕吳始取吳王頭。奉告理學人，不必區夷夏。苟利我國家，何妨禮貌姑爲下。西人謀國事事精。兵制尤堪爲法程、國中我自宗王道，參之西法應更好。我徒守舊彼日新。脅我多端氣莫伸。羣公各有匡時志。不委人爲委天意。人爲一盡天意來，王師奮迅如風雷。西人雖暴胡爲哉？西人雖暴胡爲哉？』關上虎，原注，刺稅釐釐丁橫恣陷人也。「虎來！虎來！關上人多安有虎，蠹役作威挾官府。小民負販圖營生，截路咆哮鬧虎聲。虎吃肉，不留骨。官縱虎丁偵繞越。官豈全無愷悌心。當關縱虎妨行人。無如比較急於火。寧我負民勿負我。堂皇飛籤責虎丁。有船到關船須停。虎丁得錢實腰橐。詐言船過船無錯。既將膏血濡爪牙。私貨過關關不譏。有私易行無私滯。小民私納成常例。丁飽其餘始

及官。官丁附麗如肺肝。民間罰稅重於稅。二分歸官八歸吏。罰欵儲爲比較資。虎丁長飽官不臞。臣思皇帝憂民瘼。不知此輩窮形惡。不行比較弊更深。專行比較丁復虐。只有加稅全免釐。釐金統向進口索。庶幾虎患無由作。』此二篇，近人著錄率未及之，予則以爲 所言至今猶炯然作鑑。如『一談外國先衝冠』則今日暴怒僨事者，固數見之。『投刺接見晚』則五六年前，傲謾以招鉅失者，亦具有之。所謂『挑釁在自高』也。其餘如勾踐復仇，在於驕吳，人力能盡，天意始來，則今日哲人之反覆丁寧，亦不外此旨。惜去翁作新樂府時，國家蹉跎憂患，又四十年矣。至關上虎末段，可見彼時畏廬先生已主張免釐加稅。年來兵戈遍地，苛政繁多，征斂之殷，政府或有不及察者，誦虎來之詞，，又爲爽然。

渴睡漢樂府中云『我聞西人禮數多，一涉國事爭分毫』兩句，上言，外交禮儀衣履酒食舞讌之煩，旦夕握抱，歡若弟昆。下言，一遇其國權利益所在，斷斷不少讓也。予意以爲東西俗尚所判，即在於國人最重男女禮節之防，而於公私之分，反熟視若無覩。西人則反之。其實公私之分，即是義字，古聖賢所敎導甚明，後人漸泯忘其界。唐有不書官紙者，史已稱其美德，則公物私用之惡習，相承已久。海通以來，外交久視爲專科，而獻媚敎諂之逸聞，指不勝屈。濫用官物，猶其餘事。十年前有總長夫人之花粉廁紙，由部供億者，未足奇也，比日更聞有醵貲讌異國之武員，舉杯僞飲，受其呵斥，赧顏忸怩，不敢仰看者，其事之奇與辱，又不堪道，。究其病，皆在國人但以爲出妻女，狂飲．酣舞，可以聯歡，不知至多得附爲暱交，於事無裨也。夷攷百年之間，邦交嬗變之迹，始則惡而排之，繼則畏而媚之，馴成兩失。卽論中西男女之防，舊日志乘，皆以外人履舄交錯爲奇。憶某筆記載：『杭人黃保如司馬，官直隸辦天津洋務局，初辦事，諸事皆順手，一日美領事招飲，坐無他客，惟黃君一人而已。領事夫人亦同坐，酒半，領事與夫人請移至內室，已而又改設於月臺，而領事云，有公事先辭出，夫人留之坐，黃君慮招物議，强辭而去。夫人意頗不悅。自後與領事來往公事，常致齟齬云云。』此說眞堪一噱。弊在我國人夙有瓜李之戒，橫梗於胸，誤以簪裾之酬酢，爲帷薄之邅邀。記文芸閣筆

記中，亦有類此之事，昔人皆欲以柳下惠自襟，而亟炫西俗之漫浪，，抑何可笑。庚子後，始稍開通，厥後則又有矯枉過正者矣。曾劼剛使英法，在光緒初年，其時風氣尚閉，而劼剛特爲折衷之聲明，先致書於法使館，特派護送之繙譯法蘭亭，書云：『現有極要之事，須與台端一商者：貴國爲秉禮之邦，泰西各處禮儀，大半依據貴國所行，以爲榜樣。中國遵至聖孔子之教，亦以禮儀爲重。然道途太遠，風俗亦異，是以彼此儀節，迥然不同，一切細故末節，儘可通融辦理，惟宴會一端，尙須商酌。泰西之例，男女同席宴會，凡貴重女賓，坐近主人，貴重男賓，坐近主婦，此大禮通例也。而中國先聖之教，則男女授受不親，姑姨妹女之子，旣嫁而返，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至親骨肉，其嚴如此，則外客更可知矣。現在中國與泰西各國通好，將成永久之局，將來國家遣使，亦必常行不斷，公使挈眷，事所常有，鄙人此次挈攜妻子同行。擬請足下將鄙人之意，婉達於貴國議禮大員之前，中國公使眷屬，祇可間與西國女賓往來，不必與男賓通拜，尤不肯與男賓通宴，卽偶有公使至好朋友，可使妻女出見者，亦不過遙立一揖，不肯行握手之禮。中西和好雖殷，吾輩交情雖篤，然此一端，卻是中國「名敎攸關」，不必舍中華之禮，從泰西之禮也。各國公使駐於中國北京者，其眷屬亦並未與中國官宅往來，可見彼此禮敎不同，儘可各行其是。若蒙足下從中委曲商酌，立有一定規矩，則將來中國公使挈眷出洋者，不至視爲畏途，實於彼此通好長久之局，更有裨益。』劼剛此函，法政府如其議，眷屬往來，敬禮有加，而絕不預跳舞諸宴，是亦新舊遞嬗中之一段佳話也。觀曾函末數語，可知昔時使節之閨襜，咸視異國爲畏途。故洪文卿乃以伎妾自隨，然英國固祇知爲公使夫人也，維多利亞女皇，迺與合攝一影，厥後彩雲墮落平康，而樊山翁咏之曰，可憐坤媼山河貌，曾與楊枝一例看，詩人不揣本而好齊其末，類皆如此。

仲恂出示暾廬類稿一冊，日記二冊，暾廬者，寶慶李曉暾世由，此其畢生著述之僅存者也。予雖未識曉暾，而故友劉蘧六數稱之，汪允宗劉龍慧亦極述其躭深佛學，貫穿文史，今觀類藁中，如國粹學報第三週年題詞，擬設國文專修館敘，

與吳江紳士論縣志徵訪事宜書，皆博淹中，間出精語，蓋弘通儒釋之學人也。詩稿則僅存戊戌至壬子數十首，有與黃季剛陳佩忍諸貞長梁公約倡和詩皆甚佳，而陪陳散原數詩，如萬變寄孤絃。如排闥遠山隨客入，傲霜叢菊著花纔。甚有絃外味。其書樓獨坐一律云，舉世祗圖宵夢穩，壯年已悔杜門遲。乾坤何日能相捨，秦漢精魂偶見之。得失一官心冷熱，死生萬刧佛慈悲。扶欄了了中原影，贈取孤山認故知。則有見兀臬沈摯之氣。君爲李忠壯公臣典之孫，又爲楊仁山先生高足，以將種學佛，於詩中可覘其氣象。居金陵甚久。有園居即事四首，小注云，仁山師深柳讀書堂，隔牆可見，又小注云，近居巷名松濤巷。又有閣望五律一首，下小注云，余居金陵評事街政聞報社，院之左右，各有閣三層，係洪楊時遺構，暇輒憑眺其上。此二詩注，可見先後寓居蹤跡，亦可爲金陵坊巷增一談掌故資料也。

曾軍入金陵，龍脖子之役，先登者，官書皆據奏摺，以李臣典爲第一，卽曉暾大父。此事初無異詞，光緒間，張南皮沈濤園始爲朱洪章愬寃，張有專摺，濤園詩及序，皆俊偉沈痛，序中所言：『時威毅所部皆楚將，公以黔軍特立。有危險事，公任其衝，以此知名，威毅亦信任之。開龍脖子地道，垂成而陷，四百人無一全者，公僅以身免，二次地道成，威毅集諸將問誰當前鋒，莫對。公憤，退而出隊，從火燄中躍衝缺口上，賊辟易，以矛援所部，肉薄蟻附而登，諸將從之，城復，論功李公臣典，於克城之次日，以傷殞，威毅慰公，以李列首，公次之，呈報安慶大營，文正按官秩，叙先後，公列第四，故諸將有列封五等，公賞輕車都尉世職，以提督記名而已，公謁威毅，語不平，威毅以鞾刀授之曰，奏名易次，吾兄主之，實幕客李鴻裔所爲高下也，盍刃之，公笑而罷。湘潭王闓運成湘軍志，乖曾氏意，威毅使東湖王定安改訂之，亦緣官書未改正公前事，時承平日久，公感髀肉之生，不能無觖望於威毅，因論其書，至抵几而罵。威毅雖優容之，新進排擠幾不能自全，公慷慨爲余言，余許爲文或詩詠之，久之未就。甲午東海事起，南皮張公移節江南，檄余總籌防局，以將才爲問，首以公應，南皮亦夙耳其名，令募十營守吳淞。在防各營統歸節制，嗣移駐江浙連界之金山衛

。修台築壘。市廛不擾，軍民肅然，公久廢騾用，又嚏喈宿將，同事者輒訾議牽掣之，使不得行其意，未幾創發，沒於幕下』。叙次甚生動。濤園爲此詩，朱洪章已前歿，故世多稱之，近友人徐一士攷證此案，於國聞周報，費數千言，孰爲功首，其語孰可信，至今難爲平亭。曉暾爲忠壯子孫，於此事自極引憾，李審言書李忠壯公傳後一文，實徇曉暾之請。審言暾廬類藁序云：『余交曉暾，在光緒壬寅後，館江寧，與曉暾月必數集，坐中友人，則梁公約，吳溫叟，陳宜父，柳翼謀，劉蘧六龍慧叔姪，推牀叒案皆書也。諸友談他事，歡笑如沸，余獨尋書觀之，間出一言相角，皆非世外人語，曉暾時已罷官南清河，猶强留客，持衷袒質錢具饌，余每逃去，再見，則曉暾引愧，余曰適有事須出耳。曉暾有笑癖，見憲臺，無故輒笑，怒其嫚，論劾以此。國變客海上，又與曉暾遇，交益密，一日出忠壯家傳見視，乞余據官私載籍，以糾侯官沈氏濤園集誤信朱洪章讕語之誣罔，余爲書後一首，曉暾謂足慰忠壯地下。曉暾再起，官吳江，修嚴夫子墓，搜修縣志，未竟去官，猝得昏瞀疾，起居失常，未幾死，曉暾爲人樂易，無町畦，好書如命，謂人皆可友，中有搆巳者，亦不與校，蚤年舉甲科，師石埭楊居士仁山，專修淨土，所爲詩文，當光緒中葉人士馳鶩龔魏，錯綜儒佛，曉暾左右其際，率不爲人後，而氣象硉兀自見，喜怒哀樂，物我兩忘，則學佛之效也。曉暾沒逾十年，其中子昌濂，以曉暾類藁屬余論定，余無以名之，詩文雜厠，可仿笠澤叢書之例，仍名類藁，無失舊觀，曉暾已矣，往時諸友廛有一二存者，皆無能張曉暾置之物論之例，茲特綜其言行大概，非謂舊故之誼，盡於此而已也。民國己巳六月揚州興化李詳。』觀此序，可見曉暾生平，而一士所謂助『臣典張目而駁沈說者』之李忠壯家傳書後所繇來，遂大顯豁。曉暾之暾廬日記，更有二則，可補作資料。其一云，『曾文正公手寫日記，有記先大父忠壯公事，謹錄於此，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記云，至信字營，見李臣典，該鎮爲克城第一首功，而日內大病，深爲可憫也。月初二日已刻，聞李祥雲臣典病故，沅弟傷感之至，蓋祥雲英勇異常，克復金陵，論功第一也。七月十三日，作李臣典請恤摺，十八日作李臣典請恤摺未畢，按此記金陵之

役，先大父爲首功，文正旣一再言之，其他官私記載，均無異辭，乃近人有謂首功屬朱洪章者，李孟符作春冰室野乘，益引附失實，余到滬始識孟符，一日問及，據云，聞諸湘人某君，余知某君曾居朱幕，習聞其語，是時咸同諸將帥，次第彫謝，朱最後死，黃金滿籝，乃汲汲於身後之名，遍乞人爲己表彰，聽者不察，流爲丹青，徒啟後人疑竇，甚矣筆載之不可不慎也。壬子冬，湘綺先生蒞滬，余所編家乘呈閱，先生手批簡端云，朱鴻章首功之說，余以未曾聞，時衡陽夏繭叟在座，謂世由曰，朱以己未得爵，頗憾蕭公孚泗，功列己上，初無與介祖爭首功之意也。」又一則云：「閱屑玉叢譚三集園居錄詩鑑，平湖張金圻蘭脩，著金陵凱歌十首之一云，沙場枯骨臥斜曛。京觀崇封不世勳。畢竟戰功誰第一，應推猿臂李將軍。（謂李軍門臣典）按此知金陵首功，屬於先忠壯公，當時公私，早有定論也。」此二則皆見上卷，其下卷尙有二則，援引曾文正公大事記，語意悉同，不具錄。予按曔廬之述祖德，理實宜然。但此案孰爲先登，良有疑義，一，忠壯破城先歿，國人例歸功死者。二，朱洪章以黔將獨厠湘軍中，三，曾忠襄攻克外城原奏，明述先登九將，朱洪章第一，蕭孚泗第七，而李臣典不預。此殆忠襄幕府之初藁，未經雜以私見者。五，沈濤園之詩，張南皮之奏，李孟符之野乘，皆非黃金滿籝之武官所得求而表彰者，以予所測，朱洪章首功，當時必有極普遍之傳說，殆可信也。

予前記幣價物價瑣屑，客有談滬上所謂金融投機，以及通貨膨脹諸說者。有叩予曰，玆類事於古有徵乎？予案容齋三筆十四云，官會子之行，始於紹興三十年，錢端禮爲戶部侍郎，委徽州創樣撩造紙十五萬，邊幅皆不剪裁，初以分給朝士俸，而於市肆要鬧處，置五場，輦見錢收換，每一千別輸錢十，以爲吏卒用，商賈入納，外郡綱運　悉同，見錢無欠數賠償及脚乘之費，公私便之。旣而印造益多，而實錢寖少，至於十而損一，未及十年，不勝其弊。壽皇念其弗便，出內庫銀二百萬兩，售於市，以錢易楮，焚棄之，僅解一時之急，時乾道三年也，淳熙十二年邁自婺台還，見臨安人揭小帖，以七百五十錢兌一楮，因入對言之，喜其復行。天語云，此事惟卿知，朕以會子之故，幾乎十年睡不著。然是後壘弊

又生，且僞造者所在有之，及其敗獲，又未嘗正治其誅，故行用愈輕。迨慶元乙卯，多換六百二十，朝廷以爲憂，詔江浙諸道必以七百七十錢買楮幣一道，此意固善，而不深思用錢易紙，非有微利，誰肯爲之，因記崇寧四年，有旨在京市元市商人交子，凡一千許，損至九百五十，外路九百七十得留釁如法，毋得輒損，願增價者聽，蓋有所贏縮，則可通行，戶理固易曉也。今考會子，如今紙幣，所見大明寶鈔往往邊幅不經裁剪，蓋仍舊法。所謂置五場輦見錢收換，即今鈔票兌現。所謂欠數賠償，疑卽折扣及貼水。所謂脚乘卽匯費，所謂臨安揭小帖者，如今懸行情。觀其所記官會折閱，如慶元時每千換六百二十，則六二折矣，諸道以七百七十收入，蓋加市之一五。今日世界各國厲行通貨膨脹政策，是皆紙幣之一種必然結果。唯理宗以會子之故，十年睡不着，則亦可見其爲民與理財之盡心，庶幾可謂勤政愛民矣。

文芸閣閒塵偶記云『貝勒載澂，恭邸之嫡子也，卒後有外婦所生子，或勸恭邸收養之，恭邸不允，蓋宗室定例，非妻妾生子，不能入屬籍，即成立，亦別姓覺羅禪氏，況貝勒素不謹，外室甚多，故恭邸之不錄，是也。慶邸以罪人子，本不應襲近支爵，乃先行過繼別房，然後轉繼，其初由恭邸援引時，繆爲恭敬，光緒九年以後。事權漸屬，遂肆貪婪，又與承恩公桂祥爲兒女姻親，所以固寵者，無所不至，召戎致寇，其罪浮於禮親王世鐸云。又云恭邸退閒時，知慶親王之貪黷，嘗與志伯愚侍郎言，輔廷（慶邸字）當日貌爲清節，凡有人餽送者，不得已收一二小物，皆別束置之，謂予曰，此皆可厭，勉爲情面留之，概不欲用也，予故援引之，今貪劣如此，若國家責以濫保匪人，予實不能辭咎。及恭邸起用，亦竟與之委蛇而已。』此二節早揭弈劻之誤國，可謂有識。又有云『乙丑冬間，翁叔平尙書，嘗語余云，上御毓慶宮，一日忽於馬褂上重加馬褂，尙書詢其故，上曰，寒甚，尙書曰，上何不衣狐裘，上曰，無之，蓋上平日便服甚稀，狐裘羊裘各一，適狐裘裂縫，修治未畢 故也。尙書曰，內庫存料甚多，上何不敕製進，上曰，且徐圖之，尙書述此時，謂余曰，世家子弟，冬衣毳温，孰知天家之制其儉如此。』此則顯言那拉后虐待德宗，可與後之先弑德宗而後死，得一蓄意

已久之旁証也。

記寇連材事竟，纕蘅出所藏文道希闇齋偶記抄本見示，此是萍鄉未刊秘稿，五六年前，從廣和居筵上見之，弢庵樊山兩翁書衡丈並在，共相檢閱，今又得手此編，追拾舊聞，殊有黃罏之憶也。道希撰此，適爲丙申年，自序爲正月，後有小註云，『是年二月被劾出都，其有所錄，半出追記，』故開卷卽記寇連材事。今錄其記寇事二節，及評王壬秋一節，記徐桐一節，以與前所攟拾者相發明。文記寇連材事，甲節云：『丙申二月十六日，上在頤和園，是日午刻誅太監一人于菜市，聞其罪坐私遞封奏，語言悖謬云，後乃知太監名寇連才，昌平州人，其奏乃諫游行，建儲，停鐵路，練鄉兵，又勿聽用李鴻章張蔭桓等十條云。』乙節『又聞寇連才言事摺，跪進於太后手，閱之半，震怒，是日內務府大臣工部尚書懷塔布，以祭龍神，路經頤和園，太后召見，承旨交刑部正法，懷塔布爲連才跪求稍寬，不允，故此事不由軍機處，恭親王告翁尚書云，吾等爲聵官矣。』評王壬秋云：『李蒓客以就天津書院故，官御史時，於合肥不敢置一詞，觀其日記，是非亦多顛倒，甚矣文人託身不可不愼也。然蒓客秉性狷狹，故終身要無大失，視舞文無行之王闓運，要遠過之。』記徐桐云：『徐協揆甲子分校鄉試，以磨勘去官，日誦雷祖經，不數年而復用。及潘文勤癸酉典試，亦以磨勘罷官，徐以雷祖經傳之，乃急招門生十餘人，齋於佛寺，日寫而誦之，不久亦得復任。徐爲一時宋學宗師，潘亦漢學擅坫，而所見如此，較之王夷甫之淸談，相去猶遠，若使神州陸沈，諸公亦不得辭其咎也。』此三節所言皆可備史料，末段在後時自甚精卓。又予前所言寇案與文之被讁有連者，蓋指那拉氏以怒寇故，旋卽發驅文之念，蓋其關鍵，一在於闇文亦與德宗御前宮監有結納，次則在寇與文等俱爲反對建儲，又詆李合肥之人，故后同時觸類及之，非卽謂文與寇有何結託也。

樊山入民國，年已六十餘，予於癸丑秋作滬游，以沈愛蒼先生之約，觀翁於樊園。及後翁來北都，文酒之會，月必十餘

次，少亦五六次，篋中所藏翁詩札最多，雖少長相懸，而蹤跡甚數，前塵宛在，記亦不勝記也。日昨忽見戴亮集購藏翁上南皮一牋，蓋私人祕札，樊歿後無新刋之集，即刋集，亦斷不收私函，然此等書札，乃是人生眞面目，不但其中包含無數史料。亟備錄之，加以註解，匪惟記樊所以特受南皮之知，淸季政紀之壞，於茲亦可得旁證。樊箋云：『受業樊增祥謹稟，夫子大人鈞座，敬稟者，抵京後，三肅稟函，度可次第上達。頃由摺弁，齎示手諭，欣悉福躬康復，惟脾溼未除，尚望隨時節宣，輔以上藥，去病猶平賊，要當剷除淨盡耳。受業抵京，因有兩月耽閣，賃居北半截衖，（三遷然後定居）幼樵故居之間壁，事定，甫投文，據部友云，凡告近有底缺者，先以起復引見，近來朝命，均係勿庸坐補原缺，則以知縣歸起復班候銓，不准呈請仍歸原省，此時指捐陝西，便可省却指離直隸一欵，惟指分後，又須畫接，則是兩次引覲矣。此月廿四日，吏部驗到，兩覲均在十月，出都總在仲冬，伏蒙垂念捐項，摯愛逾恆，受業苟有缺乏，亦惟有向函丈呼籲，所幸此次雖多引見一番，却省却捐離一欵，受業所攜貲用，儘可敷衍出都，惟到陝後，恐定與中丞以幕府見縻，懇祈函丈貽一紙書，屬其予一地方，缺無論肥瘠，但求免首劇，不勝幸甚。受業前過天津，與豐潤傾談兩日，渠雖居甥館，迹近幽囚，據云，合肥始以津通之故，意不能無望，自函丈節次電信，深相推挹，渠已渙然冰釋，至三廠交伊接替，則自云無出山理，且云不婚猶可望合肥援手，今在避親之列，則合肥之路斷矣，又云在甥館本不與公事，惟函丈三廠事，若有稍近瑣屑，不欲徑達合肥者，可電致渠處，渠當代達云云，又云，合肥此次得書甚喜，渠在旁云，事事皆可助，惟錢不能助，合肥云，錢亦能助，如部撥山東修河之六十萬金，若推延不解，我亦可代催，又如鋼軌既出，我少買洋軌，多以軌價付鄂，俾資周轉，是亦相助之道也。受業覘此兩人，均已爲函丈所用，豐潤尤有結托之意，但使時時假以書問，必效臂指無疑，渠又云，密電可不用，緣電報房密遞合肥，若渠致鄂電，密不能繙，必使合肥生疑，此亦實情，在津時，渠云，合肥三日內必復書，渠俟見合肥信後，再作復函，此時想均達籤室矣。總之，幼樵識見之明決，

議論之透快，其可愛如故，吾師何妨招其游鄂，縱不能久留，暫住亦復甚佳，渠在津窮迫已極，郎舅又不對，（小合肥欲手刃之）絕可憐也。蘇鄂對調，由於高密自危，求救於濟甯，高密之弟，（現已物故）是濟甯門生，前此高密在京，亦夤緣以弟子禮見濟甯，絕愛憐之，其必調蘇藩者，聞博泉前輩述北池語云，軍機處得星下書云，醴陵盡鬧脾氣，此次鄂藩需才，遂有此調，樞意以爲壽丈與函丈必不相下，欲使同室操戈，以快渠輩之意，受業與再同早見及此，再同謂祥云，我寫信，老人必不聽，而最信君言，祥於五日前，已詳致壽丈一書，備言夫子艱鉅孤立之狀，及欲得壽丈共事之心，懇其勿信浮言，彼此匡助，（傳說函丈令莊道開湘中富人名單，莊道不肯，湘人以是怨函丈，不審有此事否？）緣湘人近來頗與函丈樹敵，壽丈得湘人書，意不能無惑，總之，函丈與壽丈，同一爲國爲民之心，其本原無少異，所稍歧者，外著之規模耳，此次壽丈到鄂，惟求函丈優加禮貌，傾心委任，如于次公之在粵，不惟吾黨之幸，亦天下之幸矣，祥若早知此事，必不遽行，若使增祥奔走其間，似不無少裨也。都門近事，江河日下，樞府惟以觀劇爲樂，酒醴笙簧，月必數數相會，南城士大夫，借一題目，即音尊召客，自樞王以下，相率赴飲，長夜將半，則於筵次入朝，賄賂公行，不知紀極，投金暮夜，亦有等差，近有一人引見來京，餽大聖六百，（大聖見面不道謝）相王半之，（道謝不見面）洨長二百，（見面道謝）北池一百，（見面再三道謝）其腰繫戰裙者，則了不過問矣，時人以爲得法，然近來政府仍推相王爲政，大聖則左右贊襄之，其餘唯諾而已。高陽與北池締姻，居然演劇三日，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仍今信之。（祥與比鄰，不堪其擾。）竹篔昨日談及，大聖近來於函丈，亦不甚爲難，常熟雖不合，然渠亦自命清流，夫子負天下重望，渠決不肯顯然樹敵，戶部自子開物故，實爲函丈之福，往日挑剔者此一人之鬼蜮，今則廣東報銷，無復他慮矣。竹篔又云，凡兵部有所駁斥，函丈初疑洨長爲之，實則不然，兵部現由香山當家，渠以治吏部者治兵部，以故事多扞格，由其不在行也。邸病初甚危篤，（七月底已愈，八月初又犯，旣而反覆多次，）傳說身如枯木，山東林令來聲言無碍，人初以爲妄，

近日居然大愈，稟賦可謂極厚，亦國家之福也。京師故人，廉生氣體頗壯實，再同病甚，頭童齒豁矣。黃漱丈不動不變，老輩風流，李蒓翁得御史後，牢騷漸平，（欲有所陳尚未封上但談時政不事搏擊）函丈之意，祥已轉達，渠甚感幸也。黃樓百泉，謹飭可喜，玉叔稍不羈，致有鹽大使之訟，博泉前輩，想已函告，不復贅陳，然博翁亦有過聽者，如云玉叔煙癮甚大，玉叔實無此癖也。前函久不達，恐有浮沈，此稟與前兩函互爲詳略，想不斥其繁複，來弁索書甚急，燈下草草，恭請福安，伏惟鈞鑒，受業增祥謹稟。（如有電諭手諭乞徑賜祥寓爲叩，）九月十三日漏三下。』此函內所述諸人表字或隱語，今先就知者釋之。幼樵，豐潤，皆張佩綸。定興者，鹿傳霖。高密即榮祿，解已見前。濟甯者，孫毓汶。醴陵、壽丈，皆指黃子壽彭年。博泉者，劉恩溥。北池者，張子青之萬也，時住北池子，故云北池。再同者，黃國瑾彭年之子。大聖亦指孫毓汶。洨長，指許庚身，切許姓。竹篔即許景澄。廉生，王懿榮。漱丈者，黃漱蘭體芳。蒓翁、李蒓客慈銘。黃樓、百泉、玉叔、皆南皮從子。全書可分三節，首叙在津與張貰齋長談，兼爲合肥南皮居間事。攷二張交甚厚，不待樊之爲介，唯當時清流名士，多集矢李文忠，貰齋獨壻於合肥，度爾時必尤爲新舊所嫉，若南皮則宦術甚深，自不避結納。書中『津通之故』指當時海軍衙門，欲修天津至通州鐵路，而南皮反對之，奏造京漢，合肥不悅也。三廠事，指湖北紡紗織布繅絲等三廠。樊述李伯行欲手刃張貰齋云云，恐過甚其詞，然張之就婚，出自文忠夫人意，其家不以爲然，此說有因，孟樸孽海花所紀，亦傳聞有自。次敍黃彭年調湖北部布政使事，攷清史稿黃輔辰傳，附子彭年：十六年調湖北布政使，總督張之洞尤倚重之，然守正不阿，遇庫欵出入，斷斷以爭，雖忤其意，勿顧也，未幾卒。據此，則醴陵性之剛執可見，南皮雖倚任，而不能無忤，宜樊山之急爲兩家道地也。復次叙當時朝局樞府惟以觀劇爲樂，酒醴笙簧，月必數數云云，卽舊都俗所謂唱堂會，爾時正皮黃秦腔兩者皆全盛之時，汪大頭余紫雲時小福十三旦皆當盛年。又賄賂公行云云，攷光緒十六年軍機大臣，爲禮親王世鐸，額勒和布，張之萬，許庚身，孫毓汶。案樊箋所述，引見

者償金數目，以孫爲最多，世鐸次之，庚身又次之，之萬爲殿，額文恭不與焉。（當時朝士有流行之謔，以額勒和布，對腰繫戰裙，一時稱絕，樊函之腰繫戰裙，卽指額筱山。）今考清史稿許庚身傳稱：時樞府孫毓汶最被昐遇，庚身以應對敏練，太后亦信仗之，又考額傳稱：額勒和布，木訥寡言，時同列漸攬權納賄，獨廉潔自守，時頗稱之。以兩段與樊箋印證，可知所言悉爲事實。清政自兹益壞，奕劻用事，賄賂乃什百倍之矣。此外箋中邸病初甚危篤數語，此邸，指醇邸，案醇賢親王，光緒十六年八月病甚，十一月薨，醇王爲德宗之父，故曰國家之福。再同病甚頭暈齒豁二語，案黃彭年父子，竝卒於是年，彭年歿於鄂藩任內，國瑾以憂卒。此書作於九月十三日，與前錄王可莊一箋，當爲同時者。南皮以光緒十五年七月由兩廣調湖廣，蒞鄂不久，故銳意結納。樊山是時正以知縣赴陝，不久卽出京，以通門籍故，其語甚親切周密，可見樊之幹才，不十年遂直陟監司矣。

樊函中有李蒓翁得御史後牢騷漸平，欲有所陳，尚未封上，但談時政，不事搏擊云云。以樊山與蒓客之親密，此數語，宜可信。然蒓客得御史後，實不如此，考蒓客以戶部郎中考御史，資淺不及格，於是黃漱蘭盛伯希代捐俸滿，考取後，自期言人所不敢言，一補御史，卽參順天府府尹孫楫，辱詈屬員，威逼自裁，屬員者，東路同知郝聯徽，爲蘭臯先生之孫，實有此事，而摺交潘文勤查復，文勤徇情面，强取郝氏家人切結了案，蒓客因深鄙潘鄭盦。樊函殆尚未知蒓客劾孫楫時所發，而所謂但談時政不事搏擊八字，卽南皮居諫垣時之祕訣也。

青箱雜記，太祖廟諱匡引，語訛近香印，故今世賣香印者，不敢斥呼，鳴鑼而已。仁宗廟諱徵，語訛蒸，今內廷上下皆呼蒸餅爲炊餅，亦此類。按匡胤作匡引，又係吳氏臨文之諱，鳴鑼賣物，今惟吹餳作人物者爲之，此業殆卽宋香印之遺，其傳吹餳之業，皆處州青田人劉誠意之後，誠意以爲子孫計，宜託業微而僅資糊口者，亦孫叔敖寢丘之意。鳴鑼爲號，獨有此業，宋以前未始無香印，但鳴鑼自宋初始，范土爲型，吹餳作印，此卽當時之香印，未可知也。蒸餅之爲炊餅，

流俗所傳，祇有水滸傳中語，可見元時猶有宋之所遺俗語也。

按可出示無錫許君溯伊，所爲張文襄公年譜初稾數葉，屬爲審校。此數葉適爲南皮督兩江時，一載有餘之大事，起光緒甲午冬，訖丙申春，正中日一役和戰紛紜間之最有關係時期。以南皮之聲譽，兩江總督之地位，其所獻替，所左右者，宜若洪鉅非常，今觀其舉措似側重鋪張應付，專力爲物質上之角逐者，不知政治思想苟不更張，人民智識，苟不增進，則一切建設，盡成逐末。四十年間，懸崖轉石，前此所恃爲富國强兵之要政，及今思之，無量黃金，何莫非擲於虛牝耶？雖緣本原不立，故創造適以資弊，淸史稿南皮傳，出桐城馬通伯先生手筆，傳中所云『蒞官所至，必有興作，務宏大，不問費多寡，』不能不謂爲紀實也。然南皮所造端諸事，皆極有關係，亦皆近代設備所必不可少者，如有廉摯之性行，與精銳之專家，繼續爲之數十年，非不能資以興國。所惜者，當時人才缺乏，一切皆以官僚充任，設一局所，祇爲候補道增一差使，遂浸成弊藪。（實則此爲國家民族缺少敎訓淬厲之積敝，民德久喪，至今尙爾，莊子所謂哀莫大於心死，非可專責於官僚也。候補道，亦有辦事極切實者，特至光緒間，兩江官場積習尤重耳。）今悉錄此數葉年譜，存其八九，節其一二錄之者，第一，使世知淸末失地喪師之後，彼時之重臣所規畫爲何事。第二，可以溯尋當時規畫鐵路電報船艦製造之經過，與當時練兵籌款之情形，其餘如下關躉船南京馬路蘇州日租界南通紗廠之由來，及南皮處事之短長，亦可推求得之。原稿如下：張文襄公年譜初稿卷五（案此爲甲午年，上稿未見。）十月十二日，聞旅順孤危，敵兵分撲金州大連灣，奏陳關內外軍事應急之策。奏請以彭楚漢署長江水師提督，陳鳳樓留防徐州，調李先義募粤勇六營來江南。籌購船械。購船，屢議無成。購械，事前從不一，新械運到率在明年，惟湖廣任內訂購較早，運滬後即分解北洋，並供江防之用。其到兩江後訂購者，至二十一年二月止，本息合計凡二百八十餘萬兩，部議責江南籌還，公請五省分攤，以協餉改撥，嗣部議准以借款撥還，而江南鹽釐項下認還者，猶七八十萬兩。十六日接署兩江總督，辦理南洋通商事務，欽差大臣，兩淮鹽政，江寧將軍，各篆務。奏准向淮商勸捐助餉。凡一百萬兩，二十四日奏請敕馮子材，募粤勇十營來江南，辦理吳淞沿海等處防務，并調廣東副將林保等續募六營

歸馮子材節制。（敵與英約，不犯上海租界，不入長江，而製造局在租界外，又南匯川沙金山衞一帶，皆可登岸，故調募粵勇爲沿海游擊之師，馮部仍曰萃軍，李先義所部曰廣義軍，林保曰廣保軍，嗣又調黃守忠募足三營來江，曰廣忠軍，）設北上諸軍轉運局。十一月敵艦南來。（上月二十四日旅順陷。）初五日奉電旨，嚴飭吳淞各口，加意防守，并於白茅沙任家港滸浦一帶，淺水處設防。（派員稽查各礮台，多不如法，飭各將領切實考究操練。）十四日，奉旨，准江南息借商款（十月十二日公與劉忠誠會奏籌餉事宜，有此一條，部章息借商款二年半爲期，廣息借以六年爲期，由稅務司簽字給票，江南參用部章粵章，凡收價借款二百三十一萬兩。）電奏南洋喫緊。（敵屢有擾長江聲信。）募軍無械，請以出使大臣許景澄所購槍五千二百枝留南洋應急，奉旨，現前敵各軍，專待槍到進發，該督輒請截留，實屬不顧大局，著傳旨申飭。布置川沙金山一帶防務。十二月初　日出省閱視海口沿江各礮臺。（往返旬餘，日期未詳，是行帶洋弁及出洋學習礮台之員逐一查閱，親加指示，凡不如法者，飭速改正，貴州鎮總兵丁槐，熟諳地營，適統軍過金陵，留至江陰指示，提督楊文彪經劉忠誠奏調北上，時調募粵勇皆未到，江南空虛，公以文彪尙知礮台作法，令將鎮江各台修改，）奏請改派湘軍張樹林五營出關。嚴禁水陸各營剋扣攤派攜眷吸煙諸積弊，設通海淮揚川沙金山乍浦各電線。（自通州至揚州，自海州至淸江浦，分段趕造，以通軍情，金山乍浦，同時遄辦，）時威海戰事方急，敵有攻海州之訊，令徐州鎮道督剿編匪。（編匪倡亂於江蘇河南交界，明年二月獲首要各犯，盡法懲治，匪患以平。）歲除奉寄諭，有人奏，息借商款，江南奉行不善，又有戶捐舖捐房捐名目，騷擾怨咨，命查明指參督飭妥辦。（明年四月覆奏，江甯紳富捐款至上年十二月止，僅收一萬一千餘兩，借款一千兩，蘇州紳商借款三十三萬餘兩，餘爲官款及各官借款，上海亦祇一百萬餘兩。戶捐舖捐，並無此議，房捐未辦，如有食私之員，捐借擾累者，當立予嚴參。）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公五十九歲。正月，禁英商紡紗機進口。（此洋商於口岸機製土貨之始，是時紗布利厚，怡和洋行謀在滬設廠，軋花紡紗，上年十二月總署照會各使，洋商販運機器，有礙華民生計之物，爲稅則所不載者，不准進口。道員盛宣懷請公援案禁止，其後馬關定約，許日本臣民任便於口岸以機器製造土貨，英商利益均沾，藩籬遂撤。）粵軍到江南。（分駐江陰南北兩岸。以李先義接管礮台。）湖北銀元局成，奏請援案歸南洋經理，餘利協濟鄂省，奉旨允行。（銀元分五種，大者重庫平七錢二分，次爲兩開，重三錢六分，又次五開，重一錢四分四釐，又次爲十開，重七分二釐，又次爲二十開，重三分六釐，出示江皖贛鄂等省一體行用。）布置通海各屬防務。（海州之靑口灌河口二處，口門較深，防敵兵闖入，斷淸江運道，又海門廳爲入江北岸首衝，均派兵扼守。辦海州泰州通州海門三路，民漁團練，以淸內匪。）聞敵兵逼近畿輔，奏請調廣東陸路提督張春發，率師入衛。奏請借洋款，購軍艦，重整海軍，用洋將練重兵於徐州，備中原緩急，奉電旨，朕欽奉皇太后懿旨，張之洞向來辦事實心，近覽迭次電奏，於料敵籌備事宜，亦多可采。現在軍事方殷，張之洞務當不分畛域，通籌大局，將籌款購械選將籌兵等事，設法妥辦，俾戰守有資，用副朝廷倚任之意。二月初四日，奏陳割棄臺灣之害。（李文忠以正月二十四日奉旨與日本議和，日所要求於朝鮮自主中國賠款外，割地其尤甚者。南洋以月初得報，屢電論奏，時文忠未就道也。）十四日吳元愷等軍潰於石山站，電飭戴罪立功。（吳軍旋調

（甘肅剿匪，事平率隊回鄂。）二十二日，敵艦游弋海州，三日而去，飭地方文武嚴禁漁船爲敵引水。三月十二日，海州告警，先後派軍三十餘營，分布沿海及清江以上運道，十三日萃軍到江南，馮子材即日馳赴海州，公飭諸軍悉聽節制調遣。（漕標各營亦由漕督飭歸節制。）是日令吳淞江之各礮臺，洋船有不懸國旗而入長江者　阻止之。籌濟臺灣餉械。（馬關定約停戰，二十一日，而台灣不在停戰之內，二月二十九日，敵陷澎湖，奉旨密籌接濟，撥槍一千六百餘枝彈一千六百餘萬，南洋兵輪皆木質，不能赴救。）二十三日，中日和約定議，二十六日聞和約有割遼東臺灣之款，電奏瀝陳其害，請設法補救。四月初一日，又知有內地通商及口岸製造土貨各款，再陳權宜救急之策，並飭諸將速備戰守。初十日，聞將以十四日換約，會各督撫電奏，請由各國居間切商展期。十四日，和約互換於煙台，十九日電奏再籌補救，二十一日臺灣民電請代奏留巡撫唐景崧仍理臺事，由各國從公剖斷。停止江蘇各屬軍輿捐款。停各轉運局雇養長車。（俟在途軍械運竣即將各局裁撤。）停辦近海各屬團練。五月初二日，臺灣民自立爲民主之國，推唐景崧爲總統，公遵旨停協助臺灣餉械。（十三日，景崧率兵千五百人內渡。台灣有駕時斯美新福建三船易德旗而出，十七日景崧至吳淞，二十九日至江甯，以江南協解之餉銀二十萬兩，台灣另欵四萬九千八百兩，已購未到之洋礮十尊，槍一萬一千枝，并易旗之三船，派員繳還，懇公代奏，應否入京陛見，奉旨，著即休致回籍。是時留守台灣者，有總兵劉永福，台灣府知府黎景嵩，苦守三月，餉械俱罄，累電乞救。道員易順鼎始在山海關參劉督幕府，議和既定，至台灣思有所樹立，而大勢已去。又自台灣至廈門電公力言之，皆不能應，嗣閩督派船，接官弁兵丁內渡。）籌練自強軍。（日兵以德將教練取勝，公懲前毖後，擬仿德國營制，練馬步礮工兵一萬人，正月間奏請用洋將練兵於徐州，意在重用漢納根，至是延訪德國將弁，求曾經戰陣者，自強軍發端於此。）十五日交卸兼署江甯將軍篆務，籌擴充湖北槍礮廠，創建金山衛州等處礮臺，并改修吳淞江陰等處礮臺。（此與練自強軍合爲一議，時江南借洋欵一百萬鎊，以應軍需。會軍事略定，因電奏請以此欵練兵造械。閏五月又專摺言之，謂上海製造局近水，若敵艦封口，一切轉運，立即束手，必於沿江內地設廠，則開戰方能濟用。嗣部議於江南借欵內撥一百萬兩，附入鄂廠，添造新械，責成每年造成快槍一萬八千枝，快礮三百尊，並配足無烟藥彈，如造不足數，即將承辦之員參處。公以部中核算有誤，備費百萬造廠之成本，必不能歲造值二百五十餘萬之槍礮藥彈，祇可各歸各省，江南設廠另籌善法，疏入報聞。）四川民教啓釁，法國兵艦入長江，公電致沿江各省盡力保護。（慮沿江散勇勾結爲患，電皖贛鄂三省，盡力保護。萃軍素爲法人所嫉，并戒勿生事端。）設下關躉船，淮口浮橋，築馬路自江甯城中達於江岸。（金陵非通商口岸，洋商不得設躉船於此，英領事屢以爲言，遂自設躉船，許洋商納租停泊。築馬路，自城中北達江岸十五里，又南接貢院以達通濟門，爲費五萬餘兩，提地方及鹽務捐欵應用，不動正項。）閏五月裁勇三十二營。總兵朱洪章卒於金山衛。（洪章貴州開泰縣人，同治三年金陵之役，論功當第一，而名位居次，以爭泗爲首功，及是公追論前勞，請從優賜卹。）議留北上湘軍精銳者。（北上援軍陸續撤遣，有裁湘留淮之說，公謂淮軍驕悍難馭，湘軍尚多樸勇可用之將，如今時勢，恐內地不久將有變亂，宜湘淮參用，備緩急維大局，致電劉忠誠翁文恭論之。）奏請修備儲才。（凡九事，曰練陸軍，曰治海軍，曰造鐵路，曰各省分設槍礮廠，曰廣開學堂，曰講商務，曰講工政，曰多派遊歷人員，曰預備巡幸之所。）密陳豫結鄰援要策

。奉電旨，敕議由京至清江興辦鐵路。又以本日約內改造土貨一節，關係最重，敕江浙等省籌於出產處先抽釐金，并招商多設織布織綢等局，廣爲製造，籌款購小輪船，專在內河運貨，以收利權。六月公覆奏，仍主先辦盧漢鐵路之議。遵旨遴保勝任人員，舉前台灣布政使于蔭霖前內閣學士陳寶琛以應。並請由上海造路通蘇州，而達江寧，旁達杭州，詢訪紳商令陳招商設局行輪內河辦法。請申明中法條約正義，限制教堂於內地置產。咸豐十年譯中法續約，倉卒覓譯人不得，以法教士充之。教士於華文約本，擅增任法國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房屋一語，法文約本無此文，此條約上明言以法文爲正本，公嘗舉此以折法領事，其氣立沮。是年法使，請總署通行各省，凡教堂在內地買產勿庸先報地方官，公奏請申明約章，示以限制。七月電奏補救和約事宜。凡十九條，詳見電牘。協濟陝甘槍礮。陝甘回匪猖獗，甘督電請協濟，凡撥解槍四千枝，前後膛礮各十車礮二十尊，奏奉電旨，有力顧大局之褒。續裁勇丁二十五營。設內河輪船總局。總局設上海，招股商分路開辦。上海至蘇州爲一路，蘇州至鎮江爲一路，鎮江北至清江浦西至江甯爲一路，上海至杭州湖州爲一路，上海至甯波台州爲一路，吳淞至崇明通州海門爲一路，准載客拖帶貨船，於上船及到岸時收釐，以行船餘利之半，報效充餉。奏奉電旨崇明甯波路涉外海，可不必辦，以洋商小輪行駛外海，定章不准拖帶民船剝船故也。議設商務局。分設上海蘇州江甯三處，就息借商款二百三十一萬兩，許商民領款開辦製造土貨各廠，以械器繅絲爲大宗，設於無錫，雖開繭行，俾鄉民養蠶省工，蠶利日旺。其餘只製洋糖洋瓷洋燭洋火柴洋酒水泥針氈之類，皆設廠上海。每廠領款不得過十萬，年息六釐，分十年歸還，不入官本，由商自辦，商務局但經理將還款轉付，是年無錫商人集貲請開繭行者四十餘家。而絲廠及洋糖之類，息借之款，戶數零星，不願合股，且須領款外自籌資本，力有未逮，訖無成功。議覆產地抽釐。就產地并抽釐金一次，經過各卡，不再完納，限制洋商祇准在內地租棧存，不准開行收買。議覆籌辦盧漢鐵路，並議由幹路分支達陝西山東江西廣東諸省。以上三事，皆電請總署代奏，奉旨，張之洞近來電奏辭多繁冗，嗣後如有陳奏，非數百字可盡者，即具摺以聞，九月翁文恭以公三旬中電奏不至，屬文芸閣學士傳語，務照常電奏，并陳明字數難少之故。江夏馬鞍山煤井轟炸，工匠多死者，令從優撫卹，漢陽槍礮架彈三廠成。修崇寶沙礮臺。金陵獅子山等處礮臺成。獅子山等處以二月興工，先後奏明有案，嗣部議，獅子山等處在長江門戶以內，似可無需添築，是月接部文，已竣工矣。八月築上海十六舖至龍華馬路。十六舖在上海縣城與租界之間，華商精華所萃，七月江海關道黃祖絡言，法擬拓界，日擬租地，皆注意十六舖，公議先築路以杜其謀。未幾日本人在此勘丈，公聞報立飭興工，自十六舖橋起至先農壇止，凡九百三十八丈，留餘地建輪船馬頭，費八萬兩，借撥出使經費，以所收地租歸還，嗣是華商設廠泊船，續有餘地，同時有美商擬辦電氣街車，亦以籌款自造拒之。初九日奉電旨，有人奏湖北鐵政局與大冶產鐵處相距甚遠，以致鐵價太昂，且近處並無佳煤煉鐵未能應手，犯此二病，即難收效等語。鐵政局經營數年，未見明效，如快槍一項，至今尚未製成，着張之洞通盤籌劃，勿蹈前失。二十八日覆奏，鐵廠槍礮廠，均已辦成，進呈鋼鐵鋼軌，及鐵路應用各件式樣，以快槍藥彈咨送督辦軍務處查驗。快礮過重，留於江甯，援北洋江南製造局成案，請添撥湖北槍礮廠經費。請就戶部存滬借款撥銀六十萬兩，或在江南所借瑞記款內撥用，由鄂廠將所造槍礮分四年作價歸還。並以鐵廠開煉奏准，經費無着，陳明於江南籌款撥用。光緒二十年十月奏准借償廣東武營報效四

成，及銀元局餘利五十萬，而廣東此欵已協濟北洋。及提撥海防用欵，因於江南籌防局借撥應用，勸諭淮商增復皖岸，及湘岸平江新引，以徇左文襄原議，共繳銀三十五萬，又報效銀十五萬，還籌防局借欵。時，醇賢親王已薨，翁文恭掌度支，公於發摺後，致文恭書，有云度支艱難，節用爲亟，計相苦衷，亦能深喻，特以補牢治漏，用費實多，鐵政槍礮諸局，旣發其端，不能不竟其緒，今幸已具規模，不能不完此全局，伏望鈞閎曲成，以開風氣。遵旨將鐵廠招商承辦，截止用欵。九月整頓太湖水師，水師統領總兵李新燕，捕務廢弛，奏請革職，遴將領雁能果敢者接充。派洋弁測勘寧滬蘇杭鐵路地勢。擇定蘇州日本租界地段。日領事議在閶門外一帶，而人烟稠密，商情不便，又請在青暘門盤門間，則地狹難容，堅持數月，擇定距城六里之滲渡橋至燈草橋一段，公與趙撫院商定，沿河留官地十丈，捕房工務局，依寧波章程，悉由我設，界內道路，由我修築管理，先就官地填土興工，以示必收主權。籌議改折南漕。與趙撫院往返籌議，民間完本色折色俱仍其舊，而全行折價解京，歲可省運費八十萬兩，嗣戶部議復，本年冬漕，仍運本色，明年或運或折，由江浙督撫會商具奏。清查吳淞灘地變價升科。上海寶山兩縣，先後查出一千餘畝。十月致電總署，請改中日通商約務有礙主權釐稅者。調兵船北駐旅順。旅順日兵將退，奉旨將南洋各艦移泊，而南洋各船方在修理，不能如期北上，請先以閩船調防，十一月初一日日軍退出，初六日福靖船自閩北上，初九日南洋寰泰開濟兩船北行，旋又派鏡清南瑞兩船前往。閱沿江礮臺魚雷艇。蒞考水師學堂。俄將沃嘎克來。言鐵路事，擬直達大連灣，公密奏中俄接路則可，讓大連灣必不可。康祖詒來。祖詒在京師倡立強學會，朝士集者百數十人，是月十五日來見，旋赴上海，設分會，請公列名，公覆電云，羣才薈集，不煩我，請除名，捐費必寄，乃助會欵五百兩，撥公欵一千兩。續裁募勇十四營一哨。劉忠誠所部回防者，遵回防歸併之旨，裁十一營，又滬防三營駐製造局，沓知多積弊，以冬防期近，未裁，另委營官接統。十一月，令江海關道集華洋商化驗湖北銀元。湖北銀元較鷹元成色爲足，而滬商訛言以爲過差，抑價行使，因令外國化學家有名者，集衆比驗，以釋羣疑，行銷漸暢。議試行輪船於金陵清江一帶，奏開創練自強軍，選募鄉民，責成洋將管帶。先練二千八百人爲一軍，仿西法分十三營，半年以後，人數倍之，以增至萬人爲止，一軍練成，以華將帶之，移洋將以教第二軍，一軍餉需約四十四萬兩。二十二年冬，公以洋情日變，洋將不宜帶兵，致電劉忠誠，以漸分派安插。奏陳籌辦江浙鐵路。分段籌辦，吳淞至上海爲一段，上海至蘇州爲一段，蘇州至鎮江爲一段，鎮江至金陵爲一段，蘇州至杭州爲一段，松滬一段，官辦以開其端，其餘籌有的欵再定辦法。請開辦郵政局。十八日上諭，劉坤一著回兩江總督本任，張之洞著回湖廣總督本任，又諭，張之洞奏南洋創練新軍，責成洋將操練，並金陵上海興辦鐵路各摺，照所請行，張之洞既經創辦，條理秩然，即交劉坤一接續成之，以爲補牢之計。至郵政一節，業經總署籌議，粗有頭緒矣。又諭，湖廣地方緊要，鐵廠槍礮廠甫經告成，現當開辦鐵路整頓陸軍之際，需用甚繁，煉鋼軌製快槍，實爲當務之急。銀元鑄成，能否流通各省，該督回任後，均當加意舉辦，以立富强之本。擬振興白鹿書院。黃漱蘭通政，以九月自開封來，主講金陵文正書院，公議振興白鹿，電商贛撫，請延通政主持，得復，已聘他人，不果，是年梁文忠主講鍾山書院，年終，公回任在即，文忠力辭，延屠梅君主講，亦不果來。編設礮臺專勇。各台操演漸熟，改定規則，分沿江各台爲四路，台設專官，合數台設總台官，論技藝不論官階，選勇專司測演，不當雜差，不無故更換，隨營體餉，優給薪糧，奏准立案。江蘇盜風日熾，奏請凡斬決情重者，就地正法，延聘兩湖經心書院主講分教，

公雖在江南，猶注意湖北兩書院，諸生課卷，寄江南評閱，十二月，嚴核滬鎮兩關淮鹽總棧督銷局公費，節省歸公。江海關歲節省銀四萬兩，鎮江關七千兩，儀棧三萬兩，皖岸督銷局三萬餘兩，鄂岸督銷局一萬三

千兩，其餘著名關卡分別節減。創設儲才學堂。，分交涉，農政，工藝，商務四門。學生一百二十名，爲高等。改金陵同文館爲初等，於英法文外，添課德文，學生一百二十名，均延西師教之，年需經費六萬兩，以儀徵淮鹽總棧皖岸督銷局，節省商捐局用撥給，創設陸

軍學堂，鐵路學堂，陸軍學堂，分馬隊步隊礮隊工程隊台礮各門，學生一百五十人，三年畢業，延德將五人教習，鐵路學堂學生九十人，附入陸軍學堂，延洋教習三人，兩學堂年需經費六萬餘兩，以江海鎮江兩關加解經費，及商捐充用。復水師學堂原

額。光緒十六年，沈文肅設金陵水師學堂，分駕駛管輪兩班，學生一百二十人。十七年裁四十名，公以畢業各生，已著成效，奏請規復原額。以洋弁稽察金陵軍械所。著爲定章，除道員總辦所務外，派洋弁二人，由總辦督率稽查。移建松江

火藥庫。庫爲江南各營礮台火藥總匯，舊在城中，逼近民居，奉旨擇地移建，分爲三所，一設於松江城外鳳凰山，餘分設於鎮江江陰，采西法建造。剗散勇爲匪頭目。北上諸軍遣撤南旋，其不法者，到處結匪立會，江寧獲匪首唐子鈞等，在關外結會有據，訊明

正法。議減本年漕費。漕折定價，向章於公費一千之外，加收五百文，本年錢貴民困，商趙撫院酌減。濬睢河。，睢河上承黃河支流之減水河洪河，經靈壁泗州，而注於洪澤。支流紛岐泛溢爲患，歷三四十年。公飭地方官勘定疏濬，需工款十萬兩，以查

抄衞汝貴與產充用，奏明立案。河經徐州者，卽以是年興工，在皖境者公回任後，皖撫以泗州民不願爲辭，徽州停辦，公致電言其不可，謂民生所關，存款有餘，機會難得，宜竟全功。招商設紡紗廠於通州。在湖廣本任時，招商集股訂購紗機，及運滬而商股無着，機

價九萬鎊，合渾費凡銀六十一萬餘兩。時陸文端方在籍，公屬集股承領，文端允而復辭，乃以吳淞灘地變價，及湘鄂新增票引指撥機價，竝屬在籍翰林院修撰張謇，集股開辦。修撰嫌機貴本重，商款必虧，旋作價五十萬兩，與盛京堂各認其半，上海通州各設一廠。設通州者曰大生紗廠，南通州工商實業，

肇基於此。覆奏錢幣不宜招商製造；劉忠誠於上年奉旨敕招商開鑄銀元，忠誠以爲不可，公到任，紳商請設局舉辦，公謂圜法宜統於官，不許。至是奏請敕部通行各省，無論金銀銅何項錢幣，統由官辦，不准商人附股，更不准商人自鑄。調募各

營次第裁竣。先後裁一百九營，又四百人。在任時調募各營皆裁盡，所裁勇丁，發給恩餉以輪船分送各原籍，妥爲遣散，不留一人，馮提督子材仍准回粵督辦欽廉防務，遣載兵勇，自官輪外，兼雇招商局輪船，先是光緒十一年向旗昌洋行贖回招商局，以無款可籌，將全局產業抵押

，向匯豐銀行借款，船牌地契，均易戶名，在英領事署註册，是年以商局並無損失，本息一并清還，招商局產業始復本局戶名，全爲華商所有。議覆裁減制兵。江皖贛三省分別裁減三成，歲省銀二十萬兩。議限制上海租界。已議辦者奏開鐵路於洋

場東北，築馬路於洋場西南，議而入奏者，洋人不得於界外築路，已築者不得再展，我於其拋棄馬路一段，以截之，華民以界外之地，私賣與洋人者治罪，地方官知而不問者，照溺職例懲處。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公六十歲。正月籌定蘇滬

鐵路官本，官商合辦。趙撫院盧公行後築路無成，公意欲開風氣，指定瑞記借款二百萬兩爲官本，五年後可於兩淮鹽務再籌一百萬兩，餘招商股。定自強軍的餉。裁減制兵省銀二十萬，蘇湖新增米釐十二萬，蘇滬米釐停撥洋款騰出三十八萬，以

充新軍的餉。公回任後，劉忠誠欲以自强軍歸湖北督練，而湖北無的餉，遂止。請加鄂湘兩岸引票，以課釐湊解洋款，並統籌歸還之法。以上三事，同時並舉，爲江南立富强之基礎。選派學生四

十人，分赴英法德三國肄業。仿曾文正督兩江時成案，而選已通西文者，期以六年畢業。於瑞記洋款項下撥二十萬兩，存儲備用。覆奏改折南漕辦法。上年有旨飭與江浙兩省，及漕督會籌具奏，而往返電商意見不一，戶部亦

慮近幾荒歉，采辦價昂，至是交卸在卽，單銜具奏。請於江西興辦內河輪船，仿製洋式瓷器，創辦蠶桑學堂。自吉安至吳城，自吳城至九江，自九江至饒州，分三路行駛，小輪船淺水輪船，仿製瓷器，請免稅釐十五

年，江西素不產蠶，請於高安縣設學堂，講求種桑育蠶之法。議定通海棉花布匹百貨出境統捐。行銷寧滬淮三關棉花。行銷寧關匹布，行銷通海百貨，釐捐按產地統收由商人包認，共二十六萬串，較平時減二十分之一，飭司局州縣籌畫至再，以

（交卸在卽，令地方官來省面商，已定議矣，而商民猶有不慊，爲之長歎。）十五日劉忠誠公行抵江寧。十六日電商趙撫院速辦蘇州租界馬路捕房等工程。（是時交涉未決，公議先發以折之，既而交涉中變，二十三年，定租界章程，界內道路橋樑以及巡捕之權，均歸領事管理，沿河十丈之地，作爲懸案。）十七日交卸篆務，卽日啟程。是夕至牛渚有詩，江行登采石磯，太白樓，過蕪湖，袁忠節張讌於官廨，縱談竟日，西上登小孤山石鐘山，經廬山下，先約陳太傅同遊，太傅不至，游亦輟，至黃州游九曲亭，寒溪寺，所至皆有詩，二十二日至田家鎭閱礮臺，二十三日至大冶門鐵山，二十五日至江夏馬鞍山，觀煤井挂線路，二十日至漢陽觀鐵廠，二十八日過江，至武昌。許君有跋云：『公初署兩江，凡一年又四閱月，自籌防迄於善後，其間無一日休息，始至金陵未受篆而奏陳軍事，籌購軍械，及奉旨仍回本任，於兩江吏治民生，力謀所以整飭裨補。嘗聞張望屺先生言，乙未除夕三鼓，猶在幕府治事，丙申元旦亦在署竟日，今集中載此數日發摺凡十餘件，其一証也。於商務壹意振興維持。滬商葉成忠何端棠，聲譽素著，御史張仲炘言其運糧濟寇，密旨嚴拏懲辦。公疏言兩人素有身家，且或爲各路軍營，或爲臺灣後路糧臺，委以采辦軍米重任，則其平日爲人必當爲各該軍營等所深信，當不致悖謬若此。臣遴委司道大員，三次詳查密訪，不能得其影財私售之實證，此等違禁濟寇重情，既無確據，礙難以展傳流傳之詞牽興大獄，株累商民，應請毋庸置議，此事保全甚衆，滬商不知也。於官邪吏蠹，則釐剔必嚴，查覆文武大員各參案，皆據事直陳，無所迴護，道員劉麒祥總辦上海製造局，言路劾其任意揮霍，虧空鉅萬，是時製造局以整頓軍械，故直隸於督辦軍務王大臣，有旨敕公督飭劉麒祥認眞規畫，毋庸王大臣督辦，並飭查有無虧短，公奉旨，卽飭劉麒祥交卸候查，不以有督飭規畫之旨，稍存瞻顧。論才以廉樸爲先，宜昌鎭總兵劉鶴齡，甲午冬奏調來江辦理防務，年老矣，以不營私財故而用之，欲激厲諸將，挽回風氣，鶴齡旣卒，爲奏請優卹，稱爲廉將。乙未冬舉行計典，致趙中丞電云，黃道開張，馬道樸素，鄙意擬先儘樸素者，黃謂上海道黃祖絡，馬謂江安糧道馬祖培也，湖北副將劉恩榮，因公虧累，公致譚敬帥電云，劉副將操守最好，不缺額，不扣餉，因公受累，似可不必參辦，此皆見之奏疏電牘者，本集不能備載

，附記於此。』予案許君此譜，是未定初藁，管中窺豹，頗以爲似李瀚章之曾文正公年譜。蓋其心目所景仰者，若甚寵大，落筆遂甚敬謹，取材不得不狹隘，凡舊日官文書所表現者，大人先生，往往如是，未可爲許君病也。其實南皮之事功，不如文章。意存建樹，而力希忠寵，故有創而鮮穫。然其眞性情，可從詩文字句裏鉤稽得之，此是書生本色，不宜忽也。以事功言，即如乙未歲南皮第一大事，爲力主廢約，聯法存臺，不論其當否，要是一種主張。顧此主張及其動機，非偏考當中日戰後各國間關係，及許竹篔唐薇卿以及合肥等之函電，未易豁然呈顯。予前所錄南皮幕府中之十四電，庶幾一斑。今迺以數言括之，實失於略，南皮畢生，如此有關中外之主張，良無幾事也。又如南皮以中法諒山之役，慕馮子材名，使之籌備江南軍事，其後軍紀不飭，南皮亦心病之。又如始營江浙鐵路，限制外人內地置產，限制租界，以及裁撤勇丁遣散安插之方法，皆不妨加詳。又如康南海設强學會，南皮助款而不列名。又如翁文恭憎南皮文字冗沓，其後又由文芸閣傳語，照舊陳奏。又如南皮以用錢過多，函翁求諒，試與後此南皮之痛詆康梁，又切齒常熟對較，便可見政局鈎心鬥角之內幕。若能儲集材料，如劉伯繩之蕺山年譜，焦廷琥之理堂年譜，多附錄雜事，或薈集衆說，則不論南皮之眞價如何，而光宣四十年間之史蹟，與此老之生平，皆可躍現矣。年譜之種類方式至多，異日必有蔡上翔錢德洪輩出，以彰荊公陽明者，是許君此譜，又未嘗非佳史料也。

偶讀湘綺樓日記，甲寅重入都門者，三四葉間，突梯滑稽數數，展卷猶想見皓髮矬身短辮而咍然也。日記，自三月九日至四月十五日，間或中斷。所記來客姓氏得四十三人。予逐一校之。今存者祇五人，熊秉三，鄭叔進，夏劍丞，傅厚齋，方叔章，此外有陸孟孚等五人，予不識之。其餘已逝之三十九人，皆曾識面，或摯知師友，風輪彈指，思之感喟。中唯湯濟武饒石頑非考終，袁抱存歿年最少，餘皆令名有聞，今年江叔海先生新歿未盈月，叔進近亦以風廢，彌足嗟歎。日記中稱抱存爲陳思，蓋項城當國時，世皆以曹植儗之，湘綺又稱袁三少爺，凡兩見，此或筆誤，抱存行二也。有一節

記趙芝山宋芝棟在北半截胡同開孔社博覽會事，良可發笑。記云『回車出宣武門，至北半截胡同，見張設新棚，入一矮屋，而內甚曲邃，見宋伯魯趙惟熙，推我主祭，博覽而釋奠，所未聞也，免冠常服，實爲夷禮，既至，當從主人，凡三跪九叩，半時許，奏洋操樂，乃得免出。』此數十字，雜糅矛盾之狀畢露。憶民國初元，形色雲湧，先有釋道階與孫少侯等，舉行釋迦文佛降生二千九百若干年紀念大會於法源寺，陳設瑰衆。一時朝官命爲儒者，鬨然傚之，爭設孔教會之屬，或出書畫陳覽，招邀粉飾，日不暇給，眞不知所謂也。湘綺又記，『至崇效寺看紅杏青松長卷，國初諸人及近年故人均有題記，翁覃谿八十四歲題字，余八十三，欣然繼之，字更小於覃谿，亦雅於覃谿也。』此頗自矜詡，湘綺字遠不及覃谿，能書小字工夫，亦不逮之，題圖更雅，會逢其適耳。相傳覃谿每年元旦試筆，於一粒胡麻上，書天子萬年四字，晚年目力最減，猶書天下太平四字，其書細字，亦差有練習。案山居新話云，延祐武神童嘗爲中瑞司典簿，善寫小字，一粒芝麻上，寫天下太平四字。又江南野史載，應用嘗於一錢上寫心經，一粒芝麻上寫國泰民安四字。明語林謂宋景濂能於一黍上作十餘字，是此事自古已有之，國人習於筆札，雕蟲之技，固知相習已舊，非必傳說之雷同演變也。湘綺晚年字拙樸有致，甚似張叔未，亦以愈細愈佳，予曩以哲子之介，乞得之。學人及耄，書寫積多，字皆有味，兒時謁謝枚如先生於十三本梅花書屋，謝已八十四，吾家所藏謝札，其字亦頗似湘綺矣。

近俗歲首，遠近知好，率以柬相貽爲賀年，此自緜於賀正之俗，遒變而來。予所見淸末拜年，止於用大紅名片，或用帖子，易民國後，始別具刺，加以文辭，是此風爲晚出矣。然細考之，名片實反晚出，蒿菴閒話，『寸楮往來，始於崇禎，以嚴禁請託，於投揪爲便。』是小名片不過三百餘年間物。而具刺賀年之辭，見於紀載者，如南宋張世南游宦記聞載，其家藏有元祐十六君子墨跡，其中有刺云：『觀敬賀子允學士尊兄正旦，高郵秦觀手狀』，此是秦少游元日賀常子允（立）之刺，是古人賀年，不用名片而用刺，尤鄭重，與今俗合。世南稱『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名，或只

稱名，既手書之，又稱主人字，且有同舍僚兄之目，風流氣味，將之以誠。』信不誣也。名刺與名片之別，非唯古今殊俗，實亦異形，刺本削木爲之，陔餘叢考：『古人通名本用削木書字，漢時謂之謁，漢末謂之刺，漢以後則雖用紙，而仍相沿曰刺。』案甌北所指漢後之紙刺，實近世之柬或帖子，而只刋姓名之小片，則明末始盛，蓋古人皆親書，明清後始刻木印之耳。又見馬寅初跋武林新年雜咏云：『拜年帖子，故家大族，輒自尊長下逮孫仍，具於一帖，或云頓首拜，或祇曰拜，仍兼投刺謁人刺，其簡率者，不異尋常也，大凡泛交，止雇人力投刺，名曰飛片，親長則如躬詣，戚族且須拜影堂。』此記杭俗拜年甚詳，大抵南方各省皆然，不止武林已也。改歷以來，雖賀柬騰沓，而儀節務從簡易，此實世變所策，不但霜髩無歡，即視童丱嬉春，似亦無舊時樂事矣。

長汀江叔海先生，（瀚）以經學名海內，其先世宦蜀，因家焉。短身火色，髭須皓然，廣筵酒面，作巴人談，不知者，斷不料其爲閩人也。清末先生官開歸陳許道，於龍門八節灘，白傅游址，建白亭，徵四方人士爲詩，予時弱冠，石遺先生介予作一五言古，起云，殘花何軒軒，白亭聞新落，先生極賞之。民國初年入京，就長君翊雲養，始得陪文酒。二十年間，春秋佳日，無不覩翊雲將車扶杖而至，時人比之岷峨之蘇，先生亦自謂蜀爲釣遊之鄉，與蜀人士最稔，趙堯生，宋芸子，以逮傅沅叔年丈鄧壽遐輩，莫不掎襟相稱道。然先生尤習湘綺，及散原實甫父子，其詩中與陳易倡和最多。翊雲趨庭隨筆云：『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家父與喬茂萲丈同客長沙，適值召開經濟特科，茂萲丈薦劉培村於湘撫陳右銘太年丈，乃以人才與楊叔嶠同舉，遂罹於八月十三日之難，右銘太年丈雖坐此去職，然初不識培村也。是科所舉，共二十四人，以壽富伯茀居首，伯茀爲竹坡侍郎寶廷之子，死庚子京師之變。其餘如曾廣鈞重伯，屠寄敬山，易順鼎實父，俞明震恪士，汪康年穰卿。謝鍾英鍾英等，皆以文學有聲當世，家父亦名列薦牘。同時江蘇學政瞿鴻禨子玖，亦保家父，暨陳三立伯嚴，孫詒讓仲容，丁立鈞叔衡，夏震武伯定，湯壽潛蟄仙，鄒代鈞沅帆等十五人，（是年保舉特科，皆咨送總理衙門，唯瞿附片奏。）其事

旋罷。二十九年重開經濟特科，瞿已爲軍機大臣，張勖予侍郎以家父及孫葆田佩南，沈曾植子培，陳遹聲蓉曙，蒯光典禮卿，章梫一山，秦樹聲幼衡等十九人應詔。家父雖至京師一行，仍未與試。此次徵辟僅三百餘人，本不爲多，因光祿寺卿曾廣漢保有上海游戲報館主筆李寶嘉伯元，一時羣議爲濫，然伯元所著小說，如官場現形記諸書，盛爲今日主張白話文者所推許，是人亦曷可輕耶。』此雖紀朋簪，實亦可供掌故也。先生所著石翁山房札記四卷，早行世，中皆攷證經史辨析同異之言，湘綺最稱之。湘綺甲寅與先生遘於京師，日記中有『江瀚來又欲做落臺耶？然老矣。』蓋即指開歸陳許道護布政使時事，以爲嘲戲。晚年居舊京，小車行樂，意氣健舉，嘗謂翊雲：老而不健，則生趣盡，老亦奚爲？故畢其暮歲，無一日不涉酕醄撫絃索以娛其天者。今冬驟患肺炎，遂不起，年七十九。先生以民國十一年講學於晉祠，築難老別莊，予有詩奉訊之，中有云「白亭舊築應驂靳，顧怪前蹤欠揭櫫。」以亭林游晉日久，集中不見晉祠詩爲疑，後十年，沅叔年丈於藏園置酒賞海棠，先生娓娓爲予言晉祠故實，其後南來，遂不常見，昨成輓詩，幷及之，蓋鄉前輩留滯故都者，今凋零殆盡矣。先生詩札貽予者至多，皆六十後作，予獨愛其蜀中諸詩，特謹嚴。如登鑽天坡宿洗象池云，百道靈泉奔，千仞峭壁立。天門一何高，飛鳥愁振翼。迤邐攀修條，參差履龜石，拂衣白雲散，仰面青霄逼。曰余愛奇境，未忍客登陟。（予晦若至此怯其險峻，欲止，余再三慫恿之，乃上。）落日梵宮棲，塵寰從此隔。自夔門入巫峽作云，仲夏蜀江惡，犯漲來夔門。滟預正散髮，瞿唐堪斷魂。驚濤濺雪飛，怒石作雷喧。櫂歌自高唱，輕舟任傾翻。俯視黿鼉遊，仰看熊羆蹲。松孤覺風高，幛密使晝昏。消搖送飛鳥，悽愴聞啼猿。騷騷夕流駛，靄靄朝雲屯。境險景彌異，命微憂無存。憑窗獨吟賞，還復傾芳尊。破浪平生志，請附宗子言。此皆甚似子美西歸時諸作，先生詩故擅選體，與湘綺芸子相似，爾時之風氣也。

初民蒙昧，其於動植畸形銳狀，率加以靈異之名，仙草仙禽，載籍屢見。及今科學旣昌，此等誕名，已無容喙之地。顯

吾國雖爲先進，而閉關三千餘年，初民之能依然，又此類靈名，往往爲文人所樂道，畢以爲詩賦之藻辭。憶藏園宴集，嘗聞沅丈談及太常仙蝶之異，此固有清卿曹特有之傳說，顧未嘗整理排次爲有統系之載記。去年沅叔成一文，述蝶顛末特詳，今具錄之：『太常寺仙蝶，事迹久著燕京，相傳自明嘉靖，至今數百年，神物也。而見諸紀載，則自揆考功之隙光亭雜識始。按考功言，「太常寺公署，垂花門之上，有蛺蝶子三枚，黃質而黑章，鬚之末有如珠者二，常以夏至來集，每祭方澤，各官齋戒，蝶輒先至其所，祭畢，則翩翩而逝，或以帛及扇承之，呼曰，老道，便飛而下集，似有知者，見燕子必從而逐之，燕莫之敢抗，秋分即去，不知所之。」及乾隆時，皆御製詩以紀其異，斌良抱冲齋詩集註云：「乾隆戊申冬，有黃蝶飛於太常寺中，樂工某以帚撲之，頃刻化黃蝶數百，飛繞庭宇，時太宗伯德明管太常寺，事後一日召對，奏之，高廟命取蝶進呈，宗伯虔心致禱，倏有蝶降於寺，因以黃袱藉盤，進呈御覽，時值隆冬，忽覩肖翅仙質，上大悅，賜名吉祥仙蝶，並御製五律一首，刋諸寺壁，徧賜諸臣，命送蝶至方澤靜室，作香龕供奉，每逢祀壇日，仙蝶輒至。」嗣後靈蹤時見，來往人家，若阮文達，英煦齋，麟見亭，馬秋藥，戴文節，許信臣，潘星齋諸人，咸得目覩，播諸詩文，或寫爲圖畫，蓋流傳既久，燦然爲春明一掌故矣。余辛亥六月，奉旨派充中央教育會副長，會設於學部廣庭，開會之日，忽黃蝶一雙，穿門而入，飛集議事台上，余坐於唐尚書于侍郎之前，蝶忽臨冠上，翩翩飛舞，良久乃去。于侍郎語余曰，此仙蝶也，殆與君有夙緣耶，以數百人聚議一堂衆口喧豗之際，乃鼓翅飛翔，了無驚怖，斯亦奇矣。其幻化之迹，見諸載集，傳之人口者，尤不可勝數，茲徧檢前人志乘詩文之屬，臚舉異徵，凡得數事。蝶之形狀，與常蝶無殊，惟左翅有圓孔四，足有白毫兩，目赤如丹砂，鬚綴二小珠，入夜其光閃爍，其異一也。凡蟲豸入冬則蟄，此乃隆冬恆至，不畏風雪，其異二也，呼其名則下集，進以酒則盡飲，其異三也。所至之家，必有瑞徵，且能辨別忠邪，如德明祝之則飛集御函，和珅視之，則化爲朽蜕，具有知識，其異四也。久棲寺署，而時出城郊，或遠至數千里外，如麟見亭見

之於淮，許信臣見之於豫，許星叔兪曲園見之於浙，匡鶴泉見之於鄂，徐叔鴻見之於湘，王勝之更見之於日本，度越山海，自在游翔，其異五也。惟考索仙源，傳說不一，許信臣以爲季兩太常卿忠魂所化，吳仲何以爲自嘉靖間始見，棲於大堂區額內，（養吉齋叢錄）陳鄺齋以爲明代忠義之魄所寄，然皆未指其爲何氏也。至光緒中葉，馮心蘭馮聯棠二太史，在京邸爲扶鸞之戲，乃言其神，爲元季江南路洞庭同知僉事葉朮，及完顏都赤沙爾哈金帖木耳千戶三人，初爲太常土地，永樂時隨遷入京。李端遇又有明初元臣周繼賢之說。夫忠烈之氣，歷久不渝，精爽所憑，幻茲瑋怪，使後世慕其流風，藝林傳爲佳話，斯足尙矣。若欲矜奇弔詭，乞言鬼神，別搆姓氏以實之，則石言神降之流，宜明哲所不屑道，馮李所言，亦姑存此說，未足爲典要也，宣統初元，官勳既改，太常寺廢，署址在今大理院中，舊蹟漸就銷沈，二十年來，故邸名園，亦未重覩鳳子翩飛之影，意者莊夢重回，不免令威化鶴歸來之感耶。昔延子澄部郎，輯錄歷來故事詩文，都爲一帙，名曰蝶仙小史彙編，書凡六卷，刊於光緒己亥，其書博贍可觀，於蟲天志外，別開生面，試取而觀之，亦足資逸閟，供談助，正不必惑於荒怪之譚，轉令日下舊聞，第於齊東野語也。乙亥二月春分後，沅叔記於藏園石齋。」沅丈此文，寓託深遠，異時校補蟲薈者，正可取材。比者鐘簴已改，烽燧屢驚，若有錄東京之夢華，記武林之遺事者，雖於禽魚草木之徵，猶或戀之，矧其事首尾井然，固可永供談藪者耶。

前記新樂府，因及魏季渚先生。季渚，名（瀚），爲船政第一期學生，與嚴幾道同赴西洋，事在光緒初年，蓋船政之先輩也。在校時，刻苦自厲，家故寒門，爾時朝廷獎向學者月給津貼四金，魏移其半，私延師課國文，以沈文肅公主校，令諸生專力肄英法文治各科學，不許多讀本國文，懼分其精力也。先生學力冠絕同儕，旣習法，考入都龍造船學校，各科皆及格，都龍之校，限制最嚴，學生多以保送入，以試入者，先生而後，至今無幾，法人猶震稱之。歸國後，歷主船政製造水師等職。光緒中，船政爲法人杜業爾所把持，非學術資歷在杜上者，莫能去之，糾紛滋大，乃自天津移先生來會

辦船政，杜杲俯慑而謝去。已而與將軍崇善忤，大怒，移官粤東，長軍備諸校，民國元年，項城禮延來北京，先生已六十餘，問以繕備禦侮之方，答以唯有致力於航空設備，爲之規畫大綱，已而帝制作，先謝去，主礦事，歿年八十餘，先生魁梧奇偉，嚴正有遠識，常與李文忠抗辯，李爲之屈，而奬掖後進若不及，執業者至衆，晚年修髯洪聲譍答，遠人皆稱佩其才，服其名德，而不善自襮，其名不及幾道，而世亦漸昧其名，固係世風重少輕老，抑亦二十年來言軍備者不嘗用英法學生也。先生與畏廬爲摯交，而長外交之高子益，譯茶花女之王子仁，皆其高足弟子也。先生所爲新樂府序，今節錄如下：『夫行道未有不自近始者，聖人之道，人知其至微至遠也，乃欲童子一蹴及，如蒙塾以大學中庸課童子之類，於古人小學之理，是否有合，姑勿深辨，但學庸之理，塾師尚弗能悟，而欲童子熟讀而自會之，使空靈之腦氣，壅窒眩惑，終身蠢蠢然，眼前日用之理，一無所覺，迨乎內訓，而又教之以崇神鬼，信讖緯，庸俗拘忌之事，動息皆足制脅，天下至理，愈膜隔而不相符，復日督坐，凝滯其氣，必盡磨其稜角，然後名爲成材，則華人之訓蒙，直戕賊其子弟耳。歐西東洋之人，下至爲兵爲捕，人人率知書明理，彼之所教，豈有高於吾聖人之道，正於童騃時，訓導必取其淺明易曉者，漸漸引以世事，又漸漸入以國事，鼓其英氣，令胸中洞然於天下大勢，故視國之仇若已仇，視國之利若已利，國日以强，人亦日以勇，又其法多以歌訣始，歌訣，有韻之文也，讀之順口而易入，以天下之理匯入其中，經父兄指授，愈有神悟，志氣日益發越，所益夥矣、學庸之理雖極誠正，而童子不加鞭箠，幾復不能成誦，正以不知其中奧妙，聽瞶瞑瞑，口納心拒，迨鼓盪以科名之榮，始奮然趨之，其奮，爲科名奮也，故有至老不知外事，幷不知有生人之事者，甚哉、蒙養得失，係國之强弱也。吾友畏廬子，自言爲村學究二十六年，生徒至衆，執業率以帖括，畏廬子苦口道之，終莫奪其科名之心，畏廬子憤切莫告，一日以白香山諷諭詩課少子，感懷時事，乃編爲新樂府三十二首，余見而求其稿，將鐫板以授家塾。畏廬子笑曰，二十六年村學究，乃欲吟詩爲童子啓悟之階，自度吾力未至也，且吾不善爲

詩，俚詞鄙諺，旁收雜羅，談格調者，將引以爲噱，而吾又不樂爲詩人也。余曰，不然，世局危迫，固執者旣萬不可變，吾輩子弟無罪，不當使其瞶瞶至老，子之詩雖無救於世局，然使吾子弟讀之，亦知有人間之事，不死於帖括之手，爲功豈不偉乎？且新樂府之體，固不妨爲俚鄙者也。旣語畏廬子，乃强取而授之梓人，光緒丁酉年十一月閩縣魏瀚序』。此爲光緒三十二年所作，已可覘老輩改革文字，與啟發青年愛國心之見地，故節采之，且以見季渚先生學識之一隅也。

風俗由積漸而成，雖瑣事皆有所本，承平愈綿久，愈使人忘其意義，寖成俗矣。近歲舊俗盪滌一空，新學者唾棄祖國俗例，唯恐不及，固爲盪滌原因之一。而國家多故．喪亂相尋，士皆短後按劍以備急，略無歲時伏臘之娛，亦其一因也。後者自爲國難殷亟，民無樂生之心，復何有於沿鄰舉酒，若前者，則頗有可議。昔之風俗，冬至日獻韈履於舅姑，今日但知有聖誕節，不知有冬至，但知有聖誕老人贈兒童玩具之韈，乃至新婦多不願有舅姑，遑知有獻韈乎？即此一端，餘不枚舉。吾聞古者亡人家國易，亡其國之風俗難，若國未亡而俗先自喪，所謂見被髮於伊川，知百年而爲戎，理或不誣，抑何其易也。馬夷初所記，『武林新年雜詠云：時憲書，迎春，小春牛，迎神，接竈，春牛圖，青龍馬，代圖，開門，拜年，拜節錢，燒香，開井，上墳，牀公牀母，門神，春聯，天花，門綵，柏枝，圍鑪，松棚柴，歡喜團，善富燈，歲燭，聚寶盆，花元寶，富貴不斷頭，隔年飯，果子茶，新年酒，暖鍋，春盤，豬頭肉，年糕，糖糕，元寶糕，春餅，湯團，鐙圓，篆笋，八寶菜，柿餅，風菱，過年鞋，年鼓，太平簫，竹喇叭，爆杖，烟火，花筒，流星，塞月明，滴滴金，龍燈，馬兒燈，走馬燈，紗燈籠，燈謎，面鬼，吹雞，竹龍，趕魚兒，風箏，燈鷂，鞬子，相思板，哈哈笑，門牌，陞官圖，狀元籌，此並相沿未改，名或小差，實無大異。至於門簿，則貴家顯閥，乃有專司，尋常則門黏一紅紙袋，上寫流芳而已。拜年帖子，故家大族，輒自尊長下逮孫仍，具於一帖，或云，頓首拜，或祇曰拜，仍兼投到謁人刺。紫

姑菓，桂錢，燒菜，開口橘，橘荔，銀杏，柏子花，長春花，元寶花，燈棚，行燈，秧歌，大頭和尙，燈戲，春球，陸仙圖，百花圖，蓋隨時代謝，文獻無徵矣，燈節盒，金團，則偶爾一見，不成風會。紅蘿蔔絲，說書，則不限新年者也』。夷初此節，秩然可徵。然如開口橘之俗，吾鄉尙有之，諺曰：『新年新年，沒橘也得錢，』卽云賀正後，先以橘相餽遺也。秧歌，大頭和尙，陸仙圖，百花圖，予於北方，皆常見之。特於杭寡見耳。瑣瑣摭此，初非低徊舊俗，甘於退伍。迺欲告識者，此紅綠喧闐之風味，實由若干年之承平積累而成，一經喪亂，便爾消失。漢俗亡於五胡，汴風盡於金虜，涉念及茲，則可知非舊俗之可思，實承平之不易。知承平之不易，則當知所以愼保承平者，不在於孤注之擲，而在於平日政治之修明，而執政者之臨民，與其鞭策以求新、不若使之涵濡安輯，使共知生事之樂。吾國幅員廣，情俗殊，若無包舉之力，則當知爲日本爲土耳其之非易，師其意勿泥以法，可已。

閩海門周彥升先生名，近三十年，邇始從其文孫孝伯，得讀壽愷堂集。先生先後游於夏子松，吳武壯，張紹臣，陸文愼，卞誦臣，張筱帆，張文襄，袁慰庭幕。中間亦屢主師山書院，白華書塾，湖北武備學堂，南洋公學講席。如臯顧錫爵爲墓誌，稱其篤於內行，事親孝謹，伯叔兄弟，敬愛有加，戚族貧者，歲有贍濟，常自困窘，而無吝悔，與人交遊，不爲矯異，座客或有不合，常偃臥不語，頗有望君爲傲惰者，性善飲，數十觥後，則淸談滔滔，鋒不可當。然先生之知名天下，則實在吳武壯公幕，與張季直朱曼君同儔，而先生才藻踔發，又與范肯堂吳彥復相驂靳。曾爲朝鮮新樂府，流傳於時，樂府計十章：昌德宮，長湖村，大院君，南壇山，罪已敎，陳情表，仁川口，三軍府，賣國碑，守舊黨。皆有關高麗亡國，及中日戰事史料。今錄守舊黨一章，及與沈子培書一通，以見先生治朝鮮史學之梗概。守舊黨有序：『朝鮮士大夫，好立朋黨，前明時有東西南北各黨，繼又有大北小北中北黨。國朝僖順王焞時，有宋時烈尹拯之老論少論黨，近世朝士，又分開化守舊二黨。論朝鮮國勢，三十年前，自當以守舊爲正，今則外夷環伺，風氣大開，非人力所能挽回

，一二拘墟之士，不顧國勢之阽危，欲閉關謝客，爲自守計，亦多見其不知量已。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不由先王之法，而猥以守舊爲辭，鶩虛名而昧實禍，朝鮮其危矣哉。嗚呼，豈獨朝鮮也哉！東西黨，老少黨，學術分門何不廣。開化黨，守舊黨，朝政分門何擾擾。檀君壤土箕子封。八條教化何雍容。當年遺杖豈堪拄，（平壤城內有箕子墳）祇今故墓餘高墉。（江東縣有檀君墓）讀書粗辨周與孔，數典未諳祖及宗。身爲老論不講學，各挾門第誇庸庸。古來黨禍出衰世，國事如此誰適從。春秋尊王雖攘楚，戰國連衡遂合縱。當今定復返中古，中古何不還軒農。世運變遷豈得已，大道破碎誰能鎔。同舟胡越且共濟，何況寮寀宜寅恭。如何鬩牆不禦侮，操戈入室難攖鋒。外交未拒英俄法，內亂先搆天地蜂。（李載先謀亂時私立名號）朝中朋黨爲禍始，坐令國勢變蒙茸。九州四海盡波瀾，砥柱孰障中流峯。君看守舊幾人在，海山冰雪摧孤松。與沈子培書云：昨勞苦爲念，朝鮮國文，據下走在東時所聞，乃前明永樂間國王李祹所創，凡二十八字母，與高明所見不同。當時祹命其臣成三問申叔舟等，編成一書，名曰訓民正音，癸未甲申間，在漢陽下都監向京畿觀察使金宏集，求其書不得。昨承明問，不能舉似，不勝惶悚，朝鮮黨禍，由來已久，在東時曾戲草一黨人表，屬稿未竟而內渡，近年彥復索觀，徧覓不得，不知閣置何處？大約發端於前明隆慶間國王李昖之世，當時僅有沈義謙金孝元二黨，主沈者，爲西黨，主金者，爲東黨，一變而爲禹性傳李潑之南北黨，南北黨興，而東西之緒絕。南北二黨，以北黨爲盛，北黨又分大小二黨，李爾瞻等爲大北黨，柳永慶等小北黨，大北最强，鄭昌衍承之，又別爲中北黨，又蔓延爲淸北濁北骨北肉北諸黨。國朝康熙間，國王李焞時，宋時烈爲尹宣舉撰墓誌，論學術不合，宣舉子拯，貽書絕之。然時烈故東國老儒，研程朱之學，拯所師事者也，時論頗右時烈而抑拯，自是宋尹之徒，分門立論，各不相干，主宋者爲老論黨，主尹者爲少論黨，焞之末年，定斯文處分，嚴敕勿擾，然二黨之子孫，互相標榜，二百年而未已。今王熙之初年，朝士分開化守舊二黨，洪純穆金炳始等爲守舊之魁，閔台鎬趙甯夏李祖淵等，則開化領袖也。開化之中，又分中日俄三黨，甲申十月洪英植，引日

本兵作亂，台鎬等皆死，是中日二黨相爭也。後來交涉愈繁，分黨益多，甲申以後，莫知究竟矣，大略如此，敢撮舉以備一部之采擇，敬承起居不宣。』彥升先生此二文，皆極可備朝鮮史料，其樂府序中，有『鶩虛名而昧實禍，朝鮮亦危矣哉，』其言沉痛簡切，直燭其兼併之機。所論朝鮮政情，門戶分立之谿刻爭鬥，東西黨，老少黨，尤可為殷鑒。外患日深，而國中又有收復高臺高掌遠蹠之議，先生而在，其感歎奮發，為何如哉？

前記賀年刺，論名片始於明崇禎間。因憶牋紙之色澤花樣，變幻不居，亦始於明萬歷崇禎之際。繆小山雲自在堪筆記：『宋元牋簡，大半黃白二色，紙偶有他色，決無花紋，贋作則不知矣。』下援明孫燕詒跋一段云：『聞之前輩云，國初以來，凡敍寒喧，瀝情懷，皆書於正幅之左次，而無副啟。有之，自陽明先生始。即有之，亦不過魁星麒麟螭虎已耳，初無雕飾，大約全幅居多。從萬曆戊子己丑年來，突書一折柬，上刻小字寸許，有「禮部題請欽定柬式遵古從儉」云云，亦無所謂雕飾也者。及辛丑壬寅以來，多新安人貿易於白門，遂名牋簡，加以藻繪。始而打蠟，繼而揩花，再而五彩，此家欲窮工極妍，他戶即爭奇競巧，互相角勝，則花卉鳥獸，又進而山水人物，甚至天文象緯服物彩章，以及鼎彝珍玩，窮極荒唐幽怪，無不搜剔殆盡，以為新奇月異而歲不同，無非炫耳目以求售，於是車馬馳驟之衝要，而汗顏署之，曰齋，曰館，曰軒，布滿大市通都矣。噫！文勝而質衰矣，雅鑿而樸散矣，余竹窗蓬戶之間，終日所投之刺，所緘之函，無非是物，剪裁根撫，約有四百餘紙，鄙俗不文者，刪去十之八九，僅存此以驗後來之靡麗，作何底止。崇正己巳長至日孫謀識。』小山此卷筆記，皆論字畫題跋，其錄此段，不詳所從出，殆收藏箋紙者之題識，小山欲記藏牋之沿革首尾，故甄錄及之。兌之近著枕廬筆記，亦錄此為談牋紙之史料。予案，繆所言宋元箋簡大半黃白二色者，大致不謬，而未詳嬗變。蓋唐尚彩色小箋，而宋則尚素紙。唐人最尚蜀箋，而蜀箋最尚雜色，李濟翁資暇錄所記，薛濤箋係於松花箋．更為小樣，非止松花一色，是也。延漏錄載，益州十樣蠻牋，曰深紅，曰淺紅，曰杏紅，曰明黃，曰深青，曰深綠

，曰淺綠，曰銅綠，曰淺雲，又有彩霞金粉，言其品色甚詳。天中記：『唐中國紙未備，故唐人詩多用蠻箋字，高麗歲貢蠻箋，書卷多用為襯。』此言唐時製紙未備，當為實情，至蠻箋當指西蜀出品，而高麗所貢，自是繭紙。蓋繭紙入中國甚早，世說所言王右軍書蘭亭序者，吾意即是高麗紙。而雜色箋導源六朝，梁江洪有為傳建康詠紅箋詩，南史陳後主使宮人擘彩箋，可知此物六朝時尙為宮闈官府珍品。至唐始粲然大備，段成式自製雲藍紙以贈溫飛卿。韋陟以五采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李嶠咏紙詩，雲飛錦綺落，花發縹紅披。楊巨源酬崔駙馬惠牋詩，浮碧空從天上得，殷紅應自日邊來。皆是唐人尙雜色采箋之證。而廟堂書寫，則用硬黃，濟確類書，硬黃紙，唐人以黃柏染之，取其辟蠹，其質如漿，光澤瑩滑，用以書經，秘閣所藏二王書，皆唐人臨倣，紙皆硬黃。今觀燉煌所出唐人寫經紙，多黃色，度必亦黃柏染者，是亦唐箋著色之旁証。南唐李後主始造澄心堂紙，亦重一時，史稱細薄光潤，蓋白紙也。陶穀家紙名鄱陽白，長三丈至五丈。而東坡喜書麥光紙，布頭牋，皆白色。梅堯臣咏澄心堂紙，焙乾堅滑如鋪玉。韓維詩，蜀江玉屑誰復憐。是則江南之白紙，已奪蜀牋之席矣。米元章有磷越竹短截作軸日學書作詩詩：越筠萬杵如金板。安用杭油與池繭。高壓巴郡烏絲闌，平欺澤國清華練。言如金板者，意是淡黃紙。繆所言宋元箋，只黃白二色，殆指此時代而言。然古來箋紙，亦非全無花紋。太眞外傳已有金花箋，李肇國史補有云，越之剡藤苔箋，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長麻、魚子、十色箋。雲仙雜記，有鴈頭箋。是皆與上述松毛箋，及十樣蠻箋中之淺雲相類，度必亦略有紋理花鳥雲物隱隱之狀，特不如後來之具體耳。由崇禎至清初不逾百年，箋簡已踵事增華，後半段與李笠翁有關。李之閑情偶寄卷十，牋簡節，即暢述其製牋之用意。末有云：『已經製就者，有韵事箋八種，織錦箋十種。韵事者何？題石、題軸、便面、書卷、剖竹、雪蕉、卷子、冊子，是也。錦紋十種，則盡仿迴文織錦之義，滿幅皆錦，止留穀紋缺處，待人作書，書成之後，與織就之迴文無異。十種錦紋各別。作書之地，亦不雷同，慘澹經營，事難縷述。海內名賢欲得者，倩人向金陵購之，是集

內種種新式，未能悉走寰中，借此一端，以陳大概。售箋之地，即售書之地，凡予生平著作，皆萃於此，有嗜痂之癖，貿此以去，如借笠翁而歸，千里神交，全賴乎此，只今知己偏天下，豈盡謀面之人哉。下註：金陵承恩寺中，有芥子園名箋五字著門者，即其處也。』笠翁此文，其費力求精，與刻意宣揚者，皆合於近代之商業化矣。然笠翁生時，頗不爲時人所重，名賢用其箋者不多覯，由康熙迄光緒，牋紙變嬗，收藏家案視名人尺牘，皆可得之。其間差可紀者，怡邸有角花牋一種，特大方雅妙，此牋晚近眞者已罕覯，予於民國初年，從德寶齋得數百張，今已散失略盡，前數年徐志摩曾來索，贈以少許，其後輓詩中仍及之。大抵工書親筆墨者，或自製箋，或不甚措意，隨意拉雜皆可，其間相去甚遠。以予所見，同治光緒間，雜色箋又盛行，李蒓客彭剛直作書，皆五色繽紛，然亦只用坊肆所出四時花卉箋。至光緒中葉以後，又盛行小牋，小信袋，唯用紅白二色，花卉外，多鉤模碑帖，其時梁節庵之箋簡，已傳於世，民元後，坊間已多仿製，紙亦漸闊。其後有仿唐人寫經者，又後印鑄局出影印宋槧信紙，則加寬廣矣。近數年風氣漸熸，南來所見，以西洋箋爲夥，過此以往，恐無復人用國中紙墨者，瑣屑拾此，亦他年考證文房之史料也。又案孫燕詒所記，謂新安人貿易於白門，李笠翁售箋，則於金陵承恩寺，兩者皆在南京，是又談新都故事者，所宜撫及。

笠翁製箋售書方法，皆極用意，極合近代商戰之理。言箋簡一節，後有一短跋，則儼然今日之主張版權專利也。跋云：『是集中所載諸新式，時人倣而行之，惟箋帖之體裁，則令奚奴自製自售，以代筆耕，不許他人翻梓，已經傳札布告，誡之於初矣。倘仍有壟斷之豪，或照式刊行，或增減一二，或稍變其形，即以他人之功，冒爲己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亞也。當隨所在之官司，而控告焉，伏望主持公道。至於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翁之書者，大海以內，不知凡幾，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當決一死戰，布告當事，即以是集爲先聲。總之，天地生人，各賦以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嘗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彼焉能奪吾生計，使不得自食其力哉。』蓋當時無此項法律條例，對於著

謊製造所有權，爲明文之保障，故不得不詈以中山狼，而以決一死戰等語爲後盾。然律雖無專條，而事實上却可呈控，至於訟之得直與否，則又視有司之意，或援用成案，或竟斥爲淫巧無益，乃至於敗訴，皆因人而定，尤無把握。史冊所載，如呂氏春秋懸之國門，能易一字，予以千金，衆憚威勢，莫之敢易。反之，其無威勢者，則向秀一亡，郭象卽竊其莊子解義。其於器具，亦莫不然，陸羽茶經所列風爐水方鹺簋都藍諸製，唐宋茶具，無不仿行。遂使其他手工製法，可祕者，罔不益自愼密，馴至方餌器物造法，什九失傳。又有製法稍流於外，而坊肆却自號世家，更相炫鬻，或互詆譭，以混眞僞者，比比皆是，此風至今猶未已，常見十步之內，兩店同名，標門醜詈，各詡正宗，是皆無專利無版權之結果，使民族自暴其短，貽外人笑。讀笠翁此跋，乃歎舊日法律科學，兩皆不昌，必使稍有頭腦如李漁者，不得不戟指怒呶，以自保其生計也。

濤園集有寶井堂記成書後，寄李氏姊信州一詩云：『一從癸酉來，長罹中秋節。吾母之生辰，忌日此哀絕。諸兄方能試，歸領使永訣，誕降大蒙洲，月望事多缺。每病齏瀕危，（每逢中秋，肝痛輒作，或有他驚險事，）驚秋如一轍。生固有自來，事往詎忍說。信州方嬰城，乞援書刺血。千軍煮糜餉，萬幕驚燭滅。明月邀相慶，白雲望對咽。所託以爲命，酒脯酬井渫。九死而一生，惴惴如臨穴。子孫不可忘，寒泉猶凜冽。後來四十年，外孫攝官閩。奉母秉爲政，邦人懷往哲。寶井額其堂，題銘刻其碣。寓書屬爲文，鈍筆敢少輟。香花士女歡，旌旆雲霄烈。佳序年一逢，痛腸時中結。國典祀雙忠，人情歎百折。齏臼信絕妙，蓼莪廢悲切。詩以示吾姊，垂老涕應雪。』此詩句句清切有本事。沈文肅公夫人，爲林文忠公之女，以中秋生。咸豐初助文肅守廣信事，世久有名，諸家筆記多述之：今考清史稿沈葆楨列傳：但稱『六年署廣信府，楊輔清連陷貴溪弋陽將逼廣信，葆楨方赴河口籌餉，聞警馳回郡，官吏軍民多避走，妻林先刺血書乞援於浙軍總兵饒廷選，會大雨，賊滯興安，廷選先入城，賊至，七戰皆捷，解圍去，曾國藩上其守城狀，詔嘉獎，以道員用。』敍事雖簡括，而病在

太簡，使入司馬子長班孟堅筆底，則斷無不全錄林夫人乞援書者，以其文其事，在太平天國戰爭中，在清代婦人集中，皆爲第一等可歌可泣之異事也。林夫人致饒壯勇公廷選乞援血書，原稿云：『將軍漳江戰績，嘖嘖人口，里曲婦孺，莫不知海內有饒公矣，此將軍以援師得名於天下者也。此間太守聞吉安失守之信，預備城守，偕廉侍郎往河口籌餉招募，但爲勢已迫，招募恐無及，縱倉卒得募而返，驅市人而戰之，尤所難也。頃吏探報，知昨日貴溪失守，人心皇皇，吏民鋪戶，遷徙一空，署中僮僕，紛紛告去，死守之義，不足以責此輩，只得聽之，氏則倚劍與井爲命而已。太守明早歸郡，夫婦二人，受國厚恩，不得藉手以報，徒死負咎，將軍聞之，能無心惻乎？將軍以浙軍駐玉山，固浙防也。廣信爲玉山屏蔽，賊得廣信，乘勝以抵玉山，孫吳不能爲謀，賁育不能爲守，衢嚴一帶恐不可問。全廣信即所以保玉山，不待智者辨之，浙大吏不能以越境咎將軍也。先宮保文忠公奉詔出師，中道賫志，至今以爲心痛。今得死此，爲厲殺賊，在天之靈，實式憑之。鄉間士民，不喩其心，以輿來迎，赴封禁山避賊，指劍與井示之。皆泣而去。太守明晨得餉歸後，當再專牘奉迓，得拔隊確音，當執爨以犒前部，敢對使百拜爲七邑生靈請命。昔睢陽嬰城，許遠亦以不朽，太守忠肝鐵石，固將軍所不吝與同傳者也。否則賀蘭之師，千秋同恨，惟將軍擇利而行之。刺血陳書，願聞明命。』此書矯健沈摯，從左傳脫化而來，文似退之筆法，無怪乎濤園先生躬承慈敎，而有左癖也。寶井堂者，李畬曾先生所建，畬曾爲文肅公之外孫，濤園之甥，以光緒辛丑知廣信府，奉母重來，故濤園有寄姊詩。今攷畏廬瑣記載：『吾鄉沈文肅葆楨守廣信時，喧傳洪楊之兵大至，文肅取救於外，夫人嬰城自守。已而文肅歸，敵果圍城，夫人自治饘粥犒軍，以劍授文肅，曰，賊來君以劍抵之，吾自入井，免爲所辱，因對井爲誓，矢報國家，已而得饒廷選一軍，敵退。後四十年，公外孫李畬曾宗言權府篆，迎養夫人，畬曾立誓井堂於署中。大書一聯云：距武夷數百里，遙望家山，迎奉板輿來，依舊青燈慈母線；後文肅四十年，來權玆郡，摩挲遺碣在，愧無黃絹外孫詞。外孫二字，用得恰好。』畏廬先生此節正可爲濤園詩注脚，並

千軍煮糜餉句，讝曰信絕妙句，皆已得解釋。唯林記迎養夫人，當作太夫人，否則與上文之夫人涉混。翁曾先生爲釋堪之脅人，釋堪幼嘗隨宦信州，爲予言廣信府衙門，相傳爲周瑜都督府，雖無可稽，而基址弘敞，逈殊他州，二堂尤偉侈，堂甚深，前爲石臺，悉甃以方丈之石，極寬廣，兩旁植槐柏榆柳之屬，參天蔽日，愈增其邃，自臺降階而左，有井闌以石，是林夫人所倚者。釋戡祖母爲夫人長女；翁丈既迎養，因爲述少時所見狀，翁丈刻字於井闌曰：林夫人誓井，而顏二堂曰寶井堂，自爲聯語，即畏廬所記者。遙指家山，林誤記爲遙望，誓井堂，亦誤記也。寶井堂翁丈自爲記，又乞濤園爲之，竝刊守信錄中。濤園集中尚有二絕句紀林夫人事，其序云：『先母林夫人課瑜慶兄弟讀詩譜小序，閩塾子弟授詩皆用朱註，故坊間無譜序單行本，手寫全部，命子婦永以爲法。』又佐罷官書課兒讀句下注云：『先公在江西巡撫任所，有密摺皆先母手繕拜發，外間無知者。』觀此可知文忠課女之功，與文肅成名亦得內助。而林夫人在廣信甚得吏民愛戴，書中所云：『鄉間士民不喻其心，以與來迎赴封禁山避賊，指劍與井示之，皆泣而去。』蓋實錄也。

笠翁售箋處，據自注在承恩寺前，案承恩寺今尚在。南都察院志：景泰二年，內官王瑾住宅，奏改爲寺，賜額承恩。客座贅語：承恩寺踞舊內之右，最爲囂華之地，游客服賈，蜂屯蟻聚，而佛教之木义刹竿蕩然盡矣。繇此觀之，笠翁擇地售書售紙，正以其最爲囂華也。然攷新刊之首都志卷十四：承恩寺景泰中建，在鍼功坊，按鍼功坊昔名奇望街，今名建康路，而承恩寺則今別爲街巷之名，在內橋一帶。前者今屬第三警察局貢院街分駐所，後者，今屬第三警察局王府園分駐所，則兩者所記，必有一誤也。芥子園故址則在石觀音，與周處讀書臺爲鄰，予曾與盧冀野梁衆異乘醉訪之。

前記商山鸞影，因念凡問鑯扶鸞此類事，多脈絡井然，追即而究之，則習昧惝怳莫可恃，此理雖不能詳，意或爲心理學上所謂直覺。或爲問者扶者二三人間心靈上之交流所起之作用，而舍人外無所輔麗，則確然可信。昔葉名琛最信扶箕，以戰守之術叩於神，卒之身敗名裂，爲天下笑，蓋葉不悟其所禱者，殆即其左右或本身之心理變態，非別有鬼神也。因

此悟左傳：鬼神非人不靈一語，實深知古今所謂幽靈情僞。由來談仙說鬼，有於人之聞見以外別有所謂鬼神者乎？一切唯心所造，造而怖，復信之，可知人類實至智而至愚者矣。顧近來記問籤扶箕之事，有漸成掌故者，有可詳名人軼事者，排比事實，亦可資筆麈，固不必以妄誕而並泯之。林暾谷（旭）戊戌八月十三躬遘東市之僇，天下稱六君子，是年元旦日蝕，暾谷有戊戌元日江亭即事詩云：「倚闌雲起亂鴉呼。黯黯西山望未無。乍入闇虛催夕景，還連風色落平蕪。主憂避殿當元日，臣職操兵見裔夫。如我閒官神所笑，何祥欲問自疑迂。」此是晚翠軒名作，末二句乃言江亭西偏有觀音大士祠，暾谷時以內閣中書甫到衙門，與林詒書丈同往抽得一籤也。籤詩第一句，長沙謫去古今憐。第二句繡被焚香獨自眠。第三句不可復記；第四句起有巴童蜀道四字，後三字亦遺忘，石遺室詩話記此事，亦未備舉其籤。詩話但謂『相傳籤詩中有巴蜀湘閩等字，含有四章京被禍語意，當時固不覺，而詩中主憂避殿臣職操兵各語，詩讖分明，已見圍攻頤和園孝欽訓政景帝幽處瀛臺諸兆。』予案，此籤解者甚多，皆謂不祥，首句長沙謫去，已明言少年向用，終被逐僇；第二句，有解作暾谷夫人沈孟雅終於殉節者。而讖兆之惡，則世所爭傳，此一事也。陳子言述徐澹廬云，張嗇菴先生未登鄉榜時，曾叩禱於北京前門外關帝廟，拈得籤語云：曩時敗北且圖南，精力雖衰尚一堪，若問生前君大數，前三三與後三三，當時以籤語深奧，未解其旨，迨至光緒乙酉科中北闈南元，時恰三十三歲，再加三三爲九數，至四十二歲甲午科乃中狀元，此前三三之數驗；自四十二歲至共和丙寅七十四歲捐館，恰又三十三年，後三三亦驗。又云：吳彥復主政光緒丁酉官刑部，以上書陳時事爲長官所抑，憤而棄官，便道詣前門關帝廟求籤，有雁行一半入祥烟，等句，迨庚戌重游京師，而舊人劉裴村楊叔嶠林暾谷康幼博均死於戊戌之難；壽伯茀仲弗昆季，及英山王鐵珊，又死於庚子之難，則此籤亦驗。此又一事也。翁文恭庚申年日記中有一節云：廿七日晴，麐墨作字，詣老丈處，晚飯後歸，老丈爲余言，昔文端公在江蘇辦學政任時，埽一樓奉乩仙，懸筆於上，老丈輒從拜於樓下，一日乩書某次子修賜名敏齋，又一日書年庚八字，

一綴一詞於下，有二十四橋明月夜，明珠一顆掌中擎，之語。越日又書云：昨所示八字，乃上海葉介之女，可與修爲佳耦，命幕友張某爲媒，急往，限某日到，沿途多加縴夫，文端承命，遣張君急行，至則前一日葉介方與寧波林氏議婚，適膺小恙中止，張君至，述神語，遂委禽焉。于歸三年，生一女而沒，年二十四，乩書所謂二十四橋者驗矣。所生女即余亡妻也。亡妻歸我十年，無子女，年三十而卒，鏡合無期，珠摧先兆，其命也夫！曩曾聞亡妻言之，不甚悉，今詳紀之。』案翁娶於湯，所云文端公者，湯敦甫金釗，此又一事也。吾國古今說部，荒唐幽怪不可勝詰，區區三事，正如大海之與蹄涔，然删去其不可解者，而錄其故實，則亦殊可爲異日談掌故者助，春宵無俚，聊綴而存之。

『誰家笛裏返生香。傾國風流解斷腸。頭白傷春無限思，不應此樹管興亡。到地春風不肯開。南枝吹盡北枝殘。吳宮多少傷心色，占得牆東幾尺山。』此大鶴山人賦小城梅枝之起二首也；傷心語，罕見如是淒麗。吳小城，在蘇州，叔問此作，見樵風樂府卷九。第九卷雖云起壬寅訖辛亥，然予攷卷末水龍吟小序稱：『昔東坡謂淵明先生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余考其蜡日篇，發端於風雪餘運，終託之章山奇歌，其詩皆當在義熙禪代時作。時先生已五十有六，遂以江濱佚老，遯世自絕，其志可哀也已。何意去此千五百餘年，舊國之感，異代同悲，患難餘生，行年差合，今之視昔，身世共之，而變端之來，心存目替，其愴怳殆有甚焉。』而詞中有落木悲秋殘尊送臘語，自是分指八月起義十二月遜位，是辛亥殘冬所作也。其後永遇樂，題爲『春夜夢落梅感憶因題』。又水龍吟，題爲『人日探梅吳小城有懷闔閭舊遊』。又其後則楊柳枝八首。是必皆壬子春所作，姑附著於辛亥年者。戴亮集爲先生之壻，去年以遺墨屬題，展卷則人日尋梅之水龍吟，及八首楊柳枝賦小城梅枝者具在，水龍吟，凡兩錄，八詠則別寫於淡赭箋。予題兩絕句歸之。案，詞中之陽關曲款乃曲采蓮子浪淘沙楊柳枝八拍蠻六調，皆唐人七言絕句，能歌以侑觴，所謂敎坊曲。考郭茂倩樂府詩集，王灼碧鷄漫志，皆言楊柳枝出於古之折楊柳，白樂天辭能，別創新聲。而歷來詞家註釋此題，皆詠柳枝本意，叔問此作，

殆變格。然鑑戒錄云：柳枝歌，亡隋之曲也，張祜一絕，即楊柳枝。今先生此詞，聲極凄怨，謂為亡清之曲，良是本懷。而比竹餘音中，別有楊柳枝二十六首，悉詠本題。其第二首後二句云：不見故宮猶井底，銀瓶長墜斷腸絲。予意必指珍妃墜井事，已而檢視，果為庚子辛丑間作，證以第五首「長條如帶水縈環。難繫離愁百二關。羨爾巢林雙燕子，秋來暫客尚知還。」乃言西狩未歸，兼以唐末黃巢之亂，春燕巢於林木為喻，則前說益信矣。予前記珍妃事，所錄秋深猶咽五更蟬者，乃第十四首也。（叔問後刊樵風樂府，此題删去十一首，存十五首。）人日探梅之水龍吟，亦極悲婉，今全錄之：「故宮何處斜陽，只今一片銷魂土。蒼黃望斷，虛巖靈氣，亂雲寒樹。對此茫茫，何曾西子，能傾一顧。但水漂花出，無人見也，回闌繞空懷古。別有傷心高處，折梅枝怨春無主。隴頭人在，定悲搖落，驛塵猶阻。報答東風，待催羌笛，關山飛度。甚西江舊月，夜深還過，為予清苦。」今年春事苦晚，江梅未動，以廢曆計之，執筆之辰，適為丙子人日，草堂無相寄之貲，花勝乏堪簪之髻，撫時感事，欲有所述，而病未能，咫尺靈巖，亦成隔阻，箋先生此詞竟，悵然滌硯而已。

合肥李文忠致侯官沈文肅書稿，今存文肅之孫崑三家，凡三紙，純白箋，合肥自筆，蓋言同治十三年臺灣番社一案也。原書如下：「幼翁仁兄年大人閣下，連奉七月二十二日八月二十四日抄件，敬承一一，緣近日無尊處輪船到津，大久保等在京亦無定議，遲遲未覆，日來連接總署函，自重陽日大久保始改議彼此兩便辦法，遂有撤兵向國索貼費二百萬金之說，詭情畢露，總署力言不可，姑允被害漂民酌量撫卹，彼又追問撫卹確數，十四日忽又翻覆，柳原因請覲不准，亦告辭，與大久保偕行出京，十六日英使威妥瑪乃為居間調處，多方恫愒，總署恐大久保之速行決裂也；允以從優給卹銀十萬兩，倭兵退後，所棄房屋器具等件，歸之中國，由尊處會查，酌給四十萬兩，十七，威使復稱倭人欲先給一半，文相未准，而五十萬之數已經出口，大約總可定局，似援九年津案賠償法俄各國人命共五十萬，先後一律，弟初尚擬議審所

害者琉球人非日本人，又津案戕殺領事敎士，情節稍重，礙難比例，今乃以撫䘏代兵費，未免稍損國體，漸長寇志，或謂若啟兵端，無論勝負，沿海沿江糜費，奚啻數千萬，以此區區，收回番地，再留其有餘，陸續籌備海防，忍小忿而圖遠略，抑亦當事諸公之用心歟？往不可諫，來猶可追，願我君臣上下，從此臥薪嘗膽，力求自強之策，無如總署前書所云，有事即力圖補求，事過則仍事恬嬉耳。大久保不日當回，倭兵冬間計可撤退，開山撫番，增官設兵，一切善後，端緒宏大，諸賴長才久駐，擘畫經營，俾臻完善，永絕覬覦，感佩曷已，俊侯渥蒙青睞，所部月餉；仰承籌補三關，體䘏周摯，益應感激馳驅，惟壓下用費浩繁，餉源竭蹶，何堪增此重累耶。咸使致信本國照料購辦利器鐵船，似又中變，日意格自請仿製，諒由外洋另覓熟手匠頭，有把握否？安瀾大雅爲颶風所毀，殊出意外，能否撈起修整，亦事機不順之一端。內山開礦，爲興利創舉。執事銳意行之，良可欽企，此事工本甚鉅，非僱洋人購洋器用洋法難得興旺，弟方擬於直隸磁州地方籌開鐵礦，機器洋匠約明年可到，未知果有成否？台地百產精英，什倍內地，我公在彼開此風氣，善爲始基，其功更逾於掃蕩倭奴十萬矣，手此肅復，順頌勳祺。年小弟李鴻章頓首。』此書爲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今按臺灣番社一案，始於同治十二年，臺灣生番殺害琉球人，其成爲中日交涉，則爲十三年三月，其一切交涉結束則在是年十一月，文忠與文肅此箋，正在交涉將了未了時也。是年三月奉旨『沈葆楨帶領輪船兵弁以巡閱爲名前往臺灣一帶，密爲籌辦』故爾時文肅之官銜爲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大臣。攷淸史稿沈葆楨傳：『十三年日本因商船避風泊臺灣，又爲生番所戕，藉詞調兵覬覦番社地，詔葆楨巡視兼辦各國通商事務，日兵已登岸結營，葆楨據理詰之，曉諭番族遵約束，修城築壘爲戰備，提督唐定奎亦率淮軍至，日人如約撤兵乃議善後事宜』。是此案之大略也。以予所攷，當時日本亦專派使臣來議茲事，即文忠書中之大久保，至柳原已前在京。大久保者，內務卿大久保利通，柳原者日本使臣柳原前光也。此案最後日本撤兵，中國以四十萬兩作爲購買日本兵營修道造房之用，即文忠書中之撫䘏；當時日本要求賠償兵費四百萬兩

至少須二百萬兩，終乃以此定局，不得不謂爲文肅嚴修戰備之力。而案定後，言官尙騰謗以爲縱敵，見前所錄濤園哀餘皇詩序中。當時兵備粗陋已極，船政海軍，皆甫草創，而國人已侈然責交涉當局以言戰，可知歷來淸議，皆如此也。文忠書中之俊侯，即唐定奎；日意格者，法人，同治六年文肅創辦船政，聘日意格爲監督。安瀾大雅兩運船爲颶風毀於澎湖，是八月十九日事，安瀾管駕爲呂文經，大雅管駕爲羅昌智，兩船沈沒，文肅立派三品銜洋將斯恭塞格，千總陳兆連，藝生魏瀚，馳往察看，見奏摺。所謂藝生魏瀚者，即季渚先生，其時已學成回國，在船上任職，蓋季渚以同治六年出洋，予前記稍後也。文肅性剛毅有威，不少假借，其辦理番社一案，及其後撫臺與開發臺北之功，累牘不能盡，而言路猶詆之；至合肥尤當時詬爲親日賣國者，今觀此書，其明識遠略爲何如者；予尤佩文忠勉文肅『開此風氣，善爲始基』之言，不愧老成篤論。予嘗疑同光之際，中日方各變法自强，其大臣忠於謀國，亦未必相去甚遠，特以國人習於虛憍，淸廷彌目淫昏，士大夫工於責人，昧於責己，好爲高言，安於偷嫻，一二勇於辦事稍有遠識者，往往不能竟其功，孫過庭所謂失之一毫，差以千里，及其末流，雖痛哭搶攘，曲踊盪決，求爲同盡，亦不可得。迄今誦文忠文肅之遺箋，可爲炯鑒者，良不在少，又豈止區區講掌故論史料而已耶？

大鶴山人所記之吳小城，實在蘇州城內孝義坊，攷樵風樂府卷六，滿江紅小序云『乙巳之秋誅茅吳小城東，新營所住，激流植援，曠若江郊，歲晚悽寒，流離世故，有感老杜卜居之作，聊復勞者歌其事云，』又西子妝慢，賦吳小城，序云：『越絕書，城周十二里，高四丈七尺，門三，皆有樓，吳地記，引虞覽冢記云，吳小城，白門，闔閭所作，秦始皇時，守宮吏燭照燕窟失火，燒宮，而門樓尙存，是知小城，即吳宮之禁門，又謂之舊子城也。歷漢唐宋，以爲郡治，舊有齊雲觀風二樓，並在子城上，爲郡僚宴燕之所，見之唐賢歌詠獨多，明初，惟餘南門，頽垣上置官鼓司更，郡志載：今自乘魚橋至金姆橋而東，高岡迤麗，是其遺址，城四面舊皆水道，即子城濠，所謂錦帆涇也。其東，尙有故蹟，號爲濠

股，今余之所經構，證以圖經，此間乃兼有其勝，五畝之居，刻意林谷，既擁小城，聊當一丘，涇之水，又資園挽，可以釣遊，不出戶庭，而山澤之性以適，豈必登姑蘇，望五湖，始足發思古之幽情耶？分題賦此，因竝及之』據此兩序，似吳小城風景秀異。今攷乙巳爲光緒三十一年，叔問以七試部堂不售，癸卯歲，始絕意進取，自鐫小印曰：江南退士，其明年，王佑遐來蘇州，王之先壠在桂城東半塘尾之麓，因以半塘自號，蓋不忘誓墓意也，叔問嘗謂之曰，去蘇州三四里，有半塘彩雲橋，是一勝蹟，宜君居之，異日必爲高人嘉踐，王因之賦點絳脣詞。見蜩知集中，乃半塘於秋間化去，叔問愈增感喟，遂以又明年，買地孝義坊，凡五畝，築室牓門曰，通德里，秋初落成，遷入，蓋自光緒六年庚辰卜居蘇州以來，至茲二十有五年，而先生年適五十矣。從鄧尉購嘉木名卉，雜蒔庭院，頗擅園林之美，其東高岡迤邐，即詞中之吳小城，復作亭於岡之高處，顏曰吳東亭，繞以籬，足供凭眺，孫益庵德謙，有賀先生新居文，稱『度地新規，洞天別啟，近鄰蕭寺，旁枕清溪』其後有跋，中云：『流寓吳中，愛其水木明瑟，風物清嘉，棲遲者二十餘祺，去禩擇地孝義坊，經營別墅，迄茲落成，足以棲集勝寄矣。其地則崇岡屹立，曲澗前流，東城，吳之故城也，白香山曾有吳東城桂之詠，今先生將闢其後圃，襲此古芬』。就孫跋觀之，所謂吳小城者，山人華藍繕搠，証以詞中之『山送月來水漂花出一片吳墟焦土』可知易荒丘爲亭囿，胥賴經營，楊柳枝中之梅枝，只是園梅餘植，彊村於此，亦有和作，其西子妝小序『叔問卜築竹格橋南，水木明瑟，遂營五畝，證以吳郡圖經，跨流而東，陂陀連蜷，爲吳小城故墟，懷昔傷高，連情發藻』云云，亦指此。樵風別墅，叔問歿後十年，已易主。所謂吳小城者，所謂錦帆涇者，高岡悉夷，殘濠亦堙，別修馬路，名錦帆路，比日太炎先生，即卜居是間。朝市滄桑，事理之常，予懼後來攷證吳門勝蹟者湮沒靡徵，將以兩家詞中所指，悉目爲蕉鹿之幻，故瑣瑣攷錄之。

予始得樵風彊村二家詞，實羅癭同曹時手贈，時在庚戌，癭薄游吳會乍歸也。癭公初住教場二條胡同，是王半塘故宅，

所謂四印齋，庚子朱古微曾來同居之，瘦公因集瘞鶴銘題曰：『王朱前後詞仙之宅』後還廣州會館，仍榜此八字於客廳。尚記是冬瘦公絮絮爲言至蘇州得見文小坡，幷書贈小坡一詩於予之團扇。彈指二十餘年。瘦公歿亦歲星一周，今翻彊邨語業卷二西河小序云：『庚戌夏六月，瘦庵薄游吳下，訪予城西聽楓園，話及京寓，乃半塘翁舊廬，回憶庚子辛丑間，嘗依翁以居，離亂中更，奄踰十稔，疏燈老屋，魂夢與俱，今距翁下世且七寒暑已。向子期鄰笛之悲，所爲感音而歎也。爰和美成此曲，以攄舊懷。』即紀茲事。按半塘庚子秋詞，即與古微及劉伯崇宋芸子所倡和，有寫本，石印行世，詞多小令，涉及掌故者不多。其可紀者，半塘曾以一書並寫諸詞寄樵風，其中乃有名言。且可見爾時圍城中士大夫之心理，今備錄之，王致鄭書云：『困處危城，已逾兩月，如在萬丈深阱中，望天末故人，不啻白鶴朱霞，翺翔雲表。又嘗與古微言，當此時變，我叔問必有數十闋佳詞。若杜老天寶至德間哀時感事之作，開倚聲家從來未有之境，但悠悠此生，不識尚能快覩否？不意名章佳問，意外飛來，非性命至契，生死不遺，何以得此。與古微且論且泣下，徘徊展讀，紙欲生毛，古微於七月中旬，兵事棘時，移榻來四印齋，里人劉伯崇殿撰，亦同時來下榻，兩月來尚未遽作芙蓉城下之游，兩公之力也。古微當五六月間，封事再三上，皆與朝論不合，而造膝之言，則尤爲侃侃，同人無不爲之危，而古微處之泰然。七月三日之役，不得謂非倖免，人生有命，於此益可深信。人特苦見理不眞耳。鄙人嘗論天下斷無生自入棺之人，亦斷無入棺不蓋之理，若今年五月以後之事，非生自入棺耶？七月以後之我，非入棺未蓋耶？以橫今振古未有之奇變，與極人生不忍見不忍問不忍言之事，皆於我躬丁之，亦何不幸置耳目於此時，而不聾以盲也。八月以來，傳相到京，庶幾稍有生機，到京已將一月，而所謂生機者，仍在五里霧中。京外臣工，屢請乘輿回鑾，乃日去日遠，且日促各官去行在。論天下大事，與近日都門殘破滿眼，即西遷亦未爲非策，特外人日以此爲要挾，和議恐因之大梗，況此次倡謀首禍諸罪臣，即以國法人心論之，亦萬不可活，乃屢請而迄未報允，何七月諸公歸元之易，而此輩絕頸之難也？是非不定

，賞罰未昭，即在承平，不能爲國，況今日耶！鬱鬱居此，不能奮飛，相見之期，尚未可必，足下謂弟是死過來人，恐未易一再逃死，至於生氣，則自五月以來消磨淨盡，不唯無以對良友，亦且無以質神明，晚節頹唐，但有自愧，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中秋以後，與微微伯崇，每夕拈短調，各賦一兩闋，以自陶寫，亦以闢聞見，充積鬱塞，不略爲發洩恐將膨脹以死，累君作輓詞，而不得死之所以然，故至今未嘗輟筆。近稿用遯渚唱酬例，合編一集，已過二百闋，芸子檢討屬和，亦將五十闋，天公不絕塡詞種子，但得事定後始死，此集必流傳，我公得見其全帙，茲先撮錄十餘闋呈政，詞下未注明誰某，想我公暗中摸索，必能得其主名，雖伯崇詞於公爲初交，然鄙人與古微之作，公所素識，坐上孟嘉，固不難得也。』半塘此書，可分數節詮註。其言得叔問新詞者，叔問於庚子之變，有賀新郎秋恨二首，謁金門三首，最爲沈痛。又漢宮春庚子閏中秋一首，亦甚悲。戴亮集年譜中，所謂謁金門三解，每闋以行不得留不得歸不得三字發端，沈鬱蒼涼，如伊州之曲　是也。書中所云與古微且讀且泣下者，度是此詞。古微五六月間封事，及造膝之言，則指古微與袁許等迭奏斥義和團，及召見時古微抗聲力諫，那拉氏大怒，問瞋目大聲者爲誰，以古微班次稍遠，后未暇細察，得免　諸事。此節古微行狀墓誌，及晚近諸家筆記，已及之。其言七月三日之役倖免者，則殺袁許之日也。其論李合肥到京後仍無生機，兩宮無意回鑾，及首禍諸臣迄未誅戮，　可見爾時焦盼之意。禍首久之始正法，回鑾　則在次年。其寄示庚子秋詞十數首，叔問答以一詞，此詞樵風樂府不載，比竹餘音中，浣溪沙，題爲樓居秋暝得鶩翁書卻寄：『能酒西風獨倚闌。滿城紅葉雁聲寒。暮雲盡處是長安。故國幾人滄海等。新愁無限夕陽山。一回相見一回難。』是也。

瘦公是年游吳，於天童訪寄禪上人，於蘇州訪朱古微鄭叔問，瘦有詞，記當時國風報曾載之，遐庵爲瘦公刋詩，似未錄及。古微西河小序中。訪城西聽楓園云云，聽楓園者叔問爲彊邨蘇閶所僦之居。樵風樂府卷七，驀山谿小序云，『吳城小市橋，宋詞人吳應之紅梅閣故地也，橋東今爲吳氏聽楓園。水木明瑟，以老楓受名，紅葉亭不減舊家春色，且先後並

屬延陵，於勝地若有前因，彊村翁近僦其園爲行窩，翁所著詞，聲滿天地，折紅一曲，未得專美於前也，爰託近意歌以頌之，』而彊邨和作，亦有小序，中云叔問爲相陰陽，練時日，可見其投分之厚，爲謀之忠。蓋是時陳臞庵（啟泰）爲江蘇巡撫。駐蘇州，陳素風雅，延叔問處幕中，故吳門詞流接武。鼎革後，風流雲散矣。夔公生平亦以友朋爲性命者，以叔問老年多舛，爲言於任公先生，以其喪偶厚賻之，叔問有謝書云：『別來數更喪亂，感懷雅舊，悅若隔生，音訊闊然，寤思曷極，去臘展誦惠書，猥以悼亡，矜垂甚備，高義仁篤，荷逮相幷。重承任公老友厚賻，殞逮三百金，周急救凶，幽明均感，撫臆論報，銜結深銘，祇以衰病之餘，少稽陳謝，伏惟豈弟之宥，代剖赤情，幸甚幸甚。茲值亡妻營奠有日，敢以赴告，敬求飭送沾上爲感。下走集蓼餘年，遭家多難，比來知死知生，彌憎鮮民之痛。昨承寄示子民先生，函訂大學主任金石學教科兼校讎，月廩約四百番錢，禮遇誠優且渥。第念故國塋遺，落南垂四十年，倦旅北還，既苦應接，且聞京師僕賃薪米之費什倍於南，居大不易，嵩目世變，何意皋比，頹放久甘，敢忝爲國學大都講耶，業醫賣畫，老而食貧，固其素也。辱附契末，聊貢區區，未盡願言，但有荒哽。』案此書以戊午正月發，是民國七年也。先生即以是年二月捐館，衰病疲苶，宜其無意北歸。夔公晚亦侘傺，卒年才逾五十，去叔問之歿，不過六年，生無寸椽，殯於蕭寺，寡妻併命，楹書蕩然，文人酷遇。於斯已極。每憶甲子九月，予與宰平視夔公喪於法源寺，輒覺悲從中來，以較樵風身後，又別蕘枯，誠汪容甫所謂「九淵之下，尙有天衢，秋茶之甘，或云如薺」者已。叔問身後，亮集以冷紅簃塡詞圖乞人題詠，弢庵先生題二絕句云，流落江南吾小坡。二窗斷送卅年過。故知一切誰眞妄，奈此迴腸蕩氣何。三過吳門一面慳。眼中猶是舊朱顏。如何入畫還相避，背坐拈毫對小鬟。可想見山人早年風度。曾剛甫題云，西風久下藤州淚，社作今無竹屋詞。解識二窗微妙旨，樵風一卷亦吾師。剛甫與夔公至交，讀藤州吹淚之句，彌念吾夔庵也

前論吾國公私久不分。故唐宋以來以淸官爲美稱，實則淸乃本分，一淸亦殊不足以盡官守也。因此念及吾國官俸至薄，

所入實不足以養廉；不足養廉，其勢必以官物自養，於是能稍飭廉隅，便以清爲美德。又自周秦至明，封建間廢而時作，王侯卿相，皆食邑祿役齊民，而治事之官，月俸乃至少，故同列於朝，其恃俸爲食者，皆清門以文儒自進者也。唐書陽城傳：『拜右諫議大夫，每約二弟，吾所俸入，爾可度月食米幾何？薪菜鹽幾錢？先具之，餘送酒家，無留也。』宋彭乘墨客揮犀：『舊制三班奉職，月俸錢七百，驛劵肉半斤，祥符中有人爲題詩所在驛舍門曰：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朝廷聞之，曰：如此何以責廉隅，遂議增月俸。』舉此兩事，可知官俸之少，自古已然。明清典章故實，尤昭昭耳目間，予憶兒時翻搢紳，見官俸祿米之數，年不過數石米，輒疑若恃以贍家者，不幾索於枯魚之肆乎？稍長，則知官誠發財，但不恃俸，天下有名實不相符，而相習不以爲怪者，此類事是也。惟明明使仕者不能以祿養，故必驅官吏於婪索之途，官稍亨所入輒富，世稱藏富於民，吾國近一二千年歷史，實可謂藏富於官，其能津逮農商潤澤田舍者，皆所謂士大夫之一階級也。朝廷心知其然，有事則責官吏以捐輸，盜賊心知其然，得志則索財賄於巨室；此風至鼎革後始變，世祿之制既寡，舊家日彫，官俸有恆，視往史爲加厚，而以今昔幣值物價衡之，則亦未見其爲加厚，除非法多得外，月俸最多，亦僅免轉徙而已。蓋事變至今，國力民力俱盡，無論何者皆儳然不可終日，而昧者猶狃於藏富於官之情勢，而欲以微官俸得，視爲生財之源，左畀而右奪之，不亦愼乎？所謂盜賊索財賄於巨室者。李闖入京，拷掠諸勳戚大臣是也。所謂朝廷責官吏以捐輸者，則咸豐三年東南大亂時有此種事。清崇實所自著之惕盦年譜，其中有一節云：『粵逆竄陷安徽金陵等處，軍情緊急，戶部因庫儲告竭，春季不能放俸，副都御史文小雲瑞，奏令富紳捐助，即可湊成巨款，上命其指出何人，伊稱穆鶴舫潘芝軒卓海帆耆介春陳偉堂五相國，與孫大司農符卿，及實等十八家以應，有旨令所指各家，均於初十日赴戶部衙門候旨，有老病不能親往者。著子弟一人代之，屆期實先往，見海帆夫子與鶴舫太老師均親到，更有崇雨舲中丞，時革職在家亦先至，商曰：「今日之集，必係勸捐，但吾等

有富名者不過房產地土，就使全行報效，亦無濟於事，大約須各自量力，儘一月之內能呈繳若干現銀，方不負此舉。」諸老頗以爲然，稍間惠親王恭親王並僧王皆奉命來署，手捧硃諭，令大司農文孔修先生宣讀：「文瑞所奏之人，皆係受國厚恩，當此時勢艱難，諒各情殷報效，等因欽此。」穆相早經罷斥，當即伏地痛哭，諸人隨跪於後，亦皆涕淚滿面，三位王爺即邀諸老在大堂茶話，戶部堂官讓實等少年到三庫大堂借坐，久之，穆卓耆三位共捐四萬，潘相捐三千，孫大司農捐五千，陳太史介祺始書一萬，而僧王不允，緣其家甫收一銀號，知有現銀，故勒至四萬而後止，實手書一呈曰：「崇實初官侍講，三代皆蒙國恩，官外任，歷年既久，房產頗多，是以豫工例曾報效三萬兩，上年普通捐輸，弟兄二人又呈捐一萬兩，屢次均蒙恩奬，文副憲指爲富紳，原不爲虛，無如情願毀家，而一時不及變產，茲謹就力之所能，三日內先呈出銀三千兩，請限一月，更措繳九千兩，共一萬二千兩，稍效微忱云云，」王爺皆以爲自係實情，尚爽快，因而別家或多或少，都仿此稿爲之，共湊成二十餘萬，嗟乎！時勢至此，眞臣子所不忍言，越月戶部將銀兩收齊，奏聞，奉旨崇實着賞加詹事銜。』此節頗能寫實，所謂春季之俸，實至微，故捐二十餘萬兩已足。專制之朝，家天下，故私財隨時可爲天子所有，其中自含平日驅官以婪得於民，事急當然追比之之意；此理尤以世受豢養之八旗爲宜然。以淸代滿洲大官，泰半以榨取民財爲職，雍乾兩朝所以好縱貪墨，橐盈則籍沒，悉以實物入內府者，亦間接聚斂漢人精英之微意也。考咸豐初年，戶部雖稱空虛，而宮府尙極充實，不至於亟仰此二十餘萬兩度日。舊聞此事實緣文瑞有憾於陳簠齋，而文宗則殊怒穆彰阿，故構此局。簠齋之父陳官俊，字偉堂，即惕盦所記五相國之一，偉堂已於道光二十九年卒，故簠齋以子弟應詔，覩僧王勒索簠齋至四萬金，則此案內容可知。穆彰阿，陳官俊，皆宣宗極寵信者，置產亦最沃，文宗即位即褫穆彰阿職，至是復令其獻財；然因此案穆彰阿猶得賞五品頂戴；陳簠齋則賞侍講銜；崇實爲崇厚之兄，後歿於盛京將軍之任，謚文勤。

同治十三年臺灣番社一案中，有新聞紙洩漏外交軍事案。比日方競言外交公開，又方爭檢查報紙，追錄此一段故實，未知朝野感想，所異幾何也？此案始末大致如下。最初洩漏臺灣番社外交之消息，爲香港報紙，沈葆楨奏：『再臣葆楨奉到六月二十日上諭，沈葆楨等另片奏，近閱香港新聞紙，將該大臣等四月十九日奏片刊刻等語，此次緊要事宜，豈容稍有洩漏，前經疊降諭旨，嚴行訓誡，該大臣將軍督撫等，應如何加意愼重，此次究由何處洩露，即著該大臣將軍督撫等確切查明，據實具奏等因，伏讀之下，且感且悚，惟於何處洩露，須俟密查，未便張皇，轉生枝節，而軍機關重，竟至宣佈於外，片由臣葆楨主稿，疏忽之咎，實無可辭，合懇天恩將臣葆楨交部議處，以爲機事不密者戒，謹此附片瀝陳。』奉硃批，沈葆楨著交部議處，其次繼之爲上海報紙，而兩江總督李宗羲奏：『竊臣於同治十三年七月四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本年七月二十五日奉上諭，本年三月二十九日密寄沈葆楨等諭旨，上海新聞紙內竟行刊刻，究係何人洩漏，著李宗羲嚴密確查，據實復奏等因，欽此，臣查向來辦理中外交涉事件，凡遇秘密公牘，皆由內署繕辦，發存內署，不敢稍有洩漏，嗣因籌辦海防，尤關緊要，當經咨行沿江沿海各衙門，一體愼密辦理，本年六月間檢閱上海林華書院新報，載有三月二十九日廷寄一道，及閩省擬購鐵甲輪船等事，據刊係由香港華字報中鈔來，飭據蘇松太道沈秉成查覆，香港華字日報內有臺灣消息一條，已載明由福州寄來字樣，即經咨會閩省密查洩漏緣由，嚴行根究，未准覆到，（中略）臣復加查覈上海林華書院新報上海匯報，一係五月二十三日刊發，一係五月二十八日刊發，均係照鈔香港華字日報，至香港華字日報，則係五月十二日刊刻，並已載明消息來自福州，雖所言未可盡信，而此次洩漏並非由於上海，已無疑義，嗣後辦理交涉事宜，自當遵旨格外嚴密，以昭愼重，』奉諭著文煜等嚴行查究，即將洩漏根由確切查明，據實具奏，不准稍涉含混，旋於十三年十一月辛丑福州將軍文煜閩浙總督李鶴年，福建巡撫王凱泰奏：『竊臣鶴年於同治十三年十月初七日，在泉州府防次，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中略）伏查閩省洋務，向由督臣主稿，臣鶴年到任後，凡洋務密件，

皆由信函往來，不經書吏之手，遇有要事與臣煜臣凱泰面商辦理，非但新聞紙不能道其隻字，卽同城司道不經管洋務者，亦未嘗得聞其詳，惟與外國官員照會，彼此皆知，無所用其機密，此外臣等所奉密諭，及各處鈔寄密摺，密函，皆係內署封存，秘之又秘，並無一字外播者，此臣等衙門辦理洋務密件之實在情形也。及先後接到李宗羲來咨，並沈葆楨鈔寄摺稿，始知前項密件，有刋入香港新聞紙者，殊深詫異，當卽購到閱看，所有三月二十九日諭旨，及四月十九日奏片，均刋在一紙，其同時流播已可概見，若不確究主名，恐此風仍難禁絕，隨卽派員同知文紹榮前往香港密查，所刋前件畢竟得自何處，傳自何人，以期水落石出。旋據該員稟稱，查香港華字日報發端於德臣洋行之新聞紙館，平日京報等件，俱其首錄，詢諸該館西人，以爲出自主筆之人，續查出主筆陳賢，卽陳靄亭，廣東新會縣屬潮連司人，自幼入天主敎，於六月間已到福建，而停留福建何處，當時再三追求，無從得實等情具稟前來，嗣據該員回省面稱，訪問陳賢卽陳靄亭，現在臺灣府城等語，正在查辦間，欽奉此次諭旨，臣等現復密咨廣東撫臣並檄臺灣道福州府徹查根究，俟查有陳賢下落，獲案訊究洩漏根由，另行具奏，」硃批該衙門知道。十二月文煜李鶴年王凱泰又奏：臣鶴年拜摺後，隨復函催臺灣道夏獻綸，並檄委候補通判劉晉，卽日由泉州東渡，隨同嚴密查辦，去後，茲據夏獻綸稟稱，訪問陳賢有在道員黎兆棠處之說，當經親往查詢，據該道面稱，祇有陳言卽陳靄亭，廣東新會縣人，已於八月初二日內渡，聞其已回香港等語，賢言靄靉語音相同，其卽係一人無疑　等情，具稟前來，並據通判劉晉稟　同前情，臣伏思此案現已查有主名，祇須陳言卽靄亭究由何處洩漏，一經提訊，不難水落石出，惟自八月初二日到今已逾數月，難保不回新會原籍，卽使仍在香港，按照條約就近由粵照會英國官解送，似亦易獲案，事屬洩漏密件，關繫重大，可否仰懇飭下兩廣督臣張兆棟密飭設法查拏，務獲解訊嚴辦，以示儆儆之處，出自聖裁。」「奉諭軍機大臣等文煜等奏查明新聞紙刊刻密件之陳言，已往香港，請飭查拏一摺，陳言卽陳靄亭，係廣東新會縣人，經文煜等查明於八月間由臺灣內渡，已回香港，事關洩漏機密要件，

亟應查訊明確，以期水落石出，着張兆棟密飭所屬將陳言即陳靄亭設法查拏解訊，從嚴懲辦，原摺着鈔給張兆棟閱看。

其後粤督張兆棟曾否緝獲陳靄亭，則檔無可查，以意揣之，陳在香港，未必就捕也。從上列各摺片中，可見當時滬報率轉錄港報，而港報則以洋行司發行，其訪員則又以教會爲多，布防託庇殆甚密。可見當時報紙，已存反詆淸廷之地步。

若論臺灣番社一案，幾可謂全未公開，折衝所得，亦未甚喪辱，淸廷所以諭沈葆楨者，與閩省欲訂購鐵甲船，事涉國防，張皇於中外，淸廷誠不足惜，其有益於國家本身者幾何?亦殊待後人之論定。所歎者，後人方復競以高論相夸，務詆前者以揚後，非昔以詡今，賓朝以張野，則其奴主丹素，益未易言，恐惟有拱手以俟更後之人，遞相閔笑而已。

樵風別墅，雖已易人，小城帆涇，竝成衢路，而大鶴山人當年誅茅樹屋，猶有逸聞，可資談柄。叔問築園孝義坊之又明年，戊申之秋，於正廳西北隅闢精室三楹，自製樵風補築上梁文，有敍云：光緒旃蒙大荒落之年，余既於吳小城粗營五畝之居，灌園著書，寂漠人外，越三年以石芝西堪隙地數弓，復取新規，拓以茆棟，向陽兩間，約略連簃之制，聊完覆蕢之謀，迺簡良辰，上梁造吉，放温子昇禮，用作祝文，其詞曰：桂叢之幽，聊可佳留，誅茅西益，善屮是謀，巢移一枝，書堆兩頭，蟬翳自薮，計唯周周，既諫時日，經始及秋，乃陳三瓦，以應天庥，伐木鶯遷，胥宇燕遊，補我樵風，拓茲菟裘，蔣詡三徑，仲宣一樓，濬顯匪地，宏以勝流，淸風作誦，永企前修。』考石芝西堪，是樵風別墅之一簃，今世所傳石芝西堪筆記，言金石磁器事甚多，是也。文中所謂『約略連簃之制』蓋卽指此，西堪相傳爲連簃制，前後五間，曲房連蜷。至何以取此名，則詩中莫能蹤跡，而實爲叔問先生生平奇事，光緒七年辛巳，叔問年二十六歲，秋得奇夢，游石芝崦，其以瘦碧名集，自號鶴道人，或大鶴山人，皆因夢境而然，幷倩顧若波繪石芝詩夢圖，俞曲園王壬秋爲題，叔問詩未刋，今錄其記夢幷序云：光緒辛巳秋七月十三日癸酉，夜夢游一山，洞西向，榜曰石芝崦，山虛水深，亂石林立，石上生如紫藤者，異香發越，堅不可采，屐步里許，聞水聲潺潺出叢竹間，容裔滉瀁，一碧溶溶，世罕津逮，時

見白鶴橫湖東來，跡其所至，有石屋數間，題曰瘦碧，攝衣而入，簡帙彪列，多不可識，徘徊久之，壁間題我欲騎雲捉明月，誰能跨海挾神山，十四字，是余去年在西湖夢中所得舊句也。嘗欲補爲，卒卒未果，今復於夢中見之，其覺所接者妄，夢所爲者實耶？列禦寇曰，神凝者想夢自消，吾勿能勿爲夢呪也。翼日瑞其夢而述以詩：西崦石生髓玉芝。狀如赤箭盤蒼螭。洞天晻溘現靈宇，上有綠雲繚繞之。我來非因亦非想。丹材素府崪森爽。天風鼓碎青琅玕，琴筑鏗然衆山響。欲踏蘚石尋幽蹊。元潛出入無町畦。忽從老鶴跡所至，由房㘇㘇非塵棲。不知何人題壁去。證我西湖夢中句。瑤風可眺不可捫，宛委龍威開奧竅，魂營魄兆神乎形。趾離夜吹優曇馨。古莽早落雨悄悄，坐令合眼遊虛庭。世間萬物何善幻。苦說海枯與石爛。吾道大適無端厓，負山夜走誰得見。」夢境本極迷離，所狀尤邃異，二十五年之後，始得營一室，以此顏之，儒酸願力，亦可哀也。別墅中尚有齊玉象堪，瓶知齋，諸牓。齊玉象者，叔問二十八歲時沈仲復所贈虛齋玉造像牓。舊額新榜也。瓶知齋，則築園時所拟，叔問記此事云：光緒丙午年二月余治園於吳小城之故墟，因鑿井深二丈許，忽有物鏗然，亟令工出之，則一方石，上蓋土缶一，微紺色，兩耳附口，圓徑約三寸強，製甚樸渾，此新穿之井，不知何以有古陶器發見也，案史記國語並記季桓子穿井得土缶，其中有羊，以問仲尼，太平寰宇記桓子井深八十八尺，在曲阜縣東法集寺，今曾縣廳治門外，有天寶井銘，宋紹聖四年逢完重立，爲之記云，天寶九載趙光乘作銘云，土缶舊得，石幹今脩，是此井爲桓子井，可證。嚴鐵橋金石跋以爲山東通志云，鄒城內有季桓子井，即此。趙氏据天寶以前圖經，當可信也。今余穿井於園，亦得土缶，而無羵羊之異，因纂銘刻於井榦，挈缾之知，未足多也。此文雖非穿鑿，其所援引，抑亦張大矣。至冷紅簃之由來，則光緒癸巳，納吳趨歌兒張小紅，別居廟堂巷龔氏修園，爲賦折紅梅詞，而以吳應之紅梅相比，冷紅簃塡詞圖，亦頗若波綺者也。

與彊村叔問同時爲詞，有陳伯弢，其密不如朱，爽不如鄭，而疏快處近於稼軒，亦楚艷也。伯弢以知縣聽鼓江甯，其遇

不如叔問，身後衰碧齊一卷詩，則蒐輯差完。其雜記頗有瑣聞關涉掌故，中有一則云：『歲辛丑余需次江寧，僦居烏衣巷，一日飲集同人，待俞恪士觀察不至，旋以詩來辭云：寒風吹腳冷如冰。多恐回家要上燈。寄語烏衣賢令尹，醃魚臘肉不須蒸。轎夫二對親兵四，食量如牛最可嫌。轎飯若教收折色，龍洋八角太傷廉。轎飯，京師謂車飯錢，雖每名只犒一角，然南京宴會如座客有道臺五七人，親兵之外，尚有頂馬繖夫，開銷動輒百餘名，跟丁則每名倍之，或竟有需索者，廉員請客固不易也。』此節雖瑣瑣，然極見承平風味。車飯錢京師只一角，此事辛丑間事，至甲辰以後則皆兩吊矣。南京宴會，道員儀從之衆，視今日尤侈，唯有海上富豪多保鑣者，始類此也。觚菴先生，爾時正以道員辦將弁學堂於金陵，正伯弢所謂有親兵頂馬者，俞寓，當是芝蔴營三號，今年穉暉先生，於東方雜誌所著回憶一文內及之，此咸可備他年志坊巷故實者之擣撦。伯弢嘗謂中國人有三貴徵，小辮子，近視眼，怕老婆。又謂中國人有三不和，前後任，大小妻，正副考。語妙意賅，俗汚而人人不合作，於此可見。

樵風庚子秋日諸詞中，謁金門外，以秋恨之賀新涼兩首爲最沈痛。蓋閔亂憂生，傷時感逝，併爲一噫者，自易出色。其中有『休灑西風新亭淚，障狂瀾，猶有東南壁。』二語，自是指劉峴莊東南互保事。予嘗疑劉峴莊才非過人，互保必幕府所爲。其後聞當時往張南皮處說此事者，爲沈子培，張季直，而峴莊處，爲沈濤園，後迺知發動此議斡合兩督者，則趙竹君先生（鳳昌）也。竹君先生，今已登大耋，而神明過人，音吐鴻暢，予以暇日，過惜陰堂，叩以當時情事，老人爲追數當年情勢，歷說布置，如見運籌杖策時，誠江介之靈光，山林之白羽。黃任之嘗言，此四十年間，東南之局，有大事必與老人有關，而惜其言之不盡用，證以予所知，良皆確論。老人手示所記庚子拳禍東南互保之紀實一文云：『庚子拳匪之禍，當日中外報章，事後官私奏記，亦已詳盡；惟東南互保之議，如何發生？則無人能言之。予既爲發議之人，更從事其間，迄於事平，應撮其大要記之。自五月初良鄉車站拳匪發難，京津響應，各省人心浮動；或信以爲義民，

或迷其有神術。上海遠隔海洋，忽傳城內已有拳匪千人，飛渡而至，旅滬巨室，紛紛遷避內地，有剛首途而被劫者。其時南北消息頓阻，各省之紛亂已日甚，各國兵艦連檣浦江，即分駛沿江海各口岸，保護僑商，英水師提督西摩擬入長江，倘外艦到後，與各地方一有衝突，大局瓦解，立召瓜分之禍，憂思至再，即訪何梅生老友商之云：事已如此，若爲身家計，亦無地可避，吾輩不能不爲較明白之人，豈可一籌莫展，亦坐聽糜爛。其時各省無一建言者，予意欲與西摩商，各國兵艦勿入長江內地，在各省各埠之僑商教士，由各省督撫聯合立約，負責保護，上海租界保護，外人任之，華界保護，華官任之；總以租界內無一華兵，租界外無一外兵，力杜衝突，雖各擔責任，而仍互相保護，東南各省一律合訂中外互保之約。梅生極許可，惟須有任樞紐之人，盛杏生地位最宜，謂即往言之，並云此公必須有外人先與言，更易取信，當約一美國人同去，旋杏生約予往晤，倘慮端剛用事，已無中樞，今特與外人定此約，何以爲繼？予謂此層亦有辦法，可由各省督撫派候補道員來滬，隨滬道逕與各國駐滬領事訂約簽字，公不過暫爲樞紐，非負責之人，身已凌空，後來自免關係。即定議由其分電沿江海各督撫，最要在劉張兩督。劉電去未復，予爲約沈愛滄赴寧，再爲陳說。旋得各省復電派員來滬，盛即擬約八條，予爲酌改，並爲加漢口租界及各口岸兩條，共成十條，並迅定中外會議簽約之日。其會議之所，即在新建會審公廨。盛既不在簽約之列，對外即不便發言，又慮滬道余聯沅向拙於應對，即爲定中外會議座次，外人以領袖領事在前，以次各領事，中則以滬道在前，盛以太常寺卿爲紳士居次，與余道坐近，再次各省派來道員。先與余約，倘領事有問，難於置答者，即自與盛商後再答之，庶有轉圜之地。議時領袖係美國古納總領事，果因五月二十五日上諭，飭全國與外人啟釁，開口即云：今日各督撫派員與各國訂互保之約，倘貴國大皇帝又有旨來殺洋人，遵辦否？此語頗難答，遵辦則此約不須訂；不遵辦，即係逆命，逆命即無外交，焉能訂約？余道即轉向盛躕躇，盛告余，即答以今日定約，係奏明辦理。此四字本公牘恒言，古領向亦解之，意謂已荷俞允，即諾諾而兩方簽約散會。盛回來深服予

之先見，預與余道有約，幸渡危境，予亦極稱其迅答四字之圓妙。自此互保簽約後，西摩及各外艦停止入江，內地免生外釁，不致全國糜爛，難乎收拾，亦云幸矣。予即每日到盛寶源祥宅中，渠定一室爲辦事處，此室祇五人准入，盛及何梅生顧緝庭楊彝卿與予五人，負責接收京津各省電報消息，有關係者，勿稍洩漏，共籌應付，此即創議東南互保成立之事實也。餘有可記者，亦分條書之。(一)東南中外互保訂約後，英政府沙侯，忽與劉張兩督通電，劉督譯文，僅謂如需英可以相助；張督譯意，謂需若何相助，均可盡力。同一電文，譯意有簡複，則劉之譯才不如張所用之梁崧生。崧生告我，語氣似在窺探兩人之旨，意在言外，如兩人有何主意，亦必相助。詎兩人皆矢忠清室，然亦可見外人因清廷縱拳啓釁，而欲絕之矣。(二) 拳匪稱外人爲大毛子，辦外交通西文者爲二毛子，均在必殺之列。匪戴端邸爲首領，端强執朝權，孝欽亦已難制，不附和者人人惴恐，如互保各省，爲所大忌。六月中旬劉督與盛電，奉廷寄約至寧面商，電問何事，堅不預洩，更使人不測，然不得不往，盛即邀予同行，予因病署 却之，心則頗歉，梅生偕去，詎見後，卽示廷寄，乃飭停還洋債，即商定置不復奏，可見廟謨之如兒戲也。(三) 各省見五月二十五日拳匪排外之上諭後，頗有附和稱拳匪爲義民，江蘇巡撫係定興鹿傳霖，李秉衡巡視長江適來蘇，駐節拙政園，兩人在園會商覆奏，極贊拳匪義勇，鹿忽接定興本籍信，自設典業，被匪搶刦，始改爲剿撫兼施，鹿亦派其婿李子康來滬，向予採訪消息。鹿初意京電不通，係盛所阻扣，不知此道電杆，久已毀壞，京滬通電，係託西人在水線代遞，其疑稍解，即訂明滬得京電，應告各督撫者，亦照轉蘇撫。李秉衡素偏執，不達外情，其時奉調北上，欲巡閱沿江礮臺，江督劉慮其貿然與長江外艦開釁，密飭臺官預將各礮礮閂取去，杜其逞憤。李還過德州，即毀教堂，七月朔抵都召見，力主戰，請先殺內奸，即指顧大局勦拳匪諸臣，張南皮亦在列，初四日卽殺許袁矣。其時聯軍已進至楊村，飭秉衡統武衛軍赴敵，迨抵通州，聞外兵到即潰，秉衡殉之，李自山西知府，南皮撫晉，薦保至封疆，在舊日吏治，亦可稱廉謹，撫山東時，德藉教案遽佔膠島，即辦理錯誤，

此公亦可謂誤國之忠臣也。(四)七月二十一夜，外兵陷京城，天甫明，兩宮倉卒出幸，不知所之，大抵西行，全國惶惶，勢將紛亂，予姑擬一電致鄂督曰：洋電兩宮西幸，有旨飭各督撫力保疆土，援庚申例令慶邸留京與各國會議云。意欲鄂得此電，可宣布文武官僚，地方士庶，藉以安長江一帶人心耳。詎鄂督復電，詢電從何來，即確復。電本自擬，殊難置答，卽持往來電文商之盛杏生，由彼照發同樣之電與各督撫，以示其確有此電。杏生又拘忌，謂旨豈有捏造？予解說捏旨亡國則不可，捏旨救國則何礙？且旣稱洋電，卽西人之電，吾輩得聞，即爲傳達而已。各督撫藉此電以安各省人心，爲益匪細，否則兩宮消息杳然，督撫即無地位，何以對人民？始允照發通電，俟其發出，予再復鄂督電云：盛亦得洋電，已通電各省，望卽宣布，以安地方而免意外。其時七月二十二也。旋已確知西幸，慶邸隨扈在途，八月初三日兩宮傳命慶邸折回京，尙逗留保定。迨八月十五果有廷寄，援庚申例飭奕劻與各國開議，且一如所擬之電。此憂患中一快事。予復得京友慶寬信，八月初五日，日將大島卽促其赴保定照料慶邸回京。慶寬曾專使之日，得日寶星，大島向識之，故於京城紛亂中，覓得慶寬，而請與慶邸通消息，使其放心也。(五)德國因拳匪戕其使臣之憤，德將瓦爾德西爲來華外兵共舉之聯帥，意氣頗盛，駐節儀鑾殿，德竟主瓜分中國，其時美國總統麥荊來通電各國政府，如主瓜分，美不能允，此議方息，見英之藍皮政書，不可不知。(六)七月予接鄂張督電，錫良北上，並非助拳排外；端方在陝，保護外人甚力，近派員護送教士出境，已安抵襄陽，可詢教士；湘撫俞廉三並不信拳，教案持平辦理；豫撫于蔭霖亦不袒拳，可告西人知之等語。此電想因西報謠傳，漢口領事詰問，故亟發電代爲聲辯，卽以轉達，謠亦漸息。滬亦聞錫良自湘帶兵二千，由京漢鐵道北上，過鄂時兵隊即截留矣。(七)拳焰熾時，樞臣惟端王之命是從，附端甚力者剛毅；其慶邸、榮祿、王仁和，雖依阿其間，仍時與滬通電，惟辭氣含糊，爲兩方敷衍之語。(八)六月予得慶寬信云：今日往謁剛相，論義和團行爲甚險，送出門時，其僕竟向我說：以後勿再來見中堂，復詣慶邸告之，慶即謂汝切勿多言，保汝身命爲要。

又告宮中傳見義和團之紅燈照，試演其術，且獲賞，我已送老母往西山避禍，南中當知大局去矣！意望南中挽救，其時正在進行互保之策。（九）東南中外互保，事後酬庸，乃赫德與盛同旨加宮保銜，外臣向係另旨，又以漢臣列外臣之次，可知於互保，尚有意見。盛得此後，與予相見，即謂予君未獲獎甚歉，予答以我本無此想也。』此文詳明深切，曾一見於人文月刊，所敍自皆事實，蓋其時盛杏生正握交通樞紐，而於李合肥及諸帥宮府皆至諳悉，既發動此議，乃必能見於實行。文中之何梅生，爲何嗣焜，常州人，曾居張靖達幕府。顧緝庭，爲當時招商局總辦，楊蔭卿，後爲蕪湖道，所謂實源祥，乃盛之辦公處，其地在上海租界外灘，即今之客利飯店。其文中「予爲約沈愛滄赴寧」一節，即濤園先生參同建議之始。老人爲予言，是日爲六月某日，爲星期六，時由滬赴寧必以輪船，星期例停開，濤園方以道員在峴莊幕府，詗其同滬宴集，亟走訪之，尚記座客有陳敬餘（季同）以人多不敢言，捉衣令著，納車次，熱甚，汗如洗，默無一語，到盛處，始詳言之，即請下船詣南京 勸劉。至濤園如何促峴莊，雖不能知，要其在幕府有大功則不妄也。予案濤園集，有壽新寧宮保兩絕句，其一云：「平戎仲父憂王室，薦士梁公感舊京。痛定若思茂陵策，故應險絕念平生。」即言東南互保事，後二句，可見爾時峴莊之尚有猶疑，而濤園力勸，故云險絕也。又按陳伯嚴先生爲濤園墓誌，中亦云：「拳匪亂，東南互保之約成，公首奔走預其議，補淮揚海兵備道，護漕督。」聞亦竹老告彥侯兄弟，敍入行狀者。其授淮揚海道，則詩中所謂薦士梁公感舊京者，益可徵濤園必言之甚力，故峴莊感激而力保之。至季直子培偕赴漢口，聞拔可言，實主鄭蘇堪處，爲南皮言東南自保。張四先生與惜陰老人至交，是否亦得慫恿之力，未及詢之。記前清之季，有抱冰堂弟子記一書，其實南皮所自撰， 中有一節云：『庚子拳亂初起，甫自淶水擾定興，五月初四日，即電總署請嚴禁剿捕。嗣後於五月內，疊次電奏，斥爲邪教亂民，請保護使館，力剿各匪，勿召回出使大臣。單銜徑電各國外部，及各國來華水師提督，與約保護東南，勿擾東南，勿驚乘輿，并聯合各省督撫十餘人，電各國外部。與劉忠誠會同，與滬上各外

國領事立約，不得犯長江。聖駕西幸，與各國堅明約束，勿擾褒樊，以通東南貢賦之道。』此是文襄自已表彰處。觀其『五月初四日即電』『單銜徑電』等字句，皆處處寓占先幾，而與劉忠誠聯電立約，反列爲最後，可知南皮之意，初不以峴莊之議爲獨創，其間單銜數電，或別出於沈張輩之建謀，未可知也。世乃以互保事歸功劉峴莊，則成功後衆人之見，不第不知彼時幕後主持之人，幷同時合肥南皮之表示，亦不暇考矣。因憶一笑話，峴莊歿後，江寧有劉忠誠祠堂，光緒癸卯有江南副主考續昌來謁祠，題一聯云，因保半壁地，用妥九廟靈，君子與，君子也。可託六尺孤，幷寄百里命，如其仁，如其仁。下署頭品頂戴，外務部郎中，江南副主考某　敬獻。有改之者云，本是外務部，來作副考官，頭品與，頭品也。因題一副聯，擅改四子句，笑殺人，笑殺人。此雖諧謔，可見滿人以互保爲大功，心悅誠服歌頌之，孰知此公徒尸其名，當時發蹤指示，固仍在南州數名士耶？惜陰老人所記，有一微誤者，即殺袁爽秋許竹篔乃七月初三，而誤作初四日，至稱李秉衡爲誤國之忠臣，眞可謂名言。國事至此，正坐有無限若干之『誤國忠臣』也。

惜陰老人所記，於鹿定興之模稜，特抉發之。合肥逝後，南皮未入樞府前，皆定興主政，蓋有特受西后之知者，則力主西幸之說也。瘦公跋抱冰堂弟子記，中有一節云：『按兩宮在太原時，江蘇巡撫鹿傳霖，以勤王師至，力請幸西安，遂降入陝之旨。江督劉坤一，聯合督撫電奏，言陝西古稱天府，今非雄都，又與新疆甘肅爲鄰，新疆近逼强俄，甘肅尤爲回藪，內訌外患，在在可虞。又云，各國曾請退兵回鑾，不佔土地，正可藉回鑾之說，以速其撤兵之議，倘西幸愈遠，拂各國之請，阻就欵之忱，朝廷徒局偏安，爲閉關自守之計，以偏僻彫敝之秦隴，供萬乘百官之糧，久將不給等語。當時若仍駐太原，聯軍亦斷無逼儳之事，回鑾較速，和約亦較易成，乃入陝經年，糜費數千萬，至臣工屢次籲請，乃議回鑾，雖由孝欽之懼逼，亦傳霖啓之也。』此節　正可與惜陰所言定興與李秉衡挑政圖會議相對照，可見非甚了了，其時鹿年已逾七十矣。峴莊此奏，視互保之識尤偉。蓋爾時不主西幸者，李合肥，劉峴莊。而力勸西幸者，鹿定興，張南皮

。及今論之，不第南皮之識，去合肥甚遠，後者且近於阿附西后意旨。今考抱冰堂弟子記云『庚子七月中旬京師危急，聞兩宮意將西幸，合肥李相糾合各督撫力阻鑾駕，幷未先商，已電山東請發摺，然後電知，乃急報項城，謂此議大謬，萬不可行，鄂斷不會銜，如已發，當單銜另奏，乃撤去鄂銜。幸此摺到京之日，畿郊已大亂，疏未達而乘輿已行，不然，大局不堪問已。合肥又有聯銜疏請駕留山西，勿赴陝，亦駁之。』此是廣雅尚在湖廣督任內所自襮者，意在表明與那拉氏之亟思入陝，若合符契，當時德宗主留京，而西后則否，前記珍妃節，已詳之。若使帝后始終不離燕都，則北京受刦不至甚酷。和議條欵，不至甚苛。懲禍首，獎有功，可以速決。天下之觀感，亦必大異。惜乎，旣昧國君死社稷之義，平日縱羣昏以召變，事急則委之先去以爲民望，淸之亡，抑已晚矣。那拉后不足責，南皮定興，皆號爲重臣，其畏禍偷安，力主播遷，以墮國祭，又何澳怨乃爾？或云，南皮定興，皆與宮闈通聲氣，故諸電蓋有以窺其微，代爲之說。然合肥於西后意旨，又何嘗不刺探，及臨大事變，乃獨抒所見，則畢竟老成謀國也。忠誠反對入陝之電，不知出何人手筆。鹿文端以名州縣起家，與先王父同官廣西極相得，晚年入樞府，已耄，故不欲主險者，前說亦與年齒有關。鹿與文襄有姻連，故當時南皮定興，實爲一氣也。

國人舊俗，好詆司外交者。無論國勢淩夷，易受挫辱。即無所喪失，而與外人往還，好爲先識高論，皆不能免謗傷，其少年勇銳不欲自明者，馴至以身殉之，可哀也。湘人尤倜儻，敢於任事，蒙毀亦最甚，郭筠仙其尤著者。偶閱湘綺丙子日記中有一節云：『樾岑繼至，言時事多拂人意，余不欲聞，唯傳罵筠仙一聯云，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此集四子書句）筠仙晚出，負此謗名，湖南人至恥爲伍。余云，衆好衆惡，聖人不能違。』湘綺與筠仙最稔，而不能爲之明，猶云「衆好衆惡，聖人不能違」，則甚矣衆人之好惡，足以殺人而誤國也。筠仙之徒，有羅正誼者，亦勇於研習外交，且習知緬甸暹羅國情，於今日蓋裒然爲通才，而當時爭訶之，侘傺

憔悴以死、散原老人爲之傳，斯人亦可紀也。陳傳云：「羅正誼，字宇彌，湘潭人，家貧好學，究宋儒性道之詣，語默造次，秩如也。壯遊長沙，學益進，侍郎郭嵩燾延課子弟，嵩燾始使海外，還負天下重謗，而意氣議論不衰，正誼自是稍習夷事矣。光緒九年，法越難作，兵部尚書彭玉麟，遣四品官出詣暹羅，迺以正誼副行。既至，與大猾陳金鍾深相結納，陳，福建人，賈於暹羅，擁貲鉅萬，因執國柄，正誼得備悉泰西形便及政俗法制立國之本，至是奏記玉麟曰：竊以南荒徼外藩服有三，曰越南，曰暹羅，曰緬甸，縱橫萬六七千里，東南海際，西極孟加拉、北毗粵東，西雲南，口朝初迄嘉慶五朝，咸奉正朔，未敢攜貳，道光之季，海疆多事，泰西諸國，競以兵船游弋往來，而緬甸所屬之漾貢，阿拉于麻塔班梯泥色領，暹羅所屬之檳榔嶼，新加坡，長買，越南所屬之西貢柬浦，遂爲英法所侵佔。數十年間，三國菁華繁富之壤，蕩然已盡。雲南者天下奧區，五金之產，甲於九州，夷耽耽相伺，非一日也。猥以三國犬牙遮錯，無能繞越，今則控帶經營，制其要害，志已得矣。考英吉利入滇鐵道圖有二，一自漾貢北行，繞甸都折班磨，達雲南永昌。一自漾貢迤東行，循邁亮老撾，由江東達雲南思茅。法蘭西入滇鐵道圖亦有二，一自河內西行穿老撾緬甸，經阿瓦，會英道，達雲南永昌。一自河內迤北行，遮北圻天洞山，達雲南蒙自，咸已定謀成約，五六年間，二國鐵道輸車，必交萃於滇境，不可不深計却慮，輟其後禍，而爲長駕遠馭萬全之策也。傳曰，備豫不虞，又曰，萬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何以言之，暹羅諸國之比於西夷，非有慕于彼也，勢成孤立，外無大援，苟得託以自保耳。近聞緬君昆弟有隙，英人欲因以廢置，緬君怨之，密與法夷通商，冀以牽英，果中國能護翼之，彼未必一意於法也。今之暹君，頗稱明達，議遣巡視郡侯陳金鍾，來干中國，通商聯好，如其情，而曲導之，非僅羈縻之利　而已。謂宜入告國家，如朝鮮近例，亟與通商，兼於暹羅暨南洋羣島，廣設領事，置大臣公使一人統之，略如漢唐校尉都護之制，用以宣佈威德，維繫睽散，而圖未形。蓋華民留占緬甸尚祇七八萬人，而暹羅則孟角國都六七十萬，唐哈西郎胡椒黨二十餘萬，鐵狄門孟去瑞瑞坤西十餘萬，大橫

小橫數亦盈萬，南洋則英吉利屬之，新嘉坡十四萬，檳榔嶼十五六萬，柔佛十萬，麻六甲五六萬，婆羅洲二萬，荷蘭屬之葛留巴五六十萬，蘇門答喇二十餘萬，西伯利七八萬，摩鹿三四萬，地門固冰七八千，西班牙屬之蘇祿六七萬，蒲路灣四五千，小呂宋七八萬，馬乃渡六七千，葡萄牙屬之地門的里二三萬，統華民三百萬有奇，皆寄命荒外，爲所陵虐，日夜內嚮，懸於不寧。光緒元年，侍郎郭嵩燾，曾請設立新嘉坡舊金山領事，誠能推廣增設，保護安撫，使相親附，不論異類，數十百年之間，乘機覬釁，因事就功，必有收其效者，而固非一時徼倖嘗試之計，可同語也。玉麟時方主用兵，又以所陳迂緩，寢格其議。比使還，法夷亦遂襲諒山，奪雞籠，攻毀馬江，東南騷然。正誼以文儒後進，不得與謀，義無所發舒，尋法越事亦解，迺引歸，發憤太息，務張泰西之美，而痛中國之所由敝，以爲富強自主之術，宜專教育人才，師夷所長，去拘墟之見，除錮蔽之習，不則患未知所底也。每廣座讌飲，輒以爲言，聞者駭怪，至掩耳却步，正誼愈慷慨陳論，滔滔不絕，以故人相戒遠之。正誼滋困無聊，會縣令沈錫周，欲致度外畸士，沈猛厲爲治，有名稱，得見正誼，奇其狀貌，執手歎曰，勉之，歷二十年節鉞專閫，當思吾言也。正誼故嘗遭相工云，法當立奇功，位方面，聞錫周言，益喜自負，遂復走番禺，謁總督張之洞計事，之洞悅之。未幾，朝廷遣使臣鄧承修周德潤等行越南邊，按理疆界，正誼與偕抵鎮南關，觸瘴病卒，將卒，顧側老兵曰，術者誤我。之洞聞而悲哀，勅府縣護送其喪，後一年，始歸葬。論曰，正誼悁悁佔畢，被服儒者，及馳覩域外，奮其私議，與縫掖相上下，信有不得已者邪？莊周有言，六合之外，存而不論，正誼之取憎當世，有以哉。然而掘其中情，悱憤不發，厥爲志士。負聲藩翰之望，飄魂毒淫之嶠，語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術者誤我之言，可爲流涕也。」此文敘次簡明，其結語尤悲雋有味。所述南洋形勢，雖今不足爲徵，而其志節要不可湮沒。乃正誼師法西人之言，聞者皆駭怪却步，則無怪外交之日挫日弛。至勇於任事者，既以謗毀，尤無怪放言高論者日不謀根本之計，而亟亟於爲孤注一擲矣。

周彥升有讀史詩二首，其一云，魏武當漢季，罪魁功亦首。天下皆漢賊，賊擅殺賊手。南北三十載，老矣當歌酒。誰知一世雄，難免萬世口。六代篡弒禍，凶殘無不有。山陽萬戶邑，比較一何厚。兩世假仁義，百族劾奔走。機深元氣薄，惜哉祚不久。其二云，紫陽作綱目，乃在南渡時。帝魏帝蜀間，特筆有深思。以蜀予大宋，苦心無人知。漢家世系表，歲久有參差。何年中山裔，乃生大耳兒。當時論正統，非魏誰當之。可憐陳承祚，歿受俗子嗤。君實生北宋，一代車書馳。通鑑本正史，何用斡旋詞。俗眼只尺光，敢求先賢疵。此二詩，眼光如炬，朱紫不謬。在今日正統之迂說久摧，固不當以奄有中原之曹魏，目為史系之旁枝。而在前清發此議論，誠使腐儒撟舌，至劉備漢裔，亦久有異說。裴松之三國志注，已稱『先主雖稱出自孝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明，既紹漢祚，不知以何帝為元祖，以立親廟。』而陳志言，涿縣陸城亭侯元狩六年失侯。識者久證其誤，漢書有陸成侯，而無陸城亭侯，陸成侯貞以元鼎五年免，不當作元狩六年。前漢尚無亭侯鄉侯制，陸成為中山之一縣，不屬於涿。故以陳志之誤推之，必沿蜀史之訛，蜀已不能自圓其說，玄德梟雄，安知無附會耶？唯曹公鄴臺策科，專取不忠不義之才，正是姦雄本色，亦是其短處，拙處，似不如先主之深心。先主沈鷙，正不減孟德，觀其信任孔明，實不如後主，其臨歿「君可自取」之言，正是極端懷疑反言以激之之辭，非真忠厚。使不崩於白帝，則諸葛是否能專征握政，蜀漢能否支持四十餘年，皆疑問也。

彊村有寒夜同麥孺博潘弱海一詞，調寄齊天樂，起云：「黃昏連樹啼鴉噤，江寒笛聲不起。擁葉驚波，呼風斷角，淒別歸鸞千里。」者，極淒峭之致；孺博，弱海，所謂粵兩生，自戊戌以來，負江海盛名。予曩以瘿菴之介識兩君，弱齋不過數面，曾欲共游潭柘，不果行，孺博則過從稍多。憶民國元年二年間，燕都宴飲，多在嶽雲別業之嶽雲樓，或畿輔先哲祠後之遙集樓，予與蛻公，蓋數陪文酒，一日陳簡持（昭常）招飲，憑闌望西山，黯然如將夕，君掀髯語時事久之，與瘿公言，是少年蓋可談者，重感其言，君既逝予輓以詩云，疏眉廣顙美髭髯。平世觥觥見此儒。黨錮早年收郭泰，隱

居晚節況王符。登樓曾共神州歎，覽逝眞愁海水枯。莫倚層闌數陳迹，江楓千里正愁予。即言及此事，今觀彊村翁水龍吟輓孺博云，「峨如千尺崩松，破空雷雨飛無地。京華游俠，山林棲遯，斯人憔悴。」可知蛻龕之志節。弱海以民國四五年間，佐江蘇軍幕，假兵符趨黔桂，與義師以討袁，袁以重金購捕之，乃走香港，匿亞賓律道康南海宅，悲憤嘔血死，後蛻公約二三年。狄平子數錄兩君詩，蓋猶其四五十前後作。今歲吷菴錄其寄魏匏公天津木蘭花慢，中有云「途窮我今不慟，且閉門種菜託英雄，萬里俱傷久客，百年將近衰翁。」此當是入民國後作。蛻龕弱龕，俱以橐筆爲生涯，晚年倥傯，弱龕恢奇有壯志，蛻龕則文章獨茂，兩君生嶺外　而滯海上，匏公浙人　而客津門，故云萬里俱傷久客。嶽雲樓後改張文達（百熙）公祠，近又改爲校舍矣。

弱龕詞中之魏匏公，即山陰魏鐵三，振奇人也，不可不記。匏公名鉞，與蛻龕弱海至相善，博通史籍，無所不覽，能爲唐中晚詩，宋明文，及制藝，尤工倚聲，長短調及南北曲皆精善。又工書，法北魏，能以龍藏寺體作小楷，如半黍大，於大小篆籀款字鐘鼎，又咸擅之。健談，好飲酒，於星卜雜技，罔不通曉。至如箏、笛、琵琶、胡琴，以暨崑徽弋黃諸歌曲，皆嫻熟如夙授。於武技，通易筋經諸拳法，有神勇名，凡上所述諸藝，匏公皆綽綽游刃有餘。予初識匏公名，在光緒三十四年，爾時平子在時報始爲平等閣詩話，中錄匏公感事二詩，所謂羽檄西馳日，戈鋋北伐時，云云者也。一日侍先君坐，語及匏公，先君曰，「匏公於吾家爲世交，其尊人潤亭先生，游幕粵西，於汝王父有通譜之雅，吾嘗獲覩其儀表，鐵三則於公車始識之，述先事至相得，今又久不相見矣。」因述匏公軼事數則，其後予與瓔公日相過從，益耳熟匏公名。匏公初名龍常，字紉芝，其父潤亭先生，名德濬，避洪楊亂，游幕粵西，匏公生十餘歲，卽以拳術著，最善七節鞭　及壁虎工。壁虎工者，能以背游，緣牆壁以上，當時金田亂後，粵西豪客最多，匏公身負異技，二丈高樓，能聳身躍過，於是羣奉爲首領。一日於市中平人之不平。或怒於潤亭先生，大怒，嚴責之，匏公跪而自投，斷一指自食之，

誓不與少年游，由是折節讀書，以光緒乙酉舉於鄉。傳聞其某次入京會試時，與友人俞某同號，俞竊閱其卷，襲其意作兩文售人，主者初定匏公為元，已而購俞文者中式第十二名，而匏公以雷同故，抑置第十三名，副者爭曰，此卷若不掄元，寧使佚下科，遂落孫山，匏公竟掉頭去，絕意於仕進。又不樂家食，游幕四方，曾主譚文毅鹿文端幕，繼為袁項城岑西林所禮，數電相召，然皆不就，足跡西歷甘肅，東窮遼瀋，晚乃蟄居津沽，革命後，以鬻書為生，丁巳正月初五日大醉歸，自撰碑文，書於黃紙，字三寸見方，且召兒輩屬後事，碑曰：『其國無清，其人無名，其生庚申，其死丙丁，其籍山陰，其葬天津，後世子孫，曷視此塋。』九月十五日無疾而逝，年六十八，前半小時猶與徐甚生張燕孫等豪談，及卒，視其日則丁丑也。匏公軼事可傳者甚多，記先君所言，某歲公車附輪北上，一西人侮華傭，匏公怒，直前毆之，一拳而仆，恩遽無計，見江中別有一船方鼓輪行，竟超躍而過，兩舟相距六七丈，見者皆咋舌。又聞癭公言，方項城任總統時，匏公在津與雲臺同席，偶談時事，有咨嗟追念者，匏公面雲臺曰，「此須問君家父子耳。」聞者心悸，而匏公任氣如故。晚喜與伶人游，一時名優，皆賴其煦掖成名，身後甚貧，亦與麥潘相似，而長君公孟能克家，則又逾於癭蒼所遭矣。

弱盦之入馮華甫幕，乃為聯桂黔以驅袁，身雖先死，而志則終酬。當時叔問彊邨及麥潘，皆為詞於蘇滬間，尤不樂覩軍閥所為，叔問之石芝西堪札記，近始流露於外，中有一節云：『近聞湖南都督湯薌銘，江蘇馮國璋，深居簡出，膽小於鼷，恨不得銅頭鐵頸，擁護左右，偶一公出，必乘飛車，且預戒清道，密排兵隊，禁斷行人，民廛商肆，一例勒令閉戶，有婦孺樓居窺覷，輒舉槍恫嚇之，若時時畏人狙擊者，羣相詫為天子警蹕，無此尊嚴也。證之列強帝國，亦不聞有是儀制，況都督建高牙，膺厚祿，有事則師干禦侮，無事則露冕巡方，非使之蝟縮雌伏，徒事餔啜者。其擁兵縻餉，所以衛民，非以威民，乃叱咤自專，妄襲帝制，坐令商旅駭追，道路以目，設有非常，吾决其剪鬚變服，乞命於路人而已。

』叔問所識，後雖有驗有不驗，其言則甚正。

叔問不第文彩殊異，其鑒賞亦極精，於瓷器尤深，有說陶一文，外間不常覯，今全錄之，以爲收藏家之助覽。此文亦見於石芝西堪札記中，文曰，『許書訓瓷爲瓦器，類篇以爲陶器堅緻者。古瓷色初尙青，潘岳賦所謂傾縹瓷以酌醽，釋名，縹，淺青色，此瓷字入文辭之始。隋書和稠傳，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時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措意，稠以綠瓷爲之。其流傳於今，見之著錄者，王漁洋山人池北偶談，記萊陽宋荔裳琬藏漢瓷盞二，中有魚藻文，云在秦州時，耕夫得之隗囂故宮中。曹貞吉珂雪詞，詠隗囂宮瓷杯云，「色映琉璃，聲隨哀玉，淺碧嫩黃交射」數語，專賦杯色，是漢瓷之尙青可證。唐陸天隨詠祕色越器，有「九秋風露越窯開，秀奪千峯翠色來」之句。又明崑山葉九來金石錄補集異云，『唐靳英希誌石，於崇禎末出滌縣定子郡，碑下有瓦杯三，其色如秋山著雨，作純碧色，光浮瀲灩，杯中各有紅點，如桃華，』此唐窰之重青器，又一證也。若杜老詩所稱大邑白盌，特邛州之一種耳，非時尙者。至五代柴世宗，則以一雨過天青雲破處，這般顏色作將來明示廠官。迄今柴窰之名品，雖不可復得，其物色猶可想見也。宛委餘編載『宋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窰器，唐，鄧，耀，州悉有之，而汝爲冠。』政和間，京師自置窰燒造，曰官窰，文色亞於汝，今汴梁猶有汝窰，青瓷殆其遺製歟。至南宋時，有邵成章提舉，號邵局，於修內司造青器，名曰內窰，模範極精，釉色瑩澈，爲世所珍，是又宋官窰尙青之證。它如山谷所詠，建安茶盌之鷓鴣斑，及底有三七九等數記者，爲絕品，近則爲海客以重值搜求殆盡焉。元瓷大率因宋以受名，博古家鮮所考見，俗估每見一器，質蒼樸而斷文多者，輒稱爲元窯，惟宣德鼎彝譜（明禮部尙書呂震等奉敕編）中，有倣元朝樞府瓷欵式鑄連珠法盞鑪，又世所名泰定窯者，其器率乏精采，第以底無元號，等諸不足無徵云爾。明初，始有花文畫瓷，器口或底，以蔚藍正書國號紀元，其式出自宮樣，美妙絕倫，陳其年檢討滿庭芳詞，賦宣德窰青花脂粉箱，殆龍德殿故宮嚴具也。萊陽姜學在所珍閟者。至正統三年，乃以青花

白地瓷器爲禁品，詔云敢仿造宮樣及貨賣饋遺官家者，處以死刑，全家戍邊。十二年，又禁約兩京及各行省沿途驛鎮軍
民客商人等，不許私將白地青花瓷器，賣與外夷使臣。是知當時此品獨貴，求之者衆，民間徇利冒死，私造擅市，肆行
無憚，雖嚴網莫能弭之。迨嘉靖萬歷時，復令饒州窯場，以五采繢施瓶罍槃洗諸器。所作花鳥人物，工好寡雙，粲溢千
古，而青瓷乃爲減色。國朝仁廟初服，猶仿明製，多署宣德成化之款。其後乃刱造美人霽紅，脫胎粉采，及蘋果綠，豇
豆紅，蒲桃紫，金星蠟茶諸色。因物象形，辟灌精采，珠光寶色，萬國咸珍。而黑質采章之品，最爲西人所重，不惜鉅
萬高貲，購致一器。據所徵述，當官窯燒造之初，敷色雕文，極難合制，經進樣瓶，僅有此數，自後巧工不能繼美，故
希如星鳳，匪它器所得擬倫。洎夫雍乾兩朝，名陶佳製，刻意作新。有程國治者，以雕瓷名家，曩見所造一方寸合，而
煙雲樓閣，動植庶物，維妙維肖，信可謂別具匠心，巧藝善化者已。凡斯蒙拾，粗涉原流，雖不賢之識小，庶亦釋器之
駢枝，治陶之於別墨歟。』叔問收藏金石字畫及名瓷極富，壬子後始以次鬻去，今考所藏有唐宮脂盝，先生自爲考云：
『余家藏一器，表裏有縹瓷精造，昔在秦中，有估客得之驪山唐故宮。器形圓，類合，作淺青色，無花紋，蓋周徑五寸
餘，底足微射其外，中有三小盞，隅列而黏合，綴以花枝，蟬聯孇娜，制作奇麗，油色晶瑩，洵宮闈嚴器中之美製也。
諦審小盞中，的的朗潤，似有粉黛餘漬，古香澤手，殆爲美人之遺。考唐書李德裕傳，敬宗詔浙西供脂盝妝具，太平
御覽，多羅，匳器名，本名脂盝。按南史海南諸國傳，毗騫王遺扶南王食器，形如圓槃，又如瓦塸，名爲多羅，是知脂
盝之名義，蓋取諸梵語　可證。因歎驪宮金碧，千餘年蕩爲寒烟，獨此玉臺妝抹之遺，猶存薌澤，豈惟玉魚金椀，流恨
人間哉。』先生於此節外別附以一跋云，『近見滬上博古之家，因海西大腹賈，搜致中國佳瓷瓶尊諸器，歲以重值收購
，載出重溟，不可悉數。好事者　懼華夏之不競，葆古物於憖遺，兼蓄幷收，粲然大備。顧徇於匜董習尚，炫博矜奇，
匙所攷辨，其所謂古瓷者，僅僅以宋鈞窰之瑪瑙釉玫瑰斑爲至寶，問以定汝官哥，輒蒙然未詳所自，幷柴窯雨過天青之

色，且不獲一覩，況等而上之者乎。間嘗譔舊聞，證之名賢紀錄，不揣寡陋，作陶說一篇，雖不賢者之識小，猶賢於無所用心，聊爲甄家之別子，釋器之支言云爾。』云云，此則可爲說陶一篇動機之說明，昔人侈言文以載道，輒不願爲小文，自吾觀之，此文視空談性理者，有功學術多矣。

前記叔海先生逸事。殊略，昨翊雲寄示先生自挽及遺囑喪制。自輓　迺庚午孟春所作，句云：「入仕初無繫援，官止旬宣，幸全清節。讀書不分門戶，學兼漢宋，勉附通人。」蓋六年前預作者。遺囑預定喪制云，『屬纊後，殮以常服薄棺。三日成服。（無所謂接三送庫，）由門人訃告。（世俗孤哀子之稱，既屬不典，泣血稽顙，尤涉虛僞，抆淚拭淚，亦强爲分別，並無取。）不作哀啓。不搭喪棚。不製冥器。不焚紙鏹。不延僧誦經。不請人題主。兩星期出殯，踰月而葬。（若有葬地，則不必出殯，兩星期即葬。）』亦可謂明事達禮者矣。近見石遺先生輓翁詩，孤嶷下峨峨句下注云「君足微跛，曾翁官蜀，捐館後君始東下。」又言，黎蒓齋官東川時，選續古文辭類纂，最後一篇，錄及叔海先生文，是異時亦可補入世說者也。

前談南皮年譜，以爲當勤搜詩文佚著，可以因微見顯。比承許君湖伊以南皮集外書札見示數通，中蓋有極關史料者，度是廣雅後人供編譜之資；予則以爲其高談經世者，固足覘學識所極；而隨意短箋，臧否人物，議論朝政，尤可見一時士風政態之眞。大抵南皮之談政治經濟，在四川學政之後，前此固純乎詞臣也。南皮當時與賁齋弢庵爲莫逆交，今所錄者，蓋從豐潤家轉輯出者較多，賁齋時已爲閣學，嘗欲約張陳兩公分考史事切於實用者爲一書，南皮則擬爲經世文續編。南皮致賁齋書云：『來示四條，皆考今不考古之事。西域幾輔水利，前人早有專書者也。釐金不須論古者也。（自注）宋之經制錢即有似乎今之釐金此事祇論今日利病不必究其源流也　東三省古事甚略，且今昔迥殊者也。（自注）盛京通志荒率已極私家考訂必更不易即使既博且精不過考明黃龍府在何處斡難河在何方何關經濟近日諮訪自遼來者種種怪謬敗壞之狀狀非曩昔所有蓋本朝異於前代今日又異於全盛時矣　欲講求此三事，惟在稽諸近日奏牘，或訪之故吏老兵，期於洞悉今日情形而已。至於古今竝考之說，乃就成功後貫串旁通言之，若用功下手之時，定應分爲兩事。（自注）惟地理家援古以釋今注經之名物一類可舉今以證古此爲古今同時竝考者與今日之意皆不合』又云：『昨夜思之，

若欲有所撰述，他體裁皆不宜，擬爲皇朝經世文續編，止須蒐羅五十年來奏疏吏牘，並近日名家文集選擇錄之。此體有畔岸而無偏倚，得尺則尺，漸次推廣，可以求日進之功；惟奏牘須求諸樞曹史館內閣部署及積年邸報，亦不易耳。然此體有今無古，若以古今通爲一書，思之未得其方，望閣下與伯潛兄商度見教，』又云：『來示極是，經濟之學，讀官書尤須讀史傳，前夕之談，弟所以亦以考古之說進也。若各爲一事，古今兼考自無所妨，惟三人結課如何考校印證，思之未得其方，望與伯潛兄議之。』按此數札之前，有一札，言建先哲祠及松筠庵公祭事；先哲祠創於光緒六年，楊忠愍以嘉靖三十四年十月三十日遇害，都人士歲以此日公祭松筠庵，是考史著書皆在光緒六年之冬，時三公以議俄約事過從甚密，觀此三札可見。至南皮與簣齋論時政者，本集所載缺漏殊甚，瀏伊從豐潤家藏手札鉅帙中節出甚多，其尤要者如下，其一云：『得天津發書甚慰，合肥事以求傑士汰宵人爲第一義，戰艦以多爲貴，蟁船既不可恃，鐵船不必阻止，勿購廢壞者而已！閩廣人不可不用，赫德不可不訪，大要如此，簣論洞達，朝夕贊畫，宏益必多，中國今日人材物力，海防易，海戰難，控大連灣旅順是海戰也。戰倭易，戰俄難，兩鐵船僅足備倭耳。合北洋三口之稅以養水師，沿海屯防，自是勝算，能力贊之否？求開屯之人才而不得，決無此理，初五日集議駁去一條，晦庵先生所謂徒多爲人所憎惡而已！』其二云：『時事如此，孰不痛心！乃有傾危細人竟欲乘機徼利，令人憤恨，某已危言切論，力排其說，不知果能中輟否？可歎可歎！』其三云：『藥竈事恪靖專疏言之，不提稅但加竈，已下海關督撫議行，津門當已備知，並未知照威使，此舉奇橫有趣，中國事向來失之弱懦，此卻太橫，但積弱之後，稍變局面，亦可令彼族奪氣，十日之內威使必至譯署饒舌，諸公須撐持得力方妙耳！』其四云：『適聞露坐偶一仰觀彗星，已掩四輔犯北極，指勾陳，第一第二星之間，光氣尚長尺餘，鄙人素不信占候，安得天下人盡如鄙人堅持天遠人邇之說，力掃術士陋談乎？臺官如曉事，不以此搖惑人心則善矣。』（以上光緒七年）其五云：閻丹老處昨遣弁持書往，但云有旨須當面傳知，未言何事，答書以體病天寒辭，屬將中旨錄寄

，并云如係起用，實難任職，但候至四月間調養稍愈，無論出山與否，必當入京面聖等語，已再派員敦請，二月初十日邊方有回信，總之丹老無病，精力猶强，年才六十五，其心亦未忘君國，所以堅臥不起者，自云因在山東奪情，（自注）決非因黃巖事丹老自向人歷說之以爲於心無愧如引疚不說矣傳言妄也　據所親及山西衆論，皆云不願作京官，且不願進京，恐花錢耳；前年臘月衛放晉撫時，或謂傳放丹老，聞之絕無遜謝之辭，時在解州，次日卽回朝邑候旨，以此觀之，必未忘此，可見。』其六云：『此間有知縣黃縉榮因公降調，查例有得有升階可以抵銷之條，遂援此例上請，竟遭部駁。大冢宰之賢，何乃不能與文法吏爭乎？若從此開一稚抵之門，豈非愛惜人才之道，亦賢冢宰所樂爲也。擬爲再接再厲，尊意如何？』其七云：『江南加新引，以兵威塞蜀鹽以下峽之路，此是霸道；且亦非霸道，乃亂道也。既許楚抽淮厘，淮本愈重，川私之本愈輕，其能塞乎』？其八云：『潛邱決計四月入覲，渠自有謝疏驛發，當已早見明文，渠此疏辭大農而允入京，以愚見肊度之，自是文章波折層次，十召不起，超遷即來，於理欠圓，不能不爾，加以諄命必可拜官，一出眞不容易，想朝廷必不肯放之還山也。總必爲此老費盡氣力，曲折甚多，尤要在馬卿一人之力，大農位置自是極好，鄙人因到此聞其願外不願內，故初意盼以疆折耳』。其九云：『新疆郡縣定議若何，劉張兩疏甚中事理，藥稅不宜云怯，必以遞減爲度，前醴陵有書海外事，某可自請與聞，此豈所能自言者哉？竹筠不來，總由某命應勞苦耳』。其十云：『入臺以來，豸冠增氣，激厲之道，可得聞乎？丹老想時相過從，能隨事開說，化其厭薄洋務之見爲佳耳』。（以上光緒八年）其十一云：『大賢讀卷，首甲不應無人才，殿撰陳君是何等人，幸以見敎，越事朝議若何？聞竇使又留，非無轉機也。仲弢首選可喜』。其十二云：近日諸詩家詳加品第，空同一，大復二，青邱三，牧之四，水部五，和清六，若此數家，與仁者聯鑣而進，則爲詞壇全壁矣。六如詩筆，老子頹唐，近乎油矣，北雁詩亦不出色，近有一疵』。其十三云：『讀蒲州所發大咨，知旌節已近，至爲慰仰，何神速乃爾？歎服！歎服！改道一節，尊意以爲不便，當仍於王胡驛奉候，霍州蒲州兩次人回，賚到手書，具悉一一，兩

公極賞碧川，足徵具眼，誠今日晉史第一長才也。承詢各節，體訪不得端倪，此次軺車所過，清風肅然，歷來未有此六論也』。其十四云：『奉復書具悉一一，聞黑旗之捷，甚快，日來又有戰信否？誠公過慎重，已屬滋老力鼓舞之，樂山樸實端方，一洗鹿俗，此等舊書陳畫，置之琉璃廠中，大非俗目之所悅，而鄙性之所嗜者也。昨日得外縣報，忽亡一賢太守，(自注)阿林亭潞安守 為之頓足悼惜，不能已已，人才本少，俄損其二，(自注)謂林以病去 眞不可奈何也！口外大青山以北甚旱，(自注)去秋至今夏 駝馬僵斃殆盡，站夫逃散，臺站中絕，(自注)謂賽爾馬蘇一帶 此非小事』。(以上光緒九年) 其十五云：此間冬春無雪，以致新年無歡，兼有刑案數件糾纏，豪無佳趣，日來始稍輕快耳。鐵鑛正是鄙人刻意經營之事，正在籌辦。通奉公函，欣幸之甚，敬當奉行，但既責以此事，惟望天不奪吾晉，始可有成耳。洋軍火已籌鉅款往購，趙任所置，今烏有矣。此間軍裝局直同兒戲，所存有狼牙棒月牙鏟三股义之類，全是戲劇，辦軍需二十年，糜費千餘萬，而其械如此，可恨！可惜！此即陳湜諸人所為也。聞稷門妄談，窘急之至，詳具明齋詩中，其詞危苦，若猶不見諒，只有乞蓮花池作祠祿耳』。其十六云：『時事憤急不可說！邸報見閣下乞假，宵旰憂勞，假滿必宜速出。總之，閣下今日萬不可退，退則此局全輸矣。國事如此，家事祇可寬懷，高誼極欽佩，惟萬不可激，枝節愈多，形迹愈離，以後無從補救矣。此事公私雜糅，是非互見，氣宜壯，心宜平，神宜定，方可為也』。(以上光緒十年) 此十六箋，首二言李合肥，爾時黃齋尚未壻於李氏。中兩箋言閻朝邑，其間有勸黃齋開說文介處，可見已較開通。其論詩家，絕非論詩；必以隱語指同時朝官輿黨。空同，殆指高陽。其言山西「軍裝局所存狼牙棒月牙鏟全是戲劇，辦軍需二十年糜費千餘萬，而其械如此，可恨可惜」，等語。可見光緒初軍備窳弛，官吏侵吞之狀，而南皮於此等處，視昔之紅燈照卻槍，今之大刀隊勝敵者，其智識自迥不同也。

經蓮珊電請收回立大阿哥成命一事。近人筆記言多不詳，予從惜陰先生聞其首尾甚悉，經姓望出平陽，說苑魏有經侯，云是其裔，未足信也。明代濠有經濟，江都有經承輔，是大江以南始有斯族，自蓮珊此舉，而經氏名於史冊矣。惜陰老

人言：經蓮珊元善，上虞芳洲善人之嗣。芳洲旅滬營商業，創辦滬城清節育嬰諸善舉。粵寇陷滬城時，避亂婦女，亦投入清節堂內，保全名節，無慮千數百人，寇亦重其人而不擾。粵寇至浙，過上虞經家村，謂此係經善人鄉里，相戒勿入。其能感化如此。載入上海上虞兩縣志。蓮珊讀書好學，著有趨庭紀述。席其先人之業約五萬金。光緒八九年間，直隸大災，蓮珊即收業，盡擲此五萬金航海至津，親赴災區散放。從此每遇各省水旱，盡力籌振，奉旨加獎至十一次。旋北洋創議商辦電報，派盛杏生督辦，蓮珊即與蘇人謝家福招股三十餘萬附入，方能着手。蓮珊即任上海電局總辦。向留心中外政治，痛中國之不振。惜陰於光緒十五年自粵調鄂，過滬識之，曾約至鄂籌辦織布局事。甲午同旅滬。大東溝海軍一燬，至馬關議約，憂國之士羣起。康梁均集海上，老人與蓮珊皆時與討論。蓮珊以爲宜先辦女學堂，即聯名呈總理衙門，准之。中國辦女學，實自蓮珊始。至戊戌而新舊衝突，宮廷生隙，旋立大阿哥之命下，遽違祖制。蓮珊感德宗有志振作，甚不慊於此舉。其時盛杏生在京，即電請上言挽回。盛復電，僅一語，云：『大厦將傾，非一木能支。』蓮珊得此電，以爲大局垂危，乃以候選知府銜名，逕電總理衙門王大臣。大意言此舉有違祖制，中外惶惶，請收回成命。西后震怒。老人述此事云『消息至滬，蓮珊速予往電局，謂此事究如何？予告恐有不測。鄭陶齋即力勸其姑往澳門暫留。當日即行。旋杏生與何梅生電。謂經事由予袒護，言官併欲劾予，即託梅生詢予電覆。予言，予已無可參劾矣。旋知都下喧傳此事時，御史余誠格即參盛杏生，謂經係盛用之人，應勒令交出。盛急而恐經遠遁，故來電恫喝，冀我勿再助經。然經已先去滬。盛被余誠格參後，即上奏，經係臣辦事所用之人，康有爲乃是余誠格之門生。深宮至此方知之，即放余廣西簡缺知府出京矣。盛此奏針鋒相對。前覆經電，僅作空洞之驚人一語，惹出一場煩惱，關係之際，措詞欠酌矣。立儲本違祖制，內外廷臣，竟無一人敢言，乃待疏遠閒員，突然電請，蓮珊可謂朝陽鳴鳳，足傳千古。江督鹿傳霖密派道員洪某來滬，先訪何梅生，囑約予晤談，一見通問，乃琴西之子。琴西三牌樓案失察能官後，調粵差遣，病歿於善後局，

予曾爲料理身後。其子憶及，卽稱予世叔。言鹿欲予勸蓮珊回滬，僅辦永遠監禁，決無他慮。予卽告之云：我與彼固摯交，渠與在甯山長褚伯約，及屬吏法公堂葛範夫，同係親家，何不託之？此時何有定讞？亦豈有勸一親友就獄以候不測之誅？一旦有旨嚴辦，鹿亦何能抗？將來史筆，書兩江總督鹿傳霖殺經元善，亦殊不值。卽指爲康黨，蓮珊著有趨庭紀述刻本，載答康之信，責備甚周，足證不能以康黨罪之。書在此，可帶回寧，望芝帥再思之。洪去，自此寂然，想已納予言。芝帥尙是君子人也。因恐由粵督就近拏辦，予爲函致合肥傅相幕府徐賡陛，勸合肥勿承內降。合肥云：我決不做刀斧手。此語異爽快，使人放心，卽延爲宕案。經則安居澳門礟台，爲國際保護。至拳禍事畢，逐大阿哥後，方回滬上也。』老人又言：『戊戌以後，立大阿哥以前，西后急欲行廢立。己亥，合肥在大學士任，一日法使訪詢果有此事否？外國視一國君主無端廢立，決難承認。午後榮祿往訪，傳西后意旨，欲探外使口氣。合肥卽以今晨法使言述之。合肥知都下不可居，謀出外，旋督兩粵。同時榮祿密電探江督劉新甯。劉復電有君臣之義久定，中外之口難防。李旣不能助，劉又有違言，事卽難舉，不得已而先立大阿哥。乃忽有閒員放言高論，謂違祖制，干怒可知。榮祿祇探兩人，因湘淮軍僅存之碩果，不無顧慮，而先探其意，此外疆吏，蓋可置之。榮祿早年爲清流彈劾罷職，參者卽陳侯官；榮祿在日，雖經屢荐，終未起用。南皮，清流推爲黨魁，榮向不與通函電，亦在可置之列。傳言有電詢，非悉當年之情事者也。』按大阿哥卽溥儁，道光之曾孫，祖爲惇愼親王，父卽端郡王載漪。立後，命崇綺爲師傅，徐桐照料弘德殿，其時德宗年廿九，溥儁才十五歲。劉忠誠之電，各家筆記皆作「中外之口宜防」。今玩文義，以作難防爲是。文末之陳侯官，蓋指弢庵先生；然陳籍閩縣，此亦一微誤也。

比見報章有誌李六更郭六更軼事，皆近人也。案昔人言六更者，多以爲趙宋故事，相傳宋以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於四更末卽轉六更，其實非也。蔡絛鐵圍山叢談云：『漢魏以來，警夜之制不過五更，蓋冬夏自酉戌至寅卯，斗杓

之建孤縮終不過五辰，故言甲夜至戊夜，或言五更而已。國朝文德殿鐘鼓院，於夜漏不盡刻，旣未天曉，則但撾六通，而無更點也。故不知者，乃謂禁中有六更。』然姚勉賀新郎詞云：『月轉宮牆曲，六更殘鑰魚聲亮。』汪水雲詩云：『亂點傳殺六更，』殆以在五更之後，而撾六通，故名之曰六更耳。惟談孺木棗林雜俎云：『明初南京不打五更，云太祖嘗夢人求還地，許之五更頭，遂遲其刻，』則明亦有此傳說。按漢官儀中之中黃門持五夜，是爲五更之始。然夜半亦可謂之子夜，蓋當丙夜之頃，即午夜也。

何平齋丈（剛德），近捐館舍，年逾八十，喬木日凋，良滋歎息。比見公涽輓詩，有潛郎名進士饞守舊淸官之句。注云：弢老贈聯云：十五科前名進士，二千石裏舊淸官，蓋紀實也。平齋以戶部掌印，外簡知府，在當日戶部司員，以廉幹名。生平極喜詩鐘，字斟句酌，銖兩悉稱。詩鐘始於吾鄉，號爲折枝之戲，其始十四字行於鄉里，而七言絕句擊鉢張於京僚，所謂榕蔭堂鉢集者，自道光末已盛，郭遠堂先生（柏蔭）尤喜之，至光緒末猶然，及宣統初，弢菴先生再起，風氣始一變，鐘盛於鉢，以弢老最工此，號爲鐘聖，其所作上下風味，表裏故實，五雀六燕，勢均力敵，而又儼爲詩中斷句，可資吟諷，非南皮節庵所及，易樊更無論矣。平齋所作不逮，而鑒別亦極精嚴追琢。予雖晚出，得陪鉢集鐘會，亦近三十年，猶記某歲燈社，以老杜詩中之儒衣山鳥怪地隔望鄉臺兩句；分嵌第二字至第六字，而衣隔之第三唱最難。予以微之隔是，對夾漈衣挨，成一聯。燈社鐘聯，例刊寄內外，平齋方在江西道署，密圈加批，謂衣隔兩字，必如此實做，始不畸偏，取爲元卷，玄賞如此，亦文字之緣也。玆次似爲燈社之始集，或第二集，劉步溪丈（鴻壽）爲福建鹽運使，捐三百金製燈。杜詩兩句，則舅氏郭春榆先生（曾炘）拈定者。亡何，步溪丈來燕都，竟中風痺，歿於弢老邸，衆遂譁言，地隔望鄉臺，殆爲詩讖。詩鐘燈社兩者風氣至今未沫，而事迹已如過翼，更十數年，則必成廣陵散，後生吏瞠目結舌，不知舊人酸寒呫嗶之趣矣。舊日詩文之支流，若鉢，鐘，燈虎，雖玩愒喪志，無裨實用，而頗有情味，視飲博自

勝，偶思爲鐘話，輒恐連卷不能休，因平齋丈之歿，觸類記之，平生文字海中之一微瀾也，然此波沫，不記卽亦不留，曷任感喟。

吾國近史中七百年之都會，今日差見完好者，唯北平一城而已。旣廢京，且不得爲陪都，寖假而爲邊隅，以史册都邑興亡言，亦自常事。而在玆世人心，乃不能不有今昔之感。玆北京之有今日，所糜人力爲多，尤以七百年間竭天下之財貨，輦輸庫藏，席豐履厚，取精用宏，爲蔚成大都之主因。當時庋藏之富，首視倉庫。倉以儲穀，觀倉場總督及常平倉之沿革可知。庫以儲物，則罕言其詳。以北京言，明清各有十庫。明之十庫，在西華門，今稱西安門迤北一帶曰西十庫，卽其址也。俗又疑十字不典，作什字，本義則一。十庫者，甲字庫，貯布疋顏料。乙字庫，貯袢襖戰鞋，及軍士裘帽。丙字庫，貯棉花絲纊。丁字庫，貯銅鐵獸皮蘇木。戊字庫，貯軍器胡椒。贓罰庫，貯沒收官物。廣惠庫，貯錢鈔。廣積庫，貯硫磺硝石。廣盈庫，貯紵絲紗羅綾錦紬絹。承運庫，貯黃白生絹。此十庫之外，尙有司鑰庫，亦名天財庫，貯各衙門管鑰，亦貯錢鈔。日下舊聞考，謂「其修廟碑記則云，禁城西北隅有司鑰庫，而天財庫亦屬焉，是司鑰庫乃十庫總理，而天財庫其附焉者也」云云。是司鑰庫之下，又有天財庫。考酌中志載司鑰庫云：「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寫字監工可數十員，凡寶源局等處鑄出制錢，該部進交本庫，又云凡乾清宮等門及午門東華門等鑰匙，皆本庫監工，於五更三點時自宮中發出分啓各門，其鑰卽便繳回。其印文曰司鑰庫印，俗名曰天財庫云，」則天財庫並非另有一庫。明會典亦載「天財庫，凡正陽等九門並各鈔關本折錢，及皇城各門鎖鑰俱送本庫收，」是司鑰庫卽天財庫之又一証也。西十庫雖屬內庫，而又隸於各部。乙字庫屬兵部，戊字庫廣積庫廣盈庫屬工部。其甲字庫丙字庫丁字庫廣惠庫贓罰庫承運庫，則屬於戶部。淸初封鎖三十餘年，塵埃堆積，庫後古木叢茂，居人稀少，烏鵲以萬計，康熙曾一幸，命內務府淸查檔案，籍其菁英入淸之十庫。至光緒十二年，因興修三海，以是地換給蠶池口之天主教堂，西人乃於是建新教堂，工程經十

閱月始竣，聞當時建堂時，其地下尚有桐油及漆若干窖未動，而此地視璽池相較大小懸殊，不但賠以數十萬兩遷移費，並定永與之契約。晚清旗人無識，所辦事損利喪權，往往如此，可發一歎。清之十庫，則內庫一，戶部庫三，內務庫六，總之得十。地址多因明之舊。梁溪坐觀老人清代野記，有一節云：『太和門之左，有明庫六，每年欽派滿大臣二員，率司屬人等盤查一次。每查一次，即盜一次，覺羅炳半聾，曾隨其堂上官往，有一庫皆簾幙衣履之屬，一珍珠帳幔，寬長可八尺，皆用珍珠穿就，四圍則以紅綠寶石間之，小者如綠豆，大者竟如龍眼核也，穿線有朽敗處，一抖晾，則珠紛落，必一一拾而裹之，記於簿，加印花焉，然所裹皆贋鼎，蓋已為匠役等易之矣。更有宮人繡履七八箱，嵌珠如椒，皆萬歷間物也。更有皮張庫，則皆鞹矣。又有藥庫，內藏毒藥甚夥，有不知名者，相戒不敢動。更有金庫銀庫，則歷年報空者，此亦前清具文之一端。』按此節言而不甚詳，所言藏珠帳之庫，當是清之六庫，所謂藥庫，則必明之丁字庫也。清代野記此節後，有庫兵肛門納銀一節文殊冗。然所記皆事實。如云，景濂為戶尚，點派庫兵時，當堂有一人被刦去，（擄綁勒索，）如云祁世長署戶尚時，庫兵偷銀置於夾底之水桶，桶底壞而藏銀露，皆實有此事。至藏銀穀道，則都人士類能道之，非祕聞也。予所見談清十庫者，以何平齋丈之春明夢錄為最詳，蓋皆目擊筆之於書者，丈新逝，著述未見剞劂，爰錄四節，以為攷清十庫之談助。其一云：『京師有十庫，而銀庫居其三，一係紫禁城內庫，存款百二十萬，備閉城巳用，永遠不動也。一係內務府銀庫，專儲金玉珠寶，不藏銀也。惟戶部之銀庫則專藏銀。余在京十九年，奉派隨同查庫四次，每次藏至多不過一千一百萬，少至九百萬以上。當時全國之精華，其現銀不過此數。余守蘇州六年，省有藩司糧道兩庫，每年首府均奉派查過一次，且有前後任交代，一年不止查一次者，然兩庫所藏，不過百萬，蘇州為財賦之區，而所藏不過如此，甚矣 中國之不富也。然當時政不繁，賦不重，雖不大借外債，而國計仍可勉力支持』其二云：『京師銀庫，防弊極嚴，庫設管庫大臣一員，以戶部侍郎兼之，設郎中為司員，下有庫書數人，庫兵十二人，庫書

不入庫，而入庫者只有庫兵，外省解餉到庫，每萬兩閙須解費六十兩，卻非明文，不知庫書庫兵如何瓜分，然庫兵入選之日，戶部門外必先有十數鏢客保之去，防被擄勒贖也，庫兵之貴如此，似非區區部費所能養其廉，是非出於偷竊不可，庫兵之入庫門也，雖嚴冬亦脫去衣褲，內別有衣褲，亦不能穿之出庫，出庫時，設一板欖，跨之而過，示股間無銀也，且兩手向上一拍，口呌出來二字，示脅下口內均無銀也，然其偷法有出人意表者，則以穀道藏銀也，法用猪網油捲圓錠八十兩，恰可相容，平時則向東四牌樓一祕密藥鋪買藥服之，謂男子穀道亦有一交骨，服之則骨可鬆，然油捲錠而銀之分量重，塞之於內，只能容半點鐘工夫，稍久亦便出。余初疑其說，同人告余曰，汝不查過內庫乎，內庫兵不曾脫褲，因褲藏皆大元寶也，余聞之，亦無以難。至冬間偷銀，又有抽換茶壺之一法，茶壺出庫，必倒開一驗，冬天凍冰，銀凍在茶內，雖倒開亦不墜也，其餘則重出輕入，天平上亦不能無弊，然無論如何，大數不能過差，查庫時須求適合，可見所偷亦有限甚矣，當日庫兵之笨，又未嘗不嘆其可憐也。』其三云：『緞疋庫，亦戶部三庫之一也，名曰緞疋，其實御用緞疋皆藏於內務府之緞庫，茲所藏者，特備賞賜之緞疋及官用之麤質布帛耳。庫中有樓，樓上積土，不許打掃，土厚時，則加蘆席以上，積二百餘年來，不知加席幾次，脚踏其上，軟如棉，而塵則甚囂然，查庫時，堂官率同司官十餘人分樓查點，每項數千百疋，或以一二十疋爲一捆，或以數十疋爲一捆，查不勝查，不過抽查一二捆點數而已，有一日余上樓查三線羅列數百捆，捆高充棟，余擧其最高者，指一捆令其取下查檢，庫役緣梯而上，高擧布捆倒擲地上，塵土四起，時方盛暑，揮汗如雨，面目爲之黧黑，蓋庫役嫌余苛察，故惡作劇也，溥倬雲怨余曰，誰呌汝多事，致上此當，余曰，要認眞不能不上當，一笑而散。三庫內，又有顏料庫，所藏尤雜，凡各種材料皆備，檀香成堆，散布於地，然無人敢檢拾者，宣紙多數十年物積壘如牆，聞其中有蛇穴居，每次查庫者，皆不敢過問，年年貢品，用之不竭，日積月累，幾不可數計，月要歲會，冊籍爽若列眉，其實偷漏抽換，弊竇固無可究詰也。』其四云『京師十庫，余均查過，

內庫戶部三庫之外，則有內務府六庫，六庫中銀庫在弘義閣太和殿有兩廂，東曰體仁閣，西曰弘義閣，因弘字避諱，不設大學士，故人鮮知其名，庫藏最貴者，爲藍寶石，約兩指大僅三片，金剛鑽大如青菓核者兩口袋，餘則金玉珠寶璀璨滿目而已，磁庫內的古磁如宋元明所製，排列數十架，色色俱備，若南薰殿茶庫所藏字畫，尤多可觀，歷代帝王像，有盤古，有湯武，唐宋以下，則較全，間亦有皇后像，此外如徽欽二帝及李杜小像各十餘幀，徽欽活畫蒙塵面目，李白面白而鬚稀，杜甫面黑而胖，又有吳三桂門鵪鶉小像，皆特色也，聞又有王右軍墨蹟及古畫甚多，值大雪天寒，不免有分班偷空時刻，惜未能徧觀也，他如緞庫皮庫，記又有一顏料庫，皆視外庫爲優焉。』此四節雖僅記大凡，而與野記對勘，則已可得十庫狀況之八九。其後辛亥革命，淸宮退居三殿之後，十庫均歸民國，接此者爲內務部及總統府庶務司，故所藏大半入官，究歸何氏，不易究詰。然散佚民間，或賤價標售者，亦不在少。予所知僅顏料紙張一項，至民國十二三年，估客託詞持售，猶未盡脫。以歷代帝王像而言，明淸宮庫所藏者有五六分，今僅餘其二。世人豔稱故宮博物院與古物陳列所之庋藏。其實故宮僅爲不易取携之餘品，陳列所則僅熱河避暑山莊之陳設耳。若圓明園之𤏲燬，靜明靜宜朗潤諸園之久廢，合併十庫計之，珍奇可喜之物，或灰飛煙滅，或流轉喪奪，其量豈可肊測哉。衡以萬物聚散之理，盈虛消息之常，固爽然自失。即以吾國民性破壞逾於建設之史例觀之，此二千年間，吾民自造之菁英，而復自隳之，凌夷至今，又豈偶然耶。

予前記製紙沿革，同曾孫君希文，嘗叩今日尚有澄心堂紙否？予率然曰，當已亡之矣。既而思之，潔好之紙，必不易逢，然宋元之名人墨蹟，存天壤者尙不少，其中必有以澄心堂紙書之者，特不能辨別之耳。近讀會稽金埴所著巾箱說，適得一證，亟錄之，巾箱說云：『予家有世傳李後主澄心堂紙一番（內有經緯）乃曾王父太常府君所珍，世父子弢諱烔公藏之數十年，從不以示人，予未一見也。弟墨香（堂）攜之至長安，諸名公卿索觀者，日日履滿。陳太守（弈禧）香泉，不惜百日之功，手書冊子十幀與予弟易之去，而題詩於一幀之後曰：「南唐澄心紙，一番值百金。當時歐與梅，品題赫蠡

林。更有黃白麻，用之宣玉音。桑根皺布頭，古製不易尋。子族浙東舊，遺滕儲夙購。面腴滑澤顏，中含經緯皺。落墨心手融，膩欲貼肌膚。我以書易之。行押勞爬梳。若賞幽深際，應求古雅餘，追慕護机難，胠篋呈瑰珉。曾聞一豎字，滿償五十萬。輿到疊嶂邨，蘿鵝卽酬願。儻得家法傳，脫手復何恨。」墨香素工書，雖輕棄先人法物，而從此盡得香泉衣鉢。其書署香泉名，香泉幾不能辨，嘗舉以似人曰，得吾書法者，海內十八家，吾兒第一，次則金墨香矣。』按金苑孫與陳六謙同鄉里，故墨香以紙贈陳，以易其筆法。陳官止南康知府，不知何以能以紙進御，度必經南書房翰林之手，據此則乾隆御筆中，必有一幅爲澄心堂紙無疑。就金所記測之，高宗下筆時，亦必言爲南唐之紙，故宮尙存此幀與否，尙無可考，然淸時尙有此紙則斷乎不謬也。又按李後主製紙，本名玉屑牋，求匠於蜀，於江南選水。惟六合最宜，卽其地製之，藏於澄心堂，故名。澄心堂，卽今內橋中兵馬司遺址，見稗史類編及五代詩話。南宋以後不多見，明郎瑛七修類稿云：『澄心堂紙陳后山以爲膚如卵膜，堅潔如玉，此必見之而言之得如此眞也。予嘗見一幅，堅白則同，但差厚耳。』是明人猶間有此物。淸則舍金苑孫所記外，不聞詳之者。晚淸繆小山，號爲精鑒，而雲自在堪筆記亦祗云：『澄心堂紙光潤滑膩，故劉原父云，斷水折圭作宮紙，李伯時作畫，好用澄心堂紙，嘗見舊時眞蹟，亦莫能辨。』藝風此言，蓋謂李書雖識眞，而所用究爲澄心堂紙與否，亦漫無依據，不敢貲以斷定。然則即云澄心堂紙已亡，亦非不合理之論斷也。

叔章近購得曾文正與其弟忠襄家書三通。蓋同治三年夏間所作，以行世本書校之，有一通未輯入，餘二通皆經删改。其一云：『沅弟左右，廿夜接十七夜來信，不忍卒讀，心血虧損，如此愈持久，則病愈久愈深；（幸每信字迹到底不懈，每次占六壬皆好）余意欲奏請李少荃前來金陵會剿，而可者兩端，不可者兩端，可者，一則渠處炸炮最多而熟，可望速克，一則渠占一半汛地，弟省一半心血。不可者，少荃近日氣燄頗大，恐言語意態以無禮加之於弟，愈增肝氣，一也。淮

勇騷擾驕傲，平日恐欺侮湘勇，克城時恐搶奪不堪，二也。有此二者，故余不願請來與弟共事，然弟心肝兩處之病已深，能早息肩一日，乃可早痊一日，非得一强有力之人前來相助，則此後軍事恐有變症，病情亦慮變症也。特此飛商，弟願請少荃來共事否？少荃之季弟幼荃，氣宇極好，擬請之日內至弟營一敍，弟若情願一人苦撑苦支，不願外人來攪亂局面，則飛速復函，余不得弟復信，斷不輕奏先報，俟詳復，即問近好。國藩手草。四月廿夜』案此信家書卷九內已删去。其二云：『沅弟左右，十二日接弟勸紀鴻鄉試之信（紀鴻定於六月廿二日回湘鄉試，以副弟殷殷期望之意），字秀勁而有靜氣，知弟病體大愈，因覆一緘，商請少荃來金陵會剿，十四日因接初八寄諭，又去一咨一函商少荃會剿之事，十五日又將余與少荃之一咨一函專戈什哈送至弟處轉遞，想均到矣。夜來又細思少荃會剿金陵，好處甚多，其不好處不過分佔美名而已，後之論者，曰潤克鄂省，廸克九江，沅克安慶，少泉克蘇州，季高克杭州，金陵一城沅與泉各克其半而已。此亦非甚壞之名也。何必全克而後爲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如弟必不求助於人，遷延日久，肝愈燥脾愈弱，必成內傷，兄弟二人皆將後悔。不如及今決計，不着痕跡，望弟將余與少泉一咨一函遞去，弟亦自加一緘待弟復信到日，余即會弟銜覆奏，少泉將到之時，余亦必趕到金陵會剿，看熱鬧也。順問近好。國藩頓首。五月十六日』案此信删一百零九字，尤妙者看熱鬧三字節去。其三云：『沅弟左右，三日未接弟信，不知弟身體何如，接吾十二曁十四五六日各信，不更加焦灼增疾否？余聞吕岐言，弟精神完足，小恙無礙而放心。聞曾恆德劉高山言，（十四自金陵歸）弟病勢不輕，而懸念。見弟信勸科一鄉試，字迹奇潤，而喜慰，見弟信言賊米日發一斤四兩　而憂灼。春霆過此，其於吾弟，感激欽佩逈異尋常；厚庵於弟亦契合無間言；故余十五日與少泉之一咨一信，惟願弟之速送；又惟恐弟之竟送；反覆無定，爲弟所笑，亦必爲弟所亮也。今日命紀澤赴金陵省視老弟，余於六月初間亦必往，兄弟暢敍，屆時少荃若到，余即在彼，不遽回皖；如少荃不到，余即坐輪船速歸，總之，弟以保身爲主，無論少泉與余會剿與否？於弟威

名微減，而弟之才德品望毫無損也。順問近好。國藩手草。五月十七』。此信共刪二十二字。按清與太平天國之爭，至甲子春大勢早定，金陵之摧，計時以俟而已。然在當時局中之焦急，局外之謗譏，正不知如何騰沸；文正欲令李文忠援其弟，而又慮分功生隙，其心事曲折，此三書和盤托出，吾人與其嘲爲天人交戰，勿寧佩其謀國之至忠。蓋其家庭骨肉之間，私書諄複，其權衡利害，褒貶是非，亦不過如此，則亦不失爲得性情之正者。宜左文襄有自媿不如元輔之歎也。據後來軍事家之論，曾軍以無重炮，故久攻不下，今觀第一書，文正欲借助淮軍，正以其有大炮之故。諸帥忌嫉，湘淮相輕，亦於第一書備見之。而文忠已逆知忠襄不欲他人攘其功，卒託詞炮火不宜於夏，謝不往，非祇爲忠襄，乃爲文正也。第三信言：「賊米日發一斤四兩，」此殆不確，太平軍糧久匱，當時有湘軍一面攻城，一面賣食之謠；謂守兵以財貨置籃中與城外兵易糧，以理度之，或可信；忠襄此言，殆爲其久攻不下自爲地也。鮑超部下其時助攻金陵，以餉不足，幾爲變，幸鮑與曾家昆弟至洽，觀第三書亦可見。其實究求此等史料，正不必求詆搜隙。當求文正何以成功之原因，則其量宏而思密，篤於友愛，而力規全局，實爲羣帥所不及。以如此相媢相毀之積習，居中策運，明察而能忠厚，能竟其功，實不易得也。諸書刪改，皆文正自爲之，袁海觀制軍（樹勛）曾談：昔歲從文正金陵督署，常見其將家書底稿，躬自删改發鈔，已有必傳之意；又言：金陵夏熱，文正常赤膊著夏布短裩，挽髮作韭菜把，日持蒲葵扇，滿口湘鄉土音，與賓客聚談，間以諧噱，其不修邊幅如此，而其慮事治軍精細又如此。蓋其運思深者，非放浪形骸，不足劑調以怡懌之也。其篤於兄弟，足見其天性至厚，亦是必成大功之一證。又金陵城破，一時謠言曾九帥得金珠無數，識者久辯爲妄。而忌功造謗，國人之常，雖同時諸帥，不能無疑；不悅沅浦之王湘綺，更於湘軍志著其微詞。然忠襄實非富厚，叔章言，此三服，蓋其後裔斥以出售，則其況可想。

湘贛接壤，兩省人士相沆瀣，予所識贛籍師友而習於湘者，尤不可勝紀。然百年前二省有大械鬥之際，死者纍纍，舊聞

吳鶴林言之，但言釁起於江西優人之飾齒兎白編以嘲兩湖籍者；近鉤稽筆記，始得其詳。此案始於嘉慶二十四年五月，湘潭有江西優人演戲火神祠，俗呼火官殿，演渭水求賢，念白至周家八百八十年，頓露土音，土人譁笑之，江西人以為辱。越三日復演於萬壽宮，江西會館也，土人鬨笑如故，又三日，江西商乃設劇誘觀者，閉館門，舉械殺數十人，乘牆傾糜粥以拒救者，縣官聞報，至不敢逕入，縣人大怒，時估舟檥湘江湖南籍者多至數千艘，有東安水手舉鐵錨撞破館門，閉者始竄出。於是聚衆結四廠，日夜伺津渡尋門，遇口音少異，輒格殺之，江西人亦濫死無算，死則投諸湘流，埋之郊野，全境洶洶，巡撫調協標兵千駐湘岸始散，遂成奏案，窮治其獄。先發者，當坐，而江西人被害者無左證，其會館中則搜出骨髓凡數十筐。其時巡撫周邦慶原籍江西，密令其鄉人乘夜棄人骨湘水中，易以獸骨，縣人益憤其左袒，飛書京師，湘潭人周系英為侍郎，入對頗奏其事，有旨詰問，而周子詒楨，先以系英名，致書巡撫，語不直江西人，邦慶以系英干預，劾免之。及委員到縣，引問館旁尹生某，證閉門殺人事，恫喝之，生懼不敢質言，探花石承藻方以給事中丁憂家居，往觀訟，見生囁嚅狀，叱歎之聲，聞於縣庭，因並坐免。邦慶旋亦罷去，李堯棟繼任巡撫，會總督治其事，僅坐誅倡亂者一人，從者流徙十餘人 以塞責。然土客猶相讎，江西販商往往獨行不歸，惴惴不得意，幾五十年；至金田事起後，百業彫殘，復就和睦。此案聞湘中有專書紀之，兩造案牘俱全，予未之見。此從陳伯弢諸人所紀，筆之以詢湘贛友人，大致不謬，大抵贛之農工多操勞役於湘，與土著積不相能，故爆發為此。案雖結，而碼頭爭鬨，至今猶時有之。吾國幅員過廣，風俗往往殊隔，雖經數千年混一之陶鎔，而省界扞格，其小節每不易遷就，故斯案實編社會史者所宜緝而存之也。然亦惟以幅員廣歷史久之故，一切鬨爭，旋起旋滅，不足目為大患。使在他洲，將必以為兩族間之鉅事矣。

前談十庫，而未及於倉，倉與庫相類，而弊更甚，蓋錢有數而米量難計也，何平齋有談京通十七倉者。今節錄之：「京

通十有七倉，京倉日積月累，米色紅朽，名曰老米，六品以下官俸及兵糧皆取給焉，其米色好者則儲於通州倉，以備宮中所用及五品以上官俸。京倉米既朽壞，京官領米不能挑剔，只付與米舖打折扣而已，而兵米則不然，每次發兵米時，八旗都統必派員先看倉，此倉米色不對，則換彼倉，若此倉箇箇不要，則倉監督必當查辦，於是請託行賄，百弊叢生，計無所出，只有虧之於米而已，虧之愈甚，竟至有放火自焚者，謂米之潮濕能生火也。倉弊愈甚而訛詐倉官者愈多，倉監督形同傀儡，而從中了事者，則皆倉書也。總之領米者，不能得好米，八旗官吏及參倉弊之被動御史與夫倉官倉書皆得錢也。憶癸巳倉虧案發，奉旨查辦，口說官話而從中黑幕，何曾是因公，米數固當查點，然數百倉廠何能徧查，只飭其名曰抽查而已，惟到倉時，看其廠座外潮地，一律舖席，與緞疋庫樓意同，席上粒米狼戾，結成餅團，幾與糞土無異，任人踐踏而過，暴殄天物，迄今思之猶爲痛心也。』按朽米，卽老米，有專嗜之者。舊都酒肆，廣和居，泰豐樓，東興樓等五六家，皆以老米飯著名。廣和居閉後，唯東興樓尙供此製，歲久所儲朽米喫盡，後此恐不可復得矣。

江翊雲記陳仲恕（漢第）言：穆彰阿當國時，索畫於戴醇士，戴臨吳墨井山水一幅畀之，意殊矜祕。穆彰阿大怒，以其爲水墨，不設色也，謂人曰，戴爲某伶畫扇尙設色，視我寧不如優人耶？竟短戴於文宗，斥其行止不檢，戴遂以侍郎降三品京堂候補。後雖殉難，得諡文節，然請建專祠，卒不准，蓋穆彰阿指摘其臨終詩撒手白雲堆裏去，從今不復到人間二句，爲怨望也。仲恕此說，不知何所本？繆小山雲自在堪筆記云：『道光己酉，兩廣總督徐廣縉巡撫葉名琛，以廣東紳民，不許英人入城入奏，聖心嘉悅，賞廣縉子爵，名琛男爵，幷各戴雙眼花翎。戴（時直南齋）時奏對云，臣曾督學廣東，士習民風，頗知一二，該督撫所陳奏，恐多舖張粉飾。語畢，天顏甚不懌。旋因詔寫扇，內有一二帖體字，傳旨申飭。逾日復詔南書房翰林寫扁額，內監傳諭云，要寫字不錯之張錫庚，不要寫錯字之戴熙，公知恩眷已衰，遂乞骸骨，奉旨責公諱疾欺飾，降三品京堂，准其致仕。』合此觀之，文節之去官，殆以直言與忤樞相兩事倂案之故。穆爲宣宗寵臣，

而椎魯黷闇，不知墨筆之尤珍於著色，文節被疑，良出意外。唯穆之譏戴，必在道光末年，翊雲所記微誤。文宗臨朝未久，穆即斥逐，庚申是咸豐十年，穆彰阿以咸豐六年歿，又安得有指摘文節絕命詩之事乎？仲恕所言，末節尤爲大誤。

惜陰老人筆記中，有紀甲申中法戰事馮王關前諒山之捷一文，馮，謂馮子材，王，謂王孝祺也。老人記此事，中附以已見云：『戰勝之理，全在統領得人，其人必德優於才，斯能服衆，始堪駕馭部將，保衛士民，功成身退，不致造成一派，如我之南北，鄰之長薩．乃禍福倚伏，非謀國所宜。』老成燭照，可謂名論。即以鄰邦近變言，其尾大不掉生心害政之理，又何待重臣喋血，始知其弊耶？中法諒山一役，予以吾家與唐薇卿雅故，幼時讀其請纓日記，心儀黑旗劉永福之功，然亦早知馮子材之名，尙憶少時讀黃紙京報，見有太子少保貴州提督馮子材遺摺，再三繹誦，此是光緒末年事。馮歿已八十六，告老後又起用，此是第四次出山，光緒三十年，應西林之約，治團練也。惜陰所記，是光緒九年至二十一年事。文曰『中國自道咸以來，因厲禁雅片，英人啓釁，肆意侵擾海疆，始粵而至浙至蘇。庚申英法復犯津沽，且燬及圓明園，刦奪寶器，恃其軍火精利，我每戰輒北。迨光緒六七年間　法人蠶食我越南無忌，該國王阮福時具呈遣使，至粵至京告急，法使亦屢向總署詰問，秉政者悠忽推宕，遷延不決，致釀成中法之戰。嗣以淮軍宿將潘鼎新任桂撫，督兵鎭南關外，屢戰失利，光緒十年四月朝命張南皮署粵督，至十二月邊疆警電日至，潘撫潰退入關，且至龍州，先已奏起前廣西提督馮子材，其時在欽州本籍，即令募勇十八營。由欽州迅赴鎭南關，並飭調粵之淮軍統將王孝祺，率所統成八營，自粵省前往，會馮軍合力攻敵，始有十一年二月初八日鎭南關之大捷。十三日進拔諒山又大捷，法人受創而退，是爲中國與外兵交鋒始稱戰勝之一次也。同時滇邊岑軍覃修綱在臨洮府亦獲大勝。法國因此次戰敗而更換政府，立向我要求停戰議和矣。當日奏報，僅可述戰勝之跡，不及論戰勝之理。戰勝之理，全在統領得人。其人必德優於才，斯能服衆，始堪駕馭部將，保衛士民，功成身退，不致造成一派。如我之南北，鄰之長薩，乃禍福倚伏，非謀國所宜。今橫暴日

逼，聽鼓鼙而思將帥，願今有人，毋讓馮王專美於前。述馮王可記者，以告來茲。馮少年時爲同輩牽累，被拘至廉州府署前，適府教授過見之，謂汝係善良，即向府尊保釋之。旣達後，馮於兩公子孫，報之終身。咸豐三年，已統兵駐鎭江，與江寧粵寇相持數年，鎭人至今德之。旋升授廣西提督，與巡撫徐延旭不合，特摺奏劾之。以提督劾巡撫，向未有也。任廣西提督最久，土匪李揚才等，擾邊多年，馮率部三次進剿，至關外及越境以平之。撫循地方，邊民越族，同深愛戴，均以馮爺爺呼之，表尊而且親之意。自西提乞病在欽州本籍，因越事奏辦團練。甲申十二月忽接粵督南皮遣員賫書，並餉銀五萬兩，書中聲明一面奏聞，不及公牘，先此函達，速募勇成軍，迅赴桂邊。馮謂南皮係巍科名流，乃能識我，越事已急，我允之矣，隨即招募部署赴鎭南關。潘鼎新自統鼎軍五營，騷擾地方，商販裹足，累及駐關各軍，無從購糧，迨馮軍一到，鄉民自輦米至馮營，馮優値以給，各軍轉從馮營得之。商民亦漸集，軍心一定。馮軍抵關，邊民越民並越之敎民，見馮爺爺來，均各探法營消息，時時來報，法人深忌之。向戰驅越民在前，敎民在次，乃易以法兵在前矣。馮以關前形勢寬散，防彼馬隊衝陣，即趕築長牆一道以扼之，我軍越牆而出戰。乙酉二月初八日黎明，馮王兩軍當先，馮以帕裹首，短衣亦足草履，拉王手曰：福臣（孝祺號），此是我輩報國之地，不得退一步。凱旋後，至粵省，福臣告我，老馮七旬臨陣，奮發如少年，使人欽佩，予亦能自勉，爲彼重視，引爲同心，眞幸事也。王福臣向隸淮軍，李合肥平吳時，初到上海之偏裨，張靖達調粵，已簡廣西右江鎭總兵，未到任，人極誠篤，儀表偉然。予就兩廣中軍幕時識之。言於南皮，南皮亦已在可選之列，即商督辦粵防彭剛直奏派援越，彭不能免湘淮之見，謂王福臣是看馬，意爲徒具儀觀。迨二月初八日捷電一到，予對南皮言，看馬今爲戰馬矣。略一吐氣。馮尤能廉儉自勵，統領月薪八百兩，不多取一分，向來統領在各營撥或三十名五十名額餉充親兵用，馮從未撥扣，故各營悅服。兩子相榮相華，派管帶，均隨衆衣冠入見，與部下一律。戰功開保文職，應候吏部核准，部胥遝函所保之員索費，此亦各軍常有。馮乃大怒，即特參吏部

尙書。以提督劾部臣，更前所未有也。均足見其拙直之性，非人可及。馮常喜寫字，有求書者，僅書天地正氣四字，亦署上下款，足見此老胸中只一團正氣。中日甲午之戰，南皮由兩湖調署南洋，防務日急，復奏調馮募粵勇十營，於次年三月到鎮江暫駐，分防海州及寶山獅子林海口。聞欲自帶紅單船百艘，係粵東內海巡緝之帆船，直搗三島。此船何能渡越重洋，亦不顧，年逾八旬，壯志益堅，亦足以激厲懦夫。乙酉七旬生日，南皮特親作駢文壽序兩篇，一自送，一代粵省文武以榮之。吳清卿中丞爲繪臨陣小像，帕頭易以翎頂，予得刻印一紙，尙存篋中。』案清史稿馮子材傳：『光緒改元，赴貴州提督任，七年還廣西，明年稱疾歸。越二年，法越事作，張樹聲蘄其治團練，遣使往趣駕，比至，子材方短衣赤足，携童叱犢歸，啓來意，卻之。已聞樹聲賢，詣廣州，適張之洞至，禮事之，請總前敵師干，衛粵桂。逾歲，朝命佐廣西邊外軍事，其時蘇元春爲督辦，子材以其新進出己右，恆悒悒。聞諒山警，亟赴鎮南關，而法軍已焚關退，龍州危棘，子材以關前隘，跨東西兩嶺，備險奧，迺令築長牆，率所部阨守，遣王孝祺勤軍軍其後，爲犄角。敵聲言某日攻關，子材逆料其先期至，迺決先發制敵，潘鼎新止之，羣議亦不願戰，子材力爭，親率勤軍襲文淵。於是三至關外矣，宵薄敵壘，斬虜多，法悉衆 分三路入，子材語將士曰：法軍再入關，何顏見粵民，必死拒之。士氣皆奮，法軍攻長牆亟，次黑兵，次敎匪，礮聲震山谷，槍彈積陣前厚寸許，與諸軍痛擊，敵稍卻，越日，復涌至，子材居中，元春爲承，孝祺將右，陳嘉蔣宗漢將左，子材指麾諸將，使屹立，遇後退者刃之，自開壁持矛大呼，率二子相榮相華躍出搏戰，諸軍以子材年七十，奮身陷陣，皆感奮，殊死鬥，關外游勇客民亦助戰，斬法將數十人，追至關外二十里而還。越二日，克文淵，被賞賚。連復諒城長慶，禽斬三畫五畫兵總各一，乘勝規拉木，悉返侵地。越民苦法虐久，聞馮軍至，皆來迎，爭相犒問，子材招慰安集之，定勦蕩北圻策，越人爭立團，樹馮軍幟，願供糧餉作鄉導，北甯河內海陽太原競響，子材亦毅然自任，於是率全軍攻郎甲，分兵襲北甯，而罷戰詔下，子材憤，請戰，不報，迺挈軍還。去之日，越人啼

泣遮道，子材亦揮涕不能已，入關，至龍州，軍民拜迎者三十里。』此段敍次頗有聲色，度以馮行狀墓誌之類爲依據。其敍二月初八日之戰，亦特詳。然以此與惜陰老人所記對核，則亦有不同者數事。惜陰言，奏起子材者爲張文襄，而此言爲張靖達。兩者相較，自以史稿爲長。蓋張樹聲以北寧失守引咎辭總督職，請專治軍事，得旨報可，以之洞代，此是十年四月事。靖達雖卸總督任，仍留粵治軍，故起用馮子材治團練，正是靖達權限內事。惜陰文內之『先巳』，亦正指南皮未到任以前，靖達所爲。靖達不久革職留任，旋病卒，以後悉南皮事矣。觀史稿中有『禮事之』三字，可知南皮所以籠絡名將者甚至，惜陰所謂『巍科名流乃能識我』者，亦正吻合。所微參差者，何人先出奏耳。至惜陰記馮以提督特摺參巡撫徐延旭一節，案徐延旭爲廣西巡撫，在光緒九年。及十年，法軍陷北寧，不久逮問。而子材初任廣西提督，在同治末年。光緒元年至七年，馮皆在貴州提督任，七年仍提督廣西，八年即稱疾歸。自此至十年，皆在欽州本籍。又考徐撫桂時，提督爲黃桂蘭，與馮無涉。若馮有劾徐事，當在先緒八年，是歲徐以廣西布政使督辦海防，得專摺奏事，馮方在提督任，若有齟齬，必此時。劾徐後，引疾歸里，而必非以提督劾巡撫也。徐曉山此時方爲南皮蕢齋所疏薦，朝中恃以部署越南防守，馮翠亭一莽夫，卽拜疏，烏足以撼之。及甲申北甯諒江相繼大敗，徐與唐鄂生（炯）拿問，於是向之力保徐唐之南皮，亦不得不折節以禮羅翠亭，此誠事勢之常，而亦可見邊患日深，非書生空言所能折衝也。

惜陰所記之王孝祺，淮軍宿將也。覃修綱，則岑襄勤部下名將，皆以中法之役得名。孝祺本名得勝，安徽合肥人，初入淮軍，以敢戰名，從李鴻章規三吳，積勛至守備，又從張樹聲克常昭諸城，釋平湖圍，歷遷副將。論克宜荆溧嘉常功，擢總兵，賜號壯勇巴圖魯，從援浙，連下湖州長興，是時樹聲弟樹珊攻湖北德安陣亡，坐失主將，貶秩。戰敗東捻，復故官，西捻平，晉提督，更勇號爲博奇。旋赴山西防河，大搜馬賊，值晉飢，斥家財以濟，民德之，賊所竄匿，輒先諷以告，事甯，賜頭品秩。光緒六年，樹聲督兩廣，奏自隨，歷署潮州碣石總兵，九年徙右江鎭，主欽廉防務，明年潘鼎

新來乞師，領勤軍赴龍州，而鼎新已遁，迺從馮子材詣鎮南關，裁潰勇。宵襲文淵，入街心，馬踣，亟易騎，率死士繞山後，攀崖上破二壘。俄而法軍分路入，直攻關前隘，復自後路仰擊，敵稍卻。李秉衡集諸將，舉前敵主帥，孝祺曰，今無論湘粵淮軍，宜亟受馮公節度，秉衡稱善。右路者，西嶺也，其部將潘瀛，袒臂裸體衝入敵陣，故傷甚獨多。至日暮，孝祺擊敗之，奪三壘而還，攻諒城，瀛執幟先登，併力克之，復取太原，予世職。孝祺與蘇元春齊名，其難能，在肯為人下也。覃脩綱，籍廣西西林，隸岑毓英麾下，與馬淮凱齊名，征回有功，累遷至參將，賜號勁勇巴圖魯，從克雲州，晉副將，更勇號，曰隆武。宣光之役，脩綱獨阨夏和清波，分兵取嘉喻關，復招越民九千，分頓要隘，綴法軍。緬旺，前接山西興化，後達十州三猛，為敵所據，出不意，襲克之。次年劉永福戰失利，軍潰退，脩綱仍堅持不動，戰臨洮，斬其二將，夜半時率死士短衣搏擊，法人大敗，乘勝復各郡縣，北圻諸省皆響應，脩綱出奇兵直搗越南中部，而奉命罷戍，事甯，賞黃馬褂，署川北鎮總兵。以上二人事皆據史稿補惜陰所記。論爾時諸將皆以勇敢善搏得功，而受馮子材七十老翁韡刀陷陣之影響，當不在少。世事日新，戰術日異，而不惜死者，究為戰爭精神之極峯。鬪鼙鼓而思將帥，吾人終當諷詠袒臂衝鋒之猛士也。

惜陰所記馮子材以吏部胥吏遝函所保人員索費，大怒，特參吏部尚書，此事當時頗震動，奉旨拿辦吏部書辦者，即何平齋也。平齋記此事云：「余在吏部曾充司務廳掌印，司務廳，固管全部胥吏也。時廣西提督馮子材，以吏部寫信索賄奏參，密旨令吏部堂官拏辦，日將夕矣，徐蔭軒尚書（桐）許筠庵侍郎（應騤）尚在署未散，乃以沈錫晉三字告余曰，此廷寄飭拏之部吏也。余曰，部吏寫保索賄。決無真名，在署萬難弋獲，須得其住址，或可圖也。尚書乃復寫出炭兒胡同四字，余又曰，一人不能獨行，須滿掌印同辦方可，乃同滿掌印惠樹滋（森，後任浙江運使，）同出城，訪北城坊官不遇，不得已先回寓晚飯，少頃坊官來寓，告以來歷，坊官極力推托，余告之曰，坊官未有不識部吏者，此廷寄所交拏也。汝其敢抗

乎？坊官曰炭兒胡同，卻有兩個姓沈者，但未知那一個是部吏，余怒其詐，乃厲色與言曰，汝既知有兩個姓沈，則那個是部吏，汝豈有不知，我不能爲汝指實，汝自裁之，若賄放，則罪汝無赦。臨行又告曰。此欽犯也，須帶一穩婆往，若本人脫逃，可帶其家屬來，在當時亦不過故作嚴厲語耳，誰知坊官前往圍門搜拏，該吏卻在家，潛匿內室不敢出，穩婆入，於牀下得之。明日覆奏，上乃大悅。蓋前數日，戶部亦有似此之案，上面諭戶部侍郎密拏，侍郎一人到部，下車坐於車棧，攔門口，禁人出入，而遣人入署搜捕，卒以不得主名，致被脫逃。當時都下喧傳，遂有戶部堂官不及吏部司官之語，余曰，此亦偶爾事耳，堂官固拙，司官亦未必甚巧也。』平齋記此事，未詳舉馮所參爲何書，抑僅劾部吏，以理案之，當必爲劾吏部堂官失察，始入奏，旨逮胥吏也。舊日部吏之弊，罄竹難書，馮恃老恃功，故敢露章彈之，使稍圓辣，則必曲意敷衍矣。

吏部胥吏婪索最甚，與戶部胥吏庫丁，同爲京曹膏脂之地。昔人以富貴威武貧賤六字，分擬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時論僉謂恰當。相傳譚文勤（鍾麟）辛卯歲以吏部左侍郎兼戶部左侍郎，謝恩日，遇翁叔平尚書，戲之曰，君由吏而戶，可謂富且貴焉，薛雲階（允升）由刑而工，可謂貧且賤焉。文勤應聲急答曰，皆恥也。其語敏而有味，後此新進，不讀書者多，即問此，亦不知出處，則索然矣。因又憶及客座聞一事，蔡和甫（鈞）爲上海道時，與長江提督李占椿爲親家，和甫號通洋務，懼人言其不學，發言好用成語，偶聞客談馮子材戰功，謂此老時有馬革裹尸之志，蔡意爲諛詞，因謂李曰：親家將來必馬革裹尸。李瞠目不知所對，退而叩人，馬格禮斯，在英文作何解，蓋李固莫辯何言，而蔡又誤裹爲裏也。

南皮歿已二十餘年，近日其家搜輯遺文，檢遺篋，有敗楮書百餘字，言胡石查戶部刻印之工，其辭曰：石查戶部，承學靑箱，博文玉府，書儕能品，畫究南宗，束廣微能識漆書，戴安道自溲瓦屑，輪扁椎鑿，皆見道眞，張衡渾儀，自由懸

解，琴觴餘事，刀筆多能，鑄三十五舉於胸中，舞萬六百文於肘後，初宗陳趙，已軼文何，近復麾斥旁流，極研太始，白文則摹周璽，朱篆則主秦章，將使擂鼓齊眉，斯碑却步，藝華璀璨，美人贈之以刀，棘刺纖凝，見者請觀其削，君入宣和印史，當令萬馬皆空，我慚皇甫弁言，敢書百名以上。按此當是石查作印譜序，而未定稿者。又送王壬秋歸湘潭詩原稿，有小序，本集無之。序曰：壬甫才調冠時，善談經濟，哀江南一賦，海內知名，徧歷諸侯，朝貴折節，其始來上計，在咸豐末申，江海擾攘之時，其重入部門，在同治十年，鐘簴奠安之後，舊游雨墜，尺波不留，既被禮部駁放，盤桓無遇，浩然思還，蓋是時朝野熙然，方謂中興之業，而壬甫亦將老矣，將道金陵，謁湘鄉幕府，泝大江望衡嶽而歸，水閣宴集，言送將歸，四座親知，或有篇詠，余感虞卿之著書，口馬援之慷慨，撫山川之今昔，悲秋氣之泬寥，命篇敍意，不知感慨之無涯也。南皮此詩，有老女句，喻湘綺甚肖。朝野熙然三句，甚佳。後湘綺再入薊門，有法源餞春序，詞意亦與此頗類。南皮所以删此序之用意，殆亦以朝野熙然句，有絃外之音也。

予以光緒癸卯至北京，其年俄兵占領奉天；次年日俄開戰於東三省。其時革命思想已瀰漫，同學中如張榕顧兆熊皆尤著者。又明年日俄訂約於朴資茅斯而吾國不預。予語同學，謂以堂宇假鄰人為鬥場，已洒袖手旁觀，已極可恥，毆竟，便欲分割我室，而猶恬然勿聲，若斯政府，豈遂終不知恥乎？此事迄今已逾三十年，國勢之隤，如丸走阪，追溯禍基，正坐當道之茶閼。近聞惜陰先生言：泊資茅斯會議時，中國頗思預聞而不獲許，其事曲折，而首發動者仍為先生。先生記茲事云：『日俄戰爭，彼此力竭之時，日挽美國出而言停戰議和，日俄各派專使往就美之朴資茅斯訂約。予意戰地在我旅大東三省，和約倘涉及我疆域，我應干預，商之張菊生小圃諸君極以為是，即說之端陶齋盛杏生，由盛並商呂鏡宇諸公合電樞省，告美國轉達日俄，許中國預聞和議。其時貝子溥倫赴美賽會過滬，擬請派就便至朴。倫亦以此舉重要，願膺此任，惟云慶邸向與我不合，恐其疑我在滬謀兼此差，公電待我到東洋後再發。即屆時電樞，乃慶邸復電，云『倫年

輕資淺』一語，於其事之應否未及，與倫不合則果然。旋知樞意擬遣端，先電我駐美使臣向美政府言之，竟不允中國預聞。其時已調端赴京，事不容已，即改為派五大臣出洋考查憲政。五大臣臨行，合電張季直與予兩人，大意某等學識庸闇，奉派出洋考查憲政，過滬時學商兩界萬勿有所舉動，俟歸國後考查有得，再與諸君快聚。其意蓋在歡送。學界以集會須得同意，約在時報館樓上會議，赴者二十八人。予與季直諸君在一品香，由狄君楚青往來傳達。學界初均不欲歡送，坐中一人向楚青云，可問諸君曾走過橋否，楚青即去言之，立回復諸君已照允歡送矣。迨吳樾炸彈一發，過滬歡送之舉自罷。陶齋過滬，即駐海圻兵艦未登岸。約予往晤。予告以欲預聞日俄和議未成，而改派考查；朝廷於立憲，仍為敷衍延宕之計，革命終不能免，可以早回，得南洋一席，歸後果得之。端滿人，畏革命固然，而能識輿情，因亦顧慮將來，早與漢族聯姻，故蒞任凡遇革黨案，不欲深究，且優待劉申叔，惟負英異之才如吾宗伯先，則猜防甚力。辛亥後，與學界黃韌之沈信卿兩友，追述往時走過橋一語，兩君云均在坐聞之。各省有諮議局，人民始能團結，其後立時召集十七省合議，粗定改革之局，蓋似以考查為上橋，而各省有會議之形式如已過橋矣。』案此係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六月至八月間事。文中之張小圃為張鶴齡，呂鏡宇，為呂海寰，呂時已卸外務部尚書為商約大臣。溥倫行四，道光之孫，近支王公有嗣立希望，扼於慶親王奕劻，不得志，久之始得資政院議長也。爾時使美為梁誠，使日為楊樞，使俄為胡維德，慶王有無先電梁誠屬向美政府言之？今無可考。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〇，外部收胡維德電云：『來電均悉，日俄直接議和，不容他國干預，現在美國擇地開議，我若派員前往，其勢亦難攙入，特於支電照會聲明宗旨，預佔地步，此時俄雖有意，未便再商……』此電是六月十八日發，視五大臣考查憲政之諭旨後四日，電中『其勢亦難攙入』一句。自非望望然不敢參加之謂，必先已得梁誠電知，加入無望，故掉文作此語氣也。五大臣出洋諭旨，初只為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四人，紹英係隨後加入者。致電自稱學識庸闇，過滬時學商兩界萬勿有所舉動，其真意卻在於求開歡送會，此是吾國官場慣

技，度必端陶齋所爲。趙張以「走過橋否」叩學界，其用意甚深，蓋謂改革國事者，欲達彼岸必先走過橋，不能厭憚跋涉也。繇此論之，豈唯諮議局與十七省會議爲過橋，後此種種，其爲革命之津梁者，抑已多矣。

流連山水，攬勝憑高，往往題詩泚墨爲識，此風非唯吾國所尚，即歐美在百年前亦數覯之，近代交通綦便，游屐升降頻煩，不以爲艱，又嚴壁欄楯，率日臻美好，於理不當刓涴，故東西人士游覽咸不復命題。返顧我國，則相承不易，往往近郭寺宇或山水最佳處，其牆壁皆塗鴉千百，惡詩怪語，不可究詰，或以刀翦鏤抉，雜述同伴年月，此誠敝俗，令人作嘔也。唯其到處如是，故間逢舊時賢士名公石隙巖阿，一二墨跡僅留者，彌覺可珍。黔沅山水屢有宋人題字，西域殿舍，間見唐代筆蹤，今皆不泯，述其近者。今人游舊京，無不到西山，午發西直門，不及未巳至，然在五十年前，游翠微八大處者，必一日，香山，必二日，戒壇潭柘，必五六日，其得之也艱，故諷詠題識亦最盛。八大處中秘魔崖在西山之盧師山，爲證果寺舊址，宸垣識略稱：盧師於隋仁壽中居此，馴二童子曰大青小青，說固荒誕，然崖於翠微八寺中稱最勝，巨石一片，岭岈如鯨呿，對面絕壁，草木秀蔚，春深秋初，蒼紫萬態，下臨絕磵，夏雨初過，奔洪一發，則四山皆響，此在北方不易覯也。寶竹坡罷官後，以西山爲家，朝夕攀陟，尤數數就茲崖，題詩壁間幾滿，多五言古詩，下署偶齋二字，予尚抄其一云，『雪後山氣清，仲春如深秋。落葉滿澗底，冷泉凍仍流。陰巖覆餘寒，枯苔殘雪留。靜坐人語絕，悄然忘樂憂。問君何能然，此心無可求。』狀難狀之景，甚有味。其旁有翁松禪一詩云『袞袞中朝彥，何人第一流。蒼茫萬言疏，悱惻五湖舟。直諫吾終敬，長貧爾豈愁。何時霜月下，同坐四山秋。』按竹坡以光緒八年投劾去官，自此留滯西山，行吟憔悴，至十六年歿。翁文恭於竹坡爲前輩，而柄國至光緒廿四年始歸田，此詩度是十六年庚寅以前所題，以其詞意竹坡尚在也。蒼茫句，似是指直晉豫飢，竹坡應詔陳言請罪己並責臣工條上救荒四事；其下直諫句稍廣泛，然亦似指吳柳堂尸諫時，竹坡奏論爲穆宗立嗣事；悱惻句，則指納江山船女事，以況鴟夷也。由庚寅後二十年，宣統二

年，陳弢庵起用，重游茲崖，題一詩於翁詩側，云『山靈不惱我來遲。急雨迴風與洗悲。破剎傷心公主塔，壞牆掩淚偶齋詩。後生誰識承平事，皓首曾無會合期。三十年來聽琴處，秘魔崖下坐移時。』自注云：曾與偶齋聽壺公費齋琴於此；案弢老此詩，題爲庚戌七月十九日同嘿園遊翠微盧師諸寺，詩中之後生，即指嘿丈也。淸流四諫與翁叔平不甚洽，然觀翁此詩於竹坡殊致欽挹；弢老詩則開口便沈痛，以下洗悲，傷心，掩淚，皓首，備極感愴。蓋此時四諫唯弢老僅存，聽琴者亦唯壺公尙在，此則並關掌故，不止名士墨緣，故可寶惜。崖石袤廣，僧於其腰界以短牆，牆內爲洞，祀盧師，牆外突出若臺，繚垣半規，雜置數石可坐，此數詩皆書於牆者，咫尺之間，縱橫墨瀋，凌亂無隙，偶齋題詩四五首，悉就漫漶，十年前纔衞以濃墨界三詩勉示後人，而無識者寖亦複書其上。予居舊京久，歲必三四至，夏聽奔泉，秋眺紅葉，每過必諦翫再三，辛未正月三日復游此，因以攝影機照此三詩影以歸，別有一詩，中有云『宗臣昔作江潭放，遂客老蒙宣室召。俱摩壞壁寄千悲，新篇還挾雍門調。可憐朝士幷成塵，惡札連翩塡石竅。』云云：此影片今亦不存。別翠微又五六年，不知壁題無恙否！北國憂危，風輪眩轉，此在文字史中，何啻雪地一痕，不意瑣瑣記之，遂數百言也。

竹坡先生之貧特甚，罷官後，徜徉京西諸山間，得詩數百首，春寒如嚴冬，而著縕袍，面破棉見，松禪詩中之長貧，蓋記實也。直聲著天下，身爲貴胄交游徧朝端，而窮餓不顧以死，非徒今人所難能，古亦不多見。聞先生歿時，無以爲殮，弢庵哭以詩云：大夢先醒棄我歸。乍聞除夕淚頻揮。隆寒幷少靑蠅弔，渴葬懸知大鳥飛。千里訣言遺稿在，一秋失悔報書稀。黎渦未算平生誤，早羨陽狂是鏡機。渴葬亦記實。黎渦二句，言以壬午納妓一案，借此求去，尤見竹坡心事。林畏廬陳石遺皆先生典試闈中門人，記秘魔崖畏廬亦有題句，惜未抄得。石遺室詩話云：後二十餘年，同弢庵畏廬至秘魔崖，壁間題字尙如新，賦二十八字云，尙餘二客話山邱。卅載門生亦白頭。絕似平山堂下過，龍蛇飛動壁間留。用歐蘇事，尤精切。此當亦在庚戌辛亥間事，與前述弢老之游，必稍後矣。

前談袁海觀所語曾文正逸事。因憶海觀先生之族人漱六先生，實與文正莫逆，又結爲姻親，漱六名芳瑛，道光間名翰林也。工文能翰墨，其生平有一大事，則爲藏書，號爲近代第一。初漱六出爲松江府知府，時江南遭洪楊之役，公私赤立，文獻掃地，常州蘇州諸故家藏書以次流布於外，漱六銳意收羅，有見必設法得之，莫能與之競，江南北舊家典册，以及卷葹閣問字堂之片紙隻卷，皆攬有之，以故所藏書，甲於一世，近日藏書，世稱傅沅叔丈之藏園，然以予所知，尙未逮李木齋先生（盛鐸）之精。而木老尙言袁漱六之藏書，其盛爲二百年所未有，則其眞價可想也。漱六之後人有爲章行嚴記室者，常舉其往事以告，而行嚴又常詢於木齋，故所記特詳，據云：袁罷官歸里，書載數十船以西，盡移存長沙第中，逮歿，未能淸釐就緒，其子榆生不喜故書雅記，以五間樓房閉置諸籍，積年不問，光緒初朱肯夫（逌然）督學湘中，任滿離湘前，曾親蒞五間樓房者勘驗，則兩廚自下至棟，皆爲書所充塞，非由書叢踏過，莫移一步，以書縱橫堆垜，即移亦無從編閱，惟隨手翻之輒是宋元佳槧而已。最可痛者，白蟻纍纍可見，想其中蟲蝕已自不少，肯夫出後，爲言於木齋，時木齋隨宦在湘，（尊君諱明墀時爲湘撫）方以扢揚自許也。肯夫且謂東南文獻菁華，蓋在此五間樓中，聽其殘毀以盡，吾輩之罪也，吾力不及，時亦不許，子其善爲謀之。詞類託孤，意極珍重，木齋許往宅中驗視，一切如肯夫言，顧安所出其書而理之者；榆生豪邁善飲博，境固不裕，然人以鬻故籍請，必爲所挾，客爲木齋計，先出重金請榆生所狎友居間恣其取用，用罄又復餌之，以是往復積數千金。所狎友稍稍客之，榆生不樂，友因曰，天下有借無償，宜難復借，榆生曰，償乎？吾焉得辦此者，客曰，君乃無產足以議抵者乎？曰，盡之矣，客曰，人言君家書多，吾固未信，榆生距躍曰，書乃可易錢乎？客曰，是未可料，姑試爲之，明日客齎書數十册詣木齋所，大抵康乾間版，無甚佳者，然姑如其價留之，榆生果大喜，木齋求觀目錄，客攜四大本至，以蠅頭小字書之，非精本且不錄，一望知爲藏家老册，非榆生所新編也。木齋指名求書，不得，則運數箱來，令其自理，自是展轉，木齋獲袁氏書不少。明年榆生罄所有數百箱載漢皋號

售，購者麕集，浙江丁氏亦在其列，木齋盡力求之，如量而止，據其所言，亦志在與蠹魚爭勝，取天下之物還與天下共之已爾，前後所得，蓋不過原藏十分之一二也，。惟中多名家校本，行家決未聽其逸去，木齋據此，勤加搜討，版本之學，遂乃獨步一時，邵次公推服無已，至執弟子禮往請其業。上耆行嚴述，而行嚴親聞木老語及此，四大本目錄，云在葉煥彬手，次公慫慂刻出，尙未成議。朱肯夫後知袁籍未卒剝蝕至盡，老懷頗慰，朱李二人晤於京師，猶道及互慰云。行嚴所指剝蝕者，殆言其焚佚泯絕，天壤間不可再見，若論袁氏所藏，則已散盡，以予所聞，最後一宗，爲鈔本秘籍四大箱，售於易寅村，得價近萬，而瀫六所網羅者，至斯已畢矣。葉煥彬以民十六年被戕，木老目錄，未知尙存否？吾國號稱有史四千年，先民所貽留之建築不多；所謂文化者，牽繫於書籍金玉文玩之類，其聚散存佚無恆，而書籍尤甚；牛宏五厄之說，思之憮然，木老年逾八十，暌別已久，憶二十年前，與何皚威劉遽六聚談木老版本之精夥，肊謂宜刊行目錄以示世間，歲歷電奔，此事業故不宜再緩也。

木老早參戎幕，奉使東邦，今猶隱居丁沽，西江僅存之長德也。與文芸閣爲同鄉世好，故文筆記中，有述木老言兩節。其一云：『張蔭桓之賀英也，亦乞讓地之權而後行，蓋欲以西藏予英抵借洋債也。李高陽力爭之，遂復中風疾，已而借款定，事亦不行，此李木齋前輩爲余言。』其二云：『慈安皇太后宮中，一切碎事，皆用宮女，及穆宗晏駕後，尤感慟，退朝後，謐然無事，雖年老太監，未有能進一言者。崩逝之時，事出倉猝，天下謁密，出於自然，榮仲華協揆祿是時爲內務大臣，親與殮含，慈禧皇太后諭之云，爾等詳細視殮，勿令人有疑辭，蓋欲推責當時侍疾之宮娥太監也。協揆唯唯而退。此事甲午冬間，榮仲華親告李木齋編修（盛鐸）於督辦軍務處，故詳記之。』按次兩節，皆頗有關。慈安爲那拉后所毒，近人筆記，已有言之者，此述那拉后之語榮祿，實際卽煩榮作一見證，以欺後世史官，所謂欲蓋彌彰。木老所聞語，必稍質實，惜清時人執筆記事，只能潤澤隱諱，見其大概也。所記張樵野使英用意，則頗可商榷，樵野當

時意氣甚盛，爲科甲中人所不喜，故其計畫易滋物議，至其計畫是否可行，又當別論矣。

前記淸流盡於甲申。又詳南皮懷盛伯熙詩，『遺藁曾無奏一篇句。』爲諷伯熙首攻高陽，旣而悔之，自删其奏疏。近聞竹君先生談，始知伯熙雖首攻恭王與李高陽，一變光緒初年之朝局，而發動者，别有其人。先生言：『甲申時，秉政者恭邸與高陽李文正鴻藻。恭邸自庚申和議後，內平髮捻回匪，外與各國駐使周旋壇坫，承文文忠（祥）之後，雖不悉當，尙畏淸議。高陽則提挈淸流，開一時風氣，忌淸流者亦因之而起。法越事起之前，合肥丁內艱，奪情回籍，守制百日，朝廷以合肥統北洋淮軍，即命向隸淮軍之張樹聲署直督以鎭率之。其子靄青，在京專意結納淸流，爲乃翁博聲譽。此時即奏請豐潤幫辦北洋軍務，忽爲言官奏劾，疆臣不得奏調京僚。豐潤仍留京。因而怨樹聲之調爲多事。樹聲甚恐，頗慮其挾恨爲難，非排去不安。然豐潤恃高陽，又非先去高陽不可。靄青即多方慫恿淸流，向盛伯熙再三游說，彈劾樞臣失職。伯熙爲動。乃不意幷樹聲亦論列之，此則非靄青所料。自光緒七年秋起，法人謀越日急，恭邸掌樞譯，因應失宜，以致決裂，已屢經臺諫彈劾，且西后於邸，恩眷已衰，迨十年三月伯熙奏上，兩宮即召見伯熙曰：樞臣如此，敎我們如何是好？即下淚曰：然則非更動不可。伯熙亦淚下。次日恭邸與高陽即出樞，樹聲亦開兩廣缺矣。伯熙旋亦悔之。此爲同光淸流於朝局盛衰之關鍵，淸流亦自此結局。迨醇邸當國，援引孫毓汶入值，從此賄賂公行，風氣日壞，朝政益不堪，旋有甲午之役。前敍靄青與豐潤一節，其時南皮知之最稔，諄諄見告，謂年輩晚者，應知當時朝局變更之所自，後來世變之有因也。』案此當是述南皮之言，然此言實朱紫不謬。靄青名華奎，當時淸流已分道揚鑣，伯熙及王可莊兄弟黃仲弢皆不慊於簣齋，其事詳予前所記，故爲靄青所用。顧政局之遷變，其原因皆至繁賾，南皮所言，僅就朋輩知交中齟齬排軋一部分，可道者道之而已！若以當時全局形勢言，則祁靜怡所言爲較詳，祁云：『同光時李文正公鴻藻，文文正公祥，久居樞府，咸豐庚申恭忠親王首辦各國交涉，其人忠懇公明，維持調護，文正以帝師兼直軍機，吳江沈文定桂

芬，先數年入樞，當時已分南北派；榮文忠祿，時方隨文文忠左右，與文正定交，卽在文忠所。光緒初，常熟又爲帝師，時二張（南皮，豐潤）犇走於高陽，頗攻擊吳江（沈文定）仁和，（王文勤）王爲沈辛亥浙江鄉試門生，故援王以厚南派之勢。甲申三月事，實起於清流，李文忠丁母憂奪情未起，張靖達（樹聲）署直督，其子華奎小有才略，向附清流，與二張稔，方謀請以豐潤幫辦北洋軍務，外間傳聞豐潤已首肯，而爲南派所懾，於是有致高陽書，中有「某忝值亦堆，豈疆吏所能乞請，若臨以朝命，亦必堅辭。」合肥旋回任，其事乃寢；華奎乃草一疏底，以豐潤曾保唐徐，時法越事起，唐徐敗退，爲舉非其人，且詞連高陽，因王仁東達於盛祭酒昱，祭酒乃更易其詞，嚴劾全樞。正值慈寧不慊恭邸，與醇邸議，而有大處分之下，外傳孫濟寧預其事，諭旨即出其手，然濟寧已先奉命出外查辦事件，早出都門矣。常熟同罷，而留書房，亦頗有人言，翁亦知其事也。於時榮文忠引疾不與朝政者十年，甲午秋，由西安將軍召入祝嘏留京，補步軍統領，旋授尚書，晉大學士，高陽，常熟，再入樞廷，乙丙之間，三人俱在督辦軍務處。東朝與帝，意見已深；常熟暱於帝，每早先至書房復赴軍機處，頗有各事先行商洽之嫌。一日文正入直少早，常熟甫自書房至，文正甚詫，及常熟去，禮邸云，公始知耶？殆日日如此！恭邸再出，依違兩可，無多建白，常熟實隱持政權；丙申冬，孝欽普陀峪工程，原爲醇邸所承修，年久傾滲甚多，乃命徐相（桐）敬文恪（信）慶邸榮文忠兩次勘估，又命文正與端王續估。德宗有時局甫定，庫藏不充，力事從儉之諭，孝欽則意在大加修葺；端附孝欽，文正受命頗爲難，卒以最要、次要、分別含糊奉覆。一日孝欽后入頤和園，登高見妙高峯醇王園寢，遽命將園內數百年一銀杏樹砍伐，此樹高可覆雲，亭亭如蓋，蓋有憾於帝而牽及也。榮文忠自東陵回，晤文正，言公何爲保留翁某？蓋榮再出，雖未入樞，頗聞機要，先是徐東海桐有疏請召張文襄，亦榮與徐密商而定，意在去翁而引張，張已至滬，翁設法藉宜昌教案使回鄂任，先固有翁出書房開缺回籍之議，卽戊戌四月之舉動也。恭邸與文正皆不願驟去舊人，暗為保全，僅撤書房而已；戊戌夏，李恭相繼而逝，常熟遂被放，仁和再入，榮

督直。八月政變，榮入軍機，庚子引鹿文端入，次年欲於張文達瞿文愼二公引一入樞，後卒用瞿。蓋榮與文正交久，頗致傾挹，文正素持南北之見，其甚不得已用南人則當擇較善者。榮狃於文正，亦牢不可破，所引之人，皆文正之戚友門生，其源流派別，相信甚深；記文正薨，文忠輓之曰：共濟滂同舟，直諒多聞，此後更誰能益我；中流憑砥柱，公忠體國，當今何可少斯人。欵字云：此蘭兄輓文文忠聯語也。今即用之以輓蘭兄，大致措語如此，可見於文正傾許甚矣。李翁同在譯署，翁引張樵野以擠李；後張復排翁；榮遂乘隙進言孝欽，必罷之而後已。自戊戌後立溥儁爲穆宗嗣，徐桐崇綺爲傅，劉忠誠已亥入京，力言廢立之不可，劉榮變善，以危言大義相告，保全不少。常熟癸卯日記：聞榮逝有：「報傳榮仲華於十四日辰刻長逝，爲之於邑，榮吾故人也，原壤登木，聖人不絕，其生平可不論矣」之言，其隱恨於榮深矣。又見張文襄復榮文忠書，有「猶憶在京朝與故協揆李文正公，素稱雅故，每聞其談及衷曲，謂平生相知最深交誼最厚者，遠則文文忠，近則執事，謂文忠篤棐忠貞，竭誠盡瘁，執事公忠宏達，直道不阿，深信文正之取友必端，故於台端素深景仰，祇以蹤跡闊疏，恨未獲一瞻顏色；茲讀來函，道及文正當日交誼議論，許爲蘭臭之同，推及屋烏之愛，懷賢感舊，益用愴然，垂愛至深，久深銘刻，方今時事日棘，又非十數年前氣象，入告訏謨，間從下風，傳聞一二，要以上沃聖心，下維全局，正而不迂，通而不雜，欽佩尤不可言，」時爲庚子四月二十六日，正拳亂方盛。其時榮知朝局不可恃，乃與素有聲望之疆吏聯絡，張則以戊戌黨案有維新之嫌，見惡於孝欽，而極力與中朝明白有力之大僚聯絡，以藉文正交誼爲介合，其言雖不盡由衷，然於文正則皆欽仰甚至也。記此可知當時之局勢。」祁名景頤，祁文端寯藻之曾孫，文恪世長之孫也。今尙健在，觀所述洋洋纚纚，亦庶幾與惜陰所記相表裏，欲詳光緒晚年政治何以愈弄愈壞者，得此可以恍然：官僚之積習，南北之成見，生心害政，不可究詰也。然予所聞，其根本在於那拉后有憾於恭王。西后晚好與土木，用財無度，每臨幸宮苑，恭王從后覩稍弊舊處，輒曰這地方該與修了，恭王應曰，嗻，退則率靳不辦，積久西

后不能平，遂決逐去之，所謂去賢親佞，以至於亡國敗家，皆由於婦人之攬權，與縱欲之敗度，有史以來數千年至茲，未能悖此定律，鑒之哉！鑒之哉！

南皮在同時諸鉅公中較有識，然量亦殊隘，陳伯弢袌碧筆記稱：『張文襄鎮廣州時，林訪西觀察在其幕府，訪西名賀峒，侯官林文忠公長孫也。文襄欲以女妻訪西弟，訪西白庶母意不可，文襄大慚恨，遂與林疏，後文襄督兩江，猶以前事爲嫌，訪西終不得進用。吾郡易實甫亦文襄所特賞，朝夕進見，廳會不從，後以奉命撰擬文稿中，頗用新名詞，文襄大怒，戒從官以後易道來謁，毋得通報，其喜怒有如此者。文襄獎新學而喜舊文，又一日見一某君擬件，頓足罵曰，汝何用日本名詞耶？某曰，名詞亦日本名詞也。遂不歡而散。』案伯弢所記皆實事；然亦有誤。南皮之戒閽人不爲實甫通報，殆偶然一次以示懲，非遂不見也。至訪西事，予以叩於朗溪年丈，（灝深）得報書云，訪伯晚年與南皮論事不合則有之，婚事殆傳聞之誤。

伯弢諱名盛松，字伯濤，應試名銳，又字伯弢；予近見散原先生致陳書兩通，皆書作伯濤者，其詞嘲詼似詭，頗有味，蓋隨筆狎嘲者，故爲錄之，其一云：『伯濤仁弟有道，秋盡相別，曾枉惠音，徒以惡劣，新吟未就，恐蒙誚讓，遂爾不報。仲冬之月，適有鄙事，言歸故山，歲謝雪殘，乃憩湘上，重覽箋素，失喜狂奔，僮奴驚救，搶攘大擾，彌久得甯，若有契悟。蓋伯濤操尚，雅媲容甫，今爲貢士，又與之同，當益自負，可喜一也。平居瑟縮，不出里巷，試貢上都，連翩川路，沽酒長安之市，留吟申報之館，重伯噤聲，實甫讓美，可喜二也。通隱何生，於君同命，淪顯之應，謂託樞管，既言有徵，神理不貳，眉目揚揚，儼列榜譜，令君聞之，嫣然齊矧，可喜三也，夫三喜無訛，一春又集，銀魚獻盤，海參堆案，吁嗟伯濤，能無感乎？思賢執經，玉池老人，業留一席，皇清鉅典，五貢不與，通隱慕之，齋稱弟子，自香足恭，庶可忖度，玉池於君，情悃盎溢，眷眷不倦，愛才之德，邈焉寡儔，所屬永久，逶迤在慮，世變如雲，千狀萬態，以

機相遇，或可搭搏，近詩六章，聊用相娟，文舟來顧，踴躍候之，初春伏叩侍奉萬福，幸懷區區，兼以名篇示我，學兄三立頓首。』其二云：『伯濤大弟，昨歲誦手畢，蔚矣其文，頗欲暢衍敎法，用諸玄論，而木德金神，各自爲家，不可思議，故不可湊泊，五祖渡江，古偈云，我打汝就是不打汝，想凄然以解也。頃還自平江墓廬，璞元傳唐君私牘，特書武陵陳伯濤，病將不起，屬轉告二三相知之士，以志訣別，瞠目久視，爲之涕下，死生亦大矣，伯濤如果有此，天地山河，人鬼兒女，草露萬物，不知省卻若干牽纏，若干議論，況列同遊，能無痛乎，旋聞轉危，又以自壯，謂世間有窮愁之阱，奔波之海，言語文字之障，天生伯濤，當使歷盡諸苦，不容墮地三十年，稍稍領取，便許解脫，君亦宜善承天意，行且與吾輩相見，又作計較也。世丈復不第，爲之氣短，留京還里，何去何從，至以爲念，夢湘先咷後笑，然不免爲徐娘之風韻矣，恪士曰摺生平未完一本，鄙人適殫精三年，字過十萬，而一等二等，懸絕如此，豈保和殿上果有寫字鬼，能作威福耶？君生計行止，何以自謀，年內可一爲湘中之游否，人生集散，即數千年亦如駒隙，願努力毋忽，眠食保衛，猶其餘事耳，三立脩禊之事，幾罹清流之禍，怪君名士，獨倖逃法網，可恨也。譚僕才高而氣傲，好倨侮賢士，與足下大略相類，昨宵詰其去止之故，譚僕泣曰，忠臣不事二君，吾與主誼關休戚，誓不能棄如脫屣，貽笑千秋，言訖慷慨起舞，髮上指，目眥皆裂，噫，可以知其志矣。恥老者既不得進取，頗遷怒於其僕李漢，嘗罵曰，本老爺萬里相携，途費糜數十金，今汝不能爲老爺一解憂思，乃敢累本老爺帶汝還故鄉耶．噫，又可以知其志矣。復頌伯濤尊兄名士大人怒安，立白。』此是散原先生五六十年以前手札。其中人名如玉池老人，重伯，實甫，恪士，世所共知；通隱度是何慶涵，蝯叟之子也。思賢，是書院之名，郭筠仙時爲山長；白香，是鄧彌之字，夢湘，是王以慜字，世丈，即言伯弢之尊人；世傳伯弢父子爭拔貢，伯弢之太夫人助其兒，陰去其夫橐中筆竊去鋒，及入場，草稿畢欲繕，發橐大怒，擲筆而歸，大詬曰：自己丈夫得拔貢，豈不光彩，何事相助他人之丈夫耶？遐邇稱爲笑談。

右銘先生，先以道員需次湖南甚久，故散原幼即從湘中名士游，與伯弢狎比若弟昆，函中之仁弟，非世俗之稱及門也。散原第二書中之平江墓廬，即詩集中數見之崝廬，此非讀先生之崝廬記，不能知其詳；記云：『西山負江西省治，障江而峙，橫亘二三百里，東南接奉新高安諸山，北盡於彭蠡，其最高峯曰蕭壇，下紛羅諸峯，隆伏蹄綴，止爲青山之原，吾母墓在焉。墓旁築屋，前後各三楹，雜屋若干楹，施樓其上爲游廊，與母墓相望，取青山字相並屬之義，名崝廬。初吾父爲湖南巡撫，痛綜敗無以爲國，方深觀三代教育理人之原，頗采泰西富强所已效相表裏者，倣行其法，會天子慨然更化力行新政，吾父圖之益自憙，竟用此得罪，免歸南昌。因得卜葬其地，明年遂葬吾母，穴左亦預爲父壙，光緒二十五年之四月也。吾父既大樂其山水雲物，歲時常留崝廬不忍去，益環屋爲女牆，雜植梅竹桃杏菊牡丹芍藥雞冠紅躑躅之屬，又闢小坎種荷，蓄儵魚，有鶴二，犬貓各二，驢一，樓軒窗三面當西山，若列屏，若張圖畫，溫穆杳靄，空翠蓊然撲几榻，須眉帷帳衣履，皆映黛色，廬右爲田家老樹十餘斷蔽之，入秋葉盡赤，與霄霞落日混茫爲一，吾父澹蕩哦對其中，忘飢渴焉。嗚呼！孰意天重罰其孤，不使吾父得少延旦暮之樂，葬母僅歲餘，又幾葬吾父於是邪？而崝廬者，蓋遂永永爲不肖子煩冤茹憾，呼天泣血之所矣。嘗登樓迹吾父坐臥憑眺處，聳而嚮者，山邪？演迤而逝者，陂邪？疇邪？緜而幻者，煙雲邪？草樹之深以蔚邪？牛之眠者鬥者邪？犬之吠，鷄之鳴．鵲鴟羣雉之噪而啄，呴而飛邪？然滿目淒然，濊聽長號而下。已而沈冥以思，今天下禍變既大矣，烈矣，海國兵猶據京師，兩宮久蒙塵，九州四萬萬人皆危蹙莫必其命，益慟彼，轉幸吾父之無所睹聞於茲世者也。其在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又曰：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曰凡今之人，胡憯莫懲，然則不肖子即欲朝歌暮哭，顛悴枯槁，褐衣老死於茲廬，以與吾父母魂魄相依，其可得者。廬後檻階下植二稚桂，今差與檐齊，二鶴死其一，吾父埋之廬前，尋丈許，親題碣曰 鶴塚。旁爲長沙人陳玉田塚，陳蓋從營吾母墓工有勞，病終崝廬云。』案此文庚子作，散原精舍詩崝廬之作，歌哭萬端，皆特佳。江西亂後，始轉徙居廬山，前

三年又北居，比聞先生有南歸訊，方春花發，杖履相羊，固江表所跂踵也。

近人爲長慶體者，不多覯。樊山自是能手，但用典微傷蕪雜，又短於情韵。鄧壽遐（鎔）亦喜爲之，視樊似又不逮，壽遐前數年，歿於舊京，予挽以詩，頸聯云：記事解爲長慶體，沈憂還遘廣明年。以埜察余齋詩中長篇歌行不少，頗有感時紀事之作也。前於樊者，唯湘綺，後則王靜庵。兩王長篇，一以圓明園詞著，一以頤和園詞著。頤和園詞，刋於觀堂集林中，六七年前，有邊君敷文，字太初，爲作注。邊君蓋舊京吏隱之風雅者，年已六十餘，其注大致不謬，今並王詩錄之，而以予所訂正者，附後。原詞及注云：『漢家七葉鍾陽九。澒洞風塵昏九有。南國潢池正弄兵，北沽門戶仍飛牡。（按自順治經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共歷七代，故曰七葉。此指洪楊之亂，南國，言洪楊之亂在南方也。北沽，大沽也。門閂曰牡，漢書五行志：成帝元延六年，長安城門牡自亡。京房易傳曰，飢而不損玆謂泰，厥災水，厥咎牡亡，辭曰，闗動牡飛，辟爲無道爲非，厥咎亂臣謀篡。顏師古注，牡，所以下閉者也，亦以鐵爲之。此言英法聯軍進逼大沽，天津失守也。）蒼黃萬乘向金微。一去宮車不復歸。提挈嗣皇綏舊服，萬幾從此出宮闈。東朝淵塞曾無匹。西宮才略稱殊絕。內殿頻聞久論思，外家頗惜開恩澤。（按英法聯軍入京，文宗顯皇帝北狩熱河，駕崩，穆宗毅皇帝嗣位，年甫七齡，載垣端華肅順，奉遺詔輔政，時駕在熱河未返，文宗妃，穆宗生母那拉后，與文宗弟恭親王奕訢，謀誅載垣端華肅順，奉文宗喪及穆宗還京。文宗后孝貞皇太后，與那拉后同垂簾聽政，稱東宮皇太后，西宮皇太后。孝貞性忠厚，大權實在那拉后，此言文宗至熱河駕崩不返，穆宗嗣位，而政權出宮闈也。）六王輔政最稱賢。諸將專征捷奏先。迅掃欃槍回日月，八荒重覩中興年。（按六王，指恭親王奕訢，仁宗第六子也。文宗北狩，命恭親王居守，與英法議和，載垣等伏誅，恭親王長軍機爲輔政大臣。諸將，指曾國藩等，時朝廷用端華肅順等遺策，用曾氏節制諸軍，故得削平洪楊之亂。中興之中，讀去聲，唐元結作中興頌，此言洪楊之亂旣平，清室中興也。）聯翩方召升朝右。北門獨付元臣手。

因治樓船鑿漢池。別營臺沼追文囿。西直門前柳色青。玉泉山下水流清。新錫山名呼萬歲。舊疏湖水號昆明。昆明萬壽佳山水。中間宮殿排雲起。拂水迴廊千步深，冠山樓閣三重峙。磴道盤行凌紫煙。上方寶殿倣祈年。更栽火樹千花發。不數明珠徹夜懸。（按此言擢用曾李諸將，曾氏由兩江總督移督直隸，故云北門獨付元臣手。漢武帝欲伐滇南，于長安鑿昆明池，以楊僕爲樓船將軍，于昆明池習水戰。那拉后于禁中製輪船以供賞玩，詩意指此，但係光緒年間事。西直門，爲都城之一門，玉泉山亦在北京，萬歲，山名，亦在北京，昆明湖，亦在北京，非漢之昆明湖，命名同耳。按皇城西北隅，舊有中南北三湖，亦稱三海，同治以前僅中南兩海爲禁籞，而北海爲通衢，任車馬往來行走，所謂金鰲玉蝀是也。光緒中，議修西苑，乃圈入禁中，光緒十四年，西苑工竣，既而又以西苑在城中，山水之趣不及郊野，於是有重修圓明園之議。後以圓明園荒蕪既久，水道阻塞，不如萬壽山昆明湖水面廣闊，施工較易，乃輟圓明園工，而修萬壽山，錫名頤和園。祈年宮名，秦孝公起。火樹，見唐蘇味道詩，火樹銀花合，謂放燈及煙火也。那拉后於頤和園中樹間裝設電燈數萬盞，詩意指此，然此皆光緒年間事。）是時朝野多豐豫。年年三月迎鑾馭。長樂森嚴苦歛神，甘泉爽塏宜清暑。（按長樂甘泉，皆漢代宮名。慈禧以宮中不適，每年於三月移駐頤和園避暑。）高秋風日過重陽。佳節坤成啓未央。丹陛大陳三部伎，玉巵親舉萬年觴。（按未央亦漢代宮名，漢書，淮南王等朝未央宮，置酒殿前。上奉玉巵爲太上皇壽。坤成，指太后萬壽節也。那拉后以十月初十日誕生，每年於是日慶賀。）嗣皇上壽稱臣子。本朝家法嚴無比。問膳曾無賜坐時，同懷罕講家人禮。（按嗣皇，指穆宗。皇帝對太后自稱臣子，太后御膳，皇帝及皇后等侍立于側，不賜坐，徹膳，則命帝后等立而食之，即在宮內遊幸時，亦常如此，此清代家法，古所無也。）六王小女最承恩。遠嫁歸來奉紫宸。臥起每偕尊壽主，笑談差喜繆夫人。（按此指恭親王女。）尊號珠連十六字。大官加豆依前制。別啓瓊林貯羨餘，更營玉府蒐珍異。（那拉后叠上尊號，後加至十六字曰，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大官，即太官，掌御膳者

，加豆，見禮記，加膳，漢書王莽傳，復大官之法膳，王莽請元后勿減膳也。慈禧常膳，食前方丈，皆係珍品，以兩桌接長，羅列于前，隨其喜食者食之，每食糜費甚巨。慈禧好貨，晚年設玉器店於北京，凡司道以下官缺皆可賄買，如玉銘以報效頤和園經費，放四川鹽茶道，務伯陽夤緣李蓮英報效巨款，得上海道，慈禧因遂於大內貯積金銀，命太監掌之，歿年，積至三千萬，說者謂被內監侵蝕尚不止此數，慈禧又於園中設珠寶房，命親信掌之，凡內外所供獻者，皆貯於其間。）月殿雲階做上方。宮中習靜夜焚香。但祝時平邊塞靜。千秋萬歲未渠央。（慈禧每於宮中焚香禮斗，祝國內太平。洪楊亂平後，外勢日侵入，中經甲申甲午兩次法日之戰，然和議既成，自後遂以爲可永享承平矣，庚子之變，慈禧尤冀拳匪足以殲外人，恒於宮中設壇焚香拜祝，殊迷信也。）五十年間天下母。後來無繼前無偶。卻因淸暇話平生。萬事何堪重回首。（慈禧每於宮中話喪亂事，時常抑鬱，恭親王女輒寬解之，始悅。）憶昔先皇北狩年。屬車常是受恩偏。因看批答親敎寫，爲製金章特與鈐。（文宗北狩，諸事皆與慈禧籌商，時寇亂方殷，批答中外章奏，日不暇給，慈禧知書識字，每有批答，文宗輒命慈禧代書之，慈禧自是熟知吏治，漸參大政矣。）一朝鑄鼎降龍馭。後宮髯絕不能去。北渚方深帝子愁，南衙復譖丞卿怒。（按此指文宗薨後，駕留熱河，載垣等謀抗慈禧事。）手夷端肅返京師。永念沖人未有知。爲簡儒臣嚴豫敎。別求名族正宮闈。（按此言誅端肅也，慈禧選崇綺女爲穆宗后，幷命杜受田爲師傅。）無端白日西南駛。一紀恩勤付流水。甲觀曾無世嫡孫。後宮幷乏家人子。（按穆宗在位十一年，以痘崩。漢書元后傳，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家人子，漢書顏師古注，言采擇良家子以入官，未有職號，但稱家人子也。又漢書外戚傳，惠帝卽位，立帝姊魯元公主子爲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迺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詩意當本此，以言穆宗無子也。）提攜猶子付黃圖。劬苦還如同治初。又見法宮憑玉几。更勞武帳坐珠襦。（按穆宗無子，慈禧乃立文宗弟醇親王奕譞之子載湉，年甫四歲，是爲德宗，兩宮仍垂簾聽政，光緒六年，孝貞皇

后崩，慈禧獨專政權）。國事中間幾翻覆。近年最憶懷來辱。草地間關下澤車。郵亭倉卒蕪蔞粥。（按德宗於光緒十五年大婚，慈禧於次年撤簾，其撤簾也，非欲歸政也，特欲藉頤養之名，以遂其盤遊之志耳。故雖撤簾，而仍專政如故。及甲午之變，德宗思變法自强，以翁同龢之薦，引用康梁諸臣，而戊戌八月政變之禍起，慈禧幽德宗於瀛台，乃復親政。己亥冬廢立說起，以外人及海外華僑之電爭，不果，不得已立端郡王載漪之子，爲大阿哥，繼穆宗後，而德等於廢矣。然慈禧及端王等銜外人彌甚，由是遂有庚子拳匪排外之禍，懷來，縣名，英法俄德美日意奧八國聯軍入京，慈禧挈德宗於七月十九日，倉卒出京西走，乘騾車至宣化府懷來縣，飢甚，鄉民進麥飯，頃刻而盡。漢書馬援傳，士生一世，但願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後漢書光武紀，倉卒蕪蔞亭麥飯，厚意久不報，此引用其事，以見當日避難之苦也。）上相留都擁大牙。東南諸將翊王家。坐令佳氣騰金闕。復道都人望翠華（兩宮旣西狩，命慶親王奕劻留京，方拳亂之殷也，聯軍攻大沽，淸廷大震，詔各省勤王。端王載漪等。矯詔令各省迎頭痛擊外人，兩江總督劉坤一，兩湖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山東巡撫袁世凱，恐大局不可收拾，不奉詔。聯合東南各督撫，與外人結互保條約，東南各省得無恙。八月命奕劻李鴻章與各國議和，各國索懲罪魁，乃黜載漪王爵，殺毓賢剛毅趙舒翹，褫董福祥職，各國始允與李鴻章開和議於天津，約未成而鴻章卒，以王文韶代之，翌年和約成，各國退兵駐天津。是年十一月，兩宮還京，各省派員迎鑾，供張彌盛，翠華所莅，閭里逃亡，商民罷市。）自古忠良能活國。於今母子仍玉食。宗廟重聞鐘鼓聲。離宮不改池臺色。一自官家靜攝頻。含飴無異弄諸孫。但看腰腳今猶健。莫道傷心迹已陳。（慈禧回鑾，廢大阿哥溥儁，德宗得不廢，慈禧仍以時駐蹕頤和園，帝及隆裕后及諸宮眷常陪從游宴，慈禧欲聯絡外人，常召見各國駐京公使參贊夫人，入園游覽，時裕庚之女德菱，方自外國回，慈禧召其母女姊妹三人入宮，爲宮眷充繙譯，帝及隆裕宮眷等，皆呼慈禧爲老祖宗，慈禧雖年老，鎭日遊玩不倦。）兩宮一日同縣慘。天柱偏先地維折。高武子孫復幾人。哀平國統仍三絕。（光緒三十四年

，九月二十日，德宗崩，慈禧亦病篤，於二十一日崩。先是穆宗之崩也，德宗繼立，吳可讀自殺，遺疏爭爲穆宗立嗣，於是慈禧詔俟德宗生子，即承繼爲穆宗之後，至是德宗無子，乃立德宗弟醇親王載灃子溥儀承繼，兼祧穆宗德宗，是爲宣統帝，漢書敍傳，班彪王命論，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是時長樂正彌留。茄痡還爲社稷謀。已遣伯禽承大統。更扳公旦覲諸侯。（宣統卽位，慈禧遺命以其父醇親王載灃以攝政王監國，故以伯禽周公旦爲比。）別有重臣升御榻。紫樞元老兼黃閣。安世忠勤自始終。本初才氣尤騰踔。復數同時奉語言。諸王劉澤號親賢。獨總百官稱家宰，共扶孺子濟時艱。（慈禧病篤，張之洞袁世凱與慶親王奕劻，同受顧命，安世，漢張安世，指張之洞，本初，漢袁紹字，指袁世凱，劉澤，漢瑯玡王，呂氏之禍與陳平周勃共定大計，此指慶親王。）社稷有靈邦有主。今朝地下告文祖。坐見彌天戢玉棺。獨留末命輸盟府。原廟丹青儼若神。鏡奩遺物尙如新。那知今日新朝主。却是當年顧命臣。（此言民國大總統，實當年顧命臣也。）離宮一閉經三載。綠水青山不曾改。雨洗蒼苔石獸閒。風搖朱戶銅蠡在。（此言宣統即位三年，而頤和園久閉也。）雲韶散樂久無聲。甲帳珠簾卽漸傾。豈謂先朝營署殿。翻敎今日作堯城。（鼎革後頤和園開放，大總統府移入三海。）宣室遺言猶在耳。山河盟誓期終始。寡婦孤兒要易欺。謳歌訟獄終何是。（按宣統卽位，監國黜袁氏，及民軍起武昌，乃起袁氏爲內閣總理，旋與民軍議和，淸帝退位，令袁氏組織新內閣，民軍乃舉袁氏爲臨時大總統，授受之際，坦然明白，在淸帝及隆裕太后不失爲堯舜之讓，在袁氏確爲謳歌訟獄之所歸，或易爲謳歌訟獄屬虞廷，寡婦孤兒綿趙祀，亦佳，按此段頗似梅村圓圓曲，結語預知三桂之必反者，詩成於民國初元，袁氏稱帝，已於此透消息。）深宮毋子獨淒然，却似灤陽遊幸年。昔去曾逢天下養。今來翻受屬人憐。虎鼠魚龍無定態。唐侯已在虞賓位。且語王孫愼勿疏。相期黃髮終無艾。定陵松柏鬱靑靑。應爲興亡一拊膺。却憶年年寒食節。朱侯親上十三陵。』予案靜庵此詩，成於民國三年。當時袁氏終必帝制自爲，有識者久燭之，靜庵惓惓故君，孤兒寡婦二句，當然如此月旦，邊注所述改竄兩句，

度是有人懼文字禍，易爲訣詞，視原句何啻點金成鐵邪？聯翩兩句，邊注，以曾文正公移督直隸釋之，似微隔一塵。聯翩方召，當指左文襄入軍機，北門獨付元臣手，當指李文忠，以文正督直甚暫，且在同治初，與修頤和園相去太久也。上方句，邊注以秦孝公祈年宮釋之，誤，此蓋言頤和園排雲殿上層之佛香閣，頂作圓形，其制倣天壇之祈年殿也，詩意甚明。六王三句，邊注，但言恭親王女數字，失之略。考吳綗齋清宮詞，求郎不徇館陶情，湯沐頻頒視所生，異數今同長公主，連雲甲第峙東城。注云：榮壽公主，爲恭忠親王之女，文宗以其聰慧軼羣，屢欲撫爲己女，同治初元。奉孝貞皇后孝欽皇后懿旨，封爲固倫公主，恩遇甚渥，額駙志端早卒，子麟光，以先代世職襲公爵，屢求娶差，孝欽以其少年，終不予也，公主府在安定門大佛寺後身。是靜庵所詠也。笑談句，邊注從略，案此言繆素筠也。清代野記云：『光緒中葉以後，慈禧忽怡情翰墨，學繪花卉，又學作擘窠大字，常書福壽等字，以賜嬖倖大臣等，思得一二之代筆婦人，不可得，乃降旨各省督撫覓之，會四川有官眷繆氏者，雲南人，夫宦蜀死，子亦孝廉，繆氏工花鳥，能彈琴，小楷亦楚楚，頗合格，乃驛送之京。慈禧召見，面試之，大喜，置諸左右，朝夕不離，並免其跪拜，月俸二百金，又爲其子捐內閣中書，繆氏遂爲慈禧清客，世所稱繆老太太者，是也。間亦作應酬筆墨，售於廠肆，予曾見之頗有風韻，自是之後，遍大臣家，皆有慈禧所賞花卉扇軸等物，皆繆氏手筆也。會慈禧六旬慶壽，先數日，忽問繆曰，滿洲婦人大粧，爾曾見之矣，我未見爾漢人大粧果如何？繆對曰，所謂鳳冠霞帔，是也，慈禧曰，慶祝之日，爾須服此，爲我陪賓，繆唯唯，即於是日購冠帔服之，慈禧大笑不可仰，謂如戲劇中之某某也。至壽日，置繆氏於衆所屬目之地，衆滿婦人入宮叩祝者，皆見之，無不大笑失聲者，慈禧是日竟大樂，賞賚無算，而繆氏束縛直立竟日，苦不可勝言矣。滿人以漢人爲玩具如此，然當時朝中命婦聞之，莫不豔羨，以爲異眷優隆，天恩高厚也。繆氏名素筠，母家姓未詳。』靜庵蓋詠此。豈謂二句，邊注，謂大總統府移入三海，予案，堯城不當作此解，堯城解如堯臺，予憶民國三年，有人倡議徙清室於頤和園，

又有廢十九條說，度靜庵此時，必聞此言，故謂先朝若殿今日堯城，又以山河盟誓期終始句爲諷，再後之深宮母子句，皆爲隆裕母子鳴也。頤和園民十一以前，皆由清室內務府管理，邊注以三海釋之，大誤。靜庵詠頤和園，而身自沈於昆明湖，亦是一預讖。更推論至末段以定陵與十三陵相較，不止興亡之可拊膺。天壽山明陵至今無發冢者，那拉后十餘年，已破棺暴骨，雖曰天道不誣，而當時詩人之比興綰合，已儼及之，其足感喟因果者，可堪覼數。又案中華書局民十出版之清朝野史大觀，曾收此詞，似采自誰氏筆記，其首節謂園奢麗，過於建章阿房，措詞殊僿。大抵頤和園視圓明園遠遜，那拉后耗二千餘萬，祗粉飾前山，而後山行宮尚未修復，世人嫉之甚，故謂其窮奢極欲，若在今日，耗帑區區，何足深道。誦靜庵詞者，應知國中宮苑，唯餘此園，在建築美術上，必勿任其蕪圮也。

光緒壬寅，項城丁內艱，給假回彰德，假滿，不北行而南下漢口取道南京上海，遵海返天津，此殆項城最後之經過寧滬也。袁之南行，意義甚富，尤以南皮方署兩江總督南洋大臣，紆道結歡爲首務。案壬寅是光緒二十八年，今考徐又錚與馬通伯論南皮書云：『自合肥李公逝後，柱國世臣，資望無逾公，幹略無逾項城。公於項城，爵齒德俱尊，而輩行又先，項城功名中人，仰公如神，其時公果涵以道氣，馭以情眞，兩美訢合，共憂國是，項城不憤親貴之齮齕，盡其材晝，戮力中朝，公雖前卒，而武昌之變至今不作，可也。詎公與相遇，殊形落寞，項城執禮愈恭，則愈自偃蹇以作老態。壬寅之春，公過保定，項城時權直隸總督，請閱兵，旣罷，張讌節府，樹錚躬侍陪席，親見項城率將吏以百數，飭儀肅對，萬態竦約，滿坐屏息，無敢稍解，而公欹案垂首，若寐若寤，呼吸之際，似齁齁然隱駒動矣。蓋公去後數月，項城每與僚佐憶之，猶爲耿耿也。』又錚所言，出於目覩，自是事實，而書中之壬寅，則必出誤記，或筆誤。壬寅是項城訪南皮於江南，其明年癸卯夏，南皮始入覲，遵京漢鐵路，過保定，下車公讌。其時記在五月或六月，予時居宣南與畏廬先生連巷，不久與翊庭師（曾祺）來京下榻予家，應考經濟特科，亡何南皮奉命爲經濟特科閱卷大臣，是其時也。袁張壬

寅南京一談，世傳張假寐，袁拂袖先行，去年徐凌霄弟兄考此事，引及癸卯之新民叢報，及李寶嘉之南亭筆記，謂事容或有之，又疑南亭筆記近於小說家裝點。不知此爲實事，近與石師董卿，談此事顛末甚詳。袁當時先至漢口，端午橋督鄂，袁貌之，晤鄭蘇戡，極口讚南皮在湖北規畫之弘大，因言當今唯吾與南皮兩人，差能擔當大事。南亭筆記謂，袁襲魏武帝「使君與操」之言，此語意誠有之，而非對南皮所談也。南京之行，袁意在結張懽，故談讌絕洽，宴後，屏退從者，密談二小時許，而南皮忽隱几入寐，袁悄然竟出，屬僕從勿驚動張大帥。淸制，總督出入轅門皆鳴礮，袁以現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涖兩江，督轅於其行，自如儀送之，南皮聞礮，驚寤，急追至下關，相見各致歉忱，申約後期而別。南亭筆記，所謂袁在柁樓拱手稱再會，與新民叢報所云，張復邀袁下船再宴盡歡而別者，蓋兩失之。至南皮之何以入睡，與翌年保定公讌又錚所視之若寐若寤者，世人泰半疑南皮偃蹇作態，又錚書中謂項城之耿耿，亦必是事實。顧南皮果何所取義，而以倨傲鮮腆之老態凌折同僚乎？又錚致通伯書中所謂：『一色息之細，不能稍自節束，以籠絡雄奇權重之方面吏。徒使其心目中，更無可畏可愛可敬之人，生與竝世，漸滋其驕諂之萌，致力於拒納之術，以遺後世憂。當日袞袞諸公，何人足以語此，此亦淸室興廢一大關鍵，而春秋責備之義，所不容不獨嚴於公也。此說殊正，以南皮之諳練，豈見不及此乎？心亦竊疑之。其後屢聞諸老言，南皮不慊於項城，賓筵吟集，偶一吐露則有之，故慢以取嫌，則必不至此。丁未以後，張袁同入軍機，則張極心折袁，一時號爲廉藺，惜張雖盛推袁，而項城已勘透南皮本領，非如壬寅間之誠意相結矣。此中影響，殆如又錚所言，而仍無以解於客座假寐也。最後，石遺先生始爲述其故，蓋南皮實以一日作兩日者，每日加卯卽興，午飯畢，不加未卽寢，弛衣酣睡，入夜復起，終年如是。繇是推之，南京保定兩宴，皆必在午未之交，南皮晨起周旋，至是時梏於習慣，頹不能興矣，斯蓋生理之關係，而非心焉輕之之心理關係也。聆此，印以諸說，悉相貫通，特筆記之，以補近人攷據所不及，而使人知起居無恒者，其病足以及於政局也。

南皮督鄂日久，有以起居無節號令不時，對面目可憎語言無味　以嘲之者。下聯取其渾成，良非實錄。上聯則僉謂不妄。近人說部，若孽海花，若官場現形記，皆於南皮晝寢有影射處。記陳伯弢袌碧日記稱：『張文襄用人，成見甚深，凡所甄錄，一、門第，二、科甲，三、名士。晚年提倡新學，兼用出洋學生，舍是無可見長矣。名位本高，於幕府賓僚，初不注意禮數，墜淵加膝，亦所時有。初移節來兩江，余惴惴焉，未敢進謁，恐其幕府我也。後以糧儲胡研孫同年，屬撰劉忠誠祭文，獲蒙傳見，問答頗爲投契，如師弟子然，又詢以近時所看書，余以諸先正奏議對，文襄曰，奏議仍以汝湖南陶文毅爲佳，文毅之文，於規行矩步之中，仍有一種灝氣精光，不可磨滅，作文固當如是，作官亦何莫不然。言時捋須搖頭，余自覺醰乎其有味。後文襄還鎮武昌，蒯禮卿觀察光典果來言，宮保欲攜君赴鄂，余婉辭乃止。聞文襄在鄂時，官場以號令不時起居無節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十六字，爲公贈聯，公亦微聞之，一日語人曰，外間謂余號令不時，起居不節，事誠有之。面目可憎，則余亦不自知，至於余之語言，何嘗無味，餘人特未嘗與余談耳。』伯弢此段陽秋，不止皮裏，然亦持平，末段南皮自釋語，亦天下之公言也。石遺室文集卷一，書張廣雅相國逸事云：『公日淩晨興，披閱文書，有事則遲明。余初見公，約遲明往，堂上爇燭以待，尋常辰巳見客，午而罷，然後食，有事未而罷，或留客食，食必以酒，酒黃白具，肴果蔬並食，一飯一粥，微醺，進內解衣寢，入夜復興，閱文書，見客，子而罷，有事，丑而罷，然後食，悉如日中，不解衣寢，或不進內，寒冬坐籐椅睡，夾以火爐，蓋分一日若兩日也。奏議告敎，不假手他人，月脫稿數萬言，其要者，往往閉門謝客，終夜不寢，數易稿而後成，書笥有發行數百里，追還易數字者。權督兩江時，一日輿至旱西門，呼材官詢其處，命駐輿，與談謝安西州門故事，辯證良久乃行。公嘗因置酒，問坐客，燒酒始於何時，余曰，今燒酒殆元人所謂汗酒，公曰，不然，晉已有之，陶淵明傳云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稻，稻以造黃酒，秫以造燒酒也。余曰，若然，則秫稻必齊，月令早言之矣。公急稱秫稻必齊者再，且曰，吾奈何忘之。又嘗閱余貨幣論說，有

言金幣中參銅者，疑之，急召詢，余曰，公創鑄中國銀幣者，銀質略剛，造幣且須參銅，況金質之柔乎，因言金幣重二錢餘，約參銅十之一，公稱善，其虛心類若此。』案此可見南皮性嗜大概。以名士而爲達官，旣爲達官，而仍不脫名士習氣，律己簡慢，待物宏獎，史傳所述至多，近代當以南皮爲殿矣。

南皮與項城同在軍機年餘，南皮初不滿於項城，及與同列議事，乃甚挹佩，南皮數爲人言之，非僞飾也。然項城司外交，握軍柄，經營八表，目中已不畏南皮，委蛇而已。戊申九月後，政局一變，此時項城只問何時去位，與南皮不可並論。近見胡瘦唐江翊雲所述，竝言項城之去，南皮與有力焉，此自意中事，而皆非袁去眞因。瘦唐國聞備乘云：『袁世凱忌張之洞譽望出己上，嘗語人曰，張中堂是讀書有學問人，僕是爲國家辦事人，意蓋譏其書生迂闊，不達事情也。之洞聞而惡之，太后之病亟也，已屬意今上，恐爲弈劻所撓，命勘陵工，密召之洞世續夜半定策，不及世凱，世凱旣不與定策功，意頗怏怏，載灃監國之初，推心以任之洞，之洞與監國，密商處置世凱事，累日不決，其孫君立（君立爲張權字之洞子也）浼之御史趙炳麟，炳麟曰，是可撼也，猶恐勢孤不勝，復邀陳田兩人同日各具一疏參之，疏上，世凱果罷。初田未具疏時，往謁之洞，極言世凱之奸，之洞曰，袁公知兵習夷情，亦朝廷不可少之人，田又極言其挾外交自重，誤國欺君各款，之洞掀髯笑，謂田曰，松山，持論不可過激，君讀史人，豈有樞輔重臣，朝廷肯輕聽一言官之辭，遽行易置乎。田出，大罵之洞袒奸庇惡，與世凱結爲一黨，而不知其內謀如是之祕也。』翊雲趨庭隨筆云：『隆裕以戊戌之事，深惡項城，張南皮命其孫厚璟，授意御史趙炳麟彈劾，炳麟逡巡不敢發，於是給事中陳田露章參之，袁遂去位。』案瘦唐亦名御史，與竺垣松山至相稔，所記必實。然亦未得其全。以予所聞，德宗旣殂，隆裕數有惡夢，以宮闈久不睦，隆裕黨西后，陰扼德宗甚至，至是大恐。發德宗平日案椿，皆紙條，書袁世凱凌遲處死徐世昌楊士驤斬立決者，無慮數十，蓋帝平居隨筆所書者。隆裕揚言，當爲德宗雪恥，必殺袁世凱，然宮中又傳，德宗實無此手書紙條，所以如是言

者，載灃兄弟與隆裕謀，欲奪項城軍權財權以自肥。事雖無可稽，隆裕與載灃言，載灃謀於南皮，則皆以世凱有罪於先帝爲詞。載灃巽弱，南皮生平未嘗有辣手，且亦佩袁材略，僉言不可有刑辟，但當放歸田里。商之累日，隆裕終韙之。君立之子道孫，授意臺諫劾袁，殆即協議之結果，猶南皮曲全之微意。又傳，戊申冬項城不預定策之命，逆知必去，故僞示足疾，陰爲之備，爾時朝端沸傳將有處分，即楊蓮府亦爲之危。袁部本多偵探，日夕探詗宮府消息者以百數，已而偵知隆裕載灃猶豫不敢發，私自喜，迺欲謀出國。一日，宴外部侍郎左右丞，酒次微語：謂諸君勿疑太后逝而予存瀕衰，宮中固猶相倚畀也，顧予任事久，甚思易地，我國儼然一等國，與世界各國，曾無代表國家之大使往來，殊病簡陋，予將以此名義往新大陸，請共擬奏摺措詞云云。其夕，南皮已聞之，亟電梁誠，使先向美政府剖析欲昇高使節而財力不逮之故，得美政府諒解。袁數日後，袖摺商攝政，載灃示以梁電，袁嗒然無語。又次日，陳趙兩疏幷上矣，此事予聞之久，袁自爲謀一節，或小有出入。而袁之去，初非南皮所主動，則絕對如此也。且張與攝政謀去袁，與其謂內謀之祕，毋寧謂其徘徊畏沮，雖云袁之門生軍吏布中外，有所憚，然亦可見當軸者弱茶之至。南皮本非猛鷙之才，再入樞垣，其職志亦只在調停，詩中亦自道之。不知隆裕與諸親貴，皆闇而貪，爲利而爭，何調停之有？此處張自不如袁遠甚。隆裕心欲追蹤西后，而無才無膽。其去袁藉口爲德宗報仇，事實上絕無重翻戊戌一案之意。楊叔嶠子，上德宗之衣帶詔，謂將有追念驚痛之詞，乃置不問，其昏庸尤可哀也。至南皮一派，與項城一派，久相水火，源流至長。大抵光緒初年以來，國人所謂讀書人，最嫉言洋務者。旣登科第，或爲諫官，其所掊擊者，首李合肥，稍後袁項城繼之，李尙優容，袁則亦甚薄視書獃。讀書人旣不爲袁所用，則其勢必折而爲使貪使詐。迨宣統元年，八旗浪子，與依附南皮之不更事書癡，合力去袁，怡然自得。在南皮其始未必不以爲袁去則清流進用，將大申其志？一轉燭間，親貴弄權，朝局大壞，覩石遺室張之洞傳稱：『醇王載灃攝政監國，專用親貴，至十部大臣，惟司法學部屬漢人，以母弟載洵載濤典水陸軍，載洵

招權作威福，日營宮室，天下側目。載澤長度支，無所知。惟與之洞爭幣制，袒庇瑞澂，以亡其國。之洞力爭親藩典兵，至於椎心嘔血，病旬月以薨，遺疏有守祖宗永不加賦之規，凜古人不戢自焚之戒　各語，天下誦之。』其晚遇極可哀，一木之不能支，昭昭然也。清亡袁再興，卒以使貪使詐，驕盈致敗，亦悉如書獃所料，一若重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義不謬者。蓋文柔者迂暗，武健者不學，其僨事則一。末流矯枉過正，是非殽然，用亦違其才，又重武輕文。客或云，南皮若在今，不過爲項城之戈什哈耳。予聞此說也，唯有苦笑。而南皮與項城雖不相下，固皆猶有承平風度，則予猶能證其非讆言也。

項城與南皮身皆矬，項城亦微明即起治事，晚八九時睡，食量宏而膾精。予見項城於頤年堂時，爲民國三年甲寅，面通紅，短鬚純白矣。項城書字古勁有姿媚，而筆多反而趯上。於當世大政細事，靡不究心，每談要案，莫不洞其首尾，間稍有惑疑，輒自起檢案替某層，則某案本末具焉。其彊記精力有過人者，不唯儲之夙也。南皮晚頗頹唐，視項城體質，亦似稍遜。項城歿時年五十六，南皮歿時年七十三，上溯壬癸兩次會晤時，袁年才四十一二，張已六十六七，袁之縈轆周旋，張之倦不能支，皆年齒爲之，試一案其歲時，則愈信吾前說之必不謬也。相傳項城將稱帝時，瞿文愼（鴻禨）方在滬，有某君告瞿，袁必反：其書筆筆皆反也。文愼追思。歎爲信然。瞿亦最輕袁，五大臣出洋後，有朗潤園官制會議，瞿方爲外部，袁以北洋大臣來京預議。各部尙書，袁謂宜改大臣，兩人於席每抗辯，卒用袁言。及議決案上奏，瞿在軍機處，輒又改之，袁亦無如之何也。前所言丁未後，張袁同在樞府，一時比之廉藺，此亦善頌之詞耳。張袁何足比廉藺，張甚似王導，袁則似桓溫也。又世傳袁世凱家書，言朗潤園議官制時，載灃欲槍擊世凱，予殊疑之，載灃庸訥，豈能持槍拚命者耶？

夏午詒年丈，曩於民國初元，曾數同文讌，又數於晳子座間奉手，樊山最稱其詞，予所見不多。十餘年間，蹤跡契闊，

但知其夙躭禪悅，晚益精進，近歲詣閩之鼓山湧泉寺訪尊宿，有鼓山受戒記，歸而坦化於滬上而已。比從叔章獲覩其未刋詞稿，製題仿賀方回例，詞亦摩南宋之壘，湘綺之傳衣也。從詞中得兩遺聞，可資諷憶。其一、則端陶齋入川之詞讖：陶齋奉命入川，午詒隨行，次永川，午詒題一詞於驛壁，結句爲『付驛庭花落，他年此際消魂。』陶齋見之大不樂，不久遂被殺。午詒詞中，此題爲驛庭花，注、永川驛寺題壁，答朱三雲石，調寄高陽臺，詞云：『鼓角翻江，旌旗轉峽，益州千里雲昏。有客哀時，江頭自拭啼痕。誰知鐵馬金戈際，共開宵，細雨清尊。喜風流詞筆，人間玉樹還存。是非成敗須臾事，任黃花壓鬢，相對忘言。虎戰龍爭，幾人喋血中原。莫隨野老吞聲哭。縱眼枯，不盡煩寃。付驛庭花落，他年此際消魂。』以詞言，殊悲涼慷慨，而下半闋何以作如是語，殆所謂莫之爲而爲之，言爲心聲，或機倪之先露也。陶齋旣殂，午詒有揚州慢一詞，題爲西州引，注、出資州作，則聲與淚俱矣。詞云：『上將星沉，戟門鼓絕，大旗落日猶明。聽寒潮萬壘，打一片空城。七十日河山涕淚，霜髯玉節，頓隔平生。剩南烏遶樹，驚回畫角殘聲。伏波馬革，更休悲螻蟻長鯨。料魚復江流，瞿塘石轉，此恨難平。惆悵江潭種柳，西風外，一碧無情。祗羊曇老淚，西州門外還傾。』陶齋功罪自待論定，而以地位言，午詒與陶齋關係言，爾時環境言，則七十日河山涕淚，自屬實寫，蓋清亡，首尾不過七十日耳。其後午詒居北京，有淒涼犯一詞，題爲古槐，注，忠敏故宅，詞云：『古槐疏冷門前路，山河暗感離索。幾回醉舞，黃花爛漫，半頹巾角。風懷不惡。況人世功名早薄。甚青山不同白髮，此恨付冥漠。（公西山詩白雲自謂能霖雨如此青山不早歸）三峽啼猨急，一夕魂消，驛庭花落。（公奉命入蜀軍次永川余題壁詞有驛庭花落他年此際魂消之語公見之黯然不懌未及一月資中兵變公遂及難）夢歸化鶴。忍重見人民城郭。樹鳥嘶風，似當日龍媒繫著。恨侯嬴不共屬鏤，負素約。』讀此詞竝注，於前後情事瞭然。案端陶齋故宅在細瓦廠，有古槐一樹，樹鳥兩句，頗有情致。陶齋幕府夥頤，而午詒獨有侯嬴屬鏤之語，交情可見。又其一，則彭剛直軼事，午詒詞中，有英雄老一題，注，和湘綺師題鄭幼惺分巡醉携紅袖看吳鉤圖，調寄采桑子，詞有序甚長，序云：『往從湘師船山，頗

聞衡陽彭剛直尚書軼事。剛直孤峻自喜，朝廷雖以舊功加禮，久亦忘之，年六十，至不爲賜壽，每有建議，恆爲樞近抑置，名以本兵巡閱長江，實無一兵，甲辰法越之衅，抗疏請行，自知無以一戰，徒欲得當以一死報國，而竟不得戰死，鬱鬱以終，湘師爲之志墓，稱爲獨立不懼之君子，可哀也已。長沙鄭幼惺先生，叔進侍讀之先德也，爲剛直記室。嘗從剛直虎門軍中，主戰疏稿，其所作也。議戰報罷，先生爲醉携紅袖看吳鈎圖見意，凡以自抒忠憤，亦實爲剛直發也。是時兩廣總督，爲南皮張文襄，力張和議，與內旨合。剛直但以己意言事，宜其孤立無助也。剛直大功，始自小孤一戰，自作鐃歌云，彭郎奪得小姑還，詞中所云，小姑吟罷者也。微之亦似有指，引會眞記爲隱語，但無以實之，亦不必鑿也。幼惺先生，初從湘陰左文襄甘涼軍間，故有醉罷葡萄之句，紅蕉末利，則皆廣州所有耳。侍讀前輩，以題詞見示，湘綺樓詞中未載，故錄存之：小姑吟罷英雄老，再起南征。卻恨餘生。淒斷琴聲雜鼓聲。微之也悔從前誤，誤了鶯鶯。莫誤卿卿。可惜風流顧曲名。書生卻有元戎膽，醉罷葡萄。笑對紅蕉。末利花前宿酒消。思量冷落吳鈎劍，重把鐙挑。細取香燒。一卷兵書付小喬。』午詒原詞二首：其一云：『太平無事尚書老，閒殺江東。退省從容。贏得騎驢夕照中。粗官畢竟成何事，不是英雄。也解匆匆。祇合香山作臥龍。』其二云：『相如未老文君在，負了花枝。愁對金卮。況是江南三月時。家亡國破成詩料，一榻輕颸，兩鬢霜披。惆悵微之與牧之。』詞後午詒尚有短跋云：『後詞奉調侍讀前輩。湘師詞，有「平生不解，江南才子，家亡國破，都成詩料。」退省庵者，剛直巡江至西湖時居之。湘師爲題楹聯云：花草野庭閒，居士心閒來放鶴。湖山行處好，聖朝恩重莫騎驢。』案彭剛直書札，前已掎摭及之，讀此詞序，可以見剛直晚年祈死之壯志，而廣雅堂詩集中輓剛直詩，南皮自注言契合剛直，殆有不實不盡者在。以事理揆之，南皮主和者，爲迎合西后意，至剛直嗖唶宿將，則貌爲優禮，勿忤之，亦大官之慣技也。剛直西湖退省庵楹聯，今不知尚存否？湘綺喜爲楹聯，此聯側重用騎驢兩字，僅取工穩，不如午詒所舉「平生不解」三句詞語之爽辣。夏詞不詳何時作，其跋稱奉調

侍讀前輩，殆言叔進先生新納姬侍事，叔進今年已七十一，則此詞之作，必在光宣間矣。

乙丑歸里，曾游所謂倉石澳者，蓋閩江入海處一小島也。考澳，說文，隈崖也。荀悅申鑒，若亂之墜於隩也，註，澳，崖內近水之處。倉石雖以澳名，不限於爲水之隈崖，實爲一島。閩江口，號稱天險，島嶼棊布，尤以五虎門爲最有名。倉石與五虎相距咫尺，予游以十二月初旬，氣候溫煦如暮春，江輪近澳，已眺及海，一碧際天，唯有頑山小嶼，出沒綠波間。澳之泊舟處，羣蠔萬千附石上，既登陸，則沙厚數尺，如白粉屑，斷岸赭駁，水痕宛曲，附巖石如畫。予弛衣臥沙上，東望海水，西瞻江濤，碧浪黃流，互相映發，五虎石若刀劍守門，羣山蜿蜒，及海盡成絕壁，受日炯然有光，誠奇觀也。澳之中央，有小山，西人結宅其上，道路修飭，樹木翁翠，全澳形如偃月，有山爲障，故冬暖夏涼。初無人知之，晚近西人誅茅爲避暑地，始聞於城市，以其地小，其經營必有所限，顧亭館飲饌及海浴之場，則假以時日，必可遠逾於予所游者。憶童時游鼓浪嶼，與廈門隔一衣帶水，曲磴危樓，宴於日本詩人結城蓄堂家，惜兒時事，已不能省記嶼之全景。倉石之游，余有詩紀之，非惟不使雪泥之印，日就模糊，亦使好爲島游者，可省覽也。詩云：『北客舟程逢海怒。翠嶼嵯峨浴波舞。夜窗搖夢怯陽侯，未意奇觀入新覩。青天爲幕海爲奩，沙如層茵石如乳。斷巖鵬嘴未培風，鬱鬱羣蠔枕其股。北臨海門才十丈，獰石當關云五虎。小山完完意蕭暇，屹我南方互支拄。東西江海相後前，中嶺飛鷲得棟宇。欲尋草香蹤行迹，挾纊彌溫日加午。但從衣帶辨岑嶂，稍愛沙鷗解眉嫵。舟師告余此倉石，三面貯風狀如弢。綠波青嶂非人間，絕海天驕來占取。墟煙始隨估客集，每歲涼波戲柔櫓。歸人聞言微歎息，故國山川易賓主。南來皆說杼柚空，北望又愁征戰苦。海壖一角未成田，猶與溟渤爲吞吐。開山若喚小桃源，莫厭秦人作初祖。』今又十年矣，筆札鞅掌，方春無游衍之樂，撫此以資翫憶。

繆小山雲自在龕筆記，多采自李榕村日記，故述康熙時事特詳。有一節云：康熙二十九年，大內發出前明宮殿樓亭門名

摺子，又宮中所用銀兩，及金花鋪墊，並各宮老媼數目摺子，令王大臣等察閱。諸臣等復奏：查得明故宮中每年用金花銀共九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兩，今悉以充餉。又故明光祿寺每年送內所用各項錢糧二十四萬餘兩，今每年止用三萬餘兩。明每年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萬斤，今止用六七八萬觔。明每年用紅螺等炭，共一千二百八萬餘斤，今止有百餘萬觔。各宮牀帳輿轎花毯等項，明每年共用金二萬八千二百餘兩，今俱不用。又查故明宮殿樓亭門名，共七百八十六座，今以本朝宮殿數目較之，不及前明十分之三。攷故明各宮殿九層，基址牆垣，俱用臨清塼，木料俱用楠木，今禁內修造房屋，出於斷不可已，凡一切基址牆垣，俱用尋常塼料，木植皆用松木而已。四十九年諭大學士等曰：明季事蹟，卿等所知，往往皆紙上陳言，萬曆以後，所用太監，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朕知之特詳。明朝費用甚奢，興作亦廣，一日之費，可抵今一年之用，其宮中脂粉錢四十萬兩，供應銀數百萬兩。至世祖皇帝登極，始悉除之，紫禁城內，一切工作，俱派民間，今皆現錢僱覓。明季宮女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飲食不能徧及，日有餓死者，今則不過四五百人而已。又諭戶部曰，國家錢糧，理當節省，否則必致經費不敷，每年有正額蠲免，有河工費用，必能大加費用，方有裨益。前光祿寺一年用銀一百萬兩，今止用十萬兩，工部一年用二百萬，今止用二三十萬，必如此，然後可謂之節省也。」讀此，可知明代宮殿規模之弘大。不論康熙所述九千宮女十萬內監之細事，駭人聽聞，吾人案行南京，覺洪武改創南京之偉大，視永樂規拓北京爲尤侈，以南京當時尚有外城，今日所稱堯化門，即外郭門之一也。滿洲人創造力殊不及漢人，但頗能保守。以北京言，順治因明城修繕後，諸城門樓，垂百年無大壞，可見剏始工料之固，然亦繇康熙力主節省，如李記所載諭也，自乾隆三十二年修葺永定廣寧二門樓，四十六年修正陽門箭樓城臺，四十七年重修內城西北角樓，五十二年修崇文安定二門樓，五十四年修西直門樓，嘉慶元年修東直門門樓城臺，二十四年議修正陽門城樓，道光二十九年修正陽門箭樓，光緒庚子後復修建正陽門兩樓，計有淸二百餘年中，城垣樓櫓之興修，犖犖大役，不過此數。則其上承明制。基扃固

護，可想見矣。又淸諸陵，求如昌平長陵坊碑享殿之宏偉者，殆不多覯，永樂創構，亦可驚人。觀康熙諭中言：「一切工作俱派民間」，恣其暴力，易此偉觀。淸不敢厚役漢人，良爲明智，而乾隆中改建壽皇殿，竟盜明陵大木，則又其好施小慧，唯襲前人而無力創造之一證也。相傳乾隆壞明陵享殿，取其大木爲宮室，一日戲問侍臣：掘墓何罪?答，見骨當斬，不見骨發遣。帝笑曰，吾其以江南爲配所矣，遂再幸江南，此雖委巷讕語，然可徵當時盜用明材傳說之不能掩。案明嘉靖間，景山有殿四，曰，壽皇殿，永壽殿，觀化殿，觀德殿，其中惟壽皇殿，淸時屢脩建之。但非其舊址。（淸會典事例載：壽皇殿恭奉列祖列后晬容，舊在景山東北云，按舊壽皇殿前門五間，門內之西爲龍王廟，中爲壽皇殿，殿五間，殿後爲臻祿堂，下爲萬福閣，左爲永康閣，日下舊聞考，誤爲康永閣，閣下爲聚仙室，淸雍正間復於景山建壽皇殿，見淸續宮史，訓諭五，乾隆六十年十月二十一日諭。乾隆十四年改建於景山中峯之北，蓋以十二年起建，至是告成也。事見皇朝文獻通考。殿門外正中及左右，有寶坊各一，石獅二，甎城門三，門內戟門五間，正殿九間，左爲衍慶殿三間，右爲綿禧殿，東西配殿各五間，碑亭井亭各二，神廚神庫各五間，殿之東北爲集祥閣，西北爲興慶閣，閣後即景山之北牆也。至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是殿四角大木錯出，柱礎沉陷，遂又脩繕。據蕪史載：與御馬監相對者，壽皇殿之東門，萬曆中年始開者也：據此，則明代之壽皇殿，似仍偏東，與今之景山東門相近，而雍正年所建之壽皇殿，已非明代舊基，乾隆所改建者，實爲雍正年之壽皇殿也。）至民國十八九年間，殿所藏畫象，廢帝與故宮博物院尚有爭執，而壽皇殿復有名於世。試登景山一望，薊門煙樹，彼鬱蔥蔥者，正悉爲朱明經始之烈，而自命遺老者，乃臨睨而思滿淸，豈非數典而忘其祖耶?

故宮中明代遺構至夥，而不甚爲考古家所注目，實乃可珍者，爲神武門內順貞門南御花園眞武廟之兩旗竿，此明代遺物也。案旗竿俗多爲旗杆，杆雖與竿同音，訓木挺，漢書：被鎧杆 是。旗竿制出佛門，予昔遊西山詩，有云：亂呼蒼柏

爲騶從，時有霜鐘來剎竿。客或有疑，不知騶即訓從，剎即訓竿，正是一物。剎爲梵語瑟剎之簡稱，佛寺所立之幡竿也：釋氏要覽：沙門得一法，便建旛告四遠，此卽旗竿之起原。其後道觀亦傚之，正如剎本旗竿之專名，寖假六朝人呼塔爲剎，唐人呼寺爲剎，皆字義之引伸也。故宮眞武前旗竿，高過紫禁城數丈，使非景山爲障，數里外皆可見之。試從北海白塔東南望，獨此兩竿傑出黃瓦綠陰間，可見當年庀材之偉大，惜比年已西欹，更數十年不修，恐將折壞矣。淸宮所建旗竿，以西苑時應宮者爲最修，據光緒年間承修匠人言，時應宮旗竿通體高六丈七尺五寸，則眞武廟者當在八丈左右。夾竿爲漢白石，寶頂爲綠琉璃，灰漆麻布凡七匝，透漬以油，使不透風日，蓋歷祀數百，而裏木猶新，昔人營造之勤摯，亦可書也。

近讀映庵所爲忍古樓詩話，述羅癭庵詩，因錄予所爲哭癭公三詩，以爲癭死後無傳記，予之詩可當羅傳讀。憶乙丑歸里，又點丈亦有是言，顧予知癭公，良未如晦聞之深，輓詩亦未如剛甫之摯，然僂計自甲子至今年丙子一周間，又點，癭公，剛甫，晦聞，幷化爲異物，江國雨夕，憶之心痗，不能無述。予識癭在宣統末年，同官郵部。予初爲詩，癭心好之，記辛亥革命時，予戲詠其時各省督撫，或死或逃或降之軼事，各系一絕句，投之陸詠霓所主之帝國日報，別爲一筆名，獨癭知耳。後予又爲一詩，詠項城殺張振武事，癭尤稱不去口。得交陳簡持梁任公麥孺博潘弱海，率癭之介。時癭寓廣州館，敷庵孝覺皆同學，亦居此，闢一院雜蒔花木，予不常詣前門東，獨爲癭庵兄弟往，如是六七年。中間任公刱庸言，予與遠生間爲小評，而癭任筆記詩文錄，今所傳談掌故文字數篇，爲中國近百年史料所甄錄者，皆癭於聽歌之餘，深夜所草也。癭寬溫敦篤，而有特操，於項城有故，而始終不受其祿，其後尤望望然去之，以是貧病死，病甚久，歿時其夫人病狂易，不知癭之死，不久亦歿。夫婦旣並逝，家遂蕩然，蓋癭篤於友生，而其弟兄友朋，亦百計賙給之，卒無以救其貧病散佚，天下事可哀可歎，殆無逾於此矣。癭公詩一卷，醫虎所刻，卷耑有晦聞一序，語語質實。晦聞詩已刻

，而文不多見，錄之，不唯存癭庵，且存晦聞也。序云：『甲子元日，癭庵過余曰，吾度歲之資，今日只餘一金耳，以易銅幣百數十枚，置囊中，猶不負聽歌錢也。語未改臘，癭庵遽於是秋八月逝世，旣五年，敷庵檢其遺詩，將梓，就余請序，余始得讀癭庵癸亥除夕詩，其詩有云，自諱囊空念婦勞，其言何溫厚如是耶。王風閔周之詩，君子陽陽，曰，無所用其心也，有兎爰爰，曰君子不樂其生也，癭庵之爲人，若無所用其心者，然亦時有憂生之嗟，顧其所遘艱難，獨不使夫婦之道見於衰薄，則中谷有蓷之詩，癭庵之所傷也，讀其詩可知已。人倫之廢亂，極矣，壞於天下，始於家室，當斯之時，一士之行，往往能申其義，三百詩人，若谷風北門　是也。嗚呼，癭庵其知之矣。癭庵馳情鞠部，世有疑而議之者，余嘗舉以相規則答余書云，吾欲以無聊疏脫，自暴於時，故借一塗以自託，使世共訕笑之，則無暇批評其餘，非眞有所癡戀也。嗚呼，余今序癭庵詩，敢不揭癭庵立身之義，幷其所懷以告後之讀癭庵詩者，使知癭庵畜義甚富，過乎其詩。至於閔天下之無詩，則余以之悲癭庵者，或癭庵其能知之。余旅京師與癭庵居最近，過從日數，論詩遂踰十年，其爲詩蚤歲學玉谿子，繼乃由香山以入劍南，故其造境沖夷，則亦中歲以後，今集所存少作，蓋無幾也。癭庵病中遺屬，以詩付曾剛甫選定，今茲之刻，則剛甫垂歿時所定者，蓋僅存二百餘首。然余知癭庵爲詩至多，惟其志不求傳，其荅客問詩，有云，作書覓句吾不廢，聊遣興耳安用傳，則其餘散佚之詩，或爲剛甫所刊落者，必不爲癭庵所惜，雖不存，可也。嗚呼，癭庵與世可深，而不求深於世，學書可深，而不求深於書，爲詩可深，而不求深於詩。至其馳情鞠部，宜若深矣，然自謂非有所癡戀，則亦未嘗求深。其絕筆詩尙致歎於嗔癡損道，夫惟其不求深，故萬緣之空絕筆詩語猶得在未死之日，否則其懷蚤亂矣。亂則無所不至而義失，義失則詩雖存，存其字句聲律耳，詩云乎哉。抑癭庵游不擇人，言不迕物，讀其詩者隨處而可見，蓋其度大也。然使癭庵而不窮，則其志沒矣，然雖窮，而無癭庵之義之懷，則其志亦沒矣，詩云乎哉。戊辰正月十二日中夜黃節序。』晦聞所述甲子元日癭公語，蓋事實。癭公癸甲間病五六次，癸亥除夕少愈，有一

詩云：吾命偏能重一毛。作詩火急似追逃。卻從病久知兒孝，自諱囊空念婦勞。世每憎狂聊復縱，出無所詣誤成高。徐生天許閒中樂，那有煩憂更續騷。晦聞所舉卽此，其後又病，稍閒，有病起作六詩，第五首云：明朝有米無，此自明朝事。今日且飽食，萬事付美睡，或言陳后山，終竟以寒死。吾尚存破裘，或亦不至此。有歌必須聽，對酒必強醉。百年固可樂，夕死亦適意。或望子孫賢，此意更無謂。教子盡吾責，非以爲自利。吾責既已盡，亦不復省記。華嚴百萬言，游戲而歡喜。吾雖未學佛，斯乃佛所賜。縱非極樂土，恐是初禪地。此詩最佳。憶癭甲子春在病院，有一札致予，言方讀某書，覩一與予同名者，字曰壺舟。予有二絕句 答之。亡何，病又大作，入德國醫院，卒不起。其最後二絕句，一云：吞針一缽同羅什，祖背瘢痕似鄂公。今歲再蒙天所赦，自標新號署甡翁。自注云：『住醫院以來，受注射三百餘針，兩臂兩腿，無完膚矣。』二云：平生自詡安心法，每爲嗔癡損道功。今日病中才悟徹，萬緣滅盡一心空。自注云：『病中楚酷，凡人生痛苦，歷不盡歷，惟滅盡思想，則痛苦漸減，今則痛苦漸盡，思想漸起，仍當力破嗔癡耳。』此爲絕筆。尙有自書遺囑，略言：殮以僧服，訃告中前淸官銜皆不書，乞陳散原爲書墓碣。遺囑今不復存，予唯記中有『久矣夫爲民國之民矣』一語。癭公晚入京都，喜從私坊子弟游，其後益自放，獎掖諸伶，若恐不及，殁前壬癸間，以品第色藝，與朋輩力爭，甚自苦，予嘗笑之以爲兩失，臨終亦自懺，故予輓詩有圓脫信般若句。輓癭公詩，予所見以曾剛甫爲最，與晦聞序相表裏。曾詩三首云：瓠落名方起，萍浮迹遂陳。廿年爲客夢，一代過江人。下筆烏絲近，登歌白石親。頗疑憂畏盡，竟與死生鄰。結客遍湖海，逢人只肺肝。後時何所惜，晚況益艱難。絲竹存微尙，滄桑付達觀。裹頭餘尺布，事有至辛酸。寂滅方爲樂，難禁一慟情。緣空能澹定，度勝是生平。骨髓誠何病，琴弦欲廢聲。唱衣猶待瞑，霜露下嚴更。

前記袁漱六藏書，客因言近有陳登原君輯古今典籍聚散考一書，頗詳賅，買翻數遍，信具梗概。陳君雖於漱六木齋，未

及知之，予未敢病之也。近數年間海上藏書家，亦稍有流變，予意後此圖書館之業當日昌，私人庋藏將日替。因憶宋人逸事一則，可以補好談藏書故實如陳君者，案宋臨安府尹家書籍舖刊本郤掃篇下卷：『南都王仲至家藏書最富，其目至四萬三千卷，而類書之卷帙浩博者，皆不在其間。其繕寫必以鄂州蒲圻縣紙爲册，以其緊慢厚薄得中也。又別寫一本尤精，好以絹素背之，號鎭庫書。鎭庫書不能盡有，纔五千餘卷，宣和中御前置局求書仲至孫問，以鎭庫書獻。』鎭庫書，名頗顯而切。凡號收藏家，至少必有若干帙鎭庫書，蒲圻紙近已不著，惜未就賀履之一叩之也。

廢曆久不用，而談掌故者，每徵攷之。以廢曆言，今年太歲在丙子。更溯六十年前光緒二年之丙子，其時有一大獄，幾於舉國皆知；則楊乃武一獄是也。判決之時，爲丙子四月，今又值其年月，故牽綴及之，諸家筆記中，以淸代野記爲詳，其書楊乃武獄一則云：『浙之上虞縣，有土娼葛畢氏者，葛品蓮之妻也。豔名噪一時，縣令劉某之子暱焉；邑諸生楊乃武亦暱焉。楊固虎而冠者，邑人皆畏之，劉之子更嫉之。楊欲娶葛爲妾，葛曰，俟爾今科中式則從爾，榜發，楊果雋，謂葛曰，今可如願矣。葛曰，前言戲之耳；吾有夫在，不能自主也。楊曰，是何傷。正言間，劉子至，聞楊語返身去，楊聞有人來亦去，次日而葛夫中毒死矣，報官請驗，縣令遣典史携仵作往，草草驗訖，聞楊有納妾語，逮楊訊，不承，令怒，詳革舉人，刑訊，終不服，遂繫楊葛于獄，延至四年之久，每更一官，楊必具辯狀，皆不直楊，然又無左證，而劉令子又死福星輪船之難，浙之大吏將以楊定讞抵罪，而坐葛以謀死親夫矣，會有某國公使，在總署宣言：貴國刑獄，不過如楊乃武案含糊了結耳！恭親王聞之，立命提全案至京，發刑部嚴訊。原審之劉令，葛品蓮之屍棺，皆提至京，及開棺檢驗，見屍有白鬚，且以絲綿包裹，兩手指甲皆修潔，既不類窶人子，又非少年，又無毒斃痕迹，訊劉，劉亦無從置對，蓋始終未見屍也。于是劉遣戍，楊葛皆釋放，案遂結。此案到京之日，刑部署中，觀者如堵牆，無插足地。陸確齋比部，江西司司員也，亦往觀，據云：葛氏肥白頗有風致云，葛出後，削髮爲尼，楊則不知所之，或云，當劉子聞

楊語時，即濟以毒置葛品蓮茶甌中，品蓮飲之致死，或又曰，劉子常攜毒備覬便毒楊者。要之，劉子之死于海，似有天道，楊雖非佳士，此案似非所爲。又聞楊每於供詞劃押時，以屈打成招四字，編爲花押書之，吾以爲楊必有隱慝，冥冥中特借此以懲之耳。」案淸代野記，此節殊嫌略，蓋此案自總督楊昌濬以下褫職者數十人，卽如所言，外使在總署謂此案不宜含糊了結，亦可見此中必有較複雜之情節也。近始獲得江陰祝善詒所爲「餘杭大獄記」，言此案始末最具，今全錄之：『楊乃武餘杭人，有文名而佻薘漁色，性高伉，好持吏議短長；縣令劉錫彤，老吏也，頗著墨聲，嘗以浮收漕糧爲楊所控，革任，錫彤故與朝貴通聲氣，夤緣復任，啣楊，思中傷之，未發也。有葛品蓮者，業豆腐，妻畢氏，有姿首，稅居楊之別業，楊爲畢講解小說傳奇等書，又擁諸懷教之習字，葛見而疑之，遷居五都之市。畢素放誕，以葛人物委瑣，頗不安於室，錫彤官餘杭久，其子某，與門丁漕書某某，皆與畢往來，而畢戀楊英年俊偉，最稱情密，某等深嫉之。癸酉，楊捷秋闈，錫彤懼，曲意交歡，贈遺豐隆，楊亦時相過從，往還浸密，自謂前卻盡忘矣。是年九月，葛暴死，其母俞氏，再醮于沈，久聞畢氏所爲，意其私蓄必多，聲言，子死不明，將控諸縣，旣詗畢實貧，欲中止，有嚳生陳某，訟師王某，皆諸生，與楊積不相能，教之曰，汝第以子死可疑控縣請檢，汝媳所歡必將斂貲賄汝求罷，可大得志，從之，兩人復流言于衆曰，楊與畢奸情爲本夫所見，因使畢毒殺之，以絕後患，一時互相傳語殆徧。錫彤得俞氏狀，方欲往驗，會署中延生治病，卽以此事訪之，陳具述人言，且謂：二人有私，舉國皆知，今之傳言，必非無稽。錫彤大喜，以爲宿怨可報，旣思逆倫重罪，未可輕牽，又以楊舉孝廉，聲勢方盛，殺之不殊，何以自處，乃令門丁漕書，先行察訪，猶慮不足恃，復使其子易服微行，密爲刺探，王生以刀筆故，本與門丁漕書善，而陳生又以醫故，得出入牙署，於是諸毒並發，五人言皆同矣。錫彤深信不疑，旣檢驗口鼻有黑齎流出，指爲服毒然，竟以砒霜定案，改口鼻黑齎爲七竅流血，仵作不肯具狀，威逼之，始不敢言。時楊以塡親供，由省城歸，立捕去，搒楚慘毒，血肉狼籍，楊不勝刑，遂與畢

俱誣服，楊論斬，畢凌遲；楊母沈氏歷控府司院，爲子訟冤，不得直，明年走京師赴都察院陳狀奏聞，有旨命巡撫楊昌濬會同臬司蒯賀蓀親提研鞫，執奏如前。又明年，楊妻再控諸刑部，時左侍郎夏同善浙人，素稔楊冤，密聞于上，改命浙江學政胡侍郎瑞瀾會同巡撫覆讞，皆以砒霜無過付之人，頗動疑念，遣候補知縣顧某親赴餘杭密訪；顧受錫彤金，具以情告錫彤，乃與王生等謀，僞令藥鋪錢保生，承認某月日時楊乃武託言毒鼠，買去信石五錢，保生以人命重大，不敢應，錫彤誡以好語，許以重賄，勉從之，顧歸報，以爲情罪確鑿，會銜覆奏，於是鐵案如山，楊與畢延頸待決而已。當是時，浙人官京師者，無不知楊生冤，又案懸兩載有餘，同鄉書函往復，及京官鄉試之自浙來者，互相參證，盡得縣令父子與門丁漕書訟師劉生等朋謀仇陷狀。及學政巡撫奏上，浙人大譁，于是翰林院侍讀鍾駿聲，國子監司業汪鳴鑾等，二十有八人，合詞赴刑部訟楊生冤，復嗾楊母妻再控于提督府，兩處同時奏聞。時夏侍郎遷吏部，代者爲吾蘇翁侍郎同龢，力主駁議，而刑部尚書希要人恉，以爲事更數官，案無遁飾，何當爲此糾蔓，兩公意見不合，相持不下，語頗上聞。翌日翁奏事畢，上問：此案究竟如何？翁力言事關逆倫，人命至重，應請敕下巡撫，將棺犯人證解京，聽候覆檢，自然水落石出；上韙其言，特旨着楊昌濬派委妥員，將楊乃武葛畢氏人証卷宗解交刑部，途中加意防範，倘有他故，惟該撫是問，其葛品蓮棺木着刑部派司員前往餘杭，眼同劉錫彤驗明加封，一同解京，時乙亥冬十月也。明年春三月，人犯至，刑部會審，楊痛哭歷愬冤慘，聞者動色，咸謂畢氏毒死本夫，當無疑議，特同謀者非楊乃武耳！夏四月，葛品蓮棺木解至，停于地安門外佛寺，先傳劉錫彤訊問，指劃鑿鑿，毫無怍色，屆期刑部滿漢六堂都察院大理寺，並承審各司員皆至，順天府二十四屬仵作齊到，又有刑部老仵作某，年八十餘，亦以安車徵至，各官先驗棺上封條，則縣府司院印封重疊，復令劉錫彤親驗是否葛品蓮眞正尸身棺木，先行具狀，然後開棺：其尸已朽，僅存白骨一具，老仵作手自檢驗，惟時觀者塡塞，萬頭攢望，寂靜無欬，老仵作先取顖門骨一塊，映日照看，即報云：此人實係病死，非服毒也。桑尚書大

駭，叱令細檢，對曰：某在刑部六十餘年，凡服毒死者，顖門骨必有黑色，似此瑩白，何毒之有？遂節檢畢，向餘杭原驗仵作叱曰，爾等何所見而指爲服毒邪？答曰，我等原不肯塡寫尸格，官立意如此，不敢不遵。曰，是何言，官不明檢法，全賴吾輩悉心區別，脫本官別有肺腸，即當力爭，充其量不過責革耳；怵于威而遷就之，與啗以利而逢合之，殺人以媚人，罪不容于死。復顧錫彤而笑曰，昔日仵作受官密指，俯首聽命者，畏官扑責也。今且發官私覆，以圖自全，官尙能坐堂皇責之邪？聞者皆大噱，共視錫彤面色灰敗，默不一言。明日三法司會訊，按律定擬，楊乃武不知避嫌，禍非無因，且平日干與外事，業經斥革，應無庸議，葛畢氏查無通奸實迹，釋放還家，劉錫彤誤聽人言，入人重罪，革職發邊遠充軍，伊子及門丁漕書察訪不實，枷杖發落，錢保生並未刑偪，自認賣砒，恐係挾嫌誣證，已死無從質訊，諸生王某陳某幫同尸親沈俞氏釀成巨案，應褫革究辦，業已瘐死獄中，勿論，其餘杖責釋放有差，奏上，得旨楊昌濬身爲巡撫，於逆倫重案漫不經心，胡瑞瀾于朝廷交辦重案，並不悉心研究，隨同覆奏，有負委任，均着革職，餘依議。此案旣結，人始知畢氏亦寃也。是役也，自巡撫學政至司道府縣奪職者十有六人，鐫級撤任被議者又十餘人，爲百年來巨案。封疆大吏操生殺之權，徇庇屬吏，習爲故常，得此懲創，庶知國法之嚴，人命之重，然非二三大臣力持其事，烏能使悠悠長夜，獲此一瞬天光哉？越十餘日，御史某，以錫彤罪重罰輕，再疏參劾，改爲長流黑龍江，未幾道死，人心于是稍快云。」案祝字吏香，亦同光時人。所記與前述有大相逕庭，如劉錫彤子死於福星船，提全案至京者乃恭親王，開葛棺時情狀，皆與祝記有出入。而葛畢氏之近於爲土娼，楊乃武之無罪　則同。祝所記老仵作驗屍狀，較入微，辭宜可信。吾國舊日折獄，專恃仵作之經驗談，其有合於科學論證者有幾，自是疑問；抑在昔日社會，其所恃以毒人之藥物者，亦止此數種，故仵作見聞，亦較有範圍，「凡服毒死者，顖門骨必黑，」此兩語，正不妨留待今日之法醫與學解剖毒藥學者之評剖也，光緒丙子刑部尙書爲桑春榮，兩筆記皆闕。

張文襄之尊人名鍈，字又甫，道光間官貴州，歷任清平安化貴筑威甯古州諸廳州縣，以治行稱。所稱者：一、廉，二、善聽訟，三、治盜，四、義倉，五、興書院。尋擢興義府知府，賊攻興義，以善守城稱。其神道碑云：『漢回夙相怨，興義城西隅，有回數千家，多爲營弁者；方賊攻興義時，官紳懼內訌，公召其長慰勉之，回叩頭願效死，公即以西面城守委之，不置他將他兵，回捍拒益力，西壁守遂固。其後數年，興義復被兵，官紳所爲與公相戾，濫殺回，遂爲滇回報復攻屠，士民始服公之德化識略焉。』上所述五可稱，與調馭漢回之道，至今皆可爲師法；近日當道方力策吏治，吾意爲治之術，不外此數者也。惟世傳興義被圍，文襄亦在守城之列，此則讏言。文襄以十三歲自貴州回南皮應試，上距圍城時，文襄不過十歲左右，何能任役乎？然此說亦有所本，鹿文端傳霖，爲文襄姊壻，鹿撰太僕張公墓道碑云：傳霖先嘗館於舅氏，與宮保同學，相親善，與義圍城中與宮保兄弟同任守陴之役云云。此則臨文自伐之詞，至兩人年齡較之，守陴乃不可能也。咸豐壬子，文襄鄉舉第一，年甫十六，猶以紅絨結辮，榜發，其家老僕不信，詣榜前諦視，大喜，歎曰：『這也罷了！』南皮恒追述之。

吾國人好自詡前身由畜生道轉來，尤喜稱猿猴轉世；宋明諸筆記所載，不具舉，近代如袁子才，即傳前身爲點蒼山老猿，此殆文人詡祕錮習，今日固不足再道，然酒餘茶後之談助，亦聊以適意也。張南皮爲猿猴託生，予在光緒末年，侍立客座，即聞諸老輩言之，時文襄尚爲湖廣總督，未入軍機也，可知此說流傳之早。南皮下世近三十年，今欲徵證，頗不容易。許溯伊爲「舊館綴遺」稱：世傳文襄生有自來，黔中人言興義山中有猿，得道化爲老人，月夜山巔獨坐，山中人往往遇之，文襄旣生，老人忽不見。又云：貴陽南門內六峒橋，卽老猿隱形處，前一說詢張氏後人，云亦聞之。按袁忠節（昶）爲香嚴老人六十壽言，云公生於黔，有異徵，忠節爲文襄門下士，壽言經文襄寓目，此說而誣，宜在刋削，今此文刻入漸西村舍叢書，則異徵之說，必有所指，未可以爲妄語也。案　今所傳清代野記猴怪報怨一則，中有云：『壯

武之孫（無錫王壯武公鑫）名恕，字心如者，藎臣太守之第三子也。時在署，女亦常與欵洽，一日恕問女曰，爾母爾妹則常來，爾弟何不來，女曰，但聞其轉世爲大貴人，今在湖廣大衙門，亦不知湖廣爲何地，問姓名，曰不知，但知其爲湖廣最大之官耳。』著者於加論斷云：『據女言：則人云，張文襄前身爲猴，非虛言矣；文襄之貌似猴，飲食男女之性無不似猴者，亦奇人也。』予以爲諸傳說之來源，大致皆出於『貌似猴，飲食男女之性無不似猴。』此三語恐是實錄，由此而轉變附會，即文襄亦居之不疑矣。今世科學日昌，六道輪迴人禽轉劫之說，斷無人肯信之，肯談之，筆此以見文字中言肖何禽何獸，皆以其性欲舉止之大體言之，不宜膠柱指爲託胎也。

趙明遠曰以七事自考：一切妄念，稍止息否？一切外緣，稍簡省否？一切觸境，能不動否？一切語言，能愼密否？一切黑白，咸分別否？夢想之間，不顚倒否？方寸之間，得恬愉否？宗鏡有十問，以定紀綱，還得了了見性，如晝觀色，似文殊等否？還逢緣對境，見色聞聲，舉足下足，開眼合眼，悉得明宗與道相應否？還覽一代時教，及從上祖師言句，聞深不怖，皆得諦了無疑否？還於差別問難，種種徵詰，能具四無礙辨，盡決他疑否？還於一切時，一切處，知照無滯，念念圓通，不見一法，能爲障礙，未曾一剎那中，暫令間斷否？還於一切順逆好惡境界現前之時，不爲間隔，盡識得破否？還於百法明門心境之內，一一得見微細體性根源起處，不爲生死根塵之所惑亂否？還向四威儀中，行住坐臥，欽承祇對，著衣喫飯，執作施爲之時，一一辨得眞實否？還聞說有佛，無佛，有衆生，無衆生，或讚，或毀，或是，或非，得一心不動否？還聞差別之智，皆能明達，性相俱通，理事無滯，無有一法不鑒其原，乃至千聖出世，得不疑否？又妙喜禪師語錄，其與李漢老書：『不識日來隨緣放曠如意自在否？四威儀中，不爲塵勞所勝否？寤寐二邊，得一如否，於仍舊處，無走作否？於生死心，不相續否？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公既一笑，豁開正眼，消息頓忘，得力不得力，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矣。然日用之間，當依黃面老子所言，刳其正性，除其助因，違其現業，此乃了事漢，無方便中眞方便，無

修證中眞修證，無取捨中眞取捨也。古德皮膚脫落盡，惟有一眞實。又如梅檀，繇柯脫落盡，惟眞梅檀在，斯違現業除助因剏正性之極致也。公試思之。」案此皆禪家明心見性之談，實卽儒門三省吾身之旨，此義今人久不談矣。放觀當世，唯力與質相眩逐，相矜尙，雖曰救死，抑其皇皇疲怖，亦足以自病而殗殜也。若不於平旦淸明，下一反省，則雖急裝撦劍，何預於八識田根本之計哉？唯善知識，乃有四威儀，可惜罷勞人，不會此意。

癭庵集中，有沈培老輓詩云：「先公所薦士，王沈天下名。（先公以同治庚午順天鄉試分房得公，及閩縣王可莊卷，詫爲奇才。）辛丑初識公，一麾去帝京。（辛丑識公於灌陽唐尙書座上，公旋出守。）駸尋十六載，易朝如隔生。是時初復辟，幾何慮搆兵。蕭寺謁吾師，苦口勸之行。（南海先生與公，及王病山同寓賢良寺，）吾師頗感動，就公計分明。公言三日酺，祗樂旹語聽。石火遽相及，王貌困圍城。蕭然美森館，二老對寒檠。（南海先生避居美國使館公就焉。）明夷本无咎，蒙難亦艱貞。南歸屢攖疢，伏枕望太平。己亥謁起居，論事辨析精。今秋訪精舍，病榻憊送迎。忽聞屬壙謝，使我心骨驚。公學若巨海，導之窮八溟。公文若元氣，引之貫日星。後進失依歸，覺路已晦冥。當爲天下慟，寧止哭交情。」此詩頗關掌故，癭公尊人嶧農先生，名家劭，同治乙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沈子培，王可莊，皆其庚午北闈分房所得士也。嶧農先生逝時，癭公才周晬，故與王沈之齒輩相懸絕。其言南海與子培一節，則皆民國六年事，是年夏，張少軒以十餘營兵入京，號爲調停督軍團，實謀復辟，南海入都，外間尙知之，培老偕來，則事至祕。及七月一日後，以培老爲學部正大臣，衆始略譖，猶有疑海日老人在滬必不來者。癭公與任公並爲萬木草堂弟子，而稍眂於梁，當時形勢，固萬無一幸，聞癭公痛爲南海剖析利害，而培老謂少須數日，乃三日馬廠師起，不及旬而定，此時京津情勢一幕活劇，至今憶之，歷歷如昨日事，老耄愚忠，爲人所弄，固不必再論，而培老於辛酉秋，竟卒於滬瀆，去復辟之丁巳，才四年也。癭公丁巳有兵後問樊山翁起居詩，中云，同居石火流丸地，是我槐陰午睡時。舉國未成三日酺，長安又了

一杯萁。卽咏復辟，與後之輓沈詩，語意相類。大酺三日，疑是培老有此語。

培老自是一代大師，其史地之學，何減潛研，躭精內典，又非尺木所及，於詩亦力破玄關，不作猶人語。予於癸丑秋，濤園先生挈往樊園鐘集，云培老病山完巢雪澄節庵諸先輩俱在，磬折作禮趨出，見猶未見也。其後十年，培老託人言，欲觀予所爲詩，不記諸貞長，或癭公，爲述此旨。予因寄一詩，幷附叢藁，培老覽旣大喜，特寄一箋，題予集云：『有所悟者　能入，有所証者　能出，歐蘇悟入從韓，證出者，不在韓，亦不背韓也，如是而後有宋詩。作者淸才窅思，悟處極多，此後皆證分矣，發菩提心，行菩薩行，字字華嚴法界來，豈不快哉。』案其中誇掖語，自逾分，不必言。其論悟證及宋詩源流，極可爲後生闢一法門，凡學佛者，以信解行證爲四級，培老所謂悟，卽信解，證　卽行證。禪門證果最難，以詩喩禪，亦須卓然成一家，庶可謂證，此豈孱筆，所敢企及。至宋詩導源於韓，此說已舊。從其大處言：唐與宋本不當區別。開天極盛，難乎爲繼，故中晚取徑於穠麗流轉。寖尋靡極，宋初西崑，已漸參硬語，至於荊公歐公，皆從太白子美昌黎柳州，直求法髓，不復步趨中晚。眉山崛起，追踵前規，復參禪偈，宗風大暢，沾溉一代；其後哲匠輩出，或毗於剛，或毗於柔，雖態有萬殊，而理祇代嬗。故與其以朝代爲區分，不如謂爲文質之相代，尋其源委，一以貫之。譯以新詞，各求出路而已，非云唐別有唐，宋別有宋也。從其小處言：則所謂時代作風，儼有鴻溝，莫之能越。繇斯立論，所謂宋詩源於歐蘇，歐蘇從韓悟入者，如培老所說，亦自是一條線索。夫唯中晚之綺弱不足師，杜韓之雄腴無以加，不得已，則就其蕭疏眞率處，求得餘地，此種假定，必爲歐蘇悟入時之用心。今觀昌黎詩中，如聽穎師彈琴，如歸彭城，如嗟哉董生行，如南山有高樹行，皆六一詩所從出。如秋懷，如贈劉師服，如贈張籍，如華山女，如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如南溪始泛，如游城南十六首，試讀東坡詩，往往似之，卽可知東坡得力處。然歐有歐之韵與度，東坡有其氣勢與機鋒，又絕不類韓，故知培老之言　信也。至宋詩雖不能以歐蘇概之，然試尋蘇門之法乳，則陳張秦晁，各有

絕詣，即山谷之巨及摩天，要不能不朝宗於東坡。下逮南渡後之尤楊范陸，前之如晁具茨，後者如姜白石，其氣味終如中泠泉之與吳天寺井水，曾無大異，至元遺山，薩都刺，高季迪，則其味不同矣。然則培老有歐蘇而後有宋詩之界說，亦信也。唯培老所示者，似未完全，歐公所宗有太白，不止於韓，東坡綜合太白柳州，亦不限韓，而韓與一切宋詩，又皆從老杜各體變化脫胎而成。此說予意培老復生，必不能易。辛酉培老下世，予亦輓以一詩，起云，『元長齋壁柳憚句，千古才人爲歎羨。』即言培老相賞予詩。其後有云『獨嗟杜韓證分語，造膝無由究動變。』言予意有未饜，而始終睽隔，末由造譚也。我思尊宿，復歎蕪疏，證道無期，根塵俱鈍，即字句之微，亦不知華嚴十玄門在何許？瑣瑣詮憶，不覺累紙。若云說詩，則皆膚論，世之作者，必喻諒之。

壽丞黎君，名門茂學，彊記工書，今之虞伯施歐陽通師也。比遺函於予，述袁漱六藏書數事，見聞精碻，亟錄以實吾札。其一云：偶見花隨人聖盦摭憶，言袁漱六先生家藏書事，予里居距袁家崎頭灣故宅數十里，惜未嘗一登其書樓。唯聞榆生觀察歿後，其家自省城歸老宅，家有老姨太太不知爲漱翁妾抑爲榆生妾者，寀守書數廚，扃閉唯謹，不許家人窺，年久屋漏水自廚頂灌入，而不之知，書悉浸透，某年曬書，則皆黏合不能揭，遂盡焚之，可謂浩劫，不知其中有幾許孤本也。其二云：袁家書經李木齋購去後，其餘歸湘潭曾子倫上舍（紀綱）家。迨曾家中落，葉奐彬王佩初（禮培）李郁華（瑞奇）又從而選購其精本，今長沙書估手，猶偶見有臥雪廬藏印之書，皆袁家物也。其三云：榆翁有諸孫，爲英文教員者，予一日見其案頭有山中白雲詞，戈順卿（載）通本墨筆批校，小行楷絕精，因從乞之，許舉全書贈我，後亦未踐斯諾，以此觀之，漱翁藏書之富，誠不可思議，其家人不甚愛惜，誠堪浩歎。案，黎君與袁漱六同里閈，故所述翔細若此，然予又聞叔章言，漱六之書，亦有數箱，爲郭葆生（人漳）所有。葆生亦朋輩中最恢奇者，元二年數從宴游，文章浩瀚，意氣奮迅，不可一世，未意其俄焉長埋也。所藏書，聞尚封識未動，其得逃毀汚，亦已倖矣。又前錄散原與伯弢手札，注通

隱度是何慶瀚，蝯叟之子。頌壽丞爲訂其誤云『通隱爲衡陽何承道，字樸園，其自刋詩稿曰通隱堂集，光緒乙酉優貢，官四川定遠縣知縣，若何伯原先生諱慶涵，咸豐時已鄉舉，與伯蝬年輩不相埒。』此則一洗向來之惑，尤足紉也。

東坡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澹妝濃抹總相宜。今日西子，不止不澹妝，直全是濃抹。不止濃抹，直大半爲裸胸蜷髮之歐洲妝。舉世所趨，西子弱質，不敢云不宜，然亦難爲消受矣。因歎世風正如丸走阪，比年江南道中，相逢談吐，若不能雜以二三外國語者，幾於不得儕於士類。然吾從北高峯下探天竺，過中印菴一邏，叢篁刺天，靜碧雋悄，與夫爲予言：「此地最佳，外國人最喜來此。」斯言大有名理，其一，可知與夫心目中，已品第外國人爲鑒賞風物之第一流。其次，可知吾人流汗經營以期邀眄於東西人士者，乃其流連躑躅，初不在乎紅樓馬路邊，而仍在乎荒山叢竹流泉之間。然則蒼寒宕野之趣，儻有可廢而不可廢者在乎？孤山舊有竹樓，白太傅詩：小書樓下千竿竹，深火鑪前一醆燈。此處與誰相伴宿，燒丹道士坐禪僧。後林和靖結廬此中，尚厭其未邃，有詩云，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獨樹爲橋小結廬。逋仙此意，今日湖壖，胡可多得。孤山已成鬧市，天竺亦幾童山，唯餘一二處蓊蔚耳。後此物質騰達，湖與山，皆當頂踵斬新，如日本之日光箱根然。顧如苟且塗附，以奪自然之美；與夫淺識者，但知「彈琵琶學鮮卑語」以相矜炫，則終令人爲西湖阨逆，而愁其僨大事也。

名勝之興廢，亦相嬗代。西湖諸山，天竺今固非佳，韜光亦何嘗是最勝處，唯理安九溪十八澗尚幽曲。然近讀張南皮未刋之中年詩，使浙將歸登舟後得雜詩二十首，其第十九首云，尋勝不辭出險去，理安已燼淨慈蕪。秋光正好王程急，孤負西溪萬頃蘆。是理安在光緒初時，已燬燼，今之脩栅高竹，皆四五十年間景物也。九溪十八澗信美，然吾讀蕭伯玉南歸日錄云：「十八澗兩壁夾一天，一似天受其成形，漸小漸狹，漸迂漸縮，俯而就於兩壁之約束，天蓋在山中矣。山左窮，澗却避而趨於右，已山右窮，澗又忽跳而躍於左。山之左右變，而日之東西亦隨與俱變。劃焉中斷，又忽然無際。

足爲目誘，多方以誤之，則營地倍險。目爲足導，絕利以趨之，則取境甚廣。始而心與目謀，復與足謀，意所獨營，足與目尙未肯退而聽也。已而足代爲目謀，目代爲足謀，相得甚歡，遂求路忘疲，余特往而從之耳。度澗二分之半，倦而憩於理安寺』云云。其狀十八澗處，文特婉黠，屢游之餘，覺十八澗尙未稱如斯曲折，唯當以狀房山入口之絕壁深澗，或相肖耳。廣雅入杭病瘧，其第四詩云，鹽豉如茶只楚呻。苦思鄉味等思純。眞長竟受桓公米，亦是豬肝累主人。自注：求北地小米不得，馬穀山中丞，聞之惠數斗。案，此是病後胃弱思食小米，馬必有夙儲，故以贈張，在當時自爲難得也。

飲偶生家，因話及梁節庵棲鳳宅食魚齋一聯，劉云：梁監督兩湖書院時，有一聯，懸於監督堂云：燕柳最相思，憶別脩門三十載。楚材必有用，教成君子六千人。蓋兩湖先爲書院，後改學堂，肄業者，先後六千人也。有改此聯嘲之云：君子一無成，人來梁上。脩門何所憶，鳳去樓空。下聯仍言節庵京寓棲鳳樓本事。

清末外債最勇於提倡者，爲左文襄，此在近代吾國經濟史上，不能不謂爲一大轉變關鍵。文襄所主利用外資者，志在以鞏邊防。蓋在同治末年，文正薨後，國中重臣，已覺內憂雖戢，外患必滋。所謂外患者，不復如道咸間之但知懍畏英法，而已怵惕於東西近鄰之交迫。其作此主張者，可分兩派：左文襄之意，謂宜平定回疆以防俄，李文忠沈文肅之意，謂宜先鞏海防以備日。光緒二年，文襄欲舉債以平新疆，時沈李即各疏反對，以爲海軍需款方殷，政府財力不能兼顧，文肅一疏，尤詳明剴切。文肅對於國債之見解，略云：『國債之說，徧行於西洋，而西洋各國，受利受病，相去懸絕，則以舉債之故不同，而所舉之債亦不同也。夫開礦造路挖河，巨費也，而西洋各國，不惜稱貸以應之者，蓋剋期集事，課稅出焉，本息之外，當有奇贏，所謂以輕利博重利，故英美等國有國債，而不失爲富强。若以國用難支，姑爲騰挪之計，後此息無所出，且將借本銀以還息銀，歲額所入，盡付漏巵。』其對於新疆之見解，略云：『新疆廣袤數萬里，戈壁參

半，回部皆其土著，根蒂深固，旣無盡勦之理，又無乞撫之情，似非一二年間，所能就緒。卽使事機至順，逆回弭首，諸城盡復，與俄爲鄰，互市設防，正重煩朝廷擘畫，而非放牛歸馬之時也。』又云：『然謂西征可停，則臣等又斷斷以爲不可，何者，我退則敵進，關隴且因而不靖。徒棄祖宗辛苦艱難締造之地，而列戍防秋，勞費亦正相等，顧臣等竊以爲左宗棠此行，不當效霍去病之掃穴犂庭，而當師趙充國之養威負重，將帥無赫赫之功，而國家受萬全之福。誠能扼其衝要，堅壁清野，開水利，廣屯田，考畜牧，關外多一分之產，關內即省一分之運。』其訴海防款事，語尤質實，略云：『查海防專款，奉撥瞬將經年，臣葆楨，恐分之則爲數愈微，咨請各省儘解北洋，冀可藉資集事，而去歲所報解者，亦僅江西十萬，浙江十萬，他省涓滴俱無。』文肅此摺，不外三點：一、言舉債應用之生產方面。二、言處置新疆不宜全恃軍事，應重建設，尤宜注重陝甘建設。三、則言海防即海軍欵項之重要與困難而已。文襄抗疏力爭，對於文肅國債一點，駁之最力，略云：『至論各國舉債攸殊，效有同異之分，尙非探原之論。夫英美富强，甲於海國，由來已久，兵費借其本國之債，不待求助鄰封，自然之理。』又云：『各國衰亡之徵，由其自致，若謂借本國之債者，必富且强，借鄰封之債者，自貽困蹙，而引之爲借用各國洋款之戒，非定論也。』又云：『夫西征以復舊疆爲義，非有爭奪之心，借千萬鉅款，濟目前急需，可免懸軍待餉。』又云：『平心而言，借用洋款，實於中國有益無損，泰西各國，興廢存亡，并非因借債與不借債之故。』並舉日本之舉外債，爲有逞志朝鮮之心。西班牙土耳其之貧弱，與外債無涉。其眼光議論，居然透切弘遠。得旨準其借款，文襄遂舉外債三次，凡九百七十五萬兩，始收盪定新疆之功。計此近千萬兩中，首次爲五百萬兩，事在光緒二年。次爲一百七十五萬兩，事在光緒四年。最後爲四百萬兩，事在光緒七年。皆向滙豐息借。後此中英經濟關係之密切，斯亦一因。然左雖戡平回亂，而不能使之長留西北，坐鎭經營，生聚建設，故雖復舊疆，而不能謀充實之術。不但新疆非左自鎭，即關內陝甘，求如文肅所謂開水利廣屯田考畜牧者，亦迄無此等事。蓋西征戰

功，當時論者，已謂肅州諸役，非勝而敗。勉力戡僇，僅而獲定。其所恃以藏未竟之功，壯將荼之志者，亦幸而有此數百萬外債耳。此議雖苛，未始非事實也。文襄平回，及今不過六十年，所遺勳績，唯有玉門大道之楊柳，今日亦垂垂盡矣。夫唯西征之不徹底，故千數百萬元之財力，殆不異擲於嗚沙戈壁間。於此可見用兵之後，若不知繼以政治建設，軍力徒於虛耗。所謂『以馬上得之，不能以馬上治之，』正是此義，可爲炯鑒。至文肅文忠，於明治變法之時，卽重視日本，汲汲備防，其眼光視文襄之備俄，或更過之。而其始也，各省袖手不爲助，淸流訶詆文忠，若不容於口。其終也，平日誤於頤和園，臨事僨於大東溝，二十年間，無量金錢，倉皇虛牝，所換得者爲國恥，爲罵名，尙不如文襄之猶有毿毿垂柳，吾儕思往，蓋不勝憤惘焉。文肅文忠，重視日本，不欲冒昧一擲之初意，旣不爲時流所諒解。文襄志業，亦不克終。卒之 淸社旣屋，陵夷至今，仍無以脫於兩鄰交迫之局，其顚連抑又加甚。斯蓋由晚淸政治不良，牝鷄司晨，貪妄狠佟，雖有武備，等於抱薪，姑謀不臧，貽禍無極。是知一切根本在於政治，爲政之道，在於廉公，而女戎爲害，尤足以彫國脈，此又與前之所言，同爲炯鑒矣。案文襄西征，光緒初年三次借款外，於同治六年，尙有兩借款，一爲百二十萬兩，一爲二百萬兩，皆胡光墉在上海經借，謂之洋商借款，由關稅擔保。至光緒七年之四百萬兩一款，亦係胡光墉經手，其始英與德競爭，後卒歸匯豐承借。

癭公旣歿，葬於西山祕魔崖前，蓋譽虎等所營卜也。葬之日，初夏而有雷雨，北地所罕覯，晦聞剛甫及予皆預，予詩起云，有雷塡臨巖，有雹助搯土。吁嗟山之阿，啜泣雜靈雨。檢晦聞詩，亦云，午雷飛雹助淒其，天與愁陰入地知。並言此，獨剛甫無詩。此時見剛甫顏容瘁槁，不久卽下世，及今思之，當爲最後一面矣。剛甫晦聞皆粵人，剛甫輩行較長，思想亦有新舊不同，而有特操則同，揭陽姚君慤，（梓芳）予之同學，剛甫之同縣也。近爲剛甫譔傳，略云：『光宣之際，吾國學者，論海內詩人，于廣東必舉曾剛甫，剛甫名習經，號蟄庵，剛甫其字，揭陽棉湖人也。兄弟四人，長譔甫

，剛甫次居三，少從譔甫學，光緒戊子，張文襄闢廣雅書院，選郡縣高材生講肄其中，剛甫兄弟並與選，同游梁文忠之門。當是時，文忠雖罷官，而直聲震天下，詩名尤洋溢嶺海間，剛甫于辭于聲，若天性然。旣肄廣雅，百學靡不閱，而于詩益寢饋不厭，偶有所作，芳馨悱惻，醇醰醉人，文忠驚異焉。己丑與兄譔甫同領鄉薦，逾年偕赴禮部試，登庚寅科進士，旋分戶部，居京曹殆廿年，晚始補給事，累遷至度支部右丞。任右丞時，主計重臣倚畀甚至，各行省奏咨到部。或進或駁，動中肯綮，見者知出剛甫手。其他如改鑄銀幣，創辦稅務學堂諸要政，擘劃尤精，蓋政聲爛然矣。宣統三年，遜清讓位，詔書未下前一日，剛甫毅然先引退，有詰之者，剛甫曰，吾行吾心所安而已。其後買田楊濟，與三數遺民耦耕其間，每乘農隙歸省太夫人，旋復北行，往來京津，治田功不輟，田屢不逢歲，則斥其所藏圖籍書畫陶瓦以易米，往往不給，而剛甫嘯歌自樂，不尤不怨不歆不吽者十五年。鼎革之始，神奸張彀，思羅剛甫自重，剛甫不惡而嚴，巽詞自免，而凜然示之以不可辱，大義炳然，可訊萬世。以丙寅九月十八日卒於宣南郡館，年六十，梁任公葉玉虎二三故舊等，爲襄治其喪。其手寫詩一冊，於是年六十生日手屬任公曰：子爲我定之，逾年任公爲之序，玉虎爲影印，署曰蟄庵詩存，其蟄庵詞刻，見朱疆邨滄海遺音書中。剛甫治詩積四十年，未嘗間斷，僅成一卷，趨公之暇，視詩若性命，然不輕下筆，間或吟詠，厚自掩藏，尙細зя文，非至親暱，未窺全豹，及遺稿流布，得之者若瓌寶，論者謂其詩境凡三變，晚年所詣，幾入陶柳聖處，此論當與天下後世共定之。余交剛甫久，以少不習詩，故亦未及與剛甫細論也，壬子出都，剛甫手寫八九月所讀書題詞十餘首見詒，余讀罷，以爲學人之詩，與才人之詩，向畫鴻溝，不易並久矣，得此則衆流一源，學問情性，悉經陶冶，可砭時流無讀書之識，而敢於爲詩者，蓋非此不能見剛甫之學，即不能讀剛甫之詩，剛甫歎爲知言。任公與剛甫交最摯，嘗題其遺象曰：「卓犖之才，而示物以無競。介特之操，而予人以可親。其施於政事者，文理密察而不損其器識之俊偉。其發爲文辭者，幽怨悱惻，而愈顯其懷抱之清新。旣不能手援天下之溺，則歸潔其

身，年四十四全節以去，六十而返其眞。嗚乎此揭陽曾剛甫右丞遺象，有清易代之際，第一完人。」其傾倒剛甫至此，讀此　亦可識剛甫持躬制行治學從政之大凡矣。』案君懿此傳，大致取材於任公先生之剛甫詩序，君懿以古文筆法翦裁之，予意任公序文更眞摯，今節錄任公序中一段，以見梁曾交誼。梁序中云：『當其盛年，鞅掌度支，起曹郎，迄卿貳，歷二紀餘，綜理密微，一部之事皆取辦，蓋在清之季，諳悉食貨掌故，能究極其利病癥結者，舍剛父無第二人。及清鼎濟移，則于遜位詔書未下之前一日，毅然致其仕而去，蓋稍一濡滯，忽已處於致無可致之地，燭先幾以自潔，如彼其明決也。鼎革之際，神姦張彀，以弄一世才智之士，彼固夙知剛父，則百計思所以縻之，剛父不惡而嚴，巽詞自免，而凜然示之以不可辱。自剛父之在官也，俸入外既一介不取，且常以所儉蓄者，周卹媚族，急朋友之難，故去官則無復餘財以自活。剛父泊然安之，斥賣其所藏圖籍畫書陶瓦之屬以易米，往往不得宿飽，而斗室高歌，不怨不尤不歆不畔者十五年。嗚乎，剛父之所蘊蓄以發而爲詩者，其本原略如此。昔太史公之序屈子也，曰其志潔，故其稱物芳，蟬蛻於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喻此志也，可以讀剛父之詩矣。剛父長余六歲，其舉鄉試，於余爲同年，余計偕京師，日與剛父游，時或就其所居之潮州館共住，每瀹茗譚藝，達夜分爲常，春秋佳日，輒策蹇並轡出郊外，攬翠微潭柘之勝，謂此樂非俗子所能曉也。甲午喪師後，各憂傷憔悴，一夕對月，坐碧雲寺門之石橋，語國事，相抱慟哭，既而余南歸，剛父送以詩，曰：前路殘春亦可惜，柳條藤蔓有啼鶯。又曰：他年獨自親調馬，愁見山花故故紅，念亂傷離，惻然若不能爲懷也。余亡命十餘年而歸，歸後屢値世難，不數數相見。剛父雖謝客，顧以余爲未汨於世俗也，視之日益親，去歲六月，剛父六十生日，余造焉，甫就坐，則出一卷相屬曰：手所寫詩，子爲我定之，余新病初起，療於海濱，將以歸後卒讀，而有所論列，歸則剛父病已深，不復能相譚笑矣。』任公與剛甫交，視君懿爲深且篤，行文中亦有濃至情味，尤任公所長也。剛甫所爲壬子八九月所讀書題詩凡十五首，早著錄於石遺室詩話，其中可分爲三類，第一，是說詩妙諦，第二是參禪

見地，第三是自述懷抱。如題謝康樂集一首，自注云：『康樂詩，記室贊許，允矣。至其製題簡淨，正復妙絕今古，倘張天如所謂出處語默，無一近人者耶？柳州五古，刻意陶謝，兼學康樂製題，如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登蒲州石磯，望江口潭島深迴，斜對香零山　等題，皆極用意，惜此旨自柳州至今無聞焉。不賢識小，正爾慚皇，後有大雅，或哂我南人學問，有牖中窺日而已。』如柳河東集一首，自注云：『柳州五言，大有不安唐古之意，胡應麟擧南磵一篇，以爲六朝妙詣，不知其五言諸篇，多摹大謝也。有唐一代，刻意大謝，柳州一人而已。』如題元次山集一首，自注云：『唐人蓋於唐古中，自爲一格，非盧玉川馬河南比也。皇甫持正心儀次山，而以其碎爲可愧，不知次山固自成爲一種狷介文字也。』如題譚友夏集一首，自注云：『竟陵公安，世斥僞體，然明自隆萬以降，摹擬剽竊，流弊萬端，楚風一扇，變而之詭俊纖巧，文章關世運，蓋至是明業亦衰焉，世無鉅子，而悍言變法，多見其不知量而已。至小品文字，間亦冷雋可觀，又不容概沒矣。』皆說詩論文之最精細語，可列爲第一類。其題靖節桃花源記一首，自注云：『桃花源記，是性境現量，所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也。』其題王右丞集一首，自注云：『予官右丞時，何劌高以詩戲之曰：此眞詩人官職也，自愧文質無底，何敢比輞川，特以夙敦禪悅，於公似有同情，萬一他時有會處，則某甲雖不識一字，要須還他堂堂地做個人。』此則禪門見地，與述懷者。然予尤愛其讀穆天子傳一首，自注云：『我祖黃竹三章，眷念民瘼，其詞甚哀，又繼以自數其過，此祖宗仁厚開基之澤也。穆王此節，便應獲沒祇宮，雖有徐偃，其不足以搖天下　明矣。然於此見當日遨遊，實鮮樂趣，非止居樂甚寡也。』此段見解，似前人尚未道過，議論亦甚透徹。任公歸國時，剛甫賦詩，有更生强聒曾無補，楚老相逢泣已遲云云。其早歲所作，極哀豔，至宣統後始變。壬子　是民國元年，此時剛甫已辭官杜門，正其從岑嘉州柳子厚諸家脫化筆致時也。剛甫歿後一年有餘，予返舊京閒居，追懷舊輩，以周沈觀（樹模）吳印

丞（昌綬）張子武（其煌）及剛甫四人爲涼夜追悼詩，各系一律，其悼剛甫者云：陳（簡持）羅（癭公）潘（弱海）麥（孺博）各山邱。老柳楊漕又隕秋。會葬逢驚顏爾瘦，登樓言在夢成休。普賢行願終相度，溫尉金荃那許儔。誰信生平秋玉志，百篇哀麗爲神州。附識於此、以見文字交期不易得也。

張南皮以同治元年，偕陸眉生給諫赴河南，旋入毛文達（昶熙）幕府，眉生本襄毛辦理軍務者，未幾 病卒，故毛延攬南皮佐筆札。南皮有代毛奏請抽練三鎮馬兵一疏，今猶傳其全文，此疏有三可珍者：第一，南皮三爲人幕，章奏箋啟之辭，世無傳者，近許溯伊爲編年譜，其家搜遺篋，僅得四篇，其三皆酬應謝恩之作，獨此疏有關當時大局與軍事，彌爲可寶。第二，此疏東華錄不載，清史稿毛昶熙傳亦不載，毛當時采用此稿，及入奏與否，皆不可考。第三，以騎兵制捻，殆爲初期流行之主張，南皮此疏，可爲代表。茲特錄之，疏云：『爲熟籌制捻長策，擬請抽練三鎮馬兵，以遏賊衝，而完腹地，恭摺奏祈聖鑒事。竊維皖捻鴟張，幾及十載，豫省全境，半遭荼毒，始則侵軼邊垂，繼則長驅深入，賊來而不能遏，賊去而不能追，由陳許而擾及鞏洛，由鞏洛而擾及殽澠，稱此而言，伊於胡底，推原其故，良由豫省東南延袤千里，無有名山大川關梁阬塞之限，賊之邊馬，動以萬計，出巢則馳驟而來，掠飽則捆載而去，我軍皆係徒兵，與賊決戰平地，以步當騎，勢已不敵，況乎人多奔走，遲速懸殊，但有尾追，斷無要擊，賊東亦東，賊西亦西，奔命不遑，已非爭先制勝之策，卽或有時追及，而百舍重趼，喘息不屬，勉强僥戰，安望成功，此所以賊勢日益披猖，而藩籬日益隳壞也。臣愚以爲欲制逆捻，當用騎兵，比數年來親王僧格林沁轉戰於豫東之間，所向披靡，固由其勇略過人，亦其所部馬隊精銳驕捷所致，用騎之利，確有明徵，是以臣前此曾有奏請調發東三省馬隊，及按寨出馬，添募馬勇之舉，而東省馬隊，征戍已多，未奉俞旨，寨馬一層，一寨一丁，一丁一騎，於民不無擾累，烏合亦難得力，若召募馬勇，類皆獷悍無籍之徒，使其技藝嫻熟，散而爲盜，更釀隱憂，量爲變通，惟有抽練馬兵一策。查豫省滿營駐防，額設馬甲若干名，撫

標及河北歸德南陽三鎮，內有馬兵若干名，近來司庫艱難，餉不常給，各營枵腹鶉衣，幾同乞丐，一應馬匹，亡者偷賣倒斃，存者羸病骨立，不堪乘用，有多兵之名，而無一兵之用，有缺餉之苦，而實無非糜餉之人，擬請於各營抽撥馬兵若干名，合為一軍，配給馬匹，加以訓練，務使銃箭精熟，馳逐便利，於陳州迤東之太康鹿邑之間，擇要屯箚，多設詗探，如亳捻稍有蠢動，則及其聚衆裝旗大衆未合之時，急擊勿失，出其不意可以應時破散，有闌入，則疾趨赴敵，或迮其前，或衝其脅，或斷其歸途，或要其輜重，進如飄風，退如疾雨，不待深入，即可驅之回竄，迨邊圉日完，軍勢益振，更可相機雕剿，先發制人，惟增兵益餉，今日所難，俟此股精騎成軍以後，即可將臣軍及西路各營，酌裁步勇四千人，便敷此軍芻糧之用，兵法有云，十騎可以走百人，百騎可以走千人，似此一挹注之間，費四千人之餉，而可收兩萬人之用，計無有便於此者矣。如蒙允准，即請飭下僧格林沁，揀派驍果騎將一人前來，協同統帶，以資教練，伏查豫省防捻之道，東防宋，西防汝，中防陳，汝捻另為一股，距省較遠，力亦稍脆，亳捻西竄，必出陳宋，夏邑歸德一帶，既有僧格林沁駐箚，累勝之後，賊氣已奪，宋防既密。其勢必趨而出於陳，此次西竄，擾及靈閿淅川唐鄧諸處之賊，即由陳境突入，陳地無險可扼，不能不以戰為守，陳宋皆固，西路自安，而且疆場按堵，賦入無虧。既衛民生，兼贍軍食，似於中原大局，不無裨益，臣與河南巡撫臣鄭元善往返函商，意見相同，謹會同合詞具奏。」案捻寇起於咸豐三年，至同治五年九月分為東西捻，六年十二月，東捻平，七年七月，西捻平，總計前後為十六年。又考，毛昶熙咸豐十年，以府丞加左副都御史銜，督辦河南團練，自此雖屢遷調升降，皆任剿捻事，至同治五年，僧格林沁戰死，始調回京。以禦捻事蹟言，毛之治軍，尙在初中兩期，故以騎兵制捻之成績如何，極可致鏡。又案，毛昶熙傳：『十一年，疏言捻騎逾等，官軍馬隊過單，皖豫交界之區皆平原曠野，步隊無以制賊死命，今豫境修築寨堡已有成效，應責令寨長，各選壯丁一名，馬一匹，投效來營，歸陳兩屬，約可得馬隊三四百名，上命推廣其意行之。』此即南皮疏內所指：『是以臣前此

曾有奏請限發東三省馬隊及按寨出馬添募馬勇之舉，』之前奏，同治十一年，甯皮尙未入旭初幕，然則練馬兵之議，固旭初夙昔所主張，其後又以自練之意，屬甯皮草擬此疏，則事理之必然者也。又考捻寇之平，其得力戰具，不外民團，寨堡，長牆，馬隊，四者。民團，始於袁甲三。寨堡，則袁與毛刱之。長牆，則曾文正刱之。馬隊，則毛旭初雖發此議，然覈其實，各軍皆有馬隊，不過擴其額，益充其用耳。在當時負剿捻盛名之僧格林沁，即專用馬兵追捻，其蹋捻也，輒數十日不離鞌馬，手疲不能舉韁索，以布帶繫肩上馭馬，卒以此爲捻所知，設伏誘僧，戰死。當僧死時，清廷大震，令曾文正督師北征，而文正久之始拜疏，言不能速行之故，其疏中有云：『捻匪戰馬極多，馳驟平原，其鋒甚銳，臣不能强步兵以當騎賊，擬派員前赴古北口，採買戰馬千匹，加以訓練。』又有云：『僧格林沁其統兵追賊，日行七八十里，或百餘里不等，然步隊不及馬隊，駑馬不及良馬，勢必參差不齊。聞僧格林沁于三月馳至汶上，步隊後七日始到兗州，馬隊亦有後三日始到者，行走太速，勢不能自帶米糧，埋鍋造飯。行文州縣，令其供支麫飯，兵燹困苦之餘，州縣力難具數千人之食，又或倉猝得信，家丁逃匿，或兩縣交界，彼此推諉，將士爭先落後，飢飽不均，有連日不得一餐者。其隊伍難整在此，其行軍神速亦在此。』文正此疏言僧王之長短，實即言馬隊之利弊也。然以後湘淮合平兩捻，湘之鮑超，劉松山，郭松林，淮之劉銘傳，潘鼎新，皆以馬隊作戰制勝。鮑超尹隆河一役，救劉銘傳於垂死，劉銘傳贛楡之後，與善慶合兵殲任柱，咸用馬隊力。及西捻最後之役，郭松林劉銘傳共擊張總愚，合圍之後，兩將所恃以游擊之馬隊，數過五六千人，總愚騎馬北遁，亦爲馬隊所追及之。故論平捻之戰具，馬隊其巨擘也。毛文達之識力，張文襄之文詞，固不可不記。又考同治改元時，毛請謁咸豐梓宮，面陳機要，未許，令以軍事密疏入告，毛因上制捻要策，其略云：『年來剿捻，未得要領，其誤有二：一在專言防堵。穎徐歸陳，平原千里，無險可扼，捻數路同發，分而愈多，官軍分堵則兵單，合堵則力疏，猶之院無牆垣，徒守門戶，不能遏盜也。一在無成算而輕戰。賊衆數倍於我，馬則十倍過之，我無

必勝之術，僥倖一戰，一旦敗潰，賊燄愈張，至會師擣老巢，實爲平賊要策，皖捻雖以張洛行爲主，而陳宋潁壽淮徐，方數百里，無處非賊巢，即無處無賊首，官軍即能次第掃除，勢難刻期淨盡，若繞過小捻，徑擣大捻老巢，舍近攻遠，而近賊襲我於後，我必不支，此會擣老巢之難遽奏效也。非捻匪與粵匪不同，粵匪蠶屯蟻聚，其勢合，竄匪散處各圩，其勢分，其出竄也，必須裝旗糾合各圩賊目，約期會擧，常十餘日始得出，其竄山東者，每會於保安山龍山，竄汴梁者，會於小奈集大寺集，竄陳州者，會於南十字河張倍溜，地皆偪近亳州。亳州者，賊之吭也。計莫若擇重臣素有威望者，統步隊數萬馬隊數千，屯軍於此，用伍員多方誤楚之法，分所部爲數起，此歸彼出，此出彼歸，循環馳突於各捻賊圩之間，使大捻無從勾結，小捻聲息不通，惴惴焉日防官兵之至，自不能裝旗出竄，四出打糧，俟其飢困，然後以重兵次第圍勦，賊無外援則小股膽落，大股易平，招撫兼施，立可解散，不必盡煩兵力矣。夫防賊於既出之後，何如遏賊於未出之先，勦賊於既聚之餘，何如釐賊以難聚之勢，而又無勞師襲遠之危，輕進損威之失，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　是也。』此疏在元年春，南皮度未入幕，文氣亦似非南皮手筆，當爲旭初自草者。其稱『馬則十倍過之，』可見捻方純以馬隊取勝，而其後所稱『循環馳突』者，亦非騎兵不可也。尚有一軼聞可附記者，毛文達雖敷陳戰略甚詳，力言練馬兵，而粵捻合擾潁州，朝命出勦，毛兵僅步卒五千人，絕無馬隊，其後請西安將軍托明阿以西安馬隊一千赴豫助之，當時交通阻格，辦事艱難，言論自言論，事實自事實，於茲可見。今日戰術既殊，交通亦便，舊說自不足用，然使騎兵在戰略上猶有地位，陳宋淮徐地形，猶如疇昔，則毛張之言，或尚有可供參考，茲綴之，以助談軍事地理之掌故者。

弢庵先生滄趣樓詩六卷，聞已付鋟，散原爲序，凡三百餘言。先生生平於所爲詩，珍吝千萬，不惜百遍改竄，初以付散原翁評定，翁爲先生及門，而詩境不同，見解亦微異，故簽定以爲可删者較多。別有二稿爲石遺師及梅生評定，則存者衆，今不知以何稿剞劂也。滄趣與張繩庵交最深，予已屢詳之，其詩亦以爲蕢齋作爲最佳，此殆天下之公論。稿中爲蕢

齋作者，逾十餘題，皆纏綿沈摯，足見生死交情。其賓齋以小像見寄感題卻寄一首云，十載街西形影隨，五年南北尺書遲。夢中相見猶疑瘦，別後何時已有髭。機蠹狎漚原自適，聲銷竽樂漸無知。江心憶拜張都像，熱淚如潮雨萬絲。此詩夢中一聯，當時南北最馳誦，而詩中可箋者亦多。首句十載街西者，弢老以同治戊辰初至北京，寓丞相胡同路西，與王可莊同居，賓齋則寓北半截胡同朱修伯家，兩巷複連，過從最密。機蠹聲銷兩句，言賓齋當馬江未敗時，以好直言，又氣太盛，謗者蜂集，及喪師謫戍，侘傺憂傷，深自韜抑，又三四年，毀語始稍息也。江心句，言洪塘江上小金山之張經祠像。閩江下游，有馬頭江馬尾江之稱，稍上至南臺，稱臺江，自洪山橋上，則稱洪塘江，溯江不十里，有小洲，名小金山，上著一寺，寺有塔，客堂供明都御史張經像。考經，閩之侯官人，字廷彝，正德進士，官至右都御史，專討倭寇，選將練兵，爲搗巢計，與趙文華不協，趙劾經糜餉殃民，畏賊失機，詔逮經論死，天下寃之，隆慶初，追論復官，謚襄敏。閩人念經禦倭有功，故祀其像。張賓齋中法之役，督師馬江，未入城即臨前敵，以書生未經戰事，又使氣不洽衆口，既敗，自請革職，而銜之者衆，左文襄查辦，心知其枉，僅覆奏交部議處，朝貴素恨清流，卒戍軍臺，時弢老先以丁艱同籍，賓齋絓吏議，始終居馬江，至是由馬江溯流，經洪塘，又泝至建溪，始遵陸北上，弢老送至小金山始別。以賓齋之身世，與張經之遭際較，將毋相同，故其愴時惜友之語，有特沈痛者，熱淚如潮，殆必實事。觀弢老後有滬上晤賓齋三宿留別，其第二絕句云，卻將談笑洗蒼涼。三夜分明夢一場。記取吳淞燈裏別，不須寒雨憶洪塘。寒雨洪塘，即拜張都像時之雨萬絲也。可見握別時印感之深刻矣。予乙丑回里月餘，歲暮將北歸，與舜卿表兄，從臺江買舟上游，飲於洪山橋酒樓，薄醉欲作，江聲含悽，遂更呼棹，乘流而上，過黃店，訪小金山，江水如碧玉，夾岸遠山如黛，近山或赭或翠，雜以荔樹綠陰，而天寒風怒，江無他舟，蕭寥荒迥，四顧紫煙，揚舲中潭，望旗山摩空蒼凝，如翠旓起天半，寺絕小而荒，塔尙孤聳，一拜張經像而出，此情此景，及今思之，倍爲悽警。昔有詩刊南遊初稿中，云，空江唯著一舟閒

。舷外千山碧玉環。香界浮圖眞湧出，吳兒洲渚漫飛還。岸容惜別添新暝，沙尾迴風作淺寒，此是黃塘歌唱地，荒殘今日眼中看。晨箋滄趣詩，不覺復憶此遊，連綴記之，何日扁舟再泊江潯，當更爲詩，一洗離悰也。

前記楊乃武一獄，僅撫私家筆記，證以所傳，攷其同異而已。旬月以來，詢此獄首尾者甚多，爰取官書，及翁文恭李越縵兩日記，不限於丙子者，悉鉤稽之，以見其全。更若干年，或有視茲爲社會史之珍料者，即不然，初暑旱吻，茶餘縱話，或有以愈於文楸枯對也。記茲獄最詳，爲光緒政要，今首錄之：

（光緒政要）三年二月，刑部尙書皂保等，奏平反重案，按律定擬事，竊臣欽奉諭旨，交審浙江餘杭縣民婦葛畢氏毒斃本夫一案，經該撫將人犯卷宗，陸續解部，楊乃武之妻詹氏，亦自行投到，旋經臣等訊出縣官相驗草率，奏提葛品蓮屍棺，及原驗之知縣劉錫彤等到京，驗明葛品蓮屍骨，委係無毒，因病身死，當經據實覆奏，光緒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奉上諭刑部奏承審要案覆驗明確一摺，浙江餘杭縣民人葛品蓮屍身，係屬服毒殞命，現經該部覆驗，委係無毒，因病身死，所有相驗不實之知縣劉錫彤，着即革職，即著刑部提集案證，訊明有無故勘情弊，及葛品蓮何病致死，葛畢氏等因何誣認各節，按律定擬具奏，欽此，臣部正在審辦間，是月二十七日，復奉上諭，御史王昕奏，大吏承審要案，任意瞻徇，請予嚴懲一摺，据稱浙江餘杭縣民人葛品蓮身死一案，原審之巡撫　楊昌濬，覆審之學政胡瑞瀾，瞻徇枉法，揑造供詞，請旨嚴懲等語，人命重案，承審疆吏，及派審大員，宜如何悉心研究，以成信讞，各省似此案件甚多，全在聽斷之員，悉心研究，始得實情，豈可意存遷就，草菅人命，此案業經刑部覆驗原訊供詞，半屬無憑，究竟因何審辦不實之處，著刑部徹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毋稍含混，楊昌濬胡瑞瀾等，應得處分，著俟刑部定案後，再降諭旨，欽此，遵即督飭遴派司員提集全案犯證，悉心研讞，緣葛品蓮籍隸浙江餘杭縣，於同治十一年三月，娶喩敬添妻王氏前夫之女、畢氏爲妻，四月搬入已革癸酉科舉人楊乃武家同住，葛品蓮在豆腐舖帮夥，時宿店中，其母沈喩氏，即葛喩氏，先因夫故，改適沈體仁，，並不同居，七八月間，葛品蓮因屢見葛畢氏與楊乃武同坐共食，疑有姦私，潛在門外檐下，竊聽數夜，僅聞楊乃武教葛畢氏經卷，未經撞獲姦情，曾向沈喩氏喩敬添告述，沈喩氏至葛品蓮家，亦見葛畢氏與楊乃武同食，懷疑莫釋，每向外人談論，遂至巷閭徧傳，適楊乃武欲增房租，沈喩氏等均勸令葛品蓮遷居避嫌，十二年閏六月，移住喩敬添表弟王心培間壁居住，王心培留心察看，楊乃武並無來往，八月二十四日，葛品蓮因醃菜遲誤，將葛畢氏責打，葛畢氏情急，自將頭髮剪落，欲爲尼僧，喩王氏及沈喩氏聞鬧踵至，與王心培詢悉情由，喩王氏氣忿，稱係小事，何至如此，沈喩氏嘗向伊子斥駡，葛品蓮被駡，始有爲楊乃武前事藉此出氣之語，十月初七日，葛品蓮身發寒熱，膝上紅腫，葛畢氏因伊夫素有流火瘋症，勸其央人粹工，不聽，初九日早晨，葛品蓮由店回家，沈體仁在大橋茶店，見其行走遲慢，有發冷情形，地保王林在點心店前，見其買食粉團，即時嘔吐，面色發青　喩敬添聞素識朱大告說，在學宮字紙爐前，見其嘔吐，到家時，王心培之妻

在門前站立，見其兩手抱肩，畏寒發抖，問係有疾，葛品蓮進家門，上樓即睡，時欲嘔吐，令葛畢氏蓋被兩床，向稱連日身軟發冷，兩腿無力，恐係痰發氣弱之故，囑葛畢氏携錢一千文，託喻敬添代買東洋荷桂圓煎湯服食，喻王氏往視，葛品蓮臥床寒抖，又復作嘔，詢悉病狀，旋即回家，葛畢氏因葛品蓮喉中痰響，忙向査問，口吐白沫，不能言語，葛畢氏情急喊嚷，王心培等趨至，葛畢氏告知情由，央其將葛喻氏喻王氏等喚來，見葛品蓮咽喉起痰，不能開口，延醫診視，料是痧症，用萬年青蘿蔔子灌救，不效，申時身死，沈喻氏爲之易衣，査看屍身，毫無他故，亦謂痧脹致死，亦無疑意，此葛品蓮疑姦遷居復染患痧症之原委也。葛品蓮年小體肥，死雖孟冬，南方氣暖，至初十日夜間，屍身漸次發變，口鼻內有痰血水流出，葛品蓮義母馮許氏揚言，速死可疑，沈喻氏心惑，又見面色發青，恐係中毒，盤詰葛畢氏，堅稱無故，沈喻氏諗知葛畢氏素性輕狂，慮有別情，遂以伊子身死不明，懇求相驗，鳴保王淋赴縣喊告，囑代書繕就呈詞，於十一日黎明投遞，該縣劉錫彤，接閱後，正擬訪查情由，適生員陳湖，即陳竹山，來署醫病，提及葛畢氏曾與楊乃武同居，因不避嫌疑，外人頗多談論，搬家後夫妻吵鬧剪髮，今葛品蓮暴亡，皆說被葛畢氏謀毒，劉錫彤覆加査聽，所聞無疑，午刻帶領門丁仵作，親詣屍場相驗，彼時屍身胖脹。已有發變情形，上身作淡青黑色，肚腹腋胑起有浮皮，疹皰數個，按之即破，肉色紅紫，仵作沈詳辨驗不眞，因口鼻內有血水流入眼耳，認作七竅流血，十指十趾甲灰黯色，認作青黑色，用銀針探入咽喉，作淡青黑色，致將發變顏色，誤作服毒，屍身軟而不僵，稱似烟毒，門丁沈彩泉惑於陳竹山之說，謂烟毒多係自行吞服，顯有不符，因肚腹青黑起皰，稱係砒毒，互相爭論，未將銀針用皂角水擦試，沈詳不能執定何毒，含糊報稱服毒身死，劉錫彤當場訊問屍親鄰佑人等，均不知毒從何來，當將葛畢氏帶回縣署審問，供不知情，加以刑訊，葛畢氏受刑不過，因伊夫屍身驗係服毒，難以置辨，遂誣認從前與楊乃武通姦，移居後楊乃武於初五日授與砒毒，謀斃本夫，隨傳到楊乃武質對，不認，十二日詳請將其舉人斥革，十六日楊乃武堂弟增生楊恭治並妻弟詹善政等，各以楊乃武初五日正在南鄉詹家，何由交給砒毒，葛畢氏所供，顯係虛捏，赴縣稟訴，批准提犯察奪，葛畢氏畏刑照前供說，楊乃武仍不承認，劉錫彤詳報驗訊各情，捏稱銀針已用皂角水擦洗，青黑不去，亦不准將人犯于二十日解省，經杭州府陳魯督審，率用刑訊，楊乃武畏刑誣服，因追究砒毒來歷，憶及伊由餘杭進省，路經倉前地方，有錢姓愛仁堂藥舖，隨口供認，初三日假稱毒鼠，買得錢寶生舖內紅砒四十文，交給葛畢氏等語，二十七日陳魯飭令劉錫彤回縣傳訊錢寶生賣砒情由，劉錫彤恐其畏累不認，當懇府署幕友倉前人訓導章濬，即章掄香，致函錢寶生，囑其到案供明，不必害怕，及錢寶生到縣，供無其事，且稱名喚錢坦，並無寶生名字，劉錫彤給閱章掄香書信，又向開導，暫不拖累，令其退下，適錢寶生之弟錢愷，聞伊兄犯案，素諗陳竹山與劉錫彤熟識，央其代達誣報寃情，陳竹山邀偕錢愷進縣，甫至門房，探知劉錫彤已在花廳訊供，不便請見，向沈彩泉索閱楊乃武供單，正値錢寶生退出花廳門外，陳竹山趨問，錢寶生訴說縣官强令承認賣砒，陳竹山詳述楊乃武供詞，並稱買砒毒鼠，不知害人，不過枷責罪名，勸其儘可承認，錢寶生依從，隨照楊乃武所供出具賣砒等結，劉錫彤恐解拖累，寫給無干諭單，未令錢寶生與楊乃武質對，備將其甘結送府，陳魯即據縣訊甘結定案，其時葛畢氏隨口混供，有八月二十四日楊乃武在房內頑笑，被彼夫撞見，責打，及伊夫死後復經沈喻氏盤問，說出商同楊乃武謀害各情，沈喻氏因葛畢氏供認謀毒伊子，雖知情節不符，急欲爲子復仇，即照依混供，致與控縣原呈岐異，

王心培不知底細，亦隨同沈喻氏供說，陳魯率憑現供敍入詳稿，未經照圖該縣初詳，劉錫彤又因詳稿內錄取犯供，皆稱口鼻流血，屍格不符，屢被駁斥，遂盡行塗改七竅流血字樣，將葛畢氏楊乃武擬以凌遲斬伏，錢寶生擬以杖責，於十一月初六日詳經巳故按察使蒯賀蓀審解巡撫楊昌濬親鞫，葛畢氏楊乃武，因供認在先，勢難翻異，均各畫供，楊昌濬復派候補知縣鄭錫淖赴縣密查，錢寶生先已聞知，商從陳竹山，仍照原結承認，鄭錫淖並不訪察確實，竟以無宽無濫，會同劉錫彤稟復，楊昌濬遂依陳魯等原擬罪名勘題，此沈喻氏懷疑控驗沈萃誤報服毒陳魯劉錫彤等刑求勒供草率定案，以及陳湖章濬勘囑錢寶生出結委員訪查不確之緣由也。臣部正在核題間，十三年四月楊乃武自做親供，以葛畢氏串誣，問官刑逼，並提稱有何春芳在葛家頑笑，餘杭縣長子劉子翰合阮得索詐等情，囑胞姊葉楊氏具呈，遣抱王廷南赴都察院衙門呈控，咨解回浙，楊昌濬委原問官覆審，添傳王淋沈體芢等到案，皆因凶已伏罪亦隨沈喻氏混供，盤出謀毒報驗等情，陳魯仍照原詳擬結，尙未咨部，楊乃武之妻詹氏又以前情，於六七月間赴巡撫臬司衙門具控，歸案訊辦，楊乃武未能申訴，九月楊詹氏復遣抱姚士法，赴步軍統領衙門續控，奏章論旨交楊昌濬督同臬司親提嚴訊，委湖州府知府錫光等詳鞫，楊乃武葛畢氏均稱宽抑，翻異前供未能訊結，光緒元年四月給事中王書瑞，以覆訊重案，意存瞻徇　參奏，特旨派胡瑞瀾審辦，調委寗波府知府邊葆誠嘉興縣知縣羅子森，候補知縣顧德恢龔世潼，隨同研鞫，楊乃武剖訴宽情，堅稱八月二十四日，委係何春芳與葛畢氏頑笑，被葛品連撞見責打等語，胡瑞瀾因訊係虛誣，徒以餘杭縣原驗葛品蓮毒死爲憑，未究作作，未加覆驗，晝夜熬審，楊乃武葛畢氏仍復誣認，雖屢經質對，率多遷就成供，迨訊有八月二十四日楊乃武未到葛家及初三日買砒改移初二並沈喻氏盤詰葛畢氏，僅稱楊乃武交給流火藥等情，與原題迥不相符，並查無縣詳所敍沈喻氏報驗呈詞，一稱葛畢氏言語支吾，一稱向葛畢氏盤出，聽從楊乃武謀毒情由，先後互相岐異，仍未徹底根究，竟依原擬罪名奏結，奉旨交議，復因給事中邊寶泉奏稱，案情未協，又奉諭令臣部詳細研求，嗣經查核，現訊情節，與原題多有不合，逐層指駁，奏請飭令胡瑞瀾再行確審，十二月浙江紳士汪樹屏等，以覆審疑獄，迹涉迴護，遣抱聯名赴都察院呈控，奉旨提交臣部，秉公審訊，旋据胡瑞瀾將駁查各節，分晰奏覆，聲明楊乃武又復翻供，錢寶生巳經病故，遽難定讞，此楊乃武家屬兩次京控，未能辦理，胡瑞瀾草率覆奏致多疑竇之情形也。臣等自提到犯證卷宗，先將全根詳加綜核，因其謀毒本夫，雖祕密總由無姦情熱而起，何以學政訊時王心培供詞，堅稱未見楊乃武到過葛家，且沈喻氏控縣原呈，亦未提及楊乃武一字，錢寶生買砒既係楊乃武在杭州府供出，自當提到錢寶生與楊乃武質審，何以僅在餘杭縣傳訊取結，即行開釋，葛品蓮果係毒發身死，沈喻氏當時卽應看出情形，何以事隔兩日，始行喊控，案情種種可疑，虛實亟應根究，隨提集犯證，逐類詳鞫，訊出銀針顏色未經擦洗，作作門丁互執屍毒，則縣官之相驗未眞。錢寶生出結，係幕友函囑生員勸誘，則砒毒來歷未確。當經奏提葛品蓮屍棺到京，覆加檢驗，骨殖黃白係屬病死，並非靑黑顏色，委非中毒，取具原驗知縣作作甘結，聲稱從前相驗時屍巳發變，致辨認未確，誤將靑黑起皰，認作服毒，訊据屍親鄰右人等，僉稱屍身發變，由於天氣晴暖，檢查學政七月間訊取沈體芢供詞，亦有天熱之語，是原驗官作作稱因發變錯誤等情，尙可憑信，復經提犯環質，得悉全案顚末，歷歷如繪，臣等誠恐原審各員，有恢挾私仇勒索敎供情事，訊据楊乃武，堅稱伊與知縣及役吏人等，素無干涉事件，亳無嫌怨，研詰劉錫彤，阮得供與楊乃武無仇，實係葛畢氏自行誣報，且楊乃武於十一日夜間甫經到

案，次日即行詳革，如果意在索詐，自必緩辦詳文，既欲挾案作賄，斷不肯未及十日，即行解府，審辦委無勒詐重情，質之楊乃武，亦稱前供既得串誣索詐等情，係因圖脫己罪，捏詞妄訴，並無其事，實不能指出詐賄確據，傳訊楊詹氏，供無異詞，並據葛畢氏供，因縣官刑求與何人來往謀毒本夫，一時想不出人，遂供將從前同住之楊乃武供出，委非挾嫌陷害，亦非官役教令誣報，並據劉錫彤供稱，實砒之錢寶生，係憑楊乃武所供傳訊，如果是伊串囑，斷無名字不符之理，現經錢寶生之母錢姚氏供稱，伊子名喚錢坦，向無寶生名字，舖夥楊小橋供亦相同，可爲楊乃武畏刑妄供之證，至原題據陳魯劉錫彤會詳，有沈喻氏向葛畢氏盤出聽從楊乃武謀毒情由報驗一節，檢查沈喻氏控縣初呈，並無是語，復恐問官有改造口供情弊，嚴鞫劉錫彤，供稱因沈喻氏在杭州供有是語，率謂該氏原報不實，遂憑現供情節敘入詳稿，致與原呈不合，委無捏造供詞情事，提質沈喻氏供認府讞時，曾妄供有盤出謀毒報驗之語，與劉錫彤所供尙屬相符，反覆推究，矢口不移，是此案劉錫彤因誤認屍毒，而刑逼葛畢氏，因葛畢氏妄供而拘拿楊乃武，因楊乃武妄供而傳訊錢寶生，因錢寶生被誘捏結，而枉坐葛畢氏楊乃武死罪，以致陳魯草率審詳，楊昌濬照依題結，胡瑞瀾遷就覆奏，歷次辦審不實，皆輕信劉錫彤驗報服毒，釀成冤獄，情節顯然，先後承審各員，尙非故勘故入，原驗官仵作，亦無有心捏報情事。至楊乃武與葛畢氏同住通姦等情，檢閱浙江案卷，供吐明晰，似非無因，屢經詳審楊乃武葛畢氏，堅不承認，質訊沈喻氏喻敬添等，僉稱葛品蓮僃見楊乃武與葛畢氏不避嫌疑教經同食，料有姦私，並未撞破，等語，既無姦私捕獲確據，律有不准指姦明文，應毋庸追究，照例勿論。葉楊氏呈內究控沈體芷容留已故逃徒倪錦雲即倪八金在家訊未滋事，何在旁並未與葛畢氏通姦，劉錫彤長子劉海昇並無子翰其名，亦未干預公事，飭驗楊乃武葛畢氏刑傷均已平復，確無損傷筋骨情事，陳湖在監病故，業經查監御史驗無淩虐情弊，沈喻氏到部後，身上搜出住址名條二紙，訊係慮京中人地生疏，欲找令浙江糧道如山家丁劉瀛臣，並餘杭縣家丁姜位濬之舊主臣部主事文超資助旅費，委無別情，案無遁飾，應即擬結。」一 查例載州縣承審逆倫罪關凌遲重案，如有失入，業經定罪招解者，按律定擬，又例載檢驗屍傷有實罪有增減者，以失入人罪論。又斷罪失于入者，減三等，並以吏典爲首，首領官減吏典一等，因未決聽減一等。又律載承審官草率定案證據無憑，枉作人罪者 革職，又律載誣告人死罪未決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又例載地方官長隨倚官滋事慫令妄爲累及本官罪至流者，與同罪。又例載制書有違者杖一百，又不應爲而爲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各等語。此案作作沈詳，率將病死發變屍身，誤報服毒，致入凌遲重罪，殊非尋常疏忽可比，合依檢驗不實，失入死罪，照例遞減四等，擬杖八十，徒二年。已革餘杭縣知縣劉錫彤，雖訊無挾仇索賄情事，惟始則任聽作作草率相驗，繼復捏報擦洗銀針，塗改屍狀，及刑逼葛畢氏等誣服，並囑令章濬函致錢寶生誘勸具結，羅織成獄，僃依失于死罪未決本律擬結，殊覺輕縱，應請從重發往黑龍江効力贖罪，年逾七十，不准收贖。杭州知府陳魯，於所屬州縣相驗錯誤，毫無覺察，及解府督審，率憑刑訊供具詳定案，復不親提錢寶生究明砒毒來歷，實屬草菅人命。寧波府知府邊葆誠，嘉興縣知縣羅子森，候補知縣顧德恒龔世潼，經學政委審此案，未能徹底根究，依附原起，候補知縣鄭錫滜，係巡撫派令密查案情，並不詳細訪查，率以無冤無濫會同原問官含糊稟復，厥咎惟均，俱應依承審官草率定案證據無憑枉坐人罪例，各擬以革職。巡撫楊昌濬，據詳具題，不能查出冤情，京控交審，不能據實平反，意涉瞻徇。學政胡瑞瀾，以特旨交審要案，所訊情節，既有與原題不符之處，未能

究詰致死根由，詳加覆驗草率奏結，幾致二命慘罹重辟，惟均係大員，所有應得處分，恭候欽定。按察司蒯賀蓀失入死罪，本干律例，業已病故，湖州府知府錫光等覆審此案，尙未擬結，均免置議。劉錫彤門丁沈彩泉，在屍場與仵作爭論堅執砒毒，實屬任意妄爲，合依長隨倚官滋事恣令妄爲累及本官罪至流者與同罪律，擬杖一百流三千里。沈喻氏因伊子速死可疑，喊求相驗，並未指供何人謀毒，與誣告人謀死人命不同，且府讞時妄供盤出謀毒各情，係由痛子情切所致，應與誣告人死罪未決滿流加徒律上量減一等，擬杖一百徒四年。王心培王林沈體芢不知底細，輒隨同沈喻氏混供，亦屬非是，惟到案即將實情供明，尙非始終誣證。訓導章濬即章掄香係杭州幕友，輒代劉錫彤向同村藥舖錢寶生函囑，亦有不合。葛畢氏捏供楊乃武商令謀毒本夫，訊由畏刑所致，惟與楊乃武同居時不避嫌疑，致招物議，衆供僉同，雖無奸私實據，究屬不守婦道，應與王心培等各依不應重律，擬杖八十。章濬革去訓導，楊乃武訊無與葛畢氏通姦確據，但就同食教經而論，亦屬不知遠嫌，又復誣指何春芳在葛家頑笑，雖因圖脫己罪，並非有心陷害，究係獄囚誣指平人，有違定制，律應杖一百，業已革去舉人，免其再議。姜位隆劉殿臣寫給沈喻氏字帖，訊爲資助旅費起見，殊屬多事，各依不應輕律，擬笞四十，此案情節較重，雖事犯在光緒元年正月二十日恩詔以前，所有應得罪名，均請不准援免，以昭儆戒。陳湖即陳竹山，勸令錢寶生誣認賣砒，本干律擬，業經監斃，應與在籍病故錢寶生，均毋庸議。沈體芢容留親戚　逃徒倪錦雲在家，本有不合，業已擬杖，免其重科，應與訊無爲本縣長子索詐之阮得，並未在葛家頑笑之何春芳，並未干預公事之劉海昇，並未與舊僞書信來往之主事文超，及並無不合之錢姚氏等，亦毋庸議。提到葛品蓮屍棺，既經復驗明確，屍屬並無爭論，仍交浙江原解委員知縣袁來保等，連仵作沈詳、門丁沈彩泉，並原卷仍交浙江巡撫分別定地發配，飭屬領回，其餘應收贖之沈喻氏葛畢氏，並罪應笞杖之王心培王林沈體芢姜位隆劉殿臣等，均由臣部分別折責追取贖銀，將全案人證，連陳湖屍棺，飭坊遞籍保釋埋葬，未到免提省累。所有臣等審明定擬緣由，謹恭摺具奏請旨，疏入，奉上諭：前因給事中王書瑞奏，浙江覆訊民人葛品蓮身死一案，意存瞻徇，特派胡瑞瀾提訊，嗣據該侍郎仍照原擬具奏，經刑部以情節歧異駁駁，旋據都察院奏浙紳汪樹屏等聯名呈控，降旨提交刑部審訊，經刑部提集人證調取葛品蓮屍棺，驗明實係因病身死，並非服毒，當將相驗不實之知縣劉錫彤革審。並據御史王昕奏，承審大員，任意瞻徇，復諭令刑部徹底根究，茲據該部審明定擬具奏，此案已革餘杭縣知縣劉錫彤，因誤認屍毒刑逼葛畢氏楊乃武妄供因姦謀斃葛品蓮，枉坐重罪，荒謬已極，著照所擬從重發往黑龍江効力贖罪，不准收贖。前杭州府知府陳魯，於所屬知縣，相驗錯誤，毫無覺察，並不究明確情，率行具詳，實屬玩視人命。寗波府知府邊葆誠，嘉興縣知縣羅子森，侯補知縣顧德恆龔世潼，承審此案，未能詳細訊究，草率定案，候補知縣鄭錫滜，經巡撫派令密查案情，含混稟復，均著照所擬革職。巡撫楊昌濬據詳具題，既不能查出冤情，迨京控復審，又不能據實平反，且於奉旨交胡瑞瀾提訊，復以問官並無嚴刑逼供等詞，嘵嘵置辯，意存迴護，尤屬非是。侍郎胡瑞瀾，於特旨交審要案，所訊情節，既與原題不符，未能究詰根由，詳加覆驗，率行奏結，殊屬大負委任。楊昌濬胡瑞瀾均著即行革職，餘著照所擬完結。人命重案，罪名出入攸關，全在承審各員，悉心研鞫，期無枉縱，此次葛品蓮身死一案，該巡撫等審辦不實，始終迴護，幾至二命慘罹重辟，殊出情理之外。嗣後各直省督撫等，於審辦案件，務當督飭屬員悉心研究，期於情眞罪當，不得稍涉輕率，用副朝廷明愼用刑至意，欽此。

政要述楊案首尾畢具，不得謂不詳矣，然試取翁李兩日記及東華錄各諭旨奏摺，合而閱之，則此案所以成爲軒然大波者，良非無故。蓋其中有科名門地之爭，官民之爭，省籍成見之爭，內外官之爭，尤大者爲疆吏枉法欺罔朝廷之問題。試觀以下所錄各節，則可見居中主持平反者，確爲翁叔平，而李蒓客之先後反覆其詞，邊寶泉王昕奏摺措詞之犀利，丁文誠爲外官之憤爭，桑白齋之兩面不討好，一時雲詭波譎各方鈎心鬥角之態可掬，證以前所錄餘杭大獄記，清代野記，兩者所紀，此案翁之背後，或必有恭邸隱爲之助，容可信也。當時楊昌濬胡瑞瀾之論調，不知何者，而此案最受傷者，就案內言，劉錫彤心欲陰庇其子，必是一大弱點。就案外言，光緒初年德宗尚孩，王昕所謂楊昌濬等藐法欺君，所謂『此端一開，以後更無顧忌，大臣倘有朋比之勢，朝廷不無孤立之憂，』其言最動聽，其得以平反者，殆在此矣。

『翁文恭日記』（八月十一日省攝刑部右侍郎之命）十六日到任

乙亥十月十八日，浙江葛畢氏謀毒本夫一案，經胡學使瑞瀾擬結，奉旨交刑部速議，今日御史邊寶泉劾奏，案情未確，請提至刑部覆鞫，旨以無此政體，仍飭部反覆研求，作速核覆。　十九日，飯後入署治事，索浙江司原奏，不得，怒斥之，僅而得見，細核供招，歷歷如繪，雖臯陶聽之　無疑矣。然余愈疑之，葛品蓮聘娶葛畢氏，用洋錢八十元，折送六十元，品蓮係豆腐店幫工，烏得有此巨款，此一可疑也。葛品蓮腳上患流火，葛畢氏買洋參桂元，用制錢一千，付伊母家買藥，夫以貧家患皮毛之疾，竟用千錢買藥，亦屬不倫，此二可疑也。且京控稱該縣之子曾與葛畢氏往來，（再查原控，無此語，但云，少爺索錢而已。）今結案備據皂役，供本官之子早經回籍，並未取有該縣親供，亦屬疎漏，與白齋語，白齋以爲此案外枝節也。　廿日，張子騰來以葛事見示，　飯後到署，細閱葛畢氏全案供招，與原揭帖異者四處，今供內情節互異者一條，可疑者二，疎漏者一，抄簽出，紹秋臯到署，與商，且緩日再上，浙江司林拱樞者，文忠公之第五子也，亦稱獄有疑。　渴訪子松，遇吳君仲懃於座，吳君餘杭人也。爲楊乃武稱寃，不期而遇，亦異矣哉。　歸檢刑例，　廿一日午紹秋臯來，同到署，與桑老前輩商酌，殊不爲然，浙江司林君拱樞秋審總辦余君愼，皆以爲是，辨論久之，僅擬飛咨問數條不符處而已。又與桑公約，廿六日斷不能入奏，姑緩數日，又催抄楊乃武兩次京控原呈。　廿二日晤朱敏生，敏生於葛畢氏事備知顚末，極稱楊乃武之寃，曰，此覆盆矣。　廿三日函致榮侍郎託催提督衙門抄送楊詹氏京控原呈，榮甕以所抄摺底原呈見示，則余所載與原呈各條，適吻合，然則此次所陳，不免彌縫之迹矣，長官如此，可歎可歎。　廿四日，飯後到署，桑紹兩公皆來，與桑公略言葛畢氏一案辦法，　廿六日，飯後入署，與桑公同看秋審處所擬葛畢氏一案奏稿，用余說駁令再審，特措詞委婉耳，更定數字。　十二月十八日浙江司吉君順來回事，因楊乃武一案提人，紹秋臯欲拉余作

主，與桑公齟齬，（楊乃武案，浙人十八人連名具控，奉旨提交刑部審訊。）

丙子正月廿三日，有旨擢任農曹， 二月初二日到任， 四月初三日得見葛畢氏（前三日解到楊乃武尚未到）一案卷宗因松姪派審此案也。 初八日，以寶保恆爲刑部左侍郎，潘祖蔭爲禮部右侍郎仍兼署刑部右侍郎。

十二月初九日，浙江葛畢氏一案，轇轕久矣，至是提知縣及葛品蓮屍棺，至今日覆驗，骨白無毒，五城司坊及一干人證，皆具結無它說，甚矣折獄之難，而有司者之不可不審愼也。此案余首駁議，而松姪司審極用力，故識之。

『越縵堂日記』

光緒元年四月廿五日辛卯，邸鈔上諭云，（見光緒東華錄）聞之杭州士夫言，楊乃武者，本餘杭諸生，無賴習訟，惡迹衆著，嘗以小忿殺其妻，託言病死，其婦家莫之何也，葛品蓮者，楊之鄰人，以磨豆乳爲業，畢氏未嫁時，楊與之通，因爲葛娶之，恣其淫，及癸酉楊舉於鄉，因謀殺葛而娶畢爲妾，或云，葛病畢求醫於楊，楊以砒霜與之，而僞言神藥，畢以飲葛，卽斃，畢實不知也，或云畢喜楊得舉人，欲棄葛以從楊，楊爲之計，殺葛，畢曰奈事發何，楊曰，我力能庇若，無懼也，畢遂從其計，毒殺葛 其詳弗敢質，而楊之爲匪人，則衆口若一，及事露，畢稱砒霜爲楊所親購，藥肆供證明白，楊亦自承購藥是實矣，旣讞定，而楊令其妻及姊，兩次京控，言爲人所誣，事下巡撫，巡撫檄調紹興知府龔嘉儁，湖州知府錫光，至省會鞫之，尙未報，而長興王給事書瑞疏上矣，於是浙人皆言楊之寃，實餘杭知縣劉錫彤之子某，與畢姦，同謀殺葛，錫彤旣懼其子當誅，又一縣人無不惡楊者，因誘畢誣楊，而劫脅藥肆人以證，楊固無行，然與畢則不相識也，其事究不知若何耳。

十月十六日己卯邸鈔，上諭前因給事中王書瑞奏，浙江餘杭縣民婦葛畢氏毒斃本夫葛品蓮，誣攀已革舉人楊乃武，因姦同謀，問官回護原審，請派大員查辦，當派胡瑞瀾提訊，玆據該侍郎奏稱，反覆訊究此案，實屬楊乃武因姦起意，令葛畢氏將伊夫葛品蓮毒斃，供證僉同，案無遁飾，按律定擬，並聲明此案原擬罪名查校並無出入等語，著刑部速議具奏。

十八日辛巳，邸鈔，上諭給事中邊寶泉奏重案訊辦未協輿情，請提交刑部辦理一摺，浙江民婦葛畢氏謀斃本夫一案，朝廷爲愼重人命，特派胡瑞瀾秉公研求，並嚴諭該侍郎不得回護同官，含混結案，現在旣經反覆訊究，案無遁飾，已將全案供報奏交刑部，如有彌縫之處，該部不難悉心推究，若外省案件紛紛提交刑部，向亦無此政體，所請著毋庸議，此案仍著刑部詳細研求，速行核議具奏，俾成信讞。

三十日癸巳，邸鈔，上諭前因浙江學政胡瑞瀾奏覆訊民婦葛畢氏因姦毒斃本夫葛品蓮分別定擬一摺，當交刑部速議具奏，旋据給事中邊寶泉奏，案情未協，請提交刑部辦理，亦經諭令該部詳訊研求，玆据該部奏抄，察覈此案原題情節，與現供歧異甚多，請飭再行嚴訊等語，命案重情，亟須核實研訊，以成信讞，著胡瑞瀾按照刑部所指各節，提集犯證，將覆訊與原審情節，因何歧異之處，逐一研究明確，毋枉毋縱，總期情眞交當，一切持平，不得稍涉含糊，意圖遷就，並將詳細供詞，聲敘明晰，定擬具奏。聞主此駁者，全用翁侍郎同龢力，與尙書桑春榮爭而得之也。 浙人多言殺葛品蓮者，實餘

杭知縣劉錫彤之子某，及其房吏某協謀，而嫁禍於楊乃武，且脅誘藥肆人爲之證，縣之幕友某者爲之計畫，餘杭士夫言之甚悉，而錫彤者寵山人，大學士寶鋆之鄉試同年也，故葛畢氏供及劉某，承審官輒置不問，且以非刑怵之，翁侍郎求得其原供，而此次胡瑞瀾所咨送供詞，亦有及劉某者，侍郎因指劉某何以不一傳質爲大疑，其餘歧互甚衆，定議駁奏，若侍郎者，可謂不負所職矣。

十二月十四日丁丑邸鈔上諭。(見光緒東華錄)

十八日辛巳，前日聞之餘杭人言，葛品蓮之獄，主謀者糧胥何春芳，下手者捕役阮湍之姊桂金，葛畢氏亦不知也。葛畢氏年少而豔，縣令劉錫彤之子夙與一傭婦姦，因謀之婦，誘葛畢氏至婦家而私之，何春芳瞷得其事，因脅葛畢氏而與之狎，屢過其家，一日突遇品蓮相詬詈，春芳怒而去。桂金者，已三嫁矣，與春芳積有姦，故爲之効力，品蓮既死，品蓮母及葛畢氏之母，皆再醮失行婦人也，縣令子屬人居間，與品蓮母洋銀百八十圓，幾息事矣，而品蓮母及葛畢氏母皆欲得葛畢氏以居奇，相忿爭不可解，品蓮母遂告官請究矣，春芳阮湍及桂金恐事發累己，乃共脅葛畢氏，謂若夫既以毒斃，羣指目汝，復誰諉，惟急引楊乃武爲若主謀，授若毒藥，若到官矢口不移，則乃武當受重罪，我等力爲若營救，可得不死。葛畢氏信之，如所教，而楊乃武者素喜爲歌謠及誘詩以詆切官吏，官吏恨之，遂以計召乃武對簿，乃武大怒罵，於是錫彤遽引上其事，請革訊，乃武備受酷刑，遂誣伏，獄定，至府，浙士之鄉試被擯者，聞新舉人中有此事，幸其災禍，羣喜躍樂道，而杭州之士，又多出入官署，或爲大府及監司幕友行省，萬口嚻沓如一，於是杭州知府陳魯，夙喜與士人爲難，及覆訊不容置一辯，知縣擬上，而按察使蒯賀孫，巡撫楊昌濬，皆愚而愎，併爲一談，横入重辟，鐵案定於上，而黑獄沈於下矣。嗚呼，自癸酉十月獄起，傳至京師，凡浙之官吏及鄉士大夫，蓋無一不以楊乃武爲宜死也，友人中如譚仲修陳藍洲楊雪漁，皆自杭州入都者，極口詈楊，備諸惡狀，雖予亦切齒痛恨，惟恐其漏刑，或不速死也。而豈知事有大謬不然如此者，蓋非特折獄之難，而吾人之議論，可不慎哉，可不慎哉。學政胡瑞瀾者，本以器卷小楷爲生，厚養妻孥，粗具耳目，奉嚴詔，莅重囚，而首鼠張皇，一視巡撫意旨，承審官寧波府知府邊葆誠等，扇其虐焰，慘加非刑，定案之時，楊乃武至兩股盡折，其妻詹氏，亦受夾傷脛，懲其去年之京控也。故學政奏疏首曰犯供狡展，連日熬審，明日直言，略不諱飾，其時文之不通，亦可知矣。又聞是獄初起時，楊乃武茫然不知，卽葛畢氏亦不識藥所由來也。比獄急，乃武之姊葉楊氏訴之有行省城隍廟，乞示以卟詩，相傳其神明按察使周公新也，卟書一絕云，荷花開處事方明，春葉春花最有情，觀我觀人觀自在，金鳳先到桂邊生，蓋神示以何春芳及桂金姓名也，然則謂天蓋高，鬼神其可欺哉？做人時少，做鬼時多，蒯臬使協力上下，造成此獄，今年十一月朔，尙隨巡撫行香祠廟洋洋如平時，歸而遘疾，連夜暴死，彼楊陳胡邊諸君，其亦弗之思耳。

光緒二年正月初六日，聞浙江學政胡瑞瀾覆奏部駁葛畢氏案，請派大員會訊，時尙未奉到提交刑部之旨也，而摺內稱賣給楊乃武砒霜藥肆人錢寶生，業已病故，錢寶生者，賣藥於餘杭之倉前鎭，聞獄初起時，知縣劉錫彤欲得藥肆爲證，逼錢命認之，錢不肯，知縣爲好言，且怵以刑，俱不承，知縣押其門丁挈以出，俄頃而門丁攜錢供狀入，言賣毒藥於楊氏，蓋門丁以利餂之，自後知縣覆訊，以至府訊司訊院訊及學政訊，皆未嘗一提錢對質也。既刑部

核讞疏，稱初訊時楊供買藥以十月三日，覆訊楊供云以二日，顯相差互，而錢爲買藥要證，何以僅止本縣初審時傳訊一次，駁令覆質，是此案以錢寶生爲最大關鍵也。今其死也，聞實自縊，蓋學政奉駁審之旨，須提錢特質，錢恐到案時，不實言則爲鄉里所不容，實言無則將被拷被掠，不勝官吏之毒，故急而自裁，其家又不敢以實報，惟縣令以驗死狀制留難，必破家也，嗚呼，楊昌濬胡瑞瀾陳魯邊葆城及錫彤父子之罪，直通於天矣。倘有鬼神，恐國法不汝漏也。胡瑞瀾奏稱十二月初三日，由嘉興試畢回省，照刑部奏駁各節，行提本犯，及應訊人證，逐加訊究，葛畢氏等供俱無異，本可擬結，而楊乃武因案經再訊，以爲必能翻動，頓改前供，查因姦毒斃本夫，事極秘密，旁人無從確見，自應以本犯供詞爲憑，此案本非他人誣指，而楊乃武圖脫重罪，逞其狡獪伎倆，播散浮言，聞者牽信爲眞有冤抑，現在楊乃武刁健更甚，案情重大，人言紛紛，實非愚臣所敢專斷，請特簡大臣，另行覆審　云云。

九月二十六日　復雲門書，　自昔年餘杭獄起，日營憤憤，以爲法紀不立，人心盡死，餘杭之獄，刑部窮力研詰，荀品蓮實以病死，知縣劉錫彤，壹意周內，酷刑陷人，驗屍之隸，賣案之賈，皆已悉吐其實，近雖已提問縣令，而力主殺人之巡撫，死黨同官之學政，俱尙在位，造意羅織之知府，方待選擢，其杭州無恥之鄉紳，不肖之京官，以及奔走招搖丞貸乞餘之士人，猶幷爲一談，熒惑淸議，是獄之能否昭雪，猶不可知。　頗聞己巳庚午間，直隸有夫外出，不告其家人，或控婦殺其夫，時曾文正爲總督，太倉錢中丞爲臬司，竟磔其婦，越三年，而其夫歸，官吏獨刺之，不得白，文正之薨，猝以心痛，而錢中丞之卒於河南，聞群言其見鬼爲厲，生疽落頭，然則鬼神亦有不可容欺，而報應亦有未嘗不速者，夫膺高爵，覼然居民上，而民之死生禍福，至懸待冥漠不可知之數，以冀萬一之得直，則生靈之痛，尙有極耶？

十一月二十六日癸未　作書致紫泉，詢葛品蓮檢驗消息，以葛品蓮之柩，已於十七日遞至京，從朝陽門外海會寺，餘杭知縣劉錫彤，及其門丁六人都待質，聞前日已檢驗，且門丁已鞫訊錄供也。此事關係天下甚大，蓋生民之死活，中外之輕重，皆視此爲轉移，儻檢驗一不得實，將外吏益其鴟張，縣官遂以杜口，而天下之冤民，將不勝其慘死，事更不可爲矣。區區補救之心，豈止爲一夫一婦乎？　得紫泉復，以未得確耗爲言。

十二月丁亥朔　閱洗冤錄詳義，　卷一附釋骨一篇，補正沈果堂之作，學者不可不讀也。果堂經儒，文皆掇拾詁訓而成，自不如目驗之覈。

初二日　閱洗冤錄詳義。

初三日　得紫泉復。

初十日丙申　閱昨日海會寺開驗葛品蓮屍，刑部堂官六人，司官八人，率仵作二十餘人，司官先驗，堂官再驗，其屍牙齒及喉結骨皆白色，絕無毒也。仵作皆具結，言實以病死，劉錫彤亦俯首無辭，聞其先兩次赴刑部質訊，自恃年老，咆哮萬狀，至庭詬問官，謂我乃奉旨來京將同檢驗，非來就鞫，爾曹乃先錄我供辭，何憒憒作司官耶？其門丁懼罪，直供如何掩飾毒狀，如何勾串磨證，錫彤直前奮拳毆之，問官叱之，乃自摘其冠擲地曰，我已拚老命矣，若參革我，處置我可也。問官詰以所塡屍格，何以先曰口鼻流血，後改七竅流血，探喉之銀簪何以不如法洗滌，皆瞠不答，其強狠至此。昨日乃翁

疎無人色，目齒相擊有聲，此豈豺狼之性，犬羊之智，刀木在頸，尙欲噬人，一日執縛，搖尾帖耳，言之可爲憤絕，若知府陳魯之未驗屍傷，武斷坐獄，巡撫楊昌濬之力庇屬員，顯抗朝旨，至飭提人證，猶敢公言謀害本夫惟當取犯供爲準，而以刑部爲多事。學政胡瑞瀾之朋比蒙欺，喪心鍛煉，奉特旨讞重獄，而不一覆檢棺屍，惟以酷刑陷人，至被旨問，猶敢堅執，是四人者，原情定罪，實禽獸所不食，有北所不受，皆當肆諸市朝，以謝天下者也。

十六日壬寅，邸鈔上諭刑部奏承審要案覆驗明確一摺，浙江餘杭縣民人葛品蓮身死一案，該縣原驗葛品蓮屍身係屬服毒殞命，現經該部覆驗委係無毒，因病身死，所有相驗不實之餘杭縣知縣劉錫彤，卽行革職，著刑部提集案證，訊明有無故勘情弊及葛品蓮何病致死，葛畢氏等因何誣認各節，按律定擬具奏。

廿七日癸丑上諭御史王昕云云，（王摺見東華錄，本記附錄於是年卷末，且加圈。）

自海會寺覆驗後，冤誣大白，稍有識者，無不切齒胡楊，且食其肉，而刑部尙書桑春榮耄而庸鄙，欲見好於外官，又覬楊昌濬之書帕，必欲從輕。比屬司官研訊楊乃武葛畢氏，強其自伏通姦罪，尙書皂保輕而妄，以劉錫彤爲大學士寶鋆鄉舉同年，亦欲右之，時貨藥者錢寶生之母，及佐肆者，皆以質實砒霜有無羈刑部獄，今驗葛品蓮實病死，於是司官白皂保，可先釋二人，亦不許，適丁寶楨以川督入覲，聞覆驗得實狀，大怒，揚言於朝曰，葛品蓮死已踰三年，毒消則骨白，此不足定虛實也。於是湖北湖南人，以胡楊同鄉也，合而和之，桑春榮大懼。丁寶楨又面斥桑曰，此案何可翻，公眞憒憒，將來外吏不可爲矣。桑益懼。侍郎袁保恆紹祺，頗持之，不能奪也。王御史此疏，可謂昌言矣，御史荊州人，壬戌翰林。

『光緒東華錄』

元年四月辛卯，諭，有人奏問官覆審重案意存瞻徇請派大員查辦一節，據稱浙江餘杭縣民婦葛畢氏毒斃本夫葛品蓮，與已革舉人楊乃武，因姦同謀一案，經楊昌濬委員覆審，葛畢氏等俱已供出實情，屢用嚴刑逼令照依原供，該氏仍堅稱誤信人言，因仇誣攀，實與楊乃武無干等語，此案情節極重，旣葛畢氏等供出實情，自應徹底根究，以雪冤枉，而成信讞，著派胡瑞瀾提集全案人證卷宗，秉公嚴訊確情，以期水落石出，毋得迴護同官，含糊結案，致干咎戾。

十二月丁丑諭，前据給事中邊寶泉奏浙江餘杭縣民婦葛畢氏毒斃本夫一案，胡瑞瀾覆訊未協，請解交刑部辦理，當以提案解京，事涉紛擾，且恐案內人證往返拖累，是以未准所請，仍責成胡瑞瀾悉心嚴究。玆据都察院奏稱，浙江紳士汪樹屏等，遣抱聯名呈控，懇請解交刑部審訊，据呈內所敘各情，必須徹底根究，方足以成信讞，而釋羣疑。所有此案卷宗及要犯案證，卽著提交刑部秉公審訊，務得確情，期於無枉無縱。至案內各犯，著楊昌濬派委委員，沿途小心押解，毋得稍有疏忽，致干咎戾。

二年九月甲戌諭，刑部奏，承審浙江民婦葛畢氏毒斃本夫一案，援案請飭提驗一摺，著楊昌濬將餘杭縣知縣劉錫彤，卽行解任，閘門丁沈彩泉暨葛品蓮屍

棺，並同治六七年間該縣驗訊陳覲發案卷，派員一併押解送部，傳令劉錫彤眼同檢視，以成信讞。

十二月壬寅諭（已見越縵堂日記）

癸丑王昕奏，伏讀本月十六日上諭……，欽此。仰見我皇上欽恤用刑愼重民命之至意。臣愚以爲欺罔爲人臣之極罪，紀綱乃馭下之大權，我皇上明罰勅法，所以反覆求詳者，正欲伸大法於天下，垂炯戒於將來，不止爲葛畢氏一案雪寃理枉已也。伏查此案奉旨飭交撫臣詳核於前，欽派學臣覆審於後，宜如何悉心研鞫，以副委任。萬不料狥情枉法，罔上行私，顚倒是非，至於此極。現經刑部勘驗葛品蓮委係因病身死，則其原定供招證据，盡屬揑造，不問可知。夫藉一因病身死之人，羅織無辜，鍛鍊成獄，逼認凌遲重典，在劉錫彤罔罪無可逭，獨不解楊昌濬胡瑞瀾身爲大臣，迭奉嚴旨，何忍朋比而爲此也，胡瑞瀾承審此案，嚴審逼供，惟恐翻異，巳屬乖謬，而其前後覆審各摺片，復敢狂易負氣剛愎怙終。謂現審與初供雖有岐異，無關罪名出人，並請飭下各省，著爲律令，是明知此案盡屬子虛，飾詞狡辯淆惑聖聽，其心尤不可問。而楊昌濬於刑部奉旨行提人證，竟公然斥言應以正犯確供爲憑，紛紛提解，徒滋拖累，是直謂刑部不應請提，我皇上不應允准，此其心目中尙復知有朝廷乎？臣揆胡瑞瀾楊昌濬所以敢於爲此者，蓋以爲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皇上沖齡踐阼，大政未及親裁，所以藐法欺君，肆無忌憚，此其罪名，豈止知縣常案情，專就故入誤入已決未決比例輕重也。臣惟近年各省京控，從未見一案平反，該督撫明知其寃，猶以懷疑誤控奏結，又見欽差辦事件，往往化大爲小，化小爲無，積習瞻徇，牢不可破。惟有四川東鄉縣一案，該署督臣文格，始爲迴護，繼而檢舉，設非此案在前，未必不始終欺飾，可見朝廷舉動，自有風聲，轉移之機，正在今日。臣亦知此案於奏結時，刑部自有定擬，朝廷必不稍事姑容。惟念案情如此支離，大員如此欺罔，若非將原審大吏，究出揑造眞情，恐不足以昭明允而示懲儆。且恐此端一開，以後更無顧忌，大臣倘有朋比之勢，朝廷不無孤立之憂。臣惟伏願我皇上赫然震怒，明降諭旨，將胡瑞瀾楊昌濬瞻徇欺罔之罪，予以重懲，並飭部臣秉公嚴訊，按律定擬，不得稍有輕縱，以伸大法於天下，以垂炯戒於將來，庶幾大小臣工，知所恐懼，而朝廷之紀綱，爲之一振矣。上諭，御史王昕奏大吏承審要案任意瞻徇請予嚴懲一摺，據稱浙江餘杭縣民人葛品蓮身死一案原審巡撫楊昌濬，覆審之學政胡瑞瀾，瞻徇枉法，揑造供詞，請旨嚴懲等語。人命重要，承審疆吏，及派審大員，宜如何認眞研鞫，以成信獄，各省似此案件甚多，全在聽斷之員，悉心研鞫，始得實情，豈可意存遷就，草菅人命，此案業經刑部覆驗原訊供詞，半屬無憑，究竟因何審辦不實之處，著刑部徹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毋稍含混，楊昌濬胡瑞瀾等，應得處分，俟刑部定案時，再降諭旨。

李復有眉批，云，此疏義正詞嚴，必傳之作也。御史蘇州籍，問其先本越人，嘗任山西學政，此疏或云出其姻親邊給事寶泉手，蓋邊嘗上疏爭此案，故不便再言，而以屬御史上言，聞兩宮見疏傾怒，刑部奏請定擬時，樞府以皆受楊昌濬原賄，尙力爲之地，擬案懇請革留，兩宮舉此疏爲言，竟不許也。

續輯楊案公私資料既竟，復贅數言。此案是非，久成陳迹，自可不論。楊石泉因此案革職，閒居二年，旋左文襄奏保，

尙擢新疆巡撫，陜甘總督。胡瑞瀾則一蹶不振，胡督浙學極苛刻，士人怨之，已二年餘，官亦至侍郎，竟坐此不起。渉任民以劾此案得名，旋外簡，官亦至閩浙總督。王昕之奏，出邊手說，殆可信。邊王皆北人，楊胡則兩湖人也。予所重有感者，一爲前清最重視命案，恪守古人勿殺一不辜之訓，此非以政治與司法，混爲一談，本來所謂政治法律者，同爲人類謀保障，昔人所謂愛民之義，實即自彰政府保障能力之意，故重視之本意，不可厚非。今雖司法獨立，然殺人果皆必緝凶必抵命乎？對於命案不重視，反面言之，即間接使殺人者日多，而人類慄然自危，遂有苟且之念，視前代嚴密仁厚之意義，兩不如矣。一爲舊日孝崇文治，滿洲雖異族，而帝后皆通文理，每日寅卯視事，臣下奏摺，無不親自閱讀，瞭解其意，故王昕一疏，楊昌濬卒致革職，改步以來，喪亂相尋，所謂宰相須用讀書人之訓，多從抛置，上下皆不求甚解，文詞既失其用，士衆寖成鄙陪，鉤稽但憑口語，決判唯有刀鋸。吾所見者，抑已多矣，此亦使人重思章奏之用，文治太平之相與期也。

前記沈培老遺事，竝及瘿庵於復辟時詣賢良寺勸康沈南行。頃見重伯環天室續刋詩，末有紇干山歌，蓋詠張勳復辟事，重伯詩無箋，今錄而釋之，詩云：「紇干山頭凍殺雀。生處何如此間樂。冰井銀床五月秋，背向華嚴覓樓閣。南看猶自波洶湧，北望徒驚雪帳崿。何事金樓一斛珠，偏獻君王萬年藥。別殿仙人號麗華。連天姓氏出兵家。天教豔極還招妒，地爲恩殊每自誇。十二玉書逢內召，三千犀甲擁如花。新妝競羨宮衣好，深抱誰知春帶賒。水殿阿姨隨水佩，雲廊綵伴逐雲車。笙歌未徹霓裳月，浮白猶喧九醞霞。爭知事勢朝來異。河鼓星娥滿元會。紅粉初披雉扇開，紫袍已捧鸞輿至。瑤電俄通四大洲，簽名最近重瞳字。耆舊中原見朔風，園陵東郡還佳氣。喜極鴟夷酒作腸，悲來駝狄鉛爲淚。矮婿鬟長韡綠雲。傾城爭學盤蛇髻。飛旐依然舞兩螭，郵筒仍是鐫雙鯉。老子西行去不回，山人南海聞風起。寺主鴛央且等閒，侍郎碧落先除擬。一經兩海舊封疆。八座三貂議憲章。廣召散仙登祕殿；還將十賚寵華陽。頃刻桃花求聖解，逡巡棗果

覓靈香。只言天上光陰好，流浪人間抵十霜。誰知天上烏蟾速。更比人間鐘漏促。逡巡造酒洒難香，頃刻開花花不馥。幾處黃旗舉未成，幾家丹竈燒初熟。海上星羈獻荔龍，隴頭雪隔啣芝鹿。南國當熊舊綠娥，鮫鮹未到珍珠幅。西殿阿嬰老令萱，雁飛尙滯關山曲。記得春風燕子樓，一犂嫣烏河陽谷。素女爲師態萬方，紅綃結約胸三覆。自矜白日可同中，自信黃河可西出。日不能中水不西，靑琴絳樹門腰肢。衛賈相爭因五可，尹邢互詬爲偷窺。明明如月言猶在，暮暮爲雲夢更迷。羽書迫處鬟雙翠，粉鏡抛時殺一圍。朱雀桁頭星火急，翔鸞閣上紙鳶飛。濁涇姊妹參商惡，濤消君臣去住悲。還君昨夜香羅帶，着妾來時黑蝶衣。珠簾甲帳成焦炬。永巷長門淚如雨。鳳子能憐霧鬢酸，雁臣也識芳心苦。寶扇迎歸馭氣車，羅帷擁入淸虛府。只隔宮牆一道紅，淒涼便斷仙凡路。隱隱猶聞長樂鐘，依依正對昭陽樹。煙岫濃邊指泰陵，平蕪盡處明鄠杜。獨立自憐傾國人，憑欄細共餘香語。寥廓何心逐海鷗，衷情無計瞞鸚武。羅綺從風任作灰，釵鈿經亂抛如土。屢散萬金何足惜。長垂雙玉誰爲主。繡枕斜欹曉到曛，銀缸坐照今非古，恨海經過仔細思，情天影事從頭數。錦帕題封密密藏，花牋細字層層貯。海月蒼涼照蜃樓，春星華豔排鸞柱。安息氍毹沒翠翹，扶南媚子安釵股。優婆色難曲項笳，答臘都曇細腰鼓。多謝磨登孔雀裙，蒲桃勸酒胭脂舞。舞經淚眼損橫波，酒入愁腸蹙眉嫵。此錯原非鑄六州，重來未必無三戶。精衛雖塡尙淥波，重華不見空瑤圃。當時不殺任蠻奴，至今枉恨韓擒虎。黛謝紅零覓賞音，人間只有稽延祖。

一案復辟，乃張勳與幕客萬公雨所排演，從政治上觀之，其手段至拙劣，徐州會議各督軍簽名，滬上遺老雀躍，其一舉一動，京津皆知之，以勳有兵故，不置喙，然智者早知其必敗，特不審如何敗法耳？重伯詩，十二玉書句，即言黃陂以消弭督軍團，召勳入京。爭知四句，即言勳以擁護李仲軒（經羲）內閣，一夕間突易爲復辟也。老子西行，指仲軒，山人南海，則明言康長素，以下六句皆紀分配各部，及自爲議政大臣也。海上龍，指龍濟光。隴頭鹿，指陸洪濤。言有約而阻隔。其南國當熊句，自指馮華甫，下句以地望考之，亦言雁門不響應也。燕子樓，自言徐州會議，所謂紅

締結約，言各督皆有代表簽名。其下之衛賈尹那，則言馮段與張不協，焦炬句，言勳南池子宅被燬於砲火。迎歸馭氣車，擁入清虛府，則言荷蘭使館遣一汽車兩衛兵迎勳逋入。後四句言清宮與使館咫尺也。其後節，則純言勳託庇外人，牢騷希冀而已。當時與後世，對此事必皆論其庸妄，而在爾時發蹤奔走之輩，與夫夢想迴天倒日之諸遺老，則固以爲震古鑠今之大舉，細針密鏤之籌維也。憶是年七月一日，予侵晨得衆異電話，告已復辟，君即詣津，予告林季武，同坐小車詣天安門覘動靜，僅見禁衛軍，武服兵弁，來往指撝而已。折而走臨清宮，詣弢老家，則老人已退直，若叙，若爲不知者。已而言，今日復辟事，皆張少軒所爲，渠出二勸進表。其一馮華甫領銜，其一陸榮廷領銜，云皆款洽，無疑義，予等默然。老人叩予意，予恭敬答言：事恐不成，行且糜爛，弢老聞亦默然。其後飛機擲彈乾清宮，予復冒暑往視弢老，則已咨嗟太息，知不可爲，吾儕亦深念此老垂耋忠勤，惓惓故主，其心坦然無他，故特慰之。十一日到津，訪任公遠伯，知收京，猶需作戰，踰日登車竟歸，次豐台，知正陽門及南池子有戰事，三時許始達，望南池子，煙尙矗然也。復辟之近因，由於府院以對德宣戰及憲法諸問題相陵轢，遠因，由於蚌埠徐州盟誓合作，當時李純在九江演說，曾發其覆，此實後來作史者所宜知。又當兩路入北京時，馮煥章即欲圍宮掃除，而段香巖不肯，此亦一實事也。予固不欲志廿年間政聞，以釋重伯詩故，復饒舌矣。

相傳曾文正在兩江時曾納一姬，其事暫而祕。叔章昔以詢重伯，重伯云：誠有之，吾家人皆習知。當時聞爲彭雪琴所勸納者，歐陽夫人聞之，亟自湘鄉來，將至，文正亟遣姬由後門去。黎壽丞則謂重伯生於丙寅，祖庭之事，亦不過聞而知之。予檢祝吏香聽月軒雜錄，則所紀與重伯言適相反。祝筆記彭剛直公逸事云：『咸豐季年，湘鄉相國曾侯克安慶，開府兩江，門丁某爲侯納一妾于軍府密室，其事甚祕，幕僚雖知之，無敢言者。公聞，亟入諫曰，公勛望冠一時，豈可以一婦人而致生平之玷，公方禁將弁奸擄民婦，而公自蹈之，何以服衆，且公新督兩江，例不應取部民爲妾，軍中有婦

人，則軍氣不揚，有此數端不便，願三思之，俟聞立命遣去，人咸謂公能直言，俟能納諫，皆不可及』。然叔章羅證舊聞，堅言重伯所談之外，尙有旁證，謂此姬實雪琴及幕客主納，祝記必非。予檢咸豐十一年十月初一日曾公日記云：『季弟代余買一婢，在座船之旁，因往一看視，體貌頗重厚，特近癡肥。』又同年十月廿四日日記『前季弟買一詹姓女子，初十日在船一見，未有成議，旋韓正國在外訪一陳姓女子，湖北人，訂納爲余妾，約本日接入公館，申刻接入，貌尙莊重，中飯後陳妾入宅行禮，四月十四日記，徐毅甫來，因陳氏妾吐血，不能吃飯，請其診視。五月初四日記，陳氏妾本日吐血甚多，自午至夜，所吐以數椀計，夜間呻吟不止，病勢殊重。初五日記陳氏妾病日增，初六日記，妾病未少愈，五月廿三日記，陳氏妾久病不愈，兩日內全不吃飯，其父知醫理，請之診視，病已沈篤，據云非藥力所能痊。』據此，則祝記之訛，自不俟言。爲文正納姬，乃是韓正國，而雪琴近在行間，或參末議，亦未必有怫然彊諫之事。予友李肖聃，（猶龍）湘之博聞彊識君子也，尤能知湘鄉逸事，馳書訊之，肖聃報書述甚詳，且云：『陳妾不久遂死，文正命一巡捕經紀其喪，葬之安徽省城某門外十里某山中。自書碑石，日記曾詳載之。祝錄所云，想係傳聞之誤，往公孫履初，曾語弟云，公之納妾，純爲癬疾復發，夜間須人搔抑，並非溺於女色，歲暮雜感中，有笙歌叢裏合閒游之句，長沙袁緒欽亦云公未必有此游。叔章嘗云，待鸞亭畔路三叉，有人附會言公少時悅一茶肆少女，其事尤不可徵。』讀此，則不但吏香所紀，必出於傳聞，即重伯所聞，亦可更進一解也。

熱日中讀春浮園偶錄，蓋居湖上所筆者，有云：『兩日毒暑，無可迴避，因作牕含西嶺千秋雪之觀，便覺淸寒襲人』。語誠妙矣，起信論云，當知衆生一切境界，皆依衆生無明妄心而得住持，伯玉耽禪悅，自知此理。然不知其尙有一則云：『月涼如水，纖翳都盡，古木蒼寒，宿鷺千百爲羣，明如積雪』。此二十二字，文筆旣妙，光景特佳，若夜湖泛，更深時往往遘此絕景，吾人讀之，亦如牕含西嶺千秋雪也。因誦此，可知明末時湖上鷺鷥尙孳生，未如今日到處樓臺燈

火，更著不得二三水鳥也。然此景當時亦必於南湖深處偶遇之，今日走遍吳越，恐不易辨。憶北居時，月必游昆明湖，雖秀麗遠遜西子，而在龍王廟以南，棹舟逾橋，水木明瑟，時有棲鷺出林，沒於雲際，甕山倒影，霞葵參差，景光宛然，儼在吾目。又盛暑雖不宜午泛，而初夏荷葉田田，最宜艇子，前麈在水，迴念猶香。前年四月，江南道中，思及此游，又兼有所感，輒和玉田長亭怨慢寄意。是夏爲精衛先生書扇，見而深愛之。晴窗重展昨藁，兼想湖漘，錄之以見舊日選勝之趣，若視春浮之日札，則吾眞慚詞費矣。詞云：『記初夏甕湖深處，細浪跳魚，斷磯妨路。俊侶紅衣，鳳簫柔婉爲君譜。舊懷如許。偏憶得，蘭橈送雨。望裏江南，祇日暮，差池雙羽。歸去。奈心情減褪，觸處便嫌愁旅。垂楊拂浦。怎禁得，幾番風絮。夢回託新鵑瑤瑲，又微恐雲羅遮住。竚故苑風裳，自伴凌波輕舞。』

太炎先生下世，儒先淪墜，歎悼曷極。民國二年，先生始來北京，住東單二條，蒙古學會內，予承乏文書幹事，幾於昕夕侍見，尋被項城幽於錢糧胡同某邸，會其旁舍同居，爲予鄉鄭在莪，因得陰從候起居，且間問奇字，逮先生出都，十餘載間，契闊不復見，及去年相遇於蘇州車站，朱履小帽，腴白紆徐，意謂當享上壽，未料俄然乘化也。先生爲曲園弟子，其造詣文辭，皆在春在堂以上，千世當有定論，固不待自彰於謝本師一文。憶曩年得新方言讀之，中雜考閩越今音，有新且碻者，私意最喜如『漢書律曆志，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鄭氏曰，庣，音條桑之條，蓋凡中空之器，可以容物者，皆謂之庣。方言云，鍬，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斛，此田器中空容物者，謂之庣也。說文，銚爲溫器，方言盌謂之銚銳，此食器中空容物者謂之庣也。其鐎斗刁斗諸名，亦皆放其聲類，並以中空容物得名。今鍬之名，不專用於田器，如炊時運置火炭者，爲火鍬，其斟藥斟羹之小匕，亦謂之鍬，實皆庣字也。斟藥者，漢人謂之刀圭，即十分方寸匕之一，刀即庣字，圭者，律歷志云，不失圭撮，孟康曰，六十四黍爲圭，是也。今斟藥斟羹者，多謂之鍬，斟羹者或借瓢名，惟江南運河而東，至浙江福建數處，謂之刀圭，音如條耕。讀刀如條，正合庣音，圭讀耕者，支佳耕清

同入對轉，圭聲字多轉入耕清，如圭田即頃田，跬步作頃步，烓讀如冋，從烓之字爲耿，爾雅注，以䏣爲耿䏣，耿䏣即說文所謂靇䏣也。今音刀圭如條耕，正符其例。或說當爲調羹，非也，此以斟羹，非以調羹，人所盡知。』下有一則云：『說文，箸，飯敧也。今惠潮嘉應之客籍，謂飯敧爲箸隻，其餘通謂之叏，讀若快，尋說文，叏，分支也，今人以箸可分洩羹肉，故謂洩叏，語亦甚古。易稱，作書契者，取諸叏，今箸書之名，即本於箸，篹述之篹，又即饌字，故箸亦取義於叏，日本飯敧，以一竹上合下分，正象叏字之土形。按陸容菽園雜記，謂舟人諱箸爲快，幡布爲抹布，梨爲圓果，傘爲竪笠，然亦合於字訓，故爲證明之。此釋刀圭爲今之庣，即閩音讀如條耕，詁義審音，皆絕碻。晚近有所謂欒匙者，中畫綫三，以盛欒，有分別，正是古人刀圭遺意。銚與鐎本一字，說文，銚，溫器也，曹憲廣雅音云，銚今人多作大弔反，太炎云，今淮南謂小釜爲銚子，音正作大弔反。予謂，燕人有溫器，埴如薄瓦，諱作薄弔，當作薄銚，決無疑義。其釋箸爲夬，亦合。其謂箸書之名，即本於箸，此義固普通，篹述之篹 即饌字，案，爾雅簒，取也，字亦借篹爲之，方言，凡取物而逆謂之篹，郭璞音饌，今南人謂中飽財物者謂之篹錢，音如饌，實有拾取與吞食兩義也。又有一節云：『方言。一，蜀也。廣雅，蜀，弌也。管子形勢曰，抱蜀不言，謂抱一也。蜀音市玉切，音小變，則如束。後漢書劉焉傳，焉遣叜兵五千助之，注，漢代謂蜀爲叜，是漢時蜀本音叜，今時北方皆讀束，一音之轉。福州謂一爲蜀。一尺，一丈，一百·一千，則云，蜀尺，蜀丈，蜀百，蜀千，音皆如束。蘇松嘉興，一十諸名皆無所改，獨謂一十五爲蜀五，音亦如束。』蜀之爲一，居所習知，以協閩音，則敏悟也。此書間有申叔季剛所箋，上所援者，不知孰是。此是光緒丁亥日本所刊，有申叔一序，其時章劉尚未分趨，迨元二間，喧寂亦判，申叔居南池子老爺廟時，予數詣談，眞書癡也，貌白而露睛狠盼，疑當橫終，時孫少侯亦露睛，意竊疑二君當以籌安曾羅故，幸咸未驗，然皆不壽。季剛盛氣絕學，篤仰本師，壬申三月過予談詩，予舉其近作白日暆暆流水遠兩句，以爲似中晚唐，君大喜。今劉黃幷逝矣，因憶章先生，幷摭書之。太炎先生論文不喜吾鄉嚴幾道林畏廬，而頗許

王壬秋，次則馬通伯，見所爲文。而湘綺甲寅居北京時，獨取林譯小說盡㪍之。人或以此驗其等差，然湘綺詞氣淵婉，與章不同。大抵章洪精訓詁，言種族大政，文章浸淫秦漢，而短於韻。世言先生不解山水趣，然則所憾不止不信甲骨文一端也。

午詒述王湘綺所記彭剛直，皆晚年侘傺狀，不復詳其初年騰踔奮發，蓋國人喜言英雄失意，鬱勃倨傲，平人之不平事，剛直亦意匠描寫之鵠也。委巷所述彭宮保軼事 多矣，率振奇言過其實，近見江陰祝吏香善詒聽月軒雜錄所記彭事五節，頗可采，祝亦同光間舉人，官中書，著有從軍隨筆，悔榆齋文集，聽月軒雜錄等，前所述楊乃武一獄，即其專著，茲皆其雜文。其一，言彭勸曾文正遣姬事，已見前。其二云，同治癸酉，公巡江至江陰，聞水師哨官某，事母無狀，召之來而數之，曰：汝私設錢店，與民爭利，罪一，吸食洋煙，罪二，違例陸居，罪三，犯此三罪，當按軍法，念汝愚懵無知，猶可暫緩汝死。至汝忤逆六旬餘老母，役使若婢，稍不如意，壯聲呵斥，即此一端，寸磔不足蔽辜，命曳出，斬之，副將成俞卿奔救，見公盛怒，氣懾不敢言，會狼山總兵鄭龍標至，叩頭力救，良久得解，某自是不敢復忤其母云。其三云：光緒丙子夏，忽有偷剪辮髮一事，又有妖鬼作秦西人裝束，夜入民家爲種種怪異，民情惶駭，城鄉騷然，晝則巡邏，夜則手燎鳴金，互相防察，六月中四鄉獲到不識姓名男子十有三人，解入縣署，江陰令沈偉田，湖州人，素懦，不欲樹怨于妖黨，但禁外獄，並不嚴訊，天主堂神父，肩輿入署關說，令聽其言，將悉縱之，民情忿怒，相戒伺妖人出，盡格殺之，毋令一人漏網，是日午刻公至江陰，泊舟南關外，短褐芒鞵，入薙頭店櫛髮，聞其事，大怒，曰縣令直如此憒憒乎，遽返舟，立取信矢一枝，命弁馳赴縣署，提妖人，時十三人者悉已脫械，召至內廨賜酒食壓驚，令慰之曰，爾等毋恐，日晡當分送爾等出城，星夜遠颺，勿再爲江民所獲也，皆頓首謝，俄弁至，傳諭提人，令見信矢，大駭，亟命役押十三人隨弁去，民聞信俱至南關外，頃刻數千人，公被舊葛袍緞靴，雨纓涼帽，即碼頭假民間一桌一椅坐而問供

十三人姓名籍貫，蜀一，閩三，其九則粵東西也，略致研詰，卽行駢戮，百姓歡呼，皆言彭公除此大害，我輩安枕矣，閧然而散。其四云：湖北忠義軍統帥提督劉維楨，部下有譚副將者，與其友游擊張某，爲莫逆交，盟爲昆弟，張將赴甘肅軍投效，瀕行假重貲于譚，並以其妻相託，妻某氏，年雛貌美，張去後，譚與之通，接至家中，與妻妾共處，屢相交謫，人多知之，張至甘肅，數月無所遇，川資且罄，嗒喪而歸，抵家，知妻移居譚所，心弗善也，翌日往見譚，且迎婦歸，譚忽變色詰責，言爾以婦質余多金，今不償金，遽欲歸婦耶，張憤甚，徧愬朋儕，數與理論，譚不聽，張控之臬司，批飭江夏令拘訊，譚上下賄緣，案遂冰擱，張再控之大府，大府召劉維楨問狀，譚大懼，徧行賄囑，劉因左袒譚，謂張意圖吞債反噬誣衊，卒不得直，譚益肆行無忌，日與某氏懽讌，聞者髮指，張至是寃忿塡膺，無可陳愬，惟懷利刃，伺于要路刺殺譚，忽聞彭公巡江至楚，溯流迎之，抗聲呼寃，召問之，張伏哭陳狀，公許爲申理，張拜謝，出至船頭，仰而呼曰，天乎，余以不識賢愚，受辱至此，復何面目立於人世哉，幸遇彭公，余寃得申，死瞑目矣，遂投江死。公至鄂垣，檄召劉與譚至，讓譚曰，汝强占朋友之妻。能使歷控督撫監司不得直，汝苞苴之術，何其神也，今余已悉底裏，無庸狡辯，叱左右驅出斬之，時劉方侍立于旁，震怖失措，伏地不敢仰視，公曰，汝爲統領劣跡多端，余久欲治汝罪，念汝自有節制之人，咫尺間豈無覺察，是以暫止，孰意節制汝者，形同聾瞶，汝便貪縱無忌，顚倒是非，致令張遊擊含憤而死，似此劣員，豈可留之世上，因大聲曰，將去砍了，劉驚顏如土，便溺汚地，戰慄聲嘶，口不能言，惟泥首乞命而已，久之，公乃曰暫以首級寄汝頸，後再有犯，殺無赦，叱之去，劉登岸時猶覺驚魂惝怳，行不成步云。初譚以帶勇故，積貲數鉅萬，妻無出，復納一妾，自與張妻通，屢經訟事，積蓄漸空，至被戮時，親友咸謂張妻以一女子殺二夫破兩家，是不祥人也，當治其罪，趣執之，而是婦早席捲所有，隨人遠遁，譚妻妾遂不免飢寒矣。其五云：公爲皖撫時，嘗易服四出，刺訪民間利弊，一日至東流，忽檄縣令言，有巨案，需吏某某司牘，役某某司緝，共七人，開單徵

召，令亟呼七人，告以故而遣之，七人私喜，途中相語曰，撫軍亦知吾儕能，故以大事相屬，想非吾儕不能了也，一人曰，止，此人非易與者，見之各宜謹愼，旣至，公顏色甚和，謂之曰，吾素知若曹有幹才，今有大憝，久爲民害，非若曹自來，不能除，果親身乎，皆曰然，曰，如有倩人頂替者，當早言察出，不汝貸也，皆曰無，復按名呼之，皆噭聲而應，公笑曰，然則大憝已得矣，遽驅七人出梟其首，具牒送之縣，令大駭，及發牒，則七人所犯事歷歷詳載，令亟詣公謝罪，拒不見，旋劾之，蓋七人皆貪狡魚肉，小民被其禍者，不可勝計，七人中溥書某尤豪橫，家貲鉅萬，妻子饜粱肉，襲紈綺，所居閈閎壯麗，制儗王侯，諸子皆援例授丞倅等職，縉紳咸通往來，新任縣令必有餽，令皆倚爲腹心，聲勢張甚，莫敢誰何，公於半月前潛踪至市廛鄉井，躡不周歷，陰疏七人名，徧訪皆同，無一枉者，自是地方吏胥，皆惴惴奉公，豪猾斂跡，民以大安，案祝所記諸事，惟斬譚副將事，最有名於時，諸家筆記，紀之亦衆，餘皆尋常傳說，且有不近情不合法者。予聞吳董卿談，其尊人子梅先生，同治初元，以淮揚道攝江藩，總江南北糧臺，故與中興諸公相稔，尤善剛直，後移官江右，剛直每巡江至贛，偶過談，輒索烝豚饅首爲餉，南昌故有賭窟，逋毒已久，剛直至，一夕掩捕，將悉繩以法，犯多顯吏，中有候補道黎某，左文襄至戚也，公不忍登白簡，懼爲文襄聲名羞，則召之舟次，數其過，令速他去，某叩首無算，子梅先生適訪剛直，不意覯之，亟代緩頰，始揮令去，先生歸爲董卿言，董卿至今猶憶兒時所見剛直狀貌，氣象偉大，聲如洪鐘也，然觀其曲宥黎某事，則亦非不近人情者，祝所記駢殺十三人，及誅七吏事，案證不全，遽尸諸市，或亦傳聞之過歟？

碧棲丈曩居舊京時，先住南池子，後又遷北池子，僦屋皆曲房連簃，小有花木，瀹茗談藝，永夕忘勌。記曾示予和又錚數詞，又輓濤園，和詩廬數詩，制作絕妙。後七八年，從扳可見花影吹笙室圖，丈有三絕句，沉痛雋爽，意筆俱化，諷誦不忍釋。前年遺集出，始得見其短序，今並錄之。題爲：題李稺清女士花影吹笙室塡詞圖，序云：『予十八九歲，與

李君佛客游，自村入城，恆主君家，君盛言詞，有作必見示，於是亦試縱筆爲之，取徑不盡求同，而心實相許。君之女公子穉清，髫齡絕慧，亦喜爲詞，佛客既沒，予過視拔可兄弟，穉清出所作請業，吐秀諧微，深契音中言外之旨，尤以石帚碧山爲歸，予無以益之也。適孫生翊南，不數載，先後俱歿，一女亦繼殞，拔可悲穉清甚，既梓其稿，復屬畏廬老人爲之圖，短世露電中，追念香火前蹤，一如夢幻，泚筆記此，不自知涕之何從也。』詩云：然脂執卷記垂髫。千刼晴窗影未銷。坐斷秋風來往路，是身爭免似芭蕉。阿兄江雁久離羣。一世清愁付左芬。頭白還鄉無哭處，斷墳衰草沒斜曛。並世何由見此才。寸腸迴盡便成灰。唯餘小溆無言在，生死天涯共一哀。注云：小溆石門人，年家子林亮奇之姉，曾從予習爲倚聲者，今亦嫠居久矣，因並及之。案拔可爲其尊人雙辛夷樓詞跋，末節有云：『附花影吹笙室詞一卷，則爲孫氏妹愼溶之遺作，曩者南陵徐積餘觀察，曾爲刻入小檀欒室閨秀詞中。妹以光緒戊寅生，癸卯卒，年僅二十有六，所塡蝶戀花一闋，有颯颯牖蕉，恐是秋來路之句，當時傳誦，稱之爲李牖蕉。府君嗜倚聲，而宣龔未能承學，妹工此，復不永年，良可追痛，校竟謹志卷末，時距府君之歿已二十有六年，妹之即世，亦十有八年矣，庚申九月二十日宣龔謹記於海上觀槿齋。』觀此可見穉清女士之家學，其牖蕉一詞，調寄蝶戀花，詞云：一夕涼飈辭舊暑。颯颯牖蕉，恐是秋來路。轉眼薰風時節去，不知燕子歸何處。抽紙吟商無意緒。短檻疏窗，難寫黃昏句。今夜夜深知更苦。階前葉葉枝枝雨。』此詞自非夙慧妙詣，不能道，並可知碧棲第一詩之佳處，以適用內典身如芭蕉爲雙關語也。然牖蕉句，雖思致秀穎，而予卻愛結二語，沉厚透紙，是眞得漱玉神髓者。蓋名句妙造自然，信關偶得，而非必作者鍾鍊見工力處。前者觸機而得，後者思之深也。碧棲詞，與佛客先生之雙辛夷樓詞，爲閩詞晚近之雙流兩華，但取路頗不同。碧棲詞其娟潔密緻處，與其云學碧山，不如云學玉田，其甲午十月水龍吟一闋，不用雕飾，尤疏俊有高致。拔可刊丈遺集，序云：『光緒乙酉，余方十齡，從塾師林葱玉先生遊，先生獨行士也，性介，貌傲岸，觸其微睨，有不謂爾者，則夏楚隨其後，余

鈍讀，難於背誦，又好弄，跳踉不止，師故繩之不稍寬。一日將晚，有客至，黑衣袴褶，挾其田間之容，闖然就高座，席未暖，索餳飴餅餌之屬，不絕口，急若弗及待者，師雖峻，亦不禁啞笑，而心異乎客之所爲，客爲誰，則吾王丈又點碧棲先生也。丈籍長樂，世居南江之亭頭鄉，距省五十里許，是秋擬乙科，意甚得，每入城輒詣其舅氏邱賓秋先生，先生吾戚串，館於吾家者，故丈與吾暱，引之爲小友。逾年閩有文酒之會，曰支社，黃子穆，周辛仲，林怡庵，黃欣園，林畏廬，高媿室，卓巴園，方雨亭，陳石遺，諸長者實號召之。月三四集，集必吾家之雙辛夷樓，先世父先君子皆與，倡和爲樂，丈亦與焉，齒雖末，然周旋壇坫間，與老宿相接，斷斷不稍下。時會城書院林立，凡課藝丈自爲之，強使余任其莊書之勞，往往至夜深忘倦。丈祖諱有樹，故夔州太守也，丈席其餘蔭，徜徉村居，垂三十年矣。厥後累躓春官，境漸困，悉以其幽憂之疾，發之於倚聲，初爲王碧山，因自署曰碧棲，嗣復出入白石玉田之間，音響悽惋，直追南宋，濰縣張公韶舫，亦能詞者，守興化，耳其名，延爲山長，旣而選授建甌教諭，居恆鬱鬱，復偕雨亭方丈杖策出塞，應奉天將軍依克唐阿之招，籌筆之暇始放手爲五七言詩，初喜貢父排奡，山谷奧窔，積而久之，復肆力於東阿嘉州，故意境高遠，不可一世，是眞能以少許抵人千百者。當丈入北洋海軍幕府時，密邇畿輔，人物輻輳，與王幼遐給諫朱漚尹宗伯輩相過從，接其談論風采，又目覩戊戌庚子之變，孤憤溢懷抱，故其所著無一非內衷之言。改革後，南北傳食，訖無甯歲，迨客皖之婺源，則管領山水，意稍有所屬，能以吏事入詩，而詩境又一變。歸休偃蹇，耽悅禪誦，遂不復作。而其畢生悲歡愉戚跌宕慷慨之志之所蘊結，一寄之於詩若詞，而所獲僅此。歿二年，公子泳深奉遺稿匃弢庵太傅編定付校刊，惜遞亂轉徙，爲手民錯簡稍失次，然大體無損。丈年少時灑落不羈，看花長安，雅有杜書記之癖，中歲遭際，頗似劉龍洲之於辛稼軒，晚而折腰，非其志也。』此言碧丈生平頗曲肖。丈負絕俗之才，而能同塵，晚歲放棄文字，居鄉間，逐什一之利以自贍，日唯坐南街茶肆，嘲詠孳孳，今所見詩詞皆五十餘歲所作。丈歿年垂七十矣，歿時遘小病，衆謂

無恙，而自知解脫，晨作一書，致弢庵先生訣別，蓋丈以庚申出都，與弢老情誼敦篤，而疏懶無一字，至是忽莊寫累紙，弢老晚年常作詞，遂亦以詞輓之。題爲：碧棲臨歿，手書見寄，捧讀感痛，爲賦水龍吟一闋哭之，庚午七月二日。詞云：『十年望斷來鴻，發函乃出彌留頃。蒼涼掩抑，死生之際，一何神定。我欲招魂，海天飛雹，巫陽焉訊。念百迴千結，那得情味盈眶，淚如泉迸。 石帚清狂無命。恁荒波，日親蛙黽。頹唐爾許，不應眞箇，江郎才盡。叢稿誰收，審音刊字，吾猶能任。卻自憐老耄，君還舍我，就何人正。』此詞後半闋，前五句皆言碧丈晚年之頹廢自放也。抜可言丈似劉龍洲，予則謂似張子野，以其老壽工詞喜游冶，又碧棲丈先有寵姬，後遣之，甚似子野之晚遇也。癸酉秋予有琵琶仙追和丈韵，有云：歎渾似三影清才，奈桃杏飄零老詞客。即用「不如桃李杏猶須嫁東風」故事。

今世言裝褙業，不外蘇裱京裱兩派，蘇裱久有名，京裱則裱匠久居燕京者，亦擅專長。大概蘇裱骨肉停勻，京裱格局軒敞，是其大較也。大千爲予言，裱工以蘇爲最，補工以京爲最，補工者，言挖補塡剔修整之類，大千嘗蓄裱匠四，京蘇各半，各矜爲第一，而不相下，因而各取其最良之技用之，莫能偏廢也。案裝褙字畫言之最詳者，莫如張彥遠之法書要錄，圖畫見聞誌。大抵裱褙以製餬爲第一義，彥遠論：裝背畫軸，煮餬必去筋，稀緩得所，攪之不停，自然調熟，入少細研薰陸香末，永去蟲而牢固。又云：勿以熟紙背，必皺起，宜用白滑漫薄大幅生紙，紙縫相當，則強急舒養有損，要令參差其縫，氣力均平。又云：宜造一大平案，漆板朱界，制其曲直。案今裝池家即如此，葉鞠裳謂此法可推之褙帖，葉云：『曩見明初文淵閣書籍，外裝錦函，皆卐字挖嵌式，五百餘年，毫無損脫，亦無蠹蝕，此其煮餬，必有奇祕之法，惜不得其傳耳。』此言自是細心領會，然古來祕法失傳者。無慮千萬，煮餬其尤小者耳。又彥遠言裝池書畫之法甚詳，惜不言褙帖。葉氏補之。其言曰：今人藏帖，用翦裱，豐碑直行，分條合縫，聯綴無痕，世謂之蠶衣裱。四圍鑲邊，多用白紙，或黑或紫或藍，亦間用虎皮箋，或用五色欄椰箋，或用古藏經箋，背後襯紙，最上用東洋皮紙，其次用粉

連紙，劣者用麄黄紙，然漿性濕則易脫，且生蟲蟻，不能經久，或僅墊薄紙一層，每一葉接縫處，以紙黏合，循環舒卷，謂之巾摺裱。書條橫幅，或古碑之逐層橫列者，即可整裱，不分條，不割字，按縫處亦不用鑲邊，此較能耐久。且不損字。小造象，及彝器拓本，宜用挖嵌裱，大者一葉一通，小者多至三四通，空地可寫釋文，或隨意題識，字之極大者，或用推篷式，或一葉一字，或一葉二字。擘窠書．及石刻圖畫不能翦裱者，可用方勝摺疊之法。諸山題名，及唐墓誌，或以數十通，合裝一冊，亦可隨其大小長短而摺疊之。又有用裝訂書籍之法，線穿成冊，工値既省，且便臨池，然中間補字之處，必隆然凸起，亦需用挖嵌法背後再墊紙一層，庶幾妥帖平不皺。古人得佳碑喜整裝，既免脫落，且不失原碑尺寸，誠爲善法，然非舖案掛壁，無從展閱。余謂收藏碑版，須有兩本，以正本整裝，留原石制度，以副本翦裱，明窗淨几，取便摩挲，整裝之法亦有二，金題玉躞，所費不貲，或僅用皮紙一層托之，不加桿軸，摺疊平勻，外貼藏經紙籤，寫碑目及年月，書撰人姓氏，以一二十通爲一集，或加夾板，或青布函。凡收藏稍富者，此法最宜。拓手之精者固不易，裝池更不易，凡碑文左行者。粗工不省，往往仍從右起，行字顛倒，不復成文，醴泉皇甫諸碑，倘有舊本可爲依據，稀見之碑，分條割字，偶失原序，前後即致舛午，剝泐之處，或僅存半字，或微露殘筆，輒割棄如敝屣，分書行草，波磔飛動，或致跳行，或越方格之外，亦多割損，如伐遠揚，故余每裝一碑，雖豐碑僅存數十字，其無字處亦諄諄戒其留空提行，空格必依原式，凡字口陷內，皺痕不可過求熨貼，若舒之使太平，曳之使太直，古人筆意必盡失，如墨豬矣，此皆非俗工所能知也」。案吾國藝事，久有特徵，百年以來，機器勃興，加以舶來學說，推倒一世，舊學黯然，行與手工業俱盡矣。然手工業之能成名，亦未必不科學，今日言滿盤西化者，方出全力唾棄踐踏舊俗，唯恐往日習俗工業不速盡。昔日吳紈蜀綺，民以章身，今則胡俗短後，爭用氈衣，而江浙絲業掃地以盡，此其彰彰者。至其他諸工，隨時俗好尙而就凌替者，不可勝數，蓋不揣本而齊其末，則蹙地千里，理所固然，文字語言，行亦幷盡，他更勿論。不悟不

自愛者，縱能碧其瞳隆其準，亦不足救亡。苟能自愛，則舊日習慣職業，亦不必廓除，而後始能爲國也。裱褙一業，非自舶來，新人物所不道，更數十年，或竟絕跡，然亦未必遂不科學，舊時文學，最爲畸形發達，故涉於藝文之筆記特多，而其間所述，法度規矩，有極合於科學原理者。苟得寸暇，悉爲鉤稽記錄之，異時或未始無裨用處也。

人之命名，意在表德，故姓之與名，義初不應相屬，此說亭林已詳釋之。而近人好以姓名併合，可作一名詞，以爲穎異可喜。不知鏡新磨迺是伶名，完孝思原改院姓，名與姓本不當有聯綴之義也。然古人此例亦多，如宋之何求，後唐之周匝，南宋之黎明，明之高士，不勝枚舉。其僧尼名字，及滿人之名，尤不在此內。蓋丁口日繁，咸取文名，久則自厭，於是非取極習見之成語，即取不常見之奇字，兩者意皆在於出奇標勝也。曩年聞客縱談，謂大地生齒日多，人而命名，不勝其煩，不如以數目編號。語畢自詫爲奇論，不知此例八旗已有行之，如七十一，著有西域聞見錄，七十五，征金川有功，九十，爲廣西提督，八十六，官至江寧將軍，其餘以數目命名者，不計其數。予所言縉紳錄筆帖式七十三七十五者，若干人，然亦不能通行，以人有性靈學識，不能如機械之但編號碼也。大抵古之奇名，非外國人，即屬宗室，吳志孫休傳：五年春二月戊子，立子𩅦爲太子，注，引休語，休爲四男作名字，太子𩅦，音灣 字𦏆，音迄 次子𩃙，音觥 字𩇕音礥礥音元 次子𩅟，音莽 字昷，音舉 次子𡨧，音褒 字㷆，音攤 是爲奇名之始。自後帝系，多用奇字爲名，宋宗室載在世系表者，其名之奇誕，如㑮儳訬潹訔𢦏衕琜庁㝚鐃皐譂謔遾蠢䧹邋睞鄉愿恝等字，皆不經見。明代宗室之名，尤多爲字書所不載，其例以五行爲次，終則復始，故字恆苦不足。考漁洋居易錄云：明宗室諸藩生子，例由禮部制名，主者索賄不滿意，輒製惡字與之。如崇禎壬午舉人朱慈𢙇，衡王府孫也，字火西，詩文有盛名，𢙇字，蓋取愁人二字牽合之。據此，則詭誕之字，大抵爲制名索賄之流弊。清代宗室雖不多製奇名，但聞人言，凡國喪百日內，宗室近支，有入房生子者，子生，追算年月如受胎適在喪期，則命名必加犬旁，暗示其父母有獸慾，如載漪之漪字，即是一例。此說不知可

信與否？其尤可笑者，淸嘉道間緜字輩宗室某將軍，好鼻煙壺，有三子，長名弈鼻，次名弈烟，三名弈壺，命名之謬，至斯已極。又實竹坡先生，名長子曰富壽，小名曰一二。次子曰壽福，小名曰二一。此種顚倒迴文，亦足嗟異。唯一二二一之名，出於內典，竹坡固非不讀書者耳。瑣瑣記此，以見命名必以平易通俗爲主。務取常語成言，固使兒孫賽於稱呼。好爲怪誕，使人不識，尤非制名傳遠之本義也。

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吏部右侍郎汪鳴鑾，戶部右侍郎長麟，幷以召對妄言褫職。汪長召對何語，諸家筆記，皆莫追詳。以文芸閣聞塵偶記考之，汪長二人必帝黨爲西后借題所斥者。汪柳門爲浙之名士，前記楊乃武案，汪即力主平反，至長麟，字石農，爲滿人，晚近乃不常覯述之者。比見舊京吳介淸君所記，殊可供史料，吳云：「長石農能文善書，與淸秋浦總憲銳，均爲翻譯界出色人物。任右翼總兵時，年僅廿八九歲，短小精幹，英爽俊偉，陛見日，奏對稱旨，聖眷因之日隆。（時慈禧已撤簾，德宗銳意圖新，喜用青年。）甲午事起，失利疊聞，不得已起用恭忠親王督辦軍務，（在內設督辦軍務處）特簡長隨同辦事，一日因某事與王爭執，抗辯不少屈，退出後，王顧左右云：後生可畏，聖上喜用青年，吾輩暮氣深沈，不足任重致遠矣。不意進銳退速，乙未十月竟以離間宮庭，不知大體，與吾鄉汪柳門先生鳴鑾同日罷黜。先是和議成，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齊集內閣大堂，恭讀硃諭，汪讀至賠款兩萬萬，與其師高陽相國，均痛哭失聲。自是嬰心疾，早蓄歸計，至是得遂初服。但是日緣何致觸上怒，疑莫能明，其後曾有人追述此事經過，（似是時報駐京記者汪中翰康年，）事隔多年，今亦忘之矣。甲午十月，豫撫裕寬入都祝嘏，覬覦蜀督，先謀之李閹，所索奢，未能滿其欲。裕故與珍妃母家爲近婣，乃輦金獻之珍妃，俾伺便言之上前，未及行，爲李偵知，憾裕舍己之珍，遂以告孝欽，孝欽果大怒，立召珍親詢之，妃直自承不諱，且曰，上行下效，佛爺不開端，孰敢爲此乎？孝欽怒，杖之百，賴先朝諸妃嬪，及大公主，（恭邸女）環跪乞恩，乃與瑾妃幷降爲貴人。翌年十月，長麟罷黜，不數日竟復二妃封位，此在

魯伯陽案之前，外間多不之知，謠傳種種，均謂長麟與珍案有關，然宮闈祕密，莫得究竟也。』案吳所言校以史乘及他筆記，似極可置信。就前後情節觀之，汪長必為珍妃被黜進言，以為應復其位，以泯帝后之嫌隙，故觸上怒，而此事又不能明言，故以「離間宮庭不知大體」八字，籠統揭布。意其情形，汪柳門有借此求去之隱衷，長石農則年少敢言，自恃八旗子弟。其同遭淪謫不復起，則緣德宗始終抑鬱，故帝黨一蹶不振也。吳名汝驥，舊官吏部，亦儒雅能記舊聞者，原籍杭州，故與柳門為同鄉。

溽熱中，若憶兒時避暑烏石山巔之樂，居王壯愍公祠，面對芳萷峯，雲常纍其首，遙眺四山缺處，江光浮白，景物曠遨。今此景猶浮目中，而三十餘年之年光，不能倒流，斑髩備書，歸鄉無日，可勝歎念。山南下有戚俞二公祠，蓋祀戚南塘俞虛江者，曾以暑日一游之。比歲外侮日深，邦人好標舉南塘禦倭功績，崇功式烈，固可以策勵我民。唯倭寇與日本，迺為二事，世俗混淆，正須訂辯。案中國所稱之倭寇，日人亦同此稱，其後日人著近代史，改稱和寇，倭和一音之轉。考日本史，倭寇源於瀨戶內海，南北朝分裂後，瀨戶為海賊所據，自海賊大將軍村上三郎左衛門義弘殂後，北畠親房孫山城守師清代統之，刼掠朝鮮及中國，南朝政府，及九州各諸侯，利其貢物，陰為之助。其取道有三，一由對馬經朝鮮入遼東，二由五島入直浙，三由薩摩入閩廣。中國海賊王直為倀，王占日本平戶港，自稱五峯大船主，有王汝賢王敖徐海門太郎次郎四郎等為爪牙，誘導日本之中國西海三十六所海賊，洗刼江浙海岸，此為倭寇之眞相。南塘在閩，以殺寇衛疆著，民故祀之，祠堂壁有陳衍記二篇，文筆恢奇，歷來談戚少保者，多未撫及之，今特錄於此，以饜今日之嚮慕二公者。明陳衍戚少保逸事云：『嘉靖中葉，倭奴入寇內地沿海郡邑，所在鈔掠，吾郡獨福清尤殘破，少保戚公，以癸戌自浙督義烏兵來援，或請師期，公曰，士卒新集，勞苦未可動，越三日，乃大張樂，宴僚佐及萬戶侯等，黃昏公以更衣入內，於是久不出，但時時傳語觴客無間，客愕不知所為，翌日捷書至，公夜中已抵福清，破賊於牛田，斬馘數千

矣。蓋公計郡中必有爲賊伺我者，故出不意盡殲之。興化城陷，賊方踞城，公率所部往，離城十里圍營，緩攻之，歲除微雨漏下，密與所部期曰，先五百人以火器伏東隅，聞鴿鈴起，盡登，全軍望敵樓火，整隊扣門入，不如約者斬。公獨以三壯士自隨，懷鴿越女牆入，城上賊方熟睡，邏者過，輒殺之，因服邏者衣，斫東門城守諸賊殆盡。五百人者，聞空中鈴聲，肉薄登城，火敵樓，開門，全軍畢至，無敢後者。倭奴方陳子女酣飲幕中，兵入城，無所覺，其部曲各散處醉臥，驚起潰亂，自相戮，於是斬首虜名王無算，復一城二縣，出俄頃間，天明下令，凡爲莆人不得已從賊者，皆不問，市肆晏然，如未有攻戰者焉。公在薊鎮時，制師閱武，大會諸郡都護軍，日昃龍起，驟雨如注，雷電迸擊，一時水深三尺餘，數萬騎各紛亂鳥獸散，乃罷操置酒言宴，將夜忽正南燈火萬數，列如堵牆，而寂無人聲，制師駭問，乃公之軍也，雖雨，未有令，不敢失伍，制師益大駭，起執公手，速傳敎撤隊，公令出，諸軍始按部護鼓旌旂燈火，就水中整隊徐徐歸，他軍先散去者 皆憊，制師長揖公曰，周亞夫安足道哉，今日知戚將軍矣。郭海嶽者，福清文士也，客公所，偶雨雪寒甚，公取黃貂裘值千金衣之，凡此皆名將所不及也。公名繼光，字元敬，官少保，兼後軍督府同知』又俞都護逸事云：『都護俞公大猷，自江右召歸閩，與戚少保協同禦倭，都護一見少保曰：公必辦賊者，然賊潰去，必走海，他日復爲閩患，今當以陸戰爲公功，吾率艨艟待之海上耳。於是募習水吏士八百人，挾火器，伏列島中，既而沿海賊悉敗衂，果奪船跳海，圖次年大舉爲復讎，都護擐甲逆戰，一鼓百餘艘盡爲煨燼，擒斬沈溺，不可數計，賊無一人還者，自是六十餘年，雖中國奸民百變誘之，尚骨驚不敢動。都護在江右時，一日坐衙齋，忽見梁上雙客蹲伏，若有所伺，時夜已深，獨一童子侍，都護謾不知省，但令童子呼茶，茶至，謾怒，更呼四庖卒跪前，謾誚讓，欲杖之，召牙校入，頃牙校六人執杖至，都護益謾怒，四庖卒搏顙請，都護徐徐起指梁上，示諸校曰，可擒賊矣。梁上客驚。其一自墮下，諸校合力搗殺之，其一猶乘梁拔刃擬得擲都護，都護自舉所坐椅飛擊之，亦墮地，幷就擒，窮問，蓋鐵峒酋長所遣爲曹劌者

也，徽都護識量，不測，且為地方憂。」按陳衍，字磐生，與曹能始同時，有大江集。嗣聞近丹雘一新，記在山邊巷，其上即為天王嶺，十年以來，城垣洞撤，豹屏閣已與烏峯跬步相接，何時復得靑鞋布襪，再攬其勝耶？

比見七月二十日京滬報載，有安徽某故家以所藏唐樂器質於美國，得價三萬，今擬呈求政府贖回，否則此物行入外人之手　云云。又聞若渠言，古物保管會曾論及此事，予案此必貴池劉聚卿所藏之雙忽雷也。予不識聚卿，而與介弟遽六友善，民國初元，聚卿已避居滬濱，故聞雙忽雷名而未見，今劉氏兄弟已下世，所居北平西堂子胡同屋，曩以居張季直樂任公者，亦久易主，其後嗣不通音問，雙忽雷轉徙海外，亦意中事耳。凡覽羯鼓錄者，必豔稱唐文宗宮女鄭中丞死而復甦得嫁梁厚本事。中丞自言善琵琶，其琵琶在南趙家修理，號大忽雷，小忽雷，是為雙忽雷始見紀載之始。後此流傳，斑然可考。清初，小者歸曲阜孔聘之（尚任），岸塘自記雙忽雷云。『胡琴本北方馬上樂，亦謂之二絃琵琶，蓋琵琶所託始也。南部新書載：唐韓晉公滉入蜀，伐奇樹，堅緻如紫石，匠曰，為胡琴槽，他木不能並，遂為二胡琴，大曰大忽雷，小曰小忽雷，後獻德皇。樂府雜錄云：文宗朝兩忽雷猶在內庫，內侍鄭中丞特善之，訓注之亂，始落民間。康熙辛未，予得自燕市，乃其小者，質理之精，可方良玉，雕鏤之巧，疑出鬼工，今八百年矣，頻經喪亂，此器徒存，而竟無習之之人，俗藝且然，傷哉後之欲聞韶樂者。』其後乾隆間陳雲伯（文述）有小忽雷記，記曰，『大小忽雷皆唐樂器，韓滉官江淮轉運日所進。大忽雷，元代尚存，楊鐵厓謝呂敬夫紅牙管歌序，所云，秦娘善倚歌，以和余大忽雷　是也。小忽雷是唐宮女鄭中丞物，準漢建初尺一尺九寸四分，龍首鳳臆，蒙腹以皮，柱二雙絃，呑入龍口，一珠中含，頷下有篆書小忽雷三字，次有臣滉手製恭獻建中辛酉春正書十一字，兩牙軸下面各有字，首詠云：古塞春風遠，空營夜月高。將軍多少恨，須是問檀槽。次詠云：中丞唐女部，手底舊雙絃，內府歌筵罷，淒涼九百年。皆款署東塘，東塘嘗為小忽雷院本：以中丞為鄭注妹，因及甘露之變，並裴晉公平淮蔡事，以中丞為唐宮女官名，以盈盈為中丞字，以白香山集中琵琶

商婦楚潤娘爲中丞教師，詞曲之妙，不減桃花扇。』其後東武劉燕庭，有自記小忽雷一文，云，『唐小忽雷，逖邏檀槽，龍首蟒皮，面廣七分，下篆小忽雷文三字。牙軫二，面廣四寸，背正書臣滉手製恭獻建中辛酉春，國朝康熙辛未岸堂得諸燕市，鐫五字絕句於牙軫，別系以傳，其題詞則竟莽所作也。夢鶴居士，譜爲小忽雷傳奇四闋。又二闋曰，大忽雷傳奇，後歸長白繼蓮龕方伯，携至秣陵，余訪之，未獲覩也。時方伯輒許相贈，旋又移節桂林，蓋三年於茲矣。今夏酉致贈余，媵以岸堂傳奇一册，余屬南叔拓其形，裝池爲幀，並補書原敍一通於幀端，且以詩志之，屬同好和焉。時嘉慶庚辰七月中元日也，東武劉喜海燕庭父書於都門嘉蔭簃。』此物歸於聚卿後，曾屬畏廬老人作圖，圖成，老人爲作枕雷圖記，記云：『北平袁珏生太史，爲余文字之契，一日寓書於余，以劉參議慈石所藏唐建中小忽雷，請余爲枕雷圖。參議淵雅通贍，名聞當世，余心折久矣，圖成，歸之參議，遂集飲於小忽雷閣，因得觀所謂小忽雷者，長僅逾尺，駢二軸於左，雙絃，撥之鏘然發奇聲，木質作深紫色，軸上鐫曲阜孔君詩，余因詢大忽雷所在，則云已屬之瑞山張君，張君今年七十有五矣，精於胡樂，能爲秦王破陳諸曲，顧以病莫至，時庚戌九月九日也。逾兩月，再面參議於忽雷閣，則大忽雷亦歸參議家，狀如常用之琵琶，髹文甚古，二軸軒輊爲左右，聲洪壯而淸越，余惜不能得張君而彈之。參議笑曰，前圖無大忽雷，今二雷駢隸吾錦囊中，畏廬當於水邊林下，補一鬢眉蒼皓之老翁，遠來歸雷，足成吾家韵事，可耶？余諾爲更製一圖，圖成書其後曰：（中略）參議獨抱古懷，摩弄二雷，不勝太息，且約明年人日，將大集詩流，賦詩紀之，今預更閣名曰雙忽雷，屬余爲紀其顛末如左。宣統二年夏至日，閩縣林紓記。』案林記所述未若聚卿自記之詳，聚卿於枕雷圖中，自記雙忽雷云：『年來搜集元以來傳奇卅種，彙刻行世，去年繆藝風丈，自江寧寄孔東塘顧天石合譜小忽雷傳奇鈔本，閱卷首，桂未谷著小忽雷記，乃知東塘得原器而作。今年春晤太倉陸應庵談云，華陽卓氏寓京師者，藏有小忽雷，並有譜兩本，亟屬其蹤跡，得見之，龍首鳳臆，中含一珠，木理堅緻，雕刻精絕，項間鐫小忽雷三篆書，下刻臣

滉手製恭獻建中辛酉春眞書二行十一字，與桂氏所記悉合，所謂譜者，乃劉燕庭味經書屋校鈔小忽雷傳奇也。後有大忽雷傳奇，二折以後，殘闕不完，繆寄本缺字得以互校，不禁狂喜。卷尾附國朝嘉慶時名人爲燕庭題小忽雷諸詩詞，知此器曾爲東武嘉蔭簃藏弆，即購獲之。溧陽匋齋尚書，有葉東卿手拓忽雷墨本，知器已歸余，遂以持贈，古物精靈，翕然會合，洵非偶然。此器所以歸華陽卓氏，蓋燕庭嫁女卓氏，取此媵匳，乃爲卓氏所有，海帆相國曾以小忽雷名其齋，其未入劉氏以前，据朱椒堂詩注，舊藏伊小尹處，繼蓮龕由粤西贈燕庭，然亦未詳言也。吳中惲年丈云，濰縣陳簠齋太史藏山谷伏波神祠詩墨蹟卷後，劉文清跋云，成邸以此卷並小忽雷易其一銅琴，則此器又曾藏成邸。……椒堂詞注，燕庭自記，皆未道及，殊不可解。冬十一月訪大興張瑞山琴師，與之縱談古樂，曾言三十年前於京師市上得一古樂器，爲大忽雷，似琵琶而止二絃，鑿龍其首，螳螂其復，制極古雅，與小忽雷同，牙柱齮齕，左右相向，背施朱漆，上有采繪，有金縷紅紋蹙成雙鳳，瑞山能彈之，其聲清越而哀，與小忽雷亦類。大忽雷，元時猶存，見鐵厓逸編，謝呂敬夫紅牙管歌序中，又有大雷怒裂龍門石，雙絲同心結龍首等句，形製更可想見。二器並陳，望而能識，且斷紋隱隱，與余藏唐雷威雷霄斲琴髹漆絕似，其爲唐物益信。瑞山以小忽雷在余所，樂爲歸之，因倩畏廬老人爲作枕雷圖，名余閣曰，雙忽雷、小忽雷以東塘傳奇始著於時，東塘得器製傳奇，余刻傳奇而得器，且復於無意中，更得大忽雷，亦云奇矣。宣統二年，貴池劉世珩，葱石，「葱石即聚卿之別字，圖成後，題詠盈集、今不具錄，予所根觸者，長沙章曼仙（華）舊曾示予以題枕雷圖一詩，相與商榷，其時瘦公尚存，曼仙與書衡丈最善，相與文字讌飲，予將南來時，尚聚於東興樓。其化去距今不過數載。此詩與序，似爲加意之作，並附錄之。以見鱗爪，不止資談忽雷之助也。章華雙忽雷行：幷序，唐韓滉使蜀，得逤邏檀，製大小忽雷。以進德皇，文宗朝女官鄭中丞，特善之，後忤旨縊投溝水，甘露變後，人物俱杳，康熙中，曲阜孔東塘，得小忽雷，材堅潤如紫玉，上有文曰，建中辛酉臣滉恭獻，東塘作小忽雷院本傳奇，與桃花扇幷行，蓋

幸之也。光緒末，歸貴池劉葱石，琴師張瑞山者，藏唐時大忽雷，舊矣，葱石復購得之，二雷復見於世，乃建雙忽雷閣以誌其盛，幷寫枕雷圖　屬題，代異時移，葱石高臥不出，殆與雙雷老矣，因作雙忽雷行。詩云，冰絃牙柱紫玉材，葱石示余雙忽雷。建中辛酉臣滉進。誰歟善者中丞鄭。中丞一朝忤聖顏。身隨溝水流人間。曲歛霓裳廿載變。雷乃收聲人不見。千年重覩逖邏檀。甲痕猶識纖指彈。好古神交視莫逆。前有東塘後葱石。東塘只得小忽雷。大雷羽化如金杯。還分扇底桃花淚，院本新詞譜落梅。雙鳳孤鸞無匹偶，茫茫燕市落誰手。書中白髮歸雷人，七十琴師瑞山叟。我聞唐時大雷內庫藏。小雷巳落崇仁坊。逆璫賊泚不能壞。南內西宮幾斷腸。一日龍津神劍合，世上紛紛有哀樂。貞元時事不堪言，獨枕雙雷臥高閣。」曼仙早以神采俊爽名，從其倚山閣集中，可見其少年風神。然予所見叔寶神清，無如遯六，君爲聚卿弟，廣雅之壻。長予不數年，舉止都雅，文筆亦清曲，曾爲神州日報通信，汪允宗所約也，以肺病先聚卿逝，垂十五六年矣。聞公渚言，聚卿生前，曾輯枕雷圖題跋，印爲一帙，今不得見。此帙中，又不審有釋忽雷之義否？予案洽聞記：鰐魚一名忽雷，此兩器腹所蒙皮，予意非蛇而實爲鱷，鱷不易得，故當時即以名琵琶，言大小者，猶甲乙之義，非僅指形狀之鉅細也。忽雷，或謂爲歐西鱷魚母音之譯詞，入中國後變爲强悍之義，觀廣異記歐陽忽雷與雷師鬥一節，可見。鱷雖爲熱帶動物，然我國固有之。今年六七月，太湖漁人，捕得鰐魚二三尾，以市於上海歐人，誘起研究中國鰐之興趣，不獨潮州惡溪之鰐，著於唐時，而取其皮膜蒙樂，尤爲意中事也。

湘綺樓聞於海內，樓果安在？世多莫徵。予案壬秋先生有七夕詞十五首，自光諸壬辰至丙午，十五年間，每歲七夕，各系一絕句，其第十首云：湘綺新樓望故居。百人無復集纓裾。疏星渡漢年年換，雁過南樓怕遠書。自注云，辛丑大駕還京，余還山莊暫憩，時門人弟子爲起樓山莊，而石牛故宅，巳再易主，前時子姓同居過百人，今皆零落，余乃有四子十女，幷內外孫男女子婦，亦將五十人也。第十一首云：黃綺樓邊更作樓。正看初月上簾鉤，分頭選蒂來瓜使，殘暑全

消玉簟秋。自注云：壬寅獨居東洲，改大雪琴矮屋，上更作樓，以通前後三樓，其西樓舊題黃綺，取太子少傅意名之也。衡無好瓜，功兒每歲專使送致，是歲諸女山莊，亦遣使進瓜。從此兩詩中觀之，湘綺樓蓋有故樓新樓黃綺樓之分，近從譚瓶齋猨覩湘綺未刊文稿，中有湘綺樓記一篇，敍次特詳，文亦委婉細密，可資故實，讀之可補前詩所未釋者。記云：『湘綺樓者，余少時與婦同居之室，僦居無樓，假以名之。後倚長沙定王故臺，實面湘津。謝擬曹詩曰，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爲。余好爲文，而不喜儒生，綺雖未能，是吾志也。宴居一年，湘軍治兵，出參軍謀，歸讀我書，鄰園有鶴，夜鳴輒起，徘徊賦詩曰：鶴唳華池邊，氣與秋空爽。平生志江海，低羽歸塵鞅。翛然有世外之志。憶弱冠時，夢余所居五楹通樓，前臨平田，綠野無際，後游吳城湖樓，恍惚似之，但白波連山，無稻田耳。及避兵武岡，六年還城，家無擔儲，月供房稅，罹赤水之禍，有長刀之苦。乃身至廣州，求得蠻女，偕妻上湘，借居衡陽，依朋友以資衣食，妻汲婦炊，大治羣經，屋壁皆長女篆書，妻妾兒女，夏簟冬爐，每讀誦楚詞相和，嘗寄詩夸示高伯足云，知君一事苦相羨，新得西施能負薪。余之逍遙物外，自此始也。然所居有軒無樓，連房五間，前堂兩夾，容郄而已。自甲乙遷居，歲逾一紀，潛虬爲戾，承水暴漲，山莊沙掩，余方承修湘軍志，携妾城中，妻孕，少子涉波而免，歸視沙浸，未易掃除，乃謀城居，迄無安宅。丙子秋，始得陳氏故廬，道光初，湘藩裕泰購贈其書記陳花農者也。余舊與丁果臣張鳳衢彭笛先游，得識其子小農，恆至其居，似甚寬廣。至是小農子魯詹，官蜀乏資，以宅質余，余憶前游，欣然許之。丙子十月，成券入宅，宅殊湫隘，堂後益暗，乃撤屋作樓，始題舊名，方鳩工築垣，三營將弁，快韡行袿者，三四十人，指畫樓前，若有所疑，余出問之，則對曰，此樓基公家地也，君何侵焉，詢以據，則請驗契，以滴水爲界，比出滴水方丈，視契良然，余告之曰，吾有所受之也，君等尋前主究之，吾固不吝，期以三日，而四日不至，樓成，徐詢其由，則由前軍官居之而自侵公地云。樓之後，俯臨荒園，矚望三方，上作重臺，目送湘帆，帉女七八歲，日登危欄，踊躍其顚，余後作

其哀詞云，居子十年，一日千回。昔訶爾去，今望魂來。記其事也。與余游者，莫不登焉，女士則曾彥，雜家文廷式，樓客之異者也。營弁既妒余作樓，乃收其餘地，作屋數百間，樓便不能空曠，大兒又患平臺之危，乘余出游，拆去重層，又不能見帆，戊子水災，大改前制，樓雖歸存，亦并新之，爲內外二間，無前四周回闌之制。諸女適人，妻妾殂逝。始去茲樓，遂居山莊，年七十，門人張登壽倡議醵金，於山塘作樓，以致慶祝，弟子多聞此言。子婦楊氏兄度斂錢，許銘鋆許拯以爲不然，語聞於余，余以爲倡議誠非，阻者亦未是也，爲師作室，亦弟子之職，因惜費而訾之，與己不能而求助者，庸有愈乎？且此議既聞，而夏巡撫，唐衡州，俱有助資，楊許議廢，抑又何說？度皤然更督其工，費四百金，爲山中湘綺樓，孤居田邊，過者笑之。余不得已，又自作前堂東房，樓乃有寄。然地勢迤下，自余室至樓，三下始登，樓頂適與地平，又一奇也。乙巳，風雹吹損窗檻，楊張皆棄學師倭，不顧湘矣。獨余益繕完兩樓，城樓更作回廊別室，山樓盡庋九經雕板，歲偶一居，忘樓主人，然有樓未若無樓之綺也。人以樓名，長白鄭公子遠爲之圖，而城樓左右盡子婦孫女居室，客不得復上，山樓被風災時，巡撫特檄委員會縣令來勘，即宴於樓，自是客來必宴之，春有桃花牡丹，夏有荷池，秋有紅葉遠桂，冬看松雪，若使科舉不廢，練軍不興，則學使案試，朝使督撫閱兵，皆過門停驂，吁其盛也。舊樓記有銘，被火失之，續作新樓記，亦未鐫錄，今特銘兩樓緣起，及名樓之意，俾知我者有述焉。丁未中秋，王闓運作于清泉東洲黃綺樓。黃綺者，彭雪琴所作以居我，因官名而名之也。」湘綺此文，不刊本集，蓋光緒三十三年所作，去革命十四年，未及刪剟者。文碎，而紆徐爲妍，於名以湘綺之義，釋之特詳。鋪夸中時有玩世不恭之意，如稱文芸閣爲雜家，稱楊皙子棄學師倭不顧湘，皆有語妙。文中，湘藩裕泰購宅贈其書記陳花農。又述諸人醵金爲壬秋築樓前後，皆可見舊時大官禮遇文士之厚。

弢老曩爲予書數詩挂壁，其一云，過庭耳熟姚張交。詩稿受寄更三朝。象賢抱持兵火際，卒就微祿爲寫雕。棗梨捆載千

里致，歸告家祭辭折腰。我尋棠茇後九載，洄溯風義江天遙。晚丁頹洞再覯子，倘手一卷珍松寥。當時題贈事偶爾，世患牘沓來如潮。溪山勝畫孰竟隱，何處乾淨容僧寮。窮通脩短等一規，萬刧要恃平生要。百年可作大父行，故家文物猶票姚。題爲：叔節解元屬題張亨甫贈按察公石田畫卷。讀此詩者。不得箋，將不審其本事 。案詩題中之按察公，姚石甫（瑩）也，石甫官至廣西按察使，故云。姚張交者，當讀叔節先生乞石遺室所爲文。石遺先生書姚石甫張亨甫兩先生事云：『桐城姚石甫先生瑩，任福建臺灣道，坐夷務被誣，逮下刑部獄，建寧張亨甫先生際亮，方客姚所，數千里奔京師　營救之，獄十有二日白，以同知發往四川，而張先生病且死矣。張先生故以詩豪於時，生三十餘年，旅食四方，巳有詩數千首，時寓楊椒山先生故宅　松筠庵，素羸善病，方殷憂氣憤，力自急赦，獄解，喜樂，忽與病抗，遂亟。坐姚先生榻前，取生平詩十數巨冊，首首使誦之，張先生曰　留，則姚先生於其上署一留字，曰去，署去字，三日畢，目乃瞑，今所傳思伯子堂集　是也。既殯，姚先生赴於京師知交，爲位於松筠庵，素服受弔，　遂擧張先生柩，護往桐城，爲位於家，赴於鄉之知交，素服受弔，見者大怪駭，既乃歸其喪於建寧，葬焉。姚先生窶於貲，遺命長君，卒刋遺詩行世，板歸諸其家，後六十餘年，余識姚先生孫永概於京師，述其事使余記之云。』此文與此詩，可相表裏。亨甫以詩託石甫　石甫以託其子孟成，（濬昌）卒刋行於同治間。由道光至同治，故曰受寄更三朝，孟成先生，爲江西湖口縣安福縣，有惠聲，以義倉事，議不合，請疾歸隱，挂車山中。當時石甫知交託稿者，有龍溪李威嶺雲軒筆記四卷，及亨甫思伯子堂詩二十二卷，皆承志悉刋之，故曰棗梨捆載千里致，歸告家祭辭折腰也 。弢菴光緒初爲江西學政，　而此詩則成於民國，故有尋棠茇，及世患萬刧等語。以弢菴叔節兩先生輩行交誼較之，石甫先生可爲大父行，故末兩句用後山詩意收之。又考曾文正記桐城派一文，石甫爲親炙於姬傳先生四人之一，故其孫仲實叔節，自爲桐城派之嫡傳。然考孟成先生刋張集歸隱後，不久又出仕，於光緒二十六年始卒，而叔節爲王可莊先生之門弟子，予所見二姚先生，對弢老始終執晚輩

禮甚恭。又案石甫以兵備道守台灣時，道光二十一年，英兵先後攻鷄籠大安港，石甫與總兵達洪阿設計迎戰，有所斬獲，後石甫欲獻俘內地，而英兵駐鼓浪嶼，臺灣船不得達，石甫乃悉殺英俘。及議和，遂以妄殺被劾逮問，其時士論激昂，一時名流幾傾全力助石甫，入獄實祇六日，即以同知直隸州知州發四川。時世稱石甫以能殺當時所謂夷人，爲總督怡良所忌，故爭爲營救，又爭歌詠之，事見諸家筆記，其中蓋亦有和戰之成見存焉。亨甫詩宗盛唐，似明之李空同 而未逮，在燕都時，曾讀書西山之大照寺，所著金臺殘淚記，皆述燕京梨園事。予又案，朋友死爲位於殯所受弔，及歸櫬於其鄉，皆習見事。移朋友之柩於鄉，爲位受弔，此則過禮之禮，宜世之駭怪也。古人如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此爲無服之服，孔叢子云：「魋叔死，太顛閎夭爲之製服，」皆不過如喪服傳所云「朋友麻」而已。至喪服記所謂：「朋友死，在他邦，袒免，歸則已，」已爲盡禮。石甫先生所爲，於古可不比倫。惟陳沂畬德錄載：吳文定公寬，有同年賀恩卒於其家，公爲殮於中堂，而使其子服喪，以答弔者，或庶幾可方擬歟？

舊曆仲夏，江南始得嘗閩荔，以閩荔熟時稍後，而產量少，故比年南國，爭稱粵荔。其實閩荔，舊稱最上品，君謨所譜無論，即百年以外，閩荔猶居第一。外曾祖蓁秋先生，（柏蒼）以博學多能聞於鄉，雅通諸藝，於山川形質，物產良楛，旁逮草木鳥獸之微，罔不精究，使在今日，不爲地質製造專家，亦當爲農林牧藝大師矣。予六歲寄居外家，讀書玉尺山房，所聞先生絕學軼事，不可僂記，其著述已刋者，如烏石山志閩產錄異等，近年漸爲人所知，中言荔枝最詳，今錄之以告世人，且以諗研求果蓏園藝者：「荔支，種類綦多，樹高三四丈，至六七丈，大至合圍，歲再出葉。（擇時棄花，顧本年則三次出葉，）與龍眼皆宜斥鹵，畏霜雪，忌霧淞，（蒼見永定縣亦有數株，武夷大王峯有小荔支，名山荔支，似又不必盡宜斥鹵）古謂荔實週天兩歲星，是二十四年方始結實，其說不然。龍眼用接，荔支用櫓，（櫓，就樹接也、櫓枝之櫓，以兩木相接，故稱櫓，讀魯，下平聲。）櫓者，春初擇佳種之細枝，就本枝刮去麤皮，搗稻草，搏黃泥束之，泥乾即澆，至霜降前後，刮處生根，並泥鋸之，特植於圃，謂之囤，（讀屯去聲）再以稻草作繩，細其本，若遽

受霜雪，則皮剝矣，皮剝之方，他日成林，亦歇枝。呼不結子為歇枝閩至三四年，去其花，使不結實，再二三年又去花之半，則成實矣，以大核為正種，大核最香，亦最甜，細核無渣滓，焦核多帶酸。其種類每因水土而變，百步之內，美惡縣殊，非如他果可以依類而傳。焦核，漳浦人呼焦核，去其宗根，用火燔過，植之，生子多肉而核如丁香，故曰焦核。泉州之宋家香，蒂實皆香，為上。漳浦之焦核細核次之。福州興化之焦核又次之。福清皮皺核大者，呼山荔支，為下。臺灣乾隆間移種，近亦不亞內地，各郡產者恆自詫其美，譜之，錄之，且多飾辭，焦核之樹，雜出大核，有一枝而焦核大核錯生者，花時以青鹽或溝泥之鹹鹺者，壓其根，不然則實隨落，諺云，荔支愛花不愛子，龍眼愛子不愛花，言荔支不落花而落實，龍眼不落實而謝花也。荔支龍眼二木，生伐之可以染⿰糹孟，即綱也，字書無⿰糹孟字，取其入水不爛，出水易乾，荔支膏厚，染⿰糹孟較勝。有蟲，以兩肩出溺，名溺背，俗以背墜，呼石背。荔未熟則害荔，既熟登樹探荔，石背見人，則側兩肩出溺以射之，其沸如湯，探者兩手紺紫，經月始退。荔之歉熟有閒歲，俗謂荔支楊梅熟，則五穀荒，故諺曰，山中紅，田裏空。不知荔支楊梅皆熟於旱而歉於雨耳。去臘霜雪多，則今年石背少，園人呼鴛為夜燕，荔熟時敲竹嗒嗒作聲逐鳥，兼以防盜，若未熟，路人入園竊啖，則夜燕公然萃聚矣。福州以小錢塘為第一，乃漳浦細核之種，古乾元寺地也，諸荔淨盡，小錢塘始出，往往供七夕瓜果之用。長慶寺，明中葉，有荔支五百株，明末經兵，今僅百餘株，法堂前後，梁開平間，慧稜禪師，手植四株尚存其一，詳竹間十日話。三山志：荔支州北自長溪寧德羅源至連江北境，西自古田閩清，皆不可種，以其性畏高寒，連江之南雖有植者，其成熟差晚，半月直過北嶺，官舍民廬及僧道所居，始大蕃盛，大觀庚寅冬，大霜，木皆凍死，經三十年始於舊根復生，淳熙戊戌冬大雪，亦多枯折，當時霜雪寡薄，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故閩中所產者，視巴蜀南海尤為殊絕。蒼見道光辛卯正月初四，同治甲子正月十五，俱得雪四五寸，不聞荔支凍枯，但歉產耳。弘治十四年興化冰結，荔支凍死，荔支畏霧淞，甚於霜雪，三山志：大中祥符二年，歲貢乾荔支六萬顆，煎荔支一百

三十瓶，丁香荔支煎三十瓶，崇寧四年，定歲貢圓荔支一十萬顆。所云，圓荔支今之元紅。三山志：生荔支紹興初始貢，至二十四年因罷貢溫州柑，亦令不得供進。宣和間，以小株結實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闕下，移植宣和殿，錫二府宴，錫御辭云，密移造化出閩山。禁御新栽荔子丹。瓊液乍凝仙掌露，絳苞初綻水晶丸。酒酣國豔非朱粉，風泛天香轉蕙蘭。何必紅塵飛一騎，芬芳數本座中看。時余太宰深詩，有賜比西山藥一丸之句。上稱賞之。順治康熙以來，荔支貢由延建抵浦城，以瓦盆架船上，因花時須用青鹽，貢船乃滿載私鹽，州縣鹽商患之，道光元年，罷貢。泉州有宋公荔支，極高大，實如陳紫而小，甘美無比，或云陳紫種出宋氏，世傳其樹舊屬王氏，黃巢兵過欲薪之，王氏媼抱樹號泣求與樹偕死，賊憐之，不伐，宋公名誠，年八十餘，子孫皆仕宦，人多誤指其祠為宋璟，其荔支被巢寇下斧，至今尚在，結實千萬，一一仍有斧痕。南安有宋荔二樹，稱文狀元武狀元，其形差扁，大次於橘，擘者去絳囊，而瓤不染紙，瓣如瓜，甘芳異常，採接他處，成為常荔，此亦地土使然也。又福州產水晶丸，其實小於諸荔而無核，芳甘異常，近此樹枯矣。餘詳蔡襄陳鼎徐𤊹荔支譜，及郡縣各志中。』案先生潛心格物，又躬歷全省，足跡所至，必徵物產利病，又詳其培壅製造之法，兼以博學能文，遠探原本，故翔實如此也。先生之歿，已五十年，此五十年中，里中屢經喪亂，海國負山貧瘠，重困於稅徭，荔支之業寖減，所謂宋以來之佳種，凋零斬伐，不知凡幾，其使世人但知粵荔者，事理之宜。然閩荔小而甘肥，無酸尾，識者終能辨之。予生以來，居鄉日少，但知烏山之雙驂園，濤園，皆有荔。而邱賓秋丈家有數株最勝。雙驂園屬於龔氏，藹仁先生之：『平生最愛說東坡，日啖荔支三百顆。天下幾人學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集蘇杜句為聯，豪妙若此，世所傳稱。而雙驂園之荔，又不如藹老城內環碧軒所植。往日濤園先生，亦喜荔支，嘗為予言，還鄉啖荔西禪寺或濤園，最好黎明風露未晞，就樹下摘食之，若能以短梯就樹間擇佳者，摘蒂急剝，一吸都盡，渣滓俱無，眞玉液也。予則謂凡果屬菜屬，就場圃生食，必皆佳妙，荔支其尤者耳。

遼左之局，自中日日俄兩役，逐漸造成，此世所共知。後之如何演變，雖未能逆料，前此之造因，則有若干史料，必當

保留，以資研索。舊日國人心理，對俄最重視，林文忠將歿前，已有此語，所謂：「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世多憬然。其後西后藐日而輕戰，戰不勝而欲以俄制之，遂啟糾纏。當時世但傳李文忠主持重，後又傳文忠最主聯俄，而不知戰與聯俄，皆翁常熟為之介，其實仍出自西后意。據祁敬怡所記：清光緒二十年，甲午，八月二十日，孝欽后召見軍機，諭：翁同龢馳赴天津面告李鴻章，此事不能書廷寄，不能發電旨，俄使喀希尼前有三條同保朝鮮之語，今喀使將往天津，李鴻章能設法否？翁奏對：此事有不可者五，最甚者，俄若索償，將何畀之？且臣於此等事，始未與聞，乞別遣。后不允，又諭：吾非欲議和，乃欲緩兵，汝既不願傳此語，則選宣旨，責李鴻章何以貽誤至此？縱朝廷不治以罪，以後作何收束？退衂者為淮軍，李鴻章何能置而不問？翁赴津，見李，傳諭慰勉，即嚴責之，李惶恐引咎，對：緩不濟急，寡不敵衆，實無可辭。翁又言：陪都重地，陵寢所在，設有震驚，誰尸其咎？李對：奉天兵實不足恃，鞭長不及，眞無把握。適接廷寄：聞喀希尼三四日到津，李鴻章如與晤面，可將詳細情形告知同龢覆奏，前曾有喀使既有前說亦不決絕，今不必顧忌，據實回奏。李對：喀使以病未來，其國參贊巴維福先來，云俄廷深惡日占朝鮮，中國若守十二年所議之約，俄亦不改前言，第聞中國議論參差，故竟中止，若能遣一專使與商，則中俄之交固，必出為講話。又言，喀與其外部侍郎不協，故無權。翁言：回京必照此覆奏，若俄連而英起，奈何？李言：無慮，必能保俄不佔東三省，此丙申李文忠專使赴俄之由來也，二十二年丙申七月，李隨員道員塔克什訥，乃同文館俄文學生，精俄語，熟悉情形，李遣齎約本由德回，同船有日本王爵某，極費周防，約本儲匣，匙隨函遞。於是中俄之約，承十二年丙戌舊約，繼續而成。庚子，於各國公約外，專有俄約，彼時頗棘手，李竟以憂憤病逝，政府派管理外務部大臣大學士王文韶為全權大臣，辦理簽約，後數年，遂有日俄之戰。觀此可知李之聯俄，亦翁承后意督促成之。當中日和局定議時，國人集詬於李，幾如萬鏑叢身，尤可歎者，只有詬厲而不聞有辦法。蓋有一西后於上，雖有十李文忠，其主張亦無所用。至戰敗則一切條款

，乃當然之事。西后之聯俄，自云：「欲綏兵，」此是其識力庸下處，國不能自強，而欲因人綏禍，其終也，轉資敵以機會，而別種無量惡因，以使若干人類肝腦膏地，相讎相斫，又開一局面，何曾眞能綏兵哉？胥究當日僨事之原因甚多，而　若干書生，本非政治家外交家，卻自命通曉事理，又假以時機，執持政柄，造成清議風氣，刦持迫脅，使國家不得不走上絕路，亦是助因之一。桐城吳摯甫先生居文忠幕府久，有復陳右銘先生書，述見聞甚詳切，書云：『開示李相各節，多某未及知，豈敢妄辯。獨謂淮軍之敗，幷無戚容，似非其實，某聞平壤之敗，李相痛哭流涕，徹夜不寐，此肯堂所親見，某親詢之者，及旅順失守，憤不欲生，未聞其無戚容也。倭事初起，廷議欲決一戰，李相一意主和，中外判若水火之不相入。當時倭人索六百萬，李相允二百萬，後增至三百萬，而內意不許。及平壤敗後，英俄兩使居間，則勸出二千萬，其時清議，皆謂李相通倭，業已積毀銷骨矣。李相面告二使，謂大皇帝決計開戰，某係領兵大臣，和議非所敢聞，請入都與恭邸議之。其後，議卒不合。及十月初，某再至天津，則旅順岌岌，各國皆守局外，不復排解，有言和者，則倭人已索五萬萬矣。以上所言，皆某所親見，旅順威海既失，海軍覆沒，中國決無能守之理，此時言和，直乞降耳，乃欲以口舌爭勝，豈可得哉？去冬已索五萬萬，今春乃減至二萬萬，此非李相口舌之功，乃入境被刺，倭恐見譏列強，兼得割地之益，遂得減爲此數。至此次和約之不容於清議，則西人已先事知之，不謂吾國士大夫，竟不出外人所料也。俄人代爭遼東，此自別有深意，豈吾國之福。倭之許俄，正其代謀妙策，此亦與吾國無干。若和約未定之先，則彼皆束手旁觀，決不肯代出一言，以違公法。倭人不遽入關，幷非力有不足，去年內廷深恐倭入瀋陽，李相料其決不深入，以其行軍全仿西法，輜重在海，不欲遠離，後果如其言。若謂關內防守至嚴，倭不敢入，殆非篤論也。中國不變法，士大夫自守其虛憍之見，以爲清議。雖才力十倍李相，未必能轉弱爲強，忠於謀國者，將何以自處？李相之欲變法自強，持之數十年，大聲疾呼，無人應和，歷年奏牘具在，可覆按也。』摯父先生，當時與范伯子肯堂皆嘗居合肥幕

，故其見聞較確，書中幷不爲合肥彊作左袒語，而處處舉若干事實爲證，準情酌理，不自諱病痛，所以可貴也。石銘先生責李之理由，前曾掎摭及之：大抵責李得君旣專，明知不可戰，何不以去就爭，故摯父復書有「中外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及『某係領兵大臣和議非所敢聞』」等語。蓋文忠言不宜戰，尙可，若力主不戰，而以去就爭之，是更坐實爾時淸流之言，而身家性命，皆必不保矣。觀常熟所傳諭旨，層層責備，層層束縛，使文忠不得不奮然聯俄以自明，西后之狠，可畏也。摯甫書極明通，其末言：「李相欲變法自強，持之數十年，無人應和，」是乃痛心於西后之言，即前所謂有一西后於上，雖十李文忠亦無所用。蓋政治之本，在不貪不驕，女戎之禍，無毒可比，無謂女子之貪狠驕淫，不影響於政治也。凡司政地者，一動念一畫策之微，其終也可使若干民族受其永久之禍福。予今記此，以見謀國之不易。有謀國之責，而其實無權者，尤極人世之苦痛，非第摭存史料已也。

衮甫先生之歿，忽已三秋，光緒甲辰，先生爲教習，授史學，予才弱冠，先生二十餘歲，從日本歸，短髮新剪，束以絲纓，講論猋起，意氣絕盛。革命後，始從陪文讌，自後使歐使日，每歸國必相見，情意亦每度加摯。及罷官居舊京，尤數過從，一日訪予，以出處相商，爲指陳所知，先生亦慨然，翌日以讀史有寄詩相示。壬申八月，予以事北行數日，猶及會談，而知其有疾，歎其倜儻奮發之氣，終甚騰上，恐不能久，其詩沈浸義山，晚彌慨慷，音蓋亦稍變矣。故予輓詩，有云，越吟伉激知難忍，燕市溟冥豈遂使　之句。記其捐館後，大公報文學周刊，爲出專號，述其學詣，並舉數詩，而最稱魏武和旭初一律，此是弔項城之作，典切沉至，集中最上乘，吾亦云然。顧其思玄堂詩集中，可供史料者尙多，如許侍郎哀詞，爲輓許竹篔作。如泰山四首，爲與李柳溪同登山宿後石塢草擬憲法作。與仲仁追論舊事，爲與張仲仁追論郎潤園議官制作。題廣雅詩集五首，則記南皮逸事，其百歲恩仇一首，似指翁張之隙。歐洲戰事雜感八首，尼哥剌第二哀詞三首，則皆詳歐洲近代史事。無題四首，則詠民十一曹吳之事，並雅切可箋。其網毬一詩，則甚似宋人象棊之詩

，（記宋詩鈔中有此題是南宋人作）可詳近代角藝之時尚。今錄尼哥刺第二哀詞，及網毬詩，爲學人楷式，以饒於趣味也，尼哥刺第二哀詞三首：『駿烈承三百，宏圖攬二洲。虛持禁攻論，（海牙萬國和平會之建立，帝所倡議。）實定合縱謀。（一八九七年六月帝會法蘭西大總統腓力福爾於克倫斯他特，宣佈俄法同盟。）霸業恢橫海，危機玩覆舟。一夫能作難，豈在大邦讎。玉帳傳書急，金輿警夢迴。（革命難作，帝自莫給勒夫得后書趣回京，車次維舍剌，道梗不得前，時已深夜，帝方寢，從臣入白帝，始知亂亟，乃云何不早告，今始言之，晚矣，語見法人克洛特阿耐著俄羅斯革命記。）稅鑾無處所，脫屣有餘哀。（帝不得入，欲繞道至札爾斯哥耶色羅，中途警報猝至，徘徊婆羅哥耶及特諾間，不知所當適，久之，乃決往不斯哥夫，即於是地，下詔遜位。）劍璽隨邊月，河山付刼灰。（帝既遜位，革命政府幽之札爾斯哥耶色羅，未幾徙置西伯利多波爾斯克，後又移耶喀德鄰堡。）園花無限好，灼灼爲誰開。（帝性沈靜，車中聞變，始稍驚憤，旋復色霽，語從臣曰，事已至此，夫復何言，苟民欲之，余即去位耳，余且往利伐地亞終老余之園中，孰知余之愛花乎？）舊夢兼天遠，浮生與日亡。百年民惡上，終古厲憐王。龍戰氛猶惡，鵑啼恨正長。禪餘行漢朔，那不羨山陽。』網毬詩：『客館雖褊小，形勢頗宏敞。前林鬱蓊薆，右野曠泱漭。比鄰富隙地，行樂得寬壤。祇逾馳道平，關擬射圃廣。畫局弈有罫，周法獵張網。東西儼若序，甲乙書在榜。冉冉熏風至，曈曈朝曦上。儔侶稍已集，賓主各爲黨。入門氣始振，臨敵技愈癢。拱立如有疑，決起忽難象。暫絕笑語喧，微聞擊觸響。明月初入懷，大珠猶在掌。激若奔星流，瞥作飛電晃。一落且及跟，再躍仍過顙。賈餘數援桴，示暇一掉鞅。鬥雞相隨旋，驚鴻自還往。十決寧知疲，百中竟無爽。彈雀亦何有，撥蟬差可仿。多謝蓬門子，庶幾痀僂丈。楚漢偶決勝，晉齊迭爭長。質旁佐以史，居高立之兩。紀錄必有程，銓評信無枉。須臾一軍驚，奚啻百城償。拙手殊紛紜，裹頭空擾攘。十擊恆失九，俯拾不遑仰。欲逆目轉迷，未揮腕已殭。栽成貴熟精，道勝資修養。習健驗在今，觀德聞疇曩。投壺禮意微，蹴鞠兵謀昉。憑軾儻有會，

臨風一長想。」此皆使瑞士時所作。哀尼哥拉詩中，一夫兩句，百年兩句，皆平情之篤論也，先生早承家學，與弟旭初，皆有瑋辭琦行，予親見其在資政院中大聲疾呼，力主釋放汪精衛黃復生，民國三四年後，政地將變，先期持節西行，故得免逐流遺謗，然意所不可，斷斷如也。生平於法言至肆力，堂名思玄，殆亦此義，早有疏證十三卷行世，旣而毀去復作，及上海之戰，東方圖書館煨燼，所作稿悉熸，乃更定體例，復成書二十卷，今所傳法言義疏，　季剛爲之序者　是也。集玉溪詩，亦別出心裁，世所莫及。甲子秋，直奉戰時，先生有集李五言律詩十六首，典麗隱諷，予尚存其稿。聞胡伯平言：先生有異夢，謂五十六歲當死。近以詢陳任先云，聞先生十九歲時，病幾殆，夢一紅袍人，謂之曰，子今宜死，以有世德，賜延三紀，故後三十六年歿。憶予所聞，當不止是，夢幻杳昧，孰得而證之。

文芸閣聞塵偶記云：『文宗之幸熱河，首倡此議者，僧格林沁也。其奏疏，余于張緝脩鼎華處，曾見抄本，言戰旣不勝，惟有早避，詞甚質直。以事理論之，唐玄宗德宗屢奔而存，明莊烈一殉而亡，文宗僅幸離宮，較之前代，尤爲有得無失，此當美於議避之臣，而後來誅肅順端華諸人，乃以此爲大罪，以肅順怙寵專擅，誠非無辜，而罪以避敵之議，則大誤矣。』芸閣此述文宗幸熱，發端僧王，自是一極翔實史料。而末節言誅端肅，以避敵爲大罪，則僅就官書所布爲皮相之談，抑或有所顧忌，言而不盡也。案端肅之獄，乃晚清極大政變，那拉氏所以得垂簾訓政，迄於同光二朝，開女禍之奇閒，備覆國之秕政，實以此獄爲最大關鍵。晚清筆記，皆懼禍不敢言，近人唯有王伯恭之蜷廬隨筆中有一則云：「王壬秋年丈闓運，湘中名士，少年時在肅順幕中，待以國士，其言肅順之學術經濟，迥非時人之倫，軍事旁午時，廟謨廣運，皆肅順一人之策，故能成中興大功。顯皇帝上賓，毅帝幼沖，廷臣咸主垂簾之議，肅順力遵先皇遺訓，誓死不從，於是坐以大逆，斬於柴市，而聽政之禮始成，殆寃案也。」此則述所聞於壬秋者，什之八九，皆爲事實。近來紀端肅一獄者，皆據庸庵筆記，然薛叔耘記中，實隱約露其致罪之繇，其稱三奸云云，則筆時西后尚當國，不得不爾。其記中：

「八月十日，御史董元醇疏言，皇上沖齡，未能親政，天步方艱，軍國事重，暫請皇太后垂簾聽決，幷派近支親王一二人輔政，以繫人心，三奸不悅，明日上奉皇太后召見贊襄王大臣，命即照董元醇所奏行，三奸勃然抗論，以爲不可，退，復以本朝無太后垂簾故事，令軍機處擬旨駁還。」此一段實大胆揭載政爭之癥結。以後尙載有賈楨周祖培沈兆霖趙光一疏，尤赤裸裸地，爲太后爭政權，疏中有：『爲今之計，正宜皇太后敷宮中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權，使臣工有所稟承，不居垂簾之虛名，而收聽政之實效。』荒謬矛盾，不知所云，蓋與董疏，皆受內意爲之。今即薛記中觀之，已可知當時受顧命之怡鄭兩王等，及新城陳子鶴先生杜文正公之子翰等 爲一黨，反對太后訓政，主張政權歸受顧命之王大臣八人。而其他素不滿於端肅及受西后意旨者，別爲一黨，則主去端肅，而易以恭王奕訢，使兩宮垂簾聽政。當時朝士不滿端肅者較多，而憚其才者亦不少，故邀結至於閫外之僧王勝保，發蹤指示，自在西后一人。東后拱手受成而已。（慈安或尙有矜憐退讓語，祕不得聞，亦未可知）。以肅順之才識論之，亦必早知西后之不相容，而有先下手之意，惜怡鄭兩王庸才，不能從，故同及於難。薛記所云：「肅順瞋目叱端華載垣曰，若早從吾言，何至有今日」。必是實錄。又稱：「將行刑，肅順肆口大罵，其悖逆之聲，皆爲人臣子者，所不忍聞」。此必直抉西后淫穢殘狠，或咸豐晚年不滿那拉氏之言，如徐敬業討武后檄，所謂殺子屠兄弑君酖母者，故薛氏以不忍聞三字概括之。觀於西后戊戌庚子之屠毒，與夫所以虐殺德宗 傾覆清祀者，則肅順之言，爲有遠識，益鑿然可證矣。從政績上論之，當咸豐末年，文宗荒淫，國中蠶擾之時，其一切規畫，後來賴以中興者，皆肅順之功。前王記中，所謂：『軍書旁午中廟謨廣運，皆肅順一人之力』。自是信史。不但湘綺之言如此，即薛叔耘亦深知之，故於三奸伏誅一條外，別纂『肅順推服楚賢』一條，以見曾左得用所自，肅順功績才識之不可誣，皮裏陽秋，叔耘於此誠有史才也。綜那拉后當國，殆五十年，所遘政變凡二：一、即端肅等之力拒垂簾，肅順或尙有進一步之計畫，未發而爲后所制。一即戊戌政變，南海任公等謀廢后不成，亦爲后所制。此

皆政治上有意義之舉動，所關甚鉅，不成則謚無叛逆。觀後來殺勝保時，保臨刑云：有一言欲面后，而監者不許，度當謀誅端肅之際，后黨與勝保，必有何條件之勾結，殆可信也。惜端肅匆匆就戮，當時廷臣噤聲不敢言，其門客高伯足王壬秋，雖放浪江湖，亦不敢訟其寃，（聞當時肅順幕府以伯足爲謀主，壬秋實遠遜，）唯壬秋後那拉后十年歿，故王伯恭得記其語。予所知，上海商務印書館初建涵芬樓時，曾購得咸豐末年關於端肅事密札十餘通，言當時祕聞最詳，誠珍祕之史料，可爲吾說佐證，近欲得讀之，移書觀樓，則云東方圖書館一役，已成煨燼矣。玆就曩日高勞先生所排比者，爲複錄而再考證之：案涵芬樓購得端肅遺事密札，實一巨冊，皆當時直行在軍機者，與北京當路之祕密書札，凡十餘通。札中多作隱語，非稔其事者，勿能詳焉。中一札，則拉雜不成文，用套格始得閱之，蓋樞院通信之祕法，札中述端肅等抗爭垂簾之情狀頗詳，而弈訢及勝保等，定計以排除端肅之跡，亦於此可見。擇其較有關係者，錄之如後：第一，套格密札，（寄書不具姓名月日，受書者亦無名號）「玄宰摺請明降垂簾旨，或另簡親王一二輔政，發之太早，擬旨痛駁，皆桂翁手筆，遞上，摺旨俱留，又叫有兩時許，老鄭等始出，仍未帶下，但覺怒甚，次早仍發下，復探知是日見面大爭，老杜尤肆挺撞，有若聽信人言，臣不能奉命語，太后氣得手顫，發下後，怡等笑聲徹遠近，此事不久大變，八人斷難免禍，其在回城乎？密之，密之。」第二，寄書者，不署姓名，受書爲朱修伯，（咸豐十一年八月初三日，）「昨日克勤郡王郵與六行，北韋回寓，即送到，命弟細查，何供事抄出洩漏，查係裕昭甫所送，弟不能上覆，悄告麻老，而北韋已知，查詢昭甫，實有此事，竟欲咨回，（北韋謂咨回尚便宜，有許多風聞之談，）弟代說項，尚未允，四不欲作圓場，請弟先下去，再斟酌，大致弦子亦助北韋者，只好明日聽分曉矣。口天等尚未到，渠到時，露面等事，弟可稍讓伊去，渠喜在出頭，而弟喜在臧身也，麻老加官之進步，（不枚卜而硬定者）皆自爲之，且認老師，廉恥道喪至此，夫復何言，至此時捉影捕風，不爲不甚，以后必有奇文，我等不可不格外提防，館上家信發印封一節，恐必須查及

，且印封到時，渠坐在對屋，須防看見，再口天等到后，無所不至，藏匿拆獻等事，亦須提防，我等皆其所忌之人，以後望將印封內通信事，暫行停止，恐懼以順變，斷不可少，至外間酬應之信，亦望轉告同人，愼益加愼，恐都中亦有寄耳目者，此皆弟當境察言觀色審機知變之語，非恂泛也。文課一節，或可附公事印封，或覓便寄弟，當相機行之，決不致誤，博翁前有數行，可呈與否，希酌之，此次緊急情形，可告知，以后斷續，或見原耳，宮燈尙無回京消息，（回京須望閣下圖他密十日容再作信，）初一后，亦尙未吗起，回京或云九月初三，或云十三，廿三，想至遲亦不過廿三。』第三，寄書者筆迹同前，受書者無名號，疑是前人，（八月初六）『宮燈已跪安，日內回京，靈皋往謁，弟未之前去，恐有風聲故也，口天等想今晚必到，文書非緊要者，寄到亦仍不回堂，彼此皆然，可也，昭甫本日已咨回，光景甚惡，一切俱斷絕矣，至禱至囑，』第四守黑道人寄結一廬主人札，（八月十三日）『千里草上書，初十日未下，此處吗人上去，要口留看，夸蘭達下來　說：西邊留閱，心台冷笑一聲，十一日吗，見面說，寫旨下來，吗寫明發痛駁，夫差擬稿尙平和，麻翁另作，諸君大讚，（是誠何心尤不可行等語，原底無之，）遂繕眞遞上，良久未發下，（他事皆發下），並原件亦留，另吗起耳君，怒形於色，上去見面，約二刻許下來，（聞見面語頗負氣），仍未發下，云留着明日再說，十二日上去，未吗起，發下早事等件，心台等不開視，（決意擱車。）云不定是誰來看，日將中，上不得已將摺及擬旨發下照抄，始照常辦事，言笑如初，如二四者，可謂渾蛋矣，夫今日之事，必不得已，仍是垂簾，（温公魏公不能禁止垂簾，諸公竟欲加而上之矣）　，可以遠禍，可以求安，必欲獨攬其權，是誠何心，鄙意如不發下，將此摺淹了，諸君之禍尙淺，固請不發，擱車之后，不得已而發下，亦不見聽，徒覺多事耳，昔人云，霍氏之禍　，萌於驂乘，吾謂諸公之禍，肇於擱車矣，高明以爲何如？克帥昨於密雲發一報，（馬遞）不卜何事，今日已散，尙未發下，此公十五日到，不卜如何措施，在城想見著邸堂，一切自己盡悉，事貴求全，要亦未可冒失耳？聞西邊執不肯下，定要臨朝，後來東邊轉

灣，雖未卜其意云何，大約是姑且將就，果如此行，吾不知死所矣，噫！邸堂前未另稟，乞代呈閱，進城后，須打主意，未可聽人舞弄也』。第五，寄書者筆跡同前，受書者爲朱修伯。（八月十六日），『回京已定九月廿三，堂諭不必換班，可省一番跋涉。惟此間光景，竟覺大不妥當，深遠有鬱鬱意，加官，麻老甚是得意，通典之廿爲作用，尤可笑也。弟公餘以酒澆愁，以牌遣興，得一日是一日，所幸進城有期，都中一切情形，均尙安靜耳。文課以前無間斷否？初六至十六近作，又託少鶴寄回敝寓，囑即錄奉矣。蓉老此次已函致之，乞封好飭送，如來糾纏，回覆可也。眉生之信，敬求閣下代作與之，如無暇，乞囑敝西席爲之，亦可。以後收到弟信，如欲賜答，只望於包封內便附數言，某日收到某日信云云，（弟上去不早，恐有攫去者。）不言其他，較爲妥當。弟如有妥催之便，仍可源源覓寄也。」另摺作一頁，乞與加官通典同一例者，閱之，因有關緊，可望藉達宮燈也，然萬望密之』。弟六，同前，（八月十七日）近日班務，甚爲淸閒，每日午正後，即可散直，所有本月初六至十六社課，已封交少鶴帶昝間，命即呈正。少鶴病甚，弟爲說於四不，故得先回，十七早動身也。（二十或廿一可到）家書內另有小函，係弟近作習套語，尙祈投到時，透於興可，內中有關鍵也。弟近日公事畢後不出門，不會客，謹言愼行，心胸頗舒樂也。杜蓉老已作一信，在少鶴所帶家信內，拆看函時，可轉交之，藉免糾纏也。』第七，樵客致黃蝶主人札，（九月初一日）『恭邸今日大早到，適趕上殷奠禮，伏地大慟，聲徹殿陛，旁人無不下泪，蓋自十七以後，未聞有如此傷心者，祭後，太后召見，恭邸請與內廷偕見，不許，遂獨對，約一時許方出，宮燈輩頗有懼心，見恭未嘗不肅然改容，連日頗爲斂戢，成沈二公來晤約略告之，屬邸堂隨時小心，緣在內不敢晤談，防耳目也。星翁來，歸路未能遽辦，今日又有旨催令趕辦，（星告密雲令中秋後再辦，恭聞之大怒。）是否可以速回，不可定也。聞擇吉九月廿三日起行，十月初九日登極，不卜能改早否？廿四放崇文門監督，係用名簽，先撤正後副，兩太后旁坐，請皇上居中撤，（凡撤缺皆如此，由本處糊名簽以進御，印存太后身邊，極愼重。）撤出後，

邸堂均各大悅，謂雖我輩請放，不過如此。（恐未必附）足見列聖默佑云云，似此則得人與否，伊等亦未嘗不知，看來連日諸務未定，尚有懼心，能常如此，未嘗不佳，久則露出本相耳自十七以後，八位見面不過二三次，時亦甚暫，今則見面一時許，足見自有主宰，一時不發也好。恭邸未聞有叫回信息，大約三五日再說。』第八，寄書者不署姓名，筆迹同前，受書者亦無名號，疑是前人。（初二日）『再，元𡎺在此，當為盡心區畫，隨時保護，如仗廟社之靈，得有轉關，當勉為元祐正人，此間先慮內外患二，今釋其一，（山東尚不曾有回音，）但連日再面，心招奇妬，弟已與竹翁等言之，能將斧柯得回為上策，否則以早回為宜，如有妙策，不妨密示。頃得手示，敬知一切，此信仍望呈湖州閱之，今日晤竹兄等，知昨見面后，以夷務為問，邸力保無事，又堅請速歸，後來見弦子，催促甚急，弦口來傳話，令各兵九月十二日到此，想可改早，并聞先送關防回去。』第九，同前，（無月日，然列在前書之後，或係同日所發也，）『再伯克，近來荒謬更甚，去年弟頗憐之，自十七日以後，伊竟自鳴得意，謂冰山為可靠，時時要上堂獻媚，無如諸事漆黑，無人不厭之，每次該班，無不鬧到口口，椒林大受其害，前日要稽查印封，不准人於方略館發信，立印封簿，遇該班用若干，隨時登記，他人皆不能遵，聽其獨寫而已。其實上堂，並未稽查，伊欲以此大功，超擢打拉密，口後告人云，查出私用印封，係革職罪名云云，非意在子建而何？同人均為不平。太邸到，伊謀恭理不得，連日如狂如癡，恐非所宜耳。摺報今日已全行告竣矣。連日非有公文，不能發印封，堂上亦不送信來，伯克之力也。文堂未能另稟，祈代稟一切。』第十，樵客寄結一廬主人札。（九日初五日）『元𡎺在此，在內見一面，未交談，今日八人上去代請，有話，令明日請安，大約早晚叫回去，弟恐其遂回，頃去面謁，坐譚一時許，頗有所陳，並自陳不能久待苦衷，渠勸稍安，且俟進城再說云云，相待優厚，可感之至。廿四日掣學政係由堂寫簽，七八十枝同進，掣下后，由堂掣省分，將簽上名字刮去，方發下，竟不知所進都是甚等樣人，奇絕怪絕，其不放心我輩，亦可謂到十分矣。戶左太僕二缺，並未掣簽，竟自

留下，未免不恤人言，似此光景，心耳等欲以小利結之，而彼哉竟居之不疑，且有拜門生之說，（出於先儒，麻翁和之，）似此光景，不敗不止，殆天奪其魄耶？孟子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其諸君之謂歟？裕昭甫以送王六行被吝回，亦是過熱之故，所謂小人枉自爲小人，奔競者可以悟否？元聖日內即回，（初七日動身）一切詢之自悉。再今日胡研生封奏。聖母留中，八公打聽不出來，相顧失色。（初六日注，已發下，無要事，）歸事內催甚急，元聖日內見面，擬了一套話說，必不能過遲也，可放心，我勸王以風水之說動之，且請先下日期，幷將渠等必改之意說明，種種語句，切實之至，以杜奸謀，勸上意主持堅定，王深然之，或可有效。』第十一，守黑道人寄結一廬主人札。（九月十六日），『十四晚克翁到此，弟夜去深談，其人近來頗有閱歷，謂伊等罪狀未著，未可驟舉兵諫，致蹈惡名，弟深以爲然，以達适輩頗畏其虛聲，勸其留虎豹在山，且勿驚他，恐伊等欲削其權，隨後事更難辦，且是日已下明發二十三日回京，若一變動，恐內裏驚疑，須俟進城，自有道理。連日聞日內裏傳出來信云，自前日明發要下，二聖怒極，是誠何心一語，（弟已囑子建，將此稿密藏。）七先生亦大怒，云俟進城講話，老五太爺喝止之，日來未有所聞，克處亦未敢再去，次翁隨到，與同人亦未見面，避嫌疑也。換班已回過，王云爲日無多，可不必換，少翁憂傷成疾，數日不能上班，盼缺不到，昨領班代面，已准其先行回京，惟不准後來效尤，看來月底月初先回之說，未必能如願矣。』第十二，黃箋密札，（寄書者無姓名，又無日月，受書者亦不知何人。）『十六午後暈厥，囑內中綏散，至晚甦轉，始定大計，子初三刻見時，傳諭清楚，各位請丹毫諭，以不能執筆，著寫來述旨，故有承寫字樣，八位共矢報効，極爲和衷，大異以前局面。兩印均大行所賜，母后用御賞印，（印起）上用同道堂印，（印訖）凡應用硃筆者，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諸事母后頗有主見，垂簾輔政，蓋兼有之。自顧命后，至今十餘日，所行均愜人意，（要缺公擬，其餘製簽，均取旨進止，）考日知錄四星聚生中興，看此氣象，天道竟有準也。長星主國喪，驗矣。七月十二日日中

白氣穿貫珥抱，占主年離，風聞兩宮不甚愜洽，所爭在禮節細故，似易於調停也。歸期有九月廿三之說，俟直督到後，計橋道工程定準，或改早而不致改遲。十七日以后，貴處公文，用贊襄王大臣字樣，嗣覺沒去軍機字樣又不合，廷寄款式，遂加三字於贊襄上，兩者二而一之，目今貴處爲八堂併歸西邊屋內，（堂餐同桌。）其原坐貴堂，更將滿友移入，新入軍機者，諸事細心熟商，恐不入格故也。諸事維持安帖，不曾調象伏虎，貴堂均正人，而能同心，清翁確有把握，兼合機樞，深足令人欽佩。連日公事甚忙，緣以前內積有二百餘件，加以日行，萬來不及，聞已調筠軒笙巢敏生來，前監督之命，諒可收回，當無所謂前嫌矣。鶴翁來，專理喪儀，諒亦有所咨訪，然事勢大局已定，似不致另生枝節。貴處體統較前略降，以堂上較尊，聞有坐聽立回之事，然係偶爾，當不常然，亦係未諳貴處舊式 故爾。諸事照舊章，並無人攙人，愚見差使尙屬可當，循此不改，且有蒸蒸日上之勢。夫已氏聲勢大減，諸所鑽求，不敢輕諾。六兄來，頗覺隆重，單起請見，談之許久，同輩亦極尊敬之。已定拿車二百輛，於八月初十日齊備， 主位先行陸續回家，以免臨時闕乏，行期又聞有九月初三之說，亦尙未確，總之，歸志已決，遲早可勿問也。縞素定於大祭後始除，乾淸宮安十二日，乃移觀德殿，上於移殿後就學，蘭翁外聞尙須添派，不知作何名目，此處恭理約四十餘人，大約行在有勞績者，均已列入，以便併案出保，以省頭緒，聞城中人亦頗多，盛哉濟濟矣。」高勞原案語 略云：右列各札，約以黃箋者爲最早，殆在咸豐十一年七月之末，或八月之初，距文宗崩僅十餘日也。其時顧命八人，共矢報効，而兩宮已不愜洽，孝欽已存垂簾攝政之意矣。札中所述，如西邊留閱，西邊執不肯下，定要臨朝，東邊轉灣云云，則主張垂簾者，皆孝欽意也。八月十三日守黑道人札，述御史董元醇奏請垂簾，及簡輔政後端肅等抗爭情形，與套格密札，互有詳略，然可想見孝欽蓄謀之深，與兩黨競爭之烈。札名隱語，就記者考察所得，玄宰，千里草，當皆指董。心台指怡親王載垣。老鄭，耳君，指鄭親王端華。宮燈，指肅順。北韋，老杜，通典，指禮部右侍郎杜翰。麻翁，指太僕寺卿焦祐瀛。（時有焦大麻子之

稱）湖州，與可，指大學士文祥。克帥，指勝保。子建指曹毓瑛，奈簡達，即太監滿州語也。七先生，謂醇親王奕譞。老五太爺，謂惇親王奕誴。元聖，指恭親王奕訢，二八，及八公，達适，則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受顧命之軍機大臣也。札凡十二通，驗其筆迹，首末各爲一人，而其中十通多一人所作，前十一通作者，多阿附后意，而末一通則黨八人者也。予案此十二通中，第十二札黃箋者，最重要，以此箋爲黨於端肅者所發，端肅一派之見地與用心，官文書中，已不可復跡，全賴此札，得見大略。第四札，第七札，第十一札，俱甚重要。第四札所述，尤明豁。寄書者，必是小軍機或領班章京，所謂他拉密也，清制軍機領班章京，其官大抵卿貳，故得見親王，覲其得進見恭王，又夜謁勝保，可知作書者之地位。手邊惜無當時縉紳錄，否則或可揣知其人，以其與朱修伯王少鶴爲友，又頗有政識，決非碌碌者。受書之朱脩伯，名學勤，仁和人，咸豐初進士，官至大理寺卿，時與捻並起，多所建白，曾官軍機章京，著有樞垣日記，曾文正以學足論古才足幹時稱之，性嗜學，過目不忘，有讀書跋識及文集三十卷。此時正爲章京，但係留京，而非赴熱河行在辦事者，故源源得其同寅密友自熱之書也。札中隱語，應詳考者當多，如鶴翁，即匡源，字鶴泉也。如桂翁，即焦祐瀛，字桂樵也。他如口天指吳姓，靈皋指方姓之類，大抵皆軍機章京。札內所述官場競爭升沈瑣事，可見宦海情狀，內外如一。呌起，或單用一呌字，即召見。跪安，即將起行，請訓。明發，即諭旨之明白公佈。此種若干術語，更數十年，恐非箋注不能讀矣。前十一通作者，大抵爲謹愼小心之流，不慊於端肅，而阿承后意，或善觀風色，逆策西后必勝者。然觀其第五信末，稱另有拙作云云，欲因杜翰達於肅順，則無背面之句搭也。第十二札黃箋中有：『夫巳氏聲勢大減，諸所鑽求，不敢輕諾。』此夫巳氏，度即指西后。案那拉氏於文宗晚年已專權納賄，故世傳文宗以密札賜慈安屬以那拉氏，有不法即以此旨除之，後東后以密旨示西后，面裂之以示惠，西后陽感而陰銜之，即酖死慈安。大抵當時后黨詆訶端肅專擅，而端肅所聞見西后專恣貪淫之狀，則亦倍蓰不止，文宗必有所知，故臨終託孤八人，

同心輔政，其始西后布置未周，自必「聲勢大減」也。又考惲毓鼎崇陵傳信錄 中有云：『或傳咸豐時，大學士肅順，曾密疏請文宗行鉤弋故事，故孝欽聽政，首除肅順，而摭拾跋扈罪狀，以成其獄。』夫留子去母之辣手，肅順敢以密陳者，豈非親見西后專貪之狀，忿不可遏，詗知文宗亦心知此人不可信，故敢為造膝之請乎？此節亦可與肅順『若早從吾言』相參照。肅語 或即指此事也。又案，肅順為人，必極有胆識，而不學無術，遠擬季孟，近比江陵。其治事極有魄力，而頗深刻。考清史稿肅順傳稱：「英法聯軍犯天津，起前大學士耆英，隨欽差大臣桂良花沙納往議約，耆英不候旨回京，下獄議罪，擬絞監候，肅順獨具疏請立予正法，文宗雖斥其言過當，仍賜耆英自盡。大學士柏葰，典順天鄉試，以縱容家人靳祥舞弊，命肅順會同刑部鞫訊，讞大辟，文宗念柏葰舊臣，獄情可原，欲寬之，肅順力爭，遂命斬。戶部因軍興財匱，行鈔，置寶鈔處，行大錢，置官錢總局，分領其事，又設官號，招商佐出納，號錢字者四，宇字者五，鈔幣大錢無信用，以法令强行之，官民交累，徒滋弊竇，肅順察寶鈔處所列宇字五號欠款，與官錢總局存檔不符，奏請究治，得朦混狀，褫司員台斐音等職，與商人併論罪，籍沒者數十家。又劾官票所官吏交通，褫關防員外郎景雯等職，籍沒官吏亦數十家。大學士祁寯藻翁心存，皆因與意見不合，齮齕不安於位而去。心存且幾被重罪。肅順日益驕橫，睥睨一切，而喜延攬名流，朝士如郭嵩燾尹耕雲，及舉人王闓運高心夔輩，皆出入其門，采取言論，密以上陳，於劉匪主用湘軍，曾國藩胡林翼每有陳奏，多得報可，長江上游，以次收復，左宗棠為官文所劾，賴其調護免罪，且破格擢用。文宗之信任，久而益專」。讀此可見肅順治事之猛，識別之精，不避權貴，尤不顧八旗貴胄，故宗室旗人，恨之尤甚。其實史稿所謂功者，固灼然為功。所謂罪者，又何莫非守法律繩貪懦之善政乎？相傳肅順臨刑，為市人以瓦礫泥土擲之，叔耘筆記亦詳，世於此方以為可見國人之意，予以史稿斠之，肅順蓋嘗奏減八旗俸餉，故遭旗民之怒如此。夫以道咸間朝政之腐敗，八旗之闒茸，百事冗濫，自非以猛濟寬不可，肅順以豪健之才，得君過專，橫被羣昏，號為驕橫，

為廷变毀，妖后乘隙䔈䊵，事之可哀，有過於此者乎？清史館纂者，𪗋民國厚糈，而靦顏發遺老之論，且爲諂附西后恭擬實錄之舊習，鄙猥凡下，良不足論。記高勞君錄此事竟，附以數言云：『追維當日，雖端肅諸人所行，未必盡規於正，而其抗爭垂簾，要不能目之爲罪。以文宗顧命之八人，喪未三月，而同時解職，誅戮者三，放逐者一，宮壼淫威，比之呂雉武曌，殆無以過。而其後之暴戾殘殺，塗毒黎玄，履霜堅冰，實基於此。奕訢勝保以貴戚之卿，專閫之將，不明家國大計，而爲一婦人所用，對於端肅諸人，能無愧乎』？其論則殊平允已。又肅順亦非不讀書之粗才，吾友夏吷菴所著清世說新語識鑒類，有一條云：『肅順優禮賢士，而又有知人之鑒，王闓運初在肅幕，自薦充報聘俄羅斯使，肅蹙頞曰，那可甘粗使』？下有注云：『肅順字豫庭，鄭親王端華同母弟，累官至尙書，爲文宗所寵信，文宗崩於熱河，肅順與端華等擁立穆宗，專朝政，孝欽后忌之，而實欲垂簾，肅順等力抗，孝欽乃與恭親王等密謀殺肅順，賜端華自盡，肅順當時雖驕傲，而好結納賢士，如陳孚恩王闓運高心夔其最著者也』。此紀事，具得是非之正。而肅順不允壬秋使俄之語，亦頗有言外味。當時雖皆以使節爲粗官，然其不以壬秋爲使才，亦自可見。各書肅順之字皆作雨亭，此作豫庭，殆別有寫此二同音者。」（此稿草就後，偶與惜陰老人談及端肅遺事，老人曰，吾有所聞，藏之數十年矣，當時李芍農侍郎，（文田）最喜蒐拾掌故，鉤稽秘聞，一日告予：西后先入宮，夏日罩衣．方校書卷，文宗見而幸之，有娠，始册封，及晚年厭其專權，文宗最喜肅順，言無不盡，一日以那拉妃忤旨，又謀於肅順，肅順請用鉤弋故事，文宗濡濡不忍，亡何，又以醉恚漏言，西后聞之，啣肅刻骨，後遂有大獄，芍農蓋聞於內廷舊豎，談此戒勿妄泄，此外間所莫知也。予告以惲薇孫已略有所紀，老人瞿然，謂惲所聞不謬，然此等事，斷無封奏之理，當以芍農說爲是，今記其說於此，以諗後之史官。

吾國幅員殊廣，人口蕃庶，而國力與人民一切成績，不能與國度比例相稱，此自緣於頻年多難，凡百耗失，譬如久病貧

血，斷不能某器官獨增能率也。然細究施政之理，當以平均發達爲第一義，今號爲國人，其能周歷全國者有幾？省之與縣，縣之與鄉，瀕江海之與內地，其榮悴菀枯狀態，相去動踰百十年所，於此一切待遇建設，不力求其平均，則畸偏之爲禍，不止文化體力之墮落已也，抑政治以外，社會之溝通，當力求其繁密。游歷行旅，調查比較，宜力爲倡率。不厭其瑣，不厭其舊，不厭其拙，按其俗尚形勝，求其本原，稽其古今利病，衡以當前政要，而後從而改革之。私意建國當從一步步做起，一滴滴改去，倉卒剿襲，張皇求勝，必無濟也。既言游歷行旅，則地圖游記，二者必當講求。今之新學，最薄古人，夫製圖測量，當然新法，昔人游記，自爲陳言，然觀古人之用心，則其結實深摯，恐非今人所能想象。地圖，在我國導源甚早，蕭何入咸陽，首收圖籍，度必有地圖著於竹帛。王象之輿地紀勝，每一州碑目之後，必附以圖經若干卷，世初以爲疑，後知唐吳興圖經，其先爲顏魯公所書，刻於石柱，始知唐時圖經皆刻石。今所可考者，最古唯僞齊阜昌之禹跡圖，華夷圖，開方記里離簡，而大致不謬。山西稷山縣 有摹本，在保眞觀，石橫二尺五寸，爲方七十一，豎三尺，爲方八十一，共方五千七百五十一，每方折地百里，誌禹貢山川古今州郡山水地名極精。宋呂大防長安志圖，已久佚，近亦新出殘石數十片。夫懼紙之易朽，摹製易誤，乃刻石以資流布，用心不得謂之不摯，其重視圖經，尤顯而易見。至游記古人雖鮮悉如徐霞客之耐勞實踐，然可讀者亦不少。放翁之入蜀記，石湖之吳船錄等外，陸廣微吳地記，李沖昭南嶽小錄，皆可輯布，近代則姚石甫有康輶紀行，潘芝軒有瀋陽紀程，秦輶日記，董醇有度隴記，張詩舲有驂鸞錄，粵西筆述，蔣湘南有西征述前後編，林少穆有滇軺紀程，其中不乏資料，可以窺見風土情僞之遞嬗，山川形勢之沿革。即以陶雲汀蜀輶日記言，雖僅有四卷，其中或出文毅幕府手，或病其考據太繁，然試舉一例言之，其卷二七月十二日一節云：『十二日，十五里仙人溝，二十五里尖濤橋河，十里觀音碥，巨石摩天，不受寸土，原名閻王碥，賈中丞漢復鑿之，改今名，宋荔裳爲之賦棧道平者也。又有魏敏果象樞詩，同刻石壁，餘詩尚多，輿中望之，不甚了了。十

五里，過沙河，小憩茶坪，返里陟五盤嶺，羊腸一線，繚繞雲端，欄之以石，俯瞰瀉流，耳轟目炫，垂堂之戒，令人凛然。良久，始至雞頭關，憩關帝廟，南望漢中，豁然開朗，心目爲之一舒，壁刻黨崇雅詩，有回頭一轉地天寬之句，適肖此間情景。雞頭石冠而峭，關所由名也。山中多祀白石土地，有碑言項羽圍漢高，樵汲絕，神爲負水，晨起有卒見之，立化爲白石，漢王之南鄭，燒絕棧道，羽已東歸，無緣至此，齊東語　殊可笑。七盤嶺，南北高二十里，土色南黃北黑，判然不同，下嶺即褒城縣，棧水繞其東，而南流入於沔，所謂褒谷口也。北通斜谷，斜口在郿縣西南三十里，武侯出五丈原由之。史記言褒通沔，斜通渭，皆可以行船漕，今則不然，蓋山經開鑿，水爲沙石所壅矣。又有箕谷，在褒城西北十五里，諸葛攻祁山，使趙雲鄧芝據此爲疑兵，又有駱谷，在盩厔縣西南三十里，南通洋縣，姜維伐魏，圍長城，所由道也。通典曰，漢中去長安，取駱谷路六百五十二里，斜谷路九百三十三里，驛路一千二百二十三里，所謂驛路，即今寶鳳留褒之道也。又有子午谷。在洋縣東，魏延請分兵襲魏者也。向禁行旅，以防姦宄竄入，乾隆年間，陝撫畢沅，因遞送金川軍書，改由此道，較舊道可近七八日之程，漸成通衢。嘉慶初年，教匪姚之富齊二寡婦張漢潮伍金柱冉學勝等，出沒其間，豕突狼奔，凡七八年　始絕。己未冬，有旨仿明代原傑經理鄖陽流民之法，於南山老林中，酌加開墾，以栖難民，於是議設總兵於五郎峪，分設小營於子午等谷，又增設縣丞巡檢等員，以資彈壓。蓋終南一山，跨越西安鳳翔興安漢中商州，南北八百餘里　東西一千七百餘里，分屬三十餘廳州縣。其實山內設治者，僅止商州所屬，及孝義五郎二廳，孝義迤西千餘里，並無營汛，至是設官駐守，而防轄始密，然山中向無居民。乾隆三十三年以後，湖廣江西流民，始漸入山內伐木支棚，種包穀度日，包穀似粱，一名包蕎，川湖人謂之玉米，又曰珍珠米。自教匪亂後，焚林斬木，一望蕩然，然梯田板屋，鳩民漸集，計數十年後，必盡成熟地，非復曩時陸海矣。一讀此，可知文毅下筆時，細針密縷，於古今政治沿革，形勝變遷，風俗土宜，皆能挹要論列。卷耑有朱珔一書，蓋文毅乞其評判者，書中關於此節

云：『其謂梁州貢道浮沔溯褒以出斜口者，殆亦即水經柏水注所云，沔歷漢川至南鄭縣，屬於褒水，遡褒暨於衙嶺之南谿，水枝灌於斜川，屆於武功，而北達於渭水也。孫君疑酈氏謂沔渭相通，恐未必是禹跡。不知經文不曰逾於渭，而曰逾於沔入於渭，必當時自潛逾沔之地，有捨舟陸行者，傅氏寅曾有此說，與酈氏上言自西漢遡流，而屆於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穴，（彙纂言岡穴，即郭璞所謂峒山，括地志所謂龍山大石穴也，其間自非水道相貫。）迆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書所謂浮潛而逾沔者 正相合。至沔渭之間，則有褒斜可通，故下又云，水枝灌於斜川，而總之曰水陸之相關，川流之所經，復不乖禹貢入渭之字，酈氏意 蓋如是。漢武帝時議褒斜漕事，而褒已不與斜通，必自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是乃陵谷遷變，而酈氏則猶追言禹跡也。後代墾闢日滋，近山之地，沙石所壅，故道愈失，非閣下身履其境，固莫由洞悉形勢，而并史記言褒斜皆可行船漕者，得彷彿其遺蹤耳。』此蓋就文毅以嘉陵江爲禹貢漢則爲潛之潛，因而申論浮潛逾沔之理，其關於褒斜船漕事，不能不謂爲有關地質及考古諸學也。文毅此記，全書大率如是。其摭拾傳聞，間或瑣碎，大體則博淹以外，兼注重政本。蓋時在嘉慶末年，陶雲汀與賀耦庚已同時出掌文衡，自後汲引林文忠，以逮於曾胡，別啓風氣。臆想其講求經世之學，或正繇於遠歷山川，目覩利病，慨然攬轡也。今人讀昔人書，正不必病其考據繁瑣，須知即此瑣冗，已非翻數千卷書不辦，又非多少能自狀其經歷蹤跡不辦，能如是，亦庶幾通才矣。況今日科學已昌，果爲通才，而又能好學深思，必知其故，則學者經國大業，何莫不由於左圖右史，切切實實地 以營成之乎。陶記中有極佳史識，如記安邑鹽池言：『相傳池遇南風，則鹽利必倍，舜歌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或云即指此。』蓋舜都蒲坂也。餘如闢金牛說之謬，論黑水之源，皆甚詳盡。論涪水荊州三泉和尚原諸節，則極關行軍要塞。予聞近年歲出新書四千種，其半皆翻刊舊書，其最暢行者，明清間消閒小品而已。如此類書，正未易爲時人理會得。

胡文忠有致吳仲昀制軍數箋，爲文忠全集所未收，其中有極精湛語，節錄之：『求將於已亂之國，是所謂亡羊而補牢，

求將於未亂之國，是所謂未雨綢繆。」「椎魯質直，不愛錢，不怕死，庶幾得之。至吏治之類，實兵禍之所由起。」「平時有藜藿不採之威，臨事有折衝千里之勢。」「行間諸將，能尙廉恥敦氣節，力戰制賊，以節其流，則數年內浪費之財，豈尙不足耶？」「姪之立志，必使營哨之官，盡廉潔不私一錢。其章程所定薪水，又實足以養其廉，而兼有愛士之能力。」此數節中；予甚愛平時臨事二語。平時有藜藿不採之威，尙容易做得到，臨事折衝千里，則談何容易。折衝千里者，謂知遠情也。有知己知彼之明。然後眞能折衝得下。此二句，兼可爲今日談外交者　示一周行。今日之事，知彼固不易，知己恐尤難，思之歎息。末一段，姪之立志云云，讀之想見文忠不唯有操守，且有胸襟。『所定薪水又實足以養其廉，而兼有愛士之餘力。』此三語，其寬厚闊大，聞之猶足鼓舞天下才俊，以成中興之業，直欲求廉潔者，尤須三復斯言。後此北洋軍閥，往往視畀三五百金於僚屬，意至不甘，又必設法醵得其薪給，剝奪其待遇，以自稱觴演劇。其狹隘無智識，可哂。如斯之流，雖善掊克，皆不旋踵而亡，乃知史記言：項王印刓不忍予，眞不足與成大事也。仲昀制軍之孫，子佾先生，有蕉廊脞錄八卷，中有一節云：『益陽胡文忠，薨於軍，維少村觀察祜，從文忠久，哭之慟，將斂，少村以手按文忠胸間，雖微冷，而與肢體異，久之，若翕翕動，力持勿遽斂，猶冀其復蘇也。至三日，摺弁回，文忠疾亟時，奏請開缺之摺，奉硃批湖北巡撫著李續宜暫行署理，接統各軍，少村乃附文忠耳，大聲讀之，文忠平日兩目光如電，至是忽大張，若微領之者，侍者駴走，旋一瞑不復視，少村再捫心間，則方寸寒於冰鐵矣。』此殆其下意識未全泯，故有此反應現象，然論眞愛國家愛人材　如益陽者，今日正恐不易覯矣。世但知胡文忠，爲文毅愛壻，文毅晚督兩江時，胡亦在幕，即蜀輶日記，恐文忠亦有參撰獻處也。文忠到江寧時仍好治游，秦淮河，釣魚巷，皆有其蹤跡。世傳有勸文毅誡告文忠者，文毅曰：潤之之才，他日勤勞將十倍於我，後此將無暇爲行樂，此時姑縱之。此言未知可信否？然文忠後來督師時，異常刻苦，在軍治經史有常課，仿顧崑山讀書法，使人雖

誦而聽之，日講通鑑二十葉，四子書十葉，旁徵史籍，尤講求時務，病至廢食，猶於風雪中講肄不少休，每問幕府，輒舉經史一義，叩以吾今日接某人治某事，頗不悖於斯義否？故所著有讀史兵略四十六卷。吾聞叔章述文忠兩逸事：其一，即為文毅擇壻之始。文毅以給事中放川東道，還安化掃墓，由安化入川，道必出益陽，時文忠之父雲閣先生，（達源）方入京會試，文忠隨其大父鄉間讀書，文毅肩輿小憩，從郁塾間邂逅文忠，時甫八齡，即摩頂許為國器，誌其姓名而去，後此遂相攸焉。其一，為文忠與周荇農逸事，善化周荇農先生，（壽昌）以文章名世，相傳胡文忠入翰林後，在京常與荇農冶游，一夕方就娼家，坊卒掩至，荇農機警，亟入廚下，易服而立，得免，文忠及他人並縶去，例司坊質訊，不敢吐姓名，坐是頗受辱，釋歸，即與荇農絕交，謂其臨難相棄，後此治軍，且不喜用善化籍，曾文正為荇農屢解釋於文忠，卒不得大用，此葉奐彬為叔章言者。

漢壽易實甫先生，鼎革後，再入都，與予相遘於瓔庵處，後此數年間，過從綦密，游衍之歡，文字之役，不可殫記。當時先生貽予詩札，高可數尺，今悉零落矣。年光不能倒流，秋宵無俚，念及言笑，徒增棖觸。最不能忘者，初識先生不久，一夕飲於宴賓樓，客祇嘉應黃遵楷，泗州楊毓瓚，及予三人，先生獨挾一粲者，頎而皙，以詞為介，曰，此李三姑也，遂出所製長歌相示，歌甚長，但記言其美非世間所有，有之，唯若子建之賦洛神。予雖隨聲附和，數目三姑而疑之，意謂舍頎皙外，亦中人之姿耳。明晨過瑟君，質所疑，瑟君大笑曰：此易五先生之新變也。發行篋中，出紅格紙五，皆端楷細字，則先生自述與三姑邂逅好合，瑣屑靡詭，匪夷所思，乃與瑟君撫掌咋舌。此事今已逾廿餘年，瑟君逝亦垂十年，絕世奇文，不知尚存天壤間否？昨檢敝笥，見先生甲寅年見貽一箋，云：『去年宴賓樓之飲，得君詩足以歷劫不磨，謝謝，全篇神光離合，乍陰乍陽，亦與洛浦神人，無以異也，此扇得兩寶，洵可珍耳。』始憶當時予有一詩，為先生書摺叠扇，其反面瑟君作工筆畫，故書中云云，然予此詩，則攢眉苦憶，不能得一字矣。又有一事可記：女伶孫一清

，方與金玉蘭齊名，遂爲袁君房量珠聘去，此本習見之事，先生乃以二詩揭於報端，起二句云，銅臺高峙濁漳橫，飛去美人天四更。在先生方自詡用紅線傳中語，縮合無迹，而見者大譁，謂銅臺濁漳，是以鄴下阿瞞，隱詆當道也，幾罹不測，賴抱存右之，得免。又憶：一日先生與予及抱存坐流水音松石間，適有命婦冠服趨過，先生閧抱存述其微時事，而翌日即爲小詩揭之，亦幾以此飽拳。其通脫不羈，皆類此。然先生實至惇篤君子，自以少有高才，承家學，早通籍，一時名公鉅卿，折節論交，及革命，年已五十餘，侘傺不遇，自傷自放。故辛亥後所爲詩，皆刻意恢奇奔肆，盡取俗語入詩，託體俳近，大爲同輩所議。實則樊易齊名，平心論之，先生眞本領眞性情，皆在樊山老人之上，千秋識者，必以予爲公言也。先生詩，刋者，有四魂集，丁戊之間行卷，及廬山詩。四魂不及備讀，廬山詩至瑰壯謹嚴，丁戊之間行卷，則至纖麗，其生平才語，若九天珠璣，不可悉數。辛亥後作，似未見刋行，其中爲伶人作者甚多，然先生於諸伶亦取悲之意，非有何交暱，而詩中好作奇語，昵語，世遂譁稱龍陽才子，主持風月。以予所知，半非信史。至於寄情絲竹，則當時朝士，十九從同，不過不盡如先生之能文大膽耳。先生晚有二詩題爲「自贈索諸公和」，予以爲字字自然，樊山所不及，今錄之：其一云：井水旗亭遍碧紗。哭龕老去尙風華。大瓢乞食歌姬院，團扇留書小史家。梅子有詞賦梅子，蓮花無貌唱蓮花。醉眠不管佳人笑，錦瑟旁邊著畫叉。其二云：聽雨蕭然在鳳城。哭龕老去太淒清。杯殘炙冷思冥報，漏盡鐘鳴戀夜行。天下已秋悲木落，人間何世着桑生。他年有物衝牛斗，埋骨空山氣不平。二詩雖淒清，而仍風華，記是癸丑所作，其後所爲，未如此二篇之閒適。其爲孫一清作，幾賈禍之詩，今亦錄之，則堆砌對仗，一露樊易體之本色矣。詩亦二律，題爲六月初十日紀事，其一云：銅臺高峙濁漳橫。飛去美人天四更。篋月有黃奔后羿，占星太白竊梁清。銖衣迷霧原無質，羅韈凌波豈有聲。鷃鵲烏龍都睡了，步虛誰聽董雙成。其二云：連昌詞裏念奴嬌。化作三紅線拂綃。已感金仙辭漢武，尙勞玉女問燕昭（唐人游仙詩云，玉女暗來花下立，手挼裙帶問昭王，去之木日，尙有書訊余也。）燕辭百姓翻歸謝（余戲改唐詩云，尋常百姓堂前燕，飛入舊時王謝家。）雀築三

分僅錙銖。獨有舞臺腸斷客，梁塵珠淚一齊飄。此詩爲癸丑抑甲寅作，尙俟考。至其晚歲奔放酣恣之作甚多，六十後有和樊山禳天韵自述一首，其手稿尙存予處，今錄之，可當光神小傳讀，亦可作先生創造體格之代表作讀也。題爲『病榻借樊山先生爲余禳天詩韻，自述生平，成長句一篇，呈樊山先生，示由甫六弟，兼諗親友及海內知我者。』詩云：『嗟我未生時，有仙告我父，謂純甫舅氏，爲明張靈與子後緣方長，父意姑妄言之，姑妄聽之。三歲坐母懷中，行萬里，五歲聰穎純厚，能作韻語，人巳呼爲聖小兒。六歲陷賊作僞王子，由漢中至應山，半年多在馬背上，幸遇僧忠親王，我書王掌上，王抱我膝上，授應山令送歸故里，出險不死眞便宜。十五入泮，十八領鄉薦，郭公（筠仙）周公（荇農）張公（文襄）左公（文襄）見我所刻行卷，驚爲異人，舉爲國士，意似非阿私。光緒丙子公車待詔，伏闕上書，首劾封疆大吏李興崇，二次上書又劾部院大臣，蜀中欽使恩與童。春官四試，求一進士不可得，乃以舉人捐職，簽分刑部學習之郎中。此時南北山川登臨遊覽留題已不少，詩歌以外，又喜攷据古籍箋魚蟲。改官河南，官日試用道，年末三十，忽作厭世之想，若有千悲萬感交與胸。手修三省黃河圖說，進呈御覽，得拜二品頂戴賜，瞥然舍去，逕攜妻子築室匡廬五老峯下，三峽澗上，倚樓日聽瀑與松。老父不肯遠遊，乃獨迎母入山住半載，母歸之後，豈意昊天不弔，竟令女中孔孟，棄我不孝兄弟，歸眞天上之霞宮。（母降乩，言所居曰紫霞宮，）我有女兄孀居奉佛，歿後降詩數卷，自號眞一子，仙去十載，喜與我母天上逢。我居匡廬，朝哭夕哭逾兩載，南皮夫子詔我節哀，招我遊鄂，勸我不必王裒同。韓人亂作，輿論難定罪與功。倭寇氛亟，朝議始策守與攻。新甯劉公奉詔督師招我同北上，駐師榆關，亦如裴度討寇淮蔡，統轄愬武與古通。嗟我墨絰從戎，請借一旅前驅，意在戰死得殉母，豈料棄韓割台，和議早定，使我不得痛飲趨黃龍。我請隻身渡台，往從台北之唐，台南之劉兩守將，乘一竹筏出入十二銀山，驚濤駭浪，連珠九疊，如坐秋千索上，搖曳于長空。台北唐巳內渡，台南尙無恙，遺民迎我，守將留我，尙欲上請朝旨，命我觀軍容。吁嗟乎？名將非施琅，降王似鄭理。我求偏師暗襲台北。所請不遂，兩求

戰死皆不死。既不得爲忠臣，又不得爲孝子。不死空歷險與艱。方知世上一死難。既不得死于榆關。復不得死于台灣。又不得歸于廬山。七旬老父，迎我于鄂，携我同返里，墓門痛哭，哭聲直似海倒山崩然。里居侍父，人天唱和，更有白仙呂祖，以及女仙董何費張霍，時或安車奉父，來往九江漢壽長沙間。至是竊閱父書，始知純甫舅氏張靈後緣說，回憶山西藩署，有仙謂我前生王子晉張夢晉者，前後脗合，其仙稱同秋生，亦知爲何仙。劉公還督兩江，念我家貧父老，使我居湘筦鹺稅，一兩年內坐收一兩萬餘之金錢。平生膴仕暴富，即在此兩載，誰知兩載以後，旋即散盡，自笑賦命窮薄，詎敢尤蒼天。劉公趣我入都，覲見宮中二聖之天顏。特疏薦我謂我賢。我乃前席陳詞，痛陳內憂與外患。己亥之冬，方恐搖動坐主坐，庚子之夏，豈期召集聯軍聯。兩宮西幸，我亦麻鞋赴行在，目覩秦中，流離凋殘情狀殊堪憐。劉公張公合奏，令我駐秦督轉餉，我仍感慨時事，上萬言疏，跪奏宮門前。乘輿還都，我再入都，始簡粵西右江道，調任龍州關道，不及數月，遽忤大吏，劾以名士畫餅落職，自笑命宮磨蝎，何故與我半世相牽纏。九江哭父，扶櫬歸葬，一病九死，竟再活，服闋入都訴寃復職，再簡滇南蒙自，旋調粵東廉欽缺，已在帝后上賓，賢王攝政，宣統之初年。兩任廣肇羅道，高雷陽道，共三稔，篋中惟有弭盜安良之策，勗吏諭民之牘　千萬言。更有巡方問俗，登山臨水，撫時感事之作　數百篇。欲鋤荊棘培芝蘭。欲翦鴟梟養鳳鸞。乃因戇直，又忤大吏，決計將挂冠。忽遭武昌兵變，全國革命，一旦大海生狂瀾。太息二百餘年完全宗社，難保黑水與白山。自憐五十四歲沈淪宦海，尚保綠鬢兼朱顏。曩在汴闈監試，曾遇日者，謂我壽僅五十有九齡，豈意語語皆驗，此獨不驗，入民國後，已過六十猶偷生。然雖偷生，而從前無病者，此三年內忽乃多病，疢疾暗已積累成。吁嗟乎，造物太無情，彼蒼何太忍。既已使我境遇窮，又不使我壽命永。固知再實之木根必傷。躍冶之金誠不祥。然我雖非奇才同豫章。亦復尙有微忠留甘棠。而且一生大類柳下與鄒嶧，所遇臧紇臧倉皆姓臧。讒謗屢誣西域賈，時宜不合東坡肚。半年頷瘡不愈，已如星宿之連珠，一旦腹脹奇劇，又似雷門之布鼓。平

生第一知己樊山翁。爲我手寫七八百字詩一通。焚香請命于上帝之深宮。公方夜殿陳詞向天虔禱，冀邀天意從。我且法庭起訴，與天爭訟，正恐天詞窮』。樊山爲先生禳天一詩，稿記當時亦以示予，中嘲誚語多於慰藉語，且多短句。先生此作，則千二百字，長句較多，似近人所謂散文詩，殆盧仝體之變本加厲也。先生歿後，予有一詩哭之，有『一生酷類何平叔，九牧終憐盛孝章。未信檻書眞失託，故應篋句未全忘。』句。夏吷庵近摭以入詩話，今其公子君左才名能世其業，則予之言終中矣。篋中先生詩尚多，記有午日書感一詩，頸聯云：『夢傷骨肉通宵哭，家寄音書對客焚。』沈痛，似晚唐韓冬郎許丁卯筆意，亦可想見爾時懷抱之惡。

實甫先生六月初十日紀事詩，中之銖衣迷霧原無質句，自用義山之無質易迷三里霧，不寒長著五銖衣。然割裂下半句之足，以安於上半句頭上，此眞搭截題矣。且五銖衣不能作銖衣，猶三里霧，不能作里霧也。但求對仗工，不顧文字典實之理解，此等處誠不可爲訓，而先生晚年此類之作絕多，直是嬉戲，不當以詩論。若論割裂搭截題之巧妙，在文人游戲中，別作一種無理性之解釋。相傳：士農工商角徵羽，對寒熱溫涼恭儉讓，蓋上四下五，九項併作七項，而又各別一字，（上聯宮別作工下聯良別作涼）誠巧作之台。朱彊邨先生嘗言，唐詩三百首中集句，有云：雲峯古木無人徑，風岸危檣獨夜舟。蓋取二五言句，截去上三字，遂成七言之佳聯，是又切足安頭，而有理解者。昔日讀書人，以文爲戲，往往有絕頂妙語，陳伯弢謂：『此中國美術非歐西博物中學士所能格』，其言嘲而噓也。

案牘中，偶見有仙遊商人請豁桂圓牙稅者，因歎荔奴風味，不嘗新又近四年矣。童時嬉於高節里丁氏姑家，庭有一樹，夏末實纍纍，唯恐爲風颱所敗。風颱者，即太平洋夏令之颶風，時襲閩廣海岸，荔枝以先熟，多幸免，龍眼則不能免者居多。抑世人唯知桂圓爲補品，豈知其風格及其培植所宜耶？前記荔枝，今乃不能獨遺龍眼。案蒹秋先生閩產錄中述龍眼云：『龍眼宜斥鹵，樹高二丈餘，大合抱，春分後舊葉彫謝，至立夏，舊葉漸盡，新葉俱榮。核入土，十四五年始實

，其實無肉，名曰栳。實之最大者，曰榛。鋸栳之枝幹，留其本，以榛枝之壯旺者　接之，謂之接針。藉栳本之力，使榛枝易於暢茂，接針之法，取石鼎花卵二枚，一夾於栳本榛枝銜接一處，一束於栳本榛枝接筍之外，石鼎卵在土中，形如小鼎，既能黏合，又經久不乾，凡接樹者　必用之。龍眼熟於白露，其味其候，皆次於荔支，故曰荔奴。俗呼圓眼。張岳惠安志：大者名龍眼，次名人眼，小名鬼眼，俗不識別，總謂龍眼。蒼按福興泉漳四郡，龍眼有榛栳二種，核烏而實大者　爲榛，榛者，榛子也，言其實大可如榛子也。榛經三接，名曰　頂圓，蓋愈接愈大，愈接愈圓也。又名寶圓，以八月熟，因名桂圓。（桂圓之裝船者，以黃土和甕黃傳之，外夷亟設煎以爲藥，福州烏石山下所造泥佛及玩器，烘以穀殼，使結實，裝載出洋，其市甚廣，外夷以爲玩物，兼以煎湯治病）出長樂者，大寸許，名長樂丸。泉州英山，即其亞也。栳者，核自生未接之本也，接一枝，曰一針，兩枝，曰兩針，花司照針計值，有一本接三針者、龍眼之美者　曰榛，閩音榛與針同，故誤以接榛爲接針。閩小紀云：閩省二十里東南隅，多龍眼樹，樹三接者，爲頂圓，核之初種，經十五年始實，實甚小，俗呼爲胡椒眼，覓善接者，鋸木之半去大實之幼枝接之，至四五年，又鋸其半，接如前，若此者三數次，其實滿溢，倍於常種，若一二接即止者，形小味薄，不足尚也。三接者　曰針樹，未接者曰野窖。蒼按又有紅核，仔核，紅實稍小，肉亦滿溢。興化所產，名興化三，興化四，肉皆薄。南靖有皇帝荔支，皇帝龍眼。或曝或焙，皆可出船，凡賈人於花時以值壓園，謂之喝園，言不計其花實之如何。實時計樹出值，謂之樸青，大賈樸青，小賈喝園，喝樹。樸龍眼者，利倍於荔支，亦時有傾家。福州興泉漳六月初，七月半，每有風颱擠擊，吐漿不可入焙。龍溪有一蒂兩實，一大一小，小者如珠，無核，名抱雞子，種最貴。」案荔枝龍眼，皆恃佳種，而龍眼出興化者最衆。興化昔爲府名，常與江蘇縣名混，府廢，遂以首縣仙遊名。先君子昔爲仙遊金石書院山長，歸恒爲予道楓亭產荔之美，惜予少而隨宦，長而飢驅，未始一探鯉湖名勝，執筆記此，不覺悵然，又案文中之樸字，實本於說鈴，意謂包租也。考樸字，集韵訓穙積，無租賃義。「荔支話」作贌，此字亦不見字書，然甯創勿借也。荔支話云：『閩南植荔支龍

眼家，多不自採，吳越賈人，春即入貲，評樹下，吳越人曰斷，閩人曰贌，有贌花者，贌孕者，贌青者，樹主與贌客，倩慣估鄉老爲牙人，牙人遶樹指示曰，某樹得乾幾許，某少差，某較勝，雖以見時多寡爲言，而後日之風雨之肥瘠，牙人皆意得之，他日摘焙，與所估不甚遠。估時兩家賄牙人，樹家囑多，贌家囑少。」案此樹最忌颶風，故蒹秋先生云，時有傾家也。顧相傳福州產占風草，俗呼風颱草，其葉如竹，一一離披，然歲有風颱，二三月時，其葉即橫折，無折，則六七月無風颱，贌荔枝龍眼橄欖爲生者，每視此爲進退，多驗。夫動植物，誠有能感覺氣候者，抑豈能預知於數月之前，說殆不可信也。

甲午中日之役，在研求遠東歷史者，肯認爲近世極大關鍵。當時我海軍死事甚烈者，不少概見。以予所聞，甲午以前，外籍將弁，督操甚勤，水手皆體格魁梧，手胼拇壯，行走飛捷，非不可用，使在二三年前，從李文忠言，更購艦砲，勝負未可知也。不幸妖后淫昏，移海軍之款，以建頤和園，遂使餘皇盡燔，國運日蹙，厲階之生，思之彌憤。或問：海軍款挪以修園，究有何徵？予案：翁文恭丙戌十月二十三日日記，有：『慶邸晤樸庵，(醇王之別號)深談時局，囑其轉告吾輩，當諒其苦衷，有昆明易渤海萬壽山換灤陽之語』。蓋隱指孝欽欲興作頤和園，不能不挪海軍儲款也。慶王此言甚明，文恭時爲戶部尚書，對此尤瞭如指掌，或即文恭自言，託於慶醇，亦未可知。其始閻文介爲戶部，那拉后每索款，輒靳之，卒罷去。文恭繼閻，則模棱依違，戶部款竭，海軍欲增艦購礮，皆無以應矣。書此可見甲午之敗，不但常熟孟浪主戰須負責任，即此數年中躬掌度支，不能正言抗旨，撙節國用，以備不虞，亦須負責任。徒於日記託諷昆明換渤海之語，而不悟己亦有咎也。王伯恭蜷廬隨筆載：『光緒中，合肥建議創辦海軍，因籌海軍經費，無慮數千百萬，乃朝廷悉以之興修三海工程，其撥歸海軍者，僅百分之一耳。翁大司農復奏定，十五年之內，不得添置一鎗一砲，於是中國之武備可知矣』。案若據此言，文恭之責任尤重。唯所謂無慮數千百萬一語，似嫌籠統，頤和園工程，前後二千餘萬，同時

修葺三海，費五六百萬，戶部儲款不足，倘大開捐班報效以足之。李文忠對於海軍籌款，亦不過令各省協欵之類，其釐稅所入，固統歸戶部也。十五年不添購鎗砲之奏，則是翁所以窘李者，朝旨似亦未照准，事實則早依翁言停購。予以爲中日甲午一戰，原因甚多，從世界大勢及中日國情論之，不勃發於甲年，亦必忽作於乙歲。唯就甲午年各方情勢論之，我國政局中朋黨相角觝，首促成之者，自爲翁李之隙。徵文恭之極力窘文忠以快意，則那拉后亦不得逞其滅洋之志也。若就本事件言，則不止翁須責任，李亦須負責任。前述之王伯恭，爲翁之門生，而又曾在朝鮮，與合肥項城皆雅故，所述本事件之動機，較翔碻入微，今錄蜷廬隨筆中記光緒甲申朝鮮政變始末中之第十四節云：「中國人之健忘，有極可笑歎，而貽禍君國，幾召滅亡，尤可駭痛。甲申朝鮮之亂，中日定約，同時撤防，以後有必須出師者，彼此知照同時進兵，不得一國背約，私出軍隊。訂約時，朝旨派吳大澂續昌前往莅盟，乃吳續二公到漢城後，韓人問其有無全權？答曰：「無之」。韓人曰：「既無全權，不得與聞，」吳續二公，以此進退維谷，難於覆命。乃謀於項城，覓得其稿閱之，遂據以返報。時清卿爲幫辦北洋大臣，彥甫亦官侍郎，項城方以同知保升知府，吳續二公德項城，欲與通譜稱兄弟，袁不敢承，乃以師禮待二公焉。防軍撤後，項城以管帶改爲通商委員。戊子己丑之間，項城電告合肥，謂朝鮮已潛降俄羅斯，降表爲其邏得，請速派海軍提督丁汝昌，率戰艦往問其罪。合肥忘甲申中日之約，遽電丁提督東渡，而丁方巡海長崎，兵士與日警相爭未解，不能奉令即往，事又旋爲韓人所聞，國王遣其參判李用俊，奉表來京，辯無其事，且謂降表係袁僞造云云，政府久以朝鮮事專責合肥，不更爲計，而合肥又以彼中之事，偏聽項城，以此國王雖有表章，亦置不理，自是韓人與項城，遂不相能，復遣李用俊來華，醵金以求撤袁，而合肥復忘光緒八年與朝鮮訂約，互派通商委員，如有不合，彼此知照立即撤回之條，以項城爲所保荐，迴護前奏，終不肯易，且疑朝鮮人之不免詭詐也。是役以丁汝昌未率艦隊往討，日本人初無聞知，故能相安無事。至甲午夏，項城電告合肥，以朝鮮新舊兩黨相爭爲亂，漢城岌岌，請速派

兵往平，合肥仍不記前約，奏派直隸提督葉志超，率衆赴之，而提督聶士成，自請先往詳探，聞吾禮闈報罷，屬其幕友李殺生入都，請吾同往，以吾曾客朝鮮，與其國士大夫多相識，或可訪得其實也。余謂：事本無忌，可以一電安之，不勞動衆。殺生言，行期已定，不可中止，余謂：旣如是，幸毋多帶兵卒，吾將歸省，不克偕往，君其善爲我辭。又吾聞葉軍門頃以洪蔭之爲軍師，洪雖北江先生之曾孫，其人兼夸詐陰險之長，吾丙戌春與之同寓勸省旃上海寓中，相處三月，深悉其底蘊，煩告葉君，未宜傾心待之也。葉統兵至朝鮮，初無亂事，項城曰，公歸，韓人又蠢動矣，請姑駐兵平壤，以坐鎭之，俟人心之大定，再班師可也。項城見洪蔭之，極爲傾倒，蔭之亦不欲遠去，因慫慂葉公暫駐平壤。平壤者，箕子故都，尙有井田，爲朝鮮通國勝境，官妓尤多，葉公至，徵歌選舞，顧而樂之，將老是鄉矣。而日本聞葉提督率兵入其國，大驚，以爲輕背前約，是必將夷爲郡縣也，因議大出師，與中國爭。事爲合肥所聞，亟奏請撤戍，而是時張季直新狀元及第，言於常熟，以日本蕞爾小國，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創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常熟韙之，力主戰，合肥奏言不可輕開釁端，奉旨切責。余復自天津旋京，往見常熟力諫主戰之非，蓋常熟亦我之座主，向承獎借者也。乃常熟不以爲然，且笑吾書生胆小。余謂：臨事而懼，古有明訓，豈可放胆嘗試，且器械陣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爾從事。常熟言：合肥治軍數十年，屢平大怒，今北洋海陸兩軍，如火如荼，豈不堪一戰耶？余謂：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戰百勝，今確知己不如彼，安可望勝。常熟言，吾正欲試其良楛，以爲整頓地也。余見其意不可回，遂亦不復與語，與辭而出，到津晤呂秋樵，舉以告之，秋樵笑曰，『君一孝廉，而欲與兩狀元相爭，其黜納也固宜。』此節所紀，娓娓可徵，李之偏聽，翁之雪慽，皆誤國也。國人恒喜詆所不喜者以賣國之名，國固未嘗有人賣，臨事喜遷延，喜虛憍，一誤再誤，誤國之弊，十倍於流俗所謂賣國者，而國人則反瞠目不敢言。嗟夫！顚連危辱之事，豈必悉爲他人之侮予哉？

翁文恭奏：十五年之內不許海軍添置一鎗一砲，除蜷廬筆記所紀外，其他尙無可考。必欲徵之，非向前清軍機處檢查檔

案不可，然亦恐無從覓得，蓋此等事，或面奏，或附片，不必露章拜疏，更不肯存奏槀也。一昨悉心鈎考，將同治有海軍以來，關於增減餉械之爭辯，直至甲午二月止，爲次第之追敍，或亦研求史事，務得眞相之微意也。最初請停止製船者，爲同治十一年，內閣學士宋晉，疏稱，製造輪船，糜費多而成功少，請飭暫行停止，章下左宗棠沈葆楨李鴻章等議，沈李覆奏力稱，當日船政締造艱難，揆以列强形勢，造艦培才，萬不可緩，得旨如議。次則光緒四年，沈葆楨奏定各省協款，每年解南北洋各二百萬兩，專儲爲籌辦海軍之用，期以十年成南洋北洋粵洋海軍三大隊，嗣恐才力分給，均感不敷，請以四百萬兩儘解北洋，俟北洋成軍後，再解南洋，適値晉省告饑，朝議提海軍款以濟之，沈葆楨以爲大戚，貽書李鴻章爭之，謂：國際安危所繫，葆楨老病不及見，必爲我公異日之悔云云：遂奏請將前項協款，仍分解南北洋，各治一軍。（案不久戶部已議挪海軍款壹百萬，充頤和園建築費，意謂暫挪，而自是園工無已時，海軍欵二千餘萬，盡成虛耗，南洋調集之款數百萬，亦提辦朱家山河工。）光緒五年冬，沈葆楨卒於兩江總督任所，時値日本夷琉球爲沖繩縣，交南北洋大臣會議，沈遺疏稱：天下事多壞於因循，但糾因循之弊，繼之以鹵莽，則其禍更烈，日本自台灣歸後，君臣上下，早作夜思，其意安在，若我海軍全無能力，冒昧一試，後悔方長云云。復次則光緒十七年四月，戶部奏酌擬籌餉辦法，議以南北洋購買外洋槍砲船隻機器暫停兩年，即將所省價銀，解部充餉。海軍右翼總兵劉步蟾，屢向提督丁汝昌力陳我軍戰鬥力遠遜日本，添船換砲，不容少緩，丁汝昌據以上陳，秋間，李鴻章奏稱『北洋幾輔環帶大洋，近年創辦海軍，防務尤重，北洋現有新舊大小船艦共只二十五艘，奏定海軍章程，聲明俟庫欵稍充，仍當續購多隻，方能成隊，而限於餉力，大願未償，本年五月欽奉上諭，方蒙激勵之恩，忽有汰除之令，懼非所以愼重海防作興士氣之至意也。』等語，然以餉力極絀，仍遵旨照議暫停。最後二十年二月，李鴻章奏稱：前據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以鎭定經濟來威六艦，共應添換克鹿卜新式快砲大小二十一尊當經咨准海軍衙門，以目下添購此砲，巨款難籌，擬先換鎭定兩船快砲

十二尊，然亦未果行。據此前後統觀，區區海軍船械，最初有人提議停製，而廷旨不准。嗣則已有主張挪款賑災者，然尙爲挹注上之討論。沈文肅之遺言，最可覆玩。最後，則雖奏請購械，而遵旨暫停矣，其變遷階段　蓋如此。而光緒十七年戶部奏請南北洋停購槍砲船隻兩年，此種事實，固赫然至今存於史檔者，其時翁文恭正在戶部尙書任內，此事自出其主張無疑。當時無所謂預算，獨海軍有專款，夙爲內外側目，孤於此者，必絀於彼。光緒十四年以後海軍未增一械，先時不許增購船礮之議，卽預爲移款修園張本。予頗疑此非翁文恭本意，或那拉后授意，文恭不敢不遵，而又適合平日惜厭北洋侈張軍備之意，故不憚創此議也。觀其對王伯恭言，北洋海陸兩軍如荼如火云云，言外大有微詞。爾時看法，方以爲荼火之盛，不必再有增益，抑豈知凡事不能尙意氣，觀外表。尤不能以國家爲孤注，以快恩仇。關於不許添購船礮一點，吳摯甫范肯堂書中亦常揭出之，吳原書云：『東事鼾然大波，尙未議如何結局，周公都統諸軍之舉，遥罷爲善，周固非都統之材也。近年歐洲各大國，無不增兵增餉，增船增礮，獨我國以外議寵雜，不許添購船礮，一旦有事，船礮不及倭奴，遂至海軍束手，渤海任他人橫行，陸軍雖集平壤，何能濟事？又況軍械不足用，士氣孤怯，來示謂山海關形單勢弱，未必有備，某則未識何術備之。失在疏於平時，及至兩軍相當，愚亦無可獻之策矣。獨默計時艱，中夜太息，不知相公七十之年，旁無同心贊畫之人，何以支此危局耳？』又有與陳靜潭書云：『聞諸軍進據平壤，擬招朝鮮人教練成軍，以爲前導，朝鮮舊臣，亦有願歸驅策者，其措置規畫，略如尊指，但恐倭已全據要害，我軍未易得勢，且吾海軍不如倭，渤海近爲倭所專擅，我船不敢支吾，南北運道已絕。目前用兵與往昔不同，專以軍械新舊分勝負，國家威勢，專以所轄海面廣狹爲强弱。李相製購船礮，訪求新式槍彈，而中朝士大夫交口譏彈，連章參奏，朝廷深入其說，近數年來，未嘗添置一船一礮，以此海軍遂無精進之觀，倭人二十年來，切實講求西人兵法，兵輪多於我，其統領水師將帥皆深明西學，研究駛船開礮理法，故其水師一出，卽能橫行渤海，我軍不能海戰，縱陸軍獲勝，猶不足恃，況幷不能

勝哉？」痛言戰爭必恃科學，先燭其幾，燊父先生，誠可人哉。此兩書所言，在今日爲極平凡之常識，而當時能聆者無幾人。尤可痛恨太息者，甲午戰事，在八月，李文忠於七月間覆奏摺中 有云：『查北洋海軍可用者，祇鎮遠定遠鐵甲船二艘，然質重行緩，吃水過深，不能入海汊內港，次則濟遠經遠來遠三艘，有水線穹甲 ，而行駛不速，致遠靖遠二船，前定造時，號稱一點鐘行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僅及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舊愈緩，海上交戰，能否趨避敏活，應以船行之遲速爲準，速率快者，勝則易於追逐，敗亦便於引避，若遲速懸殊 ，則利鈍立判，西洋各大國講求船政，以鐵甲爲主，必以極快船隻爲副，詳考各國刋行海軍冊籍，內載日本新舊快船，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緒十五年後，分年購造，最快者每點鐘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訂造在先，當時西人船機學尙未精造至此，每點僅行十五至十八里，近年部議停購船械，自光緒十四年後，我軍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將領屢求添購新式快船，臣仰體時艱款絀，未敢瀆請，臣當躬任其咎，倭人心計譎深，乘我力難添購之際 ，逐年增置，臣前於豫籌戰備摺內，奏稱海上交鋒，恐非勝算，即因快船不敵而言，』等語。又考甲午戰紀 有云；『是戰勝負之分，決於艦礮之靈鈍，未戰之先，定遠鎮遠兩艦，曾請購配克鹿卜十三快礮十二尊，以備制敵，部議以孝欽六十萬壽，急需巨欵，力不逮而未果。』夫試讀文忠摺內，十八海里速率與二十三海里速率，相去懸絕，且直言自光緒十四年後我軍未增一船，此其於近代戰術，言之中的，對於君國，可謂不敢諱欺。勝負之數，當事早已判明，而旁人猶曰：北洋兩軍，如荼如火，閉目搖頭，但期戰而不期其勝，當時清流，當負誤國之責，百喙不得辭矣。

予於季直先生，奉襼已久，而殊鮮相從。癸丑季直先生北來燕都，即寓劉聚卿家，當時雷季興劉厚生孟庸生等，方議政局，予亦業報，日與遠庸詣之。亡何，任公歸，又久之，東四牌樓四條胡同，有舊家池館，名西園者，爲闤庖所賃，爲酒家，曾蒞園先生南來，一夕約任公季直兩先生宴集，客唯貞壯劍丞及予，昆三侍沈先生，不記孝若隨張先生來否？沈

張交素摯，而暾谷爲濤園愛壻，故與任公相近。記爲七月涼夜，各踞胡牀，就樹陰月色中，談往事甚動人，濤園遺逸自甘，而梁張方銳志用世，後此未嘗見其會合也。至先生甲午之役，勸翁文恭主戰，世皆言之。今考齋翁自訂年譜，光緒二十年甲午四十二歲，其下有一條云：「九月翰林院五十七人，合疏請恭親王秉政，又三十五人，合疏劾李鴻章，余獨疏劾李，戰不備，敗和局。」觀此，似先生之意，所以自榜者不願諱爲主戰，而在於責李「戰不備敗和局」，故劾之以傳後。案此亦是事實，先生劾李一疏，甚有名，其大略云：「直隸總督李鴻章，自任北洋大臣以來，凡遇外人侵侮中國之事，無一不堅持和議，天下之人，以是集其詬病，以爲李鴻章主和誤國。而竊綜其前後心跡觀之，則二十年來壞和局者，李鴻章一人而已。臺灣之事，越南之事，其既往者，姑置不論，請就今日日人搆釁朝鮮之事，爲我皇上陳之，方光緒八年春間，李鴻章令丁汝昌馬建忠前往朝鮮，與英美各國立約，許朝鮮爲自主之國，朝鮮與東三省唇齒相依，奉中朝正朔，於理於勢，可半主而不得自主也。聽其自主，既失之矣，推李鴻章之意，不過年老躭逸，視朝鮮如一齒，委諸各國之喙，竊其斷斷相持，而我得袖手偷安於旦夕，其朝鮮關於中國之利害不暇計也。我有自腐之機，敵乃有可乘之隙，盟血未乾，日乘韓亂，故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以六營東援，亂定後，再三以朝鮮政敝民窮兵單地要，函請李鴻章，及早爲之修政練兵興利備患，李鴻章怪其多事，痛斥其非。當日若非吳長慶尚有三營移防，駐守金州，則今日之事，早見於十年以前，而李鴻章則又於十一年將駐韓三營全數撤回，併罷吳長慶所定教練韓兵之事，堅日本必得朝鮮之志，長日本侵掠中國之心，謂非李鴻章誰執其咎。自來中外論兵，戰和相濟，西洋各國，惟無一日不存必戰之心，故無一人敢敗已和之局，李鴻章兼任軍務洋務三十年，豈不知之。本年五月間，日釁已見，使李鴻章得袁世凱數十密電以後，援十一年第三條約，詰以派兵何以不先行知照，則日謀可發，不至於戰，即得汪鳳藻電復之後，其時日兵尚不甚多，布置尚不甚密，使派葉志超聶志成率一二十營，如吳長慶之迅入漢京，挾王還我，易客爲主，徐待理論，亦尚不礙於和，朝鮮敝政

，本應中國早爲之酌改，日既以此爲言，我何妨令袁世凱與議，折日惠韓之計，收我撫字屬國之權，李鴻章則始終執其決棄朝鮮之意，而貽日人華既不顧勢難中已之口實，卒釀兵端，一敗塗地。試問以四朝之元老，籌三省之海防，統勝兵精卒五十營，用財數千萬之多，一旦有事，曾無一端，立於可戰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心，能無痛哭，故李鴻章之罪，非特敗戰，幷且敗和。』先生此疏，當日流沫傳誦，相傳文忠見之，謂筆意矯健，亦爲擊節。其中自以『惟無一日不存必戰之心，故無一人敢敗已和之局，』兩語，爲最精湛，所謂能戰而後能和也。先生早參吳武壯幕，於朝鮮事，蓋有一貫主張，故言之成理。唯及今推論之，文忠於朝鮮，必抱不干涉之方針，故事事置之，正恐干涉必至於戰，戰而不能必勝，無甯不干涉，此意惜不爲松禪齋翁所諒解耳。先生此摺，可以加重文忠之責任，而仍無根本解決之方法，即自東學黨變起後，日本出兵，究應與之戰否？未有明確之判斷，事後詬文忠之失著，亦祇得一方面之看法也。實則先生在事前爲極鮮明之主戰論者，亦不必諱。當時朝士目擊口述，及諸家筆記，粲然可徵。羅癭庵與先生最相稔，先生居北京爲農商總長時，癭公正在庸言撰中日兵事本末，其中一段云：『鴻章屢議與日和，而日本索賠欵三百萬，朝士大譁，以日本蕞爾，敢抗大邦，宜大張撻伐，樞臣翁同龢，握大政，倚撰張謇，其門生最親者也，力主戰，幷力言北洋軍之可恃，乃決備戰。』先生見之亦無異詞，其他前輩，如弢庵先生對當時事，尤痛切詳言之，今不具記。

偶見報章，載岑西林幕府，有陳家熾云云，案此必岑熾之誤。桐城陳劍潭先生，名澹然，宣統間客京師，予晤之於石遺室，長身斑髮，亦奇士也。劍潭雖桐城人，其爲文章，閎肆跌宕，不守方姚家法，拔戟自成一隊，當時即爲予述岑盛之奇才，今偶憶及，因檢得陳所爲岑事略，及岑之戚畹，吾友陳瀨一所記岑事，並綴之，以傳此奇人。陳劍潭述岑盛之先生事云：『先生姓岑氏，浙之餘姚人，曾考諱傳，歷宰河南永甯閿鄉諸縣，以廉稱。先生生於濟南，儀表魁梧，音吐宏壯，長身高顴，見者詫爲異人，而天秉奇特。同治初，隨侍居潼關，捻寇謀入陝，官軍林集，紀律蕩然，一夕兵卒數人

，持鎗騰屋上，將入掠，先生急手無彈鎗叱之，輒駭去，聞者訝之。幼貧，失學，弱冠研精經史百家學及詩古文辭，見輒成誦，性倜儻，有奇氣，語言簡重，負幹濟才，而志潔慮深，獨恥榮利，慨然慕林宗靖節之爲人，雖歷佐彙圻，不樂以功名顯天下，天下高之。同光間，曾考沒闔鄉，窶甚，先生方弱冠，繼母命以縣丞仕陝中，非其志也，嘗權鳳漢中，腴甚，任職朞月，歎曰，此錢多不法，汚孰甚焉，輒棄去，歷城林馥庵先生，爲秦循吏，有聲三輔間，一見驚爲偉器，與訂忘年交，時先生年甫逾冠也。嗣權長安縣丞，抗直與郡守忤，即辭去。新城陳葆珊觀察，子鶴尚書公子也，以甘肅甯夏道赴任，一見偉其才，以愛女妻之，其爲時推重如此。一時名臣，如閻相國敬銘，李布政用清，松制府壽，張布政岳年，陶制府模，輒相推重，張公嘗曰，子眞國器，奈何鬱鬱風塵耶，吾當假巨貲，爲捐知府，然後可爲也。無何張病沒，事輒能，聞者惜之。陶公之任秦藩也，檄介治文案，兼權長安縣丞，優禮甚，厥後曾撫部鉌，以秦臬擢隴藩，堅乞偕行，待以賓友，先生感之，乃舍官之隴上，適陶公自新撫擢陝甘總督，駐蘭州，見之狂喜，兩府樞密，咸取決焉，光緒戊戌秋政變，孝欽太后再臨朝，擢曾公撫鄂，曾公擬疏言變法，先生歎曰，公言固當然，朝局已更，疏入，且得禍，公奈何事此哉，疏入，孝欽果震怒，禍不測，先生歎曰，曾帥大臣得禍，則言路將益塞，吾爲末吏，雖死猶榮，毅然上書總督，自承乞代死，子女環泣止之，不可，則泣叩陶公，陶公歎曰，今之古人也，格其書不上，乃太息止焉，其肝膽如此。已亥西林岑宮保春煊官隴藩，聞其狀，亟禮致幕中，佐岑幾十年，名益重而迹益奇，庚子兩宮幸山西，岑公誓師入衛，先生極贊之，岑公乃以眷屬託先生，兩人揮淚而別，未幾岑公以衛駕功擢秦撫，屢電乞佐之，先生復書曰，公能興禮樂，某當馳驅以報其意，蓋以諷之也。岑公曰唯命，先生乃入秦。辛丑岑公移撫晉，而聯軍方入固關，晉危甚，先生爲畫策却之，敵乃退，壬寅，岑公督蜀平巨亂，移督兩粵，平桂疆，輒任先生總文案，內則室家，外則印旗文電咸屬焉，禮誼在師友間，情益篤，倚任之重，近世寡儔，顧未有因其參樞而一肆譏評者。清季大府幕賓，爭納餽，高

者亦希薦擢，爲進取階，張制府鳴岐，卽以岑幕起，先生處大幕二十年，寮屬餽遺未嘗一納，聞者怪之。久之岑公重其奇節，勞苦功高，屢思薦擧，以爲己副，先生輒峻却之，客曰公參帥幕，獨却薦，何也？先生笑曰，達官多驕慢，幕居賓禮，始克諫諍，薦則一屬僚耳，尙能行吾志哉，曰公旣不官，縣丞末吏，奈何不並去之也，先生復笑曰，幕之爲職，合則留，不合則去，縣丞雖末吏，五斗米尙足贍吾家，吾之不棄原官，猶農之不棄其產也，去此奚爲？其高潔如此。天性淸直，見親貴貪黷，嘗扼腕憤歎，深懼國祚傾移，獨見岑公當重寄，嫉惡太嚴，則切戒以防其過，當岑公之移郵傳部尙書也，勢駸駸入樞府，先生歎曰，過剛則折，微特不克報國家，且恐爲僉壬所中，瀕行諄諄以疏不間親相機而動惕之。及岑公入覲，劾親貴，親貴嫉之，復出爲粵督，先生歎曰，國事不可爲，西林尙能赴粵耶？急致書請退，岑公納之，旣退，而先生亦返姚江，不復與人家國矣。當先生之未歸也，錫制府良，李制府經羲，張撫部曾敭，重其賢，爭禮聘焉，先生笑曰，吾勸西林辭粵督，乃復佐人幕府，悉却之，其勇退如此。生平無嗜好，壯年善飮，飮輒狂嘯高歌，五十後乃自節，修髯異表，瞻視若神，改革後，抑鬱孤愴，鬚髮已盡白矣。久居幕府，不染一塵，又嗜義輕財，喜急人患難，歸里後，迄無田宅，至無祭室以祀先人，稱貸經營，勉葺三楹，供先祏，祭則必誠必敬，而因寄孥於其側。天姿奇敏，讀書偶暇，鍼紉烹調百工之事，靡或弗精，而尤精八法，年屆七十，猶伏案作楷書，見者詫爲殊質。襟懷疎曠，不以著述自矜，所撰詩古文辭及公牘文多棄去，壬子以還憤時嫉俗，與世相遺，匿跡江皐，惟讀書畫託嘯歌以自遣。」案　此爲岑七十初度，劍潭所述以徵壽者。時已革命，劍潭尙滯北京，沈南雅出國學萃編，數錄陳文。至晚近陳瀣一述岑盛之云，「岑熾，字盛之，浙江餘姚人，諸生，博通羣籍，爲文典雅可誦，書法亦超絕，麤如烹飪縫紉，靡不工。家故貧，橐筆餬口於四方，嘗遠訪所親江右，其人有事於新城，新城，吾邑也，在贛之東，萬山重疊，途窄艱于行旅，熾至，人已先日如省垣，大失所望，行則乏資，留無宿糧，進退狼狽，姑以善製衣裳，自薦於其地之縫工，意將稍稍積資而後東

返，故鄉縫工，睹其豐儀俊偉，未之信，已見其手持針剪，作工若素習，異而叩熾身世，熾太息曰，事出意外，情不獲已，士之淪倒至此，可謂人厄而天復窮之，縫工曰，甫相見，識爲非常人，果爾，則俗眼不謬，公達人，稍安，毋戚戚。其時先伯葆珊（彔誤）以甘肅按察使乞病歸，將終老家園，新年乘輿拜客，見某宅大門七言春聯，詞句雅切，所書飛舞若襄陽，審非高雅之材　莫能爲，彌驚異，蓋先伯當時與魯芝友（琪光）並有善翰墨之譽，於鄉之親故　恆往還，諸人之字迹皆可辨，是則未經見者，一時名流共覩歎爲不及，終莫得其人，乃詢其宅主某，某曰，此名士之作也，宜公見而歎喜讚嘆，其人方流落此間，姑以縫紉爲活，察其言，觀其行，不獨文士，亦才士，奇士也，吾已事以師禮　，行將歸越　，公不可不一見，先伯曰，今日當令庖丁治豐饌以娛嘉賓，及暮，某偕熾至，熾長身鶴立，雅度雍容，言次暢論經史書畫之學，熾所言，發而皆中節，終述家世甚詳，詢以娶否，曰否，先伯曰，此天假之緣也，余季女未字，才德俱優，貌亦端正，偶君可乎，熾肅容對曰，令媛生長閥閱之門，我一窮書生，非偶也，先伯曰，君子固窮之說，子所素守，以如斯才學，他日之名位當出老夫上，奈何以貧爲辭，吾言由衷而吐矣，卒議婚焉。因納粟爲貳尹，入陝甘總督陶模幕，授長安縣縣丞，以模介識布政使岑春煊，春煊先世固浙籍，序行輩爲同族兄弟，久之，二人交益厚，熾廉潔自好，方正不阿，春煊既擢陝撫，遂以師禮迎熾居署中，百事諮商而後行，自是而晉，而蜀，而兩粵，未嘗一日離左右，故事，大府幕僚年終考績，例得請銓敍其官，俗所謂保案者是。春煊每置熾名於疏首，熾往往執筆塗去，怫然不悅曰，非吾所欲，不可强耳，煊以爲謙抑，曰，此何說耶，熾曰，是亦足矣，煊知其志莫可奪，遂不復言。熾於煊之舉措，適於情合於理無不贊其成，反是　面諍不稍恕，煊平日於諸人之言，言之當否，皆不屈，獨視熾爲良師益友，言聽計從，糾彈弈劻等疏，俱出熾之手。辛亥鼎沸，煊再起爲蜀督，電召熾往，不赴，固請，乃渡輪之漢皋，語煊曰，天下將大亂，是不過微露其苗耳，進退出處，公自決，吾老矣，不能相從，遂歸。歸後易裝爲道士，徜徉山林泉石間，吟詩高歌爲樂，某歲扶杖登

泰山，謁聖曲阜，咨嗟太息曰，大道之不行也　久矣，天下大亂不遠，吾不忍覩焉，年七十有幾而卒。』予交西林公猶子有常，訊以岑廠之及二陳所紀事，有常方校先生年譜，因得諗先生本名象坤，其訂婚在同治十年，劍潭所記禦變兵，及瀨一所記訂婚，迺俱在是年。其年譜乃自訂自書者，其同治十年，年二十歲，下有兩節，一云：『駐關統領馬自明軍門德昭，向守西安，頗有功，晚乃犯及老在得之戒，會奉文遣撤，不得欠餉恩餉，八月某日，兩營譁潰，擄掠市面，受害不輕，變起，寬甫公閉二門，余與所帶張僕　在二門外，俄有一潰勇，提刀自前廳平臺下至院中，余取小手槍立階上擬之，相去五步之內，其人搖手，聲言尋仇無他意，寬甫公開二門，手煙筒出，以好言撫之去，當殺聲滿城，余心實震驚，及此人來，轉無所懼，然擬以手鎗猶是失着，蓋余向未習此，機復鏽澀，幸而虛擬作勢，若按納不響，將爲所乘，不如老人之安閑善語，若張僕，則當時竄伏無影，以是見膽識自爲高下也』。據此，則劍潭所云　手無彈槍者　微誤。其二云：『道光咸豐朝，江右陳子鶴公孚恩，兩入政府，其兄服籽公晉恩，曾任鞏秦階道，幫辦陝西團練，流寓長安，在紅埠街。服公長子同叔先生景綸，刑曹一榜，仲子硯芸先生景綬，以通守需次，少子介眉先生景琪，讀書有聲，象坤居篤伯宅，時與有往還，一日偶至習武園會場遊覽，入茶座，遇一人，昂藏和藹，接談知爲南豐舊家趙君惟岐字朗山，需次梁園，不得志，將出關投新疆之嵩武軍，與陳府至戚，下榻其寓中，次日象坤至陳　訪趙，遇葆珊公在座，貌與朗山先生頗相似，而清秀之氣殊勝，旁請於介眉先生，知爲子鶴公冢嗣，從京來，將游宦蘭州，過此暫駐，與趙爲嫡親姑表，公亦詢象坤家世名字，敬告之，遂辭出，次日朗山先生來答看，道公意，賞象坤舉止安詳，願收爲門壻，象坤慚惶囁嚅而對曰，請覆待嚴君，因以情上陳寬甫公，覆曰，葆公美意殊可感，惟如此高門，慮非寒素所宜攀，　姑辭之。此際趙已西行，因丙介眉先生婉達，公曰，何言此，吾家姻婭，儘多清寒，且尙書公遭抑遠戍，尙敢以門第自高，家又中落，所欲字者，備知艱難，吾欲得梁鴻壻，豈計富貴耶？切弗辜吾意。傳命慇渤』。此節，亦與瀨一所記異。案子鶴先

生，即以端肅一案議戍，至岑譜中所述之趙朗山，予眖謂必卽趙芝山（惟熙）之兄弟行。

洪景盧容齋隨筆中，論史甚多，非如後來隨筆，專事餖飣考據也。偶檢數則 以諗知者：其畏無難條云『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故曰，惟有道之主 能持勝。使秦不幷六國，二世未亡，隋不失天下，服四夷，煬帝不亡。苻堅不平涼，取蜀，滅燕，剪代，則無肥水之役。唐莊宗不滅梁，下蜀，則無嗣源之禍。李景不取閩，幷楚，則無淮南之失。』其論東晉將相云『西晉南渡，國勢至弱，元帝爲中興主，已有雄武不足之譏，餘皆童幼相承，無足稱算。然其享國百年，五胡雲擾，竟不能窺江漢，苻堅以百萬之衆，至於送死肥水，然以强臣擅政，鼎命乃移，其於江左之勢，固自若也。是固何術哉？嘗考之矣，以國事付一相，而不貳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輕其權，文武二柄，既得其道，餘皆概可見矣。百年之間，會稽王昱，道子，元顯，以宗室，王敦二桓以逆取，姑置勿言。卞壺陸元都鑒陸爥王彪之坦之不任事，其眞託國者，王導，庾亮，何充，庾冰，蔡謨，殷浩，謝安，劉裕，八人而已。方伯之任，莫重於荆徐，荆州爲國西門，刺史常都督七八州事，力雄强，分天下半，自渡江訖於太元，八十餘年，荷閫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溫，豁，沖，石民，八人而已。非終於其軍，不輒易。將士服習於下，敵人畏敬於外，非忽去忽來，兵不適將，將不適兵之比也。頃嘗爲主上論此，蒙欣然領納，特時有不同，不能行爾。』其論古人重國體云『古人爲邦，以國體爲急，初無大小强弱之異也。其所以自待及以之待人，亦莫不然。故執言脩辭，非賢大夫不能盡。楚申舟不假道於宋 而聘齊，宋華元止之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及楚子圍宋既急，猶曰，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鄭三卿爲盜所殺，餘盜在宋，鄭人納賂以請之，師慧曰，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宋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其賂，晉韓宣子有環在鄭商，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 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晉合諸侯于平邱

，子產爭貢賦之次，子大叔咎之，子產曰，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鄭駟偃娶于晉，偃卒，鄭人舍其子　而立其弟，晉人來問，子產對客曰，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　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楚囚鄭印堇父，獻于秦，鄭以貨請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弗從。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讀此數事，知春秋列國，各數百年，其必有道矣。」論君子爲國云「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古之爲國，言辭抑揚，率以有人無人占輕重，晉以詐取士會於秦，繞朝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楚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宋受鄭賂，鄭師慧曰，宋必無人。魯盟臧紇之罪，紇曰，國有人焉。賈誼論匈奴之嫚侮曰，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後之人不能及此，然知敵之不可犯，猶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一士重於九鼎，豈不信然。」案景廬齊筆禁近，當宁恒讀其筆札，故多泛論古今得失，蓋冀以感悟諷諫也。後世人主，不喜讀書，疏遠儒者，又忽略於成敗興亡之繇，獨斷獨行，不學無術，而一二侍從文學，亦爭爲鄉愿，誦景廬君子爲國云云，可勝歎憤。

前記肅順事，述其延攬時賢，當時肅順之門，客皆以省籍區分，有所謂湖南六子者，鄧彌之，鄧保之，王壬秋，李篁僊，黃翰仙，嚴六皆也。六子中，王最老壽，嚴最短促。清代記大觀，有錄自某筆記一段云：「湖南李篁僊，名榕，嚴六皆名咸，溆浦人黃翰僊，鄧彌之，鄧保之，王某，爲肅門湖南六子。肅敗，六子尚在都城，已而李以鑄錢事被捕治，餘五人始懼，相率倉皇南旋。嚴鄉居十年，鬱鬱不得志，忽左文襄念故舊之誼，馳書延之。嚴得函，大喜，謂家人曰，我固知此公不能任事，是必彼不了，乃請我相代也。遂出，則左待之殊平平，未嘗諮以重要事，月奉才五十兩耳。嚴殊恚，日作書責左治軍無狀，一夜，嚴忽奪更夫所執柝，自宅門直達簽押房左臥所，擊之不絕聲，至左耳邊，大聲擊之，左驚寤，顧見嚴，詰曰，君何故來此，且更漏亦軍中要事，汝何可亂之。嚴曰，我之言盡矣，汝終不一省，吾知汝終不

能用我言，今當久別，故乘夜相見耳。左曰，君且歸臥，明日即相見，何言久別。嚴遂去，次日不見嚴，跡之，則已懸庭中大樹下死矣」。案茲所記，除爲肅順門客外，於嚴事及死，頗有失實處，不可不糾正。考湘綺樓文集中，有嚴咸傳甚詳實，湘綺翁傳其死友也。傳云：『嚴咸，字受安，辰州溆浦人也。祖如煜，漢中兵備道，贈布政使，以平苗軍功知名，練官清能，天下稱爲名臣。父正基，亦方正廉謹，累官至河南布政使，入爲通政使，老疾告歸，終於家。咸幼失母，大父妾任撫育之，父官廣西時，當洪秀全之亂，東南大震，及移官輒在兵中，以故咸留鄉里誦讀，能自厲學，穎悟絕人，性介猛，有奇志，長脩多力，面如削瓜，跌踼於鄉，鄉人交患之。嚴氏世以禮法敦飭名家，故人人傳嚴氏有跅弛子矣。年十六，工騷賦文詞，試錦雞賦，文不加點，詞旨遒麗，督學張金鏞奇賞之，比之禰衡，三試皆第一，遂入縣學。十七，應鄉試，經策橫恣，盡破程法，考官楊泗孫錢桂森，方求湖外奇材，得之大喜，遽判中式，榜發，同考官疑其違式，議召咸修飭之，咸固不肎，同考官大怒，由是諸生爭言咸文無起止，不可句讀，溆浦人又言咸行侜張，有心疾，無知不知，盡指爲巨怪，莫有稱其才者，而咸名愈大著，通湖南府州，聞聲嫉之。咸年少，喜讀史，下筆千言，湘陰左宗棠獨知咸，謂可大成，見其文，未嘗不稱善，咸亦獨依宗棠爲重，於衆論不屑也。舉人旣例當覆試京師，咸豐九年，咸至京，天子命尚書沈兆霖大理少卿潘祖蔭等四大臣覆試天下舉人，得咸文，又大驚怪，閣中十餘人，傳觀其文，且曰，何人或有言，今來試者，聞有浙江楊生湖南嚴咸，奇士也，兆霖憤然曰，楊生儒雅士，此不通者，必咸也，且姑以三等待之，祖蔭必欲置第一，衆譁不可，又言不第一，即四等，衆又不可，兆霖者，祖蔭舉主，祖蔭語侵之，取筆欲注第一，衆與爭卷，强注二等，及祖蔭錄其文出示人，果咸作也，京朝官由是人人知嚴咸，嚴咸遂不會試而歸。歸二年，學益進，詞章沈博雄鷙，然不自憙，喜論兵，頗慷慨爲烈士。於是左宗棠巡撫浙江矣，疏薦咸，有詔趣往軍中，以父老辭謝，而益自奮厲，與人坐言，輒起舞，或默默嘆息，行坐不依於恆，雖親戚頗厭恨焉。咸以名卿子孫，未弱冠，以文科傾

勤朝省，及被薦，特詔敦發，湖南世家貴游子弟，聲望下咸遠甚，顧咸不能飾車馬衣服，無應對酒食玩好之事，獨行踽踽，俗人至羞與爲伍，乃反用是自標置，至不欲以文學顯，冬夏惟一布單衣，磬掉而行，祖父有一日本刀，身恒佩之。居家時，屢起鄉兵禦寇，輒造其壘，方設食，有流矢射咸中頸，其見疾如此。又常過人家，主人留設飲，中夜治具，侍曉咸起去，遣人要請，咸拔刀向之，已而又還。婦家豐於財，奴童數十人，咸往，則登屋遺矢而去，其言行大率任己意，蓋有所鬱激佯狂耳。左宗棠既總督閩浙，求能吏事者，參錯州郡，咸父卒，葬畢，獨騎一驘往從浙軍，盛暑大病，行不肯止，至則遽請領一軍爲椎鋒，宗棠辭之，咸已不樂，又求備一卒，效死行陣，宗棠言，徐待所宜。是時宗棠頗任夏道李副將，交關公私，咸疾之，欲手斬之，夜入大營，逢傳柝者，奪其柝，入巡撫臥內，大呼，一軍以爲狂，宗棠心異之，所以敦勸者百方，俄而咸發病，不食，頭觸壁，大呼求死，乃送歸，到長沙，語友人曰，吾歸，死矣，身不能光益祖父，歿牖下，無名，故求死鋒鏑，竊附于竹帛耳，天必欲吾歸死乎，人死誠亦難，命乎！命乎！莫吾信乎：言訖，泣下，聞者罔測其意，不能對也。歸一月，果閉戶自經死，人愈以爲病狂云，咸死年二十五，所爲文賦牋書騷詩歌行五言百餘篇，其學長于方域河漕鹽法，其文如王符，五言如陸機，隸書如敬顯儁碑，其交友不過十人，最推向伯常，以爲純孝君子也。伯常名師棣，咸同縣人，其年亦得奇疾，死於曾國藩軍中。咸與王闓運，約同隱九疑，闓運自京師遽歸，未至，咸已死。論曰，君子之論嚴咸，惜其文學卓絕，而不成其業，又以咸祖父名德積累，宜以功名顯，至今猶閔其志，蓋亦可謂知嚴生矣。余以生一出，被大謗，論其卓絕，非能有巨害於當世，世俗望風讎嫉之，使咸致卿相，成旂常之勛，千秋萬世後，亦與猋風輕塵散隕於天地間而已。且自古論人，但欲其壽，至夭枉才士，必惜其未聞道，而咸遂一瞑不視，以實俗言，使夫衆忌者，叢伺環睨而謗之者，以咸死終不能不解散。然則早死與老死，死，等耳，孰與夫以一死謝流俗愉快妒者之心志乎？」此傳中言，咸以擊柝警左文襄後，辭歸一月始閉戶自經死，與前所記次日縊於大樹下異。據

予所聞，湘綺所言確，惟以文成在前清，故不敢云肅順門客，一切均在『以文科傾動朝省』句中隱然言其風采震動，為肅順所禮也。惟湘綺傳言咸死年二十五，亦恐有誤，予所聞嚴受安死未逾三十，近見散原先生未刊文稾中，有畸人傳，首列嚴咸，死年作二十八，殆得實。散原文甚短，似健緊勝於湘綺，今並錄之，陳傳云：『嚴咸，字受菴，溆浦人也。大父如煜，陝西按察使，為時名宦，父正基，官大理寺卿，亦有文學，咸名家子，天才超拔，為文章浩侈，數千言立就，咸豐初應順天鄉試，副考官潘祖蔭得咸卷，驚曰，海內奇才不可失也，遂中高選，祖蔭終以咸文無破承起訖，非常法，語咸易之，咸拂衣去，祖蔭追謝，乃肯與覆試云。咸久游京師，被酒狂歌，與厮儈為伍，著木屐，張油紙蓋，造請故舊，四方公車，所未有也。後東南亂起，左宗棠督浙江軍，咸以故人子招置幕府為上客，咸談兵自熹，則欲為將立奇功，宗棠始壯之，會有短咸者，宗棠莫能決，咸由是怨望，以左公無能知我耳，俳優畜我，已發狂疾，夜擊柝，撾宗棠寢門而呼，宗棠仰屋嘆曰，嗟呼！嚴生奇士，今乃至此乎？於是咸遂去，歸自經死，年二十八，著書數萬言，閎恣窈冥，殫及萬物，莫究其趣，咸既死，其友王闓運，以文辨名天下，嘗持語人曰，孰使我縱肆而無忌者，非咸死之故乎？』案散原此文，亦舊作，度在清末，湘綺尚存，故亦諱言其客肅順幕事。所傳畸人，不止受庵一人，其小序亦甚跌宕可喜。序云，『夫天有五氣，地有五材，人有五性，陰陽不同德，剛柔不同位，故古之治道術者衆矣，皆閎才異智，各有所明，莫能相一，非一世也，自學者是其所習，蔽所不見，於是瑰瑋倜儻之士，往往伏匿，悲夫！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莊周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余於師友聞見之間，蓋得數人焉，迹其言行，時雖若不經，要自卓犖不汚於流俗，有足觀者，次之為畸人傳。』案昔之所謂畸人，今世呼為神經病，然以予所謂，世之名人奇士，其神經幾無不有病者。所謂畸形發達，實即病態也。

予前為端肅平反其寃，蓋就事論事，則爾。成則為劉章，敗則為李敬業，古來史冊，類此之政變，不一而足。以官府之

爰書，成史家之定論，冤抑賢豪，亦不一而足。千載讀史者，苟得其情，必當務書其實，不可隨聲附和也。如王伾王叔文，其事即當平反，考唐順宗即位，抱疾不能言，王伾王叔文，以東宮舊人用事，政自己出，卽日禁宮市之擾民，五坊小兒之暴閭巷，罷鹽鐵使之月進，出敎坊女伎六百還其家，以德宗十年不下赦令，左降言官，雖有名德才望，不復敍用，即追陸贄鄭餘慶韓皐陽城還京師，起姜公輔爲刺史，人情大悅，百姓相聚讙呼。又謀奪宦者兵，既以范希朝及其客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鎭行營兵馬。中人尙不悟，會諸將以狀來辭，始大怒，令其使歸告其將，無以兵屬人。當是時，此計若成，兵柄歸外朝，則定策國老等，必無後此之患。所交黨與，如陸質，呂溫，李景儉，韓煜，劉禹錫，柳宗元，皆一時豪俊知名之士，惟好謀務速，欲盡攬大權，如鄭珣瑜，高郢，武元衡，稍異己者，皆亟斥徙，以故不旋踵而敗。觀柳子厚爲叔文母劉夫人墓銘，極其稱誦，謂：『叔文堅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待詔禁中，道合儲后，獻可替否，有康弼調護之勤，訏謨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將明出納，有彌倫通變之勞，內贊謨畫，不廢其位，利安之道，將施於人，而夫人終於堂，知道之士，爲蒼生惜焉。』其語如此，可見一時期許之盛。今日案其所爲，亦正如端肅案治貪墨之無所謂不法。且其號令登庸，皆深得衆意，乃一則扼於宦者，一則扼於妖后，皆反蒙惡聲。同時竄流，又以黨同伐異之見，不爲之諒。此誠當亟爲追遠發伏，同爲平反也。又案叔文之事，極似戊戌康梁政變，其求治太急，與所處地位略相似。唯易宦官爲太后耳。康梁得逸，又生於近代，得昌言其故，觀聽亦改。自端肅以溯於二王，年代久遠，是非曲直，世亦慵於論列，其幸不幸如此。而其事跡當一矯史册雌黃之謬，則皎然不誣也。

沈文肅公林夫人，生歿皆以中秋，其守廣信一事，予前固已著錄之矣。獨恨錄濤園詩。而不及所爲實井堂記。濤園先生之逝，今垂二十年，拔可輯刻所爲詩二卷，而中有闕佚，則巡撫貴州時所作也。去年曾託纕衡，於黔中物色其遺稿，亦杳不可得。至其文稿，生前不必皆存留，然濤園夙有左癖，工於文，觀其哀餘皇及爲朱洪章詩之二序，可知持論之謹嚴

。況廣信之事，爲其先人惠澤偉閎，其必據實直書，可補史料者，益可推見。一昨釋戡從舊京篋底，搜得其先人畬曾先生所刋守信錄見貽，則壽園一記，赫然具在，所叙述事之前後詳切周摯，足以補予前所記者不尠，亟全錄之，此實第一等史料也。記云：「瑜慶讀先文肅公撰先母林夫人事略云：咸豐丙辰八月，賊圍廣信，余隨廉侍郎籌餉河口，郡人聞有賊警，具輿請赴其鄉避兵，曰急則入封禁山，保無虞也。夫人笑謝之，曰，太守爲天子守土，義無去理，我之不負太守，猶太守之不負國，指廳事前井示之曰，此吾所依以爲命者也。去又來告曰，太守已入閩界，去此不遠，今往就之耳，曰無欺我，旦日至矣。如是者，日三四，堅卻之，泣拜而去，自是城中居戶一空，一吏一役無留者，飛書刺血乞援於駐玉山之浙江衢州鎮饒莊勇公廷選。初六晨，余單騎馳歸，得饒公答書，以河涸舟不得下，署中惟二人，形影相對，夫人以劍授余，而自據坐井上，備非常，得以自達。已而大雨，河水驟漲，或報饒公前部至，徒步迎之，相與登陴城守，而賊亦至，連日大戰，破其長圍，賊氛挫，值中秋節，爲夫人初度，具酒脯祭於井，慶吏生，酹之曰，此吾所託命也，不可忘，此井之所緣起也。事略已刋行，不具述。莊勇亦閩人，以鄉誼故，公不在郡，夫人作書告急，爲邦人請命，莊勇亦用忠義相急難。事後，公與莊勇約爲兄弟，莊勇嘗裝潢此書，張之客坐以示賓客。及殉杭州之難，此書遂沒。瑜慶少時，莊勇次子仲馨孝廉，曾以抄本相示，謂曾見原書紙尾，某氏百拜，血痕狼籍，公與夫人慫嘿之，不爲家人言，孝廉殁京師，今其家及戚屬所轉寫者，多譌字脫句。甲申三月，瑜慶從陳伯潛閣學，按試信州，晤郡人士，出示血書抄本，則又與饒氏所存略異，所云莊勇爲外王父林文忠公舊部，則意其或然，好事者竄入之，湘中王壬秋孝廉，據以入湘軍志者也。莊勇與文忠，雖居同里閈，素昧平生，卽公與莊勇，前此亦未謀面，信人思完土之功，將饒氏抄本，與信人寫本，校正同異，呈請巡撫吳縣潘公進呈，並請合祠於朝，得旨報可。瑜慶從分校，在郡無多日，又與彼時太守無故，所謂郡署之井者，無從往視。郡被兵時，夫人方懷曾氏姊，恐印污賊手，常懷之，姊以丁巳生，故名懷印。其年，賊又至

，戊午，賊三至，終無可乘。瑜慶實以戊午生，寄乳鄉間，已未，公乞養，得請，乃挈以歸；今年三十有九，距丙辰則四十有一年矣。歲月不居，嘗私願宦轍或一至其地，與邦人考論往事。甲申至今，又十三年，憶在郡日，同長樂謝枚如舍人游郡西信江書院，郡人鄭諧臣先生，方以進士知縣，棄官家居掌教，公曾累疏以學行薦於朝，蓋亦當年道義之交，而靈光巋然者，爲道曩時事甚悉。枚丈方校刊故人魏子安遺集，中有林夫人協守信州事一則，語頗恢張不實，瑜慶以爲誤，枚丈不然之，就詢鄭公，乃釋其疑。今則鄭公亦歸道山，枚叟老居鄉里，瑜慶常侍談老輩，設或挂漏，不蹈退之巡遠子弟之譏耶？欲綜前後事實，存之家乘，幷以畀之邦人，官事匆匆不果。茲月初三之夜，得李氏大甥畬曾太守信州來書，以寶井堂額，屬爲文以紀其事，家訓，且夙心也，詎敢緩諸。畬曾與余齊年，亦以戊午生，本年九月，奉檄權篆廣信，李氏姊今年五十有六，公出守時，姊年十五，中途折歸，省祖父母，明年歸李氏，以故不從之官。相距四十一年，以畬曾迎養到署，循視茲井，愴然於二老昔年事，命畬曾額其堂，以志不忘。瑜慶所不及往觀者，姊亦既見之，姊不相從於隨宦之日，而追思於就養之日，豈公於此邦，魂魄所依，其子女及諸孫行，亦相感於無既乎？畬曾能以母教爲惠政，成此宅相，補瑜慶兄弟未副之願，則去思亦與此堂俱永，可也。瑜慶方権鹽正陽關，畬曾以書來告，因爲記以貽吾姊，幷以質諸邦人。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第四男，記名簡放江蘇候補道瑜慶謹記。」案　記中言林夫人血書抄本，與王壬秋湘軍志所載者異，最可注意。當時湘綺此書，以己意寫成，同時諸人校其訛謬者，不知凡幾，此蓋就文肅公爲其夫人行狀，及饒廷選家藏血書，以正王氏之誤者，自有正確之價值；異時校訂湘軍志者所當知。記中言謝枚如太夫子爲魏子安校集，集中有記事一文，此文今亦不易得。子安即從左文襄公幕，後著花月痕小說者。濤園此文，成於光緒二十二年丙申，時尚未官江西，故有「私願宦轍或一至其地」之語。及庚子後，濤園始官江西，先爲藩司，後護理巡撫，是否曾再案行廣信，撫視茲井，則不可考矣。錄沈記竟，散釋又出示手卷，蓋琴南先生所繪者，卷耑有一記，則林先生丙辰所

作者，似畏廬文集中未刊入，幷以質吾撫憶。林記云「吾友李君畬曾，既捧檄守廣信，則大喜逾望，余信君恬退，而此獨改其常度，蓋爲母沈太夫人喜也。太夫人爲沈文肅公女，母鎮國夫人林，以刺臂血作書，乞師於饒莊勇，書辭傳誦徧天下，亦以公守廣信時遇賊，國夫人引劍授文肅公，請遮門禦賊，身則據井上，遇賊即下，已而饒軍至，危城得完，迨今已逾六十年矣，而君即守文肅之舊治，至則召匠徒，鐫其井欄，曰林夫人誓井，名其堂曰寶井堂，太夫人率其諸孫居是堂而樂之，太守請予爲記，未果，丙辰更屬補圖。嗚呼，亦異矣。太夫人捐館舍 久矣。紓感念賢母見待之殷誠，圖成愴然而悲，又視太守鬚髯蒼白，鼻喘成翁，則遙度當時依依母側，其憯慟又當何如耶？雖有當日之喜，決不能無今日之悲，人子之恆情也。惟太夫人從宦而居是堂，迨迎養則又居之，前後四十餘年，顧瞻庭樹，嚮之尺而圍者 抱矣，及肩者，亭亭如蓋矣，楹軒欄楯，均國夫人所曾啟閉而拊循者，歷歷踵迹，殆若夢焉。環視諸孫，駢列膝前，而冠帶巍然，俯而晨朝，又其愛子也，寧有不迴憶文肅公退而休沐時邪？太夫人身爲名父之女，又得賢子繼武父之舊勳。且信之父老，追頌文肅者，今則盡遷諸太守之身，古今賢媛，福慧雙修，至太夫人 至矣。此極盛之事，烏可以不紀，然太守舅濤園中丞前已有記，故余文於文肅遺事，稍從略焉。丙辰八月望後閩縣林紓記」案文中稱林夫人爲國夫人，以當時有鎮國夫人之封，且以別於李氏之太夫人。然以濤園文校之，文肅守廣信時，夫人實未嘗從者，林記，詞似渚而弱。

治學之中，以考據爲最樂，愈瑣屑，愈有趣味，此學者所共喻也。予竊謂經書之考據，不宜過瑣，過瑣則大義不彰。西人謂孔子之書，具備憲法之主要條件，所謂孔子之書，意即指六經。夫六經昔日之政治寶典也，而讀經者但講考據字句，支離瑣碎，不可究詰，研易既雜象緯之談，誦詩尤昧比興之旨，馴使世人皆以經書艱奧枯晦，無裨實用目之，讀書人既什九不通經，不能致用，國乃日弱矣。又昔日之政治家，能用世者，史率稱其讀書但觀大略，謂但繹大義所在，不斤斤於章句訓詁，壹如日本謂鳥瞰，譬之今事，又如航空測量，言其於書中內外義理，作者身世淵源，皆洞瞭在目，然後

能以所得理解，施於實用也。比見適之論學近著，有說儒一篇，考証新銳，而見解甚大，庶幾可爲孔學新詁。予則謂：孟子近人輒援其民爲貴誅一夫等詁，頗爲革命家。夷考其實，子輿氏適爲極端之非戰論者，蓋生當戰國，目擊列國爭奪相斫之慘，故最惡戰。曰民賊，曰殃民，曰糜爛其民，曰大罪，曰罪不容於死，曰服上刑，曰戰勝然且不可，曰焉用戰，皆深惡痛絕之詞。同時闡明以辟止辟之義，即所謂以政治上軌道後之武力，遏絕外侮，其言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陳蘭浦謂『及是時三字，其意甚急，閒暇之日，不易得也，即所謂迨天之未陰雨也。』此言最是。觀此段，可見孟子非戰後之主張，即勸爲國者亟宜明其政刑，而勿失機會。固可想見戰國時，國際相吞相噬之切迫，國家不易得閒暇。而從明其政刑一點觀之，亦足證明孟子非革命家，而爲嚴格之法治論者。孟子雖曠觀歷史，以一治一亂推論循環之定律，同時卻標出曰我亦欲正人心息詖行，其具體政策，當爲上脩道揆，下謹法守，朝信道，工信度，上興禮，下勤學，之類。（案此從離婁首章反求得之。）所謂道揆法守，正是嚴守法律：同時施行敎育，以杜賊民之興。其正人心之術，東塾曾舉亭林之言以釋之，亭林與人書曰：『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敎化紀綱，爲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此言紀綱，亦即指法治。蓋治喪相禮之儒家，至於孟子已蛻化爲法律家敎育家，其所舉各政治原理，至今猶卓然不磨，亦不能舉隅附會，爲躁突破壞之革命論者也。以上所記，非汎論孔孟，乃謂經書應如此讀法，始不呆滯艱苦，而得以其精義，見諸實用。又如詩經昔日學者所諷誦，今則已成古代文學，寖假非專家莫曉其義。然詩三百篇，其用意實極明豁，善讀者疏瀹其義，則皆尋尺間語。昔儒論詩，最平易雅馴，莫如陳季立讀詩拙言，其言曰：『詩三百篇，牢籠天地，囊括古今，原本物情，諷切治體，總統理性，闡揚道眞，廓乎廣大，靡不備矣，美乎精微，靡不貫矣。近也實遠，淺也

實深，辭有盡而意無窮。故誰適爲容，閨怨之貞志也。與子偕作，塞曲之雄心也。於女信宿，戀德之悃衷也。投畀豺虎，疾惡之峻語也。樂子無知，傷時之幽憂也。攜手同行，招隱之婞節也。斷壺剝棗，田家之眞樂也。魚麗笱潘，餞送之濤致也。示我周行，乞言之虛懷也。周爰咨諏，遠遊之博采也。實命不猶，自寬之善經也。我思古人，拔俗之卓軌也。後世風流文雅之士，言之能若此之曲乎？好樂無荒，恬淡而慮長，匪我思存，紛華而不亂。泌之洋洋，素位而止足。在水中沚，跡近而心遐。振鷺，想君子之容也。白駒，縶嘉客之馬也。後世清隱高遯之士，言之能若此之婉乎？濟濟多士，美得人也。有嚴有翼，修戎政也。公孫碩膚，昭勞謙也。萬邦作孚，廣身教也。此盛世之風，綦隆之泰山。變雅所詠，尤可繹思。潝潝泚泚，百官邪矣。寔侯多藏，寵賂彰矣。婦有長舌，女謁盛矣。莫肯夙夜，庶政墮矣。爲鬼爲蜮，讒夫昌矣。俾晝作夜，酒德酗矣。自有肺腸，朋黨分矣。民亦勞止，百姓困矣。此周之衰也，亦漢唐宋之所以亡也，後世經綸康濟之士，言之能若是之詳乎？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謀始之箴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令終之戒也。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行道之徵也。夙夜匪解，以事一人，策名之則也。白圭之玷，尚可磨也，何言之可輕。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何微之可忽。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何事之非心。既作泮宮，淮夷攸服，何教之非政。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何化之不可行。盡瘁以仕，寧莫我有，何變之不可正。及爾出王，及爾游衍，何天之不爲人。噂沓背憎，職競由人，何人之不爲天。是合內外，貫始終，一天人，道德性命之奧也。後世講學談道之士，言之能若此之審乎？故詩也者，辭可歌，意可繹，可以平情，可以畜德，孔門所以言詩獨詳也。』此篇所云，今人或病其夸，或病其晦，實則斯爲通大義之言，能言文而意邇者也。使治羣經者，皆隱括大意若此，其於致用，庶幾不遐。

關吉符見示夔庵一札，迺論學書初入門之術，語雖淺近，在今日，亦不啻金鍼。書云：『委評字課，評畢奉繳，乙班最多佳者，惟所臨帖太惡劣，少坊間木刻，至有臨最獷俗之黃自元者，其屢經翻刻之成親王帖，亦不足學也。初學筆畫宜

平直，宜選唐碑中之結構端麗，不倚奇態者數種，定爲常習，或一年半年一易，最易進步。平原之不甚露角者，可習，誠懸太瘦露骨，非少年所宜也。若誤習惡俗體，先入爲主，貽誤終身，無藥可治也。少年書寧放，不必求太斂，疏野處可取，局促最病，或不合法度而神氣開展者，最佳，引之法度，則成矣。如體格已成，俗不可醫，爲最下矣。臨帖格，最宜一寸以外，亦不宜太大，如坊間之三行四行方格，善矣，或由會中專刊一格，品評甲乙，較便也。吉符足下——惇曧上，」案癭公書學六朝，旁摩魏碑，晚學南海，予所見以中年之徑寸楷書，及晚作筆札爲最佳，不及乃弟叟菴之工力，而疏朗之韵味則獨擅。此札所言，平易近道，後半所論尤中時人之病，唯帖格尺寸不宜太大之說，予不謂然。嘗分別論之，臨六朝者，不必甚大，倣唐碑者，乃不妨以二三寸格作大字，以極其姿趣，能懸腕作大字者，則作小字無不工，識者當領予言。

癭公數爲予言，伶人秦稚芬銳身送張樵野事。癭公之鞠部叢談，及近人常惺惺齋筆記皆述之，稚芬者，五九也。癸丑春，予嘗與癭公訪五九於韓家潭，談移晷，五九爲清德宗所眷唯一之伶，予見之時，德宗歿已四年，國祚亦移，五九談及景皇帝喜自撾鼓諸事，涕猶熒熒然，不久病狂易，入醫院矣。予爲散釋題菊部叢譚校補詩，有「擿鼓憐孱帝」即指此。張樵野之生平，則極關政局，爲甲午至戊戌間之幕後大人物，祁景頤鞠谷亭隨筆所述頗詳，今全錄之，以存史料。祁云『南海張樵野侍郎（蔭桓），起家小吏，同光時，隨其舅氏李山農觀察（宗岱）於濟南，落寞無聊，時朝邑閻文介公爲山東巡撫，勵精圖治，留意人才，丰采凜然，屬吏皆嚴憚之。一日，有應奏之事，屬幕府起稿，凡數易，俱不愜意，公自爲之，亦覺未當，因以囑李山農觀察，李歸，爲張言之，張固工文詞，請於李，試爲之，稿成，李以呈文介，意不過塞責，文介閱竟，見其叙事明通，悉中肯綮，深爲嘉許，蓋奏章重在明顯簡要，上見之，或交軍機，或交部，大抵無不准之理，不必文采紛綸也。文介問李，何人屬稿，李以張對，遂令進見，與談，大洽，文介剛傲不易相處，張乃因勢利導，

倍加倚重，時各省傳敎之士，驕縱不守繩檢，張承撫臺命，遇事操縱得宜，是爲侍郎外交之發端。繼文介撫東，爲寧遠丁文誠公，亦激賞之，累保至候補道，分發湖北。漢口華洋雜處，交涉繁多，頗善處理，旋以軍機處存記，特簡安徽徽寧池太廣道。光緒甲申，文介入樞府，薦其堪任洋務大臣，乃開缺，以三品卿銜，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學習行走。正值法越事起，文介與錢塘許恭愼公，同兼總署，朝命與侍郎會同辦理定約劃界事，外有李文忠公折衝，我以諒山大勝，法乃遷就議和。時侍郎躬操權柄，銳意任事，又恃樞援，意氣不免驕矜，爲人側目。當時風尙，京朝九列淸班，除滿蒙外，漢則居恆甲科出身，少則亦由門廕，家閥隆重，罕有雜流羼入，侍郎以外職崛起，至於卿貳，即不遘鋒鋩，亦難久安於位，況機鋒四露，遇事任性耶？故被劾四次，給事中孔憲穀參其私致書上海道，次日醇邸承旨，撤總署崑岡周德潤陳蘭彬周家楣吳廷芬張蔭桓差使。已而授直隸大順廣道，復以三四品京堂候補，出使美日秘，蓋李文忠所薦也。海外使還，超擢侍郎，辛卯冬，錢侍郎應溥，赴河南查辦事件，命張署其禮部右侍郎。故事，禮吏二部尙侍漢缺，非翰林進士不可，拔貢朝考用部，反能補署，舉人亦且不能得，昔年曾忠襄公，以功勳重臣，曾署禮尙，起自優貢，人雖未敢明言，然期期以爲不合舊制。時高陽李文正，方爲禮部尙書，嘗與其門下一二翰林言之，以張署侍郎爲不當。迨侍郎二次入朝，貢獻不貲，揮灑巨萬，兩宮時有供奉，結納內侍，所用尤鉅，吳漁川觀察(永)庚子記事，謂其於中官不甚理論，殊不謂然。甲午日本事起，曾命偕邵撫部(友濂)往議和，日本忽拒之，謂其位望不足，乃改命文忠。次年丙申，和議成，言者蠭起，劾其與海鹽徐尙書(用儀)納賄辱國。李文忠留京入總署，翁文恭亦得兼職，凡遇交涉，必使侍郎爲處理，文恭尤爲推重，其籠絡手段，每日函牘交馳，侍郎亦懃懃納交，款接益密，即庚子紀事中所言者也。侍郎在朝，資用豪侈，饌食豐美，又好收藏書畫，同列無與倫比，李文忠以舊輔再出，眷注甚隆，在總署亦惟侍郎之言是從。常熟有時利用侍郎以排同官，表面無間，心亦不洽，如總署考滿章京，侍郎出題閱卷，翁言：「樵野閱卷，余收卷點數而已，四十年

老於典校，當此一嘆。」次日考漢章京，翁言：「樵野欲一人專主，余不自量，看六十本，而樵仍覆閱，伊加圈頗濫，余笑頷之而已。恭邸託一人，余曰，某已擯之矣，因不覺力斥其妄，不歡而罷，比通校一過，樵既加圈，不能不儘前，大爲所苦。」不滿之意，溢於言表。德宗立意維新，孝欽久生疑忌，宵小內豎，從而搆之，嫌怨日深。侍郎翁熱功名，又恃兩宮俱有援繫，德宗召見時，私有所陳，兼進新學書籍，如康南海之進身，外傳翁文恭所保，其實由於侍郎密奏也。戊戌四月，常熟被放，侍郎詣之，告以軍機同見，上以胡孚宸參摺示之，摺仍言得二百六十萬，與翁平分，上諭以極力當差。又言：是日軍機見東朝，極嚴責，以爲當辦，軍機大臣廖尚書（壽恒）力求始罷。更傳有旨張某拘拏，已而無事。此即庚子紀事中所記，侍郎被傳無事，後有新疆之命，所記小誤，蓋前事爲本月初，侍郎發遣在八月嚴辦康梁以後也。使侍郎不以他途進，遇德宗召時，剴切陳言外交大事，各國情勢，徐圖更張，未始不能見功，不使昏愚，忘測正人，激成庚子拳亂，清社以屋，國家亦隨之一蹶不振，則侍郎一生官蹟，於中國不無關繫也。侍郎豐頤廣額，言論忼爽，乙丙之際，楊文敬公（士驤）官翰林時，與侍郎交密，余時於文敬坐上見之，遇人亦和平實厚，而心計甚工。文章雅飭才贍，與當時名流，如盛伯羲祭酒，王文敏公諸公，以時往還。不意於庚子秋，竟遭奇禍於萬里外，可謂慘矣。尤奇者，其子仲宅，於民國後，爲强有力者以黨案鉤斃之，父子皆不善終，是爲可怪。』案祁所記，具見樵野平生。然樵野雖結內援，實陰爲帝黨，王小航方家園雜詠中有云：『南海爲張蔭桓所蔽，堅執扶此抑彼之策，以那拉氏爲萬不可造就之物。』此可徵樵野卓識。又介伊藤博文進覲德宗，欲用爲客卿，傳亦樵野之謀，國聞報曾紀之，可徵其謀略。以予所知康南海之得進於德宗，實樵野所密薦，常熟諷知德宗意，始具摺保康。從南海自編年譜中，數見當時康梁與樵野往來之密。（或疑南海年譜中，言常熟者多於樵野，以爲南海純得常熟之力，此實大誤。南海來京，主樵野，此事癭葊孺博皆言之。常熟負重望，又有知己之感，故數言之，樵野結納深，而爲謀主，故不數言之也。）廢八股，亦樵野力贊之。南海有

奏請仿歐洲各國製新器著新書尋新地之事，摺交總署，樵野即屬任公，擬稿議定。吾聞當時樵野與康梁，私人抵掌談政治，輒昌言無忌。實爲致死之繇。王伯恭記南海與陳次亮談：兩江曾九帥出缺，可以劉峴莊補一事，謂『康撫掌稱善，陳言便可決計，無用游移，兩人問答如此，直忘其一爲員外而章京，（謂陳）一爲新進之主事，乃妄人耳，』云云，此自不知政客之地位。蓋政界中，別有一種位不甚顯而言論風采可以動干時政者，不可以皮相也。如南海之與樵野常熟，又孰能必其不可進而爲劉峴莊繼曾沅浦之主張耶？樵野之死，乃於庚子夏義和團方熾時，京中突有密電致新疆當局，屬陰置張蔭桓於死地，相傳此電乃西后授意者，南海曾述之。見於官文書者，乃云，有密旨以張蔭桓通俄，就地正法，和議成，始昭雪，復原官。秦五九者，傳其祖秦某，亦伶人，五十九歲稚芬始生，故以爲小名。飾青衣，爲樵野所眷，置宅營娶，皆樵野任之，樵野旣以康梁案遣戍新疆，以平日氣燄甚高，又在六君子被戮後，親戚朋友，無敢送者，獨稚芬送至正定府，故時人稱之。其人頎而面微削，唯目美耳，而德宗與樵野皆悅之。五九門徒，有唐采芝者，能琵琶，癸丑三月三日，任公先生修禊於三貝子花園，癭公招采芝來，當筵擫索，予聽之亦爲移神，其攝影中，趺坐於地者是也。五九采芝，今皆死矣。樵野之子似於民國初年，以反對項城，爲陸朗齋（建章）所羅織。其詳俟考。（癭庵鞠部叢談誌五九事，上有樊山眉批，所言與予記，微有異同，今並節錄爲參考。『秦稚芬小名五九，爲張尚書蔭桓所奇賞，尚書以戊戌黨禍遣戍，稚芬送至張家口，揮涕而別。戊戌後，杜門匿影，不復與人晉接矣。稚芬能嶲談，熟諳宮禁親貴掌故，余喜與之談，光緒間名流，無不識稚芬者，其書學孫過庭書譜，殊秀逸，熟通鑑，常執卷詢魏匏公，匏公曰，吾腹中久無字矣，若詢戲曲，可詳對也，吾每過談，見其筆硯縱橫，恒作長幅書，惜當時未索取之，育化會成立，稚芬充文牘主任，後得狂易疾，不能會客矣。』樊山於其上加小評云：『張尚書並不賞識五九，其遣戍新疆也，由燕，而晉，而陝，而甘，亦未至張家口也。至謂五九揮涕而別，更無其事。五九乃其子仲宅所眷，晨夕不離，日以三金，畀九和興飯館，爲秦郎

膳費」。予案瘦公所記，唯樵野遣戍行程有誤，信如樊山言，五九當時乃送至正定也。樊山所言，乃太武斷，樵野與瘦同爲粵人，五九與樵野事，衆所周知，正不能以其子所喜，迺謂其父未嘗識之。瘦公作叢談時，去與予同訪五九，約六七年。樊山評此，在甲子後，年已八十，容有耄忘，其誤抑不足怪矣。

都市近多著睡衣，或以毛毿巾之浴衣當之，或別以繭綢及毛織物爲之，皆仿歐製。按睡衣，古謂之寢衣，論語「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何晏集解，以爲今之被。引說文，被，寢衣也，長及於膝，言寢衣之長，僅及身之半。案此說未明徹，被訓寢衣，乃指古製，若僅及膝，是短褐矣。故仍以朱注爲是。朱注「其半蓋以覆足」，意謂：寢衣之長，過於一身又半，其長出之半，乃以禦冷施於兩足者，蓋古寢衣，上如衣，下如衾，兼衣被之用。昔長洲蔣敬齋，喜講道學，自製寢衣，長六尺餘，本論語一身有半之義。錢梅溪見而告之曰，古之寢衣，似即衾被，恐泥古太甚，敬齋愕然，爲之下拜。案敬齋固誤，梅溪似通古訓，而實亦誤，古時寢衣之制，今尙存於日本，殆漢時所傳入，儼爲上衣下被，寢衣訓被之說，觀於日本而瞭然。敬齋之誤，在於知衣而不知被，長六尺餘之寢衣，何能拖之以行，且以見客。梅溪徑以爲即今之衾被，不知古別有寢時之衣。此皆古制失傳，非學者之過也。國人不著寢衣，而別用有池之被，施以入睡，似漢晉間已然，觀左思詩，衣被皆重池句，可知。至時下睡衣之製，於古似爲長襦，或類古之袍，非古之寢衣。然卽此可徵古人夙有此服，非必以舶來爲尊，至其修短盈絀，因時制宜，固不必泥古也。

舊京畫史，予所記者，庚子後，以姜穎生林畏廬兩先生爲巨擘。大雄山民，純學耕煙，蒼勁密蔚。補柳翁則師田叔，間學大小米。論工力，姜自在林上，林則譯書，作古文，能事多勞，畫以人重。予於民國初年，始識穎生翁，不久遂聞其下世。畏廬先生，則住居連巷，數來談讌，極口詆姜畫麤獷，文人相輕，畫家尤甚，無足怪也。民國三四年間，武進陶寶泉畫殊有名，至五六年間，陳師曾肆力於畫，筆力高古，爲一時推重。其人溫雅而有特行，友朋星聚，姚茫父，王夢白

，陳半丁，齊白石，最數往還。而金北樓，周養安，凌植支，顏韵伯，蕭謙中，羅復堪，凌宴池，次之。湯定之，汪愼生，亦偶來，其時蕭厔泉與謙中並稱二蕭，拱北長於細筆，做宋逼眞，夢白寫生近新羅，半丁博而精，白石草蟲絕代，韵伯規模宋人，腕手壯勁，然皆善師曾。師曾以癸亥病歿金陵，自後十年間，畫家派別分歧，諸子亦風流雲散。惟有溥心畬，自戒壇歸城中，出手驚人，儼然馬夏，余越園法度簡古，而有韵味，餘人未有能出上述諸子之範圍也。師曾初居新華街張棣生家，院有大槐，故自署槐堂。所作山水，多肖黃鶴山樵，花卉則視華新羅爲乾勁，人物則變陳章侯之法，而以粗筆出之，竹石亦極簡妙。民國六七年間，記有某省水災，都人士聚議，各出金石書畫展覽助振。師曾因讀畫圖，畫繪展覽游客往來翫賞之狀，几案縹緗外，人物可二十許，眉目衣服，各有所肖，某也瘠，某也頎，某也御厚衣，某也短髭俯案，諸者一望脫口呼其姓名，莫不拊掌叫絕。又爲妙峯山進香圖，繪同游形狀及林壑擾擾之態，亦絕妙。此圖爲任公先生所得。又爲美人彈箜篌圖，美人頎頎，衣絳綃，抱箜篌而彈，筆意雄厚。或觀而疑其名，予案師曾所畫不謬，箜篌有丞箜篌，擘箜篌，兩種。舊唐書音樂志：『豎箜篌，胡樂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有二絃，豎抱於懷，用兩手齊奏，俗謂之擘箜篌，』是也。今日本正倉院，尚存仿製品，師曾曾留學日本，必覩其形，此畫日人亦歎賞之。其詩承伯老家學　而自具風格，一變散原精舍面目。憶民國三年冬，予與晦聞宰平師曾等，祭陳後山於法源寺，師曾詩成，石遺師歎爲第一，有贈詩云，詩是吾家事，因君父子傳云云。師曾自日本歸，其詩饒有新思想，記有數首五言古，落想甚奇，今不悉記。葉玉虎輯刻其遺詩一卷，前年粗爲披覽，似篋中所存詩札，尚有可輯補者。師曾又長於刻印，筆畫雄傑，平視缶廬，其作畫又喜采風，描寫唯妙惟肖，所爲北京風俗畫册三十四種，茫父各綴一詞，藝林傳賓，三十四種者，一旗下仕女，二餑胡盧，三鍼線箱，四窮拾人，五坤書大鼓，六壓轎嫂嫂，七跑旱船，八菊花擔，九煤掌包，十磨刀人，十一蜜供擔，十二冰車，十三話匣子，十四掏糞夫，十五山背子，十六二絃師，十七喪門鼓，十八趕驢

夫，十九火媒撢帚，二十老西兒，二十一潑水夫，二十二算命子，二十三鬻藥手，二十四橐駞，二十五慈航車，二十六喇嘛僧，二十七糕車，二十八人力車，二十九頂力，三十烤番薯，三十一牆有耳，三十二大茶壺，三十三執事夫，三十四打鼓挑子，此皆舊京街頭巷尾習見之諸等脚色也。中須稍詮釋者，如壓轎嫲嬤喜事所有。山背子，則背一高可數尺之竹籃於背，內盛物，以走山路者。火媒撢箒，乃以紙煤供人吃水烟，以撢箒為人掃拂者。老西兒，鳥名，最善鬥。慈航車，乃收私胞者，額標曰陸地慈航。頂力者，以頂肩承物，俗呼抗肩。牆有耳，師曾言茶館門外竊聽者之名。大茶壺，乃妓寮夫役之魁。打鼓挑子，乃收買什物者。此三十四冊，不記為何人所得，後曾以登某畫報。又前人集詞為聯，多摘四字八字為偶對，至多十餘字，師曾始專集姜白石詞為長短聯語數十。記嘗一日遇予，舉揚州慢中波心蕩冷月無聲，謂可對琵琶仙春漸遠汀洲自綠否？此聯後竟緝成，驚采絕豔，即任公先生後此所舉者也。師曾之歿為驟患腹疾，訃至，知者罔不愴然。記爾時追悼在江西會館，予輓一聯云，『道旁躑躅一詩擺，京國十年，贈畫忽憐難再得。天上淒涼此秋夕，鍾山一老，寄書不忍問何如』。頗誦於人口，時散原先生居南京二條巷。平生所為聯語，何啻數千，此或賴師曾以傳也。

豐城王夢白，雲，年未四十，鬚長過領，自號彡道士，與湘之齊白石璜，皆以他業中途學畫，而各臻精詣，夢白最工寫生，尤善狀難狀之物，如鴉鶵猪猴之類，皆著墨不多，而神態逼肖。花卉固純師新羅，偶作小幀山水，則儼然漸江之雋削也。所居署曰破齋，几閣凌亂，殘書秃管，良稱其名。畫雖馳譽異邦，性乃嗜摴蒱，又使酒嫚罵，於物多忤，坐此貧困不自給，攖病以歿，計年不過五十左右耳。予有輓君詩云，寫生秃穎迅無前。咫尺明膏遂自煎。兀諠故應違末世，鬚髯終不預天年。頹顏苦索新篘酒，吮墨難償博進錢。莫向舊京思樂事，姚陳相見定悽然。字字自謂皆事實，姚謂茫父，陳謂師曾。猶憶一日與君集曾仙舟家，君指壁上師曾畫謂予曰，師曾畫無懈可擊，必欲索瘢疵，唯恨太老到，與齒不相稱，所以不永年也，予然其說。孰知君畫天機旁溢，而享壽亦不過與師曾伯仲，甚矣文人肊評之不足為據也。

詩中有建除體，八音體，及十二辰肖體，皆游戲狡獪，因難見巧，非學者所尙。然唐後唯陳簡齋喜為建除八音諸體，而

朱晦庵亦嘗爲十二辰肖體，偶亦涉筆，固無傷大雅也。夢白旣工寫生，一日及門李漪，出紙求其繪十二生肖，皆其擅長一，頃刻而就。李又乞予題詩，念此體有明晦兩種，舊以此詰乩擅，咏孫袁黎，所謂飲河故事君休嗤云云，是每句隱一生肖，不如仿文公所作，句必嵌一字，爲狹而難。爲題云：『世情偃鼠已滿腹。詩槖牛腰却成束。平生不帝虎狼秦，晚守兎園眞碌碌。龍漢心知刦未終，賈生痛哭原蛇足。梨園煙散舞馬盡，獨賸羊車人似玉。予如獼猴傳神通，畫課鷄窗伴幽獨。板橋狗肉何可羨，當羨東坡花猪肉。』末二句，別有本事。作此詩時，太歲在己巳，予居舊京，主報社筆事，而李蓋能歌能畫者。稿久佚，近以檢夢白畫，憶得之，輒附錄於此。

秋日休假，偶作富春之游，因至桐廬，拾級登桐君山，望江水如碧油，帆檣參差，沙洲隱隱若浮，隔江別有數青嶂負天而起，導者云是大金山，不知其爲俗諱，抑志書所詳，意欲縛屐一探，而自念斷無此暇，誦劍南桐君小隱一詩，頓發慨歎。山巓張巡許遠廟之下，有亭翼然，小憩歸視趾間地上，皆斷石碎甓，一青石剩鐫仙廬二字，雙鉤秀好，作松禪筆法，想是附近林園題榜，圮後輙以塡道。因念古來石刻，盛世嵌屋壁，號爲墨筆，亂世則零落草莽，何可勝數。又憶去年南都有數報，謬言夫子廟鑿地得吳天發神讖碑，全不知此碑久燬之故實。蓋喪亂久則文獻無徵，讀書之法日異，則有時當毁而謂之寶，已佚而謂之存。至其斷爛粉碎，不可收拾者，尤指不勝屈也。更進而論，古來吉金貞石，雖名爲壽，而夭者亦多。葉鞠裳語石，中有一段，論古碑七厄，言之特詳，文亦鋪敍麗飾，可資諷玩，今並錄之。『藏書有五厄，古碑之厄有七，而兵燹不與焉。韓退之詩云，雨淋日炙野火燎，又云，牧童敲火牛礪角，亦不與焉。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地震崩摧，河流漂溺，漢華山碑唐順陵碑，皆爲地震崩裂，熹平石經，周大象中自洛纔載還鄴，船壞沒溺。祇園片石，誤椎化度之碑范鍔化度寺銘跋，高王父諱雅，使關右，歷南山佛寺，見斷石砌下，視之，迺此碑，稱嘆以爲至寶，寺僧誤以爲石中有寶，破石求之，不得，棄之寺後。砥柱洪濤，久沒純陁之碣。謂薛純陁砥柱銘此一厄也。匠石磨礱，耕犂發掘，或斷爲柱礎，北海李秀碑，爲一教官斷爲柱礎六，四礎爲王損仲攜之汴，兩礎猶在都中。漢石經，隋開皇六年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省，營造司亦用爲柱礎。或支作竈陘，郃陽魏十三字殘碑，康強跋云是夏陽人家支竈物。或爲耕場之磟碡，齊魯間經幢，農民皆斷爲磟碡。

或爲廢寺之甃甎，元許有壬興元閣記，吳圭塘小稿，今殘碑百餘家尙在和林，寺僧毀爲香案。通衢如砥，塡江左之貞珉。相傳六朝刻石，明太祖時皆用以甃治街道，今金陵聚寶門內，石道坦平如砥，云背面皆有字也。架木爲梁，支漢經之殘字，廣川書跋，熹平石經周大象後，破爲柎基。荒墳蔓草，偃臥蟠螭，廢驛長楊，聊資列雉，吾鄉王廄基防營，牆其纍纍，皆唐碑也。此二厄也。唐宋題名，摩崖漫刻，後來居上，有如積薪，唐賢名迹，宋人從而磨刻之，宋賢名迹，明人迺更加甚焉。賀方回之題字，惆悵武邱，虎邱賀方回題名，庚申前尙完好，今爲寺上一傖父鑿損。史延福之刻經，模糊伊闕，龍門如意元年史延福刻陁羅尼經，明提學趙岩，刻伊闕兩大字於上。邠原攬古，空讀大佛因緣，邠州大佛寺，吳蹇齋中丞爲學使時列炬訪之，覩壁間題名累累，有唐刻一通，爲宋人纍刻於上。岱頂勒崇，莫問從臣姓氏，唐元宗泰山銘後，附刻從臣姓氏，皆爲後游者刻損。莫不屋中架屋，牀上安牀，此三厄也。武人俗吏，目不識丁，匄工選材，艱於伐石，或去前賢之姓氏，而改竄已名，余所藏宋元幢，其字跡有絕類唐人者，蓋皆俗吏媚其府主作功德，俗僧爲取舊幢，磨去年月姓名，而改刻之。或磨背面之文章，而更刊他作。唐華嶽精享昭應碑，即刊於天和碑之陰，授堂金石跋曰，水經注樊城西南有曹仁記水碑，杜元凱重刻其後，書伐吳之事，古人簡便不重煩如此。又淯水內載漢文帝廟一碑，建安中立，漢鎭遠將軍段煨文給事黃門侍郎張昶書，魏文帝又刻其碑陰二十餘字，碑陰本無字則可，若如顏魯公廟碑有碑陰記，或有故吏題名，亦從而磨刻之，則前賢名迹，已失其半矣。甚或盡鏟舊文，別鐫新製，改爲改作，澌滅無遺，如唐書姜行本傳，高昌之役磨去漢班超紀功碑，更刊頌陳國威靈，即貞觀十四年姜行本碑，是也。陸務觀老學庵筆記云，北都有魏博節度使田緒遺愛碑，張宏靖書，何進滔德政碑，柳公權書，皆石刻之傑也。政和中，梁左丞子美爲尹，皆毀之，以其石刻新頒五禮新儀。趙德甫跋何進滔碑，亦云，政和中大名尹建言磨去舊文，別刻新制，好古者爲之歎惜。孫淵如述何夢華之言云，金承安三年，牛頭祖書唐相魏文貞廟記，亦磨去唐碑重刻，碑首猶存唐字，唐深州刺史墓誌，蓋明人刻作金牛禪師塔碑趺。元時學宮所刻至元大德聖旨碑，大半磨治舊石，而更刻之。此四厄也。裴李爭功，熙豐鉤黨，李義山云，長繩百尺拽碑倒，麤沙大石相磨治。蘇子由云：北客若來休問訊，西湖雖好莫題詩。韓蘇之文，毀於謠諑。又若閏朝僭號，諱於納土之餘，吳越錢氏諸碑，有建元者，宋初納土後，皆毀去，所毀經幢尤多。叛鎭紀年，削自收京之後。憫忠寺寶塔頌，史思明紀年，皆磨去重刊唐號。或碎裂全文，或削除違字，後賢攷訂，聚訟轉滋，此五厄也。津要訪求，友朋持贈，軺車往返，以代苞苴，官府視若催科，匠役疲於奔命，一紙之費，可以傾家，千里之遙，不殊轉餉，里有名迹，重爲閭閻之累，拔本塞原，除之務盡，今昭陵諸碑，無一完全，關隴鞏洛之交，往往談虎色變，此六厄也，夫石刻者，所以留一方之掌故，非鎭庫之奇珍，海內藏家，敝帚自享，宦游所至，不吝兼金，或裝廉吏之舟，亦入估人之橐，奪人所好，遷地弗良，轉展貿遷，必至失所，此關中毛茂才所以有勿徙石刻之記，而言者諄諄，聽者充耳，化度寺碑，宋范氏書樓本已先

作倆，畢秋颿中丞，自關中携四唐石，歸置之靈巖山館，庚申之刼，與平泉花石，同付刼灰，此七厄也。有此七厄，其幸存天壤者，皆碩果矣，可不寶諸。』案葉氏所舉七端，皆深切著明，一字不易，所云祇園片石，誤椎化度之碑者，乃出解大紳春雨集。化度寺碑，後分三段，仍入范手，置于里第賜書閣下，遭靖康之亂，取藏於井，已而碎其石，又分爲數片，不止鞠裳所舉之誤椎也。通衢如砥二句，言金陵聚寶門內石道坦平如砥，背面皆有字云云。案聚寶門，即今中華門，清代石道，早已翻修柏油路，街石背後，究有字否，恐事隔數年，當時司工既不留意，亦未必能追誌之，然此卻是今日應予證明者也。岱頂唐元宗摩崖，予曾履其地，摩挲瞻歎，鑱傷確太甚。即經石峪字，亦爲水齧椎傷。予登泰山時，秦之沒字碑，信無一字，比聞已有大書其上者，又不止如葉氏所訶也。末節言，畢秋帆自關中攜四唐石歸，置之靈巖山館云云。案，此四唐石，一爲開元十二年中大夫守內侍上柱國渤海高楅墓誌，一爲開元廿四年京兆府美原縣尉張昕墓誌，一爲天寶十三年內侍省內常侍孫志廉墓志，一爲天寶十五年游擊將軍守左衛馬邑郡尙德府折衝都尉左龍武宿衛上柱國張希古墓誌。嘉慶四年九月，查抄畢沅家，此四石輾轉入張叔未手，而鞠裳乃云，與平泉花石同付刼灰，似所聞非確。餘皆翔實淹雅。天下無不壞之物，人身固不如金石之壽，而從悠遠之史跡言之，金石非壽，自更瞭然。誦放翁山川不爲興亡改，風月應憐感慨非，輒歎唯此山川風月，乃得壽於金石也。然自閻浮變壞觀之，即此山川風月，亦一彈指物，何論於書畫器物碑帖鐫題之微。思入此際，眞當自失。予雖識此理，而未能達觀，顧生平所歷山水，鮮有留名，唯數山有刻石，非所自爲，雲水洞最深處有題字，亦聊以記游踪志年月而已。偶因覽觸，輒爲絮聒。幸予雖嗜書，而貧無黑老虎之畜，筆此　以見凡物聚散存亡之同歸一瞥而已。

昨記石刻存燬，因言及天發神讖碑事。客或徵詢此故實，案天發神讖，即天璽紀功，此碑存毀，可劃爲三時期。碑立於秣陵南之巖山，丹陽記：山東大道左，有方石長一丈，勒名題贊吳功德，孫皓建。又一則云：巖山東有大石碣，長二丈

，折爲三段，因以名岡。是此碑卽在斷石岡，至宋時尙存，亦名爲丫頭石。梅宛陵集卷四十，丫頭石詩，下注云，「此碑也，在金陵斷石岡上，有吳文帝字焉。」詩云：丫頭石雖斷，文字未全訛。年算赤烏近，書疑黃象多。幾時經霹靂，異代見干戈。更與千秋看，松煤定費摩。案梅詩註中，吳文帝之文字，爲大字刻本之訛，孫權諡大皇帝也。此可爲碑在岡上之第一時期，其斷爲三，以梅詩推之，當爲雷所震擊也。江蘇通志，金石門，天發神讖文，第一跋云：『予因游府南天禧寺，寺門之外，有石三段，半埋於土，竊疑以爲天璽元年巖山紀吳功德段石岡之碣，因觀之，果爾。人多傳皇象書，稽之實八百十有五年，字雖損缺，而猶有完者，寺僧不善護持，歲月之久，風雨所暴，必至泯滅，因輦置漕臺後圃籌思亭，時辛未元祐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轉運副使左朝請郎胡宗師題。』張鉉金陵新志云：『今江寧縣，有段石岡，蓋舊立碑處，據丹陽記，晉宋時已折爲三段，內一石上有轉運副使胡宗師刻字，言此石在府南天禧寺門外，半埋於土，因輦置轉運司後圃籌思亭，時宋元祐六年，此石歷八百十有五年矣。蓋又不知何年，自巖山徙至城南也。轉運司，今府治，此石在紬書閣前後，又徙錦繡堂前碑刻中，歸附後，改臺治，此石欲仆於地，其一段缺壞，蓋嘗爲人鑿以他用　而不果也。其第二段處，有襄陽米芾四字，亦爲人磨礪幾盡。至治囗年臺掾揚益得之廨草中，與教授湯彌囗訓導李東戚光言于中丞召公珪，治書郭公思囗，募民舁至廟學門內之左。』案此是宋元祐間，此碑已由岡移至天禧寺，又輦至轉運司後圃籌思亭，至元英宗至治間，舁至廟學門左，此可畫爲第二時期。由此時直至庚申，石燬，其間數百年，有重大審定及發明。如乾隆四十四年秋間，翁覃溪親到江寧縣學尊經閣下，手量三石校定尺寸字數。如王蘭泉金石萃編稱　碑斷折三段合之止數尺許，證明丹陽記長二丈之妄。又兩漢金石記，驗明一石折爲三之無可疑，證明吳山夫此碑非一石所折說之妄，皆極有價值。尤詳者，爲王蘭泉金石萃編之跋，今全錄之。』第一節云，右天璽元年紀功碑，吳錄以爲華覈文，黃長睿東觀餘論作皇象書，今在江寧縣學尊經閣下，碑殆毀於晉季，石凡三段，形如覆臼，字列三面，而虛其一，俗稱落星，

實爲可哂。戚光集慶續志云，辭不可讀，可識者八十餘字，數其釋文，僅七十一字，顧起元客座贅語，因以俱誤，以中書郎在關內侯下，吳郡在九江朱下，未有釐正之者，今攷證舊搨，連接三段，實存二百一十六字，又不全十一字，辭意乃貫通可讀，按陳壽吳志云，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三分，刻上有年月，於是改元天璽。又言臨平湖壅塞復開，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八月，又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石室，所在表爲大瑞，於是改元天紀。總孫皓在位十六年，凡八改元，言符瑞者　累累矣。未幾王濬入吳，符瑞之事，果何有哉？此碑書法銛厲奇崛，董廣川以爲本漢隸，楊東里以爲八分，朱竹垞以爲在篆隸之間，然總不若謂之篆書之確也。至郭胤伯目以牛鬼蛇神，實爲妄誕，學者去古日遠，以己之之所未喻，指訾古人，不已過乎？然此體學之不成，便墮惡道，又不可不知也。第二節云按孫皓天璽元年，屢有石函石室諸祥。書於本紀傳，碑云，天讖廣多，又云，上天宣命，則亦是時紀符瑞者。碑斷折三段，合之止數尺許，山謙之丹陽記云，長二丈者　妄也。張勃吳錄，以爲華覈撰文，皇象書，許嵩建康實錄注，董逌廣川書跋，黃長睿東觀餘論，說皆從之。近朱氏彝尊，据吳志辨其非覈所作，𥝩攷國山碑，以旃蒙協洽之歲，乙未月此陬訾之舍，十二月重光大淵獻之日，辛亥受天玉璽於柔兆涒灘丙申月正革元，即爲天璽元年，而告祭刊石中有國史瑩名，意覈雖因微譴免官，猶在左右，遂命以撰文，未可遂定爲非覈，且幷疑象書也。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張懷瓘書斷云，象工章草，小篆入能，或即指此等篆書而言。然書斷及張彥遠法書要錄，並以象爲官至侍中，梁書及南史皇侃傳，並云青州刺史，惜吳志不爲立傳，不能定其孰是矣。仁和袁明府枚，舉此冊以贈，因記所疑於簡末。』案袁簡齋居金陵，在乾隆間，袁舉所拓本，贈王蘭泉，故王有此跋，必亦在乾隆末，後此則尊經閣燬，此石亦燬矣。此爲第三時期也。唯考此石燬之年月，據江蘇通志稿，天發神讖碑下注，『碑斷爲三，故俗稱三段碑，原在江寧縣學，嘉慶年燬於火

，今存搨本』。僅云嘉慶年，不著月日，又考葉昌熾語石卷十摹本一則中稱：『孫吳天發神讖碑，舊斷爲三，在江寧府學尊經閣下，庚申之刦，燬於兵燹，吾吳帖估張某，精於摹勒，以木柹糊紙爲質，仿刻一本，鑒古家皆爲所衒，然碑文可以亂眞，其後元祐胡宗師崇寧石豫兩跋，行書神氣全非，并多誤舛，不難一覽了然，人自不察耳。此碑篆體奇古，郭胤伯詆爲牛鬼蛇神，雖非知言，然亦可見畫鬼神易，畫狗馬難也。』葉氏此文，所言庚申之刦，僅舉紀年之干支，亦不言何朝。就語石文字中所云庚申之刦，皆指咸豐十年庚申，故曰兵燹，但校以諸筆傳記，此碑實燬於嘉慶間，鞠裳所云庚申，當是嘉慶四年之庚申，而誤以咸豐兵燹之庚申，意或近矣。其實庚申之刦四字，根本錯誤，府學乃燬於嘉慶十年乙丑五月廿八日，同治上江志云：『尊經閣燬於火，各書板及吳天璽紀功碑燼焉，總督鐵保，藩司康基田重建之，以爲尊經書院』，是也。此石據覃谿手量，最高者不過三尺五寸，數千年剝蝕椎搨之餘，字迹漫漶，所餘字不過二百有奇，一經大火炙煨，自成頑燼，府學地當今日之夫子廟，但自嘉慶十年，至今又經一百三十一年，幾更興廢，報傳三石忽又出土，恐不可能。碑相傳爲皇象書，周暉金陵遺事又定爲蘇建，盧熊跋國山碑亦主蘇建說，近見姚茫父題國山碑絕句第二首，亦援周盧說，謂國山碑與天發神讖同出建書。然此說，周在浚天發神讖考已辯之，孫皓封禪國山碑末，有東觀令史邱信中郎將臣蘇健名，作健，非作建也。茫父於天發神讖存廢，亦未詳考，僅取舊說天禧寺前云云，亦眼前尋尺之誤也。端匋齋所藏天發神讖神拓本，最有名，徵同時名流賦詩題跋殆徧，然夏吷庵云，於匋齋齋中見拓本已無宛陵詩中所云吳大帝字，是必宋以後殘拓矣。

茫父於碑帖金石，夙極究心，其所刻弗堂類稾中，詩乙，皆金石題詠之作，可謂專力殫精，好古不怠。作篆隸眞草，皆有法度，惜筆勢遒緊　而不能縱。然細字則謹嚴有味，愈細愈佳，茫父書本學歐顏，小字雜以六朝造象風味，故勝。其詩乙一卷中，細註如蠅，皆考古讀碑，所得新義，嗜言金石掌故者　所深喜。然其見解間有固執成見，茫父又喜與人爭

，斷斷不少讓，其平生對出土新碑，尤深置疑。其題漢刻齊桓管仲畫象墨本絕句下小註云：『凡古肆所售，十七八僞而一二眞，大抵書畫僞品，多出維揚，金石僞品，多出青齊，近則洛下諸元誌石，猶承其風，拙著藝林虎賁，一一攷之，然頗爲篤信者抗辨。』此說殊是，而在民十左右洛陽出土諸元墓誌，亦殊有絕可疑者在。茫父嘗以前秦廣武將軍諱產碑重出，與周印昆爭辯甚力，任公有校碑攘臂之嘲焉。所居爛縵胡同蓮花寺始終不遷，民國十四年五月，茫父五十，任公作詩壽之，詩排奡詼諧，字字絕妙，不止校碑攘臂等語，直可當茫父小傳讀，知茫父者，必然吾言。詩云：『茫父墮地來，未始作老計。斗大王城中，帶髮領一寺。廿年掩關忙，百慮隨緣肆。疏疏竹幾莖，密密花幾隊。半禿筆幾管，破碎墨幾塊。揮汗水竹石，呵凍篆分隸。弄舌崑弋黃，鼓腹椒葱豉。食鑿唐畫磚，睡抱馬和志。校碑約髯周，攘臂鬨眞僞。餔歠來跛蹇，詼謔遂鼎沸。爛漫孺子心，擺蕩狂奴態，曉來攬鏡詫，五十忽已至。髮如此種種，老矣今伏未。鏡中人囅然，那得管許事。老屋踢穿空，總有天遮蔽。去年窮不死，定活一百歲。（坡詩，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茫父亦以丙子生。）芍藥正盛開，胡蝶成團戲。豆苗已可摘，玄鯽恰宜鱠。昨日賣畫錢，況彀供一醉，相攜香滿園，大唱不爲泰。』任公此詩，與宰平斟酌久之始定。唐畫磚，馬和志，皆茫父所喜物。髯周者，印昆，跛蹇者，季常。香滿園，蜀菜館名。唐畫磚同時出土五，茫父得其二，大喜，顏所居曰專墨館，讀任公此詩，茫父風趣，躍於紙上。

夢白師曾與茫父，皆摯交，予前曾錄茫父論面具及臉譜，即摘自爲陳封可題夢白所畫猴人序中，今補錄前所未摘者 如下，『夢白數作猴技圖，而爲余所曾題者，並此而三，憶與師曾合作一紙，經余買得題二十八字云，游戲風懷妙不言，相將粉墨弄猢猻。誰知一夜斜街火，留與弗堂補燒痕。此紙師曾有題，已無餘隙，而適有燬損，余研舊紫錠雙鉤書所題詩，色不加濃 而補不顯白，極爲稱意。夢白云，此紙寫竟，爲一浙人所得，其人住下斜街，曾遭回祿，故畫爲毀損，收破紙者得之，售於小市，余更以重值收得。又一紙，夢白獨作者，余賦二詩，五言云，春來了無事，早隨兒童起。呼

將竿木人，庭前弄猴子。居然陳百戲，所欲任其使。優孟本寄託，衣冠不足齒。況乃優孟假，跳躍誰汝似。楚人古所笑，由來只如此。七言云：嗟爾猴人控猴技。無端更遇彡道士。爲爾丹青加朱紫。肩擔背負行且止。猴爾所依爾所恃。兩顏慘沮神顚踶。如今度支棄無理。京華憔悴人比比。懷才幾見徵園綺。何因到爾動食指。可憐道士身亦否。逢人笑罵遭毁訾。窮來磨研寫素紙。令我觀之感無已。饑腸轉軸默相視。更無明珠少薏苡。日日仰天長憂杞。景運傳說語殊美。今年甲子極可喜。信有河清吾能俟。眼前羣兒或老矣。畫中之人長不死。彡道士，夢白別號也，此皆去年事。』按此云，去年者，甲子歲也。此是乙丑夏大雨中，茫父所雜寫，其年茫父尚有一詩，題云：夢白畫猴，人立而騎羊也，衣綵則師曾所爲，余更補面具，師曾約同賦詩，未就，先逝，越二年，其子封可　檢得仍屬夢白乞詩，詩云，靜江寺裏胡孫老，故裔於今當爾雄。假面蒙頭眞個戲，賺人羊背舞衣紅。小註云：元末帝幼貶廣西靜江府，寓大圓寺，道有胡孫獻果，羣胡孫多至數百，載至所寓寺，長老秋江放之寺後，土人號爲胡孫寺。羣胡孫自帝北還，復率其類相送，有老胡孫三十六枚，盡日哀鳴，逾數月，皆擲死，見明權衡庚申外史。此注殊可廣異聞。

任公詩中，弄舌崑弋黃，言茫父能崑曲，又能二黃也。予與茫父同官郵部，予才二十，茫父已三十餘，司長同林，字翰卿，旗族，能歌，與茫父談歌相得，時偕作私坊游，茫父習於諸伶，自同翰卿始也。其實茫父於崑曲寢饋甚深，於曲學尤審，所著曲海一勺中，有一節頗似前所舉葉鞠裳之論古碑七厄一文，亦以駢偶抒論，瀏亮清達，今試摘之。如云：『由此以言，則情之爲物，古今無二，所以詭譎，事爲之也。故事以演情，曲以演事，事衷于情，而炳於言，左則爲史，右則爲曲，自曲以外，諸體之文，言情則一，然而騷賦五七言長短句之於情，與有曲之世，疎密繁簡，不可同日語也。曲之事密而加繁，情亦隨之因而變易，不可究詰，而事所由起，厥數孔多，雅之爲琴書，村之爲米鹽，豔之爲裙裾，烜之爲冠帶，姦之爲牛馬，靈之爲花鳥，或壯麗而爲江山，或喧闐而爲鉦鼓，或軒昂而爲裘馬，或窮愁而爲韋布，逸則爲

塵拂，嚬則爲轎笠，蹣則爲舟車，合則爲酒食，爲夫婦之破鏡，爲母子之斷機，爲朋友之雞黍，爲羈旅之翰簡，武則兵解百石，文則策號萬言，旗旣萬幕，仗亦千騎，先生杖履留春，老子胡床玩月，時節則春餌秋糕，地產則南橘北枳，典重則鼎彝斑然，怪誕則龍虬宛爾，綜是殊名，以生多故。賦之爲物，陳之爲彩，古曰砌末，今曰彩，亦曰切，切者砌末之省文，又砌之減字也。情因事以糺紛，事因物而結構，凡言舊事，必識故物，一時之製，百思攸託，一器一道，哲人謹焉。第晚近制作，雜而無徵，食貨所不及志，方輿所不逞紀，書券則博士閣筆，製題則詩豪罷卷，史旣蓋闕，曲乃居要。爰有力錐歲華之詞，失名南呂一枝花，詠皮匠套詞，椽屋鬧市之作，元湯菊莊一枝花，贈鑷者套詞，按鑷者，即今之薙髮匠也。院本么末，勾欄前後之場失名中呂耍孩兒，莊家不識勾欄套詞，窮鬼錢神，田老送迎之態失名南呂一枝花，田老齋套詞，滌器則傳歌陋巷失名一枝花，贈妓名玉馬杓套詞，有云，臨邛滌器，陋巷傳來，按馬杓即今語馬子，此詞雙關。蹴踘則豔說齊雲，失名一枝花，蹴踘套詞，有云，富貴齊雲，又圓社套詞，云四海齊雲會，按齊雲，蹴踘社名。倣討蚤之檄，月下星前，失名一枝花，蚊蟲套詞，有云，愛黃昏月下星前，怕青宵風吹日炎。續打馬之經，花間樹底，元周挺齋越調鬥鵪鶉雙陸套詞，有云，四角盤中，三十騎裏，多少機關，包藏見識，席上風前，花間樹底。挺齋名德清。事紀降獅，失名黃鍾醉花陰降獅套詞，篇名賭馬，失名南呂一枝花下大棋賭馬套詞，旣訴牛羊之冤，元姚守中，中呂粉蝶兒牛訴冤套詞，又失名中呂哨遍羊訴冤套詞，亦論鷹犬之價，失名中呂哨遍大打圍套詞云犬從來無价博魚而色勝六渾元李文蔚燕青博魚雜劇，選砆而囊珍十粒，元失名浮漚記雜劇，馳逐影樓之隊，作作風流，元石君寶曲江池雜劇，牧羊關曲，有云，送殯呵，須是作作風流種，又賓白中，有云，他舉着影神樓兒里云云，可見元人出殯之概。且殯後曰作作，今作作爲官衙隸人之一，專充考驗骨之役者，是也。繽紛鬏扮之場，村坊雲勝，明李玉永團圓傳奇，看會生嫁齣中敘賽會之勝，旣云鬏扮故事，又分段鋪竄，令人神遊，如目擊其盛，今京師村坊尙有之，每勝時輒舉語曰過會，清六部吏人當權時，戶部之會，工部之鐙，皆豔傳人口。自光緒二十六年以後，不復見已。據吳梅村序李撰北詞廣正譜，謂其中甲申副車以後，絕意仕進，按明亡之年，正當甲申，前甲申爲萬曆十年，後甲申爲清康熙四十三年，俱與梅村身世不合，則此甲申必爲崇禎末年無疑。以此論之，則李當爲明逸民，故仍題明人，惟崇禎三月殉國而李中副車，其事當再考耳。推班出色，嘲謔於宣和之牌，明李日華南西廂傳奇，琴紅嘲謔齣譜牙牌名甚備，話玉添愁，欷歔於宜官之帖，清吳偉業秣陵春傳奇，話玉齣，此傳奇予僅得傳鈔齣，今不可復借，前欲尋刊本，亦猝不易得也。餘或餖飣雜名，情趣雙關，摹仿衆流，科諢入妙，元曲中集藥名題情之詞甚多，其集雜劇名曲名及常言俗語成套詞者尤夥，而皺緒記之草相，紅梅記之算命，精忠譜桃花扇之平話，類不勝舉，還魂記之驅使千文，則又雜集之變也。風花雪月，點化于人身，元吳昌齡張天師雜劇，爲燕蝶蜂，受錄于鬼道，還魂記冥判雖言不盡意而隅可反三，農師之埤雅，遜其覼然，茂先之博物，例之蔑已，以言乎事則如彼，以言乎物則如此，總事物之象，供著述之材，散而見之謂之情，會而聚之謂之曲，文物風俗，淵藪于此，此曲之能事，所以

令人歎賞者也。昔詩家詠史，體亦滋多，或著雜事，或題樂府，或十字彈詞，或四言叶韻，非拘于雅言，即複于述贊，等為戲弄，無俟褒彈，若夫曲之為言，自成一家，著一世之眞詮，極衆生之幻相，既談笑以飾涕泣，亦婉言而行直道，是故人者，天地之心，曲者，人之心也，喻于尸而見祖，將于曲以知天，記曰，惟至誠能盡性以贊化育，古之作曲也，可謂能盡其性以盡人性，盡人性以盡物性者矣，非至誠，其孰能之。』此可謂雖小題亦以巨刃摩天手出之矣。曲海一勺者，茫父意謂曲學如淵海，僅飲一瓢之謂。民國六七年間，有陳萬里創一戲劇刊物，茫父徇其請，為作「說戲」一篇，於戲字之起原，言之特詳，蓋好為說文經學之考據，猶昔日學者之風矩也。

前記天發神讖碑，袁簡齋以拓本寄王蘭泉，此自簡齋以金陵石刻酬贈朝貴之慣例。然蘭泉究心金石。得此饋遺，正資研求，未可厚非。予賃居城西五台山，去小倉山不遠，今日隨園祇餘簡齋一墓，兒輩或問何以荒圮至是？案石城山志：『隨園舊為隋織造園，既歸袁氏，易隋為隨，四山環抱，中開異境，樓臺皆依山構造，如梯田狀，雖屋宇鱗次，而占地無多，四圍皆倚峭壁，不設牆墉，入園必循山坡，迤邐而下，因天然形勢也。今則平原一片，雙湖水僅一泓可辨，以外絕無坡陀處，相傳洪寇因糧餉告乏，墳平洞壑，資田以供給偽王府之食米，及克復後，復有棚民墾種山殺，其土日墾日高，遂不能按圖而考其迹矣。』據此，則園夷為平地，洒坐兵燹，秣陵古來名蹟，無慮數千，其蕩為寒煙衰草僅存其略者，何啻什九，隨園猶得保一坯土，未始非幸。昔聞鶴亭言：在京師廠市，得批本隨園詩話，不知誰氏所批，中有一則，言幼時隨其母至江寧，見袁簡齋之夫人于隨園，談次，袁夫人自詆所居，荒煙蔓草，與鬼為鄰，入市購物至艱，為良人風雅所累。又云：見其姬妾，貌皆醜陋，頗譏簡齋名士風流，殊不相稱。今按簡齋有與其妹壻胡書巢書云：『來書諄諄以買妾見委，僕自庚辰後，往來吳會，思以蘭蕙之新姿，娛桑榆之晚景，橫搜苦索，千力萬氣，可謂竭吾才矣。乃或者將牢太過，而驚鴻已翔，或者急就成章，而悔之折骨，今雖充位之員，羣雌粥粥，而寸心許可者，卒無一人，自指雙

胖，常呼負負，多疾之儕，屢敗之將，何勞足下北面而問之哉？平生入金門，登玉堂，爲文章，爲循吏，求則得之。惟娟娟此豸，不可求思，想坤靈扇牒，別有前緣，不可以氣力爭也。』簡齋此書，必非自謙之語，園居以僻故易勝，婉腰則充下陳而已。簡齋歿不久，園即就蕪，其幼子又重新之，見梅溪叢話。隨園本非素封，所得皆潤文錢，至多亦不過俗所謂秋風一二，豈能長護此亭館，即無太平軍，及今亦必成墟矣。唯簡齋生時，聲名殊烏奕，距隨園不半里，有橋名紅土橋，炳燭里談稱：達官貴人來訪袁隨園者，至橋屏去旗仗。可見當時之粧點山林大架子也。

紅土橋，即南乾道橋，聲域志　引南畿志，有北市樓在南乾道橋南，即宋和熙樓基，可見當時西門一帶已漸形繁盛。案金陵在宋時，承南唐遺俗，酒樓官妓之制尙存，安遠樓和熙樓之外，尙有佳麗樓層樓等。至明初，始有南市樓北市樓等十六樓。南市樓，今南京仍存此地名，北市樓，則甫落成即燬，其幸不幸如此。案明實錄：『洪武二十七年八月庚寅，新建京都酒樓成，先是上以海內太平，思欲與民偕樂，乃命工部作十樓於江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以接四方賓旅，既又增作五樓，至是皆成，賜百官鈔，宴於醉仙樓。』秦淮廣記：『酒樓本十六，其一北市樓，建後被焚，此實錄止言增建五樓也。』讀此，可知昔人詩花月春風十四樓，輕煙澹粉十三樓者　幷誤。十六樓者，在城內者曰南市，北市，在聚寶門外之西者，曰來賓，在聚寶門外之東者，曰重譯，在瓦屑壩者，曰集賢，曰樂民，在西關中街北者，曰鶴鳴，在西關中街南者，曰，醉仙，在西關南街，曰輕煙，曰淡粉，在西關北街者，曰柳翠，曰梅妍，在石城門外者，曰石城，曰謳歌，在清涼門外者，曰清江，曰鼓腹。此見金陵瑣事。蓺林伐山，遺南市北市，陳魯南金陵世紀，遺清江石城，皆因晏振之詩十四樓之誤，而曲爲之說也。酒樓之設，所以徠遠人，盛都市。此制古已有之，曹植詩，青樓臨大道。疑即是官建歌樓，與民同樂。南史李安人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摴蒱官賭，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新亭樓，疑亦是酒樓，故可犒軍，可以摴蒱。唐時漸多，樓名不悉舉，如酉陽雜俎所載，長樂坊安

國寺紅樓，睿宗在藩時　舞榭。此亦恐是酒樓。中有妓舞，故曰　舞榭。至宋則此制大備，如東京夢華錄所載．集賢樓，遶花樓，豐樂樓，宣德樓之類。三府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橋欄楯　是也。此制不限於京城，凡名都大邑，多有酒樓，說部水滸火燒翠雲樓，予頗疑當時大名府必夙有此樓，觀范石湖攬轡錄：『過相州市，有秦樓，翠樓，康樂樓，月白風清樓，皆旗亭也』陸放翁集卷十三　對酒詩，自注云：『寶釵樓，咸陽旗亭也。芳華樓，在成都合江園。』以此類推可知。明祖既建富樂院，以處教坊，又以十六樓供搢紳承值宴集之用，良有女閭霸齊之遺旨。蓋教坊女樂，最易誘集商旅，臻於茂盛，以官力爲之，則整齊富麗，便於稽察，而可資征榷。又昔人禮防最嚴，教坊聚處，則良家有所分別，風俗反不至潰決，下至曾文正之恢復秦淮燈舫，壹皆此意也。

前所舉葉鞠裳論古碑七厄中，通衢如砥，塡江左之貞珉　二句，注稱明太祖以六朝刻石甃治街道，聚寶門石道背面有字云云。比閱白下瑣言，始知葉說蓋有所承　而微誤。當時以此屬之今漢西門街。白下瑣言：石城門至通濟門，長街數里，鋪石皆方整而厚，洪武間令民輸若干，予一監生，謂之監石。今被牛車輾之，多破碎矣。又袁小修記云：『南都街多青石，故老云：皆先朝豐石也，予謂六朝舊地，自多佳石，故老所傳，未足徵信。』見珂雪齋集。覩此可審鞠裳說演變之由來，蓋昔時著述，或以口說耳聞筆之　而未暇根究，故可信者尠。說部所紀奇聞怪事，什九皆從太平御覽脫化而來，是其例也。

隨園在小倉山，故簡齋自署曰　小倉山房。題札咏詩，或徑作倉山，删去小字，則誤矣。南京本有倉山，今名倉頂。鳳麓小誌：『花盝岡，一名倉山，明驍騎衛屯糧之所也，俗呼倉頂。金陵瑣事云，倉有一井與江河通，大旱不竭，井中四方，有鐵金剛托之，即此是已』。小倉山正別於倉山而言，未容混以爲一。又案因山爲倉，江南所常見者，古稱虎踞之石頭城。中即有一倉，謂之倉城　是也。倉山側舊傳有阮步兵墓，今不知存否?

秦淮近已爲鐵路橫截，南京城內諸水，多以人力鑿成，其終也，亦往往爲人力所遮斷。青溪本三國所鑿，一截於南唐，再截於明。運瀆吳時鑿，而運瀆橋道小志稱：前明塹城，斷不復續。楊吳城濠，楊吳所鑿，而鍾南淮北區域志稱：北水關所引西來之水已斷，土人謂之乾河沿。此皆搠造新工後之變遷，秦淮何能獨逃此例。板橋雜記所紀秦淮風景，已成史跡。所謂：『長板橋在院牆外數十步，曠遠芊綿，水烟凝碧，迴光鷲峯兩寺夾之，中山東花園亘其前，秦淮朱雀桁遶其後，洵可娛目賞心，漱滌塵襟。每當夜涼人定，風清月朗，名士傾城，簪花約鬢，攜手閑行，憑闌徙倚，忽遇彼姝，言笑宴宴，此吹洞簫，彼度妙曲，萬籟皆寂，游魚出聽，洵太平盛事也。』皆等於樊川杜曲，閬浮可壞，此景不可復覩矣。所謂舊院者，即前所記之富樂院，國初事蹟：『太祖立富樂院於乾道橋，復移武定橋後以各處將士妓飲生事，盡起妓女赴京入院。』與板橋雜記所稱：『舊院與貢院 遙對，僅隔一河，原爲才子佳人而設，逢秋風桂子之年，四方應試者畢集，結駟連騎，選色徵歌，』兩相印證，可見富樂院之用意，迺在供士流游衍，使但有六七成風雅，而儒酸便寫成十分也。予前曾追論西湖之游艇，與秦淮之燈船，大小喧寂，互爲消長。今則劃入一新時期，其變化不易臆測，顧昔日之燈船，今日之游船，則必成廣陵散，亦無可疑。予於前記秦淮燈船詩，舉杜茶村鼓吹歌，而未錄其詞。秋晨覆讀，覺其中所含掌故不少，因錄其全詩：讀者愼勿謂餓死之窮措大，苦搜心血，以文詞頌歌舞也，其中所包含明末興亡史蹟及社會風尚，良不在少。杜濬秦淮燈船鼓吹歌云：『一聲著人如夢中。雙槌再下耳作聾。三下四下管弦沸，鐙船鼓聲天上至。居然列坐倚船舷，驚指遙看相詫異。鼓聲漸逼船漸近，亦解迴環左右戲。急攢冷點槌猶遲，春雷坎坎初驚蟄。吹彈節鼓鼓倔强，中有閒聲闌不入。吁嗟此時聽鼓止，聽鼓鳴。誰能打掐聲裏情。誰能眼底求精妙，乍許胸中見太平。太平久遠知音希。萬歷年間聞而知。九州富庶無旌旄。揚州之城尤希奇。誰致此者帝軒羲。下有江陵張太師。江陵初年致國政。樂事無多廟謨競。爾時秦淮一條水，伐鼓吹笙猶未盛。江陵死日富强成，聖人宮中奏雲門。後來宰相皆福人，普天物力東南傾。

豪奢橫溢撒向水，此水不須重過秦。王家謝家侈紈袴，湖海遊人門詞賦。廣陵女兒絕可憐，新安金帛誰知數，舊都冠蓋例無事，朝與花朝暮酒暮。水嬉不待二月半，炫服新裝桃葉渡。高樓夾水對排窗，捲起珠簾人面素。騰騰更有鼓音來，鐙船到處遊船開。燭龍但恨天難夜，赤鳳從教晝不回。皇天此時亦可哀。貂年協律生奇材。善和坊接平康巷，弄兒狎客多渠魁。船中百甕梁溪酒。膳夫心雄選鋒手。蘇州簫管虎邱腔，太倉絃索崑山口。鎮江染紅制纓絡。廿椀珠鐙懸一角。當前置鼓大如筐，黃金釘鉸來淮陽。此聲一嚗衆聲集，不獨火中聞霹靂。風雨叢中百鳥鳴，旌旗隊裏將軍立。熬波煮火火更燃，積響沉舟舟未溼。可憐如此已快意，未到端陽百分一。記我來遊丑與辰，其時海內久風塵。石榴花發照溪津。友人置酒我作賓。下船稍遲渡口塞，踏人肩背人怒嗔。鐙光鼓吹河沙遍，街尾蟠旋成一串。蔽虧果覺星火攢，演弄早使魚龍顫。衆人洶洶我靜賞，初奏此時差可辨。須臾光響相糾結，惟聞森森沈沈直上翻雲漢。東船西舫更交加，下視何繇覩寸澗。偶然閃倏透水處，如金在鎔風製電。樓樓堂客［白下稱內人爲堂客］船船妓，近不聞聲遠察面。嗚呼，此時鐙船更難動，但坐飽食揮槌調絲按孔相凌亂。侯家別攜清商部，那得於中聞唱嘆。復有劣鼓與劣吹，就中藏拙誰能見。爆竹聲底煙霧濃，暫借香風解霑汗。露零雨下不能退，樂極生悲眞可厭。酒醒忽迷此何地，魂銷略記伊堪戀。直至明朝日亭午，船鬆卻退人相羡。歸來沈眠須竟日，流鶯啼破河陽戰。此後遊人數日稀，淸淮十里流花片。記得坐中客，能說王稺登。稺登撾鼓湘蘭舞，賞音擊節屠長卿。後來好事潘景升。晚節猶數茅止生。絕藝於今誰作主，李小大歌張卯鼓。當時惆悵說於今，忍見於今猶成古。年復年來事可歎。鐙船伐鼓鼓不懽。辛壬之際大饑疫，惟見鳳陵烽火照見秦淮白骨橫青灘。桃葉何須怨寂寞，天子孤立在長安。吾聞是時宰相蒯成侯，黃金至厚封疆讎。公卿濟濟咸一德，坐令戰鼓逼龍樓。甲申三月鼓遂破。斷管殘絲復誰和，半閒堂裏起笙歌，平章舟上稱朝賀。試問當時雷海靑，階下池頭還幾個。新劇惟傳燕子箋，殺人無暇上遊船。行人何必近前聽，塗毒鼓中無性命。同時阿誰伎沓爾，惟有黃劉高左五侯耳。君不見

，師延靡靡濮上水，未若玉樹後庭美。賞音何人丞相謡。相對掀髯復切齒。一撥絃中半壁亡，一棒鼓中萬人死。鼓急弦驚曲不長，兩年歇絶噴漁陽。有客徒憐橋下水，無人不斷渡邊腸，及此相看眞分外，何許藏舟一舟在。拂塵捍撥光初輝，奮槌揚袖襤褸衣。不鐙漫乘夕照出，無伴知從何處歸。爭新誇異各有故，君看西風桃李枝。西風一枝衆稱異，東風萬樹空爾爲。入耳悲歡難具説，醉裏分明具心熱。於戲，漢代金仙唐舞馬，此事千年有無者。興亡不入心手間，然後聲音如雨下。探湯撾鼓漢藜刺，應有心肝礙胸次。餘音漠漠攪飛絮，鐙船鐙船過橋去。過橋去，傷鼓聲，長歌短歌歌當成。隴西李賀拙身死，舉杯相屬樊川生。此身流落江南久，曾聽當時煞尾聲。又聽今朝第一聲。』此歌一腔悲憤，噴薄而出，詞采有豔者，有獷者，盡爲所掩矣。其言舊都冠蓋例無事，朝與花朝暮酒帘，此是正面描寫廢都人士心理之頹靡，躭於燕樂。今亦有舊京冠蓋，讀之可爲炯鑒。梁溪酒，蘇州簫管虎邱腔，太倉絃索崑山口，鎮江紅纓絡，淮陽鼓，以及王百穀鼓，馬湘蘭舞，暨屠長卿潘景升等等，皆掌故也。予按秦淮燈船伐鼓，以及河房宴飲，清初已歇絶，康熙朝禁令尤嚴，余澹心已有「閒一過之，蒿藜滿眼，樓館刼灰，美人塵土」等語。乾隆末始弛而復盛，然此時已無鼓吹之俗。道光中葉英兵犯寧又衰，咸豐間洪楊之役後又極荒涼，有興廢代嬗，昔已如此。

桐城吳先生日記十六卷，是籍亮儕（忠寅）輯刊其師摯父先生遺著，鋟板才數年，蓋經哲嗣辟彊（闓生）依類抄輯者。辟彊久不相見，亮儕則與莊父季常同歲化去，此書分類釐纖，自見翦裁之功，而不以年月排次，於考證史跡，間亦有未便者。辟彊跋言：『自同治五年丙寅，訖光緒廿九年癸卯正月，臨逝前六日，閱時三十八年，大率皆備，惟歲月既久，前後未盡一致，雖有排日紀事，而條記所得，不標日月者　爲多。』似是讀書記事日札，而非必如翁叔平李蒓客之以月日爲主也。此四十餘萬言中，所包材料至多，先就予所考，摘舉一二。予前記張樵野事，言當時日本伊藤博文來華喧傳樵野欲聘爲客卿，以佐德宗，因而益促戊戌之變。茲於吳先生日記中，得見伊藤當時之言論，實極有關係。日記卷六，

時政類，戊戌年，不署月日，一節云：『伊藤爲中國畫策四事，一曰，設立大銀行，延雇西員襄辦，糾集億萬股本，印刷鈔票，如遇戰事，數百萬金貲，不難立辦。二曰，設立士官學堂，仿文明富强之國章程辦理。三曰，改招募爲徵兵，充兵有年限，此外洋之法，日本行之已見明效。四曰，鐵路，南北通行，內地均行輪船，則商務運轉靈便，利權操之自我，前四事曾言之恭王，又以告張樵野侍郎，今四五年內中國必有大變，政府意主變法，但變亦不可太驟，欲速則不達，徒使天下騷擾不甯而已。』伊藤所言四事，及今觀之，不可謂非忠言藎謀。蓋一事即今之中央銀行，二事即軍官學校，三事即徵兵，四事即南北須有貫穿之鐵路，此四事至今不能出其範圍，不過去伊藤建議時，其設施落後二三十年不等耳。伊藤當時游歷我國，目擊帝后之爭，新舊之爭，已逆料必有大變，爾時德宗親政，故曰政府意主變法，然亦看到教育程度與舊制度舊勢力之複雜不齊，必曰見騷擾不甯。此種覘國言論，代謀之公忠，微吳先生記之，殆不可考矣，如此方是日記中第一等史料。隨伊藤博文來華者，有森泰次郎，讌集於天津之北洋醫學堂，摯父先生有詩。

摯父先生日記中卷十三，品藻類，辛丑十月二十六日閱曾公與李文忠書，摘錄其略。此節亦極有精語佳料，蓋文忠新薨，摯父先生居文忠幕府，必親見曾文正公與文忠之密札，因摘鈔有函中要語，此種語，度文集中未必有之，今節取其有關外交者如下，其一節云：『閣下向與敵以下交接，頗近傲慢，一居高位，則宜時時檢點，與外國人相交際，尤宜和順，不可誤認簡傲爲風骨，風骨者，內足自立，外無所求之謂，非傲慢之謂也。』又一節云：『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忠信篤敬四字，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信，止是不說假話耳，然卻極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今日說定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又一節云：『爲將帥者雖內懷勾踐栖會稽田單守即墨之志，而外卻十分和讓，爲中國軍民者，則但有和讓，更無別義。』又一節云：『與洋人交際，孔子忠敬以行蠻貊，勾踐卑遜以驕吳人，二義均不可少，形跡總以疏淡爲妙。』又一節云：『承示復總理衙門函稿，精到剛大，良爲經世不朽之作，其與若類思相要約一節，尤足折遠

人之心，而作忠正之氣，以忠剛懾泰西之魄，而以精思竊製作之術，國恥足興，於公是望。』案以上五節，皆極有意義，所以誨導文忠者，不可謂不直而切，其言：不可誤認簡傲爲風骨，不說假話極難，吾輩當從此著手，此已鞭辟近裏。其言：內懷如勾踐田單，而外却十分和讓，此尤沈痛之極。言：中國軍民除和讓外無他義，亦是至理，蓋決不能使全國人皆磨拳擦掌，晝夜譁言復仇或殺一二敵人以自矜也。其末一節可見文正愛國之烈，期望文忠有作爲，以雪國恥之意。讀此可見文正雖不以外交名，而已得忠信立身與卑遜驕敵之義，眞愛國者，不當如是耶？黎父先生所錄，凡二十節，今舉其五。

任公贈茫父詩中，所謂跛蹇髯周者，前已釋其言。蹇季常周印昆兩君皆有瑰志琦行，今與茫父任公，並下世矣。印昆名大烈，湘潭人，陳師曾之業師，三十以前，居湘潭不出門，及爲議員，爲關監督，已五十餘，初不聞其爲詩，晚得詩一卷，適近六十所作，五言律詩最佳，語羞雷同，時出新意，七絕亦別有一境，蕭疏崛健絕人，晚歲惟往來西山八大處香山及北戴河間，自樂其樂。文不多見，近見所自爲墓碑，附一詩一記，此於古無先例，筆墨簡古可喜，碑云『周大烈，字印昆，少學宋儒學，中遭世亂，欲有所挽救，奔擾十年，無所成，而學亦荒落，六十後，世愈亂，年已衰，乃憤而作詩　自弔，且弔其世，病將死，自尋壙地，妻又先卒，葬以待，今精爽已亡，憤心亦竭，錄其尋壙詩於碑陰，略狀生後所抱慚恧。妻同縣袁明瑞，字仲德，自余奔擾於外，未一問家事，事能治，歸　則胥適余意，故猶得苟存，悲乎，其先亡也。』附一詩，題云，『於燕城西郊紅石山　尋壙地，詩云：步步皆吾土，行行未覺寬。路尋紅石下，山起白槐端。山種刺槐春間白花 春鍤隨身在，鬢髯拂世殘。了然無癖處，蓋後只柴棺。』又附東四墓郵紅石山壙地記，云：『紅石山　在燕城西郊青龍橋東迤北，見日下舊聞考卷一百 民國十四年，買山麓地十五畝，築屋　鑿井，種松梧，置守者，以爲壙地，距青龍橋二里許，山尾則與橋市相接，能通有無，地則僻而磽瘠，爲今日藏骨與守藏者計，或有當耳。壙之背，爲紅石山峯，峯背

爲金山口，西即金山，明景泰帝陵寢在焉。其先即爲明世妃嬪皇子叢葬之所，山下舊聞考，詳紀其事，壙地地望，似當屬之金山。紅石山小，又別無繫著也，然都人及郊民所著稱，乃爲山下之東四墓邨。余初至，見壙地前田間有破塚，龐然而大，引導者曰，此明皇子塚，尙有其三，亦在近地，邨民居其西，故曰東四墓邨。後閱邵陽魏源海淀雜詩注，東四墓，西四墓，正當萬壽山後寶藏庵前，（庵今稱寺在壙地西北一里）皆明代妃嬪葬所。（見古微堂集）然則東四墓，西四墓，對待成名，與村無涉，而村名所以著稱，仍本之金山東西墓也。十五年袁夫人卒，作壙，先葬，今年衰疾日甚，自撰墓碑，及碑陰爲記，附勒於後。昨至墓所種檵樹，（土人呼扦松或刺兒松）守者謂村宜桃，亦可增種，魏源詩注，亦云東四墓宜桃，歲供進御，都人多識董氏墓桃，或東四畝桃，若不即死，當如守者言，令佳菓相繞，別成一境也。』下署周大烈再纂書，書法亦奇古，印昆詩印行者八卷，至己巳爲止。其後尙有一小卷，陳叔通以寄予，屬爲校定，爲題一絕句云，一老湘潭字有神。能從平澹出艱辛。舊京何戀頻回首，只此松間曳杖人。言印昆晚歲常攜一短筇，徜徉於中央公園松柏叢中也。此是壬申所作，甲戌七月，君遂捐館舍，年已七十餘，時散原先生已北居，與印昆交摯，故予輓詩有云，平生義寧叟，淚筆料銘幽。此實湘之畸人也。

季常負一世清名，以民國十九年庚午九月仰藥於石虎胡同。是年予北居無憀，聞耗尤感愴，有詩書簡林宰平云，黨碑元祐仆爲塵。故國秋風鬼錄新。未信高旻眞留昧。欲焚殘筆謝交親。安禪詞客靈應在，飲藥狂夫意最辛。灑淚寢門非敢哭，寫悲聊寄索居人。言入秋以來，籍亮儕姚茫父蹇季常章曼仙皆謝世，鄉前輩如卓巴園王碧棲亦歸道山，故曰鬼錄新。五句，安禪言碧棲，六句仰藥，則言季常也。此詩映菴觀槿皆以爲至沈痛，當時下筆所感，殆尙不止此。近見叔通所爲季常墓誌銘，宰平爲墓表，皆至婉而切，足以傳季常。叔通所爲誌，今節取十之八九，誌云：『蹇季常既葬之明年，余游北平，周印昆大烈語余曰，子知季常審，宜有以銘其墓。余去年春，亦游北平，君已病偏廢，扶掖而行，豐睟猶曩昔

，痛戒酒，意氣未嘗少衰，余倘幸君能全其生　而樂其天也。別數月，君竟以仰藥死，實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八日，享年五十有四，烏呼，酷已。君生平不爲空文高論，務見諸行事，少隨父官四川，父歿，以喪歸，諸昆于役在外，家事委君區畫，整齊以睦，鄉里有事，郡守令咸倚君。清光緒庚子辛丑間，邦人士怵於國勢不振，爭游學日本，君入早稻田大學，習法政，貽書勸親故子弟來就學，日本下令取締留學生，君主學生會，學生洶洶退學歸國，君持不可，謂求學將以救國也，毋寧忍辱，於是留者亦漸定。君嘗私憂竊歎，民久失教，國誰與立，縱如日本頒布立憲，苟上下相率以僞，其又焉濟。有持革命之說者，君曰，是孤注也，不幸失敗，則國人當益憬然於失敗之由，而知所務矣。新會梁君啟超，居日本，有所述作，亦以立憲詔國人，兩人者，相見甚驩，契合蓋自此始，烏呼，此有以君爲主持立憲之健者，宜若爲知君矣，而君之先見固如是，是又知君而未能盡也。歸國後，游奉天，湖北，皆未能行其志，性介潔，無所干於人。河南巡撫林紹年，薦於朝，用七品小京官，分度支部，出爲河南副財政監理官，時清廷已以立憲號召天下，貴胄用事，樞臣疆吏，率皆貪冒庸闇，袁世凱稍有才，未幾，放還家彰德洹上，君心知亂將作，世凱必再起，數往說，退而告人：中於習者深，又好自用，未足以語大計。辛亥八月，川鄂發難，全國震動，果起世凱柄政，任君統計局副局長，不就，改建民國，被選衆議院議員，梁君自日本歸，君默察大勢，愈益沮喪，力尼梁君毋預政，國會解散，任肅政史，不就，偕梁君避天津，無何，有洪憲之變。皆如君所逆料。是時羣情憤懣，莫敢先發，邵陽蔡鍔，貴定戴戡，修文陳國祥，同在京師，密計走滇黔，舉兵抗帝制，以白梁君，就君咨決，梁君奮臂騰檄，南下西行，君往來津滬策應，世凱病死，兵解，國會再開，君北上，梁君謝政，君亦旋辭議員，蓋又知國難不以袁世凱死而遂已也。自此君常超乎政治之外，然猶時時左右梁君，託於酒，日未晡而飲，飲輒大醉，率以是爲常，論者或以君爲果於忘世，烏呼！君固以政治爲生命者，豈惟不能忘，日隱恫於中，思所藉手，而世莫之用，亦莫之喻，坐視其遷流所極，而無可如何，貧病又從而厄之，天乎，人

哉。君縱不死，抑又奚待？烏呼，此君之所以死也」宰平所爲墓表尤詳，今亦節錄之。「君遵義蹇氏，諱念益，字季常，世於黔爲望族，自君祖五世不分爨，而父若兄，率游宦滇蜀，君年十五，卽總持家政，家中食指以百計，肅然無閒言。光緒乙未，黔歲大饑，君佐黎君庶昌籌振務，而實負其全責，事鉅細畢舉，全活至衆，時年十九耳。庚子義和團之亂，君怵於內憂外患之不可終日，慨然欲有爲以見世，赴日本留學，察其國政民俗，居東數年，學業日進，於時交梁君啟超，畢生爲契友，余亦於其時始識君。光緒丁未，與君先後歸國，君以汴撫林紹年薦，入京，得旨授七品小京官，度支部行走，宣統元年，任河南財政副監理官，貴陽唐君瑞銅任正監理官。唐君於君爲世舊，知君最深，其初受命，則請於朝，必得蹇某爲佐，卒得請，君不獲辭，遂同之官，唐君悉以事聽君主持區處，時預備立憲，推行所錄新政者，方急於整理各行省歲出入，始設清理財政局，每省派清理財政正副監理官各一員，布政使充局總辦，而監理官不隸督撫，直屬於度支部，部臣措意籌款，希旨者每以多輸進爲務，君與唐君，主編制預算根本清理之策，河南歲入，大者地丁漕糧田屋稅契釐金鹽稅雜收入，而地丁漕糧則折銀兩。準市價收錢，時每銀一兩，折錢千二百文，縣官所收，則一兩折錢二千四百至三千文，人民額外所納，倍正課，或尙過之。縣辦公費，及上自長官，下至庫吏，供應例給諸費，皆取償於是，餘歸中飽，數百年積弊，無敢問者，君爲定規制，經諮議局議決，地丁漕糧等銀兩折錢，以近三年平均市價計算，各縣卽以實收之數繳司庫，革除一切規費，而別定縣辦公費，依地方繁簡，分五等，實給縣官廉俸，庚子賠款攤派各縣者悉免，由清理所得款支付，河南全省歲入，原六百餘萬兩，清理後，蠲除各規費，乃得九百餘萬兩，與其時全省歲出適合，而人民不加負担，縣官不見賠累，上下便之。我國財政大病，曰出納之無法，曰不脫包辦舊習，君於河南，蓋一舉而廓清之。宣統二年，資政院辦預算，河南成績爲全國冠，度支部以河南收入驟增，將提司庫剩款二百餘萬兩內用，唐君力爭，留本省充巡警教育各費，河南新政基礎以立，唐君與君，皆知有公事，無毫髮私見，不急歛巧取，爲階進

計，獨爲地方人民培元氣，其識解操行，豈今日從政者所能幾及其萬一哉。宣統三年君辭監理官，會武昌革命軍起，君在汴，與同志有所籌計，汴撫某急劾君有異志，（中略）既破賊，袁氏以憂死，國會再集，君欲團結各黨派，屏私見，共定國是，而黨人之相疾相排如故，君奔走卒無濟，戚然痛之，乃并辭議員職。五年冬，蔡君鍔病逝，君益傷痛，日以醇酒自遣，然憂時望治之念，未嘗忘也。六年，張勳復辟，舉事之日，君與余適在北京湯山溫泉，聞變 急返，君間道赴天津，余攜其密電本及函電返京，既而馬廠起義，梁君啟超自津赴前敵，君主持有力焉。民國再光復，政象之混沌無殊往昔，識者憂之，梁君歐行歸，厭棄政治，講學清華學校，君時過從，每語時政，輒相與太息，梁君既歿，君益無可與語，向之有託於酒者，至是因得疾，偏廢，非扶掖不能出戶庭，後且滴酒不入口，日張目視天下大亂，君至是乃不得不死。死於民國十九年九月八日，飲安眠藥，先草遺囑，處分諸事綦詳，并大書，從容談笑而去」，六字 置案頭，嗚呼，君果竟去矣。自非大勇，其孰能是。君蓋非厭世者，將有爲以見，世不得竟其志，乃死，君之死，世實殺之，哀哉，死年五十有四，配楊夫人，仰藥殉，後君死十餘日」。季常謁項城，所評：『中於習者深，又好自用，未足語大計』，此三語 極精。近代要人，鮮能逃此例者。其爲任公謀最忠，叔通所謂力尼梁君勿預政者，皆事實，使任公先生能皆用其言，著述之能畢其事，當益完且夥也。季常縱酒，實以自逃，任公嘗集一詞聯贈之，上聯云：最有味，是無能，但醉來還醒，醒來還醉。是緝自朱希真江城子，張梅厓水龍吟，下聯云，本不住，怎生去，笑歸處如客，客處如歸。乃以劉須溪賀新郎紫仲仙齊天樂句 偶之。匹仗天成，自爲上構。任公方養疴，得此聯大喜，以爲逼肖季常，爲跋歸之。集詞聯近日已成風氣，任公此製，亦仿自師曾，且見所爲小序。季常久客王城，一旦解脫，下聯數語，豈亦微見識兆耶？

前記端肅事，曾撥涵芬樓所藏密札，推論肅豫庭之寃。比得北大吳君相湘書，舉及湘綺之祺祥故事一文，爲前記所漏略

者，誠可謂失之眉睫，微吳君言，遂終忘之。湘綺此文，作於民國三四年間，曾寫一長卷，以貽哲子，今度尙好在。湘綺歿後，其遺文未嘗續刋，故易有捃摭星宿遺義娥之愧也。王文實爲端肅一案最有力之史料，烏可不錄。王闓運祺祥故事云：『恭忠王母，文宗慈母也，全太后以託康慈貴妃，貴妃舍其子而乳文宗，故與王如親昆弟，卽位之日，卽命王入軍機，恩禮有加，而冊貴妃爲太貴妃，王心慊焉，頻以宜尊號太后爲言，上默不應，會太妃疾，王日省視，帝亦省視，一日太妃寢，未覺，上問安至，宮監將告，上搖手令勿驚，妃見牀前景，以爲恭王，卽問曰，汝何尙在此，我所有，盡予汝矣，它性情不易知，勿生嫌疑也，帝知其誤，卽呼額娘，太妃覺焉。回面一眂，仍鄉內臥，不言，自此始有猜，而王不知也。又一日，上問安　入，遇恭王自內而出，上問病如何，王跪，泣言已篤，意待封號已瞑，上亶曰，哦！哦！王至軍機，遂傳旨令具冊禮，所司以禮請，上不肯卻奏，已而上尊號，遂慍王，令出軍機，入上書房，而減殺太后喪儀，皆稱遺詔減損之，自此遠王，同諸王矣。庚申之難，令王留守，至熱河，帝疾，獨軍機諸臣在，王及醇王皆不侍。八月初，王具奏請省視，帝疾篤，以不能坐起，強起倚枕，手批王奏曰，相見徒增傷感，不必來覲，其猜防如此，故肅順擬遺詔，亦緣上意，不召王與顧命也。肅順本鄭王房，以功世爲親王，與襲鄭王異母，以才敏得主知，自輔國將軍爲戶部尙書，入軍機，專斷不讓，怡王卽世宗弟，亦以寵世王，襲王載垣，與襲鄭王端華，皆依肅順爲用。初，詔謁陵出都，實辟夷兵，而諱其行，行日之朝，猶有詔言：君死社稷，獨肅順先具行裝，備路齋，自都啟行，供張無辦，后妃不得食，惟以豆乳充飯，而肅順有食擔，供御酒肉，后御食有膳房，外臣不敢私進，孝貞孝欽兩后，不知其由，以此切齒於肅順，及之熱河，循例進膳，孝貞又言流離羇旅，何用看席，請蠲之，文宗曰，汝言是也，當以告肅六，明日詔問云云，肅順知上旨，則對以費無幾，若驟減，反令外驚疑，上心喜所對，卽詔后曰，肅六云不可，后益惡肅順矣。已而大行，遺詔八臣受顧命如故事。孝貞詔　顧命臣，以防雍閼爲詞，日進章疏，仍由內發，軍機擬旨上，后覽發以小印爲記，

小印曰，同道堂，不知何時人刻漢玉爲之，漢玉者，汙玉也，殉葬玉皆假名漢，文宗初晏朝，后至御寢，問侍寢何人，升坐責數之。上旣視朝，心念后未還，恐有變，即還寢，則宮監森然侍立，知后升坐，即戒毋報知皇后，潛步入，則后方上坐，侍妃跪前，后見上至，下迎，帝即坐后坐，跪者猶未敢起，后立帝旁，帝陽指跪者問后，此何人也，后跪奏，自祖宗以來，寢興有定法，今帝以醉過辰不出朝，外間不知，皆以奴無敎，故責問彼，何以多勸上酒，帝嘆曰，此是我過，彼何能勸我，且宜恕之，后奉詔，因曰，此主子宥汝，以後無論何處醉，惟汝是問，帝慚，即索所佩唯一玉印，解賜后以謝，同道章自此始，今乃以爲信，而或說不知，安有傳僞云。旣而御史高延祜上請垂簾，本后意也，以示顧命臣，肅順即言，按旨當立斬，孝貞心怍焉，即曰，我輩不用其言 足矣，不必深求，及票擬上，議斬，奏下，獨留高摺不發，於是軍機三日不視事，孝貞問，則以前摺未盡下，於是孝貞涕泣，自起檢奏予之，擬高摘爲披甲奴，越日大臨，后見醇王福晉而泣，醇王福晉，孝欽妹也，孝貞亦妹之，故相親善，訴其事曰，欺我至此，我家獨無人在乎，福晉言，七爺在此，孝貞喜曰，可令明晨入見，及明，醇王入直廬前，肅順問何爲，對以召見，肅順哂曰，焉有此，斥令退，王退立外階，俄宮監來窺直房，旋去，而軍機至晏，竟不叫起。叫起者，召見，分班一見爲一起，軍機則皆同入爲頭起，此日不召頭起，先召醇王，宮監來窺者三，終不見醇王，至三至，乃自語曰，七爺何不來，王在外聞之，即應曰，待久矣，來監亦曰，待久矣，遂引王入，肅順在內坐，不能阻，王旣對，孝貞訴如前，醇王曰，此非恭王不辦，后即令往召恭王，醇王受命馳還京，三日與恭王至，軍機前輩也，至則遞牌，入謁梓宮，因見后，后訴如前，恭王對，非還京不可，后曰，奈外國何，王奏外國無異議，如有難，惟奴才是問，后即令王傳旨回鑾，令肅順護梓宮繼發，旣之京，即發詔罪狀顧命八人俱拏問，怡鄭二王猶在直房，恭王出詔示之，皆相顧無語，王問遵旨否，載垣曰，焉有不遵，王即拱之出，則以備車送宗人府，於是遣醇王迎提肅順，即廬殿旁執詣刑部，肅順罵曰，坐被人算計，乃以累我，臨刑罵不絕，卒以

攔阻垂簾，斬於市，而賜二王死，一時無識者，謂之三凶，即詔旨亦不知垂簾之當斬也，先是改元祺祥．至是改同治，設三御坐，召見聽政如常儀，名治肅黨，以常酒食往來者當之。而恭之任事，委權督撫，朝政號爲清明，頗采外論，擢用賢才，能特達者，不爲遙制，然兩宮婪索，親王密邇，時有交接，輒加犒賚，則不足於用，而國制，王貝勒不親出納，奉給莊產，皆有典主者，牽侵盜以自給，及入樞廷，需索尤繁，王恆憂之，福晉父故總督也，頗習外事，則以提門包爲充用常例，王試行之，而財足用，於是府中賕賂公行，珍貨猥積，流言頗聞，福晉亦患之，而不能止矣，王既被親用，每日朝輒立談移晷，宮監進茗飲，兩宮必曰，給六爺茶，一日召對頗久，王立御案前，舉甌將飲，忽悟此御茶也，仍還置故處，兩宮哂焉，蓋是日偶忘命茶，而孝欽御前監小安方有寵，多所宣索，王戒以國方艱難，宮中不宜求取，小安不服，曰所取爲何，王一時不能答，即曰，如瓶器盃盤，照例每月供一份，計存者已不少，何以更索，小安曰，往後不取矣，明日進膳，則悉屏御磁，盡用郇店粗惡者，孝欽訝　問以六爺責言對，孝欽慍曰，乃約束及我日食耶？於時蔡御史聞之，疏劾王貪恣，它日詔王曰，有人劾汝，示以奏，王不謝，固問何人，孝欽言，蔡壽祺，王失聲曰，蔡壽祺非好人，於是后積前事，遂發怒罪狀恭親王，有曖昧不明難深述之語，朝論大驚疑，而外國使臣，亦詢軍機事所由，用是得解，復召見，王痛哭謝罪，復直如初，以疑忌排去者八人，軍機有前後八仙，與前顧命者爲對，皆以目恭王云，然恭王自是益謹，而安得海以擅出京師，誅於歷城，李蓮英繼用事，烜赫過於小安，而謹飭慎密，竟終事孝欽，恭王亦以功名終，得謚曰賢，不遇禍敗，然王大臣納賄之風，及孝欽頗留意進獻，皆自王倡之，五十年來議和主戰，終歸於服從，亦孝欽之過慮也。恭王孝欽，皆有過人之敏知，而俱爲財累，乃至德宗末年，天下惟論財貨，及禪讓亦以賄成，用兵惟先言餉，至千百萬，和款外債，遂至鉅兆，槩古今不聞之說，公言之而不怍，開闢以來未有之奇，蓋又咸同以來所不料者。以前史論之，戰國秦漢之際，庶幾肇茲，自非張四維，革澆風，吾烏知其所底哉？」湘綺此文中，敍恭醇怡鄭諸王黨援

消長之錄至詳，與世所傳者，大致符合，今不具論。獨言請垂簾者，爲御史高延祜，案請垂簾者董元醇，具見淸史及諸家筆記，證以密札中之千里草隱語，亦相合，湘綺作此文時，薛叔耘庸菴筆記早已鋟板，叔耘爲曾文正幕府，先湘綺卒，湘綺縱未覽薛記，而十一年之變，湘綺在京，何以舍董元醇而言高哉？觀文中敍述井然，必非誤記，而歷考諸書，未詳高之里籍，唯知此公，蓋亦阿附當時朝旨，不但嫉端肅，且亦惡曾胡者。咸豐十年二月，羅澹村（遵殿）殉節杭州，有詔褒卹，予謚忠愍，而高撫浮議劾羅，竟罷卹典，及同治元年，曾文正訟於朝，謂羅淸忠大節，始復賜卹。可知高之平日議論，與所處地位矣。以意度之，高必先董上摺請垂簾，或竟在董後，皆未可知。但以高乃兩后最初授意之人，或其奏摺，措詞不如董之冠冕，故不發鈔，至湘綺之舉高舍董，則似故標此人，以示見聞之切，董外尚有高在耳。以史例言之，有所特舉，必有所故漏，然湘綺此記，皆當日目擊耳聞，可信處甚多。今舉一例，如言：『后曰，奈外國何，王奏外國無異議，如有難，惟奴才是問。』證以前所錄密札中第八札附紙言：『今日晤竹兄等，知昨見面，后以夷務爲問，邸力保無事，』涵芬樓所收諸札，發表時，湘綺已下世，而闇合如此，可推見所記之翔實。孝貞闇弱不足道，當時那拉氏最憎外人，亦最懼外人，後此戊戌庚子諸役，皆厭懼外國干涉心理之反動也。

同治八年己巳三月二十四日，曾文正公與幕府長談，此從文正日記，可攷得之。所言何語，則吳摯父日記，曾詳之。文正是日所談，大概謂天下無眞是非，先論林文忠公甚長，後有一節云：『咸豐九年，洋人來換和約，僧忠親王誘而擊沈其船，天下稱快。十年，夷人復至，僧邸不守北塘，意欲引夷人陸戰，一鼓殲之，及夷人上岸，開花礮一擊，我軍人馬自相踐蹋，潰敗不可收拾，遂至圓明園被焚，車駕北狩，京師不守，幾喪天下。某謂僧邸此敗，義當殺身以謝天下矣，然至今亦未聞有以九年誘擊夷人爲非者也，當夷人十年復至時，文宗下十七詔，勅僧邸罷兵，僧邸不聽，及事敗，謂不守北塘，係爲端華肅順所制，豈有敢抗天子詔書，而不敢違二三佞人意旨者哉？某此議出，人必駭爲謬妄，以是知是非

之無定評也。』文正此段談話，自是與極親密幕府信口而談之眞言，其中含有爲端肅訟冤之意。蓋文正初不以誘擊爲然，故不直僧邸所爲，謂既闖禍，又不引咎自負責任也。文宗最信肅順，故十七詔罷兵者，自爲肅順主謀。僧格林沁不聽詔而戰，敗則委過端肅，此自可鄙，更進一步言之，僧王之主張非，則肅順之主張是，其時端肅已遭誅，故呼以『二三佞人，』然其意固右之。不但右之，其言天下無眞是非，意即深慨端肅之冤，雖作如是解 可也。

郭筠仙，亦嘗日極以端肅爲然之人，以先出都，得免於肅黨之目，予前年曾舉其與陳子鶴談「洋務一辦便了」之語，以實吾札。今考玉池老人自敍，此節表彰陳子鶴甚力，稱端肅等以鄭王怡王肅相，其不忍斥之之意，顯於詞表，尤易見也。今再全錄此節，以與摯父先生日記中文正所談相印證。『建昌陳子鶴尚書，有權貴之名，而其留心時局，甄拔人才，實遠出諸賢之上。嵩燾之援江西，尚書方憂居，奉命辦理團防，同居圍城兩月有餘，朝夕會議，相待至爲優渥。又五年，至京師，常共往來，一日詣尚書，適有客數人在坐談洋務，一意主戰，嵩燾笑曰，洋務一辦便了，必與言戰，終無了期，聞者默然，頃之客散，尚書引予就僻處，告曰，適言洋務不戰易了，一戰便不能了，其言至有理，我能會其意，然不可公言之，以招人指摘，予不能用其言，而心感之。嗣見馮晉川言，在刑部多年，專意辦案，不屑同堂，堂官詆無知者，陳公任刑部，有疑案，特召詢之，加倚任焉，自覺精神爲之一振。及權兵部，李眉生在部，亦加異視，相與誦言其賢，乃悟流俗悠悠之議論，專持一見，不足據也。予自京師乞病歸，尚書方驗漕天津，聞而大戚，屢書屬少留，候同京一見，予不敢從也，甫行兩月，而有天津之變，車駕巡幸熱河，尚書被詔扈行，踰年大喪，鄭王怡王皆賜自盡，尚書亦遣戍，蓋其時鄭王怡王肅相執朝權，漢員被詔，僅尚書一人，言路據以爲黨，論劾及之。嵩燾南歸稍緩一兩月，天津兵潰，嵩燾前言皆驗，尚書必邀致之，使並入黨禍。尚書機警，能測洋務之必有變，而不能測及聖躬。白香山詩云，禍福茫茫未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嵩燾之不與黨禍。早退之力也，既以自慰，亦重爲尚書悲也。』案筠仙此節之前，即記

與僧格林沁力爭，謂戰必敗，僧王不聽云云，此與文正所談相合，亦可見爾時文正筠仙一派之觀察較深切明銳。筠仙所言，不與黨禍云云，殆必非言與陳匡焦等同科，而以不預於肅門六子之目為幸。清代野史大觀中，所鈔某筆記，言肅順一則云：『肅順秉政時，待各署司官，眦睢暴戾，如奴隸若，然惟待旗員則然，待漢員頗極謙恭，嘗謂人曰，咱們旗人渾蛋多，懂得什麼，漢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枝筆利害得很，故其受賄，亦只旗人不受漢人也。漢人有才學者，必羅而致之，或為羽翼，或為心腹，如匡源陳孚恩高心夔，皆素所心折者，曾國藩胡林翼之得握兵柄，亦皆肅順主之。』又云：『肅順極喜延攬人才，邸中客常滿，湖口高碧湄大令，會試在京，聘為記室，欲以狀頭畀之。庚申，高中式，迨殿試，適肅奉命為收卷大臣，慮有優於高者，欲困之，遂下令曰，下午四時不交者撤卷，乃未晡即有交者，視其名，鍾駿聲也，通篇七葉半，無一補綴，肅不覺大惱，即受而置之靴中，既畢事，亦忘之矣，歸邸，脫靴始見之，大駭，即遣騎馳送閱卷處，閱卷大臣，以為必肅所注意者，遂以一甲一名進呈御覽，而鍾竟得大魁矣。及遍覓高卷，乃知亦在撤卷中，蓋高作字甚緩，日將沒，猶未畢，遂一例被撤，而肅不知也。及朝考，又以出韵置末等，以知縣發江蘇，補吳縣知縣，有強項聲。肅之愛才，多此類。如陳孚恩，匡源，焦祐瀛，董宗漢等，皆肅所舉也，而獨不喜滿人，常謂滿人胡塗不通，不能為國家出力，惟知要錢耳，故其待滿人不如其待漢人之厚，滿人深惡之。』此兩節，並可與前記參看。其餘言殺柏葰及其母回女之果報，語皆不經，未可信。獨此兩節，予意必為信史，以予統觀世所詆肅順，不外暴戾恣睢四字，所云受賄云云，殆亦怨家之詞，觀肅查辦戶部事，可決非貪賄之庸奴也。所述高伯足事，即湘綺所嘲為平生雙四等，該死十三元者。

附北大吳相湘來函

秋岳先生賜鑒，敬啓者，近閱中央時事周報，尊著論端肅一獄事，極佩卓見，而將當時人信札附印，尤予人方便，此等信札，張采田先生作清后妃傳稿

慈禧傳中，曾加引用，可見其價值甚大，湘近究心於此數札，覺其中有可商榷者，即第七札樵客致黃蝶主人札日期，作九月初一日，首云：「恭邸今日大早到」，今按同治東華錄，咸豐十一年七月己酉，書「恭親王奕訢奏請前赴熱河叩謁梓宮，允之，」翁文恭公日記，咸豐辛酉七月廿五日書，「聞恭王昨夕奉召往熱河」，己酉爲廿三日，翁記與東華錄合，又翁日記，八月初六日記云：「聞恭王初一日到灤」，是恭王之到木蘭，爲八月初一日，如依第七札日期作九月初一日，則似與當時事實不符矣，意原札日期僅書「初一」兩字，「九月」爲高勞君排比此十二札時所加上耶，惜原札不存，無足印證矣，湘以爲第七、八、九、十札，日期均在八月，更據第十札所云「元聖（指恭王）日內即回，（初七日動身）」證以翁文恭公日記辛酉八月十二日，「聞恭王昨日回京」尤相合也，鄙意如此，不知先生以爲何如，又王壬秋老有「祺祥故事」（世界書局錢基博著現代中國文學史頁四二），於當時委曲頗多道出，有非官書所能盡者，惟其奏請垂簾之主名，乃爲御史高延祜，始終未及官書中所云之董元醇，湘於此頗難解釋，以天下皆知官書具載之人，壬老當無不知，而誤憶其名，書作高某之理，然則官書殆非眞相耶，以先生之博聞掌故，敢乞明以教我，盼甚盼甚，專此敬頌大安。竚候回示是幸，後學吳相湘謹上．十一．七．

著者案，吳先生此書，極見好學深思，考證入微，至可佩服，札中月日，非筆誤，即後來審定者誤加，至對高延祜董元醇疑問之意見，已詳於前，清制，遇有大事，御史言者雖多，但以上諭所舉及原摺發鈔者爲準，摺留中者，廟堂之上，容或持以爭論，而不見邸鈔，史官無緣據以書之也。

文芸閣聞塵偶記云：「文宗之幸熱河，首倡此議者，僧格林沁也。其奏疏，余于張編修鼎華處曾見抄本，言戰既不勝，惟有早避，詞甚質直，以事理論之，唐元宗德宗屢奔而存，明莊烈一殉而亡，文宗僅幸離宮，較之前代尤爲有得無失，此當歸美于議避之臣，而後來誅肅順端華諸人，乃以此爲大罪，以肅順怙寵專擅，誠非無辜，而罪以避敵之議，則大誤矣。至甲午之役，倭人由遼漸迫，太后恒令順天府備車二千輛騾八百頭，然始終不行，張孝達制軍，李芍農侍郎，皆主西狩之議，余亦以爲不顧戀京師，則倭人無所挾持，俄王保羅之敗法主拿破侖第一，空都城以予之，是良法也。沈子培員外，蒯禮卿檢討，則主暫避襄陽，而內城旗人洶懼，尚書孫燮臣師，致書李芍農云，勿奏請遷都，若倡遷議，必有奇禍，蓋李是時方攷歷代遷避之得失，欲有所論也。得是函而止。既而寇愈迫，翁尚書亦主遷，孫尚書毓汶則主乞和，兩人爭于傳心殿，孫之言曰，豈有棄宗廟社稷之理，翁亦不敢盡其詞，然密遣人詢李所攷歷史得失，蓋請𩎟之間，當偶及

之。而是時所傳上諭，慈聖暫避，朕當親征云云，則實無其事（近時中東戰輯所載多屬譌傳故附訂之）。余乃疏言，此時戰既不足恃，和更不宜言，惟有預籌持久以敝敵之法。同時黃仲弢沈子封數前輩，聯銜所奏四條，亦兼及遷都之計。夫倭人用兵以來，陸兵固未敢深入，我軍雖孱，然密布山海關內外者，已二十餘萬，倭兵不及五萬，縱每戰皆捷，何能徑入神京。王翦破楚，尚須六十萬人，彼節節留守，則前進力單，彼悉索前驅，則後路可斷，使朝廷深知兵法，及此時明賞罰，作士力，擇將而用之，謀定于內而不搖，雖不出走，可也。不然，則空都城而予之，彼必不敢來，即來，亦易于圍攻，即不能圍攻，而出于和，亦不過咸豐庚申之役，而不敢過于誅索。乃一誤再誤，終于不可收拾者，將驕而惰，士窳而殘，宮府疑忌，寧使敵人得志，而不使上得行其志者，其成謀固結，非一朝夕之故也。張蔭桓邵友濂，既往求和，戰守之心益懈，仍勉勵戎行，姑以塞天下之耳目。先是翁尚書受密旨往天津，李高陽避不見客，其事甚密，外間籍籍，謂翁以導上主戰得嚴責，故往乞李鴻章定和局，迨張蔭桓之行，又得無不允許之諭，都中駭懼，以爲旦暮將行不測，以講于敵，人心之危，過于被圍，一日之間，訛言疊至，要不悉記。余以爲無論禍福，當以人心正天心，故當萬馬噤聲之時，毅然與諸同志約，不撓沮，計生死。』案文芸閣此節，其要語，不外『戰既不足恃，和更不宜言，惟有預籌持久以敝敵之一法。』此議論自爲於和戰之外，思一不屈不撓之策，古今人心所同，不獨芸閣爲然。唯所謂預籌持久之計劃如何，則未必有合理之算盤，蓋芸閣此時尚是小臣，未能預聞密計，觀其末段言，翁尚書以主戰得嚴責，故往乞李鴻章定和局云云，純是道聽塗說，不知內容。常熟此行，乃奉西后旨責李合肥，往聯俄，其事已見予前所著錄，芸閣未嘗知之，亦可見其空懷熱願，而不悟處地之疏逖也。大抵此等遷都大計，當時必不謀及詞臣，與其責朝廷以兵法，不若就史跡敷陳，或較動聽。就吾國大勢言之，大抵遼薊諸方爲天下之首腦，未可輕言委棄，顧亭林有言：『唐都關中，以范陽盧龍斗絕東垂，爲契丹奚室韋靺鞨所環伺，於是屯戍重兵，增節鎮，終唐之世，河北常爲厲階，其後契丹得幽燕，因以縱暴於石晉，女眞得幽燕，因

以肆毒於靖康。」其言甚剴切扼要。亭林又云。「漢都長安，則置朔方之郡，列障戍於河南，又開河西五郡，以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唐人築三受降城，則守在河北，又置安西北庭都護，則西域盡爲臣屬，故關中可以無患。及至德以後，河隴之地盡沒於吐蕃，而涇陽渭北，戎馬且充斥焉。然則朔方不守，河西不固，關中亦未可都也。都燕京而棄大寧，棄開平，委東勝於榛蕪，視遼左如秦越，是自翦其羽翼，而披其股肱也，欲求安全無患，其可得哉。」論尤明通。故與其臨事而謀遷，不若擇都之始，先勿如亭林所言：「委東勝於榛蕪，視遼左如秦越」及已棄之，則收之已難。又容齋隨筆有一則云：「國家大策，係於安危存亡。方變故交切，幸而有智者陳至當之謀，其聽而行之，當如捧漏甕以沃焦釜，而愚荒之主，暗於事幾，且惑於諛佞孱懦者之言，不旋踵而受其禍敗，自古非一也。曹操自將征劉備，田豐勸袁紹襲其後，紹辭以子疾不行，操征烏戎，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後皆爲操所滅。唐兵征王世充於洛陽，竇建德自河北來救，太宗屯虎牢以扼之，建德不得進，其臣凌敬，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關中駭震，則鄭圍自解。諸將曰，凌敬書生，何爲知戰事，其言豈可用，建德乃謝敬，其妻曹氏，又勸令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不憂不解，建德亦不從，引衆合戰，身爲人擒，國隨以滅。唐莊宗既取河北，屯兵朝城，梁之君臣，謀數道大舉，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寇鎭定，王彥章以禁軍攻鄆州，段凝以大軍當莊宗，莊宗聞之，深以爲憂，而段凝不能臨機決策，梁主又無斷，遂以致亡。石敬瑭以河東叛，耶律德光赴救，敗唐兵而圍之，廢帝問策於羣臣，時德光兄贊華，因爭國之故亡歸在唐，吏部侍郎龍敏請立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鎭，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虜必有內顧之慮，然後選募精銳以擊之，此解圍一算也，帝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唐遂以亡。皇家靖康之難，金騎犯闕，孤軍深入，後無重援，亦有出奇計，乞用師擣燕者，天未悔禍，噬臍弗及，可勝嘆息。」此則言當斷不斷之禍。末段與芸

閣所言相仿佛。惜芸閣輩當時不究論禍始，不推論應戰或勿戰之機宜，而斤斤於遷都之末節。可見清流與李文忠成見太深。而文忠始終不滿意清流者，殆亦皆緣翁張文沈諸名士平日大言掣肘，不肯靜俟遠謀之成。及至事急，所言咸爲臨渴掘井。夫井泉誠能療渴，抑豈肯計九仞及泉之時力耶？

王靜庵頤和園詞，憶昔先皇北狩年。屬車常是受恩偏。因看批答親教寫，爲製金章特與鈐。四句，自是寫文宗晚年寵縱那拉后，使得干預政事，末句似即指同道堂章。然同道堂章，據湘綺所記，是漢玉章，且爲孝貞后所有，靜庵詩意似言特鑄金章賜西后，代書批答時用以鈐記者，又與同道堂章不符。案咸豐末年，詔敕下鈐小章祇有同道堂一事，西后以咸豐六年生穆宗，始恃寵稍稍用事，而朝廷大政，文宗必以諮肅順，遂啟西后與肅順政權之爭。然文宗間使西后代書批答，事理或有之，特製金章，未之前聞。靜菴所詠，必有譌誤。靜庵後自沈於昆明湖，周印昆有頤和園雜題十首，頗述西后佚聞，因及於靜庵等事。印昆年長於靜庵，而所歷不同，措詞亦異，錄之可見時代觀感之嬗變，後此若再詠頤和園者，必別有他種感慨也。夕紅樓詩頤和園雜題十首『晝手能圖獨老身。排雲坐殿向誰瞋。嚴裝乍見顏如赭，可是當時葉赫人。（孝欽皇后。改乾隆清漪園爲頤和園，建排雲殿，猶懸遺像。葉赫，孝欽族名，先爲愛羅所滅，禁通婚姻，文宗不顧，卒亡其國。）清漪誰復記庚申。經亂園亭半不眞。衰柳斷橋三四處，依稀還在後湖濱。（清漪園燬於咸豐庚申。）南歸自闢水邊村。一片葭廬占北門。吳下勝游渾不忘，老來還住惠山園。（園北名惠山園，乾隆南巡，仿吳中勝處建，已燬。）鯨鯢斂甲浪猶平。海署移工正息兵。獨坐石船頻戲鴨，何曾一見水邊臣。（頤和園爲海軍軍費所建，工程由海軍衙門管理，石船在湖邊。）龍衣玉珮夜傳觴。聽擅金龜一曲長。酒半頻呼皮小李，此時猶着老孀裝。（孝欽於園中起德和園，時演戲，內侍李蓮英獨擅釣金龜，李本皮工，呼皮小李。）玉瀾堂外水漫漫。數尺高牆障已難。幾日播遷西去後，有人廊倚畔晴看。（玉瀾堂爲德宗居處，戊戌政變後，孝欽至園，禁之堂下東廂，別築磚牆如獄舍。）重重樓閣得閒天。萬水無波在佛前。坐久略聞人有語，小舟撐出北堤邊。（佛香閣爲乾隆供佛地，望見湖中游船。）魚藻軒前秋已殘。投身應爲水多瀾。誰從湖中瀾多後，更爲閒游障木欄。（廣東革命軍有北趨之勢，清臣王國維謂不可再辱，投軒下死。）九日龍橋御沼開。晴波鷗嶼帝師來。更無黃菊陪佳節，自喚青衣侍玉杯。（重九日宣統師傅朱益藩，乘孝欽御舟，泛湖登山，

時實統已為馮玉祥逼居天津日本租地。頤園魚鳥獨知春。不奈秋多水又陳。扶梗亂荷亭下立，最能愁殺外邊人。知春亭光緒時建，在昆明湖邊。案印昆此詩，丁卯作，民國十六年也。自民國以來，西苑頤和園風景，皆為輩流詩料，望古遙集，可采之作如林，錄此十詩，不過會逢其適耳。

頤和園中結構各有所做，不止惠山園，即石船亦做自前人。印昆有題兩石船詩，靄靄茫茫隔柳望。石船同泊兩湖旁。船中妃子多殊態，慣向微波弄水王。小註云，清睿親王山莊後湖，頤和園昆明湖，均有石船，為王妃及孝欽后游地。妃本文宗后，后本文宗妃。案此注頗有風趣，可見頤和園之石船，迺做睿王府後湖者，而睿府此製，度是承前明之遺。予曾見明人某筆記，論及船廳，文移鞅掌，遂忘為何書，苦憶不得，容另致之。

湘綺祺祥故事，後段述恭王幾失西后寵信諸節，大致不謬。肅順雖傾，湘綺傳食諸侯，老而愈為上客，宮闈瑣訊，必得之南皮漢陽諸督者，與尋常耳食，固不侔也。恭親王奕訢，為同光間握政柄最久之親王，其舉措進退，有關於清社之運特大，視後此一味貪婪之慶王不同，不可不記。恭王之生平，有兩大事，三見黜，俱極有關係。兩大事者，一為英法聯軍之役，怡親王載垣偕與英法議和，而忽誘執法國公使巴夏禮，與戰，戰不利，文宗乃召回怡王，而授恭王為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王初奏激勵兵心以維大局，後克勤郡王慶惠奏釋巴夏禮，請王入城議和，而聯軍已焚圓明園，王卒與英法聯軍議和，而自請議處，此一大事也。又一大事，則為與兩后定計殺端華載垣肅順，詳已見前。三見黜者，一為同治四年三月，兩太后諭責王信任親戚，內廷召對，時有不檢，罷議政王，及一切職任，尋以惇親王奕誴醇親王奕譞及通政使王拯御史孫翼謀內閣學士殷兆鏞左副都御史潘祖蔭內閣侍讀學士王維珍給事中廣誠等奏請任用，廣誠語尤切，兩太后命仍在內廷行走，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入謝，痛哭引咎，兩太后復諭，王親信重臣，相關休戚，期望既厚，責備不得不嚴，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此即湘綺所記蔡壽祺等事。揆其實際，殆西后小弄玄虛，意在褫其議政王一職，以恣

所欲爲，非眞有仇隙也。二爲同治十二年正月穆宗親政，十三年七月上諭，責王召對失儀，降郡王，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並奪載澂貝勒，翌日，以兩太后命復親王世襲及載澂爵。此爲穆宗之輕躁妄動。起訖才兩日。三爲光緒十年中法越南之役，王與軍機大臣，不欲輕言戰，言路交章論劾，太后諭責王等委靡因循，罷軍機大臣停雙俸，家居養疾，此次家居十年，至光緒二十年中日之役，始再起，至二十四年四月薨於位。綜計三黜中，以光緒甲申之出軍機，爲最有意義。試就前後朝局論之，咸豐末年，怡鄭與恭醇之爭，怡鄭皆鐵帽子王，恭醇則本支之親王也，疏不間親，故恭醇勝。當時自孝貞以暨訢譞，皆惛載垣端華，政變作而旋畢，自是權皆歸六爺矣，於是有叔嫂之爭。四年三月之事，除議政王之銜，以示裁制，此中機括，不問而知爲那拉后之以孝貞爲傀儡，共削恭王之權，以儆之也。至光緒七年孝貞旣歿，那拉后獨當國，欲爲所欲爲，必有憾於恭王之猶未盡阿附逢迎者，於是因盛伯羲一疏，而恭王與李高陽等俱降革。以予所考，甲申三月政地之小滄桑，清流諫官，俱爲被動，那拉后主持於上，下唯孫毓汶實有默契焉。向非中日一役，事變糾紛，非禮醇諸王所能斷解，則恭王亦未必再起，可爲斷言。故以其進退菀枯與時局之大勢參照測之，弈訢在諸王中，猶爲謹愼明白者。湘綺所論門包等事，或爲小疵。予入京時，聞老輩談禮王世鐸秉性庸弱，而近聞放庵先生言：老七爺（即醇王弈譞）實至糊塗，迥不如六爺之穩健。證以恭王甲申黜後，有旨：軍機處遇有重要事會同醇親王商確行之，而伯羲旋有疏陳，醇親王不宜預聞機務，留中不報。以理言之，伯羲攻去恭王高陽，而易以世鐸弈譞，一蟹不如一蟹，鬱華閣主，其亦有悔心哉。

同治十三年七月，穆宗旨革恭王一事，直是滑稽劇，後之載筆者，不妨直書也。吳摯父先生日記：十三年九月五日記云：『見都下某官與某中丞書，言停罷園工之事云，七月十八日，政府親臣，聞大內將于二十日園中演戲，十餘人聯銜陳疏，復慮閱之不盡，乃先請召見，不許，再三而後可，疏上，閱未數行，便云，我停工何如，爾等尙何嘵舌？恭邸云

，某所奏尙多，不止停工一事，請容臣宣誦，遂將摺中所陳，逐條讀講，反覆指陳，上大怒曰，此位讓爾何如，文相伏地一慟，喘急幾絕，乃命先行扶出，醇邸繼復泣諫，至微行一條，堅問何從傳聞，醇邸指實時地，乃怫然語塞，傳旨停工。至二十七日，召見醇邸，適赴南苑驗礮，復召恭邸，復詢微行一事，聞自何人，恭邸以臣子載澂對，故遷怒恭邸，並罪載澂也。又某樞言，二十七日原旨中有跋扈弄權，欺朕年幼，著革去一切差使，降爲庶人，交宗人府嚴行管束等語，文相接旨，即陳片奏將硃諭繳回，奉旨，復奏請暫閣一日，明日臣等有面奏要件，比入犯顏力爭，故諭中有加恩改爲字樣，逾日復草革醇王諭，不知何人馳懇，忽傳旨召見王大臣，不及閣學，時已過午，九卿皆已退直，惟御前及翁傳，直入弘德殿，兩宮垂涕於上，皇上長跪於下，謂十年已來，無恭邸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諭著即撤銷云云』翁父此段，予遍證公私紀載，始歎其文賅事確。某官，某中丞，不詳何人，當時未免有漏言之嫌，今則但覺其史料之可喜矣。

穆宗大興園工一事，其源流甚長。上所記僅爲恭王一人而發，發而即了，僅恭王俄頃之榮辱耳，修園之事，則綿延未已，直至十年後，恭王再出軍機，與甲午海軍之敗，淸社所以早亡者，皆緣於修園之一念，此念，以予考之，實動於那拉后，穆宗爲后親子，故知之審　而持之堅，曾以后意，明告諫者。壽陽祁敬怡鞠谷亭隨筆中有一節記此事，內容較詳，可與翁父日記相參證。祁云，「山東游匯東侍郎百川，同治壬戌翰林，由御史給事外放，數遷至順天府府尹，擢倉場侍郎，同光間之進階最速者也。有直聲，尤諳習河務，同治末葉，游在御史任，曾疏諫停止圓明園工程，穆宗召見，厲聲曰，汝亦有父母，豈有父母所欲　而故爲違抗者，意蓋指孝欽之命也。游稱，皇太后政暇頤養，不如就近增飾西苑，以爲臨幸之地，用帑不鉅，易復舊觀。穆宗可其請，而未知西苑所在，游復申奏，即南北中三海，近在宮掖，穆宗命具疏以聞，既而曰，無須也，即授以御筆使書之，游戰慄曰，不敢，穆宗曰，朕命汝書，勿庸固執，不得已，就御座前，書

以上，穆宗又曰，汝此奏即是證據，嗣後臣工不得復以興修三海為言，游惶恐無措，遂下，無何，穆宗升遐，事遂寢。光緒中，乃復議修此。此乃高陽李符曾先生，聞之閩侯陳弢菴太傅，蓋陳於某年分校棘闈，游為內監試，親聞之於侍郎者。同治末年，兵事初定，海宇晏安，有廣東奸商李光昭，賄託內務府大臣貴寶文錫，勾結太監，以報効木植請修復圓明園，孝欽意動，乃交直粵川楚四督查復，李固言鄂粵川三省，已購木料，天津又為海道，運木所必經，直督李文忠始發其奸謀，謂所定係外洋木料，價僅五萬，浮開至三十餘萬，且分文未付，洋商控告，轇轕未清，川督吳勤惠疏言，從無巨商在川購木，楚督李勤恪，所奏亦同，乃嚴懲李光昭，而褫貴寶文錫 及司官某某職，譴責有差，園工乃罷。時恭忠親王嘗諫阻，以是出樞廷，罷世襲，並奪其子載澂爵，且將盡革惇醇兩王文文忠李文正等職，為兩宮所聞，殊不謂然，已革者復爵，未革者寢其議，迨光緒中葉，卒修葺三海，且修頤和園，以海軍儲欵，移作園工，大開報効之途，極為冒濫，有墨勅斜封之誚焉。』此段窮源竟委，可見先圓明後頤和皆實為那拉后之倡議也。清代野史 采某筆記云，『圓明園為前明懿戚徐偉別墅舊址，康熙間名暢春園，世宗在潛邸時，聖祖命於園中闢地築室，以為世宗讀書之所，並賜名圓明。雍正後，遂無復暢春之稱矣。園距平則門二十里，列聖避暑巡幸，歲駐蹕數月以為常，咸豐庚申西事孔棘，津門被兵，靈囿曲臺，付之回祿，文宗在天之靈，有隱恫焉，同治初政，滿御史有建議修復者，嚴旨切責，十一年廣東奸民李光照，覬覦富貴，具呈內務府請報効木植，重修淀園，穆宗聖孝邁恆，正思兩宮聽政過勞，無游娛休息之地，因俯從光照請，其實光照一貧子，冀以近倖為護符，得游歷川楚江浙諸產木之區，勒索肥己也。幸聖智如神，卒破奸詭，置光照於法，民間獲免騷擾。當園工議興，中外錯愕，臺諫中惟沈桐甫侍御淮，首上書力爭，穆宗震怒，立召見，諭以大學養志之義，沈素吶吶，青蒲獨對，懾於天威，但連稱興作非時，恐累聖德而已。又有游侍御百川者，袖疏廷諍，謇謇數百言，聲震殿瓦，穆宗雖未遽收成命，而懸直犯顏，不加譴責，長楊五柞，卒罷經營焉。』此節大體亦不謬，而游百川

外，擧及沈淮，可見遇一事出，言者必不止一人，猶前記端肅一案之董元醇高延祜之例也。

野史又采一節云，『圓明園起雍正朝，事成於乾隆，閎敞壯麗冠中國，清制，宮中祖制嚴，興居有時，飲食服御有常度，帝恒苦之，時巡幸熱河，林清變後，則罕幸熱河而常駐園，后暨妃嬪皇子悉侍焉。咸豐末年，英法聯軍入京，內閣中書龔自珍之子龔橙，導之毀園，穆宗御極，洪金田事敗，張樂行賴汶光先後斃，內外頌承平，慈禧穆宗思所以爲樂者，於是重建圓明園之說起。時交涉日棘，庫無儲蓄，諫言不行，恭忠親王坦然力爭之，一日叩宮門請見，穆宗知爲園事也，問曰，亦來爲阻建園乎，朕志久決，亦何必拂太后意，(太后謂慈禧，)且朕居彼與爾等討論國是，亦甚善，恭王叩首言，當今內患雖平，外難日亟，庫藏無存蓄，圓明園憲純兩廟所修，當時財力遠過今日，且純廟諭旨，後世子孫勿得踵事華飾。今建園，簡陋 無以備翠華之臨幸，復舊，則國帑不足，以某之愚，不若少緩便，穆宗默然良久，臥榻上，王更言，祖制不可失，歷數所以訓儉者，時穆宗好著黑色衣，謂曰，爾熟祖訓，於朕事尙有說乎，王曰，帝此衣，即非祖制也，(宮中制色衣無黑色，)因諷穆宗勿微行，引白龍余且事釋之，穆宗曰，朕此衣同載澂一色，爾乃不誡澂而來諫朕，(載澂王之子也)爾姑退，朕有後命。旋召大學士文祥入，且坐正殿曰，朕有旨勿展視，下與軍機公閱速行之，文祥知其怒，拆視 則殺王詔也，文祥碰頭再三請，終弗懌，文祥退，叩太后宮，泣訴之，太后曰，爾勿言，將詔與予，殺王之事乃寢。』此節似清亡後時流所著筆，或報章所記者，其中亦頗足參攷。穆宗與載澂同冶游，好著黑衣，恭王切責澂，先幽之，澂亦以惡疾先死，諸醜跡，屢見近人筆記，疑諳掌故者，采綴成之。其言恭王叩宮門，文祥退叩太后宮，穆宗有殺王詔，皆顯有謬誤，此事當以吳先生日記所記者爲準。

名妓賽金花，老死故都，報章競紀其逸蹟。予雖未及見洪文卿侍郎，然猶憶庚子後，賽在京先張豔幟後入刑部事，蓋有數前輩退食，日過寒齋，心摹口說其宛轉縲絏狀。其後民國二年癸丑八月，予南游，下榻濤園先生家，一夕就酒樓燕

飲，朋輩飛箋爲召賽寓來，逼視之，粉光黯暗，問年三十餘，實已四十一二，予有一絕句紀之。後六七年，從慕邃識魏復漚，魏黧面偉岸，嘗挾賽徘徊稷園茗坐間，已垂五十之鳩盤荼矣。心念此媪，得樊山爲作兩詩，得孟樸爲作說部，實至幸運，使非親見暮年憔悴之狀，必想像如西樓記所寫之穆素暉爲神仙中人也。乙丑丙寅間，予常來南京，至必訪孟樸長談，語及賽，恒相撫掌，其實古來說部稗史所記，若江南野史之尹永新，郡國雅談之薛濤，天寶遺事之楚蓮香，雲溪友議之李端端，以及崔徽蘇小之倫，何可悉數，當其盛容豐鬋，胡天胡帝，其實，未必皆美，即美矣，而白髮無情，觀河皺面，老死相及，寖假而骷髏卓立，雖有變羨，亦復何從著筆咏歌。『伶元曰，其人俱灰滅矣，盛時疲精神，逞嗜慾，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掩袖視燭影，以手擁髻，淒然泣下，』千古才人，讀書至此，未嘗不臨文短氣，正不暇爲美人黃土哀也。顧吾人出世未能，長生無術，借一二色相，以自澤其筆端，亦是恒情，故韓幹爲寶應寺畫壁，其中什梵天女，悉爲王縉妾小小等寫眞，而晁具茨向憶汴京，祇爲師師元奴輩　覓得佳句，此誠悲生之有涯　而悟物無眞美，迺欲乞靈筆墨，自傳所傳，尤可太息也。前憶後彩雲曲中，以李師師況彩雲，良非其倫，近憶予絕句中似亦以師師擬之，同爲失詞。唯賽之身世，窮於比擬，其前半遭際，可謂拗格。然使穆宗冶游所幸士娼，若有人以文詞張之，豈非儼然一李師師耶？又案皇帝狎妓之例甚多，宋理宗愛幸官妓唐安安　而事不著，於此更可見自師師以至賽金花，皆偶然享名之幸運兒耳。

附讀者函及答

秋岳先生左右，頃讀尊著摭憶，於王湘綺祺祥故事文中，所稱疏請垂簾之御史高延祜，未詳其里籍，案　延祜，浙江蕭山人，道光庚子，與兄延祉同舉京兆試，咸豐三年會魁，官至內閣侍讀學士，見新印蕭山縣志稿　選舉表。兄延祉，擢廣西隆安縣，死思恩感墟之難，志稿有傳。（傳末稱弟延祜官御史，則非最後之階。）越縵堂日記補，咸豐十一年辛酉十一月十一日，錄延祜兩疏，一言近年肅順勢燄熏灼，各部公事往往受其箝制，一則訟柏葰程炳采之冤，時延祜官給事中，越縵於兩疏皆有微詞，後疏尤致不滿，尊著謂此公阿附當時朝旨與當時目擊耳聞者不謀而合，可勝佩服。其疏請垂簾一事，雖

王文外，未見他書，而此兩疏，皆對瑞廣下石，則其人之黨派可知，亦可爲湘綺作旁證也。專此敬頌著安。陳兼廬謹上。十二，九。

兼廬先生左右，辱損書，所以增益之者至詳且厚，曷勝企佩。蕺老日記補，新出已有之，尙未遑細讀，容再檢錄，或附頁所見，以邇清歡 何如，秋岳附復十二、十一。

頃見徐梧生（沅）白醉捒話，中有一則云：『唐憲宗時，崔羣嘗因面對，論及天寶開元中事，以爲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姦相李林甫，理亂自此而分，洵確論也。以同光朝局而論，亦有與唐事相類者，同治中興而後，湘鄉曾文正，合肥李文忠諸公，夾輔於外，而恭忠親王密運樞機於內，雖外患漸侵，國事猶不至遽壞，樞府得人 故也。至光緒甲申三月，恭王屛出軍機，而以貪庸之禮王繼之，時局日非，遂如江河之日下矣。是年退出軍機者，爲恭王及大學士寶鋆，李鴻藻，尙書景廉，翁同龢，新入軍機者，爲禮王世鐸，尙書額勒和布，閻敬銘，張之萬，侍郎孫毓汶，許庚身，樞臣全行撤換，爲前此所未有。且新樞臣中，惟閻文介差負清名，其餘非平庸，即貪黷，不孚衆望。相傳孝欽屢欲興修離宮，皆爲恭王所阻，既蓄意予以罷斥，而醇親王奕譞，亦與恭王不洽，授意孫毓汶，密先擬旨，遂成此變局，禮王既領樞府，仰承意旨，以海軍經費移充頤和園工程，外人知我無備也，越十年遂有東藩之役，識者以爲甲午之外侮，先肇於甲申之內訌，仲堪此舉，國之亡徵，洵不爽矣。』案梧生所記，前半皆諸家筆記所詳，與外傳無殊。唯其云醇王奕譞與恭王不洽，授意孫毓汶一節，則稍探秘要。其後尙有一節，論官紀云：迨光緒甲申以後，樞臣孫毓汶狎優縱博，晝夜荒淫，經臣工聯名具劾，未聞稍加懲處云云，此亦足補史料。唯梧生以恭邸之出軍機爲諫阻離宮，（案即指頤和園）未免因襲傳聞。考光緒十四年二月，有旨將清漪園，改名頤和園，量加葺治，以備慈輿臨幸，此爲頤和園動修之始，亦即閻丹初失寵時。甲申 是光緒十年，今以頤和園事，傅於恭邸高陽之出軍機，而不道盛伯羲張藹青之一幕，自嫌未盡周詳。然那拉氏之去奕訢，其隱衷正在爲所欲爲，中間必有若干次之積憾，文芸閣筆記云：『同

治朝，大婚之後，慈禧太后面諭軍機大臣云：大難旣平，吾姊妹辛苦久，（慈禧太后，長於慈安太后一歲，然宮中仍呼慈安爲姊。）今距歸政不遠，欲擇日徧召大學士御前大臣六部九卿，諭以宏濟艱難之道，惟養心殿地太迫窄，言至此，恭親王遽對曰着，（着者，是之辭，京語如此。）慈寧宮是太后地方。太后遂止不語，後亦不還諭於大臣，蓋后意欲御乾清宮，恭邸窺其意，而先爲幾諫也，其機警如此。』此節卻極扼要，芸閣記此，正在乙未年，殊大膽，有特識。大概甲申三月之事，起釁在此。甲午以後，恭王再起，屢受挫折，唯諾阿附，亦不如此之謇謇矣。

又恭王瑣事，有可追記者，彙抄於此。文道希聞塵偶記：『猛拍闌干思往事，一場春夢不分明，記甲申退出樞廷之事也。』又云：『貝勒載澂，恭邸之嫡子也，卒後，有外婦所生子，或勸恭邸收養之，恭邸不允，蓋宗室定例，非妻妾生子，不能入屬籍，即成立，亦別姓覺羅禪氏，況貝勒素不謹，外室甚多，故恭邸之不錄是也。慶邸以罪人子，本不應繼近支襲爵，乃先行過繼別房，然後轉繼，其初由恭邸援引時，謬爲恭謹，光緒九年以後，事權漸屬，遂事貪婪，後又與承恩公桂祥爲兒女姻親，所以固寵者，無所不至，召我致寇，其罪浮於禮親王世鐸云。』何平齋春明夢錄云『寶師（案指寶鋆）一日將散值時，先往出恭，恭王待之久，及見面，嘲之曰，往何處撇寶去。（撇寶二字，京中謔語也）師曰，那裏，是出恭。恭與寶，二字針鋒相對也。又一日，恭邸自太廟出，指廟碑下贔屭，謂寶師曰，汝看這個寶貝，師號佩衡，貝佩二字音相似也。師應之曰，這也是龍生九子之一，此可謂善戲謔矣。蓋當時樞臣見面閑談，多雜以謔語，意恐一涉正事，轉致漏洩機要，殆古人不言溫室樹意歟。』又云：『淸室諸王，以恭邸爲最賢明，雖平日有好貨之名，然必滿員之得優缺，及滿員由京機章京外放者餽送，始肯收受，閑其界限，極爲分明，余嘗對寶師稱道其人，師曰，恭邸聰明，卻不可及，但生於深宮之中，長于阿保之手，民間疾苦，究未能周知，事遇疑難時，還是我們幾個人代爲主持也。恭邸儀表甚偉，頗有隆準之意，余夙未與周旋，簡建昌時，渠適在軍機，例應往謁，見面行禮不還，然卻送茶，坐炕，

甚爲客氣，敍談頗久，惟送客不出門耳，聞後來攝政王初入軍機時，見客便坐獨炕矣。』又云：『恭邸與寶師同患難，而贊成中興，後聞同時被黜，交情較厚，寶師薨，詔入祀京師賢良祠，誠異數也。進主之日，余獲觀盛典，主未入祠時，恭邸即先往看視祭器祭品，未行禮而遂不見，余怪問滿人，則對曰，皇子于廷臣不能行跪拜禮，其來也重交情，其去也重體制，蓋兩得其道焉。』又云：『醇王舊邸，即德宗誕生之地，例名爲潛邸，醇王薨，以其邸改爲醇賢王廟，猶世宗潛邸，今改爲雍和宮也。余時派往查估工程，見其房屋兩廊，自晒煤丸，鋪滿於地，儉德殊不可及。後來親貴，非常驕奢，不數年便覆敗，可見祖宗世業守之難而失之易也。』又云：『孝貞太后出殯之日，余入東華門觀禮，前導無甚排場，鑾輿衛傘扇之外，只見捧香爐者或十人，或二十人，爲一隊，分隊前行，中夾以衣架臉盆架，錯雜其中，其餘金銀錁紙紮等等陸續而至，與尋常民間出大殯者無異，但品制不同耳。須臾見梓宮自景運門出而上槓，與尋常棺槨，亦無大異，惟和頭作文點式，遠望似黃色繡罩，正在趨前審視間，忽聞有一人喝站住一聲，諦視之，則恭邸也，而德宗即隨之而至。頭戴白草笠，穿白袍，青布靴，其時隨從及觀禮者　幾千百人，一切縞衣，上下無能區別，惟聞皇上縞素靴用青布，王公親支稍殺之，餘皆不能用布，以所以示別也。梓宮出城，暫安殯宮，名曰暫安殿，派王公輪班上祭，定期下葬，則謂之曰永遠奉安。戊申兩宮崩逝，余在蘇州，不及見，而德宗因崇陵工程未竟，辛亥後始行奉安，聞當時梓宮由火車行，則往事不堪回首矣。』案以上七節，皆頗可考見恭王風裁及典章制度。而芸閣所言，慶王來歷，及平齋所記恭王頗好貨云云，醇王儉而後嗣奢，皆爲覆國官邪之權輿，尤可與湘綺所記相印證。

前錄印昆頤和園雜詩，謂作者如林。客或責舉其大者，予案毗陵張孝嚴，懷奇，亦有頤和園詞，且有自註。詞云：朱甍天際集鳳皇。九成避暑離宮涼。御龍阿母昇雲上，玉階瓊樹凋秋霜。圓明園火頤和起。西控都門五十里。聞說鑾輿送內家，慣看禁馬馳中使。雲闌月榭似南朝。斑扇當樓擁百僚。六曲屏風雲母飾，九間殿柱水晶雕。鳳亭迴護仙霞紫。昆明

池館巢翡翠。年高禮佛愛山莊，（園中有一殿供奉觀音大士像，爲慈禧禮佛處。）春老役靈移海市。碧水縈洄繞畫廊。新荷五月出池塘。中書奉詔趨偏殿，學士承恩出尙方。月滿桂花珠露重，龍涎細爇御爐供。玉敕還宮正賜宣，金璫返蹕誰陪從。鷹犬年年進九重，度支計畫仰司農。（朝邑閻文介公敬銘，以大學士長戶部八年，爬羅梳剔，遇事撙節，歲得羨餘百餘萬，及光緒中葉，幾盈千萬，文介欲儲此款不他用，以待國家正用，自頤和園工程起，內務部經費，歲增數百萬，每咨取時，文介輒力拒之，慈禧固知部中儲有巨款，一意提用，而文介一日在位，必不能遂其志，於是脊文介驟衰，文介知無可爲，遂稱疾去職，文介去而戶部儲款數月間立盡，此句蓋指其事。）徒聞鄧后裁方貢，又見湯官索歲供。殤帝賓天安帝繼，三朝耆舊知開濟。玉陛臨雲帝座高，珠簾掩月天顏霽。花爛長秋風遞香。絳霄赤鳳正當陽，安知少子春秋富，但覺中興日月長。憂國杜根甘不盡，上書夜半謀歸政。宮中衣帶淚痕多，殿上縑囊膏血迸。（寇連材以上書請歸政，杖斃。）外鎮先知舉事難，反將密計告中官。內廷宰相親迎旨，東市英豪痛毀冠。（指殺康廣仁林旭譚嗣同楊銳楊深秀劉光第六君子）君王微失慈親意。奸人乘間窺神器。（指端王載漪，謀立其子溥儁，）流毒天驕濟北王，蠶蠶計拙關西吏。（指山西巡撫毓賢。）痛哭潢池盜弄兵。豺狼當道白虵橫。赤眉米賊傾畿輔，碧眼胡兒入禁城。（指拳匪之亂與聯軍入京。）輦轂倉黃深夜走，郊甸飢民不如狗。蕤殿空虛戰士屯，雄關艱險將軍守。（聯軍入京，分駐頤和園，及瀛台等處，時兩宮西走，命宋慶守潼關。）從此阿房付劫灰，羌兵炊飯燒花柳。日落蟲飛蝙蝠翠，臺崩草長狐貍藪。荊棘銅駝倒殿門，途窮賀監乞荒村。官家棄國餘雙闕，大府勤王望九閽。華陰道遠詔西幸，天帝迴鑾泥首請。（慈禧西幸後，恐迴鑾後外人責問其罪，不敢返京，亟勵李鴻章等力請，始於辛丑年迴鑾。）鑾路生禾思故宮，山家獻麥悲新餅。（慈禧迴鑾時，沿途頗有中官出而滋擾，閭巷爲空，陝督升允飭禁居民不得遷移，祕令某村婦嫗跪道迎鑾，獻田家風物，慈禧笑受之，謂余在北京，那知他們苦況，敕中使賞賜金帛慰勞。）歸車卷幔過天街。不見當年舊館娃。楊柳枝疏牽

別院，梧桐葉落響空階，城頭髣髴嗚笳吹，耿耿星河宵不寐。對鏡黃門話昔愁，憑欄白髮流孤淚。涼月無情照鳳樓。清秋燕子不勝愁。重來傳旨徵方物，依舊通泉鑿御溝，沈吟五十年間事，太平雖定亂雖致。一條禍水出宮牆，十丈妖星流大地。天津橋上望君門，絕世聰明履至尊。何必金珠藏大內，枉將財賦竭中原。（慈禧宮中儲蓄金銀甚富，晚年賣官鬻爵，以品秩崇卑分等差，自道員以上，價或數萬不等。）下方瘡痏悽蒿目，銳意還教興土木。春夢緜緜醒綠蕉，秋風瑟瑟吹黃竹。牆頭細柳漾宮煙，小侯鵠立拖魚玉。衣監停傳冷翠裘，諫章空積殘紅燭。雙引湖龍天上游，名園雲物冷千秋。鸝梭織錦闌宮樹，蛛網垂絲罥玉鉤。秉筆詞人詩作史，兵戈逃出亂中死，釀禍傳聞親貴臣，弄權憶得中常侍。宜凜冰淵一片心，防淫無逸意何深。和熹欲法宮中舜，崇儉皇家第一箴。案此作雖不逮靜安遠甚，亦有數處掌故，可相資證。頤和園興，而閻丹初去，固可太息。然丹青土木之事，正坐庫有羨帑，使妖后生心，傳曰，多藏厚亡，故君子不貴有聚歛之臣，而爲政當視其遠者大者。

花隨人聖盦摭憶補篇

侯官 黃濬

越縵堂日記，近有補印十三册，蒓客日記，至是舍樊山所藏外，悉公於世間。近以補爲搜求端肅故實，畧爲披閱，其間可供載筆之資者，亦有數節，讀書如探礦，隨處皆有所獲，良不誣也。今依序舉之，如下：其一：「咸豐十年庚申，八月初二日癸亥，邸抄，伊勒阿、勝保前往防所請訓，聞勝保自河南回見上，即請殲夷自效，前日上疏，復極言夷之不足畏，且痛劾鄭王誤國罪，會怡王請添遣大臣知兵者辦夷務，上乃命勝及伊都統往，而鄭王兄弟遂三日不召矣，中外忻忻，謂將有處分也。」案此節可證鄭王非孟浪主戰者，「淸史稿」所載，實不確。又可見當時朝官中，對怡鄭二王之怨妬。其二：「咸豐十年庚申，十一月二十二日辛亥，今日口口言，上在木蘭，政一出怡鄭二邸及肅順，行宮有所修築，皆命肅順監之，三人皆便冠服，出入無禁，寢宮亦著籍，嬪御弗避，上有宣索，三人輒先意進奉，而抑制宮眷，供應極薄，中宮上食，不過一羮一胾飯一器而已，貴妃以下，月給膳錢五千，雖或傳聞過實，然必非無因之言也。」案此與湘綺「祺祥故事」中所述端、肅得罪兩宮之原因，若合符節，滅門之禍，起於飲食之微，可爲歎息。口口者，越縵記所言人名，旋又塗之，諦玩字跡，證以所記前後交游，必潘紱丕也。其三：「咸豐十一年辛酉八月初四日，庚申，當國有議請母后垂簾者，屬爲檢歷代賢后臨朝故事，余隨舉漢和熹（和帝后）順烈（順帝后），晉康獻（康帝后），遼睿知（景宗后），懿仁（興宗后），宋章獻（眞宗后），光獻（仁宗后），宣仁（英宗后）八后，畧疏其事跡，其無賢稱者，亦附見焉，竝爲考定論次，並條議上之，其稿別存。」案此可見那拉后謀垂簾之廹切，文宗甫崩，即發動此議，而諷廷臣條陳之，二三大老，學殖已荒，遂以屬蒓客檢舉史例，觀此適足證蓄謀之久，以此誅端、肅之非其罪也。其四：同年「冬十月丙辰朔，伯寅屬代草新政陳言疏稿，時已見處分贊襄王大臣詔旨，予以伯寅去年夷警時，嘗抗疏請斬怡王等三人，詞甚切至，因勸伯寅今日轉請寬三人罪，以存國體，伯寅不能從，予論時事，言過煩覼，覺氣不快。」其下錄邸抄，詔數載垣端華肅順罪，解任聽勘，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退出軍機處，令王大臣內閣九卿翰詹科道分別議罪，並議皇太后垂簾儀：詔畧云「上年海疆不靖，由在事王大

臣等，籌畫乖方所致，載垣等復不能盡心和議，誘獲英國使臣，以致失信各國，皇考巡幸熱河，聖心萬不得已，嗣都城內外安謐如常，皇考屢議回鑾，而載垣、端華、肅順等，朋比爲奸，以外國情形反覆，力排衆論，皇考宵旰焦勞，兼口外嚴寒，以致聖體違和，龍馭上賓，追思載垣等從前蒙蔽之罪，朕與天下臣民所共痛恨者也。朕御極之初，卽欲重治其罪，惟念伊等係顧命之臣，故暫行寬免，以觀後效，乃八月十二日因董元醇疏請皇太后暫時權理朝政，又請親王中簡派一二人，令其輔弼，大臣中簡派一二人充朕師傅，皆深洽朕意，雖我朝向無皇太后垂簾之儀，惟以國計民生爲念，豈能拘守常例，特詔見載垣等八人面諭，着照所請，而載垣等曉曉置辯，無人臣禮，擬旨時擅自改寫頒行，總由朕冲齡，皇太后不能深悉國事，朕若再事姑容，何以仰對皇考在天之靈，載垣、端華、肅順着卽解任，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着退出軍機處，派恭親王會同大學士九卿詹翰科道會議其罪，皇太后垂簾之儀，一併議奏。」蒓客附跋云：「臣慈銘曰，大行末命懿親，如惠邸之尊屬，恭邸之重任，皆不得與聆玉几之言，受付金甌之託，中外駭惑，謂非聖意，自後行在諸所設施，失禮不經，多違祖法，而一切章奏，皆云軍機處贊襄政務王大臣奉旨傳鈔天下，然先帝固未有載垣等三人入軍機之命也。是其乘間攘權，欺蔽耳目，而樞臣穆蔭匡源諸人，阿附朋比之罪，皆已不足於誅矣。顧未知其脅制兩宮，玩忽嗣子，肅順以御前大臣，出入無禁，冲人左右，跬步不離，至親王入對，恐其發露罪狀，輒隨入監制，使不得言。及董御史疏上，三人糾黨忿爭，聲振殿陛，天子驚怖，至於啼泣，遺溺后衣，而二后每相對涕泗，且憂不保，迨旋蹕有期，諸嬪御先行入辭兩宮，兩宮泣謂曰，若曹幸自脫，我母子未知命在何所，得還京師相見否？而醇郡王福晉，慈禧妹也，得時入宮，兩宮密囑之，令醇王草罪狀三人詔，卽携入，慈安藏之袙服中，無一人知也，前月二十三日，皇上兩宮啓行，怡鄭二王，及景壽穆蔭諸樞臣從。肅順及醇邸、陳孚恩、宋晉扈梓宮後發。二十九日至京，三十日遂出醇邸詔草，付恭邸，至樞省，收載垣、端華錮之宗人府。吁！三人者，被寵先帝，言無不從，小器易盈，不學無術，竊弄威福，馴取大戾，而兩宮受其猲制，至於訣別妃侍，潛寫詔書，雖正其辜，亦危甚矣。紀綱未改，國威未移，三人者又皆庸駑下資，非巨奸桀黠者比。徒以孤兒寡婦，遠處塞外，無九廟占司以壯聲靈，無宗臣元老以塡宮府，而庸豎妄人，遂得侮易之，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然則京師者，人君之本，社稷者，有國之命，

付託在茲，觀瞻斯係，據其勢則人莫敢爭，失所依則患生於忽，可不戒哉，可不懼哉！」蒓客於此段後，又附抄數則云：「是日又詔數載垣、端華、肅順罪狀，盡削官爵，命睿親王仁壽，醇郡王奕譞逮肅順至京，皆交宗人府，會同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嚴行議罪。詔略云：「前因載垣、端華、肅順等三人，種種跋扈不臣，朕於熱河行宮，命醇郡王奕譞，繕就諭旨，將載垣等三人解任，茲於本日特旨召見恭親王及大學士桂良、周祖培，軍機大臣戶部侍郎文祥，乃載垣等肆言不應召見外臣，擅行攔阻，其肆無忌憚，何所底止，前旨僅予解任，不足蔽辜，着革職拏問」云云。詔醇親王奕譞，着即來京，是日賈楨、周祖培、沈兆霖、趙光奏請政權操之自上，並請會議皇太后召見臣工禮節，及一切辦事章程 勝保奏請皇太后親理大政，並簡近支親王輔政，詔着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酌古準今中定擬奏聞」。蒓客又案云：「慈銘曰：垂簾之事，予曾撰臨朝備攷錄一書，采擇漢代以來可爲法者，而痛論近日之事勢，有不得不行者於後，屬叔子以貽商城，迭恩上之，商城亦心動，嗣董御史疏先上，被詰責，商城遂噤不敢復言，及鑾輅還都，恭邸迎謁道次，偵知兩宮意，行次朝日壇，閣部諸臣出迎，恭邸風示之，黃縣等遂具公疏上，而勝帥疏亦適至云。」其後初六日辛酉，尚有記邸抄詔載垣端華自盡，斬肅順於市等，文不具錄，蒓客僅加一語云：「主原議者，刑書趙光，及諸御史也。」原議，指請將三人一律照大逆律，凌遲處死，觀此數段，則原原本本大政潮發動時之狀態，曲如繪寫，其中心尤在垂簾之爭，亦直筆不少諱。蒓客於此事，其初亦主垂簾，而刑殺之機一動，則反勸潘伯寅轉請寬三人罪，以存國體，可謂書駭，亦可謂不失赤子之心也。末段慈銘曰一節，可見當時檢考太后臨朝史例，乃爲周祖培之囑。而賈周各疏，悉由恭王示意，恭王又偵知后意，宮府相嗾相使，以成垂簾之局，可見所謂政治之內幕，徇私黑暗，千古皆一丘之貉也。

南皮讀史詩：「正本安邊有大猷，空談吏治兎園流。請看安史蕃回亂，枉費顏元典郡州。」此詩相傳爲文襄與于次棠中丞不合，作此寄慨，然所言甚有至理。蓋政治首貴至公，勿塗飾自欺，法不貴多，貴立而能守，秦用商鞅，法令密如牛毛，而卒以敗，此詩所謂空談吏治者，僅識好談催科考績之書生，尚非言徒法不能自行之末世也。其云正本安邊者，謂政治若不能探本，則境內縱宴安，而邊境亦不能寧謐。邊事一動，則易成大亂，吾國史跡所垂，每每如此。徐樂云：天下患在土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

事，推數循理而求，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其言極可與此詩對照，後兩句尤沉痛。明皇昧於知人，惑於內嬖，寵任包藏禍心之胡兒，遂成安史之亂，天下塗炭，前此妙選典守郡國之良吏，曾何益哉。由妃戚弄權，祿山典兵，以至關中大亂，土崩一成，盛唐文物盡毀，不過翻覆手間事。誦南皮此詩，可爲低徊嘆息。

蘋客所記，大致不謬，以其方與周潘往還，頗知朝局內容也。晚近費行簡君，即自署沃丘仲子者，著「慈禧傳信錄」一書，於此案言之亦自娓娓，但似就官書鋪叙首尾，而傳以一二振奇之詔，又未詳聞於任何人，以費君所著「當代名人小傳」例而觀，或訪集諸說，而不無可訂正者在歟？然文殊保、曹師爺之說，固視盃底粘字示恭王，爲有根據矣。節錄附此，以供留心史跡之參考。「慈禧傳信錄」云：后內務府旂人，父惠徵，官徽寧池太廣道，初以常在侍文宗，既生穆宗，廼立爲妃，時洪楊亂熾，軍書旁午，帝有宵旰勞瘁，以后書法端腴，常命其代筆批答章奏，然胥帝口授，后僅司朱而已。迨武漢再失，回捻交作，帝以焦憂致疾，遂頗倦勤，后窺狀漸思盜柄，時於上前道政事，帝寖厭之，嘗從容爲孝貞后言妃機詐，孝貞素寬和，殊無裁制之術，帝復以告恭親王奕訢，訢對：妃實誕育元子，望上矜全，帝意少解，后亦歛迹。時其弟桂祥共宗人奕劻居，皆貧困不足自存，賴奕訢與內務府總管瑞麟邮以貲，始得賄閹寺，與后通書問，多劻爲屬稿，頗泛論時事，自是后益檢外政，而絜帝前言，務自晦。一日帝御圓明園，共后妃讌天地一家春，酒半，樞府奏，英法軍已陷天津，帝痛哭起，罷宴，孝貞與諸妃皆泣，后獨進曰，事危急，環泣何益，恭親王素明決，乞上召籌應付。帝乃召奕訢、肅順共計之，訢主和，順主戰，鬨於御前，不能決。順退而詰訢曰，馭夷乃樞臣事，何召王耶？謂此上命，非所知。未幾有寺人泄於順，順遂銜后，益扼桂祥使不得預上考，后雖知之，而順寵方固，毀莫能行，然宮朝之衅，伏於是矣。勝保者，好譽喜事人也，當文宗初元，嘗上疏論闕失，帝嘉其忠，遂擢寺卿，復令出凭師干，禦回捻。保女兄文殊保，工詩畫，后未入宮時，從之學書，穆宗既誕，帝漸衰病，羣知元子必繼統，始少有諂事后者，而保尤甚，當其出禦英軍，桂祥爲設餞，酒酣，保拔劍起曰，苟託宗社之靈，盡殲夷師，吾必旋兵淸君側惡，意即指肅順也。祥達於后，后乃刺荷囊爲精忠報國字賜之保，保再拜受，且矢必有以酬后德。敵軍既薄畿甸，文宗乃狩熱河，以避其鋒，訢讓留守京師，已而帝疾大漸，召樞臣、內大

臣載垣、端華、肅順等八人，授受遺命輔皇子繼位，初無一語及后聽政。穆宗御極，尊崇所生，遂奉后爲聖母皇太后，奉孝貞爲母后皇太后，上孝貞徽稱曰慈安，后曰慈禧，是爲兩宮。兩宮乃召輔政大臣入議詔諭疏章黜陟刑賞事，初肅順、杜翰、焦佑瀛，謂諭旨由大臣擬定，太后但鈐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內覽。后持不可，議四日，乃決章疏呈覽，諭旨鈐印，任用尚侍督撫，樞臣擬名請懿訓裁定，其他簡放人員，按照京察暨疆臣密考擬具正陪數員，在御前掣籤。兩宮幷許可，信如此，雖不盡符文宗遺命，而垂簾之禍，猶可不作。乃以肅順素暴戾，廷臣銜之刺骨，而奕訢尤希用事，內外交構，辜小祖后，於是廢遺詔，罷輔政，以太后當國，奕訢議政，自是領樞府者必親王，以迄奕劻秉鈞，淸室云亡而後己。后不足責，而訢、譞、周祖培、勝保之流，或希柄用，或快報復，竟悍然背家法棄君命，以貽禍於來茲，其肉庸足食乎。肅順雖暴悍，獨敬禮漢人，嘗謂蒙滿氣運已終，後起皆豎子。其幕府頗納名士，如王闓運、高心夔之流，皆漢族通儒也。於軍機處尤暱漢領班章京曹毓瑛，見則呼爲曹師爺，北語稱軍師爲師爺，言能爲人畫策定計，若孔明然，而毓瑛狡黠，知順未可終恃，則頗與奕訢通，告密輸情，由來已久，順殊不覺。當文宗病篤時，樞臣會食，既、謂寇蹤遍天下，益以外患，將何術起衰。順曰，曷召曹師爺謀，比毓瑛進，謂髮洋皆皮膚疾，使主政得人，安攘匪難，設上不諱，則主少國危，誠無以定亂，然恭王素賢明，若效章皇故事，以王攝政，庶可挽回。順以曹己所卵翼，廼建議欲以仇己者攝政，大詫，起而厲聲斥之，曹慚沮退，遂以箚馳告奕訢，時軍機處大臣章京私函，皆用印封標，日馳若干里，勒驛投遞，而章京宜陽吳逢年者，向爲毓瑛所輕，至是以狀聞於肅順，順乃令置簿稽文書出內。毓瑛知禍作且不測，益走險，遂聯行在南書房及樞部各官，以載垣等挾制兩宮狀，遍達京朝官。大學士周祖培，舊與順同掌刑部，以變通秋審實緩辦法，順屬祖培具疏上言，而先以疏稿示幕客王闓運，闓運謂此十八科濫墨卷，疏上，必貽九列笑，順遂呼祖培爲老八股，凡公牘，祖培已簽行者，順則以紅抹之如勒帛然，祖培不能堪，然自顧寵衰，無如何也。及得毓瑛書，大喜，遍示同列，謂順等謀不軌，其門人董元醇方官臺諫，即承旨上奏，請太后垂簾，選親賢夾輔，先白之訢、譞，僉曰，當。疏至行在，載垣等大怒，擬批斥駁，先是后已得文殊保書，謂朝臣商議垂簾，比覽董疏，並擬批，留中不下。

時和議久定，中外臣工，數馳奏懇迴鑾，勝保吏騰疏，率精卒兩翼迎駕，奕訢奏請面陳議和始末，拜摺隨赴行在，既至，順等尚阻之，不使入見，訢謂豈梓宮前亦不應一哭耶？端華謂阻乖於禮，當聽之入，而內大臣必與偕，於是載垣、肅順共訢進，兩宮及穆宗並縞素立几筵旁東鄉，見訢大泣，訢亦泣，且告兩宮曰，南中將帥，數疏籲迴鑾，外國公使行至京師，設聖駕遲留不發，和局將中變，后顧垣、順曰，似此必尅日迴鑾可，垣、順唯唯，后隨謂，大行皇帝與王爲昆弟，龍馭彌留，念王甚殷，今既遠來，當承上帝克食，隨有閹人撤几筵羊羹畀訢，且屬之曰，此克食，王當愼捧之，毋忽也，訢心動，既頓首謝，遂退，即左廡食，殊無他，碗指觸盌底，則有紙黏其上，亟啓之下納袖中，垣、順旁立，竟不覺。食竟，再叩上，訢以盌授原閹，閹撫盌底字已亡，目后示狀，后曰，今和約新定，京師居守不可闕人，王宜速返，予與皇帝亦尅期迴鑾，唯時事艱危，王承先帝克食，凡事當思先帝也。語罷，淚汛瀾不自已。訢復泣勸節哀，始退。行在諸官畏順威，亦無敢謁訢者，唯毓瑛以月餘諭旨章疏號數事由，繕一單，密授訢侍閹而已。訢歸途次，出袖所藏紙視之，則后硃諭述順等挾制狀，謂迴鑾後當悉誅之，而授訢爲輔政王，贊兩宮聽政云云，舉羹授訢者，非他閹，即後伏誅山東之安德海也。

訢既歸京師，廷臣會謁於邸第，訢唯言迴鑾有期，太后暨上聖躬均安而已，語不及他。先是元醇奏上，浮言朋興，祖培頗內懼，復以訢不言垂簾事，益悚然莫之爲計，適壽陽祁寯藻，亦自保定書告朝士，謂垂簾非本朝家法，元醇議不可行。寯藻文宗時值南書房，薦自濱州杜受田，時贊襄政務八臣中之杜翰，則受田子也。於是朝野嘖嘖，謂迴鑾後元醇輩必干嚴譴，宗室恩承，遂以狀告訢，且勸其宜上意示朝臣，訢曰，毋庸也，垣、順等方驕，聞此耗，備當益懈，待其既還，執付獄吏可已，安用大聲色爲哉。蓋訢知祖培等弱昧不足與共謀，而垣、順弗司兵柄，圖之亦正易，故益鎮靜。

未幾果風傳行在，順大喜，揚言衆中曰，今在廷諸臣有公論，吾輩受遺詔，輔冲主，天經地義，寧有他虞，唯元醇以莠言亂政，罪不可逭，乃前擬旨斥駁竟留中不下，今當以去就爭之，必得當，乃可。垣等僉稱是。翌日召見，請於后，后不許，載垣、端華、肅順皆曰，若此則更遺命革黜臣等而進用元醇可，語既憤激，聲色尤厲。后念密謀已就，當姑示懦，以安順等心。乃曰，予非

有他意，惟以建言罪人，有乖治道，至垂簾之非祖制，徵爾等言，我亦知之，元醇奏不妨斥駁，而上新即位；似不宜遽罪諫官，以遏言路，垣等始奉命退，擬始諭誡臣工毋再言垂簾事，順且數毓瑛曰，若所行事，我審之稔矣，迴鑾後再究其是非可耳，毓瑛陽謝之，而暗以諸人驕蹇狀報訢，訢遂以后命示步軍統領仁壽，統神機營都統德木楚克札布，及前鋒護軍統領存誠、恒祺等，復爲書促勝保迎駕。是日后與垣、華等爭元醇奏，踰兩時許，辨難甚煩，退而孝貞嘆曰，今尙未垂簾，已若此，他日果出聽政，繁頤尤甚，吾儕徒苦耳，后則極言垣、順素不臣，使久輔政必謀篡逆，我二人何以對先帝，孝貞默然。俄欽差大臣袁甲三、陝撫瑛棨恭慰大孝疏至，中皆有兩宮聽政同纂先帝遺烈語，后告孝貞曰，觀此則封疆將帥，亦以是責我輩，不亟謀鋤諸奸者，先孤衆望，今寇亂方熾，設疆臣再解體，後事尙忍言耶，孝貞始無異議。然甲三、棨固訢所授意，適順等心滿志得，得疏亦漫不省覽，獨杜翰致福山王祖源書，謂默考時局，變故正多，翰念先世蒙大行殊恩，敢辭一死，唯他年致唐室金輪之禍，內外諸臣何面目見二祖五宗於地下哉？是已逆料後來之變，而以書生無章勃柬之才，固無策以禦呂武也。（是書後爲張之洞所燬，之洞祖源婿也。）

讀者來函

秋岳先生左右：頃得「時事周報」尊論祺祥故事考證，至佩卓見，惟湘近得閱「越縵堂日記補」，深覺湘綺所說，高似係董之誤。據日記，辛酉十月朔，所記董疏上，載垣等強爭，以及兩宮如何因醇王福晉而草詔情形，與湘綺記頗似是而非。又辛酉十一月十一日記高延祜兩疏，因疑湘綺晚年作此文時，誤牽扯事實，故爾誤記耳。如謂高疏在董之前，則密札（第一札）中有「玄宰摺……發之太早」之語，足以反證非確。且據越縵日記，則早在董之前，京中即有人屬其收集歷代垂簾故事未及上，因董被駁而作罷，至兩宮回京受恭親王意周祖培等始上之，據東華錄所載交議垂簾事宜諭旨，其中言賈楨、勝保等復特及以前之董元醇，如有高疏，當無不及之理。且第七札云：「自十七後，八位不過見面二三次」，此札接述恭邸到後情形，是可知在恭邸赴行在前，八人無有因高疏事而與兩宮爭論之事也。又十一札云：「七先生亦大怒，云俟進城講話，老五太爺喝止之。」是醇王只大怒，並未如湘綺所云之馳回京召恭王也。湘意湘綺晚年追憶往事，自不免事實牽扯，而高之二疏，固攻肅黨者，故

湘綺不誤書他人，而以高作董矣（越縵堂對高二疏有批評）。又前函言恭邸到熱河有「八月初一」，今見吳慶坻「蕉廊脞錄」所載密札果然，是前此徒勞考證矣。湘於此次政變，現已輯得若干史料，擬整理後再求教先生，今惟略陳此事愚見。又高董小史，見於「國朝御史題名錄」，併及。專此即請

大安

吳相湘手上　十二月廿八日。

作者附復

相湘先生，賜示慰佩，其時不似董外別有高疏，湘綺作此已逾八十，或誤記也，尊見殊是，餘不詳復。秋岳附上。

曾文正答吳竹莊書云：「閣下昔年短處，在尖語快論，機鋒四出，以是招謗取尤。今位望日崇，務須尊賢容衆，取長捨短，揚善公庭，規過私室，庶幾人服其明而感其寬。」文正此書，尊賢容衆，眞是爲政南針，夫寬猛相濟，鄭僑所詔，葛亮所行，二義互成，無須再論。惟猛政之本，在於至公 所謂無瑕可以戮人也。然爲政而以戮人爲能，則亦不祥之甚 待人愈薄，愈可以激變，故不如寬厚可以開基。文正又有答丁雨生書云：「閣下本有綜核之名，屬員畏者較多，愛者較少，于考字尤不相宜。以後接見僚屬，請專敎以善言，不必考以文理，略有師生殷勤氣象，使屬員樂於親近，則閣下無孤立無與之歎，而德量益弘矣。」此與上箋，可互爲發明。晚近讀史每歎燎原之憂，覆舟之懼，日夜滋大，而竊國之侯，吞舟之漏，不可勝計。其門一二人才，一旦出手，又復是奴非主，黨同疑異，以不肖之心待人，法令如牛毛，使人人思苟免，三覽文正此箋，覺治亂之源，差以毫釐，謬以千里。

文正所謂尖語快論機鋒四出者，少年人往往如此，及其漸老，涉世漸深，當然斂戢，其位望日崇者，則尖語快論，尤必日減，此似無須誥誡。以予所聞，鄉前輩如陳弢庵先生，少日即喜爲尖語快論，早年登第，其所抨擊，尤鋒厲不可一世，及其晚年，恂恂儒默，語若不能出口，此實年齡與位望，兩使之然。顧尖語快論，亦視所施何地，蓋有痲木不仁之類，非得痛砭不能覺悟者，至外人覘國，尤多尖語，吳摯父日記中，有一節云：「山根少將來談，問吾兒欲專何學，告以將學政治法律，山根笑曰：貴國人喜學宰相之學，滿國皆李傳相也。」此言切而諷，惜乎聞者之不易悟也。半國中之靑年，皆擬習言政治，滿國皆思爲李傳相，又焉得不

亂？嗟乎，今日何人弦佩山根之尖語哉。

越縵日記中，於陳孚恩、勝保、高延祜諸事，俱於鈔記本案外，附述己見，足資史料，茲並錄之：「初八日癸亥，邸抄，詔吏部尚書陳孚恩，吏部右侍郎黃宗漢，俱革職永不敘用；戶部右侍郎劉崐，倉場侍郎成琦，太僕寺少卿德克津太，候補京堂富績，俱革職。」蒓客附識云：陳冢宰黃少宰，皆朝列所稱錚錚者。冢宰以拔貢爲部曹，直軍機，受知宣廟，不十年間，由主事致位卿貳，又以撫山東巡撫時，獨拒漏規之獻，遂益被任遇，賜清正良臣扁額，以一品銜長樞密，旋正司寇，嘗許以揆席，未幾宣廟升遐，受顧命，陳亦感激圖報。時定王載銓最用事，屢與之爭，力持正議，既勢稍詘，遂乞養親歸，天下高之，想望風采矣。及丁巳再入都，樞長穆蔭，及怡、鄭諸王素惡之，沮抑不得見上，御史錢桂森疏荐之，嚴旨詰責，左遷桂森官，陳乃變計附諸王，階是得起貳刑部，旋正兵部。會戊午科場事發，陳受旨同諸王鞫問，又迎合載垣等，構成大獄，而其子刑部郎景彥，亦連及下獄，不能庇也。去年京師夷警甫定，遂遷冢宰，冢宰故多用科甲，陳得之爲僅事，以此旦夕望入相，然陳殊便給有奔走才，又好名愛士，編修郭嵩燾以知兵入南書房，主事何秋濤以博學入懋勤殿，皆所推荐。雖與三人者比，能狎玩制伏之，三人者，亦頗畏之。當夷事甚急，車駕出狩，內外皇駴，獨騎馬出入，塤撫亦有勞，和議成後，又具疏請還都，至先帝賓天，其得獨召者，實三人恐其在京師創異議，固知公卿中才無出其右，特藉以羈縻之，使不得發，而竊負而逃之語，引用不經，贊決邪議，以此爲罪，夫復何辭，一生名節，至此盡敗，惜哉！少宰累任封疆，淸强敢爲，有黃老虎之目，而自再任川督被議入覲，左授卿貳，乃亦依附要人，助猖狂之論，成朋黨之勢，昔人云薑之性老而愈辣，若黃者，鄙夫患失，遂反其性，可不戒歟。（許君先疏請究載垣等黨與，中旨令指名回奏，許乃首參新城，爲形迹最著，歷述其去年會議之言，及今秋獨召辦喪儀事，極口痛詆，而下云伊等保舉者如侍郎成琦諸人，蹤跡最密者，如侍郎劉崐黃宗漢諸人，外間嘖有煩言云云，而無所指實，蓋不過連及之，此詔中所列黃宗漢罪狀，乃當事者增入之，非許疏本意也）」

其後又有一節云：「是日發抄勝保所上政柄下移，無以服衆疏，詞頗切直，其畧云：皇上嗣位尚在沖齡，全在輔政得人，同民

好惡，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等，以臣僕而代綸音，挾至尊以令天下，實無以付寄託之重，而饜四海之心，在該王等，以承寫硃
諭爲詞，居之不疑，先皇帝彌留之際，近支親王，多不在側，仰窺顧命苦衷，所以未留親筆硃諭者，未必非以輔政難得其人，以待
我皇上自擇而任之，以成未竟之志也。今嗣聖既未親政，皇太后又不臨朝，是政柄盡付該王等數人，而所擬諭旨又非盡出自宸衷，
民岩可畏，天下難欺，御史董元醇條陳四事，既關係甚重，應準應駁，惟當斷自聖裁，廣集廷議，以定行止，該王等果如以國事爲
重，亦當推賢虛己，免蹈危疑，乃徑行擬旨駁斥，已開矯竊之端，大失臣民之望，命下之日，中外譁然，自古天無二日，民無二
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凡統兵將帥，暨各省疆臣，皆受先帝特簡，雖當勢處萬難，無不思竭力圖報者，亦以統于所尊，故能一
誠不貳。今一旦政柄下移，羣疑莫釋，道路之人見詔旨，皆曰，此非吾君之言也，此非吾母后聖母之言也，一切發號施令，眞僞難
分，衆情洶洶，咸懷不服，不獨天下人心日形解體，且恐外國又將從而生心，所關甚大。昔周之世，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
本朝攝政王之輔世祖，亦猶周公之相成王，疏不間親，典策具在。現在近支諸王中，能知大體過於載垣端華者尚不乏人，一切離間
之言，應請毋庸顧慮。又如垂簾聽政之制，宋宣仁太后稱爲女中堯舜，我文皇后當國初時，雖無聽政之文，而有垂簾之實，因時制
宜，惟期至當。爲今之計，非皇太后親理萬幾，召對羣臣，無以通下情而正國體，非別簡近支親王，佐理庶務盡力匡弼，不足以振
綱紀，而順人心，惟皇上俯納芻蕘，即奉皇太后權宜聽政，二聖並崇，而于近支親王中擇賢而任，秉命而行，以待我皇上親政，宗
社幸甚云云。前日發抄黃縣等所上政權上操以振綱紀疏，支離掩護，不敢正言，而其中引用古來垂簾事，乃取予所貽商城臨朝備考
中，雜舉數人，割截數語，前後不相聯屬，諸公不學，至於如此，可爲駭歎！董侍御疏，語尤葛藤，以視勝星使此疏，有愧多矣。
星使自咸豐初上疏言時事，痛切極言，天下傳誦，遂以直諫名，其人固伉激可快也。」其記高延祜一疏云：「十一日乙未，邸抄：
給事中高延祜疏言，近年肅順熱焰熏灼，各部公事往往受其箝制。如工部綵綢庫一案，承審司員，因不敢抗違肅順之意，輒以希圖
事後酬謝爲詞，勒令具供，從重議罪，請飭刑部，嗣後務持平定擬。詔嗣後刑部議罪務將案內證據審訊明確，不得以希圖等字深文
曲筆憑虛科罪，致有冤抑。（蒓客註云：高君此疏，事爲同鄉翁惠舫水部事而發。翁，餘姚人，由拔貢爲工部都水司郎中，捷給有

幹才，前年以綵綢庫發賣舊料事，水部主稿，請堂官疏言其事，向歸崇文門辦理，請改歸本部自招商人議價，先帝命肅順覈之，遂坐罪下獄謫戍，同官得罪者數人。水部名學爾，已蘭從父也，高君以鄉誼有舊，故冀爲申雪云）延祜又疏訟柏葰、程炳釆之寃，且言科場例文簡渾，請飭部詳註。詔從前載垣端華辦理科塲一案，未能得情法之平，總由條例原文簡渾，故能任意周內，藉逞私忿，着該部將此例文分別情罪詳細註明，以免牽混。（蒓客又注云：高君此疏首欲翻戊午科塲案矣。然此獄雖爲載垣等三人逞威之始，而被罪諸人，皆由自取，柏相國之死，朝野多憐之，要不得爲無罪。徇私營賄，關節公行，按律誅流，豈云濫枉？特以禁網久弛，上下容隱，賢書猥雜，視爲固然，先帝思懲其弊，載垣端華遂四出蹤跡，力窮其事，士人滿獄，上相棄市，卿貳庶司，或放或死，事出創見，以爲過當。今爰書久定，無可復言，而給諫欲重翻之，其不思爲先帝地乎？近日臺諫言事蜂起，未知旬月之先，惠文獄獄，皆在何處？乃至權要伏法，朝序清明，而仗馬齊鳴，蹀躞不已，豈果天日澄霽，朝陽之鳳一時盡出耶？吾鄉官執法者，若給諫及朱海門、鍾六英兩侍御，言事尤數，朱君最廉謹，所云多兵事吏治云。）高君疏言柏葰未曾受賄，與溥安有間，程炳釆事屬未成，與李鶴齡有間，且以授同罪而論，程炳釆與李旦華、陳景彥等事同一律，乃李旦華等竟得免罪，而程炳釆與柏葰未蒙末減，載垣端華乘間激大行皇帝之怒，特誅與己不合之人，以快其志云云。

案蒓客所說，當然以朝旨爲是非。然此數跋中，語尙質直，如陳子鶴之負清望，黃宗漢之有吏才，及勝保一摺之直捷了當，勝於董元醇之葛藤，高延祜兩摺之希旨翻案，不足取。皆可見公道尙存，雖私室筆削，猶不肯爲推波助瀾之辭也。

爲政之道，寬猛互成，前已論之矣。夜讀摯父先生日記，中有一節云：「崔寔政論，凡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溫公申之曰，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甚哉柔懦姑息之爲害也。何謂柔懦？知賢不用，用賢不專，知奸不去，去奸不決，是也。何謂姑息？當殺不殺，當刑不刑，是也。亂君性亦暴戾 然無解其柔懦 愚臣亦或立威，然無解於姑息，故亂亡之世，綱紀廢墜，四維擨弛，坐是故也。」案摯父此節，廼讀通鑑第五十三卷東漢質帝時事，有感而言。所論寬嚴之用，純爲國家綱紀政治根本而發，與前所舉曾文正公書札不同，蓋曾札所指者，今所謂政務，而吳論則言其大者，遠者，政治也。古人於此等

處，不甚分明，世愈近，則析之愈細。摯父所評，殊允，見識亦高。其日記中關於讀通鑑者若干條，文筆深入顯出，不減船山，今再擷舉數則，其讀通鑑五十六卷云：「段熲平東羌，不用招降之說，規三歲之貲，用五十四億，已而未及兩年，費用四十四億，而羌遂就平，可謂能將。」又云：未叛之先，郡縣不相侵尅，尙可無事，至於旣叛之後，又豈良吏所能爲力者。國家有事，至於命將出師，則無取乎仁柔之爲，而爲將之道，則惟以克捷有功爲職。今謂雖克捷有功，君子不與，然則將令天下將帥，相率而爲招降之說客乎？自班勇死後，東漢之將才絕少，大率狃於不殺之說，日以招降爲事，此實兵不能戰，將不知兵之故。」讀通鑑六十一卷云：「光武以龐萌爲社稷之臣，曹孟德救家人依張邈，三人旋皆以反聞，甚哉，知人之難也。」又云：「英雄舉動，固不易測，曹公尤好用此術，濮陽之戰，曹公爲布騎所得，紿以乘黃馬走之，乃得釋歸，是知前言呂布屯濮陽爲失計者，詐也。惟兵敗身虜，突火而出，仍復自力勞軍，促爲攻具，此乃百折不回之氣，自古成事者，皆有此概。」以上各節，皆極可取鑑。其言知賢不用，用賢不專，知奸不去，去奸不決，必至亂亡。及言成大事要有百折不回之概，尤深切著明。

圓明園爲有清物力所殫萃，文宗尤昕夕臨幸，宴游酣深，寵嬖交搆，英法聯軍一役，園先燔，俄而端肅夷僇，牝鷄司晨，而同光兩朝，先後並有修園之議，園者，皆指圓明也。旣非鉅用不能興，乃就淸漪而改營頤和焉，溯其終始，圓明雖燔，猶爲禍水。予居北都卅年，凡三游園址，民七八年時，猶存殘礎遺石，十五六年間，則輦移幾盡，今淸華燕京兩大學，偃蹇鄰其故墟，望古者，類能言之。又案爲圓明園詞者，莫先於王壬秋。王詞，世所共知，自註有二，其一云：「咸豐九年，文宗一日獨坐若瞑，見白鬚老人跪前，上問何人，對曰：守園神，問何所言，云將辭差使耳。問汝多年無過，何爲而去？對以彈壓不住，得去爲幸。上曰：汝嫌官小耳，可假二品階，未一年而亂作矣。」此是例有之神話，不足考。其二云：「夷人入京，遂至宮闈，見陳設鉅麗，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償也。及夷人出，而貴族窮者，倡率奸民，假夷爲名，遂先縱火，夷人還，而大掠矣。」案湘綺此段，在敵兵未藝雍門荻，牧豎已見驪山火二句之下，箋釋明瞭。是焚掠圓明之禍首，非英法聯軍，乃爲海淀一帶之窮旗人。此說大致不謬，考越縵日記，咸豐庚申八月二十三日甲申記：聞恭邸逃去，夷人踞海淀，夷人燒圓明園，夜火光達旦燭天。二十四日乙酉記：聞夷人僅焚園

外官民房。二十五日內戌記：今日內外各門盡閉，都人思竄者，車徒簮擁，擁塞城下不得出，蓋城外刼盜四起，隻身敝衣，悉被掠奪。又聞有持園中斷爛物進城者，銅龍半爪，金獸一鐶，俱相傳覗玩弄，蓋禁籞已不保矣。嗚呼，自聖祖締營海甸，以園賜世宗爲潛邸，至高宗踵而大之，歷三朝之久，殫列聖經營，極國家富盛，園囿之美，冠絕古今，乃一旦播遷，委此而去，犬羊深入，遂付焚如，憶去年曾以事三至園，轉瞬滄桑，已爲摩挲銅狄人矣，可哀也夫！二十七日戊子記：聞圓明園爲夷人刼掠後，奸民乘之，攘奪餘物，至挽車以運之，上方珍祕，散無孑遺，前日夷人退守，兵稍敢出禦，擒獲數人，誅之。城中又搜得三人，一懷翡翠梳一枚，上飾以寶石，一挾玉如意一枋，上有字一行爲：子臣永珣恭進，乃成哲親王獻純廟者。其一，至挾成皇帝御容一軸，尤可駭歎。九月六日內申記：自昨日西直門外火，訖今不滅，或云黑市災，或云夷人焚大鐘寺，或云燒萬壽山宮室。初七日丁酉記：昨日夷人燒萬壽山宮（即甕山），即淸漪園也（昆明湖在其側）。連及玉泉山諸寺，又焚圓明園之正大光明殿、勤政殿署盡，夷人張僞示于城內外，言中國屢失信義，故借此洩憤。觀上五段，則知圓明園一役，其始聯軍僅焚園外官吏房，或爲軍事上必要之舉動。而許多旗人土匪，即乘機刼掠，於是聯軍旋亦入園，終則張貼告示，自述理由，所席挾之戰利品，猶存倫敦巴黎，可證。惟聯軍僅取其大者貴重者，餘多仍入匪徒手。至園中數大殿，與萬壽山、玉泉山、宮殿、寺宇二度被焚，乃在圓明園官舍被焚後十餘日。此節湘漪詞不誤，而越縵記特詳。今游頤和園後山，及玉泉山者，猶可按覗其燼餘。至導焚圓明園者，相傳爲龔定庵子橙，又傳爲李某，蓋不能考實。龔孝拱，相傳爲英使巴夏禮記室也。

序湘綺詞者，爲長沙徐叔鴻，叙述詳晰，可傳也。徐序云：「圓明園在京城西　出平則門三十里　暢春園北一里許，世宗皇帝藩邸賜園也。聖祖常遊西郊，次於丹稜沜，樂其川原，因明武淸侯李偉淸華園舊址，築暢春園，藩邸賜園，故在其旁，雍正三年，乃大營宮殿朝署之規以避暑聽政，前臨西山，環以西湖，湖水發源玉泉山，曰甕山，度宮牆而流入淸河，水經注所謂：「薊縣西湖，綠水澄淡，燕之舊池」者也。東流爲洗馬溝，東南合高梁之水，故魚稻饒衍，陂泉交綺。高宗皇帝嗣位，海宇殷闐，八方無事，每歲締構，專飾園居，大駕南巡，流覽湖山風景之勝，圖畫以歸，若海寧安瀾園，江甯瞻園　錢塘小有天園，吳縣獅子林，皆仿其制，

增置園中，列景四十，以四字題扁者，爲一勝區，一區之內，齋館無數，復東拓長春，西闢淸漪，離宮別館，月樹風亭，屬之西山，所費不計億萬。園地多明權璫別業，或傳崇禎末諸奄皆以寶窟宅於玆，乾隆間濬池，發金銀數百萬。每歲，夏幸園中，冬初還宮，內廷大臣賜第相望，文武侍從，並直園林，入直奏對，昕夕往來，絡繹道路，歷雍乾嘉道百餘年於玆矣。文宗初，粵寇踞金陵，盜賊蠭起，上初即位，求直言，得勝保、曾國藩、袁甲三三臣。既以塞、程、徐、陸，先朝重望，相繼傾覆，始擢用前言事者，各畀重任，三臣支柱，賊不犯畿，然迭勝迭敗，東西數省蹂躪無完土。主上憫蒼生之顚沛，慨左右之無人，九年冬，郊宿於齋宮，夜分痛哭，侍臣悽惻。大考翰詹，以宣室前席發題，憂心焦思，傷於禍亂，然後稍自抑解，寄於文酒，以宮中行止有節，尤喜園居，冬至入宮，初正即出。時園中傳有四春之寵，皆漢女分居亭館，所謂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者也。然上明於料兵，委權閫外，超次用人，薄內稱哲，而部院諸臣，無所磨厲，頗褻舊斅。晚得肅順，敢言自任，故委以謀議。先是，道光二十年，英吉黎夷船至廣東香港，求通商不得，又以燒烟起釁，執政議和，予海關稅銀千八百萬，英夷請立約，廣督耆英，與期十年，屆期而徐廣縉督兩廣，夷使至廣州，拒不許入，以受封爵，夷酋恨焉，志入廣州。咸豐元年，英吉黎、佛朗西、米利堅各國，乘粵寇鴟張，中國多故，復以輪船直入大沽口，台王僧格林沁，託團練之名，焚其三船，盡擊走之。夷人知大皇帝無意於戰，特臣民之私憤，乃潛至海岸，買馬數千，募羣盜爲軍，半年而成，再犯天津，稱西洋馬隊，聞者恐慄。夷馬步登岸，我未陳，而敵騎長驅矣。十年六月十六日，上方園居，聞夷騎至通州，倉卒率后嬪幸熱河，道路初無供帳，途出密雲，御食豆乳麥粥而已。十七日，英夷師叩東便門，或有閉城者，聞礟而開，王公請和，和議將定。十九日，夷人至圓明園宮門，管園大臣文豐，當門說止之，夷兵已去，文都統知奸民當起，環問守衛禁兵，一無在者，索馬還內，投福海死，奸人乘時縱火，入宮劫掠，夷人從之，各園皆火，三晝不熄，非獨我無官守詰問，夷帥亦不能知也。初、英夷使臣巴夏里，已拘刑部，和議成，以禮釋囚，於是巴夏里與夷帥，各陳兵仗，至禮部，訂約五十七條，予以海關稅銀三千六百萬，而夷人抵償圓明園銀二十萬。十一年七月，文宗晏駕熱河，今上即位，奉兩宮皇太后還京，垂簾十載，巨寇削平，而夷人通商江海，往來貿易，設通商王大臣，以接夷使，然常言某省士民毀天主教堂，某省不行其教，某省民教械

覽，日以難我，應之不暇，蓋岌岌乎華夷雜處。又忽忽十有一年，園居荒虛，鞠爲茂草，西山大寺，夷婦深居，予旅京師，惻然不敢過也。同治十年春，同年王壬父，重至輦下，追話舊遊，張子雨珊，亦以計偕來約訪故宮，因駐守參將廖承恩，許爲東道主。四月十日，命僕馬同過繡漪橋，尋淸漪園遺跡，頹垣斷瓦，零亂榛蕪，官樹蒼蒼，水鳴嗚咽，由葦路登廓如亭望萬壽山，但見牧童樵子，往來林莽間。暮從昆明湖歸，橋上銅犀臥荆棘中，犀背御銘，朗然可誦。明日訪守園者，得董監，自言年七十餘，自道光初入侍園中，今秩五品，居福園門旁，導予等從瓦礫中循出，入賢良門而北，指勤政、光明、壽山、太和四殿遺址，至前湖，圓明寢殿五楹，後爲奉三無私殿，九州淸晏殿各七楹，壞壁猶立，拾級可尋。董監言：東爲天地一家春，后居也，西爲樂安和，諸妃嬪貴人居也，洞天深處，皇子居也。淸輝殿，爲文宗重建，與五福堂，鏤月開雲臺、朗吟閣，皆不可復識，鏤月開雲者，卽所謂牡丹春也。世宗爲皇子，當花時迎聖祖至賜園，而高宗年十二，以皇孫召侍左右，三天子福壽冠前古，集於一堂，高宗後製詩常誇樂之。經其廢基，裴回怒焉。東渡湖，爲蘇堤、長春仙館、藻園，又北爲月地雲居、舍衛城、日天琳宇、水木明瑟、廉溪樂處，僅約畧指視所在。東北至香雪廊，階前葦荻蕭蕭，廢池可辨，復渡橋循福海西行，爲平湖秋月，水光溶溶，一瀉千頃，望蓬島瑤臺，島上殿宇猶存數楹，惜無方舟，不達，其下流水潺湲，激石成響，董監示余：此管園大臣文公死所也。西北至雙鶴齋，又西，過窺月橋，登綺吟堂，經釆芝徑，折而東，仍出雙鶴齋，園中殘燬幾遍，獨存此爲刼灰之餘，亂草侵階，窗櫺宛在，尤動人禾黍悲爾。雙鶴齋西，爲溪月松風，翠柏蒼藤，沿流覆道，斜日在林，有老宮人驅羊豕下來，東過碧柳書院地，跨池東爲金鼇，西爲玉蝀，坊楔猶存。又東去，皆敗壞難尋，遂不復往。暮色沉沉，棲烏亂飛，揖董監出福園門，還於廖宅。廖、澧州人，字楓亭，少從塞尙阿、僧格林沁軍，亦能言行間事，感予來遊，頗盡賓主之懽，旣夕言歸，則禮部放榜日也。雨珊旣落第南去，余與壬父每相過從，言念園遊，輒惘惘不自得。壬父又曰：園之盛時，純皇勒記，必殷殷踵事之戒，然仁宗始罷南幸，宣宗尤憂國貧，秋獮之禮，輟而不舉，惟夫張弛之道，宜及嘉道時補純皇倦勤之功，而內外大臣，惟務愼節，監司寬厚，牧令昏庸，諱盜容奸，以爲安靜，八卦妖徒，連兵十載，無生天主，教目滋繁，由遊民輕法，刑廢不用，故也。江淮行宮　旣皆斥賣，國之所患，豈在乏財？又曰：燕地經安史戎馬之迹，爰及

遼金，近沙漠之風矣。明太宗以燕王舊居，不務改宅，仍而至今，地利竭矣。又園居單外，非所以駐萬乘，廢而不居，蓋亦時宜。余曰然。前年御史德泰，請按戶畝鱗次捐輸，復修園工，大臣以侈端將啓，請旨切責，謫戍，未行忿悔自死，自此莫敢言園居者。而比年備辦大昏費已千萬，結彩宮門，至十餘萬，公奏朝廷動用錢糧，婚以成禮，豈在華飾？若前明戶部司官得以諫爭，余且建言矣。又余聞慈安太后在文宗時有脫簪之諫，關雎、車舝之賢，中興之由也，又園林未焚前一歲，妖言傳上坐寢殿，見白髮老翁，自稱園神，請辭而去，上夢中加神二品階，明日至祠諭祠之，未一祺而園毀，豈前定歟？予能詩者，達於政事，曷以風人之意，備錄霜雲漢之采。於是壬父爲圓明園詞一篇，而周學士、潘侍郎見之，並歎其傷心感人，筆墨通於情性。余以此詩，可傳後來，慮夫代遠年逝，傳聞失實，詞中所述，罔有徵者，乃爲文以序之。同治十年立秋日，長沙徐樹鈞撰。」案叔鴻，爲壽衡尚書樹銘堂弟。同治元年壬戌恩科舉人，由考取內閣中書舍人，歷御史給事中，外放，終於江南鹽巡道，字學徐季海，兼工篆隸，精鑒賞，富收藏，圓明園刼後，叔鴻收得右軍鴨頭丸帖眞迹，故名其齋曰寶鴨，是爲叔鴻與圓明園之又一段因緣。以予揣度，得帖當在作序前。序中所述湘綺言，燕地成沙漠之風，地利竭矣，云云，正是其常所言者，予前所舉「王志」中語，可相發明。周學士，是周荇農，潘侍郎是潘伯寅。又案叔鴻此序中，除目覩足涉之園囿外，論淸與聯軍和戰原由，皆祇抒臆聞，未可謂爲信史。尤謬者，文宗以庚申八月初八日幸熱河，而序中言爲六月十六日，燒園爲八月二十三日，序中乃曰六月十九日，叔鴻爲同治元年舉人，咸豐十年，或未必在都，度聞之湘綺，而紕繆若此，則湘綺「祺祥故事」中，訛董元醇爲高延祜，抑又不足怪矣。

叔鴻於今日名不甚著，似頗爲其兄壽衡尚書所掩。壽衡於咸豐二年，已爲兵部侍郎，同治六年，以薦俞曲園謫官，左遷太常寺少卿，其官工部尚書，則在光緒二十五年矣。相傳徐家本寒微，其祖國揞，字芴亭，儒雅厚重，爲長沙縣經承，其時縣令爲蘄水陳光詔，即秋航狀元（沆）之父，有知人鑒，重徐長者，一日問：有子弟讀書應試乎？徐因以幼子一，長孫一所業進。陳覽後，令攜入見，歎賞曰：皆翰苑才也，其後言悉驗，幼子者，爲芸渠先生，名棻，以翰林散館，改中書，掌嶽麓書院，光緒辛卯，重宴鹿鳴，賞三品卿銜，卽叔鴻之父。長孫者，卽壽衡。芴亭翁年逾八十，尚齊眉健在，文宗萬壽，曾御書扁額賜之。

叔鴻序湘綺圓明園詞，在同治十年，其後楊雲史有「檀青引」，則在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亦有序，序亦言圓明園事，雲史時年二十一歲，以此得名江東，相傳爲張冶秋尙書所賞。序云「蔣檀青，京師人，其先越產也。善彈箏，吹笛，工南北曲，文宗時樂部推第一，長安名士宴賓客，非檀青在坐，則不歡。初，高宗建圓明園於京師西北，園景宏麗，時海宇晏安，府庫充牣，高臺深池，極遊觀之樂，歲以首夏幸園，冬初還宮，歷仁宗宣宗以爲例。文宗時梨園尤盛，設昇平署以貯樂工，內務府掌之，設南府，命樂工教內監之秀穎者習歌舞。當夫棠梨春晚，梧桐秋末，萬幾之暇，輒召兩部奏新曲，檀青發喉，則天顏懌霽，賞賚過諸伶。文宗中葉，粵匪踞金陵，捻匪擾皖豫，英法齟齬，與戰不利，東南多事，海內騷然，上抑鬱不樂，稍近聲色，總管圓明園事務大臣文豐，方寵盛，承旨遣人釆江浙美女以進，更廣治臺沼以居之，諸姬皆漢人，殊色善歌舞。咸豐十年七月，英法聯軍犯天津，勝保與戰敗績，敵長驅入北京，時秋暑猶盛，上方與諸美人避暑福海，蕩木蘭之舟，歌涼風之曲，聞變於八月八日，倉猝率后妃皇長子，巡幸木蘭，詔恭親王留守京師。奸民李某，導聯軍刧圓明園，珠玉珍寶盡出，三朝御府希世之物，不知紀極，掠殆盡，擇其尤者，以奉英法軍，縱火焚宮殿，火三日不熄，諸美人不知所終，文豐北向再拜，投福海，死之，從者，郎員數人。恭親王旣議和於禮部，事定，檀青乃赴行在，明年七月，文宗皇帝崩於避暑山莊行殿，梓宮奉安返京師。嘗於暮春入園，帝所居山高水長，朗吟閣，環碧亭，無邊風月閣，聽鸝館，無盡意軒，麗矚軒，影湖樓，及諸美人院，赭壁參差，不可指辨，惟福海潺潺，烏啼花落而已，慟哭出，不忍再往，從人遊江南江淮間，亂無所業，檀青抱箏沿門賣曲爲活。迄穆宗中葉，湘淮軍克金陵，平捻匪，東南定，再見中興，而檀青貧，終不得返京師，京師方重靡靡之音，無工崑曲者，於是諸伶中亦無有知檀青姓氏者矣。朝廷稍稍聞圓明園之燬，禍由李某，下獄窮治，誅之，籍其產，以賜文豐家屬焉。後三十餘年，而東吳楊雲史年二十一，游廣陵，宴客平山堂，江山春暮，花絮際天，乃命絲竹，以佐詩酒，坐上遇檀青，知余之自京師來也，淸歌一聲，彈箏一曲，白髮哀吭，淚隨聲下，問所哀，爲余述宮中事甚悉，言：咸豐九年三月某夕，牡丹堂牡丹盛開，月出，上勅諸美人侍夜宴，置酒賞花於鏤月開雲之臺，春寒未解，以紫貂薦地，寶炬千百，珠翠瑟瑟，靚妝如雲，召演明皇沉香亭故事數折，花月之下，春光如醉，歌聲遏雲，不能自已，上顧諸美人，嗟

賞，賜伽南牟尼、碧玉帶鈎各一事，西洋文錦兩襲，內官引余跪花陰謝恩，春露滴雲鬢，舞衣猶未脫也。由今思之，四十餘年矣，每念先皇恩，如隔世事。因嘆曰：從此以往，無復此樂矣。言已欷歔。余亦愀然，時光緒乙未四月也。今歲秋，復見之青溪花舫，哀音愴愴，益老矣，嘗讀少陵逢李龜年詩，於流離之況，寄家國之感，余悲檀青之與龜年同一流落也，乃爲傳而長歌之，丁酉冬十月識於京師。」案雲史此序中微誤者，謂聯軍入北京，文宗聞變，始行，實則文宗走熱河之計早決，蒓客日記中，七月二十五日，已備言之，八月初八日，文宗行，聯軍入城則在八月二十九日也。檀青是崑曲旦角，初無殊名，殆天所以畀雲史爲詩料者歟？

與圓明園同時被燬者，尚有綺春園，吳絅齋清宮詞云：定昆池沼舊山莊，複道逶迤繚粉牆，尊養兩朝崇聖孝，含暉西爽並滄桑。原注云：「含暉園在圓明園之東，有複道相屬，仁宗三女莊敬公主釐降時，賜居於此，公主薨逝，額駙索那木多爾濟，照例繳進。又以成哲親王寓園西爽村，均併入綺春園中，道光時宣宗尊養孝和皇后於綺春園中，文宗初元亦奉孝靜皇后居此，問安視膳，一如道光間禮，蓋文宗幼時失母，爲孝靜所撫育，故即位後，孝靜由康慈皇太妃尊爲太后也。咸豐庚申之災，綺春亦同歸煨燼矣。」案此似在蒓客所記第二次縱火之內，園址，予未嘗考證。

清宮詞又有一首云：寂寞山高與水長，銀花火樹不成行，迎春別啓新堂宇，燕九年年樂未央。原注：「乾隆以後，每歲燕九日，於圓明園山高水長殿內（扁額即以此名），看燄火，庚申園燬，至光緒中葉，興修三海，築迎春堂，始循舊例，於堂外放燄火焉。」案圓明園燄火，及彩燈，爲一代珍聞，清代筆記，誌此最多，野史所甄錄者三四節，畧同，今舉其一云：「上元夕，西廠舞燈，放煙火最盛，清晨，先於圓明園宮門，列煙火數十架，藥線徐引，燃成界畫欄杆五色，每架將完，中復燒出寶塔樓閣之類，並有籠鴿，及喜鵲數十，在盒中乘火飛出者。未申之交，駕至西廠，先有八旗馳馬諸戲，或一足立鞍鐙而馳者，或兩足立馬背而馳者，或扳馬鞍步行而並馬馳者，或兩人對面馳來，各在馬上騰身互換者，或甲騰出，乙在馬上戴甲於其首而馳者，曲盡馬上之奇。日既夕，則樓前舞燈者，三千人列隊焉，口唱太平歌，各執綵燈，循環進止，各依其綴兆，一轉旋，則三千人排成一太字，再轉成平字，以次作萬歲字，又以次合成太平萬歲字，所謂太平萬歲字當中也。舞罷，則煙火大發，其聲如雷霆，火光燭半空，但見千萬

紅魚，奮迅跳躍於雲海內，極天下之奇觀也。」又一節云：「圓明園宮門內，正月十五放和盒，例也。即煙火盒子，大架高懸，一盒三層，第一層天下太平四大字，二層鴿雀無數羣飛，取放生之意。三層小兒四人，擊秧歌鼓。唱秧歌，唱『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龍』一首，惟其時觀之，朝陽滿地，不見燈光矣。後停止。」又圓明園所陳珍物一節，今亦附錄之：「西直門外，暢春園稍北，爲圓明園，其間水木淸華，魚鳥翔泳，景至幽適。道咸之時，上常駐蹕園中，表以虛堂累榭，飾以怪石奇花，古今稀世之珍，充牣其中，莫可指數。有曾入是園者，爲言彼經過僅全園三分之一，而所見珍物，已幾于目炫神迷，舌撟不能下矣。據所見僅玉器一類，有四方玉花瓶一，高十四五寸，色白逾乳，雕刻人物，極精細，疑非人工所爲。有玉盤一，徑二尺許，上連冬松一本，葉綠根白，大與眞者無異。有珊瑚樹數柯，高等身，粗如兒臂，紅潤照人眼，光灼灼不可逼視。有碧玉甜瓜一，蔕葉皆具，瓜上有一蚱蜢，蒼頭碧翅，作搖搖欲躍勢，色澤皆天然。外此若瑪瑙之碗，水晶之壺，琥珀之杯，質美而鏤工，多人間罕見物云」。案太平萬歲字當中，本唐王建宮詞，可知此制甚舊。馳馬之戲，與今日歐西馬戲同，煙火之技巧，玉器之雕琢，在今日殆悉可作藝術觀，惜乎，此種美術，必不能再昌矣。

人生宇宙間，眞同駒之過隙，彭殤一例，夫何俟言。凡人又莫不有生老病死，其速若矢，而在此一瞬內，又輒有少年老年之界限意見，眞擾擾若蚊蚋，可哀也。然「陛下好少，而臣已老」，古人已慨乎言之，以言乎今，則思想之逕庭，訓育之巧拙，體質之同異，又益以在上者之好惡，老與少間，儼若有鴻溝焉。實則每人之德業才智，當視其經驗與體力，能否久搘不鈍，未可以年齡爲進退之準也。梨洲之弟晦木，學者所稱鷗䴸先生，有小友詩，竝序，于少年心術，致疑太過，予頗病其隘。然少年德養未到者，手亦倍辣，晦木所歎，非無此等人也。其詩，則怨悱而忠厚矣。黃詩及序，今併錄之，以告駒隙中之作老少短長論者，序云：「今之求友者，不能得耄耋之人而事之，亦必尋斑白者以定交，或十百千萬中有一二可信者。若夫少壯之人，與弱冠童子之屬，其餔肝吮血，不持寸鐵而得當，上觀下獲，無非陷人殺人之機穽，吾故曰，老而不仁者，多矣，未有少而仁者也。然而爲日已久，其可從游者，始而閭閈相望，繼也晨星落落，今則絕無而僅有矣。如綿延數載，童子皆少壯，少壯盡斑白矣，寧復有十百千萬之一二耶？吾

能求之孩提之間，以爲肺腑心呂乎？予曰，「後生可畏」，先虛心小友之席以待之，預贈以詩。詩曰：「貧賤荒蕪子若孫，傳經傳道與誰論。一番乖沴推移過，三代人民醞釀存。種在田疇仍不匱，學成人我本同根。伏生何必憂遲暮，老發書倉授及門。」案晦木此題共十二首，以杖爲執友，族弟道傳爲老友，寬甸石印爲信友，夏天錫琬琰二硯爲石友，陸文虎萬履安爲死友，持以易粟之紅雲端硯宜銅乳鑪爲亡友，忠端公所遺銅鑪爲同心友，酒爲畏友，茶爲損友，冶鳥木客爲益友，所作憂患學易六書會通爲端友，竝上述小友，爲十二首七言律，各系以序，唯小友虛無其人。小友序中，言餔肝吮血陷人殺人云云，疑晦木心目中有所指，其言「老而不仁者多矣，未有少而仁者也」兩語，則世路久經深察情僞之言。

偶覽沈南雅「便佳簃雜鈔」，見其中甄錄陳劍潭巽伶傳、彭嫣傳，夏蔚如廠甸雜詩，林白水名硯記，皆朋輩文字，其中有火珠考一文，則予舊廳白水之屬所爲者，摘拾殘錦，具見檢翻書報之勤，而多不著作者姓名，歲久恐有貽誤，南雅已歿，惜無人悉標舉之。南雅亦自撰「琉璃廠竹枝詞」，與蔚如所咏，皆宜統末至民國六七年間新春廠甸之盛，贓後舊都書來，海王村間，喧闐如昔，追撫前塵，龍驚並逝，可勝欷憶。又從來談廠甸故事，皆言書畫珍玩方物充牣之美，至多記名優游女俠少貴游之一二軼事而已，清末有在琉璃廠毆官而興大獄者，此亦廠甸之枝聞，舊京之小掌故也。李蒓客越縵日記：「同治元年壬戌，正月十三日，丙申，是日聞張西園死于刑部獄。張西園者，名其翰，山西人，家富于貲，少無賴，善鬥，入貲爲坊官，日以樗博狎游爲事，出則多從諸不逞少年，人少迕之，輒詈毆，即士夫亦不免。旋以宿妓拒捕，革職論戍，遇赦釋回，益橫行無顧忌，都市中無敢眨視者。或事發，吏人蹤跡之，皆畏其拳捷，又多死黨，不敢近，以是無不知有張西園者。復入貲，得郡丞，歲巳未，再以宿妓補名捕，乃投勝帥營，竄名軍府中，刑部奏請提問，有旨收繫，勝帥匿不遣，且抗疏爲力辨，司寇再執奏，並劾勝帥，去年始解赴部下獄，又以恩詔得釋。刑部主事吳養原者，總督文鎔子，當訊其翰時，叱之跪，其翰銜之，是月之二日，遇於廠甸，即率諸惡少，捽養原，痛擊敗其面，巡視中城給事中孫楫適至，覩其狀，亟督團防兵擒縛，送刑部，而遽借御史興奎入奏，言其翰著名光棍，挾仇毆傷承審官，請飭部嚴訊究辦，詔：張其翰敢於白晝通衢，糾衆毆官，怙惡不悛，目無法紀，交刑部嚴行審訊，按律從重懲辦，同黨定四，及助毆

各犯，令步軍統領，順天府，本城一體嚴拿，不許一名漏網云云。刑部諸曹官，素畏惡其翰，榜掠楚毒，令首其黨惡若姓名，遂捕定四及陸葆德等五六人，皆置獄鞫問。血肉狼藉，輦轂稱快。定四，滿洲人，工部筆帖式，陸葆德者，巡撫蔭穀子，輸貲為部曹，勝帥挈置軍中，以事逮問革職，儇薄狠鷙，與其翰結為兄弟，亦銜刑部諸曹官，密袖鐵槌，思報，未得間。而其翰先發，其翰之死，人以不及棄市為恨。此輩都邑出沒，不過狗鼠之技，非眞安世大猾，武陽悍夫，遇威嚴京兆尹，立杖死車下，足矣，即其黨與，恣睢倡和，亦不過慷慨酒食之側，矜耀袴褶之間，非同畜養椎埋，陰聚亡命，然使竟寢不治，則狼子野心，虺蛇變易，不幸一旦有事，小則為行劫之閧子，大則為倡亂之山棚，是亦京國之患也。觀其束手就斃，如磔孤雛，平時所羽翼者，奔匿不暇，亦可笑矣。」按此事，以予所聞，西園豪猾，自罹法網，不足論，勝保專羅致此一流人物，當時朝中淸議，已有謂其終不能免者，不久，卒以陝事逮治，伏尸市曹，或亦比匪之過歟？廠甸當時游人雜遝，時時車馬梗塞，故西園猝擊吳養原，甚易。巡警始于光緒末，彼時猶以五城御史或給事中，率防兵巡視，可以就地縛人，露章入奏，燕市武健稱豪士者最多，非積有夙怨者，御史及刑部，殊不根治，此皆論茲事所宜知。光宣以來，以武犯禁之風既戢，易以妖姬明僮，靡靡招挑，淸社墟，而都城亦徙。

近讀朱希祖「天祿辟邪考」中云：「漢書西域傳云，烏弋山離國，有桃拔師子，注，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祿，兩角者或為辟邪，後漢書章帝紀，章和元年，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和帝紀章和二年，安息國遣使獻獅子扶拔，班超傳，月氏貢符拔師子，注引續漢書曰，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前漢稱桃拔，後漢稱符拔，或作扶拔，孟康三國時人，故云桃拔，一名符拔，明桃拔符拔名雖不同，且有有角無角之殊，然其種則一也。桃拔來自烏弋山離，符拔來自月氏安息，桃拔有角，符拔無角，桃拔之一角者，漢別名天祿，兩角者，漢別名辟邪，總稱曰桃拔，無角者，漢未有別名，蓋仍稱符拔也。」案漢武帝得天祿辟邪，故于未央宮建天祿閣，此獸貢自西域，自鑿然可徵。又考王先謙漢書補注，謂後書德若傳下云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特。西域圖考云，在今波斯國南境，給爾滿，法爾斯，古爾斯，丹剌郡四部地。據此，則符拔乃為波斯之獸，符拔桃拔，俱是譯音，予意兩者實是一物，有角無角或是雌雄之別，而非兩種。桃與符，當為一音對譯之轉。古來此例至多，如騶虞，或

作騶牙，又作騶吾，又名酋耳。獬廌一作獬豸，又作獬東，又作貐䝖，正是此例。以予臆度，其原始皆當爲譯音，又如北周楊忠傳之擀于，舊唐書波斯傳之活褥，亦同爲譯後存音不存義之獸名。古人于西域輸入之物，其翻譯，恆刪去尾音或首音，爲製兩字之名，至多三字，或譯以吾國文義。時代緜遠，當時彼邦之產物，至今或已絕迹，或易新名，今人據舊譯之名，以溯索彼時之眞音義，恐已不易蹤跡，而史冊筆記，展轉翻說，形音數易，尤不可究詰。尤著之例，如胥紕二字，史記謂爲瑞獸名，漢書則作犀毗。今考史記匈奴傳胥紕註云：「徐廣曰，或作犀毗，索隱云，漢書作犀毗，此作犀者，犀胥聲相近。或誤，張晏曰：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鉤也，則此帶鉤，亦名師比，則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與竇憲牋云，賜犀比金頭帶，是也。」而王益吾漢書補注，漢書匈奴傳犀毗條云：「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張晏曰：鮮卑郭落，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鉤也，亦曰鮮卑，亦曰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補註云：沈欽韓曰，趙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鮑彪云。帶飾之佩也，猶具劍。）案具當作貝，淮南王主術訓，趙武靈王貝帶鵕鷸而朝，趙國化之，（佞幸傳孝惠帝時郎中冠鵕鸃，具帶，鷸，蓋鸃之僞。）高誘注，以大具飾帶胡服，鵕鷸讀曰私鈚，頭二字，三音，曰郭落帶，案誘此註當有脫文，云私鈚頭者，指師比言之，其云郭落帶一名鮮卑帶，與張晏說合，東觀記，詔賜鄧遵金剛鮮卑緄帶一具，魏志註，典畧，文帝嘗賜劉楨郭落帶，班固與竇獻牋云，賜犀比金頭帶，又延篤國策註云，胡革帶鉤爲師比，蓋賜帶必連鉤，故徐廣曰犀毗，或無一字，光謙曰，史記飭作飾，此誤，犀毗史記作胥紕，具疑當作貝。」又考阮芸臺積古齋鐘鼎彝器欵識卷十，丙午神鉤解云：「右丙午神鉤七字，銀絲塡文，元所藏器。案造銅器必於內午日，取干支皆火，元所見帶鉤，有作內午釗若宜官者，有作五月內午造者，此云丙午，亦鑄鉤之日也。若高遷者，頌鑄之詞，此鉤嵌金銀絲，作神人，鳥喙抱魚食象，首作獸面，故曰神鉤。考山海經大荒南經云，白水山生白淵，昆吾之師所浴，有人名曰張宏，在海上捕魚，海中有張宏之國，食魚使四鳥有人焉，鳥喙有翼，方捕魚於海，郭註，昆吾，古王者號，音義曰，昆吾山名，谿水內出善金，蓋當時取善金作鉤，因象其地之神人以爲飾也，首作獸面，蓋師比形。史記，漢文帝遺匈奴黃金胥紕一，漢書作犀毗，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戰國策趙武

鹽王賜周紹黃金師比，以傳王子，延篤云，師比革帶鈎也。班固與竇憲牋云復賜固犀比金頭帶，東觀漢記鄧遵破匈奴，上賜金剛鮮卑緄帶一，然則師比，胥紕，犀毗，鮮卑，犀比，聲相近，而文互異，其實一也。」綜合諸說，胥紕者，或以爲瑞獸之名，或以爲帶飾之佩，或以爲胡帶之鈎，或以爲腰中大帶，或以爲革鈎，莫衷一是。其病皆在不得眞詮，予案胥紕，本爲胡語，雖亦作鮮卑，作犀毗，作師比，作犀比，作私鈚，皆同一語之對譯。張晏註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似其眞意。鮮卑郭落爲胡語，而瑞獸則其漢譯。試檢唐韻正卷一，鮮字條云：「鮮，相然切，古音犀。漢書匈奴傳，黃金犀毗一，師古曰，犀毗，帶之鈎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楚辭，大招小腰秀頸，非鮮卑只，註，鮮卑袞帶頭也，此即古所云犀毗，亦曰鮮卑者也。爾雅釋畜疏，引魏時西卑獻千里馬，西卑即鮮卑也，詩有兎斯音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尙書大傳，西方者何？鮮方也。白虎通，洗者，鮮也，西本音先，今讀犀。鮮本音犀，今讀仙。洗本音詵，今讀先禮反，三字互誤，今[illegible]字在五支韻，音斯，說文從雨，鮮聲，上聲則先禮反，詩新臺首章，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當改入齊韻。」此釋最精，鄙意桃拔所以嬗爲符拔者，正如胥紕之爲犀毗，非從其音譯上悟其一貫之流變，不可。若以有角無角，爲區分，正如釋胥紕者，若從帶鈎獸面上立論，非無發明，恐不易得當耳。

雜記圓明園諸事後，得見營造學社出版之「同治重修圓明園史料」一書，所輯甚詳備，唯游百川事，稍簡畧耳。輯者，爲劉君敦楨，據其自注，王湘綺徐叔鴻圓明園詩序一節云：「見湘綺樓日記，咸豐十年四月十一日記事，及程演生先生圓明園考，惟姻丈徐紹周先生家藏王氏篆書圓明園詞，及叔鴻先生詞序墨蹟，以校程書所引，謬僞無慮十數處，容當另文刋正，以傳眞相。」觀此可知徐氏寶存王、徐手蹟之鄭重，惜未獲即覩劉氏所校正者，其中要點何在，而比日亮集告予，大鶴山人有手書圓明園詞並序，且有跋甚長，亟假得之，細字長數丈，端秀古潤，信爲叔問先生經心之作，跋雖未畢其詞，然其間有足資考證者，有足徵詞流故事者，亟錄其首尾。原跋云：「光緒己丑夏四月，余已計車五上都堂試，不第，道沽上，待船駛海南下，適聞湘潭王翁壬父，先余一月至，因約于君晦若、湯君伯述，造訪之於吳趨公所，相見，即置酒論文，楊榷今古，意氣相得甚驩，每慨時事，悲閔之誠，切切滿

口。時傳相合肥李公督直隸，駐節天津，爲壬父三十年前曾文正幕中同舍友也，壬父云，此來與李約三章，不修志，不入幕，不主講，唯欲貸萬金，將卜居於海淀，近先帝舊園，受一廛，朝夕歌哭於其間，於願足已，因示以圓明園詞並叙。余讀之，其聲揮綽，發言哀斷，相與悢悢輟尊而歎，以爲非深于文章，達于政事，通于性情不能聲之；聲之，或不能感人，不獨先朝軼聞往事，有足徵也。自是遂無日不見壬父，見輒說詩及近事，嘗食以苦瓜爲下酒物。余凡三登輪船，臨河而返，惓然不能去也。故壬父貽余五言三篇，有潮落知人意之句，其心契如此。旋與之約游吳中，秋以爲期，流連浹旬，各以篇詠爲別，余先渡海而南。迨中秋後七日，壬父果浮家至蘇，寓湖南賓館，距余居壺園，只隔一橋，歡言晨夕，風雨亦相過從。時江夏黃子壽年丈，以布政權巡撫，與壬父固聞聲相慕者，余爲之先容。又壬父老友遵義劉公景韓，亦新擢廉吏來蘇，於是文酒雅宴，殆無虛日。而壬父方注墨子，日課必手錄三篇，始應賓客，嘗爲余言，今太西之學多原於墨家，蓋由南方之墨，流傳於西洋，又去其明鬼節用諸篇，不便於其國者，演爲彼教一家之言，試誦墨經上下，則西學所神其說于光聲諸化學者，又明明在也。余因取畢校道藏本，證以壬父所注，乃歎其精博過孫畢遠已，遂相從讎詮，盡取墨子十五篇，爲之章句，且日訂數事以相質，壬父極爲賞擊，謂假以三月功力，必與子盡得之矣。十月杪，壬父以天寒歲暮，决然還湘，悵悵言別，余送至無錫之黃步，扁舟依遲，猶相與日校墨經丹黃不去手，今所錄吾兩人箋注淨本，猶在案頭。後數年，復搜獲張皋文先生校訂墨經，及王君樹枬墨子斠詮，將折衷一是，彙錄付鍥，以誌良友同道之功，卒卒鮮於力，未果也。每念與壬父別，又匆匆十餘年，余舊學荒落，無以自異，近且衰病，世變日亟，幽憂不皇，思如疇昔通書之樂，便難一二。歲己亥之春，壬父再游吳，僅三日留，數見過，不得一面，其道出無錫，郵書來慰問，謂此書卽作於十年前送別處也，其情深又如此。昨年壬父知余刻詞第三集比竹餘音，猶自長沙謀寄一叙，述師友身世之感，且云相交又二十餘年，而時事愈變，吳越海疆，不能有歌舞湖山之樂，其志亦可悲已。自壬父作圓明園詞至於今，又將四十年，其間園中盛衰之故，余所聞見，可畧而言，蹕事屬辭，殆有更傷於昔游者。園之修復，始於同治之季，方穆宗之親政也，仰惟兩宮聖母，削平大難，光烈中興，歸政之初，宜以天下爲養，何惜一園土木之費，以奉游豫，詔估園工，尅日興復，當時廷臣，多有直聲，雖賢如恭忠親王、高陽李文正公，俱在

政府，日進讜言，而廹於穆宗先意承志之孝，莫之能挽，御史游公百川，至於廷爭涕泣，伏御坐旁，默寫三海園工至三百餘言，力陳時艱，必不得已，請酌修禁園，猶無大費，上爲之動容。未幾以講官張佩綸，疏劾恭邸惰於晚節，議多模稜，得嚴旨，革去親王世襲，降爲八分公，近臣皇栗，無復敢言，而郊園大工以興，正殿三楹，甫落成有日矣，穆宗升遐，園工中輟。癸未之春，余以計偕北還，偶從親舊爲西山之游，因紆道重訪故宮，賸水殘山，荒寒滿目，遂刬小舟，汎昆明湖，澄淡一碧，游鱗可數，緣堤而南，陟萬壽山，舊亭巋然，有夷人先在，方以西法鏡光照園之列景，詢其從者，則德國之游歷也。余顧謂同游曰：方乾隆全盛之時，木蘭之狩，四夷朝貢，舞蹈山莊，且以英使拜跽失儀，諭從緬甸諸陪臣後，又以其使歸國時多所要請，敕諭以裁抑之，然是歲爲罷秋獮，屢詔誡海疆諸臣，嚴飭軍旅，可謂思患預防矣。使嘉道兩朝，馭遠得其道，則建威銷萌，諸夷且不敢越雷池一步，何有香港之盟，舟山之失？至咸豐庚申，大沽之役，割地索幣請和，遂一蹶不復振矣。初有奸人龔孝拱者，游海上，以狙詐通於夷，聞圓明園多藏三代鼎彝，龔故嗜金石刻，至庚申京師之變，乃乘夷亂，導之入園，縱火肆掠，後十數年，有見園之珍寶在滬肆者，江南官府，以重值購獻焉。光緒初元，兩宮再垂簾聽政，每召見內外大臣，輒泣下不能長語，時俄法英美德諸大國，日以併吞雄視五洲，宏拓商界，伺我貧弱，虔劉我邊疆，天下脊脊，汽無寧歲，江海要盟，以和止戰，夷邸之議，自文文忠祥歿後，莫敢當前，而臺諫諸臣，又喜言戰，動斥政府孱弱，每下一議，輒繁徵史事，論列前庸，危言聳聽，朝士慕其風義，有清流之目焉。甲申春，以盛祭酒昱疏陳時弊，責備樞臣，慈禧皇太后覽之震怒，明日視朝，乃袖出嚴旨，痛哭以數之，自恭親王、高陽相李公，以次盡被譴謫，而以禮邸，張尚書之萬，孫尚書毓汶諸臣繼入樞密，時醇邸以尊親備顧問，創議設海軍於北洋，大學士李鴻章實予謀，復於西山海淀，闢廣場，置製造機器火藥諸廠，規模閎廓，功役千萬，歲貸於夷，猶患不足，於是計臣復請廣開捐輸，而寬於彙格，名曰報効，別申選簿，雖在廢黜，亦得因緣舊堦，轉出優異，故夕納貲，而朝受命者，冠蓋相望，道路以目。自壬午法越之役，豐潤學士張佩綸，以詞曹奉使，視師閩疆，鼓山一敗，僅以身免，南洋師船，無片甲隻輪返者，始逮遣戍，自是諫臣無敢言戰，新執政又多老於世事，有鑒前失，惟事躭樂，日以飲酒酬酢潤色太平，宵旰倦勤，每痛念宗祊，時有不豫。………」原跋至此中斷，後尚加蓋

二章，一爲鶴道人，一爲瘦碧，玩其文氣，似叔問信筆書至此，或以腕疲，或以日夕，或以敘述光緒時政局有費斟酌處，暫輟以俟異日，不虞其不能竟也。即此未竟稿中，由王鄭定交，敘至同光政局，可謂委婉翔切。中如言湘綺提倡墨學，如記游百川御座旁作三百言疏，如記癸未春游園遇德人攝影，各節皆極有關係。與叔問同訪湘綺，于晦若外湯伯述爲翁常熟之妻弟，湘綺云，欲在海淀營一園，此是興到語，自是與合肥打秋風之謔。圓明園照片傳於世者，爲柏林大學教授布爾希曼所存，吾友滕若渠借以影印行世，予始頗疑叔問所遇德商，或是當日之奧爾茉，既而細考，奧爾茉氏攝影在同治六年至光緒四年之間，叔問以光緒九年游園，且玩其文意，似游淸漪園之鄖如亭，即今頤和園，故決鄭游在後，然亦可見圓明一帶苑籞初毀時期，西人來攝影者之多，予意歐洲人士或尚有存留圓明影片者，當不止如若渠所舉也。叔問此跋，不詳年月，以跋中謂壬秋作詞，至今垂四十年句推之，殆在宣統末年。

憶壬戌元夕居舊都時，宣南風物猶盛，既夕，方侍家燕，而蟄雲自東城促爲缽集。且云：樊山、書衡諸丈畢至矣，敂以詩題，曰：米家燈也。米家燈，是明太僕米仲詔家物，太僕營勺園於海淀之北，有翠葆、榭林、於溢諸勝，嘗自繪園景於絹，張以爲燈，都人號以米家燈。是歲蟄雲方自營小園於二條胡同，云是福康安祠堂舊址，頗饒花木，於時春榆舅父年近七十，而詩思益富，以樊山、閣公喜爲七言絕句，故月爲一集，客以米燈命題 非徒點綴節物，亦以蟄園落成，寓賀蟄雲侍奉之樂，尺波電謝，垂二十年，偶因廢曆，春燈期近，屬念及之，光景宛如昨日也。佟儼若上元竹枝詞云：「五侯宅第瑞煙凝，樓閣嵯峨漫玉繩，忽厭玻璃光澈夜，千金競買米家燈。」讀之可想見爾時燈夕園林宴飲之盛。考舊都燈事，本極華侈，六七年前，嘗爲芸子草一文，考據淸之燈市綦詳，今稿佚，案頭亦更無「日下舊聞」一類書，可供補輯，偶翻沈南雅「便佳簃雜鈔」中，有記燈市一段，似爲南雅自作，大致尚不謬，記云：「燈市在明代爲極盛之地，舊傳南北相對俱高樓，樓設氍毹簾幕，爲燕飲地，夜則燃燈其上，望之若星衢，今已無是。憶故友爲余言，髫年尙見路南樓六楹，巋然無恙，今亦不可問矣。每上元五夕，西馬市之東，東四牌樓下，燈棚數架，各店肆均懸五色燈球，如珠琲，如霞標，或間以各色紗燈，由燈市以東，至四牌樓以北，相銜不斷。每新月乍升，街塵不起，士女雲集，童稚歡呼，店肆鼓吹之聲如雷如霆，好事者，燃水澆蓮一丈菊各樣火花，觀者尤夥，九軌之衢，竟夕不能舉步，香車寶馬，參錯其

間，愈無出路，而愈進不已，蓋舉國若狂者，幾匝旬，亦不亞明代燈市也。此外地安門及東安門外，約畧相同。六部皆有燈，惟工部最盛，頭門之內，燈彩四環，空其壁，以燈塡之，假其廊，以燈飾之，且燈其門，燈其室，燈其陳設之物，是通一院皆燈世界也。此皆該部吏胥匠役，際海宇承平，民物豐阜，得以餘財，從容設置，以頌太平，上元五夜爲一歲之首，故不惜誇多鬥靡，成茲盛舉。予於光緒乙亥，隨宦京華，猶及見工部燈，至燈市則聞而知之，亦未及見。庚子以前工部燈，因破損太多，不能再懸，庚子後官署遷易改革，不復昔日城肆舊觀。又聞曩年海甸沿街，至湖山蹕路所經，每歲首燈景亦極盛，惜未及見，今則滄桑再刧，遼鶴重來，城郭人民，都異疇昔，前塵如夢，能不悲哉！」案此文中之燈市，今名燈市口，在東城。自庚子至庚午，此三十餘年間，予皆居北平，其始前門大柵欄諸鉅肆，猶有紗燈繪傳奇人物，恣衆觀覽，東西城則以正明齋餅鋪爲盛，甲子以後，市肆物力，日趨隳敗，索然氣盡矣。燈市誠爲舊日風俗，沿自唐宋，今已隨世變一一衰息，代興者，電影跳舞，窮慾疲神，方不限於歲時佳節，而物力之耗擲，小民之望塵却步，無同樂之氣象，與昔時燈市，孰爲短長，正未易論定也。

前記張西園廠甸殿官案，因念廠甸可記者尙多，與燈市亦相關連，鮑辛圃、鈐，乾隆時人，有琉璃廠春游詩四首云：「車駐雕輪馬駐鞭，手拈瓜子步差肩，排門盡啓君平肆，趁賺癡兒問福錢。」「叢脞書多卷帙殘，幾人著眼笑酸寒，南沙畫片香泉字，幅幅裝池骨董攤。」「料絲羊角燦成行，簇帛堆絲錦繡裝，歲歲鐙棚變新式，鼇山結撰到西洋。」「像生花草捻泥人，鼓板笙簫小店陳，風景不殊吳語雜，句人情緒武丘春。」案第三首，即言廠甸出售之燈，有料絲、羊角、紗錦種種，其搆造之鼇山，已參用西洋式。蔣廷錫畫，陳奕禧字，今日已較有價格，當時乃幅幅列攤，是又可考見乾隆時廠甸之風尙矣。

同治重修圓明園一案中，諫阻者甚多，其諍言最力而不著名者，爲李若農侍郎文田，然若農同時又爲捐輸修園銀兩三漢官之一，前後異趣，頗可究求。據近年發現之內務府收捐銀兩簿，及收捐圓明園銀兩門文簿，所載捐輸修園銀兩漢官員，只有三人，一爲戶部左侍郎宋晉，捐一千兩，一爲翰林院侍讀學士李文田，捐五百兩，一爲翰林院編修潘祖蔭，捐二千兩，皆係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二日收者，自五月十四日起，所收捐輸銀，俱未載捐者姓名，故至八月初七日止，漢官可考者，祇此三人。而檢越縵堂日記：「

同治十三年七月三十日，自出市換銀，謁若農師，久談，夜飯後，出示其六月初七日所上請停止園工封事，約三千餘言，以近日彗星見戌亥之交，爲天象示警，其前，列今有三大害：一、民窮已極，二、伏莽徧天下，三國家要害，盡爲西夷盤踞。中言，焚圓明園之巴夏里等，其人尚存，昔旣焚之而不懼，安能禁其後之不復爲，常人之家，或被盜刼，尤必固其門牆，愼其筦籥，未有更出其財物以誇富於盜賊之前者。後言，此皆內務府諸臣，及左右宵人，熒惑聖聽，導皇上以朘削窮民爲其自利之計，大學言聚斂之臣，不如盜臣，又言小人爲國家，菑害並至，說者謂菑者，天災，害者，人害，今天象已見，人事將興，彼內務府諸人，豈知顧天下大局，僭皇上之威，肆行朘削，以固其寵，而益其富，其自爲計，則得矣，皇上亦思所掊克者，固皇上之民；所敗壞者，固皇上之天下，於皇上何益。使自來爲人君者，日朘削其民而無他患，則唐宋元明，將至今存，大淸又何以有天下乎？又言，皇上亦知圓明園之所以興乎？其時高宗北拓地數萬里，俄羅斯英吉利日本諸國，皆遠震天威，屈服隱匿，又物力豐盛，府庫山積，所有園工，悉取之內帑，而民不知，故天下皆樂園之成，今俄羅斯諸夷，出沒何地乎？國帑所積何在乎？百姓皆樂赴園工乎？聖明在上，此皆不待思而決者矣。聞上閱竟，不置一語，蓋聖心亦頗感動，外間傳上震怒，裂疏擲地者，妄言也。若農師去年江西任滿時，以太夫人已七十有七，常有小疾，已欲乞養歸。因聞朝廷議修園籞，江西僻陋，報罕至，巡撫劉坤一，又秘廷寄，不肯告人，師乃入京復命，先以東南事之可危，李光昭之姦猥無行告尙書寶鋆，責其不能匡救。寶曰，君居南齋，亦可言也，何必責軍機。李曰，此來正爲此耳，無勞相勉，遂不歡而散。上疏以後，絕不告所知，有往詢者，則曰，已焚稿矣。見之者，惟逸山與予等一二人耳。」

案若農先生，爲同光淸流，此疏稿爲蓴客目覩，且錄存片段，固絕無致疑餘地。而內務府帳簿，自亦極翔實。以常情測之，若農由江西學政回京，旣專爲諫園工，何必又捐此區區，以儕於內務府滿員之列。夙欲犯顏，且祕其奏稿，又決非因勒派而始悻悻者。後人於此牴牾，或不無疑竇。其實此三漢臣中，宋晉殆爲戶部左侍郎之地位，不得不爾，或平日與內務府交結較密之故。若潘芝軒、李若農二人，則完全爲內廷行走故。潘在弘德殿，李在南書房，皆昕夕得覲穆宗者。園工旣爲穆宗銳意經始，則簪筆禁近之一二詞臣，殆不能邀免，此事至八月已停，故徵輸未及於外廷，而近臣則必須先捐爲之倡。吾意若農先生，贛江返棹，方欲伏蒲泣諫，而

一履南齋，便遭循例之題捐，度此五百金之輸將，其中懷懣怨，益逾尋常，疏中內務府諸人僭皇上之威云云，殆併指此等事言矣。若農之不留疏稿，與穆宗閱章不置一言，此皆可證其南齋侍從之較親切，明乎此，則若農先捐五百兩與穆宗之不怒，正是一貫之理也。

前記米家燈，近又憶一事，米之勺園告成後，會房山有青石，長三丈，廣七尺，色青而潤，米以百夫輦致，久始舁至良鄉，以事中止於途，乾隆中，有旨移至淸漪園，卽今頤和園樂壽堂前之大石，名靑芝岫者，是也。米園中別有一石，後亦移入苑中，賜名靑雲片。於此可覘淸代經營苑囿之殫力。營造學社重修圓明園史料，中有一段云：「淸室入關之始，兵事倥偬，初無意於土木。順治及康熙初季，僅因明南海子之舊，畧事修葺，備閱軍蒐狩之用。玉泉山舊名澄心園，順治間與南苑同隸奉宸院，亦離宮之一，淸史稿載康熙十四年幸玉泉觀禾，嗣後遂常幸西郊。迨三藩平定，海內乂安，康熙二十三年二十八年，再度南巡，樂江南湖山之美，就海淀西丹棱沜明武淸侯李偉淸華園故址，命吳人葉陶築暢春園，爲避喧聽政之所。（中畧）其後，改澄心爲靜明，復建香山行宮，與暢春鼎足而三。康熙四十年後，熙春盛暑，大都蹕駐諸園，雍正以降，煽爲風尙，自新正郊禮畢，移居園宮，至冬至大祀前夕，始還大內。一歲之中，除夏幸熱河，園居幾逾三分之二，蓋視大內僅爲舉行典禮之所，事畢卽行，無所留戀。自康熙至咸豐六帝，崩於宮內者，止乾隆一人而已。故淸季苑囿之數，遠逾元明兩代，皆園居之習，有以致之耳。雍正踐祚，復有營建圓明園之舉，園在暢春北里許掛甲屯，康熙四十八年，賜爲雍邸私園，鏤月開雲等，卽成於康熙末葉。雍正三年，大禮告成，就園而建殿宇，朝署值所，爲侍直諸臣治事之地。又濬池引泉，闢田廬，營蔬圃，增構亭榭，斯園規模，遂大體畧具。降及乾隆，以暢春奉太后，而自居圓明，其時八方無事，物力殷闐，有淸一代，推爲全盛之期，園居土木之工，遂無寧歲。乾隆七年，營安佑宮，九年成，御製四十景詩，凡篇中所收建築，無雍正題詠者，疑皆建於此數年內。又以南宋以後，江南園林之勝，甲於全國，倪瓚計成所經營，張南園父子所規劃，膾炙人口，逈非一日，故數次南巡流覽名園勝景，圖寫形制，仿置園中，王氏圓明園詞，所謂移天縮地在君懷者，是也。其奇峯異石，不能摹效者，則輦致北來，無殊宋徽之營艮嶽。而圓明之東，復拓水磨村爲長春園，據乾隆三十五

年御製詩，預修此園，備六十歸政後優游之地。然考澹懷堂、含經堂，實建於乾隆十四年前，淸史稿且稱十六年長春園建成，足證是園，創立甚久，預修云云，非由衷之論也。其後仿意大利 Baroc 建築及水戲線畫諸法，營遠瀛觀、海晏堂等於長春北部，開中國園庭未有之創舉。又於圓明東南，包萬春園於內，號稱三園，統轄於圓明園總管大臣，同時復擴靜明、靜宜二園，因甕山金海之勝，築淸漪園，謂之三山，淸世土木之盛，當以此時爲最矣。我國舊式庭園，疊石造山，矯糅過甚，往往乏自然之美，而亭榭繁密，尤背園林之旨。圓明園之結構，據雷氏諸圖所示，亦蹈繁密之弊。顧其間不無可記者，如園中殿宇，除安佑宮含衞城與正大光明殿外，鮮用斗栱屋頂形狀，僅安佑宮大殿爲四柱廡殿，其餘歇山硬山挑山，咸作捲棚式，一反宮殿建築之積習。其平面配置，亦於均衡對稱中，力求變化，有工字、口字、田字、井字、卐字、偃月、曲尺諸形，及三捲四捲五捲諸殿。後者如愼德堂等，爲帝后寢宮，內部以門罩、碧紗櫥、屛風、間壁，自由分劃，不拘常套。大內建築，僅養心殿重戶曲室，畧似之耳。亭之平面，有四角、六角、八角、十字、流杯、方勝數種。以扒山疊落各式，遊廊與殿宇，委曲相通，爲園中風景原素之一，橋樑則有圓栱，瓣栱，尖栱，與木板橋多式。又或覆以廊屋，若古之閣道。其餘內部裝修與坊楔，船隻名目繁夥，不能殫舉，要皆爭妍鬥奇，竭當時智力物力所及，博一人之歡，譽之者目爲萬園之園，貽書海外，津津樂道，殆非全無所本者也。」劉君此節，博稽絜舉無遺，深可嗟賞，故備錄之。日下舊聞考稱，安瀾園原名四宜書屋，乾隆二十七年遊海寧陳氏隅園，肖其制於此，二十九年成。又稱：乾隆三十九年仿寧波范氏天一閣制度，建文源閣，其三潭印月、雷峯夕照、平湖秋月模擬西湖諸景，不具論。又稱：長春園內如園，係仿江寧藩署之瞻園，即明中山王府西園。獅子林，仿蘇州黃氏涉園。小有天，仿杭州汪氏園，乾隆二十二年南巡後造。又稱：乾隆十六年南巡後，仿無錫東山秦氏寄暢園，於淸漪園東北，建惠山園。此皆宮苑與各省園林圖寫仿製之明證，週日牧釋、尊鷗、醇士諸子，陪石遺老人遊維揚，散釋爲言揚州之趣園，殆即頤和園內諧趣園所本，此則近百年內事，理或然也。惟日下舊聞考所言惠山園在淸漪園東北云云，按淸漪園後改頤和園，其東北不聞有惠山園，豈即在今頤和園之後山燹餘牆壁中歟？以予游展所經，知倣惠山建築者，玉泉山靜明園中即有之，所謂竹罏山房，即倣惠山之聽松菴，大抵並庞之竹罏遺製，亦竊倣之，故命斯名。玉泉山又有妙高

臺，乃仿金山之妙高臺制，在淸嚴寺廢址附近，二十年前曾一遊之，有一詩，中之「規摹傑構思全盛，盪伏寒濤赴下方」，二句，卽詠此。

客有詢惠山聽松庵竹罏者，此無錫一小掌故也，明洪武間詩僧性海，手製竹罏，王舍人孟端繪圖，並首唱爲詩，和之者皆一時勝流，歲久罏亡，成化中秦武昌中齋訪得之城中楊氏，有復竹罏記，嗣復淪落人間，據竹垞集，此罏後歸成容若，容若復舉以贈顧梁汾，容若旣逝，梁汾與朱竹垞周靑士爲竹罏聯句。然又相傳梁汾之罏，乃倣製者，同時盛冰壑，宋漫堂，皆有倣製。其眞罏，乾隆中山僧靈源松泉于斗門張氏訪得之，按之武昌記中規制，無爽毫髮，乞姚柏南上舍，爲賦再復竹罏詩。松泉爲性泉裔孫，善屬文，臨摹竹罏詩卷孟端已下諸名蹟，王虛舟亟賞之。別有邵文莊溫硯罏，銅質形方而橢，虛中受水，上二穴承硯及盂，篆文爲膠西安桂坡製，邗江方西疇士康得之市集，藏之三十餘年，乾隆丙戌，年踰七十，謂罏宜歸二泉，乞揚州太守移文錫山，遞致聽松菴，與竹罏並藏弆焉，王涵齋作歌記之，和者甚夥，此皆乾隆間事。至孟端所繪圖，康熙間顧梁汾得於客若所，復歸諸菴。乾隆辛未駐蹕惠山寺，汲惠泉，用竹罏煎烹，因和明人題者韻，卽書卷中。丁丑、壬午、乙酉、皆有高宗留題。四十四年，無錫知縣丘漣，以錦𧝝蔫舊，玉籤損折，攜至署中，欲重裝，値署西民居失火延燒，失於防護，孟端卷，及履菴一卷，吳珵一卷，張松岑補圖一卷，均燬於火，四卷旣被燬，巡撫楊魁，布政吳壇，自請議處，劾丘漣，命罰銀二百兩，給寺僧，御筆補寫首卷，命皇六子永瑢及宏旿董誥分畫二三四卷，並令補寫前人題詠，仍付山寺收弆，復取孟端溪山漁隱圖償之，有記事詩。咸豐十年，無錫城陷，罏卷散失。同治二年，秦緗業得御筆圖卷於上海，時城復，庵址僅存，明年卽惠山寺地建湘淮昭忠祠，又數載，秦恩延得漁隱卷於洞庭山人家，會黃埠墩僧舍落成，併付住持華翼綸，卷首有乾隆「頓還舊觀」四字，今惠山尙有竹罏山房，位於第二泉上，不悉其果爲聽松庵舊址與否也。

壽丞出示譚茶陵跋湘綺手寫圓明園詞冊子二則，有足供考證者，錄其全文：「余年十七，得讀湘綺翁此詞，聞有自注，求之不得，徐朩鴻序，意未盡也。及見湘綺翁長沙，乃知就自注演成，因欲求觀，則久刪棄不可得矣。去歲歸滬上，見家弟有鈔本，卽此

冊，積想廿餘年，始獲見之，已未二月，曹君孟其寄此冊來，爲晉棠索題，乃知已為晉棠所藏弆，留案頭匝月，謹題記還之。辛酉驚蟄前三日。」後又書云：「湘綺翁語余，圓明園燬後，周垣半圮，鄉人竊入，盜甎石，伐薪木，無過問者，然品官無敢往游，云禁地也，爾時士大夫，迂謹可笑，類如此。延闓甲辰至京師，欲尹佩之偕往，咋舌不敢去，縱馬獨尋，不識路而返。辛亥夏訪陳鳳光于清華園，始約同游，仍入自福園門，青壠彌望，如行野田中，訪所謂雙鶴齋者，不可得，蓋湖西軒亭，亦不在矣。唯極西有樓閣，以白石爲之，略如今泰西制，雕鏤精美，壁立如故，玲瓏一石，挺然孤秀，猶矗榛莽中，按之徐序，知湘綺翁當時未至此境也。黃澤生聞余言，欣然復偕往，是日更往頤和園，澤生問余兩游孰佳，應之曰，頤和之游，人人所同，至圓明園，于瓦礫想見亭臺，于蘆葦想見湖沼，于荊榛想見花樹，非曾見圓明園詞者，不知也。澤生笑謂，吾意云然，吾亦爾耶，後數日見于晦若，言李合肥乙未罷鎮居京師，與人言及園居時事，悽然傷心，遂往游焉，明日爲言者所劾，以擅游禁地下吏議鐫級，其時雙鶴齋探芝徑長廊獨存，蓋同治末曾小修葺，旋罷，庚子復被焚燬，遂蕩然矣。于又言：頤和之營，即爲規復圓明計，使無甲午一役，已大興工作矣。嘗戲語合肥，與其沈之威海衞，無寧置此爲佳也，合肥默然，偶憶舊聞，因並記之。」按組菴先生此跋，即程演生君圓明園考中所引者。程考未錄全文，而註稱付記，不知何據。營造社重修圓明園史料，亦仍程考之舊，似皆未嘗見原文也。晉棠姓唐，名榮陽，澧州石門人，此冊當日湘綺本爲長沙曹晳蕃書，其子孫不能守之，乃爲唐得，組庵此跋在辛酉，爲民國十年，其時尚在上海。跋中留案頭匝月，月字疑歲之誤，以上文明言已未二月曹孟其寄此冊來，後又註明辛酉驚蟄，非匝歲而何？辛亥夏四月，組庵以諮議局議長到京師，五月學部有教育會議，組庵與張季直等皆在，予親見之。于晦若時是否爲學部副大臣，則不暇考矣。程考曾訂組庵游踪方向之誤，度劉君敦楨所云欲另爲刋正，亦是此等處。譚言庚子後被焚燬，今考重修圓明園史料稱：金勳幼時猶及覩海嶽開襟，庚子之役，被土匪折毀，則是歲破壞，諒亦不少。末段述李文忠游園被議一事，程考稱：「李文忠光緒丁酉歷聘歐洲還朝，謁孝欽后於頤和園，召見賜宴賜戲之餘，公偕幕僚馬建忠曾廣銓諸君，往游圓明園廢園，守園太監，奉接極殷，意欲得公贈獻，公未理。明日，孝欽來游，守監遂奏李某游園，孝欽未置意，越數日，德宗亦來游園，守監又奏之，德宗歸，燕見翁叔平相國，告之，

翁與李素不相能，遂撫此劾文忠擅游禁苑不敬，交部議奪職，摘三眼花翎。議上，孝欽殊不謂然，旨下，僅罰俸而已。」程自稱聞之公孫李偉侯者。案，此事程所記當可信，當光緒中葉，李文忠方被詬爲賣國之漢奸，常熟恨李切，遇事齮齕，理有必然。觀爾時盈廷昏憒，一二能明白事理者，成見又深中之，及今重思，與其沈之威海衛，無寧置此爲佳，吾亦云然也。

前撫鮑辛圃琉璃廠春游詩，其「料絲羊角燦成行」句，所謂羊角風燈者，乃宮中常用之燈，而爲南京人在北京手工業之一。羊角燈，大者北人俗稱氣死風燈，言風不能滅燭，直當氣死也。今此物幾已絕產，北京既不名京，南京業此者亦盡，夏蔚如「舊京瑣記」云：「南京人在北京執工商業者，曰緞莊，凡靴帽之材皆聚於此，初僅三家，所居在打磨廠之三義店，曰扇莊，亦祇二家，曰周全盛，曾萬聚。曰羊角燈店，惟吳姓者一家，昔日玻璃未盛行，宮中用之以防火患。曰刻字鋪，與眼鏡鋪，其工人皆籍金陵，聚處琉璃廠，今猶世其業。又有織工，昔內府設綺華館，聚南方工人，教織於中，江寧織造選送，以爲教習，又織絨氈者，亦南京人，能以金線夾絨織之，璀燦耀目，昔黃慎之創工藝局，曾訪得之，惜其工費太鉅，不克推廣，此藝遂成廣陵散矣。今緞扇羊燈之業皆廢，而一般工人，亦於此長子孫成土著矣。」語皆紀實。案羊角燈制絕笨，宮中所用，外間燈市，不尙之。辛圃雖爲乾隆時人然彼時已尙紗製之燈毬，與辛圃同時之符幼魯，錢塘人，査初白之門弟子，其都城上元竹枝詞云：「鳳城不信轉東風，花匠能移造化功。二十四番齊在手，一時催放照春紅。」「珠結流蘇絡寶鐙，星毬佳製出時興，游人競集琉璃廠，巧樣爭誇見未曾。」「桂花香餡裹胡桃，江米如珠井水淘。見說馬家滴粉好，試鐙風裏賣元宵。」「淸脆鈴聲放鴿天，春風流響粉雲邊。竹筒截出伶倫手，妙法新傳絕可憐。」「玉河冰泮水潺潺，金水橋邊綠未還。春到瓊華春正好，都人齊唱兎兒山。」「星月高高三五明，天街相約上橋行，就中樂事誰知得，暗裏春情獨自生。」「小甕流璨玉不如，碧闌寸寸貯來虛。兒童擎向階前過，滿市春聲喚賣魚。」「風俗相傳總不同，詩家爭賦竹枝工。他年誰記都城勝，好譜新翻樂府中。」其第二首卽言燈毬也，第一首，言唐花，第三首，言粉製元宵湯圓，第四首言放風箏，所懸之哨子，與予前記之鴿哨相像，以竹爲之，受風則鳴，第五首言瓊島之兎兒山，第六首言天橋，第七首言賣魚，以薄玻璃盛紅色金魚，皆舊京風俗。自日下舊聞考所記，二百年間，無大更變。今則昔之首善，淪爲臨邊，凋瘵崩摧，

不知所極，上元燈火，祇增忉怛矣。

舊京呼湯圓爲元宵，昔唯燈節常供，今則長年有之。中以果實蜜糖爲餡，符詩所謂桂花餡裏胡桃者，是也。方海槎詩，元宵更糝糖，此則指純以白糖爲餡者，周禮有糝食，謂以米屑和肉煎爲餌，正是餡意，海槎此詩，題爲詠都門食物，作俳諧體，云：「旅食京華久，肴羞亦徧嘗。山珍先鹿兎，海物首鱘鰉。燒鴨尋常薦，燔豚饋送將。鷄加春筍嫩，魚比麵條長。火鼎審凝雉，炎罏胹熟羊。羨鴉眞瑣細，炙雀漫張皇。壓汁蝦成滷，調羹蟹去匡。晨凫掌堪擘，夜鴿卵難藏。驢肆嫌生脯，屠門陋貫腸。蒲抽聊時筍，藍劈却無瓢。出瓮憐菘白，堆盤愛韭黃。蔓菁醃作腊，薯蕷熟爲糧。釘小蘑菇掇，珠圓豌豆量。菜名跟斗異，瓜類醋筒詳。蘿蔔兼稱水，芫荽獨號香。是人皆食蒜，無品不調薑，惡漢葱三斗，貧兒薺一筐。炊㮚要和合，說餅卽家常，扁食教濡醋，元宵更糝糖。窩窩充糗糒，餑餑佐餦餭。油㩗鬆盤髻，牛酥瑩割肪。卷蒸高飣座，和落細排床。著手蔴花膩，沾牙豆粉涼。碾纏銀綫短，鍋炸玉磚方。緩火餄餎擔，通薪寶腐坊。茶膿和炒麵，粥薄飲甜漿。果有頻婆美，仁稱巴旦良。蒲桃青掇乳，柿子白留霜。杏酪醍醐味，楂糕琥珀光。露芽烹茉莉，紅唾嚼檳榔。糖栗充饑腹，酸梅解暑湯。淡菰誇易水，苦酒說良鄉。定許供饕腹，從敎慰渴羌。方言多掎摭，故實任評章。戲作俳諧體，談貪餔醊場。詩成還一笑，匕箸早相忘。」案此詩可考證者雖多，然泰半皆眼前習見物，久居北地者率知之，唯茶膿和炒麵句，乃指茶湯而言，茶湯以炒麵和糖爲之，以滾水澆食，如南方之藕粉然，迺蒙古食品，遺於朔方。舊京製此，以鮮魚口內之天樂園對面某肆爲良。餑雖入聲，在月韻，然北音讀作波波，此則北人讀入作平之恆例也。「舊京瑣記」中，亦有關飲饌者，附摘數節：其一云：「飲食以羊爲主，豕佐之，魚又次焉，八九月間正陽樓之烤羊肉，都人恆重視之，熾炭於盆，以鐵絲罩覆之，切肉至薄，蘸醯醬而炙於火，其馨四溢。食肉亦有姿式，一足立地，一足踞小木几，持箸燎肉，傍列酒尊，且炙且啖且飲。常見一人食肉，至三十餘拌，拌各肉四兩，飲白酒至二十餘瓶，瓶亦四兩，其量可驚也。水鮮，惟大頭魚黃魚上市時，一食之，蟹亦然，如食某魚時，則舉家以此爲食，巨室或至論擔，但食此一種，不須他饌，亦不須麵或餅。」其二云：「飯以麵爲主體，而米佐之，本京人多喜食倉米，亦謂之老米，蓋南漕入倉，則一經蒸變，卽成紅色，如蘇州之冬秈然，羨之無稠質，病者爲

宜。」其三云：「酒肆之鉅者曰飯莊，皆以堂名，如慶壽同豐之類，是也。人家有喜慶事，則筵席、鋪陳、戲劇，一切包辦，莫不如意。其下者曰園館樓居，爲隨意宴集之所，宴畢皆記之賬，並可於櫃上借錢爲游資，亦弗靳也。三節始歸所欠。然非至年節，索亦弗急。」其四云：「南人固嗜飲食，打磨廠之口內，有三勝館者，以吳菜著名，云有蘇人吳潤生閣讀善烹調，恆自執爨，於是所作之肴，曰吳菜，余嘗試，殊可口，庚子後，遂收歇矣。士大夫好集於半截胡同之廣和居，張文襄在京提倡最力，其著名者爲蒸山藥，曰潘魚者，製自潘炳年，曰曾魚，創自曾侯，曰吳魚片，始自吳潤生。又有肉市之正陽樓，以善切羊肉名，片薄如紙，無一不完整，蟹亦有名，蟹自勝芳來，先經正陽樓之挑選，始上市，故獨佳，然價亦倍常。城內鋼瓦市，有沙鍋居者，專市豚肉，肆中棹椅皆白木，洗滌甚潔，旗下人喜食於此。」其五云：「月勝齋者，以售醬羊肉出名，能裝匣遠賣，經數月而味不變，鋪在戶部街，左右皆官署，此齋獨立於中者數十年，竟不以公用徵收之，當時官廳猶重民權也。曰二葷館者，率爲平民裹腹之地，其食品不離豚鷄，無烹鮮者，其中佼佼者爲煤市街之百景樓，價廉而物美，但客座嘈雜耳。」方詩所紀土宜品物，爲三百年來之習俗，而夏記則近三十年者京僚所聞見，兩人雖截然不同，信手摘撫，皆足流涎。夏記作時，廣和居尚未歇業，今已閉七八年，相傳有二百餘年之賬簿，及名賢字畫甚多。光宣以來，飲此肆何啻百回，及今閉目尋思，壁間趙堯生侍御之字幅，几上潘魚江豆腐之佳肴，猶宛然浮目而饜口也。

袁項城曾見賞於吳清卿先生，予前此撫錄王伯恭蜷廬隨筆，已記及之。春夜過羅儀元家，壁懸清卿畫梅，弢庵題詩，蓋爲其先德稷臣先生作者。吳畫題云：「光緒乙酉元旦，仿玉几山人法於煙臺東海樓，時自朝鮮查案事竣歸，阻凍未得北渡也，稷臣仁弟雅鑒，吳大澂。」弢老題二絕句，第一首云：頡頏曾薛使重瀛，好學深思有薦評，同抱冬心誰竟展，返魂香裏憶平生。自註：窓齋會辦北洋時，奏保稷臣好學深思云云。第二首云：當年槃敦伏兵戈，朝貢銷沈鴨綠波，君自愛才人負國，可曾鷄酒墓門過。自註：畫爲使韓歸途作，是與日本定約，韓若有變，兩國均遣軍援護，須先相聞，及甲午事起，袁某累電請兵往剿，戰衅以成，袁固窓兒所稱爲第一才人者，讀此慨然。案顧起潛吳窓齋先生年譜，光緒十一年乙酉，五十一歲，正月初六日，奉到初三日電旨，李鴻章電稱

吳大澂等已抵煙台，陸行赴津較遲等語，吳大澂續昌着俟開凍卽行乘輪回津，欽此。十九日，始由烟台乘輪至津，此蓋正是乙酉歲船阻煙台所作。考愙齋使鮮，在甲申冬，年譜中，十一月初三日具摺奏報啓程日期，酌帶隨員，內閣中書潘志俊，分發候補直隸州羅豐祿，揀選知縣魯說，發往直隸差委同知銜汪啓四員。觀此可知羅於此時尚滯於州縣，東渡後，與愙齋談判者，爲井上馨，稷臣則與朝鮮左相金宏集商洽。年譜中不述及袁事，但於啓程內渡條，註云：「按先生此行，偕袁世凱同歸，並贈以聯曰：凡秀才當以天下爲任，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又跋云：慰庭仁弟，念母情切，乞假歸省，朝鮮士民，乃攀留之不暇，余不忍重違其意，偕之內渡，然時事多艱，需才正亟，尤願慰庭以遠大自期，移孝作忠，共圖幹濟，因撰是聯贈之。先生於袁賞識有素，故相勗甚殷」云云。卽此測之，蟋廬所述袁之得吳賞擢，殆非無因，或其事未必如所紀耳。袁之才調，當時自爲第一 吳摺保不虛。至後來諸事，另是一問題，非吳所逆覩，彊老以遺老身分，又與愙齋交誼及平生深惡袁項城諸點上言之，當然如此，此公案，亦不煩更爲平亭矣。

愙齋生平有一大事，則奏請尊崇醇親王典禮是也。此在舊史，其擾攘必幾等於宋之濮議，今則時代久易，無人談此類矣。然此事實爲政爭，非議禮之爭。錢基博撰愙齋傳中有云：「方是時，大澂盛負時譽，頗發抒意氣，見孝欽皇后寢驕侈佚樂，頗以醇親王帝父，爲天下歸望也。使奄人風人，倡帝以天下養之說，會海軍議興，以王總理海軍衙門事，王揣知后意，頗思所以媚之者，於是歲責成各直省大臣籌巨帑。供海軍衙門費，猶不足，開海軍捐例所入，亡慮數千萬，泰半耗宮中以興築頤和園，孝欽皇后大悅，而天下顧非王所爲，大澂夙與王善，治河有成功，詔實授河東河道總督，賞加頭品頂戴，旋錫兵部尚書銜，寵命稠叠，自恃眷倚方隆，具疏請飭議醇親王稱號禮節，疏中大恉，引高宗御批通鑑論治平濮議嘉靖禮議爲據，意醇王名帝父，義當擁號歸邸，嫌於預政也。自謂立論遵依祖訓，尊稱本生，於義當無罪，疏草具，以視河南巡撫倪文蔚，輒慫恿上焉，孝欽后得疏震怒，意尊帝父，卽以傾己勢也，隨發鈔元年正月醇親王預杜妄論一奏，嚴旨斥大澂闞名希寵，不容覬覦，傳者謂王奏實大澂疏上，孝欽后以其引高宗御批，無能以折之，不如託王小心寅畏，樞臣承旨代草奏，倒填年月，假說王密陳留中，故能與大澂疏針芥相投，事秘莫能明，然說者不爲無因也。」案錢說甚碻，愙齋以光緒十五年己丑正月二十四日上尊崇醇王典禮一摺，直至二月初二日，始有上諭宣示，謂爲

豫杜妄論，當時已喧傳出之軍機僞作，比日顧君撰譜，復從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檢取舊軍處檔案中各奏摺，摺上所批日期，均係初三涂改初二，而醇王之奏，僅有鈔本，而無原摺，皆滋疑竇。顧又以畀吳寄荃（燕紹）共觀，吳爲窸齋同年友仁傑（望雲）先生之姪，甲午通籍，于晚清舊聞所知甚多，乃爲長跋，不僅確證王摺之僞，即樞臣弄柄底蘊，亦昭然若揭。原跋甚長，以有關史料，故全錄之：「慨自沈文定薨逝，寶文靖罷斥，恭親王養疾家居，朝局爲之大變，醇親王以本身父之尊，遙執朝權，創辦海軍衙門，將海軍借欵海關收入，移充頤和園工程之用，一般梯榮希寵者流，趨之若鶩，其管事家人張翼洊歷至內閣侍讀學士，家貲累鉅萬萬，銀漢華胄，與締婚姻。爾時樞廷領袖爲禮親王，一物不知，惟利是圖，無論何人，均可拜門，以千金壽，輒畀荐牘，向當道干謁，剌剌不休，滿大學士額勒和布，伴食而已，漢大學士張之萬，以書畫音樂自娛，其中樞執要者，唯濟寧孫毓汶、仁和許庚身馬首是瞻，仁和由軍機章京出身，深得摭拾人過恐嚇索賄之衣鉢，濟寧性陰險，深阻如崖穽，不可測，能以一二語含沙射人，傾擠清流，誅鋤殆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爲效用，爭以誣陷善類爲功，庇其同鄉吳樹梅，羣目之爲白面秦檜，不數年驟列卿貳，而耿介名流，驅逐出外，有若甲申中法之役，出通政使吳大澂會辦北洋事宜，內閣學士陳寶琛會辦南洋事宜，侍講學士張佩綸會辦福建海疆事宜，陽示爲國用人，陰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辟，故吳大澂辭北洋會辦，則嚴旨責其飾詞不許，蓋非迫之名譽掃地，不置也。又若趙爾巽爲滿族中翹楚，出爲石阡府，著名瘠苦，且以曾參黔撫史念祖，思借刀殺人也。文碩亦鐵中錚錚，授駐藏辦事，正以緬約十年期滿，英人力求印藏通商之故，卒假擅行密疏於都察院褫職，達賴喇嘛，知中朝無人，不足倚賴，遂生聯俄之計，而藏事不可問矣。名御史屠仁守，以時事孔殷 密摺封奏，懿旨飭其乖謬，罷御史下部議，原摺擲還，蓋援御史朱一新豫防宦寺流弊，降爲主事之例也。時適濟寧因病休沐，及假滿視事，厲聲究問秉筆之寬縱。故事，京曹以資俸升遷，若議回原衙門行走，則自奉旨日與新進比肩，六鷁退飛，永無翱翔之望，罰亦重矣，於是羣叩其術，則曰，若輩好名，死且不懼，何有於一官，惟簡放一苦缺知府，密囑其長官挦撦細故，彈劾罷官，則石沉大海矣，聞者莫不咋舌。吳大澂之察勘河工也，李鴻藻、倪文蔚方以貽誤河工獲革職留任之處分，李鶴年、成孚且並戍軍臺，豈眞哀下民昏墊哉，殆欲假手於績用弗成，而作羽陵之殛爾。何意河伯效順，鄭工合龍，雖寵以

一品頭銜，授河督實職（河東河道總督，乾嘉時本道員升階 吳大澂以廣東巡撫授此職 亦爲明升暗降之證），究非樞臣所樂意。適吳大澂以劾議尊崇醇親王典禮請，乃乘間得遂其中傷之計矣。夫吳大澂之所以奏此摺者，豈取媚而邀寵乎，目擊羣小弄權，好家山將被纖兒撞破，而小人之敢於無忌憚者，以醇親王柔闇易欺也。又在吉林年久，習聞朝鮮以大院君之故，天有二日，政出多門，內黨紛爭，外患迭起，若不變計，漸致陸沉，故欲滌瑕蕩垢，以清朝班，非從根本解決不可，而又未便諷之去位，不得已，以尊崇典禮奏，蓋醇親王既尊皇帝本生父，自不能屈就臣列，貴而無位，則權奸自失其護符，庶朝政有澄清之望。濟寧等知其故，不得不出死力以爭之，於是假造一豫杜妄論之摺，以爲抵制。何以證其假造也？考穆宗賓天，爲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甲戌，距光緒元年正月初八日丙午，不過三十三日，梓宮在殯，醇親王方爲恭辦喪儀大臣，哭泣之不暇，安得從容閒豫，考訂史册，何者爲至當，何者爲不當，作此議禮文字，儼然在衰服之中，何又因以爲利，盡人能知之，豈醇親王夙讀聖賢書而遽出此？又是時輿論，以穆宗中興令主，忽以德宗入承文宗大統，雖名爲召集宗親大臣會議，實出孝欽后獨裁懿旨，故是月有廣成請頒鐵牌之奏。迨至惠陵奉安禮成，尚傳吳可讀之尸諫，深宮方有違言，是年二月卽遭孝哲皇后盡節之喪，醇親王憂讒畏譏而作此疏乎？此可證者一。自古僉壬奸邪之徒，大率機警靈敏，頃刻間喋喋利口，强辭辯難，占人先着，惟其論議只多眉睫之利，不作遠大之圖，若能預計至十五年，是必老成攸久之藎謀，曲突徙新，正不當指爲妄論。蓋宵小之舞文弄墨，無非躁進巧宦求目前之富貴功名，卽醇親王原奏，所謂草茅新進之徒，趨六年拜相捷徑也。倘預計十五年之後 方可得梯榮希寵之效果，無論古今僉壬 斷不若是迂拙，其時兩宮垂簾聽政，德宗方在襁褓，恭親王等正色立朝，醇親王不過閒散差使，並無權力，豈有於十五年前預作帝黨之冷曹，以樹后黨之大敵，此必無之理，既無奸謀之發見，何用預杜？此可證者二。又查十五年二月初三日爲歸政之日，吳大澂摺及醇親王原奏，均標初三，諒欲於歸政之初，明發此懿旨，不知何故，提前一日發表，故以初三字樣，均以濃墨改爲初二，懿旨首稱本日據吳大澂奏云云，一若吳大澂摺爲初二日遞奏事處者，實則吳大澂摺於正月二十四日拜發，以鄭工歷次拜發及到京日期，當爲正月晦或二月朔，且證以軍機處奏片二件，內稱遵旨往晤醇親王，是必軍機散值後前往商議，則往晤之日必爲明發之先一日。由此觀之，吳大澂摺到京，必非本日，

懿旨時日可以倒塡，何事不可爲耶？且懿旨欲發則竟發矣，無庸醇親王修改，醇親王所修改五字，毫無價値，其爲假造原奏，是否意見相同，故爾前往商議耶？此可證者三。又懿旨內引醇親王原奏，僉壬倖進等語，下緊接歸政伊始，吳大澂果有此奏，是明明指吳大澂爲僉壬一流人物，既指爲僉壬，何不將吳大澂拿問交刑部治以應得之罪？即或以鄭工甫經合龍，不無微勞足錄，亦當傳旨嚴行申飭，乃明發上竟無下文，懿旨向主嚴厲，何以此次獨虎頭蛇尾，豈色厲內荏，自知豫杜妄論一疏，爲僞造文書，氣餒於中，不敢深究乎？此可證者四。如果醇親王實有此奏，原奏內稱如有以治平嘉靖等朝之說進者，務目爲之奸邪小人，立加屛斥等語，醇親王自當將吳大澂專摺參劾，以警其餘，可方自圓其說，乃緘默不言，何耶？即醇親王不願作此彈章，亦何難諷滿漢言官繼踵奏劾，當時言路雖伏馬寒蟬，究尚有祥麟威鳳，何以不聞上崇正之連章，非自問不能理直氣壯，即一時言官，若不知箇中別有作用耶？此可證者五。又明發懿旨，嘉許醇親王至優極渥，較之賜坐杏黃轎，尤爲隆重，醇親王自應有感悚下忱恭謝天恩之摺，乃現查軍機隨手檔，並無此摺，一若賢王心跡，從此可以共白之語，與醇親王痛癢不相關者，非專爲應付吳大澂而何？此可證者六。又軍機處凡有封奏，無不紀載，即留中不發者，亦有特別註明，或標明某人摺片，而不敘其事由，蓋當日不發者，事後必有發交之日，對於留中之摺，事關機密，尤爲注意，今查軍機檔中，元年正月初八日實無紀載，此可證也。高宗濮議辨內稱，爲帝王者苟不違君道，自無有無嗣旁支入繼之事，萬一有其事，何不稱所生曰皇帝本生父，歿則稱本生考，立廟於所封之國，無國則於其邸第，爲不祧之廟，祀以天下之禮。高宗於旁支承統者，早定折衷辦法，是醇親王爲皇帝本生父，於事實毫無疑義，則名分自應早定。且高宗於治平嘉靖之事，一再評論，而子稱秀王之封，不復置論，蓋治平嘉靖之論既如此，則子稱秀王之事自如彼，可不辨而明。吳大澂恭述高宗御批，萬無駁斥之理，聖訓煌煌，斟酌乎天理人情之至，當即醇親王原奏所謂廹其主不得不視爲莊論者也，吳大澂摺內有至當過當等語，而醇親王原奏亦有至當之語，何其針鋒相對也。且醇親王原奏，乃根據吳大澂摺而申駁議，豈有於十五年前已知吳大澂必上此奏，而作如是語乎？恐卜筮前知，未能如是詳明也。且醇親王稱子稱秀王之封爲至當，則高宗御批之論爲不當，隱躍紙上，醇親王何人，而敢違背聖訓乎？此可證者八。又醇親王於光緒十四年八月乙巳，以歸政有日，請解職務，得懿旨海軍署神機營依前

管理，歸政後奏事勿列銜，是醇親王之請解職務，與懿旨之奏事勿列銜者，均濮議辨父母重於帝王之意若合符節，與吳大澂摺隱相脗合，至十六年十一月丁亥醇親王薨，上奉皇太后臨邸視殮，上成服持服一年，懿旨定稱號曰皇帝本生考，立廟於邸第之後，是本生之尊稱，恪遵乎高宗濮議辨及御批之訓，即與吳大澂摺無異，採用其語，而斥爲妄論，有是理乎？此可證者九。故事，凡密奏留中之摺，日後發交軍機處者無不將原摺發下，至今軍機處檔案內，發現當時原摺，不一而足，此案祇有鈔件，視其紙色，與尋常軍機鈔發之紙色無二，若謂原摺仍留之宮中，今日所發現於宮中者，康雍乾嘉諸朝，尚皆存在，而此摺獨未見，且內廷雖有識字之閹人，而不能干預政事，歷垂明訓，軍機章京又無入內鈔件之例，則此摺究爲何人所鈔，其爲孝欽所手書乎？覈按原摺筆跡尚可辨認，此事實上之不可能者，何居此摺獨以鈔件聞？况所以宣示中外者，正欲其信而有徵，若有原奏焉得不發下？而懿旨明言原摺發鈔，而不言原摺發下，是當年宮中本無此原奏，尤顯而易見，此可證者十。綜此十證，當年樞臣鬼蜮伎倆，無可遁飾，雖九京可作，亦難置喙。推原其故，醇親王忠厚長者，事事爲人愚弄，樞臣利用其易於左右之得以保全其祿位權勢，遂不惜顚倒黑白，自蹈於倒塡年月，捏造文書之非，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正懿旨所謂其患何堪設想，而吳大澂心跡轉可共白於千秋，是以倪文蔚慫恿於事前，郭嵩燾、王闓運稱揚於事後，而醇親王陵園，猶將此懿旨大書特書於碑石，蓋其時仁和已卒，濟寧獨秉國政，與蔡京之刊元祐黨人碑，用意將毋同，君子小人，勢不兩立，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此之謂也。今日者，玉步已改，恩怨胥泯，吳大澂一人之是非，皆成陳跡，所可慨者，國家將亡，必先讒張爲幻，棄黃鐘而鳴瓦釜，可乃爲所欲爲矣，元氣斲而身亡，枝葉摧而根撥，千古一轍，良可嘆也。」吳君此跋可謂大聲疾呼，洞見原本矣。郭筠仙於愙齋摺發下後，曾有一書致李文忠論之，其書未刊集內，文忠有一書致洪文卿云：「清卿大禮之議，發之太早，都中議論，多諒其無他，郭筠仙書來且盛稱之，洵爲清卿第一知己。議禮本如衆訟，此事尤難是非，稚圭、永叔固無可疑，文忠、文襄人猶原其初意，王陽明有言張生此論千載不易，此老豈曲學阿世者。二月三日詔書初下，中外聳然，清卿處之泰然，方請出境治河，其志慮純實，非流俗悻悻者可比。」此是于晦若擬稿，然必文忠命意可知。至湘綺稱揚則掎摭筠仙之議論以入愙齋六十壽頌者，不深意，不具錄。筠仙集中尚有致文忠一書，畧云：「前書論吳清卿一

疏，自謂有見而多未達其旨，竊以爲天下大政，總之樞府，樞府得其人，即萬事理；如不得其人，各以所存之志、所處之時與地，求自靖焉，可也。」此則不滿樞府之甚，大概當時朝士於吳摺，多不敢置論，即有論議，亦不形於筆墨也。吳寄荃跋首所論朝局，可與前錄樊山上南皮牋相證，光緒初政，誤於清事，清議所僉同。

附錄

吳大澂奏請尊崇醇親王典禮原摺

奏爲恭逢皇上親裁大政，擬請皇太后懿旨，尊崇醇親王典禮，以昭定制而篤天親，恭摺密陳，仰祈聖鑒事。臣竊維醇親王公忠體國，以謙卑謹愼自持，創辦海軍衙門各事宜，均已妥議章程，有功不伐，天下臣民所仰望，在皇太后前，則盡臣下之禮，在皇上則有父子之親，我朝以孝治天下，當已正名定分爲先，凡在臣子爲人後者，例得以本身封典，貤封本身父母，此朝廷錫類之恩，所以遂臣子之孝思者，至深且厚，屬在臣工，皆得推本所生，仰邀封誥，況貴爲天子，而於天子所生之父母，必有尊崇之典禮，孟子云：聖人人倫之至，本人倫以制禮，不外心安理得，皇上之心安，則皇太后之心安，天下臣民之心，亦無不安。臣攷之前史，見宋英宗詔議濮王典禮，明世宗詔議興獻王典禮，衆訟紛紜，幾無定論，恭讀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云：英宗崇奉濮王，事由韓琦等申請，且所議並非加尊帝號，更無嫌疑陵僭之虞，必執爲人後者不得復顧私親以相辨析，既與大記所云不合，使濮王尚在，又將何以處之乎？且以本身之親，改稱伯父，固非所安，而不加皇於伯，名亦不正，王珪、司馬光之說，並無經傳可據，徒以强詞爭執，自不若歐陽修援引經禮之爲得也。御批通鑑又云：嘉靖欲推崇自出，本屬人子至情，諸臣必執宋時濮議相待，無論事理不同，且亦無慰尊親本願，蓋旁支入承大統，于孝宗固爲有後之義，然以毛裏至親，致稱叔父，實亦情所不安，誠使集議之初，即定本生名號，加以徽稱，使得少申敬禮，則張璁等亦無由伺間陳言，或隳全大義等語，聖訓

煌煌，斟酌乎天理人情之至當，實爲千古不易之定論，自制禮之聖人出，而天下後世有所遵依，本身父母之名不可改易，即加以尊稱，仍別於本生名號，自無過當之嫌。臣受皇太后皇上知遇之隆，忝躋卿貳，先後十年，雖身列封圻，而心殷戀闕，感恩圖報，當與國家休戚相關，朝廷有大典禮，自不容緘默不言。本年二月初三日，恭逢皇太后歸政之期，擬請懿旨飭下廷臣會議醇親王稱號禮節，詳細奏明出自太后特旨，宣示天下，以遂我皇上孝敬之懷，以塞薄海臣民之望，是否有當，謹恭摺密奏，臣不勝惶悚戰慄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二月初二日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

本日據吳大澂奏請飭議尊崇醇親王典禮一摺，皇帝入嗣文宗顯皇帝，寅承大統，醇親王奕譞謙卑謹愼，翼翼小心，十餘年來，深宮派辦事宜，靡不殫極心力，恪恭盡職，每遇優加異數，皆再四涕泣懇辭，前賞杏黃轎，至今不敢乘坐，其秉心忠赤，嚴畏殊常，非徒深宮知之最深，實天下臣民所共諒。自光緒元年正月初八日，醇親王即有豫杜妄論一奏，內稱歷代繼統之君，推崇本身父母者，以宋孝宗不改子稱秀王之封爲至當，慮皇帝親政後，僉壬倖進援引治平嘉靖之說，肆其奸邪，豫具封章，請俟親政時宣示天下，俾千秋萬歲，勿再更張，其披瀝之誠，自古純臣居心，何以過此？此深宮不能不嘉許感歎，勉從所請者也。茲當歸政伊始，吳大澂果有此奏，若不將醇親王原奏及時宣示，則此後邪說競進，妄希議禮梯榮，其患何堪設想，用特曉諭，並將醇親王原奏發鈔，俾中外臣民咸知我朝隆軌超越古今，即賢王心事亦從此可以共白，嗣後闞名希寵之徒，更何以用其覬覦乎？將此通諭知之，欽此。（軍機檔東華續錄）

附醇親王摺

奏爲披瀝愚見豫杜僉壬妄論恭摺具奏，仰期聖鑒事：臣嘗見歷代繼承大統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備載史書，其中有適得至當者焉，宋孝宗之不改稱秀王之封是也；有大亂之道焉，宋英宗之濮議，明世宗之議禮是也，張璁桂萼之傳，無足論矣，忠如韓琦，乃與司馬光議論牴牾，其故何與？蓋非常之事出，立論者勢必紛沓擾攘，雖乃心王室，不無其人，而以此爲梯榮之具，

迫其主以不得不視爲莊論者，正復不少。恭維皇淸受天之命，列聖相承，十朝一脈，至隆極盛，曠古罕覯，詎穆宗毅皇帝春秋正盛，遽棄臣民，皇太后以宗廟社稷爲重，特命皇帝入承大統，復推恩及臣王親王世襲罔替，渥叨異數，感懼難名，原不須更生過慮，惟思此時垂簾聽政，簡用賢良，廷議既屬執中，邪說自必潛匿，倘將來親政後，或有草茅新進之徒，趨六年拜相之捷徑，以危言故事聳動宸聽，不幸稍一夷猶，則朝廷從此多事矣。合無仰懇皇太后，將臣此摺留之宮中，俟皇帝親政時，宣示廷臣世賞之由，及臣寅畏本意，千秋萬歲，勿再更張，如有以治平嘉靖等朝之說進者，務目之爲奸邪小人，立加屛斥，果蒙慈命，皇帝敢不欽遵？是不但微臣名節得以保全，而關於君子小人消長之機者，實爲至大且要。所有微臣披瀝愚見，豫杜僉壬妄論緣由，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聖明洞鑒。光緒元年正月初八日。（同上）

附軍機大臣片奏

臣等遵旨往晤醇親王將所擬懿旨稿，公同商酌意見，均屬相同，惟稿內大聖賢三字，公酌擬改爲純臣二字，欽重二字，擬改爲嘉許二字，謹繕摺呈遞，伏候命下欽遵辦理，謹奏。（軍機檔）

與湘綺同爲肅黨，而有郗嘉賓之目者，唯高心夔伯足。伯足年十七，舉咸豐辛亥鄉試，計偕入都，賓於肅順之門，事敗，往來門下者皆自異，獨伯足有死生之誼。嘗爲中興篇云：「沖皇受賀朝明堂，國有元老平南疆。鍾山九隧迅雷族，掃穴萬馬眞龍驤。五年荊湘畫地勢，一旦揚越通天光，遂連長圍舉京觀，轉策飛將窮飄颻。假息周星不更貸，長鯨短狐從滅亡。景風協律開慶典，亞相金印題紫囊。介弟虬服豭輝映，次列圭璧銘鐘旒。采薇采薇詠未已，汰遣部曲耕資湘。別留艨艟置十鎮，率然首尾江防峻。侍郎威畧湖海知，蹇軍轉戰兵無頓。七閩督師匡復才，西征宿將宏農儁。尋常躡履牙帳開，開府連圻對昌運。肥淮壯士起中原，一旅平吳竹當刃。文致太平武定亂，王民執虜同虎奮。北塘要盟我所銜，八城白帽猶犯順。隍阮應歸黃髮翁，艱難念自先朝進。文宗詒謀深且奇，默禱申甫當傾危，翰林潘卿諫臺趙，薦疏但入皆鎖頤。侍臣故有造膝請，首贊大計承疇咨。口銜兩江授楚帥，所爲社稷它何

知。烏呼受遣左軍桀，倏忽謀逆丞相斯。君親無將與衆棄，不濟則死忠成欺。國家除惡方務盡，功輕罪重誰敢疑。謬哉區區懺要領，不覩告廟分封時。況論成敗雖人力，亦賴神明扶正直，當時曲突豈與賓，此日登壇勳高職。垂殤將士勛業雄，嘗膽君臣憂辱極。范燮陳誠戎馬前，葛亮抗表禽蠻役。吾皇治統茂康宣，紫光劍佩新顏色，台輔宜宏退讓風，法宮日養恭儉德。鳳鳴河清冀虛致，普天率土還耕織。人生有命佐中興，明哲兼垂後賢則。」意以中興將相皆咸豐簡拔之人，而肅順實啓沃其間。肅家始籍，伯足有城西二首云：「連雲列戟羽林郎，苑樹依然夕照蒼。一狩北園盛車馬，再尋東閣杳冠裳。滋蘭苦汚生前佩，炷麝能升死後香。赫赫爰書鑄悖史，天門折翼夢荒唐。」「寵冠親賢料遠衰，致身胡取亟登危。將軍消靜歸醇酒，公子聲華誤繡絲。坊樂入筵天慶節，殿材營第水衡司。十年風誼虧忠告，江海垂流此淚垂。」近人筆記，但錄赫赫兩句，或錄十年兩句，不知坊樂兩句，正肅順之專恣逸樂，伯足必有不以爲然者，權相僨事，往往坐於驕奢，書生忠告之詞，初謂寒酸，久方知驗。中興篇中之侍臣造膝直至功輕罪重數句，寫肅豫庭力主用曾左，數非其罪，明白如繪，不媿詩史。

胡文忠當時亦爲肅順所舉薦，叔章近得文忠家藏信札絕夥，中有數札，似是肅順與胡者，或當時肅黨在軍機大臣之鑾候，論政局及各省大勢維詳，惜隱語太多，予正在細考中。又有梁瀚致文忠一書，則言咸豐末年政局，今全錄之：「閏芝仁兄年大人閣下，頃奉冬月二十四日手書，憂國憂民，奮不顧身，忠愛之誠，形於楮墨，讀之令人酸鼻，惟時事至此，前所恃以無恐者，天子聖明，乾綱獨斷，冀望大有振作，漸挽狂瀾，今則情形大非昔比，爲左右數人所蒙蔽，權漸下移，即樞密亦成贅瘤矣。如外夷一事，初到津門，兵勢正强，人心正銳，偏不准剿而議撫，以致僧力不鼓，人心渙散，迨藩籬已去，漸廹都城，有人議和，復不准撫而議剿，彼時若聖心堅定，久坐不搖，亦可維繫人心，乃滿漢合朝攔阻，痛哭言之，而此一二人者，已暗中安排，備駕以待，迨翠華已行，而百官猶夢夢也。恭邸在京，爲保全大局，忍氣吞聲，勉爲和議，雖宗社無恙，而元氣大傷，冀望鑾輿速返，極力整頓，在京文武百官，合詞恭請，並行在樞臣當面碰頭，又爲此數人所阻。又恐聖意不堅，逼樞中立繕明發一道，復寄信在京諸臣，以後不准再瀆，此後內外續請者，不下數十紙，均以覽之一字了之。現又將行宮所有座落，大加修理，大有久安之勢，所需銀十餘萬，皆派定

城中滿洲著名諸大家捐輸，皆此數人之謀也。所有以前正月戲玩之具，以及優伶人等，無不運赴行在，卽此可知大概矣。現在部庫支絀萬分，而克翁統兵萬餘，駐扎城外，以保護京師爲名，其實於事毫無補益，日前與芝相商榷，爲省餉起見，請將勝兵裁撤，或酌減，竟不准行。各省請餉，請撥，紛紛告急，大江南北情形尤甚，部中明知決不可靠，而不能不爲紙上之談，且一切由行在一人作主，稍不如意，卽被駁回，同事五人，直有若無而已。鄂中捐事，如若再請，當與同事者商之。閣下以宏濟之才，居有爲之地，正天下安危所繫，務望珍重自愛，加意調攝。弟本庸材，毫無知識，又際此不能建白之時，仗馬日食三斗，一鳴卽斥，亦只好隨人碌碌，且重慈年近九旬，侍養無人，久欲陳情而不果，與其訥訥於朝，作無用之人，何若學萊衣舞，猶可取悅於重闈也。渭青開府中洲（王笑翁已得大銀臺矣），實爲地方之福，然破壞已甚，整飭亦不易易。承惠之件，得濟燃眉，感不可言，匆匆草此。布請台安，兼鳴謝私，惟荃照不盡。年愚弟梁瀚頓首。臘月廿日。」案梁字海樓，號平橋，陝西鄠縣人，官至戶部左侍郎，此書係咸豐十年十二月作，以書中有渭青開府中州一語，渭青者，嚴樹森也。嚴以十月授河南巡撫。所敘文宗幸熱河肅順專權情事，與各筆記大畧相同，唯修理行宮需銀十餘萬，皆攤派滿人，則爲各書未詳，宜八旗恨肅順之刺骨也。克翁者，勝保，芝相者，周祖培，字芝臺，是年十二月由吏部調戶部，正梁爲侍郎時也。

談宣鑪者，莫詳於秦暘谷之宣鑪說，秦名東田，有棠溪詩鈔，今摘其說云：「明宣德間，詔訪秦漢以來鑪鼎彝器古式，命司禮監會同工部督造，凡千百十件，以供大內暨各官釋道之用。其質料之美，鍛鍊之精，皆非民間所能辦。其料乃暹羅風磨生礦之洋銅，及日本之紅銅，加以倭源之白黑水鉛，賀蘭國之洋錫，至天方之番硇砂，三佛齊之紫硃，渤泥之紫礦臙脂石，琉球之安瀾砂，以及石青，石綠，硃砂，文蛤，古墨，雲南白黑碁子等，皆所以助其色澤之用。爰自八鍊，十鍊，以至十二鍊，而後成。有棠梨、熟梨、豬肝三色，其式有商彝、龍九子、鳳九雛、再蚰、龍耳、冲天耳、三足乳、雙魚耳、釜底天雞、錦邊九鳳、穿花飛鳳、貼耳、環耳、獅首、象首、豸首、角天雞、馬蹄、鏒金、戟耳、橋耳、三足、朝冕、四足、三元、太極、并雜欵、井口、獸面、九箍桶子、如意、方式、夔龍、梵書、虎面、百摺、冲耳、橘囊、朝宮、馬蹄、大小臺几等。鼎鑪鑄成，分進陳設乾淸宮、坤寧宮，暨各

妃王府各宮府衍聖公府。其索耳一種，則分賜各神廟祠壇、并學宮。押經法籤鉢盂三種，則分賜各處名經寺觀、爲釋道二教用者。以上各種，或大字欵，或小字欵，或無欵，或鍾王體，或歐體。而其正色，則有鏐金、流金、蠟茶、藏金四種。蠟茶以水銀浸搽入肉，薫洗爲之。藏經，以金爍爲泥，數四塗抹，火炙成赤，鏐金，流金，金銀絲片嵌減，俱實用赤金白銀若干兩。其在上半名覆祥雲，下半名涌祥雲。若流金單傳本色，則有蠟茶，藏經本色，又有蠟茶，鏐金最佳，又有蟹殼青，栗壳色，棠梨色，熟梨色，棗紅色，硃砂斑，雞皮皺，其藏經栗壳，更有淡者一種，硃砂斑者，用番硃砂點入，名金帶石榴。鑪雞皮色者，跡如雞皮，拂之實無跡，火氣久而成也。或謂鑪之舊者，爲覆手，必有青綠色，卻不盡然。余家索耳宣鑪，覆手頗黑，押經鑪，有高脚碁二種，謂棠梨子，白果赤，以赤爲主。梨色，生者青，熟者肉白皮黃，若煑熟者，又不然，此當以樹頭霜打熟者爲主。熟梨色、嫩黃、豬肝色深紫。三代及秦漢間器，流傳世間，歲月浸久，色微黃而潤澤者，曰蠟茶色，可知原是古銅器也。藏經黃色極亮，類赤金色。總由質料之美，鍛鍊之精，故質純而嫩，晶瑩透脫，而無一膜之隔，色嬌而雅，鮮潔膩潤，而有油然之光，眞足爲希世寶。明末國初間，有周文富、湯子祥二家，湯用補法，周則鑪身耳底，三什裝就，宣廟時本然，二家亦稱好手，餘則施家北鑄，其僞造宣鑪，誠有如「日下舊聞」所云者，而文啓美「長物志」，高深甫「遵生八牋」內，歷叙鼓鑄各家，如元時杭城姜娘子，平江王吉，及明時雲間潘銅、胡銅等，種種不一，互有低昂，未能殫述。今時下又有對銅鑪，予因今之賞鑒家，以耳爲目，故特表出，並系以詩。」」案拳此說，於鍊銅雖詳其材料，而不詳鍊法，唯於辨色頗晰。昔後周製瓷，請世宗定色，世宗援筆題詩云：「雨過天青雲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此卽柴窰雨過天青色之祖，蓋古人心目中欲得某色，而不得其名，觀宣鑪之佳者，亦實難名其色也。比見報章，歐人區別顏色，謂共得七百餘種，則亦難爲定名矣。

沈文肅廉公威猛，治兩江五年，去暴戢殘，閭左以清。尤銳意國防，經營海軍，不遺餘力，其遺摺大意謂宜以全力繕備，而不可輕於戰，前已撫及，識量遠到，可謂之政治家，而非止於爲封疆良吏也。然同時淸流名士，譏病文肅者，已所在多有。如孫琴西之晚詩，李越縵之日記，皆頗致微詞。相傳文肅與琴西之間，蓋有蔕嫌。文肅與李文忠，道光丁未會試，皆出沈藻田（鏘鳴）之

門，藁田為琴西弟，文肅督兩江，琴西為布政使，頗以世丈自居，衙參之期，率避不至，文肅以為名儒長者，亦敬禮之。文肅深嫉鴉片如仇，一日，傳江寧府知府，令限制禁烟，搜罰勿避。琴西聞之，亟肩輿詣制府，言比日為肝氣所苦，在署不能治事，醫言以阿芙蓉膏解之，文肅亦唯唯。無何，琴西內調太僕寺卿，遂謝官歸。中間論事，頗相左矣。琴西督府沈公挽詞云：「漢法文無害，秦風武克剛。如公宜耇皓，蚤譽況龔黃。吏牘牛毛細，僮書馬足詳。有才方世用，何遽惜淪亡。」「吳楚猶分轍，芻蕘屢獻疑。兵因屯駐弱，財以算緡衰。弧矢威終用，花門事可危。未知天下計，輕作管中窺。」「船官垂七載，肺病輒三秋。重幣求奇器，遺章尚鐵舟。心真匪石轉，事恐與生休。卻恨中行說，精微為虜謀。」「最愛資材美，猶須記覽全。豈聞宜政世，不讀建隆編。制節延三鎮，通家託二天（公嘗試出舍弟門下），銷磨都未盡，生死一潸然。」漢法牛毛之外，其第二三首，皆致微詞，重幣二句，言文肅銳意船政，而收句則言徒為虜謀也。文肅光緒五年卒於位，琴西謂：金陵清涼山麓，舊有一拂先生祠，祀宋監門鄭俠，已卯春有受當道意旨者，請以閩二林公配食。辛巳得江寧續志，則所謂當道者亦與末坐，口占云：「一拂清風自渺然，如何響組集羣賢。今年更比去年好，又有田來郎罷前。」意尤有未慊者。琴西嘗謂永嘉經制之學，開於鄭文肅，至文節陳公集其大成，通今知古，最有裨於實用，葉文定公上孝宗箚子云：今日之患，兵以多而弱，財以多而貧，挽文肅詩第二首頸聯，即用此語。

文肅治政，以嚴為主，謂去一豺狼，則鹿豕脫其牙角者，不知凡幾。又謂，吏治不飭，兵端不息，故於驕兵悍將，貪吏土豪，無所假貸。然其政治思想，則極平等寬仁，在兩江任時，有請免仵作馬快兩途禁錮一疏，持論甚公而恕，李蒓客日記，錄全疏而痛斥之，可見爾時士大夫思想之錮蔽也。「越縵堂日記」，丁丑十一月廿九日，附錄兩江總督沈葆楨請免仵作馬快兩途禁錮疏：「為仵作馬快兩途關繫於吏治者甚鉅，宜免其禁錮，以養廉恥，而勵人材事。伏維三代以上，庶人在官者，與士同祿。漢制往往由小吏（李於小吏二字，加乙，旁批云：仵作馬快，今之隸卒，古之厮養，非吏也，即此已誤）至公卿，故循良稱極盛，所學其所用也。自晉人重門第，寖變風俗，相沿至今。夫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不問其所出，與求才初意，兩不相謀，然指倡優為身家不清，彼誠無以自解，若供役公署者，雖風塵奔走，勞瘁不堪，究其所逐日營營者，非國事，即民職，固天下之所必不可無者也，乃不待其作

奸犯科而先絕之於人類，於求治之意，毋乃左乎？況不嫻文理者（李於不嫻文理四字，加乙，旁批云：件作皆相傳口授，天下豈有此等人嫻文理者）無以爲件作，不精武藝者，無以爲馬快，屛之於不足齒數之列，而望有出類拔萃之才（李於出類拔萃四字，加乙，旁批云：四字出何書，指何人乎？豈孔子嘗爲此兩途乎？夫件作馬快，而須出類拔萃之才，則爲總督者將何等人乎？）起而應之者乎。命案全視屍傷爲準，屍傷一舛，雖臯陶無由得其情，洗寃錄一書（李批云：天下豈有看洗寃錄之件作）其理極微，又有不盡一一可憑者，須以意會之。在由甲科及幕友入仕者，日夕研究，猶憚其難，再以不自愛之件作，顚倒是非，含寃其誰訴乎？有終身不見賊之兵，無終身不見賊之馬快，奉票緝捕，其危險與臨陣同，若罷軟無能，安望其爲鷹爲鸇（李於爲鷹爲鸇四字，加乙，旁批云：四字不切馬快），闤闠不皆成盜藪乎？說者謂件作以命案爲市，馬快以盜案爲市，今再予以出身，不啻養虎而傅以翼。夫天下未嘗無包攬詞訟之生監，不因此而廢士之出身。（李於夫天下兩句，加乙，旁批云：此直不成語矣，天下舍生監，將以何者爲出身，沈君不由生監，何以得爲翰林作總督乎？蓋當曰天下未嘗無作奸犯科之書吏，不因此而廢吏之出身，則語無病矣，如其言，何不曰天下未嘗無欺君誤國之督撫，不因此而廢督撫之升遷乎。）未嘗無騷擾閭閻之弁勇，不因此而廢兵之出身，賢不肖各以類分，進其賢者，退其不肖者而已矣。若並賢者而錮之（李加乙，並批云：賢不肖豈可指此兩途言，禁錮此兩途，便爲禁錮賢者乎）是驅之出於不肖也，又何誅焉。其品甚卑，其才甚劣，而其權則甚重者，不至於惟利是視，無惡不作也幾希。現查各直省，有一縣全無件作，命案報驗，借諸鄰封，遇有應行開驗者，則束手無策。馬快多不足額，其濫竽充數者（李於濫竽兩字，加乙）非能通曉技藝，遇有巨案，亦束手無策，豈無認眞公事之牧，欲破格召募，而相需甚殷，相遇終疏，蓋稍有微長者，甚不願終身自棄，兼使其子孫，亦無罪而爲聖朝所棄也。合無仰懇天恩，飭部核准，將件作照刑科書吏一體出身，馬快照經制營兵一體出身，俾激發天良，深知自愛，養其廉恥，竭其心力，庶命案盜案，本源易淸，倘仍作奸犯科，自有加等懲辦之法，在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聖鑒。」李於摺後，又加跋云：「沈君此疏，不知其意何云。或謂其激於浙江餘杭之獄，不寃殺匹夫匹婦，而反黜撫臣學臣，故歸咎於件作之無人，爲劉錫彤鳴寃，蓋沈君去年曾奏江蘇一上控案，而牽及楊乃武之屢次翻控，其蓄意然也。然君子論人，不以深文，

姑取其疏論之，仵作馬快，關係於命案盜案，誠爲非細，然或優其工食，或免其子孫禁錮，已足矣，而遽議出身，試思爲仵作馬快者，皆賤隸之子，無賴之尤，直倡優伍矣，而儼然入官，與士大夫齒，尙成事體乎？必欲予以出身，則雖先澄其源，仵作取之書吏之子，馬快取之弁兵之子，刑律傷格，出其家傳，擊刺追蹤，爲所素習，而州縣不輕笞辱之，取效呈能，猶爲可冀，否則今之爲此兩途者，雖日厠之倡優盜賊，而不以爲羞，如果識文理嫺技勇，又知自愛者，雖令仵作視文進士一甲一名以修撰出身，馬快視武進士一甲一名，以頭等侍衛出身，亦恐無人願爲也。此疏稱之者有人，詆之者甚衆，其立言非體，擬人不倫，總由文理不通而已。余錄存其疏，而旁乙注之，人不可以無學，信哉。」案仵作之職，即今之法醫，馬快之職，即今之偵緝及警察，當時乃以爲賤業，禁錮其子孫，蒓客好詆人不通無學，於文肅尤甚。今試觀之果孰爲無學耶？此疏未聞有兪旨，度部議亦格不果行。

文肅雅愛才士，蓋得林文忠之遺風。朱曼君感逝銘中，於文肅則曰：「桓桓文肅，搴材自天，曜崇照下，運洄神淵。方皇奏記，割刈波連。沒有餘潤，結感如緜。」可見一斑。其實並時諸老，曾左胡等莫不禮重文儒，愛拔賢士也。文肅幼時，母林，値夜，每使獨趨闇處，己卽從之，弗使知，以練其膽。然天資亦特沈毅有識，公時自號希狷子，常謂讀舊書自有新獲，多貪多也。並見「濤園集」自注。

文肅與曾文正齟齬，爲皖贛稅欵事，亦不亞於左文襄也。文肅亦曾爲文正幕府，「濤園集」中，有南隄報功寺祀先文肅公並湘鄉曾文正公一詩，詩云：「臺諫論公賊可戮（先公在諫垣，疏請專任曾國藩剿賊），後來幕府尙同參（外簡九江府，謁文正公南康營次，暢談累日，強留辦理營務處，是爲訂交之始），平反寃獄水難濟（都司劉青雲，詐財殞命，文正以爲疑，全案移送安慶，訊鞫半年，竟從原擬，而意終不釋），賓客盜言亂用餤（時江西參革之員，多向安慶投効）。建業遺宫猶對宇（江南專祠，均在龍蟠里），淮壖私祭亦同龕。綏皇溫語褒廉藺（文正欲提九江關茶釐，先公疏請留供江軍，文正疏爭，語多負氣，上諭均分，並引廉藺賈寇爲勖），二老當年謝弗堪。（同時均有謝表）」以上皆愛蒼先生自註，持論甚平。案此事，陳右銘調停之，已見前筆。

遺囑析分財產，今所習見，昔人不多覯。名人墨跡，尤不易得，竹坨老人析劵云：「竹坨老人，雖曾通籍，父子止知讀書，不

治生產，因而家計蕭然，但有瘠田荒地八十四畝零，今年已衰邁，會同親族，撥付桂孫、稻孫兩孫分管，辦糧收息。至於文恪公祭田，原係公產，下徐蕩續置蕩七畝幷荒地三分，均存老人處，辦糧分給管墳人飯米，孫等須要安貧守分。回憶老人析箸時，田無半畝，屋無寸椽，今存產雖薄，若能儉勤，亦可少供饘粥，勿以祖父無所遺，致生怨尤。倘老人餘年，再有所置，另行繼析，此炤。康熙四十一年四月日，竹垞老人書，見析徐尙賢、盛鏞宸。」按年譜桂孫娶於徐，稻孫娶於盛，後載區圖分數，共計四十二畝二分，面書桂孫二字，紙墨完好，咸豐辛酉，沈韻初出以示客，張懌齋爲賦長歌。

吳摯父日記中，有蘇元春一短札，爲李文忠鳴不平者。蘇於文忠歿後，曾削職逮治，與王之春、沈藎、賽金花同時入獄，所謂文臣武將名士美人，是也。吳日記云：「四月二十九日，陳雨樵持示蘇子熙軍門元春寄羅芸舫大令書，憤切時事，自敘蓄利器，建斗碉，築臺壘，整邊師，重欵鉅工，悉出私橐，未動公欵。又云：肥水自同治初年，整軍經武，謀勇兼人，及任北洋，撫柔控制，開利權之未逮，奪時務之先聲，環海部洲，私相勸戒，從無肇出釁端。縱甲午東海變生，突如其來，顯係訛賴，假同乞丐惡討，予以殘羹，懽然而去，務要推搡，使必做傷倒地，觸動羣情，而老團頭穩作壁上之觀，何愁不來求我，蓋乞丐者，倭也，羣情者，英法美也，而老團頭，舍俄誰能當之，陷阱已深，强我逆來順受，凡屬血氣未乾者，得不放聲大哭邪。而肥水任叢謗毀，殿然不動，迨受傷立約，明年又使極西，衰老藎躬，風濤飽歷，至今謠諑未息，仍思中傷，忠而見謗，信而見疑，今日益信。此無他，自剪羽翼，貽笑外人，以此老之勳業，至今日，且名高生忌，覺淮陰去人不遠，何兄我輩。」此書恐非子熙親筆，度幕府必加以潤色，而其快快處，已形於詞，宜其終罹吏議也。然其中語，有絕可味者，如以日本爲訛賴，以俄國爲老團頭之類，今日皆仍未相遠，讀陷阱已深，逆來順受，忠而見謗，信而見疑數語，何止爲謀國之合肥短氣耶？

記孫琴西事，尙有謝枚如之「課餘偶錄」，中於琴西文繭芥蒂，亦隱及之，謝錄云：「瑞安孫琴西（衣言）方伯，官翰林時，與王少鶴、林穎叔，以古學相切劘，長於詩，亦長於文，詩先刻，名甚著，文遲久始出，多及時事，指斥當路，然其言甚確，非以好惡爲愛憎也。平陽金錢會匪發難，其長子貽穀，以團練與賊戰，屢勝，而卒死之，有壙志載集中，可哀也。丙子予應禮部試，方

在闈中，琴西以陛見入京，穎叔以予稿示之，琴西書其前曰：天資筆力，皆近韓退之，而其崇姚天蟜，有意子長，詳切濃至，有意孟堅，此才殆非宋以後文家所能囿也，佩服，佩服。光緒二年三月，與穎叔相見都下，出此見示，以行促不及見枚如，附識數語，俟他日更印證之。夫予與琴西，未通一刺，予治古文，此心所向往，雖穎叔不盡知，何况琴西？乃琴西言之如此，在琴西爲玄識，在予則不可謂非知我矣。予涉獵文事有年，朋輩時有贊語，予見近人刻集，集首多列題詞，大抵出於此，予甚厭之，竊謂學問自在根柢，非標榜便增聲價，故一概棄之不錄，然亦有極不能忘者，聊復別見一二，如琴西，是也。丁丑予謁病歸籍，過滬上，時温明叔侍郎師在金陵，侍郎爲予最初受知，予欲省之於其家，沈文肅公聞之，留住衙齋，予因過琴西，琴西曰，子爲制府來耶？予曰，非也，明叔侍郎籍於此，吾來候吾師耳，三日即行。次日琴西報謁，手致贐金，及其集，謂予曰，吾極不喜過此，何則，吾絕不曉洋務，而大府力講洋務，故吾自例見以外，不再至，今日之來，特爲君耳。予笑謝之。歸家，復得其來書盛推許，又多勉勵，謂當以千秋自置，予以所學未至，置不作答，於今二十餘年矣，嗚乎，其意可感也。」又一則云：「琴西遜學齋文鈔，前有沅陵吳大廷序，大廷字桐雲，亦予已酉同譜，曾官福建都轉，與予初不相知，其序前曰，渢渢乎初月樓之嗣音也。後又曰，與沈果堂文相上下，前後何無定論，且二君文似不相類，以琴西較之，亦非一鼻孔出氣，不知桐雲何以言之，而琴西又何以受之。其後予過滬瀆，忽晤桐雲，告予曰，近讀書經，思別作解義。予曰，古文家讀經，與經學家不同，經學家重考據，古文家則論體格，退之畫記，知者以爲出於顧命，夫畫記與顧命，渺不相涉，毋亦於神理中求之耳，君治古文，知必有悟於語言文字之外耶，桐雲唯唯。過金陵，與沈文肅談及，文肅曰，桐雲熱過人，予憶在滬時，桐雲於文肅有微詞，想有所干求未遂也。又後十餘年，卞頌臣制府蒞閩，予詢桐雲近狀，制府曰，桐雲熱且鬧矣，近奉憲檄查製造局，桐雲震動以文章，老兵皆識歐蘇，弓刀化爲禮贄，而桐雲之束脩塞門矣，非所謂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者乎？予聞之失笑。蓋制府官京師時，素與桐雲狎，而亦以文字往來者也。桐雲有小酉腴山館詩文集，其文蓋亦承梅伯言緒論，而有志於桐城者，但鑪鼎粗具，而九轉之丹尚未熟耳。」案前節所言，子爲制府來耶，及大府極講洋務，故吾自例見外，不再至，皆明言琴西與文肅不合之故，玩謝語氣，似頗右琴西也。後節述吳桐雲於文肅有微詞，則右文肅矣。

今年予頗詮記舊京燈事，客有以吳越燈事見叩者，予告以可覽李蒓客「蘿庵游賞小志」，此書爲蒓客同治壬戌所銓次者。其記「辛丑八月，宣宗六旬萬壽，越中張燈特盛，時太平日久，海內富樂，越人漸習華侈，與蘇杭埒，極力繪日月之光，報功德之盛，城中江橋筆飛坊，至東昌坊大街，十里廛肆鱗櫛，各出鐙樣，以工巧相尚，鸞迴鶴聳，雲實日華，又盡出奇器寶物，靑鼎綠彝，玉屛珠簾，以及古書古畫，珍禽異獸瑰草奇花之屬，無不護以欄楯，夾道列觀，入夜則星火漸繁，笙歌迭起，而各寺廟復結彩臺彈榭，標雲矗霞，敷金散艷，絳天白仞，繁囉綴空，游人多飾香車寶馬，一片光明錦繡中，釵鈿咽衢，袖襦薰巷，眞謝康樂所謂路曜便娟肆列窈窕者。至九月英夷陷寧波，犯餘姚，越人倉皇四遁，久而始定，自後丁巳十月，孝和睿皇后爲七旬萬壽慶節，鐙事已減，featured再至庚申六月，文宗三旬萬壽，則越中已爲賊所擾，烽火危急，不復能擧此議矣。」讀此，則可見晚淸廿年之間，而盛衰相去已如霄壤。大抵燈事最盛時，其擧動略與美術展覽相近，其終也，皆以政治不修，寇患忽至，有美而不能審，有樂而不能娛，故吾國諸地盛衰，常如循環，國中無千年未毀之都市，殆未可諉爲天道也。

予性迂疏，陋於收庋，平生於書畫雖似結契，實無心得，不足言矣。於壽山石章，頗有微嗜，以吾外祖家甚愛藏此物，外大父蒹秋先生，鑒別尤精，故得竊其緒餘，以資品玩。貧不能蓄，則人事豐嗇之常理也。蒹秋先生之言曰：「九峯、壽山、芙蓉、稱三山。萬曆八年以前，屬懷安縣，後省入侯官。其石質純而潤，易攻不泐，志載康熙時採取一空，至嘉慶初，諸坑復產，今錄其目擊者。壽山石以田石爲第一，品產於山田，無根而璞，蓋地氣挾土力所結者，故隆寒不泐。耕者偶得之，有黃白紅黑四色，重七八斤，多硬田，雕山水人物，備陳設。輭潤者，不貲矣。道光初，新出之都丞坑，地屬壽山，具黃白紅三色，質之輭潤次於田石，亦隱隱然現蘿蔔絲，其挂皮者，亦靑黑色，略似田石之蝦蟆皮，賞鑒家且混眞贗。連江黃，產連江，似田黃，色黯質硬，油漬卽黝，宦閩者誤以都丞坑連江黃爲田石，然田石是璞，不論黃白紅黑，皆由外結氣，蝦蟆皮，卽璞也，氣迫於外，文成於中，故成爲蘿蔔絲，若都丞坑，乃片片雲根，割而斷之，至以連江黃僞田黃，則函石知謬矣。水坑，產於澗曲坑竇，爲第二品，如雲，如藕，如粟，如棗，有內白外斑者，有劃然中斷者，有文理分明而淺深異色者，因其色，配作人物山水花卉蟲鳥，可玩也。水坑中所得水

凍，尤爲妙品，不取晶瑩，但求其白如凝脂者，黃如油蘸者，即魚腦凍。次則天藍凍，即柴窰雨過天青色也。愈淡愈佳，次則牛角凍，色如牛角，而通明過之。牛角凍中，有紋如犀角者，亦有微黃挂皮如定窰之油墜者，或以高山晶浸油僞水凍，然亮而不凍，須玩凍家方知抉擇。產於山洞者曰山坑，爲第三品，半山高山之類是已。半山多白色，偶亦似芙蓉，惟芙蓉細膩，半山硬實，不如芙蓉之凝結晃朗耳。高山質堅於半山，多紅白相間，有純紅純白者，有藕糕地而點者，似昌化之星星然，但不作雞血色，有白而晶瑩者，名高山晶。凡高山皆宜油漬，各洞所產，有肉紅，有美人紅，如薄紗籠肉，有瓜皮紅，色如瓜瓤，有牛尾紫，有豬肝紫，有艾綠，有石綠。奇艮，亦山坑，多黃白二色，黃者光彩煥發，似蜜浸老橙，白者似蘋婆，雜黃白者，似瑪瑙，皆堅而易攻，寒而不泐。芙蓉石，如白玉而純粹，玉不受刀遜於芙蓉矣。有新舊洞之別，舊者勝，取於將軍洞尤美，價亦不貲。皮挂秋葉者，名芙蓉黃，爲芙蓉之極品。黨洋，亦壽山鄉名，所產淡青藕合，極似青田，有淡綠者，呼黨洋綠，遜於艾綠，梁叔子所稱花石坑，今產絕矣。其最下者爲圖書石，隨地可拾，市上雕玩器圖章者，是也。另有一種名煨烏，以高山、奇艮、黨洋之硬者煨以稻穀，火色正，則純黑如漆；火色偏，則拖白如漢玉，火色過，則碎矣。石客選其光潤有白地者，僞黑田，其餘因象命名，隨色取號，各石譜所載，多虛詞。」上所述，見所著「閩產錄異中」，自予墜地，外大父即下世，然四十餘年間，外家中表諸兄弟，承祖父說，以辨別取舍，所得猶精粟無倫也。壽山石見於諸家紀載者，最稱前後觀石錄，「觀石錄」爲高固齋撰，「後觀石錄」，則毛西河所爲，今並節錄之。提綱絜領，侔色揣稱，間及製術，視近人壽山石譜，不可同日語矣。觀石錄云：「出北門六十里，芙蓉峯下，有山焉，連亘秀拔，溪環其足，長老云，宋時故有坑，官取造器，居民苦之，贊致巨石塞其坑，乃罷貢。至今春雨時，溪澗中數有流出，或得之於田父手中，磨作印石，温純深潤，謝在杭布政嘗稱之，品艾綠第一，卒歎其未見也。謝歿五十年，吾友陳越山，齎蠻采石山中，得其神品，始大著。去秋予江左歸，好事家伐石於山者，凡三月矣，日數十夫，穴山穿澗，摧岸爲谷，逵路之間，列肆置儈，於是名流學士，懷瑾握瑜，窮日達旦，講論辨識，錦囊玉案，橫陳齋館，予往往命駕周覽故人之家，心目既蕩，嗜好爲移，迺憶所見錄爲一卷，聊以自娛，且慨玆山焉。（中敘朋輩得石姓名及石數，不錄）石有絡，有水痕，有沙隔，解石先相其理，次測其

絡，於是避水痕，鑿沙隔以解之，石質潤、鋸行其間，則熱，行久熱廹而燥，則裂，解法水解爲上，鋸行時，一人提小壺，徐傾灌之。石理不一，相石爲難，膚黃中白，膚白中白，膚蒼中黃中玄，不可以皮相。石有水坑，山坑，水坑懸綆下鑿，質潤姿溫，山坑發之山蹊，姿闇然，質微堅，往往有沙隱膚裏，手摩挲則見。水坑上品，明澤如脂，衣縷拂之有痕。潘子和，謝弈，硯工高手，攻石能得理，好事家獲石既夥，二人益自矜，以禮延致，不可卒至，或造廬焉，映門一諾，童子負器先驅矣。每解一石，摩肩圍繞，心目共注，幸得妙品，傳觀闔閤，交手喜妬。石初剖，須琉球礪石磋之，既磋，磨以金閶官甎，磨竟，以水浸槲葉縱橫揩拭，無有遺痕，然後取麢鞹平置几案，運石鞹上，徐發其光。湛一詣陟廬竹堂看石，方閞篋，趣令收却，予訝之，笑曰，不敢久視，恐相思耳。予戊申作此錄，錄中吾友六人，客三人，方外二人，共十一人，今亡其四，雜見之友人，亦亡其五，嵩山陟廬越山之石以貧散，湛一一石歸予，爲十叟奪去，十叟亦亡，今不知處，木厓石最多，亡後不能守，李某晚爲石賈，頗得錢君寵，越人去聲與雜見者皆不可問矣。予最後有七枚，今秋燬於火，火後者玄堅如玉，白者多崩碎。丁巳後大開山，役民一二百人，環山二十里邱隴畝畝皆變易處，石昇至大者，鑿鞍轡，小者爲韘珌，較之宋坑造器，民勞百之。按伐石之始，自陳公，某某之石，人不得見，既沒，家無一枚，自戊申迄今一紀，伐鑿之禍未息，近五行石妖云。或曰，山以壽名，十年中郡人恆夭折不壽，理或然歟？已未臘夜跋。」毛大可「後觀石錄」云：「明崇禎末，謝在杭嘗稱壽山石，以艾葉綠爲第一，丹砂次之，羊脂瓜瓤紅又次之，顧名不大著。至康熙戊申，閩縣陳公子越山，名曰浴，字子槃，故黃門子，忽賫糧采石山中，得妙石最夥，載至京師，售千金，自康親王恢閩以來，凡將軍督府，下至游宦茲土者，爭相尋覓，上者置几榻把弄，次者鏤刻追琢，與寶石珊瑚瑇瑁硨渠螺蛤齒貝同嵌什器，遍飾纓綱鞞珌鞢帶念珠牙筒樂管諸物，其最下者，摩符雕印，雜鏤人獸鉼盂以爲供具，而于是山爲之空，近則入山無一石矣。然後收藏家，分別其舊藏者，以田坑爲第一，水坑次之，山坑又次之，每得一田坑，輒相傳玩，顧視珍惜，雖盛勢强力不能奪。石益解，價值益騰，而作僞者紛日出，至於假他山之石以亂眞者。予入閩最晚，私心欲得上品一觀，而不得當，是時有估人販兒，攤門推巷，爭以贋物來衒，概却之去。既久，忽從營丁得二石，既又從通家世友宦茲土而未歸者，得五石，又既與此間友人睹棋得三石，然尚妍媸之間

也。既則友人有貽贈者，有轉覓其親黨之舊藏而願售者，雖稍勝于前，非上品也。又既，則有有力者託人覓致，因貿得八石。而許子不棄，則予世通家子也，瀕行，江西遺估者私覓閩城之佳者來售，又得九石，連前後陸續所得通計四十九石。大概上者十三，中上十四，中十二，中下十一，偶於諦觀之次，共錄一箋，以當展翫。嘗見友人高固齋，作觀石一錄，流傳人間，因謬題之曰後觀石錄。艾葉綠二，平直橫徑各寸，而臥螭鈕，楊玉旋製，楊名璇，閩追師名手。鈕綠色，通明而底漸至深碧色，獨其住處，稍白則艾背葉矣。駱幼重曰，驟觀之，但見兩螭環首掉足蜿蜒綠波中。上半如碧玉，下半如紅毛玻璃酒餅，又如西洋玻璃餅。羊脂一，高二寸半，徑二寸，橫一寸，白澤鈕，玉質溫潤，瑩潔無類，如搏酥割肪，膏方內凝，而膩已外達。時寓開元寺鐵佛殿側，端陽前四日得此，座中同觀者，各爲擬似，一云，如脫殼之卵，一云，如新羅出機未就練濯，一云，如辨明看婦人肌肉絕去粉澤，而晨光膚色，帖帖牀簟。鴿眼砂一，此舊坑也，高寸半，橫徑各寸，辟邪鈕，通體荔紅色，而諦視其中，如白水瀘丹砂，水砂分明，粼粼可愛。一云鵓鴿眼，白中有丹砂，銖銖粒粒，透白而出，故名鴿眼砂。蔚藍天一，蔚藍天，又名青天散彩，高二寸半，橫徑各一寸半，鈕作三狻猊，二蔚藍色，一白色，各相搏噬，而藍俯白仰，分明不雜，其石身下方，初露蔚藍三分許，漸如晚霞蒸鬱，稍侵紫焰，而垂以黃雲接日之氣，直異觀也。夏雲翳照處，類高郵皮蛋黃色。又一，分寸同前，亦三狻猊鈕，而兩白一黃，毫釐相判，白如蕎粉，黃如豌醬，殊質並弄，猙獰出脫，至其蔚藍之妙，一若歸雲作斂，倒影微薄，而中界以白虹者，造物之入神乃爾。瓜瓤紅二，橫徑一寸三分，而高倍之，蟠螭鈕紅沁若西瓜瓤子，流滑融溢，入手欲化。一頂上黃螭，似瓜蒂，小黃近蜜色者，腰下血浸淋漓，漸至流漫，紅中有白，白中有紅，淺紅非黃，深紅非赤，謂之瓜瓤紅。蝦背青一，高二寸六分，橫徑各一寸二分，獅鈕，獅頂立稚獅，黑色，蠕蠕自得，而母獅首承之，唯恐其墮，通體淺墨如蝦背，而空明映徹，時有濃淡如米家山水，舊品所稱春雨初足，水田明滅，有小米積墨點蒼之形，是也。肉脂一，一名肉紅，本羊脂肉，而畧翳紅影於其間，望之晻罩熒熒，如時世宮粧，預施臙于頰，而尚以胡粉，彷彿舊詩所稱芙蓉脂肉綠雲鬟者，此最上神品也。惜吉光片羽，不滿觀耳。鈕二螭顚倒臥，一紅一白，長徑各一寸，橫四分，相傳狐白裘，有臙脂雪名，當類此。鍊蜜丹棗一，此舊坑也，百年前流傳至今之物，百鍊之蜜，漬以丹棗，光色古

黯，而神氣煥發，以方番珀，則增其紅，以靦緬荀，則却其黑，高二寸，徑一寸，橫七分，圓身彪紐。桃花水一，高一寸五分，橫徑各七分，石有名桃花片者，浸于定磁盤水中，則水作淡淡紅色，是其象也。或曰，如醮花天，碧落濛濛，紅光隱然，宜名桃花天。舊名所稱桃花雨後霽色蘢蔥，庶幾似之，臥貙紐。三合一，首青貙立紐，如碧落蔚藍青，獨兩角拳大通明，而色微淡。西羊名𤢪者，大角大蹄，是羊注蹄處，皆偉然可驗也，特石身如羊脂，垂以欒黃，恍青羊踏石著黃土中，想金華道上，方平狡獪，故曰有此。高二寸八分，橫徑各一寸。晶玉一，殷於菜玉，而白于蕨粉，然故名透曰晶玉，高二寸，徑二寸五分，橫一寸三分，辟邪紐。白花鷹背二，又名灰白花錦，高二寸半，橫徑各一寸三分，一葡萄紐，一瓜紐，其紐爲楊璿所製，葡萄瓜俱純灰色，獨取其白色，而畧滲微紅色者，爲枝葉，其葉中蠹蝕處，各帶紅黃色，淺深相接，如老蓮蓋葉然。且嵌綴玲瓏，雖交藤接葉，而穿洞四達，直鬼工也。石身如冰裂，灰白花錦，平曼間，亦似有枝葉橫披紛拿盤攫之勢，白如磁色，灰如舊錦，中紫灰色，且各有血浸紋，如宜和紅絲硯，于灰白質中朱纏紅格，備極景象。二合一，紐蜜魄色，身瑪瑙色，高徑各二寸，橫五分，金猊紐，通體朗徹，而二色截然，其爲瑪瑙色者，如櫻桃，紅如霞紅，深淺流漫，熗熗不定，直是妙品。灑墨一，高一寸五分，橫徑各八分，天青色，而隱以紅暈濛濛，然如日隙灑雨，螭虎紐。泥玉一，玉之類建窰白滋泥者，高徑各一寸八分，橫六分，螭虎紐。杏黃一，如杏之初熟，于黃滋中，一面微紅，參滲若曬色然，白澤紐高二寸，廣半之。硯水凍一，高一寸五分，廣八分，獅紐，硯池水微黑而凍，似之。藏經紙一，高一寸八分，廣一寸，白澤紐，金粟山藏經紙色，入手作木蓮凍。桃暈一，蹲獅紐，高一寸半，徑一寸，橫半之，紐有暈紅而身微淡，桃塢夕陽，嵩石俱帶紅色。紅粉一，如臙脂之漬粉，又如莧汁沁白檗中，苧蘿村旁，有紅粉石，應如是矣。特西施去後，江枯石爛，不能多得耳，高徑各五分，橫三分，狐紐。蘋婆玉一，當庚紐，高二寸半，橫徑各一寸半，獸肥腯如豕，而光澤可鑒，其通體白色，大類蘋果初白時，尚晻青氣，而淡紅點染，見之指動。筍玉一，儼會稽象牙筍初脫衣時，高一寸半，廣寸，螭紐。象玉一，高二寸三分，橫一寸半，徑同之，立馬紐，有象牙紋。蜜蠟一，高徑各一寸，橫三分，天馬紐。秋葵蜜蠟一，高徑各一寸，橫三分，圓身貙紐，一名枇杷黃。甘黃蜜蠟一，又名渣黃，獅紐，高徑各八分橫三分。天蔴蠶一，俗名天荔支，鳳紐，高一

寸四分，徑一寸，廣五分。玉蔕茄花一，三足能紐，玉色而下以茄花承之，高一寸五分，廣一寸。玉柱一，高二寸半，徑八分，橫五分，圓身臥夔紐，儼端門兩傍所稱擎天柱者。落花水一，一名浪滾桃花，高二寸，橫徑各一寸，辟邪紐，石類水色中有紅白花片隨水上下，一面界白，痕如迴波然，或曰，此石花之紋，非沙隔也。洗苔水一，與前高廣同，亦辟邪紐，本對石也。石類碧水色，而中有苔痕，微閒磯石，亦非沙隔。玉鎮一，高二寸半，橫徑各一寸半，方正如鎮子，螭虎紐，與前蘋婆玉高廣相似，似對石。紫白錦一，高二寸，橫徑各一寸，狐紐，紐白色，而石身紫白相間，類嘉興錦。蜜楊梅一，蚩吻紐，類蜜蠟色，黃澤可愛，而一面有疹粟，如楊梅粒，滲以朱點，高二寸，徑一寸半，橫八分，個他礬石一，高方神羊紐，兩角明瑩如羊角燈片，而面作枯礬色。水墨玉一，蒼玉一，皆小方獅紐。豆青一，小長方狐紐。枯綠一，又名乾箬綠，小長方狐紐，與豆青同，似對石。豆白一，小方白澤紐，凡白色而微帶蔥色曰荳白。硃砂磁壺色一，長方蚩吻紐，鐵色磁壺色一，又作棕色，中方，辟邪紐。磁白一，大方，母子狻猊紐，與象玉高廣同，似對石。石膏一，小長圓螭紐。小晶玉一，高八分，橫徑各四分，瑩徹如晶，獅紐，高固齋所藏物也。偶讀予所著曼殊別志感之，取以贈，曰請藍公滃篆曼殊二字，繫之摺扇之骨間，日摩挲之。」西河所記，視固齋爲細，固齋以人舉，故不具錄。西河以石狀爲主，故備詳之。田坑，即田黃，今與黃金同價。予所見有大逾拳，值可二萬金者，故宮所陳列者，不與焉。然謝在杭以艾綠爲第一，予生平未嘗見，亦不聞賞鑒家稱之，觀兼秋先生所言，可知田坑之可寶，乃歷閱年所，以其品近璞之故，得大名非偶然也。田黃以外，石多以油漬，然不得法，質且變。舊京古玩鋪不以油，而以手工細拭之。閩中石貴製紐，而外省人不察以爲製紐者，必石之有疵，乃爲紐掩之，其實殊不爾爾。晚近三十年，田石及芙蓉多以無紐爲尙，抑亦矯枉防弊之過也。民國七八年間，有人自洞中又獲一石，重百觔許，剖之深黃，然實山坑，並都丞坑不如，以質頗近栗潤，遂解得二百餘石，此物流轉南北，冒充田坑，受紿者不少，舜卿表兄言之歷歷，三年前秣陵市上予亦邂逅之，但不作田黃觀，以新坑高山例之，則亦自可愛也。又觀高毛兩錄所載，康熙之初，大伐山取石時，以至佳者，同嵌什器最下者，乃雕爲印章。然則今所見宮中珌帶珠筒等，世所指爲舊玉嵌飾者．其中必有一部分壽山佳石在。此通明似玉之石，其品質實在田黃上，惜其物已罕，無人能辨之，遂以爲古玉，價且遠不如

田黃矣。

導淮之議，聞之數十年，近年蘇省始實行，其功將蕆。案左文襄晚年督兩江，以導淮爲急務，以爲淮居四瀆之一，本以獨趨入海爲義，議引淮水仍歸雲梯關入海，將於淸江設復淮局，先疏黃河，宜減泗沂，兼疏大通口，暢出海之道，就後加濬張福碎石諸河，引湖水入黃，而修堰盱智信林等三壩，建閘陳家集，操縱湖水，衛盱眙五河民田。會乞病，代者爲曾忠襄，其議遂寢。文襄所主導淮，使由舊黃河入海也。康熙時，南靖莊亨陽，知徐州府，建議淮徐水患，病在壅毛城舖，而徐州壞，壅天然減水壩，而鳳潁泗壞，壅車邏昭關等壩，而淮陽之上下河皆壞。方今急務，宜開毛城舖以注洪澤湖，則徐州之患息。開天然壩以注高寶，則上江之患息。開三壩以注興鹽之澤，則高寶之患息。開范公堤以注之海，則興鹽泰諸州縣之患俱息。按范堤，自鹽城北接阜寧南抵海門，亘六百餘里，莊亨陽所主，在黃河未北徙以前，則仍由江入海也。今日導淮垂成，然兩說皆自可存。予意今後水利待興，尤亟於造路，世無水利不修而國能興者。治水之難，百倍於築道，功亦倍之。前二年，予有雨後書懷詩，中有云：「時賢憚治水，馳道侈交貫。經邦始溝洫，禹迹誰解案。急功反逐末，終恐邁艱難。」此誠罪言，抑亦江河歲歲爲患，昏墊之憂，不能自已者耳。

竹垞康熙間，曾取道吾閩，觀造紙。因與查夏重聯句五十韻，其中警句，如云：「信州入建州，篁竹冗於篠。居人取作紙，用穉不用老。遑惜簫笛材，緣坡一例倒。束縛沈淸淵，殺青特存槁。五行遞相賊，伐性力揉矯。出諸鼎鑊中，復受杵臼擣。不辭身糜爛，素質終自保。汲井加汰淘，盈箱費旋攪。層層細簾揭，餤餤活火燺。舍麤乃得精，去濕忽就燥。壁來風舒舒，暴之日杲杲。」皆能寫出造紙之次序，詩也，而可作手工業之簡說觀，然猶未盡也。錢唐黃興三，過常山，山中人爲道其事，因詳摭其始末，爲之說。又撮其要十二則，曰折梢，曰練絲，曰蒸雲，曰浣水，曰漬灰，曰暴日，曰碓雪，曰囊湅，曰樣槽，曰紙簾，曰剪水，曰炙槽，贊而系之以詩。黃說云：「造紙之法，取稚竹未枒者，搖折其梢，逾月斲之，漬以石灰，皮骨盡脫，而筋獨存，蓬蓬若麻，此紙材也。乃斷之爲二，束之爲包，而又漬之，漬已，納之釜中，蒸令極熱，然後浣之，浣畢暴之。凡暴，必平地數頃如砥，砌以卵石，瀝以綠蓁，恐其萊也，故暴紙之地不可田，暴已復漬，漬已復蒸，如是者三，則黃者轉而白矣。其漬也，必以桐子，若黃荊木

灰，非是，則不白，故二者之價，高於菽棠，伺其極白，乃赴水碓舂之，計日可三石，則絲者轉而粉矣。猶懼其雜也，盛以細布囊，墜之大谿，懸版於甕中，而時上下之，則灰汁盡去，粲然如雪，此紙材之成也。其製，甃石爲槽，視紙幅之大小，而稍寬焉，織竹爲簾，簾又視槽之大小尺寸，皆有度，製極精，惟山中唐氏爲之，不授二姓。槽簾既備，乃取紙材投之，漬水其間，和之以膠及木槿汁，取其粘也、然後兩人舉簾對漉，一左一右，而紙以成。卽舉而覆之傍石上，積百番，幷醡之，以去其水，然後舉而炙之。牆之製，壘石堊土，令極光潤，虛其中而內火焉，舉紙者，以次櫛比於牆之背，後者畢，則前者乾，乃去之而又炙。凡漉與炙，高下疾徐，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終日不破不裂，不偏枯，謂之國工，非是莫能成一紙。水必取於七都之球谿，非是，則黯而易敗，故遷其地弗良也。至於選材之良楛，辨色之純駁，鳩工集事，惟老於斯者悉之，不能以言盡也。自折梢至炙畢，凡更七十二手，而始成一紙。」讀此可詳我國四五百年來製紙之法，竹垞詩，不俟箋矣。案古人嘗以海苔爲紙，今不傳其法。製紙首重槽，故紙槽諺云：「片紙非容易，措手七十二。」淸朱笠亭有紙槽五十韵，予未見。百年來斯業日落，後此文字，將悉用旁行，紙必舶來，或改用機製，瑣瑣記此，一轉燭間，亦成考古之資矣。

歐洲鐘表入中國，在明萬曆二十八年，至康乾間，則宮廷卿從，皆有此物。西淸筆記言：「內府一自鳴鐘，下一格，有銅人長四五寸許，屈一足跪前，承以沙盤，鳴鐘時，銅人手執管，於盤中劃沙，作天下太平四字，鐘響寂，則書竟矣。昔在閩，見一鐘，上一格兩扉常闔、至交初正時，內有銅人，兩手啓扉，轉身、於架上取槌擊鐘，如數畢，置槌於架，兩手闔扉。又有銅人高數尺，如十三四丫頭，面粉衣繒、前置洋琴，啓銅人鑰，則兩手起執槌擊琴，左右高下，其聲抑揚、頓挫合節，頭容目光、皆能運轉，助其姿致。鼓畢，則置槌於琴，兩手下垂矣。又置飛雀，呼噪逼眞，西洋工匠之巧，如此。」此是淸初意大利等國覲進者，迨詞臣筆之於書，必已在百年以後。西淸筆記又稱：「諸臣趨値，各佩表於襟，以驗晷刻，于文襄相國，於上晚膳前應交奏片，必置表硯側，視以起草，慮遲誤也。交泰殿大鐘，宮中咸以爲準，殿三間，東間設刻漏一座，幾滿，須日運水貯斛，今久不用。西間，鐘一座，高大如之，躡梯而上，啓鑰上弦，一月後再啓之，積數十年，無少差，聲遠，直達乾淸門外、文襄每聞午正鐘、必呼同直曰，表可

上弦矣。」此則可見爾時挂表已徧於大官，又可見于敏中之謹密合度也。因憶客言，張香濤巡撫山西時，謝恩摺有「經營八表」語，其堂兄子青尚書，方在軍機，見南皮摺微笑，值午届，表咸上弦，子青徐出表曰，我纔有一表，不意舍弟，竟有八表，衆皆絕倒。文達意謂，巡撫而言經營八表，未免失於夸也。譚瓶齋聞此，謂予，如此則張南皮八表，可對陳簠齋十鐘矣。又案，八表，謂八方之外，近見滄趣老人昔年登泰山詩有八表來塡膺句，雖用八表同昏意，而但標兩字，似嫌不詞，豈師少陵之百萬聞深入耶？

前撫「庭聞錄」，知靈隱高僧諦暉即湖州孫旭削髮入山之名，諦暉一作諦灰，併訂袁簡齋「子不語」所記石揆諦暉事。案袁記諦暉收惲壽平爲徒，而不詳壽平出家之故。考壽平之父，名日初，字遜庵，爲劉念臺高足，明亡，隨入閩，率兵與淸抗，兵敗，祝髮爲僧居靈隱寺，壽平之入靈隱，乃其父所招，惲鶴生南田翁家傳：「遜菴遭變故，南田方十餘齡，隨父崎嶇閩嶺，流落相失，旗帥主陳錦，愛其聰穎，欲子之。遜菴既以緇服得免，知子在錦所，其媼酷奉釋氏，將挈之過靈隱，因屬寺僧善言誘接，指此子慧根極深，惜福薄壽促，宜令出家，即日剃染，留寺中，媼泣之而去。遜菴遂携南田還，南田至孝，事遜菴數十年，賣畫以養。」傳中先受遜菴囑之寺僧，即諦暉也。康熙間沈白溇贈毘陵惲正叔一百韻云：「毘陵惲正叔，書畫今所無。書工羲獻法，唐宋兼臨摹。畫精熙荃理，花鳥多新圖。絕藝高聲價，姓名走東吳。人懷尺幅去，寶貴同璠璵。家貧賴筆研，得錢供朝餔。遊歷公卿門，一囊隨奚奴。今夏觸炎暑，扁舟下姑蘇。云訪西廬老（謂王太常烟客先生），靈光遽凋殂，以此不得意，慟哭投生芻。索居震江畔，秋老歲將徂。昨從徐郎座，與我識面初。丰神見秀潤，白皙微有鬚。賦詩獨敏捷，揮灑華藻敷。君本古賢人，豈惟弄翰觚。向聞生平跡，奇偉傳江湖。從君叩其略，欲語還踟躕。憶年在申酉，變亂生兩都。吾父一縫掖，忠憤鬱不舒。跳身浙東走，台頂茅可誅。維時我八齡，實與仲兄俱。錢塘潮水竭，北馬紛騰趨。倉皇復南竄，嶺嶠經崎嶇。轉入甌閩國，偏安猶一隅。吾父迫際會，從王曾執殳。皇天必翦滅，事敗只須臾。由茲託方外，巖谷長逃逋。州縣義兵起，敵盟徧村墟。主將辱推戴，揭竿厲耰鉏。建寧王閣部，旗幟明火荼。遠迎帝室冑，草草稱乘輿。貽書話同鄉，要父同謀謨。小子奉嚴命，偵察前趦趄。此地尚全盛，兵強富儲胥。竊觀王公爲，魁傑實丈夫。一見厚款遇，開筵傾玉壺。幕府幸無事，日惟飲醍醐，高會賓朋列，歌舞紅氍毹。中表逢龔生，相留但歡娛。豈知仙霞

破，突騎忽長驅。身居圍城裏，矢石交憎膚。殺聲動天地，拒守百日餘。士卒多勇敢，大將親援抱。吾父外請救，羽毛急軍符。一朝黃霧塞，對面迷雙矑。敵人遂登陴，誰復能枝梧。短刀夾長戟，格鬥血流渠。烈火復四起，煙燄連街衢。滿城百萬戶，無一存妻孥。我年纔十五，被執爲囚俘。湩酪不能咽，飢腸日空虛。彳亍行伍閒，乃見侯門姝，青樓舊相識，憐我千金軀。引入將軍帳，餘餐賜盤盂。後還陳制府，收拔稱掌珠。裝我紫貂冠，飾我繡羅襦，出入照路光，蹀躞乘龍駒。自古有養子，亂離迹難拘。所痛我兩兄，荊榛沒枯顱。自與吾父別，信音各闊疏，一紙偶得書，存亡問何如。他日儻相見，會須還故吾。開緘卻遠望，不識父焉居，制府旋遇難，萬里囘喪車。我從阿母行，道出靈山區。山寺聞神僧，幡幢開給孤。母施布地金，雲堂設伊蒲。衆中得吾父，變服已浮屠。欲認不敢前，形勢反多虞。業爲制府郎，母威劇於菟。家將繞四旁，脅弓腰鹿盧，密約得私見，哭罷交持扶。神僧爲設法，乞母鳳凰雛，此子年命短，宜作釋迦徒，阿母戀不捨，雞鳴戒前途。提携便去北，京國高門閭。謂當襲遺廕，橫玉紆青朱。長跪向母告，富貴非吾須，願終雲水遊，佛祖言不誣。宗祊自有主，其立親賢且。母意竟感悟，興辭拜階除，飄然一身歸，奉父尋故廬。曾傳訓誡切，幸未蒙嘗裾。旨甘且盡養，手自親中廚。承歡二十年，奄忽終桑榆。囘頭念往事，魂夢慘糢糊。余坐聽君語，良久爲嗟吁，伊昔革命日，綱常委泥塗。頑民及義士，草澤竊奮呼。忘身棄妻子，舉動或近迂，其心亦艱苦，固與鄙俗殊。君能成父志，涅染而不汚。終焉得聚合，身作返哺烏，建寧小朝廷，效死一城孤，睢陽與平原，大節無以逾。悠悠千載後，青史恐荒蕪。君也老布衣，高臥今菰蘆。世人愛風流，一技徒稱譽，如君父子事，遺軼皆堪書。我爲作此詩，庶表忠孝模。」此詩敘次詳明，語亦曲摯，不媿詩史，讀之覺南田翁秀澹之姿秉，忠孝之家世，俱躍然紙上。證以清朝野史所紀「壽平父之故人諦暉和尚爲靈隱方丈」一語，自與沈詩之神僧相符。遜庵與孫旭，本爲素識，亦近情理。但諸書多不知遜庵同時亦在靈隱爲僧耳。

呂晚村行畧，其子公忠述，末稱「先君博學多材，凡天文讖緯樂律兵法星卜算術靈蘭青烏丹經梵志之書，莫不洞曉。工書法，逼顏尚書米海嶽，晚更結密變化。少時能彎五石弧，射輒命中，餘至握槊投壺彈琴擫阮摹印斵硯技藝之事，皆精絕。別有神會，然人卒不見其功苦習學也。」讀此可見晚村天資之高，博習多能，與石齋不相上下，明季多奇人，於茲益信。晚村有賣藝文，反賣藝

文，皆詼奇可喜。丘震生筆說，則談製筆入微，此雖小文，亦可見晚村之諸藝信咸精絕也。筆說云：「山谷老人曰，良工爲筆，其擇毫也，猶郭泰論士然。毫爲兎，次羊，次狸，又次輔之以綮。兎最貴，必雜以羊狸，輔之以于，收中材也。然是物也，終日握而不敗，卒無損乎擇毫之道，則最貴多與？有工焉，聚綮而束縛之，參以羊狸，渲毳爲衣，固儼然毫也。于是乎蛣蛤蒸獺猩毛鼠鬚鷄翮之族，則皆得起而嚇毫，毫又無如何也，然而其工則賤矣。若上丘震生，蓋精于擇毫者，於南國知書善屬文之士，無不歷歷能指其名。庚子季夏，過予，袖尺幅云，欲通于其所能指名者。余謂，此方爲世所嚇，恐未能厚子，且勿去，然邱子既精擇毫，又能慕知書善屬文者，眞無愧爲工之有道矣。知天下之不爲綮與羊狸者，于丘子又有神合也，書以果其行，且一一致語。」下條注云：一、繞指柔（妙手脫丸，無形有劍。殺人如麻，何須百煉）。二、游戲自在（長年蕩槳，翠丁撥棹，有何老子，大悟于僰道）三、玆珠（膃膃膊膊藜藿腸，磊磊落落生夜光。曾不若一囊坐北堂）。四、姥胎髮（西抹東塗，奈何爲婆，獨不見黃口小兒鼓嚨胡）。五、金僕姑（翻身向天仰射雲，雲中委羽何紛紛）。六、無心散卓（不立文字，指揮如意，天花墮地）。七、鶻落（秋風震翮，草枯眼疾，爲君前驅，百不失一）。八、小梯媒（爲神智騮，何如望火馬，不見黑頭公滿天下）。九、橫行（起赤城，流丹精，破宛陵）。十、醉鶴（飛飛摩蒼天，實不持一錢）。案：此祇是晚村爲賣筆丘震生介紹作文字耳，後列十種筆名，每筆係以贊語，其文恢詭如此。中所謂蛣蛤蒸獺猩毛鼠鬚鷄翮之族皆得起而嚇毫，自有惡紫亂朱之寓意，遺老口吻，往往如是，晚村獨爲淸所仇視，亦會逢其適耳。綮，去潁切，音頃。說文：枲屬，爾雅翼，葉似苧而薄，實如大麻子，今人績爲布，或作蹟，唐本草，作苘，苘麻，一名白麻。筆雜以麻，近唯水筆如此，取其善吸墨，多寫字，但書竟不即滌，則麻易折，若軟豪則用鷄翮矣。

辛亥秋，始從道階上人識八指頭陀，兩謁於法源寺，又明日突聞怛化，瘦公督予爲輓詩，時散原先生與樊山翁在滬，方以眺嘯諸險韵相倡和，因亦次其韵以輓之，初瘦公庚戌游天童歸，爲予繩寄禪上人詩，然予於頭陀，非夙諗也。彼時數得與楊哲子過從，哲子又數言寄禪風味慧定，中心愴悼，亦不盡繇瘦庵言，今二十餘年矣，春夜過叔章寓齋，觀所藏湘賢手札，末付頭陀一書，致吳雁舟者，云是絕筆，語殊超妙。頭陀詩凡前後十八卷，文一卷，未著錄此書，良可錄存。書云：「寶覺居士同參，春申江上一別，

草木又七度萏落矣，誦寒山子山水不移人自老，彌動苦空無常之感，矧當此剎土變遷，新故交替，滿目瘡痍，俯時哀世，悲從中來，吃衲曩有青天欲墜雲扶住，碧海將枯淚接流，獨上高樓一回首，忍將淚眼看中原等語，不圖今日竟寫此支那慘象也。良由衆生殺業，釀成刀兵，帝釋修羅，戰鬥頻聞，吃衲二十年前孤嶼吐寒翠，萬山爭夕陽句，又酷似今日競爭時代之小影耳。而孤嶼吐寒翠，寧非我實覺生乘願再來救度末劫，現居士身而說法者？兄現值波旬蔑戾摧殘法幢人天掩泣之秋，忽我公自黔還湘，組織佛學會演無我無人惟人惟識慈悲救世之旨 正如火燄中灌以甘露，使人頓獲清涼，此淨名爲藥伽薄所讚歎者也。吃衲徒高僧臘 無補緇門，內傷法弱，外憂國危，每一念及，輒欲絕粒，促此報齡。又苦被大衆，謬推總持佛會，負責有在，死非其時。且恐僧徒無識，爲外界激刺，資生既失，鋌而走險，依附外人，更起國際宗教交涉，祇得忍辱苟延殘喘，妄冀能續一線垂危之慧命，用報佛恩。適南嶽月賓和尚來甬，出示華箋，遠豁神襟，禪悅法喜，匪可言喻，遂與聯袂北上，覺雲海盪胸，魚龍聽梵，不辭燕臺峨峨，冰雪載途，但願佛日重輝，法輪再轉，粉身碎骨，俱勿惜也。倚錫薊復，以答故人，湘上早寒，伏維珍衛，祇頌道安，八指老衲敬安和南，陰曆八月晦日。」案吳嘉瑞，字雁舟，湘人，篤好佛教，時與叔章雷道亨創佛教會，寄禪口吃，故自稱吃衲，二字殊新穎。

哲子所爲詩古文詞，不多見，八指頭陀詩文集，最後爲哲子所刊，有一序，今錄之，不第傳寄禪，亦兼傳哲子之文翰也。序云：「予世居湘潭之姜畬，寄禪師爲姜畬黃姓農家子，幼孤貧，爲人牧牛，十餘歲時，投山寺出家爲僧，然兩指供佛，故名八指頭陀。師長予將二十歲，予幼時即聞鄉有奇僧，具夙慧能爲詩，初不識字，以畫代書，不知壺字，輒畫壺形，其時姜畬鐵匠張正暘，及余妹叔姬，皆不學詩而自能詩，鄰居三里以內，有此三異，鄉人傳以爲奇，而王湘綺先生，隱居雲湖，相距纔十餘里，予輩咸師事之，其地又有老農沈氏，能學陶詩，羣呼爲沈山人，又有陳梅羹處士，亦居姜畬，博學能詩，不事科舉，刻有陳姜畬集，一鄉之中，詩學大盛，高談格調，卑視宋明，漢魏三唐，自成風氣。惟師自出家後，遠游於外，其先塋在姜畬，偶歸拜墓，因來相訪，予始識之。聞其自言初學爲詩甚苦，其後登岳陽樓，忽若有悟，遂得句云：洞庭波送一僧來，後遊天童山，作白梅詩亦云，靈機偶動，率爾而成，然師詩格律謹嚴，乃由苦吟所得，雖云慧業，亦以工力勝者也。師曾宿予山齋，予出屏紙，强其錄詩，十字九誤，

偶點竄不備，窘極大汗，書未及半，言願作詩以求赦免，予因大笑，許之。自後師不再歸，予亦出遊，湖海流離，十有餘載，中間未曾一見，惟予居日本時，師自浙江天童山寄詩一首而已。民國元年，忽遇之於京師，遊談半日，夜歸宿於法源寺，次晨寺中方丈道階法師奔告予曰，師於昨夕涅槃矣。予詢病狀，乃云無病。道階者，亦湖南人，妙解經綸，善修佛事，師之弟子也。予偕詣寺視之，遣歸葬於天童，並收其平生詩文遺稿以歸，待乞湘綺先生爲删蕪雜，以之付刊。先生暮年躭逸，久未得請，予亦因政變，身爲逋客，未暇及此，湘綺先生旋復辭世，更越二載，予得免名捕，復還京邑，始出斯稿，以付手民，然未敢爲删定，僅整齊次第之而已。師詩曾由義寧陳伯嚴、湘鄉王佩初、同縣葉煥彬先後爲刋十卷，其未刋者八卷，師自定爲續集，今爲輯合而全刻之，附以雜文，都爲十九卷。道階及予妹壻王君文育，同學喩君味皆，友人方君叔章，爲之校字。文育，湘綺先生第四子也。凡校刻經八閱月而始成，距師逝世，逾七年矣。世變孔多，刼灰遍地，而此稿猶存。端忠愍辛亥南行，從予借取叔姬詩稿以去，云將鈔稿見還，後乃携以入蜀，革命事起，端旣被害，稿亦遺亡，副本雖存，然不備矣。予丙辰歲逋亡，出京之日，隨身手篋所儲，只此故人遺稿，故未散滅，以至於今，執彼例玆，寧非獨幸。世間生滅無常，一切等於此物，師何必有此作，予何必無此刋，事與教法無關，而於因緣足述，故詳叙之於此。民國八年十二月湘潭楊度序」。晳子亦躭禪悅，故了然緣法，至今讀之，猶如見謦欬之雍容，辯才之條秩也。案寄禪有自述一篇，附詩集後，似是光緒戊子、已丑間所作，傳誦已久，今爲印證楊序，並錄之，述云：「余俗姓王氏，名讀山，出家後，本師賜名敬安，字寄禪，近迺自號八指頭陀。先世山谷老人裔孫，宋時由江西遷茶陵，明末由茶陵遷湘潭之石潭，業農，父諱宣杏，母胡氏，嘗禱白衣大士，夢蘭而生余，時咸豐辛亥十二月初三日也。數歲時，好聞仙佛事，常終日喃喃，若有所吟誦。七歲失母，諸姊皆已嫁，父或他適，則預以余及弟寄食鄰家，日昃不返，即嘑號蹤跡之，里人爲之惻然。年十一，始就塾師授論語，未終篇，父又歿，零丁孤苦，極厭慘傷，弟以幼依族父，余無所得食，迺爲農家牧牛，猶帶書讀。一日與羣兒避雨村中，聞讀唐詩，至少孤爲客早句，潸然淚下，塾師周雲帆先生駭問其由，以父歿不能讀書對，師甚憐之，曰，子爲我執炊爨洒掃，暇則教子讀，可乎，卽下拜，師喜甚，每語人曰，此子耐苦讀，後必有所樹立，余老不及見耳。無何，師以病歿，然余遵師訓，不欲廢

業，聞某豪家欲覓一童伴兒讀，卽欣然往就，至則使供驅役，自讀輒遭呵叱，因悲歎以爲屈身原爲讀書計，旣違所願，豈可爲區區衣食，爲人奴乎，卽辭去，學藝，鞭撻尤甚，絕而復甦者數次。一日見籬間白桃花，忽爲風雨摧敗，不覺失聲大哭，因慨然動出塵想，遂投湘陰法華寺出家，禮東林長老爲師，時同治七年，余可成童也。是冬詣南嶽祝聖寺，從賢楷律師，受具首，參恆志和尙於岐山，專司苦行諸職，暇則隨大衆坐禪。越五年，頗有省，時精一首座爲維那，間以詩自娛，余諷之曰，出家人不究本分上事，乃有閒功夫學世諦上文字耶？渠笑曰，汝髫齡精進，他日成佛，未可量，至文字般若三昧，恐今生未能證得。後有舅氏至巴陵，登岳陽樓，友人分韻賦詩，余獨澄神趺坐，下視湖光，一碧萬頃，忽得洞庭波送一僧來句，歸述於郭菊孫先生，謂有神功，且曰，子於詩殆有宿根，遂力勸爲學，授唐詩三百篇，一目成誦。後精師見余所作，大奇之，然以讀書少，用力尤苦，或一字未愜，如負重累，至忘寢食，有一詩至數年始成者。念生死事切，時以禪定爲正業，一日靜坐參父母未生前語，冥然入定，內忘身心，外遺世界，坐一日如彈指頃，猝聞溪聲有悟。嗣後遍遊吳越，凡海市秋潮，見未曾有，遇巖谷幽邃，輒歗詠其中，饑渴時飲泉和柏葉下之，喜以楞嚴圓覺雜莊騷歌之，人目爲狂。嘗冒雪登天台華頂峯，雲海盪胸，振衣長嘯，睡虎驚立，咆哮攫前，以慈心視之，虎威亦解。又曾於深山，遇一巨蟒，御風行，頭大如斗，舌電尺餘，因念佛，亦無怖。旋養疴皋亭山中，中夜聞剝啄聲甚急，啓關，月明如晝，四顧無人，如是者數次。次夕伺叩門聲急，開戶，見一黑團亂躍，余與羣犬窮追，抵山腰，厲聲曰，我是個窮和尙，不擾汝，汝何惱我，我豈汝怖，病尋愈。住四明最久，窺天童雪竇，窮攬霞嶼月湖之勝，郡中呂文舟、徐酡仙、胡魯封、易文齋、沈問梅諸君，相與唱酬。余口吃，字拙，嘗作詩寄李炳甫茂才，有花下一壺酒句，書至壺字，忘其點畫，遂畫一酒壺於上。酡仙書法名一時，出紙强余爲書，筆畫誤落，左右易位，如倒薤然，每讌會，酡仙懸之中堂，諸客觀者，無不絕倒也。余平日於文字障深，禪定力淺，然好善嫉惡，觸境而生，嘗渡曹娥江，謁孝女廟，叩頭流血，同行者曰，奈何以大比丘，而禮女鬼，余曰，汝不聞波羅提木叉，孝順父母，諸佛聖人，皆從孝始，吾觀此女，與佛身等，禮拜亦何過焉。甲申，法夷犯臺灣，官軍屢爲開花礮所挫，電報至寧波，余方臥病延慶寺，心火內焚，脣舌焦爛，三晝夜不眠，思禦礮法不得，出見敵人，欲以徒手奮擊死之，爲友人所阻，因萌歸

志。太守宗公源翰，賻之，是秋八月返櫂長沙，余年三十有四，計行脚已閱十霜矣。越明年，省先塋，宿莽縱橫，不可復識，望窮山慟哭，幸村老有存者，指示方能記憶，蓋自兒時葬先君來此，倏忽二十餘年，罔極恩深，生不能奉甘旨，死不能導神識，不孝之愆，眞百身莫贖也。（下畧）」案述，即古之自序，今所謂自傳也。觀頭陀所云，零丁間阻，自是傷心畸人；然其實乃一熱心腸人，如三晝夜不眠苦思禦礮法，及前錄致寶覺書，皆可見其熱烈愛國，其大聲疾呼忠孝，亦是在家僧之說法也。

寄禪集有陳師曾自日本歸，遇於金陵感而有作一首云：「昔日陳童子，重逢鬢已蒼，萬千餘里別，十四度重陽。有口眞難說，無言轉自傷。人間何限事，歷歷在滄桑。」頭陀與散原翁交誼篤，故言之摯。頭陀又有贈吏郎粟五郎七截五章，小序云：「吏部五郎，爲長沙上林寺慧舲老宿後身，吏部尊人佑民中丞任鄂臬時，一日於衙齋，見老宿忽至，轉瞬已渺，正驚訝間，僕婦報少夫人產一男，合掌跏趺，端坐出胎，隨函問湘中道俗，則是兒生辰，即老宿寂日。老宿行脚時，曾住峨嵋金頂，有看佛燈長歌一首，後爲成都草堂寺知客。同治初，別工部祠堂還湘，句云『錦水春風公入蜀，草堂人日我還湘』。楊海琴兵備贈老宿，有『雪天歸自大峨來』之語。老宿平日持不殺戒甚嚴，雪中宿玉池山，曾驅一狐陷冰池死，常語人曰，此狐與我有七世寃結，今又斃其命，當入輪迴，與之解釋。老宿與予師東老人爲法門莫逆，常指余請衆僧曰，此子骨相不凡，後當大建法幢，惜吾老不及見耳。庚戌秋余來白下，問吏部，則五郎年已十七，訪余於毗盧寺，一見如故，其言簡氣肅，酷肖老宿，追憶前塵，竟成後會，佛說因緣，諦信不疑，因爲五絕句贈之。」案所云五郎，當是陳彥和，名隆恪，亦能詩。至寄禪所云如何？則彼諦信不疑，予亦無能評剖矣。

稗官奉傳岳鵬舉涅背爲精忠報國四字，按精忠，乃紹興三年高宗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若報國，上迺作盡忠，嘉興故有岳忠武王祠，朱梓廬集（林熙按：秋岳所云之「朱梓廬集」，作者朱休度，號梓廬，秀水人，乾隆間進士，官山西廣寧知縣，有惠政），辛未郡西岳祠落成詩注云：「忠武於孝宗陰有定策功，否則充楡伎倆，蓋張邦昌劉豫之續也。王孫鄭侯珂，曾權嘉興府軍事，兼內勸農使，子孫因家焉。岳氏家譜，王十八世孫元聲兄弟，有遺像記，述宋孝宗於受禪初，鑄王像以賜王子霖奉祀，其像銅身金裝，朝衣冠，手執圭，圭鐫奉旨二字，胸鐫盡忠報國四字，背中鐫紹興三十三年壬午秋七月，樞密司判樂則生造十九字，背左

右鐫：唾手燕雲，誓欲復仇而報國；矢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二十二字，卽王和戎表中語也。像側鐫：子霖敬祀，緜緜永傳八字，並賜銅券，券詞有：朕不遺終始之大義，負卿盡死之完節二語。又賜銅冊文，有：子四孫二，照序封官加祿，永享血食，廟貌常新，毋朽朕意等語。宋元易代間，遭亂畏禍，奉王像券冊，並鄭侯所鑄鼎爵諸器，藏諸暨山中。金陀者，本鄭侯書名，後人因以名其居，故至元志，有金陀坊之治，其實自琳避姓，晦跡於和，迨明萬歷癸未，元聲始舉進士，牓姓猶署樂，至其弟和聲成進士，乃於乙巳歲疏請復姓，旋於丙午訪得像器故物，遂建祠迎祀。明末祠毀，像器皆被盜，近有得一爵送西湖祠者，今祠乃和聲六世孫恢復。」案此注首三句，最可討論，言秦檜之意視高宗不過張邦昌劉豫一流，爲暫時傀儡，微岳飛擁立孝宗爲太子，則南宋未必能久延也。以檜之求和固相位，未必遂以康王爲棊置，而飛與孝宗有關，則甚明。宋史載，紹興八年秋召飛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可見孝宗與飛之深契。又傳載，檜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此則所紀涅背之詞甚明，當時涅青刺字之風盛行，亦非奇事，「三朝北盟會編」載，王彥之士卒，皆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是也。所言背鐫二十二字，爲和戎表語，案此是紹興九年飛爲湖北京西宣撫使時，以得三京河南地肆赦，飛屬幕張節夫爲謝表，不能謂爲和戎。節夫，字子亨，河朔人，此表檜讀之切齒，然非怒此二十二字，其上文，蓋有：「圖苟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師旅，尙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以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等語，皆針對言和之忿詞，故檜切齒也。

吾國書史陳陳相因，尤以瑣聞逸事爲甚，自「太平廣記」以來，互相販襲，如錢梅溪「履園叢話」載，吳梅村爲東門皮匠書闌坡樓扁，以乾隆人述康熙事，且爲同鄉，宜可信矣，然此實明季豐南禺事，非梅村所爲，卽此極委瑣笑談，亦輾轉訛述，可見古今學人辭必己出之難。豐南禺事，見南雷文定，殊可笑，傳云：「余讀嘉靖實錄，十七年六月，致仕揚州府通判同知豐坊，奏請上興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心鄙其爲人。蓋坊之父熙，嘗以議大禮廷杖，其忍於背父，他又何論。坊有書名，甬上故家多藏其底草相誇示，每黜而不視也。己見坊所著五經世學，其窮經誠有過人者，徐時進書其逸事，惜文不雅馴，暇時另爲一通，以發嘔噱。

坊更名道生，字南翁，別號南禺外史，五歲時，董侍御問以所讀書，曰，大學序，誦至淳熙五年，故漏熙字，侍御問之，曰，此大人名也，由是長老多奇之。當其讀書注目而視，瞳子嘗度眶外半寸，人有出其左右，不知也。自考功遷謫失職而歸，書淫墨癖，無所不知，亦遂目空今古，滑稽玩世，滉洋自恣而已。有方仕者，從坊學其書法，假坊名以行世，坊知之，恨甚，曰，須抉其眼，始不能作僞耳。以是語舍中兒，皆曰，諾。久之，舍中兒捧一物至，曰，此方仕之眼睛也，吾等夜俟之荒郊，抉之以來耳。坊大喜，厚勞之。再日而方仕至，舍中兒告之，故令勿入，入則吾等欺敗矣。仕曰，無傷也。坊見仕，大駭，曰，聞君遇盜傷眼，今如故，何也？仕曰，曩者夜行，盜抉吾眼以去，方悶絕間，叢祠中有鬼哀吾，取新死人眼納吾眶中，今雖如故，猶苦楚耳。坊亦信之，置酒，賀其再生。坊欲下鄉收責，僕不利其往，農家簸穀，有大扇，僕執之以告曰：鄉人聞主至，各家製此以待，使其男婦搖之，主必中寒而死。坊曰，譎哉鄉人，使吾死而驗傷之無從也，需之，以六月往，其奈我何。每年必召黃冠設醮，以驅蚤蝨，客至，則問之曰，自吾醮後，覺蚤蝨減於昔否，客曰，尤甚：吾方怪之，豈知公家蚤蝨驅而之吾舍乎，坊乃大喜。當其醮時，黃冠賂侍者，陰捕蚤蝨不使近坊，坊確然以爲醮之左驗。龐侍御求書，餽金三十，坊曰，吾正需此，即設醮三壇，一滅倭寇，二滅僞禪僞學，三滅蛇虎蚤蝨，聞者無不大笑，而坊匍匐祈請，出於至誠。姜宗伯求墓志，坊撰文，并書，將授使者，食所餽粉羹而咽，大呼姜某毒我，趣令燬文返幣，其門僧德祜，潛易原文，而以別紙焚之，幣亦未嘗返也。坊以杜元凱故事，楷書法華華嚴二經，錮之鐵函，沈於大海，同行者亦潛易之，竟不知沈者爲何物也。嘗於譚觀察坐間，徵異事，坊曰，宏治五年，鳳凰巢在正陽門樓上，移時而去，脫一羽，長二丈，觀察不信，坊指其童曰，彼亦見之，童子曰，然。又嘗納涼僧舍，謂僧曰，我在通州穴巨瓜，置小杌其下，側身入坐，仰面承漿飲之，腐生粟，乃出，僧不信，亦以徵之童子，童子年十三四，坊之倅通，相去且三十年矣。東門皮工王姓者，事坊甚謹，歲時餽遺不絕，坊感其意，問其所欲於嘗所往來者，或曰，似欲向公乞一號耳，坊手書蘭坡二字以號之，而坡字之土肥頭，皮工得此珍甚。有見之者，曰，析之爲東門王皮，公蓋惎汝耳。皮工聞之，甚喜，曰，吾於東門猶蟣蚤耳，公乃以東門畀我，皮固吾業，道其實耳，踵門以謝，言狀。坊曰，此人安得有此言，可以師我矣，延之上坐，皮工惶恐而出。閑過聞祠部，天雨，止

之宿，坊曰，須吾榻乃可，祠部卽令人移榻，而榻製甚煩，用四小舟載之，安榻方竟，而忽稱腹痛，必不可留，仍移榻而返，意怪祠部之求書也。性鄙人口道錢物，侍者故靳之，謂梅雨須暴藏金，坊曰諾，畢暴而數之，亡一笏，以責侍者，侍者再竊一笏，坊復數之，曰，是矣，蓋但論其奇偶也。時進之所傳如此，余則以坊之怪誕，此猶其小小者爾，其大者，在僞造六經，或託之石經，或託之別傳，而訾毀先儒，放言無忌，謂朱子食貧無計，賣書餬口，掠取新說，其價易增，所言子見南子爲衞靈公之繼室，是儕於宋朝之倫，獵較爲奪禽獸，是擬於禦門之盜，其卦變圖，眞牧童之陋戲。又曰，晦翁果生於混沌初闢，眞爲伏羲受業之師，手授卦變圖，親見伏羲據之以畫卦，而演爲先天四圖，歷壽數萬餘歲，至宋慶元庚申爲始卒也。楊榮纂修大全，以其妻是朱氏，故盡用朱子之說，其於書經，則謂其祖慶正統六年官京師，朝鮮使臣嫣文卿、日本使臣徐睿入貢，以尚書質之，文卿曰，吾先王箕子所傳，起神農政典至洪範而止。睿曰，吾先王徐市所傳，起虞書帝典至秦誓而亡，笑中國官本錯誤甚多，其中國所無者，令嚴不敢傳，而正其錯誤一二，故坊之世學一依外國本。文卿言其國商書有四十一篇，言其國周書有八十二篇，而周書第七十八，爲孔子之命，敬王命仲尼爲魯大司寇相魯而作，其八十二，方爲秦誓，書依年而次，秦誓之作，在魯公三十三年，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相去七十六年，焉得以孔子之命先之乎，其僞不待辨。慶果信之，亦取笑於外國矣。坊一官不得志，無所不寄其牢騷，人給己還以給人，至於經傳，亦復爲拊掌之資，其罪大矣。」案中國久以誦經習字爲儒，於是古之迂儒塞天地，若豐坊者，不幸而入梨洲之筆，不足傳而竟傳，徒資撫掌而已。後來全謝山彷南雷例，爲蕭山毛檢討別傳，盛詆西河，然西河雖放誕，而學力才思皆絕倫，結埼亭亦未足以奪毛甡二百四十餘卷之浩博也。近代人率言文學家多患精神病，若南禺者，殆病之尤深者歟？

動物之長壽者，吾國舊稱龜、鹿、鶴，近日動物學專家，不主是說，但云鯨魚最長壽而已。昨讀畫報，載倫敦博物院大龜，壽已千歲，碩大無朋，而能齕人，因書其背，以告游客，假令有之，則龜壽有徵矣。鶴非常豢之禽，所謂崆峒玄鶴，亦悠謬難信，然以予前誌天津北洋總督衙門之鶴，則自李合肥迄今至少在五十年外，動物學者，初未嘗以此壽許鶴也。淸康熙壬子，于淸端成龍，官黃州同知，駐歧亭，野人獲麑鹿來獻，其高如馬，角大而斑，其頂間有銀圜，重一十七兩，鐫天寶二載華淸宮七字，角下堅徹如

瓊，蓋所謂鹿玉。淸端以作帶環佩之，黃安彭伯常在署親見，陳雨山爲作歌云：「軋犖山前烽火起，彗星下掃長安裏。赤心一夕化豺狼，唐家九廟皆荆杞。夜雨愁埋劍閣雲，春風恨滿溫泉水。何來決驟華淸鹿，萬里中原行不速。慣隨花鳥上陽宮，親見玉環頻賜浴。彄字深鐫大斉金，角痕碧沁玲瓏玉。未逐仙人上博臺，卻遭牧豎充庖肉。君不見、梨園菊部霓裳舞，宏農唱罷來鼙鼓。鸚鵡曾聞問上皇，舞馬猶知悲故主。秦家宮闕漢家陵，千年幾度生禾黍。休將遺事弔開元，漠漠寒煙翳平楚。」此事信而有徵，鹿之長壽，於茲又可見。予頗疑吾國謂龜鶴鹿最壽，乃積若于年之比較與經驗之談，或其最優者，始能久視，而近代生物學迺就普通生理上，爲平均計算耳。讀赤心一夕化豺狼句，輒歎人而無良，不如以壽與蹄而齧者也。

長樂有三高，皆以文章氣節鳴天下，高嘯桐（鳳岐）、子益（而謙）、夢旦（鳳謙）三兄弟，所謂三高如麟鳳也。嘯桐先生試御史第一，竟不用，以與岑雲階善，爲奕劻深惎。子益先生，任外交最久。夢旦先生去冬歿。夢旦嘗自言其家無過六十者，晚病胃甚羸，然竟立志日行若于里以療胃，得愈，遂登六十，幾七十矣。子益嘗解論語，食不語，寢不言，謂語乃低聲說話，當食人衆，低聲恐人見疑，言乃高聲說話，當寢高聲，妨人睡寐，王子仁曉齋遺稿，述此說，以爲至當。

叔章前獲胡文忠往來函札絕夥，中有一札，不具名，但云渤於劍影雙虹之室，圖章亦同，玩其語氣，皆統論全局，而於益陽稱爲尊兄，初疑其卽爲肅順，近詳加考證，疑爲杜翰，今先錄原函，再疏以鄙見。函云：「眖生中丞尊兄大人賜覽，前月奉手示，以初九日甫渤寸函，而來使又甚怱促，未得作復，殊歉於懷，茲復奉正月廿一日惠緘，展誦再三，覺謀國之忱，溢於楮墨，能如我公者，不必二十三人，但得過半，不患芝蘭之室，不與俱馨也。所陳舉劾各章，一一皆得兪旨，緣來人十三日必行，不及鈔奉，若能諭令於接摺之次日起行，當可錄其全文奉閱也。漕事摺到，此間未必有阻撓者，不過事屬更新，慮人駭異，農曹近日以瑣屑爲能，或者有人挑斥句語，持前此丹筆示之，亦必不至異議。蓼城之賊，其勢方張，光帥已有不支之勢，鶴人求解兵柄而不能，其言以爲派出之人請悉歸豫軍，自願統三千人力淸一路，而此間仍以統帥待之，弟於其離楚之後，隨地募勇，卽知其未嘗甘苦，今日之兵之餉，豈尚有多多益善之理，卽與商賢言之，而商賢善善從長，大約不揭人短，皆爲盛德，而天上之於鶴人，竟幾幾以江羅視之，直

至今日，鶴人之意，亦在力救蓼城，卽受人節制亦所深願，而猶以六安責之，文不對題，不特昧于事機，亦孤負鶴人自知之明矣●克帥虛憍，是其積習（最好受降，其病不小，亦驕之一字中之也），蓼城之役，則實身任其難，聞盧游擊所統，多係降人，肆虐於商光之間，而克帥但以微詞劾之。英帥處處取巧，先駐汝南，復移沈邱，蓋知汝南無賊，日久必有飭催之信，沈則可以阜陽教匪自固也。我公東下之說，已化煙雲，盡力爲之，必有大造於楚。籥帥之在湘南，頗不得於聖人，久之又久，精神自出，其實籥帥有何出人頭地處，不過虛心實力四字而已。以我公之才，何止十倍曹丕哉。江南水部，閩省琅琊，以鄙意觀之，皆有氣而無性者也。來示所謂與役處者，水部爲尤甚，然綸扉一席，竟有翕然之思（在聖心轉不甚屬，於此更見世論之淺也），然則天下人尚誰可與言乎？潯城之下，當在目前，他日水陸東征，江皖並重，然自此而撫建，則楚兵能盡其長，北岸進兵，不過得皖城而止，求其深入腹地，勢不相宜。浘帥不去，皖無睡醒之日，香帥不易，豫無睡著之日，此兩人者得天獨厚，爲之奈何？粵事如籥帥所言，頗協天意，此間無不欽佩，而鄙意獨難之。圍魏救趙之計，百發百中，而彼更於我求魏，則措置尤難，當籥帥摺到之時，無不同聲贊歎，但惜壽帥之非其人，鄙人獨謂此計不能出其意料，不數日而滬上之信果來矣。滬稅爲水部所必護，而海運未行，斷無用武之理，渠欲於二月十七前來，而沙船不過十九不能出洋，卽此一節，已成兩困，鄙意相持五七日，而吹散風聲，遂謂籥翁之計已行，則來者恃其迅利，或可反顧，反顧而無其事，則海米已行，彼亦未能遽變，且一發不中，則籥翁之計彼益見攻其不備。虛實之際，爭在先後，此我公所嗤爲奇計者，知不値一哂也。諸梁被刼以去，安處船中，粵中十二月初十日來報，猶言紳士赴船，皆不得見，時於艙內窺見其容，有意奚落（此後遂無隻字，大約接到寄龍羅之信，知中峯要求之語，不能見允，故禁不許言，而自爲來滬之說耳），大約皆鬼所欲言，而大樹中峯不敢不下筆者。滬上照會，並有已將諸梁發往遠處，諸梁深知理短在彼，哭泣之語，其語氣竟與來報相同。此間已改鑄將軍巡撫印信，而不遽易人，大意欲俟壽帥抵粵，其實壽帥之不能了此，不特中朝士大夫知之，卽天語亦謂此人大是福相，當無意外，望之甚殷，而許可者止於如此，其意可知。況其中復有鵝鬼其書，與三鬼同來，此間復函致北口，令其循例行文，所論情理透澈已極，不知此時尚是折衝尊俎時否？高賢公正持重，應變大非所長，餘子碌碌，率皆伯始，益無可言。過承匱

下另箋之示，惟有心感心愧，勉冀無負曷誨而已。江南之事，毫無端倪，和帥方以領餉不足劾糧臺，而糧臺大員（恐方伯持之過嚴，有殺身之禍也，奇哉）遂有內召之旨，此等驕兵，可與成事哉？當日周文忠、向忠武，皆好用潮勇，此卽潮勇之餘毒，其忽賊忽兵，更無足怪矣。手此草復，拉雜不文，尙祈原鑒，卽請勛安不一，弟名心叩，二月十二日泐於劍影雙虹室。來示有勞光泰之語，豈其人竟在粵帥幕中乎？能詳述示知否，又拜。」案此書當是咸豐八年戊午春間所作，以葉名琛革職一事，在七年十二月也，書中首云，所陳舉劾各章，一一皆得俞旨，則此人地位，至少必是軍機大臣。論湝事，謂持前此丹筆示之，亦必不至有異議，丹筆者，皇上之硃諭，或硃批也，司此者非軍機而何？克帥者，勝保，鶴人者，李孟羣，商賢者，周祖培，時周方爲戶部尙書，故與之談餉事也。英帥未詳，以下文和春例之，或是英翰。籥帥籥翁，皆駱秉章。江南水部者，何桂淸。閩省琅琊者，王懿德。淝帥，當指和春，其中鬼字，爲洋鬼子之省詞，故鵝鬼，當指俄人。統觀全書，頗有指揮若定之槪。其論勝保虛憍，駱文忠虛心實力，何桂淸、王懿德有氣無性，以及翁英黃葉之批評，皆極中窾要。籌畫兵略，亦有見地。正是當時中朝爲曾胡奥援之一大人物，而從函中賜覽二字測之，必非肅順，而必爲肅順幕中之主謀者。考肅黨著名者，無過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數人，中尤以杜翰最有才，此書必出其手。翰字繼園，文正公受田次子，咸豐初以工部侍郎，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史稱其勇於任事，甚被倚任，胡文忠出其兄翿門下，至相得，故與翰結納，而翰以尊兄稱之。讀此可知咸同中用楚賢之線索，又可見爾時運籌者，別有人在，文宗色荒，肅順粗才，不足語乎細針密縷之補苴也。向例軍機大臣與人書，皆用齋名，劍影雙虹，度是杜齋所牓。杜以咸豐三年入軍機，八年九月以降服憂罷直，此書二月所發，則猶在樞垣。杜旋於翌年再入直，綜其前後在軍機近十年，後坐肅黨，部議革職，戍新疆，然終免戍，褫官而已，此並可見其才畧，非常人所及。

舊稱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此祇史家比較有得之言。其實陜與川，皆爲易亂後治之區，予頗疑秦中遠受五胡之亂，近蒙回紇之侵，故其文化富庶，皆未易與江表同量齊觀。讀姜西溟南齊旌表華孝子小像詩序：謂劉裕以義熙十三年秋八月至潼

關，命王鎮惡大破姚丕軍，遂入長安，其年十二月，裕將東還，三秦父老留之不得，以弱子義眞都督雍涼秦州軍事，留鎮之。孝子父豪，戍長安，當以此時。時孝子年八歲，臨別謂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旣長安陷，孝子七十不婚冠，有問者，輒號痛彌日，自古篡竊，若王莽懿操父子，俱未嘗親弑其故主也，至零陵賊殺，自後禪受之際，習以爲常，裕之子孫，亦嘗身罹其毒，而君臣之道苦矣，獨孝子終身思父不婚冠，此其所關於人倫甚大。南齊時同郡有薛天生、劉懷胤兄弟，皆以孝行旌，然予獨以孝子之所遇，有足感者，故疏其事於像左，且繫之以詩。楊聖遺考云：義熙十四年，沈田子以掩殺王鎮惡伏誅，長史王修被讒死，羣情解體，夏王勃勃遂進據咸陽，走義眞，積人頭爲京觀，號髑髏臺。謂從此中原分裂，生靈塗炭於戰爭，又百餘年，然後合而爲一，蓋忠孝失而人類幾乎滅矣，此西溟之所以致慨云云，說頗中肯。案西溟詠史小樂府云：「曹爲舜禹，禪晉天下，天之報曹，假手於馬，操分五部，晉爲禍招，天之報晉，假手於曹，百年禍機伏於始，嗚乎晉魏已如此。」此自爲昔日封建相層之看法，然晉魏六朝間最亂，川陝間最受荼毒，亦是一事實。又凡值人類天性將泯，殘忍日臻時，必有大戰踵之，此理殆亦不爽也。

前錄印昆兩石船詩注，謂淸睿親王山莊後湖，及頤和園均有石船，爲王妃及孝欽后游地，妃本太宗后，后本文宗妃云云。印昆此注，末即言太后下嫁事，直以太后下嫁睿王後，遂爲王妃，同居邸中，同游石船，未免近於齊東之野語。太后下嫁之有無，另是一案，即使有之，當爲孝莊后事，而事實上乃多爾袞由皇叔父首而爲皇父，姘合必於宮闈，以叔蒸嫂，俗謂之姘，而必不肯降后爲妃，別居於外邸也。印昆此注，雖是涉趣，要爲呆詮。至太后下嫁一案，近人聚訟紛紜，孟蒓孫考以爲無，而吳藹林、陳仲騫疑以爲有。三君皆吾友也。蒓孫久不相見，今年登古稀。聞曾來秣陵，信宿即行，觀其考證戴東原盜書一案，老學彌勤，自可欽佩，其辯證太后下嫁，亦極有條理，吳陳兩君所考，雖有異同，亦未嘗不折服其求證之周密。今試錄蒓孫原著，而以藹林案語附之，以供學人之研討。蒓孫「太后下嫁考實」原文云：「淸世雖不敢言朝廷所諱言之事，然謂淸世祖之太后下嫁攝政王，則無南北，無老幼，無男婦，凡愛述故老傳說者，無不能言之。求其明文則無有也。淸末禁書漸流行，有張煌言蒼水詩集出版，中有句云：『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此則言之鑿鑿矣。然遠道之傳聞，鄰敵之口語，未敢據此孤證爲論定也。改革以後，教育部首先

發舊禮部所積歷科殿試策，於擡寫皇上處，加擡寫攝政王，而攝政王之上，或冠以「皇叔父」字，或冠以「皇父」字，亦不一律，一時轟然，以爲「皇父」之稱，必是妻世祖之母，而後尊之爲父也。然當時旣不一律稱皇父，則視之與皇叔父等。初入關，攝政王祇稱「叔父攝政王」。後以趙開心言，叔父乃家屬所稱，若臣民共稱，當作「皇叔父」，詔從之。嗣稱「皇父」，先發見者爲殿試策。後大庫紅本皆出人間，順治四年以後，內外奏疏，中亦多稱「皇父」。父之爲稱，古有尙父、仲父，皆君之所以尊臣，仍不能指爲太后下嫁之確據。（慈按：尙父仲父之稱，與皇父意義絕對不同，此說牽强。）若以皇父之稱爲下嫁之一證，則旣令天下易尊稱，必非有所顧忌不欲人知之事。誠應如蒼水詩，春官進大禮儀注，甚且有覃恩肆赦，以志慶幸。使皇帝由無父而有父，豈不更較大婚及誕生皇子等慶典爲鄭重乎？故必覓得當時公平之紀載，不參謗毀之成見者，乃可爲據。蒼水自必有成見；且詩之爲物，尤可以興到揮灑，不負傳信之責，與吾輩今日之考訂淸史不同。今日若不得確據，雖別有私家記述，言與蒼水合，猶當辨其有無謗書性質，而後定其去取。况並無一字可據，僅憑口耳相傳，直至改革以後，隨排滿之思潮以俱出者，豈可闌入補史之文耶？（慈按：實錄且有數次之改撰，然則當時任何紀載，必受直接間接之消燬，孰得留存貽不測之禍，故欲覓公平紀載，在今日數百年後，實不易得也。）蔣氏東華錄所據之舊實錄，所載攝政王事實，爲王錄所無者極多，皇父之來歷，蔣錄有之。淸主中原，用郊祀大禮，以效漢法，乃始於順治五年。此兩實錄所同也。是年冬至郊天，奉太祖配，追崇四廟加尊號，覃恩大赦，卽加皇叔父攝政王爲皇父攝政王。凡進呈本章旨意，俱書皇父攝政王，蓋爲覃恩事項之首，由報功而來，非由瀆倫而來，實符古人尙父仲父之意。（慈按：報功之典，而謂他人父，似不能自圓其說。）張蒼水身在敵國，想因此傳聞，兼挾讎意，乃作太后大婚之詩。所起人疑者，尤在淸世屢改實錄。王氏東華錄於順治五年冬至郊天恩詔，則云：叔父攝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勳勞，宜增加殊禮，以崇功德。及妃世子應得封號，部院諸大臣集議具奏。以下不載議奏結果，蓋王錄詳其改稱之前，蔣錄但舉其改稱之事，其實一事，而王錄則諱言皇父屬實，想係後改實錄如此。王錄所諱，不但皇父之稱，凡攝政王所享隆禮，皆爲所削，如初薨之日，尊爲「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八年正月，以追尊攝政睿親王爲成宗義皇帝妃爲義皇后，祔太廟，禮成，覃恩赦天下幷載詔文。凡此

皆爲王錄所無。則知後改實錄，乃本其追奪以後之所存者存之，亦非專爲皇父字而諱也。又蔣錄於議攝政王罪狀之文，有王錄所無之語云：自稱「皇父攝政王」（慈按：據自稱皇父攝政王之紀載，然則報功之說，全無根據矣。）又親到皇宮內院。又云：凡批票本章概用「皇父攝政王」之旨，不用皇上之旨；又悖理入生母於太廟。其末又云：罷追封，撤廟享，停其恩赦。此爲後實錄削除隆禮不見字樣之一貫方法。但「親到皇宮內院」一句最可疑。然雖可疑，祇可疑其曾瀆亂宮廷，決非如世傳之太后大婚，且有大婚典禮之文布告天下等說也。夫瀆亂之事，何必即爲太后事？雖有可疑，亦未便泰甚其惡。（慈按：瀆亂之事，誠然不必即爲太后事，然又何法證明必不爲太后事耶？）全國口傳，惟曰太后下嫁，而文人學士則又多所牽涉，謂太后大婚典禮，當時由禮部撰定，禮部尚書爲錢謙益，上表領銜，故高宗見而恨之，深斥謙益。至沈德潛選謙益詩冠別裁集之首，亦遭毀禁，而德潛以此得罪於身後。此說也，仍由蒼水詩中春官進儀注而來，聯想至錢謙益以實之。今考錢謙益之爲禮部尚書，乃明弘光朝事，淸初部院長官不用漢人，至順治五年七月，乃設部院長官漢缺，其領銜尚不得由漢尚書。世祖紀，五年秋七月丁丑，初設六部漢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以陳名夏、謝啓光、李若琳、劉餘祐、党崇雅、金之俊爲六部尚書，徐起元爲左都御史。而謙益之入淸受官，據貳臣傳，順治二年五月，豫親王多鐸定江南，謙益迎降，尋至京候用；三年正月，命以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充修明史副總裁；六月，以疾乞假，得旨，馳驛回籍，令巡撫按視其疾痊具奏。謙益之入朝僅此。（慈按，此種考據，乃爲確實史料，錢謙益上表領銜，自爲訛說）東華錄，順治三年正月甲戌，以故明禮部尚書錢謙益仍以原官管秘書院學士事；禮部尚書王鐸仍以原官管宏文院學士事。此文與貳臣傳不合。今北京大學有世祖實錄底本，則曰順治三年二月初五日壬午，禮部尚書王鐸，禮部右侍郎錢謙益，隨豫王赴京，除授今職，各上表謝恩，則又與貳臣傳合。不知東華錄所據之實錄本何以兩歧。然即使東華錄爲可信，其以某官管某職，原無此官而但有其職，榮以虛銜而已。在三年固未有漢禮部尚書，至五年有是官時，謙益去國久矣。因東華錄與舊實錄及貳臣傳，載錢謙益入淸之官不符，再考之貳臣王鐸傳：明崇禎十七年三月，擢禮部尚書。未赴，流賊李自成陷京師，明福王朱由崧立於江寧，鐸與詹事姜曰廣並授東閣大學士，道遠未至，大學士馬士英入輔政，出史可法督師揚州，嗾其黨朱統鑽劾曰廣去之。鐸至，遂爲次輔。……本朝順

治二年五月，豫親王多鐸克揚州，將渡江，明福王走蕪湖，留鐸守江寧，同禮部尚書錢謙益等文武百員出城迎豫親王，奉表降，尋至京候用。三年正月，命以禮部尚書管宏文院學士，充明史副總裁。六月，賜朝服，四年，充殿試讀卷官。六年正月，授禮部左侍郎，充太宗文皇帝實錄副總裁。十月，遇恩詔，加太子太保。八年，晉少保。……九年三月，授鐸禮部尚書，而鐸先以二月間祭告西嶽江瀆事竣，乞假歸里，卒於家。事聞，贈太保，賜祭葬如例，諡「文安」。夫鐸之入清，其原官爲東閣大學士，非禮部尚書矣。如曰原官與謙益同爲禮部尚書，此與事實不合。鐸以次輔入清，而用禮部尚書管學士，已降其官，謙益以禮部尚書入清，自應亦降一官而得侍郎爲銜名。此可證東華錄之未合者也。謙益未久留而去，後無歷官可驗；鐸則名爲禮部尚書，閱三年乃實授侍郎；再閱三年餘，共歷六年餘，而始眞授禮部尚書。則初到時之受官，可見絕非實官。況尚書漢缺未設，謙益能以禮部領銜奏事，其爲虛設，不待辨矣。謙益詩文多觸忌諱，乾隆時方大興文字之獄，禁毀何足爲怪？順治初年之禮部尚書爲郎球，太宗時謂之禮部承政，入關後改名，由元年直任至十年五月乃免，具在部院大臣年表，與謙益無涉。世祖時之尊爲皇太后者有二后：太宗元后孝端，太宗莊妃以生世祖而尊爲后曰孝莊。孝端崩於順治六年，年五十一，攝政王薨於順治七年，年三十九。孝莊后崩於康熙二十六年，年七十五。計其年，孝端長於攝政王十三歲。順治五年間，攝政王稱「皇父」時孝端已五十歲矣。孝莊則少於攝政王者兩歲。以可以下嫁論，當屬孝莊。孝莊崩後，不合葬昭陵，別營陵於關內，不得葬奉天，是爲昭西陵。世以此指爲因下嫁之故，不自安於太宗陵地，乃別葬也。孝莊后傳：后自於大漸之日，命聖祖以太宗奉安久，不可爲我輕動。況心戀汝父子，當於孝陵近地安厝。此說姑作爲官文書藻飾之辭，不足恃以折服橫議。但太宗昭陵，已有孝端合葬；第二后之不合葬者，累代有之，世祖元后廢，不必言；繼后亦不合葬；先合葬者乃董鄂氏端敬后，後合葬者乃聖祖生母由妃尊爲后之孝康后。繼后孝惠后別葬，謂之孝東陵。世宗亦惟一后合葬。高宗生母尊爲孝聖后者，崩於乾隆四十二年，高宗亦不爲合葬，別起泰東陵。仁宗第二后孝和后，又別起昌西陵，不合葬。宣宗則第四后孝靜后，別起慕東陵，文宗則第一后未即位以前崩之孝德后合葬。第二后孝貞后，即同治初垂簾之慈安太后，則別起定東陵；穆宗生母由貴妃尊爲后之孝欽后，又并葬定東陵，皆不合葬。凡此皆以意擇定，何獨强孝莊不能以遺言自指葬所？此昭西

陵雖清代無他例可援，亦不能定爲下嫁之證。况列帝之后皆有此例乎？（慈按，不合葬之辨甚有理由，但梓宮停宮中時日之短促，尊謚迄康熙之世而不用，停厝暫安奉殿三十八年之久，陵工不逾一年即成，種種草率抹煞之情形，其中斷非無故。）由是則太后下嫁之證無有。而舊時所以附會其下嫁者，皆可得其不實之反證。以此欲作一考以辨其訛，然卒未有不下嫁之堅證。遲之又久，乃始得讀朝鮮李朝實錄。私念清初果以太后下嫁之故，尊攝政王爲「皇父」，必有頒詔告諭之文；在國內或爲後世列帝所隱滅；朝鮮乃屬國，朝貢慶賀之使，歲必數來，頒詔之使中朝並無一次不與國內降勅時同遣。不得於中國官書者，必得於彼之實錄中。著意繙檢，設使無此詔，當可信爲無此事。既徧檢順治初年李朝實錄，固無清太后下嫁之詔，而更有確證其無此事者，急錄之以爲定斷，世間浮言可息矣。（慈按，以朝鮮實錄無大婚之詔，證明確無下嫁之事，甚有價值，但仍不能無疑問耳。）朝鮮仁祖李倧實錄：二十七年己丑，即清世祖順治六年，二月壬寅，上曰：「清國咨文中，有皇父攝政王之語，此何舉措？」金自點曰：「臣問於來使，則答曰：今則去叔字，朝賀之事，與皇帝一體云。」鄭太和曰：「勅中雖無此語，似是已爲太上矣。」上曰：「然則二帝矣。」以此知朝鮮並無太后下嫁之說。使臣向朝鮮說明皇父字義，亦無太后下嫁之言。是當時無是事也。當時無之而二百數十年尚傳其說，此有數故。清初人民皆不憙夷族入主，先有視爲無禮教之成見。會攝政王逼肅親王豪格死於獄，而取其福晉。此爲當時議攝政王罪狀，所明載奏疏及諭旨者，自是事實。肅王爲太宗長子，世祖親兄，此而可以無禮，則去無禮於太后者幾希。天下譁傳，明遺老由此而入詩，國人轉輾而據以騰謗。後人好奇，平正之論或久而不談，新奇神秘不敢公然稱道者，反傳述之不已，無從辨正。有加辨者，並以爲媚茲一人，不足息好奇之念，今以異代訂定史事虛實，則不能不有考實之文耳。」蒓孫文止於此，露林於文後跋云：「余之主張，太后明文下嫁攝政王，無其事也。從其故俗，與攝政王同居共處，乃必有之事。北方民族，如匈奴鮮卑東胡，在歷史上，關於父死妻其庶母，兄死則妻其嫂，記載甚多，習俗相傳，並不爲異。在素重婚姻禮法者視之，乃大驚以爲怪事耳，此一說也。再以建州女眞家法論，清景祖覺昌安因聯絡王杲（右衞）既以第四子塔克世娶王杲之女，又以長子禮敦之女妻王杲子阿古，又太祖奴兒哈赤之於烏喇布占泰，既命弟舒爾哈齊娶布占泰之女弟，又以舒爾哈齊之女妻布占泰，其後布占泰又以其兄滿泰之女歸太

祖，婚姻之事，全不可以漢族禮法相繩，此又一說也。世祖旣入主中原，浸染漢族禮教，深以此等故俗爲恥，自屬意中之事。逮康熙雍正兩朝，漢化愈深，愈覺其事之可恥，故於孝莊飾終之典禮，在在寄其憤恨之情，不然，東華錄載，聖祖固於太皇太后深致其孝敬者，何以於生前致其孝敬，乃於死後不能盡禮，蓋生前爲家人親屬之愛，不能有所恝，至死後則羞恥之念蘊蓄旣深，然仍不能有所發洩，故不願備飾終之禮，任其停厝殯宮，至三十餘年之久，至世宗乃以草率完成其事耳。」以上爲靏林之言，亦甚合理。而仲騫所考證者如下。其一云：「據淸通考卷一四八，王禮考，孝莊之崩，爲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己巳，而次年元旦爲乙亥，則己巳當爲二十五日，乃欽天監初擇發引日期爲二十九 僅停喪五日，卽復改期正月十一乙酉，亦僅十七日，可想見當時匆遽簡畧情形。」其二云：「又按孝端崩於順治六年四月，越十月，至七年二月尊謚孝端文皇后，次日奉移昭陵。慈和皇太后崩於康熙二年二月，同年五月尊謚孝康章皇后，次日奉移孝陵。仁憲皇太后崩於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丙戌，越三十六日，至次年正月辛酉，尊謚孝惠章皇后，越十二日壬申奉移山陵。凡順治康熙兩朝，太后崩謚奉移，相距最多者十一月，最少者月餘。惟孝莊崩於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至次年十月，據卷一零八，雖有尊謚孝莊仁宣誠憲恭懿翊天啓聖文皇后恭獻冊寶之諭，同時又有太皇太后升遐未久遽改尊謚深爲不忍，應俟梓宮奉安昌瑞山陵，始稱尊謚一諭，終康熙之世，迄未奉安，則謚號同於未用可知。」其三云：「又按一四八，王禮考，孝莊初崩，梓宮停於宮中十六日，二十七年正月乙酉，卽移朝陽門外殯宮，八十五日。據東華錄四月七日奉移昌瑞山暫安奉殿，凡三十八年。據一五零，王禮考，直至世宗雍正三年二月，始就暫安奉殿興工，定名昭西陵，陵工不逾一年，卽於同年十二月奉安地宮，世宗亦未親臨送葬。」其四云：「又考順治六年殿試策，稱皇父攝政王，是科一甲第一名爲劉子壯，是年東華錄四月甲辰，賜劉子壯等三百九十五人進士及第出身，而孝端之崩，卽在於次日乙巳，亦頗資考證。」以上爲仲騫所辯證，第四節之意，若謂多爾袞甫稱皇父，而孝端卽以次日殂，致疑於孝莊或睿王之不樂使孝端見大婚者，此則疑案之中，又生疑案矣。予案三君之說，雖有短長，而太后下嫁，如蒼水所詠者，則必無明文，比日見「復興月刊」近人筆記，揭淸太后下嫁恩詔一通，細翫其語氣詞藻，知亦出好事僞託，又傳此恩詔已淸出，方陳列於歷史博物館，予以詢於袁籽原，則知絕無此物，惟曾淸出順治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追

論攝政王罪狀詔中，有叔王背誓自稱爲皇父攝政王、及又親到皇宮內院云云，此即蔣錄所本，孟文所援者也。此點予頗疑以爲多爾袞與孝莊曖昧之一證。蓋即如追論罪狀詔所云皇父攝政王，爲多爾袞所自稱，而尊號渙汗，何所不可加，而居爲人父不疑。世祖明明有父，而盈廷翕然又覩皇父之稱，亦不之疑，宮中亦不聞異說，此中必有爲父之實，而後名歸之，兼孫尚父、仲父之說，不足以文飾之也。「親到皇宮內院」六字，是何罪名，此亦是欲蓋彌彰，昔人震於君臣之義，以爲君者，必皆聖神文武，抑豈知宮闈瀆亂，正有逾於清門庶姓之所恆聞者，兄終弟及之事，何所據而必以爲不可能乎？中冓之醜，本不易傳，宮壼深秘，有流言而無確證者多矣，蒼水以同時人述同時事，儀注云云，縱是推測，而所聞或有甚於詩者，亦意中事耳。故予終以蒼林之跋，爲近理也。

予性嗜魚，前二年春盡日賦浣溪沙，有云：「鰣羹京口阻南烹」，言鮮鰣夏初焦山有之，而不得嘗也。今年與前溪飲于焦山華嚴閣，得嘗新鰣，果絕腴，而迄不能成詩。因憶舊傳乾隆間，邵闇谷之夫人善烹鱘鰉魚頭，張商言與趙雲松半夜買魚排闥叫噪，闇谷夫婦已寢，夫人不得已起治庖，魚熟命酒，東方已明。又法梧門病中雜憶云：「吳肺（穀人善製猪肺）趙魚（味辛善製黃魚）吏汪鴨（杏江善製冬鴨），一冬排日設賓筵。丹徒翅子論山法（飽雅堂製魚翅法最精），臕與詩龕糝玉延（雅堂言京城白菜和玉延切碎雜魚翅責之美不可言）。」「莫氏捶鴨比燕窩（青友），松花團子擅誰何（秦小峴何綬齋家皆擅此），元杯宋碗周秦鼎，蔬筍香中古趣多（綬齋器具多古製，且無重複）」。此皆可見承平燕衍之樂。穀人猪肺，未知如何？三十年來，治猪肺以弢庵先生庖爲最，用水細滌極白，謂爲銀肺，及自來水管出，而此製頓成平常矣。何綬齋以周秦鼎彝供菜，此恐爲器皿仿古式，古銅器綠鏽斑然，何能著油湯邪。

國人論事，往往先入以論人之成見，所謂忠奸賢佞之主觀既定，於是一切是非曲直，皆不必問，端肅輔政無虧，以爭垂簾被誅，死本非罪，徒以那拉氏柄國四十餘年，世論遂積非成是，目爲叛逆，不但爭垂簾一案也。肅雨亭掌戶部時，嚴辦寶鈔處司員吏胥，備得其舞弊狀，次第嚴懲，不能不謂爲情眞罪當，即諛附西后之清史稿，亦言肅究得朦混狀，乃以鍛治過甚，於是清流反目爲興詔獄，相率舍本案不問，專攻肅之跋扈，法意既淪，清議顛倒，數十年不以爲非，馴使妖后肆貪於上，蠹胥舞文於下，卒斬其國祀，追案史迹，不得謂非異聞也。清時六部久爲書辦窟穴，上下其手，肅順以咸豐九年爲戶部尚書，察寶鈔處所列宇字五號欠款，

與官錢總局存檔不符，奏請究治，獄久未具，連繫者衆，於是書辦大恐，乃放火滅迹，十一月廿九日冬至，戶部災，自午至亥始熄。火發於堂後之稿庫，延燒大堂、二堂、二門、八旗俸餉處、南北檔房、司務廳、秋審處、官票所、陝西、湖廣、浙江、山東四司，凡三百餘楹，案檔悉燬，於此可見爾時胥吏之骫法恣睢，與畏罪之毒手。事後，羣胥播言，謂爲天災，山陽丁頤伯有紀災詩，又有跋扈將軍行云：「水衡操權利，年來困軍儲。金錢日不足，鈔幣供急需。小吏恣乾沒，守藏多染汚。句稽亦有法，淸濁終不淪。云何興詔獄，玉石同焚如。緹騎四方出，逮繫相連株。嚴鈔類瓜蔓，密網張秋荼。生者塡狴犴，死者嗟無辜。怨聲感蒼穹，白日精光徂。上帝命祝融，掃蕩無孑餘。煌煌大農署，剏建亦有初。翳然數百載，一炬成空虛。將軍不悔禍，叱咤風雲俱。羅織及輿臺，況命兼吏胥。執拘盡付獄，掠治無完膚。先皇好仁慈，命且緩須臾，宰執免對簿，圜澤咸沾濡。古人造請室，刑不上大夫。前年陷宰輔，對簿同囚奴。相距未三載，好還理不誣。地下若相逢，故鬼應揶揄。」此詩可爲一時議論之代表，既云小吏恣乾沒，守藏多染汚，而又不贊成興獄。以戶部大火，謂爲怨聲自感蒼穹，上帝命祝融爲之掃蕩，又不以火後窮治縱火胥役爲然，此眞迂謬腐敗之成見，以情亂法，以姑息養癰，以迷信飾嫉妒，國人論事習氣，於此畢呈。此案後以肅順被殺，僅以商人馬錫祿抵罪，餘人悉釋，蓋西后有意一反肅之所爲，不復根論案情矣。

詩中所言刑不上大夫，此自是古意，未可厚非，蓋所以養廉恥，存政體，古時法律誠亦尊嚴，所謂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者，指其犯法而言，若但涉嫌疑，則自當別論，尤不能以政治上之是非恩怨，借對簿以淩辱之。寶鈔處一案，肅順欲使翁文端心存褫職歸案，此中則挾有夙嫌，故爲外間不滿，若純以執法言，原亦非意外侜張也。楊子琴雪橋詩話云：「初肅順創議開煙禁收稅，翁文端以大學士管理戶部爭之力，積與之忤，戶部設官錢發行鈔票，積久生弊，文端擇司員司之，肅順藉除奸商，遂興大獄，文宗命怡親王載垣治其事，逮司員下獄，欲坐以贓，而窮治無所得，時文端已予告，肅順奏請命詣刑部，時大學士柏葰東市之事未久，人皆爲之危，文端夷然曰，是欲我爲蕭望之耶？文宗眷文端深，不之罪，惟交部議處而已。」此所紀肅翁嫌隙之由，在於收煙稅，頗可注意，今案翁文恭日記中，關於此案者若干節，如下：「咸豐十年庚申三月朔，戶部官票所官吏舞弊，經手大臣審實，有旨詰問該司

員，以短號整鈔換長號零鈔曾否回堂，着七八兩年歷任戶部各堂官，明白回奏。初二日，大人具回奏摺，五兄下園齎遞。初三日，午刻，五兄歸，知回奏摺留中。十一日，未初，見再行回奏之諭。十二日，繕回奏摺，五兄下園遞摺。十六日，連日訛言紛起，有謂奏入上震怒，硃批喪心病狂等語，將有不測。大人曰，吾之忠悃，天實鑒之，汝等無爲流言所惑。十九日，夜，辛伯來，以摺底見示，內有翁某等回奏，與司員等所供不符，請將翁某杜某均摘去頂戴，歸案質訊。二十日午刻，黃壽臣來云，聞諸許師，今日硃批如該王大臣等所請矣。大人衣冠出見客，從容坐語，有頃，見上諭，翁某等，於司員兌換鈔票毫無覺察，交部先行議處，無庸再行回奏，亦無庸傳訊，等因，欽此。始知前此傳者之妄也，跪讀再三，感深出涕。閏三月十一日，失察兌換鈔票一案，吏部議以降五級留任。硃筆，候補官革職留任，仍俟定案時，再議失察處分。五月廿五日，以宇商濫支經費，怡王等覆訊，請飭戶部各堂官明白回奏。廿七日，寅正下園，謁沈朗亭師，師云，回奏摺內詳述商人月費不得不加之故，緣先後銀價物價迥殊，與大人摺大畧相同。廿八日，寅初三刻，始遞摺，辰正三刻，接事摺留中，寶基兩侍郎回奏係連名四六文，有同堂同過云云。廿九日，上諭，翁某、沈兆霖、寶鋆、基溥分別交吏部、都察院嚴議。六月十四日，吏部議失察濫支經費處分，均革職留任，奉旨依議。」以上所記，可見崖畧。予又考清史稿，則知翁與肅以主張不同，齟齬已久。

翁傳云：「咸豐二年，議行鈔幣，心存疏言軍營搭放票鈔，諸多窒礙，鈔幣之法，施行當有次第，此時甫經頒發，並未試用，勢難驟用之軍營，詔斥爲阻撓，即責籌次第施行之法，俾無阻滯。會言官論通州捕役勾結土匪行劫，命刑部侍郎文瑞鞫得實，心存以徇庇革職。」（案翁是時爲工部兼管奉天府尹）又稱：「八年，拜體仁閣大學士，管理戶部，與肅順同官，不相能，屢乞病，不許。九年，復固請，乃予告，去職。十年，戶部迭興大獄，肅順主之，多所羅織，怡親王載垣等會鞫，謂司員忠麟、王遐震，以短號鈔兌換長號，曾面啓心存。心存回奏，部院事非一二人所能專政，斷無立談數語改舊章之理，載垣等遂請褫頂帶，歸案訊質，文宗鑒其誣，僅以失察議處免傳訊，議降五級，改候補官革職留任。復以五字商號，添支經費，心存駁令議減，未陳奏，司員即列入奏銷下，嚴議革職留任。」綜以上兩節觀之，翁本爲反對鈔幣者，其第一次革職，雖爲匪劫，未必非載垣、肅順之陰爲排去，第二

次，則原委釐然，蓋從前六部滿漢尙侍六堂，或尙有管部，實際泰半畫黑稿，謂文端與司員勾結舞弊，乃必無之事，龢等於此處，自是操切周內，宜公論之不平。唯文端亦自有失察責任，不能言無過失，與寶鈔處舞弊戶部失火二案，又各不相涉，更不能以文端幾株累之故，而謂龢等不當究治此兩案，吾儕今日論事，要在衡平，正不必爲之左右袒也。

前兩年雜敘左季高、郭筠仙交誼，引及「瞑庵雜識」，頃始見郭意城爲朱香孫簽正數條，中關於駱文忠巡撫湖南條，意城簽云：「此案交湖北主考錢寶青查辦，未交總督，所逮問者，王葆生、黃文琛、葆亨，無遣官逮問左宗棠之事。宗棠至襄陽，胡林翼遣亟足尼其行，遂還就林翼，並未與郭嵩燾相遇。左入都在次年二月，其時樊案早結，未嘗一字牽涉及左，無辱之足懼也。總督遣所親赴都搆陷，事或有之，密奏則必無其事。」意城此簽，朱爲刊於卷末，蓋亦深知己之摭拾傳聞，遠不如郭之灼知也。意城爲筠仙之弟，繼左文襄入湘幕，歷佐張、駱、毛、惲數十年，爲湘軍內幕極有關係人物，雖保至京堂，實未嘗一日爲官也。有「雲臥山莊詩集」，及尺牘，以光緒壬午卒。李文忠復其子慶藩書云：「尊公以杜陵稷契之身，託鄴侯神仙之迹，第五之名，既齊驃騎，謝公之教，復見諸郎，楹書已傳，世澤方遠，回思往昔，同濟艱難，數中興人物之宗，盡平日恩知之舊，更尋翰墨，大半雲霄，何期衰朽之材，忝廁名賢之末。今者，問一流則驚其將盡，望九原則悵其誰歸，三年不滅之書，儼存懷袖；千載斯人之歎，已邈山河，重觸山陽懷舊之哀，兼以子桓自念之感，此則檢常侍篋中之句，溟漠徒嗟；擬秣陵重答之書，音徽儻接者也。」爲于晦若得意之筆，亦緣李於意城傾倒甚至，故刻意爲之。郭集中有感云：「君子深於情，每爲情所誤，情豈能誤人，以不知人故。賢者爲情感，傾心報知遇。其次以才屈，亦或以勢附。才勢苟弗逮，轉眼如陌路。才薄勢相臨，忘情遂生妒。若其才勢均，旗鼓輒分樹。用情昧等差，優游空大度。咄嗟君子心，先事初不悟。」其二云：「處事和爲貴，然亦視所宜。巍然事任屬，有行係安危。古來幹濟才，在斷以不宜。委曲務徇人，混混齊妍媸。好惡無定見，賞罰或逆施。謂可得人和，豈意使人訾。因人成罣誤，轉復爲人持。刀劍森環列，當者尙未知。徒令天下笑，事僨名亦隳。君子和不同，諒爲志士規。」意城不以詩名，而閱世有得，故能以平澹之詞，說切要之理也。

郭筠仙有二箋，是咸豐十年在僧王幕次所作，時肅順方爲戶尙，以理財之法，諏於筠仙，因以此報之。居間傳書者，未審何人，原箋附致龍皡臣緘中，殆卽龍也。第一箋云：「日前傳諭，令舉目前所宜行者，輒舉一端以對。昨聞朗亭少農言，司農公極意經營理財之法，旁求博採，其志甚銳，此誠國家之福。晚來得來示，令補論鹽法，鄙人於此能通知其意，而未習其事，附上一議，未必能洞中窾要，要所能行者，亦畧具於此矣。爲轉達，是荷，名心叩。」第二箋云：「海商課稅，與變通鹽法兩事，曾爲子鶴尙書言其畧，僧邸問籌餉之術，亦以此告之。朗亭少農，以山西潞鹽抽稅有成效，欲舉以爲法，僕謂朝廷設法，當攬其大綱，設卡抽稅，旣苦苛煩，而鹽之出無窮，卡之設有限，亦不足盡鹽之利，此各省督撫權宜籌餉之計，非可著爲常法者也。鄙意徵收場課，先從兩淮試行，蓋江淮被兵日久，引課已虛，事宜變通，由部奏定章程，擇一運司馳往，卽可迅速舉行（創法之始，爲求詳審，以後恐難補救）。行之有效，然後推行各省，庶無與阻難者，少農極以謂然。惟少農之意，欲特派大員辦理，竊計此等原一運司可了之事，在任得其人而已，不必過計也（申夫、杏農足勝此任，惟恐職位未能及之）。蒙所知者二人，曰升用道黃冕，曰侯選運司金安淸，金君頗多訾議者，然其才氣實足幹事，吾知任以理財而已。見小而謹守者，可與治民，不可與治財，意有所見，故附及之，不必有所推薦也，並以達之司農公，枉召不能赴，歉歉，名心叩。」案此兩箋以外，度尙有一節畧，附第一箋內。所謂海商課稅，與變通鹽法兩事，衡以今日理財術語，卽關稅鹽稅也。當時玉池眼光已注及此兩者，但場課當時尙在萌芽耳。申夫姓李，杏農則必尹兆霖，此時筠仙尙未敢造謁肅雨亭，札中有枉召不能赴之語，殆肅慕郭名先託沈朗亭致意，或居間人招之，於此尤可見肅之愛才，與認眞辦事也。

意城事蹟，淸史稿附筠仙傳中，聞叔章言，郭氏弟兄三，叔名崙燾，曾文正最譽之，嘗謂文章屬筠仙，若辦事則吾許崙燾，然其行誼，今殊不易考。如文正言，則意城豈甘於腰鼓哉。文正衡人，頗有特長，然間亦有以意測者，不盡脗合，近人乃有以古相書冰鑒，傳以文正名，號爲遺著，不知此書道光間吳荷屋已爲鋟板，叔章蓋嘗藏之，此則末流之失，徒供撫掌而已。

蒓孫前辯太后下嫁，曾舉不合葬之例，以爲不足疑。今案孝莊以康熙二十五年十二月殁，葬昭西陵，遺命不必合葬，所謂臨危

語聖祖云：「昭陵歲久不可啓，我千秋萬歲後魂魄戀汝父子」，是也。事本無大礙，乃當時廷臣皇皇以末命爲疑，而徐健庵又備考古來帝后不合葬之事，著「古不合葬考」一篇，以釋衆惑，此必承中旨所作，以掩不合葬之故。觀健菴之辯，似其中反有可疑者在矣，徐原文云：「古之所以不合葬者，宅兆安厝，形體既藏，反虞升祔，迎精氣以聚於廟中，祭則鋪筵設同几，以形體降而精氣升，形體分而精氣合也。故古亦無墓祭之禮，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各以其族，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蓋葬之有昭穆子孫之祔葬者，皆在兆域之中，則言先王，而后自不得異兆域矣，其同穴否，未可知也。宋咸平中，議改卜李皇后園陵，命使按行陵地，議立陵名，禮官言，周顯德末都省集議故事，帝后同陵，謂之合葬，同塋謂之祔葬，漢呂后陵在長陵西百餘步，以同塋兆而無名號，又唐穆宗二后，王氏生恭宗，蕭氏生文宗，並祔葬完陵之側，今園陵鵲臺，在永熙陵封地之內，恐不須別建陵號，從之。顯德禮官之議，分祔葬合葬，不知何所本，要可謂達於禮意，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間同塋域，則不別立陵號，而未有同塚壙者，隋文帝亦與獨孤后同墓異穴也。嚴善思之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以卑動尊，術家所忌，其說雖未見經傳，然以昭陵之先後言之，則是皇后之喪在先，幽宮重閟，外留棧道以待後日者，有之矣；若攻鑿冶錮，啓入後喪，誠乖神道矣。且天子以天下爲家，魏孝文既不合祔文明太后于雲中山陵，始于永固陵北，自營壽宮，有終焉瞻望之志，及遷洛陽，乃表瀍西，以爲山陵之所，而方山虛宮，號曰萬年堂，蓋山陵自當從其所遷之都也。宋元豐前，帝后異宮酌獻，諸后或以上仙在山陵之前無可祔而別葬，或在山陵已卜之後，而從葬，或以神靈既妥，而不遷祔，或以典禮未備而改殯，大抵以顯德禮官之論考之，皆是祔而不合，同塋域而不同塚壙也。原周禮所以聚族而葬者，國有分土，山川形勢有定，在井𤰞已授，不欲分更，故公叔文子欲葬瑕丘，而蘧伯玉譏之，注言刺其欲害人良田也。後世則以術家選擇，論風氣聚散，水土淺深，穴道向背，難得佳地，祔於先兆，則不須覆案，亦可以省財費省人力，非以分異爲不可也。若夫祖宗之精氣，則以聚于廟中爲合，而不在形體之同塚壙爲合，明矣。」此蓋極力辯飾，可逆想爾時盈庭耳語之勢。當時吳江吳柳塘祖修有聖德詩云：「百氏秦燔古制更，漢文有道覗還輕。欲終喪禮若王聖，無數廷臣上殿爭。」蓋孝莊大事，聖祖

哀慕擗踊，割辮，服布不用帛，欲於宮中行三年喪，羣臣集議，以爲天子一身爲宗廟社稷所託，祭爲吉禮，必除服舉行，不可以太皇太后故，神靈不歆，且君臣兆庶一體，若皇上持服，宮中臣民即吉，甚不可。帝不允。其後太學生劉枝桂五百餘人，又固請循古制，以日易月，裕王福全，恭王常頴，亦以爲言，帝不得已，始從之。皇帝固欲行三年喪，而無數廷臣故不許，其中亦顯有張皇僞飾以間執衆口之狀。淸時文網旣密，作僞亦工，微蒼水一詩，則其所以飾辯者爲何事，千秋恐莫能言之矣。

蒓孫於太后下嫁攷中，謂皇父之稱，猶古之仲父、尙父，此說殊未饜衆意，靄林駮之，是也。近讀北大「國學季刊」，有鄭君天挺「多爾袞稱皇父之臆測」一文，甚精審，其說視仲父尙父之辯護殊長，鄭君於篇首即概括大意，謂：「淸順治初，多爾袞以親王攝政稱皇父，爲往史之所無，舉世駭怪，頗多蜚語，嘗疑皇父之稱，與叔父攝政王、叔王，同爲淸初親貴之爵秩，而非倫常之通稱，其源蓋出於族中舊俗，建國伊始，典制未備，二三功高懿親，位登極爵，莫可更盡，乃加稱謂於封號，用示尊異，未暇計及體制當否。」此後更疏論當時廷臣諂附多爾袞等原因凡三，以見袞稱所自。其考皇父之稱尤詳，今節其大段如下：「考之滿文題本，皇父攝政王，滿文作（林熙按：此處有滿洲字，今畧）哈阿安・伊・阿・瑪阿・斡阿昂，譯言君的父王。滿文阿瑪阿，漢語爲父，此種稱謂，施之外人，在漢族倫理觀念上，除寄養之外，決不可通，而當日畧不避忌加之多爾袞者，疑在滿洲舊俗尙有呼尊者爲父例。東華錄，稱太祖丙申（明萬歷二十四年）冬十二月烏喇貝勒布占泰感上再生恩，事如父。又戊申（明萬歷三十四年）秋九月烏喇貝勒布占泰，又遣其臣來請曰，吾數背盟誓，獲罪君父，誠爲汗顏，若再以親生之女妻我撫我如子，吾乃永賴以生矣。又壬子（明萬歷四十年）冬十二月，布占泰親率其臣六人乘舟止河中，跽而乞曰，烏喇國，即父皇之國也，幸勿盡焚糗糧，叩首哀籲不已。又布占泰對曰，此必有人離間，俾吾父子不睦。東華錄及開國方畧諸書，凡記布占泰與太祖對語，均有父子之稱，其非泛泛之詞，可知也。烏喇貝勒布占泰，事淸太祖如父，遂稱之爲父，此一例也。元朝秘史中，亦有稱他人爲父之例，秘史卷二，帖木眞說，在前俺的父（額赤格）也速該皇帝與客列亦惕種姓的王罕契合，便是父（額赤格）一般。他如今在土兀剌河邊黑林住着，我將這襖子與他，於是帖木眞兄弟三箇將着那襖子送去見了王罕帖木眞說，在前日子你與我父親（額赤格）契合，便是父親（額赤格）

一般，今在我妻上見公姑的禮物，將來與父親（額赤格），隨即將黑貂鼠襖子與了。卷三，於是帖木眞合撒兒別勒古台三箇，前往土剌河的黑林，行脫斡鄰勒王罕處去，到了說，不想被三種篾兒乞惕每將我妻子每擄看要了，皇帝父親（罕額赤格）怎生般將我妻子救與麽道。王罕爲元太祖之父執，而稱之爲父親爲皇帝父親，蓋太祖嘗事之如父也。滿洲與蒙古，同爲邊外民族，其風俗多有相似處，疑此種稱尊敬如父者爲父，蓋金元以來之舊俗也。鄭親王濟爾哈朗，爲淸太祖弟舒爾哈齊子，而其寵賜間於太祖諸子，史稱其幼育於太祖宮中，疑亦事太祖如父，而稱之爲父者也。皇叔父攝政王，滿文作（林熙按：此處有滿洲字，今畧）哈阿安；伊；額，褸伊，珂額，阿，瑪阿；斡阿，昂，譯言君的叔父，父王，世人徒疑其後之稱皇父爲可駭怪，不知在稱皇叔父時，早用阿瑪（父親）之稱矣。皇父攝政王，旣爲當時之最高爵秩，多爾袞之稱皇父攝政王，復由于左右之希旨阿諛，且其稱源于滿洲舊俗，故決無其他不可告人之隱晦原因在。其後實錄所以削之不書者，蓋漢化日深，漸覺其事之有嫌僭越不相稱耳，然其事見於蔣良騏東華錄，則在乾隆三十年，尚不深諱。多爾袞除封後，至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三日，始有詔重葺其塋域；四十三年正月初十日，始復還其爵號；八月二十五入祀盛京賢王祠，以意度之，官書之盡削皇父之事，當亦在其時。四十三年正月，復多爾袞爵號諭中，有「其原傳尚有未經詳叙者，並交國史館恭照實錄所載，敬謹輯錄，增補宗室王公功績傳，用昭彰闡宗勛至意」之語。旣遵之增補，必亦遵之削節。史稱順治實錄重修于雍正十二年十一月，乾隆四年十二月告成，皇父之諱，當自是始。其盡削官書所載，則在四十三四年也。皇父攝政王之體制儀注，今無完確之文獻足據，所可知者，凡硃筆批票本章，皆用皇父攝政王旨字樣，不用皇帝硃批，一也；皇父雖較皇帝爲尊，而其儀注則次於皇帝，內外題奏或僅稱皇上，或僅稱皇父攝政王，或皇上或皇父攝政王並稱，但無列皇父攝政王于皇上之前者，二也；皇父攝政王告羣臣，稱旨，皇帝告羣臣，稱敕，三也。又順治六年賜祭朝鮮國王禮物，皇父與皇帝所賜，亦有差別，其單如次：

皇帝賜祭朝鮮國王禮物 檀香一束 祭帛一疋 銀壺二把 銀爵三對 白綾六疋 白絲紬二疋 以上紬帛共十五疋 犢一隻 羊二隻 豬二口 祭筵二十桌 酒二瓶 以上代銀二百兩

皇父攝政王賜祭禮物 檀香一束 祭帛一疋 銀壺二把 銀爵三對 白綾六疋 白絲紬二疋 以上紬帛共十五疋 犢一隻 羊二隻 豬二口 祭筵十五桌 酒一瓶 以上代銀一百五十兩 據此可知皇父攝政王之一切體制，均下於皇帝，與太上皇固不同也。」（林熙按：秋岳所引，係根據「國學季刊」，其後鄭君於一九四六年，將此文收入「淸史探微」一書，文字畧有不同。）鄭君此段，說明徵引，

均具有較佳理由，尤以皇父之體制，畧亞於皇帝與太上皇不同一點，足爲皇父非即匹配太后之有力說明，不媿勤稽通識，故備錄之，以供硏究此案者之考鏡。予因此悟及蒼水詩，「大禮恭逢太后婚」一語，恐即因多爾袞晉稱皇父大赦而發。考蔣氏東華錄（順治五年）十一月，奉太祖配天，四祖入廟，遣官祭告天地太廟社稷，溯推原本，追崇太祖以上四世高祖澤王爲肇祖原皇帝，高祖妣爲原皇后，曾祖慶王爲興祖直皇帝，曾祖妣爲直皇后，祖昌王爲景祖翼皇帝，祖妣爲翼皇后，考福王爲顯祖宣皇帝，妣爲宣皇后，聿成大典，敷布多方，備此明禋，預申虔告，餘文同覃恩大赦，加皇叔父攝政王，爲皇父攝政王，凡進呈本章旨意，俱書皇父攝政王。觀此則恩典之隆，自足震動一世。當時赦書，鋒行海澨，遺民文士，覩詔書中以叔父爲皇父，循文繹義，自以爲由叔而爲父，是必入其宮而據其妻也，詩人婉而多諷，於是易叔爲父之詞，曰恭逢太后婚，逆臆蒼水爾時不必別有所聞，但就此詔書觀之，固以爲情眞喩當，無可疑難矣。況此類事，於中國史冊無徵，度海內讀詔者，必萬衆譁騷，交相耳語，以爲兄終弟及之胡俗，乃公於簡策，謂他人父，恬不知恥，此又不必出於遺民嫉視滿洲之口，而尋常百姓，亦必僉認過情之尊中必近褻也。再考淸世祖章皇帝實錄卷四十一，順治五年十一月辛未，以太祖武皇帝配天，乃追尊四祖考妣帝后尊號，禮成，諸王羣臣上表稱賀，是日大赦天下，曰，特大赦天下，以慰臣民，應行事宜條列於後，叔父攝政王治安天下，大勳勞，宜增加殊禮，以崇功德，及妃世子應得封號，院部大臣集議具奏，布告遐邇，咸使聞知。此實錄乃經删改者，故無皇父明文，然其末猶云，應得封號，院部大臣集議具奏，此必有所謂儀注者，蒼水爾時，以爲既父之矣，而又使大臣集議，是非太后下嫁之儀注而何，故其詩云云，尤不足怪。依此推論，皇父之稱，在滿洲或不必以爲至異，然於例亦罕見。而蒼水之詠，在情理中，疑所當疑，亦未必遂爲有心之誣詞。兩者眞像，殆均不過如此。至於多爾袞有無瀆亂之實，雖無佐證，而霜林所舉滿人瀆婚之事例，亦未可抹殺，視爲各不相蒙之懸案可也。

椅，有三解，椅桅，木之弱而垂貌。又椅木，初夏開黃花，似天燭，色紅或赭，雌雄異株，此二訓今人皆不常用，但知爲桌椅而已。桌本作卓，椅本作倚，作椅者，亦舊，程子語錄，朱子家禮，即皆作椅。予案臣珂「桯史」，秦檜賜燕，優伶有參軍前褒檜功德，一伶以交椅進，參軍方拱揖就椅，忽墜其幞頭，露巾鐶，伶指問何鐶，曰二聖鐶，伶曰，爾但坐太師交椅，此鐶掉在腦後，

可耶？此自爲時伶譏檜不思二聖之還，然可見倚宋時已俱作椅，此殆爲太師椅之始。「貴耳集」載：今之校椅，古之胡牀也，自來只有栲栳樣，宰執侍從皆用之，京尹吳淵奉承時相，出意撰製荷葉托首，遂號曰太師樣，卽後世所稱太師椅也。案張端義後於秦檜，此說未足爲太師椅之源，然可見其時椅字實已通行。椅之故實名貴者，有文太史椅，椅爲文徵明衡山故物，衡山沒後，付之門人彭年，後復歸衡山曾孫相國震孟，明亡後，此椅歸汪苕文琬，苕文歿，苕文子以贈姜仲子。冷秋江有文太史椅歌甚長，由衡山、隆池、震孟、堯峯之授受，述之詳，而不言椅之形狀。以歌中衡山之孫爲相國，坐此謀謨補袞職兩句推測，似亦是太師之交椅也。

晚淸諸帝，以穆宗祚最短，童昏沉湎，遘惡疾以終，其十餘年間國事，皆賴其母那拉后將持，帝德無足稱也。予舊聞鄉先輩某公，旦飲酒肆，聞隔座有歌者，醉中漫叫好，俗例所不許也，卽有人掀簾責之曰，爾何等人，敢漫叫好，欲尋死耶？某穴隙視隔座歌者一少年，其旁二客，識一人爲王慶祺，知必穆宗也，亟遁去，終淸世不復入都，可知帝微行之數矣。近人沃丘仲子費君行簡，所著「慈禧傳信錄」，關於穆宗者云：「八歲時李鴻藻授以詩經，日五百字，少讀卽能背誦，聽講亦頷解，唯好弄，課少閒，輒强諸伴讀出與嬉戲。初綿愉子奕詳奕詢伴讀，繼則奕訢子載澂也，詳詢皆端謹，帝重之而弗與親，澂敏捷有口給，獨得其驩，然帝性喜怒無定，雖師傅亦憚之，倭仁差嚴正，而每日値講僅數刻，其終朝宏德者，僅鴻藻一人，然素寬和，暇唯與帝談故事，或對弈而已。少長，益不樂后所爲，尤惡慈寧諸奄，晨興謁后，未嘗有驩容，比至寧壽，共孝貞語，殊娓娓不少倦，宮中人皆傳爲異聞，后更內痛，顧無如何也，屢責寓藻、仁、鴻藻等，以孝弟導帝，而帝終不親后，更召日者推帝后命，謂必帝年踰三十，始免冲尅，性情當漸變。帝聞，怒究引進日者爲何奄，將鞭之，孝貞誠之乃已。帝承仁等教，指洋務爲異端，當日之同文、方言館、船廠製造局，心皆以爲無益，嘗言志，謂他年必盡殺洋人始快，然后則倚奕訢、文祥、李鴻章等，頗欲奪歐人富强，益與帝恉左。」此言穆宗與慈禧忤事，至穆宗致病一節，則云：「穆宗雖不學，而敏銳悉朝野情僞，其淸文語達愛仁伊精阿，暇頗拾市井間情狀與帝，同治中初，强符珍導之出游，珍榮安固倫公主夫壻，時亦行走內廷者也。珍臆溥，慮致禍，往往避帝，迨載澂入伴讀，出少動，然不過酒肆劇館，未敢爲狎邪游也，倭仁嘗遇帝十剎海，愛仁嘗遇帝崇效寺，廣壽嘗遇帝大宛試館，其他小臣與帝値者，不可勝

數也，倭仁每切諫之，廣壽嗣値宏德，亦勸帝勿微行，雖納其言，而事過輒思動。又有奄杜之錫者，狀若少女，帝幸之，之錫有姊，固金魚池倡也，更引帝與之狎，由是溺於色，漸致忘反，兩后弗知也。奕謨窺其事流涕固諫，帝素愛重謨，慨然曰，朕非樂此，第政事裁於母后，吾已將冠，猶同閒散，特假此陶情耳，今聞忠告，既知過矣，與汝約，親政後，日理萬機，非典禮不踰外閫矣，謨舞蹈稱宗社天下幸，此同治十一年正月事也。已而爲帝選昏，孝貞屬意侍講崇綺女，后屬意將軍鳳秀女，不能決，令帝自擇之，對如孝貞旨，遂立綺女爲后，而秀女爲妃，是年九月大婚，后阿魯特氏，後謚孝哲者也，莊靜端肅，不苟言笑，帝頗重之，后以帝己所生，立后當己爲政，而綺女非己所選中，又睹其亦如帝旨，頗親孝貞，益怒，孝哲體微豐，趨蹡弗便，乃故令奔走以勞苦之，復以其不嫺儀節，責讓之，尤異者，謂帝行親政，國事繁賾，宜節慾，勿時宿內寢，帝既時外寢，忽忽不樂，羣豎則更導爲冶游，師保則倭仁、祁寯藻、綿愉已先死，訢自被譴後，憚帝褊急，務承順，罔敢匡救，消癰令醫官治之，擬方多溫補，服之熱且內蘊，繼復染穢瘡，遂困頓不起，再令醫診視，不敢指爲腎毒，則謬以痘症對，然所進藥，皆瀉毒消燥者，浹月竟瘳，兩宮大喜，詔舉慶典，晉內外諸臣秩，赦重囚，崇神祀，帝亦以蒙太后調護，且病中承代閱章疏宜崇上徽號，令各官敬謹預備，此十三年十一月甲寅事也，乃十二月甲戌，帝遂崩，蓋瘡毒雖除，而腹利瀉不可止，適以祀神畢進粢糕，帝食踰量，覺脹，起更衣，微蹶，撫之氣已絕矣。」予又案李越縵日記：「同治十三年十二月酉刻，上崩，先是十一月朔，太白貫日，上即以是日痘發，徧體蒸灼，內廷王大臣入問狀，請上權停萬幾，兩宮皇太后裁決庶政，上許之，于是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等列議四事以上，其一，改引見爲驗放，如初垂簾故事，識者已惡其不祥，未幾以痘痂將結，遂先加恩，醫官左院判李德立、右院判莊守和六品雜流官也，皆擢京堂，德立至越六級以三品卿候補，尤故事所無者，旋徧加恩內廷諸王大臣，至先朝嬪御，皆晉位號，凡所施行，俱如易代登極之典，又于大淸門外結壇，焚燒采帛車馬，名曰送聖，都人皆竊竊私議，以爲頗似大喪祖送也。上旋患癰，項腹皆一，皆膿潰，先十日已屢昏，殆不知人，于是議立皇子，而文宗無他子，宣宗諸王孫，皆尚少，無有子者，貝勒載治宣宗長子隱志郡王之嗣子也，有二子，幼者曰溥侃，生甫八月，召入宮，將立爲嗣矣，未及，而上宴駕，乃止，宮廷隔絕，其事莫能詳也。上幼穎悟，有成人之度，天性渾厚，自

去年親政，每臨大祀，容色甚莊，而弘德殿諸師傅，皆帖括學究，惟知勦錄講章性理膚末之談，以爲啓沃，上深厭之，乃不喜讀書，狎迎宦豎，遂爭導以嬉戲游宴，涖政以後，內務府郎中貴寶、文錫，與宦官日侍上，勸上興土木，修園籞，戶部侍郎桂清，管內務府，好直言，先斥去之，耽溺男寵，日漸羸瘠，未及再期，遂以不起，哀哉。」兩者皆相發明，而穆宗初受病，乃在男色，此說予早聞之，似尤可徵信也。然費李兩記，皆不舉王慶祺，王實與載澂蠱導穆宗冶遊者，比讀金息侯「四朝佚聞」云：慶祺旣被斥，輒語人云，穆宗親政後，太后仍多干涉，乃請修園爲頤養計，意在禁隔，使勿再干政耳，竟爲太后所覺，遂致奇變云云，此說出自慶祺口，雖似妄言，證以沃丘所述，則淫貪專恣之婦，其子固先已嫉之，不待後來德宗戊戌圍劫頤和之謀矣。由此可知那拉后之罪惡，實浮於傳聞，一手斷送滿清，汲汲唯恐不及，其生時若遘政變，圍劫禁錮，自在意中，其死後發冢辱尸，又豈非天意耶？蒓客日記末，斥倭艮峯輩剿襲講章性理膚末之談，使穆宗望而生厭，以陷於惡，亦殊爲有識。

常熟楊子無恙，淹雅工詩，游日本歸，著「海國叢談」，中有一則云：「長崎梨，其大如瓜，皮粗黃而質細嫩，食之如飲瓊漿，東方朔神異經：東方有樹，高百丈，敷張自輔，葉長一丈，廣六尺，名曰梨，其子徑三尺，剖之少瓤，食之爲地仙，或其餘種也。任昉述異記，日本國有金桃，其實一斤。」無恙自注云：按日本隋時尚無國號，稱日出處天子，新唐書咸亨元年，遣使賀平高麗，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述異記乃唐人僞託。予案，謂隋時日本尚無國號，恐未盡然。日本建國頗早，而中國所接觸者，乃爲北九州一帶之倭奴國，及倭面土國。漢書地理志稱，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後漢書載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云云，考乾隆四十九年，卽日本天明四年，在筑前國掘得漢倭奴國王金印，事已鑿然，但日本始終不以北九州之倭人，視爲一體，其紀載亦極有系統。日本自稱自神武天皇至開化天皇，九代之間，勢力僅及近畿，與北九州之倭國無涉。今考舊唐書東夷傳，亦謂：「或云，日本舊小國，併倭國之地」，已劃日本與倭爲二，不過以遼東高麗先通北九州之地理關係，而中國多數皆認倭卽日本，或認倭大於日本耳。至隋時日本遣使中國，此乃推古天皇之聖德太子所爲事，日本盛稱之，據傳隋時中日通使，殆近十次，而世但傳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一書，齎此書者，爲日人小野妹子，而日人之善鄰國寶記，乃

云原書作日出處天皇致書日沒處天子，隋書改天皇爲天子，以從吾國文義，理或然也。煬帝覽書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然仍使文林郎裴世淸等十三人，隨小野妹子來日本，煬帝之書云：「皇帝問倭皇，使人長吏大禮蘇因高等至，具懷，朕欽承寶命，臨御區宇，思弘德化，覃被含靈，愛育之情，無隔遐邇，知皇介居海表，撫寧民庶，境內安樂，風俗融和，深氣至誠，遠修朝貢，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比如常也，故遣鴻臚寺掌客裴世淸，指宣往意，并送物如別，」此書可相發明者有二，一爲書內稱皇，可證日本來書，原作天皇說之確。一爲稱倭王，可證中國爾時始終以爲倭即日本。蘇因高，即小野妹子之譯音，又案日籍所載，聖德太子甚惡隋黜天子之號爲倭王，而不賞其使，是蓋不知中國爾時，初未知倭與日本之別也。

蒜最健腸殺細菌，北人入夏，庖廚多用蒜，實有至理。相傳四十年前，西人入燕京，見市人多飲生水，而腸不病，研求久之，始知食蒜之故，乃求其功用，以製新藥，此說不知確否。然國中士大夫，率不喜食之，佛家列葱蒜爲五葷，忌食之，以爲發風火動舊疾，至於厭其惡味者，又比比皆是。彭孫貽帝京十二詠蒜詩云：「蒜本出胡中，遂汙諸夏口。南中嗽不無，北客餐必有。皇都五侯餚，此味首蝥缶。搗泥或乞醯，擘片先下酒。豪談觸鼻至，湊氛鄰坐走。吮箸驚廁籌，殘羹疑溺溲。安得萬斛泉，雞舌煎百斗。一滌京傖吻，庶堪同飯饌。」彭本南人，故深惡蒜臭，至於此極。滿淸稗史之新燕語，中有一則云：「淸初女子邵飛飛燕臺詞云，炎天斗室臭難聞，燒酒生葱盡日熏，其惡之斥之，可謂極肖極盡矣。吟香書屋筆記云，南人惡食葱蒜，北人好食葱蒜，雖曰風俗，由土性使然也。而葱蒜亦以北產爲勝，直隸甘肅河南山西陝西等省，無論富貴貧賤之家，每飯必具。甌北詩鈔有旅店壁題詩云：汗漿迸出葱蒜汁，其氣臭如牛馬糞，蓋亦深疾之也。今都中猶有喜食葱蒜者，故即秀麗女子，偶一吹氣，不可嚮邇，頗有西子不潔之歎，或叩以故，則曰，北地多蠍子，食葱蒜可以辟之，理或然歟？」案此亦是南人不食蒜者之談，其言蒜可避蠍，予未之前聞。惟食蒜多在夏日，蠍出亦多在夏，水曹淸暇錄載，燕臺新月令，六月云，是月也，儀官浴象，象始交，果子乾成，檳子香，海茄大于盆，蠍始孕，壁虱臭，桃奴出，閒覩果解，其大書特書蠍孕者，可見北京人之畏蝎，容或以蒜之味烈殺毒，謂可以制之也。

國中庶民，僉知關羽爲神靈之尊，可謂有井水處，皆稱其帝號矣。幼時鄉居，習聞五月十三日雨，爲關老爺磨刀雨，已而北

居，讀燕京歲時記云：京師諺曰，大旱不過五月十三，蓋五月十三，乃俗傳關壯繆過江會吳之期，是日有雨者，謂之磨刀雨，此爲磨刀雨見於記載者。其後以詢各省人士，無不同聲云然，又可見此諺流傳之廣。其實舊曆五月，爲梅雨之期，且晚多雨，不必限十三日，而此日遘雨之比數最多，故民以爲侯之盼蠁如響也。燕京歲時記又載：京師謂五月二十三日爲分龍兵，蓋五月以後，大雨時行，隔轍有雨，故須將龍兵分之，此則適爲五月多雨之一證。分龍兵，名殊潁雅，當與龍忌等類，同可入詩也。

晚淸穆德二宗，皆以扼於那拉后，國卒以斬，然二帝材皆中下，德宗願奢而才不足以副之，穆宗更無論矣，洪楊之役，淸之成功，自倚曾胡，汲引曾胡者，世今知爲肅順，而文宗之識鑒，似未可厚非。予頗以爲咸豐初政有邁於嘉慶道光二朝，但所遘時勢較難，所成就亦不易。曩聞咸豐辛亥徐壽蘅樹銘，蜀輶還京，召見語過八九刻。壬子大考，徐遷中允，視學山左，諭以頃報粵寇至長沙，防事如何，及城能守與否，具以對。其歸也，復荷垂詢一切，兼問幕客優劣，謹取生平志學才識操守以對，他日當力擔重寄翼國家，時左文襄方客駱文忠撫幕也。案召見談過二句鐘，在晚淸不多見，徐爲湘之名士，而文宗能紆意曲諮，此即其過人處。至刺探軍情，留意幕客，事雖可異，必肅順幕府所供給消息也。金息侯「四朝佚聞」：「曾文正公國藩，以上陳聖德疏，爲文宗所特知，諭祁雋藻云，敢言必能負重，故其後遂倚以平亂。世傳擲摺加罪云云，皆妄言也。余前言文宗與洪秀全相始終，而天生文正亦與洪相終始，若有意厄之者，亦可異也。咸豐末年，文正密奏統籌平亂及長圍江寧之策，文宗別取輿圖，於江寧四圍畫一朱圈，又連江浙皖贛等省，加一大圈，復於魯豫等省，畫一圈，川黔等省，畫一圈，陝甘等省，畫一圈，然後就全圖四邊，再勾一大圈，包全國矣。交肅順密寄文正，肅不能喻上意，請明示，文宗曰，第封寄，彼必能解之。文正得圖，集親信密議曰。江寧之圈，意在長圍，不俟言矣，江皖之圈，防外援而絕內竄，亦屬要計，魯川各圈，意必分賊勢，惟全國大圈，不知何意，遂本此奏復，奉硃批稱是，并云，大圈，指國防也，先平內亂，姑緩之。文正乃以江寧屬國荃，江浙屬左李，魯豫川陝各加籌調，不數年，遂收全效，而不知此後平捻堅壁淸野，實用魯豫之圈，剿撫回番，實用陝甘之圈，而石達開被擒，實用川黔之圈，一一皆驗，亦奇矣哉。內亂收定，文正乃統籌國防，李鴻章任海防，以左宗棠任陸防，而左李皆急近功，無遠志，廿載經營，徒付一擲，此則非文正所及料，

而文宗在天之靈，不能瞑也。圈圖事，文文忠公曾與吾父言之，此圖後竟爲余所有，上有硃筆付曾國藩四小字，必文宗手批，硃筆例應繳進，故仍存在內廷也。」息侯此記，文宗直是天亶，逾於予之理想，顧既重以文文忠之言，又稱硃筆與圖，並落其手，事乃昭昭，不容置疑。以理言之，文宗即位十年，困於軍馬，常中夜焚祈，願早平禍亂，則其前後困心衡慮，博求方策，紛定分別以長圍制賊之計，亦在情勢之中。其時英法等國，睨伺方殷，國防之求，亦必煎迫。然云千里廷寄，僅等於鮑春霆祁門之告急，分別畫圈，令臣子猜枚射覆，按之情理，終覺不倫。度必爲憑軒之頃，指示因地制宜之草圖，或別有附鈔，共論防禦分線之理，令文正條舉以對耳。軍國廟謨，正不當矜奇炫秘，假令有之，亦是好弄聰明，指此以爲文宗之非常謀畧，予意轉形其小。文宗硃批，國變後，流落外間者不少，如文正統籌全局之疏，文宗即批「試辦與朕看」五字，此五字可解爲專任，亦可視爲不信賴而責令坐言起行之意也。惟文宗才畧見地，皆有進於嘉道，綜前數年政令觀之，此意或尚未謬。至晚年以亂久未平，恣情聲色，圓明四春，木蘭秋獮，其蹉跎自放，別啓禍基，女禍之惑人，臨事之不決，其爲失德，抑又彰彰者矣。息侯謂文宗文正與洪楊相終始，自屬先有相厄之成見。言左李急近功，亦於事實不合，當時縱有此等打算，未必垂爲國策，君臣僚友，相與盱衡默契而已。文宗有才固當，而畫圈一事，似神而明之。

廿餘年來，予所見友朋亭館几案間，以出土陶器爲陳飾者，與日俱增。此昔人所不甚尚者，而今人爭寶之，於以見考古之風日熾。及至今日如甲骨文字，如殷虛遺物，其所發見，咸爲文獻栩紀初元，後此言吉金，言陶器，亦必輝發日新，一闢前人未獲之域，可爲斷言。蓋今後考古，不當抱叢守缺，專肆力於斷簡殘篇，而當於地下求其物證，樂浪發冢，所得已資日本學界以豐收，國中若日趨暢謐，則窮石窌之封，搜云亭之簡，涸河竭泗，越磧絕湘，力求古人所不敢摧陷豁露之事物，亦國家所當提倡也。憶十五年前，於廠肆見一陶器，腹彭亨而貯土，雜以穀若錢，意其爲罌也，或以爲殉葬，或以爲厭勝，說久不决，因捨去不復置意。比見鄭叔問遺著「鶴翁異撰」中，有一節，乃予目所覩而足破吾惑者，亟錄之，叔問筆記云：「明器用陶，蓋防於喪禮有甕甒，其制由來舊已。近今士大夫家，博古搜奇，多尙陶器，如缶甕瓶罍鼎彝之屬，形質堅緻，古色盎然，往往得之崩塚頹塋間，有銘刻如籀文不

可盡識，或疑爲三代之物，爲之考辨，則近鑿矣。光緒丁酉之秋，湖北襄陽錢仲山（名葆青）孝廉，於峴山南村古墓中，得一烏銅鏡，有隱起文，銘曰：「嘉平三年，正月丙午日造」，鏡鈕上有縹瓷碎片粘合，仲山爲余言 當耕者發土獲鏡時，有一甕高尺許，四耳，旁附横置鏡背，其色黝碧，中有陳米百餘粒，蓋當時與鏡並葬，入土歲久，遂黏結鈕端。又吳中横山頂，一巨塚，出晉太康三年磚甚夥，中一瓦壚，四周作龍文，製甚古樸，今猶藏余石芝西堪，以之植花草不凋。此二器，碻是漢晉時塚中物，以有銅鏡及博銘紀年，可信也。嘗考宋洪邁『夷堅志』乙集，記義烏古甕一事云，金華俞葆光，字如晦，義烏人也，紹興丙辰正月，命奴江陸耕所居之南前郊園，耕未竟，土中洞然有聲，乃輟耕掘地，深二尺，得瓦缶，廣六寸，厚一寸，形模甚古，下覆一甕，甕正圓，可容三斗黍，四耳附口，口徑四寸，視之，其色蒼然，扣之，其聲鏗然，然發甕窺之，枵然無有也，洗滌滓垢，置几案間，莫有別其爲何代物者，遇客至，則以盛酒。葆光之子良，能文，嘗作古甕賦，至今存焉，此近世好古之家所蓄之漢瓶，或疑爲軍持者無異，皆古之葬時盛水米之器，所謂糧甖是也。後漢范冉傳，臨終勅其子，有云：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于㪶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是古之葬者，例下水米，可證。盛宏之「荊州記」，載張詹墓七世孝廉，刻其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瓦器不藏，嗟矣後人，幸勿我傷。是古之葬者，例用陶器可證，北齊顏黃門家訓終製，亦云糧甖明器，故不得營，碑誌旒旐，彌在言外，是糧甖之名，碻爲古制，葬時載糧之器，又可證。而今之類瓶類甖之出於土中者，皆古之糧甖亦信有徵矣。先康成公三禮圖喪器有甕甒，注云，瓦器既夕，禮云甕三醯醢屑，甒二醴酒，皆加冪覆之，顧此言喪器所需，未嘗謂葬者有之，今北俗，喪者於殯之前夕，家人既奠，各以飲食之物置一甕中，覆以疏布巾，執以如墓，既入壙，則瘞於柩前，此猶古初甕甒加冪之遺意，雖在富貴之家，器必用瓦，蓋存古制也。觀於洪容齋記義烏古甕，漫無所攷，詫爲異玩，豈糧罌之制，至宋時已爲世廢，抑物以罕見而珍耶？余家藏凡十數具，形製並同，附口有兩耳四耳者，中有一罌，土實其腹之半，得五銖錢五枚，其漢之所謂瘞錢歟？海寧吳壽暘黃岡古泉歌叙云：道光二年，黃岡石佛寺橋農家，于麥隴中得古鐵一甕，中多五銖，此亦糧罌中有錢之一證」。案叔問以蘭錡舊家，流落江國，見聞既博，考證亦工，故所獲古物，多自加箋證，以時轉鬻，而得善價，時人頗有譏其虛造者，然亦無以折之也。如此節

所援，自翔博飽滿，非儉腹所能辦。因歎後此國家，不唯當厲行提倡發掘考古，同時且當獎掖保護博學敏求之通儒，乃能使新物證與舊史冊，相爲貫穿。如叔問者，惜今日不置之研究院也。嗟夫，舊學藝文，皆已成專家，而猶薄之，新中求舊，豈易言哉。

舊京廣和居有潘魚，世傳爲潘文勤遺製，實誤。創此者，爲潘耀如先生、炳年，曾官夔州知府，吾鄉之前輩也。潘魚，乃以羊肉湯及酒燉成，法殊簡。相傳潘宴客於廣和居，延新友首座，北都例請座客點菜，友意蔬價必廉，方春而菜單有王瓜，因點一器，食而美之，更再而三，潘變色，友乃弗覺，及席散，計黃瓜一味，值銀五六兩，潘乃貽書絕交，蓋燕京冬春王瓜，價絕昂，潘疑友人知之，而故以相窘也。此事一時譁爲笑談。予案，嘉慶間「京都竹枝詞」云：「黃瓜初見比人參，小小如簪値數金。微物不能增壽命，萬錢一食是何心」。可知此物，非時爲貴，由來已久。光緒順天府志載，胡瓜卽黃瓜，今京師正二月，有小黃瓜，細長如指，凡宴貴客用以示珍也。謝墉「食味新詠」註載：「北俗尚食新王瓜，初出急以售之貴人，貴人亦以先嘗爲豪，不待立夏，其最早出者，雖不佳，可以兩條易千錢。」此皆可見昔年王瓜之價値，南呼王瓜，北呼黃瓜，其實一物，訛久不改。鼎革以後，焙製者日騰坌，漸不值錢，使潘後二十年請客，斷不至以微物與朋友反目矣。

辛亥八月革命軍起，予爲絕句遍詠當時各省督撫，人系一詩，投稿於陸詠沂之「中國日報」，憶其時二十二行省，漢人專圻者，不過五六人，餘皆滿籍也。其時載澤綰財，洵、濤綰海陸，大權集中於滿人，而亡逾速。然凊末滿洲親貴大官雖盈朝，而八旗生計已坌迫，旗營兵丁尤苦，洪楊一役後，旗兵不堪用，天下所知，而朝中猶設神機營，猶侈言秋操，奉行故事，掩耳盜鈴，其愚良不可及。旗兵既奇窮，怪事乃無所不有，光緒六年南苑大操，自八月初都統穆騰阿赴南苑秋操，至十月廿一日回京，時科爾沁親王伯彥訥謨祜管理神機營，廿六日奏請誅一已革驍騎校，蓋蒙王主操政嚴，士多怨，此人以犯令革復求見，搜其衣中有小刀，疑欲行刺，杖之垂斃而後誅之。誅之次日，其母及妻子以貧不能生，皆服毒死於伯王之門。李蓴客詠史云：「獝劉五柞設和門，神策由來七校尊。虛說霍光搜挾刃，竟聞胡建劾穿垣。南軍日造黃龍艦，東府親持白虎幡。講武驪山原故事，銀刀組甲早承恩。」紀其事也。事後醇王上聞，奉命管理神機營務佩印鑰，以寶文靖鋆並管是營，而伯王坐是撤差，則蒙王併不得轄旗兵矣。其時京營疲苶愈暴露，盛伯熙

有詩云：「我朝起東方，出震日方旦。較似卻特家，文治尤糾縵。豈當有彼我，柯葉九州徧。小哉洪南安，強分滿蒙漢。閭閻生齒繁，農獵本業斷。計臣折叩餘，一兵錢一串。飲泣持還家，當差贖弓箭。乞食不宿飽，弊衣那蔽骭。壯夫猶可說，市門嬌女歎。奴才恣揮霍，一鋌金大萬。津門德國兵，饟餫八兩半。從龍百戰餘，幽縶同此難。」可謂垂涕而言，詩中以分別滿蒙漢歸罪於洪文襄，此即世所傳洪氏密策制滿之說也。李孟符「春冰室野乘」，似曾論及之，案頭無此書，不能記其原文，「清朝野史」有一節，或是爾時孟符、孺博一流議論，畧云：「當滿漢一家之日，洪承疇密室造請，竟建以漢人養旗人不令旗人營生計之策，從此滿漢分居，漢人得安其農工商賈之業，二百七十年來，免受其擾，雖出租稅以養之，猶有利焉，此則洪承疇之有功漢族，抑若善於補過者也。而馴至八旗之人，一物不知，仰恃漢人，猶嬰兒之於乳母，民軍一起，數月間而亡其族矣，蓋彼早亡於洪氏矣」。即伯熙所咎者。而世又傳金之俊降清時，與多爾袞約十不從，所謂：男從女不從，生從死不從，陽從陰不從，官從隸不從，老從少不從，儒從而釋道不從，娼從優伶不從，仕宦從而婚姻不從，國號從而官號不從，役稅從而語言文字不從，多爾袞允之。又定凡旗人不得經營商業之制，謂限滿洲，實爲金文通之功，此說似後來傳會。大抵八旗食祿而不許經營他業，自爲逸豫亡身之張本，洪文襄創此議時，不得謂非飲以甘酖，具有深心也。抑二百餘年間，大官之驕奢淫逸，駐防之暴戾恣睢，亦已甚矣，雖厚其怨，以速之崩，而歲月蓋亦甚久，貪墮之習，傷於國脈民性者已深。東南民庶，受駐防旗兵之荼毒，無可告語者，尤不勝枚舉。顧清祚所以長於元者，或正賴此十不從之寬大約束，使民安其俗，不必遽鋌而走險，故所謂文通之功者，恐實不如文襄之功。又案清自乾隆以後，得有天下，實皆漢人之力，即三藩削平時，力量已竭蹶，詞科八股，亟事懷柔，更無改革文字風俗之勇氣，此亦滿終爲漢同化之一因。今日國內種族之成見，已不復存，記此陳迹，聊爲造作特殊階級自求府怨者之炯鑒而已。

居舊京日久，初伏浴頻，兒輩頗叩宣南洗象故事，此須六七十歲人，光緒中葉，曾居北京者方及見之。予入都晚，但見宣武門內迤西之象房橋，云象房在茲，後改爲法律學堂、貴胄學堂，其後又改爲參議院、衆議院，二十年來，即北京人，亦無話洗象者矣。

考北京象房之設，遠在永樂、宣德間，當由成祖平安南，以象入貢，始建此，與豹房相埒。明蔣一葵長安客話載：象房在宣武門西，

城牆北，每歲六月初伏，官校用旗鼓迎象，出宣武門洗濯。而劉侗「帝京景物畧」載：「三伏日洗象，錦衣衛官以旗鼓迎象，出順承門浴響閘，象次第入於河也，則蒼山之頹也，額耳昂回，鼻舒紏吸噓出水面，矯矯有蛟龍之勢，象奴挽索據脊，時時出沒其鬐，觀者兩岸各萬衆，面首如鱗次貝編焉，然浴之不能須臾，象奴則調御令起，云浴久則相雌雄，相雌雄則狂。」可見晚明已重視之，今攷梅村題崔青蚓洗象圖詩，有云：「京師風俗看洗象，玉河春水涓流潔。赤脚烏蠻縛雙髻，六街士女車塡咽。」康熙大興縣志亦云：「六月六日曬鑾駕，民間衣物悉曝之，三伏日洗象，鑾儀衛以旗鼓迎象，出宣武門浴響閘，象次第入河，如蒼山之頹也，額耳軒昂，舒鼻吸噓水面，矯若蛟龍，象奴挽索據脊，時時出沒，觀者如堵，浴未須臾，奴輒調御令起，浴久則相雌雄，致狂。是月海淀蓮甚盛，就蓮而飲者，採蓮市者，絡繹交錯焉。」此是因襲景物畧，而稍損益其詞，其後吳升東「浴象行」云：「六月望後之四日，天街簇擁行人疾。爭傳浴象御河濆，畫鼓喧闐簫管集。金吾肅領佽飛軍，宣武門東隊隊出。象奴控馭何馴良，屈指約畧近五十。來自六詔萬里餘，西南臣服諸邦國。不次恩從格外加，錦韉爲轎金爲飾。月給俸錢向水衡，九重拜爵同官秩。早朝立仗著勤勞，車駕前驅賴蹻躍。以此宜承眷顧殊，殿最無煩分黜陟。當玆盛夏苦炎蒸，廑懷暑氣或相逼。有水一泓澄且淸，長流不斷亦不溢。薰風時至生縠紋，安瀾望去徹底湜。靑柳綠槐千百株，波光掩映琉璃色。差堪於其中，如賜湯沐之世邑。三兩成羣逐浪游，深者及肩淺過膝。巨牙利齒各分張，周身舒卷任鼻息。偶然噴沫動成珠，彷彿鮫人夜半泣。踴躍昂首欲長鳴，牝牡追隨自儔匹，聚觀若堵騁縱橫，夾岸紅裙雜遝立。笑語沸騰辨莫眞，羅衣香汗重重濕。四顧含情最可憐，指點樓頭誰第一。」讀此，可知後來寖成盛會。戴璐之「藤陰雜記」且云：「洗象詩，名家集中歌行詞賦，無美不備，獨漁洋竹枝一絕云：玉水輕陰夾綠槐，香車笱轎錦成堆。千錢更賃樓窻坐，都爲河邊洗象來。可作圖畫。」至後此如彭蘊章「松風閣詩」幽州土風吟洗象云：宣武城南塵十丈，揮汗駢肩看洗象。象奴騎象遊玉河，長鼻捲起千層波。昂頭一歎一天雨，兒童拍手笑且舞。笑且舞，行蹇蹇，日暮歸來洗猫犬。」方朔金臺游學草，洗象行云：「六月三日初伏交，傳呼洗象西河坳。方子乘興出城去，車馬兩岸如風翱。喧囂寂處人爭讓，三匹兩匹迢遞見。壯哉雄物此大觀，立地平山拖一線。紅旗搖曳金鼓鳴，摧頹蹴踏驅之行。泥深水淺足力重，陡然潮漲東西平。一蠻奴跨方騰踔，衆蠻奴搏渾褩躍。雨作濤翻十丈

飛，何處蛟鼉掀大壑。前者未起後者趨，水中岸上交讙呼。金聲一震波成餤，化出鏖兵赤壁圖。蠻奴馴象如調馬，以鈎爲隨月上下。蠻奴洗象如浴牛，拳毛濕透歸悠游。最憐得潤尤更色，湖石巍峨不斷頭。」則力求變調，其實亦無甚新語。其見諸筆記者，晚清黃鈞宰「金壺浪墨」云：「六月十日，與紫垣觀洗象於宣武城西，至則遊騎紛沓，列車如陣，如蜂房，如文闈號舍，車中人襜帷半掩，祇露頭面，如牡丹，如繡球，道中食貨絡繹，百戲如雲，喧擾間，忽見數人高與簷齊，冉冉前進，衆人左右辟易，有執紅棍者前導，則象奴雄踞象背，邱山不動，次第緩步而來，及河，伏其前足，候象奴既下，司事者鳴鼓數通，然後入水，計先後二十有四，游戲徵逐，浪沸波騰，錢塘射潮，昆明習戰，不是過也。洗畢鳴金登岸，猶以鼻捲水射人，都人知其馴習，畀錢象奴，教以獻技，象必斜睨奴，錢數滿意，乃俯首昂鼻，嗚嗚然作觱栗銅鼓等聲，萬衆鬨笑而散。」此與前諸詩，可相發明，其云六月十日，與吳升東詩之六月十九日，方朔詩之六月三日，互有不同。度是伏日之遲早，然伏日縱遲，不至如吳詩之望後四日，予意洗象號爲初伏，實則須視護城河之水勢，宣外城壕，冬春半涸，唯盛夏大雨時行，西山山洪迸發，由高梁河灌入護城諸河，以入於二閘之通惠河，此則洗象時也。光緒甲申後，安南緬甸併非我屬，貢象久不至，象房餘一老象，時人有南荒遺老之詠，至已亥，此象亦斃，遂永絕響。區區小點綴，亦有六百年以上之史實，且與吾國聲威制度之消長相關，暑中緝拾及之，彌爲歎息。

又考明沈德符「野獲編」稱：「六月六日本非令節，但內府皇史宬晒曝列聖實錄，列聖御製文集諸大函，每歲故事也。至於時俗，婦女多於是日沐髮，謂沐之不垢不膩，至於貓犬之屬，亦俾浴於河，京師象隻，皆用其日洗於郭外之水濱，一年惟此一度。」此則以洗象屬於六月六日，且不止洗象，且及於曝書洗貓犬。案元明舊制，本有六月六日洗馬之俗，「燕都游覽志」：每歲六月六日，由貴人用儀仗鼓吹導引洗馬於德勝橋之湖上，三伏皆然。「北京歲華記」亦稱六月十二日，御廄洗馬於積水潭，導以紅仗，中有數頭錦帕覆之，最後獨角青牛至，諸馬莫能先也。「燕都雜詠」：「古潭連內苑，御馬洗淸流。夾岸人如蟻，爭看獨角牛。」自註云：德勝門內積水潭伏日洗御廄馬，末有獨角青牛，此則歷代舊聞所釆，四五百年前之舊話，所謂獨角青牛，度是一時畸形異產，必非犀屬。至淸代殊不聞及伏始洗馬也。

幼讀東坡詩，吳儂生長湖山曲，心便羨之。後讀昌黎瀧吏詩，鱷魚大於船，牙眼怖殺儂，檢玉篇，儂，奴多切，吳人稱我曰儂，意以爲吳人自稱，皆必曰儂也。近十年間，兩客吳下，試究方言，乃無以儂爲我者，如子夜歌之「郎來就儂嬉，負儂非一事，許儂紅粉粧」者，今皆無之。凡言女者，音皆作儂，此則爲渠儂之別訓。案字典，渠儂，他也，六書故：吳人謂人曰儂，如尋陽樂：雞亭故儂去，九里新儂還，讀曲歌：冥就他儂宿，皆謂他人曰儂之解，與今之吳人讀音正合，可知即此區區一字，變遷亦甚大。太炎謂，詩大雅箋，而猶女也，音轉爲乃，爲若，今蘇州謂女爲而，音如耐，浙東謂女爲若，音如諾，音又轉爲戎，大雅「戎雖小子，纘戎祖考，以佐戎辟」，箋皆訓戎爲女，今江南浙江濱海之地，謂女爲戎，音爲農，然則儂者，本音農，乃戎之轉，久訓爲女矣。昌黎之詩，玉篇之訓，或猶在後也。又案昌黎此詩中：亦有生還儂，此儂字，即指他人。

偶於坊肆，得莫郘亭詩鈔一卷，白紙初印，上有細字云：同治丙寅夏五，郘亭詒，新亭父記，鈐有悔翁一章，書內又鈐汪士鐸印，知爲汪梅村所藏。悔翁藏書，南京肆內往往遇之，此爲郘亭親詒，或稍可寶。悔翁是近世南京名士中一大怪物，輾轉洪楊窟中，而爲曾胡策畫，一怪也。平日所持正論，以大亂之生，由於人口過多，所言子女多者加稅等，頗近節育，與歐洲近代之馬爾薩斯學說，及嗜殺用術智諸新說，頗暗合，二怪也。平生痛詈婦女，主張生女即溺，而畏其婦特甚，三怪也。其著述雖多，而論政論學，多見於日記中，今節錄其日記中之一二段，以見悔翁對於我國政治與社會病痛之見解：「世亂之由：人多(女人多故人多)，人多則窮，地不足養，由於外則奢靡，苦樂不均(盜賊之見如此)，有才不遇，遇時者人多亦不足用，靡費更不足用，一味託大而不足用，雖遇時尚不足用(有果)，流蕩人多，好吃懶作，游手好閒，無光棍律，無才而慕富貴，輕武重文，文飾太多，好強不講禮，信鬼神，信術數，作爲無益，一味敷衍爲能幹，粉飾欺蔽，苟且作僞，巧捷刻薄，刑罰太寬，不核名實，盜賊律寬，人稟賦嗜好習染風俗性情不同，久治思亂。慈悲，流蕩，多言，好吃，懶作，膿包，善氣，善哭，扯淡，浮躁，託大，好濶，好賭，好酒，無規矩，不能忍耐，不能持久，取巧敷衍，信鬼神，喜術數，好作無益(此二十二件人不中用也)，多生上二十二件不中用人，多生能幹刁巧疾滑人，人家多生女子，文恬武嬉，怕出事，姑息養奸亂，事事粉飾遮掩，不肯結實，事事只做目前，不肯經久，用物侈靡。無等威上下之別，故風

俗奢靡，事事託大，在官者一味欺蔽，刑名一味寬縱，姑息，上下皆尚取巧偸安，謀利敷衍，賞罰不信，拘於成例，不能破格，不求人材，天不行疫使人死，女子格外多壽，蒙敝粉飾，人多游手好閒之游蕩光棍，人君講道學，迂闊不適於用，學以一味空疏無講求實用者，卽淸談廢務之別調也。上下拘於一定之例，不作出格文章，不易置當道要害之官，不知因時制宜變通盡利，姑息則欲息事而懼多事，生事適以僨事。幼時切忌流言，流語，扯談，漂白，流教，流蕩，奇伶俐，小聰明，流打，照瞎，打岔，活脫，倜儻，閃躲，趨避，閃展騰挪，閃躲疾滑溜，便給巧佞，逢迎取巧，搶飾彌縫神氣人。南京人之弊，囘債，扯淡，漂白，脫空，打死老虎，很話，小壞，罵人膽小調唆，無才刁狡，愛利，小聰明，取巧邀功，流言流語，尖巧刻薄話，閃展騰挪小便宜，滑疾溜。上下互相欺詐，官太巧，重虛文，無賞罰，拔用皆拘成格，無一破格事，不肯循名核實，太無等差，拘守成例太過，看事太易，欺蔽皇上，袒護同官，寬縱惡人，姑息小人，刻薄正人。光棍，青皮（海州），喇子（江寧），苦家（同上），二八降（同上），土棍，匪類，不成常，無二鬼，囚犯。盜賊：紅鬍子（潁州），幅匪（山東），由匪（曹州），捻匪（徐州），嘓匪（四川），賊匪（廣西），會匪（福州），痞匪（湖北），齋匪（湖南），搶匪（江西），土匪（安徽），教匪（廣東）。長久治安之策：弛溺女之禁，推廣溺女之法，施送斷胎冷藥（頓覺眼前生意少，須知世上女人多，世亂之由也）。家有兩女者，倍其賦，崇武科，重力及技，嚴再嫁之律，犯者斬決。改鹽引地段，廣淸節堂，鄉舉後不用詩文字，講求吏治，廣女尼寺，立童貞女院，會試試以吏治時務，忌策論氣，虛文論理者斬決。非品官不準再取，嚴其法，生三子者倍其賦，廣僧道寺觀，惟不塑像，兵皆實額，刺腕爲記，虛一名者，軍主斬決。科舉中參鄉舉里選之意，循名核實，以待士大夫，嚴流蕩，土匪律斬決。考試去孟子，增通鑑。軍皆有力，長大强健，承平時加以禮貌，比於文童，使畧知禮法，則悖逆之心畧戢。定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違者斬決。盜賊不分首從，贓重輕，斬決，嚴罰信賞，不限資格用人，省空文告諭虛詞，黜虛文粉飾，歸質實，分士農商武工僧六民，游手者爲僕隷，不齒於六民，不禁優伶，使人有樂境，而禁娶妓，以端風化，嚴等威之辨，僭踰斬決。深山大澤，拔其豪以爲土官，廣文學則人弱，土官不世及，六年一任道學則人無用（欲人無用則行之）。猛以濟寬，欲人有用，崇史學，君臣不言道學以虛文，崇學校則人向學，士至五十外，始準言道學。人才不足

患，患在頑梗，任官忌巧佞使令者，最忌取巧。任官取質樸誠慤者（不妨拙）。刪六部則例，太繁苛，一切破格，以合損益因革，集思廣益，求言。婦人服冷藥，生一子後服之，因時因地，因事因人，各制宜。廣溺女法，救時不得不變法，不必拘孔孟六經。富家準一女，廣商賈，弊不過浮靡而人弱矣。禁水滸一切小說。不用則例，不用孔孟，不祀鬼神，不信術數，不崇翰詹，不言道學，不談晉人元虛、唐宋禪學、宋元道學，不主一格，不諱富强，不作無益，不取巧佞，不循資格，不用六經。選鄉勇，人須長大有力，敏捷蹻健，耐久善走，能吃苦，不取巧，去家五百里外，面目無伶俐象，非市井辯給人。破一切例，不用。求人才，廣採報采訪，易置一切官有司，尤急大路賊冲之官，尤急虛心受益。城府阻於洞壑，機械捷於般倕，明睿炳於水鑑，靈警敏於鬼神，斷制決於齊斧，勇敢鷙於鵰隼，謀譎詭於良平，武略白於起翦，矯捷奇於猿猱，言辯敏於蘇張，巧詐給於湯宏，殘忍過於閹獻，深刻倍於韓商，威力邁於賁育，爲十四德。」以上由世亂說到長治久安之策，其中有極偏執處，極可笑處，然大體上判斷不能謂不銳利，議論不能謂不澈底，其中極有合近人脾胃語，可見思想之左傾。所云十四德，正爲今日所尚。此皆節自鄧文如所列之悔翁「乙丙日記」。案鄧君所得如悔翁手書日記、「乙卯隨筆」、「丙辰備遺錄」三種，又有遺詩一卷，皆印行，其乙丙日記，乃文如手校後加題者。其中可考證洪楊事迹至夥，如云洪楊曾刪定論語，如洪楊考試詩文題，如悔翁長女曾爲楊秀淸書記，如破金陵爲湖北張子行賊目皆未至，等等，皆絕好史料。而文如序中，有一段極翔明深切，有關史實，今節舉之，鄧序有云：「世皆知悔翁專精史學，而不知介潔自持，不矜名，不嗜利，不樂於爲人羈縻，不務虛憍之論，唯志切于用世。觀此書論事，論兵，論世亂之源，及弭亂之道，兼及當時將相瑒蔽欺枉之術，切中時勢，胥由書史閱歷而得，間有稍涉偏激者，則聊書憤慨，非必欲見之施行，或爲時所囿，自不能以今日恆解非薄之。然論及西學西法，未嘗無擇善之意。悔翁嘗爲魏默深輯「海國圖志」，又嘗從包愼伯游，魏包師法亭林，皆具經世之志，故悔翁通曉世務，而漸漬黃老法家之言，主張雖嚴刻，而終遠身于富貴，識力更進一等。其乙卯隨筆，自謂無宦情，有脾氣，難爲人下，難循則例，貌及眉目不佳，性有老圃氣，知足安分，樂無事如黃老，喜殺，不篤信孔孟，爲十不可者，足以概其爲人矣。嘗疑曾胡定亂，必有爲之謀主者，文正自謂學商鞅耕戰之術，文忠則綜覈名實，皆近法家，及觀悔翁所論，尊主

權，重名實，峻刑戮，惡理學，及承平拘牽之事，文正自咸豐十年駐軍祁門，又悔翁平昔所主張，何其所見之若合符契也。及細繹曾胡書牘，乃知悔翁實嘗爲之策畫，蓋蘇浙繼陷，僨事者或敗或死，失所憑藉，文正拜統籌全局之命，東南始有轉機，是時悔翁方客于文忠，從容論列，必有人所不及與知與聞者，觀文正書牘（庚申），覆汪梅村書云：來示所舉十條，第一第四條，當於本月內行之，第二條裁官裁綠營，俟履蘇日行之，第五條乃弟近年行軍之微旨，第六條亦今世必變之惡俗，唯第三條和夷，或另簡派有人，第九條修築碉卡，事有未遑，第十條狹趨入吳，力實不逮，負閣下殷殷期望之心（書札卷六）。又云：所示四事，江淮運米一條，鄙人本有此志，以皖南軍事無利，未遑遠圖，新歲稍得便宜，即當投袂東行，治軍淮浦，以副厚期（書札卷七）。又覆胡宮保書云：梅村兄兩信，前信祇速進蘇州一條難行，餘九條皆可行，無一迂腐語，兩月內必一一行之。此信不如前信之切當，而滿腔熱血，噴薄紙上，有此血性男子，而潦倒一生，天下安得不乏才哉（書札卷二十二）。稱其學行，則曰耿介，曰洵積學之士，曰梅村境遇可憫，俠烈可敬，學問可畏，曰梅公之古藻聯翩，（書札卷七、卷二十、卷二十二覆胡宮保）。曰學問淹雅，人品高潔，鄙人所企佩（書札卷二十八，復丁杲臣）。傾倒可謂至矣。又觀文忠書牘云：梅村老人前後三函，均博大精深，胸有千秋，目營八極，當以小幅裝成，以資省覽，爲滌公謀，即不盡爲滌公設（遺集卷七十三，致書局牙釐局）。又云，此曠代醇儒也，孤介不可逼視（遺集卷七十五，復嚴方伯）。其論悔翁之學曰，梅村所擬體例，均是，如伐某國，取某邑，凡兵事之無當于兵略者，不錄，其意良是，所言各條，亦均是，唯渠之輿地之學，極爲精博，刪繁就簡，非梅村自爲之，則恐擇之不精也（遺集卷六十三，與蔣文若論刊讀史兵略事例）。又云：梅村所著極佳，此篇成必敬投諸君子各一部，精而熟之，可以爲帝者師矣（遺集卷六十四，致牙釐文案糧臺諸君）。文忠本悔翁鄉舉座師，乃尤致敬盡禮，時尊稱之曰梅公，曰梅老，或梅村老人，虛己以聽，如文忠者，今安得有其人哉。特曾胡所謂三書，今悔翁文集，已盡刪削，不登一字，不悉其所語維何。（悔翁文集，別有上曾帥書三首，一論兵勢，一薦葛蕃，一賀經畧四省，皆無所謂十條與四條者。）予見悔翁辛酉所撰「緣學道齋日錄」（東方文化圖書館所藏）。有安慶初下時致文正書稿云：夫兵以常戰而强，用以不濫而足，人以博觀而知，事以綜覈而理，聞前敵軍臺經營伊始，恐有進繁縟濶闊之規，以營其門戶醉飽之私者，願遠燭艱難，愼持于權輿之際，

簡而賅，樸而不飾，介而易通，閻公之治楚北，致有可采也。又致文忠書云：兵事度益艱，南北兩岸，除多鮑二軍以外，唯水師及韋軍可用，他皆丹鉛文士，或又器局褊狹，不能與人共功名，一旦得志，必有尾大不掉之慮，餉源日蹙，言利者不深維民不可下之義，騷擾掊克，以朘其生，誠恐教匪扇之，變生肘腋，得不償失，可爲寒心，張仲遠觀察、李香雪都轉，通知時變，若延之左右，商度事宜，而丹初、星槎交相贊助，多拔偏裨勇敢之士，廣募椎埋亡命、暴虎馮河之徒，以資爪牙，楚其猶有豸乎。又云：楚軍今日之勢，在無戰將，非無統領，若推赤心于韋志俊、陳大福以爲統帶，合之多都護、李成謀，可得四將，邀楊彭同列並進，以神速行之，以奇軍參之，庶其有濟，不然，恐蹈江南之覆轍也。閻丹初精明洞察，吳木翁質樸忠厚，李香雪通曉時變，李午山淸恪溫恭，羅仙舸篤敬和平，終必不負吾師。處士若丁果臣、胡東谷、張廉卿、洪琴西、皆忠信明辨，足資詢訪，他人則如地師羅盤，內層所差不過一線，而引而伸之，遂至秦越，緣其本心，亦豈欲大負吾師，而其性所親近者，忍于負伊，伊遂不得已而負吾師，甚或外愿內黠，巧趨涼熱，漫無見解，有同和鼓，雖有機線之才，斗筲之用，豈足與贊襄大猷哉。又云：犬馬留戀之意，則願進瞽言，曰召椎埋亡命之徒，而不重用文人也。曰收召淮北及秦甘邊境湖南苗疆之勇，而不專用長沙岳州寶慶也。曰推赤心以待韋志俊等降人，以爲將率也。曰召降以術散其黨羽也。曰用人不拘一格而貪詐使爲吾用也。曰兵以奇變制勝，不必專于堂堂正正也。曰所召徠賢才，當使進賢以弼大政，不必徒豢之如豕羊也。曰理財宜勿過朘削脂膏，恐腹內教匪滋事，藉爲口實也。曰選士宜以膽力，非來投者，皆錄用也。曰保舉不宜過濫，使豪傑羞功名也。而其大要則有二：曰機密，曰神速，今欲舉一事，前數日民間皆知之，而賊益爲備，非密也。用兵以靜待動，賊知吾此謀，而任以數千人羈絆我軍，而專力四掠，我不能救，因以重困，綿延歲月，財殫民瘠，必有土崩之勢，教匪乘之，以通于賊，病遂不瘳，可爲寒心。張觀察仲遠，李都轉香雪，閻農部丹初，皆膽智宏才，願下愚論俾各抒所見，吾師斷之以施之政 則士鐸雖面侍誨言，亦不是過矣。（今悔翁文集中有上胡宮保書，詞意與此畧同，而言尤切直）。若悔翁者，丁寧欵密，能見其大 可謂忠告善道者矣。又與文忠書自狀云：士鐸自度其才不足毗益時事，素性剛躁，不能委蛇曲折，體于人情，故矢不與事權，苟竊薪米以自存活。又云：士鐸自涉世故，卽痛惜人滿之患，知天地山川之力，必不能供取給，又貧富相燿扇，

其技耆欲攻取，動足致亂，而在官者，方日以習氣自矜，文酒相尙，崇虛浮而忘實致，盡蹈西晉干寶之論，此皆盧扁不救之症也。故矯枉過直，好老莊之談，以謂才不足以濟變，力不足以撥亂，又志剛而褊，易嬰人怒，區區之志，唯欲苟全性命于末世，然無附郭之田，祭祀饔飧，不得不藉筆墨以自贍，又以爲徵收朱墨諸侯下客，古人所謂抱關擊柝者，與之相近，其職易稱，受償雖微，而每食無餘，差足自了。(以上致曾胡函稿，有悔翁手批，概從刪削)悔翁之言如此，足覘其所志，故文忠之薨，文正招之入幕，以編文忠遺書辭，甲子以後始歸金陵，然遜謝始終居忠義局而已，殆卽文忠所謂孤潔不可逼視，亦卽悔翁之所以能盡言，而曾胡之所以能受盡言者歟？大功成于曾胡，乃由自命迂拘拙滯之一書生發其端緒，書生之有益于人國也，豈不重哉！」此爲文如序之中段，所錄悔翁致曾胡書，皆外間不易覯者。予案金息侯「四朝佚聞」云：「汪梅村、士鐸，江寧舉人，爲胡文忠林翼所取士，文忠轉事之如師，撫鄂，招入幕，論兵議事實爲之謀主，並爲曾文正所重，文正稱其學行耿介，可敬可畏；文忠稱其曠代醇儒，孤介不可逼視，尤精史地之學，讀史兵畧，卽由代編，嘗從包愼伯游 爲魏默深輯「海國圖志」，具經世之志，而喜黃老家言，常遠富貴，自謂無宦情，有脾氣，難爲人下，故矢不與事權，苟竊薪米以自存。其論學謂必通史地而兼詞章；論政在尊主權綜名實，峻刑戮；論兵主機密神速，破格用人。生平深惡理學，亦不篤信孔孟，有十不可說，並稱洪楊刪論語，去鬼神祭卜等類，謂功不在聖人下，而洪軍聘爲軍師，則惡其無道，却不就，遂依鄂幕，及文忠歿，文正招之 亦以編文忠遺書辭，後歸江寧，僅居忠義局以終，年八十有八，所著有「水經注補圖補注」，「通鑑地理考」，「遼金元史地理氏族考」，「倉頡篇」，「急就章補」等數十種，或成或未成，又修上元、江寧縣志，及梅村集，余曾見日記雜稿數册，以書估索直昂未能留，近見鄧文如輯刻「乙丙日記」，爲之欣然，如釋重負，惟原稿似尙未盡，憶夾縫中往往有細字，詈其繼妻，斥爲潑婦惡母，蓋痛二女之亡，又日受交謫，不屑還詈；故記中有爾以口我以筆，其奈我何云云之語。梅村晚境至艱，又苦目盲，其厄甚矣，論者乃稱爲儒生老壽之榮，可傷哉。」息侯此節，大致卽采鄧序，所云日記中夾縫細字詈其繼妻云云，予聞吳董卿言，亦曾見之。董卿又云，悔翁日記 晚淸已有印行者，或是「國粹學報」鄧秋枚等之力，但不完全，其言儒生老壽之榮云云，是指文如小註。原註云：「湘綺日記，同治辛未九月二十三日訪梅村，喜其健在也，問餡饕枯之說，云俱見「呂氏春秋」，又告予以諸

子校本。蓋悔翁體弱憂生，故有健在之說。悔翁卒於光緒十五年，年八十八矣，一生遭逢不偶，天以大年報之，先于十一年以經明行修，薦授國子監助教銜，雖不足爲悔翁重，且非其本懷，然亦可見儒生老壽之榮矣。」息侯以國子監助教爲不足榮，此蓋深惆悔翁晚年家庭之酷遇。予嘗與柳翼謀論悔翁事實，翼謀告予，「乙丙日記」爲張孟劬痛斥，文見「學術世界」中，張文予未獲見，但聞悔翁生平受病之處，已暴露無餘。又悔翁晚年無子，而夫人虐之，極人所不堪，同時諸公憤不能平，乃匿悔翁於涂朗軒江寧府署中，汪夫人偵知之，則取悔翁生平撰著，及所愛書籍於庭，宣言翁果不歸，則焚其書。翁聞而大恐，哀籲諸公釋之歸家，寧受老妻淩虐，不忍稿草付炬。諸公相顧太息，謂翁之苦境，無可拯拔，蓋其夫人之智，能察悔翁所溺而挾持之，翁不能割捨一切，宜其畢生受制也。同時溫明叔（葆深），亦極懼內，溫以侍郎視學閩中，夫人忽逼其稱病罷官，溫卽佯狂褻試規，大吏奏其有心疾，遂歸里。左文襄督兩江，以溫當年分校禮闈，知其爲天下奇才，雖薦卷未售，極德溫，朔望必詣溫宅謁師，溫夫人對文襄恒斥其師無狀，溫左相對跼蹐，惟命是聽，溫與夫人皆老壽，同日無疾而逝，此視悔翁爲稍有福澤矣。龍蟠里國學圖書館近購得悔翁手批孫芝房芻論，孫于鹽法主就場徵稅，汪批痛詆鹽商，視孫論尤激昂云。「乙丙日記」中，錯字頗多，凡言湘者多訛作浙，不可解。悔翁遭際雖似馮敬通、劉孝標，而千秋之下，莫不稱悔翁之名，而咎其婦之悍，則以筆罵者，終勝以口罵，此又悔翁之終過於溫明叔者歟？

石遺先生以七月八夕捐館舍，予中夜聞耗，悲不自勝。先生僑居蘇州，歲歸里銷夏以爲常，今年買舟春申，予詣送，出寄趙堯老一律詩敏質，才十日事，未料忽然一瞑。予有三詩哭師，所謂：「歸里歲銷夏，北颿秋爲期。今年獨詣送，逆旅還說詩。回思凍梨色，神彩猶楨鰭。」所謂：「老爲過江人，還敂鶴市屋。每要車中談，輒恨驛路促。壞牆見西山，此景謂不復。豈知造化妬，萎哲嗟更速。」皆雜述近事，壞牆能見翠微山，余重過小秀野草堂句，先生所屢稱者。然終慙不及衆異輓先生第一詩中之「死生眞細事，吾恐書種斷，國危兵又起，一去宜不返」二十字括舉而沈痛也。先生學窮天人，生平治說文，治古文辭，皆至精，而世但傳其說詩。然先生詩話，及爲朋輩詩序，其至者，海內才人皆斂衽無閒言，寢饋至深，而筆妙亦無兩。予北面請業逾三十年，所藏北大文科時，論說文論文數札，荃輿出新，與先生文集中諸解經治小學文字相表裏。先生著撰，世所知十五六種者外，尚有「尚書舉要」，爲力闢僞古文

之作，見解甚博而拗。「鍾嶸詩品評議」，則七十後論詩之菁華，「音韻學」，「羣書舉要」，「史漢研究法」各若干卷，皆累年講席經說經所得。衆異挽詩中，所謂「並世不數人，我里見尤罕。誰能治樸學，着眼到文苑。公兼暢園長，每細左海短」者，事實，亦公論也。先生小名尹昌，故字曰叔伊，其以石遺室稱者，弱冠夢至一處，重樓疊閣，闃其無人，有書數百櫥，隨手抽數卌，閱之，書邊印石遺某某書，中似是自己著作，時方閱元遺山集，因遂自號石遺，後細思此二字與叔伊頗相合，遺伊國語同音，石拾同音，叔又訓拾，乃號所居爲石遺室。先生著述，十之五六皆已刋，生平持論，謂書必須木板，板不須精，而必須身及見之，故所槧各集，皆如所言。詩集至四五續，限於工力，字尤漫漶，唯文集有佳紙初印本，亦不多見。先生長君公荆（名聲暨），先先生十餘年下世，文筆能傳其家學，在北都常過從。「石遺年譜」者，公荆刺取先生日記及過庭所聞者彙之，至五十三歲止，北行未暇續。及公荆歿，及門王眞又續成至七十五歲止，後此七年，尚闕如。世人妄疑謂先生自作，予諦觀筆法，皆出公荆，蓋合先生詩文集，及蕭夫人「戴花平安室筆記」而成，其中紀事自必請命覈得其實，傳可傳之人，以子述父德，良法美意，固猶近代有聞者之自述也。且譜中所叙，皆有根據，無溢詞，當時政局軼聞，儒林風尚，隨地可見，而戊戌年譜中所叙，尤有關係。蓋戊戌爲前淸新政與名流消長之一大關鍵，而是歲適先生入南皮幕府，又適與沈子培相遇，在先生個人學術環境上，亦一大關鍵，今節錄是年所紀者。石遺先生年譜：「戊戌，四十三歲，正月五日，携一僕赴鄂，九日至，主梁節庵丈寓，廣雅約次日遲明見，節庵爲備飯，備輿，至節署，則儀門以內，庭燎光徹大堂，主人已衣冠候於花廳門內，廣雅長不及中人，而廣顙偉鼻，目三稜有光，髯及腹，行坐揖讓，儀觀秩然。自黎明坐至日午，勺水不入口，談不絕聲。首詢何以名衍，答以先君年五十得衍故，又問，何以字叔伊，答以小名尹昌故，又問攷工記元詩紀事外，尚有何著作，答以周禮禮記說文各辨證，說文舉例，尚書舉要，皆未梓。又問在上海館穀外，更有何歲入，答以授徒賣文。又問在上海久，所識海內有學問之人必多，鄙人所未知者，能分類舉其最優者否。答以：散體文有直隸新城王樹枏，義寧陳三立，駢文有武進屠寄，泰州朱銘盤，攷據之學，可信者有瑞安孫詒讓，善化皮錫瑞，皆當老帥所已知（老帥者，當時效以此稱廣雅也）。此外尚有浙江章炳麟。廣雅聞至此，卽大不謂然，曰：梁啓超文字宗旨頗謬，然尚文從字順，章某則並文字亦怪異矣，足下何

數及此人？答云，章某能讀書，實過於梁，老帥似未見其左傳著作。（後家君入都，聞廣雅召章君至，月薪百餘金，而梁節庵與其徒朱强甫，方以忠君宗旨取悅廣雅，章君識强甫，乃與昌言革命，强甫詰其先代有仕者，何得出此言，章君言此爲强暴所污耳，子孫當幹蠱 强甫以告節庵，節庵以告廣雅，脅廣雅當逐此人，否則上聞，廣雅辭章君，贈以五百金，購其左傳撰稿，節庵復扣留其款，章君狼狽歸至滬，至杭覓家君皆不遇，留書而去，故知之詳）於是橫風打斷，言他事，忽論及桐城古文，姚視方何如，答以：姚雖言攷據義理詞章三者缺一不可，然方根柢遠過於姚，人皆謂姚勝方，衍謂方勝姚，即惲子居亦勝姚，惟佞佛無謂耳。廣雅頗以爲然。又談及蘇堪詩，甚爲稱許，惟言所見不多，答以趙甌北評元遺山詩，學不甚博，才不甚大，惟以精思健筆戛戛獨造，蘇堪似之。後遂談「求是雜誌」事，可以棄彼就此，此間亦擬出一雜誌，因此言及陳季同之爲人，答以季同不修邊幅，濫用錢，有之，然未嘗媚外，薛叔耘忌之，其言不可信也，餘瑣屑不能盡記。廣雅服御樸儉，外褂貂皮將禿，炕墊紅呢破，稻草見焉。次日家君上七言律二首，是夕廣雅招飲，大圓卓白木無漆，罩以舊白布而已，同席者，節庵外，有王雪澄觀察（秉恩），華陽人，癸酉舉人，熟目錄之學，王捍鄭主政（仁俊）字幹臣，吳縣人，甲午（熙按：應作壬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改吏部，著作甚富，皆廣雅門下士。朱强甫茂才（克柔）嘉興人。命雪澄騰出紡紗局官屋三進，爲家君卸裝地。坐間廣雅言，中國自大創於日，朝廷厲行新政，然起行必由於坐言，擬稍集留心時務者，研究政學，庶有裨於萬一。次日來答拜，使節庵道達誠意，請本年起，留鄂辦理一切新政筆墨，暫任官報局總編纂，鄂中度支不足，月先致薪水百金，勿棄菲薄，諾之，乃函辭滬館。廣雅遂檄雪澄觀察爲官報局提調，派捍鄭、强甫幫同辦理筆墨，捍鄭薪水七十金，强甫五十金，時節庵爲兩湖書院山長，調兩省高材生分科教授，實具學堂性質，經史與地外，兼有測量槍操各門功課。又次日，節庵招飲兩湖書院，院正座居兩小湖中，一名墩子湖，一忘其名，大門內兩邊長廊抱湖，向北進，學舍書庫在焉，正座一大講堂，堂上大樓，兩旁分教各員室，正座後兩長廊抱湖，亦如之。是日識楊惺吾、馬季立、鄒沅颿、陳善餘、陳仁先諸人。節庵尚能豪飲，以方三寸深二寸小斗，飲盡八九斗，夜深散，仍回節庵寓。節庵精治饌，最嗜魚翅，家君即用其廚宴節庵，拼酒大醉，其表弟龍伯鸞秀才鳳鑣，順德人，刻「知服齋叢書」數十冊，雕板頗精，贈家君兩部，是日在坐。數日，移居紡紗局，王雪澄觀察招飲於織布局。初廣雅在文昌門外江

邊栰設紡紗織布繅絲製痲四廠，皆雪澄爲總辦，絲痲二廠未開工，先開紗布局，其辦公處設於布局，故紗局屋空也。數日，廣雅令擬開設官報序言一篇，又撰時務論說二篇，廣雅甚稱許。二月，廣雅忽使節庵促入都會試，登第後早來，辭以無意科名，不悅，謂尚未中年，豈宜過於自廢，不得已遂請假，廣雅節庵雪澄排日飲餞，有再至兩湖書院餞節庵詩。廣雅平日出言極斟酌，偶有未當，已隔數句矣，將前言重提起，謂頃間所說，不是如彼，乃是如此。家君嘗謂廣雅不但文字有添註塗改，言語亦有添註塗改，然可見其爲人不苟矣。獨餞家君畢，送出，乃云，此去狀元及第，好爲文山，期許之重，不覺其失言矣。三月，入都，寓爛麪胡同蓮花寺，大世父以選人至同住，時海內言變法者蜂起，公車集輦轂下，尤人人兒賈穌王矣。康長素、梁卓如外，若宋伯魯、楊深秀、譚嗣同、唐才常、陳虬、宋恕之倫，遽數不能終。林暾谷先以援例爲內閣中書，到衙門，京師强學會興，日奔走其間，與張鐵君等興閩學會，與王書衡、張菊生等興通藝學堂。長素寓上斜街，有所謂萬木草堂者，梁卓如、麥孺博諸人，日夜論議，方上萬言書，開保國會，暾谷聳於其說，又日至家君處談藝，談國事，家君語以子向習詞章，經濟非所長，時局會有變，盍姑少俟，既下第，强使出都，同遊杭州。廣雅與湖南巡撫陳右銘寶箴皆欲致之，而中朝方令京外大員薦舉人才，翰林學士王錫蕃薦之，召見，特命與楊銳、劉光第、譚嗣同以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與新政，繁然有所更張，十日，而四章京之難作矣。方家君之在都也，朝命廣雅入覲，將使入閣，廣雅聞召卽行，至滬，朝命止其來，則常熟翁叔平師傳同龢沮之，時景皇方親政，常熟方在樞廷也。家君出都至滬，船上謁廣雅，廣雅言還鎭亦好，子可速來。閏三月，家君以寓滬八年，未同先母至杭州，今將他適，遂同往，有三至西湖同道安二律，時琴南、嘯桐、鄭稚辛諸丈，與暾谷、拔可相繼亦至。六月，大世父往正陽關愛蒼丈處，丈早調該關榷鹽也。聲暨挈眷赴武昌，移居豹頭堤，堤在督署旁，屋頗高敞，花廳有花木，外有空園。武昌夏暵本至酷，以臨江一帶，自漢陽門、平湖門、文昌門、至望山門，城皆西向，江水一曲抱城，陽燄自朝至暮，曬成千萬斛沸湯，此氣熏蒸至夜未退也。是夏尤甚，家君至畏熱，夜張大床空園中，舖竹簟露宿，如是者月餘。武昌城內多小湖，皆種白蓮花，一文錢一朵，日中買數十朵插瓶，夜半聞香，則盡開矣。黃鶴樓亦向西，不宜夏，冬又西風凄緊，賴有西日。漢陽晴川閣龜山，皆無足觀，桃花夫人廟亦不存，鸚鵡洲徧地竹木廠，惟伯牙琴臺高臨郎官湖，

環以萬荷，稍有涼意，有沈乙盦招遊月湖夜話達曙詩，乙盦丈名曾植，字子培，嘉興人，嘉道間鼎甫侍郎維鐈之孫，侍郎曾督學福建，林文忠公則徐、郭遠堂中丞柏蔭，皆出門下，屢持文衡，廣雅父爲其分校會試所得士。乙盦丈庚辰進士，刑部郎中，總理衙門章京，博極羣書，尤長史地，與順德李若農侍郎文田，桐廬袁爽秋太常昶論學最相契，工詩，近澀體，蘇堪丈亟稱之，嘗自謂吾詩學深，詩功淺，深者謂閱詩多，淺者謂作詩少也。因丁內艱，廣雅聘爲兩湖書院史學分教，至亦住紗局西院，始相見，乙盦丈諦視家君名刺，曰吾走琉璃廠，以朱提一流，市君「元詩紀事」者，今日始相見，自是多聚夜談，至三四鼓，索其舊作，則棄斥不存片楮矣，家君因謂君躭史地，吾喜攷據，其實皆無與己事，詩文却是自己性情語言，且時足以發明哲理。乙盦丈言吾夙喜張文昌樂府山谷精華錄，而不輕詆前後七子，家君進以宛陵，乃借宛陵集，亟讀之。武昌既酷熱，廣雅又喜夜談，每約家君及乙盦、節庵、雪澄、捍鄭諸人，集織布局廣臺上露坐，夜深乃散。集必有酒肴，當時物力尚廉，一席以四餅金爲度，廣雅不多食葷饌，多食水果，酒黃白俱備，終席食飯一小盌，粥一小盌，或饅頭一二。一夜指白酒問坐客，燒酒始於何時，家君曰今燒酒殆金元人所謂汗酒，廣雅曰，不然，晉已有之，陶淵明傳云，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稻，稻以造黃酒，秫以造燒酒也。家君曰，若然，則大酋之秫稻必齊，月令早言之矣，廣雅稱秫稻必齊者再，曰吾奈何忘之，其虛己不護前如此。八月，北京政變，言變法者多獲罪，先是那拉后雖歸政景帝，自居頤和園，而用榮祿爲北洋大臣，某爲步軍統領，袁世凱練兵小站，兵權皆在握也。而景帝珍妃、瑾嬪，皆編修文廷式女弟子，珍妃最得寵。既慫恿景帝大考翰詹，預知賦題，爲水火金木穀，漏泄於其師，使宿構，考取第一，並代妃兄某捉刀，列高等。既而與那拉后爭諸價鬻官，先鬻廣州織造於玉銘，又鬻江海關道於魯伯陽，諭旨下，兩江總督劉坤一不識魯伯陽爲何許人，電奏詰問，爲那拉后所知，坐內殿召珍妃訊而撻之，而幽之，母子間，嫌隙深矣。於是帝黨謀矯旨召兵，禁后於頤和園，召世凱，世凱以告榮祿，那拉后半夜回內廷，嚴訊景帝，懼而吐實，於是楊銳、譚嗣同、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六人就逮，數日未具獄詞，遽斬西市，廣仁以康有爲弟而誅，深秀以常言得三千桿毛瑟槍圍頤和園有餘也，康有爲梁啓超跳於英使館而免。各省惟湖南行新政最認眞得罪最甚，巡撫陳寶箴，學政江標，巡警道黃遵憲皆革職，寶箴子三立與焉。自是啓超避地日本，既作清議報醜詆那

拉后，復作維新報，痛詆專制倡言革命，章炳麟「訄書」、「革命軍」各印本出，人人皆有革命思想矣。時廣雅雖主變法，而所言一切變法與諸新進者，議頗不同，乃著「勸學篇」，由門生侍講學士黃紹箕進呈之，紹箕字仲弢，號鮮庵，瑞安人，前通政使黃漱蘭先生體芳子，庚辰進士，博雅工詞賦。九月，廣雅因新政一切停頓，官報亦停，令家君入參幕府。初、廣雅以新政既停，乃奏請設商務報，改爲研究實業，月出三冊，實雜誌體，廣雅自定凡例，自作序，署本年八月，而籌備一切至次年始開辦也。初識周彥昇明經家祿，與乙盦丈同住節署，劇談多至夜深，有哀晚翠，憶高昌舊居花木，冬夜感懷季新亡弟詩。新識湖北紳士吳星階侍御兆泰，爲經心書院山長，翰林院編修周少樸樹模。」此一大段包涵甚廣，述初見南皮一席談，極有趣，一可見南皮見解，一可見爾時風氣。其秫稻必齊一事，先生別有文記之，已錄於前。與沈子培相見一段，乃采先生海日樓詩序，檃括生平論詩宗旨，其叙時事政局，則公荆據所聞於先生者直書之，後來可爲史料。其中大世父，乃指先生伯兄木庵先生，名書，字伯初，先生所從學者，長於先生二十餘歲。予幼而離鄉，覯先生廼在舉經濟特科時，予家於宣南，去畏廬先生居一牛鳴路，而吳翊庭師（曾祺）亦舉特科，寓予家，旦夕，三數公皆來就先公與吳師談。讌飲恆竟日。記石遺先生來，與畏廬先生每談必力爭，輒至面紅耳赤，斷斷然，翊庭師撚鬚微哂而已。至具衣冠登小秀野草堂學爲詩，則已稍後。今春相見秣陵，譚及公荆葬事，先生喟然曰，送葬詩，多作戚語，吾送大兒葬，乃曰：「此路他年我必由，一棺扛入萬松楸」，可謂迎面一棒矣，言已大笑，初未信奄忽易簀也。先生軼事不可勝記，暑汗中聊掇拾其一二，以實吾札。衆異詩中之愓園，爲陳庚煥，長樂經學家，以與左海及先生皆姓陳，皆鄉之名儒，故咏及之。

幽燕烽燧，北望驚心，事勢之亟，四五年前已然，彊搘至今，不能免於相搏，亦意中事。此後倂力制勝，在於當前。委蛇時日以修戰備之功，則究在疇曩。異時飮至論功，當有公言，唯此浩刧，爲可嗟閔。昔元人諭日本書云：「和好之外，無餘善焉，戰爭之外，無餘惡焉。」言簡意賅，三復詞令之妙，重爲愾歎。元師征日時，日本已利用間諜，木宮泰彥「中日交通史」云：「當時兩國關係，雖極險惡，而日本商舶之赴元者，仍不絕，日本利用此種商舶，使弘安之役，被俘之宋人，潛作間諜，往探元之動靜，故得知一切情形。竹林院左府記弘安六年七月一日條云，異國之事，近日其聞候今年秋可襲來之由」，讀此可知彼邦早慣於勾買

無恥施技刺探，即世人所謂奸細也。案奸細，又可作姦細，沈欒城詩「一朝姦細竟南奔」，此指秦檜。攷「宋元通鑑」：翟汝文雖爲檜所薦，然性剛不爲檜屈，至對案相詬，目檜爲金人姦細，是沈詩所援。覽此可知吾國與外族戰爭，恆爲姦細敗事，今日當先爲烱鑒。又案秦檜之爲奸細，乃由金派歸，撻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監己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㮚、孫傅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又考「金國南遷錄」，亦言秦檜始終言南自南，北自北，可見此姦細乃金特以遣宋者，祸在高宗賞而用之耳。又「晉書」：「獎羣賢忠義之心，抑奸細不逞之計」，此却用奸字，案姦多作姧，因與奸通，書，寇賊姦宄，注，刼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故奸細作姦細，義較長。

匡廬近爲逭暑奧區，自吳𫄨林廬山兩志以來，昔人吟題記述，攟摭殆盡。然面面看山各不同，仁智所見，朝夕所遭，載筆之倫，仍無盡也。石遺文集中，游記甚多，獨無廬山遊記，而先生於光緒中實嘗游廬，今乃於年譜中檢得之，其記廬山論瀑布，頗有別解，可補吳志。「石遺先生年譜」:「甲辰四十九歲，六月，同王俶田我臧遊南昌，止乙盦丈官齋，數日，夏暵，飽啖撫州枕瓜，甘潤遠出上海種上。乙盦巨木構露臺，高出樹杪，夜間用納涼其上，故家君別乙盦丈詩，有：豫章青白桐，離立時往爹，露臺出其杪，下見江影涵云云也。將遊廬山，丈贈四十餠金爲遊資，命大官舫送至南康，南康城下爲匡廬之麓，前臨鄱湖，濶百道迸集，湖湍峻急，小舟不能停泊，非大舫莫至也。南康郡守葉至川，寧波人，同治癸酉舉人，寶竹坡侍郎門下士，與家君爲同門友，乙丈先馳書告之，聞家君至，命僕帶肩輿出迎，家君方携一小竹床，科頭赤膊，臥於鄱陽門下，僕至，愕眙久之，乃述主人云，星子縣（南康首邑）人夫只廿四名，知縣帶往鄰封相驗，須明日方回，請先到郡署暫住，遂往。城中空曠，大半無人居，郡署自大門至二門，路約里許，殆南康軍舊址也。官齋高爽，葉郡守善飲，治饌甚精，言地方凋苦，若連雨十日，則城中米罄，須入鄉採買，畧談山中名勝，次日輿夫回，共用十五名，每名一日官價只二百銅錢，飯食在外。先至開先，漱玉亭，亭已就圮，開先有二瀑，晴時一瀑乾，惟存溜痕，一瀑舟行鄱湖中已見之，瀑廣僅二三尺，長僅兩三丈，徒以山界江湖間，高而易顯耳。太白詩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人稱

其工，不知此正言其瀑之不甚廣，若廣至尋丈，則吹之自不斷，照之亦不空矣。時時與假田漱沐濯足其下，未幾山雨驟至甚急，則二瀑竝下，廣狹如一，東坡詩所謂劈開青玉峽，飛出雙白龍者矣。若譬以銀河落九天，則大言而已。至寺坐觀許久，雨未止，乘輿至歸宗寺，阻雨三日不得出遊，日徙倚於山門，想望栗里。雨晴，澗水泙漫，冒險渡澗，至栖賢橋，暢觀三峽澗，澗中水石千狀萬態，坡公兄弟之激賞，有以也。是夜宿栖賢寺，五老峯在寺旁，仰止久之。次日至白鹿洞下山，復宿郡齋。此行有滕王閣，百花洲，南昌別乙菴太守，歸宗寺阻雨兩宿，雨後重過開先觀二瀑布，三峽澗五言四十韻，至白鹿書院，下匡廬，宿南康郡齋，視葉至川太守，兼寄乙菴太守各詩。而葉郡守又命官舫送至九江湖中，遇風，遇大雨，至湖口停泊，有雨中登石鐘山詩。石鐘山，周遭樓觀，頗似北固，而山界江湖交流處，巖石玲瓏，則勝之。」此段寫沈子培於南昌署以露臺避暑，及由南康取道上山，南康情狀，與夫官價等瑣事，他日皆可供掌故。其箋太白詩絕妙，先生最長說詩，如此類正不可悉記。又七十五後，成「要籍解題」一書，開甫畢經部，凡經學有用之書，皆反覆箋解命名，論其長短，誠有裨後學之作，前誤記爲羣書舉要，附識於此，以告求師門遺著者。

曾文正致胡文忠書牘中，稱歎汪梅村者，有一手稿，今藏叔章處，此書已收入書札卷二十，今觀原底，乃是第百五十六號，蓋曾致胡書之號碼，可見通札之勤。書末云：「梅村境遇可憫，俠烈可敬，學問可畏，其二女事，侍當設法表章，梅兄前一信欲侍出一惻怛告示，茲將示稿抄呈，其第一條，卽旌表忠義，蓋仿公初克武昌時立局辦法也。其章程求錄示，並求將此稿寄梅村兄一閱可用否？」觀此可見曾胡二公對於梅村建議採納之速，虛心下士，以成大功。予於此所感者，曾胡二公，身爲統帥，削平大難，而對於窮老書生，乃推誠納善，一至於此。梅村爲文忠門下士，於理宜召之揮斥訓話，而文忠之撝謙，形於筆墨，形於詞色，又如此，此皆今人所未嘗夢見也。其次，洪楊之役，可謂伏尸百萬，流血千里矣，而文正制勝之方，乃曲及於愷切告示、旌表忠義等等文字學問迂闊之細事，雖梅村所陳常有關於政治社會之大本，不盡皆此等迂疏瑣屑，而終可見軍事之求勝，實胥繫於政治之大原，而一介窮書生，又未必不能洞其根本，卽迂疏瑣屑，亦未必無用處。此又非尋常政客予智自雄者所能解耳。

唐佛塵致歐陽節吾書，謂時局如此破壞，雖武鄉復生，無可下手處，此言可見爾時志士憂國之切，其時滿政雖不綱，局面猶未

全碎，其如此言者，蓋已知本實先撥，全局終必糜爛也。佛塵此書，又曰：「俄人西扼于地中海，改而東趨，其勢非盡得新疆及東三省不止，今日本又崛起東方，蠶食朝鮮琉球臺灣，及我奉天之半，駸駸有席捲燕雲之勢，推原所以强盛之本，亦非漫然而致者，如俄之彼得羅，身游英法荷蘭諸國，習其技藝而歸，遂開諸武備學堂，化杯榛爲禮義，易貧瘠而富强，由是舉欽察阿速之邦，積受凌侮於韃靼者，一旦而雄視五洲。日本一島國耳，維新以來，力矯其數千年相沿之弊政，一掃而空之，故其地則祇中國二十五分之一，其民亦祇中國十二分一，而事事求其精實，人人予以執業，稅重而民不怨，事煩而下樂趨，行之二十餘年，遂爲東方首發難之國，而愕眙莫敢誰何，此其明效大驗可立覩，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前此丁日昌謂其陰而有謀，固屬可慮，其窮而無賴，則更可憂，老成先見，有如龜卜。」此一段眞有如龜卜矣。乃歎國非無人，病在有遠識有志量能說老實話者，往往不見容於世，佛塵父子皆殉國，吾昔每過有壬所居，觀壁上節吾先生書，未嘗不愾歎終朝也。

石遺先生年譜：「庚子，四十五歲，八月，以唐才常之亂，先母挈全家歸里，家君後歸，唐才常本兩湖書院高才生，後歸長沙，辦「湘學報」，學問優長，筆墨精警，戊戌政變後，實行革命，義和團起，富有票徧長江上下，才常爲其首領，潛蹤於漢口某處，被獲，僅有徒侶十數人，鏽澀洋槍數枝而已，械送武昌，嚴鞫於營務處，終日，夜二鼓，斬於水陸街，十一人皆健步就死，才常最後出，則兩人挾而拖，殆已服毒就斃矣，體貌甚偉，而頭尖甚。」此段所述，足參考者，爲十一人健步就死，見聞最確。佛塵先生就義事，馮自由「開國前革命史」云：「二十七日，漢口泉隆巷某剃髮匠，偵知同街唐姓形跡可疑，遽向都司陳士恒告變，陳跟蹤拿獲黨人四名，始悉黨人有大舉動，張之洞聞報，即照會租界各國領事，於二十八日淸晨，派兵圍搜英租界李順德堂，及寶順里自立軍機關部與輪船碼頭等處，先後逮捕唐林及李炳寰、田邦璿、瞿河淸、向聯陞、王夫曙、傅慈祥、黎科、黃自福、鄭葆晟、蔡丞煜、李虎生及日本人甲斐靖等二十餘人，同時圍搜某俄國商店，擬捕其買辦容星橋，容喬裝工人而逃，戢元丞則避匿劉成禺家，賴姚錫光父子設法得以出。唐等被擒後，司道府縣在營務處會訊，唐供辭謂因中國時事日壞，故效日本覆幕舉動，以保皇上復權，今旣敗露，有死而已。餘人羣呼速殺。二十八夜二更，乃押至大朝街瀏陽湖畔加害，一時延頸就戮者，共十一人。尚有日本

甲裴則移交駐漢口日領事訊辦，自是張之洞乃大興黨獄，湖北殺人殆無虛日。」持與石遺年譜較，大致固相合也。（林熙按：秋岳文中的佛塵、節吾、瓣薑，是唐才常，歐陽中鵠的別字、別號。唐才常烈士的事蹟，知道的人比較多，可不贅。歐陽中鵠是湖南瀏陽人，生平服膺明末淸初的卓越思想家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一號船山，瀏陽人），黃宗羲（號梨洲，浙江餘姚人），劉繼莊（字獻廷，河北大興人），尤其傾倒於王夫之，因以瓣薑爲號。他又精研數學，從事於自然科學的探討，是一個跳出封建藩籬，要求個性發展的高級知識分子。同治十二年癸酉，中鵠中舉人，後來官至廣西按察使。唐才常、譚嗣同都是從小時候就跟他讀書的。中鵠三個得意門生都被淸政府殺了，第一個是譚嗣同，第二個是唐才常，第三個是王孟南。戲劇家歐陽予倩是中鵠之孫，而唐才常又是歐陽予倩的蒙師。唐有壬是唐才常之子，歐陽予倩之妹是唐有壬夫人，唐家與歐陽的關係如是。秋岳說在有壬家中見佛塵上節吾先生書，此家是指有壬在上海舊法租界甘世東路的寓所，有壬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廿五日在此屋門前遇刺斃命，時任交通部次長。唐才常有一子唐蟒，一九五五年一月病死香港，又有一子今亦在香港，年七十二矣。）

石遺稱佛塵筆墨精警，固無虛譽。佛塵自作正氣會序文，開端云：「四郊多壘，卿士之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興四方之瞻，蹙靡聘矣。昔者，魯連下士，蹈海而擯强秦；包胥纍臣，哭庭而存弱楚，蕞爾小國，尙挺英豪，詎以諸夏之大，人民之衆，神明之胄，禮樂之邦，文酣武嬉，蚩蚩無覩，方領矩步，奄奄欲絕，低首腥羶，自甘奴隸，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此雖隨筆爲偶文，亦見忠義悱發。案唐上瓣薑書，正在中日甲午戰後，今再檢其書，有云：「今日之事，即能僥幸一勝，亦不過長其虛憍之氣，如人病痨瘠，外雖中乾，遇事尙能傲很相競，迨血枯氣絕，始委頓以死，方今中國之世，何以異是，而况幷不能一戰以幸勝，其究又將如何耶？」又云：「竊嘗靜觀朝政，穢濁之氣，充塞天地，和議諸款，亘古未聞，現在南北紛紛撤散，而倭人添兵不已，朝旨云倭人未必即有他意，殊不可解，臺北已失，唐中丞微服內渡，虎頭蛇尾，特恐吳中丞之無偶耳，可嘆，可恨。現在臺事日益危急，雖以劉永福宿將鎭之，將奈之何，天下事不問可知，而各督撫中亦無竇融、錢鏐其人者，將毋尙在草澤市井間乎？」此兩節，其評爾時局面，曰虛憍，曰傲很，曰穢濁之氣，皆切中情弊。蓋政治不改革，幸勝固無用，故其終希望

於草澤市井，是其時心中已安排革命之實行，昔日烈士謀國之忠，慮患之周，赴義之勇若此，初不曾爲高論也。

梁節庵上廣雅一箋，藏戴亮吉處，凡四紙，筆意飛迅，予久疑爲節庵力勸南皮殺唐佛塵者。但佛塵先生就義，爲庚子七月廿九日，此書月日草書似作四月，故久未能決。以叩於竹君先生，亦莫能定，欲携以問石遺老人，師歛又下世，今錄此函如下，附疏吾見。「鼎芬閒坐江上，忙花院中，竟能手辦一大賊，報國愚誠，可以少慰。惟一賊甫獲，羣賊蠭起，勢極洶洶，禍將不測，看此舉動，明係合夥同謀，妄思欺奪君權，破裂孔教。鼎芬定計辦理此股賊匪，心力堅果，本可不必商量。敬念我公淸望冠時，素以天下爲己任，殺賊報國，肅淸海宇，功有專屬，責有專歸，此等大事，當語仁公，首先料理。但恐執事顧忌游移，心慈手軟，但切隱憂於私室，不能昌論於公廷，徘徊一月，纏緜千語，計尚未定，賊已渡河，此時縱有白部守約書，百處正學報，百間武備學堂，於事已恐無濟。今特專誠奉懇，公必能奮然興起，昌言討賊，任事剛決，發議正直，鼎芬伏處瓜牛，自聞風鼓舞，心悅誠服。如仍居寬厚之名，爲博大之事（如特科薦梁賊啓超之事），未能同志，無可屬望，鼎芬即還我故山，合天下志士，誓滅此賊，不復告公。禍在眉睫，要辦即辦，乞公一言，請即定志，明晰示我。若同坐抱冰堂，千懷萬語，散時仍無着落，則此日可惜，此賊難辦，鼎芬剛腸直性，未能久羈，日內告辭，回山辦賊，區區愚誠，上愛吾君，下愛吾友，國危至此，賊勢猖獗又至此，眞不勝痛憤憂迫之至，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謹上尚書足下，鼎芬頓首，四月三十日。」又附箋云：「羣賊起事，是廿五日，大賊誅除，是廿七日，此事仍是大賊所爲，又辦旨有督撫送部引見字樣，督字請公細閱，萬萬勿以薦特科辦法（如薦梁賊啓超、薊匪光典之事）致使天下志士灰心。」

案此箋，必是戊戌後所作，似尚未至庚子拳亂，箋中之四月，非己亥，即庚子，己亥湖北無事，故必是庚子四月，大賊必指南海，以有破裂孔教字樣也。佛塵先生未被逮前，頗運動南皮合作，南皮亦頗爲所動，馮自由革命史述之甚詳，故節庵以危言怵南皮，懼其與佛塵合作，所謂請即定志明晰示我也。故此書雖未必爲搜捕佛塵，而實即一事。今考是年三月二十一日，梁任公有一書論羅伯堂、唐璵昌眷屬被捕事，以意揣之，湖北或已有逮捕何人，或參革何人之事，而節庵張皇以爲己功耳。節庵是時似又新自焦山來，故有瓜牛之語，前錄節庵薦康長素、薊禮卿於南皮一箋，所云：「康薊二子，深相契合，兩賓相對，可以釋憂」者，今則一指

爲賊，一詈爲匪，前後矛盾，姑不具論，而戊戌朝局一變，紛紛以君權孔教相標榜，號呼載途，羅網踵後，抑亦何可笑耶？

佛塵先生之失敗，固由於與南皮不能合作，而其間尙有一重要關鍵。孫仲璵（寶瑄）「日益齋日記」戊戌八月十七日云：「十七日，祖荔軒蔭庭談及漢口之役，相與太息，謂新黨卽欲舉事，宜俟東南腹地土匪徧起，官軍不暇兼顧，乃借團練爲名，掃除一片土，漸擴充其權力，如是或能保衞一隅，立自主之國，未可知也。今者南部大吏，方與外聯和同之約，鎭衞長江一帶，而士民又無蠢動者，新黨竟先爲禍首，亂太平之局，故英領事有公文致鄂督云，南方有所謂大刀會、哥老會、維新黨諸種，皆與北方團匪相彷彿，有爲亂者，卽速擒捕，敝國決不保護。」此亦是事實。當時佛塵與狄平子，共任長江方面起義，佛塵之字爲伯忠，任公書中言忠者，皆指佛塵。平子先生比日老病頹唐，去年一覿於兆豐花園，亦未能談往事矣。

譚復生致歐陽節吾書，去年精衞先生與佛塵致節吾書，合裝一冊，以紀念有壬。復生此書，中間以談禪說理，似與佛塵之務實者，微有不同。中有一節云：「大劫將至矣，亦人心製造而成也,西人以在外之機器，製造貨物,中國以在心之機器，製造大劫，今之人莫不尙機心，其根皆由於疑忌，乍見一人，其目灼灼然，其口緘，其舌蟜蟜欲鼓，其體能極卑屈，而其擘將欲翔而搏擊伺人之間隙而時發焉，吁，可畏也！談人之惡，則大樂，聞人之善，則厭而怒，以罵人爲高節，爲奇士，其始漸失其好惡，終則胥天下而無是非，故今之論人者鮮不失眞焉。京朝官日以攻擊爲事，初尙分君子小人之黨，旋並君子小人而兩攻之。黨之中又有黨，黨之黨又自相攻，苟非勢力絕大，亦卒不能有黨，如火中蝦蟹，嚣然以鬨，火益烈，水益熱，而鬨益甚，故知大劫不遠矣。」復生之言，殆有所觸而發，而所見固洞垣一方。所謂「其始漸失其好惡，終則胥天下而無是非，」嗚呼斯言，可謂淚盡繼之以血，顧今日能領此語者，又有幾人，則所謂大劫豈非卽建於人人之心域耶？又案復生所謂幷君子小人而兩攻之，必指當時淸流內鬨之事。又復生書謂，紱丞（按卽佛塵）上上等根器之再來人，然不道佛學，云云。故佛塵專言政治，不言大劫。

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求幸福斋随笔	何海鸣
国闻备乘	胡思敬
退醒庐笔记	孙家振
蛰存斋笔记	蔡云万
自勉斋随笔	陈邦贤
汪穰卿笔记	汪康年
辰子说林	张慧剑
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	陈无我
南巡秘纪	许指严
新语林	陈灨一
采菲录	姚灵犀
洪宪惨史	王建中
政海轶闻	陶菊隐
光宣小记	金　梁
北洋述闻	张国淦
古红梅阁笔记	张一麐
民国政史拾遗	刘以芬
睇向斋谈往	陈灨一
上海鳞爪	郁慕侠
满宫残照记	秦翰才
花随人圣盦摭忆	黄　濬

責任編輯　完顔紹元
封面裝幀　程　鋼

民國史料筆記叢刊
花隨人聖盦摭憶
黄　濬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 424 號　郵編 200001)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經銷　上海展望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20.25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ISBN 7-80622-398-3/K・84
定價 29.00 元






ISBN 7-80622-398-3